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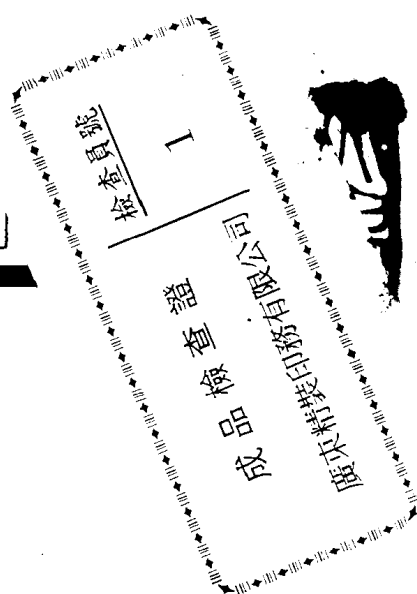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八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2/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八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八五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明德先生文集二十六卷制藝一卷附新安定變全城記一卷明德先生年譜四卷

〔明〕呂維祺撰

附

〔清〕張鼎延撰

年譜

〔清〕施化遠等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呂兆璜等刻本

逸園新詩一卷

〔明〕耿志煒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李文敏公遺集定本二卷附錄一卷

〔明〕李國楷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七年李蔚刻本

博望山人稿二十卷(一)

〔明〕曹履吉撰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曹臺望等刻本

四八六

五一

五八三

明德先生文集二十六卷制
藝一卷附新安定變全城
記一卷明德先生年譜四
卷

〔明〕呂維祺撰 附 〔清〕張鼎延撰

年譜 〔清〕施化遠等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呂兆璜等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德堂文
集二十六卷》提要

氣使讀之者繚繞於心。日筆墨之
間而不去。吾明德先生忠孝性成
而尤深於理學。其人為睂目其言
可衣被學業。事功彪彪炳炳。垂於
天壤。迄今讀其全集奏疏。則賈長
沙之痛哭。陸宣公之剴切也。語錄
則伊川之非禮不動。紫陽之實踐
躬行也。其他嘉言善行。無非敬心
法古如布帛菽粟之可以日用常
行。卽其發為歌詩。屏去駢四儷六

張叔

二

張叙

三

綴花鬪葉之習如杜少陵離憂之作皆忠不忘君也獨憾夫處不諱之朝而當萬難之日中更讒阻不獲竟用如告陵諸文其忠君憂國廻翔進退反覆齟齬而抑塞憤懣之氣鬱然不少衰變然卒以守城殉節噫可嘆也先生一生守孔曾戰兢十二字之心傳武侯鞠躬兩語之實用且少失恃撫於牛太夫人所依依孺慕終身不啻李令伯

張叙

拜題

四

讀是集者可以知先生真人品真文章而忠孝之念可以油然而生矣其有不墮淚者豈人情也哉吾於是而知昔人之言為不誣也順治壬辰仲春金門眷弟張鼎延



呂明德先生慎獨堂集總目

卷一之五

表

疏

卷六之七

議

贈序

卷八之九

書序

卷十之十一

明倫先生文集卷一

記

狀

傳

卷十二

論

考

檄

說

卷十三

告祭文

箴

銘

頌

贊

卷十四之十五

書啓

卷十六

簿錄

劄

條約

明倫先生文集卷二

家乘

卷十七

雜著

墓誌銘

墓表

卷十八

樂府

五言古

七言古

歌行

五言律

卷十九

七言律

卷二十

排律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集詩

卷二十一之二十二

會約

明倫先生文集

總目

卷二十三之二十六

語錄

附錄制藝

全城定變記

三

較正受業門人姓氏

姚賡唐 都載進士

石岳 天岳僉事

范芝 雲根僉事

李毓楠 千章進士

吳瑄 楚珩中書

丁泰吉 大來進士

陳治策 天目太守

張鑑衡 空平丙子
壬午兩科

徐琦 李韓

王琚 玉鳴進士
上俱洛陽人

張琯 藍橋淮安太
守永寧人

孟瑛 比玉

袁應參 環居貢士

姜品高 仰止恩貢

黃基昌 心月貢士

郭允顯 朴心

孟璘 如玉恩貢

王澤弘 屏非孝廉
漳縣尹

明倫先生文集

姓氏

韓趙璧 連城孝廉
辰溪縣尹

張襄繡 元質

孫起泰 內陽

孟瑒 尹玉孝廉

陳恬 元冲

陳悟 元穎

郭希銓 莘子孝廉

陳懔 元鳳進士

李朝陽 梧生

孟璉 佩玉

孟繼芳 馨池

孟繼思 孝則

王德 服遠
上俱新安人

楊士英 芝房孝廉

郭人龍 雲從貢士

郭玉衡 伯玉貢士

楊世燦 克容

胡沾恩 天霖

史彬 雲湘孝廉

王百春 建一

丁汝達 穎穎孝廉
上俱洛陽人

男兆璜 孝芝解州
刺史

姪兆瑜 仲玉貢士

孫 鴈 關直增生

履恒 視前進士知縣
謙恒 六吉孝廉

復恒 中行振貢 曾孫繼曾 緒曾

甥孫孟文恒 貞甫拔貢

郭嵩鎮 中峙增生

郭岱鎮

孫壻楊奕筠 訖子庠生

李若紘 公毅庠生

明倫先生文集 姓氏

二

呂明德先生慎獨堂文集義例

男兆璜 全較述
兆琳

先太傅行實詳在諸先生所撰誌狀不敢復贅獨是

先太傅生平究心理學著作甚富所進呈有孝經

本義大全或問其行世有音韻日月燈珠議全集

存古篇理塵語錄等書另誌慎獨堂全集書目未

刻文集時經兵火歲久益散失不可復問不肖兄

弟痛心搜討不遺餘力或得之于宦遊舊地或得

之于戚友家藏或得之于殘碑斷碣鼠齧蠹食之餘

明倫先生文集 義例

積有歲月錄至二十六卷僅存什一因梓而成集

嗟乎感音容之已邈幸手澤之猶存此不肖之罪

也亦不肖之幸也

孝經一書先太傅講究三十載晚年得力尤深先註

本義後注疏大全成上表進呈命下所司校正頒

行錄表第一

先太傅立朝惟期上不負天子中不負知己下不負

所學於天啟將登位時駕欲幸小南城立請止之

奏近寺不許干預政事一時為之動色及逆璫熾

焰言如左券特立不倚幾中危禍家居七年嗣崇

頑御極特起田間陳防微八漸及聖德聖學蒙育
虛受一時有喜起之風南庾匱乏持籌釐剔省國
家數百萬金錢養東南數百萬民力至南兵空虛
綢繆未雨以重根本之計噫心血俱枯矣錄奏疏

第二

先太傅嘗云人臣服官應以國事當家事做每有利
弊無不加息條畫居官則有兌軍漕運兵餉鈔法
諸議居鄉則有折漕鹽車救荒諸議至議闕里議
請謚無非羽翼聖賢繼往開來之意錄議第三
推重名賢稱揚碩彥凡有嘉言敏行政蹟堪傳必力

明倫先生文集卷四

二

為延譽次贈序第四

著書如孝經音韵等集久已懸之國門而庾樞奏疏
督儲三約河運條議及講會語錄皆有關係經濟
問無不悉其本末序而行之次書序第五

表章孝經繼孔子二千載之道脉心傳芝生十八莖
于庭記孝感也修葺南庾三十六舍五場記政績
也印有一二登臨夢遊之事亦皆寓有微意錄記
第六

集中傳僅存四石隱居傳傳其志也孟雲浦先生丘
方山張抱初傳傳其人也重之亦慎之也錄傳第

七

千古以下之人為千古以上之論皆識力詣願之所
至也中丘城外石刻有郭巨瘞子事頗不經曰巨
直好名者也非孝子也作巨論買長沙董江都議
者紛紛或稍賈生之才不見用而嘆董子之儒效
不彰故反覆稽考以為論人三代而下未可輕非
之也然問所安則曰姑舍是作二子考紀論第八
考第九

問里屢遭奇荒甚至骨肉相食先王父賑粟活人無
算邀恩封卹有加先太傅孝承先志深為惻痛捐

明倫先生文集卷四

三

粟棄產以贍親族首為檄以勸義錄檄第十

聞之家訓云學最難於榮枯理莫切於人情故既作
貧賤非道說又以欲富貴惡貧賤廣之修葺倉場
既有記以書其事又為圖說以紀其條悉救荒一
策為說屢矣痼疾一體至弗能已錄說第十一
太倉庚午與工壬申落成其間備極經營各有告文
當留樞告本部土地即以赤心報國銘諸座右亦
可見先太傅之大槩乃熱心冷面卒中時忌果以
一去快風怨矣告 廟帝

孝陵 兩文實為國事氣運而云然豈止風原離

騷徒抱去國之憤耶母病乞代出于至性以至求
雨瘞骨無非錫類之仁祭孟雲浦誄曹自梁兩先
生蓋斯文未喪吾道誰屬其有人心世道之慮乎
錄告祭文第十二

古昔先民每以兢業傳心故箴與於補闕銘出於自
警列箴銘第十三

道統之傳由來已久守先待後緊誰之任各繫以贊
非徒景仰亦誌薪傳胡子有贊孟先生有贊紀往
哲也誌辛絳州亦嘉與來學之微意錄贊第十四
書啓往來非與諸賢講論理學即與當事商確利病

明德先生文集 義例

四

其大有關於國事近有切于民瘼如上相府以議
聖壽儀節請折漕救荒以全予遺爲慮至深切矣
一切應酬不載次書啓第十五

簿錄爲南庾會計序以紀政也修館署清蕪稅劄凡
四南樞非無兵也無實用先太傳有云兵無節制
不如無兵爲條約簿錄扎約紀次第十六

稱述先德後人之責乃溢美太過其奚貴乎先曾祖
母牛太夫人以節旌先祖仁孝公以孝旌又以賑
濟活人贈右都憲不以子貴而以義旌特典也郡
縣從輿情崇祀鄉賢爲述爲卷爲乞言爲文紀家

乘第十七

士戒七則最士以自勗若夫本儉以勵俗論子以嚴
訓署聯偶記無非學也紀雜著第十八

志墓之文難言矣先太傳曰誌記年代表揚盛美若
說與誣吾弗取焉墓誌表第十九

集中惟詩最少風雲戶露之詞固所痛絕即間有題
詠聊以寄意惟營學十首感遇十二首南庾十九
首爲生平苦志幸存本色錄詩第二十

孔曾既遠聖道日湮先太傳曰學不講爲書箴講不
行爲說鈴又曰講學不爲人非笑是鄉愿講學不

明德先生文集 義例

五

到非笑我者終心服是鄉人故所在群講會四方
負笈從遊者各奉約自勵時遂目以講學聚徒幾
罹黨禍及南樞致仕六載居洛發明孝經以大擴
孔曾十二字之傳芝泉川上有會語孝經軒慎獨
堂有語錄及寄弟書語伊洛問答講易紀錄爲斯
集之大成以次卷終使讀是集者知先太傳以孝
爲學事君事親立身行道之樂如此此不肖之所
泫然流涕以請正於

海內有道君子

慎獨堂全集注疏治績會錄字學雖經兵燹猶有存

書惟未刻文數篋散失殆盡而奏議書啓獨全前
庚辰歲

吳梅村先生爲南大司成曾經手訂且爲之序久矣
藏之笥中以付剞劂嗟乎先生海內宗匠茲集賴
玄晏以傳斯文知己感且不朽至先太傳殉難之
二十三年而郡司理

復野黃公盡取而讀之叙次之餘心契至深乃形諸
夢寐每語不肖兄弟謂書不廣傳不可以守不肖
感愧汗下而苦力不逮及張藍孺妹婿田守淮上
貽書相勉璜以一官匏繫竭清俸不足復與弟琳

明德先生文集義例

六

益以稱貸匍匐捧書走千里藍孺退食之暇相與
手較時浦子甄玉張子慶餘共爲訂正始得成書
回念

張年伯弁序言于前今藍孺又竟業于後捧讀之下
感愧滋深矣文集年譜諸書始于河洛受業諸子
參訂二十餘年于茲誼不敢泯竝列尊字于右因
歷叙是集本末且以誌不肖之負疚願知已相與
有成如此時癸卯中秋日璜沐手敬識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表

進孝經表

疏

恭進孝經疏

敬陳表章疏

再陳表章疏

三陳表章疏

四陳表章疏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一

五陳表章疏

補陳表章孝經四翼疏

七陳表章疏

付託甚重疏

矢三不負疏

泰運將開疏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一

進孝經表

原任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臣呂維祺恭以所
撰孝經本義二卷大全二十八卷或問三卷謹
奉

表稱

進者伏以

王化風行象夫巽教孝已數言哉
帝心虛受法乎咸闡經不遺詩非

四表之光徽五典仰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表

一

聖謨之孔彰

一人之媚祐萬年矢嘉猷而入

告經繇孔曾而授道接堯舜心傳敢獻愚忠敬陳

府覽臣維祺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義一畫以開天

範九疇而錫極關雖麟趾之意輝映周官五禮六

樂之遺跡駁漢簡明德幸生猶存泗水之微言二

論七篇誰窺杏壇之奧旨非春秋奚存王迹惟孝

經乃統聖真會五經四書之指歸垂千聖百王之

模範道必待人而授及門群彥誰參獨得其宗教

必本所繇生百行殊名惟孝實居其首故以至德

要道爲本乃見天經地義之尊愛因親敬因嚴天

地之性人爲貴則而象畏而愛孝弟之至神可通

大哉孝乎文在茲矣是以修經卒業獨標志行之

靈垂老誠經旨傳德教之訣意

明王南面而治

王化所最先猶

上天北斗之樞答

天心而告備淳風既邈正學隨荒思孟方極力以廻瀾

蕩斯遂乘權而煽煽借六籍以灰燼踰越而雲

蒸幸存顏示重開孔壁自河間獻王之泰業通曉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表

二

於薦紳先生經中壘較尉之編遂傳布于期門子

弟雖漢唐代有表章之舉而朝野未聞禮樂之興

然光岳積儲道如懸而不絕豈雖濂後起機有開

以必先胡平章任曲學之儒每憑臆以自用致經

筵缺進講之例遂束卷而不觀窮理通人微存刊

誤未定之章明謨元老莫施引君當道之方羽翼

殆數百家理解僅二三種多分經列傳而謬附且

是古非今以爭訓詁半屬師心增改皆同食耳

嗟彼勝國適有釣滄謂二千載聖人精華必發

明王之夢期五百年

王者興起當弘孝治之風肆我明興聿崇經學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生知山頽神武統天註洪範以新萬世之

平成宜孝鐸而揭大明之日月我

成祖文皇帝聖學纂心法經書集大全製孝順事編以

樹倫物之範著文章寶鑑以養皇儲之蒙我

宣宗章皇帝御書首重五倫臣鑒折衷歷代我

世宗肅皇帝郊社一秉於周禮宗祀秩乎

獻皇我

光宗貞皇帝純孝性成稱一月昇平

天子至仁天縱允萬古有道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一 表

三

聖人然孝經未布學宮卽士紳曷知標準幸

聖政方崇教化從經書獨會本源

上天之微意若留千載之盛事如待恭惟

皇帝陛下

聰明剛健

孝衷中和

日旦群陰消孤鼠識太平之氣

聖作萬物睹風雲奮至德之光

制節謹度以凜

萬幾

風興夜寐而勤

召對

明察致敬答

天地所尊所親

德禮修身講

帝王大經大法

聖不自聖錄諍臣以屢

詔求言

刑期無刑教謹身而時軫

欽恤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一 表

四

禳災側身釋繫沛禹湯下車解網之恩

臨軒論相遜才修唐虞敷奏明試之典乃猶

布告中外

命學官士子通習孝經益欲

啓迪臣民俾薄海爲生悉知政六監于

先王成憲在此至聖遺經始事親中事君終立身念爾

祖而得歡萬國盡愛敬加百姓刑四海慶

一人以允賴兆民

思孝子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篤孝思而維則

念君子可道可樂可尊可法可度建

皇極以錫嘒大

闡聖宗屢灑

宸翰

龍文掩映天開七曜之輝

鳳札飛揚瑞奪五雲之色矧茲吉祥善事幸際迪教元

儲保

泰運以方亨紫電遶

重離之照端

蒙養以作聖丹霞垂

出震之祥宜沃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一

表

五

天性之良

聖以孝而傳孝用資

修德之助學日新而又新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孝子

不置博愛敬讓德義禮樂孫謀永貽屬以

三加禮成愈篤

終身孺慕冊崇

顯號揚

太妊太姜之慈徽

恩布普天暢

善繼善述之大孝際斯

聖朝曠典亟望

君子反經第聖經久當殘廢之餘非

王言孰立尊信之軌宿儒尚狂岐見後學安所適從况

小學集註既頒且

六諭訓解庶布而猶載渙

宸諭邇因本厚生之源更復實課師模醒誦讀力行之

要此誠

明王孝治之會宜廣

先王化民之心臣學愧賈生望慚君實恰受壓于伊維

顏知山仰邵程曾簞仕于龜蒙妄意管窺洙泗竄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一

表

六

羅久而應撮其要沉潛深而心會其微蓋當東山

一歸省之時已加箋訂更于南庾視政之暇謬教編

摩本義初成大全繼纂總明作經之意非專言乎

庭闈尤重敦教之原必立極于

天子服其服言其言行其行非曰能之教以孝教以弟

教以忠固所願也兩書業告成于乙亥或問復詳

辯乎戊寅獻畝不忘

朝廷每倦倦于報

主藩牆皆置筆墨幾矻矻以窮年聊殫作述之蹄筌微

資

化理之涓滴研丹鉛而抱槩豈青藜分太乙之精積

細以充囊值

紫禁煥

前星之耀赤虹黃玉竟不燼于秦灰蝌蚪竹絲恍猶

存乎魯壁安得一詞襄

泰祖愧非半部佐

豐亨積二十年之葵丹心終向

日集十八章之竹素志在回

天剏芸架之酉藏點朱分

金盤之露塵

窮德先生文集卷之一

表

七

楓宸之

乙夜汗青惹

玉爐之香伏願

法舜夔夔

師文翼翼

暢遺旨于言湮聖遠

執大本而經正民興

參三才貫其中謂人之

王王者無私合

天地神明以效順

分一極身其統爲

天之

子子止於孝聯盡忠補過而相親

會孔曾之授受見諸行毋爲空言之託

本堯舜之孝弟施於政必廣錫類之仁

文武聖神以光天首敦

親睦

祿位名壽而受命必本

克諧

體兢戰淵冰之微言傳聖賢大孝心法

窮德先生文集卷之一

表

八

順愷梯父母之至德培

帝王有道靈長快睹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過八百年猶綿

駿業會見

日重輝月重輪海重潤歷億萬歲益振

鴻猷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恭

進以

恭進孝經疏 居洛

奏爲恭進孝經本義大全伏祈睿斷頒布以羽翼化理
事臣聞宋儒蔡沈言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
之道本於心臣以爲二帝三王之心本於孝昔堯親睦
而時雍舜齊栗而風動禹致孝而祇台罔距湯思孝而
肇修人紀文武止孝達孝而汝墳遵化四海永清大哉
孝乎天經地義神明四海一以貫之世入春秋孝治之
道邈焉孔子刪述六經筆削春秋復作孝經者蓋所以
會六經之指歸繼帝王之道統以明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端在乎此漢唐宋雖代有表章然止設科取士而猶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

未深知其爲興道致治之本也我

太祖高皇帝首諭孝順父母成祖文皇帝御製孝順事
實凡我列宗皆崇孝行然表章頒布千秋盛事猶闕以
待我

皇上之善繼善述爾而我皇上仰法二祖列宗躬行孝
道以明教化故加意聖祖六諭孝經小學以爲化民成
俗之本今六諭解註小學集註頒矣至孝經有孝經全
不講究之諭孝經委宜表章之旨孝經着學臣嚴飭誦
讀力行考試一體命題之旨頃於本年五月內又有聖
祖六諭小學孝經果否遵旨通行講讀考試無按年終

集奏該部詳加甄別以憑黜陟之論而適與尊崇聖母徽號之恩詔會是

皇上躬行孝道求章孝經至矣而尚未頒發定本坊刻外謨不一士雖留心此經其知適從故頒發萬不容緩也臣潛心此經二十餘年不揣愚陋僭著本義二卷大全二十八卷益求合乎孔曾相傳之心法與明王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不規規於訓詁事親一節第世徂錮習宗旨未明復僭著武問三卷所以釋群疑而明大意謹繕寫成帙恭摺表文一通附卷首以進伏祈

皇上深維孝治之本曲賜乙夜之覽倘一得可採所勅

賜德先生文集卷之一

上

禮部覆議頒行以爲羽翼化理之助臣惟願我

皇上早奏明王孝治之效以建中興第一事業同符

二祖光顯

列宗臣當與父老子弟共歌咏聖化於無窮已臣曷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

聖旨這所進孝經有裨治理該部會同翰林院再加較

正詳備具奏

敬陳表章疏 居洛

奏爲敬陳表章孝經八要以課實責效事項臣恭進孝經本義大全等書復具八要一疏蓋嘔心條議欲課實

效而通政司新奉限字嚴旨未敢封進微臣愚盡尚變

該部看議笑憑敬遵旨分疏補牘再請臣惟帝王致治

之本惟孝爲先孔曾相傳之宗此經爲要非天子孰敢

考文惟大孝則能建極宋臣尹焞曰孝經非堯舜大聖

不能盡先臣王禕曰孝有闢世教甚重豈曰小補我

皇上仁孝聰睿超出于古帝王之上而崇重孝經爲第

一經卽興舉孝治第一務想聖心深契必不止出題

誦習已者誠自聖躬以及教儲睦族自朝廷以及鄉國

郊遂自官僚以及介冑氓庶無非孝之一道包羅無非

皇上之一孝咸通將見道貫三靈功苞萬象動天地而

賜德先生文集卷之一

上

降休徵感鬼神而昭景福其功效可勝言哉抑臣謂此

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昔元隱士釣滄子嘗言聖經安

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嗣是必有明王振作

是經者考宋罷孝經今適五百餘年乃知天意若闕留

之以待

皇上之興起之也契十八章未墜之微言明二千年以

晦之大義闡遺經而揭日月崇正學以新乾坤明王孝

治之烈自我

皇上始開之故曰天也非人所能爲也臣受恩深重所

以殫愚忠甘勞怨以事

皇上者惟一部孝經而已舍誠正別無學術非孝舜何敢陳前故願

皇上以明王孝治之道治天下蓋決之天意有默屬焉爾伏祈勅部將臣八要另疏詳議舉行庶孝治可立見於今日而屢論不至託諸空言矣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再陳表章疏

奏爲再陳表章孝經第一要事臣惟表章八要首在皇上躬行大孝故其一要曰進講經筵以樹模範蓋天

明律先生文集卷之一

進

子之孝與臣下異而

皇上之大孝又與三代而下之帝王異何者臣下以一身一家爲孝皇上以典起天下之孝爲孝也三代而下以試士爲表章

皇上大孝以樹模範奏孝治爲表章也先臣丘濬有言人君肇修人紀愛敬既立則家國天下無不感化我

皇上聖繇天縱孝本性成嘗諭臣下曰朕不敢與

天地祖宗並此不敢之心大孝也充此心以敬天仁民錫類不置常深居燕閒時披閱孝經詳玩意義仍命儒臣進講經筵詳加啓沃於以立愛敬而興天下之孝樹

模範而奏孝治之化道豈遠乎哉

太祖高皇帝曰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教

萬世

成祖文皇帝曰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又曰朕宮中恒

觀書深有所啓沃此誠

皇上之所當法者然世儒之言曰今天下貪敗成習兵

食告匱流上交訐何汲汲於此臣以凡此者皆教化

之未明人心之未正反經之未實故也矧一代之人心

風俗聲教德化皆繫於人主之精神好尚蓋上之精神

天下之所繩從而鵠望也如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賦宋

明律先生文集卷之一

甫

之理學風教所樹入心景從況

皇上精神所注首以孝經立之繩鵠而天下有不翕然

不變者臣不敢信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誠

行孝經於今日之天下使天下之服習孝經者皆願爲

忠臣孝子皆欲實爲朝廷任事豈復憂貪敗憂兵食憂

寇賊何者得其本故也得其本而凡古明王之以孝治

天下者其道皆可該也愛敬盡而德教立即察天地通

神明光四海一以貫之矣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三陳表章疏

奏爲三陳表章孝經二要三事臣既以孝治歸本

皇上躬行大孝爲第一要矣其次則教儲睦族皆

孝治之最大者是以敢次第言之二要曰東宮講習以

端儲教三要曰頒諭宗戚以敦親睦何以明其然也臣

聞太子天下之本爲教致治之原我

皇上加意豫教命太子出閣講學所以端軌樹範養正

作聖無不肫摯臣以爲尤必先教以孝蓋孝德之本教

所繇生使太子當蒙養時卽知問安視膳溫清定省而

預啓迪之以舜之大孝文之止孝武之達孝如孝經一

用德先生文集卷之一

主

書更當朝夕溫習諭令儒臣開導講解以爲異日孝治

天下之本昔我

太祖高皇帝曰爲太子者當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

我

成祖文皇帝曰皇太子當進學之時欲使知要庶幾將

來太平之望我

仁宗昭皇帝諭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當以大經大

法進說此非我

皇上之所當法者乎臣又聞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若是乎大孝之先篤親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諭泰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
傅相凡與王言當廣學問陳忠孝使其聰明無蔽上下
相親我

成祖文皇帝賜蜀王書曰敦孝循理好學不倦勉自愛

重用副所懷又曰國家爲於親親宗室謹於禮法共保

富貴令聞長世此其我

皇上之所當法者乎皇上篤念宗親備極優渥而填

又允閣臣楊嗣昌之奏申諭諄切加以勅獎誠諭可謂

仁之至義之盡臣以爲當頒孝經於各王府宗親俾各

服習體認以成

用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主

皇上親睦之仁至於戚臣一體頒諭宗學一體試題仍

乞諭令選舉換授必以敦孝行通孝經爲本庶孝愈篤

於本支義共固於維城矣

皇上旣自身而家繇是自家而國而天下修齊治平之

本裕如已伏惟

皇上睿斷施行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四陳表章疏

奏爲四陳表章孝經四要五要六要事臣惟

皇上端孝範於上而以孝正元儲之養蒙篤九族之親

睦矣又其次則揆文奮武宜弘薪槁之運而醇菁莪之化也故四要曰頒行試題以驗習學臣聞孝為百行之原孝經統六經之會

皇上加意此經業命誦讀試題矣然該部原疏但云將孝經小學間出試題耳合無責令兩雍省直師儒學官凡遇舉貢生儒士試經書出題作制義如解卷無孝經制義以不職論背

太祖高皇帝謂教化之道學校為本宜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

成祖文皇帝謂學校風化所係在上人之作興之耳則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一

七

皇上仰法二祖教天下以孝作忠者道必本乎此也五要曰鄉會出題以隆大典臣聞漢唐以來率用孝經取士如漢置孝經博士唐以論語孝經孟子為一經宋尚書省加試論語孝經其來已久自王安石黜孝經貢舉遂不以取士矣今制鄉會試初場題例以四書三篇經四篇合無勅令習本經者皆通孝經遇鄉會試令出孝經題一道例於四書後本經前減本經一篇即自十三

年會試為始

成祖文皇帝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

宣宗章皇帝曰設科求賢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朕

之心亦如此則

皇上頒行孝經成

成祖

宣宗之志此正續志述事之大孝也六要曰頒論武士以明大義臣聞宋儒程頤看詳武學制添習孝經曰欲令武勇士知義理故東漢時有令虎賁士習孝經者有令期門羽林通孝經章句者而我

成祖文皇帝曰申明武學嚴其課讀毋為文具

孝宗敬皇帝曰公侯駙馬伯子孫令讀書習禮將來朝廷庶得世臣之用伏祈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一

七

皇上諭頒孝經於天下武學其考試必間出孝經題目其武場鄉會試亦一體出題至公侯指揮世襲等官子孫承襲必間抽孝經一二段令背誦講解通者方許承襲庶干城腹心之士猶有敦詩書悅禮樂之風焉統惟皇上舉行以光文武薪槁菁莪之典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五陳表章疏

奏為五陳表章孝經七要八要事臣既陳表章六要夫如是皇極建而元良貞一本敦而群策備矣然而辟舉

不真風俗不醇雖欲復古孝治猶未也故次七要曰辟
舉其孝以勵士俗臣聞漢辟舉孝廉猶爲近古我

祖宗朝尤加意行之

太祖高皇帝曰爲國得賢不如得賢又曰但嚴舉錯之
法則冒濫自革

宣宗章皇帝曰務選經明行修之人不得濫舉

皇上既命復辟舉矣然必深明辟舉之首重乎孝使天
下知上意之所重然後可挽澆俗而於變耳合無勅令

撫按遵奉新頒聖諭每年終類奏各舉通習孝經孝友
廉讓者無論紳衿隱逸多不過三人有奔營濫舉者連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一

文

坐其提學考較巡按出巡聽酌舉真孝徑自獎勵優賞
如黃香扇枕溫席而舉授榮親王元規著孝經義而詔
舉高第皆其遺事也終八要曰論俗講解以正民風臣
聞化民成俗以孝爲先

太祖高皇帝曰風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

君子

成祖文皇帝曰近俗簡於事親此蓋教化不明之過合
無勅令天下府州縣官於講鄉約時先宣

聖祖六諭間亦講說孝經務令通俗易曉以化鄉愚凡
塾師教習處皆頒孝經一部命誦習講解其士民杖笞

小過果能背誦講解明白者亦准寬宥如司馬光講庶
人章以誨父老真德秀作庶人章解以化泉民又如王
漸誦孝經義而鄉里慚謝韋景駿以孝經化貴鄉而母
子感悟皆其成效也總之表章八要以朝廷爲萬國之
倡以士大夫爲四民之倡以撫按學官爲紳儒之倡俾
天下皆講明正學實敦孝道如此而期月之間紀綱粗
布行之三年有不成教化變風俗裕兵食再久之而有
不復

祖宗淳熙之化舞干兩階幾致刑措真才輩出輔德翼
治者乎帝德巍巍不識不知而順則王道蕩平無黨無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一

干

偏而武庫斯文未喪至孝通神惟在我

皇上儲陽而實行之焉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講讀已有旨了

補陳表章孝經四翼疏 疏成未上

奏爲補陳表章孝經四翼以備採擇事客歲臣恭進孝

經奉

聖旨這所進孝經有裨治理該部會同翰林院再加較

正詳備具奏欽此臣復續陳表章八要俱奉

聖旨下部議覆矣茲閱邸報禮部題爲科場屆期等事

奉

聖旨孝經章數無多若更定一題易于揣摩打點這會場七題還仍舊或于科歲二考間出以觀士子學習條款嚴飭行欽此謹恭繹明旨補陳四翼一曰定本頒發宜蚤我

皇上加意孝經命科歲出題以觀學習矣坊刻非無孝經但舛謬不一有偽古文加題名者有傳會分傳者有增減字句改移章次段落者士子學習安所適從故頒發誠不可一日緩也二曰科場試題宜酌奉旨謂章數無多易于揣摩仰見

皇上隆重孝經慎密制舉至意臣愚謂孝經逐句出題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

誠少若比類推擬以長短搭截章節句段之題通計之下不下千餘道揣摩豈易益非科場出題無以鼓舞人心變化士習在漢唐尚能設科豈聖朝終成闕典且仍舊云者似止就今會場論非阻後來科場表章之路也三曰聖經闢翼宜隆臣聞漢唐宋謂孝經章數不多故有附論語或附孟子爲一經臣謂孔子作孝經以垂憲萬世直當孤行於世何必他附倘必存乎見少請以孝經附大學便益四書記孔子問答之言五經孔子所贊定筆削者獨孝經與大學聖經其所作也若以二經合而名之曰孝學使天下知孝與學非二物孝學與治天下

臣等非二事每科首出孝學一題次出論語中庸孟子各一題次出本經三題豈非千古盛事自

皇上始乎四曰臣工激勵宜切我皇上教臣下廉毋貪悖毋競蕩平毋黨實心任事毋欺飾而臣下未然者豈竟而無耻與抑忠孝之本未講明與宜頒孝經於大小文武內外臣工使朝夕捧誦講明體認如是而尚不廉不恬不蕩平不實心任事是爲不忠不孝無耻之尤者三尺何辭此臣補陳四翼與前八要等疏互相發明總以成

皇上隆重慎密至意伏惟

用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

聖明採擇施行臣何任瞻仰待命之至

七陳表章疏

覽成未上

奏爲七陳表章孝經六便七益併擬試題以重科場首務事臣前疏以孝經科題與大學中庸或合而同出或總而間出或另而專出請

聖裁矣弘表章之盛舉光取士之大典蓋有六便又有七益何謂六便孔子一生止作此二經一也二經皆曾子筆記二也文法義理相似三也聖門道統賴此二經之傳四也使天下知孝學非二物孝學與治天下非二事五也國制科題大學序論語前中庸序論語後今孝

學相合首出一題不致前後參差六也何謂七蓋使天下首務講明忠孝之義一也使士子顧名思義知經書之源設科之意首重忠孝二也舉世皆尊崇孔子願獨淺近其自作之經千古曠典自

皇上舉三也孔子明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孝

皇上傳二帝三王之孝本於孝經四也自皇躬以及天下國家無非一孝所貫皆自表章孝經始五也漢唐猶以孝經附他書後儒多以刪改生異議

皇上獨隆重定本一洗漢唐之陋而正後儒之譌六也宋君臣黜孝經不設科者五百餘年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奎

皇上一旦復古功在聖道功在萬世七也此其表章豈僅科場出題已哉卽以科場題論亦自不少臣嘗比類推擬約單句題二百零一道雙句題一百六十六道連句題三百零九道摘段題一百六十八道搭截題七十六道全章合章搭章題一百九十二道共約一千一百一十二道臣恐以字數踰格煩

聖聰另送閣部以備聖明取覽該部酌量之資蓋臣生平精力專在於此六載林居萬念灰冷獨此羽翼孝經孤志耿耿百折不變且妄謂

帝王治天下之孝弟德教禮樂刑政泰交功化無一不

備于孝經業箋輯孝經衍義外傳等書百十餘卷次第垂成倘不卽填溝壑會當敬獻楓宸昔我

成祖謂孝經爲格言大訓而我

皇上亦曰所進孝經有裨治理倘忘臣之迂且愚而採納之聖道之幸世道之福也臣之願也非所敢必也

付託甚重疏

文選司員外

奏爲社稷之付託甚重睿躬之訓護宜周謹瀝愚悃仰祈鑒納事竊惟

先帝嗣登寶位甫閱月矣而發帑撤稅用賢錄弃恤驛矜罔種種善政日不絕書乃忽一朝上賓大小臣工以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書

及輿臺皂隸無不悲悼擗踊濡慕殷摯是

殿下億萬世治安之基先皇啓之也中外臣民皆欲殿下早正大位以膺帝眷頃臣隨諸臣後于慈慶宮門舞拜山呼震天顏于咫尺諸臣親殿下粹潤之姿畢戚之容俱手額稱慶以我君有子社稷之福也雖擇吉具儀奉有令諭而人心激切瞻仰神器不可以虛當事諸臣自有老成長慮無煩瀆奏矣惟是

殿下一身是

二祖列宗之所託脉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邇中外之所仰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翼護飲食宜節問

誰視膳左右不得嘻笑于傍問誰釐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閣院大臣此際必費苦心九廟之靈實式憑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有權則輪番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每日同科道官朝夕問慰凡所以開其心而定其志安之貽而萌之消者無處不到寧太甚無敢忽寧過計勿常格寧預聞無姑待而

殿下尤宜不時召見商量大禮顧問政事朱儒有言人至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諸臣之入直

殿下之召見非獨備阿護抑亦以廣聖聰也至于親近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五

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姓名達之中外俾曉然知以重厥任第不得干預政事即嘗受

先帝付託以保護殿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恪靜一切用人行政小者由關票擬大者親面商確輿情必協中旨必慎蓋防者不于著而于微杜者不于成而于漸嗟乎仁聖中道崩殂日來中外率疑進御無節陰觸有自雖悠悠之口未足盡憑而臣民抱終天之恨恐不獨一御藥房之崔文昇也秉國鈞者必有以處矣猶有說焉寺丞李可灼進藥罔效雖原心之無他亦何功之可錄不問已矣又從而資之文昇不誅可灼蒙賞賞罰

無章國無法矣選侍之封蒙旨另議具奏仰見殿下慎重至意或即先帝從鄭養性收回成命之意即職堂官周嘉謨等本中樞官之語誠為篤論登極在邇移之此其時矣職于今日惟願早嗣大寶慎加調護乘輿無輕動一步女侍無雜進一人雖小事必由外擬嘖笑不以假人更望稍節哀痛以迓皇天之眷以慰先帝之託以答天下之心是日也百官悲痛之誠翌戴之忱憂危之思人有同心職情倍切職心倍苦用敢入議倘以職為小臣也是何足以知國家大計者而姑置之職滋懼矣

矢三不負疏

太常少卿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五

奏為微臣忤璫久錮蒙恩踰涯謹先以三不負矢忠入告事臣竊惟近日忤璫語幾成套矣然

皇上欲博觀廢臣始末臣敢不隨諸臣後據實直陳蓋璫局摧折天下士大夫其開端毒手實從抑臣考功始于是十年銓資九年長錮皆從臣始而此未有也緣臣踪孤性執見忌非止一端一忌因臣在吏部搜叅吏弊力絕請託即座師同年絕不曲徇二忌因

先帝當

光宗鼎沸之日百官欲見為中官所抑議論洶洶臣抗議必候先帝御慈慶宮門行禮方退三忌因中官導先

帝幸小南城臣與同官手書約科道赴閣力爭止之四
忌因臣抗疏言近侍不得預政且有移宮語偶與楊漣
議同于是瑞局兢兢視臣矣五忌因臣生伊穉之鄉修
二程遺教且臣父勸旌孝子臣孔學孝友樹德素教甚
嚴臣頗知違時自砥于是有詆臣講學者六忌因臣與
馮從吾善臣作存古篇山東河南撫臣刊布內有從吾
叙文於是勸臣毀板者七忌因臣爲王紀門人紀首
泰奸輔逆瑞紀卒臣周旋保全其後人逆瑞切齒八忌
因鹽臣李日宣疏薦理學內有臣姓名九忌因臣鄉建
祠迫令鄉紳助工臣里中獨無一人助工者臣實有瑞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瑞

祠助工士風掃地之說傳聞逆黨噴臣不通一字開名
送內有此九忌而臣果蒙推考功管計矯旨另推矣十
年首資長錮沉越且欲中以危法矣何幸聖明御極鋤
奸求賢衆正連茹臣何人斯亦蒙優起壘鄉旋改今職
伏念臣平生但知守拙有何才望踰涯至此愧無可以
報答恩遇惟願

皇上必爲堯舜諸臣必致皇上爲堯舜大家打起精神
從實做起無負

皇上德意夫臣輩平居誦讀簡冊中之堯舜以爲畢世
難逢何幸親見而可負耶豈其敢負其忍負且臣

身家性命何非從逆黨手中救回卽今膺仕已是長物
何復樹私營潤恐天地鬼神亦所不宥臣實憤之豈其
處獵虛望出負蒼生使天下不睹真儒作用謂此輩盡
盜虛聲也臣實耻之臣輩既負

皇上且上公車者不免一槩感憤太過致蒙漸起疑厭
敢謂非諸臣自取雖然天下亦自有人彙征況多名賢
就中豈無鐵肝冷面忠猷識力足當信任者從今方是
幹濟名世開眼下手時節在

皇上留心徐察之而平觀之勿因一人可疑并疑人人
因一事可厭并厭事事將謂舉朝無一可信任之人恐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走

漸成睽隔而且自用而且偏聽而且欲速不達臣實憂
之危之大抵痿痺頑鈍之後利用振紀綱核名實然須
尋綱領頭緒做起執簡御煩徐課實效至國家元氣逆
瑞剝削殆盡尤當以葆存元氣爲第一義而國體亦當
惜大臣亦當體清執憲直之臣一字一言之誑誤亦當
容人言求治太急臣謂求治何妨急但不當勞心米鹽
徒涉鏗急耳區區愚忠容臣因事報効謹自矢入告惟
曰上不敢負

天子中不敢負知已下不敢負所學而已

泰運將開疏

大常卿

爲泰運將開宜乘時急勵平實盡斷葛藤事臣讀易至泰之象曰內君子曰君子道長拔茅彙征既內既長矣何又鯁鯁恤平陂戒富隣而次卽言包荒言朋亡何平也中行孚貞財成輔相何實也將保泰卽在此歟慨

自
中末三十餘年國是輕局面重互勝各除異已出口
一邊無人敢言平言做實事者今聖主以職業謀
有任諸臣從磨練勵公虛蕩平實做惟此時爲然可更
若臨無清明日乎蓋從爭國本迄挺擊諸案臣頗能週
其源分其緒窮其流然既欲斷葛藤何必又牽枝蔓大

東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手

君父明正學扶善類君子也反是小人也然而臭味中
亦有收類彼法中亦有偏才其辨當平有依附之正論
反債於駢枝相反之攻詆適足爲藥石其議當平卽等
小人耳有徹底陰邪有喜事有寄人籬下有生平可觀
誤墮脚跟其處當平無奈當國者既一味調停而畛域
太分營壘太堅搏擊太甚亦君子之過也厥後天若降
一逆璫爲君子練骨力爲小人露面目而且借題阱正
而且戴逆煽虐而且幾搖國社小人之案至此定矣
皇上英明天縱誅逆鋤奸計典彰清逆案且竣卽有挂

漏要之非渠魁非顯跡何妨稍開一面小人之局至此
結矣過此以後不惟門戶等字當撥棄不談卽葛藤三
案等字亦當撥棄不談小人之葛藤至此斷矣凡此皆
好事小人也從此君子必不可不盡內爲君子必不可
不自思爲可內卽慮小人有燎原之火有暗弄之線有
走險之戈然從來君子之勝小人惟在反其所爲不在
角之必勝況天下事既過便當罷手苦纏反覺無味若
小人終伏不了幾樣君子或執一成意見獨不見從前
局面因親疑親因友累友玄黃相戰戈矛日起甚之不
相干涉無不推擠一語持平卽遭排陷而其敗反不旋

東德先生文集 卷之一

手

踵何者不平故也畸嚴非平也畸寬非平也卽調停亦
非平也平者水也衡也惟心如水平而後平惟秉心如秤
不爲人所輕重而後爲真平惟平而後脉絡清反側消
四虛無倚始爲國家做寔事試觀今日何等時耶
皇上方焦勞於上諸臣反攪競於下今日言黨明日言
門戶處無枕之漏舟旣鮮衣袂反群噪於中流遭破屋
之風雨僅支一木堪操戈於同室臣所謂急宜將從前
一切葛藤一筆勾斷打破藩籬蕩蕩平平人不論方域
論邪正事不分氣味分是非念念從君父起見事事從
職業寔做恩仇化而包荒寬平也小群渙而朋亡虛平

此中行公平也有孚利貞而和平正平也財成輔相食
福元祉以保泰運平中寔事也方將使小人洗肺腸爲
君子用平陂富隣復隍之足戒足恤乎哉詩云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和不但不釜鬻並不面從不但不水火並
不雷同故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志同者平實之源也
是在

皇上提醒當國之擔任而已如

皇上鑒臣此疏願關繫世道乞勅閣擬詳切

聖諭一通令內外大小衙門各懸常座共懲前車急急

講求寔事毋得率意從前葛藤泰運幸甚世道人心幸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一

三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

疏

條議兵餉疏

條議鈔法摺

敬陳堯舜疏

保泰防微疏

心不忘君疏

南庾置寤疏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

條議兵餉疏 太常卿

奏爲奉旨集議兵餉須求實用事項該戶部尚書畢自嚴等以兵餉不敷請會議而

皇上慨允者求實用也臣上言竊惟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乃至中外如洗且出浮於入卽年例一項歲缺額至百十三萬有奇嗟乎危哉猶未也聞各鎮欠舊餉不下千餘萬有奇

皇上試問該部然否又未也聞出浮於入歲一百二十餘萬有奇皇上試問該部然否目今直隸塞漏已難支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

一

擇二三年必將潰敗決裂有不忍言者皇上試問該部然否况每歲額外劄發不下三四十萬而目前一切急需及省直有事題留之費與水旱之逋欠不與焉

皇上試問該部然否且也一譚寧遠再譚固原三譚於前而各重鎮輿輦轂下之鄰於譚者蠢蠢焉譚則予不譚則不予何憚而不譚皇上試問該部然否譬如人家朝不謀夕計日斷炊宜何如臥薪嘗膽苦心商確而奉旨會議似未盡洗往日漫散悠忽光景

皇上試問該部然否會議原以集思非以息擔若紙上條陳紙上申飭紙上回覆築舍畫餅何裨實用今該部

苦心已極斷不出此皇上又試問該部然否嗚呼同在漏舟共怡厝火今既露肘後將噬臍臣散曹無幾計責每念及頭且汗至食廢箸寢不交睫何況該部仰屋之日耶會無成議何會之爲議無實用何議之爲伏望

皇上責成該部會同戶科及兵工二部將天下財賦出入總數目按冊會計要見歲入若干歲出若干內定額不定額各若干務要分流合源提綱挈領明白簡易毫無挂漏然後實計其出浮於入若干一面約畧其中儘有寬餘閒冗可省汰者實計可補缺額若干一面就可省汰之難以懸料者條其款目檄撫按會同查理約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

二

可補缺額若干一面商之新舊餉司及他司官之有心計者俾留心咨訪講求長策果有採集款項另約日辰刻集齊非事病而不至後至者指名參糾如無成議不妨次日再議又次日仍再議必實計可補缺額若干總之該部與在廷諸臣皆當暫謝俗務齊心沉思身家輕而憂國念重情面冷而敢時賜熱然後明告

皇上以不足之極做事之難合詞求皇上誓捐不急之需以收封疆力持任事之忍以專信任是在廷臣之竭誠與夫當國之納牖而已噫夫不雨粟手不點金凡言搜括言加稅言行戶言聚丁言抽扣言捐助及一切苛

且權宜之術國未得利之一民已受害之十官與衙役先各漁其利之四五卽言裁言汰言節省亦不得已之計而不可一切深文使盛世先有蕭索窘迫之象大學論生財本之用人而尤嚴於聚斂卽孟子亦言不信仁賢其究至於財用不足故曰有治人無治法良賢自有方爲賢立方而欲其效難矣然

皇上旣允該部集議臣未議十五條聊備參籠洩渤未知有當實用否除法祖行鈔係足國長籌臣頗苦心講求擬具本奏而事係創論未敢遽塵御覽另揭開送閣部外伏惟

聖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

皇上勅部一併集議酌請施行

計開

清覈五條

一屯田鹽筴錢法三者爲國家財利大源人人能言之然屯田之病跡隱占私賣不在究奪而在清查均賦也鹽筴之病跡私販小票不在加引革引而在設法疏理不畏強禦也錢法之病跡私鑄私壅滯不慮無銅鉛而慮不精嚴不上下通行也三項尤在各得心計清操肯任事之人委以便宜之權乃可徐觀成效但從來任事必任怨當國者留

心選擇全力支持歲計所得何止百萬若夫就中節目頭緒必須下手寔做方見臣不敢以風影之說飾聽伏候

聖裁

一各權稅鈔關向來戶工二部主事賢者報美有至八九千金或萬餘者今將焉往且爭差則視甚濃報滿則言甚濫合酌各關物力約可報一二萬至數千者定爲額不必責其盈額但盈額或半額者作何甄叙鼓舞如盡入貪橐或借口生事許所在撫按風聞奏處二部尤當實行考核重處若泰

聖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

四

山香稅浙江黃魚稅秦潼關咸陽木稅及閩粵等稅原有額稅責撫臣查理樽解每年終另題至各州縣行稅零星病民不可行伏候

聖裁

一事例一項原非正大經國之策而恩典効勞有白丁而冠帶借順天籍納銀十五兩而題州縣佐貳者矣此在逆璫用事時尤甚若殿工効勞恩典雜流尤多夫官僚尚以加銜處而此輩獨享非分之榮可乎合無查凡係殿工等項非實歷非加納而題准者量照原例納銀一半就選不在京者行

文坐名責納過本年十月不完納者彙題除名此
後凡効勞恩典一槩停止伏候

聖裁

一近來有司自建生祠甚有以貪污敗而生祠連
雲者地方厚道不肯拆毀合無責成撫按委理刑
官查凡以物議敗官無實惠者變價充餉以後但
自建生祠者陞官視職敗官拏問仍治首事之罪
伏候

聖裁

一般工既完磚木尚有存剩以後臨清磚廠暫停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

五

二年可省五萬大木停收每年可省百萬如有興
作另議至誥軸冒費愆期合無仍舊南京織造如
式令各官自置約每年省銀十七萬如此類甚多
伏候

聖裁

折解三條

一各司道府州縣俱有額設積穀合無暫折解崇
禎二三年本折各七分並以前存貯銀穀俱七
分折解大小多寡不同約每處以三百金爲率可
得四十餘萬此係見在實數至平糶在得人州縣

行之恐擾民不可行伏候

聖裁

一太僕寺俵馬在民不勝苦累在國殊無實用然
勢難盡折合無七折銀三分本色暫行三年以
後再議伏候

聖裁

一河道銀備河工急用不宜多取但近日河流頗
安兵事愈棘無妨借動二十萬充餉又聞河間保
定之間存剩兵餉事故銀十餘萬查確取解充餉
伏候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

六

聖裁

裁省五條

一撫按爲司道有司之觀望若果敦素絲急國計
原額公費儘有贏餘苟省一分交際卽裕一分國
用至司道府各官公費量捐十分之四亦可佐軍
國急需合無通行撫按一併查奏計可得數十萬
伏候

聖裁

一各撫按承差各府快手書辦聽事官之類有多
至二三百者不惟糜公帑亦滋民擾甚有按差書

辦每年賞費約三百兩有至五百兩者此輩議裁所利甚大但從來議裁多在衆役抽扣工食不肯實裁是在撫按力行非獨爲充餉計也至驛遞工食民困尚未甦息難遽議扣伏候

聖裁

一各鎮兵原不宜輕裁但從來將官冒破每百兵止實在六七十名餘多借名家丁書厨廝養名色侵扣而缺伍不補扣餉撫道侵漁合無專責巡按御史會同督撫破情面實清汰所省不貲至於聽用浮冗叅遊守把及一切名色將官苟非實用一

聖裁

七

切汰去不實清汰者如別有風聞撫按任其責伏候

聖裁

一兩京大小衙門一切冗員凡非祖制一槩汰去至于各省直之府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縣丞主簿訓導等官非十分緊要俱當汰去一員不惟各官俸薪各役工食所省不貲亦可省地方多官之擾此議仍行撫按刻日確覆伏候

聖裁

一各州縣徵收錢糧小民糧銀零星不得不有釐

毫絲忽之數凡遇此數例以一分法馬徵收不得不餘謂之捲稍銀約條銀一萬計捲稍百兩向來入官私囊合無查令解部充餉總計可得數萬或議照殿工捐公費例坐派幾百兩恐借端生事不可行伏候

聖裁

催解二條

一外解不至固有司之玩實繇布政不得其人今後布政缺出慎選年力才幹有操守者付之會推如係右布政轉左無論如係按察使叅政照各部

聖裁

八

署事例用之一切錢糧專責布政不完者在俸督催漫不經心者叅處且布政爲百僚之長爲月旦之會能廉能公一省之吏治清矣其叅政而上俸一年加一級加至實授左布政方算實俸三年內外陞巡撫俸五年內外陞侍郎年老才平加銜致仕久任責成此第一義也伏候

聖裁

一凡文移往返動經半年呼吸不應何以責成今後宜責令布政將原提塘官及在京齋奏打報承差四名姓名歷履報部聽差以提塘爲領以四承

差爲往返催提解之關會不如約者或實或革或究不用差官不用火牌即用傳報撥馬每日可行二三百里此催解最便計也伏候

聖裁

以上各條原無甚奇畫可佐實用但聚歛小術非臣所宜言且於籌餉中寓養元氣安民生肅吏治之意此外尚有廉餉可罷而負隅之發機宜慎冗食可汰而忌器之持議宜徐內庫可折儉約可風而叩關之懇請宜婉而篤三者行一便可以數十萬至百萬計然非可一疏塞責已者是在當國六

聖諭先生文集卷之二

九

臣與該部并廷臣之留心熟計耳

崇禎二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理財軍國計議會議急圖實用道本披陳剴切條畫簡明該部逐款研確併揭送鈔法集議具奏

條議鈔法揭

太常樂

揭爲欲足國用莫如法祖意行鈔法謹苦心講求以備採擇事按從古國家不足之象未有如今日者體天之心法祖之意與時推移使民錄其道而不知非

皇上莫能變通也今司農集議方將採嘉謨入告卽職亦有借箸然多利害半求其有全利無小害且生生不

涸者莫如鈔法謹攷洪武初令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鈔料制高一尺濶六寸以青爲質外爲龍文花欄題額曰大明通行寶鈔旁爲篆文中圖鈔貫曰一貫值銀一兩曰五百值銀五錢等而下之至一百止凡六等

太祖足國之道端錄於此至

景泰弘治之間始壅其壅者何也則以桑穰質脆色青易混也鈔數不同易緣爲奸也鈔本不過分文而利至百倍也禁用金銀不便民用也惜當時無有以變通之說進者琴瑟不調必更張之乃可鼓也天益將以變通

聖諭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

之道待中興聖主矣

皇上同符

太祖請法其意勿泥其跡因其利勿違其情鈔質用精細吳綾織就龍文邊欄方廣畧如祖制而稍變其文義刊成板式中爲十貫一貫之形其色黃折衷

祖制值銀五錢用該局巡視衙門印信完日進內用另製御圖書一顆仍編半印字號旁刻崇禎某年造此其大畧也或曰非常之原其創行難國法日輕其疏利難巧僞日滋其防僞難厚利易趨其綜攬難夫利者天之所以愚民也錢鈔法又帝王所以變通使民自愚也民

至愚而神亦至神而愚法立於如山而令行於流水以爲難則誠難矣以爲易則又易矣如有定議刊刻成書仍以詔書申嚴阻撓之禁頒布中外耳目一新方可通行又不禁民用金銀銅錢只每二兩五錢用鈔一張約每銀錢十分用鈔二分未及二兩五錢而強用鈔者立爲厲禁此創行法也按律偽造寶鈔者斬今議梟不待時偽造御圖書者又加一等仍抄沒財產入官而凡徵收稅糧納贖援例工食等項俱許上下通行然非二兩五錢以上不許用此疏利法也以綾爲質且織成龍文偽造頗艱仍申嚴擅藏空白鈔質之罪與偽造同舉首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

士

者以犯人財產一半給賞一半入官知而不舉同坐且有年號編號對勘真偽尤易此防偽法也專設大臣印信以防叢生之奸僞又用御圖書以防監督之私擅且出入多寡整齊畫一如鈔一萬卽算銀五千利權獨歸於上而下不敢竊此綜攬法也至於開局用心計大臣以侍郎充屬僚以戶部司官及各散局充巡視以科道充俱不必添又官僚之可議者織造局或在蘇杭或在南京或在京師每疋織鈔質百張每張約值銀四五分就便差官專管又織造之可議者其頒發卽繇京而外先給官吏俸薪亦每二兩五錢以上給鈔一張如通行

後奏請廣頒內外得其人無憂不行此頒法之可議者水漬不妨行使如墨油污汚折爛許赴局更換在外赴各府更換納銀二錢五分將原鈔切角類奏年終燒燬此更換之可議者如此法果行歲用本十萬可得息百萬用本百萬可得千萬國家無窮利源從此開濬祖宗以良法待

皇上之變通天若以不足之象啓

皇上之神化苟得其人通變不倦卽以足國可也何慮仰屋哉職此疏頗經苦心沉思似有可採而或者慮輓近法弛易起阻撓不知法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

士

祖宗之法也

皇上之法也其誰敢奸且天下事行之只在得人耳卽如河南陝西原不行制錢今開局鑄錢未嘗不通行何獨疑於鈔法如當事堅謂不可亦當存此一段議論以待其人本擬具疏進呈

御覽而事係創始未經集議理合具揭送閣部伏惟裁酌可否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敬陳堯舜疏

太常卿

奏爲敬陳堯舜之道願皇上純聖學懋聖德熙聖治以恒保泰運事恭值鳳曆復頒龍德恒耀正三載熙績時

矣廷臣當無不因時效忠而微臣此疏直欲

皇上爲堯舜或曰皇上方皇皇時艱言堯舜迂矣不知臣非緩言時艱謂爲時艱者正須從爲堯舜做起耳皇上英明天縱既可爲堯舜若一片憂時苦心豈欲爲三代以下主亦豈欲爲漢宣正欲爲堯舜者也惟是有君無臣往往負皇上德意卽老成忠悃亦苦泰交難治則所以提提一世之精神躋之唐虞還在

皇上夫堯舜皇上所難爲哉只就向來所皇皇者而論其源提其要卽是矣故莫如純聖學慈聖德熙聖治三而巳今聖學何嘗不純然學不如堯舜非純也堯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主

舜之學其要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我

皇上試思何爲人心何爲道心何爲道心中之人心不但聲色當遠宴樂當節御宦官宮妾當嚴卽舉念在道而有所偏喜有所偏怒有所自用有所執而不化亦屬人心願皇上時時提醒此心常使虛明活潑尤時時與賢士講論不輟以涵養心性消融意見是爲不雜而精不貳而一不怠不亢而執中然則

皇上之學一兢業矣今聖德何嘗不懋然德不如堯舜非懋也堯舜之德雖欽明濟哲不敢自滿尤必詢事考

言闕門達聰何虛受也

皇上聰明神聖天下莫及然愚者不有千慮之得乎聖人不採狂夫之言乎舍已樂取尤見大聖人之無我其心愈虛其德愈虛然則

皇上之德一勤華矣今聖治何嘗不熙然治不如堯舜非熙也堯舜之治其大者不過宅揆播穀若二十二人時亮天工是爲急先務急親賢皇上綜覈名實加意富強誠意矣第恐欲以一人聰察欲事事核人人督如理紛紛愈急愈結我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

市

事責督撫量才而策按程而課必於先務大綱領處爲提挈之必真知其賢急親任之所謂任一人足領袖千萬人提一事足該括千萬事此也如慮賢實難知不曰忱恂遠佞乎不曰善好不善惡乎不曰國人皆賢然後察而用乎然則

皇上之治一巍蕩矣聖學純析理愈精而不惑聖德懋取善愈大而不爭聖治熙天行愈健而不息我

皇上清明在躬而不適不殖推心置腹而勿貳勿疑至於爲閣臣者當任天下之重篤納牖之誠厚回天之力爲大臣者當鑒覆轍之伏戎思盡瘁之篤契爲群臣者

當各修職業共破藩籬勿規利開墻勿占風轉脚上下
交儆如五味相濟如同舟遇風而又申明正學激厲廉
耻使人人各發良心視為君父如為官視國事如自己
家事方且拔茅以孚其志包荒以大其容朋亡以渙其
群戒鄰以防其富勿用師以消其吝如有不上下交
而志同者哉有不財成輔相食福元祉者哉乃知

皇上必不可不為堯舜諸臣必不可不致君堯舜底三
載庶績之熙基萬年有道之曆在此日矣臣願

皇上思臣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者非迂也為此具本謹
具奏聞崇禎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主

聖旨這所請純學懋德熙治直法堯舜知道了上下交
儆乃克保泰諸臣亦當省勉該衙門知道

保泰防微疏

太常卿

奏為圖治當慎於微聖政貴思其初謹直陳保泰防微
八事以効孤忠以翼中興事臣讀易至泰之九三曰無
平不陂無往不復以為泰當拔茅全盛之日方食其福
何遽鰓鰓若此蓋陽盛則陰即伏交難而睽甚易故四
即曰翩翩不富以其鄰慎微也智士見幾貴於未然忠
臣憂國本於無欺皇上當逆氛濁亂手自廓清邇者治
平漸有次第豈

皇上輒有侈心是必不然惟是臣竊見我

皇上二年來何日不焦勞何日不虛受何日不清心寡
欲乃近日聖政較之初政似微有不同者在世情或謂
無傷在大聖人則不可不思所以防之如

皇上初何嘗不勤批答朝上夕下近始有留中者或疏
言無當或事當詳慎聖意固自淵微然留中多則疑慮
起久之恐有官府睽隔之形此微之當防者一

皇上初何嘗不虛懷商確惟是閣臣票擬或有不當聖
心者改票徑批誰曰非然第就中亦有當執奏者明主
可與忠言將顧不忘匡救此微之當防者二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主

皇上初何嘗有心疑厭其可疑可厭者皆臣下自取且
雷同之惡既深偏黨之說復起恐久之玄黃漸興共獲
維進此微之當防者三

皇上初何嘗不講筵日御近聞始多傳免進講漸稀皇
上豈以為君德成就無關啓沃乎此微之當防者四

皇上初何嘗不寡嗜慾慎宴遊近日得無偶涉乎臣固
知偶涉原不足累傳聞原不盡實但謂皇上養德養身
不可不於微漸處謹之此微之當防者五

皇上慎刑獄無不命法司審讞而間亦有詔下獄者且
登聞鼓恐長罷訟之風禁地瀝血或啓輕生之實此

微之當防者六

皇上重廷推無不點用正推而近始有用陪推者雖簡用原出上裁而用陪終非常典此微之當防者七

皇上作言官之氣或下詔求言或虛懷聽受而邇因言官論事或未盡當未免洩雷推羽寒蟬結舌恐此後或有奸邪大事機畏禍不言亦非國福此微之當防者八臣竊慨今天下如人身之疔瘡形貌雖存元氣實虛因我

皇上勵精求治邊腹內外錢穀甲兵吏治民生紀綱法令始稍稍有起色正須從此保護永命而上下或未盡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七

交臣隣或未盡孚治效或未盡奏所恃者惟皇上一心耳臣望

皇上自思自維自爲社稷計常提醒其初之焦勞初之虛受初之清心寡欲凜凜於防微杜漸而已至於用人爲國治大綱未誤用一楊畏遂使元祐變爲紹聖蓋陰陽之辨消長之微願

皇上慎之又慎防之又防耳臣忝廁清卿儘可博容容之福豈好以言自見蓋念君德國是創復治亂所關不小臣受皇上厚恩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一念孤忠冒瀆宸嚴如蒙皇上俯賜轉圜採納中興泰運實基於此臣

不勝切望幸甚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崇禎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這所奏圖治慎微各款關切朕躬的知道了票擬商確務當會推正陪簡用俱已有旨不必又陳該衙門知道

心不忘君疏

少司農

奏爲微臣心不忘君謹遵沿途見聞及南中情形乞勅內外臣工振積竊葆元氣以固國家根本事臣竊維天下猶人身然神氣欲振揚元氣尤欲葆存乃今天下自神廟年來養成一瘵瘵頑鈍世界提不起呼不靈幸我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七

皇上日月所照雷霆所震立見積竊有振厲之象而元氣則銷鑠如故也自意見分情面重視國家事若反輕而國是之元氣薄加以玄黃之搏擊逆魏之誅鋤而精神之元氣戕吏治日壞貪婪未息而民間之元氣促尅餉成習汰兵無法而各鎮之元氣窘以及近日寇氛之所處劉微發之所騷動催科之所凌迫而天下之元氣岌岌垂盡矣臣自陞辭就道凡沿途見聞無不觸目心傷回首腸斷於是傾葵獻曝之思愈難惓惓臣初出國門則良渚之間蕭條破毀流離載道訛言煩興其象搶攘真保一帶雨澤愆期百穀焦枯其象愁慘河以北河

以南有雨有不雨而米價騰貴倍於往年其民日苦徵調苦輸輓苦驛驢無寧宇也其象瘵結徵鉛買硝新餉舊逋何者不急於星火不肖或借以爲壑賢者實苦其無措用露而襟離提心剝而眼尚瘡其象饑急郵傳稍稍清楚矣而回賈則擾協濟則恹兵馬調運則重困而扣糈則又求多也其象疲羸至於三軍所過地生荆棘有紀律者不過十之二三耳况東南稍熟西北又旱差劇賦重中乾外竭其象煩潰比入南直則江北一帶苦徵調苦輸輓苦驛驢猶之河以南北也而其地之荒蕪一望蓬然似不可不設法招徠屯種者臣抵鳳陽恭謁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七

皇陵渡江恭謁

孝陵則見王氣鬱鬱慈慈且金陵龍盤虎踞誠豐鎬根本爲億萬年不拔之基而其情形則又甚矣年來南中水旱不常米價騰踊公私交罄民不聊生卽云臣部空虛臣猶意其不至如人言之甚也乃臣縱觀庾藏各官軍有欠俸餉一兩個月有欠半年有欠一年者雖本邑猶可支撐目前而後將難繼矣至折色則僅貯萬金目下支盡矣今年事例計臣面屬解運乃前此已萬不得已借支軍餉無分毫矣有司怠玩外解稀少矣卽外解盡數完足亦尚缺額貳拾餘萬矣鑄局儘可生息苦無

鑄本矣官軍環門泣額老庫則崩輪年餘不開蕩然如掃矣且不獨臣衙門爲然各衙門無不告匱矣夫以根本之地輓運之樞而乃一空至此如坐漏舟朝不及夕願

皇上思如此光景可寒心否而說者徂於目前苟安夫寧知可憂正在此耶然而寧獨南中卽天下俱苦此病如人元氣奄奄咽喉哽塞不於此時從長打算同心拮据嗟乎危矣夫以民艱如彼國卹又如此此固鄭俠所不能繪之圖而留侯所不能借之箸爲此者則誠難抑豈可以其難而弗爲哉爲之始知其難弗爲而難者自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七

難矣洗心畢力以實爲之或尚可轉其難漫爲之而難之後愈難矣伏願

皇上嚴飭內外大小臣工勿以目前苟安遂忘衣袵之戒疎桑土之防國是民生兵食紀綱蚤從實際處做起務盡祛積習共矢蕩平以揚屬聖治而我

皇上尤於振揚神氣之中時時存保養元氣之意以爲國家固根本永治安仍勅撫按澄清吏治加意保釐禁絕私派招撫流離務使上之養元氣於朝端下之存元氣於百姓而南中空虛已極出浮於入容臣另疏條悉亦乞勅該部爲南中從長計議務補足額再勅各省直

撫按司道等官無視南廩爲不關痛癢徒煩臣之蒿目疾呼也臣草疏畢聞三晉流賊勢益猖獗近日破城圍邑距臣鄉止隔一河不勝震隣之懼而臣鄉兵食交匱萬分窘苦卽如守昌巡撫已撤回鎮且有新兵食原額之餉矣乃監軍道供餉如故兩兵重餉各省所無若不從長早議將來銷算數多勢必苦此一方重複加派伏乞一併勅下該部該省撫按凡流寇已發者作何殲滅未發者作何防禦務使早靖萑苻收效徒薪而昌餉自應與各省一體部發毋徒苦中原之父子兄弟爲也

謬陳愚悃字稍踰限伏乞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

圭

聖明省鑒幸甚崇禎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南廩匱乏始自何年係何根因還明白奏來呂維祺敘述時艱民困便當身圖幹濟講求實著不得空托條陳昌兵是否重餉着候恂具奏該部知道

南廩匱窘疏 少司農

題爲謹遡南廩匱窘之情并陳目前危急之狀仰祈宸斷勅部從長計議補足出浮於入之額而後可責督催事該臣原題爲根本重地空匱至極等事本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南廩原有歲額何故致多拖欠呂維祺循職綜核

仰着作速到任查明情弊及振刷事宜詳悉奏來楚餉開鑄二款着卽酌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除臣一面清查情弊振刷事宜另題外該臣看得天下事必先清其源而後及其流舍源而末流是問是刻舟之劍也如臣部空虛不悉其情而欲起弊維新若注漏卮愈注愈漏若沃焦釜愈注愈焦臣試先言其情則臣部今日不惟匱甚且窘甚又且危甚急甚何言乎臣部之匱窘危急也匱在本色則各倉僅十五萬見今六月支放市完七月八月尚未放也扣至九月初旬便如掃矣匱在折色則庫貯止九千三百八兩有奇目前漸次放盡徒空拳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

圭

仰屋耳匱在老庫則天啓三年尚有二十三萬今已罄盡崩戶年平不開矣

皇上以爲如此匱乎不匱乎目今內府織造軍兵月餉漕運三撥商賈弁俸無人不叫呼無日不索取卽戶部之索銅本索事例求一萬奏解不可得錢法生財之源今欲求二三萬鑄本不可得沿門持鉢欲借一二萬過年歸還亦不可得

皇上以爲如此窘乎不窘乎本年水陸等營大小神機等營武操飛英等衛口糧鹽菜馬草等銀除支過見欠七萬九百有奇大糧冬賞除支過見欠六萬四千有奇

庶宗月糧官吏俸銀除支過見欠一萬六千五百有奇漕運月糧除支過見欠五萬八千有奇以上共未支銀二十萬九千四百餘兩俱係已劄該庫應九月十日支放者今已踰九月六日矣况已劄未支已支未完新舊欠銀見在呼籲如神帛堂神樂觀織染局供應機房及升俸商料折布折麥等銀共九萬一千九百有奇而戶部所索還事例銅本又八萬六千有奇無論漕運時刻難緩上供分義當急即各官各商之環門亦可憫各軍兵之脫巾亦可慮而前車之覆轍亦可鑒而根本之隱禍尤可虞也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五

皇上以爲如此危急乎不危急乎雖然臣部之匱誰匱之戶部也其窘誰窘之戶部也其危急誰危急之戶部也臣部先年頗稱饒裕豈遂貧困至此自萬曆四十二年以至天啓等年戶部以疏奏亂形已著等事咨借五萬矣以欽奉

聖諭等事咨借二十萬矣又以兵餉孔棘等事咨借二十萬矣又以解蜀咨借十萬矣又咨折解兩年倉米五年黑豆共銀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兩矣又咨收解淮庫銀九萬八千五百有奇矣又咨買發銅商領銀五萬矣又水兌改折充餉解過六千九百有奇發商銀五千一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五

百有奇矣此外仍有搜助大工一萬四千五百有奇兵部咨借六萬兩工部咨借殿門陳設等銀二萬三千六百兩湖廣布政司以藩工借欠布絹共一十六萬四千餘兩不與焉自江西南糧抵解蘇松杭嘉等府漕糧三十七萬石有奇遂虧臣部半年之額乃漕折銀至今尚欠八萬五千兩有奇也自楚餉改折解黔天啓元年起至崇禎二年止共九年每年二十六萬內除三年歸還一半虧折臣部正耗米額二百一十四萬五千石有奇也總計之除助大工及兵工咨取藩工借欠共二十六萬二千有奇不算外戶部實咨借動臣部共折色九十萬三萬二百有奇共本色解黔抵漕二百五十一萬五千有奇二項共本折三百四十四萬五千二百有奇除臣部題留事例二年共銀十二萬九千有奇截漕三十萬及以蕪松等府漕折抵兌江西南糧外實借動臣部本折共二百六十四萬六千有奇夫比肩事主同舟共濟何分彼此然臣部今日如此匱窘如此危急該部豈獨不念曾爲借動如此之多而不一手援且日索事例索銅本是斷斷也臣亦極知戶部尚書畢自嚴苦心之極攢眉之極且當搶攘旁午之極然奉天威而輦轂之嚴催猶易握籌算而多寡之劑量猶專何似臣部催呼不

盡乞借不應徒束手待禍至之無日也假使臣部出入之額相當猶曰尚可設法督催也今臣節查出浮于入之數姑自天啓六年算起以本色言六年分支米八十三萬七千零而解到止二十九萬二千零七年分支米六十五萬七千零而解到止三十九萬九千零崇禎元年分支米八十三萬二千零而解到止六十五萬四千零二年分支米六十六萬三千零而解到止五十六萬六千零其不足者以舊存及截漕湊放耳是四年本色共算出浮于入者計一百七萬八千餘石也以折色言天啓六年分支餉并解北銀四十七萬三千零而收到

粵傳先生文集

卷之二

革

五十一萬三千零七年分支解銀四十二萬一千零而收到止二十九萬三千零崇禎元年分支解銀三十五萬九千零而收到止三十萬六千零二年分支解銀三十八萬九千零而收到亦稱是蓋以前三年老庫存積水兌改折又以收抵漕折留借事例催解舊逋又併解北總算在內故有此數其實省直解到之額通計四年不過五十餘萬耳然而出浮於入者亦十四萬一千餘兩也二項共出浮於入本折計一百二十一萬九千有奇此亦第就解收支放之入不敵出言耳猶曰尚有欠額可督催也乃臣會計底數每年實實虧額即使各省

直盡數解到亦不能敷雖云本色不足第前任尚書張樸因天啓六年出浮於入五十四萬五千之多次年始題准復本色而連年猶虧五十三萬之入額今幸明旨允臣前請歸還一半楚餉即解運不時支放不給亦猶曰尚可通融督催也若折色則懸絕甚矣臣徹底清查各省直每年額解止二十萬八千六百二十二兩九錢零各衛屯糧每年新增并久荒銀共一萬六百餘兩五司稅銀共九千七百九十餘兩以至鹽鈔房鈔茶引灰價等項零撥合算止九千九百二十四兩零又廣東三年一次每年額解止二百一十九兩零共每年額入實止二

粵傳先生文集

卷之二

革

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五兩有奇乃每年額支除鳳陽倉不算外其水陸兵營奇兵營選鋒武操神機等營飛英錦衣應天鎮江等衛各月糧口糧鹽菜馬草冬賞折麥等項及文武官俸宗糧漕運頭二三撥等項及解北銅本及織染局奉欽取等項內官監銅絲綢工食等項總共實約該銀四十二萬八千六百四十四兩有奇比入數缺額一十九萬零四十九兩有奇此即各省直全數解到猶苦不足况尚有水旱之拖欠不虞之別費每年額少一半即使管子鄒侯劉晏王猷當此必不能為無米之炊也一年如此二三年後南部之額盡矣必將

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矣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念此肩同舟之誼查借動未還二百六十四萬六千之多耳目前緊急應支三十餘萬之數諒臣部置倉危急之情狀務將出浮於入之十九萬有奇補足正額庶臣可借以展布不然臣將不知所終矣無事而後罪臣部無謂臣部不預先說明也第戶部今日亦當多事空乏之際安得此十九萬金錢補臣部之額臣亦有說於此該部空虛臣不敢望盡還前借也三關稅銀臣亦不望盡瓜分也事例臣亦不敢望永留也惟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

毛

是臣部匱窘至此危急至此若不徒薪直待焦頭爛額不知又損官家幾百萬金錢况該部一體之誼負欠之多何忍不一動念臣有一簡易之法查得督稅分司原稅銀約近一萬今議加一萬又加蕪湖稅銀三萬夫部議奉旨原止加二萬耳鄭三俊議稅蕪湖始有此四萬之數合無每年除蕪湖三萬內解一萬戶部支用其餘二萬并督稅司新加一萬仍留臣部作正助餉又查得南京各衛屯糧每年有新加餉一萬一千三百餘兩合無以後留抵缺額又查得事例每年約四五萬六七萬多寡不等合無以後量留臣部每年除加稅三萬屯糧

新加銀一萬一千三百兩仍扣事例六萬八千七百兩共足十一萬之數俟三年後臣部稍充漸次歸北此外仍欠額八萬或再於蕪湖及揚州鈔關議暫留三萬共足十四萬二年歸還此外尚欠五萬及每年尚有水旱拖欠及不虞之費亦不下十餘萬臣當多方節省多方鼓鑄或通融本折撥濟一二如萬一不肯再留蕪湖二說亦須再扣事例一萬湊足十二萬數方可措手倘該部吝利不予或以本折通融套詞支應無論臣即冒罪不敢任受即前兩年南中鼓噪危險之狀及前督臣拊官拊命截漕之故該部應久知之今隱禍尚伏殷鑒未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

毛

遠顧該部稍念根本極重之地兼念曾經借動之多毋徒往返爭執致悞軍國重計幸甚不然臣願皇上勅該部清查果否借過臣部本折二百六十四萬六千但乞勅令每年還臣部本折二十萬臣無辭矣或曰兵餉如故何故虧額如此之多臣求其故蓋有之矣臣聞近年之兵收甚易散甚難近年之餉增甚易減甚難即如鄭三俊所題留都贖出已極等事內兵餉之額當清一欵畧云從前額設大小神機三大營七哨選鋒各有一定額萬曆天啓等年後添標左中三營增出二千一十員名鹽菜銀一萬四千餘兩口米六千餘石又添

設新江口營減存一千九百六十一員名鹽菜月餉先
屬操院後乃歸之臣部又添設水陸二營援兵六千後
因援鎮減汰二千四百名蓮妖復添妖平未汰即以一
千八十名付操院爲防江奇兵歲支糧六萬二千三百
餘兩天啓四年浦口又添操備船十二隻官軍二百七
十餘名小營又添輪班防守兵歲支糧三萬六千石又
添尖兵歲支糧二千九百石凡此皆舊額所無今查除
浦口小營裁革外乃增餉於舊額外者實約九萬零四
百餘兩加以近年上供欽取分封婚禮不時之需又不
下數萬出額安得不浮臣部安得不匱至於頂替軍兵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

无

家丁舊例司官爲政近雖必准堂咨臣必鏡查原委半
年外卽不准理然前此之冒濫久矣鄭三俊疏中曾述
今南樞臣傳振商之語曰昔清查到底一歲可省一二
十萬振商加意振剔見今到任必有一番作用可清耗
蠹豈臣所宜越俎媿媿哉又查得崇禎二年十二月臣
未任前援兵入衛借支銀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六兩二
錢六分原係各衙門撥借後暫借事例補還訖此項亦
臣部解額所無已且枵腹何計填債事關勤王理宜開
銷臣又接該部咨稱代進制錢歷年積欠銅本至崇禎
二年冬季止共該銀五萬一千兩未還內追商銀一萬

一百兩曾否已發等因臣查恭進制錢原無額解正項
特以先年南部曾設新爐若以其餘息効忠惻耳自新
爐停鑄銅本缺少卽每年臣部舊廠收利甚微如天啓
六七等年及崇禎元年郎中胡宗漢曾曰唯田所賦溫
祿張聚垣等止各獲錢息銀二千或一千五百者豈能
復有六千八百之進惟是臣子分義無敢自諉既經該
部每年代進除前鄭三俊追過銅商銀一萬一百兩容
臣陸續補給銅差此外未補銅本銀兩合無卽乞明
旨准作該部兌還借動臣部之數以後應進制錢俱暫
令該部代進乞免解銅本抵還臣部借數候三年後臣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

平

部稍克另行照常解補至於前追銅本銀一萬一百兩
臣未任前亦以軍餉不敷暫放亦可想見臣部窘迫無
聊之狀矣臣到任清查前件已於七月八月內二次先
補五千兩給銅差郎中畢生輝給商訖餘借動銀五千
一百兩臣當認還以上八衛借過事例及補解代追銅
本二項并今後應解銅本除欠數五千一百另給銅差
此外盡作抵還借過臣部之數倘該部執不肯抵勢亦
不能有點金之術填補此項非勒愴也統乞勅下該部
同心照管勿窘臣手此後南庾稍裕臣部當如往年借
動接濟無使臣部補贖再呼致煩聖聽萬一或悞國計

責有所歸也臣謹將臣部每年額解額支之出浮於入
及目前急支補支并該部借動數目各造冊五本送閣
部科查閱必將瞿然色動不待臣詞之畢矣崇禎三年
十月十二日奉

聖旨留儲出入從來俱有經制若使每年缺額十九萬
有奇前者何以有餘能接濟戶部據稱兵餉續添然水
陸二營原係舊額何云添設至於分封婚禮亦非常需
呂維祺當思贍弊核通實心任事不必動氣爭執危言
卸責失大臣和衷體國之誼這所請關稅屯糧事例及
抵還銅本等項該部卽與酌議具奏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三

疏

酌議計政疏

會計置簿疏

南計愈窘疏

請免加賦疏

議復折色疏

奏遣內臣疏

節省修倉疏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三

酌議計政疏 少司農

題爲酌議計政以清財用之源事臣竊惟今天下所大可憂者非止一端而財用不足其最也夫財用何嘗不足無所以足財用者故不足耳惟不足而更求財用於財用故愈不足耳周禮周公經世之書而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皆隸天官司徒一官第於五典十二敎保息六本俗六三物八刑五禮是殷殷焉反若不專言財用則何也孔子夢寐周公而得宗莫如曾參願學莫如孟軻何一則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一則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又故又何也意者政事卽財用之源耶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不從政事一清財用之源直從流處做起卽日言加派言接括言汰兵言裁驛言抽扣言捐助言增稅而雖海之大不實尾閭矣臣非謂此數者可以盡廢然而非其源也源何在所以經政事者是也臣部近年司計諸政剔釐一新有何待臣劑量有何煩臣補苴雖然人情喜寬惡嚴法紀易淆難清如出入通融而其額潤而不可稽也欽奉號件漫無完報而日趨也題奏無專司會計無專官而各司事體紛出龐雜而日叢脞也每一差出人多趨避或紛紛差假而罔與營職業也凡此皆無

政事之大者額潤則完欠支放不清號件寢閣則法令不行事體紛雜則情竅不振趨避差假多則急公之念少完欠支放不清則政事蠹法令不行則政事玩愒不不振與急公念少則政事廢如此卽財用充足尚虞其匱況當其極匱而安可不思所以清之邇其源而本乃立源一清而流自潔臣有六議於此有係創設而非明旨則不信有可徑行而非明旨則不承或謂臣於本部代庖耳官本傳舍代庖又傳舍之一宿也何必僕僕勞怨第臣愚忠一念見臣部匱窘如此須從新整頓一番卽肝膽可碎何避勞怨又安敢視爲傳舍之一宿而以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二

五日京兆自盡乎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議覆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計開

一稽額出入以杜侵漏臣部舊無額出額入冊止據解到卽收劄到卽放雖各司亦有草冊然龐雜紛錯而不可一也卽真正振刷者極數十日之目力亦難周閱不過就所解所劄一核其數耳謂此中保無侵漏臣未敢信也如近日臣查出發問湖廣司積書韓文綜等先年將湖廣湘鄉縣官解周鯉等與國州官解馬欵等所解銀批徑自作弊發

回非其一班耶臣議照臣前總督衙門疏申新設
額入額出簿籍清核查造每樣三本一留堂一發
司務查糧各廳一發該司每日該司親自查填每
月堂比查對如此卽吏書有通神之手其能上下
平伏候

聖裁

一特增比較以完欽號夫

皇上勵精綜覈惟日不足爲臣子者豈以南中去

天稍遠遂敢玩忽毋亦積習相仍每一奉

旨事件一經行文便足了事欽號如此安問衙門事乎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

所以每行一文移催一錢糧經年累月沉閣不報
固繇有司積玩亦繇該司緩催若不從此整頓後
將安窮臣議各司每月特增比較一法其號件以
欽奉明旨事件爲主次及咨復乃南北部院所咨
行事件當完者次及批發乃本部所批行當完者
而每朔望司務官逐件查銷完否每月終仍令司
務會同新設本科比較完欠呈堂嚴比各差亦然
或謂各司事件未完大抵係發行司府州縣非該
司遲緩也臣謂是固然矣獨不可上緊一催乎獨
不可間行差役守催乎或州縣怠玩獨不可一呈

堂嚴檄乎此法立而號件庶可早銷卽有漫不事
事內而各司各差外而司府州縣自有考核糾參
之法在也伏候

聖裁

一特設本科以重題奏凡臣部題奏本章奉

旨覆行者本爲衙門規範乃漫無稽考得旨之日不過

一出案了事久之并其原疏原旨而烏有矣臣議

比照北京各部院設立本科一員不煩添官不費

增役卽於司官中遴選年青有才甲科一員專司

管理凡應題奏脫稿之後清理原委磨對字句奉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

旨之後稽查催督彙抄存案皆該科爲政不特此
也凡本部欽奉等項號件俱本科會同司務比較
凡本部出入等項錢糧俱本科會同各司查核凡
各司各差之考滿差滿者俱本科會同該司稽考
應用該吏一名書辦三名俱於各當該及書辦內
選充一年另換不必另添工食再照臣部差有濃
淡人多起選本科一差最濬且勞而人爭避者若
不設法優異何以示勸合無今後每年一換考核
中平者照舊回司其果賢勞茂者另行移咨吏部
紀錄優調以勸賢能如蒙鑒允合無照查糧廳等

差例另行題知施行伏候

聖裁

一立會計廳以稽支放臣部錢糧雖有年終奏繳總係隨收隨放之日行而非額入額出之定則也况臣部本色錢糧既設有查糧廳矣折色錢糧獨無一人專司止隨各司說堂便給庫劄似不可不設法覺察者也臣議今將本折解收一委之福建司及司務廳稽覈本色支放一委之查糧廳稽覈折色支放一委之會計廳稽覈而本部人少事煩難以再添一差今議即以鹽政廳主事管理凡有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

支放庫劄必經該廳登一號簿仍填入額簿每月庫報月放仍卽發該廳查覈回報而各倉之報月放亦發查糧廳查覈回報庶會計清而重支冒放之弊無所容矣再照鹽政廳除印發鹽引外無所事事且多係甲科註選劄委會計亦與鹽政相始終任滿以會計與鹽政一體考核不必另行具題亦不必添官費役計甚妥便伏候

聖裁

一酌明差序以杜趨避臣部各司官差序久有定例無容更置惟是差有甘苦勞逸之分則人情亦

有趨避冷熱之念舊時爭避紛紜甚非雅觀近年臣部堂官多嚴司官多賢故無此弊然以臣微親之其念或未盡化其跡或時相晦則何也差例固一而前後所題應及之額則不一一故熱熱故趨趨故有所避有所趨避故事此人情也如關差非人所熱而趨趨而爭者乎舊例用俸深員外主事近年亦有題准移庫差者有題准用水兌者有題准專用甲科而以鹽政後湖水兌等差酌量移差者臣素性方板爭差情討俱無所施然屢題紛出而不歸一未免開人以趨避之端臣議今後督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六

稅分司一差專用後湖鹽政或間用本科益以此三差事簡而必甲科且不妨兼理本差照係定差不論職銜差過者不得再差其餘北新揚州淮安等差近日題准專用甲科而亦有鹽政後湖水兌酌量移差之旨夫臣部甲科甚少而倉差水兌未必皆甲科也合無今後各關差用先儘甲科次及倉差水兌之乙榜者一甲一乙挨次互用甲科不論曾否差過倉場者先未差之甲科乙榜必以各差倉場爲主而未差者不與焉無甲儘乙無乙儘甲差過關稅者不再差關稅差過倉場者不再差

倉場而江北鳳陽二差雖係倉差體面稍優遇關差不得以倉差例論如關差未出而庫差及江北鳳陽差先出者自有遇關則關遇庫則庫遇江北等差則江北等差之例在夫臣亦第爲中人坊耳料賢者必不介介於此也伏候

聖裁

一禁討差假以營職業夫官南部者大抵視爲閒曹向來臣部司官差假紛紛以致缺人臣部錢穀之司非比他曹若令討差討假者優游里閭而拮据王事者獨甘勞是豈人之情也哉況今聖天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七

子焦勞宵旰人臣何忍安坐糜俸臣議除親老身病情真及事體萬不得已或酌准外其餘不得紛紛言差言假務要仰體

皇上勤政至意一意營精職業共熙庶績若有差假往來跡涉趨避者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至於嚴餽遺革常例禁受詞則固司官所無而不可不察嚴飭者伏候

聖裁

崇禎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錢糧額入額出全憑冊籍綜稽若止據解收劄故

各司爲政婪屬猾胥通同侵漏何從清核南中向來計臣所職何事漫不經心若此至嚴比較設本科立會計酌差序禁私假俱於計務大有裨益呂維祺具見振刷便如議着實飭行勿僅托空言該部知道

會計置簿疏

題爲無會計則錢糧必不清無簿籍則會計必不當乞勅緊要置簿新舊相傳永遠遵行以盡洗害已去籍之積習事臣讀孟子至孔子嘗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每疑孔子聖人也必有作用可以奪造化役鬼神第云會計當已乎似平平語乃今身司筦鑰始知會計當亦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三

八

不易言矣今天下直無會計耳又何但弗當也無會計則頭緒不明欸目不分銷算不確而欲錢糧之清也何日之有然而此非甚難而不可辦也非煩苦而不可因也非紛更而不可久也而卒無有行之者豈果無哉行之非其人仍不行得其人之矣及其人去又仍不行何者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也夫錢糧取信於籍耳即有籍矣會計未必清也即會計之籍清矣錢糧未必清也若併籍而去之長此安窮如臣部錢糧會計非無而止核其流未探其源簿籍非無而止存其邪未批其腠在倉庫則繇而不知在各司則分而難合或渙漫於若

存若亡或綴拾於掛一漏萬或借口於前官之收去或漫應以舊規之原無卽本部尚書鄭三俊嚴查更置一番今亦悠悠不可盡問此其故何也新舊不傳任意去留雖存有散漫司冊亦無堂印卽重新做起亦只向吏書手口中乞靈從腐爛故紙中傳薪然既北足以行豈可舉復成廢嗟乎當此聖明振厲之日不爲變通可以之法後復奚望頃鄭三俊寄臣書云留都之空額原不足解又愆期內竊外竊交相爲姦有司益不知有南計又曰南中官宦患嚴密已去簿習以爲常卽諸卷簿查案十不得其二三索之則云前堂收去等語臣謹將臣

明倫彙編

九

部堂併臣總督衙門及各司各差一應舊存新置緊要簿籍有關會計者一面清核查造一面請旨裁定合無此後凡交印交差之日一併將各緊要簿籍相傳交明收掌應題疏者入疏題知夫此事似細而所關實大此舉似緩而所扼實要此核定似勞而所享實逸本臣部所可經行者但人易玩法立弊生若不乞明旨申飭永著爲令恐轉盼之間又成虛文矣然不獨臣衙門可行卽天下內外大小衙門皆可通行無礙臣聞子文猶知舊政告新邇矣猶知先收圖籍況以聖人作而萬物觀今政孔子所云三年有成之期者提綱挈領時亮熙

續慎必繇之獨直曰一會計之當錢糧之清已耶緣係創始理合請旨如蒙俞允伏惟

皇上勅下臣部另行臚列題知永遠遵守施行臣不勝

踴躍待命之至崇禎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據奏南京戶部錢糧簿籍紛煩舊多失散顯官

不通同耗竊故去其籍致無稽查好生可恨還着

禮訪嚴弊端具奏所請置簿會計永清積習依議仍着

各衙門申飭通行該部知道

南計愈窘疏

少司馬

題爲南計愈窘南鑄宜急謹嘔心詳議簡要可行請旨

明倫彙編

十

嚴敕以裨實用以補罅漏事臣自受事日久計算見臣部缺額之數實一十九萬有奇竊爲廢箸浩嘆者久之夫以出入原不相當安有出孔若此之浮不爲計者又安有出孔既入者就中有一綫稍可議入而并此一綫不而者事不預而待水窮山盡嗟悔何及則臣愚以爲無如鼓鑄便蓋鼓鑄之利可以計本而責償易核也不煩加賦加稅而稱足易行也以南中俸糧供南鑄復以南錢支南俸南糧易盡也臣部有舊廠有新廠不煩更創易因也官不必另設役不必費帑易舉也利國不病民利南不病北易遵守也然而前此未

收其利者何故則以其源未大且其法未詳其弊未盡如舊廠二百餘爐止存一百二十五爐新廠一百八十爐日就傾圯鞠爲茂艸而併一百二十五之舊爐亦盡爲官與匠役之利府嗟乎譬之人家窮置奄奄餓斃有田數畝而且牛蕪之且盡蕪之且私稼私穫之不相率填壑不止且既虞無銀兩矣又虞無銅鉛而且私錢蠟而潤焉冗役蠶而食焉司鑄之官因無考核未免燕而處焉錢者泉也泉既壅安得不竭故曰源未大法未詳弊未塞也如前數年管廠司官每年獲利不過一千五百或二千或三千近日本部尚書極爲綜覈然獲利亦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主

僅兩倍往年洵若此卽謂之未嘗利焉可矣臣愚以爲欲補罅漏須求寔用欲求寔用須勤鼓鑄欲勤鼓鑄則就中有宜復者有宜廣者而其所以廣之復之之法又必使無利不與無蠹不剔而後始可收官山之利藉使每年利息不十倍往年猶是虛應故事耳臣嘗讀大學平天下傳生財有大道一段便思經術所以經世務若使無關經濟安用經術乃知鼓鑄亦大道中一事也臣近有韵句云海涸諸邊困泉壅九府非亦殆有弊焉第臣多病才疎無能爲

皇上分憂每念南中缺額一十九萬除另疏乞勅該部

爲補十二萬或十四萬尚欠五七萬并省直每年拖欠不止數萬安得借手此局稍爲朝廷補一罅之漏亦臣忠於皇上之風志也然臣豈能有他謬巧使鬼神運子去母來亦不過此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四者而已生何以衆也生不廣則不衆故議廣鑄既仍舊貫復理新局於舊者加十之四新者亦加三十各以二百一十爐爲率然修房加匠增炭設爐俱於內銷算不費公家一錢也生無本則亦不衆藉今爐加矣而本之則無竟是空突耳故議鑄本但臣欲借事例而事例已先借援兵矣欲借兵餉而目下嗷嗷尚仰屋矣欲持明旨向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主

各衙門借而除光祿寺許三千外餘俱空文回覆矣臣議今欲借鳳陽倉一萬或於楚餉內委該省府佐買銅押運或於兵餉節汰數內奏借開鑄尚未知能應手否果應手而生庶幾衆矣然後可言食寡食指繁竊缺多得不得償失矣况廠中人役趨如鶩營如蠅臣議革其最冗濫者而銅鉛炭商舊例使費檄該局盡行刪去如果實行價始不浮乃往時每鑄有夾鑄之弊每爐各加私銅數十斤官實與匠瓜分耳臣議今後如有此弊官卽題叅匠俱挈問而嚴巡邏繕夾牆亦杜私鑄之一法也乃姦人竊利私錢公行或於蘆叢江汴聚衆開爐有司

不敢問亦不能問臣議該廠制錢必以一錢爲率卽手有輕重亦必在九分三四厘之上若少至九分二厘以下者許官軍持稟官役叅究若夫私鑄則輕至五六分七八分止矣鵝眼榆莢分別甚易今議以九分二厘以下二文止作一文或勒令送廠改鑄仍嚴禁換錢之家毋收九分二厘以下之錢則私錢不禁自止矣此當候明旨下臣衙門轉行各撫按道府仍咨南京都察院行五城御史轉行各坊各衙門嚴禁者也如是庶幾食寡然而爲之不疾無論寸陰可惜抑且爲私鑄引居諸矣故議速鑄何者速鑄則其利歸官遲則夾鑄之利反歸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

私索舊例三十日一鑄近改爲二十日臣議以十五日一鑄爲期遲放鹽米共十八日大率兩月必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鹽米外不許留局滋弊乃若銅商之來也不時一來而市者如明竊市者如賊蓋兩部爭市既恐傷雅道而鑄所者且就就私買私鑄所以每報銅到旋歸烏有近日本廠停爐月餘不得收一鑄之用卽有鑄本安施臣議以招徠鼓鑄之法責該廠以嚴查足用之法責蕪稅新司或問委楚中府佐買運如是爲庶幾疾而又苦於用之不舒也臣部襟肘已極一錢到手東來西去本利俱歸尾閭卽真錢湧如泉亦泡影耳臣

議漸積銅本另貯錢息或候半年一年計算若干方可接濟萬不得已之急需不許輕動一文卽官俸軍餉照舊搭放然用一文卽兌補一文之銀雖用猶弗用也夫有生衆者以開之源又有食寡爲疾用舒者以節其流則周之九府漢之五銖不得專美於前而錢之流也如泉矣要之理財之源又必本於用人新舊二廠卽其所用之人也設無稽核之法何以勸懲臣按日而省計月而課復以李計之以歲計之果孜孜皇皇惟圖是利生息既多而不潤私橐不耗私蠹臣當以上上考考之咨部優調以備異擢其次考上中各部紀錄或優以名藩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

或優以關差考中中者僅准復職考中下者量行罰降若有私鑄染指系靡無爲及漫不事事者臣當不時叅論仍照各倉關差例并入總督衙門舉劾方可一振暮氣急充泉府凡此數款皆臣所嘔心借籌而可以少救錢法之弊以維南計十九萬之罅漏者也惟是早行一日則多收一日之息寔行一件則定收一件之利臣向見南科臣陳堯言條議新廠開鑄疏極服其救時苦心遂於根本重地疏內及之已奉旨下部該部依擬具覆矣臣遠在南服未見部咨不知前覆曾否已奉明旨但臣思皇上慎重之意或恐添官費帑耳今臣力任此事

不添一官不費一帑利國而於民不病利南而於北不礙且天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小害者惟錢法獨也除臣一面委官料理外伏乞皇上俯念然倉立賜俞允仍乞嚴勅俾着寔舉行庶前此醉夢人心又經一番喚醒其爲錢法所必需者因明旨而踴躍思赴其於錢法稱宿蠹者因明命而惕息不違臣以臣之血誠盡心料理庶可借手以稍紓聖主南顧之憂在此舉矣若舍生財之大道而另談聚歛臣實無此經術耳臣可勝肫摯待命之至崇禎三年十月十二日奉

聖旨這條奏鼓鑄事宜不必增官費帑典利剔弊具有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主

經畫着卽擇人委任著寔舉行鑄本借何銀兩該部速與議覆十一月初九日戶部覆奉

聖旨這南廠鑄本權借南京俸糧鳳陽倉銀并楚餉與節汰兵餉俱係議行仍著呂維祺酌定借數多寡兼議何時補還及哀益接濟之法妥確詳明具奏

請免加賦疏

少司農

題爲百姓止此元氣有司忍更腹削門令布明禁以

廣

皇上德意的寬恤免加賦以存東南物力事該臣初任入告首言元氣當葆存而致慨於吏治日壞貪風未息

謂向來元氣全銷鑠於痿痺不靈勢不得不梳爬剔釐然須於更張可鼓之餘常存愛養百姓以固根本之意庶不致大絃急則小絃絕我

皇上猶天也天不磨霜雪雷霆而太和元氣常流四時皇上澄清世界頓覺一新而仰窺德意猶若於用法中有不盡用之意若於不得不徵派中有如不得已之意卽如邇者朝廷以軍興煩棘不得不急征繕稅屢畝而皇上終不忍遽加及禁貪恤民捐煩滌苛至意皇上之心一太和元氣也使有司盡以皇上之心爲心省其濶囊橐之餘以裕供億雖加循弗加也夫加派循非厲民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去

而况惟正之供耶雖然民亦勞止重可念也臣不暇舉卽如吳楚江越皆臣部所轄南糧地方臣部民部也在南言南在民言民東南民力竭矣所難捉心剝眼尚瘡臣所謂愴然也嗟此羸者元氣奄奄人以爲竭於轉輸竭於催科竭於加派臣獨以爲總竭於不肖有司及不肖署官衙官何者彼既借口民瘼以爲藉復借口南糧以紓百姓或索常例或加火耗或徵免以及私派疊徵科索使費種種敲小民之骨而吮其血使民謂子實生我而廢我以生豈曰惟正之供致然雖撫按之察吏安民屢奉綸命必有徹底澄清以副德意者

卽有司之潔已愛民表表自樹是不乏人而能盡然乎哉臣自受事以來既爲國儲計復爲民命計雖臣親自驗米不時掣查革使費茶果及諄諄清蠹滌貪以爲京外軍民元氣計誠不敢不任勞怨然地連五省方數千里有司視臣部如贅疣雖鞭之長其能及腹臣竊意之得無徵收本色南糧視比漕見徵屢有如故紙正官不務親自料理濫受衙官餽奉委憑比較需索常例者乎得無徵收折色南糧分外多收火耗者乎得無天啓五年以前奉詔蠲免仍有借名派徵者乎得無小民納過南糧貪官猾吏豪棍勢僕侵攬乾沒不就本犯勒追重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七

複科派者乎得無借口打點使費指一科十或吏書劣生強折侵攬者乎得無解糧官指稱水火沉燬掛欠名色重累百姓包賠暗行派徵者乎得無府縣考滿虛起空批至完納不前監解解戶者乎得無司府將州縣解銀那借別用致縣官叅罰計無復之仍復暗徵或已徵在官官胥乾沒者乎得無部糧官及道府差役需索糧長吞噬無忌以致傾家蕩產者乎有一於此皆足屯皇仁之膏而蝕百姓之元氣大抵有司之大賢最少大貪大酷亦少惟中等昏庸濁輒之吏十人而七吏書窟穴上下盤據一墮其雲霧便任提線穿鼻不敢爲異至道

府之留心愛民察吏者亦少卽有之亦多牽於情面不然則傳舍耳誰肯任怨是不不得不責成於撫按撫按者專以察吏安民爲職者也以核報責理刑以風勵責道府欲清官胥之貓鼠先破上下之雷同如前股削諸狀訪實視其官甚者提問臣尤以爲嚴處官而寬吏書終非破窟穴開雲霧之霹靂手也以今

聖主加意民生察典方嚴撫按方兢兢功令何煩更飭惟是利欲入人膏肓積習已成沉痾雖以嚴霜迅霆猶有不及盡洗之肝肺毋亦免而無耻良心未動臣請以天語提醒其夜氣惕天網之難漏示可鑒之前車仍榜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八

石衙署俾觸目共見懸象自耻而或可灑煩熱以清冷之淵年來臣部仰屋千萬危窘有司借口民窮盡爲吏書影射如近日臣查出另疏糾叅廣德太平崇德等處錢糧整千整萬盡爲貪猾官吏侵肥而百姓所最苦者不肖官之比徵愈急輸輓愈緩私橐愈贏公賦愈虧臣每從容引解官解戶訪問各地方土宜人情政教利弊夫亦愈知百姓元氣之日竭在彼不在此也乃有司借口以塘抵臣部者又有三而總括於民窮夫民窮二字實於臣心戚戚不得不於所借者更思爲百姓寬物力其一借曰新復水兌地不產米臣請爲之酌採買之所

費不貲者折衷另題暫折三年以寬其一苦其二借曰
只管到任以後不能代人徵逋不知臣部歷支未完
二三十萬皆前通也臣請為之酌寬任淺叅罰非本官
任內止於住俸立限督催以寬其二苦其三借曰歷徵
夫南中皆見徵特有司習而不耳如南直有司出關
謁臣皆對臣曰歷徵臣問何時徵米皆對曰如三年米
該四年春徵臣駁以四年春不如三年秋冬之更便民
也各官解願而出今南直蘇浙中各州縣漸復見年
徵解舊章矣獨江西湖廣二省歷年不解其發覺者皆
棍胥侵欺其未發覺者有司仍以歷徵為辭臣批云如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九

果歷徵不過歷一年耳何故三四年不解且如江西之
高安南昌等郡與安興國等縣湖廣之通山蒲圻湘潭
孝感等縣同此地方同此功令彼何以二年三年俱解
也但積年不解亦難驟結臣議暫寬兩省姑准歷徵一
年如崇禎三年分并以前未完南糧限今歲十二月全
完若內有能見徵完解者優薦之四年南糧待明春另
議見歷分數以一政體臣聞江楚縉紳及宦於江楚者
皆云彼中南糧欠不在民即有之亦十中一二耳在那
借有可抵之項在侵欺有必追之法即在民欠亦非額
外之徵南糧之非厲民明矣仍容臣查明果欠在民准

暫折舊通專完新局以寬其三苦至於昨年臣疏回奏
匱乏根因內有折色米豆量加一段蓋思以補留例稅
分新派不足之數已經奉旨下部見咨臣部查議臣復
反覆思維省直折色米豆為數不多即連河南江北計
之不過量加二萬有奇雖於臣部空庾不啻千金一壺
第當此民力既竭北賦疊增之日再加此項繁費急絃
民其何堪況臣部止加毫釐官胥已漁倍徙是臣部受
加賦之名而官胥居盤壑之實不如已之便臣已回咨
戶部另行長計具覆矣凡此皆臣之為百姓元氣計無
所不至如醫人之痰邪癥結者攻瀉吐下之間必思固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

本托裏不傷元氣而有司及署官衙官武反借之以腹
削百姓并腹削南庾三尺具在又將焉往於斯時也正
值虞廷黜陟之期恰屆周官布象之月所謂布德和民
行慶施惠有司之肺腸以新聖治固元氣者此舉未
必無小補焉伏乞聖明採擇下詳院嚴飭施行庶催
科無妨於撫字而德意愈益於春溫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崇禎四年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奏內稱民力困竭公賦積逋總辦官胥婪猾最
晰弊源著各該撫按加意釐飭嚴行叅拏如有容徇定
以溺職論所請暫折等項事宜該部即與詳酌議覆

議復折色疏 少司農

題爲俯順民情仰酌國計暫議准復水兌折色三年以示軫恤以補缺額事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案令內開照得南糧本折俱置官軍待哺日窘本部院憂天日深量沙無計安可輕言改折已於振刷事宜疏中勿輕折減數一欸詳言之矣案查浙江之金衢紹三府南直隸之應天徽州等府江西之饒州南康九江等府先年原係本色萬曆年間改爲折色天啓七年因本色不足裁漕不敷軍士屢譴遂復本色今若再改折色則本色又受其虧誰任其咎第本部院履任之後各府解官解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戶小民有具狀稱苦者有申文稱苦者司府有具稟稱苦者鄉紳有對談稱苦者或謂山不產稻或謂路不通舟或謂採買甚艱或謂腳價難處或謂官解包攬不完以致拖累或謂一切買米之費卽今大熟年分必費一兩一錢或一兩四五分若遇稍荒卽費一兩三四錢或一兩五六七錢不止官解傾囊小民破產情實可憫本部院聞之不勝軫恤但思此端難開况以庾匱可慮不宜遽變成法惟是百姓之苦如此既念

國計復念民情不得不爲設法通融候議定另行具題此項銀兩另行收買本色稟益支放合行酌議妥確爲

此備行司道即便轉行所屬該府查議所屬州縣如有不產稻不通舟地方百姓果係苦難准議每米一石折銀八錢其耗米二斗五升折銀二錢每石正耗米一石二斗五升共折銀一兩暫折崇禎三年四年五年此三年本色改爲折色每年務要比照漕糧見徵十二月全完如有不願改折者亦卽議定申報不許以後陸續申擾此時米價稍賤然已費在一兩之上若稍歉年分費更不貲不得更以舊折七錢五分爲詞也卽便作速議妥定限半月內取各府州縣本折遵依緣繇開冊具申以便另疏題請施行等因酌議去後據六合縣申稱本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縣水兌糧米願每石折銀一兩備申前來已經批行去後又該本部爲前事內開照得水兌糧米曾經改折而議復本色者謂本色窮也今議暫改三年者又據司府州縣各中文具狀以不產米不通舟種種不便踵相告也然而不徑行題請者欲與各有司策長便以慎之於先耳已於去年九月二十九日行文各省直令其各酌議回報以便具題庶免後來申擾此不但念國計念民情而於各屬之留心國計民情者亦既殷然念之矣乃去後三閱月僅有南直六合一縣具文願每石折銀一兩餘俱未報夫六合距京不百里而謂改折便則其便

於數百里千餘里之遠曉然矣江水盈盈一航可達而謂改折便則其便於山谷之鄉益曉然矣且以六合產米卽買亦索之江頭爲力甚易而謂改折便則其便於不產米之地必採買他處者益又曉然矣各屬豈不念國計念民情自宜朝出符而夕報命乃今寥寥不答殊不可解總之或便或不便或爲哀益增減不過一酌議一申報耳近據浙江等處糧解告稱情願改折則百姓情願可知爲此合再行催司道卽便轉行所屬州縣除願折色願本色作速依限起解外仍速行文各府另議妥明白回報以便具題卽或量減五分亦無不可倘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藉酌議之端復作延捱之計印官或以入覲去署篆又以傳舍委則有比漕之功令在異時白簡所及勿謂今日言之不至再至三也等因復行去後續據金華府申稱奉文議解折色增價業經移關會同紹興府屬事例一面另文解司轉解又據衢州等府以稱奉文酌議每石正耗折銀一兩委屬妥便遵依具詳請詳布政司督糧道轉詳一面嚴督各縣刻期徵解西安等縣申稱南糧本色米奉文行議每石正耗米折銀一兩民咸樂從戶戶稱感又據徽州府申稱奉文議改折色據坊里汪時御等連名呈爲懇詳改折以裕國課以杜民患事欵

邑僻處萬山之中山多田少每歲產米不支三月之需年皆仰給外郡其額派南糧顆粒皆非土產勢必發銀往湖廣江西等處糴解往時僉民領買如蹈湯火及改吏胥又叢蠹弊近年改官乃復受累皆因遠糴還延多遭失陷本色之害已見於前矣若經改折則徵銀交解可計日刻期批銷今幸部題南糧改折到府酌議四民舉手加額乞天轉詳題覆永解折色因邑幸甚等情據此隨該本府看得徽郡叢山爲障砌町爲田凡日用食穀俱取給運販是以水兌錢糧差出解役領銀遠赴他鄉買解程途舟楫急公者不辭奔波蚤行赴兌營私者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借爲貿易任意耽延每每掛欠稽批不能結局今議加派改折一以省道路跋涉之苦一以免河泊險阻之憂誠經國計謨萬世永賴之良圖也等因又接該府鄉紳手扎內云新都介萬山中生穀之土最少每年耕獲不足支三月糧餘俱仰給江楚等處轉運其額派南米顆粒皆非土產總之徵銀在官臨發始往上江糴買承買者難免那移營運之弊復不無風波疎失之虞以淳朴之邑蒙通負之名官與民俱受其害誠得改折永著爲令從此糧銀徵完解官便可刻日交納等因又據池州府青陽西安等縣解戶王科徐世同等連名告爲祈天

以折開恩便民事本縣不產米麥故徵銀未徵米身等
止領銀在南採買千里途程不無延今情願折價納
庫各等情到部案令到司看留計本折之需一時俱
乏而庫貯空虛甚於倉儲不得不酌緩急以示通融亦
救偏補漏之計也况因地高下擇便而行民不稱厲且
暫折三年後不爲例則折既有賴而本亦不虧計孰善
於此者既經各府縣備申前來相應請乞具題等因案
呈到部該臣看得臣部舊例酌倉庫之盈虛爲本折之
衷雖然前此陳紅相因往往特爲便計今日帑庫盡空
本折共急臣前振刷疏中有勿輕折一議正謂本色尤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書

重脫巾當防也不虞本色雖空猶有新復楚餉之半爲
西江之水乃折色則庫無三五日之儲額有十九萬之
缺其國計既如彼而新復水兌各府縣官每以本色爲
苦往往申折百姓解戶無日不呼泣鄉紳耆耆無日不
懇籲而金衢紹等府青陽西安等縣解戶何朝懋葉三
益王科徐世同等連名具狀哭訴於庭其民情又如此
蓋水兌正耗一石二斗五升徵收必得一石四五斗而
暗加幫貼及水腳席竹等費又復不貲是每石約費一
兩四五錢矣今據各府縣申稱情愿每石正耗一石二
斗五升折銀一兩如所稱民咸樂從戶戶稱感非謬也

但南直地方如徽州廣德等處頗爲瘠苦地又稍近量
減五分以蘇其困在百姓所省已十之四五矣除江西
南昌等府及南直應天等府候文到日另議比照施行
外據浙江衢州等府南直江浦六合二縣申稱願每石
折銀一兩南直徽州府所屬及青陽縣一縣情愿每石
正耗折銀九錢五分共計水兌正米二十萬四千九百
八十八石一斗五升耗米五萬一千二百四十七石三
升共折銀二十萬三千五百三十九兩八錢三分合無
一併允從若江西南昌等處候申文至日比照前議施
行而臣又不得不懇懇慮也折色固急本色尤急酌議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奏

改折實萬分不得已之計以今稍熟猶苦與癸萬一水
旱不時寧無不虞之慮合無今所議折銀兩凡解到庫
每百兩除六十兩另貯老庫每年聽總督衙門查盤會
支或每年量放折色一二月或遇秋收差官買米備放
總以補此折過本色二十餘萬之用卽有緊急不許擅
借卽有撥括不許輕動庶不致急折色而又虧本色以
贖昔年截漕覆轍也臣爲各屬苦難本色破格議折各
屬宜遵此清明有見年及春徵解不得仍前悠忽以貽
臣部仰屋束手之嘆伏候

皇上一併勅下臣部遵奉施行再照臣部缺額一十九

萬千真萬真千寤萬寤非從長計終屬苟且臣原議量加米折等銀而又恐爲百姓累已議停止獨此水兌改折除抵本色外尚可餘銀八萬一千四百一十五兩有奇每年鑄局亦可約得銀三萬有奇臣再佐鄭三俊以節省清釐庶可補一十二萬有奇之缺額而尚有出浮於入之七萬有奇不能不望戶部之代爲臣部籌也況改折鑄息猶需時日始可全收成效不能不望戶部之暫爲臣部濟也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崇禎四年三月十二日奉

聖旨南糧不得輕折呂維祺向已有疏這奏內事情果

申憲先生文集卷之三

五

否妥便還著戶部酌議明白來說

奏遣內臣疏 少司農

奏爲聖心深慮宵旰臣愚過憂微漸敬懇皇上遠維宗社大計慨命罷遣內臣以爲萬世法事竊聞保泰食福道消道長之關微幹蠱元亨先甲後甲之慮遠恭惟我皇上以天縱神聖廓清璫氛焦勞治理可謂蠱而之泰矣天下仰見大聖人清心寡欲動容中禮以仁孝則親郊廟躬步禱以聖學則視釋奠密講幄虔齋居以憂勤則殷召對肅臨御嚴註銷勞批答以政刑則清錢穀核兵馬擒逆督誅虎彪以軫恤則賑饑民憫驛遞以英武

則驅寇氛平水酋以體臣子民則廣弓旌簡金甌出鼎臣責撫按信以任逮貪吏恤民隱念水旱憂釀寇面召藩臬條賜清問而天下所最快心者尤在盡反逆璫所爲而汲汲撤內臣之在錢糧兵馬及封疆要地者皆翕然謂堯舜親見二祖復出庶幾治平有日矣乃積套或未盡祛肺腸或未盡洗膚公或未奏而隱冒或未清者則諸臣罪也皇上未嘗不信任諸臣而諸臣實負皇上遂使稍稍生厭而且疑而且慮而且震怒而且不得不遣左右近侍以察之此亦諸臣罪也頃兩接邸報九月十三日蒙欽遣內臣王應朝帶領內兵出關齎解欽賞

申憲先生文集卷之三

五

前詣軍前監視矣本月二十五日復蒙欽遣內臣張葵憲總理戶工兩部一切錢糧事務矣唐之徵提督京營矣王坤劉文忠劉允中各監視宣大山西糧餉兵馬邊牆撫賞等項矣遠近聞之皆相顧失色謂恐從此春春多事而臣獨曰不然此正

皇上留心國是注意封疆宵旰無已之深思而姑寄之此也如人家分責諸僕以耕稼筦庫之任或不盡力多遠近僕覘其狀誰云不可然而忠盡先識之士率不免鰥鰥私憂過計則何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童牛之牯元吉言防微杜漸其道當如是也歷觀往牒宜鑒前

車臣姑不敢遠引前代卽我國朝自有家法恭聞

太祖高皇帝嘗曰吾見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壞不可
拯救未嘗不爲之惋嘆又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
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豈宜預
政典兵成祖文皇帝嘗曰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
交接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救
又曰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
後甚悔之更不令採又曰若後來倣效益多朝廷威福
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是以當

成祖時或偶遣內臣視邊旋卽撤回乃知我二祖之於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

微漸謹防若是其後漸或開端卒不免王振汪直劉瑾
之濫觴

世宗肅皇帝盡撤內璫天下稱快方策具在法戒昭然
至如

嘉廟末年之已事則我皇上亦旣耳而目之鼎而革之
殷鑒不遠豈其偶忘恭想聖意毋亦謂此輩惟吾操縱
豈至有所旁落或謂此諸內臣多忠實謹恪偶一試之
必有所效臣亦豈敢必諸內臣不思有以自效第天下
有取一時之近效而釀無窮之遠患者臣不敢深言不
可不察也且夫內臣出鎮其於外庭禮遇事權精神意

指之間往往反足以掣任事之肘而開卸擔之路者不
可不察也况今民窮盜起所在如穴堤之漏厝堂之火
豈可使復以爲口實此治亂倚伏之機又不可不察也
噫臣於是不得不督過閣臣已閣臣周延儒溫體仁吳
宗達皆受

皇上特簡知遇之恩此等事關係宗社大計旣不聞潛
移默化又不聞執爭懇切於同心一德弼違陳力之義
何居卽或密勿納牖外庭不知然惟明主可與忠言亦
豈可不更爲積誠感動竭力回天哉臣聞小往大來泰
之祉也元亨而天下治蠱之譽也不遠復無祇悔復其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

見天地之心也伏望

皇上鑒前愆後以亨蠱因平思厥以保泰近想初政仰
法二祖立命撤回欽遣內臣或以成命旣出預定欽限
令到彼刻期報命以體不遠復之義至於兵馬錢糧等
項各責所司料理或加科道查核提綱挈領因材課實
而皇上常運以終日乾乾之心布政優優之體外廷諸
臣皆當上無負天子下無負所學瀝肝竭膽勉副焦勞
如是猶不奏效治平臣不信也臣質本懦弱病復支離
方勉出力疾料理儲務而忽聞此報杞憂廢食怔忡憤
昏是以語多不識忌諱然使臣心有一毫不本於癡誠

不矢於忠愛而以效激聒沽名高卽天地鬼神亦將陰
極又何逃於

皇上之斧鑕臣豈不知直言買禍明哲保身但臣忝列
大臣過切私憂義不敢容容緘默幸皇上鑒臣愚忠而
賜之轉圜是臣之大願而不敢必也臣不敢不席藁待
罪以政俟皇上之德音幸甚惶甚崇禎四年十一月三
十日奉

聖旨遣用內臣一事近日廷臣面陳疏請俱奉有明諭
呂維祺不必過爲疑揣該部知道

節省修倉疏 少司農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主

題爲恭報節省銀兩修建圯廢倉場以稍紓聖主南顧
之憂以永固豐邑萬年之基事據總巡倉湖廣司郎中
白紹光會同督工主事何其侯孔元德監收錦衣等五
差郎中等官夏吉任倣等呈稱節蒙臣憲牌爲南廩有
漸充之日各倉無不圯之廢等事本部院昨年受事目
擊此中各倉如掃憂天有心拯溺無術幸今千艘漸集
一軍宿飽猶如鬻桑餓子方獲七粥而各倉日日修葺
日日坍塌日日開銷日日虛冒是豈真無以家事視國
事者耶安得土苴棄之若此是本部院之責也等因繳
行查估去後隨該本職會同各差查造圖說文冊并估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主

計修理數目到院蒙批閱各差所估急修不下數千金
通行修建不下三萬餘金大抵作頭書攢軍斗等役視
修倉爲可居之奇貨乘此查議指一開十希圖冒破仰
廳卽會同錦衣等差親詣各倉再行驗實確估又蒙臣
憲牌閱送二十七倉圖冊俱不合式亦多浮冒本部院
欲設處大修一洗荒陋而復壯麗之觀若不詳悉於始
必將潦草於後仰廳轉行各監收官務要親詣各倉將
一切門屏墻垣官廳祠廟廩房囤基等項應急修應大
修應中修應小修俱當簡明開冊此一番修後須查官
攢作頭匠工某督工程某包修理必以五年爲率凡有
損壞卽歸責於匠作分管之員役等因去後續據錦衣
等差復行減估冊稱五差二十七倉共減估銀七千八
百六十五兩零錢三百二十二萬一千零共約該用銀
錢一萬一千八十六兩零而門屏修飾扁額坊檻之類
不與焉等因到院復批當此公私交困安得有此金錢
供時誦舉贏之用然日緩一日必口糜一日一平之間
盡成瓦礫遂蒿矣復檄廳轉行監收官各宜詳減他務
悉心經營念此工大貲少嚴防冒破上緊督趨仍查議
心計空閑司官二三員就令督工趨事早竣盛舉復經
議委山東司主事何其侯河南司主事孔元德堪以督

工隨經劄委同總巡郎中再行親詣各倉會同監收官細算查估猶恐不確本部院復親自於八月十九等日起躬詣各倉逐廩磨斧手批核定復會同本部堂于九月初三日起工修建見今各官分工督造等因節次呈詳到臣該臣看得留都爲祖澤根本之地積儲係軍兵續命之膏古人九年餘三三年餘一未聞都會倉廩無旬日之儲而不脫巾者連年屢譴洵湧此何光景也幸以

皇上之靈稍稍舳舻銜尾貌貅鼓腹而昔苦無米今又苦無倉官解守候露積洩濕此又何光景也昔稱圓竭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者不過曰仰屋曰家徒四壁今併無屋可仰無四壁可家矣試觀諸倉皆

高皇帝擇建高阜踞風氣結聚之地乃廢牆折棟一望蓬然殊非治象此又何光景也臣實蒿目腐心而委估動以數千萬計時誦舉贏無箸可借蓋舊例各衙門大修例責工部今南工稱置稱苦臣安忍開口相告是問之南工已矣使本部稍可爲力亦當咨行會修今南計置苦甚於南工是問之本部已矣臣衙門舊有些須贖銀席竹等項備每年小修臣到任清查兩縣報貯不過二百金別項透支已過其數而部院總巡各差人役工

食紙劄公費之需皆取於此猶苦不給是問之臣衙門亦已矣然而臣之心不敢已也計年餘以來所節省清核贖銀席工米息等項銖積寸累約三千餘金皆係無礙銀兩臣謂庶幾可以了此矣初檄各監收官估修以三萬有奇報再檄減估以一萬一千有奇報徒令臣望洋而歎臣於是復檄總巡郎中督工主事及監收官責令一一親歷細核計所省已十之三四臣復親歷二十七倉逐廩躬閱隨件剔釐復會同本部尚書鄭三俊親閱商確計所省復十之七八臣於是始喜庶幾真可以了此也借令此時不急料理恐後此愈傾愈圯雖實廢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一萬一千或實廢三萬亦難了此臣於是復會同三俊於本年九月初三日率所屬祭告太倉興工修建大抵乘天之時相土之利因人之宜鳩材之用廢者平之圯者補之傾者建之滲漏者補葺之雖斷甕廢瓦竹頭木屑亦皆經臣與三俊之心目而實不費正項一錢見今大第經營落成有期查修間續據水兌差郎中等官朱葵路進呈稱水兌舊無廩房本部堂署部院時節省修建廩房六十間解戶利賴今本部院復節省創建水兌五場官廳牆垣已畢但場無廩房合議修建等因又據江北分司主事沈時亮呈稱應天橫海等倉俱年久傾

圯不堪貯米應請照江南修建等因臣又看得水兌厰房乃先年所無而創爲之者也江北諸倉乃年久傾圯而當修葺者也臣俱批行一併查估修建但必經臣躬自親閱方可杜冒破而核實用至於鳳陽分司所管鳳陽英武等倉亦屬臣衙門督理例於該差席竹內樽節修補合候明旨容臣一併渡江親閱工程核委修葺俱不許動支正項其勤勞司官及工程次第統容刻期竣事另行一併核叙奏聞夫臣理財無能善病素餐回想前此光景不啻談虎所幸稍稍安枕者

皇上之精神所動也北計臣之聲氣協應也本部計臣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書

與省直撫按同心督核之力也第臣於深幸之中轉有深慮東南民力竭矣有司往往借南餉爲餘地今根本之計既不容緩若非賢有司以革耗革例之意恤民如子而病將在民近日遠邇皆以南庾爲小康臣恐此言一傳中外或復仍前秦越將無輓轡不轉哇隨乾乎若非實有餘三餘一之蓄終非長計而病又將在國今臣已預爲可儲蓄之地以待有司下不病民上不病國之入若空櫝存而珠去七箸設而腹枵亦安用此赤白洪厓之困乎崇禎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南庾實關軍儲豈容一任圯廢覽奏節賞修建估

閱責成呂維祺具徵廉辦併水兌厰房江北等倉有應創葺的俱聽親覈料理務期有裨積貯不得借端冒破該部知道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三

書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四

疏

三瀝血誠揭

稍寬物力疏

請罷蕪稅疏

恭報鑄息疏

儲糈稍裕疏

增清忠厥疏

議謚卓敬疏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樽節抵餉疏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四

三瀝血誠揭 少司農

據司務洪啓胤會同廣東等清吏司郎中等官賀納賢等案呈奉旨送據銀庫主事譚先哲揭稱職與郎中高斗光交代止正項銀一千六百三十一兩零共續收正項雜項銀一千一百一十七兩九錢九分三釐共放過銀十六萬七千七百一十二兩零。查本部節汰嚴催鼓鑄奏准。兵部等衙門及北事例并錢廠鑄本等銀幣。支放冬但借。應還應解及積年歷欠緊急應放仍該二十三萬二千三百六十

明德先生文集

一

七兩零又本年應額支上供兵餉軍糧漕運等項共該四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一兩零而欲取不時之需不與焉及查本年額入正項銀二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五兩零是以二十餘萬之入抵六十餘萬之出萬難措手懇乞預為料理等情另揭開報收支等項撒數在案奉批據揭前案窮迫無聊之極旦夕難支是否盡確作何計議再查先年前堂畢大司農上疏止缺額本色二十餘萬折色一萬今楚餉已還何以出浮于入如此之多比對政譜有無確據另報奉此職等照銀庫揭帖并收過支過應收應支總撒數目一一覈算

本年應補應支果該六十餘萬兩本年應入果止二十
三萬餘兩尚缺四十餘萬兩卽總拖欠虛數合算亦不
足額等因又揭稱遵將萬曆四十七年及天啓四年部
刻政譜與本年歲出逐一磨勘如水陸營曾經減汰譜
載原存額止三千六百名天啓三年募補并添設奇兵
實存五千五百五十八員名多支餉銀一萬六千七百
四十八兩如標營譜載選鋒一千四百餘名今添中左
二營共四千名多鹽菜銀一萬二千五百兩大小神機
營添選鋒九百餘名多支鹽菜銀二千二百四十兩如
新江口營多支舵工水手銀九百一十五兩七錢如池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

浦營添選鋒三百餘名多支銀七百五十七兩如裏外
巡添馬步軍多支銀七百八十餘兩如武操府旗牌壯
士多支銀一百四十八兩如飛英廣三衛多支料銀三
百四十五兩又江南北二月十月折米十一月折麥共
多支銀八千七百餘兩夏冬二賞多支銀五千二百兩
又查供應機房多支一萬六千二十餘兩織染局多支
五百三十兩神帛堂多支二千三百餘兩宗糧多支二
千四百兩以上比照政譜每年共多支銀六萬九千六
百七十餘兩夫上下十年已溢額若此况未刻政譜之
溢額尚不止此而欽取不時之別需尚不止此在畢大

司農管南計時已缺本折二十餘萬今又越五年自有
月異而歲不同者楚餉新還安能驟補積年溢額之數
乎大抵有益兵無益賦出愈增入愈少夫以二十餘萬
之入當四十餘萬之出多寡既已懸絕復以六十餘萬
之數取足於二十餘萬之額新舊作何填抵等因猶恐
不的復批會計廳主事王喬棟本科主事周鑑再行覆
算相同各揭在卷等因案呈到部職惟補苴之術不可
語久安同室之爭不可與共濟前邇南庾匱窘等疏情
非得已蒙我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主

夙明此義卽在長安尚以和衷持平苦口廷臣今乃躬
蹈爭哉且北部旁午仰屋是何等時而職可爭南北輕
重緩急自不同而職敢爭職出國門與計臣畢相別感
嗟謂南北兩重擔各易努力同病相憐而職忍爭以是
知爭非職意也職恭繹明旨所謂釐弊核通督解塞耗
者身拮据之受事以來庶幾手直鉅漏力挽逝波稍稍
有起色無奈事到奇窮愈做愈難愈補愈漏若不及今
早言如何急講長計如何暫濟目前其患有不敢盡言
者使

皇上罪職部所司何事只務呼籲爭執職罪猶小使職

部只圖苟且延捱明明朝不及夕不早聲說職罪更大也反觀脚踏欲言復噤益言之類不解事不言又恐候事萬不得已敢以職部實積窘難以支撐及實實缺額難以驟充之確情再為冒陳憑皇上鑒照裁奪焉職前疏遡南廩之匱窘危急詳矣而北部疑未確也今管庫主事譚先哲揭開兵餉緊急欠積額缺本官收過止一十一萬一千零而放過已一十六萬七千零本年應入止二十三萬八千零壓欠該二十三萬二千零而本年額支除不時欽取不筭外仍該四十一萬三千零覆籌俱確又職前疏回奏匱乏根因內言十九萬缺額之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

詳矣而北部疑未確也今據司務廳會查即如政譜一書上下十年今支比譜溢額者已近七萬而未刻政譜已前之溢額寧止十餘萬乎而上命不時之供與連年封婚之需時估之增搜括之數寧止十餘萬乎而近因題復水兌所損折色入數者又寧止十餘萬乎以此知先年原入浮於出近年反出浮於入何能雖還楚餉本色猶缺而折色遂虧十九萬也此積窘缺額之確情也乃職復心口自責曰聖天子不忘前顧飭舉劾嚴摘忝定考成杜蠲免從此何不實心任事為久安長治之計乃曰額曰呼職實愧之雖然職正思實心任事為此

度地計久安耳其不能以鉛刀驟割者才固有所限而時曾值其窮也何者職部去天稍遠既不能如北部之近借天威議接扣議增稅議捐助議遣京卿議加派地畝無不應手固勢也理也即比撫按亦不能如其願指有司權能設處即比司道守令亦不能如其朝令夕下權宜緩急尚有可搜處那用即比南京別衙門亦不能如其雖稱不足非關兵機猶可等待夫以一盾懸三軍之命安危在呼吸之間不乙靈有司借力撫按仰藉北部一不應則如涎螞之粘壁立枯雖曰逋負可督催而終不能以一任降制有司之死命所以有明明申文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

稱有一分先儘北一分者大呼不應催法幾窮况外通折色原數不多且強弩之末也雖曰耗寶可清核而已定之尺籍不可以越俎驟削上用之欽取不敢以時紕擅裁職與南樞臣傳面訂各軍兵姑以見在崇禎三年十二月支數為額不必議汰遇有事故酌量補銷行之數年或可省餉如許第謂餉可驟減兵可驟汰是汲西江蹈覆車也即近日職所請旨申飭者與見議改折水兌者且無論本色更當慮且無論雖折亦尚難補缺額之數且無論外解必不能如數全完且無論尚有水旱不時之虞即事事立應銖銖全來亦料理在一年之前

收效在一年之後譬如窮家困空田蕪有一人焉起而爲之亦必先借牛種暫濟饑饉而耕耘在春夏收穫在秋冬藉令方種田時便欲食其利得乎哉同室之人不念先年通債而併牛種饑殍之升斗斬之而且日詬誅以逼債求償是將救死救過之不暇尚能爲乎是以不得不仰煩北部念南部雖殊原是一家一體豈可使一家有填壑之孽子一體有偏枯之半身今亦不敢更言承留惟乞暫寬例稅緩解一年若一年之後斷不敢更煩挹注仍容稍充一一解還至京稅原係南額非邊額新稅量留一半不失原題二萬之數於北無損一滴於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六

南已濟一壺庶可留任事之餘地以救此危局耳或謂南部終日言危未見何危遂謂原未嘗危嗚呼危固可以倚伏蘊毒而遂怡堂也哉且如十數萬驕卒待命一膚壓欠既積愈積愈欠虧額既窘愈窘愈虧襟未捉而財已先露瘡愈潰而肉無可剝是危局否此非職私言也南中九卿科道大小諸臣人人可問科臣陳道臣劉沓盤庫藏如掃可問即昨冬杪內府索料商索價庶宗索口糧官軍索麥索絹布營兵索餉環門偶語是何光景雖仰藉我

皇上之靈幸結危局然從此千孔百瘡日窘一日豈是

臣之道南樞臣曾過職寓商訂稱貸七千金亦可問臣謂如危至此前此計臣何以支持至今毋亦老庫之積蓄之米題留之例尚以六七十萬計故二三年內僅擬旦夕壓欠猶積一至此極也今數者無一焉雖還楚餉猶是望梅止渴卽以計臣昔在南時倉庫老庫尚餘八十餘萬猶上封事凜凜疾呼今寧無設身以處乎大哉王言南北總關國儲緩急自當酌濟正可反而觀也昔南羸曾以南濟北今南窘當以北濟南彼一時此一時亦正不在職與計臣之身起見也若謂職以北部借南二百六十四萬責償一旦職則何敢職正謂南北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七

非兩家兩體如人兄弟之相周血脉之相灌耳職豈不知北之空虛使此時萬分中有一分可以支持何敢屢屢叫囂於君父之前輾轉思維靡所控訴如人窮則呼天呼父母皇上天也父母也次之則不得不望將伯于天之喉舌父母之介子矣職到此數月心血盡枯髮變半絲豈不思爲皇上撐持東南半壁但止補苴一時不能驟充積窘初猶意俟本部尚書鄭抵任佐以從計職亦貽久安今自愧理財不效誠難動物不勝望澤而嘆之咽喉適當此奇窮缺額萬難驟效之日而天高聽

卑南都之福也職之願也非所敢必也亦惟命仍乞
戶部與職部同心商確暫濟然肅急請長策稍留足
之餘地蚤破補苴之積習職謹以先憂後和衷如此

稍寬物力疏 少司農

題爲留都稅外加稅物價騰貴民不堪命伏祈聖恩垂
念根本稍寬物力事案查南京督稅分司歲課訪自國
初靡得考鏡在隆萬間逐年差委約每年報銀四五千
或六七十不等自萬曆二十一年始定歲差歲報以一
萬爲準矣崇禎三年六月內始准北咨倍加稅額一萬
既而議權蕪稅三萬解北充餉比原題已多一萬南京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八

增稅似當免加卽北咨明云宣課舊額仍聽南部充餉
如有贏餘照加額解部非取必加一萬也但既奉加稅
之議司官凜凜功令是懼而商民之苦海反爲遷役之
利因貿易之攢肩終歸窮黎之剝肉於是不得不倍舊
額起徵而分司一身不能分耳聽分目視勢必委之都
稅等五司龍江等三關各大使巡檢等官但各官俱隸
應天府不屬分司管轄卽起解稅鈔分司止司查核並
不經手則爲之窟者八矣乃各官勢又必委之吏書鋪
戶巡邏等役則爲之窟者數十矣又有行戶之攬有遊
棍之索有秤兌之耗則爲之窟者不啻百千矣於是轉

相漏匿幾不可窮詰凡客船到港便有一種攪頭視爲
膏貨入之公家什一府之鋪巡什三府之攪棍什六而
商與民之困苦且萬億也蓋南都繁華之地民好奢靡
物力既竭自加稅之令下而市價日貴一日小民日窮
一日至於擔挑背負零星瑣屑無得免者不以此時沛
雨露之澤收鴻雁之心而與小民爭尺寸之利卽使如
各關增累數萬尤當爲祖澤寬此一方況所爭止此一
萬在國家視之稍毫髮也除金玉珠翠綉段錦繡等貨
資本既饒逐末當抑姑仍照舊外其有雖係細軟而勢
不常有包納爲苦者如入城之絲鞋絲襪織金枕頭刻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九

絲枕頂酒線枕頂刻絲補堆紗補酒線袖刻絲裙邊刻
絲袖口抹絨眉條堆紗人物手屏之類臣以爲當全免
增稅又如豬皮豹皮獐皮野貓皮牛皮狗皮之類臣亦
以爲當全免增稅乃有田家器用如犁鋤鎌杈水車諸
農器之類又有爲小民日用所需如米粉蒜苗醋糟桃
杏柿藕之類又有爲窮民所業而不堪棄飲如炒豆豆
豆乾土粉渣牛毛豬毛狗毛雞毛雜毛之類又有料車
之物如石礮石磨石碓石杵石柱脚石階之類又有最
細瑣如紙筋土盆土鉢磁器人物之類又有服用微物
如綿鞋蒲鞋麻鞋羊皮襪頭髮網巾之類凡此皆進城

之稅臣以爲新舊之稅可盡免也又如出城有飯稻飯米收麥大麥黃豆青豆黑豆紅豆菜豆蚕豆豌豆小麥零碎米皆小民零買食用之物與入城之大販不同無論新舊稅亦可盡免也又如出城之牛血紙筋池泥毛渣紅土鐵渣木筋泥人綿鞋秧鞋竹帽筒及牛毛狗毛驢毛豬毛雞毛雞底皮之類皆至卑微委瑣無論新舊稅亦可盡免也以上共八十餘行筭已悉於絲毫在國體祇見瑣屑物久騰其湧貴在小民倍益窮困况小民些微生理街頭市賣店牙既無定主猾胥最易欺蒙故前二項當免新增稅後八項當盡免新舊稅於以平日

明憲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

中之市估安根本之人心端必由之蓋自蕪稅興後自蕪來者臣部議免新增稅銀業已虧額十之四五今復罷此數十行之新舊全稅臣未知一年總計所收若干能足舊額之一萬否豈尚望餘出新稅即臣部徹底清查嚴諭司權使之潔已急公倘有贏餘亦應無幾即使贏餘亦當存留爲額外協濟上供袍服之需然而臣亦未敢必其贏餘否也臣又查得向年搜括助工曾報分司羨銀一千後遂爲例助南兵餉臣謂司官賢者第不自肥自有溢額若額之外復有羨將衙役借爲口實羨之外又復有羨臣已大張揭示不許科加耗羨矣臣

恐各關收稅借口傾銷起解添搭或於正稅則例之外多收耗羨即司官無染而巡撫員役難保全無請乞天語申飭各關俱將收稅則例大刊木榜樹之通衢仍立石嚴諭不許棍胥包攬不許多收耗羨違者許人告首或查訪出依律究處庶關役稍知儆而於通商惠民兩有補矣臣何勝翹首待命之至崇禎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額稅原非屬民但司官既借公自肥羣奸又多方索擾以致額外不經之費日益日增殊可痛惡如本內裁革瑣屑禁止羨餘懲治克橫司官皆得自行若通同

明憲先生文集

卷之四

土

婪剝堂上官嚴行叅處自當陋例一清商民見德呂維祺正當飭屬奉公不必市恩陳請該部知道

請罷蕪稅疏

少司農

題爲東南元氣當存蕪關新稅應罷伏懇皇上蚤渙德音立解重困以收拾人心事竊惟今天下所慮總憂不足者財用也夫人而知之者也臣獨以爲非財用不足直元氣不足耳夫蒿目仰屋腐心脫巾此何等時即臣於今尚日日有談虎之色而反爲民請命恐自古無此迂學問亦無此迂經濟然而根本之計道理原是如此故舍元氣言財用說在乎顏園之言御馬也即國家以

食貨爲命不廢酌濟之權而聖主以人情爲田先求滋培之法如蕪關新稅東南元氣實關於此臣期期知不可惟罷之便夫蕪稅興而罷罷而復興毋亦曰此三萬金錢可以佐大司農襟肘之一籌卽臣初亦未嘗不謂中流一壺乃今瞿然知此稅之必不可不罷也不待再計而決也臣聞周官冢宰以九賦斂財賄其七曰關市之賦而宋范仲淹之言曰國用未減與其取農孰若取商張浚亦曰民力盡矣銷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可救一時之急故征商非古也然而君子不諱言之者所以經國用抑逐末也今蘇杭淮揚九江之間何在無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稅然皆有礙許可扼有柵欄可鍵有滯泊之港有開放之期獨蕪關則不然大江一望無際既無礙許柵欄可以扼其要司其稅其來往得以意隱見矣其開報得以意多寡矣其盤詰得以意長短矣其貨物得以意美惡矣需索者以爲凡上之肉包攬者以爲可居之貨而又或開放不常泊舟無港守候苦於因鬼分割痛於糾心甚或一夜大風江清號怒焚於江魚之腹者不知凡幾客貨凡幾生命也號哭之聲吞嗟之怨感傷扼腕之情監門不能繪雜陽不勝哭此豈司官盡不肯肯役盡無良其地使之然也且也人情難與慮始黎民易懼非常

所以羣稱不便其情使之然也卽臣部前後嚴懲關稅苦心調劑庶幾不重厲民而終不如罷之便夫非獨商欲罷卽民亦欲罷卽輿論亦欲罷卽臣與見者聞者商議及者亦無不欲罷噫欲罷者人心之同不能卽罷者國計之計其時使之然也雖然國家無此三萬如太倉失稊米以三萬而失億萬人心使億萬人含愁歎恨無以爲生是以蕪併天下也且如上流則九江稅下流則南京揚州蘇州杭州俱稅又加此稅是稅外稅也況此稅特自崇禎三年始耳非必不可已之舊餉也又況此稅初議止漫加二萬耳非必不可減之額編也此臣所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謂罷之便也或曰噫何言之易也當此戊巳無聞庚癸頻呼銷銖可惜何況三萬臣於此亦徘徊反覆無以自解無已臣有三議可借前箸其一撤去臣部司官以此稅歸併工司止稅進口及落地稍減一萬似爲寬一分民受一分之福然衙役仍終苦多稅額恐又苦少且恐借不及額以階之厲者猶故也其二併司官衙役盡行撤去亦不必歸併工司止下撫按行有司查各貨物行頭酌量多寡派定包稅畧倣南京杭州稅法與各州縣包稅法亦減去一萬或減去一萬五千更爲簡便此非臣臆說也今兵部尚書熊明遇曾爲臣言蕪湖令程

九萬曾對明遇言蕪湖布行等行情願包稅足二萬額而南工部侍郎徐良彥亦爲臣言各行戶亦曾面陳包稅最便之說明遇見在長安良彥考滿北行皆可問也其三又有至簡便之法謂計臣原止議加二萬不如一槩罷免併司官衙役俱撤併進稅包稅俱罷使東南商民百姓脫此苦海登諸彼岸復光宗已沛之深恩廣皇上久舍之生意將風水渙而大號先濟王居雷雨解而甲拆皆被至仁異風遐邇屯膏立蘇臣部願將湖廣布政司借用過臣部額餉鹽鈔銀一十三萬餘兩內除已解過八千有奇餘一十二萬抵大司農六年蕪稅之數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古

六年後另行酌議或容臣部催此項額餉加以鑄息併南增稅存餘者每年補足二萬之數以救東南赤子臣願竭力圖之若計臣曰此新餉難驟罷或仍稅進口不了局臣恐東南元氣盡而財用安從出且恐以財用而剝元氣失人心將人情之田殆荒雖獲此區區猶石田也前本部尚書鄭三俊已上疏求罷未蒙俞允臣謹補牘叩陳伏望蚤沛德意賜罷免東南元氣所存多矣臣何勝翹跂俟命之至崇禎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蕪關已有屢旨不必紛紛條議該部知道

恭報鑄息疏

少司農

題爲恭報南鑄還完鑄本及見獲利息併議以子代母永利無窮以裨國計事江西清吏司案呈案照崇禎三年十月十二日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呂維祺題爲南計愈窘南鑄宜急等事奉聖旨這條奏鼓鑄事宜不必增官費帑與利剔弊具有經畫著卽擇人委任著實舉行鑄本借何銀兩部速與議覆該衙門知道欽遵該北部於本年十一月初九日覆奉聖旨這南廠鑄本權借南京俸糧鳳陽倉銀并楚餉與節汰兵餉俱依議行仍著呂維祺酌定借數多寡兼議何時補還及衰益接濟之法妥確詳明具奏欽此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古

此欽遵又於崇禎四年三月初九日該本部回奏前事奉

聖旨據奏鼓鑄利饒若得本銀四萬八千兩亦可粗辦前議楚餉倉銀如何不遵旨解部著嚴催接濟以裕南儲考覈司官卽以獲息多寡有無釐弊爲優劣其還本奏報事宜聽該部酌覆欽此欽遵該北部於崇禎四年四月初十日覆奉

聖旨依議欽此欽遵俱北咨到部送司查得本部鑄局名曰府軍舊新兩廠舊廠向來每年獲利不過二三千金新廠因罷鑄日就傾圯自本部到任後目擊南計匱

乏欲借鼓鑄生息以補鑄漏舊廠委廣西清吏司郎中
魏良規管理自崇禎三年七月十九日開鑄起至崇禎
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止任內借過鳳陽倉光祿寺太僕
寺并暫借節汰等銀共二萬九百餘兩鑄過制錢十二
鑄除還本外共獲利銀二萬二千三百零六兩餘新廠
委山東清吏司主事何其僕管理自崇禎三年九月十
八日開鑄起至崇禎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止任內暫借
庫銀二萬兩作為鑄本鑄過制錢十二鑄除還本外共
獲利銀二萬零肆百六兩餘俱於差滿考覈疏內奏繳
訖其接管舊廠貴州清吏司郎中李柳自崇禎四年八
月二十二日開鑄起至崇禎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止任

南德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內除還鑄本外鑄過制錢十二鑄共獲利銀二萬三千
一百七十兩餘其接管新廠湖廣清吏司郎中張耀自
崇禎四年十月十二日開鑄起至崇禎五年十月二十
五日止任內除還鑄本外鑄過制錢十一鑄共獲利銀
二萬一千四百零八兩餘以上舊廠二年共獲利銀四
萬五千四百七十六兩餘新廠二年共獲利銀四萬一
千八百一十五兩餘二年兩廠共獲利銀八萬七千二
百九十二兩餘該本司郎中畢生輝看得國計匱乏軍
餉孔殷留都為根本重地屢虞脫巾本部計筭出孔浮

於人孔缺額一十九萬持籌苦索惟鼓鑄一錢不煩租
賦加稅有利於國而不病於民者是以條奏鼓鑄事宜
屢奉欽依孜孜遑遑視之不啻家事無利不與無害不
別且按日而省計月而課復以季計之以歲計之兩年
之間除將原借鑄本盡數還銀庫外實淨獲利銀八萬
七千二百九十二兩有奇見充兩廠鑄本較先年二三
千之鑄息已增二十餘倍此後以子代母源源轉輸通
相增疊將來推廣無窮約十餘年可為朝廷生息數十
萬豈第可補留計一罅之漏耶相應具題設法永遠責
成案呈到部該臣看得九府圖法天地自然之利源年

南德先生文集

卷之四

來盡為婪官貪胥扼吭而肥其橐不然則神奸盜之矣
況南計近為增兵之浮餉無名之協濟出浮於入至十
九萬若不設法補益惟有截胥及溺而已但兵餉尚賸
安有鑄本即有本而苦銅不至即有銅而又多私行之
以暗竊利權也每年報息不過二三千金國家亦安用
此漏卮為臣蒿目竭力斗粟必節字樣必情所節核清
查以補其漏之鑄漏者業不敢自愛髮膚矣又實見得
鼓鑄一節尤為有全利而無小害于是疏借光祿太僕
鳳倉等銀止六千餘耳復暫借庫銀責成督鑄司官俾
與利別靈蓋嘗一食三廢特中夜不寐而汲汲計此也

今二年所矣前後委司官四人除暫借庫銀俱照數扣還及所借光祿太僕鳳倉等銀俱歸銀庫已經臣與計臣鄭三俊會查清楚訖併在廠工食料價俱各清算不欠外實淨獲利息銀八萬七千二百九十二兩有奇俱係見在兩廠數目充作買銅鑄本據前後郎中等官魏良樞何其僕李柳張耀報冊又委郎中畢生輝查核相同較之先年二三千之息不啻二十餘倍皆

皇上振飭之靈也若行之十餘年以子作母源源不竭卽爲國家生息數十萬可矣雖然不敢必也何也蓋前此非無本也非無人也非無爐也而何以每年止二三

明倫先生文集

朱之田

文

千之入今雖獲息八萬七千有奇儻不設法垂之永久恐臣病日甚一日不免一去而將來此息勢或委之亡何有之鄉又安望更生息於不竭之源哉臣爲此懼懼而思思而爲之法合無將此八萬七千之息卽作鑄本既不必再借庫本亦不許擅有支銷卽庫廠事關一體緩急不妨相濟然隨信隨還各勿虧額卽不得已而動亦須每年一次具本奏報通籌原鑄息若干今又生息若干或某項支用若干每年一次以省煩瑣督鑄司官務遵明旨以獲息多寡有無釐弊爲優劣况臣部又添差司官設法買銅有不競趨後濯而盡力急公者豈人

梓哉前苦無本今苦無銅蓋前此銅客多販至南京蕪湖就近兌買臣前疏有七萬二千或四萬八千可粗辦之說蓋謂以一本在鑄以一本買銅綽然易辦今北工楚撫等衙門於荊州等處多開鑄廠遂致銅客被截終歲無一客至南者司官買銅各自差役持銀向湖廣貴州雲南陝西等處採買五六個月方一次往返而又

明倫先生文集

朱之田

文

有被別鑄局截留不發者所以掣肘束手猶有未盡之利猶病之心也合無今後如有擅截臣部銅鉛查明胥役究治職官參處然姦僧之私販猾役之夾帶買銅通弊何處無之不可不虛心互禁臣已發堂印號簿批文於錢廠銅差及荆鑄關隘許令稽查凡臣部買到銅鉛批文號簿比對相合卽刻放行不得留難如有批簿不合及批數少而銅多者卽係私販許申明臣衙門究治以杜私販夾帶之弊但不許擅自截留卽各鼓鑄衙門以此法核買銅之數杜私鑄之弊塞假借之端亦未嘗不可行也至於南鑄獲息比北鑄獲息原微蓋以南錢太賤而私鑄盛行若不設法疏通禁止將來錢法壅遏莫可究詰併祈勅下南京都察院及操江衙門轉行五城各撫按嚴行禁止私鑄並禁行私錢其官錢須重二錢上下者務要每百文抵銀一錢其七八分以下之私

然亦行禁止或嚴治市儉不許買換或設法買銷俾歸
實用毋俾神姦與國家爭利權此亦生財大道之一要
領也除將接管舊新兩版郎中李柳張耀各任內鑄錢
本利數目另造文冊呈御覽外統惟

皇上勅旨議飭施行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崇禎六
年正月三十日奉

聖旨據奏鼓鑄倍息具見籌畫着將見銀作本設法推
廣以圖永利銅少息微皆因私錢盛行着通行各該衙
門飭法厲禁其餘事宜卽與詳議具覆

儲精稍裕疏 少司農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手

題爲儲精稍裕長計宜籌敬報見在積貯以慰聖明焦
勞之南顧併議樽節善後以固豐芑根本之萬年事據
巡視倉場湖廣清吏司郎中張耀呈奉臣憲牌稽查倉
糧查得錦衣差報堂存版米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五十
四石零見圖在場永新縣米九千九百二十五石三斗
已投文未進倉臨川縣米一萬八千五百三十三石七
斗臨安縣米八百一十六石一斗復成差報堂存版米
一十四萬三千三百二十石零又四門倉該存版耗平
米二百一十二石零已進倉未入版上元縣正耗米八
百五十二石七斗豹韜差報堂存版米二十萬七千六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奎

百四十七石零府左西倉在船撈獲候制兌放米二百
九十四石高平差報堂存版米二十五萬七百五十石
零江陰差報堂存版米一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五石
零未進倉潛江縣米二千九百六十八石八斗以上共報堂
米九十九萬三千五百八十八石八斗零見圖在場及已
投未進倉米三萬二千五百一十八石七斗江北應天
龍虎等倉報堂存版正耗米豆共二十萬九千九百九
水兌一差報堂在場米七百一十二石二斗續上納在
場富陽海鹽等縣米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二石零水兌
二差報堂見判在版米二千九百三十五石零以上見
判在場在版米二萬六千二百一十石四斗據此該臣
看得南都根本重地止恃此八十餘萬之歲入以爲命
脉天啓之季政事廢弛蠹蠹既苦內蝕外解復苦中斷
至於截漕甘譴連章告急屢蒙我皇上嚴旨釐飭復焦
勞南顧期冀根本磐石以固神京屏翰彼時軍糧壓欠
至六七個月軍中屢聞矣後漸改爲歷欠兩三個月猶
時傳蜚語矣卽崇禎三年之秋扣算本色止足兩月而
仍歷兩月方支矣崇禎四五兩年始按月支放或因青
黃不接米價湧貴而時有預放矣今據見在江南江北
倉廩場房貯米約一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七十一石

七斗有奇而在國節晒未入厥與陸續投文告納者約五萬八千七百二十八石七斗有奇似可備兩年有餘之儲卽倉場司官亦多急公任勞釐革陋例以故各屬官解既樂趨事舳舻雲集且有原來糧米交納餘剩復載以歸者陋例既革米多精潔視舊時每石不得六七斗實用者徑庭矣從此勵無倦之先勞洗近習之泄沓永固萬年之根本仰慰南顧之焦勞不過率舊章無愆無忘足矣抑雖然不敢恃也軍需易動於呼庚幹蠱必亨乎後甲神廟之末天下富庶卽此中亦尚有數年之積今兵餉漸加支供日浮卽從侵借窟穴中得此百二

陳德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十五萬餘糧亦非易事況此後出浮於入贏積既難而水旱盜賊何處蔑有若銖銖寸寸而積者復耗之逝波豈不惜哉臣所爲懲前毖後而不容已於深慮也慮夫振刷之久或歸弛玩則甄別查察之典歲既舉行而非開復不得陞遷非考語不許給繇當信也慮夫壓徵之說或啓觀望則每年十月開徵限半年內解完屢奉明旨業已漸見遵行是卽於見徵寓壓徵之意當永遵也慮夫交米陋例既經革去恐久之仍踵舊習則宜爲厲禁於江南江北各倉永革茶果常例違者官吏以貪拿問當預杜也慮夫米色精潔軍需實惠恐久之復染揮

和則宜永儲監收官親督節晒務期盡絕揮和稻碎之弊而總督巡倉仍不時抽查當著爲令也慮夫近因積貯稍饒宜防姦究則各倉原有額設巡捕官軍今官仍應卯而巡邏軍宜每倉撥數十名專司巡倉仍責成巡捕營官及五城兵馬捕官各分汛地防衛如有疎盜聽酌輕重叅治當嚴行申飭也至於南計積貯別無他用止專供九萬官軍及各內監軍匠人役之用收補俱憑冊咨職掌原有定額非臣部所敢越俎臣爲此置慮浮冒慮而所望同心以砥逝波者心更苦矣夫愛逸惡勞市恩避怨且喜圖通惡極執厚情面薄職業者世情大

陳德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抵然也而臣獨屹屹寧爲此不爲彼卽至取恐有司賈忌友朋招謗吏胥雖幸三代之直不泯於有道之紳與與斯成婦之心之口而力守挈瓶於風濤震撼兢兢垂涎之際明知債轅百折不變臣豈獨非人情哉而擬乎哉夫亦此一片愚忠不忍我皇上獨焦勞於上耳然愛臣者皆謂非所宜爾而博厚福也或謂臣謂官本傳舍何事如此任然或謂臣必爲百年之計此臣部司官所親語臣者臣答以天下甚事不因傳舍二字一壞至此苟明日當去須寔做今日事苟下半日當去須實做上半日事且百年之計若命臣矣人臣爲國任事安可

不計百年臣正愧不能耳抑臣謂豐邑根本之地正當
長計萬年豈第百年哉獨是心無窮而才有限何能爲
國家寸補惟此區區之心自盟而已除折色事宜容臣
另疏開陳併另疏引咎求罷外伏惟

皇上省鑒勅部議覆中仍施行臣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崇禎六年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據奏南糧積貯數目呂維祺具徵勤幹疏內釐節
善後諸款有裨長計著戶部看議具覆

崇禎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戶部署部事倉場尚書
錢等具題覆奉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四

雷

聖旨奏內諸款依議嚴飭永遵內釐革陋弊尤爲緊要
司屬各官果能潔已奉公自然稽核考成一無朦朧違
者堂上官卽指名希處

增清愚慮疏少司農

題爲制錢鑄本應還庫藏既乏無措謹援例開爐鼓鑄
生息抵解事江西清吏司案呈案照崇禎五年十一月
十七日奉本部送准戶部咨爲制錢代進不情補還勢
難久緩懇乞嚴勅南部照例補解以平人情以昭公道
事緣繇到部奉批代進制錢臣子分義自應補還但本
部兩廠鼓鑄專爲補苴十九萬出浮於入之額見具疏

議留息爲本以子代母難以分割卽查照南工近議開
爐補還銅本事例詳議定奪送司奉此查議得恭進制
錢每季五百萬文內北戶工二部各進一百五十萬文
南戶工二部各進一百萬文共奏五百萬之數乃係上
供頒用之需勢不容緩但歷來本部應進制錢俱北部
代進本部買銅續解補還一借一還自應清楚向准北
咨開稱每年四百萬文折算銅本銀六千八百兩然南
計空虛軍餉不足是以前此所代進者季復一季年又
一年既不敢有悞上供而本部解還不前於崇禎三年
冬該本部題爲謹遡南庫匱窘之情等事北部覆稱以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四

重

前代進銅本姑免令其償還以後制錢臣部亦爲代進
不取給於南局俟三年後聽其再爲補還雖蒙聖恩依
議然屆期終要補還今不早設法則臨期又仍前積逋
恐非平情平政之大道前奉批查照南工開爐補還銅
本事例議奪夫鼓鑄一事乃有利於國而不病於民者
況制錢之恭進原因戶工二部錢局並開今南京工部
於器皿廠開鑄所生之息卽以還代進之銅本本部舊
所廠之鑄息原爲補留計之缺額者况經具疏議留息
爲本以子代母既難以分割則北照開爐均爲上供一
事也均係鼓鑄一例也允宜速行其廠基擇於金吾南

倉廢地建造而木植磚瓦又取之於養虎倉廢厥以無用之物作爲有用止需脚價匠工又非從新創建之浩費卽有應行另辦工料俱於各役頂首爐價銀內取給亦不煩動支庫帑錢糧也至於委官相應比照舊廠事例委俸深空閒郎中管理一切事宜俱照兩廠行庶爲妥當等因稟堂奉批如議擬應委官并開廠事宜料理具奏奉此隨經呈委四川清吏司郎中孫世恪暫委一面料理外相應具題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恭進制錢每年北部代進南部補還銅本此近例也年來因留計空虛且曾經北部接括南部本折不啻數百餘萬以致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四

奏

補還不前所以臣部具疏北部議覆以前免還以後代進三年已於崇禎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旨依議轉盼三年期滿自當確算銅本一一補還但臣部昔稱如沈固苦束手今雖稍異猶厘蒿目卽兩廠鑄息業具疏請以子代母而庫藏仍未免不足之虞卽代進又非可終負之債臣輾轉思維惟有比照工部近日題准例另開清忠一廠擬於原舊金吾南倉廢地內建造廠房衙門雖費用不貲而養虎廢倉亦有舊料如不足卽於各役頂首內取給亦不必動用庫帑正項錢糧至於委官并人役工食比照新舊兩廠不另添一官不別費一糈而

銅本補還庶可不至如昔年負欠况臣於年來屢題鼓鑄事宜俱奉明旨允行見今本已還完總約十倍是已試之効也又况工部原有兩廠今已復設器皿一廠共合爲三其新開之廠亦專爲補還銅本而設又合符之例也一應司官委用考覈等事俱照兩廠例行每年不惟可借手以補銅本且必於南帑有一二萬金之生息三廠協力生利無窮又最快之舉也其鑄本暫於庫貯水兌改折銀內借給以後卽於兩廠鑄息內候每廠息過五萬外將逐月所獲利息分撥該廠補還前項借庫鑄本是以子代母以鑄濟鑄而所借之改折不致久假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四

奏

統候年終一併奏算明白又兩利之籌也然而廠名清忠蓋以潔已任事易督鑄官云爾臣前疏曾云有全利而無小害者惟錢法獨也利國便民舍此何從伏懇概允施行臣曷勝權忭俟命之至崇禎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崇禎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戶部尚書侯等具題覆

奉

聖旨南戶部添建爐廠依議其代進制錢銅本着按期如數解還南北總屬國儲不必又議分息以滋爭執

議謚卓敬疏 少司農

奏爲在南言南在戶言戶敬補遺訪幽忠乞勅議謚以
光大典以勵世磨鈍事頃閱邸報崇禎五年十月內禮
科都給事中張國維題爲議謚久稽勵世宜急等事奉
聖旨謚典久稽這條奏事宜著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據
科臣疏稱頃有爲遜國諸臣請謚者奉旨下部酌議仰
見

皇上表忠至意超越千古等因又稱冊內旣臚遜國諸
臣而純忠如卓敬輩尚多不載豈非盛典有缺等因竊
惟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闡幽顯微之公典正勵世磨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四

文

鈍之大權如靖難死事諸臣方孝孺之死不草詔甘殞
十族徐輝祖之巷戰不用被幽自裁景清之緋衣挾刀
精英迭見黃觀之自投羅刹妻女皆沉以及陳迪鐵鉉
練黃諸臣之五噫悲歌背立藝肉寸磔枕藉爪藤轉抄
皆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自我
成祖文皇帝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曰諸臣盡忠
於我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又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尚在朕
固當用之至於仁宗之稱忠臣從寬典神宗之遵遺詔
許建祠大哉列聖遠謨光昭千古乃知成湯不以伐夏

而歟沉淵之務光武王不以革命而沒叩馬之書生賈
今日一字之華袞纘累朝疊下之溫綸教忠教孝善繼
善述莫要於此顧其昭昭在人耳目或與職部無涉者
職不敢贅也惟就科臣所稱卓敬訪冊遺載者在南言
南在戶言戶卓敬故戶部左侍郎也職謹詳繹遺乘卓
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
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
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馬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登洪武
二十一年進士除戶部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
左侍郎建文初敬密奏曰北平強幹之地兵戈所繇與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四

文

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
爲考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
奏大驚翌日語敬曰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

成祖卽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曰
諸姦臣皆欲首先害朕唯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
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
襲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
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晷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
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

成祖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卓敬可謂不負其君後劉

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議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看得本官果毅性成忠誠天賦負公卿之骨髮而相表奇徵蹈風雨之迷途而虎爲鄉道夕郎首建朝儀幕府獨嚴宗牒佐邦計則出納必稽審國勢則幾微先見劉忠愍所謂賈生策諸王之勢鼉錯謀劉氏之安其斯人歟當

成祖續緒之秋亦臣子致身之日刀環人口吠堯之聲不輟於茲頃項非武之義猶申誓不俱生門無嘯類成祖追惜以爲不負其君今南都見有公祠專祠夫

太祖養士之報

卷之四

手

成祖嘉惠之意與三百年人心之天理不死其徵焉在職部則敬爲先達不忍泯其孤忠在國家則敬爲純臣儘可風乎頑鈍科臣以純忠目敬良非溢美伏乞勅下該部看議補入謚冊議定舉行以光大典此外尚有遺佚未謚冊一併訪補從公速議其於世道人心未必無小補矣至於海內名賢久虛謚典必公必慎必詳必虛務使幽光必闡輿情必愜卽如先臣吏部尚書周嘉謨之清介有執秉正不波戶部侍郎周汝登登政羅汝芳之博學好修守先待後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御史袁

化中李應昇黃尊素工部郎中萬燦等之正氣干霄星輝化碧又如職鄉先臣戶部尚書張孟男之公忠體國屹屹開修刑部左侍郎呂坤之理學經濟疏安國本文選司郎中贈光祿寺卿孟化鯉之清風高節力學善俗提學副使何景明之文學深邃詞足華國吏部郎中蘇繼歐之赤心熱腸嫉邪破陷戶部主事尤時熙山西參政王以悟之粹修恬節古道照人貴州督撫王三善兵備崔儒秀之解圍請饟馬革裹屍皆職所知而職所不知與知之未真者尚多也然其中猶有列銜尚誤訪冊未載者併乞勅部一併訪核施行職不勝悚慄待

用卷先生文集卷之四

手

命之至崇禎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樽節抵餉疏

少司農

題爲清接樽節贖費等銀彙解抵餉以效涓埃事竊自羽書當旁午之秋軍需有呼庚之勢國用浩繁司農仰屋海內臣工無不效涓埃之助佐騰飽之需雖於高深無補亦區區之心云爾臣衙門素無助餉例但以奉勅照督撫行事例有必須贖緩公費蓋每年小修倉廩取於此總督之交際公費吏書之工食紙劄賞賜取於此總巡錦衣水兌等九差司官公費吏書轎夫工食紙劄

等項取於此用綦費矣往往苦不足苦透借稱捉襟見肘者臣初任時見倉場傾圮意圖修建是以加意撙節錙銖分毫不敢私費越一年始薄有存積臣始敢經營修建其江南江北庾工之修共用過銀二千八百餘兩錢七十餘萬已告成銷算另疏奏聞矣今復清撥出糶餉贖費等銀銖積寸累共計三千兩俱係無碍銀兩傾銷成錠發錦衣衛指揮徐弘胤搭解北部助抵兵餉或謂助餉既無舊例何必開端以貽後人之難緣臣素性澹泊平生頗以清節自砥而且踽踽京涼知交最少交際幾絕故雖舊例放告多示免舊例違限多從寬卽已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四

重

詳元而告稱貧者多批獨但費用既簡修建久竣有存積長物自當爲公家實用要之如燕蠶之追賦厥匠之頂首皆會逢其適原非恒有固難例責之後人也臣草疏具題間隨蒙聖恩陞任得代臣復通行清查除續解南京戶部助抵兵餉南京兵部助修器械及置買學田外其餘尚有節省存積以備新督臣修倉公用之需庶不至如從前之苦襟肘而綽有餘裕矣伏乞皇上勅下戶部將前搭解銀三千兩照數查收併懇皇上俯念南計匱乏一併准作抵還事例之數雖精衛卿木愚公移山無裨高深然苟于倉儲兵餉或有涓埃之補想亦

不擇細流不讓土壤者之所不遺也臣何勝惶恐待命之至崇禎六年六月十二日奉
聖旨銀兩解到查收其抵還事例着行奏明戶部知道

明倫先生文集

重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五

疏

中原生靈疏

預籌固本疏

思患預防疏

留兵改觀疏

嚴革請託疏

生財大道疏

親慈驚聞疏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救荒條議疏

南都四重疏

恭謝天恩疏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五

中原生靈疏 大司馬

奏為中原生靈塗炭流氛延厥憂方大懇額聖明垂鑒急圖元氣之固亟慮腹心之慮兼豫咽喉之防事臣聞善固本者必先元氣救危病者首重腹心以今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九邊肩背也東南財賦所出榮衛也各省肢骸也而臣鄉中原腹心也百姓則元氣也南都與鳳泗承天皆

祖宗陵寢所在而以宿壽襄葉為咽喉淮徐則漕運之所經而京師之咽喉也慨自軍興旁午轉運呼庚於是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五

徵輸繁而元氣病矣秦晉之寇流毒中原而腹心病矣自河北彰懷衛之間鞠為戰場而臣府河南一郡防河供億饑饉頻仍其流離死亡之苦慘目傷心之形真有鄭俠不能繪賈誼不勝哭者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輸輓於是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每大水而今年癸酉又復大旱秋既無收麥又難種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斗米值銀五錢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採草根樹葉充饑者有夫棄其妻母棄其子者有賣一子女不足數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渠者有餓死路側者有髡衣菜色而行乞者

有比而斃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兼以流賊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有防河之警擾而且加以誅求重之以供應而且責之以兵糧器械米豆芻茭悉索敝賦以應河北之求而且正賦之外有加派焉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補祿夫臣曾待罪錢穀極知司農仰屋自難執經生用一緩二之說然而正賦不可減矣加派不可驟停矣連年舊逋固難盡蠲也獨不曰有大荒屢飢之區并追數歲必不能應耶三分預徵或濟急用也獨不曰名盈而實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二

虧但緩一歲卽歲歲見徵耶額外拋荒責數年之逋亦正理也獨不曰此沙澗河灘荒糧之補祿不皆實額耶臣所真知者如新安歲荒賦重民逃強半卽拋荒補祿約每年該二千餘兩內一千四百餘兩有地有人特以豐歉分完欠者也內七百餘兩無其地并無其人相傳自國初至今未有起徵者也他如孟縣臨陽等邑多有先年申允免追者今一旦取紙上虛數盡入考成是刻舟之劍也士民惶懼不得已願義助加派合縣糧內兩年一千四百之逋尚不知能輸納否然其情苦矣其苦不可繼矣是竭澤之漁也卽一邑而他邑有類是焉者

卽一項而他項有類是焉者舊徵未完新餉已催新徵甫畢舊逋又下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呼之門樹有啼鵲盡灑鞭朴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嘗聞鬼哭觸耳有風鶴之聲滿目皆荒慘之色欲使窮民之不化而盜不可得也欲使姦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窮良之不幸而奸不可得也或猶曰黃河天塹可恃耳頃聞賊已繇澠池地方水堅渡河矣夫河以北苦兵河以南苦荒今荒猶故也又苦餉矣餉已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以餉又加以兵更不支也又苦連荒之餉連荒之兵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

矣傷哉民也誰非赤子父母兄弟夫婦男女墊隘愁苦靡所控訴一至此也所幸撫按多方調度已遣大將往援又復渡河馳救而臣府道府廳縣等官皆加意防禦想或不至披猖隨就戡定但臣所慮者澠池止有半城新安城低逼山守之尤難且河水已合不葦可渡嵩永襄葉之間深山曠盜多摩厲以須而東南坦夷更無險阻可障狂飆萬一浸假而賊續再有渡河或浸假而攻陷城池則秦蜀之道梗河雒之齒寒或浸假而盤踞嵩永等處之深山則巢穴老而勦滅無期或浸假而南窺楚東窺鳳泗淮徐則藩籬撤而陵運可虞天下事尚忍

言哉雖萬不至此而半月以來消息隔阻不知其兵火
流離望風影附之光景何似與言及此未濡毫而淚先
下欲痛哭而喉已噤矣先是十月間臣差家人迎養臣
父母時歸語臣鄉饑荒不覺夢遶鄉關惻然動念隨預
支俸薪紙衛等銀併與臣父誥封南京戶部右侍郎臣
孔學臣弟進貢臣維祐臣男廩膳生員臣兆璜等易產
捐貲共銀六百兩麥糧一百石錢一百餘千併羊酒
等物稿賞軍士賑恤戚里助修城垣尚未知當此離亂
能達否卽能達而尚不足以投三軍一簞之醪果窮民
二年之炊補助谷半九之泥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五

四

寧傳曰勿使滋蔓蔓難圖也夫人有肩背肢骸病而腹
心不病者卽或病而尤能滋榮衛以戴元首何者其元
氣固也今天下之元氣何如哉而臣鄉之元氣何如哉
此非第爲一鄉慮也蓋以臣鄉天下之腹心北拱神京
南護陵寢東障運道皆煞有關係若是乎腹心之安危
關周身之命脉而元氣之存亡又關腹心之命脉伏懇
我

皇上深惟天下之本急賜乙夜之覽俯垂萬里之照勅
下該部議覆速行撫按查河北河南果確係見罹兵火
連年荒旱地方准免加派預徵餘暫行停徵以收拾思

亂之人心以預遏附賊之口實仍將流離逃亡之民聚
集城市鄉村者設處義助周恤賑濟其餘州縣果係大
荒暫緩舊逋盡免預徵河南一府旣已被兵免再供應
河北至額外拋荒補祿查果無地無人自當蠲除煩苛
以存孑遺至於河北兵馬浩煩聞每月用餉不下六七
萬而又加以河南之役更費襟肘萬乞勅下再議留餉
若干萬以便早奏膚功預彌庚癸臣極知緩徵蠲恤留
之語不達時務殊資宸聽但處此腹心危急之時恐
亦不得不然仍乞一面勅下督撫按諸臣力扼餘寇於
黃河水堅之隘無使續渡及占山爲巢無使東越徂汝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五

五

襄葉一步渠魁必剿無赦脅從設法解散如勢急不妨
隨賊所在移駐速圖如新滬等邑之不成城者稍間卽
設處修建以固河雒門戶至於宿壽鳳陽等處皆逼處
震隣之地尤宜預防奔突以圖徙薪徹衆之計乞勅准
揚巡撫楊一鵬料理緊要咽喉及豫整各處兵馬如賊
勢果東似宜移駐謹遵勅書內有與淮揚巡撫相關者
計議而行之諭而併及之但仰聽

聖裁非臣部所敢擅議也臣部已檄提督趙世臣渡江
督守禦官袁瑞徵等整練池浦兵馬檄署提督事撫寧
侯朱國弼等督坐營等官朱啓明陸超等訓練水陸及

各營官兵併偵探防汛等事俱力疾料理總之固元氣靖腹心謹咽喉以寔榮衛於以堅元首之戴而苞命脉於不拔者其豫圖之矣臣草疏畢風聞澠池已陷未知確否臣因積勞久病自前月二十二日夙疾增劇飲食難進血痰暈呻吟牀褥已二十餘日方擬疏請休致而忽聞此報義切同仇心憂根本東南之事誓以身任雖伏枕嘔心不忍言病言去口占代草一字一淚語無倫次字復踰格統祈恩宥狂愚臣何任力疾迫籲待命之至崇禎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流賊蔓熾已屢旨嚴責各撫鎮協力剿除南都根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五

六

本重地尤宜先事飭防卿還殫精幹辦有應與淮應各撫互商事宜即密籌共濟先聲伐謀軍興費繁籌停豈堪頻請其兵荒最甚處所有當量寬的著再查明酌議以紓民力該部知道

豫籌固本疏 大司馬

題為豫籌固本消燬之要以永保

陵京重地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大小教場坐營等官茅承憲等申稱據各營把總侯明道等呈稱大小神機七營選鋒額糧外各加防守米二斗五升每日輪一營赴防中間撥守庫庫及各衙門小差以及故

標病假奸胥等項實在不滿二百而又遠近不同遲早不一法難齊也職等再四講究有便計增兵而餉不費減餉而兵益強等因據此該職等看得防守一節月費太倉如許之粟而所養竟非所用當法窮必變之秋亟請轉圖而聽等因奉批司查到司據此看得選鋒防守實在不滿一二百人一旦有急誰其任之既各營有減餉增兵之議軍心已自僉同似應俯從等因呈堂奉批先朝設立防兵分地盡日倍重馭輕原有深意事久法弛地局一處每日一換去來不常虛應故事又且差占影借全無實效從今徹底整頓據議鑿鑿稱為呼吸易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

應是否確妥長便是否允協衆情仰會同員外主事再行咨核確議一面取合營官軍結狀并集各營把總官赴堂面詰定奪送司奉此隨行會同酌議并齊集該營官軍再加詳確續據坐營茅承憲等呈稱樽節籍軍之糧充作募兵之用殊於國計有裨人人悅服已經各哨條議取據各營管隊甘結轉報今再奉查公同各官從長計議即防守半用口糧半給不失前人創法之初意亦無不可官軍無不恪遵責令把衛總等官帶領各營管隊見在候審等因到司隨集各營防兵選鋒赴堂面審各已俯首稱便覆議得選鋒之防守非獨緩急之寄

亦因冬夏放操之後選鋒亦無事事則防守亦嫻習之一端也但放操時固自嫻習而開操以後一身兩役顧大疲亦復未便相應於開操時免其防守於放操時止點二百名五日一輪常川在營歇宿則其捍衛不難募之兵矣而以每年所餘之糧酌量召募親兵日則在營操練夜則在營防守一舉兩得其各營選鋒各給銀三分以一年放操防守分給衆軍之外餘則設立中軍召募防兵常川在營是則官兵兩得上下均調隨以此議齊集各軍覆議咸歡呼踴躍據地角首已經部堂覆審各各稱便相應題裁定永爲成規仍專用舊先生文集卷之五

委司官經管收發候年終一體清查銷算造冊照奇兵例送戶部備候查盤似爲妥便等因稟堂奉批選鋒防守虛應故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盡去差占以實軍二百五日一輪防守仍五日各給銀一錢五分各軍歡呼稱便但以後防守不可仍作虛套須各營官軍認定實行上班教練一呼卽應如有偷安重責罰班兩次不到卽除名不到過十日以上把衛總一併究論總以職方副郎專管另行題

請永遠可也仍取各官軍不許偷安虛應故事結狀齊合各營坐營把衛總并隊長於二十二日赴部面報以

便具疏該本司隨卽傳諭各官軍俱各具結狀到部在案該本司復議得前事已經呈堂再三批駁及面詰各軍衆心咸願相應准從另立防兵官軍比照操院奇兵營例無事防守京城嚴夜巡備訓練有事可備臂指之用至各路直隸軍中耳目自承平以後間諜久虛卽有事設立皆皆孱弱之卒方今四郊多事之時豈容一日弛偵探者相應併設立塘報官兵另募健捷之卒以充其用若夫長江水戰必藉巨艦水岸而水營之船似不堪用近本部已募買海船八隻堅好利便相應立爲水標營附本部標下之末挑選習水之兵三百人設

立將領以統之以上三項所需官兵糧銀卽於防軍減存之糧支發其不敷於數者則應於裁汰閒軍扣存之糧通融支給仍委本部員外郎專董其事稽查錢糧出入銷算再題委武進士江之斌訓練料理授以應得職銜至于嚴保甲肅夜巡並理財用人皆屬兵政合無一併具題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禦外者先治內強幹者先固本而傳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易之蠱也必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革則曰已日乃孚曰革言三就有孚明乎其圖之貴豫也固本提要消萌杜蒙之道卽在平居無事猶當豫圖况戎務又弛羽書震鄰

之日乎蓋臣部所爲護根本壯聲靈者莫如重防衛以安人心明偵探以悉情形習水戰以嚴江汛查得大小教場神機等官選鋒先年於城內分汛防守五日一換原有深意法久弊生每日一換半屬虛冒兼以各軍操防兩役分身難應差占使費政出多門怨嗟之聲達於遠近屢次申稟臣批職方司郎中陳瑄等查審確議呈稱每開操日免防欵操日每班務要實軍二百名晝夜防守訓練或間令遊巡汛地緝拿奸細盜賊卽於口糧內折銀每軍各給一錢五分以爲五日防糧仍以一營官統領訓練不到者照操江奇兵例重責罰治影占者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

營官提問然而根本重地原不可示以單弱臣部原有標下家丁親兵材官分爲標兵水陸各營徒有名無實耳合比照操江奇兵太平營例於選鋒軍舍餘人等有見在兵丁選募精銳一千二百人充爲防兵分布汛地訓練防守鼓其忠義厚其賞賚嚴其比罰免其差役俾隱然有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之勢與標營互相表裏而選募健卒四百人偵探遠近地方情形無論有事無事槩不可少此古人所謂知彼知己也至水陸營兵有事當專備調遣無事當分班防汛而船隻器械無一可恃臣近募海船八隻善習風濤能行逆風議再添二隻選

募三百人充水標營專管教練及沿江防汛緝姦之用而以水兵營原船照式改造十隻分撥三百人聽其訓練以後轉相教習船必如式不出五年船皆實用之船兵皆實用之兵矣應用將領千把百總等官不論世職材官照各營例應策題者並題應劄授者劄授總以標下一遊擊中軍統之或以都司守禦管遊擊事亦可臣等選得辛未科武進士汪之斌材勇智廉弓馬技藝皆足冠群於例應選守備伏乞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一

次分別等第陞降賞罰章補年終照操江奇兵營例舉劾一次然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另議加兵加餉豈能長繼此臣等與南計臣所熟慮也其官兵俸糧犒賞行糧械甲等項俱於裁汰浮冗開軍應支米實及班軍以軍數衰益通融銷算不必額外增加不足者卽裁省防守口糧或於標下水陸水夫內事故餘糧內籌給已經臣等與南計臣督臣往復再四商確妥當無容更議至標營與水陸營新江口營舊例俱分班防守城內外汛地多鮮實用今後一併照奇兵營例嚴查影冒偷安責罰提問如法凡防兵一切說堂操練賞罰錢糧等項俱專

委職方可員外郎印司奇管理銷算所謂化無用爲有用不增餉而增兵此類是也但職方可員外遷徙不常視事舍合無以後責令久任以二年爲期及期容臣部咨吏部方行陞轉至於緝盜賊防奸細莫過保甲南都重地尤宜嚴密而此中固無保甲也臣與操臣會同力行已有成緒但行之不實與行之而擾皆非也此固操江與五城御史之責而臣部司官分委查核該城印司官力行不如法者叅問至於夜巡尤爲喫緊而此中雖患少酗酒賭博兼以監生員武生勢豪衙胥以藐官府越理法爲豪甚有凌司官歐巡警者法紀大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主

壞長此安窮除行學院嚴究外此後勿論是何官吏生監人等但賭飲犯夜卽一體擒究以重夜禁至於臣部錢糧額設無多最宜嚴防冒破責成車駕武庫職方三司郎中及船政分司俱當加意清查樽節宜照臣先年戶部例置節汰庫簿各司果有節縮存餘以備軍興之用者具

奏紀錄大凡一切出入錢糧司官主出納而清核自當留心堂官主批裁而纖毫總不經手目今軍興之際如硝磺火藥用人繕器之類自當於在庫工料樁丁等項通融支筭但須專委官經管如武選司郎中殷大白原

錢糧應委掌司軍興錢糧置簿銷算稽查至於鼓鑄生財已有成效如南京戶部之見息十四萬有奇其最著者也臣前疏已具題開鑄該部宜速覆舉行至於多事之際最急莫如用人而幹濟之實夾難責之世套蓋臣部所爲治內固本幹蠲平革之道豫籌而力圖之莫要於此伏惟

皇上勅下該部立刻議覆施行

思患豫防疏 大司馬

題爲綱繆

陵京重地思患豫防以圖萬全事該臣臥病乞休恭奉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主

明旨謂南都根本重地都警時聞亟須恭飭綱繆欽此除臣另疏焚香謝恩力疾視事外伏念留都江南北皆祖宗陵寢之所在而國家之根本漕運之咽喉也如此重地自當思患豫防况承茲飭綱繆之旨臣雖雞骨支牀而不能已於言也慨自流賊渡河豫楚秦蜀無處不蹂躪卽春初逼鳳陽界者數合耳維時賊卽有垂涎維楊姑蘇之謠東南震動臣前後具有中原生靈塗炭寇勢漸逼東南及豫籌固本等疏皆屢奉明綸責成臣等及南中内外文武諸臣飭防整頓不一而足臣隨與諸臣會議恭飭復遣偵探嚴門禁連城石編保甲補缺伍

其戰艦收硝黃製火藥嚴選練振先聲及屢檄文武將吏責令訓練兵馬偵詰奸宄謹查江岸直欲振起積習各圖實事所幸

太祖在天之靈

皇上如天之福是以海內騷然此中猶稍稍安堵雖然臣不敢謂無患也蓋天下大患嘗生於不足患之中矧近日情形患又駸駸非一矣徃者謂賊幸稍西可無患已豈知狼子野心實未嘗一日忘東師近准應天撫臣張國維咨稱安池道探報賊欲拆屋作筏順流南下者又咨內稱謀寇欲順流而東犯白下涉姑蘇如事

東華先生文集

卷之五

古

不成則航海者又准操江院臣馬鳴世咨稱流寇在南陽等處大兵追躡其後奸細所供走金陵達姑蘇此必至之勢者又咨據廬州府報流寇在南召地方安營搶劫甚惡又在沔陽搶船六隻渡三日三夜者又准楚撫唐睢咨稱秦中賊十餘萬可仍奔豫楚西則可抵襄承武黃九江此窺安慶之路也東則可入浙光霍壽此窺南京之路也若秦兵四集捲土重來尚未可知等因而臣部提塘官姚九疇等偵報畧同若近傳沔陽造舟及賊舟十餘隻南下被詰走入湖內尚未敢盡信也或謂賊皆烏合鼠竊何足深患嗟乎無論螳穴潰堤燕吻焚

棟尚多隱憂即追逐之餘潰而趨瑕亦有獸擾鳥啄之慮矧海寇揚波飢民伏莽焚掘思亂近在肘腋而江北屋宇荒旱蝗蝻蝨蟲食苗殆盡至於妖易鬼足而害稼異風聚而渡江尤屬異變以此思患患忍言哉臣嘗恭惟我

皇上留神南顧之意仰繹

明綸俯察時勢乃知賊無定向食盡則徙饑猾之附水陸之衝便處之萬一承天黃州震鄰則安慶急如賊聲南陽震鄰則廬鳳急倘造舟作筏畢集或乘撤兵伺隙狂騁則南都沿江皆急夫防廬鳳護兩

東華先生文集

卷之五

古

陵淮撫揚一鵬事也防江及安慶上下一帶則操江與應撫相表裏也諸臣壯猶詰戎自當仰副宸慮或謂賊勢垂殲萬不至東越一步總督亦萬不至容賊東越一步臣獨謂寧備而不來勿來而弗備臣與淮應各撫約無事當各嚴汛地有事當互相犄角如江上急則淮應二撫皆當策應鳳陽安慶急亦如之明有所謂鎖鑰控扼實有所歸當豫也至應撫咨題召募選練防守安慶謂賊倘南潰希發一旅想已挑募就緒無俟遠調矣惟是臣部與各撫有共濟之誼自當視各路之緩急相機策應而南都可慮非一

陵寢所在尤宜儆備更望各撫共切陰雨之防同效將伯之助以奠陵京明旨謂密籌共濟先聲伐謀當豫也臣更有憂者南都軍兵專爲護

陵守城之地重時艱豈宜單虛卽南軍八萬之說統就衛官經歷內府陵直軍匠及漕運水夫等項包荒言耳近日臣已力汰浮閒盡歸操備仍僅操軍四萬有奇而此四萬有奇者除夜巡守門及外衛班軍充數外其寔操則新江七千屬操江也池浦六千分江北也至可供守城固本之用者僅大小神標操軍一萬八千有奇耳一操一軍尚苦不足卽尚有臣部水陸兵約四千與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七

操江專管奇兵新遊等營約三千皆以護

陵京防江及有事城外扎營爲重蓋通籌南都軍兵止此而城內城外江南江北延袤寥廓分佈之如晨星也乃其影借差占又百餘年痼癖近同諸臣清別稍稍實壘而荷戈矣卽水陸兵在昔原募壯勇後未免雜以喇猾而南方風氣脆弱未經戰陣臣已嚴飭提督營楊應瑞朱起明陸超等訓練精簡以備一臂之用更飭此後有缺必職方精選堂驗方補務使一兵有一兵之用至於各營操軍缺伍臣已題准戶兵部科逐月會選速補蓋常伍軍也若各營選鋒及標營兵必年終會汰會

選此舊例也固不容廢但有缺必待年終始補則缺伍不實多矣當此多事宜破格套如有缺卽令提督將武職方選選精壯呈部查補仍移科知會務要實用乞著令若夫城內五方雜處奸宄詭言尤易煽搖則力行保甲嚴緝首舉之法責在五城印牌官費應宿等嚴更傳籤分汛緝盜責在提督王文烈等然尤以緝拿詭言體查奸細爲第一義而內城十有三門延亘僻遠防守易懈嚴更鼓練火器時啓閉譏非嘗責在司官史繼任營官王國重等議者謂就門巡軍內擇壯健機警充爲選鋒俾晝夜分汛緝盜查奸量於額米內裒益加資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七

以示鼓舞容臣議定另行題報此明旨所謂選練整頓汛地責成力行保甲甚飭保禁止訛鎮重當豫也抑臣聞舉大木者輿譁邪許前後互應而當此中外多故羽書旁午正如同舟遇風積薪厝火及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矣卽如城守調遣偵防稟益糧餉及器械船隻火器衣甲等項無一事不經數衙門無一費不仰咨於戶工兩部南都積弛日久中乾外竭整頓艱難宜何如破格儆備濟此屯塞斷不至貽臣部以孤掌之拍無米之炊也臣與諸臣腐心計之不敢不先事言之所藉同舟共濟厝火相戒者豈淺哉至於內府備用城守械器

甚多但朽鈍銹缺稍一修整磨拭儘可足用當此匱乏多營之日各衙門當預行整飭堪用所裨多矣所當一併移會內外守備戶工等衙門料理者也總之爲

陵京綱繆萬全之計不可不豫也天下事有見謂未必然而發於武然猝然之變遂嗟何及者不可不思也我皇上宸衷焦勞臣寢食靡寧瞻依倍切東南之事願無更煩

皇上南顧之憂而臣誓與諸臣願臥薪嘗膽以共破積習也願伯璵仲篋以共效和衷也願曲突徙薪以共防未然也恭紆

聖懷兼陳下悃臣何勝隕越待命之至

太

留兵改觀疏 大司馬

題爲留兵稍覺改觀簡練更求實用謹陳提要務實之法以消萌固圉事竊惟南都爲

高皇帝豐芭舊邦關國家萬年之根本堯東南半壁之鎖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闕爲其將及也臣竊痛餘生雖形神俱憊心血全枯然睹此單弱玩愒之象或當食廢箸或中夜徬徨或戴星出入無日不力疾以討軍寔而釐飭之惟是臣心甚長臣才甚短臣志甚凝臣守甚拙且此中積習非一朝夕之故也其經理非一手

足之烈也維時與有會閱巡視之任者則有守備內臣二則有守備勳臣二則有巡視科臣道臣各一而專管操新江口奇兵游兵等營以備防禦者則有操臣李弘濟文操臣馬鳴世也其提督王家賓趙世臣等恭將坐營等官陳兆蘭等則聽臣部節制而專司操練兵馬之責者也天啓時綱弛紐解兵馬誠多子虛營陣或同兒戲賴我

皇上聖明神武屢頒睿慮嚴飭一時內外文武諸臣皆仰惕天威俯虔多故罔不留心整頓即前樞臣亦多所鎮定彈壓說者謂今日軍容整肅亦既稍稍改觀足以

聖德先生文集卷之五

九

生旌旄之色壯赫濯之聲矣此孰非我

皇上南顧之靈而諸臣同心戮力拮据之力自不可泯臣會逢其適能無沾沾喜雖然臣所隱憂亦即在此何者不可不更於其要與實焉求之也是故有告臣以及是時不可不爲者臣師其意而綱繆桑之之急有告臣以痼疾難醫軍驕易謹不易爲者臣亦師其意而調劑吐茹之節蓋凡臣部之所爲嚴門禁謹夜巡明偵探清影冒利器器械選材勇皆兵之必不可緩者也然而非其要也即各營之鳴金鼓習步伐演戰陣整旌旗齊隊伍皆兵之必不可無者也然而非其實也天下之患莫大

乎無統而不相御或蒙其情而不相予又或循套而功過不相涉也又莫大乎將與兵弗習兵與器弗習用器之人與作器之人弗習也今各將弁之不肖勿論帥賢者第曰吾善事上官或不失馬步數箭足矣問以所轄之官孰優劣所練之軍孰生熟茫然也各軍之影冒勿論卽著伍者第曰吾爲某衙門差用與夫黎明布陣日高散操足矣問以所習之技所稟之號令茫然也則其要莫如先明相制之分鼓忠義之氣申連坐之法自提督而坐營而把衛總哨隊長之類皆如身使臂臂使指也皆令相統相鈐呼吸必靈殿最同論毋但如往日之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五

手

精神妄用止以一走陣一射箭爲盡職也而又責成提督坐營等官務要體恤軍士如一家一體之相關切日以孝弟忠義鼓其氣每遇閱視掣隊比試以每隊中箭之多寡技藝之生熟定爲格隊長教習與把衛總同其賞罰久之官軍如精神血脉之通貫矣其實莫若將習兵兵習器作器者與用器者俱相習也自今編定營壘隊伍以什隸什長以什長隸隊長以隊長隸衛總又通隸於把總坐營永不許告便別窺晝則教演夜則防守旌旗足以相視聲音足以相呼仍提精勇者拔出加賞賚免雜差每季大閱會閱外臣部堂司不時委閱掣點

掣比有不到數多及生疎散亂者責其隊長與官而案丁親丁隊長選鋒常伍以中箭武藝通爲升降黜革凡材官家丁親丁親兵水陸兵俱非堂選不許擅補非呈堂不許擅差儻有異等之才不妨拔之傳伍之中升之衆人之上至箭把步弓皆定爲式不得以意增減若夫器械船隻皆取足南京工部宜令缺者補造皆造作法臣部亦委司官稽核并委宦匠作有冒破不如法者以三尺隨其後臣部近募得海船八隻不論順風逆風往來如飛責令俱照此式製造仍專官教練以求實用總之事宜雖當條上而不敢襲浮泛之條陳文告雖難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五

圭

盡廢而要在本精神之鼓動如中流遇風之舟不得不謹衣柳如朽棟遭雨之屋不敢不急桑土卽勞怨之集自分無以善其末路亦弗敢顧也但擔重易仆掌孤難拍而流言齟齬何日蔑有臣惟一以冷面赤心御之儻爲之不效當自効褫斥以爲仰負付託之戒伏惟

皇上勅下臣部轉行各提督等官從實遵奉施行臣何勝跼踖待命之至

嚴華請託疏

大司馬

題爲嚴華請託餽遺扣飲之積習以清邦政之源事臣維天下事未嘗不可爲其不可爲者情面也情面御而

請託行請託行而餽遺盛餽遺盛而政事弛政事弛而
彰輝倒置紀綱凌夷其源皆由久治之積習未破擔當
之骨力不堅即日操三尺擬其後徒免而無耻耳故爲
天下事者貴提綱而清其源不然則撓波而求清也理
絲而紛急之將愈結也嗟夫才何必惜之異代人誰不
具一良心無奈數百年醉夢不醒癡痺沉痾之習中於
人心牢不可破即如留都軍政元氣日耗神氣不張臣
以未學軍旅濫竽茲任受事以來憂心如焚矢竭心血
以固此根本永消癰壘即以赤心報國題之座右而申
之曰杜情面革餽遺發良心課實事直從醉夢沉痾之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五

卷之五

重

人心頂門下鍼人謂紀綱粗布良心漸動而臣獨曰未
也年來法紀不明將懦兵驕平日既無恩卹以及軍士
安能明紀律而立威望所以待之如驕子譁伍見戲莫
敢誰何今欲提綱而清其源莫如力絕請託夫請託何
以行也非請託者之能行而受請託者之行也苟冷
面鐵骨如包龍圖之笑比黃河清如武侯之吾心如秤
不爲人輕重誰得干以私然而不能然者不過瞻顧情
面惟恐毀言日至或別伏射影惴惴功名名節而不得
不從也請託既行如水之潰而不可砥也才不必用用
不必才彰不必賢痺不必不肖事不必任任不必實又

安鼓舞忠義出死力以敵王之愾臣初授事即通行
傳諭各將弁必嚴查資序親試才勇稍覈營務從公用
舍毋蹈前轍以身試法適一弁夏尚得持書臣即當堂
焚書重責戒飭永不叙用矣今已數月併無一書爲將
弁先容者此後同事諸臣想無不與臣同心共塞此竇
請自今將弁但以請託來者該司即說堂永不叙用武
擇其凌越迫脅者間行提問叅奏夫如是凡將弁之以
資緣進者亦可以意冷矣至於餽遺之風南都絕少然
將弁各有本管相轄者其以逢迎之疎密壺餐之厚薄
爲喜怒等次者不盡無也臣部已與二三司官約各將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五

卷之五

重

弁自提督坐營以下歲時雖一米一茶一果一花不惟
不受亦不許備又嚴飭營衛官係相統轄者生辰令節
酒食禮儀舉行嚴禁違者訪首出以簠簋不餽論仍聽
科道官不時查訪叅究夫如是凡將弁之以饋進者
又可以意冷矣至於扣飲也者將以請託也餽遺也兩
者不行已清扣飲之半矣然而營衛官弁書識等員役
多有指名甚巧陋規相沿其弊非止一端總之剝窮軍
之膏血填婪猾之橐囊但知一已榮願誰惜三軍菜色
臣已大揭明示優卹軍士十六條如指打點使費指款
役告假別覓需索指上司文移紙劄扣剋指補軍開糧

管例及雖係公差折乾或指點開比較索例等事俱嚴行肅禁至於差役煩累軍士苦楚無告臣已嚴飭再四請自今凡係真正典制差役及閱操閱城點開等役各坐營官俱要申明臣部知會其不係典制不許擅自執法私撥違者聽臣衙門查究叅治如近日小教場中營把總余應舉水營中哨把總陳象大教場中營把總等扣歛影占酗酒惰廢臣已查確或拿問或革黜統

客年終彙奏然非

天語再加嚴飭恐此輩之肺腸未盡洗而扣歛之積習未盡杜也醒醉夢沉痾之人心而清邦政之源以提其

明憲先生文集

卷之五

書

綱端在此矣臣無他材能首舉入告不過如此臣何任悚仄隕越俟命之至

生財大道疏

大司馬

題爲敬陳生財大道以裕軍實以垂永利事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武選清吏等司郎中等官徐大儀等會呈前事照得大明會典南京兵部一欵凡地方有警事須懸賞給捕者許將美條銀兩量給交賞恭因本部堂奉有專勅固守城池操練軍馬責任綦重從前設有帑藏歲八十五萬餘金除一切正支外所有贏餘存留居積以備不虞如正德中宸濠震鄰之變嘉靖中倭

寇突至之變一切繕備除戎召募懸賞取諸部帑有餘不專倚戶工爲外府也聞萬曆末年庫貯尚有三十餘萬自諸地告警先後調兵衣甲行糧之費募兵入援之費撥助大工之費及歷年除戎買硝黃之費共可二十餘萬今浙直府縣切近留都處處告警甚非無事之日而歲入益少經費如故勢將漸涸職等屢奉堂諭勉竭愚衷詢謀僉同惟有暫借庫銀買銅鑄錢一策可裨軍儲且戶部行之獲利十萬一千餘二三年間便可以生息作本建造取諸箇役規畫具有成規專管委之司官考覈一依舊例不煩公家絲粟之費歲獲萬千之入今

明憲先生文集

卷之五

書

日留都而講求蓄艾之術計無便于此者所有具題建廠委官借本事宜合候詳示裁奪等因奉批司廳會同各司議報奉此隨該署司務事郎中徐大儀會同車駕等司郎中徐卿伯等會議得鑄錢事宜見有戶部新立清忠廠規則纖息具備移文咨取不煩另畫鑄本則各司查有稍緩銀暫借倘後不敷再行設處各司官俱有專職事願繁冗惟武庫司郎中一官頗稱簡易且事于錢糧正與職掌相關而該司印信即可行使不必更給見任本司郎中俞彥實心任事堪以料理統候批定具疏題請等因奉批鑄務准委俞郎中料理即移文戶部

江西司清忠嚴查取行過規則并勘查地勢起造召募完日具題等因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兵馬錢糧原屬一體志曰典師十萬日費斗金又曰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蓋財者民命卽爲國命留都根本極重地亦形勝極要害地也城守調度實係臣部職掌

祖宗朝設立神巡大小江標池浦等營月糧給自戶部器械給自工部臣部三司錢糧爲數無幾漸就匱窘且久弛久玩之日以鼓舞人心厚加賞資爲第一義非武健嚴酷爲勝其任而愉快也又如器械船隻修建閱練犒賞之類皆難膠柱鼓瑟而不爲之所無論帑匱無餘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五

奏

卽其餘也而各有款項亦未可擅動也臣等雖捐俸設處以犒軍士募水犀收材勇而不可長繼也且也卽今淮越之海賊中州之流寇皆逼近庭戶脫有緩急如正德嘉靖間事號伯無門何恃而不恐臣等與司屬各官晝夜嘔心從長打筭又謀之南中諸臣多方商度僉謂鼓鑄一事係生財大道不可不亟圖者其便有四蓋銅鉛產自山澤生生無窮不過稍費採買之力取天地自然之利爲軍需無盡之供其便一臣昔任戶部試有成效見今護利十四萬有奇執柯取則匪屬窳言不增一官不糜一錢其便二經費那借勢不可已一借不返如

近曷若借之鑄本母去子還其便三各官柴直及黃馬快船修造水手應支給者多以外解不至守候無期鼓鑄一行按時卽予所省銀糧貯庫漸多其便四或者謂鑄錢係度支水衡職掌非兵曹所宜越俎臣等竊心爲不然今各邊腹背撫孰非典兵之官設有額餉又有所屬州縣爲之供億而往往另開鑄局卽今南京操江都御史不見在疏請乎應天府不見存鑄局乎豈非軍馬錢糧原屬一體而鼓三軍之士走死地如鶩舍金錢別無奇術耶至於其修建則取之項首鑄息不動官帑其鑄本則借動工料等銀庫借厰還互相灌輸而一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五

奏

年之外盡算還庫其支銷則另置一簿非犒賞器械修建之類不許擅支若兌換銷還各從其便其爐則以二百一十爐爲率其銅鉛照戶部定價每鑄每爐鑄錢八萬文約每鑄該報息二千三四百上下其每年以一十八鑄爲率少亦須十二鑄每鑄以十五日爲率連放米炭止以十八日爲率不許多占日數以致夾帶私鑄如違委官人役拿問其錢質以重一錢爲率至少不得下九分二厘違者以弊論其買銅委之督鑄官任其就便買運但給與堂批設立號簿仍責令每季查銷不許委去員役私帶銅鉛其出入以一千六十文爲一兩如在

一千六十文之內有節省者歸于公用其員役照戶部新舊版爲率不得多添其委不論郎中員外主事擇人劄委其考覈司官每年一換具題考有無稱職以息多無弊上緊料理者爲上如息不出二萬之外而多延時日者以下考論總之其大畧以臣在南戶部已試之法爲準而每遇收鑄出錢臣部另委一司官監核臣等或不時親驗其錢責令以五千爲一號秤定斤數每次置秤秤兌報堂如查出一號低薄委官員役俱以三尺寬追夫法以繩其不法者耳非爲賢者律也然而不可不爲之坊也除委武庫司郎中俞彥一面料理外但其積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五

奏

資最深俸亦首序相應暫停陞遷責令自明年二月起一年完日聽臣等查驗考覈最其題復職後方行陞轉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再加議覆如果臣所言不謬特賜允行留樞幸甚臣等曷勝歡忭候命之至

親恙驚聞疏

大司馬

奏爲親恙驚聞臣向難起謹瀝血陳情三懇聖恩慨允罷歸侍養以全微孝事項接邸報該臣維祺具奏爲籌懣才疎思親病劇再懇

聖恩俯允回籍侍養事於本月初十日奉

聖旨卿才望素著留樞正藉釐飭着卽出視事不必以私情引陳吏部知道欽此臣感激如天悚慄無地何敢復有引陳惟是竭忠致身者人臣之義也左右就養無方者人子之至情也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是以陟岵陟屺每歷離壘之懷伊蔚伊蒿恒切罔極之報寧有慈焉絕緒之子甘爲久於戀棧之臣言之傷心法然墮淚適接臣父手書內云因脾受濕熱而身俱黃色在家用藥通未見效又云此時不能驟清濕熱去黃色臣子兆璜寄家報云醫診臣父脉有結止或二三至或四五至謂氣血兩虛脾胃濕熱面目身體俱黃色恐開春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五

奏

病發甚切惶慮又延醫黃永昌等診視云目與面俱黃飲食減少不生肌肉小遺赤澁頻短有時煩渴怔忡不寧心內燥熱蓋濕熱蘊積於脾胃之間久鬱不舒炎於上則面目黃停於中則脾土濕浸於下則小遺赤今脉亦結滯不勻亦復不見和緩主濕熱特勝致傷元氣恐春月肝易動脾易損生化之源不旺熱鬱蒸諸證由此而生又寄脉證藥方一紙內云六脉滯結心肺火結不能下通水道如亢陽不雨之象脾土鬱滯不能養金遂發黃色熱在氣分津液耗損又云將息調理但得立春後不添尅脾之症徐徐自愈此證非朝夕所感難責

速效等語臣又細詢家僕云臣父委寔目黃肌瘦面黃帶黯病勢已成憶臣子前寄報止云臣父年老病脾數字而已今家報又甚於前而僕言又甚於家報臣聞之方寸亂矣不覺涕泗交頤寢食幾廢矣矧臣年來抱病全無起色向手足麻木今兼身背俱痛矣向痰火眩脹今兼脾胃虛損矣且元氣已耗心血盡枯向猶能坐至夜分呻吟書史今晝亦伏床褥矣向猶能披閱文牘手不停批今但草一檄閱一牘即連臥數日不能起矣日者萬曆天啓之季臣隱居十年與臣父母相依爲命日侍膝下不求聞達自

明憲先生文集

卷之五

手

皇上御極彙征拔茅即臣不肖亦蒙環召海歷今職兵食兩擔如理亂絲心力交瘁如耕石田迄今身病已極毫無寸補出山七年定省之曠久矣情深戲綵徒抱老萊之心目望飛雲每揮狄梁之淚臣聞古之孝子遇父母疾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至情所結謦指心動臣言在里臣父甚善飯即稍違和臣親侍藥旋霍然病已今臣遠在三千里外而懸父病於醫人之圭七臣心所爲惻然痛而病日積也嗟夫世風之下也非一日矣我

皇上方以孝治天下以廉退礪世磨鈍不難解疏廣之組遂李密之情以風孝德以挽富貴浸淫之習孝經有

云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古人有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豈故矯情益其天然然也況於臣之善病而宜知止足者乎敢昧死瀝血積誠籲天不遑將父度日如歲伏懇我

皇上俯允微臣休致歸侍臣父湯藥幸憐烏哺之依依敢忘雀環於世世儻謂計期伊邇臣之罪戾久積職業多曠亦惟懇我

皇上將臣罷斥以爲黜幽嚆矢則臣父子感戴聖恩擊壤祝釐當與天覆地載俱無窮而豐芑重地之樞務亦庶幾無爲方寸已亂久病曠弛者誤根本幸甚微幸幸

明憲先生文集

卷之五

手

甚臣何勝瞻仰泣籲待命之至

救荒條議疏

居洛時條奏未上

奏爲感激聖恩敬陳微悃以倡捐助以安腹心以佐救荒固圉之籌事該河南撫按臣常道立等會題臣父先臣孔學賑濟全活士民一萬七百餘人蒙我

皇上恩賜建坊旌表加贈右都御史仍給誥命伏念臣父先蒙恩施表孝行教臣移孝作忠言猶在耳即我皇上御極初年南都兵食大匱漕截軍譁命臣兩肩危擔臣實矢孤忠頗有釐飭初至無一月之儲報政餘三年之積清冗補虛誓保根本蒙我

皇上知遇深恩謂臣爲廉辦爲勤幹爲振刷爲興利剔弊爲南計有裨爲督儲著効爲干南計大有裨益爲有裨長計爲才望爲才品貞練實心任事曾幾何時而臣遽負皇上知遇之恩若此雖臣耿耿丹心殫殫素節區區微勞余影無愧輿論自明然而臣實自任太過迂謬多端猶蒙我

皇上恩放歸田幸獲侍臣父四月湯藥一夕永訣皆聖恩也今又蒙恩及于臣父如此優渥寵賁九原風厲四海存歿之榮至矣臣謹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竊念我皇上至仁如天大智好察咨謨求言雖末秩氓庶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五

聖

皆許數陳矧臣舊列大臣念此時艱寸心葵赤曷忍無言益國家元氣在百姓天下腹心屬中原自寇氛熾而鞠爲戰場矣征輸繁而民亦勞止矣旱蝗頻仍而靡有孑遺矣臣爲南樞曾具中原生靈塗炭一疏奉有兵荒最甚酌紆民力之旨而今又甚矣大河以南無處不兵不荒而河雒爲甚三時不雨百穀難播卽有一二晚禾而水雹降矣飛蝗集矣蝗蝻未已賊又至矣流賊盤據土賊繼之賊旣梳之兵又篋之焚殺劫擄無虛日攻城屠寨無虛月奔命轉輸征呼搜派無虛歲烈婦義夫甘心碎罵賊之舌鞭朴風鶴何處竟續命之膏千里之地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五

聖

庄田捐醫佐以銷帶質珥再捐銀一千五百兩連前共三千兩以爲修築城工固守助餉置砲賑貧之用雖然臣邑之荒不過一隅而已臣所施助不過涓滴而已中原處處兵火在在饑荒何止臣邑爲然臣敬倣周禮荒政條上八事以佐救荒固圉之一籌一曰安民兵荒地

方撫按已有題疏蒙

恩寬恤其最甚者如新澗盧陝雒宜永嵩靈閩山浙等處宜盡蠲舊逋其新糧除蒙蠲外其餘暫緩候麥熟開徵更責有司省刑禁罰以安人心可也二曰弭盜流寇未滅自宜用勦爲實著用撫爲解散以速奏膚功尤恐

民貧盜起土流交合宜嚴剪萌孽設法消彌有司卽以有無土寇爲殿最焉三日修城當此兵荒交困城垣宜及時修築是在有司真心設處鼓舞捐助僱募窮民興作卽於保障中寓賑饑之仁彌盜之義但不得縱役擾民借端科罰耳四曰賑濟宜查府州縣備賑倉穀大加賑濟或煮粥以活無告之民昔齊魯饑荒未至如今日河雒之甚也尚蒙

朝廷特遣御史賑濟煮粥况腹心重地可憂方太惟在皇上之加意而已五日平糶河南雖荒開歸山左頗稱有秋宜勅撫臣查司府稍緩銀暫動數萬平糶平運平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五

請

糶約每千兩尚餘息數百兩可作賑濟之用六曰折漕漕糧豈敢輕易言折但舊例折漕每石五錢臣議小米一石折銀一兩并水脚諸費俱節省解官若以時值給放折色如河南一省尚有餘息數十萬可佐軍需况今寇擾已極除已發兌其餘盡折全解總之國與民兩利焉此臣督南廵題折漕州等府南糧已試之效可倣行也七曰蘇驛河南驛遞工食半出外縣協濟近年怠頑不解以致逃竄疲累閭部臣楊嗣昌曾覆裕州民胡應選條陳以彼此應協應解之銀互抵已蒙明旨允行查奏所宜急催河南俱行抵兌以杜乾沒而蘇困郵可乎

八曰勸施古人有毀家乘以佐公家者義倉麥舟皆爲美談人之好義誰不如我况繕城關係身家餓斃何忍見聞宜勅撫按大張勸助之格力倡義施之風責令三箇月內奏報以見有司鼓舞之勤倦紳民嗜義之多寡焉以上八事姑就此地言其所爲固圍救荒者如此伏乞

皇上裁察勅烈舉行并將臣所捐三千金查催工程委官散賑仍奏報各屬捐賑之數庶元氣固而榮衛愈固腹心安而天下舉安不然流土交誼兵荒疊奏河雒一塊土煞有關係臣愚誠不勝懇懇杞憂也事關係奏字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五

奏

稍逾限統希聖宥臣何任悚仄待命之至

南都四重疏 大司馬

臣觀今天下腹心肩背無一處不岌岌稱亂特有東南根本之地江波晏然忽流寇奔突驟如風雨前波固在後濤更猛以七八年所不能結之局驟而合力東窺已難下手乃天時人事人情事勢無一不堪痛哭流涕

者臣所憂者非憂流寇也憂無有肯爲皇上任事者而任事之基難也蓋南都之勢有四重焉其危亦四其難亦四明乎此而可與言補救也何爲四重國之大事莫重于動輒嘯聚寶賴徐之間

無處無之安知無不逞之徒爲賊前驅乎以此思危危可知矣危者而何以使之安也何謂四難流寇之在楚在豫在宿徐慮安者謀調八十萬雖未盡確然無地無賊且皆以東窺爲志賊勢之憑如此而南都城視京師倍十之六城內更復曠濶軍兵額設最少且弱孝陵在內城之外尤當防備是捍衛之難也南都去天遠法紀弛人心玩愒又且衙門頽頽事事牽制是振飭之難也自教化不行紀綱不振上下名分倒置往往小加大下犯上且五方雜處奸宄叢伏是消弭之難也又如風俗薄惡人情日澆稍一任事浮言四起卽如流寇一事

申德先生文集

卷之五

奏

何如倡獮而猶有造爲流言謂不過土賊數百以懈軍機者甚之伏機設阱煽惑人心忌成樂敗伎倆盡出以陵寢而孝陵在其南祖陵皇陵在其北較他省關係萬倍我國家以南都爲根本根本搖則枝葉難固我國家以漕運爲命脉今日吳越揚淮山左皆漕運之孔道也漕運阻則神京坐困至東南財賦之區賊所覬覦近亦水災頻見民力困竭以此思重重可知矣重者而何可貽之輕何謂四危前正月一日江北歸德皆雷去年十二月五日南都大雷震電至于妖舄殘麥妖蛇食稻妖鼠渡江豈可盡謂天道遠乎江北諸郡旱魃爲虐粒米

不登父子兄弟流離失次卽無流賊亦慮揭竿况如桐城亂民不一而足特未盡動耳如鳳陽播虐有素民實引賊而至良可悲也至於江南江北所在大盜正是任事之難也難者而何以規之使易也夫以南都之重如此而危與難又如此臣書生也生平子立不善諧世五年以來嘔盡心血夫亦矢孤孤樹雖無日無浮議流謗以聖臣之肘臣總不爲搖動然天下未有爲人所忌必欲敗之於旁伺隙能成功於當局者况臣病勢支離兼以夜不交睫手不停批而父病未愈至情迫切方寸甚亂然以賊勢孔棘力疾料理二十餘日幾無生理所幸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五

奏

南都內外鎮定而賊已西遁六百里外各撫夾剿必有成効臣實病實愚實不能有爲于時興言及此不寒而栗留一日必誤重地一日此臣所爲痛哭流涕而不知所底也伏惟

皇上念臣五年勞薪料理調度力捍東南願竭愚忠准再解任以謝忌者然而臣實不能盡職若非恩賜罷斥恐臣一腔任事苦心終債轅末路從此天下以臣爲戒更無肯爲

皇上任事者人實耽耽必不容臣非臣當此時敢求弛卸也謹瀝血自劾伏祈聖鑒立賜恩斥臣曷任戰慄特

命之至

恭謝天恩疏

居洛

臣維祺蒙恩放田間頃接邸報吏部題為在籍大臣忠憤倡義等事奉聖旨呂維祺准冠帶閒住欽此伏念臣蒙聖恩非止一端臣父封侍郎旌孝先臣孔學以賑濟蒙勅賜建坊加贈右都御史仍給誥命蓋特恩也先年南都倉庫如洗漕截兵譁

皇上命臣為南庾南樞說者謂臣癡心剔釐積餘糧一百五十餘萬可備三年軍需又申紀律飭江防似小補根本稍紓南顧不知臣豈有尺寸之効哉言聽計從皆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五

表

聖恩也夫

皇上每憾臣下無實心任事者臣豈其人哉謬蒙特綸謂臣實心任事又蒙屢旨曰廉辦曰才望曰勤幹曰具見籌畫曰具見振刷曰具見急公曰清查夙弊具徵任事曰興利剔弊具有經畫曰於南計有裨曰釐飭有緒曰督儲著效曰有裨長計曰於南計大有裨益凡此知遇聖恩臣敢負哉臣忍負哉亡何臣竟負知遇矣說者謂臣任事太過處世太懇不知臣實溺職蒙恩斥猶為罪重罰輕且獲侍臣父四月湯藥一夕永訣聖恩也五載里居適值寇氛兵荒臣雖家食忍忘國郵前後鬻產

捐金不過太倉涓滴忠義喘矢而已不意所司報聞蒙恩優渥若此今臣父褒綸與微臣恩命先後光賁泉壤

獲取開除臣望闕叩謝外竊惟

皇上聰察神武度越千古而猶兢業圖治欲從頭徹底做起卽堯舜欽恭咨儆何以過此臣愚砥生平之介操匪求人知愧一節之微行輒蒙聖鑒咸激隆恩葵丹耿耿惟願我

皇上願養天和葆蓄聰明節宵旰之勞崇寬簡之要斥富強刑名之說密正心誠意之學提綱領本源于上穆然為堯舜之急先務急親賢而廷臣仰體德意思今日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五

表

所為急務者尤思今日所謂本務者而次第圖之堯舜卑夔上下喜起臣當終其身結盟維社行吟邵窩以擊壤歌堯舜之化日爾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六

議

闕里議

伊洛名賢謚議

河漕議 計九則

理學二先生謚議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一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六

闕里議

查子思子闕述聖道最爲有功聖門而曲阜獨無祠蓋缺典也鄒雖有之蓋建于暴書臺湫隘特甚且因孟子受業而推尊之况以書院名非祠也主祀者以衍聖次子今缺似應改建曲阜做顏廟制度非萬金不可或粗辦之亦須千餘金也猶有說焉旣已立祠須當有尸祀者衍聖以無次子故此官缺然誰祠春秋而守宗祧不若做顏曾孟例如無次子暫授近支子侄俟有次子仍歸原職庶不至失蘋蘩而曠明祀也又查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六

一

孔子至尊無上子思猶且避之而忠與安國乃直書之曰先賢孔子先儒孔子嫌于僉尊且無別矣若改忠爲先賢子蔑子改安國爲先儒子國子皆以字行似爲妥便若夫伯魚神主稱先賢孔氏似當仍舊又查季孫子叔疑本趙註以二人皆孟子門人故誤與從祀之列紫陽解以爲孟子引言則二子非門人明甚况季友之後唯宗子爲世卿者稱季孫支子則只稱季今旣稱季孫而不斥其名則必執政者且未嘗稱名安知其爲何時人而祀之也子叔疑之名他本未見亦安知其爲門人耶且味使已爲政以下語子叔疑亦執政者也至若益

成括亦非孟子門人况見譏于孟子此三者律以洪武罷楊雄嘉靖罷伯寮秦冉等之例均當議祧乃宜祧而久不祧豈齷心典禮者鮮耶倘自今祧祀其于俎豆不愈光乎又查自

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並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卽孟子已稱亞聖矣乃今孟廟尚仍舊封查得孟子神主尚稱鄒國亞聖公樂正子公孫丑尚稱利國侯壽光伯其餘倣此夫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徒仍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安神祀而一王制也似當以孔廟近例改之然非迂儒所敢擅議者是在本院裁酌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二

題奏以爲三千年之禮樂吐氣

請謚伊維名賢公議

爲公舉河維應謚名賢以彰直道事竊照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蓋國法之華衮與輿情之月旦合而一之者也非彰前徽曷樹後範矧河維爲天地之中而人文鍾嵩河之粹自程邵而後如曹月川劉文靖諸君子理學節義事功代不乏人今當議謚之期敢湮三代之直頌功諛墓之詞旣難盡據孝子慈孫之意未可曲徇謹以聞見所及或道德樹開繼之範或臨難就結縵之義或功業足錄或風節克樹或立朝居鄉卓有可紀彙爲一冊

以備採擇伏惟傳稽衆論精核名實以光易名大典庶幽燾可闡足以彰往詔來而河維人文不至湮沒三代之直道愈彰於今日謹揭如左

理學應謚已經三院特請奉旨下部者二人

孟化鯉號雲浦河南新安人中萬曆庚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時相欲致先生爲重終不往謁丁艱起補戶部主事惟河西務秋毫無染惟與士子講聖論明正學丙戌江南山左大饑奉命往賑全活無算改吏部主事丁憂起補歷文選郎中用人一秉至公請託不行以起國本建言都諫張公棟忤旨調外尋以廷臣力救削籍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策蹇歸里郡邑長吏卒求一面不可得先是公作秀才卽以正心修身爲志師事尤西川時熙應詔恩選肄業成均卽與學者聯會講學中鄉試卽不列名呈坊價至是建川上兩賢祠力行古道淑士善俗從學甚衆里人無不稱曰師大抵公之學以無欲爲宗其教人以孝弟慎獨爲要尤精於易謂易爲六經之原不可以觀象玩占了之立說一歸於心卓有獨見蓋伊維之真傳而良知之嫡派月川之後一人而已所著有尊聞錄讀易解言諸儒要錄理學功臣言行條文集八卷學者稱雲浦先生卒祀鄉賢又建祠特祀壬戌以鄉元標請奉旨贈

光祿寺卿天啟四年三月內鹽臣李日宣會同撫按具
題請謚奉旨下部

尤時熙號西川河南雒陽人繇舉人除元氏諭丁憂復
補章丘尋陞國子學正教士以躬行為主壬寅年四十
因自詰曰我今道明否德立否不覺淚下於是劉晴川
以建言逮獄從犴狴師事之甲辰陞戶部主事權濬墅
關一塵不染自奉澹苦人所弗堪以母老終養明道修
德三十餘年足跡不履公門郡守以帖二張遺官地若
千畝峻謝不受啟廼後進立教平實簡易晚年慨傳文
成之學者失真喟然曰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安得更
何惟先生文集卷之六

有上面一層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學者稱其溫
和純粹有明道之風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於世
祀鄉賢又建祠特祀天啟四年三月鹽臣李日宣等具
題請謚奉旨下部

應謚已入訪冊者二人

魏養蒙號惺寰河南雒陽人繇萬曆丙戌進士知解州
歲祲賑貸民免流徙遷刑部主事有遊僧借內使為徑
冒破吏金數萬居間甚衆終執法不貸歷遷湖廣叅議
監軍征賊單車就道運籌勞苦一日點兵一千總違紀
律公將繩以法其家丁擲甲執刃鼓譟而前同事遽走

避所風後公挺立此之家丁唯唯退仍行法一軍肅然
賊困海龍國公伴為緩攻狀令健兒攀樹緣升從後搗
其穴賊窘自經死遂平之又遷本省副使監軍征五靖
叛賊擒元兇餘悉不問以功歷遷山西左轉督糧已酉
陞山西巡撫戒奢廣賑饑饉嚴腹刑存積十餘萬金預
儲三關客兵餉本任九萬六千有奇草六十九萬三千
有奇擢少司馬護送福藩之國計處安靜秋毫不擾署
篆兵部邊功最多丁巳內計徐某等主察一時名流驅
除殆盡而公名在拾遺公論不平亡何奉旨留用公告
病里居尋起南大司農復以功加太子太保改南兵部
尚書終不出而卒公立朝侃侃居鄉恂恂武功尤多可
謂古名臣矣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

孫應奎號東谷河南雒陽人繇正德辛巳進士授章丘
縣知縣徵拜給事中嘉靖十五年以言事忤旨兩繫詔
獄既得釋旋以大計論臺臣不法謫高平縣丞稍遷兵
部員外郎歷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左副都
御史協理院事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本部尚書改南
京工部尋改戶部引年致仕隆慶四年九月卒賜祭塋
如例公生平大節侃侃無所曲阿有招不來麾不去之
風至今膾炙人口論定已久所當易名以旌大節者也

實行已經送部訪聞存名不具述

應謚未入訪聞今應續入者六人

汪輝號柱河南高縣籍休寧人中萬曆甲辰進士選庶常歷禮部侍郎公與人設城府恂恂如處子而恬節素守可以風世會魏瑞煽虐忤其意者必鋤去之公正色立朝無所依傍瑞諷見已亦不介意瑞求公作火神廟碑文公卒不作遂削奪忻然就道
今上登極詔起公吏部侍郎已得旨亡何公卒遠近益嘖嘖嘆惜云

王正國號柱峰河南宜陽人孫萬曆庚戌進士初選行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人考選禮科歷南京刑部侍郎公生平孝友直聲素著在兵科時值延綏失事重大匿以功報奉勅往勘絕無姍阿彈劾總制以下三十餘人謫戍降調有差銀臺棘寺所在持大體明國法在留都甘忤權貴飄然長往闕大隱閑結同志談性命之學半刺不入公門先後撫按薦疏十餘上公終不求聞達享年八十壽終賜祭葬可謂有光河嵩無媿褒毅者

李炳號岵嶠河南盧氏人孫萬曆癸未進士授嵩塗令丁艱補洪洞選御史時有專閫方四月驟遷戎政公列十不可効之雲南差及瓜臺序他屬多却足公竟慨然

行所興剔不可勝計未幾按應天時權稅中使賜張有督祿者先聲熾甚商民鼓譟公爲調劑之得亡它害歷陞山東巡撫時爲稅監魚肉一瑞敗一瑞復至稅額三萬八千公懇請停止上報可請告歸里後起南大理卿時熱審之命留中不下公削牘力請熱腸淋漓每一獄獄求生於死減重於輕反覆參閱夜分不寐而刑部都察院俱缺公兼攝勵精無不中窾亡何卒於任未竟其用識者惜之

陳惟芝號光字河南孟津人中萬曆庚辰進士公撰忠孝二箴與孟雲浦勵志典學授維川令維川刁瘠人殊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苦之公獨無難色戴星七年雒川大治蔡太史有循良傳行取御史念切國本請諭教開立不嫌撻撻巡漕河往歲巡漕率先漕艘以致脫幫公獨以身尾之是歲過黃獨早且巡按蘇松却餽遺逐墨吏九年西臺不受謝薦儀陞大理丞轉少卿以才望簡應天巡撫時礦宦四出在在激變公焦心勞思繪孝陵風水圖抗疏數千言上聞卽下令禁開鑿而金陵王氣不致鑿損公之力也且撫吳三載食不重味衣不曳帛丁外艱回箚中無長物依依膝下孺慕終身又篤愛其弟訓士善俗孟津苦衝而協濟鄰邑七百金公瞿然具白當道捐之邑人刻

有梓里蘇困編且立祠祀焉家居十四載未嘗走一使入長安而撫按薦疏十餘上推大理卿刑部侍郎神廟多留中不下卒之日遠近哀慕祀鄉賢

王以悟號惺所河南陝州人中萬曆甲辰進士授邢臺令陞兵部主事歷陞山西叅政公儒童時聞孟雲浦之賢卽吳糧東求爲門弟子誠苦備至旣而引見西川喜謂得人稱之曰王生其貌日休休耳其氣日克克耳其心日空空耳里選鄉薦皆不受驛所常例旣成進士授邢臺令澹泊若寒素刻復古論俗論士諸約適邢大饑條上利病三十事乘馬煮粥雖窮鄉山坂猶以巾帶懸

明憲先生文集卷之六

八

腰設法嚴稽民沽實惠或置綿衣或以俸錢代贖鬻妻孥者舉卓異擢兵曹公感時事條上如罷內市嚴禁術杜異端皆關切大政不報時有闕門殿御史者具疏論遣至公清理戎伍毫無間徇公旣陪推銓部以才望當次及公見逐鹿者衆先去避之置鼎新會與士大夫論學尤佩服孟雲浦之訓久之出叅政山右公蕭然行李單車就道至卽署四道篆條上利病關切民隱甫三閱月公卽賦歸來乞休急流勇退制臺董公曰雖足草堂仙人隱跡地儘足自樂其如晉陽何公竟歸仍率同志會講古寺中時論方禁言學而公自若日惟課士讀書

自娛而已公天性醇厚不與人較有某守凌公公以理感悟某守卒服公之量以疾終祀鄉賢蓋聞修持世君子也公易簀之夕猶曰須迴顧此擔子如何擔究竟如何結果歲月不多恐碌碌過去諸子孫跪問後事但曰吾平日言之已詳

王价號弘字河南孟津人萬曆甲戌進士廣平司理六年操守嚴於一介遇大獄不徇權勢竟扼之轉南刑曹平反詳明陳大司寇我渡稱曰人皆似王王政盡心明允誰謂留都局冷也以南戶曹督水西門稅愈屬清白督倉庾出納均平時江陵病留都府部皆設醮於朝天

明憲先生文集卷之六

九

宮公獨與范疇陽等七人不與旣而轉真定守又丁艱補大名守歲荒則煮粥發倉流移則葺房賑救大旱則步禱得霖道士李全以邪術惑衆公焚其廟火其書杖其人會公病註寧山潼關軍政考語必思肖其人心神俱瘁卒於任其居鄉也家徒四壁而施藥施棺孝友備至兄化卒爲猶子本立娶婦贈給出田間乘一羸馬有楊廷舉得罪邑令以百金求解笑而捐之蓋棺不數年其子孫至不能蔽風雨亦可想見其人矣

河漕議 計九則李充時著

爲謹據聞見直陳河漕要領以効末議事竊照該賊至

愚陋陋稟其乃職之不遑其敢越俎而譚河事書曰
荒度土功必目營意匠方可區畫有當況以中材而譚
身未履目未熟手不習之事何能有濟然竊蒙本院虛
心下詢采及蒔菲且該職待罪五年于茲往來於黃河
汶泗之間者不一而足聞諸河官鄉紳父老之譚不
一而足况客歲天旱河溢漕幾爲梗雖以局外之人頗
切憂天之懼是以不憚勞容博采所得條議幾盈箱篋
然其中可採者不及十之三四謹於自公之暇酌其說
之緊關或可施目前之弊或可備百年之籌者凡八款
集思廣益則輿論宜采而道旁之舍不可築也故有言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六

十

定浮議議者以浪矢溝決爲河漕大害而不知其害之
源與治之法故浪矢溝決之黃河不可忘其所有事
而以有限金錢填河之腹不知其已卽不可已而不可
不節省也故夫料議又次之河漕告成漕運輕之而淺
窄淤渴可虞故河議又次之漕之利泉尤腸胃之利
飲食而水櫃者亦漕之大困庾也則濬泉清湖要矣而
說者又以加黃或有不可恃之時預備不虞莫如膠萊
河之開然亦存此一段議論以俟酌定非目前所急也
若夫潢池之弄兵與運船之失事皆漕事所關地方攸
係故未及之此外如同空宜倣重運法各給限單尤爲

乞緊而其他禁生事時工食革占役嚴緝偵慎啟開去
常例治盜央稽勸惰種種利病不過一再飭行之無甚
緊關無甚難處則亦不敢贅譚以煩睿聽也或有未盡
事宜另容隨事敷陳

本院屬精于上加意振剔佇見平成永賴轉輸不匿該
職又何能贊一辭哉爲此廣采輿議兼揭一得之愚以
塵台矚此該職實心講求非敢傳條陳之名而以
套語進也若其可行與否則自有台裁在

定浮議議

議論多而成功寡近世通弊而河事尤中其病如黃河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六

土

如會通河其最扼要者延袤山東河南兩直之間不啻
數千里中間廣狹高下之形淤決衝涸之故濬塞分合
之功非躬親目睹未易悉其情形而議者多據紙上之
陳言與風聞之浮說或一己之臆見與不化之成心盡
有私其身家者有私其地方者有欲借以規便利者有
欲因而求上知者其意各有所主故凡條陳之可擯者
半可酌者半可行者什之一二耳今黃河頗稱安流其
最要者唯浪矢之決宜禦徐呂之淤宜疏進堤宜護工
料宜覈數事而已會通河雖多淺淤頗堪通運其要者
唯濬泉清湖疏淺護堤時啟閉清冒濫數事而已大抵

行所無事之時只以增卑培薄為主而時經略其太甚
賈讓之下策不妨爲今日之上計乃或以補偏救弊爲
偷安之術于是有言宜分黃河北達臨清以入海爲運
道者譬之開門而揖盜未受其利先受其害矣又有謂
宜復海運者有言宜大築黃壩壩者或謂宜引漕沁范
諸水由張秋入運者或謂衛河可開引淇洹二水或引
漳水以壯清源以下之勢者有謂宜鑿黑龍潭開鹽河
者又有謂仍宜開膠萊河者各出所見喙爭鳴非悠
謬無補則浪費不貲蓋局外之人多欲創非常可喜之
說豈顧行者之難易又豈顧行者之成否行之而不効
則所傷之民命所費之金錢誰責任之故大洋甚險元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主

雖行之而利不償害海運之議宜寢黃壩壩近雖卑薄
緣李吉口沙壅此受其壅則彼必受其噴射此一定之
理如爲商丘慮只宜酌疏李吉口之淤而時補修黃壩
之缺不必爲此擾擾也黃壩之議宜寢漕沁諸水于張
秋無建瓴之勢疏之分毫無補于運漕沁之議宜寢臨
清以下本自足用雖有時不足乃汶泗之水天旱而涸
也况淇洹之水微漳水猛且既去而微之來能無崩決
之慮淇漳之議宜寢黑龍潭在張秋國初大受其害築
戊巳山以鎮之倘鑿之通漕不惟無益必有漂沒之虞

若鑿之通魚山之鹽河不惟金錢無所措處而鹽河之
通塞亦濟南土人之利于漕河何與况未必可行乎黑
龍潭鹽河之議宜寢惟膠萊河一議差爲近理近日土
人往往議開而直指畢公亦以爲是但其中利害恒相
半而中多沙淤非躬履熟識力定錢糧足未易辦此也
大抵今當帑藏告匱民窮財盡之時祇可因其固然而
振飭其不得不然倘卒有潰溢不妨臨時相度務期有
濟此外如前諸說及諸可已之役無甚利害者一切無
聽以不失行所無事之意蓋于無事中寓有事非一無
所事事也若堤壩渠塘疏濬排塞自有不容遽已者唯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主

一清之覈之足矣

狼矢溝議

黃河無數十年無事之日邇來頗稱安瀾者十餘載于
茲矣狼矢溝之決決而塞塞而復決議者動色相戒以
爲左虞陵右虞漕是則固然而該職則以爲狼矢溝雖
塞正未可安枕臥也何也河猶人身譬如病嘔病泄不
察其中氣單虛胃腸癥結而槩施補劑其能瘳乎即幸
而瘳爲害滋大則請言黃河受病之源與所以治之之
法往不具陳如萬曆初年崔鎮龍窩決而白洋歸仁流
沙淤隘淮南幾爲水國潘司空遙堤之議力排羣紛而

玄圭告成嗣是河身無常人心多懈于是黃壩口決王家口又決蒙牆朱旺相繼又決當是時徐呂之洪可塞蒙淤矣大抵黃河半水半沙其性暴迅其勢洶湧上流決則下必淤下流淤則上必又決此一定之勢亦必然之理迨加河告成重運由加回空由黃自此人多視黃爲不急之務于是呂公堂徐州洪向之塞蒙可涉者沙墊未大開疏所以沙墊日積既受以必淤之勢遙堤日廢或予以不得不決之隙是以三十九年狼矢溝之決方竣而四十年三山口決矣四十二年三山工方竣而四十三年狼矢溝又決矣見今興工近三載而迄無成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四

效將緩視乎聞狼矢之決徐呂淤淺回空多阻且決水借周柳落馬諸湖之勢而泛衝于加之下流如猶兒窩劉家口諸處堤岸坍塌道多阻糧船非東南風多被湖水吞蓄是剝床之災也將急圖乎黃水洶洶如怒雷崩壁伏秋水泛溢即日耗水衡金錢能與之爭勝負乎是畫沙之術也或曰持議若是將安所下手曰譬如醫家治病急則治標緩則治本爲今之計直勸其緩急如直加之間黃湖交衝大阻糧運果不可一日緩則一面識錄其埂岸分殺其水勢急塞其決口或口不可卒塞多用牽挽多方防護多方分殺其上流奔激之勢務

禪運事無悞此治標之說也但連歲雖開決口爲害而糧船未必十分阻難則今歲第用前法亦可完目前運事待伏秋已過水勢漸微然後乘便而拮据之一面將徐呂之間故道淤淺處大加開濬俾後此全水之力有所容以下行蓋水性善下故此最爲吃緊一著正今日對症之劑也觀諸往事黃壩口之決不由堅城集李吉口之淤乎蒙牆寺之決不由堅城集未通而黃壩遠塞乎李吉口開王家口塞而蘇家莊決不由堅城集以下全未疏通乎則三山狼矢相繼屢決謂由于徐呂之可塞蒙未大疏通理或然也故曰開濬故道正今日對症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五

之劑也然纓堤遙堤必時視其弊者葺之單者覆之單者崇之乃其要又在謀畫之確當委用之得人而稽核之有法也頃本院躬巡河干一經指畫必無遺策其議風所未習何能洞隔垣之見然所聞諸津吏父老其議如此而又見條陳日紛各出所見或於以水治水之說未必有當也是以揆諸理勢合以輿論而恭以已意謂其大段有如此卽謂該職爲耳食其敢諱哉

黃河節省夫料議

黃在秦晉之間無利無害無所事守在河南山東南直北直之間則河爲要害于是有河官有河夫有堤工有

埽料每年所費鉅萬總以護陵妥漕慎守其一而備不虞顧有必不可已之役亦有可稍緩者有不得不全力防禦之役亦有可扣省者有用一分即見一分效驗之役亦未必無冒破者即以山東言之山東河經曹單凡一百八十餘里曹守王家口三官廟等處單守黃烟壩等處說者曰一縣即不守未必有礙于陵或爲中州守耳此亦非一體之論獨是每年所用夫若干埽若干工若干而下者自下衝者自衝淤者自淤決者自決曹人胡宗沔所以深言下埽築堤之無益或有見也如日者黃烟之決實爲李吉高淤之故乃李吉口未必大濬而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黃烟壩兩岸相遇水無行地所以李吉口日淤而黃烟日淤雖近日開一渠以稍殺衝激之勢而連年下埽築堤未見分釐工効一切問諸水濱矣說者曰此工料關係最大雖明知宜節宜罷顧誰敢任其咎者噫天下事總以因陋襲舛而致大壞極敝河事亦然大抵河本曲流而直射伏秋之間雖無小決亦無足爲大害即有大決而堤工埽工可足恃乎不足恃乎人力可以順水之性而不可與水爭況就中不無冒破者乎且所謂節省非惜此阿堵物也無事之時宜爲有事之慮已然之構節可備未然之緩急如埽料凡椿樑柳束棘麻草繩之

屬四十四年以前歲估八九千金大半歸諸島有卽四十五年估五千金有奇而俱扣存未用則埽料宜議也草束則舊以空徭夫九月採取率多稱苦不若各扣九月工食一兩而諸縣照價估買歲可省十之三四且係各夫情願又近來所已行者則草束宜議也如堤工近多臨河築堤取其易浸可因以爲利今第宜就舊太行遙堤縷水等堤補修之潘司空極言臨水築堤之非非篤論乎則堤工宜議也如埽工多在河身窄溜處與水相爭是以多歸之乾沒今宜酌勘其緊急不得不下者下之母以有限民膏而與河伯之腹及稍役之費則埽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工宜議也如徭夫則歲設千七百九十每夫工食十二兩額扣三兩實給銀九兩舊以河事孔棘而設今河稍告寧可不樽節爲後慮乎每歲所估工程多准夫數中多不急之役且漏孔百出矣近雖河官稽覈不遺餘力而此輩互相爲孔尚未可過而問也今宜每年將應編徭夫州縣半編夫半扣銀其夫俱須實實上役毋爲占役毋爲虛冒儘足調度應用如卒有別虞用夫者臨時召募則所扣存之銀每年可得七八千兩合之埽料堤工所省每年約有萬餘則徭夫宜議也此皆就山東言耳而河南南直北直可類推矣此特就徭夫工料言耳

需其他舖夫等項可省尚多矣總計十年山東可省十餘萬各省稱是可得五六十萬矣可以壯元氣可以防未然此該職得之臨河居民及河官之議非敢以議事之易而成任事之難也

加河議

加河南自直河口北抵劉昌莊在山東南直之間蓋因黃不可恃加工遂成原議重運由加回空由黃十餘年來爲漕運之利議者見加河可用遂有棄黃之議客歲直河一帶險溜異常而加河間有淺濇議者又欲棄加而用黃竊見兩年來黃河東決故道沙淤不惟重運難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六

行卽回空亦多阻濇此已事也且客歲以黃溢加湯非七月十九日大雨幾于膠舟倘異日加有不虞安知不借力于黃乎故黃者大利大害也加無大害而有大利亦有微害昔開加急于落成故堤多卑薄岸多窄逼底多淺濇而徐唐河猶見窩等處多沙多石多溜亦有被衝而無岸者故卑薄宜厚窄逼宜濶淺濇宜濬沙石宜開無岸宜補而猶有說焉黃不苦決而苦淤加不苦泛而苦淺宜做水櫃法將微山獨山呂孟昭陽等湖蓄水濟運非甚不足不得開湖口破費有盡之水而直河一帶倘須多備洩溜入夫以防黃溢衝運之用總之濬加

宜待避壩時勘其工程毋至冒水衡之金錢蓄湖宜就啟閉時慎其蓄洩毋至待舟膠而騰騰此皆舊貫可仍不過稍一節宜而兩省交境易于各執意見故謀擬于築舍而事就于和衷又治河之大窳會也然疏濬之必力工程之必稽微獨加河卽會通河亦然而加以石底窄岸泉源頗少尤宜加意疏濬以防淤阻耳

濬泉議

自先臣尚書宋公禮用老人白英之議以汶泗沂沭諸水成會通河實賴泰安萊蕪三百九泉爲之接濟是諸泉之大有造于漕也各郡縣有泉官有老人有泉夫每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六

歲額有工食而責成于有司經管于河官挑泉之令日下疏通之檄日上求其實豈無以虛文應者究懲未必懼也卽懼而惰窳者尚多查勘未必實也卽實而遺漏者尚多往歲霖雨未降河水不絕如綫舟幾爲膠止靠天雨解者曰天旱則泉枯雖濬之無益也是固然矣第此輩官老廢費工食而不共乃役將焉用之且濬則通不濬則塞可借口無益而廢人事不修哉合無自今嚴加申飭督濬泉源通利俾無阻塞印官每歲終各具印結一泉塞卽加官老以罪而奪之稍泉塞太多則有司河官與有責焉至汶泗沂衛尤爲衆水之大者每歲責

河官及該州縣官一併于冬月疏濬俾無壅淤旁坐注之水櫃以待不時之需亦吃緊者也若夫或有以爲利在已而占以爲不利在已而阻此中頗少而亦不可不預防之耳每歲春仍宜委府佐之精明者分頭查勘官則分別修墜以備年終薦勅之用役則分別勤惰以爲懲一儆百之法毋徒以紙上盧文上下相蒙庶于輸輓未必無小補云

勸水櫃議

東平濟汶之間有南旺安山馬踏蜀山馬場等湖謂之水櫃蓋澇則引水入湖以預儲蓄旱則決湖入運以通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五

漕舟若容水之器故謂之水櫃漕運所資者蓋甚鉅且切矣先年前部院節次踏勘高阜召民佃種徵其租入以代魚沛諸邑之稅于是或以公費徵或以宋尚書香火徵或以民自給帖請種徵因之界限混淆豪民兼併用力廉而所獲倍幾爲羣兒一餅爭無已時如近日昭陽汶陽等湖甚且折入王田雖非原定水櫃總之漕水濟運亦水櫃之屬且既種其地必思所以據而有之于是或旁阻水渠而不容入或陰壅水埂而不欲出未可謂全無其人幾于扼其吭而奪漕河口中之物所以當道每以清湖爲議而卒莫得其要領或不免于中

也辰巳之間湖淤于漕濟汶一帶幾于斷流或曰天旱甚則湖水渴卽有微蓄亦不能逆而上流何尤于佃種不知漕運固不全藉于湖而湖之有利于漕居半也十七年工科常掌科居敬奏請各查頃畝于高下相承之地築一束湖子堤堤以內永爲水櫃堤以外作爲湖田庶界限分明內外有辨小民難于侵占官司易于稽查詔從其請今其子堤不尚有存焉者乎宜轉委踏勘某地爲水櫃仍封築如故冬月引汶水及諸泉入之或查原堤再一補築于水所必由之道開渠數孔而待春時引水既足卽實加堵塞其出水處留一二斗門亦設水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五

膠萊海運議

說者謂黃河出沒不常從古已然自加河之議成差可避徐邱上下諸險數年以來頗便第加河水道湫隘易涸易淤卒至大旱漕事幾不可知萬一有變數百萬命脉不幾中格乎先臣丘公海運之議以爲有見而欲收其全利無逢其小害莫如膠萊河之議猶爲近是此議似迂似鈍而無事爲有事之慮亦不可不講求者容歲畢按臺往復言膠萊河之必可開者數四且有新河間與諸人士議頗悉而本職終以爲未易開按臺則以爲誠未易開而非不可開也攷元至元十七年姚濱由膠西縣陳村等處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徑通漕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

直沽海口二十二年詔罷嘉靖十一年方御史遠宜議開膠萊副使王獻開未竟隆慶年用劉尚書應節議遣徐侍郎斌發戶工銀六萬兩試于把浪廟分水嶺北海倉等處功未就而罷萬曆三十年詔開新河尋以道府累次踏勘撫院題罷則膠萊之不易開明矣第膠萊之所以稱難者分水嶺也按此河起自淮安清江浦入雲梯關皆淮路也凡三百四十里卽入膠海歷海州至安東衛至麻灣則由海行凡三百三十里有奇自是而新河口自是而海倉口凡三百四十里有奇又自海倉至直沽由海岸行三百五十里有奇則達于天津衛止一

百五十里矣總計清江口至丁字沽止船由海岸行九百里河行八百二十里通計一千七百五里較之今漕頗省歲費較之海運不啻逸而且便然非一勞何以收永逸之効則所謂不可不講求者此也第麻灣之北有劉家口數里有沙石山名曰分水嶺地勢高下相崎南水至此而復南北水至此而復北流沙相衝何能不闕所最難者正此耳欲鑿而通之恐未易爭勝且淺則無濟深則不能昔人親歷其地有謂自麻灣抵劉家口行五十里則窩關也南北地勢不甚相崎欲循此道鑿平地徑入新河蓋與其鑿山而山難鑿毋寧避山以鑿地耳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

此議近妥而紛紜之議實築道舍大抵從雲梯關以入膠海從麻灣以避水嶺則下款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可爲善建不拔之業其爲利賴萬倍雖名海運不異河路若夫泉源則宜疏沽河淮河五龍河小開口河諸水做泰山諸泉法以防旱澁開壩則因吳家口開陳村開窩舖開亭口開周家莊玉皇廟楊家園諸開之舊而又因水勢以建設之亦略倣會通河開法務使曲折合宜足爲永利船舶則底用八尺圖木貫以豎樁倉爲龜腹首尾偃月前後置舵帆桅聯立有機而置長杆篙以探水立定盤星以取向擗風板分水以使風鎖口板衝

浪以逐波夾以竹木筏羽翼之以防傾側之患如蕃船
漁舟之制諸如此類必求妥確誠率此以行亦中興之
大業而無疆之利賴也顧說者難于費之無從出然膠
萊故道皆有成績約費二三十萬而足雖曰國家空虛
安所得此金錢不猶愈于會通黃河淤費不下數十萬
乎雖曰沙石難開海水洶湧前人未見成功第天下事
不憂無成而慮意見之各出任事之無人誹譽之日紛
也會通一衣帶水脫有不測不幾以軍國戲乎然人見
加黃尚有可恃而驟議及此適滋多口且駭人聽即本
藏亦非謂易行正謂太平之日最宜急力講求倘有可
行則國家數萬世之永利在是大抵膠萊之議在今日
不易開非不可開一言盡之矣若夫海運之險必不可
行者也而近日議開海運乃自登萊以達天津之海道
雖權宜之計實永賴之法且因此而練海兵熟運道設
重鎮通轉輸又國民兩利之道不妨亟議行者

清河盜議

往歲水淺舟膠運帆泊岸四百萬軍國命脈從饑民口
手中過亦危矣于是當道爲懲熱吹冷之謀河干設備
連絡如織庶不弛于抽振之傲矣而上年陽穀之阿城
開白糧孫同知被劫一時文武諸吏俱往俸督掄乃他

劉德先生文集 卷之六

書

劉德先生文集 卷之六

書

州邑之失事者屢屢見告豈盡防禦之不嚴哉按厥所
由蓋一由停泊之非地人易生心則凡官民船隻必于
大村店處停宿矣一由護送之無人卒難救援則各郡
縣各設兵快若干遇有解官緝紳舟遣若干人護送出
境夜則率鄉兵圍宿有事互相應援矣猶未也近來
鞠陽穀大盜其中多水手而大半係外水外水者所
雇無籍之棍徒也今合無會同總漕申飭凡糧舟旗牌
率用親身不得雇外水即有事故亦須于所在店家會
雇有跟脚而熟之人仍每幫五船互爲一結糧長置簿
一扇籤一筒將在船之夫盡數不時抽查有不在船者
罪甲長有一船脫幫者罪本幫有一人爲盜者罪五船
而糧長亦與有責焉仍于重運限單後粘一單將官旗
各姓名盡數填入以備所過河道衙門及河廳抽點一
以稽行期之遲速一以防外水之爲盜若有一人不在
一船脫幫必須究問明白方許放過若上年陽穀失事
內有盜在指揮劉國華幫已獲旋奪竟令黠盜漏網
此偏婦武弁尤須重治以肅盜源若黃河大盜系絳張
旗出沒于三省之間尤難擒治久之恐爲別患非本院
會同中飭誰肯自洗其結習哉又有謂夏鎮以東一帶
人烟稀少往往多盜有沙溝守備宜移居河干者加河

夏秋之間駐萬家驛不惟賢道且以防盜况
衙門可居者又有謂宜改臨城驛于河干人居稠
密可以寢盜心者皆可爲弭盜借箸然事關重大尤須
再加酌議者也

理學二先生議

易名之典國家所以旌賢哲而厲世磨鈍之大端大法
也非其人其誰能阿所好苟真知其爲理學名賢而俾
沒沒謂三代之直何哉無論海內卽我中州真儒輩出
後先輝映亦難殫述而河洛間程邵開天彬彬在茲國
初卽有曹月川先生諱端者與文清諸君子鼓吹羽翼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六

表

有功吾道隆萬之間雖有尤西川先生新安有孟雲浦
先生此三先生者上衍洙泗之流中傳伊雒之鉢古道
清時正學垂後若出一轍海內君子謂宜從祀廟庭公
論在人心久矣頃當五年議謚之日公論大明君子道
長先是月川先生業謚靖修無容更議而二先生尚未
易名卽二先生屹屹闢修何嘗有意表暴第闡幽之典
秉彝之公則有不可泯滅者

西川先生姓尤名時熙字季美幼讀文成傳習錄卽厭
秦詞章一意聖人之學壬午中式鄉試除元氏諭復補
章丘諭教士皆以躬行爲主尋陞國子學正華亭有

徐公爲祭酒特重之令六館士俱師先生壬寅年四十
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自詰曰我今道明否德立否不
覺淚下遂師事晴川劉先生晴川文成高弟也晴川以
言逮獄時從行從印証體認真切甲辰陞戶部主事
權濬聖職毫不以自污自奉清苦人弗堪也每以母老
終養三十餘年明道修德足不履公門郡守以帖二張
遺官地若干畝公爲書謝不受居常坐小齋見後進來
學喜甚敎迪不倦其言曰性分上欠真切只因心有所
逐又曰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又曰不求
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箇好字終不長進又曰放者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六

表

心也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其爲說大抵祖良知
而要歸于提醒人心使知所嚮往不容自己晚年應於
傳文成之學者失其真喟然曰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
安得更更有上面一層于是令學者只于見在職分用
又倦倦于孝弟爲仁之本主忠信及終身可行其恕乎
諸語此其立教平實易簡可謂有功文成而造詣之純
德器之粹有非學者所能摹擬也孟我疆秋稱其溫和
純粹有明道之風孟雲浦先生其門人也稱其裒然爲
一代真儒四方學者負笈百餘人所著有擬學小記聖
諭衍行于世卒之日含歛不具子孫貧乏不能火祀

鄉賢又建祠特祀

雲浦先生姓孟名化鯉字叔龍幼警敏不類凡兒爲諸生卽慨然以古道自任師事西川先生片言隻字罔不籍記久之幡然解悟歸而立會講學多所興起西川曰吾道大明于西矣癸酉中式鄉試同年具呈坊價獨不列名先生初應貢及偕計皆不受驛遞路費庚辰成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尋補北甯銀庫權河西務皆痛革積弊一錢不染士民爲之立生祠江南山左大饑奉命往賑全活無筭遂收驗封主事丁父母喪皆哀毀一準家禮補稽勲歷文選郎曰用人朝廷公典而可干以私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文

耶孤勁不少徇故事方面以上多先白政府而後補膺先生獨不白政府衙之中貴請託不行吏弊搜剔無遺會起用張可菴棟棟謫以建言國本時論避之弗敢用也政府遂陰陽于上獲譴削籍先生神色自若徐治文書付所司跨蹇歸里郡邑貴游求一見不可得川上建兩賢祠宗賢樓講學其中陝雒秦晉來學常至數百人恬澹古樸里人化之雖窮鄉夫婦皆稱爲孟師疾革猶勉人爲學作詩自警益先生天性聰穎于道極其發憤而泊然無欲惟孝弟庸行是篤其教人平易簡盡不爲高深之論其言曰立志必欲學聖人不以一善成名又

曰旣知向學須出頭承當庶不替私欲開縣門又曰學在自謙必頭腦明始不錯不然未有不以意所便安爲懷者也又曰渣滓只是有我又曰細虛談務實踐今日固本回生要劑也鄉南學稱其伊雒淵源千古如生揚晉菴稱其精心卓詣千古絕學有賴而門人王以悟謂先生之學千古正學是可以得先生之槩矣卒祀鄉賢又建祠特祀壬戌誥贈中大夫光祿寺卿所著有尊聞錄讀易癡言等書及文集八卷行於世祺生也晚不獲從二先生領其緒論而讀其所爲言皆孝弟忠信躬修實際語聞諸鄉人之及門者曰尤先生溫其如玉孟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文

先生澗澗如松下風及細按其生平皆于其微然而力學好修扶世淑人卓然爲伊雒嫡傳月川後勁論其學宜在從祀之列藉其品寧斬尊名之典私淑君子應有同心所愧祺其其人不足爲泰岱增高瀚溟增深雖然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敢據見聞綴其崖略俟諸持公論者采焉

明倫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七

議

新安驛累議

漕糧議

漕糧議補

附折漕呈

漕運議

附更派呈

救荒議

兵餉議

見疏內

鈔法議

見疏內

明倫先生文集目錄

贈序

張中丞公崇祀專祠序

陳楚英忠義錄序

賀王郡守晉憲副序

公賀王郡守晉秩序

賀陸公膺內召序

劉邑侯審編碑序

苗司訓署篆序

邵邑侯膺薦刻序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七

新安驛累條議六款

一急均貧富看得新安代當僉派大抵以地糧僉派爲率但糧多而滑者善爲躲避或詭寄於有力之家或洒派作零星之戶止靠中人應役又有富而止幫人銀一二兩此藉口應役者大戶既不應小戶又不應中人幾何況就中賣放仇扳之弊又種種矣近來多議加派地畝但年荒加餉豈可重困合無照例免糧水災荒糧帖糧外計閭閻約糧一萬四千有奇每糧二百石定鹽頭一角於內各隨便公舉二名或四名實應差役而其外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七

一

每糧十石幫銀一兩五錢每角幫銀三十兩較之每角費銀百金已少十分之二而且衆舉易舉且少革無名之費少除需索之擾應此亦尚易耳雖曰出之糧石未便見今幫費不費人人情願舍此不爲坐視其困如在湯火何口得出且原差有十餘年不換者實爲偏枯今後三年一換夫以二百糧石之內豈無三四人或七八人頗過者各自相舉自無隱漏且人安於應得之役而無意外之板卽未必不苦然三年一換若亦有期耳既出之糧石卽鄉紳照例免外之糧尚不免於幫差而詭計洒派亦無所用之矣此法便於小民不便於士紳然

而利在焉敢徂於私而弗言之乎申請兩院詳允施行

一急議官支看從來馬戶止帶走差支銷并係驛官爲政周南等驛皆然即新安以前原係官支不知何故驛官輒推之馬戶在官則止有支銷之費而無雜項之擾今在馬戶則過客之管家長隨視如凡上肉百般需索而門廚皂夫等役又從中而利之甚且驛官之跟官亦以爲奇貨可居也驛官所費十之一馬戶所費十之四矣況三年以前驛官支銷何嘗若累今後仍舊歸於驛官支銷但近來差役較煩各馬戶每角情願討貼驛

鄭德先生文集

卷之七

二

官銀四兩捌錢今同衆議再加一兩二錢共六兩共約銀四百二十兩共於支銷綽然有餘矣况見奉按院牌云馬戶原爲走遞而設今不惟走遞且又官支大爲民害此中確然當歸之驛官不惟憲牌當遵且所以循舊例而一郵政也申請兩院詳允施行

一急禁需索看得驛遞不苦於應付而苦於凌索不苦於真牌而苦於假藉不苦於往迴而苦於頻數如上司差役過客馬匹其中循理守法儘不乏人而藉之以爲利府者比比是也如過客夫馬之外又有旗鼓中火之外又索廩給或家人指名斂錢每馬一匹或二錢前站

以爲人等每馬索貼銀七八分或一二錢中間有等違法之人索至四五錢稍不遂意則藉口馬疲將馬夫鞭打凌虐或將馬匹中途打傷或索酒席喫一二日方行或預將馬票抄一白紙先令人傳送名爲預送抄牌希圖多騎一馬又多貼銀一二錢或買馬票一紙往返數十次視驛遞爲利途莫敢誰何其買馬票還過用銀一二兩其所得常至二三十金是又以馬票爲利囿也驛遞幾何而不重累哉今後本驛置簿二扇申請撫院或道府印示一以紀過客夫馬之數一以紀差役馬匹之數如

鄭德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

有多用夫馬及需索銀錢者印登於簿季終查繳小則提究大則參處各處馬票須將真票發抄每馬止照原數不許多索仍開某驛某月某日何往應付訖小印印之以防重複之弊需索者亦註票上或本縣密揭本衙門究處其傳馬票并貼馬等錢一條禁止若夫福府及各處一切馬票俱繇道府掛號方准應付庶於日監少息科索少禁而驛苦可避萬一矣申請兩院詳允施行一急禁順馬看得新安之苦大半由於周南馬戶之強梁每馬至洛該驛棍徒徑將馬強拉去置之空房不與草料或遲一日或遲二三日者或六七日者甚有順至

孟津河北者其馬有病瘦者有倒死者且有因而馬戶打傷及至告理未必得直即得直而所費已不貲矣此弊不除害無底止今後中府各批照如新安馬到洛當時發回不許強拉如留馬一日者追銀一錢五分留二日者追銀三錢三日以上照數加銀如有順至孟津河北者計日加倍追值或病倒者計馬之值加倍賠償不如約者告官同罪責賠其洛陽馬至新安如有前弊亦如之兩縣不問地方而有成心偏護於其間更見大公無我之舉矣請兩院詳允施行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一急催協濟看得新安驛馬本縣止一半其餘皆嵩縣

盧氏協濟耳莫非王事三州縣以應當之役既坐視其苦而袖手委之他人已不平矣乃協濟之銀呼之不應致本縣百姓賣兒鬻女貧產揭債至於逃而殆盡也彼三縣視之如隔靴之癢有數月不解者有半年不解者彼以出納之吝置之度外此以子母之息累之局中今後三州縣協濟務及時解發如春季不過二月全完夏季不過五月全完後時者守催之再遲則申上司提吏年終考成不完然罰庶乎於彼成同舟之誼於此免沸鼎之危矣申請兩院詳允施行

一急革雜費看得馬戶之累極矣其中與夫坐索長例

無名之費科斂不貲如遇有使用約費一兩而揭債至十餘兩使用之餘一二驛棍從帶瓜分工食到了便指東扯西一時科盡於是工食五十兩所得僅二十餘兩甚且馬戶指工食為名所揭私債累及新應差役之馬戶代為賠償馬戶之累如此而獨替人償債已大不平矣且逃差之工食亦歸之烏有馬戶以逃差為阱驛官以逃差為餌况夫投輕躲重偏累鄉愚弊端尚多不急革之馬戶蠹不可勝言矣今務嚴查某項為必不可已之費某項為巧藉之名色一一禁革以蘇殘喘驛官之體面即可惜而馬戶之心肉必不可重剜也無名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五

之費一切嚴革即間有使用亦設法預支借用不必揭債仍置印簿細開某項某項以憑查考庶免侵漁之弊諸如此類皆定為濫竽之貞石並請永久申請兩院詳允施行

漕糧議略 已卯居洛著

頃承撫臺諮詢漕事欲將利弊直言無隱可謂謙之自牧咸之虛受矣敬仰問察之虛聊備藹蕩之采竊謂天下事有利之而行之反害害之而其中有利存焉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今日小灘兌軍其初未嘗不利即前七八年尚有委官央囑承買者而後乃滋害至此

極也蓋歲荒則米貴如珠民窮則色變談虎加以費耗之溢弊竇之叢民力既竭國用曷充心已剝而瘡尚難醫皮不存而毛將安附於蒿目腐心之餘爲補偏救弊之說敢畢千慮用佐一籌其可備疏請以兩利相濟者二事可便宜行以救民水火者三事惟台臺垂聽而酌裁之敢私布於執事

計開

酌議可備題請者二事

一議增價改折夫漕不准折既奉明旨矣然正改兌不過七錢上下耳以此議折自難徵聖明允從目今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六

時價騰湧并一切費耗每石不下二三兩今議每石折一兩五錢若以七錢折色給之便於軍又可知也在朝廷如折河南一府可淨獲利四五萬如通省折可淨獲利三四十萬便於國又可知也如此而主上或允從未可知也不肖在南都曾題折浙江金衢紹南直徽州等處米二十五萬有奇三年除給軍外淨獲利三十餘萬原疏見在御前似可做行之也一議就便抵兌夫米價雖出河南而米則東土之所產也齋銀往返勞費十倍所謂二十鐘而致一石也今東北臨河州縣自有額解折色若以彼處應解議

改折色兌運而以河南代彼解運折色彼此相濟所費實多倘慮下從每兩加二兌解亦可如今日兵部覆奏明旨以驛站協濟銀抵兌京邊似又可做行之也

酌議可便宜行者三事

一議印官自買印官果實心爲民凡事直擔任在自身上急宜盡革承買以免傾家蕩產之害今議近者印官親自到彼兌買遠者許差親信員役兌買如有名爲官買而朦騙大戶者以不職論庶可省小民切身一苦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

一議早赴糴運聞各屬糴運大抵十月後方料理有十一月而尚未一人到灘者卽在豐年米價已貴况當荒歲愈急愈貴在印官曰於我何與貴則貴買到底派在糧石上耳今議每年以六月將價起完七八月趕米赴灘早買庶可省十之三四也一議定價公派夫米價騰貴勢不得不派之民間然賢者攢眉言苦而不肖者或反因之以爲利甚且衙官衙役百方開帳指一科十不過每石糧暗加幾錢幾分耳今議如米貴印官先儘那解買運事完本衙門酌時值市斗若干以斛斗計籌應值若干每石應

派若干原價外應總派加若干申請兩院批准行各道懸示通衢加在糧內攤補多加一分者以墨論庶可杜暗加之弊

漕糧議略補

一議加耗補兌前倍價改折之議頗出苦心且便於國便於軍民或可仰徵聖明俞旨倘恐漕米虧額或煩宸慮則有加耗補兌之議或借前籌之除各州縣已糴在倉儘數兌運外其餘未完漕米勒令加倍徵銀盡貯藩庫疏乞聖明稍緩此三四箇月候秋成七八月買米補兌除正米原耗米外每石願再加耗米二斗在太倉不失原額而且溢其數在地方暫緩須臾而已受其賜或亦聖明之所樂從者是在老公祖之力請而已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八

一議預備不虞古者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可積十年之蓄今朝野俱置公私皆空所以聖明不允折漕良有深意合無疏請當國者與大司農從長計議如遇北直山左米賤時預先設法措處或委心計大臣或責令撫按平糴數十萬以備荒年補折之需如遇各省大荒許令加價折解或於應領粟米軍人酌照時值順情寬折聞軍人

領粟米者即時賤糶易換老米食用則每年多放二月折色諒亦軍情之所甚便也在軍既便折色之用民獲免糴運之苦在國亦收倍折之利一舉而三善備焉是在聖明者之留意熟計之也

附請折漕奏呈

河南府屬雒陽等縣陝州等州十四處饑荒士民人等呈為河雒萬民不天兵荒千里赤地皮肉俱盡敲朴亦窮乞再為民請命倍價折漕以下有濟於軍民上有利於朝廷事十四處殘破赤子不知作何罪殃遭天降割既罹兵火又經旱蝗苦而又苦年甚一年幸蒙本道太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九

宗師本府太宗師申詳兩院題請河南一府俱係一等災傷欽奉聖明軫卹蠲免存留頂戴天恩何敢復言但河雒連歲災荒蓋百年僅見之兵寇亘古未聞之凶荒有不但僅以災傷論者自寇渡後城殘地荒人亡家破無月不焚殺無歲不早蝗寅卯兩年旱雹風霜諸慘俱備兵寇蝗蝻捲地一空今逃亡載道骸骸遍野父子夫妻相食荆子荻藜皆盡小民存者不過十分之二三菜色堪憐鬼形相對存留之蠲免似屬空文剿練之徵呼愈推殘喘肉剝已盡難醫眼前之瘡死不擇音遑卹我躬之後卽如漕糧一事原價每石七錢有奇今米貴數

倍償呼不前小民已如赴湯蹈火縣官盡作淚眼橫眉
雖曰題折未蒙聖明允但民不聊生終難結局何若
通變不倦使朝廷與軍民兩利之爲便也伏祈本府太
宗師俯從民便轉申兩院再爲殘赤請命情願每石漕
糧加銀七錢五分連水腳等項折解可足一兩六七錢
卽以原價七錢五分折放軍人軍人甚願而朝廷可淨
獲數萬之利小民亦稍蘇萬一之苦一舉而三善備焉
如慮虧太倉之額或題徵銀解藩司貯庫候秋成加二
兌運亦無非聖主之恩澤也至于題請盡蠲十一年以
前起解舊通及目下暫緩徵呼設法勸施賑濟煮粥容
引書先生文集卷之七

十

總在恩臺上請施行

藩運條議

竊惟天下之所以相維不亂衆心同然者情法理三者
而已情不平則鳴雖厲禁不能阻法不均則偏雖慈父
不能強理至當則公雖羣喙不能撓如各屬王鹽梗米
皆大苦累而運鹽一事猶獨累新滬陝三州縣代人受
害二十餘年若燐雞在湯鑊之中若耕羊飽饑虎之吻
仰高天而無路呼厚地而莫由况遠隔萬里之君門誰
憐七日之庭哭年來三屬百姓父子兄弟離散身家性
命難保下情難達每苦見帝於因鬼上意難憐終同桀

舍於道傷幸遇仁臺深軫民瘼所以百姓不憚呼籲然
出水火此亦萬死一生白骨復肉之一會也夫禍殷下
非十四屬之國主乎運鹽非十四屬之王事乎獨累三
屬貽害無窮請言情理法之不便者十有二而後議蘇
累之四事可乎一曰運鹽既係王事三屬獨運是爲偏
苦二曰彼如謂運鹽係三州縣差則各屬自應袖手何
故協濟腳價一千三百六十兩又何蒙議暫加銀五百
八十兩其爲各屬公共之差無說矣三曰彼如謂三屬
係經過地夫雖獨非經過地乎且自會興頭至維每車
往回千餘里豈皆經過地耶四曰彼如謂路遠不便派
引書先生文集卷之七

士

運則三屬往返之路不可謂近也五曰彼如謂三州縣
有運運所可供車牛則運鹽不列于郵制工食不加于
往額况迺累強半近已派運於閩縣行戶里甲矣六曰
彼如謂路非經由縣無驛站則三屬地不產梗米與各
屬同派上米何爲也七曰彼如謂各屬雖有苦差或屢
經寇患則衝疲彫敝未有甚于新滬兩縣殘破未有甚
于滬陝而又加以此等大苦累其何能支八曰彼如謂
吾各屬已出銀協濟矣則三屬之賠累者千百而各屬
之協濟特十分之一二耳况協濟未必以時至也九曰
彼如謂吾止應協濟耳運鹽非吾事也譬如父母有十

四子聚子以三子稍近貼併侍養久之獨以待養苦三子而曰養父母係三子事非吾事也此論之不通者也十曰彼如謂流雖擾自有息時不知流寇雖息而道途交收賠累調頭之苦未嘗息也十一曰彼如謂三屬雖苦自有正本清源之法杜漏卮減使費足矣何更苦各屬爲也不知即使果有正本清源之法三屬止當與各屬共沾雨露耳十二曰彼各處皆申議曉曉不肯認也不認亦人情也夫上臺亦視諸理法情之可爲者而已使事必下屬肯認則上臺之法亦窮且未聞三屬獨運從來肯甘投服認者也有此十二不便而于情爲不

明憲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

平於法爲不均于理爲未當百姓能甘心乎上臺能不垂憫乎皮骨與元氣俱盡能無憂乎于是有再議加派協濟之說謂可以紓目前之急然而愆期難齊實惠難沾且恐愈開需索之借口是受虛名而甘實禍也于是又有議分派三屬粳米於各屬之說謂可以抵轉運之苦然而心有主噪噪爭鳴徒以資甲可乙否之不决是議論多而成功寡也今惟有兩言而決王鹽應協濟乎不應協濟乎運鹽果苦累乎抑不苦累乎如應協濟則王鹽爲各屬之差而非以三屬之獨差明矣如果苦則三屬代他屬受累而非以三屬之累卸之他屬又

則爲今之計亦惟有言而決以交收分之各屬而不必協濟也以轉運責之三屬而不必遠派也以粳米仍舊分任而不必抵兌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於情平于法均于理當三屬即再欲訴苦而亦無可訴矣各屬即再欲置喙而亦無容喙矣是三屬赤子餓死而上臺生之既骨而上臺肉之出燐難于鼎湯救狎羊于虎口揆諸情法理之至平至均至當保赤獲一視之仁造車有合轅之理雖以陰陽萬世可也其議有四伏祈白臺垂聽焉

計開

明憲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

一議均派以平人情運鹽既屬王事十四屬皆當均任然有衝疲煩簡大小之不同恐一槩分派未便也即分派于各屬每年同運亦未便也今議炤新澠陝例酌量搭配分別多寡每三縣運鹽一年除雜陽衝煩武當兌運止炤舊幫銀盧氏殘破姑且免運候數年全復與各屬一體派運外其餘十二州縣約四年一運極爲均平至新澠陝已獨苦二十六年宜俟二十六年後方與各屬一體均派自屬公論伏候台裁一議代運以免遠擾各屬均運王鹽原屬分內但上臺體卹百姓恐派運車牛途遠勞擾耳今議各屬運

鹽其起運稽查交卸使費於三屬無法也惟轉運一事則三屬任之應運各縣即以應協濟之銀給與價值約每所每車議腳價銀六錢先期解交正官設法催兌至期隨到隨運銀不預解責在各屬車不預備責在三屬是三屬仍肩四年一運之苦擔又代各屬轉運之牛車其苦猶倍于各屬多矣如各屬能自設法轉運不願催三屬車者聽伏候台裁

一議正官料理以省科派大凡地方事一利與一害生且指一科千蠹孔百出惟正官留心真爲百姓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去一蠹民免一蠹之害如鹽車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古

梗米等差凡起運交收在平時預先料理在臨事特加意剔釐或委賢能佐貳董其事而交收之時必正官親到眼同交收則借口之耗蠹自無所容而無名之使費亦自當減矣至于藩役差出催鹽催米地方最稱不便則預定限期早竣王事不使差役魚肉小民是在上臺移文商行此亦正本清源之法也伏候台裁

一議省需索以蘇轉運凡驛遞轉運軍器車牛所過需索不貲然每次不過十餘車耳今運鹽每次至九百一十車其煩難已甚此必派之該所攤之里甲出

之行戶覓之別縣兼之小車驅運合境已覺騷然小民不勝煩苦萬一差較等役委官跟隨再加需索則三屬之苦愈甚今三屬既爲各屬轉運九百餘車之鹽一切需索俱當設爲厲禁至於鹽包交卸委官與各車戶務要稱兌明白設法封識不得彼此混賴起釁至于王府交割則見年應運州縣各自爲政於僱車運轡之車戶不相干涉永著爲令伏候台裁

附更派藩運公呈

河南府新安澠池陝州三州縣鄉宦舉人貢監生員百姓等呈爲殘赤幸出水火而復入水火仁臺已沛軫卹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古

而更望軫卹情極呼籲萬分難支乞均一視之仁拯獨擔之苦安萬民之心事竊矧陝澠新三屬或三經寇破而丘莽不減虛邑或僅存孤城而兵荒獨甚維西已幾無子遺矣無奈王鹽運車九百一十餘輛先年被有力縣分賄營推陷二十餘年僱運索費流土截劫歲歲費萬餘金尚有傾家賠贖錮追畢命者以致所夫盡絕鹽管婦女累及途人如昨冬本府馮知府借庫銀二百五十兩安站之事可按也幸蒙道府申詳每年三縣輸運夫福藩者閩府之共王也運鹽者閩府之王事也協濟百不償一旦有名無實輸運窮則必變且至平無偏又

幸蒙撫按兩臺老公祖憲批詳允已經啟聞國主允行
三屬殘赤庶幾出水火有日矣不意孟津曉曉有言復
蒙兩院批老公祖行府復行從孟新三縣會議遂變成
案止豁除三屬梗米本折一千八百餘兩仍責令三屬
專運已經三縣公議應與道府商確無異既承道府三
縣公議某等敢不仰從但梗米本折豁免僅可蘇苦十
之三四實不能償鹽車歲歲萬餘金賠費之萬一此外
或炤舊再留幫銀之數此在老公祖軫卹德意非某等
所敢必也更有請者三屬殘破兵荒已不堪言加以鹽
車每歲賠費加二三倍揭債所站工食尚不足當此一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六

費况係四衝極煩之地往來如織供億不貲再加裁扣
萬分難支幸蒙老公祖行檄查極衝次衝酌量減免三
屬固屬極衝况加運鹽大累伏乞仁明老公祖仁均一
視恩軫獨苦仍留舊幫濟減免三屬節裁至于新安山
薄小邑兵荒最甚尤望盡免節裁庶王事無悞而人心
稍安矣

救荒議略

蓋聞國家元氣在百姓天下腹心屬中原自寇氛熾而
鞠爲戰場矣征輸繁而民亦勞止矣旱蝗頻仍而靡有
孑遺矣昨歲不佞不忍士民饑斃尚醵產稱貸并儘家

所有麥菽谷豆柿澗等項得二千餘金以賑濟貧上貧
民又作勸賑文勸紳衿施錢二百餘千奏賑洛民庶幾
一隅之涓滴亦可稍紓饑渴之困而小補天地之憾矣
今歲饑荒又甚卽不佞昨歲之捐萬難再辦而紳衿亦
十室九空欲再勸施賑又幾幾乎其難之也語曰救荒
無奇策緩征蠲賑皆今日所最急然而難言之矣時勢
至此眞堪流涕痛哭而計無復之者也無已則聊竭千
慮以備涿譯安亦老生之常談耳伏惟裁察施行

一曰破格安民從來救荒不過議蠲賑在今日則軍
需旁午難議蠲帑藏空詘難議賑雖中原旣罹從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

不經見之兵荒自宜有破格之恩卹如河南一府俱
屬一等災十一年以前起存實難催辦已蒙題疏寬
卹似宜再爲百姓請命盡蠲十一年以前舊逋半蠲
新糧其餘題緩候麥熟開徵更責有司省刑禁罰以
安人心固邦本可耳

二曰申嚴弭盜流寇未靖固費收拾尤恐民貧盜起
土賊日熾宜嚴剪萌孽設法消弭有司卽以有無土
寇爲殿最焉

三曰設法修城當此寇荒城垣宜及時修築是在有
司真心設處鼓舞捐助僱募窮民典作卽于保障

寓賑饑之仁彌盜之義但不得縱役擾民借端科罰耳

四曰設法賑濟宜查府州縣備賑倉穀大加賑濟更煮粥以活無告之民昔在山左乙卯饑荒未至如今日河洛之甚也尚蒙朝廷遣御覽賑濟煮粥雖荒不亂况腹心重地可憂方大是在繪監門流民之圖請長孺矯詔之倉以動聖明之軫念而已

五曰急蘇困邠河南驛遞工食半出外縣協濟近年侵那不解以致代當逃竄株累百姓如在倒懸近兵部覆裕州民胡應選條陳以彼此應協應解之銀互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九

抵已蒙明旨允行矣獨汝州協濟分文不解致令新澠陝之民買馬買草買料傾家破產代彼應差大荒之年何以當此合無嚴檄催提吏書將已前欠銀清查完解仍希照新旨具題照例抵兌以大蘇困邠而出民湯火者也

六曰旌勸施賑古人有毀家棄以佐公家者義倉麥舟皆爲羨談人之好義誰不如我况籍城關係身家饑饉何忍見聞宜大張勸助之格力倡義施之風能多捐賑濟全活饑民卽與題請旌異仍責令各屬半月內先報以見鼓舞之勤倦嗜義之多寡焉

以上六事姑就此地言其所爲固圍救荒者如此或請或徑行務使民沾實惠消弭亂萌庶元氣固而榮衛愈固腹心安而天下舉安不然大荒如此誠不勝惻惻杞憂也統惟鑒裁速行饑民幸甚地方幸甚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九

張中丞公崇祀專祠序

初余與葆一張公友善上下千古肝衡人物輒瞿然曰
古人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之謂不朽
相與抵掌擊節有高山仰止之思及余叅贊留都後聞
公卽世惋悼久之復瞿然曰嘻雖然公其有不朽者存
耶已而邑之人謀祀公于泮宮已而邑之人謀爲公建
專祠歲時俎豆皆請於兩臺及學使者皆報曰可冢君
玉調公手錄授余曰子知先君子久且在姻婭乞一言
弁諸首余卒業凡公之所爲德功言者業章章如是矣
已復瞿然曰嘻雖然足奚足盡公耶余攷公嘗爲大行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七

手

則爲名大行爲御史則爲名御史爲督撫則爲名督撫
蓋四牡騤騤爲天子使四國是式嘉言孔彰省方者古
所謂明辟同律加地三帛五玉黜幽陟明甚鉅典也至
節鉞出鎮旗幟舒舒固諸司百度之所總也錄徵玄幕
之所寄也將陞戟而進人於庭迺而避人於途而况
巴蜀險固沃野千里錦江劍閣以爲固塞褒斜子午以
爲外蔽叩竿封略冉駹懸結間酋不軌實費戎索苟非
信以道之功以定之仁以興之義以正之惠以懷之其
將奚以上金城方略而障王壘公自起家以至官成其
申詞令而飛白簡之霜殲小醜而懋世及之賞又章章

如是矣及角巾歸第適值潢池弄兵金山雲擾公晝夜
登陴復庀徒聚修牆幹築之削之登登焉以聚訓此
斗大孤城城賴以全凡公之功德言其生平大節不盡
在是然其章章固如是矣煌煌武功蜀有岷碑屹屹金
墉也有畏壘誰茲滬濱誅茅除址湧地樹楹爲門廡廟
貌翌翌然而春秋泮澤薦公半醴秩秩然也瀘水之
陽美哉輪焉與焉又鼎鼎然也憶余初與公所肝衡擊
節仰止德功言三不朽者公蓋有之余於是復瞿然曰
嘻雖然足奚足盡公公固有不朽者存耶

陳楚英忠義錄序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七

主

忠義之在人心如竹之有筠如松栢之有心雖當勁風
嚴霜而深根貞骨不少變此何必以死自見哉而時可
以弗死則死傷勇時不可以弗死則死成仁如絳之陳
楚英先生時不可以弗死者也先生當武廟之季爲真
定刑官執法不阿時張雄與逆瑾皆奸閹與緹騎寇棚
表裏煽虐先生非不知謀身而法不可攸寧以死徇法
亡何果中先生於獄而先生死矣嗟乎冤哉世宗御極
絳守李文潔爲陳其冤奉旨雪錄後厥後復祀名宦
於真定祀鄉賢於絳先生至是始足以不死矣雖然先
生寧獨至是始不死雖當奸宄擅竊之日公道在人心

已足不死又寧獨當年足不死今海內尚論者猶覺生
生凜凜有生氣而先生豈遂死耶彼附炎熱而依冰山
者當其炎時已厭厭如死况一旦見現而消爲天下笑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玉碎瓦全何去何從向使先
生以法徇諸奸寧保其必不死於法即不然亦終死耳
而今竟何如哉故先生者殺身成仁人中之竹與松栢
也曹真子馬懿田皆君子也觀其所撰像贊墓表夫亦
愈知先生矣先生玄孫鎮明手是錄求叙立馬作數語
以俟幽幽者采焉

賀王郡守晉憲副序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三

吳川王公守吾郡青天白日膏雨轟雷之頌蒸通口碑
三年及瓜當以最入考且夕有不次之擢十四部冠冕
孝秀賈販工農以及黃童白叟方怙恃公如大父母恩
侯公若金湯保障有不可斯須去公者誰其爲吾民請
命使得長庇在春臺壽域吾民其蘇已無何而會方守
監司缺當事題公治平狀於朝廼晉公憲副使者鎮我
中藩從輿情也一時歌舞之聲洋洋載道謂天子明見
萬里使蘭臺芝簡代草野啣珠豁人意中事旒麾之日
家香火口神明舉魂夢所期願者而今適快愜之噫奇
矣于時別駕林君司理鍾君以屬在僚吏艷茲盛美

諫不佞爲公頌言之余惟河洛四方中郡最號難治夫
早者自詘微微者慕高循習宦局襲附聲影以自標
致始稱難耳傳有之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矣公擅瀛州之冠冕天下士也三年而收異等
之効豈不偉乎漢宣之詔以田里無愁嘆之聲責之
廉平而二千石漢宣起自民間精吏治者一時龔黃皆
得以此道而收郡國之効故三代以下稱漢治獨爲近
古明公治郡三年之効豈能出此道爾夫中土在往日
固已稱難今日之難更在流土交訌旱魃爲災徵兵調
餉朽軸空矣兼之土瘠賦重徵輸無法民是以逋竄無
已且曰戶賦之難徵解之役克以下戶則賠累之苦殃
及妻孥者又不少矣是曰戶役之難小吏胥史緣法爲
奸蝟集公門譴議爲幻窮瘁疾苦無能一直於公庭是
曰勅法之難藩封祿米解納煩苛黠尉搜索窮民立盡
是曰彈壓之難冠蓋飄忽舉如風雨散如飛鳥百姓夜
數驚起遁徙靡常是曰捍禦之難客兵雜沓悍然無忌
如鬼如蜮偵我虛實是曰詰奸之難兵燹之餘流離塞
道垂斃者委填溝壑其強者易于揭竿是曰賑卹之難
無恆平嵩洛陝盧之間愁嘆相聞而日苦不支也公至
無煩法無三條五款而廉慎平易簡束必自身始法令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三

必自近習始譏察必自耳目始片擬隻牒非親裁不決
慮穴織釐非平準不出不納市肆賈販非本值不取且
繇法麗情先大體而略細苛旨在成就安全之以故羣
吏奉約役戶甦生市肆不擾奸黨悉就法理而吏治日
肅士民日見親愛屬心焉其抱牘陳詞服其明信各厭
乃心也胥黨狡尉其神威不寒而栗也築外垣而屹
若銀鑄也若好施而不軌寇奪也捐俸餘而全活數萬
也中條諭而風俗丕革也凡此皆平易近民而實心實
力與百姓相見余故曰公天下士也宜士民之所依依
也或曰及瓜而代剖符而來孰非才者余惟士大夫匪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詩

才之難而誠合之才難而練才爲尤難公閱歷當世之
務垂廿年而始離一郡夫龍泉太阿一出而剽犀斷蛟
人則異之至理精茹華不知其幾閱世代矣而三年治
郡之効又豈易言耶今中州爲腹心雄鎮而醜孽時復
跳梁震我郊保天子方拊髀思得賢豪而以安危寄之
非得體國練務如公才不可故倣漢人以三輔誠望之
之意有深意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行將宰天
下可矣寧第今日壯金湯之藩已哉

公賀王郡守晉秩序

太守於古爲諸侯嘗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守自郡守

入爲三公誠重之也我朝因之嚴名實課殿最司旂常
者以治狀聞而奏績試功拜爵襲級爲朝廷廣簡注至
意爲郡國廉明卓異之風蓋甚盛典我瀛州王公守吾
郡三年政成夾袋之姓御屏之名悉繇口碑之脛走而
入旦夕將膺內召留爲股肱臣獨是淪洽於士民既久
方皇皇然思爲借寇留司馬且以有心無力是虞天子
念腹心重地非得真品真才如公者不足以重保釐奏
庸功特晉公爲副憲建牙中州而坐鎮之慨人望也持
臬之日紳弁揚眉孝秀彈冠鄉里父老趾不及闕閭者
鼎鼎至衢塞相藉以慶農者負耜貿者弛擔欣欣有喜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重

色而相與吾儕其再庇二天矣噫公何以人人若此
夫公守吾郡介如山清如水操心如凜冰臨事如執玉
露冕行春蒲鞭示罰舉鈍頑皆瘥之陋習一整頓而邪
翼之俾斯民若蒙童之有明師嬰兒之就慈母日漸月
化倏而改觀向猶苦流孽充斥而今且瞻落于公魑魅
遁亡無復邨犬夜驚矣向猶虞藩役狐假而今漸潭壓
于公狡黠腹栗無復虎翼攫人矣且堂懸羊續之魚庭
舞清獻之鶴寅賓日出而受牘之吏冰蘖再神霜冽冬
溫而聽讞之毗肝膽畢聳蓋明不以察淵而豐蔀之撤
犀照自不得以波匿也威不以夏楚而羅胸之甲雷轟

自不得以社穴也信不以徙木而豚魚金石之孚反側
自不敢以灶煬么庸自不敢以叢借也故郡務雖煩公
惟一清還之以簡中土雖瘠公惟無欲奠之以恬即功
令森嚴羽書旁午得一清靜寧一者坐而鎮之自無足
爲公難者詩不云倚重較兮公之謂也公燉政不可屈
指總於不動聲色出之其最不汚者創垂重垣於崇屹
然鈴柝火燧綿亘如環數十萬生靈託金湯也
毒鴻雁興悲公竭囊篋煮餼糜而全活遍四方
聲者爲掩瘞焉而澤及枯骼矣士服聖賢之訓民敦孝
弟之風皆公之教化行而人心厯也所爲淪洽者若此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

有不可斯須去公而遂謫人意中事爾也今且得庇
堯天舜日以公有爲之才而馭得爲之勢人地宜業乃
可大自茲而游假節鉞又安雄懷鳳鳴嘒嘒
二十部吏民懽呼動地拭目以觀綏靖新型
哉方今聖天子垂永久道賢宰相正笏平章又得公錫
福中原太和元氣盎然在宇宙間然則公詎獨用此道
守中州也哉曰他日相天下亦復如是郡邑治民庇公
德澤久且慶其遭際奇欲不佞言以鳴雀躍遂約略代
頌云

賀陸公膺內召序

今天子寤寐求賢不循資次於是才望之臣有立階崇
階徵靈殊寵者其有古明良相得之風與時海內多事
中原稱腹心地年來流孽颶舉蹂躪疆邑兵連禍結旱
蝗頻仍以至徵調靡常民不堪命自我陸公建節周南
以流雲掣電之才當錯節盤根之任甫受事稟察討軍
實除戎器豫儲藉譏訪嚴密號令肅清其自郡國諸侯
以逮部曲纓弁靡不鼓勵修備冠一再窺境指授方略
冠輒遁降丁伏莽公不憚力爭以靖伊洛及羣盜復合
關入內地佯撫安揔實懷不軌今許穀之間反側屢聞
而伊洛梓鼓稍戢識者皆服公之卓識先見世罕有也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

時天子拊髀憐才世所推轂才臣十九不勝任會寇盜
衝馳致厯宵旰大冢宰大司馬以公才名特疏添設三
輔秉鉞治兵而天子以御屏久識公姓名可其奏仍召
陛見將與計中樞有密之謀而受股肱心膂之寄在茲
行也不佞聞公自筮仕以至爲藩臬監司一意潔已自
靖所至有善政吏民敬愛公若神明父母先是奉命蒞
地堵勦恩威並著矣夫李牧之備禦也幕府金錢盡以
享士故能制勝長驅夫治兵治民道豈有二文武爲憲
我公有焉公識見沉凝籌算精詳料度情事如在掌上
在兩河兩河重在三輔三輔重卽晉而中丞樞筦尤更

爲中丞樞筦重皇上握紀中興振揚無競之烈求所以綏定康和焉者公豈多讓焉茲當赴闕天下想望其丰采世必有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臯陶之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孟氏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行且拭目以觀天子之所以相得益章者矣

雒陽劉邑侯審編碑序

愚蓋於天地而識夫德之體大而用廣也愚乃出乎涯涘觀乎大海者耶而更有進焉者憑凌元氣慕閼玄黃淪乎不測止乎大通噫觀止哉愚蓋於天地而識夫德之體大而用廣也九天之野異其章者統於氣也九州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文

之士異其宜者載於道也此體也言言之不盡知知之不盡者固用也而欲測之識之蹈之製之見之解之追之及之何可得與漢代以來諸乎天者董賈涉其粗程朱明其道於今晨星耶而何寥寥叩問有借口致治則謂堯牽羊舜執竿不如牧童非不欲大開手眼不主故常而文法牽引銷鑠志氣磨礱顧望惑亂聰明是直燭火耶日月出而愧耶則青燐耶風雨晦而祟也無足道者我邑侯劉公學天之學咸若萬有長養生氣放弼元化然而小用牛刀祿比雞肋尚有存心濟物念切兵荒城外廓數十里弗用民力刻木役俾拘攝不費民惠驛

馬役盡華於夫里徵稅民不役于官府衆善之多載在官碑志法不多書側聞公下審編之令愚曰嗟乎賦役法立而弊隨漢什伍而一唐租庸而絹麻令其終明興貢禹官周三百年矣語曰一法立一弊生今之所謂弊者一耶且十百千萬矣又曰利不百不與害不百不除今之所謂利且害者又何但十百千萬乎天下之大非無人歷世之遠非無時誰興誰除當必有能辨之者且也陵谷有遷民生不再白骨化土桑田成波既正額之必徵則旁及之何辭民實湯火言非予罪曰舊制也是何異乎葛狗陳而尸祝彌隆鄧工巧而摹倣偏真者乎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文

吾雒自萬曆九年審編分地爲里分里爲甲定爲版籍謂之實在戶凡有重役輒以問之莫可解脫至身家交盡籍不可去衛所官軍及遠方流寓任土作貢號曰寄莊戶其丁稅可存可去得以游移避役邇來奸民飛洒往來於各里中出沒影伏於諸豪強實在將盡化爲寄莊公曰有田產同登版籍人之丁隨地之稅爲存亡周之所以本地著也男子十五成丁七十而去其籍老幼廢疾死亡者歲時登其書又不待乎地之盡小司成之戕也勞逸均法制治苦不傳世禍無波及平易近民民爭安之獨重不反民爭避之避愈難難愈避易愈安

愈易其理豈不章章哉吾郡伊維渾澗之水出秦關下
印坂歷峭面趨伊關勢迴湍急夾岸千里河有遷流則
豪強逐波依利而禍土害稼則尤河伯不仁死徙流亡
正貢猶徵地已歸於非有民誰問之水濱自有郡縣以
來督議之典未之詳也公姑令民自實田因得其兼井
者還之復因審編稽其無地者爲之豁去稅額公之明
德遠矣秋陽賦曰斯時也如什而起如啞而鳴如還故
鄉親見父兄公故有此樂乎公斯夕翼贊中興之德也
之學也磅礴世宙大安中外無乖陰陽之施無荒日月
之光無亂星辰之紀無隕草木之生意至矣哉奚止乎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三

苗司訓署新邑篆報成序

今有千里之駿于此眸睨黑炤兩權協月識者咸良之
或曰是未嘗歷險焉知其才之良此非知駿者也方冀
北之野馬之自生也豈常朝幽燕而暮荆越哉伯樂一
見而顧顧而其羣遂空知駿者非俟其致千里而後知
之也相士亦然功甫苗君強仕明達力於任事其於當

世務蓋稔知之其訓弘農士也興發振絕懲情勸能以
扶德成材爲已任其於吏事尤爲幹敏強習余固已材
之矣或曰猶未見於用也余曰否否干將之出匣也礪
發於新固已駿薛燭而震風胡矣而當其積而藏之其
銛芒寧可輕犯哉適余邑乏令當事者謀所以攝之而
難其人顧獨材君以其篆屬焉君曰事無巨小一事圖
一事功時無久暫一日盡一日力於是問疾苦釐奸弊
完通租甦驛困省加耗平物價公鞫獄重文課繕城垣
不彌月而已振興克舉焉或又曰是尚未盡其用也余
曰否否士患無其志耳苟有志有爲有守慈惠先之忠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三

信則之話言著之聲名紀之雖終其身而不改其度况
功甫於晉之火山世家也其先京兆公治行之美在趙
廣漢尹翁歸諸公間而其於子孫也以四知之清白相
詒宜功甫世其家學有龍鵠掃素之筆而又窺廣川鄴
架之書味考亭白鹿之腴而又得建安貞觀之妙其據
戴席而橫經更宓琴而善化誠爲念祖不愧也從斯以
騁千里之足試干將之鉞行見紫驪駢衡價兼兩都矣
嗟乎功甫其勉之哉

邵邑侯膺薦剡序

公以滇南人瑞董新邑事甫兩年而御史臺薦剡凡三

其或以羽書相慰勞者又不一而足先是市坊徐公嘉命至學傳先生既卒諸生製錦濡墨矣居亡何而撫臺李公薦而饒臺楊公薦而巡青臺省麻公董公又薦羽檄層疊後先輝映方未有艾也學傳先生迺再率諸生謀賀走一介千里索余言嘻余之于公則義不可以辭也公居鄉時卽有聲海內爲名孝廉視大名庠爲名傳士視敝邑篆又爲名循良甫下車卽進諸生而品題之擇其俊乂者而月旦之噓之濡之範之鎔之如金在冶如土在埏如水在盂而又捐俸以濟婚塋分理以伸士氣興建以朝文運蓋諸生之傾心久矣余亦其一也故

鳴鶴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

余之知公猶公之知余公視政之暇每眺慕古人目擊民瘼慨然興已爲民父母而忍浚民以生乎日討瘠民而鳩集之响响然若慈母之于子也見有利于民者不與不休見有害于民者不肅不休民有逋逃者公刑之若不忍刑夫是以催科不擾而輸將恐後矣民有爭訟者撫而諭之俾知親遜故鬻器之風少息若賄賂則分毫無染也邑故無大猾稍有舞文者必置之法如鷹鷂之逐鳥雀焉然則公之嘉與更始無成心也嚴以繩不肖之心而寬以留善反之路公殆有化工矣待左右未嘗假一頓笑亦不輕怒人故吏胥厮役無不畏而

懷之也公待人極謹恪而未嘗不溫粹處事極詳悉而未嘗不簡便用財極節儉而未嘗不廣大他如緩徵求嚴保甲郵驛遞公勸懲精書判則又其土宜緒餘者也大凡公之爲政也皆本實心以運之以故法行而不格民習而相安庭有鳴琴之風野無敲門之胥將有過而問焉可以觀政矣攷今之縣令卽古之于男民社之寄厥任至重炎漢重循良之選維時卓魯之傳皆以守令起家而躋三事九列何輓世之鮮也嗟嗟余因是而嘆循吏之難自盡諾者藏拙巧捷者營窟貪果者染指而循吏難自核品扭于驪黃疎曜判于苞苴壯志灰于掣

鳴鶴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

肘而循吏更難若公之于邑也庶幾卓魯之流亞哉渤海之賈犢潁川之留重聽吏亭長還牛而三善備受肉不問而蝗不入境至今垂諸青史爲萬世守令之鵠公之治邑亦既效矣上大夫旣以治狀交章聞矣會見化行俗美治績奏最天子坐明堂而下尺一詔以臺諫微抑或遂在三事九列治新邑狀行且列諸青史垂諸萬世如渤海諸譜則余今日之言豈非左券哉噫嘻新邑數年來水旱爲祟碩鼠興悲夫婦男女引領望曰庶撫我乎近亦稍輯鴻雁矣自公來而歲用大稔吠犬不驚則其民喜而後可知也抑民猶恐當事者將奪之爲臺

諫而失慈母也道路之口覘山之石實噴噴人耳目余
贊矣雖然余亦採諸口碑而次第之也非敢爲譽若曰
余譽也則有都諫公之言在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詩

明倫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八

書序

孝經本義序

孝經大全序

孝經或問引言

存古約言序

孝弟詩解序

兩會語錄序

伊洛大社引

明倫先生文集目錄

傳是堂彙編引言

增定館則序

南廔疏抄序

督儲初約序

督儲再約序

督儲三約序

南考工記題辭

南樞奏議序

修孔廟疏跋

河運議引言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八

孝經本義序

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爲何物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爲長大倫有五而仁之於父子爲切人之行有百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八

一

而孝爲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雍本於親睦舜之風動本於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爲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通傳於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於秦紛於漢唐僞於炫邵黜於安石於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但承學卽爭竄易不然亦祇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求之而

不知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本有大義愈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惡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於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卽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復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濬決排不可不歸諸海也子與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察於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經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八

二

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會六經繼二帝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曾之傳宗其物事蓋可思已昔元隱士釣滄子嘗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興起振作表章是經今天子天縱大孝同揆堯舜而拳拳論士人習孝經以宋黜孝經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愚不敏學識淺昧猥以沈潛淹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竊取大義益欲發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不規規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或於孔曾傳孝之本有大義不甚刺謬而於經文一字不

敢移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宮而躬行於上以明教化於下由是大義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乎富強何繁乎刑名何憂乎邪慝禍亂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晦於天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本矣崇禎十有一年戊寅月正元日序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三

孝經大全序

臣既著孝經本義已復櫛比諸家之同異潛玩孔曾之心傳久之與而嘆曰大哉聖人之言孝也其言近而旨遠其守約而理至廣大而淵微至神奇而平易其文至暢達而精約至參錯變化而脈絡貫通前後照應非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也慨秦燬既灰諸儒羽翼孝經者殆數百家而今古分壘爭勝如響嘗考今古所異不過隸書蝌蚪字句多寡於大義奚損且夫正緣互異愈徵真傳苟能體認皆存至理而諸儒多以其意見自爲家卑者襲譌舛高者執胸臆如長孫江翁章昭

王肅虞翻劉炫之流論著蠶起互有出入孔傳既亡鄭說無徵唐註浮譎邢疏繁蕪學士搥搥莫知所宗迨夫涑水指解紫陽刊誤庶幾學者之津筏而疑非定筆他如董廣川程伊川劉屏山范蜀公真西山陸象山之論子宋氏濂羅氏汝芳諸君子亦各有所發明而或鮮詮釋又如朱申周翰吳澄董鼎淳熙蔡毅中孫本朱鴻諸家各有詮註行於世亦皆有功闡翼然或是古非今分經列傳牽合附會收易增減似失厥旨嗚呼孝之道本天地之性傳帝王之心通貴賤之分因愛敬之良而孔子發明之以統六經之要垂萬世之法爲人君父者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八

四

不可不知孝經爲人臣子者不可不知孝經爲人君父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立德教之極爲人臣子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盡忠孝之倫昔明道先生看詳武學經制猶欲添習孝經雖漢唐宋中主猶知置博士講殿廷刻石臺令虎賁羽林悉通章句而安石獨以私見罷黜至今猶不得與麟經共恢復嗟夫以孔子作於七十後者乃視爲蒙穉之句讀以孔子所謂天經地義通於神明者尚不得爲稽古之筌蹄何怪夫忠孝風微廉耻道喪士紕其學民敝其俗邪慝熾而良知燼斯不亦人心之秦火至今燬哉洪惟我二祖以孝治天下其振鐸之

諭首曰孝其序贊孝實嘗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而我皇上親灑宸翰屢諭表章且曰朕不敢與天地祖宗命孝孰大於此者往歲上釋奠太學一儒生犯蹕上書乞行孝經所司劾奏治罪上猶優容下其議意者二千年志行之精靈固在茲耶臣幼志此經有年及官鶴署歸省始拊撫羣書淹貫折衷時欲任此顧未敢爾意謂海內必有人焉先得我心者遲迴十載歧望稍孤於是更不敢不自任會以視南庠之明年食足人悅輟掌小暇不揣狂僭下鍵脫草成本義若干卷又四年成大全若干卷以爲例羽翼節略附以孔曾論孝曾子孝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八

五

言曾子孝行曾子論贊及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餘若干卷蓋欲明孔子作經之意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義理節次皆有本領條貫大哉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乎而豈諸儒可以其意凡自爲家者然諸儒之說亦有雅正淵闕可發聖蘊可裨治理可互有資者皆取節焉乙亥履端業擬繕寫爲表上之會以恩放歸田不果深山之暇開篋原草重加箋訂而孝經或問成謹藁寫恭進尚有續者孝經衍義外傳等若干卷容次第進呈要亦獻一得之愚云爾敢曰闡聖言於將涇扶名教於幾頽提良知於未泯足爲導忠孝翼德教正

人心之一助哉杏壇不遠斯文在茲幸孝治之方興庶吾身之親見崇禎戊寅端月元日

孝經或問引言

孔子述而不作其作孝經也蓋繼往開來調元贊化之書而孔子欲輔明王孝治之心於是焉寄也此經不明久矣不明故不行不行故人心不正學術不醇政教不興而作經之心幾晦聖天子加意表章申諭多士講究力行此誠明王孝治之一大會也愚敬信此經如天地神明父母師保二十年苦心玩索沉潛反覆或晨夕焚香恭誦數過久之始敢作本義大全二書既成乃與學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八

六

者日講究之力行之而學者尚紛紛多徂舊見半昧宗指愚於是不敢不作或問所以明大意揭宗傳辭真偽闢附會詮章析疑似而末尤拳拳於表章之實道統之傳也其爲卷凡三綱凡六十有五目凡百十有二有前所未言而訂補者有前所已言而重申者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而詳言之而屢言重言之愚豈好辯哉周茂叔曰世無孔子萬古長夜今聖天子表章孔子所作之經而欲明之行之所以且萬古之夜也誠使此經昭然明於今之天下而明之而行之而實明實行之而亟明亟行之如日月之中天江河之行地然者道豈遠乎哉

愚極知僭踰且固陋然愚區區千慮之愚或亦可以少副聖天子孝治之意不晦孔子作經之心而於人心學術政教庶亦有小補乎崇禎戊寅肇秋吉日

存古約言自序

甚矣儒者之迂也今何必古哉使必古也將擇木茹皮絢髮聞音而能乎哉今不能爲古猶古不能爲今有其心焉可也三代之直今之心猶古之心而有識者率爲世道之變則又何爲也雖有其心而不勝俗也彼其俗相率爲然而一人獨卓然古道之從且非之笑之其人亦幸中從而規于俗豈古之必不可復抑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八

七

無有人焉明以爲已任而不顧人之非之笑之也有其人俗卽非之笑之殆其果能卓然古道之從俗且自悔其前之謬而信從之不遑遑非笑之者哉則夫非之笑之者必其未嘗古也故曰今之心猶古之心也古實而今好僞古厚而今好澆古儉而今好奢彼其心豈不欲實欲厚欲儉哉俗移之也卽不欲實欲厚欲儉亦其習于俗以成性非其本心也嗟乎惟禮可以已之夫禮則自家禮而集禮書儀禮戴記諸書備矣人將曰獨不當求之六經乎然而不行其野不違其馬俗方規規然終其身之不悟吾與之言禮而復繁其辭泛其指而驟

與之華彼必益駭而不信議而弗從吾益有隱憂焉以爲繁不如簡之易鏡也泛不如切之挈要也驟華不如相因之默喻也僭爲存古約言十二篇首敦本言夫孝慈之本也而閑家而厚俗則修齊風化繫焉猶未也而漸及于冠婚喪祭言夫禮不可斯須去而此其最大者若服式宴會交接揖讓東御則皆日用之常而奢則不遜也動容周旋中禮者寔矣故必本之以禮而一返之于實于厚于儉其爲說大抵祖家禮而引用沈歸德呂寧陵及孟雲浦諸先生所嘗言者非吾臆說也夫使吾第取諸家說而文之亦何益于俗蓋彼諸家說最簡易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八

八

莫如家禮及諸先生鄉約而今皆不可盡見諸施行無論古今不相及千里不同俗卽我邑人士視前二三十年亦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醫者爲方必求對證苟能已病雖海上單方無異黃岐不則日取內經素問卅溪諸方書錄之無益也故我之爲約言也綦簡綦切綦因也約故也吾聞仲尼論以約失之者鮮然必曰約之以禮又必曰克己復禮使不約禮何云以約使不克已何云約禮謝氏曰克己須于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如是言約斯至約矣噫世多非笑儒者尤多非笑迂儒夫寧知世無迂吾之言而非之笑之也哉狂瀾既倒誰砥中流吾

爲此言豈其得已是有必有人焉諒吾不得已之苦心以
相其力返先古雖于古禮什一千百而古意不失猶可
履世磨鈍故曰有其心焉可也若夫海內有大君子者
起而肩世道之責將必由家禮諸說而邇古禮之全俾
三代之英太初之教常在人間豈復事此哉雖然其以
此爲古道之權衡教之嚆矢也亦或庶幾有小補焉
爾

邵康節孝弟詩解序

父母兄弟是天倫孝弟是天性誰無此倫誰無此性只
緣心有所中此性便放失倫便虧欠直恁做去都無生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八

九

意譬如樹無根本雖有枝葉花果不終日索然矣吾有
味於康節先生之詩其言俚其意邇而反覆咏嘆令人
思之輒動反之自愧用之終身不盡往吾郡公陳蘇嶺
曾刊布成帙深得化民成俗之本但百姓讀之不解終
同嚼蠟余謬爲註解俗而易通雖三尺豎子罔不洞曉
孝爲仁之本根本上好自然成箇好人行出來都是
好事且以此課幼童不猶愈于一去二三里諸君東
人自卯辰後稍稍有起色俗亦稍稍變而或不盡然者
莫非此根本上不曾打動然此天倫天性皆人自有若
乞子衣中珠吾直指點之非有加也若曰以身教者從

則吾愧焉願與吾百姓共勉之故序

新安兩會語錄引

新安會自孟雲浦先生始而修復之者呂介孺氏及先
生諸門人也興學訓士者解侯也過化者則關中馮仲
好先生也所至皐比而大倡明者吉水李本晦先生也
此兩會語錄所以作也兩會者壬戌十二月七日仲好
歸里過此爲會介孺氏爲會紀又手籍記若干言明年
癸亥冬陽月五日本晦行部復爲會自記若干言介孺
又手剛補諸門人所記若干言解侯合而刊之其意遠
矣蓋道之不明在朝諱之在野復諱之不學者諱學者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

亦諱學則何諱之有彼正惟不學也彼所謂學未免人
情勾當陳言生活而高者意之也口說者僞也迂者弗
適于用也夫焉得不諱哉介孺氏獨揭躬行二字而本
於各自得其心諸士始稍稍開眼自二先生一再發明
諸士益嚮往不容已豈非此道在人心皆所固有而不
提則不醒耶雖然得無以二先生起見乎以二先生起
見雖更累千百言何益各自得其心而躬行之便于二
先生言中取一言足受用矣夫果能躬行而自得其心
自心中見二先生即自心中見雲浦先生雖無言可也

伊雒大社引

學何爲者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此學字之義也夫吾曹一生誦讀誰非學孔子者然其所以學之者非也人不知學猶可諉之無知乃既學矣而其心不知所學何事且言與心違行與言違是非不學之過學之者過也彼不學者反口實矣嗟乎既爲父母生養天地蓋藏哀然爲人讀孔子書乃竟昏然與不學同至反爲不學口實豈不痛哉所以吾曹今日要見得孔子是生成聖人實是學成聖人至易至簡至精至一立志要學孔子全不爲博好名色拾舊套數然而才說學孔子人未免汗流沾背不敢承任我伊維程明道程伊川邵堯夫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八

士

司馬君實書月川尤西川孟雪浦諸先生非我輩人乎不敢學孔子亦不敢學諸先生耶不敢學孔子與諸先生亦不欲自爲人耶必爲孔子與諸先生而後可以爲人必爲人而後可以爲孔子與諸先生何者此心此理同也要知孔子與諸先生只是簡易精一言不與心違行不與言違今人卽未必能爲孔子與諸先生而此心此理却未嘗無但緣俗情牽擾私意遮蔽卽使一念稍悟未免一念起又一念放下又或認理不真執理太過亦終無成就所以朋友叅証提醒其益最大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如鏡本光明只爲塵翳昏垢便不光明一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八

士

更求之予欲無言崇禎己卯夏書于明德堂

傳是堂彙編引言

且問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以至孔子而遞至於今是畢竟何物或曰道曰中夫道以中爲至凡口可得而言者皆非中也中又何物或曰心心則近似而心人人有之不惟心人人有堯舜之心亦人人有又焉用傳也惟人人有故傳使人人無則傳者幾乎熄矣薪之傳火薪原有火使以瓦石傳則火幾乎熄矣然欲指其孰爲心焉則亦非凡口可得而言者皆非心也雖然言非心而心必以言傳猶之薪非火而火必以薪傳然則

李本游先生之爲傳是堂其有功於人心大矣堂非是也其言皆言是也言亦非是其心皆是也先生體一孝字以終身而從遊於南阜先生蓋南阜先生門人中之曾子者故其學一本於南阜先生方今道學久晦講學二字幾於絕聖自吉水關中二先生明拈以示人而遂以此逐士大夫愈厭聞之先生曰吾輩墮地以來有這件事于役所至首以道學先自長安迄晉寧亡不有會會亡不有語錄以至奏議文告序記手劄信手口拈來皆是人口先生實躬行之非徒言也愚曰觀於言而知其必躬行不惟知其行金知其心彼其不躬行者金其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七

言而非矣何者其言庸也辟如不曾登泰山人從他人喉下及圖記中拾得一二語儘自極口終與泰山不相似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愚謂有言者金不必有言試與人言蜜餠茶苦葶蘆荳蔻羊蹄躑無不曰甜曰苦曰毒然非曾經咬嚼得者終說不著而必謬所說者爲甜苦毒者乎此今之講學所以不必皆真學而無尤乎聖聞之者衆也謂講不必皆真學則可以其不必皆真學而遂謂不應講學夫堯舜執中也子莫亦執中也因子莫之執非而遂謂堯舜不應執可乎且吾輩之舞象呬唔誰非講學而獨疑於此或曰吾獨者爲取科第耳嗟

如若是也無尤乎其厭聞之者衆也今伊雒爲二程先生道地而秦晉如橫渠文清諸先生以至月川涇野而吾新孟雲浦先生得其宗此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之中之心亦孰非孔子之心而乃以可爲堯舜之人甘讓先賢猛作一己之學以爲己之澤未斬而遠避君子雅意已久今先生益大之於文章政事之間而泅然下流汲引殊熱此其心蓋南阜先生之心而堯舜之心至今在恃有是在也愚嘗爲聯於孟先生祠有云由孔子而來至於今賴是人心不死是卽傳是堂是字先生之有功於人心使人心不死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七

者功不既大乎哉今傳是堂成而先生以仕教吾王芮城師與馮閣中曹安邑史渭南王陝州及二三同志君子以隱教案頭山中互相爲課故曰先生之心是也其言亦是也其堂亦是也由語錄而至手劄無非是者先生既終事再道吾新受而卒業愚乃恍然見先生之無非是會之無一非是執之又無一非是者不惟是諸君子亦無非是卽今一堂揖讓問對亦無非是與人皂隸口不能言而心隱隱有會亦無非是錯若哇非鳥山花亦無非是道亦是這箇中亦是這箇心亦是這箇有得於是不惟新可傳火瓦石亦可傳火不然對燈是

火不知火而況於瓦石乎登泰山者自有眼界飲食
自有滋味不是向他人討眼界討滋味願學者之善學
先生也

增定館則序

館則昉于郭一泉洪平仲兩先生余取而增定之將徒
曰精而核簡而備爲有倫有要之信史已乎曰非也夫
天下之日趨于便利委頓惟情面蹊徑之徇迄無畔岸
者無則也孔氏傳曰若農夫之考田爲其疆畔畎畝然
後功成故夫館不可以無則尤不可以不則則之今試
按故實開心讀之今如擯影覓夢將焉用則往此署傳

申德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主

舍耳余獨濫竽二年于茲天殆以此役畀余也余既爲
之葺舍清餼料贖裁冗錄才警玩復旁掘周咨九閱月
始成帙而復商之章仲山解石帆兩先生爲卷二十
一其爲綱若干目若干讀是則者其將以爲則我乎其
將以我則則乎王言其政曰不喜不信信而有徵
所損益可知也考王有得六制有得六曰不惑不忘率
由舊章而訓士如金之在石如木之有岸屈指今
昔如鑑之有妍媸有高山仰止之思矣夫然後思後食
之義制節用之經而以威儀定命誰謂禮果忠信之薄
耶旁及雜識復臚文史于後若曰是得無惡其害已而

去籍乎得無識大識小文獻不足乎夫雷霆鞠禮或不
聞七曜經天或不見豈惟耳目有聾瞽心亦有之乃或
有不則其則或則而不可爲則是亦心之聾瞽也無惑
乎畔岸日圻而便利情蹊之是憧憧也不則則者其獨
館不可不以則則者亦寧獨館在館言館是則也者其
猶農夫之疆畔畎畝乎雖然姬公重譯來王其作詩曰
甫之施物以萃我何意於彼爲而周官象胥掌蠻譯閩
貉戎狄之國使所以道其言達其志宣布其德威象胥
之職將毋或溺歟亦安取是則而斷斷如也余久素餐
碌碌若狙人之罔敢有越志今且一羣而南曰會計當

申德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主

而已矣故後之人觀是則者得無曰是不能其官而逃
于史耶否耶

南廬疏抄自序

今天下所不足非財也直元氣不足耳是以日吾來此
也必急言元氣乃今熟察入之不足以經出也不得不
急言財益財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誰意此中匿劇遂
至此安所得雨粟點金乎一填罅璵璠而且腹虞瘵瘵
瘵而且肩無籌應手而且眼幾穿而難醫肘愈
露而仍掣也至此更不得諱言財矣雖然元氣中亦有
財財亦有財之元氣百姓何以與足大道何以恒足故

曰所不足非財也財不足無政事也無政事所以無元氣也余當此中乾外竭生心害政之日既盡財用又酌元氣豈真有嘉謀入告毋亦唯是竭髮膚以仰副宵旰然而每一展卷便一仰屋且諦觀所遺如許需費如許累債如許出浮于入又如許雖有滄海難實漏卮噫目蒿而心瘳矣譬如人家生計日窘風雨飄搖債主詠呼八口待斃而猶不大字墮精神洗肺腸以爲主人計因以自爲計獨何歟余嘗與司官言吾輩不但言視國事當如家事今日任此重擔卽實是我輩自己家事何但言如噫人人第自認此視國事實是自己家事之心如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七

何而後可言財而後可言元氣也時崇禎三年庚午秋九月九日題于金陵之先憂軒

督儲初約序

庚午七月

本部院甫受事先與所司諸郎署方面守令及一切文武官吏等約蓋先臣丘文莊有言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何近年根本空虛帑藏如洗而迺照無術怠玩難振是豈真如人所云視本部院則蔑如也者而秦越視之母亦所司狃於積習或未見勅書與明旨耳苟見勅旨若此之嚴也未有不悚然者也按勅書有文職五品以上具奏拿問其餘就便提問及在外怠

玩廢事恭提究問諸條而屢旨森嚴有曰根本空匱朕心警惕有曰地方官一任侵久殊屬不忠有曰再有延挨的叅來處治有曰再有因仍前弊阿奉鄉紳叅來與受均罪有曰總督巡倉不見指名叅罰一官顯是曠廢職掌卽本部院陛辭日入告我后亦蒙查明情弊及振刷事宜之旨矣謹彙刻簡明書冊與所司共見之見之而猶弗悚然則本部院有辭矣時艱既甚天威難徂纔說往套便干新愆如獲嘉一漕兌愆期至煩緹騎逮可弗鑒哉或言今日情而熱牆壁重文法局格與胥役之徑實多也官虛套耳實做不得官傳舍耳府怨奚爲嗟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七

乎此寧惟不當負職掌負所學卽以如此聖主其寧忍負而又敢負也乎哉願與所司黽勉圖之以此知我罪我也無不可

督儲再約序

庚午九月

予旣申初約已復瞿然懼也蓋懼未有根本之地如此其重而庫止九千倉止十五萬可以晏然也者然使實有此九千此十五萬豈不猶可自慰且乃庫之九千猶是借銅本事例餘銀是卽他人寄頓之物而非庫有也倉之十五萬僅勾兩月支放是卽官軍口中待哺之物而非倉有也寄頓者業已還銅本給兵餉待哺者七

月八月便可銷盡是倉庫扣至九月初旬即如掃矣乃
官軍口糧鹽菜大糧冬賞漕撥官俸宗糧商料等項目
前緊急待支之二十一萬有奇可已乎予懼此二十一
萬將安出自季秋等至明年春莫除折色該本色四十
二萬今運尚稀少如此轉眼水涸舟膠予懼此四十二
萬將安出猶未也司農索事例索銅本計八萬六千有
奇此月以前所逋上供商料漕撥船板等項已劄未支
者計九萬一千有奇而未劄不與焉予懼此代人填債
之一十七萬七千將安出襟未捉而肘即露心雖剗而
服仍於勢難晏然而該監司郡邑一似晏然倘予與諸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八

九

子部亦復晏然燕雀啁啾而不知薪之厝火也其及圖
之乎圖之此其時矣言之不足而又再言之予爲此懼
予不得已也

督儲三約序 辛未四月

呂子曰嗟乎已矣予安能爲南庾哉先是予之言曰襟
未捉而肘先露心雖剗而服仍於勢難傷哉其難之也既
乃愈難愈爲愈難至劇不可下手回想客冬臺省
兩使君盤筦庫數不盈一千七緡而方猷門復偶沙此
首山彼萇楚夫將併無可捉之襟可剗之心而又安論
肘露眼瘡予爲廢寢食者久之思至血枯批至手繭商

至唇焦予之髮膚非吾有肝腸非吾有思慮非吾有而
爲君父有爲南庾有復始漸有下手處誰謂南庾終
不可爲也予攝計凡十有八日交代時簡如許軼
然棄去者已十之七矣雖猶實爲天下事者必有一段
不可遏抑不可磨滅之心爲之勉勵以激勸之非正言
語與文告也言語文告其實也是予此說片
影子耳有二人聞鐘聲一人曰是可市鐘矣一人曰
見搏泥爲質而火煨之非可食也是人偶見鐘鐘具故
云然予安知無指莖鐘具爲鐘者耶以此求予將失予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八

手

矣約凡六卷皆攝計時稿其部院稿別有四約刻將竣
夫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而三言四言之豈以爲名君
曰恐後之去其籍也亦政所以終爲之也愈爲愈難愈
難仍愈爲而予乃病病至元氣內弱火邪旁結夫予方
憂國之病而予之病復如是是故呂子曰嗟乎已矣余
又安能爲南庾哉

南考工記題辭

秦以前天下地各屬其封國王者制其貢而已秦以後
天下始一統於京師王者制貢必責其數故山川所產
一鱗一藻亦稽于土登于版而壤畝之賦動關國治

惟曰與瑤琨條傷齒革毛羽等碎之人肩背手足
以冀元首而心腹是衛按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於是立地官司徒以安擾邦國於是九賦
九式九貢九兩之法而分土制賦尤詳於禹貢九兩
都金建豐鎬實爲根本後漢書於所置運使於九萬
官軍待命于斯凡王省會寺四郡三衛四十二屯則壞
定賦軍國之權治之權盡于斯焉在松生其南而琴生
其北彼枯此榮一也惟重後乃漸輕至於
積輕而不可支乃有明神宗之事自天子所謂我
來矣豈惟其虛空而沈亦益無庾數月而稍戢期年而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八

主

定三年而始有兩年有奇之積入告我后廼經廼營越
十月而工告成所經費者皆出於正項分毫弗
損也天有時地有氣時有氣地有財時有財財能
爲良也此天子之靈同事者與二三司馬之刀也雖然
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凝有時以凝有時以凝
於後其可乎故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天之
下治類如此獨一使云然哉繪其圖志其勝藉藉在核
其積而又彙其疏與檄與詩文而愈志之益在昔一望
瓦礫其象剝今始有輪奐之觀其象鼎而以艱辛丁寧
論後之人其象蠱瓊山有言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

陸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燕京爲其樞嗚呼其可忽
乎哉後之君子按圖攬勝稽事考辭庶幾由秦之法而
聊遡周官之全善通禹貢之意俾肩背手足常惟腹心
元首之翼戴無致治亂之數亦可預規而籌也是故作
南考工記者記工也然而記工非余意也昔崇禎六年
歲次癸酉穀雨之吉

南樞奏議自序

予書生也不知兵上以叅贊留後之任寄之維時固不
容于時矣例一辭予三疏辭不許上曰若才品貞練實
心任事趨視事既予幡然起曰予之辭也固予豈若致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八

主

主堯舜捐髮膚篤忠貞自任以天下之重哉卽入告曰
臣不敢負天子負知已負所學勿之有淪焉爾而以潔
已任事力清積習誓明神以赤心報國銘座右當其時
予固不知有毀譽升沉也於是首革請託嚴絕餽遺實
簡練籌固本酌補軍議體郵料食備開鑄局清冗員軍
八千有奇補操軍五千有奇選練家丁防城內江上八
百有奇儲火藥硝磺三十萬有奇設法運城石二十四
萬有奇夫然後予之不容于時愈甚海內如芝嶽書田
質公象岡湛持覺斯諸君子或謂寇賊我旋却南都百
萬之生是怙是恃而奪之歸或謂出兵賊遁而遂有寇

山之屐或謂志在澄清或謂功在社稷或謂以程周之道厝之兵食彈權相復用紹璫不避利害或謂身任根本疏糾政府定力孤忠可泣鬼神卒以此去夫子則何敢有哉然而予之所以綢繆陵京者固已髮鬢絲心血枯矣鳳陽之變賊就就江右流言煽搆欲去予南都幾岑岑搖動予彌變消燹幾廢寢食者五浹旬而鐘虞無恙江干晏然予又何敢有哉予實書生不知兵其中更張拂時籌幄寡筭信理過執者多矣夫已實亦有關於人何尤雖然予之爲叅贊也一如其南庾者而已夫爲之者一也而毀譽頓異升沉懸殊豈予爲之者有二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八

而或者有以予爲南庾放爲叅贊不效有以予爲叅贊南庾皆稍效有以予皆不效有以予不宜認真做事其言不效也皆自其效者胎之有以予不宜請罷內遣疏叅政府是則予之實亦有關也子車氏曰行使止尼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予在南請休疏凡十餘上不許先君子疾予又連三疏侍養不許而卒獲侍先君子湯藥者三月豈非天哉嗟夫根本一搖收拾已晚世道日波砥柱屬誰故行其南樞奏議若干卷

修孔廟疏跋

闕里廟蓋圯甚矣畢公且行曰是不可當吾世而失此

舉遂下其議而上之疏擬動事例二千借戶工事例各二千而派之合省搜及無礙幾萬餘金皆見在數且曰先補其罅漏耳業有成議而以寇變緩緩之誠是也此舉可遂已乎是時當事諸公皆加意此舉鳩工量材美哉輪焉與焉且夕耳前此數議修葺旋就寢閣誰非讀孔氏書誰無尊崇心有初鮮終亦足悅矣公獨慨然力爲之且子思之專祠博士之襲封封爵之釐正及季孫子茂諸議尤足千古最有功于聖門倘繼此而得請豈不休哉聞當事諸公多有留意捐助者余視郡事兩月計所捐省幾粟八百石有奇敬以効涓埃亦以爲諸州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八

邑嚆矢也快觀盛舉恐其久而寢遂刊其疏以終之其不終則以俟後者其終亦惟當事諸公之休余豈敢有焉皆萬曆己未春二月二日

河運議引言

子車氏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疏踰決排何嘗無事行故無事水不行必止不能止必旁行河之變往往然矣爾年河伯稍馴所稱某工云云大半以水衡錢果胥吏廝役腹倘有事必無所措河之變又往往然矣吏郡丞明于此嘗爲議曰革曰扣曰減曰杜曰守不一而足總之責實以畢今工裁濫以備後需其他所申飭

及河要害爲圖說若干卷刊之曰此皆見諸施行者吾
以告後之人且旌吾過呂子曰天下安有可以無事之
日哉行所無事不離有事三韓岌岌懼禍至之無日也
非以無事耶非以不能行所無事耶平居之冒破當局
之廢頓臨時之張皇皆非也昔人以河榆寇兩者之變
又往往然矣天下有心人于此焉變矣余又感焉今行
河使者實爲少司空王公非公之心如水而真而虛也
郡丞卽從旁借箸其誰聽焉余于此蓋信禹之行水也
與人之壹也能集思也能忘我也故能行所無事也不
然天下安有可以無事之日哉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九

書序

陋巷志序

仲子三墓志序

韓昌黎全集序

音韻日月燈序

韻母引言

同文鐸引言

韻鑰引言

明倫先生文集目錄

切法正指序

理塵自序

鐘雨篇序

魯諸生選課序

大風篇序

修新安縣志序

呂氏世系序

修關陽山路引

河汝奇荒圖說序

新安兵荒圖說引言

山東武舉齒錄序
苗功甫四書解題辭

明倫先生文集

目錄

二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陋巷志序

陋巷之有志也所以規賢也是故居以繩之靈之自也
圖以貞之標之趨也品物章之鐘鼓式之典謚是乎仰
之端也淑其淵流示殊衆也隆之以代烈節卑彰風弗
下也綸彩用錫曲藝呈能表厥芳也夫如是而天下猶
不知所規而序志者則奚覩哉雖然余規顏氏子之有
與者或曰自孔氏沒歷千餘歲陋巷之學絕子孫世興
未復明焉其謂規與者以爲乎夫學以規之者常也顏
氏子非文王猶興者也然則子奚規哉顏子王佐才也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一
不幸而早世爲孔子不王之兆故曰噫天喪予非止悼
傳亦以占廢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
有名世者蓋稷佐禹尹朱佐湯且尚佐文武天固生之
雖爲水牛巷空桑淵濱必全成而置之主側孔門王佐
止一顏氏天生焉又喪焉何也或短其年以長其子孫
耶今其子孫世世興起勛烈各位揮霍赫灼非復陋巷
聳耳目而新之則樂益洩才益薄而天益不可問矣嘗
觀之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六出則益五出則
損予所以規焉令典者尋其樂以養其才以同其天如
太史公之言今日陋巷門牆別能容受示爾學焉而規

之又常人之見也天下且知之矣崇禎歲次癸酉三月三日

仲子三墓志序

往余理兌時時過泗上謁仲子祠輒徘徊不忍去一日欲瞻弔丘隴寄我景思而仲之宗子銓則曰開州長垣清豐有三焉因出所搜輯志乘抵余余興而嘆曰仲不死矣蓋自宙合以後未有一人能不死者也然或輕於鴻毛或與草木同腐或以一日之生遺千秋之臭而卒莫之不死也仲曰食焉不辭其難義也故仲足以死矣人有一死而浩然之氣常在天地者故仲至今仍不死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二

矣或曰焚臺之難死于輒非正也或曰仲不死于輒而死于懼夫子嘗使仲仕季矣季可仕懼何必不仕懼可仕仲何必不死吾獨曰使聖人處此必自有道焉然中行狂狷是未可執一端論也子嘗見仲之行即曰不得其死及衛難作乃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子蓋有以知仲之必死也至今讀結纓數語猶凛凛生氣誰謂仲竟死耶而何以有三墓一云開州即戚戚仲死于此故得其元葬焉而長垣即古蒲蒲之人思其化葬其衣云云爾清豐則遙招其魂瘞之是以三之也如謂三之非則顯項氏之陵爲鮒鮒爲東郭爲高陽爲烏程何種種也

豈聖賢之精神磅礴無不之哉抑後之人聞其風思其三善爭壘土以存之耶上下三千餘載歷代表章日隆日至而學士大夫在在爲之封其隴復其田表其里舉其俎豆崇其學崗新其書院以錄其後嗣豈非天理之在人心不死而仲于是真不死矣嘗試憶難冠仗劍能禦雷電及衣袂掩日事猶足令人仰止浩氣而況學造升堂喜聞告過庶幾顏氏子之欲從不貳者乎是則仲之不死而人心之終不皆死也浩然之氣常在天地焉可誣也余昔在魯得義緒疏修復闕里以其暇手訂此乘已成帙而力不能梓付宗子銓藏諸家今十餘載乃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三

有吾家太學聖符氏及茂才泗裴氏遇鄉氏手鐔聖門闕里陋巷宗聖三遷卞里東野諸志聖賢像贊聖蹟復聖亞聖諸圖行于世今又鉉此志垂成同銓之子則達則戚走一函諭余曰願子無忘泗上爲識歲月余幸此志之成于吾家行諸氏也復興而嘆曰誰謂仲竟死耶遂叙厥由以見浩氣之在天地間其感動人心如此

崇禎五載壬申五月五日

韓昌黎全集序

昔宋儒之稱昌黎也曰近世豪傑之士孟子以來一人也何又曰與衍閔深與楊雄相表裏而且咎其知用昧

體詳外略內又謂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若咨嗟嘆惜委於天之不克盡章其言余聞昌黎在唐歷仕四朝出入朝野二十有七載自天子大臣涓田峻里嬭武夫悍卒麟羽皆知其名盛德大業豈必待言傳而或者曰公生平銓別人才剖斷國是貞元元和長慶間凡所議物情向叛議論警誹以至毀佛原道謫竄感愴皆寓斯集讀之可以觀世雖謂公以言傳亦可也蓋公年三十一仕至五十七局職中間更事數君官不過侍郎外逐者十攷立朝則僅一二載而已於戲何其遇之難至此哉夫憲穆數君亦唐之英明主也且又不爲不知公一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四

則悅其助我一則悅之而有意大用乃竟悅而不知知而不用豈若世言用舍有命亦闕運數者乎然余聞有漢文之求賢而賈誼老於長沙有漢武之尊賢而士而董廣川不能安諸其朝又何尤於憲穆公之不過於戲難言之矣豈當時大臣知公者不過董賢張建封鄭餘慶裴度輩數人而譽者起毀者繼引者厄嫉者力亦徒有田峻里嬭武夫悍卒麟羽之心之口耳公沒九百餘年其間大人君子宗其學達士顯夫程其猷見者祠其儀刑聞者淑其緒理薄海內外遵誦其文與子與等而復與莽大夫雄繁醇駁駁豈知公哉而或者又曰如原

道之言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或又曰原道一篇開口說博愛之謂仁便不是乃公之言曰知其有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豈果如世所言公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舉正爲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然則昧體略內及責近合寡之說亦庶幾近之耶要之佛骨一表自足千古而公生平固亦近代之泰山北斗也矧其文起八代之衰固與柳州廬陵眉山諸先生狎主齊盟而踞作者之壇百世不祧者哉新安胡與立氏詮輯公集壽諸世屬顧瑞屏太史評鵬之余亦時加訂欠而序其端若曰取節焉云爾如世所稱學者仰之如泰山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五

與泰山巖巖氣象差似雖謂近世豪傑之士孟子以來一人亦可也

音韻日月燈序

說者曰圖書出八卦畫六書作而渾沌日死天地之元氣日薄然乎哉蓋天地之不得不開闢渾沌之不得不文明猶之日月之不得不麗乎天薪火之不得不傳而大人之不得不繼明照于四方也云爾是故六書之道實與圖書八卦相表裏非小數也宋司馬氏之言曰備萬物之體用莫過于字包衆字之形聲莫切于韻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與禮樂刑政之原皆繫于此而宋文

忘亦言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將大樂之和在是由是言之六書非小數昔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字肇乎其間矣庖犧氏之畫卦也其初特一奇一耦以象陰陽二生四四生八八之而六十四而三百八十四而四千九十六極之百千萬億變化無窮而字行乎其間矣邵堯夫先生之作經世也以日月星辰象平上去入以水火山石象開發收閉而以陰陽剛柔相乘因之得一百一十二得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極之動植之用數通數而字神乎其間矣神哉乎開物成務以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六

前民用洩圖書與義畫之興而廣之其道一也字卑出爲聲聲成文爲音音員爲韻聲叶諸天音胚諸地叶者爲父胚者爲母在人爲牙舌唇齒喉在天地之元音爲宮商角徵羽牛鐸鳴而宮聲應蕤賓奏而金鐵飛陰陽剛柔之情律呂聲音之變飛走動植之數鬼神幽明皇帝王霸道德力仁之故其道一也書契而後繁易剛詩爲音韻鼻祖後世如訓纂說文玉篇字統字林集韻韻略廣韻皆自成一家迨唐以沈約類譜取士諸家遂廢說者曰是知縱有四聲不知橫有七音猶子之不知有母也又如吳械毛晃劉淵之倫各所增省而鮮信從者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七

宋司馬氏作音韻指掌白謂天造神授而說者曰見坤橫有七音不知縱有四等橫母之不知有異子也噫此道晦蝕久矣學者既鮮兼綜諸家探源會微聖祖製爲洪武正韻如日月之中天亦鮮有從者獨斤斤沈韻尺寸不敢踰卽有疑其非者亦因曰姑爾爾嗟乎孰正之哉且夫五方之人各異其音各異其承學異楚荆疾燕趙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將與其同者正之乎將與其異者正之乎既已同矣異矣又孰能正之子獨曰不有天地之元音乎天之五行地之五方性之五常其傳于人爲五音加以半徵半商爲七音有開闔有清濁有開發收閉皆以宮商自然之律呂調之非強而然也故夫圖書也八卦也經世之律呂也等子之三十六母二十四攝三千四百五十六聲其道皆一也予潛心此道薄窺作者之原家帝古獨開修無悶深挾玄微兼以門人執友多所考訂凡二十年數易草始成書曰韻母曰同文鐸曰韻輪凡六十卷而總繫之曰日月燈盞三書自相表裏皆本原於圖書八卦經世諸書而總以我聖祖所定洪武正韻爲宗亦間取載於集韻集成貫珠廣韻指掌諸書其仍分一東二冬非獨以其相承久也蓋聖祖曾謂正韻猶未盡善而於韻會一書稱

州行賜名洪武通韻會固分一東二冬矣亦可想見聖祖之意非必以一百六韻爲非也但恭繹聖祖所謂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之意及切字盡釋義皆本正韻以正沈韻之失至東冬清青之類雖不得不分而仍註于古韻下曰古通用分而本始不合也虛模麻遮之類雖不得不合而仍分爲虛模麻之遮合而未始不分也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唐韻者便因唐而之明也古人韻較仲尼不止而先傳正聲器其心苦哉至以開口合口見一等字著於首者蓋以牙舌之五調宮商之七而陰陽之義清濁之辨開發收閉之

鄭德先生文集卷之九

八

等皆於天地之元音始有領會而復分衆獨之音與凡字之異形異義者胥爲指點分屬斯則羽翼正韻之所偶未及而休明之也猶之日月麗天能照窮山幽谷或不及暗室則日月窮窮而有燈以繼之斯無窮矣故曰詩繫易仲尼之日月也圖書出八卦盡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易之日月也蓋易者日月之象也明亦日月之象也知易者無如仲尼能用易者無如我聖祖豈非煌煌乎中天之日月也哉日月既出而燭火不熄予何以異此雖然其以燭火禪日月之窮於暗室也使大人繼照四方終不可窮也天地之不可無日月也其又可無燈

也乎哉堯夫嘗云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此蓋言渾沌未嘗死天地之元氣未嘗薄而欲人於圖書八卦六書之外有會心焉者故曰六書之道非小數也昔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八月之穀

韻母引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窮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生者母也凡所生者皆子也不知其子視其母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字之爲言子也有爲之母焉有人于此不知其爲誰氏之子而欲定其族氏世類伯仲形體姓名子姓世系甚之黎丘溷子真偽不可辨是猶空桑胎

鄭德先生文集卷之九

九

尹嵩石乳攷其說不可通也母之生子必本其父父一而已母有七宮商牙舌之類也有開有合分其族氏有清有濁辨其世類有開收之等以析伯仲有照蓋反切以覈形體姓名有衆寡之音以分子姓世系至於有補之者則非其種者鋤而去之而亡子歸也凡此皆天地萬物之情也哉猶龍氏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名則有字有字而後有韻字者孳也子也非有爲之母者而何以能孳其子于生生不窮是故因有名之母返無名之始以求所謂父一而已者此非言之

所能幾也學者當自得之

同文鐸引言

春秋之義大一統尊天王以今一統同文之世而鉛槧之家置正韻弗省惟休文類譜是尊是信若曰尋常推獻非館閣應制對磨勘埒也夫同文云者謂照畫形象音切意義皆有王制班班可考而反若存若亡若信若不信休文生平未足比數若其權千古而下亦尊於時王之上豈不惑哉或曰此非休文創也上古本有二百六韻休文特分合之耳或曰我太祖高皇帝刊定正韻行既久復謂猶未盡善及見劉三吾所進孫吾與韻會

明律先生文集卷之九

十

定正稱善賜名洪武通韻詔刊行之曰固也正韻通韻正可並行不悖以正韻爲之本而以通韻分次之雖存休文焉可也然其點畫形象音切意義自有意章雖照休文焉可也休文有偶有複有掛漏皆以正韻爲之本而訂之刪之補之雖用休文而不爲休文用焉可也按正韻七十六約字一萬二千六百有奇休文韻一百有六約字八千八百五十二今韻仍一百六約字一萬四百有四此正韻通韻分合參訂刪補之數也所謂並行不悖者此也其以五聲七音分開合核清濁次開聲收閉而以母定等以等定切以切定音以音定義或析其

形或彙其義或附以古韻古叶或引易詩古傳詞賦則以羽翼正韻而振其宣鐸云爾語云孔鐸不宜乾坤長夜夫我高皇帝之開塾贖而醒長夜已金石爲昭矣予雖不文意在發明孔子以同文覺世之遺意以常振高皇帝考文之鐸卽未敢自謂守待功臣庶春秋一統尊王之義或有取焉

韻鑰引言

予既作同文鐸以譜七音四聲四等矣復作韻鑰何以故鑰者約也將以反說約也五方風氣不可一形聲音義何啻萬辟如武庫寶藏之有門戶關鍵也非闢下杜

明律先生文集卷之九

士

孰約之哉不約乃不得其門入矣是故同文鐸之譜七音四聲四等也如史之左氏編年而韻鑰也者司馬氏紀傳也二者皆不可偏廢也韓昌黎不云乎學者須識字義今握管而談先秦兩漢建安大曆雖不盡能所有能者試詰其字其音其形其義百不能一也或更詰其字幾音幾形幾義千不能一也何以故不得其鑰也數仞宮牆不得其門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何以故不得其鑰也六書不得其門或舛爲船爲闢咬爲毆美爲美第爲第或可通而不敢通或不可通而強通或一字而止呼其旁或數音而止識其半四座茫然靡所就

正何以故不得其鑰也不得其鑰故弗約也予約之矣
約之鑰以一萬四百有奇而古韻八萬八百五十及二
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有六之通數皆
統于此有字同形異者則註之曰通作某或作某亦作
某俗作某非有字同音異者則註之曰幾音幾叶某音
之義云何某叶之義云何抽韻者一舉端而全體瞭然
此紀傳體也其義差簡以便稽考如後再遇此字但註
見其韻某母或有未確未全則姑闕之耳凡沈韻譌與
複則刪遺同補其補者仍于字下註一補字夫如是亦
既約矣夫且約之鑰以一百六所謂平上去入如一東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九

主

二冬之類者是猶天之有日月星辰與四時也約之鑰
以三十有六所謂見漢羣疑端透定泥之類者是則人
之牙舌唇齒喉有自然之清濁猶天之五行也約之鑰
以七所謂見爲牙爲角爲純清溪爲牙爲角爲次清與
夫來日爲半微半商爲全濁之類者是猶之琴本五絃
而加以七也約之鑰以四所謂開發收閉之四等者是
猶地之有水火土石子之有伯仲叔季也約之鑰以一
如開口呼合口呼之類猶乾之闔坤之闔也蓋以聲唱
音以音和聲如古紅切德紅切之類猶天地之交爲泰
而律呂之和也夫以天地山川雲霞草木帝王鬼神衣

冠禮樂鳥獸魚蟲之數而約之萬四百有奇約之一百
六約之三十六約之七約之四約之二亦至約矣止矣
而猶有爲之說者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何以
故豈其中有一焉者乎夫惟不言一也言一而天地山
川以至魚蟲皆有此一鑰而況于人乎此則予之急拈
此一鑰以示人而人人皆有此一鑰似無待予拈者人
各自拈其一鑰以闢下壯得其門升其堂入其室極美
富之觀壯武庫之篋博學而後反之約非徑約也徑約
者猶之拈無齒之鑰徒及門而反耳門且弗得而奚有
于堂室何以故有闕下壯也者則必有玄化之門也者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九

主

所謂得其門得此者也不得乎此徒知漢張允唐徐岱
之自繫管鑰噫得其門者或寡矣

切法正指序

切法正指既成呂子曰天地之道闔也闔也清也濁也
開發也收閉也惟字亦然字父聲母音音爲陰爲地聲
爲陽爲天天地合而萬物生聲音相和而其字斯得之
矣故曰切闔清濁開發收閉其而切於是乎存故曰
法指南指掌直指法止矣諄諄然指之矣而或者病其
門法繁多旁門雜啟舉世無得其門而入者是不可以
弗正也故曰正指經書反切皆助於等子首較定次發

明以示入門之法次十三門法次總括辯論次刪論旁
門雜說以示得門而入之法雖然此非斤斤爲切法錫
也聲音之道極於萬物之數本於天地陰陽律呂之和
凡日月星辰暑寒晝夜性情體耳目口鼻皇帝王霸
水火土石風雨露雷走飛草木色聲氣味道德功力之
數無一不可相通者堯夫蓋嘗窺聲希味潛之元探月
窟天根之秘今皇極經世聲音諸卷是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者也故以經世圖說終焉以明夫聲音之闢闢清
濁開發收閉皆本於天地非斤斤爲切法也余仲吉
猶與余潛心此道凡二十餘年而書始成與前刻同文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音

鐸韻鎗可互相發益心亦良苦矣崇禎甲戌仲冬長至

日

理塵自序

天地間安有所謂文祇有一理凡其可見爲文者皆理
之糟粕郭郭爾爾書及象亦增太極圖子一塵矧學人
者欲以千古而下設身聖人之地以傳聖人之心爲聖
人之言斯亦遠矣如以丹青傳照愈傳愈失其真乃復
浸假而之塵乎哉斤斤帖括而復欲以舌與腕與筆代
塵之用不愈遠耶故今之學人皆其自謂能爲聖人之
言者也吾直謂文也者非以我設聖人地傳其心爲其

言也直以我自言我而已矣直以我自言我之地與心
焉已矣何者凡以至乎其理而止爾予之不文恭天賦
然也天啟之季入深養晦時或訓士課子或放筆率意
揮之或揮半輒止或一揮數義都不經思輒復爲人笑
亦復自笑他日有黏牕落者偶拾得之復或自笑存諸
巾箱壬申癸酉之間南廬之暇或與廣文先生羣白下
多士導以聖人之學斷斷知也時江楚吳越之士多負
笈至凡數百餘人作十餘社或出題課多士或偶自拈
一二義以示多士或梨棗之矣人見之或大笑或以爲
能發明至理或以爲可以羽翼聖人之言夫子非能爲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五

聖人之言也者直以我自言我之地與心焉爾或曰是
無作時義觀也宜云理塵夫理塵云者明乎其以言理
之糟粕郭郭爾爾書之滿山青黃碧綠無非這箇太極
若曰文則固弗文也離之彖云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
天下賁亦云然而其要歸於二之黃上之白也夫露微
小技予雲猶知非之故曰周弗文也

鍾雨篇序

鍾山靈秀諸凡風霧陰晴朝暮寒暑無一不現種種神
奇尤莫神奇於雨每當雨時覺烟雲勃空霧靄氣蒸梁
虞謙之詩曰崑崙乍昏明浮雲時卷閉似未盡也予最

愛之爲作鍾雨軒前箸之餘南國諸弟子員及孝廉國子生有執經問難者有以制義古文詞商確者因之爲作豐邑文社凡十二以明德新民等字次第之而實默導之以躬行復性日有程月有課有講書會時有試有殿最賞勸積歲餘得數十餘卷縣諸國門而卽以鍾雨名篇何也諸士亦知雨乎雨水從雲下也雨輔也言輔時生養也泰山之雨天下也以觸石之雲肩寸積之夫士亦視其所積矣蓋能爲雨者莫如龍瑞應圖曰龍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存存亡而劉琨賦云大哉龍之爲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諸士鍾鍾山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九

七

之靈秀而以登泰山爲宗其有志乎龍而雨天下也亦已久矣今縱觀諸士所爲先資雖鱗甲羽翼頭角鬚爪種種各有別致大抵皆蛟蜃變化矯矯駢駢游乎青氣之中處乎天外之野蓋神奇哉之似龍也其于負風積雲欲飛而雨天下也亦既在田矣在田則見見則躍躍則飛而何以易之言龍不直曰見曰躍飛必本之潛又戒之以乾乾夕惕悔之以亢其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夫確不可拔果何物事結之曰見羣龍無首吉學者多云龍剛在首夫不剛不可以爲龍而以無剛爲吉乎意者蓋言羣龍無首非言龍無首故曰天德不可爲首

也與時偕行乃見天則時也者羣而莫之可首也時潛時見時惕時躍時飛時亢時至則行奚首乎淮南子以爲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予歎曰時也其得之潛者素也今世好龍者寧必無葉公而天下蒼生之望也如百穀之望膏雨焉如其非龍也已矣如其龍也其何以處此也哉是則以鍾雨名篇之意云爾如曰有如時雨化之則今矣雖然苟諸士果能以得之潛而積之者雨天下則謂子之雨諸士也亦可哉昔崇禎癸酉夏杪書于鍾雨軒之北牕

魯諸生選課片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九

七

刑官明刑平反論報無留獄曰吾責塞如是未也申政令達民困替俾民重犯法曰吾責塞如是未也曰明曰詳曰無刑法刑官責也曰教非刑官責也而獨教則其責也以刑教易以教刑難教齊民易教士難若然則余負余責多矣選以處之不易市人炊骨余亦惟是焉招魂龜手數求即諸人士亦累其腹之不遑也教廢久矣客歲稍熟政自備節于是始學諸人士約曰爾等志爾敬爾業置社子儼以長吏並其事爾時孝廉博士多有儿何從者而三輔淮上選選有負養士至余每退食必披閱移日或夜分不寐旦爲甲乙狀以上之三臺

監司及督學使皆報曰可賜賚有加夫鄒魯人士位之孕泗之萃闕里之密邇文學固其天性矧當事假以風吏長化以兩郡大夫從而模範之余遂徵天之靈得以暇日與諸人士商榷此道宜其奮發踔厲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雖正變異局靈樸異姿清雅雄杰異品或才而未練或偏而未卓然人抒所見各成一格余卽不能以一途之趨繩諸人士矣余刑官嘗以刑辟文謂文士言文真猶法家言法曲直視理過故視情軒輊視法雖復聰慧驚騰不得不以意見繆才情勝卽或自見其意見才情而終不識于理于情于法近是又焉用棘之猴楮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九

六

之彫哉近精選若干篇金先是試齊若干篇將布之國門俾海內知齊魯人文之盛泱泱大國風且知其不以意見才情自見卽以自見而不詭于理于情于法他日出而用世其樹立可覆按也則余之爲理而庶幾視埋視情視法不以繆不以騁不以詭者亦或其一徵則余之爲理而藉弼教之役以少塞其明刑之責以少寄其詳刑無刑之意亦或其徵矣向使天不悔禍如前市人炊骨諸人士不果其腹而余亦役役焉問荒之不暇安能復以其暇爲諸人士商文藝事耶余與諸人士所以得此暇亦難矣宜各思所以無負此暇者蓋明刑弼教

余責也體教懷刑則諸人士責也是皆未易塞也萬曆戊午七月七日書於桐青齋中

大風篇序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文章亦猶人之噫氣也故曰風行水上至文也詩于列國之詩皆曰風風者不知所自起所自止蓬然而東海蓬然而西海一天機所自至詩亦天機之所自至故曰風也文則亦若是矣君子齊謂得五名士掩卷而思其人夜發之夢爰出而聯一假有合焉者索其行卷得若干篇其文明大來之雄雅魯人之豪邁子樞之清正因其森如之疎宕平妥各自爲致各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九

九

任天機之所自至皆有一段不可磨滅之精神在焉深淺平奇不同而同歸于天機亦若風之行水上也具季子聘于魯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齊自昔表東海稱大國風五士其一掀揚之乎傳稱陽氣在外周旋而不得入爲風今國是結轡聖主金幣正所宜風之也大風起兮雲飛揚此五士者余將有奢望焉萬曆己未余月日在奎

修新安縣志序 代馬公諱應光

新安故無志有志自黎陽王公訓始歷四十餘載于茲蓋闕如也頃臨清張公鯉雅意續編已折衷于理學孟

雲浦先生而不果余乃喟然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當吾世而文獻無徵不朽如綫何以示後之人且新安地瘠民貧從事于車塵馬跡無寧日邇來制有沿革賦有損益人文有升沉顯晦風習氣運虛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徵往詔來胥此物此志也奈之何弁髦之則以謀諸學博君及庠中俊士商確成帙芟其冗章其闕憾前人未竟之緒以成縣之實錄首輿地蓋而前昔自二其勝蹟可覆按也次建置以正規模次賦役以定徵額次風俗以識遺化次秩祀以重明經去後近于不經且記不嫌備載存舊趾也錄官政所以章卓異也詳人物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九

手

所以表先善也彙藝文所以便涉覽也後之人顧名思義開卷取益按勝蹟則知宛穽稽規模則愼紛更惻矧心則催科政拙問流風則善我化溥舊趾尚有將無遺淫弔古之慨乎卓異未泯將無馴雉歌謠之想乎生哲可師將無高山景行之思乎至于絲藝見道因文預行所以啟佑後學羽翼斯文情見乎辭矣大率前志備四今臚而九藝文舊雜見于各註今彙而一君夫疑信相參事緒煩夥者則備記之搜遺中以俟後之博雅君子春秋傳曰其善志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是役也大匠操斷衆長協應庶乎將藉手以垂不朽且

以備後之蒞茲土者之參籠云爾維時編纂則林君喬松校正則羅君依先張君堯文而同校則陳生延胤李生天毓游生思孔諸人也例得並書

呂氏世系序

吾宗系出炎帝本姜姓也際四岳功封呂及周復以呂顯迄漢唐宋厥大盛焉而尤焜耀于我朝其間櫛德巍功輝映史冊有唐宰相世表宋名臣列傳及中原文獻諸傳皆載呂氏德業勲望甚詳至以理學忠義著者尤不可勝數今居浙之鹽官者蓋安陽主簿公之條流也主簿公爲遜國忠臣天開其胤文章勛伐代爲繼美至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九

手

是恭藩公手志孔林其子聖符輯家乘世系既成問序于余余乃喟然曰聖符其知譜哉夫譜昉于春秋成于漢小宗伯之法而詳于隋唐選舉稽于是婚姻由于是是以國譜有句郎令史四方各以其家狀來上官爲考定焉厥后是制廢姓氏散佚統系離悖而家之道不成矣甚矣聖符之知譜也似春秋也夫春秋之義唯據述前唯實信後唯慎謀始唯簡導從唯忠布言五者失一不足以訓人矧訓族乎何也譜者所以合散所以萃離族之于吾非不萃也非不合也世異則湮湮則離離則散非此曷導之從也言諄而不實述詳而無據是始

之火而曰族之罪也斯不忠不簡不慎之過也今聖符之爲諸邇所可知書事必嚴且夫疑之必闕而引以可行尊親是議此非仲尼之徒而得春秋之旨能若是乎夫然後子孫世守其無悖也無悖則不湮矣則不離矣不散矣不離不散則宗法明族類洽而家之道不成乎甚矣聖符之譜似春秋也雖然非獨此也其意若曰爲之後者無終使封岳釣渭遂爲千古絕響而使文穆正惠文靖正獻忠亮諸君子專美于前云爾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然此譜系之似春秋者又似詩也夫

修開陽山路引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三

狂口渡北岸有山曰開陽坡奇峻陡險不可名狀每年謁王屋山者無慮數十萬人皆於此取道焉所從環轉者多是峯之尻壑之吻壑而曰搔神竦况經其地者乎凡人無不于易甘而于險苦此數十萬人誰無此心而不能俾險之易何也無有人焉誠以爲已任而易之也人只看得身子小所以一膜之外皆爲秦越不知一反觀焉此奇峻陡險不可名狀孰非吾心糾結盤旋處或曰君子居易小人行險益言心非世途也嗟乎見爲心則心見爲世途則世途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平世途者猶平其人心也偶攜二客經此惻然念之遂謀捐金經

始因思世之行險者由無人平之故也君子恥獨爲君子其以平平人心之不平往往類此可曰此無與于吾一膜者耶

河汝亘古奇荒圖說序

是歲庚辰江南北省直皆荒中土大荒河汝之荒尤奇民累疊盡矣其僅存者皆瘦如柴黃如土腫如蠱蒙袂貿貿然來之人也相與繪亘古奇荒圖系以說忍死須臾轉籲宸聰或曰荒與省直同耳何言乎其奇也曰荒同矣連歲荒則奇三年大旱大蝗百穀無一升者則奇兵荒交集且久則奇寸土皆赤萬突不黔則奇人相食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重

且父子夫妻相食也則又奇斗米千錢奇矣且至二千九百錢則又奇郡城市存者十之三屬邑存者十之一鄉村之存者十無一焉則又奇其種種慘苦種種棘窘則愈奇天之荒人也奇于人之自荒人之荒人也又奇于天之荒人嗚呼我中土河汝之民遭天降割至此哉今試披閱其圖與說筆筆是淚字字皆血無論我明興三百年所未觀即稽古大災代有或末聞如是之奇也往歲癸酉臣維祺爲南司馬寇渡民荒臣具中原塗炭疏爲民請命上可其奏命其荒量寬酌紓民力臣父先臣曾捐粟千斛錢二百緡賑民民免于歲上賜璽書

進秩表里亡何奇荒至此兩臺使者及監司守令皆多方賑救臣亦勸產貸友銷器罄庫以活饑者然亦幾幾乎窮如愚公之山精衛之海已臣欲如臣爲南司馬時具疏繪鄭監門圖上之顧以臣方賜閑在田義未敢爾庶幾所司以此圖說轉聞之聖天子俯垂乙夜之覽廣沛子惠之仁我中土河汝之民或起白骨肉之歟雖然如此奇荒深居之士驟聞尚或駭疑得無當事以此爲與江南北省之荒何異其奇之也嗚呼卽臣初聞亦或駭而疑之及履其地覈其事察其情更不如此如橫屍積骨及斗粟二千九百錢圖者以爲奇事今則橫屍果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九

書

俄夫之腹積骨克炊人之爨而僻邑窮鄉且有斗粟三千五百者矧其他不能繪不忍言不敢盡言者尚多乎周禮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以保息六養萬民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書曰不見是圖臣願當事者思所以聚之養之而預圖焉爾

新安兵荒圖說引言

古昔盛時天子命太史陳風以觀民俗問厥疾苦而詢靡之時厥饑饉而周卹蠲貸之故采之歌謠勒之圖繪書之簡冊以徵信也自鄭監門之圖出而局一變然未聞以兵荒圖者尤未聞兵而荒荒而兵兵而益兵荒而

愈荒迄無已時如今日中原河南北之甚也於是關中李中丞山左高直指爲赤子請命疏凡數十上不但已也又下所司繪兵荒圖爲之說以達之聖天子厥心苦矣新安邵邑侯奉命唯謹繪新安兵荒圖爲郡二千石馮公監司大夫王公勣公以轉上之兩臺使者其爲圖凡四十九爲說繫之復爲總序以冠其端予讀未卒業而掩卷涕零痛哭欲噎也嗟乎自妖鳥過河水堅賊渡焚焚赤子死于賊死于爲賊死于兵死于運死于徵死于旱于蝗于蝻于風于霜于雹于蝻蝥蝥賊益不知幾千萬人也觀一新安而河南北益盡然矣雖然猶未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九

書

已也亡何三載連饑十有三月不雨赤土皆焦百額不靈前猶乞糴別郡今中土盡枯矣前猶移粟他省今秦晉齊魯江北俱赤地矣前猶恃河漕原隰之田今溪井皆竭矣前猶有草根樹葉今野童木覓矣前猶有二三青禾可望雨潤今異蟲食根風霍灰稼矣前猶有米價暫增今一朝而斗米千錢矣數日而溺者投繯者食土石而僵者去而死者益不知又幾千萬人也軍興未已徵徭尚棘加派日繁元氣幾盡是豈圖所能繪說所敢盡哉予自謝南司馬居維日惟嚮產稱貸繕城治器賑貧士貧民而全活之或多方勸仁人長者尚得數百千

其錢以活且夕殘喘至再至四不敢倦也今亦瓶壘交
罄鬻貸勸之計俱幾幾乎窮矣然予之心未敢已也余
聞之周書曰天有四殃水旱饑荒詩曰天降喪亂饑饉
薦臻而穀梁子曰一穀不升謂饑二穀不升謂饑三穀
不升謂饑四穀不升謂荒五穀不升謂大侵今則殃亂
交乘百穀不登而且加以兵也嗟乎聖天子軫念民艱
屢下蠲賑停徵之詔而天未悔禍時事日艱求如古昔
盛時陳風問疾使小民之情上達而不可得卽如鄭監
門之上流民圖見諸施行而亦不可得嗟乎百姓國
家根本中原天下腹心覽其圖讀其說知諸上大夫與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去

我郡侯厥心益良苦矣因圖而思所未圖因說而思所
未說更隱隱眼前格格喉間予心益亦良苦矣

山東戊午武舉齒錄序

令甲三歲一掄士於鄉薦揚之歌嗣響鹿鳴戊午之役
偶乏主者其城影破的服韜說劍之豪業摩厲以須矣
越明年余徂暑入齊卽重厥事維時寇盜警報仰至僉
曰是役也庶幾得一二材士可爲國家効一臂力者故
悉詳視昔有加也已而三試之得衆尤之若干人如往
額行且貢之大司馬備干城腹心之選矣將桓桓赴赴
各奮發其所爲雄而修故事者則相與籍而齒之蓋教

也大多士繫鞭而來一鼓馳射如飈再鼓耑發
三則發矢策藝挾孫吳家言以抵禦一花一入穀將
介冑專閫外無天於上無地于下烏用是雁之行魚之
貫如縫掖士嘻雖然余按禮天子養士教民齒讓詩曰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吉甫北伐其飲至也孝友之張仲
實多俎豆讓固可已乎卽晉之伯也其薦郤穀則曰敦
詩書說禮樂而城濮之戰于是大蒐以示之禮靈之戰
諸卿交讓君子是以知其勝也且夫夷與險爭地瘠與
肥爭局勢與遲爭事顯與晦爭名信與疑巧與拙爭權
爭意夫讓爭之分途也久矣顧余之所謂讓正非徒魚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九

去

魚雅雅偃僂頽仰以養成一種退却揖遜之習讓者爭
之反實任之成不讓胡任不任胡讓讓以養任之銳任
以有讓之實唐虞之世禮樂刑賞讓益讓獲讓能讓受
何抑抑也而卒以任任何妨于讓哉居今之時爲今之
士非慮多士不能讓正慮多士不能任適者寇盜蕩推
虔劉人民天子頻煩而思顧牧斯正爾曹立功名見忠
義之秋也怯於公戰不急同仇亦安用多韙韙附注之
君子也且爾三齊固泱泱大國風哉如古稱魯仲連孔
明二君子彼其一說解開三分定鼎爛焉至今卽如明
興薛揚武智勇兼備帶礪垂盟他至熊羆螭虎之倫雄

視宇內者不可勝紀誰謂無人爾曹平居亦自謂請纆無路不得效尺寸以佐行間今則天之所以開豪傑矣宜何如出奇制勝滅此而後朝食無俾偏處此以與我爭此土也射虎而飲石操蛇而移山欲入者無不入欲舉者無不舉猶之士也安所不振厲而獨遜于仲連揚武諸人故曰讓以養任之銳任以肩讓之實則在爾多士自樹矣夫然而益信向之所謂雁之行也其鴻舉也魚之貫也其鯢躍也今日之疆場實且岌岌懼禍至之無日也爾曹行且敵愾奮勇爭先以直任成其大讓異日者毋寧使人謂是役也實得公侯干城公侯腹心若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九

宋

而人余實與有榮施焉

題功甫四書解

苗功甫氏以所著四書解請正呂子呂子喟然嘆曰吾與功甫也夫學者欲以千百世下解千百世以上聖人之言斯亦遠矣乃或求諸渺茫無何有之鄉以爲神化精微在孝弟庸行外是彫楮削棘也不然則膠柱紫陽曰吾以遵功令耳是捫籥扣盤也夫寧知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與聖人之日用行事者而已矣舍心與日用行事而欲貌其言斯愈遠矣乃學者或云聖人之言若存若亡而况心與日用行事予以爲聖人之心我輩之

心也聖人之日用行事我輩之日用行事也所爭者特純不純至不至之分耳聖人豈與我輩乎聖人之言豈與我輩之心與事乎學者以其心與事而想見聖人之心與事道豈遠乎哉功甫解大抵以聖人之心與事解聖人之言又以我輩之心與事想見聖人之心與事故多所發明闡翼與世之渺茫膠柱者相萬也且功甫才士也有勃然用世之思而又卓然自樹如天半孤鶴而其解才難陳蔡二章則云何代無才難在遇耳又云遇則爲虞周不過則爲陳蔡於戲亦可以知功甫之大凡矣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九

宋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

記

五色十八莖葉孝之記

斗園紀畧

遊十方院記

黃梁夢記

修建南倉塲總記

修建水兒五塲版房記

閱浦子口庾工記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中都閱工紀

夢遊醉翁亭紀

留守左倉劉文昌閣記

遊牛首山記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

五色十八莖葉孝之記

崇禎歲在尚章執徐月在橘壯呂子自雒歸新安時大荒三年人相食冠戈雲擾輸餉鼎沸反側內應城幾陷居數日罪人斯得群寇削平反側安乂又盡括家所有以食飢人已復繕城庀器勸義和民汜可小康呂子夜焚香前孝經數過乃假寐有神如文昌帝君者紫蓋麟車轆頭赤鳥服瞻龍青碧袞衣束以文玉盤帶呂子具袍笏拜帝帝亦禮呂子呂子與帝論明王治天下之本源綱領甚悉大意謂治本于道道本于孝孝本于敬帝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

諄內王道外富強先德教後政刑帝袖中出文書一卷賜呂子曰此與孝經相表裏呂子視之皆丹篆圖書符籙拜而受之復謂呂子曰汝羽翼孝經甚力上帝嘉汝純孝錫汝孝之一本十有八莖葉與孝經章篇相應命汝多壽考備膺福祉命汝世世有文名顯者當如此芝徐出袖中一物如黑帛置几上有墳山二白角旣而化為黃牴羊有五色帝復謂呂子曰此孝芝也其大約七八寸優游草際躍然來往呂子覺而異之明日起視瑞雷繞屋如烟如雲且清香芬楚愈異之命小奚視程壁隙中有物金紫色大如升許枝葉連卷津津有生氣命

小奚謹護持之踰月而枝堅實芳香光華曄曄呂子拜而受之焚香告天藏諸櫬槨是日也上頒行孝經制旨適至邑令視之曰芝也廣文先生及邑人士皆曰芝也遠近觀者皆曰芝也考諸往牒古史皆相符合遂名之曰孝芝芝一本本細如幾徑六七寸許圍可尺八九寸許凡十八莖葉皆相連屬翹合有如雲者有如蓋者有如蓮葉如意珊瑚者有黃紫赤白青五色黃如金紫如沉水香赤如絳丹白如脂玉青如碧玉其質堅實叩之琅琅有聲其文細巧其形靈怪其莖葉天成不可名狀平旦之香艷晨之香清午之香平遠晡之香輕淡夜之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二

香冷然而幽在昔漢唐武宣玄肅之間時有產芝者然武宣皆九莖玄僅二莖肅僅一莖三花猶告廟作歌製詩大赦天下藏諸秘府貞觀中亦產芝有五莖有十四莖漢建初中亦有零陵紫芝太守沈鄴奏獻帝嘉悅賜錢衣命公卿布告天下然未有如今上之大德格天至孝通神如今一本五色十八莖葉之盛者也按說文芝神草也又曰芝為瑞服之神仙故曰神草王充曰角生于土土氣和故芝草生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于草木則芝草生瑞命記亦云王者仁慈則芝生蓋是時上方覽呂子所進孝經自聖躬經筵青宮講習宗潢勲戚

文武臣工學士武人有司朔望各鄉立塾皆以孝經頒告天下而上又躬行大孝愾焉為終身之慕有布疏時思之感有孝道不足之歎有未報罔極之歎至于天地祖宗不敢與並尤千古所未聞者昔者堯隋黃堯文境鳳鳴春秋作而麒麟出孝經成而黃玉降則今上表章孝經相符天人感應之理焉可誣也昔神農氏論有云內用雲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積以生五色神芝厥為聖王休祥焉呼帝先告之矣

呂子曰昔者至聖作孝經蓋為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論孝治極至之效則云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又云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

通今天子表章孝經躬行大孝而靈芝之應如響應者麟出玉降理固然爾昔抱朴子謂芝有木芝石芝草芝肉芝其詮木芝則曰狀似蓮花其名木威喜芝或即此乎然謂食之夜視有光帶之避兵又謂青雲金蘭月精龍仙紫珠月山人等芝皆可服食食之能仙飛壽千萬歲則殊不可盡解余聞明王以孝治天下為瑞非以芝瑞也以孝治一身一家則一家治以孝治一邑則一邑治以孝治國則國治以孝治天下則天下治子思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祿祥

又曰善必先知至誠如神然則人以芝重乎抑芝以人重哉

又曰世傳靈芝代有產者然十八莖連葉則亘古罕聞奇也又與孝經十八章應尤奇也且芝生以上覽孝經芝榮以上頒孝經而拜受芝又與得見上頒行制旨之日會更奇也元隱士釣於魚期五百年明王興起表章孝經乃頒行之旨靈芝之出皆與五百年之期會又更奇也芝初產時有小葉用紙刀鋤之余見而呵止數日又一箇用挺鋤之不能下又用鉤亦鋤之不能下夫芝本大于綫耳用紙刀用鉤亦俱不能鋤豈非天哉禁已鋤去一葉數日又生一小葉補十八莖葉之數則愈奇其故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申德先生文集卷之十

四

又曰子車氏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者之于名世蓋相遇難哉王者不過名世或名世之不過王者治亂之數未可知也神芝世不當有或數百年或數千年始一種間氣而生生不偶時或如奚僮之鋤去者有之矣使非余自維歸新恐奚僮竟鋤之矣王者之于名世芝之于人於也於時其生之偶不偶其遇之難易顯晦蚤暮則信乎天也

非人之所能爲也

又曰余嘗三夢文昌帝君皆奇異有徵應茲乃筆表章孝經而以上帝命錫余孝芝先正有言人君一言一動皆與上帝相感應非虛語也獨夢中云錫余孝芝而黑節白角化爲五色黃羊却非芝類則余未之深解意者其微示否泰剝復之數陰消陽長之兆歟

又曰於戲夫芝豈有意人知也哉雖然芝不易知知芝亦不易也芝有數種類芝者亦有數種非芝而類者又數種故有幻其事者矣有冒其名者矣有竊其

申德先生文集卷之十

五

似者矣如世所稱月精龍仙等芝皆神仙服食之物非世所常見聞則幻芝之事者也而非也如世以荷爲水芝芋爲土芝鼈爲菜芝則冒芝之名者也而非也如世以木中生橘土上生菌爲芝則竊芝之似者也而非也凡此皆非芝而類焉者也如世所稱石芝金芝草芝千歲蟾蜍亦有化爲芝者凡此皆芝而類焉者也水芝世往往有之大抵或一二葉或三五葉或赤黑色或止二三色或有色無香若十八莖葉金紫五色而有香則從未見聞之矣意者天子表章孝經之盛事至聖行在孝經之精靈固有感召其間者

乎夫今乃知竊其似者芝之偽學也冒其名者芝之世儒也幻其事者芝之仙流也色香芬郁莖葉靈異其芝之聖賢豪傑而名世者乎幻其事者方外之士豔稱之然非赤松葛翁不可多見見亦不識况得而服食之乎冒其名者世俗相與標榜焉竊其似則燕石之客或寶之矣世有知芝中之有聖賢豪傑而名世者幾人哉於戲不知何病不知然後見芝之弘也

斗園紀畧

湖水之陽爰有斗園地卽斗子城且在玉斗山之坳故名斗主人曰園大千斗故名斗也山高可冠雲廣可周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

六

城堞松栢亂如髮峰陟峽深而古寺幽峭折而東則山勢起伏隱隱村落間斷崖修木錯雜迴抱者斗園也園之西偏有泉甘而冽土人飲者多壽嘗產靈芝數本下有千歲蟾蜍土人名之曰芝泉引爲池亦題曰芝有亭虛而翼池上題曰八風北則紫芝齋友人題曰泰山北斗傍有精舍亦曰斗有軒環以松題曰認設有榭曰晚鐘有樓曰俯松其他梅塢竹逕茨門石室一切信意爲景若參若偶各極其致墻內外治畦種蔬穠以榆柳桃柿及欄柯山石坐樹濯泉前于而後囑者二三同志友也苦茗清話不時排扉而過我者寺僧也偶坐石上揮

扇而談田桑移日不倦者野老牧兒也暇則虛窓臨帖曲砌吟詩樹烟塔影掩映迸射者山光也冷冷然若潑我興而相與拍和者泉聲鳥語也興至而酣興盡而已若相與消息於此中而不知天地之寬者吾與吾之斗園也一行作吏三徑遂荒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商山之歌亦曰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千鍾萬石豈可易吾斗乎主人曰斗園吾舊盟且與我周旋久雖偶出山其敢寒吾盟所願名公以名筆點綴俾蒼岫寒泉老松茂藤一增爽色主人退食一展讀之或夢回吟一過卽忽忽如見澗水傍花深竹青處也東之山靈亦可爲主人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

七

解嘲懸知異日遂初門可羅雀試置之几案何異座上客常滿主人雖寡當自有數峰白雲相供養耳其敢曰焉用文之

遊十方院記

天下名山其靈氣所鍾磅礴盤礴幽深奇謫中必有至人焉隱於其間况王屋爲太行結脉濟水發源嵩高與突最勝如此而必謂世所傳軒轅氏騎龍上升爲怪也哉人曰吾所習見者常也吾所不見者怪也至人者實未嘗有一人得見之焉者嗟乎以其見爲常不見爲怪則天下之不見者多矣吕子登王屋振絕嶽掀髯周眺

則見巖壑聳聳吞吐青翠北睇五斗諸峰削筍直上曰
世惟無至人世有至人必于此焉在也然卒不可得見
悵然遂歸初上山時從山脊轉勢如御風險不可賴乃
迂道從溝中下是溝也爲黃石公避秦處朱煉師至清
隱居于此師黃石公之流也呂子一見其人卽心異之
以爲似有道者與之言愈異其言初問師作何工夫師
曰收攝精神如何曰攝視于冥攝聽於虛攝神於靜又
問從何處下手曰寡思以養神寡言以養氣寡慾以養
精又曰要養浩然之氣乃相與對膝諦談漸覺其言似
儒者而約之曰存存呂子曰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如

東隱先生文集卷之十

八

何是存存師答云行住坐卧不離這箇願聞其指曰行
則止足於坦途住則凝精於太虛坐則調息於綿綿卧
則神沉于幽谷呂子曰不要在行住坐卧做要在這箇
上做師不解呂子乃言曰這箇謂其爲行住坐卧非也
謂其爲足爲息爲精神亦非也吾儒何嘗不言這箇如
經書中斯字此字之其字皆是這箇只是目不可得見
口不可得言使其可見可言便非這箇而誤以爲火候
爲存息爲養丹田抑又非也師曰心靜如鏡心動如水
呂子曰須要識得動如鏡靜如水師曰只要認定至人
翁雖不能不與物接不可因境漂流了何謂認師曰不

可徇他不可避他雖是應他不可着他何謂不可着師
曰忘而不忘無可忘者乃是至道呂子曰師又頭上安
頭了人有偶不寐者乃有心寐愈不得寐轉又欲無心
寐亦不寐夫有心非心也欲無心之心亦非也小童進
一椀茗一七釐粥師步送呂子至溝心約五十餘武呂
子曰此忘乎此忘而不忘乎此無可忘師與客及道人
從呂子行者皆大笑退溝中兩巖攢線山鳥弄舌流水
淅淅中有大石踞水上道人指云此洞真子蛻仙處呂
子曰莊子云注焉而不盈酌焉而不竭是之謂葆光彼
至人時托跡名山直汝曹不識也一道人云然則有之

東隱先生文集卷之十

九

山北五斗峰青松白雲最多處下有老君堂石龕中有
三老子年皆百二三十鬚髮尙蒼黑不食不言不相往
來惟日餐柏殼一盂漿一枚水一勺而已呂子曰有之
乎道人云信甚莊田在彼稔知之只彼三老子不求人
知不著姓名此山中人亦無識之者呂子勃然欲往客
曰此去五斗峰如隔弱水山陡峭不可着足山中非捷
健如猿猴不可卽至卽有至者而彼三老子亦不可卽
見呂子曰此出世之士也意必學軒轅氏與黃石公而
隱焉者也呂子意雖過飛日已云暮知何日得結廬五
斗峰下與三老子如大敦雲陽之民混混濛濛而已遂

手書此語質之朱煉師問其信否更解杖頭錢千許謂煉師云爲我賃白雲深處一片地作一小茆屋待吾入山訪此三老子時庶先生知我非生客乎師住十方院十方院者濟民李棟捐家財剏爲之又買租三百石以養十方遊士富而好施人稱李善友焉呂子曰嗚呼誰謂世無至人者耶吾聞至人之息以踵其動也天遊其靜也神行入水不濡入火不焚非其人不得見也卽有見之者其可知之乎其不知也遂謂不見其不見也遂謂怪使至人者皆爲人習見則至人亦腐甚而山亦不靈矣俗儒規規牖下耳目所不睹記便謂之怪夫日星兩電天下之至怪也而人以爲常者習見也玉屋高出霄漢雲反在其下有時下方雷雨掣電交作上都不見惟見紅日則又怪甚而亦以爲常者登山之人習見也使與未曾登此山者言肯信之乎乃終人之世不得一見至人焉肯信世有至人乎意者吾惟非至人也吾苟至人則亦見之矣今至人吾不可得而見三老子竟似至人而亦不可得卽見也乃欲見其學至人而未至焉者煉師之言似之人有被颶風飄入海島中經年不見人形見似人者而喜亦此類也噫雖然誰謂必無至人者耶

黃梁夢記

呂子與客過邯鄲下馬謁呂翁祠觀黃梁夢蹟甚奇夫一枕一炊曾幾何地幾何時而五十餘年妻子之奉功名之遇窮通毀譽之遭無不備歷厥後乃欠伸寤當其未寤皆夢也而盧生不知也寤然後知是夢使當夢時知是夢便覺枕中喀然無味矣呂子曰人盡夢也何獨盧生哉天地一枕也萬物一炊也百年一夢也安知我與子住人間世非卽有人炊黃梁其側我與子曾入青菴枕寂同作一場春夢且夫今之走邯鄲道上與夫寫牆上詩者人盡夢也何獨我與子哉乃人之言曰人生真也夢幻耳人生久也夢暫耳嗚呼人生與夢所異者獨真幻久暫四字便不甚異且我與子安知夫人生之非幻而夢非真耶人生之非暫而夢非久耶牧童因羊思馬因馬思車遂夢乘車張曲柄蓋毚旒而爲王者此與盧生五十年榮過何異夫當其爲王其自奉寢食真其歷時寧謂非久而試從百年後迴觀人生一瞬耳况夫水窮山盡終歸烏有卽謂夢真而人生幻亦可卽謂夢久而人生暫亦可既知人生之幻與暫如是而猶向枕中作不了生活爲身計爲名計爲子孫計無不曲至請看盧生欠伸寤後崇階貴子溫勅豐碑能獲得一

物否而我與子與夫世之人同在夢場中者亦可以思矣既在夢場便當將世途作夢做只看做得如何誰能跳出枕外槌碎青枕廓然達觀乃今知何幻何真何人何暫何莊何蝶皆一夢也呂翁固夢場外人若自達觀視之呂翁盡夢也何獨我與子若盧生若世人說夢中說夢要知是夢隨夢作夢何必無夢意此殆難向癡人前說矣呂子爲誰天中拙士維祺介孺氏也客爲誰姚太史孟長先生也陽復之朔前一夕挑燈呵研而作此記

修建南倉場總記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

三

考天官志星有天倉昔者聖人作倉廩府庫以法天猶人之有腸胃以厚元氣此甚可思也今天下九邊肩背也省會肢體也神京元首腹心也而東南財賦所自出其腸胃也南都建東南而北嚮朝宗衛周之運漕漢之西京且夫陵寢之所發祥漕運之所經而九萬官軍之所需也歲額本折僅百餘萬天啟之季外既鮮入內復溢出而出入之間有蠹有鼠雀有螟螣蝨賊也量沙仰屋漕截軍譁南中小臣工連章告急豈惟無金與粟亦並無庾不知何以一望頽然至此又可思也賴聖天子之靈同事者與二三司官之力期年之間薄有補苴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

三

再逾年而小康顧無從得長物以葺此頽然者故事宜問水衡與留計分任而皆無以應亡何乃自以爲功積贖金節公費謝交際爰諏爰度經之營之時大司農玄嶽鄭公與余躬核荒虔肫脫足繭辛未九月三日告神經始閱十餘月而工落成其在都者差凡五日錦衣曰復成曰江陰曰高平曰豹韜所轄之倉凡二十有七日錦衣之太倉旗手西虎黃左虎黃右鷹揚豹韜左日復成之復成橋旗手東驍騎右留守左日江陰之江陰龍江左廣洋留守中興武北日高平之府軍左東府軍右西天策南天策北興武南日豹韜之水軍左府軍左西水軍右豹韜東豹韜西留守右其一曰養虎在城外今廢而併之驍騎右焉以及城外之水兌場凡五江北之浦口和州倉凡四鳳陽之倉凡七詳水兌記浦口中都閱工紀是役也有創建有大修有中修有小修計江南北三十八倉五場其厩房廳事門樓亭閣柵欄坊表共約六百五十餘座約二千五百八十餘間圍牆馬路共約五千一百二十餘丈栽樹共約三千六百四十餘本其餘皆仍舊貫也所經費銀錢以三千五百有奇計絲毫皆出節省于正項弗損也于水衡無所徵取于民間一物一料無所累且也視初估數萬不翅省十之九卽

視減估一萬一千不啻省十之七或者曰美哉輪焉美哉與焉颯颯乎天府之國也哉卽有過而問積貯曰金粟凡一百五十餘萬有奇皆昔無而今有昔一而今什伯億雖然是豈足哉漢賈誼有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卽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初以相恤卒然鎮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天下所在騷動水旱盜賊何處蔑有易之於既濟也猶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思之思之其弗思乎哉夫任天下事者良亦難蓋置其身於吏胥之所謗狙僧之所憾有司之所尤朋友之所忌垂

陳德先生文集卷之十

古

延者之所缺望而僅有此也後之人其弗思乎哉弗思而誰復肯以棘手事市怨賈忌將無復如昔之蠹者鼠雀者螟螣蠹賊者復群而號號此也厚賜日以貳元首腹心誠不可弗思也思之如何曰壞而有事其象蠹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蠹之譽也三軍待命其象蠹賢及民而節飲食願之貞也生生不窮其象蠹損上益下民悅無疆益之大光也法天以厚元氣其有本焉而可弗思乎哉與事司官如岳君虎巒韓君文鏡諸君子已經疏薦而又責成以無倦之義且鰓鰓于籌長計定經制葆元氣余思益苦矣

修建水兌五場廩房記

留都舍何以稱南庾按說文庾水漕倉也一日倉無屋者詩傳云露積曰庾又註疏云在邑曰倉在野曰庾故倉之有水兌也如車之有轂如人五藏之有喉舌且夫天有時地有產解有守候放有急需非爲之所有苦滯者矣有苦波者矣有苦風雨者矣有苦耗苦蠹者矣水兌者轉輸之轂而喉舌之府也故事爲場者必司屬官一歲四易官祝場爲逆旅近收歲一易官稍於昔亡何六場之廢者二僅存者四且剝落者半前攝督儲南大司農玄嶽鄭公捐貲創爲廩六十楹或置披房與

陳德先生文集卷之十

五

厨竈也仁人之利溥哉解放之苦始告蘇顧近歲舳舻磨集風濤驟至或怛怛苦無場苦無廩猶昔也余捐貲爲建場之第五庾而凡庾之在城外者俱加新焉其一曰一場在清江門之右故無廩今創廩十兌亭一坊一其次曰二場三場四場以次列石城三山門之間故無廩而近爲廩各二十其廳事兌亭牆垣與一場之式其舊而新是謀畧同也獨五場之役屬創建其廳事三楹抱廊三楹廩二十楹墻垣八十餘丈而或作兩更樓或作兩披房或爲厨爲坊爲榜爲馬路皆無而今有昔狹而今曠昔頽圯而今輪奐也所費之銀五百有奇計

皆節省贖緩公費已統在奏報節省疏中至是而天不
苦於時地不苦於產解放不苦於守候急需而疇昔之
所謂滯者波者風雨者耗與蠹弊者庶有豸乎雖然有
治人無治法詩曰我庾惟億又曰如茨如梁如京如坻
又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司庾者其無忘哉余復爲之
顏其廳事與坊曰先清其源曰澹然無欲曰粒粒辛苦
曰當家事做曰天下根本東南元氣不一而足也轉轂
而堅其軸嗾舌出納而實其腹鵬鵬之什云迨天之未
陰雨此則余所以自勗而兼勗司庾者云爾

閩浦子口庾工記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

去

余嘗登高凝眺或往來石城烟湖之間則見與燕子磯
對峙而山濛江濛相鬪者浦子口城也其東一峰孤立
砥柱相輪尖出者平山也西北諸峰千青萬紫而最西
絕高聳插天對峙望者天門山也望之如隔弱水壬
申之春余既建江南諸庾告成事矣當次第渡江閱工
顧以軼掌弗遑二月六日亭午始解維由鰲烈洲會日
順風聲發發烟雨霏微七日凌晨於風雨中命數人牽
纜逆風東注舟前且却紆迴數四及見柳岸桃花扶疎
美色意謂至矣開窓一望猶南岸也久之始達山城踞
天之半鼓吹旌旄若從雲中出袁中郎詩雲老蛟遷窟

窓晴雨洗峰益奇觀也冒雨入署分司張君及文武各
官以次入見乃請閱三庾三庾者曰應天曰橫海曰龍
虎浦子口之爲守禦者一爲衛者五而系以名庾者三
應橫兩庾東西對峙扁之曰一清如水又曰眼前赤子
前總以坊曰軍國重寄又前爲樓曰東南命脉又前爲
門曰京儲而應之爲版十橫之爲版八廳坊祠宇各有
攸居兩庾皆在山均高聳而深幽四圍皆山山皆有樹
東一峰尤高而有亭曰見京又南一亭曰吸江分司署
在其下又西行幾二三里折而北復折而南得一庾是
爲龍虎其版十一其廳一曰畏此民崑門外有坊曰天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

去

都鵬飽三面阻山一面爲戶若開嶂然者縱觀三庾皆
丹青碧瑩輪奐聿新蓋先是余按冊嚴核不憚再三檄
副郎孔君兩至其地而前分司沈君亦多所設處節約
二君之力皆不可沒也余取米豆籍開局勘驗役進今
分司與守禦各弁告以至主焦勞之不可負功令之不
假易重地之不可不思患預防而又嚴勗各官攢斲斗
以注獎毋襲明法毋徂余然後於雨中驅車西矣是日
宿東島村以家八日渡滁九日走清流關自渡江後日
日雨平地起波大風如轟雷崩壁屋瓦皆飛余盡取篋
中衣衣數重猶寒刺骨一夜飛雪闕山盡白從人至墜

馬大呼幾斃道側嗟乎景風和日忽變而陰凝如斯此
豈天之阻余行也哉數日積溫漸霽風亦漸柔余乃接
部鳳陽往還竣事余初欲由滁之和闕潘陽之庾蓋此
庾亦隸浦子口分司而業命孔副郎與分司會核余以
太倉時祭期迫遂不果西十有四日騎馬山行息憊江
浦道中見東北一山高入雲漢青翠萬叠問土人曰定
山也上有六峰一寒山二獅子三石人四雙鷄五芙蓉
六高妙是莊文節先生所結廬居者其詩有醉眠老石
三千丈知在青天第幾層之句稍南一山峭麗尊怪爲
扁龍山及西華七祀石洞駝嶺象山皆勝地也黃悅領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

七

在江浦北狀類清流闊而山亦阻隘可守三汊河乃滁
泉與黃山水合流可通舟楫東經六合瓜埠入江曾議
濬通浦子口未果余語江浦令云是可決以灌田其利
益無窮憶前發浦口日余本欲觀珍珠虎跑白蓮卓錫
諸泉以分司設酒故却不果觀按泉在定山下故稱幽
勝彭參政夢祖謂客至泉如喜益上沸浮泓光映飲之
如雪水中石碧色群草雜之金鱗潛泳月光四射游者
夷然不能去留連朝夕時余坐小亭子月圓如日其光
射人如水余不能無低徊於此泉也東望平山西望天
門最愛咏太白天門中斷楚江開及李本寧虛閣凌空

控上游語便冷然有鸢車羽輪渡弱水之想不覺步月
小倦頽然欲卧小奚已熟睡呼之不醒手自下簾時銅
龍已三鼓幾闌矣

按部中都閱工紀

鳳陽在鳳凰山之陽古爲塗山氏國春秋爲鍾離漢唐
以下建置不一我

太祖高皇帝龍潛皇覺鼎定金陵既欲改都此故名其
府曰中立而至今稱中都都有皇城在萬歲山之陽左
日精右月華三峰聳霄萬山拱衛而皇陵發祥於荆塗
淮濠之間龍脉綿亘自南而北誠東南之最勝而萬世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

七

根本之地也自金陵至中都三百餘里營衛相錯倉園
連屬若星基之羅列然者瀕江者皆浦口分司爲政不
然則該郡邑自出納耳過關山北凡衛之有倉者皆隸
鳳陽分司大柳之南有衛曰廣武有倉亦曰廣武在衛
之北偏西向中爲廳一爲廩三門祠坊各一時分司孫
君業肅道左余下車視之業落成矣是夜經盤山宿池
河守禦率各弁戎服負弩分司曰飛熊衛倉在余以夜
不果閱明日凌晨就道未至紅心有倉名英武在山之
阜距衛里許左帶烏雲右映喜陽傳爲東平侯故宅有
廩四見存者二前爲坊者一工未竣事是日宿濠梁即

莊子觀濠上魚處也濠有臨淮四倉廳事一祠一門二
版四頗楚楚有致門外之爲坊一題之曰東南元氣又
明日夙興謁皇陵入鳳陽謁孔子廟遂閱三倉倉俱在
鳳凰山陰長春門西馬鞍山之東一倉二倉東西向相
對惟本府倉稍北西向其爲版一倉凡四二倉凡二本
府倉凡三其爲坊與廳事各一皆以藏富天府風清弊
絕澹然無欲等字額之而南北各舊坊一改題其南曰
國脉北曰民膏鳳陽簿庀工工多未就亦不如法余欲
下所司究訊會本簿以正途苦求免仍行所司戒飭責
以補過自廣武至鳳凡閱六倉閱畢即發廩取米躬自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

核其美惡奇贏稍得其狀次第捕治益分司之庾政駝
弛久矣民苦難入軍苦難出官胥竇窟正在出入間余
是以與今分司孫君盡苦清釐云薄暮過皇覺寺寺有
高皇帝御書第一山及御製文余下車步行數武遂至
三寶殿寺僧藏有

高皇帝像及勅文欽錄余展謁盡觀之而分司設席山
椒余力辭不赴然後進分司與郡縣大夫及留守等官
與之商出納之則清耗蠹之穴省解納之費仍揭示與
之正始而鳳之九衛所歲有屯糧數萬盡以肥食弁猾
識奸旗之腹四五年間通至十八萬餘嗟乎誰爲過而

問者查保留守催徵一月三比當事者至減其值令二
錢五分折納一石而亦無應者余乃預檄分司并留守
官嚴提弁識或監或責或押追仍申明參處之例分完
納之限寬月比之令嚴營卸之禁而重勗留守以毋負
厥任留守唯唯於明日旋車遇至池河始閱飛熊倉倉
在衛東南向中有廳事二祠一門一版八坊一傍爲菲
屋以居官舍軍斗壽毫皆有倉倉凡三皆隸鳳陽分司
而出納實不與聞密空名耳余乃檄分司躬核以報過
大柳有一巡簡官卒於任妻孥流離不能歸余與分司
施五緡始得完聚去是役也余往還十日寒燠陡變風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主

雨飄忽滅駟如素形勢神瘁雖然亦猶愚公之于山精
衛之於海焉爾曾何益於高深之數哉噫中都稱湯沐
地白江以北何非陵京拱護之區乃其民曾無一聚蓋
藏之樂田多荒蕪一望如蓬鴻雁思集牛羊求牧是安
可弗思也桓桓赴赴以食此困庾者倘卒有不虞
亦可恃以無恐否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是安可
弗思也郵政方嚴驛驛稍戢第或有持片紙漁獵者余
亦多爲厲禁禁之得無越俎耶

夢遊醉翁亭記

且夫天下有遊有弗遊有遊弗竟有遊之反以弗遊弗

遊而反以遊者行止之間有天焉者也。心目醉醒夢覺之間有神行焉者也。余性好遊，遇佳山水或古名人蹟，必迂道窮探，或偶違之，必見諸夢寐。栩栩然遊也，夜或夢飛翔八極，或如御風水面，或如登層峰重閣，或登且墮，墮復攫身直上，若挾羽翼以是胸中多天下名山水及古人蹟，無他長物也。滁山水不甚聞於天下，自文忠醉翁豐樂兩記天下始噴噴稱勝。余幼讀兩記，心遊之矣。庚午之秋，問寺諸公招余於豐樂，又目遊之矣。然其日薄暮始出城，及登山日曛燈舉矣。於所謂景歐倚豐保豐來遠諸亭，紫微諸泉，皆暗中摸索也。而獨未見所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

謂醉翁亭者是年壬申，余奉命視庾陽道過滁，余意之曰：是可窮滁之勝已。廼二月八日至，是大風雨，是夜楊百芝、徐泰、掖、鄒、匪石三使君爲筵邀余，夜話意之所結語之所至，無非醉翁亭也。使君曰：返旆日當于溪深魚肥，泉香酒冽處，進之余亦心諾亡何歸之日，復值夜，余遂不能果。三使君之約而明日余以有事太倉過行矣。蓋過滁之日三而一，過雨兩遇，夜過行之日景和日麗，復眷華美色萬壑爭妍，而余不果遊意者，行止之間亦有天耶？子瞻賦云：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蓋言天也。至其論江風山月，則曰：是造物之無盡藏也。

吾與子之所共適，似謂風月隨人取足，天不能限之而孰知卽山水風月之緣亦不可易得也。故曰有天焉者也。余然後浩然歸馬上，流覽若豐山、琅琊、梅亭、釀泉，宛在目每數步必一回首，及去滁遠猶於雲霞中迴環西望。恍若遇之夜抵江浦，意尤不忘遂榻榻若與三使君遊，致足樂也。山水造襍不可盡辨，識意澄泓，叢石間卽栢子潭也。山椒有亭卽梧桐岡之躡躑，釋思也。雜于林泉而聞梵聲者卽龍泉寺，幽棲無量庵也。五賢堂祀韋蘇州、王元之、張文定、曾文昭與文忠公，惠陽明書院祀文成先生也。與豐山聯時而深翠多幽致者其琅琊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

耶？有梅亭有見梅亭而翼然于釀泉上者，其醉翁亭耶？自醉翁亭周覽之，其爲亭者曰：攬秀曰三友曰皆空曰班春曰曉光曰日觀，其爲洞者曰重熙曰歸隱，其爲泉者曰庶子曰石屏，而又有多美溪、瑯琊溪、有醴醪軒、有白龍法華諸池，有招隱了了諸堂，有望月臺，有明月渡、栲栳峰在其東，了頭山在其南，摩挲回馬嶺在其北，其他尚有龍蟠玩珠、馬鞍側菱花山、荻港皆不可一一指識。大抵覽時記憶若此，雖然其以余爲遊也乎哉？余固未嘗遊，其以余爲弗遊也乎哉？余固已遊，意者遊亦在神之所遇，不在夢覺耶？試爲之回思，昨日果遊，今亦視之。

如夢矣三使君朝暮此山之下視此山如家常飯而未嘗遊者望之不啻三神山使余果與三使君遊今回視之亦家常飯耳三使君果入余夢中與余遊安知不咄咄稱奇絕且夫天下惟意所結與夫不卽至者爲奇耳莊子夢化爲蝶放飄然足樂若使真爲蝶亦竟蝶耳蝶亦有蝶之趣爲家常飯倘使蝶亦變化爲周亦飄然足樂若蝶果真爲周豈不又苦周耶然則謂夢遊爲飄然足樂而真遊或未之及亦可也是豈有神行焉者耶嗟乎天下何地無山環滁獨名何山無亭醉豐獨稱此其故安在或曰以其爲酒人耶或曰以其爲文人耶夫天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

書

下之酒人與文人不傳多矣文忠之傳亦或有神行焉者耶子瞻謂空山無事惟公靜中知其天楊文貞公稱文忠古文與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凜然忠義小人不便商文毅公稱文忠以救時行道爲心不能使其身安于朝廷之上名亭之意特寓情焉耳然則或讀醉翁記山水之樂得之心寓之酒遂謂公所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亦豈定論哉故古今之遊斯地者大段皆夢也卽三使君與余之或遊或弗遊或夢遊皆夢也遊而記與夢遊而記皆夢中說夢也夢而有覺焉者存乎其間曾南豐之爲醒心亭蓋醒夢也

留守左倉創建文昌閣記

予旣庇留都江南北四十三倉場率鼎鼎然楚楚然翼翼然矣或者曰盡文諸則坊檻榱桷亭閣丹堊樹藝之屬率纒纒然也或者曰盡祀諸則倉各有祠間或不經亦仍舊貫曰先王以神道設教有其舉之弗敢廢也而留守左倉故有觀音大士祠有山穹然起其中礧礧然石也礧石爲龕刻爲像而莊嚴之特靈異士女遊人香火如堵或者曰固靈乎曰如闕之華亭演之劍川皆有石佛皆以石靈石固能言亦或能點頭或煉以補天也而領大士之靈固弗靈耶或者曰盡新諸則爲之加修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

書

飾焉而坊其前曰大生任世唯唯然也稍折而上高十餘武是山也四面皆有石峰而中峰最高相傳爲周處臺是耶非耶或者曰盡閣諸則爲之闢萊夷磴因高嗽起爲閣三楹嶺嶺然也于是中爲文昌帝君像以止丘羽士輪奉香火而丹旆綢繡鈴韻幽清題之曰紫府飛霞赫赫然也旁有石若附翼而攬起敞豁可極眺或者曰盡亭諸于是爲之亭而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遂題之曰薰時冷冷然也山麓植桃李松檜數百本左爲欄扉以節遊人芬芬井井然也嘗攷文昌在天斗匡第四星爲

少司命神異生化掌人間桂籍嗣胤名爵福祿壽夭
賤地府水曹諸事其自言曰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
虐民酷吏周急濟乏容過憫孤一心如此聽命于天其
六章九十七化無非以忠孝爲本以陰德爲功以處已
謙和爲質以普濟衆生爲大此與易之餘慶書之降祥
中庸之善必先知之說何異大士經云以宰官身得度
者卽見宰官身而爲說法夫以宰官身得度而爲說法
孰如文昌斯則先王以神道設教之意六兩于是入其
龕發慈悲救世之腸遊其麗興作人後彫之思步其亭
生解慍阜財之想登其閣拜其像忠孝之志勃然愈勵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

集

而江水朝宗鍾山屏翰與豐邑根本之意俱穆然遠也
而是舉也其已乎哉或者曰昔人多於山川城郭氣結
聚處假臺觀神祠以留之得無是與曰故也地爲留都
倉多留守有留之意焉且夫有山石焉而氣留有神焉
而化育留有閣有亭有花木而景留富教舉而元氣留
以文昌之忠孝廉厚攝化焉而世教人心留有餘不盡
以還造化瀨瀨綿綿然也或者曰盡記諸則記之於石

遊牛首山記

是年壬申三月二十有九日呂子與客遊牛首佛窟曉
出鳳臺門片瓦麥浪桑麻錯野則意嵐松岩鬱鬱蒼蒼

無非牛首也及車迴路轉意中牛首無一是處日上春
飯麻田問客曰牛首乎亭午飯王生園又問客曰牛首
乎皆曰否顧從王生園松竹疎處見一塔矗矗如簪亂
松如髮在兩峰間者非牛首耶王生好奇多爲虛閣幽
榭曲磴連檻以迂客魚噏驚鸛橋斷磯迴客或迷不得
出客意在牛首欲出益急而主人出客益緩賴小奚破
籬由客客或車或步或馳騎去比至山門望山頂始真
如牛兩角在霄漢上與向在王生園所見迥異客聞僧
撞鐘戛磬若從天平落也石磴盤折歷險非一有百級
雲梯數之正得百六級有文杏大數圍廣百餘仞陰覆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

集

庭院脩然生風呂子與客次第瞻大雄毘盧觀音輪藏
祖師諸殿陟華嚴接引藏經彌勒諸樓閣頂禮諸佛菩
薩於是散步禪堂箕踞石上對南山蒼翠萬態卽獻花
巖也客或謂是北是東或取袖中南針衆畢望之方知
是南然何知謂是東北者畢竟意中不仍作東北想僧
引客觀丹竈自風浮圖倒影客或詫爲仙異或不謂然
于是主人趨客飯方丈飯已復循級上稍西爲辟支洞
洞前爲殿又前爲方塔或曰藏辟支佛舍利處也前代
稱佛窟本此行兩峰間聯壁白門如在畫圖西揖博望
北朝鍾阜晉王茂弘所指天關卽此有池如甃或曰是

昭明太子飲馬處有石如卧鼓僧人相傳天欲雨石鼓自鳴僧又言在宋時曾郊東峰百官或見一僧跌坐間之忽無所有惟留錫杖香爐瓶盂而已客詫爲仙異與不謂然者復半也主人告小倦客興未已復東轉入文殊洞洞殊迫仄而道林誌對宋明帝言文殊領一萬菩薩各居於此豈別有日月非人間耶洞前有殿殿前有崖崖下乃唐大曆中所建七級浮圖殊壯麗峭聳攬全山之秀又東爲含虛閣閣虛而翼於半山之阜故牖雲來蔚翠襲衣極望巖壑洞然心目不知此身真已在霄漢上矣回憶向在王生園見者是耶非耶煮泉潑斧清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

寒

話移晷復轉而下而上又復更上乃至觀音大士閣又復遂迤循梯乃至堦率巖卽捨身巖呂子曰佛氏以空立教身亦本空空復何捨乃至觀吾身中眼耳鼻舌身意無一不可捨若到悟時乃至觀吾身中無有捨處時呂子復欲與客捫藤蘿陟絕頂勺錫杖水觀佛腳跡更欲遍嘗地湧太虛白龜虎跑諸泉沝桃花之澗攀雪梅之峰探安初煤洞之幽辨石窟石鉢之蹟攬幽棲芙蓉之勝客與主人竟皆倦流汗濕衣復小憩文杏樹陰更欲見向所經之王生園亦無是處呂子曰夫人所未見者其意想或見之旣見之其前所見或非矣習見之

其今所見又或非矣今見牛首以王生園所見爲非安知他日習見牛首不又以今所見爲非且夫天下亦只未見者或意其神奇旣見之直平澹耳客曰通乎此者可與涉世可與見性可與忘機客爲謝太宰伊晉傳大司馬君雨主人爲張總憲濟美而朱宗侯天悅亦復爲至人東道是日也風細氣和雲晴景媚日曛言歸甫息車而雨滴竟夜明日呂子市酒餞春酒酣作記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

寒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一

記

重建分陝公署記

創陝石鎮寨記

洛陽修東關分城記

王公創修新安磚城記

重修城隍廟記

創建尚義橋記

狀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建廣仁石橋狀

傳

孟先生傳

石隱居先生傳

丘方山傳

張抱初傳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重建分陝公署記

今陝州古分陝地也蓋自周武王封季子虢仲于此遂爲重地成王時周公召公分治東西故此地爲分陝東有穀陵之險西有函谷之固南有乾山之障北有砥柱之雄秦蜀之扼隘河雒之門戶在焉昔者召伯聽政於此故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意者今州之公署卽其遺地乎夫州之有公署也其來舊矣自漢顧祭曹冬流寇渡河城經兩寇州之公署亦一廢遂蒿瓦礫矣凡州守之蒞政者皆僦民居或分司耳于是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粵東湖山陳公自秦高陵令擢分陝時民窮寇擾陝獨甚公捐貲修城百廢具舉已而曰可矣遂鳩工庀材計日竣事雖頗因舊址而公之匠心結構者禁多也其爲堂五楹額之曰節愛後爲重門額曰自公東爲馬房二楹西爲門後房三楹內爲退廳七楹其制視堂稍廣額曰勿欺後復作門一重額曰內省有東西小房各二楹門之北則州正宅也堂凡五楹其制視退廳又稍廣額曰修齊處宅東西各廳三楹曰葆和曰退思補過東西又各穿一門各爲小房二楹自東迤北則舊所存三公園也爲堂一復爲亭一觀止矣

庫房各三楹又次左右爲東西吏書房十四楹又次爲儀門爲左右角門又次東爲土地祠西爲蕭公祠各三楹戒石在門以內而馬房十楹附焉又次爲大門大門內外爲寅賓館爲申明旌善二亭爲北倉或三楹或五楹焉其宅後則廓然一望空曠地也公培土作一小阜共計用銀八百六十兩有奇皆由公捐俸設處不動公帑不派民間工始於昨年七月八日竣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嗚呼公之用心可謂勤矣今之爲守令者傳舍而已公獨捐貲修城備器而又殷殷於州之公署也嘗考焦氏于萃之小過其由曰故室舊廬消散無餘不

申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二

如新創可以樂居楊雄之玄曰四馬踰踰而更其御測曰四馬踰踰更御乃良也公曰內安則可計外寧于是復有硤石驛寨之築後之人邇封號分陝之勝攬殺乾砥柱之雄控秦蜀而羣河維印以召伯蔽蒞之詩爲公尸祝焉可矣呂子致南留後事居維公狀其始末乞爲記以垂久遠呂子不能爲文辭旣而曰勝事也不可已已乃次其狀爲記而中以巽之彖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創建硤石鎮驛寨記

分陝之東七十里曰硤石鎮其東西形勢延袤聯亘凡

數舍或曰卽古穀陵其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南陵文王之所以避風雨也山峰高聳岡巒連屬風雨時行車馬人物若在雲霧中也而故陝守黃君九鼎論曰北壁高岡南隣深壑可以設伏又曰千峰壁立前後一線可以扼塞自冠渡後此地爲賊騎屯營土寇窟穴於是驛路不通行人中斷截劫時聞殺傷日報落暉與陰風同慘青燐共白骨相侵當事者憂之行道之人憂之有識之仁人君子憂之皆未有處也維時府侯驛驛銀五百兩議作驛寨命張驛丞董其事數月固成刺史陳公慨之曰是誠在我遂與分守中台陸公商訂定厥址於

申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三

山之巔爲寨一座周廣計一百六十餘丈其半用磚其半用大方石卽山所出方厚可甃砌者其塚口用磚瓦土木結構一屋一便于夫役住址一便于有警坐守無暑雨之懼也共計一百六十四間蓋倣閩中城式云上爲懸樓二爲門一門之上爲敵樓一其內爲分司一分司爲大堂一爲退廳一左右爲廂房二爲書房二爲儀門一爲文昌帝君與關聖帝君祠各一中丞還一常公題其門曰雋霄勝槩題其祠曰永靖猷猷陸公題其樓曰磐石而門之外復爲坊一呂子題之曰嵩河保障昔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

卒保趙室聲施不朽公之爲此以保障此地也願
懋哉公又慮此地逼近觀音堂爲土寇出沒處別築寨
一區以衛兵五十人守之陸公亦題之曰扼要營以犄
角驛寨是役也凡費銀一千八百三十兩有奇常公陸
公各捐銀一百兩按臺徐公捐銀二十兩太守今陞分
守道慶我王公捐銀五兩公捐銀五百三十六兩呂子
亦捐銀三十兩餘則取之驛驛焉以十有二年二月二
十有二日興工十一月十有八日告成自此殺陰燐雨
之間險隘爲我所踞驛使行人皆可往來劫殺陰燐皆
可永靖絕壑流雲空山晚照依然人物在雲霧中也後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四

之當事者與行道之人及有識之仁人君子過而問焉
夫亦可以知公之保障矣夫亦可以愈知公之爲政大
凡矣公求記于呂子曰吾不敢使諸上臺使者義舉苦
心湮沒無聞也非有道之言鮮可傳者其爲我記之呂
子曰諾遂記之已而公遂動之良石

雒陽修東關外城記

夫東關外城何爲而作也蓋內以鞏固大城外以防禦
流寇也我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懈弛即如流寇雲擾亦
且九省論兵水陸飛輓天下爲之騷動業已十年不克
征矣原其始不過兵激變于延安擄掠良民彼時殲厥

渠魁脇從罔治安戢一方曾有何難乃鋒漏不柳坐令
沈舟延火不撲行見燎原貽禍天下伊誰之咎維是秦
晉失馭豫楚難控遂爾奔馳吳蜀殺戮往來如入無人
之境神氣不振以至於斯故雖有成皋峭函之重關不
足以爲固雖有黃河大江之天塹不足以爲限雖有朔
方遼左之驍騎不足以爲勁此豈流寇之朝畧類孫吳
用兵如翦牧而能到處墮名城殺豪傑焚廬舍屠赤子
所向無前也哉良由武將驕敵一經挫衄旋復活仗文
臣怯戰名示招撫實墮術中所以叛服不恒呼吸生變
方且誘我元戎留我監軍覆轍當前相尋不悟且司戎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五

聲色以自娛健兒入市以攫金寇來而逗遛不前寇去
而搜括恐後甚至殺良冒功逼官索餉供一不給辱笞
箠之是以客兵戡亂者或反以客兵醜配也嗟乎官長
不敢問小民不敢言此在通都大邑且悍然不顧況于
山谷村落之僻而無聞也哉計此時惟築外城以自固
可當客兵萬萬耳吾雒不造痛遭兵火幾使大地陸沈
幸古滕劉侯來尹斯土征兵餽餉殆無寧日于是謀之
上臺經營資郭築外城三十餘里雉堞連雲隍池通水
屹然金湯之固獨是東關外城越在廣濟石橋以東號
爲磚城南起于石堰之圃東折于宓妃之崖北臨于卽

山之麓西迄于灑水之濱迴六里有奇望之如一城郭完固之邑故流寇頻來如隔棧道不可飛越欲其如前之焚燬殺傷不可得已則外城之保全雒城者大矣而東關尤甚不佞自金陵旋軫所過被傷之地城郭傾圯人民鮮少弔江上之孤魂慘陵寢之破壞腐心飲淚聽懷故鄉幾不知何如光景及至雒則見外城森向守禦備嚴訊之父老知侯之爲一方保障慮至深遠也茲值飛鳥有期鳴鳳與朝公卿有琴鶴之愛士庶懷甘棠之思門下士求文爲記不佞因稔知侯矣侯省刑薄歛卹災救荒練兵弭盜豁糧清驛興學育才種種善政不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六

能枚舉獨其築城一事心力交瘁捐俸金發贖緩勸輸納以襄此大事始之兵馬搶攘民艱于任勞侯乃周行原隰清問下民毋以一勞永逸論之民知侯意之無他群然子來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寧止如城曹城衛而已也是役也鳩工于丙子之春落成於丁丑之秋然侯愛民無已今復捐金擴制俾成萬世不拔之基斯已矣侯諱弘緒字仲令由甲戌科進士筮仕雒陽令凡五年有奇及瓜在通行將內召矣謹記

王公創修新安磚城記

吾邑小如黑子著面而在春秋爲王城在漢爲東垣以

楊將軍僕耻爲關外客徒函谷於此蓋自昔稱重城以山川則金斗踞其北玉屏環其南澗金二水交相縈迴于東以形勝則漢關歸然紫氣拂鬱八斗橫其左郁山拱其右青要荆紫諸峰峙其後以地靈則新義之窺窬靖節之夷里爛柯之洞醒酒之石千秋之勝若隱若現以氣脉則東眺嵩邙之靈北頽洪河之波南瞻伊闕之峰迤而西是二陵風雨之舊區也自昔稱重地有由然哉地重而或輕之則亦徂於地利不如人和之說夫地利之與人和交相重也昔顏魯公守平原增城浚隄人或迂之而卒以成復唐業力滅逆賊爲十八郡先或曰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七

方今天子一統無外安用一九泥封函谷而王公設險易何諄諄耶吾邑爲洛上游城廣不越三里高不出三仞且以土爲之市兒出入通衢時數有修葺葺輒圯民疲于奔命督修者且以爲奇貨可居也乙卯之秋製吾邑錦者爲玉節王公下車初仰視雉堞環觀耶睨卽愀然曰嘻晉陽保障安在哉顧以歲之不易民生之不育未易卒取也越三年稍稍告稔物力漸裕力所節省凡若干所捐俸凡若干總計之可以卒城工之半遂慨然鳩工庀材陶磚鑿石身如董其事寒暑不輟工經始于四十六年四月迄今年秋落成北至超雲門東抵奎

崢嶸計高二丈五尺長二百二十丈是役計費不貲皆
公自捐省上不動公帑下不累民力公之詒于吾邑者
後矣子東游齊以量移故事暫依子舍不敢問戶外事
日惟坐斗室彈琴讀書嘗試登高四望則山川之迴抱
形勢之凌聳地靈之凝結氣脉之周回五龍龍慈壯哉
地重猶昔而孤城雄視萬堞爭高若相與錯映環合也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昔季武子有嘉樹晉大夫韓
宣子來聘譽之武子曰願封殖此樹以無忘甘棠是城
之成亦我公之甘棠也我邑人願封殖此城以無忘公
矣且公之於此城也有微意焉傳曰預備不虞軍之善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政也而魯隱公之于遄更亦曰慎守其一而備不虞公
之微意益寓于此且公來蒞吾邑凡四春秋蝗居十之
四旱居十之六公畢力撫之民不知歲惟時驛政疲累
邑人重苦之富者貧貧者逃予與二三士紳議所以拯
之而公力破旁撓之議以救此一方赤子且欣然欲發
棠救饑停徵甦苦公于地利人和益兼之矣適予北發
有日矣學博士馮君首登郭君維藩若邑弟子劉君定
國等皆沐公之德化也者公加意育姓而德化首及士
故士皆感公之德化思所以效之也適與茲役會于是
訪予徵記且曰公之於茲役也增修城守以明有備捐

省俸金以明不貪不動民夫以明不擾一勞永遠以明
節愛因荒營造以明救饑一舉而五善備子其一言記
之以明吾邑人之思公比于周人之思召伯也有聞再
進曰城東偏向未竣工若干丈而東城樓卑而俯不利
堪輿且不壯觀視子其趨公卒若役以終公美予曰公
意也公固云明春卒若役奚趨焉因予戒裝不遑從事
及次盟津之河干阻凍累日方克屬草起而視河歎曰
賭河洛而思禹功吾邑人之于公或亦猶是也非獨此
也且以勸後之尹吾邑者公諱鉉字君貫玉節乃其別
號是為江右之吉水人登丁酉賢書為政慈而有度尚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九

氣節軫民岩茲不悉述也萬曆四十七年歲舍己未季
冬之吉

重修城隍廟記

記修城隍廟者蓋家封翁純孝天成不匱錫類所修葺
諸廟舍寺宇橋梁道路活人樂施輸貲無筭寧弗食不
忍見人之饑神之不血食也寧弗息不忍見人之失所
依神之棲其風雨也自其天性夙德非為祈祐祀禱者
雖然城隍為一邑保障福善禍淫陽施陰應不可誣也
先是吾王母今奉勅旌表貞節牛氏遭疾家封翁禱于
神神告以吉疾尋愈家封翁捐金若干為修門坊亭軒

其子工後王母懷疾疾革仍命家封翁成其志無何王母不起家封翁哀毀事如生遂以王母志重釐廟貌自門而亭而廊而殿而寢而閣而欄而坊而階而棖而角而床而闌而衾無不各施以金碧莊嚴錦綺綵繡或墜之或丹之或飾之或漆之或易之人望之燦如也卽之穆如也俯仰顧之巍巍翼翼如也而後始可以遂家封翁之孝而後始可以成先王母之志而後始可以壯一邑之瞻仰垂不朽之大觀是役也皆家封翁自爲之維祺間効微力不費他人一木一錢維祺曰是家封翁之孝施不置其一也家封翁敦義孝友輕財好施人稱爲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十

陳太丘孜孜爲善惟日不足推而廣之引而伸之所謂不忍見人之饑而失所依神之不血食而棲其風雨者豈其止此朝廷旣下尺一詔以母節子孝表其里維祺兄弟家庭娛綵遞世無悶豈其曰有陰德者必有善報亦以其爲之自我者當如是也家封翁以維祺可劄記其事命之爲文維祺乃叙其實如此蓋始辛酉迄癸亥甲子而告成丙寅春三月十七日乃記之以石

創建尚義橋記

尚義橋者因里得名也吾邑東偏折而北曰尚義里余先世所館粥歌哭于斯者其人多君子其俗不競其北

有門曰拱辰又北之其途廓如也環以居民映以山嵐吾邑獨北方延袤數十里邑人半居北是以途經此者衆歲久山潦之所侵蓄且或溝渠人物車馬之以墜傾者不可勝計邑人苦之長嘆而已家君慨然呼里人而謂曰吾里故名尚義今若此義惡在今之人情所逐逐沒沒者利也有所利利之也惟已足利而弗利于衆利之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臨此爲橋孰大焉而顧弗爲耶于是以三十斛粟並車牛先衆皆應曰唯而里之富者出財貧者出力農出車工出藝張文明邑庠生也則就中拮据之而如郭君路孫君學書郭君世通陳君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明陽譚君思明馬君浮雲陳君明山馬君山衡君承久凡九人尤竭心力從事焉不踰月而橋落成余六載居魯今年秋以擢銓曹旋里出自北門則屹然長虹其色如銀計長二丈四尺幾以四翼壯以龍參環以獅欄南映奎峰北映玉斗東若與函關之紫氣相接也余詫異之曰前此未有也詢之始知其因先民望之人初舉此也邑侯王公捐金若干以爲衆倡繼以捐俸幾城若干丈又汲汲修隘疏渠是以民輸恐後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豈不誠然乎哉是役也寧爲是行人利涉于輿家亦有合焉世世實永賴之語曰仁義未嘗不利

世但知利之爲利而不知義之爲利也。橫溝必割泉流，必下竟何利哉？義利之關，胡可不取而思之？卽此役亦可瞭然矣。里之人索余記以志不朽，余進之曰：于傳有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之謂不朽。願吾邑之君子其擴而充之，引而伸之，可也是爲尚義橋記。

建廣仁石橋狀

新安東十五里曰牛彰舖者，蓋午道也。居民約二三百戶，是爲往來官輿車馬所必經之處。北爲澗河，與此道鄰，故爲其所侵蝕者，又至天啟癸亥夏秋山水泛漲，此道盡爲澗水吞齧矣。居民房屋亦去十之三，其路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圭

遂斷迤南大溝一道，約高三四丈，寬五六丈，水流奔驟，與澗水會斜，闢爲路，傾險不測，加以碎石于所闢，搏而成下者，必滑滑而轉轉而上，上而下，下而上，如九迴之腸，人之不傷且死者寡矣。于是有乘焉而墜者，有步行而閃錯者，有小車大車錯落前後，而傾側者，有推曳者，有方而翻者，有人與牛俱傷者，有傷而死者，自秋徂冬，無二三日不聞人之傷而昇回死而哭者也。嗟哉！此何辜也？家君封吏部公，與不肖暨弟結經其地，聞其事，不勝悲焉。初以數百錢雇夫推挽之，平其故道，死傷弗已也。慨發願力，創爲石梁一座，約長五丈五尺，約寬

三丈六尺，周垣以石，其爲足爲券爲面爲翼皆石也。上以石欄縹之以防錯趾者，計費銀錢約二百五十千有奇。費銀約二百三十五石有奇。費人工約八千八百有奇。費灰約七萬八千有奇。皆家君自爲之，并不募人一錢一米。工始于癸亥冬十月，落成于甲子夏四月大尹解公題其橋曰：呂公廣仁橋。家君蒙勛旌表孝行，與人無爭，周貧好施，族姻待以舉火者，衆所修文昌八蜡城隍大士諸祠廟及諸橋路甚多，不旣述。

孟先生傳

先生蓋伊維間真儒篤學好修者，卒二十七年，海內如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圭

吉水西安虞城諸君子爲詩爲賦爲贊爲誌銘爲墓碑，是不一人而獨無傳。呂子乃爲之曰：先生姓孟名化，鯉字叔龍，其先秦人也。洪武初有好奇古者，始家新安焉。好古生真，真生聰聰生倫，倫生秋，是爲贈南戶部主事雙臺公。配衛太安人，夢有光如日，大於斗。遂誕先生。蓋嘉靖二十有四年乙巳閏正月二十有四日也。先生幼而警敏，長而端摯，其度修而美，髯其性凝，凝識者知其非常人。爲兒時嗜讀小學，八歲讀孝經論語十三讀易，旁通經史及左國秦漢，比爲文自構一格，不傍人籬，下十

兄曰古人爲學必正心修身無愧怍而後卽安豈沾沾舉子業哉於是聞西川尤先生質直力行倡道淑人遂往師事之讀擬學小記曰濂雅真傳具在於茲凡西川先生所言手自稽記成帙會督學試所部拔其文行皆第一尋應恩詔首貢肄業成均試第二有友郭青螺黃慎軒孟我而尤密聯會講學以道義相砥礪癸酉中河南鄉試第九故事同年具呈坊價先生瞿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清社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獨不列名凡先生初貢及脩計有司以故事微驛遞路費先生皆峻却不受庚辰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時相欲致先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古

生爲重終不往謁尋服雙臺公喪起補戶部主事筦銀庫痛革宿弊出權河西務口不言利惟與子衿耆老講聖諭六語發明正學行之日士民肖像祀江干丙戌江南山左大飢先生奉命往賑哀益稽核全活無算尤厚資善士是年改驗封主事會衛太安人卒先生兩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制一準家禮斟酌合宜可爲法式居喪不如輩不入內不妄言笑益先生天性孝事兩尊人無間或慚則率婦長跪請過雙臺公易簀先生之留都任在途以兩叔父視含欵比襄事每朔必稽顙曰見兩叔父卽見吾父母也服闋補稽顙歷文選郎先生私念

用人本朝廷公典或干以私豈不上負君下負所學故一意孤立雖大貴人氣焰薰灼不少徇徃例銓法多先白政府然後補牘先生不爲動中璫請託毫不假借勅守閤勿通一刺凡諸舞文吏所得自行其意者搜剔殆盡於是內外率側目視先生矣張可菴棟以都諫建言國本論時論譴之弗敢用也先生疏起之上業令票旨政府封還陰陽其詞遂忤上調外尋以中外力救削先生籍先生神色自若猶夙夜治文書付所司始跨蹇歸之日簪紳絡繹出祖於郊見先生行李蕭然家奴徒步皆嘆曰賢者去國輟輩位獨無愧於心乎郡邑長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主

吏率求一見不可得或負琴津途問選君何選而先生已微服過矣初先生從西川遊歸而設會講學寒暑不輟多所興起西川每對人曰吾道西矣嗣與我壚諸先生講學京邸又於川上建兩賢祠後爲宗賢樓聚圖書羅俊又四方之士聞風負笈若陝澗嵩永維孟汝羅秦晉聯翩而至無慮數百人至是先生歸諸弟子迎於黃河之湄歌詠之聲遏雲振木先生於道益精進所發明益開朗澄澈非獨擴良知之緒卽上邇洙泗中衍伊維當亦非先生莫屬也先生所至人化之在權則清貪墨之風在銓則抑奔謁之途在里則以恬淡古樸爲里俗

先故里中不用聲歌不曳綺羅婚嫁不論財非喜宴不用鼓吹人謂新安有古人風先生之教也雖窮鄉幽谷之人無不稱曰孟師孟師先生精神強毅每漏下五鼓即起課諸子弟夜分呬唔不倦亡何疾革弟化鯨侍藥猶孳孳勉以爲學又口占四詩有聞道未足之意遂瞑門人相視失聲城爲罷市澠有老嫠婦聞而悲之曰天下無福耶其感人之深如此海內君子過其墓皆泫然淚下凡弔先生者不曰臯夔稷契則曰濂雒關閩不曰精心卓異千古有賴則曰嗟吾道之墜地慨斯文之喪天嗚呼痛哉大抵先生之學以無欲爲宗其教人則專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夫

以孝弟忠信慎獨爲要不爲高深玄冥之論至平至實至易至簡至純至粹有門人王參君以悟者自總帥師先生信先生尤篤其贊先生曰仕以達道學本無欲知言哉先生丁酉正月二十六日卒葬城東函谷之阜明年祀鄉賢大中丞鍾公復以輿論建祠春秋特祀壬戌奉詔贈中大夫光祿寺卿子一誠舉明經孫瑛璘璣璣曾孫文恒余甥孫也 瑄舉甲午科賢書璘與文恒皆舉明經皆能繼先生志所著有尊聞錄讀易緝言諸儒要錄理學功臣言行條名賢卓行條焚黃塋冠儀注文集八卷行於世先生號雲浦學者稱雲浦先生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七

呂子曰道學不明世日趨於墨衰謫詐脂韋噂沓而不可砥也相習而常惟言學則非而姍笑之以爲怪窺厥所由豈以世有一種僞學口而弗躬不然則迂執而弗裨於用今觀先生力行孝弟古道淑人且理財用人齊家化俗隨試而効故凡口而弗躬迂執而弗裨於用皆學之似而非也非學之尤也先生當世趨波靡之日靡而不淫炎而不競逖而不悔此之擔當於道豈顧人姍笑豈向人面孔生活真吾道之一砥柱而惜不假之年天也遡淵源者曰伊雒爲洙泗嫡派而先生慨起上接月川之鉢近振西川之鐸程邵以後一人而已近先生之居如此其甚讀其書尚論其人夫亦愈知學矣

石隱居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時人姓石字隱居史失其名其先世有補天功賜姓石遠祖石某居歷山與舜友善及舜貴爲天子命青州與鉛松同貢舉諸金某八族佐夔典樂神人以和百獸率舞舜崩遂隱後與務光不受湯讓沉於澶水秦始皇帝欲駕海求神仙驅先生族屬行役甚急或鞭之見血中葉祖黃獨不樂就辟穀州獲免嘗獨行地上遇張子房曰孺子可教命子房三進履授一編爲帝者師後子房遇於穀州黃尸解子房立祠祀之以是先

生家世清白族屬繁衍徧天下其在泗州端溪荆山太湖大理靈璧諸族尤見重於世先生性喜山林不求聞達秉氣堅貞貌修而中實其爲德也巖巖落落磊磊漸漸性至孝嘗橫槌道江中人稱石孝子與彌成子五鹿充宗同筆研爲名儒仕爲司刑平冤獄人有嘉肺之稱稍遷秩與薛道衡同中書門下辦事先生冷面直躬於人無所屈阿朝士指之曰某可破也不可奪其堅尋不樂仕與陸績同舟歸會上方建銀岳壑以金帶徵先生先生不肯起仍徵先生別族一人至或欲起先生爲景陽殿待詔先生託病因辭時奇章公牛僧孺專政以甲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太

乙丙丁品天下士先生私念曰鴻鵠巢於高林鮪鱣穴於深泉夫吾亦有高林深穴也遂結廬南山下高卧不出家雖負郭足跡不履城市終日不言塊然獨處或曰以先生之質卽爲秦之梁漢之柱華林之砌湘源之令史張顯之忠孝侯印何不可致身通顯而一寒若此乎且以先生置之泰山之巔必觸而成雲不崇朝雨天下顧長貧此耶先生不答人莫知其故獨張碧嘗遺先生詩有寒淩突兀秋水作骨及歷風雷塞龍窟之句虞茂憤然謂曰徒然抱貞介填海竟誰知益諷先生仕也先生亦不答遂族基有善醒酒者爲李德裕所知朝夕狎

近所羅致甚衆先生獨不往謂先生嘗讀金人銘曰勿多言多言多敗遂自念曰士大夫有憂國心不可有憂國語彼晉之言者是或有馮焉坤四不言括囊無咎乎自是不妄與人語雖有問者亦不答時有異僧與談至理先生惟點頭先生知兵法嘗演風雲八陣或傳先生前身是星精所化黃中通理有經濟實用先生弗居也先生家有虎頭子性勇不畏嘗爲熊渠子射坦腹受之後遇事亦如是先生戒之曰汝後無復爾有兩督郵舊臂爭界先生毋以戒其族米芾一見先生卽具袍笏下拜呼爲丈人時與太守虞愿一晤其它罕得見其面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九

是故人莫之知先生也客一日遊南山見元生族屬甚夥皆通達可愛引致之爲小友一樵者曰子未見石隱居先生乎客曰吾未之見也樵者引客訪先生於南山之廬見先生癯而清恭而安端而正厚而重朴而通遂强先生起揖之曰嗟夫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而不知先生可無責沈乎遂與先生定爲石交以安車迎先生朝夕晤對枕漱與俱時山後石虛中羅浮石文舉欲萬石羅文弘農陶泓祖徠蒲玄圭皆在坐日與先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或謂客曰宋愚人得先生族各燕於梧臺之東以爲至寶周客笑之子得無類是乎先生亦心

尤見重焉公歿邑人公舉祀鄉賢而雲浦先生又特與尤西川並祀于川上書屋

野史氏曰嗚呼國家經術爲賢路嚆矢而往往機智利欲以濡其首彼刑名家又何深讓而方山所自樹乃如此是自錢宣靖若水後一人也而可復以途格論哉

張抱初傳

理學張抱初字信民字孚若讀洗心藏密語纂之自號洗心居士學者稱洗心先生家世河南人父泰性謙和喜賓客不屑屑家人業於世嗣末季生之夕夢神人送玉麟至其家端穎不類常兒四五歲時山見羣兒

甫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圭

畫地圖內方外城爲戲先生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何爾爾乎識者已知其不凡七歲就外祖郭鳳池學稟鄉之先輩曹月川先生爲學程作聖之志卽基之十五遊膠庠聞新安雲浦孟先生倡道函關負笈從遊慨月川後里人知學者鮮毅然以斯道爲已任至盟典起陶鑄後學反復忘倦時大中丞吳公聘先生纂修程邵諸書由是選薦曆癸巳貢士廷試文冠多賢聲譽蜚騰遠近翕然宗之及雲浦捐館舍先生恐會漸落莫約惺所王先生分陝龍興寺大會學者如歸尋爲親捧檄北上謁銓授關中隴西令下車剔蠹綏昨撫摩嚶吟植德政

民慶更生焉隴西號爲天水艱於取汲先生引澗羊河水入城至今永賴士鮮知學爲之建社學社倉選師貢教刊洛西三先生要言與訓蒙要纂等書啟迪多士而士風丕變不避權貴強豪側目其謫西安藩司檢校也則權豪中之也先生亦怡然赴任與少墟馮先生訂商問學日夜匪懈及誣詆白拔晉懷仁令下車卽訪爲民大害如馬頭苦累銀力包賠地糧欺隱三事一一苦心斟酌與利除害開墾土田至千五百頃招撫流移至千八百戶四境樂利百廢俱舉與昔之治隴西無以異又爲之刊四禮述等書行於世風俗翕然改觀迺以歸養

甫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圭

念切告休數十上始得解組歸田懷民振輟臥道知不可挽建祠崇祀自先生始徐鏡源撫晉時復命仍薦先生豈弟君子清苦貞操丁艱髣髮一夜如銀杖而後起自是高卧東山無復用世之想矣當是時秦晉之間以及汝穎雒陽之士雲擁川至相繼而來南修堂臨幾不能容創正學會所五楹登壇明學開示蘊奧環牆觀聽者數千人先生猶以學之不講爲憂西與惺所講會耳棠東與予訂會芝泉與張見室聯會洛城堽臺緝敬李公敦請先生主韶陽會禮數備至先生悼俗尚侈靡約同志爲脫粟會會語盈帙李公巡方畢過澗造廬以

請恨相見之晚索脫粟會語刊之後上三藩疏以脫粟
澗池薦先生兼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古絳諸生辛
復元寄詩有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之語自註三川
伊川月川西川三先生也嗣是張泰宇李虛齋王文苑
王惺所孟宇鍵許松麓劉澄遠諸公與予俱大會於正
學書院與先生講太極周易又約同志數十人結真率
會建景運山堂以課多士天啟之季學遭厲禁先生就
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今上御極衆正登朝先生
名震京師按臺吳公李公交辟請益巡方畢又請先生
結洛社會其推首座發明致中和之義聞者莫不嘆服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

卽疏先生爲成均主自是辛復元以辛母墓懇先生表
之嗣後遂絕筆諸名家以文請者俱未就忽端坐而逝
四方學者走哭其門不遠千里門人懷先生無已謀請
闕請祀廟庭未就先請祀瞽宗壽七十有二所著有日
抄理學彙粹綱疑尚未梓行所行於世者講學會解月
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臆錄印正家洗心錄呂子
曰先生之學實學也自少及老自始至終惟此窮理盡
性明道淑人一事是以孝錫爾類化行兩邑歷歷見之
實事而非托之空言者陸象山曰人不可以無學猶魚
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

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如先生者掃除蹊徑獨
認本來質直躬行不求聞達殆伊洛之嫡傳繼起之月
川歟如請謚法祀孔廟以俟後之君子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二

論

郭巨孝論

考

賈誼董仲舒考

檄

勸賑荒檄

復建文書同檄

說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貧賤非道說

欲富貴惡貧賤說

判蛇說

復勸倡義賑荒說

付引事

三勸救荒說

四勸救荒說

五勸掩骸骨說

止新安公議建坊說

南糧地輿總圖說

留都倉場圖說

計九則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郭巨孝論

中丘城外有石刻云忠臣馮唐孝子郭巨里讀史遷傳載唐薦魏尚文帝止輦受言事甚詳餘無足道而郭巨事頗不經按巨林慮人家貧寓中丘就食子方三歲母嘗分食與之巨曰子奪母食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與其妻携子往野欲瘞之掘三尺見石蓋下金一釜中有丹書鐵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用以錫汝官不得奪民不得取世廟時有司建祠致祭吕子曰直好名也非孝也世衰教微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多矣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一

巨可少乎哉雖然子奪母食矣夫豈不可戒止必死之耶且巨與妻寧能絕粒何不哺其子耶母之分食寧非含飴之樂而一旦死其子寧與其母謀耶假令其子竟瘞母聞而腸寸寸斷一旦或疾不起巨能安耶携子至野使不遇金將竟瘞耶抑不忍瘞耶竟瘞忍也不能他謀而必瘞其子愚也不必瘞而姑掘之偽也或曰古人質朴安知非出於至誠而鬼神格之耶如子所論不怨甚矣余謂巨此事大與鄧攸棄子留姪類其事不同其情一也攸即留姪子何必殺巨即愛母子何必瘞卒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身不敢毀

傷而敢毀傷其子乎余嘗謂申生伯奇不得爲孝子曾子耘瓜受杖孔子猶非之而必瘞子以養母爲孝子者不亦難乎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此類是也而丹書鐵券之說又近誣巨益好名而愚者也然則古孝子之所以養其親者亦必有道矣知孝則知忠矣是故呂子曰巨直好名者也非孝子也

漢賈誼董仲舒考

考漢世儒者最醇莫如董江都仲舒而賈長沙誼以洛陽年少立談痛哭至夜半前席史稱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後世論者或互有軒輊君子曰士生千古以下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二

論千古以上人物其人苟孤忠矯修醇學篤論照耀史冊如振衣千仞之上斯亦奇矣或者猶銖銖寸寸毛摘其隱而訾議之將三代而下幾無全士斯亦尚論者之過也班固贊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爲庸臣害甚可悼痛卽皮日休論誼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與謗竟杜其道也傅湘沅且曰其經濟真命世王佐才也卽子瞻未嘗不曰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然曰非漢文不用生不能用漢文也又曰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

不足似若深悲賈生之志而咎其不慎所發至謂賈生

不能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

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噫魚水之歡金蘭之臭

亦綦難矣而後世遂以爲賈生者必當優游浸漬而深

交之然後有以自用其才此得無以成敗論人而爲曲

學阿世樹一嚆矢也哉夫君子如雲中白鶴非鴉鷂之

網所能羅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若誼者亦未可盡非也且誼非不

遇也誼議歸農而文帝開籍田誼議立法禁奢而帝躬

敦儉朴誼議聚建諸侯而帝分齊與淮南之墟誼患風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三

俗薄惡而帝務以德化民誼欲禮大臣而帝自後有罪不下吏近世論者謂帝深納賈生所陳而宣室夜半至使人主自謂不及誼豈不遇惜也其賦鵬鳥弔屈原以死亡之命也夫而王安石嘗有詩云懷王自墜馬賈傳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若誼者蓋天下才而忠之屬也仲舒一代大儒首以天人三策冠賢良多士而武帝好大喜功舒以正心教化對意頗不合故一策而再再策而三視前對不少變焉程子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而陳氏謂舒勉強學問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至其對易王之言曰仁人者明

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史稱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謀學者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而紫陽謂罷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所未發明者舒之學問涵養出處語默亦可想見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不及也向之子歆乃曰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舒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向之曾孫襲又以歆之言爲然嗚呼執是可以衡董子矣呂子曰士尚論古之人而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必有穆然想見乎其入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二

四

焉世或純以事功繩人遂有謂誼三表五餌之爲術疎立談痛哭之爲用躁而至論舒無以加之乃引外傳和親爲誓此夫矮人觀戲者也君臣遇合之際同心爲國之誼自古及今豈不難哉是皆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綱目論曰文帝最好黃老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而胡輪弔董生之文曰上訕訕以爲得執好賢如緇衣此其間難言之矣故君子惜賈生之志而歎董子之儒效未彰尚論者悲之焉矣或曰即使誼得君行志恐紛更太過得之較勝孔明之於昭烈失之或反不免如王安石之於神宗而董子一

代儒者使居伊呂之地卽未遽殷周或必有可觀而君子曰士亦豈必純以事功繩人哉之二子考其孤忠矯修純學篤論舒於道德近誼於節義近而新書治策玉杯繁露等書亦皆憂憂乎嚮龍虎之藻湛理道之英論人於三代而下皆未易輕非之也或曰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勸倡義賑荒檄

嗟我蒼赤罹此兵荒比歲不登祇今尤甚蓋師旅飢饉之交集兼賊梳兵篋之頻仍不雨經年遂赤地者千里飛蝗蔽日苦不留乎一禾旱而蝗蝗而蝻蝻而雹雹而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二

五

風風而霜夫何至此極也富者貧貧者窘窘者餓餓者死死者棄天平謂之何哉風鶴皆兵備焚殺擄擄之諸慘荆棘載道竝斗粟寸線之皆空天災與人害相乘徵呼合輓運交迫皆盡喪其生趣茫不知有樂郊民無才遺人將相食歎半菽之不飽恰萬突之無燭母子夫妻皆不相保典賣稱貸總苦無門藉藉盡而鴈失羣黎皆殘黎延喘之物菜色變而鳩形憔悴無生人一飯之歡觸目皆伏莽弄潢傷心是青磷白骨千村夜月幾無犬吠之聲孤嶺陰風都傳鬼哭之事即使鄭監門善繪不遇作流民之圖

太傅尚存何處灑憂天之淚

斯光景豈忍見聞雖素封之家尚登二脯以不足況貧寒之士更嗟一飽之無時文不療飢徒哭窮途於阮籍室交徧謫誰餐餓夫於繫桑值此困苦顛連皆吾輩剗心之痛但餘殘羹剩米卽小民續命之膏見死不憐修寺造塔亦何貴有財不散泉壅樸滿之笑爲吾聞麥舟義倉尚聲施之未泯人傳渡蟻活鵠猶報應之不誣善雖小而必爲誠無微之弗顯敢告仁人君子任力所能不論升合分文隨心而捨縱鬻一田典一屋質一衣銷一器亦無損巨室之毫毛苟救一夫全一婦存一老恤一孤總皆關上天之生意捐不在豐嗇要於輕財與不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二

六

論寡多期於當厄凡我簪紳士庶必有同心卽彼天地鬼神寧無陰鑒矧身外皆屬長物徒多藏終恐厚亡願駕苦海之慈航同結寸地之善果

復建文昌祠檄

舊有文昌祠在斗山之麓焉其阜突而起如龍焉昔時一角下有靈泉是爲千載蟾蜍產靈之處史記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文昌宜在斗乎矣而乃改建城之中達長吏曰以是廣規模便登拜是則然矣顧是地也來龍結於青要紫氣亘乎函谷帶斗城而襟紆殿後天柱而前壑峰滙爲芝泉水清而甘飲者多壽

舊曾引入養池是真山靈會聚文脉蟠結令一望蓬蒿文運久鬱或是之故卽神寧無簪履之思於人能已今昔之感矧祇園道院所在不乏分身應化寧靳其複實地靈之有待感神夢之屢徵用是群儼如在僉謀經始曰於此更建行祠一區復見當日廟貌可以妥神可以翊文可以祚胤一舉而三善備焉余神與之遇而心披其教敢首倡薄捐以薦明信世傳張仲孝子孕靈星精幻化爲人世一十七而其化九十七是吾不得而知也第其律身立教無非孝友忠仁其戮力王室褒善誅逆及勸戒士子文藻凜吾人居心立身法程是不可不是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二

七

訓是行是究是圖也帝承上帝命掌天曹桂籍凡士鄉舉里選制科祿秩封贈奏予進退皆隸焉又奉主有佐南斗注生其化北郭氏曰汝寧心改行寬人之力容人之過脫人之死濟人之急周人之窮憫人之孤必有善報然則所稱文昌者不獨連少輔之班兼將相之貴總司祿司命之秘且於啓佑高媒大有裨益以爲非耶則天官氏所謂斗前六星亦非耶沈主參弘化碧嶽降申說騎箕理固有之士亦修其所可爲者而已矣或曰是可修而致乎於易有之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唐李登之事可畏也內傳又曰帝夜夢爲龍爲天符爲水符

曹或夢中御牒河伯忽陰雲四合風飛雷震入古湫穴
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霑是又有功於雨暘豈獨
主圖書繁爪爬哉因諸子矜同志者及比丘思禪來言
故弁數語以告斯文共翊盛美

貧賤非道說

客曰夫子論富貴貧賤兩段皆云不以其道得之前段
不以其道吾知之矣後段不以其道似與前稍異子試
言之予曰女見謂何曰紫陽註云不以其道謂不當得
而得如孔顏大聖賢有道德人而在下位是不當得而
得者予曰非也人之有富貴貧賤猶天之有晝夜陰晴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人

也使天必有晝而無夜有晴而無陰則天亦幾乎窮而
謂有道德人便不當貧賤則世間一種坎坷落魄之遭
豈必專爲市井無賴設哉且夫有一德一才者皆其不
當貧不當賤者也等而下之誰是當貧賤者豈富貴偏
多以道而貧賤偏多不以其道耶何貧賤不以其道之
多也此貧賤人之口實而實非也如種田者終歲勤動
應有收穫而不收穫如作官者潔已愛民應陞遷而反
降斥矣其情之不獲穢之得斥道也今勤也潔也愛也
而反若此非不以其道乎予曰非也此皆以道得之也
歲之有豐歉朝廷之有陞降理也法也數也遇也命也

皆道也且兩段不以其道原是一意卽如孔顏在下位
何嘗不是道若謂有道德人便不當貧賤有道德人一
貧賤便不是道則孔顏有道德者也其於富貴必其所
當得者也其視天下富貴我者便無一非道何又有不
以其道乎兩段不以其道要看得通融方得透徹難道
富貴之不以其道只爲無道德者程量乎伊尹耕有莘
樂堯舜何等當得富貴而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祿之以天下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既曰伊尹當富
貴便無非以道得之者何又曰非其義非其道耶女畢
竟作何轉語客無以應少間起而言曰吾實不足以知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九

此子試竟言之予曰貧賤也而安有非道也哉貧賤皆
道也其言非道皆貧賤人之口實也而實非也客曰何
謂不以其道曰此節兩道字皆就加我者言之不就我
言如孔顏之在下位亦道也陳蔡之厄上下無交又從
而圍困之至七日絕糧則加我之貧賤非道矣雖加我
非道而吾亦安之也故曰不去也種田之勤而罔獲亦
是適然之數亦是道合如此但就中無妄之災或見給
或被誣而失其田并失其獲則非道也作官之潔已愛
民而不見知於上偶得降削亦是適然之數亦是道合
如此但就中亦有周旋弗至或誣陷相及或以他事相

仇而有意下石者則非道也如作官者那箇降削不言
我得罪某某致然於是或貪緣竿牘或別求捷徑或占
風候息甚之賄賂公行望門乞哀必求去貧賤而後已
大凡世人於富貴偏不揀擇於貧賤偏揀擇於富貴偏
不論道於貧賤偏論道嗟乎非道者貧賤人之所爲口
實而實非也富貴貧賤真如晝夜晴陰通見吾前安得
細揀有道德人偏謂不當貧賤而曰其貧賤有道德人
者卽非道也夫有道德人偏該認定富貴一路而坎珂
落魄之遭果爲市井無賴設矣彼市井人豈無一德
一才當小小富貴者彼皆將曰此貧賤我也非道也世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十

之以道得貧賤者幾人哉幾人哉客曰然則紫陽云不
當得而得作何解予曰正是此意君熟思之自見不當
得而得原兩段并解如何不通融看客躍然曰吾之寐
久矣得子之言乃大寤吾今乃知富貴貧賤果如晝夜
晴陰與我何涉無入不自得而已相視而笑喏然不復
問答客退

欲富貴惡貧賤說

客又問不處不去是不欲不惡否予曰是人之所欲也
不惟小人欲常人欲雖君子亦欲後段倣此但常人不
人被富貴貧賤壓倒再無出頭日子君子曰吾亦欲富

貴惡貧賤第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者這
箇欲惡雖堯舜孔孟無非如此故曰雖聖賢不能無人
心如謂聖賢便不欲富貴惡貧賤則孔孟當年汲汲皇
皇豈非欲得位行道客曰孔孟欲行道非欲富貴也予
曰孔孟自是欲行道但得位難道非富貴大抵聖賢欲
惡未嘗與人有異但聖賢借以行道常人小人則欲
借以遂己私耳其不同者此也非謂聖賢便不欲不惡
也特無將迎無縈繫無留滯耳客曰如此則富貴之士
與聖賢一乎予曰何可一也天理人欲間不容髮富貴
之士便一直向富貴路上走了聖賢之心不甚遠於人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士

情但聖賢有真正工夫真正受用處全不爲功名富貴
起見因其心不爲功名富貴起見遂謂不欲不惡非人
情矣孟子曰欲富貴者人之同心也若云小人常人欲
君子不欲何以謂之同心大凡學者不實實體認真切
而動以大言賦世曰吾獨不欲富貴不惡貧賤耳噫嘻
果其然也而熙熙攘攘又何爲也但此欲惡兩字不要
看得着相卽云吾非惡此而赴之吾非樂此而甘之也
然而有道焉常人小人認道不真切便紛逐無有已時
須知處之去之是就人心上說其實自有定命定數要
處亦處不得要去亦去不得枉自費了機謀壞了人品

分毫處去不得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吾輩要從世情紛擾中尋箇真正功夫真正受用如孔顏所云樂在其中不改其樂者爲安身立命之本自然清清楚楚潔潔淨淨活活潑潑此中原有真欲真惡在便覺升沉榮枯轉眼成空撫心自照諸念灰冷若非有真正工夫真正受用卽日言無從無惡隱其中於欲惡也久矣

判蛇說

余元坐小齋與聖賢對俄有蛇踞於梁上鯨吞蝙蝠須臾而盡好事者以長竿誅之既伏其辜矣余乃瞿然曰口腹可賤慘忍不祥天下之爲蛇者可畏哉判曰勢可

爲龍猛甚於虎影猶可懼孟弓之患誰憐足豈可安情

三

侯之珠安在首動尾應豈負嚼而敢攫食肉寢皮惡利口之亂信屬厭而已本欲效穴兔之營天實爲之豈知罹避魚之釜姬則泣矣兆赤帝將先入於秦殺而埋之信叔敖必有後於楚幾曾天網之漏宜爲梁上之灰故王魯誑打草之驚而蒙莊悲捕蛇之苦厥惟後鑑此爲前車

復勸倡義賑荒說 後勸三四五勸俱庚辰

明崇禎十有三年庚辰河南北畿南中都齊魯秦晉皆大饑伊維尤甚蓋兵荒凡七載大旱蝗凡三載不雨凡

十有三月矣先是癸酉賊渡河百姓以焚殺死者半甲戌乙亥遂旱丙子丁丑旱猶半獲戊寅大旱蝗已卵復大旱蝗於是風霾霜雹螟螣蝻賊災害禍亂蓋交作已連年甚矣今春又甚矣入夏愈甚矣河井盡竭草木皆禿萬井寸土全赤一朝斗米千錢無論明興三百年所未前聞卽稽諸往牒或亦罕觀也民之孑遺能餘幾哉今流亡滿道飢餓盈野陰風之青囁聚伏林莽之綠且有闔門投繯者有全村泥門避者有一口而溺河數百者有食鴈矢嚙矢者有食荆子荻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偃仆於道而不能言者有

朝老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三

衣冠而長跼涕泣者有借叢設阱以網錢物者有集數千數百人於城隅周道而揭竿者饑荒尚軫宸慮勸助屢厯綸諭乃我輩見與聞者顧不惻怛下淚腐心杞憂豈情也哉予自客歲春抵今覩此顛連不忍置膜外市山莊林木爲炭鬻田數百畝書房一區復貸山左一故友梁菽五百斛并家存積麥收柿辦大約可值錢三千餘緡盡捐之以活親族貧士饑民計二萬四千餘人且爲檄一通勸士民之爲仁人長者復得錢二百餘緡以大賑一時之不舉火不再飽者今予尚苦瓶壘又敢望他人哉雖然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成其大施何必幾斛幾千救何必千人萬人升斗之水可活涸鮒中流之壺可抵千金匹夫苟存心愛物自有所濟況居可爲之地分可棄之糈救人性命所費幾何奈何豐衣足食不念人饑寒苦楚見一二人菜色殊不介意人衆則又曰此端不可開見人將死則曰救亦難活甚且曰我方饑餒何暇顧人又曰我若施多恐人疑我富或又曰卽喜捨施所濟能幾不知沾盆粒米卽窮黎續命之膏漬金淋瀝皆代大回生之液日省數合可濟一飽日省數升可活一命活得一人是一人陰陽延得一日是一日福澤無以小善無益而不爲無

申憲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古

以一毛不拔爲得意試想天之富貴我也何爲卽不富貴苟不至貧而餓也亦是天地福庇祖父積德致然豈一儉吝錢癖遂能然哉況水火盜賊疾病橫災亦能令人頓盡卽使厚積多藏子孫不肯徒貽禍耳曾見某基或一錢不捨或發誓言貧或攘鄰白益或貪婪無厭或巧攫飾非乃身歿或未歿而天與人且交惡之矣嗚呼殷鑒哉予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夫爲善者非以爲報也要之報之理自不可誣淮南子曰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牟子曰僇負羈以一食全閭趙宣孟

以一飯活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况傾家產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苟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既作善降祥積善餘慶豈有報應之理而可誣也哉聊舉古蹟數端以發今人善願

吳承事者台州赤縣人家頗饒財傳四世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衆賑貧者無所不盡承事生兩男讀書力學遂登科第代有顯官

馮琦父爲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逢一人倒卧雪中捫之半僵遂解已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

申憲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圭

告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生琢菴遂名琦官至尚書

王丹京兆人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有遭喪憂者待丹爲辦以鄧禹薦爲太子太傅

全琮字子璿錢塘人父柔簡然冲退好積聚嘗使琮資米往吳市易吳荒琮將米散給士民空舟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故賑給之父大喜琮後封錢塘侯

宋祝染延平沙縣人遇歲凶賑濟煮粥療病無虛日後生一子聰慧應舉入試鄉人夢黃衣使者執

喜奔馳而告曰狀元榜旗上有四字濟饑之報及開榜其子果中狀元

倪閔字泰夫沙縣人穎悟嗜學用儉好施每出以錢自隨遇貧則擲其家及領鄉薦施與不減屢試弗偶或譏曰君以濟貧爲事何屢屈於春官豈造物有未知耶閔聞益自勵大饑道殍相枕閔以糜粥濟之活者萬計次年赴試人作夢登旗於閔門旗上書饒粥陰功四字是歲果魁天下仕至尚書

茶陵州陳天福素長者有米皆平糶或借銀與人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一百二十文糶米一斗

陳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七

陳辭錢而與米道人出而題詩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施舍他時貴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富饒起經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千皆顯達功名蘭孫登第至太常子孫累世榮耀

袁了凡記云凡係世家未有不由祖德深厚而科第綿延者予舊館於當湖陸氏見其堂中掛一軸文字乃其先世兩代出粟賑饑而人贈之者文中歷叙古先濟饑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爲九卿其言如左券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語夫

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即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爲生毋浪費也

晉石崇富擬王者不能施散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應夫崇之富如此使崇能以周急行仁豈不功德半天下哉前輩有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嗚呼富人一盤冷足供貧人十飽者有矣一席晏足

陳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七

供窮人終歲食者有矣同是大塊中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

三勸救荒說

予之爲文勸救荒者再矣昔救人貧困今救人死亡昔救衆人死亡今救親族鄰里死亡蓋今歲大荒古未聞也有數日不見火食有數月食草土無一米入口有全家合族盡歿有數村滅絕無一人存者有死於賊有死於爲賊有死於食人有死於食於人所僅存皆炊骸薪骨羸瘦黃腫之人也予向來破產活親族鄰里多不死今亦勢繫死矣予惻然念之顧以連歲屢賑糶困如掃

自贍不給雖然予何忍親族鄰里盡累死哉雖爾所居所業弗吝也然而誰爲售之者家有山莊林木可爲炭三區池藕一區及原典許生雜市房一區其值四百金通計可得錢八百可市米麥雜糧數十斛以其半平糶以其半爲餽粥活親族鄰里之垂斃者候春和給散錢遣歸農式不便食粥亦以銅錢米麥雜糧賑其不舉火者次及貧寒生儒城門兵丁皆量有施濟用示存恤然而人人死亡家家死亡處處死亡如以滴水沃焦釜九泥塞決浪而已嗚呼予心無窮予力有限所望仁人長者惻隱拯救必有同心其幸推而廣之各親其親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大

各睦其族各周其鄰里鄉黨卽施一錢米活一性命亦上天所陰陽而鬼神所昭鑒者况多乎或曰救荒視其所有吾自救不遑何能救人卽救亦能救幾人吁亦在乎人之存心而已矣

四勸救荒說

先是余過新安斗米錢二千九百有奇市數告斷其民反側洵洵不可底屬予出家所有米數斛又鬻各房一所市糧數斛減直平糶市價稍平旣而糶市亦斷監司王公與郡邑諸大夫遑遑然捐貲平糶通粟治僧洛三巨家皆出米麥減直平糶予亦以所市糧二十斛減

直平糶數日價稍平然新之市價數數騰湧市復數數斷予時其斷市而平糶之使小民不至輟火市儉不得上下其手庶無及亂雖然予之心未已也蓋新民主瘠而貧不善治生不務居積五穀一旦值荒遂窘以死予族人尤貧予雖時賑貸猶不免死卽一二稍可存活者亦無餘糈在虞僅質衣產取給而已我聞古人有言良醫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與其救于已荒毋寧救於未荒之爲豫也與其博施濟衆毋寧由親及疎之爲約也平糶之餘予亦無所利之俟春和價平計其直可市腴田四百畝卽不足當再別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大

爲瘞處務足其數以四之一爲本族祠墓祭田以四之三爲本族賑貸婚喪之需倣古義倉常平法出入生息垂其永久倘猝有凶荒庶或保諸族人不死以其餘及於親戚鄰里及所見之貧寒士民此古人敦本睦族遺意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敢不勉焉其收放訓迪之事俟另訂行此亦率爾一念因心爲之倘大君子以此舉爲是必有引而伸之擴而大之者敬以爲勸義嗚矢

五勸掩骸骨說

予聞之禮云掩骼埋胔而述文王之仁者必曰澤及枯

骨嗟夫河維之民何辜哉昔之言人相食及殺人而食者偶然耳未有城市郊原其子遺飢餓之極人人皆然在在皆然日日皆然者有之自今河維之民始每見血齒淋漓白骨委頭皆子遺飢餓果腹代薪之餘也嗟夫民亦何辜罹此苛劫初見猶少今且岑岑然蓬蓬然無非是者觸之掩鼻言之下淚始猶駭異竟且相習恐且夕皆爲幾下薪嗟夫此非獨干上天之和抑且有不幸之忌想仁人君子見之聞之必有惻然不忍者予僅捐數緡屋竟力畀之城隅爲數大塚掩之雖然見聞或有未廣掩埋或有未徧所願凡有力有心者皆因所見聞而擴充之夫掩骼澤枯施少而及多非以爲徵譽祈報地也淮南子曰芥子入目必加撫捫蓋由中發非爲觀容敬以公諸同志者

止新安公議建坊說

呂子曰新人士連年大荒昨歲旱蝗兵火爲從古不經見之苦人皆相食不忍見聞今歲稍稍收穫元氣尚未復也忽聞新人士公議欲爲不佞建石義坊一座此萬萬不可也不佞視我新人士如一家之情義相屬如一身之血脉相貫每見士民之苦不啻疲瘡在家洞深在身然心無窮而勢有限方愧無分毫之益於鄉曲而

敢勞此舉乎傳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吾聞士君子無德功言之患而已非無坊之患也以坊爲怨府不如無坊新人士卽不德我也可令怨我也乎或曰某邑某鄉先生邑人公建石坊一座固巍然也曰彼之德大吾之德薄德薄故不敢爲怨府敢告諸君子義坊之舉新人士已心爲之不佞已心感之矣幸速已無持議不決以重我不德之罰已卯六月十日敬告

南糧地輿總圖說

今天下兩都並峙而南都有其一區中省會十有三而以貢賦輸者南都有其六歲額本色八十萬有奇折色

南糧地輿總圖說

圭

二十餘萬有奇用實南廩以養軍伍以衛

宗廟園陵以培元氣而厚根本猶周之陝右漢之西京煌煌乎綦重也哉嘗稽

祖廟創制之初法嚴實塞屬至麟集陳陳相因乃歲久奸叢日玩月愒逋負常居半司計者捉襟露肘時切庚癸之呼殆岌岌矣兼以倉廩不修墻垣不固風雨不除而鳥鼠不去古人做秀才便以天下爲任有缺畝而引匹夫納溝爲已推者豈其身任之而反傳舍視之覽是圖也北拱

神京如江漢之朝宗於海而泗州鳳陽鍾山諸陵廟鼎

峙於江之南北重耶非耶淮揚山左三輔之間則漕運之道所經也而皆以白下爲扼吭重耶非耶河南江北專以實鳳陽而江南北與楚越江右八閩則南賦之所自出也九萬貔貅得則騰飽失則脫巾重耶非耶詩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讀者幸三致意焉

留都倉場總圖說

凡營衛必有倉倉亦多近營衛所以便支給安軍戍也都城廣邈倉凡二十有六其建在鍾鼓樓北者十之六在城西南隅者十之四或依名勝或傍僧寮率高敞可

明律先生文集

卷之十二

圭

避泄嚴密可用防皆風氣結聚地城外爲水兌場場六今存者五浦口鳳陽各倉皆隸江北其通濟門外養虎倉今廢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乃積乃倉如京如坻以復先朝之舊體國者寧無意於斯哉辟如治屋余築其基以俟匠石

錦衣差六倉圖說

京都太倉歲時奉

上命遣官臣致祭卽錦衣差所稱烏龍潭倉者是今顏其坊曰國家元氣抑亦倉庾之最重者歟視諸倉各以形勢爭勝者有間也貯米獨饒裕倍他庾其他則旗手

西倉在謝公墩之陽鳳揚倉在獅子窟之右虎賁左倉古鐵塔寺基也一塔猶在雲表傳有鐵剪爲亭覆之其右倉內有虎頭山又有豹韜左倉烏龍潭在其前清涼山在其後俱形勝地也而太倉寥曠軒殿內有岡嶺陂池紆迴環轉有兩廳事東倚冶城西跨烏龍潭南望朝天宮雨花臺報恩塔山川映帶甲於諸倉矣

復成差四倉圖說

復成差在淮之上流專供四門軍需去禁城里許而近崇重護衛不欲勞羽林禁卒遠涉意至深遠其次則旗手東倉矣在觀象臺西亦護衛也獨驍騎留守二倉在

明律先生文集

卷之十二

圭

城南隅皆據形勢左鳳遊寺右周處臺北向

宸居寢殿儼然

天威臨於前令觀者動忠君愛民之思有不操居官三字符以董斯任者非夫也修建視他倉有加留守倉內舊有石觀音庵鑿山爲石像深幽靈異火如堵余爲坊一題曰大生住世旁爲柵欄復於山之椒作文昌閣高三四丈別爲亭一題曰薰時取信昌阜財之義城外有養虎倉余以其名嫌貽患地處薊糧也而又遠不可以餉戍人故請移之驍騎倉焉

江陰差五倉圖說

都城西北隅紆迴二十里而近金川儀鳳神策鍾阜四門參差相錯其江陰興武廣洋龍江留守中五倉星列碁置非依雉堞之雲聯即並龍從而鼎峙倉近城闔門臨河許運舟抵岸入倉頗易

宗朝不勞民不傷財德意類如此惟歲月深則傾圯至風雨侵則爛汜滋觀者有深慮焉庀材鳩工撤腐創新煙居環遶鈴柝時傳可稱天廡矣北有獅子山左右環繞於石城江波之間金陵風氣結脉在此中有盧龍觀萬松生濤千岫入雲時與疎鐘清磬咽聲僧烟相輝錯也於戲勝哉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書

高平差五倉圖說

諸倉庾中獨此名高平者高以言乎其隆然出也平以言乎其夷然蕩也既匪卑匪隘復可嘆可藏用以儲弁幹之命脉厚國家之元氣善地哉按所轄五倉一曰府庫左東以觀象臺爲屏以清涼山爲嶂鐘鼓兩樓環列左右其地高故曰高倉若西倉則與鼓樓儼然並峙俗所謂平倉是也其天策南倉北倉正相對倉旁小橋橫鎖中高敞置夷再次則興武之南倉矣外雖曲徑而行沃內藏此五倉者相去各一二里許其間高阜曲池煙橋梵宇互相迴映而老木長竹蒼翠交加別有幽致

豹韜差六倉圖說

高皇帝定都加意儲積必相地利而後置倉倉之有形勝也如易所云地險山川丘陵也夫丘陵之勝係於星斗青烏家以緯承經詳言其利如清江定淮二門之間王以之分鼎將以之藏玉仙佛以之傳燈率取勝於鍾阜華秀鳳凰孔雀諸山而豹韜六倉尤環溪俯江互居其勝美哉天府之國永基之矣胡年來不基弗固有圯者有漏而溢者有鼠穴雀巢互出入者幾令天倉芒失地肺靈殘有山川丘陵而儲庾麗焉如人之有肩背四肢而無腸胃也今幸或創或葺次第兼舉不失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章

水兌六場圖說

高皇相置初意易云先甲後甲以幹蠱者其服之無咎攷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產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異其產良以物產之流固受成於地也亦猶冶之於炭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材而指之耳故曰五方之產皆有俗也不可以易則其政可齊說在倉之水兌矣夫東南土腴而脆其穀穎而不栗其俗無齋礪之制率以歲登時悉發前儲以資糴否則紅而茁於是創爲水兌場凡六在清涼石城三山門之外舟航相接

隨積隨輸則亦齊政之所由也然人見無京坻翫爲蹙廬任其風殮霜蝕而幾不復識乃鳩工爲不日之成而僅復其五因榜之曰先清其源曰粒粒辛苦志卹也曰淡然無欲曰風清弊絕曰當家事做志箴也曰留都待命曰天下根本曰東南元氣志微也曰長江飛輓曰天都騰飽志快也噫告工以其器必先諸治告政以其治必先諸產夫安得不就其近而執劔爲戟執卮爲壺也

江北四倉圖說

去金陵渡江十里許爲浦口鎮江北分司隸焉轄倉四曰應天曰橫海曰龍虎曰瀋陽右應天倉在公署之西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五

與橫海倉上下對峙南置草場一所往多傾圯剝落至是重新之陶瓦新木浹旬而辦厥座庭舍煥然改觀因題兩倉之額曰軍國重寄而分署其榜曰一清如水又曰眼前赤子其屬官恤民如此迤西數里爲龍虎倉後卽龍虎衛山也倉逕交蛇以遠廳事廳後別厥數座前右俱臨官街垣牆堅固環堵晏然夜柝不驚榜其前曰天都騰飽又曰畏此民岩而誥戒之諄諄如此瀋陽右倉去浦口百二十里踞州城之東雖基地規模比他倉稍隘而結構周詳官廳殿宇前後分佈左右環拱而榜東南民力欲其觸目警惕又如此夫

高皇帝所扼江南北以固屏翰維此江北實爲留都咽喉寧堪泄泄從事今堂構旣新從此司庾者酌水明新顧岩知畏念軍國之重瞻民力之艱毋以顆粒實漏卮毋以蝨賊妨保赤庾政其有瘳乎寧第志工作已也

鳳陽倉圖說

中都爲

高皇帝肇蹟之區陵寢衛戶如古守園之制設倉庾以贍軍賑氓基布臨淮定遠滁陽間南司農專官監督躬自

憲廟至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五

昭陵初更鑄關防印篆其來重矣膺是任者三載及瓜卽遷秩須竣事乃去邇改一歲踐更而所爲貯放之役勺粒無緩便於稽數胥隸不得恣其乾沒法加嚴焉夫此豐鎬根本之地淮淝要道士瘠民窮苟貯積無法軍伍易以脫巾猝遭災儉穡事不登閭左散而之四方假令汲長孺張須陀諸賢目擊心切當便宜發賑況此留守蘇軾之君子春秋以時調班入衛爲天子爪牙或徵調以征不庭可令枵腹不爲深長思哉計所葺倉在鳳陽者三曰本府倉厥座十五曰廣儲一倉厥座十七曰廣儲二倉與一倉對爲厥十而官廳及倉官廨舍稱

是倉在臨淮者一曰廣儲四倉爲厥四在定遠縣界者
一曰飛熊衛倉厥八間多攤場五處在臨定二邑交界
者一曰英武衛倉在滁陽界者一曰廣武衛倉厥場各
十二其廳事廡舍亦稱是至倉壽毫者鳳司擁空名耳
是以弗圖弗說也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三

告祭文

告孝陵文

告關帝文

告本部土地文

告太倉興工文

告太倉落成文

巳卯祈雨文

巳卯又祈雨文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庚辰祈雨文

文廟落成文

母病祈代文

祭孟先生文

誄曹自梁文

祭八蜡文

瘞枯骨文

箴

言行三箴

知非箴

銘

身銘

吾浩然之氣銘

墨銘

頌

五色雲臺頌

贊

歷代道統聖賢贊

先儒如子贊

孟先生像贊

明倫先生文集目錄十三卷

絳州辛復元像贊

二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告孝陵文

崇禎乙亥莫春上浣九日原任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今致仕臣呂維祺恭辭

孝陵敢昭告於我

太祖高皇帝之靈曰嗚呼維茲豐芒重地是我

高皇帝鼎湖藏衣冠之地而我國家之根本財賦之所出漕運之所匯也年來南庾如洗漕截軍饑憂在食南

兵半屬虛冒牛歸差占盜劫公行驕軍廢華憂在兵我皇上不知臣之不肖命臣兩肩之臣即愚豈不知與世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一

浮沉猶可自全豈不知以孤踪綿力認真做事必任怨賈忌無以善末路然臣嘗謂古之忠臣視國事如家事當此國家多故安危共之即實是自己家事何但言如又謂天下事豫爲之雖無赫赫可喜之功而曲突徙薪所全實多是以移山填海徒竭報國之心下石含沙終受癡忠之累自臣受事至今凡五年無日不嘔心血竭四體以消隱憂人亦無日不騰謗流訛以擊臣肘臣皆屹然任之而人之所以搖動臣者愈出愈奇夫然後知臣之所以當去而罪之所在何者人所傳舍之空帑而臣實任之凡改折糾叅清冒剔姦儲積節省皆罪也人

所不肯犯手之影占冒濫而臣實任之凡裁浮釐弊實
伍節米以至請託不行餽遺盡革嚴治委官衙蠶皆罪
也又如清補軍之格以省索費精技射之試以拔廉勇
破格套廣使過以憐才備用嚴防守之實壯臂指之勢
以靖劫盜鎮驕軍皆罪也即如賊自假扮進香陷鳳陽
後勢如破竹一日職方五鼓謁臣云楊提督言城中進
香數千甚可疑又及訛言煩興姦棍竊發之狀遂密遣
將官微服體察更點標下兵丁數百布防隘口即大書
白牌驅逐進香併彈壓姦棍衆皆謂臣定變而或謗爲
陳兵自衛矣又如臣部十七日會議發兵十八日即先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二

發一半渡江待糧此臺臣黃昌親見也二十日糧出全
發渡江扼賊至廣武見牌即擲地縣藕塘西掠則兵部
差官侯爵親見南兵部發兵三千二十日過江剿賊賊
遂逼廬州入安慶已經兵部題奉御覽衆皆謂臣伐謀
而武謗爲發兵遲延矣又如南庫苦無一月之糧臣盡
謝情面力砥頽波如微細金衢折米二十五萬在民每
年可省二十餘萬在南庫數年已節省三十餘萬於國
計民情兩便兩次折放俱係南計堂司經手且節省數
萬解抵北餉俱有疏奉褒綸其他銷銖節搜存元氣
二年之間南庫遂積一百五十餘萬可足三年之用衆

皆謂臣功在社稷根本而武謗爲受金改折減放軍糧
矣即如近日南計臣某於七年十二月以錢五百二十
文作米一石放軍時石米值至九百二十軍有煩言遍
貼匿帖與臣部何與臣即密集將官默加消彌衆皆謂
臣彌亂而或以南戶部事嫁禍臣部謗爲臣部折放一
以搖惑科道一以挑激愚軍今南中之公論豈不昭昭
哉又如南軍至驕無一年不十餘譁者自臣受事申嚴
法令一軍肅然衆皆謂臣旌勸改觀而或謗爲大閱鼓
譟夫大閱何事矧與內使侯伯科道共事豈有大閱鼓
譟而寂無一言者乎至於江上戰船城內防丁及一切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三

預備火藥硝磺聘取將才咨訪參軍無一不可對天日
而質清議若夫南中司屬將領之餽遺自臣題革衆皆
謂清嚴太過而或謗爲欲富如使臣欲富記臣代庖南
戶節搜數百萬充南餉節省數萬抵北餉復鑄息十萬
一千存南庫蓋公帑出入南北一體無論賢不肖皆無
容上下其手固也惟是臣督儲衙門上手止交代二百
餘金臣任內節積贖費至一萬五千餘金以三千五百
修倉以五千二百助南北餉以千餘置學田一千五百
餘畝并興起學會仍存五千一百金交代下手督臣馬
鳴起臣分毫不染夫此一萬五千者即取以半肥甕藥

半充交際世俗不以爲貪反交口而賢之臣豈獨愚乎一萬五千而罔取滿紙描寫之二三千金是爲欲富乎今南中之公論豈不又昭昭哉嗟嗟共見共聞之事四知一介之嚴猶欲變易黑白以亂人聽其他所苦心拮据反以得謗皆類此凡此皆臣罪也嗚呼臣以久病餘生手口卒瘁當其外有強寇內伏姦宄而南北交構以怨報德挑間機阱靡所不至臣直挺身碎心消歟杜萌殊不自意其有今日幸

陵園宗廟江干內地晏然無虞今已仰遵

明旨交代新樞臣范景文料理五年兵食之危擔半生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四

砥礪之孤忠上不愧皇天下不愧衆影仰恃有

高皇帝在天之鑒與我

皇上特達之知俯恃有海內有道士紳與走卒戍婦之心之口嗟嗟腐鼠焉能嚇人浮華終歸泡影臣又何尤惟是使臣踉蹌去而天下後世之實心任事者以臣爲前車俾我

皇上孤立國事日壞則臣之所深痛也去國孤臣回首瞻天鍾山蒼蒼江水瀨瀨惟有遙戴紅日歸依白雲而已謹瀝誠以告臣何任隕越屏營之至

告關帝文

先是崇禎庚午四月

上以南庭匱命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卿呂子維祺督南儲時南大司農兩以差滿里居代庖三載積糧一百五十餘萬交代又疏罷內遣糾輔臣溺職癸酉上復以南兵驕盛命維祺典南樞疏革請託餽遺汰內外諸冗占八千以實軍伍乙亥春罷免及去國陰雨狂恒山川昏黯月餘不解呂子禱於關聖帝君雲長先生稍霽一日乃得塞舟鱗滿解維去軍民送者各持一香涕泣而別棄香於岸香煙遮天如霧竟日不滅舟泊燕子磯呂子以野服辦香告於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五

雲長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聽之先生在漢精忠大義格天表日其聰明正肅而壹雖千秋猶凜凜生氣先生之言曰日在天上心在人中設使天無日人無心恐世宙夢夢長夜矣去國孤忠風清兩袖天日長白人心未死嗚呼先生聽之我國家之有南都猶周之有豐鎬東漢之有西京根本繫焉也當此天下紛亂之日藉令根本一有動搖不知費多少金錢壞多少性命損多少元氣而可能卽底定否嗚呼危哉試觀數年前兵不成兵食無所食紀綱凌夷人心反側當局聚足旁觀袖手視恐乃拚此一副赤心癡腸五年此地兩擔並肩形

疲寢食幾廢以一木支此大廈而邪許不靈以孤舵屈
彼中流而風波轉甚至今惟有髮鬢半絲心血盡枯勞
忘之苦自甘含沙之射甚巧同室之戈相向而已嗚呼
先生聽之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何補高深然而所竭力
効忠於國家者丹心素節固在也前此數萬官軍寄命
空帑倉無一月之糧庫無一千之積何如景象乃搜剔
填補者數百萬交代積餘者百五十萬銀庫交代者二
十八萬固在也前此鑄局往往利歸私囊錢如鵝眼乃
任內嚴督司官錢質以一錢爲率而二年之間已獲利
十萬一千固在也前此各處南糧或送權紳或借別用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六

或委衙官衙役焚商乾沒殆半乃任內清查侵欺百十
餘萬從此輩手中奪出公家之精又查出楚藩侵借
三十餘萬疏爭北戶原借一十三萬固在也前此司屬
衙役倉場使費不貲乃任內嚴辦司屬謝絕常例嚴治
衙役不許需索弊竇一清又料道公疏有苦心率屬勵
精司官各心其共圖實績第四官解開風響應
船艦滿江固在也前此以無故倉場頽廢一壘蓬蒿
棟折垣敗乃親行料理自捐贖費三千五百不動朝廷
一分一文不科民間一草一木今城內二十六倉城外
五場江北十餘倉共房五百餘間煥然一新固在也前

此廣州金華等府地不產米止憑商販致侵欺重追小
民有費一兩五六錢不能完米一石者乃從司府申文
經紳公請題折數年民省無算且爲朝廷節省三十餘
萬固在也前此軍米濫惡不霑實惠乃任內親下倉場
看驗米既瞻足又復精潔且遇米賤則折錢預放軍既
騰歡而朝廷亦獲節省之利遇米貴則發倉預放軍既
宿飽而民間亦無騰貴之苦南都軍民走卒婦女之口
碑固在也南軍善諱無一年不十餘諱者乃任事後革
補軍之費減差役之煩申畫一之令嚴細打之法雖衙
蠹煽播奸人捏造而紀律肅然絕無諱者固在也南中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七

選將補兵多以請託爲高下乃任內首疏嚴革人皆銜
之至於武舉武生皆以技勇韜略選取絕不徇情濫用
固在也南軍影冒成風戰艦虛應故事乃任慈汰去浮
冗八千以補操軍餘糧疏募家丁八百分防城內江上
仍募造海船二十餘隻無論風逆風往來如飛而驕
軍不至譁伍流寇不敢窺江固在也將官司屬餽送成
習乃一切革之將官雖一米一菜一花一茶無敢餽者
司官一以清淡相與人或謂待之過嚴若夫有司非道
之餽一槩謝絕官解小過之贖盡與豁免卽督司餘
之贖費俱修倉助餉仍餘五千一百餘金俱交代下手

分毫弗取固在也以至捐俸立會與諸生講性命之學兼課藝之業置江北學田一千五百畝有奇固在也該處製造火藥五萬硝黃二十五萬城上運石二百四十餘萬固在也今城內江上孝陵宗廟晏然無虞固在也嗚呼先生聽之祺非有他才能直此一片丹赤不必負高皇帝負

天子負所學負海內知己之素心而已祺亦非有他罪戾直此一生迂直不合時宜不聯黨羽不善涉世不識宦套不徇權要之癡衷而已嗚呼先生聽之

高皇帝在天之靈南都千萬軍民之心之口海內有道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八

縉紳平生之知己固皆在也昔寇逼南都前哨至關山夜見先生神兵滿山燈火熒熒如數萬旌壘從天而下賊至廣武以爲南兵至矣卽繇藕塘西遁廬安乃知先生之精忠大義千秋不死固長在也嗚呼先生聽之這之行廢命也人之使尼天也可以止可以速時也聚順侍藥徵孝也教子課士真樂也程風邵蒿蒔花種魚至韻也無愧無怍何怨何尤天日亘古長明人心終難盡死嗚呼先生諦聽之祺明日行矣祺出而圖吾

君苟有負於君或負於友負於軍民負於生平誦讀負人根本重地先生聰明正直而壹其將沉諸江淮洪河

之濟

告土地文

崇禎六年歲在癸酉七月辛卯朔二日壬辰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呂維祺恭承簡命任樞部事齋沐自靖廼率本部郎中等官徐大儀唐景亮俞彥徐卿伯殷大白向鼎陳瑄錢振先印司奇張昂之等以辨香牲幣告於本部福德土地之神曰惟神氣分五行之秀祀崇八座之庭佐天地之爽靈以翼我國家之赫濯凡內安外攘大法小廉惟神之孚祐是藉維祺平生迂拙三年司庾惟是矢清矢任甘怨甘勞雖幸免覆餗然鉛之一割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九

已鈍而屢之五技日窮不謂謬辱聖明知遇簡任機務念此豐芑重地實爲天朝根本綿力弱植實不克負荷三疏乞罷不蒙聖鑒矜允踟躕簡命中夜徬徨單弱凌夷目擊心傷何以使廢弛必飭何以使影日必清何以使將無習於貪何以使士無譁於伍何以使無躍冶之金而積薪是歎何以使東南半壁屹如泰山四維以爲神京保障凡此皆惟明神默祐之力維祺敢不實心任事潔已率屬謝絕情面力清積習以仰副聖天子之明命若以傳舍視官以私意自恣而且瞻顧情面倒置賢否非進賢是愛以負天子負知己負所學惟明神其陰

之所不竭髮膚畢忠赤而有二者有如此盟

庚午告太倉興工修建文

於惟高皇定鼎豐邑億萬斯年江流鍾峙帝修六府王
賁五穀云胡根本量沙仰屋倉庫如洗脫巾日促方鮮
蓋藏誰念輪囷日圯日荒傷哉奇貧幸故鼎新亨屯濟
否嚙視如家殷殷計此載節載清迺經迺營大興工作
支此厦傾庀材鳩工日吉時良永儲京坻惟神之慶

壬申告太倉落成文

惟神蒼龍毓慶赤水發祥克配思文協享彼蒼翊我明
運維苞維桑富我軍國是輸是將粒我蒸民迺積迺倉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十

允苾厥明維雨維暘樞爾百穀如茨如梁以恬以熙維
神之昌念茲豐芑億萬無疆云胡不造百寶告我天膺
星搖鐸唱沙量摧棟廢宇茂草同荒藐予蒿目中夜徬
徨經之營之肯構肯堂是用綢繆風雨靡傷雀鼠攸去
棟宇聳翔鳩工告成神力是勳牲醴告虔特潔蒸嘗神
其永祐鑒此馨香

己卯告府城隍祈雨文

嗚呼維上帝命爾明神主此邦邑維爾明神承帝命以
保障此邦邑嗟此邦邑下民蚩蚩何罪降此鞠凶備諸
種種荼苦此邦邑下民有罪亦惟爾明神是貺是依是

是佑胡不懲我下民兵寇旱蝗層疊再四迄無休時
我勘古昔盛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海不揚
波卽偶災饑此或有運秉彼或有滯穗用是民物康乂
災害禍亂不作胡底今日三年大旱九月不雨我下民
苦寇苦兵死於焚殺者半死於歲者半死於征徭者半
神寧弗聞耶我下民夫豈男女父子兄弟不相保聚饑
莘在野逃亡溝道神寧弗聞耶我下民野無青苗千里
赤地惟是破屋頽墻白骨燐火蓬蒿夜月時聞鬼哭神
寧弗聞耶財盡民窮征斂愈急頻頻敲呼累累株連我
下民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神寧弗聞耶入春日赤無光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一

河井皆竭黃靈四塞狂飈漫天冰雹霜霧交相侵蝕
子重出諸蟲叢生不懲遺隻禾寸草神寧弗聞耶神如
弗聞神寧不聰神如既聞神寧不仁既聰且仁其寧不
拯我下民顛隤神不拯我下民顛隤神何以血食此邦
邑乃視天夢夢誰達九閭百司泄泄誰啓厥衷我聞明
有長吏幽有明神凡宣朝廷德意省刑薄斂以下膏澤
於我下民長吏職也宣上帝德意風雨時若以下膏澤
於我下民明神職也長吏弗若厥職尚賴爾明神
啓厥衷爾明神弗若厥職我下民蚩蚩其父曷望我下
民蚩蚩備罹種種荼苦至棘至極神不爲之所我下

民其將盡顛覆不聊有生惟我下民有罪我請紓實尸
其罪然亦惟神怨神苟爲之所上達於帝下達於所司
百神庶回天怒用濟時艱惟神德即明神弗德怨是任
繫惟明神承帝休命以永主此邦邑若七日不雨爾明
神何以永保障此邦邑以永血食此邦邑爾明神其顧
謏帝命以拯我此邦邑庶出下民嗚呼敬哉

巳卯再祈雨文

竊聞大平之世風雨時若人事修而協氣應也邇來武
人事多舛以致災生日登見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痛心
蒿目莫執其咎降割頻仍民實不堪如旱如蝗如蝻如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主

風霜水雹之交至也且三年大荒又九月不雨膏肓林
莽冤燐夜號禍患踵至日甚一日哀此子黎罹厥種種
異苦祺等不憚匍匐諄諄爲明神告而酷烈仍然日來
陰雲屢合黃霧四塞千里皆霾寸禾未播豈悔罪未誠
耶或矢心有未虔耶抑豈上帝之重怒猝難遽回氣數
之偶窮神亦無如之何耶又豈果有旱魃風伯爲之祟
耶神寧不爲之告於上帝以力挽氣數以急殲災害用
是祺等夙夜祇畏兢戰淵冰不遑寧處再籲明神伏惟
蚤達帝聽大沛甘霖以救民水火庶幾靈應潔牲佈謝

庚辰祈雨告城隍文

惟神聰明正直禦災捍患一方士民是憑是依日者旱
魃爲虐萬衆痛心疾首祺等震疊天威伏祈神貺日夕
虔禱不遑寧處幸神不鄙遺布瀾天之雲沛及時之雨
鴻鳩鳩逐直使三農破涕潤葉濯根忽教萬姓解頰四
月而苗未生爭懼隴塵之黃一雨而種可播應喜稼雲
之綠更新明神惠我無疆曰雨曰暘曰寒曰燠曰風曰
時玉燭常調既種既戒既方既阜既堅既好金甌永奠
嘉澤維均靈其易敢忘神其鑒我哉

巳卯文廟落成祭文

於惟至聖萬古帝師廟貌鼎峙斯文在茲厥維新邑文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主

獻所鍾瞻茲宮牆禮祀攸崇云胡傾圯已幾百年殿廊
門坊一望頽然至聖在天厥靈孔赫神既弗受心寧匪
惻載拜載瞻載經載管載捐載載省載成殿宇巍巍
廊廡秩秩戟門楚楚星門翼翼屏壁日隆泮水湯湯松
栢森森丹堊煌煌厥亭軒軒厥坊灼灼其華新工迺
告落蓋自戊寅厥春經始及已不日以竣云底從茲文
運勃然載興祐我文明霞蔚雲蒸潔牲酌醴敢告英靈
億萬斯年昭炳日星

告城隍文

爲繼母田太夫人病祈代

天啓三年歲在癸亥十月望日壬申呂維祺敢昭告於

小丘城隍之神曰於惟明神實司茲土福善禍淫扶顛
絕苦其靈孔赫萬民式舞我實哀德宜于神怒母氏宜
人轍間相父其孝性成百願克聚謝我二孤不翅已乳
庶於今而齊乎古宜錫百祉以永內輔云胡抱病爲
門者五念我昆弟不遑寧處敢叩神力俾之速愈殲彼
三尸驅茲二豎霍然有喜慰我僂僂不腆寸忱神寧或
吐願以牲齋達於堂庶靈孔昭哉暢於所部寧奪我歷
以延毋譜惟萱在背而梓則俯鑒茲微孝迺格玄祐謹
齋沐以告

春秋祭孟雲浦先生文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古

於戲世表道微功利兢起道學不明人心幾死狂瀾既
倒誰爲之砥先生毅然師尤夫子振衣千仞中立不倚
自作秀才以及出仕司惟向染衆銓奚說其骨若山而
心如水襟懷補牘策蹇歸里研硃點易閉門讀史萃厥
羣英與譚名理時習而悅遷世不愆涖泗源伊洛濟
美由孔子來三千餘禩不絕如縵幸茲有此淑我後人
共其肯綮如病斯藥錫以圭匕如田斯耕授之耒耜遺
範猶存高山仰止瞻焉念之無隱乎爾私淑之心其敢
貳諸時維仲春秋愈嚴顧誕敬束鬱金戴陳甘齊甘
而物則非神之格思永言佑啓洪河長流

峙

誄曹自梁先生文

崇禎九載是爲丙子某日呂子居洛聞御史大夫安邑
曹自梁先生於前一年某月某日卒呂子於先生爲忘
年交最久且深以束帛絮酒哭而誄之曰嗟乎九原安
可作也江河滙地日月中天斯文未喪識大維賢百年
接踵千里比肩吾道不孤如薪斯傳而先生乃嘔起於
平陽蒲版之間倡道於歌薰錫疇之墟少成若性簡躬
自持鐵骨丹心聖賢爲期一鳴輒斥九死不移而先生
於功名富貴之塲榮辱毀譽之變歷之泊如也今上大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圭

張新猷人惟求舊而先生正色稜稜笑比河清久之先
生乃解疏廣之組開香山之社矣明發聖學彌精彌深
素篤躬行晚益會心時習朋來桃李在門而先生忽已
矣嗟乎祺於西北間得一師二友師爲兩城王莊毅先
生友爲關中馮恭定先生與先生也而今皆已矣其方
在疚淚盡繼血聞先生訃益不勝痛哭嗚咽也嗟乎近
如此甚去況未遠道義知已生平不淺日月長明江河
同宗泰頤梁壤我心斯惘薪火相禪勿替高風嗟乎九
原安可作也

告八蜡文

於維明神聰明正直其德曰生歲罔不獲國乃崇祀達
於郡邑凡以爲民豐茲稼穡粵自已未迄於客夏旱既
太甚蝗乃害稼我邑人士疾首靡訴死者填經流者盈
路况以追呼兼之騷騷不遑寧處民亦孔勞天乃悔禍
既秋乃雨今春迄夏時沛甘澍田畝至喜我民其生百
穀旣播油然秋成胡爲來哉曰螟及賊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皆云蔽天虐焰斯烈或入吾境時復見之民乃驚
惑將神是依維子涼德焚香恭祝其呵護之一方禔福
周囑垣屋仰觀几筵頽然俱廢神奚安焉外戶不閉靈
位罔存徒寄空名如失其尊乃心惻然命工匠材告吉
聖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七

瘞枯骨祭文

有明天啓歲在癸亥暮春既望已之於城西郁山之
坪桃花夾畔柳色弄青其樂只且歸自澗水之濱載過
芝山之墟俗所謂馬槽溝也長楊深莽紆迴傾欹幾長
里許呂子視之其中堆骨累骸然也或曰是古塚鬻饑
或曰是前數年戊午已未之間大荒餓殍寄於淺土而

以城工剝者或曰是道死無歸鳥雀蟻蝨食其肉血而
餘焉者呂子愀然不樂下馬悲咽已命童子負春鉏担
筐市磨而瘞之墓容山之麓三日而畢爲文弔之曰於
乎此溝壑之遺者其誰氏之父母兒女耶今耶古耶男
耶婦耶曠彼中野胡不安厥土耶爾知其困楚否豈果
不以南面之樂易生人之苦乎於乎其誰主者耶君子
以萬物爲一體愴爾生之不振痛我心之如割其坦周
道也其近郭也是豈無聞且見者哉而豈其樂之也嗚
乎痛哉豈前之因與而死之屯也爰卜爾穴用寧汝魄
睠爾暴露永斯安宅吁嗟乎世之仁人長者其將諗此
聖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七

心而廣之俾無屯澤也哉

言行總箴

心官則思言行分職謂士樞機於斯樹極匪樞胡運匪
機曷發戶弩猶然士軌迺識口則與戎動或困石惟聖
達時退藏於密知語知默知動知息其次克己主敬宅
一非禮勿言惠迪趨吉閑邪存誠又象斯立言滿寡尤
淑儀弗忒雖之變猶弗易厥質思之思之有物有則思
則得之不思曷得

忠信箴

思言胡慎曰忠與信匪口是臧惟心斯印人心之靈稟

於至誠物欲儼之欺偽叢生厥口則言厥心弗然信既遠義易諾屢遷言巧色令是名爲佞既蠹世維易存厥性厥性既非衆惡斯歸多言數窮貪言貌肥我思動物寧在鼓舌所以至誠豚魚可格此非襲取忠信是主易訓進德三復斯語

篤敬箴

何以思行蓋云篤敬篤敬維何至一而靜一則不雜靜則不競天君守舍百司從令胡爲憧憧朋從靡定以二以三乃縱乃橫淫薄長傲失其性命既潰厥堤靡知所竟我思古人精義入神天之明命以物其身上帝臨女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七

如見大賓靜一無欲乃敬乃篤夫然後行百行維穀是故君子必慎其獨

夫子論行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以象胥所不能馴重譯所不能通一言一行足乎異類此其故安在乃吾儕涉世爭逐逐憧憧擾擾幾習情緣動生齟齬卽同氣尚閱牆同室尚操戈何況蠻貊當熱鬧場中冷然一思雨散山空作何結果乃有聲音笑貌以愚世曰如是行我計得矣嗟乎至誠則鬼神可格不誠雖愚夫難欺易曰言有物行有恒無物不恒又可行乎哉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則

見其倚於衡所謂則見者豈僅恍惚影響是必有三段真工夫真體驗真光景躍躍於心目者與如見之見不同願學者之細思之也區子題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於譯館之堂遂作三箴蓋以自勗兼勗多士若曰爾多士思行蠻貊者以是象胥重譯已乎

知非箴

士子

吁嗟兮遠大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時乎時乎不再來將貿貿其安之繫後生之可畏歎來者之可追胡爲乎耽耽白日尋斧斤以自殃耽晏安之有毒謂磨涅爲無傷懷與安實敗名久將認賊作子操主人之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七

戈而入其室據其堂已焉哉其心勞之日拙而腔子亦不靈當夫意關興盡時豈無悔而竟長此其安窮不見古大禹惜寸陰陶彭澤惜分陰彼何人斯我何人君不見嘗膽越子下帷董君有爲者亦若是誰言樂處之難尋古不云世間不學人無物可比倫奈之何三年之艾不蓄而抱沉疴以終身遂作箴曰學問之道先求放心洗刷塵緣勉而持循雖休勿休日新又新時而習之意味浸浸雜念侵人如牛萬火不可纏邇將爭於所惟勤有繼此道在果姑待明日便爲不可

身銘

大哉身乎其備也元氣混沌包而無外是故天地憾吾
身缺陷吾身虧天地傾歆身非塊然天地泰也合之爲
一體分則三也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虛象極神行象
次耳目鼻舌手足吾五行之官視聽言動吾四時之吏
呼吸吾之潮汐寢興吾之分至察於人倫三辰序也喜
怒哀樂吾露雷風雨也其中有君上帝臨汝也思無邪
宋景之退煖感誠則形鄒衍之飛霜雪進修及時魯陽
公之揮日克己復禮靈媯氏之補石慎爾樞機虞廷之
齊七政戒慎不睹成湯之慎明命不違其志文王陟降
之事帝也無思無爲禹之行水行無事也清寧奠位疏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主

吾浩然之氣銘

天地之氣吾之氣吾之氣天地之氣吾與天地同此一
氣之苞貫蟠際不知何爲天地之氣何爲吾之氣猶魚
在水中不知何爲魚腹之氣何爲水之氣人見此氣爲
浮氣游氣吾見此氣爲天地之正氣浩然之氣也浩然
之氣天地位也人受此氣非有二也其或有一厥養異

也不養卽浮游之氣養卽浩然之氣不養卽有害而養
養卽可以塞天地配道義不養卽仍爲天地之氣養卽
爲吾之氣爲天地之氣者如人以盆水養魚失此枯得
此蘇爲吾之氣者如神龍之雲行雨施出有入無非得
盆水蘇非失盆水枯神龍在潛退藏密也田淵與天時
弗失也悔元日惕心罔貳也在群不首往有濟也知進
退存亡者精義也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浩之至也是故
浩然之氣直在吾不專在天地

墨銘

女清女聲女質女一罔攸射絜世世寶女女多壽考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主

五色雲墨頌

五色瑞雲蔚爾紛紛夾日從龍吐鳳貫虹黎吹太乙衣
染柳汁黼黻皇猷補天道石

伏義贊

明麗日月盡開天地道沛大源何獨書契綱目自一禮
皮則二都近吾鄉化沐千祇

神農贊

炎皇開國自陳之堯百草生今五穀傳遠連山垂易氣
墳拓簡籙無筆藥議獄惟緩

黃帝贊

德瑞大嶺定都涿鹿波偃琳琅冠冕珮玉空同順風
池威幾十有四姓傳衍萬國

帝堯贊

德容豐下光輝格上閑茲懷襄欽若歷象萬古心源十
六字狀帝行帝服聖神屈讓

帝舜贊

生見巨虹奚眩雷風鼓方其庭曜重其瞳不四服罪能
百亮工孝竭永慕大以人同

禹王贊

首戴鈎鈐神驅鍾禍有臣也辰履文則已幹蠱開家克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奎

勤垂勛澤沛古今思滿天地

湯王贊

四時既賦九尺更雄暴伐鳴條黨擊三腰能自得師立
賢執中征誅一變天地從風

文王贊

夢踐太任尺十殊異惟善養老以來賢智演易義里事
殷之至心曾不見三分有二

武王贊

假器自箴戶牖刀劍脉演箕疇道昌洪範兄弟父子有
臣十亂何餓首陽而妨盡善

周公贊

周南尚文天借心手禮灼雲官易文珠斗南雅知剛無
逸宜首製作之神天地同久

孔子贊

墳索經史皇帝王公脉抽千臆道歸一衷如彩赴素比
音諸宮何今何古共吹春風

顏子贊

庶乎殷空得云如有畢生既竭工夫到手不遠之復證
於身後三十二年天地長久

曾子贊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奎

十載及門得師最晏故與之魯忽承一貫尤藉大年垂
經以傳學即會心亦憑手撰

子思子贊

欲人知性實一中字上接帝堯垂之萬世梁肅重雲宋
錫進士大綱節目學與府契

孟子贊

學惟兼識幽沉明朗知性知天事理長本末聯貫養
無屈枉寓權七篇世不道喪

先儒胡子贊

名煥字翼之

布衣召對教授吳興聖賢自待脫略功名詔賜銀緋不

見龍榮文昭未若安定先生

雲浦孟先生像贊

嗚呼登其堂入其室夫有儼然在上可望而不可卽者
繄何人哉厥貌何巍巍也度何秩秩也浩然之氣何屹
屹也我思厥心何緝緝也嗚呼澗之水逝不歇澗之流
伊洛合澗之源洙泗一繄何人哉其泰山巖巖之遺裔
乎

絳州辛復元像贊

德器瑩道範貞厥而辟溫厥神清嗚呼此誰氏之子之
容也其冲則霽月光風其端則碧筠蒼松其重則天球
南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五

黃鍾嗚呼修之家薦於闕裔於年腴於德嗚呼學契天
才經世斯文未喪誰謂聖人不可學而至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四

書啓

與李緝敬

與鄒南阜

復王惺所

與馮少墟

復王惺所

復田生穎

與李緝敬

與馮少墟

與溫與恕

與李緝敬

復史記事

與鄒南阜

與李緝敬

復辛復元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與李緝敬

與蘇抑堂

與楊諱東明

與荆諱時薦

與王覺斯

上相府

與王覺斯

復張諱春

與馮少墟

復蘇抑堂

與馮少墟

復李緝敬

與曹真予

與蘇抑堂

復張蓬玄

與邢諱泰吉

復范質公

復胡諱一龍

與蘇抑堂

復張抱初

復練諱國事

答同年耿孟諸

明德先生文集 目錄

二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二十五日與李緝敬

吾輩只此道可以行不加遜不悔非不顧若稍擔承不定不免作輟疑信相乘終于道不入我公祖可謂獨力擔承矣一路折節開講卽孔夫子汲汲救世之心所興起豈淺鮮哉自聆教後諸生各各思奮各持所錄會中語來詮凡五十餘條然率有掛漏稍爲刪潤得來記爲之豁然諸生所錄可置之然亦有可爲下手商量之助遂更刪其複而約之更求郢正尤不可無一會紀也西川雲浦二先生皆理學真品須一題證承諭先于羅念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與鄒南阜

海內諱言講學久矣自老先生振鐸而海內人士始稍稍開眼洙泗之流伊維之派非先生莫衍矣視自東變卽知先生每欲負笈末由旣而王公在敝邑愈深嚮往

然先生方起用爲御史大夫不敢爲陽鱗也第仰止之心未嘗一日忘古不有尚友千古者耶先生立朝無幾遽引去天下想望其風采然先生之道未大用於時四郊多勗中朝紛沓五百名世當在此日其可久東山乎頃李緝敬使河東大倡道學之風兩河秦晉多興起者皆先生之教也祖與緝兄爲知己而以道義相砥緝兄可謂不負台教矣敬鄉自伊維諸先生開天而雲浦先生承之蓋躬行君子也祖與緝之而表章之不絕一綫之脉敢不力爲承當第生而愚魯尤望大加剔發俾無墮落吾人生來便只有此一件事得之爲人失之爲禽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二

猷卽古大聖大賢并未嘗有加於人一分毫也近作錄呈求教附以涓毛蓋以區區贊也雖未立雪已深門墻之誠願先生終教焉

十七日復王惺所

台臺直道躬行爲學者所仰止如泰山與靈光也覽來教字字心鉢如所云立志敬存理等語皆已見到至處學者直是實實體認便可受益無量前李緝敬寄會語皆在見地上着眼而台臺會語却在實地上着手皆有得于道者而台臺爲實徹縣會中亦有緝敬會語而不肖亦有數條并孟先生傳謚議俱錄附張孚若處呈

台臺覽教不意尚未至也今爲書趨之而馮少墟亦有一札別封會語傳議四冊如平若所寄未卽得乞拆閱鄂削仍封付州守處寄馮先生可也行狀謹存之家慈辱台念近已小愈敬致台意敢百首以謝也

與馮少墟

此道如日中天何嘗不明其不明者無人明之也不明故不行如衆瞽人之視日也日雖至明瞽自昧之東坡曰有目而自行常得大通無目而借人嘗得埧垓然非有人以爲之道之則幾長夜矣前有洙泗後有伊雒而台臺生橫渠先生之地益擴而大之如去雲翳而睹白日豈非斯道之一中興哉李緝敬有志此道甚篤所至講學與不肖莫逆而推尊台臺最諄切其語人曰吾關中得一馮先生而出關得一呂年兄雖不肖愧非其人而亦可以見推尊台臺之誠矣兩河會語目今就粹緝敬欲不肖序之尚未有以應也新安會語及不肖所刪者錄寄台臺覽教又國朝理學實以曹月川先生爲首出而未從祀此缺典也乃允孟二先生尚未易名都中有未盡知者雖二先生何心于此而真儒不關大典不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三

光矣不肖綿力愧無以爲表章之助而不敢不竭千慮近補孟先生傳及爲二先生謚議送此中當事者及長

安相知謹錄呈覽正如長安可與力者不妨更爲闡揚
公論在人心可泯滅哉

復王惺所

日所教則家人骨肉之愛也人實砥我含沙我而居中
要人重爲所餌此何可以口舌爭惟有天理公論四字
在耳卽不然吾輩所學何事而以金丸彈千仞之雀哉
若相知處默道所以然便自無碍便中當自如是然政
恐多一番唇舌又多一番嫌怨也盡禮盡誠自是三自
反切要處敢不聞命雖然天網固自不漏君子當持清
議所恃有冥冥默昭而同志者一段公論得喪榮辱固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四

任之也愚見如此蓋數年肘腋之患業得力于此不知
台臺以爲然否孟子曰君如彼何強爲善而已矣卽所
謂強恕而行原非爲敵而始然程子云若要熟也須從
這裏過安知非天之所以玉我耶敬聞教矣餘不能盡
言恃有心照也斗微才調儘高而亦虛心于學巍科正
未可知又懼內變苦哉傳議承教甚喜以正見吾輩
相與真切之意孝弟爲仁之本自是古本論未可深
非特解作行仁遂以仁民愛物釋之稍欠真切愚作存
古篇數本序云爲仁之仁當解作人應首句爲人人字
蓋仁也者人也猶孟子所謂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也

雖一時竊語其實仁人二字不作兩樣看必仁而後爲
人卽上面不好犯上作亂是也不好犯上作亂便該盡
爲仁道理卽該盡爲人道道理卽仁民愛物亦在其中何
必又解作行仁哉故孝弟爲仁之本六字未可深非也
尤孟兩師所言支離蓋別有說恐似謂解此書者多支
離否然引此三語非敢臆說也蓋孟先生作尤先生行
狀內有云於是今學者只于見在職分用功而曰道無
淺深職分固道體之實地也且夫孔門以孝弟爲仁之
本其論學也曰主忠信謂終身可行其恕乎等語不知
孟先生又何以引此一段也謹以再商之惟便中仍擲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五

初九日復田生穎

得來教知仁丈途中追憶不佞語便猛省一番且曰天
地生我一場父母生我一場我生于世一場只空空過
去是爲得罪天地父母得罪人世也嗟乎所見如是尚
云不能開眼乎吾不信也只爲不能出頭承當是以恐
俗人非而笑之此正可反證處我輩學問爲已耶爲人
耶旣曰恐人非笑將我墮落塵寰不能出頭不慮人笑
耶不學不慮人笑學反慮人笑此今人通病夫惟不學

耳彼之笑笑吾不學而偽學耳果學矣試觀吾邑中有一二君子從事于學雖其初不類人亦于其方學之初非而笑之後果能卓然不變人無不敬服無不醒愧何笑之有然則非而笑之者惟不學故也不然則偽學也君子爲學只以成我只以事天地悅父母我苟不類天地必不容父母必不悅不慮天地父母而慮俗人亦可異矣至所云半世已過還有半世嘻苟從此立志洗滌雖一日克已天下歸仁何論半世哉願猛然振起毋更向俗人面孔作生活也如不信愚言或更質之惺所必有不易吾言者試精心向裏自有得力處便中幸以示

與李緝敬

六

我歲序行春色如許吾輩何以當此日月乎

與李緝敬

學問只是見在作工夫日用簿書無非學也此他日過化後處處興起真是大識力大手段會語已就梓辱承台命謂弟宜一言于首且道府廳皆致雅意弟實非其人安得以人望輕微者擬佛首乎再四思之又不可以違勉爲數言實愧不能揄揚萬一然公祖之所以體道者非言所能盡知公祖者又莫如弟也惟是不能繪天自其才限之已并送太守處呈教盡大加刪正或盡易之無不可者太守云大扎意欲并王惺所諸君及守道

諸君點綴之已如命不知然否表章兩先生事適兩臺俱有字見寄已俱以此事達之諸生具呈先見及此弟更與長安相知言之矣然必待詳復此兩先生家無得力後人不知到幾時方可了此前件也太宰儘肯做事總憲亦復平正矧茂明年叔已晉樞貳諸有志君子持朝政或尚有濟也中關外逆雖有隱憂然天下事只在人耳公祖近日按晉必有日新之言其更寄我乎旅况良苦念何已願言加餐以慰我心

與馮少墟

道學之不明于是人日趨於回衷徂異而不可底止也

申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七

嗟乎功名譽望轉瞬成空此生易盡至道難聞何世之懵懵者衆也卽爲其中有不忍割者乎然而有數有命非人之所能爲也所謂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也台臺名世道宗其學問之醇涵養之粹識力之真有非近世學者所易及上衍洙泗中紹伊雒非先生而誰祺也不肖幸親炙大教自是以來一力擔當自矢雖死生利害不以易此中之味古人有鑄碑流錫而不少以所學徇人今人一被人識議便回互抵當呼中原之二程先生關中之橫渠先生彼一人也而吾獨非人也乎哉而令其專美於前也此處正須着眼舍此而竭

蠅之逐逐焉弗思耳今朝端之上未免紛紛各持意見幾於聚訟而奸人或乘機交通卽如魏璫一事至舉朝爭之不能得聖主積憤疑漸見其端方來之禍恐不忍言噫誰爲之哉幸二三正人尚在要路自當急出手力做而台臺東山久臥南憲之席尚虛可尚遲遲其行耶雖與南臯先生同去而正不必一律論且此何時也而不出乎久遠台範一介爲候近稿請正其存古約言承大序已刻之近日王半菴中丞又翻刻於山左更求郢示餘俱希教正

與溫與恕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八

別與恕已數載知與恕養必益粹乙丑之役其寧更以斗柄讓人其與從敬共勉之雖然遇不遇者時也所可自致者修己也修己豈獨以文吾輩在天地間爲人渺茲一身而參三才此無他必有所以立乎其大而後可參三才不然則亦塊然一物而已此學問所以不可少也學問豈有他術至平至易至淺至近道不遠人拈來卽是而人日求之無何有之鄉故曰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蓋吾人安身立命最關切處人只見得性命緊要不知有真正性命在乃或以爲迂或以爲偽或以爲吟夫迂也偽也吟也世之學者誠有之而遂以此病學

辟如敗群之子遂以廢庠塾貪污之官遂以停仕進烏乎可哉願吾與恕勉之不佞日來見得此中趣味歇手不下雖未底于純而不敢不勉昇日北發幸過我一談乎近稿數種并以請正卽以質之從敬兄

與李緝敬

二百年來巡方之役率以紀綱振肅惟功令是攷于職畢矣未聞以繡斧兼臯比如我公祖者蓋其心卽吾尼父皇皇不厭不倦老安少懷之心其所興起者大矣且其飲人以和居然明道吟弄而其中有確然不可易者道之不行也久矣汝馬生所謂直接源頭惟有李誠哉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九

言乎弟於此道力行極篤第天分未免欠慧且于善惡太分明見善人如父兄見不善如仇讎此其所以未恬于養也洗心堂會寒暑不輟士風爲之頗變亦老公祖之雨化所培也近來爲貴鄉新銓大費煩言而魏璫一案已成騎虎宮府漸聯聖怒漸震士氣掃地殆盡天下事尚忍言哉弟碌碌辱承提誨且辱疏中謬及姓名深愧菲劣有負知人之明何以謝之惟有日進而已芝泉書院幸留神爲記并叱名道意於南臯師南望凝目惟有心歧

九月十五日復史記事

君子小人自是天下大岐途如黑白猶薰人禽之不可同也所以君子尚容小人而小人不必容君子使君子無小人之不容則亦不成其爲君子矣只爲調停之說起致小人愈肆其毒此世道之憂也如台翁一生清節勁骨如天日之不可毀而諸小人且雌黃之嗟乎作僞心勞日拙一時富貴千秋罵詈而今何如哉吾輩只認定一路做去任他天翻地覆獨有一段屹然不可磨滅處則得力于學問者深也惟是世道至此安否豈可久臥昨見台翁已推光祿朝廷將大用而顧可尚耽泉石也耶于用之則行何居不肖祺自十五入學便立志要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十

作好人然于聞道則未也今碌碌半生近益砥志堅確于學問浸浸向往然亦只是立志于立則未也大抵尼父有尼父之立吾人有吾人之立正不可看尼父太玄太遠孳孳此學而已台翁造詣已精何日過此爲我頂門針前得大稿日日置案頭諸語錄俱挾作者之意而忠肝義膽光風霽月則見之于諸疏及按楚諸刻若諸鄉約則鑒鑒可行故曰吾觀千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願台翁加飭自玉爲朝廷爲吾道俱不可無台翁祺非用世之才決意養拙雖不敢言石隱而何裨于世惟有泉石可自盟耳

與鄒南阜

今海內皆知先生爲大道宗如北斗泰山矣不知先生之道卽布帛菽粟日用常行之道非有異于人也人苟知此道果爲布帛菽粟日用常行則不必驚奇怪而聖賢法門人人具足惜乎人之遠求也先生爲一代名世目今東西交訌巨奸在側近日官府騷擾漸有否象而聖怒不測士氣殆盡正不知後來之禍若何非急借先生出而拯之其何能濟而南鈐之命不下豈天未欲平治天下哉雖然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不任適然之得失也而先生之品愈高而先生之望愈隆矣晚祺與李緝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十

敬道義臭味有日卽先生之門下弟子也立志極確而涵養未到百凡惟望提示

三月二十五日與李緝敬

別公祖曾幾何時而流光已如此矣三藩之間故多君子然人人以學問爲切身而興起於此道者則老公祖所留也此與鹿洞驚湖何異而過化存神則過之矣至弟之辱公祖溢格之夢凡九詩鄭也於今每於花影月光中時依依見公祖眉宇焉弟學問未甚得力而一段堅意此道日就月將之志則已至定至專任其毀譽得失而不可易者也邇日諸士益嚮往而遠方來學者甚

衆舍弟小婿皆努力此道津津不已此皆老公祖之教也聞年兄輯先儒諸錄可就緒否

三月復辛復元

日者劉生來叩其啓并小刻奉覽求教矣今云未至豈殷洪喬浮沉耶不佞碌碌半生惟是力行二字爲吾儕實地下手處未發印未發此也慎印慎此也致良知止至善無非此也若曰力行外另有細諦則是舍實地而課玄寂也吾儒所以異于二氏正以實地處有神聖耳大學言誠意正心精極矣而結之曰修身爲本言修身則誠正實爲實地工夫令人躲閃不待耳門下以爲何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主

復李緝敬

忽有報節旄南指者數日黯然想馬上不堪回首處亦復如是也此中學會得公祖一振愈覺嚮往不可遏印各屬諸生力學好修皆公祖風之也始信此道在人心無古今無遠近無賢愚皆所本有一觸即醒愈觸愈醒弟之不肯得一提携愈不能已惟以此道終其身而已

芝泉書院已告成近日弟復急勾當學田將有次第但不可無記歸時幸蚤一揮之業洗石以待矣至南師翁亦不可無一言統惟先此意月內外當品有所請也歸里正好肆志此道自是大廓其緒與南師翁特關今日之伊維吾道幸矣此公祖之大有功於吾道者也新銓頗奇而不失乎正小言既釋儘可相忘自此以往不知所之矣弟何知而大疏持世之人謬廁其間不將損公祖知人之明耶且惠以雙紬念及兒輩先此作報嗣圖

端謝

與蘇抑堂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主

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毀也久矣人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擔任將一副精力盡用之於此道而早者祇浸沒於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復耽入於玄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卽是轉擬卽非卽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僞之爲也入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年兄云卽今亦自可學誠哉卽今

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
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故曰纔
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聖賢何人不由學問涵養
成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
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即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
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
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哉然年兄之所以遲疑
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偽也不則謂講學
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於一邊墮其然哉講
學之偽誠有之然真者必於此出以其偽而廢真何異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古

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暴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
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
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在此任他風浪起我只不
開舟即有炙手可熱者吾不顧焉即鑄黨人碑吾不易
焉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
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
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
世間一塵近日敝邑及鄰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
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辦此
最易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爲

之而已矣存古篇未知可行否彼中君子亦可共訂此
否頃馮少老有字亦拳拳於年兄即今可學學只在今
德不孤必有鄰吾兩人於此終其身焉而已當自各有
會心處悠悠世路不尋此出頭一着終於草木同腐朽
老牖下而已敬與年兄商之

與楊諱東明

晉庵

海內之有先生也猶中原之有嵩高也不啻重矣蓋洙
泗之脉幾亡而若存惟恃有此道惜人人可爲聖人人
人不肯爲聖人遂令先哲獨占盛美此亦天下之至可
爭也而甘自退步乃于所不必爭者日營營逐逐焉噫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圭

荷一思之必有猛然省者幸先生覺世之迷爲吾道山
斗祺自束髮即思受教而敝邑有孟雲浦先生蓋先生
之知己也祺私淑其教已久近蓋修復其會與邑人士
共砥躬行庶幾彬彬興起所有近稿謹以就正有道倘
不吝指暗迷也即坐先生之春風中矣做學詩可跋數
語仍求賜和小園并求大作外欲煩大筆書滿山青黃
碧綠或活潑潑地大字以顏小墅之額未知可否噫光
陰易邁至道難聞碌碌此生更無出頭一着所謂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者也願先生教之內近稿不妨大加批
抹庶知所從事幸勿吝司南也近爲芝泉書院中祀宋

二程康節司馬四先生明曹月川尤西川孟雲浦三先生皆伊維間人也彙其語錄爲一書刊之尚未脫稿希爲一序或爲七先生祠記惟卽揮毫就之將布諸國門焉

與荆諱時薦

夫世之所以入人眼者富貴也功名也毀譽也須於此處經得過認得透練得精方有得力處吾儕生於斯世何者是大頭顱何者是眞命脉此處若無眞得何以撻破世緣故曰君子無人而不自得人只得人故不能入君子自得故無不可入也若只云出世則亦何難入世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去

而能出所以難也人之所難君子所以易也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也吾兄于此關熟矣當必有眞自得處弟半世無知近惟知此道是我輩大頭顱眞命脉須要於入世中跳出世緣毀譽用舍之關風浪儘多業已認定自得二字向中裏闡修然志雖定而未恬之養也寧無藉知己之提命乎嗟乎世趨日下人心不古日月薄蝕天地昏晦吾儕不開眼努力將誰望耶兄寧無意此乎此中寧有諸君子可資麗澤之益弟覺日來受益極多卽甚奸回耽耽詆毀者弟未嘗不多藥石之益者也兄過我一談已足千秋歸來竟未使弟知迨其知

而台旌已行矣所示大作大筆足爲我自雲生色弟已叨起考功頃間不當於諸中貴意而欲以中肯凡之此亦自有定數或天借此以開我於山林成我於讀書訓士乎

與王覺斯

渡大河得一晤芝範渥飽明德快甚老親家聖賢之心金玉之品異日救時眞宰相吾鄉豈有他屬山中功課卽綸扉張本吾鄉伊維道地老親家寧無意耶弟本迂拙之器不合時宜雖此心耿耿不敢負親家之教而鹿鹿何裨徒自愧耳老親家其時有以教我至所云穿衣喫飯營生細想尼聖鄉黨一篇半是穿衣喫飯正惟此營生不虛度混過也此其中儘有可思者慄慄二字卽古聖賢兢業之心弟願共勉之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去

上相府

伏惟閣下忠格主眷望重蒼生此番出山倚毗甚大目下陰陽剝復之關尤藉主持務使正氣勝陰邪消蕩平正直剪斷葛藤毋令蔓延不了是今日第一義極切候教而未可頻過相門此時格君心以勿疑勿貳破積套以實心實做非閣下不能任非閣下不敢任此舉朝所引領屬望者也至二十四日萬壽聖節群臣入賀禮也

而是日適爲

孝元貞皇后忌辰夫孝元非他卽

皇上之嫡母也忌日不用賀况係嫡母而卽日受賀似恐有損聖德夫皇上而非聖主也猶可皇上而聖主也豈可乎或于廿五日受賀以全孝思以專吉典似爲盡善然不宜疏揭似當納牖遇巷婉導聖心使之樂從出一聖諭永著爲令此正閣下裕君成德第一件實事非細小也事有關繫不得不言惟閣下再裁察之

與王覺斯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九

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兩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携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弟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哉而與者固自真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弟只於此心確然有不可拔處而於道則罔聞也老親家聖賢之心而豪傑之韻願相與勗之亦願時時有以教我

十二月二十三日復張諱春

凡事宜耐煩宜從近裏着已處做所謂練兵由少而多亦此意也今日之事君事也有志者卽死生利害不顧而況得失乎毀譽乎使人人如此則天下治矣不必人人如此只緊關在事之人各自如此則天下竟治矣僕山中無所見聞只耐煩於近裏着已四字則願以爲台兄前著若清原分明則台兄饒爲之矣如通問張蓬玄及范質公或當以此意商之二公明眼人也必有以處此矣

與馮少墟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九

人之不可不學也猶之梳洗吃飯穿衣也此語經書久明言之而未有如台臺之發揮明透者川上半夜便是千古昔函谷紫氣遂爲古今盛事台臺何惜大闢使道德五千言專美于前乎祇不佞業已詮次一時問答之語成篇尚未脫稿忽得台翰如見道範其會奏疏闡幽旌節各錄并大疏誌序俱領教矣讀相公贈詩而清風兩袖亦可想見矣當不惜缶鳴以續其後至靜雙栢得附一言更厚幸矣分金卽收付主書院經始者偶有他冗而使者不容久稽報命勒馬敬復

復蘇抑堂

自長安來者皆言許州在事骨力才識屢出一時弟與有榮施多矣客歲錦歸欲于春杪一介馳候不意偶病臂腕不能書今始少愈少室之會自是心期熟思亦未便會托張東井寄語渠謂年兄亦云然正如我心矣容便思之所謂千里而神運來也山中無事近來覺榮辱毀譽順逆盈歉諸相具足爲學問練性之資惟有此道可以生身可以立命可以成已成物日與二三後進拈經課藝因以共砥躬行如是而已而遠近學者多負笈至不得已而一會非敢以爲名也大教真愛我之至弟亦知今世詆此甚力且中我者得間也然學問乃不容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十

已非有求異于人如今所謂另豎一旌旗另拈一題目也中立不倚四字弟自矢久矣

六月十二日與馮少墟

吾人安身立命離却學問更無頓放處夫豈別有一種學問足以驚世駭俗只是平平常常保養此心如我本來真種子而常惺惺三字卽戒慎恐懼慎獨之括而言之也開眼時一箇等平易然一毫放過便墮落世障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日用之卽是終身用之不盡此安身立命真機軸自聞大誨時于此道有所窺入然學力淺工夫疎未免念

頭作輟不敢不勉願服膺此四字會中多浸浸嚮往漸有悟入每月大會之外講書作課者四維盛暑不輟春來偶病三月而始復每欲治裝一候提命而未能如所願聞華山之遊亦不果未知何日一侍函丈爲快談也

復李緝敬

入春來無日無時不念我公祖彼千里命駕者何人哉而徒介介也年來辱特達之知其所以開導之謨翼之有加無已而公祖河東之治獨甲于前後諸君子更大開眼以啓佑斯文功偉矣蓋此道在天地間如江河之行地何嘗一日不行無人就中疏導使滔滔者自滔滔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十

也有人則道屬之人故必曰聖人之道君子之道云云今我公祖一力擔承功不在禹下矣祺也雖愚願身體而力行之以無負大教洗心堂已垂成俟節旄至止再醒多士之夢聞傳是堂成而尊刻彙編卽未竣可先擲數冊卒業堯舜以來相傳之派其在斯乎

與曹真子

今之道脉幾絕而復續者實有人焉以砥柱于狂波乃若清風勁節卓然濁世之靈光而斯道已任者非台臺其誰至力撥仕路急流勇退望繫蒼生之霖雨身關天下之安危此豈末世所可望萬一哉祺生也晚惟是私

淑大君子以不負此生也蓋砥礪有年矣顧台臺方陟清要不敢輒爲陽鱗項會李緝老擊節高雅愈篤御李之思矧台臺正位統均祺雖未奔走而卽其荷宇下者也昨已介緝老叱名致意蓋當吾世而有道德節義爲吾道宗師者可交臂而失之乎

與吏部蘇抑堂

晤見立兄始備知年兄近况蓋世喪道喪世非道之喪世似道而非者之喪之也世溷濁而不清譏人高張賢士無名此時豈必與世人爭與造物爭只以此道遜世不悔居易俟命便足以終身焉無入不自得自有得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三

也得不在人而在自故所居者易而命立矣吾兄弟蓋生同里發同譜仕同舍出處同道存發同心人只不見這箇所以紛紛逐逐全無把柄若見這箇便只見這箇古之聖人雖憂天憫人而卒不以易其自得者分定故也弟嘗謂千古無生成聖人雖見地不同都由學問涵養來吾兄以爲是否見立兄真古君子亦定亦樸亦逸而防閑少疎然不失爲君子瑤林兄乃爲細事賦歸去辭君子失輿亦可惜哉新宰正人然偏聽未免無錯雖朝宁一時多正人而意見蹊徑正岐中生岐中外人心日非紀綱大潰皆亂之形也彭老真鐵膽漢子兩度成

功甚奇弟曾向任鴻兄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可不急與彭老言今不幸而中不長使英雄淚滿襟哉雖然固未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年兄聖賢之心君子之品其道固近想德誥日卓弟猶是此等面目欲練而終未練欲純而仍未純年兄其有以鞭策我乎

復張蓬軒

天下皆知台臺之爲端人清士也而不知其立朝事業之彪炳如斯也始信本體外更無作用讀移愚錄言言理窟而却非如世之剽竊理解者至于理中之執着正是欲障理無障十二字大破學人之惑真大着眼孔觀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三

世間人都小了不肖嘗謂千古無生成聖人雖是見地不同都由學問涵養來諸士初猶不信今漸漸信之但着力處少耳不肖只是見得山林泉石有興趣無復仕進之想亦是一癖然思孔顏用行舍藏何等圓轉味有是夫三字只是有箇物事方不空行空藏不肖愧無足爲世用者且不合時宜迂拙殊甚卽台臺愛而忘其醜其如狐落何頃亦有言及察吏之役者此非綿力所能任况資甚遠乎千里辱注問兼之佳刻輿暇聊借以爲獻附以近刻請教其尤孟二先生證承允從更二先生有知已矣惟留神不一

與邢大來

聞吾兄高捷不勝手額非爲甲第足爲人重蓋以行道須時人重甲第也不佞近况粗遣惟是觸目時事不禁淚之潛潛也吾兄才具出人自應入館此時初第以養重儉用爲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之此其時矣

正月初六日復范質公

方迎春東郊而寄尺素至便如坐春風中也日來憂惱日深四顧杞程幸稍就削平而大家坐漏舟風浪中嬉笑挨日適春晏演曲江曲弟戲語長吏曰試看拾遺禮部供奉箇箇遊春嚴武亦復耽燕樂於錦雲碧霞而君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書

上則正向溫泉龍首作生活雖太平世界不免天寶之亂此戲雖曰寫景其實畫出一時世世杳杳光景今日內外大都類此惟是樞相精忠當關而未知所任用如何外此多推活船畿南之役實藉石書以有今日東魯聖人之鄉殺戮慘目雖經戡定元氣大損不能已於并州之念也修城濬壕備兵繕器械是今日第一事非獨貴鄉爲然而言之不聽即聽亦竟成虛文往往然矣居鄉無人與語苦悶信然然有遜世不悶一法惟是學問可消磨此悶學問之道則讀書作文植節堅業逃禪航玄遊山涉水游戲魚鳥皆該之矣此等事皆學問中事

天未平治時不可知惟是死死此道居易俟命便足自了邇有復進數十輩日來執經問難因立爲會與之講書作文而因以無畔於道不過曰相勸相規以無失敝邑先哲雲浦先生之教而已矣雖未必人人格心而亦有津津向往處差堪消此歲月而年兄同里儘有英妙輩可與爲學者矧上有年伯之篤善下有年姪之嗜學又何悶也

二十八日復胡年兄諱一龍

此中無他長物惟有白雲青山怪石寒泉與我周旋差可作人間閒快長安風沙撲人那復有此想即資序亦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書

尚遠耳吾兄飄然世外之品胸中一絲不掛苟可明志何論苑枯矧時方倚之大用千里之足寧須嘆伏櫪哉寄我牡丹爛然成畦今年未許盛開明春定作佳觀蕭然一室借此可充家室而小徑羊求皆拈經操觚時時過我相與究身心之學或琴瑟對語移日不休近來園中樹木翳然泉聲璆璆不復知人間有暑氣矣

與蘇抑堂

今之所大慮者不在寇警也蓋時局也人情也山中花鳥泉石儘自快活何美浮瀝功名然不敢作癩癖想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願學焉然惟我與爾有是夫玩

一有字是聖賢其中實實有爲行爲藏地者弟則茫然無有也所以與山林爲倍親切耳千里命駕常懷此志然或有未便不知何日坐斗阿芝泉之湄共話此衷也

二十七日復張抱初

李緝敬過貴縣想無人題起乃交臂而失之至高品清修雖少劬曹丘何足爲台兄重哉北遊記刊之極佳是實落落學問就中翻蘭亭仙舟二案及贅者一段最有趣而後段舉業德業數語尤精甚非留心于學問當不至是也無可改者首餐片二字餐字不雅仍用采字好新安鹽臺諸語并不佞所刪敝門人錄語呈教幸斤

謝律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三

正之仍寄王惺老一覽若林父母真心好學自是可嘉不佞更屬莫逆耳存古約昨爲李公祖携去亦未妥當會當另寄請教

十二月初四日復練日弘

天下大英雄正不在名位之高下如彭老者亦可以自信矣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箇字又不可不熟繹便中如相問幸此名以此意告之累宰固有力有骨者正須如此輩數人相與力持天下事而一之於正其有廖乎當今賢奸混淆人得以意是非仁臺骨力識見卓然千仞之上於諸疏中竊有以見仁臺一班記夏鎮河

吾兩人對語盛慨時事而今何如哉吾兩人可謂知己只持此心堅定此眼睛骨力做去憑他風波震天直須任之海內英雄必有同心天下事尚可爲也彼鼎自沸我心如水如是焉已矣

答京中同年書

是書當在戊辰未起聖卿之時與吏部耿孟諸也

時屆青官小往大來之候知君子之道方長扶陽抑陰之意政於時所難爲中勉爲之更見大君子作用即社稷寔式靈之又何論仁賢進退也大丈夫得時則駕不得時則遠慕而行此亦何難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孔氏也吾儕讀孔子書必有以善此道當不獨明哲之詩

謝律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三

爲足咏矣老年丈其以弟言爲是否至弟之不才拙庸自知甚真當此彙征之日又值年丈柄用政昔人彈冠之機且以年丈之爲弟也情見乎辭每念此知已爲之泣下弟何獨不思效用弟用行舍藏自有家法是弟與年丈出處雖異而志同也矧有義命存焉寧可以無官不可以無人無官猶可以爲人無人卽有官奚用矧終亦必失之乎它人多謂弟不合時宜數失事機如做座師當事而弟未能委曲求用致人以不合疑又如前涿州汝陽在事會議南京堂以弟未先客而寢以弟自忖政未可執此論也大造冥其中自有分數天下常有以

爲而得亦有不爲而得有不爲而得爲之而反失者仁
論已事即近年事亦殷鑒也弟亦何悔之有今年丈政
在用人之地弟猶前志也君子愛人以德年丈愛弟政
不在功名耳昨王覺老兩馳宇來大率謂當乘時此亦
至愛但彼不知年丈之爲弟更切政不必一官是急總
之可內可外可用可舍公而已矣弟固無足數惟願年
丈於天下真賢才留意進用以壯陽德之亨以佐中興
之運然須以括囊久惕慎行其志如不可爲則亦奉身
而退耳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五

書啓

復蘇抑堂

復梁諱廷棟

與鄒南阜

復蘇抑堂

復范質公

與陝西劉撫臺

與鳳陽各巡撫

與各藩司糧道

東司務傳示十三司

手扎各公參

手扎錢廠二差

與鳳陽分司

與吉安馬太守

上政府公書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與畢大司農

與少司農諸公

寄友人一

寄友人二

手扎蕪關賴員外

手扎蕪湖令

與本省按臺

與馮府尊

與洛陽劉公

復洛陽劉公

與撫按兩司

與撫按公書

與高按臺折漕書

上福藩啓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初七日復蘇抑堂

天下事尚可爲天下事豈真不可爲哉特無人爲之或爲之而非所爲與不得盡其爲之用故不可爲也便是眼見錚錚人亦復化作繞指柔他何望哉譏人高張賢士無名自古嘆之尚望異日吾兄出山必與二三同志大出作手庶幾猶有中興之機不然今日人心世道朝議寇情何恃而不恐所恃者祖宗之靈耳弟妄意吾道非遠聖賢非難只在吾儕猛力一振正要大開眼孔一洗迂儒僞儒之陋更不問人非笑只要我自站得脚跟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正守得志定誠身二字真是今日對症藥石便即含沙當面正是天之所以玉我敢自菲薄耶近與諸友砥礪未曾便見有益于世然覺得風俗稍爲一變而于弟頗有益蓋相與夾持自歇手不下也士戒存古二書乃吾曹實地下手處畢竟見識淺不知如何先草創候教倘亦可有小補者乎

九月十五日復梁諱廷棟

嗟乎世之不古也蓋日趨于謫回矣原其故只爲此念頭澹不下日向濃處走畢竟濃者都澹枉將此一點良心壞了此處若無真得不免東奔西馳左顧右盼故學

問爲今日第一頂門針然而吾輩之所謂學問非如世之所謂學問也世之學問多爲多眈多意見而吾輩不尸也只還吾所故有者而已力行二字真是正法眼久聞鄧陵二三君子都推梁氏而德望聚于一門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頃曾一具候尊翁老長官而惟是于臺下未尺一爲訊耳臺下固慧眼定力想于學問有深造焉何日得一侍芝宇爲快談耶今之官方皆溢于格矣其誰爲世道挽此頽波者弟愧寡昧懷襄滔滔那得神禹巨手雖未敢言痼癖泉石然其于世未有濟也則物望之微久矣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二

與鄒南阜

竊惟先生以聖賢之道自淑淑世振鐸於今蓋不啻如日中天矣當今之世舍先生其誰不意人心不古視學如仇簡在不專遂爲宵小所阻此自君子小人消長之常不足介介也而邇且洊雷叠震摧羽連翩一時朝端之上黷沕無色嗟乎黨禍將興乎恐紹聖之事復見今日此宗社之憂匪直清流也而馮少老予告矣王憲翁老師卽世矣天平豈未欲平治天下哉不肖祺私淑有日學力未純今日正見人學力之日正賞益于世所厭棄中砥真修請敢不勉旃考功見阻是聖主知我之深

也

復蘇抑堂

歲前辱年兄問遺以使者有秦晉之役未及裁復大抵台教已於屢次小札中荅之矣今朝端之上舉動如此君子小人消長可知安知山中後晦非塞翁之福弟行藏付之運使尼聽之天前初聞起計弟即爲文告漢壽亭侯公大抵以決不依附時局隨人俯仰爲主而張逢軒云年兄須出尚可救得一半蓋惜時局之已甚也不意反之者仍愈甚此豈可更言用世之日乎

復范質公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三

弟日來於山水魚鳥中作深山之侶不復問世上榮枯吾兩人無一不同而中格啓事亦同年兄所謂一段佳話誠然今則不同矣吾兄典劇有日平日涵養骨力政於此處見之庶于陰陽消長中有所持者多矣弟雖踰伏山中自有餘適用行舍藏兩人同志同道易地皆然政不害其爲同也弟本無用世之志况爲時所棄自非廟堂人物萬勿奪我泉石兄知我者使我馳騁見蹶無寧曳尾于泥中也

與陝西劉撫臺

昔人言得數十好巡撫則天下太平然好亦難言之矣

無其品則不得好無其才則不能好無其識力機局則不必恰好今天下之勝此任者祺目中實未多見也山西應天近之至於年翁則祺在山中便抵掌以好巡撫

料許之今流寇之變非小故也而年翁一朝底定之真人手段此其一班若夫清吏治安民生使天下稱之曰此魏見泉呂新吾之又出世自可饒爲之長安稱服並無他語惟願老年翁勉乎哉今天下幾無人品亦幾無交道互砥互礪以共作千秋之業交道與人品實相成也祺迂疎孤子無益于世然救世持世熱腸不後于年翁入長安已十月海歷奉常一席迄無補于聖明客歲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四

曾有僉院之說祺以俸淺力辭今雖衆賢許而吾斯未信欲作白雲青山生活即昇日任一方未知作何下手以不愧年翁春風沂水此趣極真非敢向知己前作世套語也回人進貢騷擾甚大留神留神耿孟老是有心世道人亦我輩真臭味也過會城不可不一深談草草不悉所懷幸垂鑒且恕狂僭馮少老海內正可一表章其後并一啗其風教此亦我輩切身事也如有意於此幸更商示爲慰之

與鳳陽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各巡撫

時事維艱聖主宵旰以望治平有不竭髮膚以畢力幹

濟非人臣也以台臺覽鑾澄清吏治民生何患不煥然
改觀蓋吾輩當此多事之日事大有爲之主寧敢負天
子負所學不實爲國家做事即欲不做其忍不做即欲
不做其敢不做不佞受命飲冰凜凜蚊負惟是將伯同
心匡我不逮是藉如有司違玩明旨視南庾如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也以致南庾日匱目今且一空如掃矣目
下本色折色無不交罄而官軍之所呼籲北部之所索
逼內供之所急需日日號擁日日檄催緊要應支不下
二十萬應補支應還北部事例銅本又十七萬乃有司
拖欠累累百萬而量沙難唱借箸無策其奈之何至新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五

糧屢奉明旨比漕見解亦未聞有一遵行者况漸次正
官輯瑞署篆愈不留意危哉岌岌乎台臺同舟之義其
能不賦無衣以台臺之靈多方嚴諭喚醒睡夢而使之
覺豈獨有裨根本只今屢奉嚴旨不得不破情而重恭
革斥即各司道守令亦當思所以自爲計矣倘傳示此
札於貴屬司道府俾仰體聖主之焦勞與台臺同舟之
誼早督如也感念雲誼其寧有誤惟惠我德音不佞敢
在下風

與各藩司糧儲道及徽安各兵糧道

日者出國門時相知鰓鰓南庾之日匱也猶意或未至

如人言之甚乃今縱觀帑藏一空如洗本色倉已垂盡
折色庫無分毫而目前緊要應支者如軍餉漕運內供
官俸約二十萬有奇借過北部事例銅本約八九萬官
軍俸糧尚有欠二三月有欠半年有欠一年者且漕船
料價內府上供日日迫額而官軍填門日日叫號外解
稀少高目無計門下貴屬所拖欠本折無筭至本年新
糧已奉屢旨比漕見徵見解今二年分多已解完不及
此時趁熟徵解必待過年歷徵殊不可解况今冬正官
入覲署篆者愈不關痛癢不佞已具疏入告矣豐鎬根
本之地朝不謀夕豈不寒心萬一以缺餉呼庚不佞固
無所道於覆餗門下寧能不分過乎明旨責成甚嚴目
下應摘恭應舉劾君父焦勞安敢復顧情面惟留神撥
冗如檄速督將東南實式靈之豈獨不佞受明德賜時
迫事急不禁疾呼惟鑒回示幸甚此啓幸抄白傳示貴
屬各府轉示糧廳刑廳及各州縣何如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六

與司務傳示十三司及各差

昔人云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此純臣之心而難責之衆
也不佞客歲十月保泰疏中曾云視爲君父如爲官視
國事如自己家事庶幾忘私忘家之意然猶是岐而二
之也今我軍官此地君父以錢穀出入根本安危交付

我輩不爲君父其何能官不實體國其何能家况天威日嚴責成甚重君父事便是官事國家事便是自己家事何但視如云乎昨見註錯嚴旨稟稟斧鉞吾輩雖去天尚遠亦是天威咫尺也敢不奉行惟謹但吏書積玩習與性成非破格難提掇不起意欲設每月比較一法先從官事件次及咨覆次及本部批行十三司各差一體施行仍欲各司各差俱自置緊要錢糧額解額支及拖欠簿籍各印官自行籍記自行查銷彼卽神運鬼喻何所措手凡印官差滿交代必具一簿籍并無隱匿錢糧差滿甘結方許離任人人各課職業事事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七

手扎各倉場

不佞生平最愛山水尤愛南中山水金陵佳處遊久矣自渡江來近五十日未嘗一日不問古蹟問詩酒蓋每月部事院事幾銷盡此日而又以其餘力驗米每一往返必三四十里或七八十里又或夜分不寐日晡未食豈獨好勞真謂國難未平帑積俱罄不得不任勞

任怨振飭一番頃親至各倉場則見米色比舊頗潔支放比舊頗平負米軍士歡呼載道足見諸司體國修職之効然怨不在明誠實無息不佞又不敢不爲諸司勗也前不佞驗米時見圍基不足守候稱苦則五場六場自應設法補修而各倉有寬有窄向來拘於一定縣分守林膠柱以致交收不時今後或於空倉隨便收納未爲不可又每見各解官解戶有願告改水兌者水兌有餘地固佳卽無餘地無妨於空便近倉免晒免轉販卽准照水兌例兌放量加餘耗作正支銷每年所生息當不止數萬似亦可行至于倉中一切書吏軍斗尤須嚴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八

禁需索近見全椒縣詳爲申明奉旨減派扛使痛革積弊倉場弊害以蘇民困事內多腐心疾育於內局之抑勒與保家之刁蹬又欲請制各倉嚴禁需索夫內局非外庭所得過而問者保歇原無益於公家甚竊擾於解戶可否革去不用若倉中需索或是不佞未到時事更當嚴查去之務盡勿使滋蔓保歇衙門有屢革仍復鑽入及包擾生事怨聲昭著可卽磨其尤者且悉其狀予其懲而惡厥後甚勿洩也洩則颺去

手扎錢廠二差

連日因瓶罌交空襟肘難措苦思無著可惜惟有圖法

補漏孔一罅而又苦無鑄本奈何譬若人家生計日
促食指益煩朝不謀夕有一生意可供釜中半七而本
之則無不然或人私一橐也將相率填壑矣所幸門下
才既足以勾當此事而赤心清操庶其有濟爾後鑄本
不佞任之鼓舞採銅嚴絕漏門下任之每兩月務足
三鑄每鑄開爐之後便當料理次鑄以益三鑄時日總
此六十日耳總計歲須十八鑄多一日少一鑄俱不可
不佞即擬具疏上聞矣至私鑄太盛宜設何法禁革而
廠中有冗役亦須汰去頃周視錢廠內外墻垣多有低
毀保無傳遞夾帶之弊乎或議補修或加竹籬又須將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九

夾墻掃除潔淨便于親閱聞舊日每有夾鑄上下共之
今日必無此事然下役之防寧嚴勿疎可耳匠役冗者
宜刪工食却不可減所資銅鉛必須苦心設法預先處
辦不佞每日夜未嘗不向此中盤算數十過真是剗却
心頭肉難嚥眼前瘡也又聞舊日官錢法者每年獲息
不過一二千二三至多亦五六千耳錢利雖微何
僅止此吾輩能為職官生息數萬金錢補一罅漏亦見
學問經濟實用處果爾不佞當為宣言於朝特優異之
門下不負朝廷不負不佞又忍負門下乎可將
此意揭示或有未盡事宜應舉行申飭者可再商

與鳳陽分司楊員外

南庾重任一旦以綿力承之真凜凜朝不謀夕只得戴
星而圖借箸而籌苦極窘極無可措手猶謂鳳陽江北
二處頗自足撐旦夕不意目前亦如此之艱也門下既
任此寄自當留心料理所言出檄嚴催即如議行但各
屬頑冥之極必須再以手扎敦趨或可如期不然亦故
紙耳鼓鑄是第一生財大道而苦於本之則無不佞極
力奏處欲求二萬搜無可搜借無可借鳳陽倉存貯雖
萬七千有奇已有割取一萬那作鑄本不宜執空虛之
說致誤鑄務且已具疏題矣即彼中急需不妨緩急再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十

取補償其具示

與吉安馬太守

東南民力盡矣此日當以養元氣為主見今奉旨京卿
守漕地方寧有許多物力所以南庾愈受其耗者此也
第事至今日燃眉極矣目下軍餉漕運內供并俸何者
可緩而出之孔不下二十餘萬為前人贖出之孔又不
下十餘萬乃入之孔則僅數千也即以管屬處此亦束
手矣各省直通貢至三百萬而江右半之為此任者不
亦難乎況此中南糧非欠在民實在吏胥豪猾貪入官
官無論剝膚患切不得迂談元氣計此輩年年歲歲

而度蠹卽爲小民蠹別稍蠹正以保元氣豈得謂姑且放下也不佞怒如調餓屢序不應只得執明旨以繩玩忽門下與貴屬諸守今幸早自爲地可耳至門下考滿本不完者自天啓七年起至崇禎二年止尚逋十九萬有司不佞卽爲門下計亦不敢違功令萬惟速督解運如數如期敢不奉揚休命不然必不敢破此例也况問殷摯心感明德但不佞一切弗敢拜嘉且不拆公文亦謂愧遺 幸勿訝其非情也

上政府公事

今天子以殷憂啓聖應運中興諸老先生當名世之任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士

事大有爲之主備三台之六曜多五臣之一人天欲平治舍公其誰民不堯舜若已之納此則蒼生繫望而尤不肖謀所仰止者也南庚奇病謬當重任復以司農未回兩擔交付一箸難借雖日夕勞瘁且怨剔釐自本分職業而本色折色目下如提日待者二十七萬有奇而庫止九千也月年額支四十二萬八千餘而額入止二十三萬八千餘實缺額十九萬餘况每年拖欠并額外之費又不下八九萬卽有折色逋數亦係強弩之末尚不足填舊債卽以管蕭處此必不能濟况不肖庸碌乎此非乞靈諸老先生軫念根本兼查北計

部二百六十四萬之多就中主持仰求聖斷先補十四萬斷不能無米成炊然亦不過留南中事例蕪稅屯餉耳卽該部印利亦萬不可下十二萬此外少數并每年拖欠尚約十餘萬有奇不肖任之謹具清冊五本奉覽便自瞭然不則不肖固自分覆餗如謝家何不如早引不能者止之義也蓋前二年猶通融支撐且曾截漕留例尚覺岌岌今到水窮山盡無可措手若不徹底一做勢必悞事至省直拖欠呼之不應萬乞主持嚴飭所有違旨請勅并一切詳奏事宜迂疎無當更惟裁斷可否不肖向以思親多病近日嘔心圖畫復致痰火嗽血只得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士

得力疾料理俟稍有次第然後敢言初衣耳南中危迫之形筆難盡書惟諸老先生注念關係安危大計早計徙薪若待禍至噬臍圖之晚矣臨書泣額語無倫次不知所云

與畢大司農

戶垣簡司畧同

方今天下多事之日羽檄交馳中乾外竭南北兩擔關係安危台臺心計忠赤幹濟倚毗不肖直一迂腐書生耳適以南司農入賀未回部院兩蒙交付一肩熱察南中危急之形細核帑藏空虛之狀詳細實部借動之多真令人寢食靡寧惴惴然朝不及夕也北計雖虛猶借

天威催運或可設法通融若南中去天既遠呼籲不靈而每年出浮于入實一十九萬有奇卽各屬盡數解到尚缺此數卽省直尚有折色舊逋然亦強弩之末卽催到此須尚不足填舊債卽不肖極力節省鼓鑄能得幾何如填無底之尾閘愈填愈虛惟有乞靈貴部爲留事例蕪稅屯餉共足十四萬乃可接濟餘欠五萬及每年尚有拖欠不肖任之不然亦須十二萬萬不可少如不慨允不肖萬不能任此無處措手之危擔直待鼎鑊誤事不肖不足惜如國事何願台臺之思之也第恐貴屬司官或以十四萬見多未肯仰體台意則貴部原借本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三

部除還過外尚欠二百六十四萬但乞每年還二十萬足矣不肖萬不能點石成金卽不慨允亦必補贖再呼亦必拚官強留且其詞順其情苦其勢危台臺亦當原之念之蚤計之也銅本積欠原本部額所抵者卽追商一萬一百前鄭玄老何匪老在事之日亦借兵餉支用則此中襟肘之狀亦可想見今不肖到任後已補五千金餘五千一百仍認續補餘欠并此後應解乞允暫免作抵還借數三年後當仍照常解進前半年事例已爲入衛援兵借動二萬八千六百有奇理宜開銷至于條議諸疏惟裁酌詳確賜覆蓋法今久玩非一新其耳目

何以清其肺腸所有近日小刻及清冊五本伏乞賜覽施行蓋久承同心之誼兼辱特達之知是以敢直陳如此惟台臺諒其爲國苦衷勿深罪幸甚

與少司農曹崔康劉諸公

時艱方棘主上宵旰爲臣子者何忍不披瀝肝膽視國如家以畢力靡鹽南北空虛兵食交窘台臺苦心籌畫自可消隱憂於未形裕急儲於久匱若不肖則艱苦極矣蓋南方似閒散地惟吏政最喫緊而帑藏如洗積逋無算目下軍餉官俸緊急應支不下二十萬而尚欠數月有欠半年一年未支者呼籲環門庚癸可虞矧今出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古

浮於入者一十九萬此卽兼才未易行肩况碌碌迂謏者乎根本重地豈堪岌岌至此台臺其何以爲此重地計俾東南安而朝廷安轉輸安四方亦安也不肖以一身任南都之安危且兼攝部務委瑣煩劇撥露肘只得不得避勞怨徹底振剔一番但缺額既多卽外解盡到亦尚少此十九萬况拖欠囑囑且係強弩之末乎節查貴部借動過南部除還過外尚欠本折二百六十四萬今量補缺額非事例蕪稅屯餉十四萬不可而銅本事例不肖已代還過五千仍認還五千一百以完前借追商之數餘舊欠當抵作還借本部之數而入援兵借過

事例亦當開銷統乞專致畢白老母以爭執快事不肯
承白老知已非一日然爲國苦心諒白老必諒之也

寄友人一

前具小札奉候起居想已曾達記室每思聖天子焦勞
圖治日昃不遑而台臺躬逢堯舜熙績安攘正惟此時
爲然蓋蒼生之望久矣不肖此中襟抱之狀近日愈甚
說者祇見李春時或有一二月之積而不知今湯然
盡空一至此也台臺試諦觀小刻中疏揭便知此中千
窘萬窘千危萬危若非乞靈主上帝者從長計議
爲補缺額若干卽不肖苦心解次熟膠料理能濟幾何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五

寄友人二

禪性好山水不能詩而愛作詩不能酒而有酒之意白
下水水又最佳麗官白下者大抵號爲閒吏乃視則入
忙局矣自到此來直是塵索尾項唱籌填委每日非部
則院非驗入則視出甚之呼餉呼俸呼酒呼商環門偶
沙大令人厭且怖日晡未餐夜分方寐頗類算縉商賈
守藏倉官也而又安有餘閒問山水白下有牛首鷓鴣

棲霞雨花諸勝日在目中在意中而不能一至詩則僅
十九首耳又三月不知酒味此不惟是忙吏更是俗吏
矣乃若蒿目空帑疾呼不應嗟乎豈有如此重地公私
交罄安危付之一書生而不懼者乎第從來混入混出
尾閹難填視徵民膏查治知每年出浮於入實一十九
萬而拖欠他費不與焉子曰會計當而已今直是無會
計耳又何問當不當是以不得不與主上言不覺不與
當國者及司農言况北計曾借帑施二百六十餘萬以
補償借何說之辭不然惟有陳力之訓在也倘可借于
稍紓燃眉因以問名勝問杯竿問題咏無終使白下山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五

手扎蕪關賴員外并蕪關令

古人畝畝誦讀便以天下爲已任匹夫匹婦不被堯舜
猶曰已推而納諸溝中况此一方水火不忍目擊千萬
民命徒供若輩之豁豁然而議法未善雖湯湯止沸無
益也不佞自清汰關役嚴拿關蠹已念念在此今已取
各關則例一覽卽明大抵止論梁頭不必論貨方於商

民便然便於商民必不便於衙役恐有阻撓是以再
之門下不佞初謂論梁頭最便然懸空行之必無以阻
該關之心今九江許墅揚州等關則例俱在也查蕪
與許揚小異其大略正與九江相同且九江必至蕪
亦必至九江其地勢一也今照九江之例以定蕪稅自
無異議九江稅額七萬有奇蕪稅三萬如九江七錢蕪
應三錢九江七兩蕪應三兩此一定之則也九江雖有
江西東山關者然例不稅又可與蕪關一也九江
雖稅五尺而江船五尺絕少又可與蕪一也第恐有謂
蕪湖工部已稅料不宜再稅以重船戶之困然工之稅
甲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七

料船戶出戶之稅貨商人出今止令商出而不許責之
船戶未嘗不可行也或謂恐上貨利下貨或苦然九江
稅額最廉尚不及蕪之下則是商人之本多者固大利
而本少者亦未有小害又未嘗不可行也至于搭載貨
物一面當先免稅其梁頭應有貨至人載自應免稅
鹽船應否併稅不得不再商論理處勢無一不可
然必再商之者為天下事當平氣虛心周咨妥確難以
已見與也惠我指南予企望之

又手札蕪湖令

承札示具見同心為國為民之意敢不服膺蕪稅輸示

頭最善然昔稅太重為眾役瓜分一旦以九江律之豈
肯帖然稱足要之九江固未嘗不足也此非題准決不
肯實行亦兩臺意欲如此在公論謂只照九江即可足
額不必更論貨若分三等必行盤查仍恐盤貨之弊不
止也今據公論謂重於九江而門下謂九江與蕪相抵
則九江額餉七萬四千而蕪止三萬今九江稅料六尺
者止一錢二分耳蕪之六尺以三錢起料若自蕪免五
尺以下及雜料鹽船恐減半不足者不妨稍加十減半
之上為一謂新稅當稍寬裕則倣揚關意以平料為則
而以加料加等如原稅中下則以上之六則貨物可謂
甲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七

加料宜加于九江之上其餘槩為平料止以九江之半
料之或再稍加但加料必不可更浮於原中下則之外
平料亦必不可再浮於原下三則之外庶幾小商不怨
而關亦饒裕也但有平加之說恐仍開盤貨之漸惟門
下與該關速議見示至加料須查某某為加料另冊開
欸其加料外即俱是平料耳稅料既經即一船一雙亦
當併稅正稅搭載一槩不論但就一物論之若是加料
即照加料起料不必更分正載搭載也至于昔輕今不
宜更重昔無今不宜更有併將應免稅欸目另冊開明
總之此事似不容已而又恐貽該關以不足之慮幸與

議妥即日見示至船港之說容另議之總之不可以便民者反屬民也商人條陳六款留覽不既

與本省按臺

伏惟老公祖雨露之澤潤朽噓枯日月之明洞幽徹隱乃獨山海爲量咨詢民瘼敢畢芻蕘之愚用備葑菲之采蓋此中百姓之苦非一端也而鹽車梗米爲甚兩者俱大苦也而鹽車爲甚鹽車在昔之苦極矣而在今日爲尤甚其中收卸之苦道途之苦雨雪阻滯之苦流寇擒殺之苦土賊劫奪之苦與夫賠累之苦交收之苦鋪墊之苦需索之苦催押之苦吊打拷禁之苦俱日費一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九

日口難一日昔猶苦身家今苦性命矣昔猶苦顧牛車今幾無車牛可顧昔猶苦領家產鬻妻子今幾無家可領無妻子可鬻矣嗟哉民也其何以堪乃二十餘年此陝州澠池新安三屬赤子控訴萬端而莫之救應也今陝州破矣澠池破矣且再破三破矣新安僅存斗大一城而四鄉盡矣癘聞物不得其平則鳴必變而通乃久幸蒙前院公祖批允三屬百姓狀詞見今覆議前已議將三屬梗米分派各屬又議加銀協濟但加銀多是耳食派米亦滋築舍不如以四年一運分之各屬以雇車交收責之印官每州縣隔四年運一次比之三屬獨

苦二十六年不啻天淵也且三屬已獨運二十六年今又與各屬一體派運其苦又不啻天淵也士民條陳一詞統惟台鑒批府速議以救三屬赤子庶燁難可出湯火而將羊不獨饕虎吻矣如驛站協濟苦累已極近蒙明旨互抵解運不難變三百年之成法而通之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類是也

與馮府尊

日者已而老公祖以王鹽苦累一事已蒙老公祖鑒亮首肯矣惟公祖參以士民之輿論公議皆以分運四年一輪爲便蓋自中原多事以來無地不苦而陝西爲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十

甚即雖縣分他或可支而新澠陝三處爲尤甚兵寇旱蝗交迫民已莫必旦夕之命而差役較他縣爲獨重此情理之難平者也如王鹽一事各屬俱可協濟共銀千三百餘兩今又議派米議加銀則非三屬之獨苦明矣苦累實不堪言則是三屬代他屬受累而非以三屬之累卸之他屬明矣爲今日計但以轉運分之各屬以雇覓責之佐貳以交收責之印官至於加銀總覺虛名派米恐滋多口酌窮變通久之宜爲拯溺救焚之計是在水火事急燃眉惟在老公祖之一念好生而已夫天之不平未有不鳴者也言不本諸理未有能服人者也苟

不酌諸情法理之平而第爲三屬之苦以貽累于人其敢乎哉今時迫矣苦極矣昨已力懇于守道王公祖謂府詳未到但到卽轉又云須分派妥確速詳又軍廳陳公祖署敝縣盡心盡力加意窮赤百廢具舉一塵不染昨亦力言之于守道公祖者數次亦蒙守道諭速催府詳派定議妥到卽轉院伏惟老公祖刻下詳道恐道途修阻或批差快手或付敝縣差人更乞申文中卽分派定庶免往返之耽延且早一日小民早受老公祖一日之賜不然恐轉眼九月按臺出巡鹽車已派小民卽欲沾雨露之恩亦無及矣

明憲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五

與洛陽劉公

聞老父母三縣公議與太公祖議定新澠陝去粳專運仍留舊紆銀兩似亦足以少紓其困矣但以十一屬擔運粳米一苦而三屬擔運鹽一苦衆則易擎寡則難支似尚不足相抵或再加紆何如至舊紆萬萬不可去茲眼前殘赤勢已淪亡殆盡救水火之民補天地之憾在老父母耳昨道尊諭謂不佞何所私不過爲百姓蘇苦吾當蘇之卽言數事與老父母公議照合但希始終比德耳尚有未盡事宜另單條列以備裁議恐申文一出則無及矣

一議招舊紆貼每年七月解到庶免百姓揭債

一議縣官親交

一議粳米恐道尊慮各縣再如前不認只多議紆銀有名無實萬萬不敢從如再梗或紆銀不解卽當以鹽車抵換

一折色上啓之議此時萬萬不便但詳中云今時迫已甚或另議折色長便之策候明歲另議

一今歲三屬粳米已完只得議紆每車除舊紆外須再加五兩至少亦得四兩況止一年折色猶省各屬運鹽之苦十之八九也此議緊要更乞大尊作何借

明憲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五

給急催庶不誤乃公事申文中雜費之說宜渾融言之不必指出王府某項某項恐彼以爲不便也

復洛陽劉公

承教具切屋烏之愛當爲此三方赤子百頓以謝本舊幫如議頗紆半苦無非高厚不佞曷勝手額如加紆不能則折色不豁平心觀之似難相償且本色之解之數亦無甚異萬惟老父母詳中勿遺或徵靈道尊之俯從未可知也至詳末煩入今歲如粳米已解宜昭所費之數暫派增補自是各縣情愿亦省更議耳其餘不敢再實所言公公言之仁人之利溥哉再謝謝詰朝不佞當

託人再專懇道尊幸力言之再視折色約一千二百餘金舊幫亦止一千三百餘金擔舊幫之虛名而受折色之實禍其利害何如乞老父母念之念之各屬不過苦運鹽耳不苦數千金之折色也事之可以一日而千秋者此類是也再乞老父母念之念之

與撫按兩司各臺

日者奉候祖臺道履辱承溫裁至今依依猶神依左右也春色佳麗福履倍新不腆之將聊以寄意幸惟台鑒孝經已進呈御鑒謹以副本呈老公祖教正不識可光補於明王孝治之道否河雒大旱三年三時不雨赤地

申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圭

千里盜起民斃無一不堪高目腐心如糟米鹽車等事皆最苦累者頃兩臺咨詢不揣菲聊陳一得至鹽車尤敝縣獨苦大累已蒙兩臺批允忽而鄰邑有言翻案更變幸道府三縣會議除豁梗米本折紙可蘇苦十之一二耳於鄰紳一二人之計得矣如三屬水火何然已經會議彼固萬難再撓此亦不敢再贊惟有仍舊幫幫可補涓滴此在祖臺裁酌非所敢必也惟三屬極窮且加以鹽車九百餘輛往返千里歲歲費萬餘金以當賦免裁扣若新邑尤至小至苦尤望隻目待之三屬俱有公啓一通公呈一扣統惟老公祖均一視之仁而軫獨

擔之苦世世當啣結耳臨書可任瞻馳

與撫按各衙門公書

某等聞之語曰琴瑟不調必更張乃可鼓也傳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而朱子云事只有一箇是非只揀是處行便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而老公祖虛公同乎江海問察不遺芻蕘汲汲欲求民之困苦而蘇之卽如鹽車一事本合屬之公共王事也乃獨苦新繩陝三屬者二十餘年窮則必變不平故鳴幸蒙老公祖恤下之仁惻然憫念卽憐賜批允合屬四年分運一以紓勞均苦至公至仁三屬稍出湯火各邑

申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圭

共稱均平乃錯壤之邦以一二人意遂欲翻案中變不思同爲雒屬共奉親藩二十年引重扶輿妻賣子傾家畢命至于今宜稍暫息殘喘而必欲以力脅之卽道府亦有不能自持又批催新孟三令會議遂果翻案中變也而僅以豁三屬梗米本折紙仍以鹽車大苦專之三屬嗟乎難哉夫以九百餘車往返千里三屬費萬餘金而僅以千七八百金之梗米本折易之小民水火何日得出多寡相較實不相抵小民所望父母孔邇琴瑟更張者而今若此豈鄰邑一二人意而遂翻案中變耶雖然三縣今議道府處分某等何敢過執不從要之實

苦實難世世子孫永累不得已懇祈于老公祖者有二
其一仍留原舊幫協濟一千二百餘兩以稍補困苦在
各屬衆擎易舉不爲厲民此在老公祖從長酌議以均
苦樂者也其一乞減免三屬節裁夫節裁雖難盡免然
奉檄查極衝次衝酌量減免不失原額三屬極苦極荒
極殘破極衝領今又加以監車未累歲費萬金有奇盡
其工食尚不足了監車一事況再裁乎伏祈俯軫遺黎
減免節裁或量裁十分之一使監車之苦費畧相準庶
可聊爲後計至于新安一邑尤至小至羸民不堪命更
求全免節裁方可少濟運監之苦此見聞最真且切身
事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圭

等幸甚

與高按臺折漕書

李撫臺劉糧道孫僉科略同

中原不造河雒更憊兵燹飢荒亘古未聞寇盜劇而民
不聊生早蝗仍而征派愈急老公祖加意錢穀代爲請
命卽監門繪圖長孺發倉不是過也讀大疏改折免裁
二議真仁人之言哉且辱教達之長吏大家不佞卽作
書爲舍親家王薛諸老言之又告于邑郡大吏業擬專
力通之有成議矣而忽見有不准折之旨苦哉此地民
不獲沾明德之萬一天乎謂之何哉雖然老公祖與撫

臺李公祖時刻以救民水火爲心今河雒承撫臺檄給
飢荒圖次第將完老公祖行將會疏告之天子若更以
必不能完之狀痛切言之而加價改折或可仰動宸聰
倘老公祖有意于此乞豫示何日會疏何日到京當與
長吏早爲之先庶幾小民有解倒懸之日耳統惟炤原
臨書可任懸切

上福藩啓

恭惟殿下仁愛春溫睿明天錫東平爲善最樂河間大
雅不群二十餘年民受安靜之福國享靈長之祚久矣
卽今兩發金錢賑濟深仁厚澤感激非淺茲維茲維城
朝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圭

國主與官紳士庶所共安危者也無奈遭天不辰三載
奇荒亘古未聞村鎮之餓死一空城市皆殺人而食處
處土賊盤踞加以流賊數萬陰相結合連破魯山郊縣
伊陽三縣又六日之內連破宜陽永寧二縣賊勢洶湧
窺雒甚急無堅不破無攻不克且飢民之思亂可虞人
心之瓦解堪慮况撫臺大兵無一至雖有操義二兵亦
無糧餉及城頭梁夫又皆鬼形鳩而而並斃者城中一
無可恃有鼎卵朝露之危殿下固素周民隱久煩睿慮
但如此危亂光景恐未有敢爲殿下切實言之者雖言
之恐殿下亦未深信然而時勢人情實實萬分危急卽

職等言之尚未能盡悉也爲今之計在急請撫臺提大
兵親來救援職等已與道府有公檄公書尤望特檄敦
趨早來一日早救一日若夫師行糧從尤爲緊要庫藏
如洗捐助幾窮不能不仰望于賢王之慨發德音也若
夫守城之要人和爲上地利次之乞命內外司諸臣與
道府縣商確作何安輯人心清察奸宄嚴禁詐騙優卹
城夫預備火藥器械同心戮力共保危城至于地方危
亂子遺幾盡朝廷上供漕糧兵餉顆粒系毫不能徵解
見有飢民刊刻進上河汝亘古飢荒圖說一本謹印刷
恭進賜覽必惻然動念泫然下淚躍然悚惕當不俟職
等言之畢也職等切慨今天下已紛紛多事矣大抵人
情多徇晏安如處堂之燕雀且不任勞怨如活推之船
卽如宜未等縣乃未破時悠悠忽忽靠天度日一籌不
畫一錢不捨一言不聽今雖噬臍嗟何及矣職等謹合
詞籲陳呼吸安危在此一舉伏願殿下自爲社稷計垂
聽採擇不然職等實有不甘盡言不敢盡言者臨啓可
任激切待命之至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七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六

簿錄

南庫簿錄十四則

劄示

館卿修署示

檄蕪關核定稅則劄

再檄蕪關劄

約法十事劄

南兵部巡軍條約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家乘

苦節述

仁孝卷

夢月祠乞言

祖父母事實

父母事實

節孝申上事實

始祖墓碑

夢月祠成告文

都憲公入府鄉賢祭文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奉 旨題稿簿序

爲重章奏以勤職業事照得封章之設惟國家之利是舉弊是剔旌臣赤而蕩宸恩實於是乎賴之而況留計一席筦東南財賦關國家根本其所當舉者不一利當剔者不一弊而或有知之不審言之不悉甚或有今日言之而轉盼卽已二之今日得旨而轉瞬卽已忽之此不徒褻視王言非人臣誼而天下事亦安用此空談爲也該本部題爲酌議計政以清財用之源事內一欸特設本科以重題奏等因奉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一

聖旨錢糧額入額出全憑冊籍綜稽若止據解收割放各司爲政焚屬猾胥通同侵漏何從清核南中向來計臣所職何事漫不經心若此至嚴比較設本科立會計酌差序禁私假俱於計務大有裨益呂維祺具見振刷便如議着實飭行勿僅托空言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爲此特立本部并本部院題奏稿簿各一扇凡一切章奏奉有明旨並登斯簿觸目天語凜凜天威咫尺其有藐焉對之者哉因念本部一空如洗仰屋無措大呼而將伯靡助入告而秦庭徒哭若非視國如家急爲此東南半壁從長圖之將日蹙一日日危一日而何以仰副一

人宵旰所爲一展卷一腐心泣下也本部院心長而才短凡所爲舉利剔弊舌幾敝血幾枯而適值其窮畢竟無所裨益尚其有藉手于同事諸賢共儀圖之以對揚聖天子之休命否則此帙仍轉瞬二之轉瞬忽之矣

錢法簿序

爲清理錢法以佐國計事照得酌盈濟虛因天地自然之利量出程入遵朝廷必核之權方今聖政精明每事必加嚴剔而況錢法之地尤人所攘臂來染指去者可竟悠悠聽之是國家生息之端不効之公帑而効之私橐也今鑄局議增爐矣銅鉛議招徠矣鑄本議搜借矣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二

嗟乎誠同心應手則此三空四盡本部院所焦心蒿目者庶其少濟爲此特立廠簿按月而稽務使子浮於母流廣於源而又不使航航者從而耗蠹焉是在該廠掣出真腸胃打起真精神實實從國家起見所謂同心斷金在此舉矣本部院方懸異格以勸賢者不然該廠業以有請輒應者得之本部院而本部院不以有發必稽者問之該廠是豈所以愛該廠哉計簿八扇留堂二扇本科二扇該司二扇該廠各一扇凡所發鑄銅本米銀及前鑄遺下銅錢等項以及買銅支用錢息等項每鑄一算每月終仍照各差將管收除見在數目送閱而彙

終必一總籌歲計之必十倍往息庶稱厥任其各自勵勿斃

有司給繇簿序

爲嚴給繇以杜積欠根因事照得有司三年考滿原以任內經徵錢糧全完方准給繇此成法也邇來法久玩弛槩行准給從此而錢糧並未完解妄申給繇者有之完不及數朦朧請給者有之甚至借放工食那用別項仍申報全完而各司止據考滿公文徑行請給者亦有之嗟乎考成不嚴此輪解之所以不前也爲此置簿一扇仰本科收掌以後各有司考滿給繇公文到部送科即據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三

登記申報起解錢糧簿繇

爲登記報解錢糧以便稽查事照得南糧統屬國課輸將誼不容緩故隨徵隨解隨納卽半通之符可以卒事而何以有預報之申文果盡有司篤于奉行而嚴於期會哉自非然者情弊多端猝難射覆有牽于撫按之掛號而以先報爲急公亦有迫於部院之飛檄而以

空文聊塞責有付之本解之採買而給領遂收完局亦有但憑里胥之包納而批發遂當實收甚且有申報經年而查杳不至者夫彼方以文來而遂逆揣其未必來似多一番淵察然已明知其未必卽來而不嚴責其必來幾何不墮其術轂也爲此置立文簿一扇凡省直申報起解本折逐一登記毋錯毋漏該司查程計限設法督催慎毋以目前之急需徒載之紙上空言也

公文號簿序

爲稽察公文以免淹滯事照得留都軍兵仰給外解外解額數登載尺籍則簿籍之設益甚重也寧惟錢穀凡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四

部院之咨牘省直之批內并屬之文揭運役之報竣皆備查而細記之纖悉周具展卷瞭然既不得掩有爲無亦不得飾寡爲多設有虛冒欺詐之弊該廳得執茲簿與諸司相糾察豈僅謹計欸而登按日而報之遂勝其任乎太祖高皇帝之勅諭曰惟克果斷乃無後艱爲此仰司務廳官吏務須勤於督責精於註銷以後收到公文逐節稽查發後仍十日一稽查有無停閣每月終總查有無停閣如有停閣數多者卽開欸稟堂查處不許過次月初三日亦不得沿查核之虛名修紀錄之故事登記失實稽查不力使一切稽緩該廳其可不凜凜奉

楊平因升數言以示永規

比簿序

爲酌議計政以清財用之源事該本部題前專內一款一特增比較以完欽號夫皇上勵精綜覈惟日不足爲臣子者豈以南中去天稍遠遂敢玩忽毋亦積習相仍每一奉旨事件一經行文便足了事欽號如此安問衙門事乎所以每行一文移催一錢糧經年累月沉閣不報固繇有司積玩亦繇該司緩催若不從此整頓後將安窮臣議各司每月特增比較一法其號件以欽奉明旨事件爲主次及咨覆乃南北部院所咨行事件當完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五

者次及批發乃本部所批行當完者而每朔望司務官逐件查銷完否每月終仍令司務會同新設本科比較完欠呈堂嚴比各差亦然或謂各司事件未完大抵係發行司府州縣非該司遲緩也臣謂是固然矣獨不可上緊一催乎獨不可間行差役守催乎或州縣怠玩獨不可一呈堂嚴檄乎法立而號件庶可早銷卽有漫不事事內而各司各差外而司府州縣自有考核糾叅之法在也等因奉聖旨錢糧額入額出全憑冊籍綜稽若止據解收劄放各司爲政勢屬狎習通同侵漏何從清核南中向來計臣所職何事漫不經心若此至嚴比較

設本科立會計酌差序禁私假俱于計務大有裨益臣維祺具見振刷便如議着實飭行勿僅托空言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本部題爲無會計則錢糧必不清無簿籍則會計必不當乞勅緊要置簿新舊相傳永遠遵行以盡洗害已去籍之積習事等因奉聖旨據奏南京戶部錢糧簿籍紛繁舊多失散顯是官胥通同耗竄故去其籍致無稽查好生可恨還着臣維祺訪覈弊端具奏所請置簿會計永清積習依議仍着各衙門申飭通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爲此置本部欽奉咨覆批發各前件比較堂簿各一扇本科收掌各司各差亦各置前簿一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六

扇凡前項事件逐日登記每月朔望司務廳查核有無沉閣報堂每月終次月初本科仍會同司務廳查比候初三日本堂查比應急催者各該司分急催應督完者本科督完務要仰體

皇上勵精圖治之意仍遵明旨俱新舊交代永遠遵行

各司差文簿序

爲無會計則錢糧必不清無簿籍則會計必不當乞勅緊要置簿新舊相傳永遠遵行以盡洗害已去籍之積習事內云謹將部堂併總督衙門及各司各差一應舊存新置緊要簿籍有關會計者一面清核查造一而請

有裁定合無此後凡交印交差之日一併將各緊要簿籍相傳交明收掌應題疏者入疏題知夫此事似細而所關實大此舉似緩而所扼實要此核定似勞而所享實逸等因奉

聖旨據奏南京戶部錢糧簿籍紛繁舊多失散顯是官胥通同耗蠹故去其籍致無稽查好生可恨還著呂維祺訪覈弊端具奏所請置簿會計永清積習依議仍着各衙門中飭通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隨據福建等十三清吏司郎中各差呈稱奉堂題准今置堂稿文簿合請用印遵行等因到部為此仰司即將所置堂稿文簿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七

逐一登記應行事件以便稽查不得遺漏錯悞仍新舊交代相傳遵旨永遠施行明旨森嚴新政恐改事關錢糧勿更沿襲積習以干功令也

本色錢糧簿序

爲登記本色事照得本折兩項部務繁焉矣而三軍司命本色實先之況當征調如雲之際倉廩若沈之餘不於斯急加意謂職掌何今特設此簿凡遇批迴到日即時登記井然有次不予以綦賢否獎罰將因完通多寡而分焉異日使有司奉檄如響輸公恐後殷殷陳陳實我倉庾誰謂此簿無功哉沙不量屋不嘆本部賴之矣

折色錢糧簿序

爲登記折色事照得留都需金錢以養士迤南之賦割爲正供雖款項不同多寡各異要皆州邑長誠髓椎骨而來者也帑藏克盈尚不忘覺察而今日何日乃竟悠悠聽之不幾以百姓膏脂徒飽奸人幣帑乎爲此設立文簿凡解到折色錢糧逐日登記按款查納完納最先量行優獎輸將獨緩速與督催總之額縮則虞其侵蝕敷又防其耗展卷則憂國家之匱掩念復念民力之艱酌盈佐虛爲朝廷因此根本地寧獨款項之臚列已也

銀庫收銀日報簿序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八

爲置收簿以便稽查事照得本部每歲所入款項不同各有簿籍有流水有兵餉有新增有鈔美有事例有寄收可謂詳矣然分而未合覺緝閱爲煩今總置茲簿以歸於一卽取本庫之日報逐款登記若有差訛漏遺該庫書重懲不貸務使交庫之銀與報堂之數合解銀之批與收銀之簿合完欠易以覈其實奸弊難以售其欺而終歲所入之多寡按日計之亦可當下丁矣

銀庫放銀日報簿序

爲置支簿以防耗蠹事照得錢糧有入必有出出恒量其所入况值空匱之候頃酌緩急之宜設情而未破則

那借必行而稽察不嚴則奸弊滋多簿可少乎哉置簿之後一切應支錢糧除軍士月糧外務要說堂明白方准支給如未說而支與支而不報該書定行重懲監督亦與有責焉但使常存其難其慎之心或可保無捉襟露肘之患是又在本庫之兢兢砥礪而不在此一簿之有無矣

節汰庫簿序

爲錢糧事照得本部出納大數額則一定斷斷乎無容增減矣惟是凌雜瑣屑不無流於濫傷於冗也者念此三空四盡之日卽一錙一銖悉關國計則積算成多誰非蓄儲節之汰之塞厄漏總湊孤腋期以免罣耻耳此項繁無擅動異日積蓄久或可爲朝廷効一臂司鑰其恪守之

南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九

事例庫簿序

爲錢糧事照得事例一項工與戶爭北又與南爭然而本部之需此項實有所不容已也往時有水兌之折色銀未失額今則盡改本色矣往尚有老庫之蓄積可濟緩急今則老庫全無矣當事者不悉南中之情形而督催解北豈所以重豐鎬哉然業奉明旨可無遵依此後例銀須另貯一箱非至緊急不得擅請非奉堂批不得

擅動或那動立刻補還庶有備無患不止欵件之清楚已矣若夫却顧長慮罕事例永歸南部卽以鼓鑄取足事例阜財足用端有賴焉經國君子殆不可不深思而徐圖之已

錢息庫簿序

爲錢糧事照得生財之術多端惟錢法爲最大鑄錢之弊亦多端惟歸庫則自清蓋鑄本原出之庫故鑄息當還之庫分毫不宜擅動此簿之不可不設也有此簿而後生息之多寡無所於遁因而稽動情別公私微賢否是亦課功程能鼓舞羣策之大機也

南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十

館卿修署劄

我輩做國家事皆當視如家事有一毫不盡心卽覺於心不安若吾盡吾心於事弗濟亦覺於心不安館署傾圯前多傳舍視之本堂移文工部佑計修理天寒時迫不容更待爲此仰督理工程各官知悉務要將委官王文光等預借銀兩一面齊備物料限本月十九日完定於念二日動工定限十月初二日落成各照後開事務上緊料理管工程者須十分細心務令整齊堅固燦然可觀置物料者須十分節省無使分毫冒破更要物料如式不得以濫惡克數督匠役者須十分上緊省試其

工食逐日計口授食不得一槩盡給致日後借口不足
藥功末路事完之日勤慎者紀錄優異否則責有所歸
各盡心濟事勿忽卽如本堂按冊按工與各工匠工節
節比勘商確移日一木一瓦亦不輕費豈好爲是操切
只爲國家當此匱乏之秋雖錙銖亦當爲朝廷惜也崇
禎二年九月十七日

檄蕪關核定稅則劄

爲酌議稅法以蘇商困事照得蕪關一稅始議稅落地
也繼而議併稅欄江旋議稅梁頭也而併議估稅船貨
至估貨而地棍之騙商愈巧開稅之病商愈甚今之議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土

者謂蕪關只宜稅船不宜估貨如揚州等關只論一上
下水梁頭不必懲包攬而包攬自止不必驅諸役而諸
役無權果爾則稅船之議誠今日救弊急着也第稅額
三萬原議梁頭而併論權貨今止論梁頭不論物之精
粗美惡只論船之大小是否應分爲上中下三等雖論
貨而不必盤貨且工司已有稅矣戶司稅梁頭是否與
工稅無碍議者又謂船貨之良枯不等而資本之多寡
亦殊低昂三等是否足盡其變且查從來船之逆流而
上者與順流而下是否同稅又查淮揚九江濟野等關
梁頭則例俱各不同今蕪關新定論貨則例煩雜不倫

作何商確又各關小船梁頭五尺以下者俱各免稅今
蕪關應稅應免作何酌定至商船灣泊雙港橋北稱極
便矣然必如何疏通使河無壅闕之患又必如何安頓
使出入無底滯之虞併工役錢糧作何設處該司筦權
日久聞見最真着一酌議妥確并原如何稅今如何稅
開欸詳開簡明略併原稅書冊一併申閱除牌行蕪
湖縣查議外爲此劄仰蕪關官吏查照劄內事理逐一
查議明確務要妥便經久可行逐欸詳開報部以憑覆
覈施行毋得遲遲未便

再檄蕪關核定稅則劄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土

爲約法十事簡要無擾以救商民水火以宣朝廷德意
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管理蕪湖鈔關員外
郎賴萬耀申詳前事內開奉本部憲牌前事內開一客
商貨物姑照原定九則丈尺起稅今已具疏止論梁頭
照九江則例從輕起稅候明旨施行等因奉此切照事
屬更變成議應豫合無請乞將九江則例發下酌議以
便逐一遵行又奉堂示十欸內有三欸慮奸人藉口因
并稟悉蕪中米炭及載人船而搭貨三四艙者十有其
五此鈔所從出無免之理也獨有正載船中另有搭載
者正載商人連其梁頭總代爲報盡矣若其另自載者

所代報之梁頭正載始心平無語若其合筭在梁頭內已幫貼正載又復另筭是爲疊稅故其貨方可免另筭原詳頗悉蓋正載搭載船之多寡相等且搭載或上貨物多於正載者比比均屬正稅非但謂搭載者一槩便可免也今奉示云一搭載貨物一槩禁止不許起稅誠恐奸商借口凡搭載者盡去矣再來正載見此光景各分爲搭載則全載者盡去矣恐諸商一旦作梗關係非小縣縣令亦到關相商萬不得已只得隨另一示剖白仍遵行但不許借口耳諒諸商各有良心也又一欸云陸行貨物俱不許起稅此爲挑負小商言之查此本關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事

原未徵稅今恐有借口奸商預通牙儈但凡貨船一到江上江下卽行撤運入縣借言陸行此弊有之亦併剖論明白外原係分晰遵行事理第虞有奸人冒匿以爲不遵憲示者不得不詳稟緣繇到部據此案查先奉本部例行九江鈔關查取梁頭規則去後續據該關主事薛文範回詳內開本關船隻上下止通湖廣一路若江西江東出湖口者與本關無干卷查前後加增每年額解七萬四千七百五十兩本關前權任條議申明將上水空船不論大小槩免不加外惟下水不論貨物但有載者每錢加二分設爲成規並無他稅止以梁頭自五

尺起至三尺六尺止俱照原欽定規則納料至若貨物并陸路肩擔與本關毫不相干涉今奉前因備造船梁規則文冊一本呈報到部在案今據前詳俱案呈到部看得九江蕪湖原係一江且議者謂蕪湖貨物所聚兼多江廣之貨進口之稅倍於九江矣原議梁頭已經屢題但分上下九則不免論貨盤貨弊端叢生紛怨蠭起頃南直按院會稿亦謂此論梁頭方爲萬全今惟有九江律蕪湖自無異議但九江額餉七萬蕪湖三萬論理當以十分之四起稅今姑議一半起徵矣若必執今開九則之例謂舊多而今少以不足額爲口實九江之稅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論

則見在未開九江曾稱不足也但此法不便於胥役必百方阻撓不知今九則雖浮止爲聚役瓜分之資若照九江下不得瓜分而專其權於上又何患不足也至於人載船免稅就通無一貨物者言也若但有一艚一簣卽應起稅又何必慮匿貨也凡正載卽起全稅又何必問搭載也陸行既向來免稅若以船貨賄地陸行自有影冒越關之禁在又何論起貨也總之以九江律蕪湖萬無不足之慮斷在必行亦萬無可阻撓之理至于糞草米炭雜糧農具鹽船等項舊例是否免稅一併分析查明卽以爲新設當議稍寬不妨再稍加益但分等論

貨仍開盤貨之門額外再加必倍小商之困爲此合創
蕪湖鈔關官吏照例事理凡一應稅鈔俱照原示遵行
不得分外苛求仍將遵照九江稟益規則及一切應稅
免稅事宜即日詳議呈部立候會同兩院具題毋違

約法十事劄

爲約法十事簡要無擾以救商民水火以宣朝廷德意
事照得蕪湖稅係朝廷不得已而設以助餉原與南
部無干但本部院目擊民稅外加稅已經具疏請罷稅
未蒙聖恩允准經裁汰冗役約一百餘人訪拿巨蠹
約十餘人裁去副役約數百餘人關政稍爲清肅但盤

則係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主

貨之外又論搭載實爲非法除已查收九江等處稅則
爲商民具題仰求聖明止論梁頭不論貨物一從輕減
亦不許更盤貨物除候題請明旨遵行外所有一切弊
端合行查革以收此一方於水火爲此劄仰該關員
外遵照劄內事理凡有搭載及陸行貨物一槩不許抽
稅亦不許多生事端另出小票致令衙蠹作奸亦不許
衙蠹奸僧播弄捏造惑惑人心如違本部一併訪拿依
律重究仍一面移文蕪湖縣知會先具不違依准繳查

計開

一客商貨物見今姑照原定九則丈尺起稅今已具

疏止論梁頭照九江例從輕起稅候明旨施行

一搭載貨物各關原不起稅今一槩禁止不許起稅

一陸行貨物俱不許起稅

一出口免稅不許另立小票

一稅則丈尺務要公平仍具丈尺一副用銅嵌送部

印烙不許衙胥私置及虛報浮數

一客商船到許令自投報單該關親驗發放

一不許秤收稅銀擅加火耗

一凡大小船隻隨到隨投即與放行不許勒抑過夜

一客船偶爾過夜許泊湖口內不許漕船久占別生

則係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主

事端

一不許關役市棍恣意包攬賣放船隻及捏造流言

別生事端

以上十事極爲簡要務一體遵行如有故違即

行訪拿盡法究治知而不舉一體問罪

南樞巡軍條約

爲清查巡軍嚴飭巡緝以靖地方事職方清吏司案呈
該本司揭帖前奉本部批實在羽翼及守宅自有舊
制仍查典制開款議奪至內影借占役軍馬太多實係
弊端如戶部左堂久裁尚影占數十名何人吞噬如此

之類豈得不嚴行查究至各衙門撥取軍役不繇兵部
是否典制一併查明至五百二十三名若實係巡軍何
故未與油燭再查確移咨時事多艱該司當力破情面
以副委任其申飭巡邏營并五城保甲等項事宜各另
列款條議切實舉行俱會同操運分司并本科速報查
議之間已越四十餘日未見確議成何政體速速等因
奉此隨經會同操運分司并本科詳悉酌議除未給油
燭各軍另揭具稟五城保甲等另詳外其設立更鼓地方
及攢把海巡軍馬把事宜列款申請伏候堂裁以便立
刻奉行案呈到部看得都城內外地方人雜奸宄易潛
申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七

邇來法紀玩廢城巡官軍漫不經心互相偷安朦蔽鈴
鐸燈火俱屬于虛軍攢馬把半成烏有失事即互相推
諉串同或隱匿不報當今多事之時豈得如此疎玩除
以往姑不究外為此牌仰巡邏提督坐營把衛總等官
即照後開規制嚴督隊長軍餘火甲人等每夜加意巡
緝務使盜賊潛踪奸宄消瞻一遇有警即便協力擒拿
各官仍每夜親出查閱如有偷安不到及柳欄不鳴或
混鳴者以軍法重治地方果有失事無論巨細俱要當
即擒救仍報本部堂司上緊緝捕務在必獲各官軍務
實盡職業勿甘惰廢自干功令噬臍何及

計開

一城內設立更鼓五處以爲一城耳目正中則鐘鼓
樓爲巡邏坐營信地東南則通濟西南則三山西
北則定淮東北則神策各四隅城樓酌量道里之
遠近使彼此可以呼應鐘鼓樓量用原額設軍十
六名以原設衛官統領而以坐營主之鼓樓設立
盤香每夜日落約三刻放砲一聲四隅各接放砲
一聲即掌號一聲播鼓三通稍遲半刻再放砲掌
號播鼓接應如前又遲半刻又放砲掌號播鼓接
應如前三砲後鐘樓緊慢撞鐘一百八下即起更

申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太

以鼓擊更以鐘與雲牌擊點每交一更各放信砲
接應如前至更盡約離天明三刻仍放砲接應如
前鐘樓照前撞鐘一百八下裏外城門方開
一夜巡軍務要清查影占照前立攢把軍地方設立
把數分撥其有不足者一面隨把軍相去遠近酌
量撥補一面清出撥補足額攢把既定永不許掣
如以後有擅掣攢把官識拿問枷革

一每一攢把以十名爲率各照舊執鎗懸燈內改鎗
鈎二枝內隊長用雙燈徹夜常明每把用大鑼一
面照更擊打梆一面照點擊打用繩二條餘仍各

帶硃紅牙頂一根并搖鈴徹夜巡走哨望如有警報一齊救護擒拿量功賞賚如遇寇不擒不救一體拿究責令戴罪追捕

一海巡馬舊例每撥設馬軍二名不知何年減去大半又爲各處差占今後務要清出每一衛總地方設四馬撥每撥約四匹爲率馬軍四人同把執單燈一柄各腰刀一把繩一條令於馬上緊鳴小鑼二面餘吹哨往來汛地巡緝有警則乘馬飛報把衛總官舉二砲爲號各撥畢集即刻擒拿救援其有該班不到及遇警退避從重拿究其馬永不許

明憲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九

借差掣動

一坐營把衛總官不時點查掣間至於各舖弓兵火甲許一併稽查點開失更醉玩責究申呈但不許借端需索

一各公宅巡軍照例點撥多者歸撥仍聽坐營把衛總官點查務要隨便各執柝鈴擊打俱不許空手安眠亦不必盡用燈燭

一至砲鼓起更之後即不許閒人遊走如有遊棍頭戴方巾身着色衣嫖賭夜宴唱戲流連及用強不服巡緝者即行拿解究治如真係生監放肆亦記

名由報移文查處亦不許遊食僧道結夥在街違禁喧坐違者拿究

一但拿獲真盜及放火強徒或係奸細審問情真者先於人衆處賞一百板用二百斤大枷枷號三個月然後依律究罪情重者即題請梟示有功員役另行優賞題叙

一守宅差占各軍馬撥取不繇本部誠非政體除一面查明典制該司給單常川守護外以後凡有各衙門私宅需軍必營官呈送該司說堂酌給如有擅自撥送者營官識字一體提究

明憲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辛

一候查補巡軍足額以後守宅軍如遇官去宅空即行撤回另爲遊把聽該司說堂撥發巡緝不必倏攢條撥以起紛更之漸

一城外曠遠尤爲怠玩影冒與城內設把及更鼓事宜一體遵行違者查出加倍重究

一標營小營水營陸營遊巡營防守官軍俱照鼓樓四隅事宜放砲堂號更鼓更點接應仍于該營四面設立巡軍四起每起四人各執大鑼擊更大柝擊點其餘搖鈴吹哨以防不虞小營更鼓砲俱設于伏虎山最高處陸營設于江東門樓遊巡營設

于聚寶門外其餘設于本營

一提督官及職方司官務要別設機法不時于城內外點查稽核雖至遠至僻亦不許令之偷安該督該司仍不時親自掣點本部或不時另委別司掣點其偷安影占失更各把衛總不舉止者與有罪焉

一各官以有無失事及曾否救護擒寇為殿最果有用心巡緝通無失事而軍法整齊更誠不惰者居上等餘則分別勸懲本部將執券以觀實効

苦節述

先王母今贈太淑人牛氏歸先王父贈太常卿今改贈少司農敦懿公二十九年而寡守志復四十九年而殉王父豪飲嗜義時遊嵩少結廬肥遁里中稱長者以是追其行私謚之曰敦懿王父卽世太淑人矢必死初自經女弟救甦尋悟曰死易立孤難吾爲其難者毀面截髮歌鵲丸熊紡績酸辛惟啜泉出不歸山而落不上天之句曰婦道一而已庭訓嚴故二孤成立而家大人以孝聞往不肯先慈見背之年才六周弟才一歲太淑人手呱呱而舍怡訓以孝經大義勉誠備至以有今日苦節

仁孝卷

貞完節旣荷綸旌乃今始重徵宸翰下及而其制詞有曰報劉日短存趙風高嗚呼痛哉更惟名賢鴻筆貢之琬琰以闡幽光其旌表公檄諸公傳誌贊表詳家乘

家大人封少司農紹中公今年六十有四開紫霞堂與同志倣香山耆英結社以樂天年其子維祺作仁孝卷乞言侑觴益家大人幼英髦端摯先王父每撫其頂曰必大吾門亡何孤其事母也生盡力死盡哀喪盡禮遺甘奉母陸懷橘也菽水色養榮分堪也侍母不住滯軟輿也博施悅親曾養志也異藥瘳疾孟冬筭也哀毀骨

立陶雙鶴也仁恕大閭崔德星也遠近皆稱孝子有司上其事

天子爲之表閭家大人嘗作廣仁尚義諸橋施學田義田爲人完聚全活無算以是人稱有太丘臧明之風有司表所居爲仁孝里詳家乘及馮少墟先生節孝傳

夢月祠乞言

橫山者嵩少之支山也去新安北四十里先淑人孟氏夢月祠在焉夢月祠者志孝思也故其堂曰永思卽名其地曰夢月昂昂有洞當橫山之嶺故渭陽舅氏家園也蓋先淑人歸寧其夕夢有光如月降庭中曄曄燭天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奎

章

驚而寤因生不肖于此比渭陽家業日寢園且荒然一丘一壑矣嗚呼古之孝子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優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者不肖能忍也乎哉爰命鳩工作祠其爲堂也凡三楹翼以夾室有門有廡有坊有閭有祭田旁有廳事春秋伏臘以供辨香曰庶幾吾先淑人之栢棧存焉耳山川村落環相拱抱而一山迴瞰如龍昂首抱珠狀前有馬陵川水流石中潺湲可鑑其山之結脉者曰青要按山海經所謂帝之密都北望河曲南望瞻渚上有黃華赤實之草食之益人顏色其卽斯乎

先祖敦懿公暨祖妣牛太夫人事實

先祖少有遠操孤而哀毀如成人見燕服必流涕居母喪負土成墳兩兄通蕩匱輒獻遺兩兄卞急事之益謹急人之難傾困助邑之逋而笞楚者里人皆義之惡少有醢于門者閉閣不較性嗜酒義氣深重好施德于人周急輕財或徘徊于嵩洛如康節之寓許山之渭未嘗不數日豪飲而仰止也卒僅得年三十一今士民追慕其行而私謚之曰敦懿見王叅政行狀喬大司寇誌銘工少司空墓表及節孝錄所載者

先祖母牛氏當先祖見背時僅二十九自縊救甦遂鞠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吉

二孤紡績丸熊有妄言者卽毀面自矢性儉朴雖布衣必三四浣勤渠攻苦中饋殊如勵志冰雪且知書理大義歷四十九年如一日卒後兩臺題奏奉旨旌表其門方不肖失慈母猶孩提也祖母于鞠育之日授經史備極義方之訓所謂非祖母無以有今日者嗚呼悲哉

父母事實

家君幼失怙賴悟異常識者以爲脫穎去矣亡何數奇事文無害平反而門可高陟吧而毛檄弗捧其性至孝母孀守節五十年就養竭力母偶病衣不解帶請以身代感神夢致異人藥人以爲孝感問安視膳順志承歡

及見背爲廬墓側泣血三年日奠几筵酒一缶飯一盂
今十年猶然見燕服必哭又推廣母志周親族賑閭里
以孝聞爲兩臺題請奉旨建母節子孝坊至于義方訓
子居鄉不開說詞訟賑濟貧生貧民蠲免逋租完聚鰥
寡施學田義田修廟建橋里人稱有陳太丘之風皆有
實徵見公舉文檄及題奏奉旨節孝錄及本縣申請事
實一冊併世恩錄家君已三受封至吏部郎中今題准
歷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

先母累贈宜人孟氏出自名門歸于家君性純孝言動
靜婉有貞一之德有重澣之儉有夜績之勤孀姑性嚴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五

事之無失而卒得其歡心稱爲孝婦通孝經嫻于井臼
中饋食貧力作烟里婦皆師其懿範夢月而生不肖不
肖及弟孩提即以義方訓訓極嚴嗚呼痛哉不肖方六
周歲而母遂棄不肖去痛哉痛哉讀喪我之篇不覺淚
淫淫下也

家繼母累封宜人田氏慈惠爲性仁孝是則不肖失恃
有孀王母手鞠育之而母未嘗異胞視三十餘年慈撫
鞠教之恩如一日也事家君未嘗有失待下必篤佐家
君以孝著復育一弟與不肖等雁行斑舞和氣藹然母
之賢寧可狃乎哉

祖妣牛太夫人節略申上事蹟

中集

此本縣申節孝款
經先生手錄故載

敦懿公卒卽以死自矢已念二孤伶仃忍死撫育有女
族來言欲奪其志者卽毀面慟哭言者慚而去家貧甚
食不厭糠粃每徹夜紡績

課子并孫攻書嘗典衣以佐其費

訓子孫必以禮內則肅然甚嚴家人無大小不敢犯嘗
指元孫謂都憲公曰此兒生日若母夢天有流星如月
入懷若善課之每課句讀必詰而復教以義方

都憲公孝行申上事蹟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五

少業儒長以苦累徙業每遇獄必詳必慎獄或不當必
微言勸邑令平反之所活無筭亦不數以告人人以此
比于公焉

有饋佳果卽懷以遺親

牛太夫人嘗偶蹶幾折其股腫痛經年不愈至廢寢食
幾于不起衣不解帶晝夜號泣一日夢天神冕旒而謂
曰天感爾孝與爾藥一丸爾母卽愈無憂覺而卽聞外
有異人賣藥者以禮致之果與藥一丸母服之不三日
卽起無恙如平日人皆以爲孝感云

嘗入長安謁選途次隆馬不醒如至一神所感神謂之

曰孝子孝子爾速歸去遂醒痛哭曰吾未報母倘有他
虞吾母孀且老何以自存遂策馬歸不屑就仕

人有橫逆相加者悉笑受之而徐以理折之人問其故
曰吾有母在也

每饋食必問曰母曾食否母果食則喜而食不然必先
致之母而後入口

每夜關五鼓至母寢門問侍女曰安乎而後退

當牛太夫人孀居窮苦凡所憫念窮人或親族無依者

必分其饔飧周之迨受褒封之日益廣其施母塋後若

不忍在荒野者乃爲廬墓側而居之雖寒暑侵骨不以

事爲生才集卷之十六

爲苦經時而後復寢曰吾不忍母之獨野處也非敢以

傳廬墓之名

始祖墓碑

九世元孫恭贊尚書維祺曰吾家累世積德潛光未耀

自吾祖贈司農公德益著吾父封司農始大家聲以孝

聞吾兄弟奉家教始稍振書香而始祖實肇孫謀舊譜

溯始祖自諱鑑始頃官南戶部侍郎後開湖歸籍國

初始祖諱俊俊生二子諱獻獻生諱鑑鑑生諱思聰諱

思聰者祺高祖諱玄父也今按始祖一墓其下二墓卽

諱獻祖兄弟又下五墓卽諱鑑祖兄弟世次最真爰志

於石以示後人詩曰無念爾祖事修厥德嗚呼其無數
哉

夢月祠成告文

爲母孟太夫人建夢月祠

嗚呼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而親不存自古悲之哀
哀我母生我劬勞胡昊天之不造俾聖善之早世爾時
兒方六齡祗值逾歲喪兩孤呱呱何倚幸我大母我
父鞠育訓誨兒以對策形影相隨天亦邀恩選之
列此孰非我母之蔭培乃竟不能致一日之養徒抱百
年之恨想遺容之靡卽愴微音之孔達欲報母恩昊天
罔極矧我母之誕兒也有夢月之兆而適於此地發祥

明倫先生才集卷之十六

主

想我母九京之鶴輶必于是依依焉而土洞荒圯神何
棲止兒等懷然其不安父亦恫乎有餘悲矣爰相地而
鳩工載采材而經費堂乃告成輪奐一新庀龕置主以
妥吾母之靈龜謹于告朔潔盛陳告嗟乎誰非人子而
我母獨篤孝思誰非人婦而我母獨端盛則誰非人母
而我母獨深義方之誨必嚴嚴德嚴德嚴德嚴德何
日惟我母鑒此微孝忻然其格歆焉

先都憲入府鄉賢祠祭文

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七月二十二日壬辰告曰嗚呼
我父天性孝友躬行休美吉凶同患立達縣已軫念時

艱廣輸傳施家懷其惠人頌其懿屢奉皇綸旌燉褒義
惟忠惟孝引之勿替頃者輿論共推請入邑祠潤止芼
藻妥侑維時專祠特祀有加靡已茲者人心思慕敬爲
崇報請之司憲列于郡廟牲牲載新俎豆重鮮潛德生
光愈久愈妍我父鑒之安此几筵嗚呼泱泱洛水戮我
嵩印於萬斯年銘馨惟長

先都憲入鄉賢祠祠堂祭文

嗚呼我父之德久而彌光邑建專祠主樂趨踰復請郡
祠衆共欣賞合新洛之人心見積善之孔揚我父蔭庇
引之彌長兒等追慕何維其已觀異味而心傷逢佳辰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先

而隕泣幸崇報之禮成庶宜國漢之解願我父在上鑒
兒百攬之思妥侑惟慇猶憶一堂之食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七

雜著

士大戒

署門七則

廣七則

本儉十九則

諭子十則

署聯

墓誌銘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靜所惠公墓誌銘

念石郭公墓誌銘

嵩臺韓公墓誌銘

任向雲墓誌銘

呂氏大家墓誌銘

墓表

曹真予先生墓表

念石郭公墓表

楊希魯先生墓表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士大戒

士與其言勸也不如其言戒也築百仞之臺基之弗固實以灰沙層累而危之愈危愈險愈速傾矣辟如淘泉必去其沙石泥淖而後澄泓也士敦百行而其躬多疚大閑既踰安問細行作士大戒

母不孝不弟母於父母兄師尊長間恣意違犯致傷大倫

母貪利無厭母不顧義理不恤清議

母言語虛偽不實母非理謔浪母輕與人約不踐母言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一

人閨梱音與陰事

毋言動間輒伏機械以籠絡人自謂得筭爲士類不齒

毋飲於市毋恣長夜之飲毋使酒失體

毋與匪人交

匪人非止一端交之則無益而有損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學者所當深戒也

毋與人賭金銀銅錢及戲作賭具

如引誘人子弟局賭及與無賴市人同賭尤爲傷理

失體之甚所宜痛戒

毋浪遊平康毋置酒延妓

如親朋席間有妓寧辭而不往可也

毋見人貧賤嫺笑凌辱毋見人富貴諂附詆毀毋借人之勢困人之事以行私罔利

毋昧心受賄代人關說詞訟

毋結知官府毋攬事幫閒毋奔謁媒進

毋爭強好勝毋任性動氣毋出入衙門投呈送揭

毋代撰詞揭挑構取事毋造詞曲歌謠譏彈時事傾陷

同類毋聞人有善行巧爲詆訕捏傳流言

毋垂涎美業輒以計取及抗拒徵徭舞文撒糧欺凌寡

弱皆非爲身家子孫長久之策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二

毋在尊長前長傲亢侮妄自尊大毋哓哓談論輕易品

評前輩

毋有過不改毋拒諫飾非

呂子曰士大戒蓋戒其大者士有大綱常大坊維凡

士所當戒雖不止此此其大者大本也若於此處放

過雖有他長非所謂其餘不足觀乎故以決心術醇

澆之微証躬行真偽之準考學問淺深之符必於此

焉在矣世之學者不誠乎身而動言正心誠意吾不

知所正所誠者更何物乎究竟欺不得人只是自欺

故總十六戒而約之曰毋自欺

曾子爲聖門傳道只在毋自欺三字而喫緊工夫則曰吾日三省吾身卽所謂慎獨也况吾曹視曾子何如而遂謂無是過乎宜書此十六戒於座右每日心口自語曰吾得無不孝不弟否得無貪利無厭言語虛僞否凡十六件默自省察方爲有益然只在自心常惺惺不在逐件剔撥若無頭腦未免禁制於此竊潰於彼如何得成好人如何得有長進十六戒皆言毋毋無也有之對也初猶勉強做去卽孟子所謂強恕而行者久之漸近自然故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如人有病此是對症藥方各人信服自然病痊

象山先生云千古聖賢只去人病若諱病忌醫不死亡不止也雖有倉公望之反走矣

或曰此皆庸行卑之無甚高論果如所戒僅平易謹守之士豈學問工夫便盡于此然士有力孝弟篤言行一順逆凜比匪之戒峻食色之防嚴素履而無咎持謙光以有終明於止足而勇於改過尚謂之未嘗學問乎故知身外無道誠外無學日新而不已其可也

易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密之至也十六戒皆稍知自好者不爲

而謂君子爲之乎然亦有之無其事或有其意無其大或有其微尤當于洗心退藏著力無之又無習而安焉純而不息焉便是古來大聖賢不過如此吾人只要立定此志一直開眼努力做去不要七上八下三迴兩轉便墮落下來王幼真惓惓勸人立志正是此意

署門七則

一願聞過

一不愛便宜

一不開說詞訟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四

一簡省交際

一不濫與匪人處

一嚴禁假借

一約族黨姻屬無漁利生事

凡此皆愚志也故首曰願所謂不能之願學焉是也蓋學問莫切於養心莫實於躬行而喜聞過則日新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非公不至聖賢以爲得人非是者何如人乎世套簡而敬益真交與慎而忠信益固若夫人利其實而我受其名口而託翼而肆誰實爲之愚益不能無慮焉

拈此七條敬署之門以觸目自儆庶亦省心反躬之助或吾之知已緣而規我更以我所欲爲不敢爲者轉相告語古人恥獨爲君子意政如此廣署門七則

愚以祖父餘庇稍能自振門戶不斷書香每思初芽之木一指可剝方燃之焰滴水可灰充此一念惕然恐無以寡過而至或抑人以自亢腹削人以自腴急繩人過以自恕豈不自斬祖父澤而傷天地之心爲閭里罪人也自愚做秀才時便如是立志旣而濫竿一第游歷銓曹自檢尤嚴今蒙

聖恩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五

聖恩予假省親三年於茲雖蕭然寒素無長物而視非義之財如水泡塵屑毫不介意斤斤曲謹所自盟素矣凡我周親執友無不知我者然亦有若爲弗知也者噫愚不求知也但弗知則或以利中我或有所利而用我或以利強我不果所言而銜我而左右我者亦復利之而蒙我凡此皆我所自持屹如山嶽不可搖撼第無如中我用我強我銜我蒙我者日紛紛也我雖不利人已利之矣其利之也必有所弗利也智有所不能察坊有所不能周言有所不能悉先是不得已僭爲七則署之於門

所以寡愚過也顧語簡而費解說如不關說詞訟則凡類詞訟者皆是而將曰此非詞訟也亦復不關說乎愚乃廣之曰嘻公私義利間於毫髮非其道雖竊名理而愈謬如其道即目不遑而何嫌雖然能人人而解說乎愚雖不爲彼已言之將不費一番辭應耶不然或不使愚知而借之不誠乎身弗信乎朋友愚毋乃未至乎惟是愚廼吉從逆凶則昭昭不爽者復衍數語非以博名非以賈爭非以侈口若曰愚所自期許如此雖未能至心竊嚮往之願以交相砥申之曰無以愚昧而舍我

聖恩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六

廣願聞過

愚常拈天理二字日夕自儆然性疎口直自度不能無過有知愚過而不以聞者非益友也吾聞君子愛人以德願直言無隱以爲愚學問日新之助

廣不愛便宜

便宜二字入人膏肓所謂小人喻於利也胸中放一利字便不光明更問甚人品况究竟未有能便宜者卽偶得之而虧損多矣且清議共唾天網難容眼見好便宜人折多少福澤壞多少名行受多少奇禍而安分知足者反得延長消受君子小人義利禍福愚於此關熟思

審矣

廣不聞說詞訟

兩家詞訟有勝必有負有得必有失若曰理直則何用人說若曰理曲則何故我說此是大損陰陽事且丈夫立於天地之間須亭亭楚楚養浩然之氣却仰人鼻息看人面孔候人詞氣與穿窬之心何異雖曰有大利害大冤抑所言公公言之然而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寡矣凡遠近士民一切事體宜安心守分斷此妄想親友亦不必代言

廣簡省交際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有人於此賦采薇詫咬菜豈遂如巢樹衣皮之民不相往來故交際亦君子所不廢然有市心焉或溢於格則其交際也乃賄之矣交際耶而賄也寧不相往來也苟熟思義利關頭便於此處看得澹今雖不能盡廢交際而何至日習於世格復以身爲溝壑乎雖故知憾其立異鄉人嗤其守拙寧甘之也若夫鄉曲間盤餐瓜果之餽禮尚往來不必過侈爲難繼而四六套啟紅白全東竟可裁省願以簡之一字論

廣不濫與匪人處

有執經問字而教吾以道義者乎非然而說閒話僞奉

承理俗事者吾弗敢與聞比匪之戒從少已然若山人詞客一切遊方之士願作絕交書謝之微聞遠方遊棍善舉人手創有所求爲則知我者必有所以處此焉

廣嚴禁假借

愚嘗謂多言則多枝節多事則多口舌多營則多怨惡故以節言省事寡營爲主然而有借者有更借夫借者有因而借者有無因而亦借者每見鄉紳一而借者且百矣借者百而權借之害不啻百矣君子不借人亦不爲人借矧起細力無可爲借亡論清議所共棄而三尺亦可畏也執法之吏願施以一切而罹其害者其據理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廣約族黨姻屬無漁利生事

凡我族黨姻屬循循好禮或樸茂無知決不至漁利生事以爲鄉曲芒刺卽有不足吾周之當惟力是視若欲使人畏以魚肉其里之人吾寧身受之吾聞天道神明出爾反爾本爲身家而非身家之長計本爲子孫而實子孫之禍胎彼以爲智莫智於此吾謂實天下大愚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人豈欺我哉雖然愚姻族中故無此也愚率過慮焉若一二僕從有粗率不簡而賈族里巷知者幸勿隱蔽以重愚之京德癸亥長至日

本儉十九則

儉其本乎其有本之者乎吾輩一樽一刺所關世道不小天下日亂往往胎於人心之奢有識者其惜之也嗟乎人之欲儉誰不如我而曰儉於自奉奢於客無亦獨爲君子哉

執友過從爲庖一殮亦其情不容已勿過豐豐不可繼也餽核六或八不用果是爲小集以東邀者或有以酌之餽核八或十或十二不用果或用四果坐久益以楹是爲常集其新親初會高朋特臨及尋常官席則十二餽四菜四果或果二行楹一具是爲特集惟官府盛晏則備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九

難以崇視宜量加餽四器果一二行小圍如其數其品餽皆葷蔬相間若大花斗糖五牲看梳之屬俱勿用變而通之存乎時寧儉於格勿有以加也瓜果豆羹皆可以飽古人原自寬平簡樸當存此意

所須取諸市無特殺以干天和不得已而殺盛晏二特集以下一

楹視其所有席多省時迫省非坐久省

惟盛晏獨坐餘雙坐或數人圍坐

以亭午爲期薄暮退勿恣夜飲及以巨觥苦勸或苛令強人飲至於淋漓沉湎亂我籩豆

揖讓酌酢視其事其人其情而準諸禮頻會宜稍簡無相於縉

揖之序以賓以長以特召皆不必告轉

告坐序定總二揖非應特告者勿紛然交錯

相見以兩拜爲則亦有應四拜者拜後不必跪

不用聲妓其俳優鼓吹絲竹非慶筵省

代親友延客因以罔利君子耻爲之昏晏或不能已則以五六人爲率至二十人止

前輩禮際簡略多不過五分六分至一錢者以爲溢格今當相與返古雖士大夫儀節稍異然不可不以儉先

俗

各刺通問皆以折柬行或用單紅白全幅勿用不得已止用一次

禁四六啟雖有所先者亦弗答

生日非至親弗交賀

賀軸所重在文錦繡金帳濫觴可厭

喪不延客不用妓不作雜劇不尚佛事不張鼓吹不煖

喪不途陳玩器排筵歌舞及強孝子飲酒

冠服宜雅素凡徇時尚淫靡及用紅黃色者是曰服之不衷

諭子十則

孔子十五志學所學何事爾宜思此志力此學不可悠
悠放過

立志要學聖人不可僅以中人止足亦不可僅以豪傑
自命

光陰可惜時乎時乎不再來

讀書要存心養性明道理處為真儒出為名世非為取
科第之階梯而已汝宜知此意

今人讀書便只道做好官多得錢是富貴之士決不可
存此念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士

時時用敬常如父兄師保在前必慎其獨

凡遇財物飲食不可存一貪心異日必為清修之士

言語飲食一毫不可苟

謙光有厚器者必有大成

親賢取友自得其益古之聖賢未有不須友而成者崇

禎已已書勉兆琳并易璜瑜

時琳十歲時從

先君居京師過庭時摺紙為柬請

先君書乃書十則教之隙駒馳驅驟我日壯捧讀是書

為之泫然兆琳泣識

交司理聯

天真有赫枉三尺三尺難逃
夜豈無知受一文一文不值

又書房聯

楓陰課吏兼延客

雨後栽花午讀書

交署聯

李下無蹊雨樹春回石畔

門前似水水壺月冷天心

芝堂聯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士

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

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等何日始回頭

忠孝堂聯

皇恩開綠野

紅日照丹心

題孟雲浦先生祠聯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三千載絕學賴是人心不死

近孟氏之居若此甚四十年傳道問誰私淑如生

靜所惠公墓誌銘

呂子曰奇門家積大小周之筭一十五萬五千五百有奇爲崇禎己巳民部惠公卒又十年進六十筭爲崇禎己卯王太安人卒少司馬元孺公與祺有夙交謂明朝世業惟祺悉自苦由間爲書介白孝廉狀走金明抵維下蓋二千有餘里屬祺爲誌銘祺按惠之裔出於清澗嶽嶽巖巖駸駸乎昌而大也其先世有聞者曰暹曰友蘭曰布勲軒文太博既詳誌之其舉於鄉爲郡別駕贈承德郎者爲司馬王父之翰其嗣舉於鄉任民部復起繕部主事者爲司馬父承芳其成進士今華陽人拜父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七

郎平廷尉副樞密者爲少司馬世揚民部公諱承芳字德紹號靜所世爲延之清澗人角方卅卽穎敏負氣節爲邑諸生長而室恒去家百里讀書荒舍歲餘或一歸省宿宿信信輒戒久安去之亟也尤孝友而義初別駕公應分產若干緡項皆讓於公仲季父別駕公詒公者俸餘耳歲值潦饑穀不登矣合命求之皇皇然也公索鐘庾以歸饘粥乃不忍仲季父饑也悉分與之歸而坐罄懸之室長顧頌而安焉其氣化乎隨事而觸弗折弗僕弗轉非其罪也或具兩造如鞠大獄以言忤令令周內其罪獄幾成矣幸以改鞠而直以故舉於鄉數年

其子司馬通金閨籍又數年入居青瑣公亦莞留都賦徒以倡募兵者議欲捐三十萬金牽羊就虎與奇效公抗議爭之不得伸遂拂衣去及募兵者以累敗又起爲繕部主事璫焰正熾也一時士氣就鬱林林然抑或就藏冒冒然公則如居大夫之宰木蘭攬宿莽父子有同心也司馬既與楊左諸公追配椒山直欲立身於松栢之上無所依從卓焉負祖徠之幹而砥箭水之波矣公之爲繕部也城垣其專屬焉嘔心以謀軍國不畏勞怨謂留都城歸然鬱鬱非有姬姜焦萃之足虞也何用虞虞萬金以果貪腹於是拮据卒瘞圯者緝之齟者削之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七

歲費數百金而其事立舉又度內外垣通道周徑幾三百里今聽民廬聚種植而取其息乃不以餉國也而勲與璫兩飽焉豈圖國之義乎抗疏以歸之公而爭者譁然且將歸獄矣公力持不少變會有北戶曹之命題解官去嗟乎公生平亦可謂諤諤諍諍矣至於隧城引注設械戢守清嚴割以杜宮牆與射圃以食射士無內寵也弗勝羞子會也弗市莊敬強也弗戲賑施周也弗吝女太青誌之詳矣太安人者王隱君女年甫笄歸於惠事其王姑與其姑庶幾酌飲毫羹臚備極滋味姑於二女愛最篤其結禱相繼每苦乏嫁時奩姑不憚也安

人悉以奩資助之姑曰賢哉爾必得孝婦如爾者以報且其歸於惠也服勤罔斁督其下爲春杵女紅等務揄繅聲與刀尺達曙相聞及民部公仕司馬同時顯已三世貴盛也食祿厚用物宏負郭千畝畝種之田牛羊百頭馬蹄數百數童子指數百木器髹者千枚綉綈藏之阿室皆縞儲之媵姬侍兒飛馭衆髻粉袿綺靡富貴恒態也乃安人顧不欲也於其華皖者必亟去之猶然素風家自冢介婦以下無不相習而化其儉至於問婢問奴家無關事而未嘗有譙讓之色司馬作令時就養於華陽縣署聞榜掠聲輒不憚公退必諭其由每戒之曰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五

政宜平恕當令人喁喁杜母豈以嚴斷爲能也司馬唯唯受教民部公剛直與恒情議不合每憤然以去就爭安人諷之曰韋弦之佩君子攸宜氣過盛宜平之以理同心謀國何以爭爲公頗是之而性烈終不可回會逆璫樹威逮騎四出已及司馬矣司馬忠誠性植九死弗移固於心無所怵安人乃以理譬之且勉之曰天苟祐國子必生還吾見勉之無以生死爲念已而璫敗司馬果召還累陞今官乃若敬愛諸從姑如其姑已無異財衣無常主大約如民部公之事仲季父分甘恤乏助婚喪無筭數以至孺子之啼而笑者無不撫且哺也其於

人雄氏稽首皈依極其虔謹乃春秋既高倏於民部公忌辰前一日無疾而逝或亦釋子所云現身於宰家行施捨之檀而洽羣有者耶

銘曰岐梁汧雍虎視龍興剪諸鴉首帝錫於秦藩屏壯哉實爲金明惟此金明挺生哲人厥歷中朝古之遺直祚胤錫之傳昌而熾光輔三朝忠誠揭日上爲星辰下爲河嶽有翼有嚴共武之服嘉猷壯哉匡我皇國

文學志石郭公墓誌銘

郭公諱之翰字孺禎號念石其先偃師石橋人也始祖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五

奉先以元舉人任金華府教授生廷傑徙新安廷傑生雄雄四子珏珣俱舉人一任淮安知府一任秦府長史琮醫官珙醫士珙生錦貢生是爲公高祖錦生潮庠生潮生元祐庠生元祐生士雄更名士訥是爲公父號石泉慷慨好義邑人稱長者石泉公生子四伯天秩早逝遺子中燦公以次居仲叔之屏季之棟皆庠生公少時石泉公摩其頂期以必昌大其門公弱冠卽入黌序學行不羣石泉公配孺人王氏有女二無子又置室游氏是爲公生母有子四女四公孝事兩闈盡志盡養皆能得其歡心邑人稱其孝萬曆丙辰王孺人卒公疏食哀

瘠必誠必信天啟乙丑游孺人又卒公喪游如喪王哀誠倍至其衣衾飲堊之具皆竭力自爲功不以振累兩弟及猶子先是公與兩弟一猶子析居嘆曰田氏高風尚足披拂千古而可手足自相爭殘乎或偶小有言公等悔至臥內必哭哭而戒其子曰若視若世父易其氣吾方朝食公少孤有不禮於公者後克其家都捐風怨人服其量某信止之日必謫人短以恣談解公竟日不出一語衆皆怪之竟辭去石泉公最愛泉石邑西南井溝有泉石最佳遂取爲號公立石爲記仍置租五石以拜掃先人之兆域曰吾先人之手澤存焉爾公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七

少遊理學孟雲浦先生之門故孝弟剛方以自物其身所得於陶冶之力多哉公世父士懸號梅山從遊雲浦先生有至行生子藻貧公贍之藻無子公擇其甥嗣之仍與房二楹地數畝以爲恒業邑南有泰山行宮有毀之者公力圖興復猶子中燦得奇疾公多方援救之中燦之子逢年公育之又分房地器用如已孫公念族大而渙作規勸堂歲時集其族而申之曰無論士農工商一人須做一事不可欺了自己不可瞞了他人邑令張君宗璟以公文學聞于上顏其門曰聖代羽儀

庭內有三年無改五十而墓輸布粟而老幼德

祠而神人籍庇之語公娶曾氏邑人曾三陽季女與公同生且好合有婦德公寢疾易簀之日猶勉其子曰科第在爾曹當着力然不敢奢望祇望爾曹成一個好人做幾件好事又曰日用淡薄乃長久之計遂於崇禎八年三月二十有一日卒按公以隆慶六年七月二十日生距卒之日得年六十有四生于二長附生兄濟娶江氏江克恭長女卒繼娶姬氏庠生婦盡美女次廩生兄清娶孟氏廩生孟化鯨女女二長卽適維祺生外孫二女四次適庠生王光祚生外孫四女二孫金甌聘庠生霍胤祚女孫女二長適生員朱朝華次適生員趙朗允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七

濟出孫宗儀兄清出卜於是年六月晦日發引七月一日塋於後峪西嶺之新阡呂子曰於戲余爲公館甥三十年而習公最久且深也先是公以避寇至白下余方治留後事匆遽間得話言數旬公方嬰際違匪歲遽報公作古里之人有巷哭不相舂者余之痛悼又何似也余僅得于兩匝月後一再哭於公之几筵於戲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公仲子爲狀乞余銘余哀悼之餘不能盡掄揚公之懿行然義不可辭也是宜銘以傳之天下與來世

銘曰方山鍾其西青要聳其北澗水瀝其南山拱水

環雲旄旄極樂斯丘永無嫌備福者五不朽三

嵩臺韓長公墓誌銘

天啟元年春閏二月十四日四川叙州府守韓長公卒仲子之俊手狀其志行宦業諸呂子求爲誌銘書於鹿牲之碑實諸幽藹曰吾子與先大夫如山巨源與阮稽諸君子爲忘年交是以知先大夫最悉其忍弗一言令一二懿燾不克光昭以沒先大夫之明德孤孽滋大微孤孽唯吾子先是上初御極命太宰氏以廉貪恬競方百官會叙州守它遷秩天子曰嘻蜀僻處遐方其民雜處徵調繁興疇廉恬勝厥任俾亡他虞太宰以公姓名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志

對天子曰都俞哉俾若往爾時呂子謝選事子歸休沐公雖理主七猶善飯也猶及握譚契濶相規勉如平昔居數日公訃至矣於是呂子悲之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型今已矣遂次其狀曰嗚呼公諱廷幹字維楨號嵩臺世居韓都子姓最蕃新義公之墓在焉豈卽其苗裔與洪武初始祖敬配耿氏生昭舉正統甲子科任寶坻署教諭以子琚封文林郎香河縣知縣有子九人伯隨任餘多淪落惟琚與玘實克厥家琚舉成化甲午科任香河令歷深州刺史玘明經司霍州訓公高祖也玘生龍龍生吉俱有隱德吉生士登贈奉政大夫戶部陝西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志

司郎中是爲公父配贈宜人許氏凡四子公爲長贈公謂公曰吾家貧甚僅餘四壁然先世皆起家科名而胡不奮志下帷吾平生多厚德天必大吾門其在而乎公少卽不愛嬉戲大類成人就塾師學爲制舉義卽多奇致師異之益攻苦伏臘不休總卽補弟子員尋試第一名用是藉藉郡伯單公禮致之爲子師久不干以私緣是郡伯益重其爲人而脫賚之贍兩尊人以逮諸弟公初治詩尋收麟經丙子登賢書甫二十有奇衣食日用一如寒素時有鄰邑富翁托所私干之以腴田數百畝爲壽公慨然曰我異日期爲清廉官豈始進時便以田

第母勸之授官泣曰兒受苦半生未獲一第豈遽離膝前折腰五斗耶母責以大義迺就謁授固始諭逾兩月而母訃聞時上官皆知公貧令少延爲經途費公涕泣曰某恐爲西河守耶遂趨歸治喪俱如喪贈公時創新兆于金水之阜紬塋焉旣而起補保定之完縣閉門繕經手訂諸青衿子之藝而甲乙之完人士始彬彬興起是科中式者三前此未有也御史大夫交章薦遷秩國子監又遷年司幕棘寺每佐大廷尉平反無慮數百以滿秩得公如其官爲登仕佐郎陞戶部山西司員外郎尋陞陝西司郎中一筦援納一司草場公曰是軍

明倫先生文集

主

國之需其易之也日夜祇慎搜弊摘伏皆能其官嘗有事白堂正色直陳見忤弗恤堂官以是愈賢之客歲夏以差歸里首建奉先祠朔望率子姓獻脯醢于先祖及公父母會上卽位推恩所生公得授督奉政大夫贈贈公如公官母爲宜人公爲立神道碑叙州之命葬下公久不豫猶起治舍人裝蜀人日引領東望曰庶撫我乎僕輿胥迎天命近止嗚呼痛哉按公卒日距縣孤之辰爲嘉靖癸丑十一月初五日得年六十有九配黃氏封宜人子姓別詳于季冬十八日塋城北蓋卽公之所創爲兆者誌曰長公庶幾古之君子與其人恬淡無他營

言欬而徐行樸而端好周人之急人雖奸回燦灼陰中之弗與仇非其有弗取獨與花月竹石有緣一生落落而風韻逸雅亦自不俗時復究心醫脉修養韜略皆得一班時人莫測也公且死謂其子曰吾無愧公其庶幾古之君子與行已有恥又何愧焉死之日所知臨哭巷不歌不相舂也宜哉故銘之曰

何以謂之士曰維恥今恥之於人大矣孰詭之孰體之其古之君子兮維彼阡曰金之水兮詒厥祉兮宜爾孫子兮

任向雲墓誌銘

明倫先生文集

主

吾友洛陽孝廉任公聞祖氏卒蓋崇禎五年壬申十有二月二十有三日也越二年甲戌其子文學現將於十有二月某日塋以其狀來求鹿牲之石示諸窀穸呂子曰世之日下也不得中行而與之卽狂狷亦幾幾乎難之有如聞祖之篤孝好學而不得行其志復奪其年識者悲之矣按狀公諱紹曾字聞祖號向雲取於公望雲之義九世祖諱二老者洪武間自晉陽徙洛家焉二老生斌斌生智智生儒爲文學文學生民號近田以明經授隆平學博士隆平士紳嚴事之謂渾夷剛正有二程先生遺風生子二長諱啟東者卽公王父也次啟元領

○唐癸酉解額啟東生忠爲邑庠生能孝友早卒今表
貞節李氏其元配云忠生公公母初娠時夢一老頭陀
持一小比丘送之曰此非凡兒也公童時王父呼公至
膝下而命之名曰願汝言動不苟率乃祖攸行公髮方
燥即取曾大父誌狀日讀之期母負王父教既授孝經
論語詩書晨昏捧誦曉暢大義鄉先生如王啟環秦一
諸公皆咄咄稱奇雲間陳滬海督學中州首拔公入膠
序公從王心銘學所交多四方知名士壬子中副榜賈
敬仲批有樹幟中原將老其才之語甫田陳聖苞曹州
何大瀛兩學使者俱首錄公卷食廩餼諸直指觀風皆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主

首拔公或時以音書存問益重公之端方恬約不獨區
區括帖語也時余方里居入密四方學者日膺至
相與講業于芝泉書院以訂伊洛之學介乾明何孝廉
延公爲塾師執牛耳公每出語多中理解每與公言終
日不倦或與家弟吉儒氏及茹爾翁氏聯榻警較凡四
載丁卯公再抵函谷益加攻苦爲破釜沉舟計三閱月
得文百餘首余曰凡時義十得五者即可售公十得七
八知必售矣既以易經中二十名益本房亞卷也於榜
前公有荅友人詩桂杪一枝須好護今朝到手儂華新
之句歸而拜母母喜動顏色公慰爲萊衣戲娛其母且

曰吾母茹苦三十年今稍露頭角矣從此庶可祈報萬
一復訓其子昆曰吾家自癸酉發解今始再顯其志如
此戊辰辛未兩上春官皆不第猶下帷李氏山莊時或
讀書彈琴陶然寄傲最恥干謁每曰當使王公大人訝
其不來勿使歎其不去其介守又如此先爲証媒社後
復爲證餌社其志守之遠而堅又如此亡何公病齒血
又再病痢日坐蕭寺延方士學清淨延年法不效而脾
虛氣弱遂不能支尚賦詩云遙知親慮切難禁
傷哉公何嘗頃刻不念庭幃即令孤缺瘕癘疾增劇遂
不起彌留之際拳拳念白髮慈幃至云長號子極悲化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主

不仁令人聞之亦哽咽酸鼻天性之孝屬續愈真且遺
命妻若子代以承歡亦庶幾無憾哉蓋公天性篤孝先
是年甫弱冠而孤父見背時王母尚在堂父執八子訣
曰白髮黃口家徒四壁如吾墓中愁何公拜父牀下痛
幾絕徐曰有兒在是以救水晨昏竭力至孝王母張性
慈備極色養稱貸不厭王母患瘕嘗藥浣穢歲週無
恙病革襄事情文兼備母李氏苦節以栢舟三十年
爲紡緝盡荻課讀公事之盡志盡力猶以不得表揚
爲恨諸生上其事於督學陳公直指具疏以聞表其閭
不求而獲亦異數也里之人皆曰李母有子孝以彰節

如此公叔祖母許公姑母皆守節並請于當事旌表之
且于其妹及妹夫王君在中及姑之子孫皆周之里中
姻黨待舉火者待婚嫁者待償公家倉糧者公但殫力
圖之德表叔張君曾捐高家崖地二百畝以酬有壯民
郭大成負利一二百斛竟不責償老僕老姬有無子者
馭之甚厚嘗曰喫盡人虧真好漢還清書債是男兒其
大者潔烝嘗悲風木過忌奠祭泪淫淫下永日也事親
以色養每見含飴弄孫輒與閨婦私相慰藉其遠就館
舍多方備膳饌以免內顧君子曰此篤孝好學士也蓋
狂狷之流中之次也所著有四書講意易旨惺惺社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五

草等集皆藏諸巾箱公生於萬曆十四年丙戌三月初
七日距卒之日得年四十有七配呂氏內行雖肅生男
一卽昆郡庠生娶甯氏庠生甯大武女孫男一名此趾
昆出孫女一計後生也將塋于祖塋之兆是宜銘

銘曰猷金曼玉公文章桂苑騰驥負笈登公門墻
桃李芬芳年華未登于耄耄姓字不列乎巖廊然而
衍正學于一方亦伊洛之光也生稟乃祖之命歸依
乃祖之堂樂哉斯丘千秋萬禩永斯藏

郭孺人呂氏大家墓誌銘

嗚呼痛哉此吾妹郭孺人大家氏之墓大家年十七歸

郭伯子應琦今年丙寅得年三十而以疾隕呂子曰痛
哉吾妹死生亦大矣矧且戒大輦歌薤露奄之事其
忍無一言與大家訣也謹投淚以書鹿牲之石蓋大家
姓呂氏吾先王父敦懿處士今奉勅旌表貞節牛氏之
嫡孫女而家君封吏部勅旌孝子號紹中公與封太宜
人田氏之伯女也越自我始祖逮我列祖我王父母皆
世德不顯我封翁始昌大其緒先太宜人孟氏生維祺
及選貢維祐亡何先太宜人丕世而今太宜人生大家
及維祺大家生而穎異數歲通孝行內則家封翁嘗曰
此亦丈夫子也及并歸郭伯子伯子始祖廷彥由偃師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五

石橋遷新安至祖時泰父衛君皆表表子衿中稱白眉
屢試落鵷人謂不發於身必於其子伯子下帷奮勵大
家貴而能下儉而克勤佐伯子下帷必於午夜伯子家
頗儉大家苦心盡之漸稱饒裕職中饋事翁嫜必竭力
展孝二人胥悅大家賢而有德操內言不出而賢聲聞
於姻族天性察言發事家封翁家太宜人曰膝下卽知
盡孝溫清定省不異男子及歸寧尤養志不聞疾言遽
色先王母未逝時年已耄好含飴弄孫故愛余弟尤
篤愛大家太宜人仁慈真至愛無二視故余與大家及
二弟皆友愛倍於常誼舞雩咏雪融融如也大家婉婉

靜默內外娣姒無不敬睦大家善病圭七經歲月猶以爲無它也今年丙寅上元頗不豫然未甚異於平日二月二十三日夜家封翁家太宜人忽召祺等至則大家瞑矣嗚呼痛哉余止此一妹而家封翁家太宜人止此一女忽焉長逝痛哭幾絕大家有一女女年十三子年方六而大家遽不起撫此遺孤悲痛如割嗚呼痛哉人誰不死妹死何遽嗚呼痛哉大家其能無潸然耶大家生於萬曆丁酉十月二十一日距天啟丙寅卒之日年凡三十女字理學吏部文選郎中今奉誥贈中大夫光祿卿孟雲浦先生諱化鯉之孫子而貢生孟君一誠之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五

第三子瑁子希銓聘韓氏繼尤氏孟氏孫一

并登甲午

賢以今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城北金斗山之阡呂子銘之曰

嗚呼痛哉彼蒼者天兮痛嬰氏之嬋媛兮胡鵲斬之遽旋兮匪天不祐歸諸數匪汝不壽昌厥後匪爾身不祿爾女秀玉爾子式穀嗚呼痛哉

曹真子先生墓表

安邑真子曹先生卒上命所司贈官賜廕遣官治祭葬吉陽緝敬李公狀其行蒲坂象雲韓公誌其壙其子計部君曰良復屬表墓於呂子呂子曰表墓非古也雖然

文章流別論曰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載銘辭也而曹毗郊公墓詩則云青松羅前隧翠碑表高墳若夫郭有道無媿之銘陳實文範之謚羊叔岵山之淚蜀侃武昌之像先民既歿德音孔存夫亦猶行古之道也矧余與先生爲道義交可無一言鐫諸鹿牲之石先生諱於沐字自樂號真子曹以國氏文之昭也七世祖祥始籍安邑數傳生公父雲津公希舜有程大中之風配喬繼張公張出也生而神采煥發目光炯炯舉止端重毅然以聖賢自期既入選庠旋舉萬曆辛卯鄉試第一人布衣徒步不改寒素壬辰成進士出鄒泗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五

山先生門筮仕淮陰司李政簡民和刑幾措所修防錄善置塾飭武皆有成績創志道書院聚四方名士論學著共發編尋以卓異召爲給事中歷吏科都給事中筦內外計澄叙虛平門無簞牘旣而乞侍養疏九上移居城外神廟始從銓請晉太常少卿子告計在言路十載諸所陳說無不關國計民生綱常世教及丁張夫人艱誠信致哀免喪起官適廣寧陷客寓簡此行遂授鎮鉞何如先生曰濟則韓范不濟則張許尋轉大理少卿歷僉副院癸亥佐內計璫局方熾先生力保正人率多嘉賴會推少宰陪馮少墟先生特蒙點用先生疏辭四上

卒決去甲子瑞局愈熾竟以黨削奪屏跡養晦望彌
隆會今上登極起公左都御史再辭趨遂疏陳堯舜之
學薦名儒條吏弊飭巡方禁鎖營澄察典宸眷彌殷乞
休疏數上奉溫旨得馳驛歸復建明道先生祠爲會講
地諸生銘其教言爲共發續編屬寇警則扶病登陴形
神交頓猶與門人論學不輟及病革謂計部曰君恩浩
蕩媿未報稱奈何甲戌端月十九日子時正襟危坐逝
矣是夕東北方有大星隕光之異居民罷市弔客越疆
臺使請卹督學牒祀郡邑門人追稱之曰明學先生先
生享年歷官元配子姓著述屬具詳李公行狀韓公

明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誌銘及家乘

呂子曰余始筮仕卽知海內有真子先生迨余典
銓先生爲僉院始定交道義相訂臭味莫逆蓋二
十年知已也先生以斯道爲己任其物身立朝忠
孝大節巍然爲一世靈光易黃之日猶以未報國
恩爲歉先生與鄒忠介馮恭定二先生友善余嘗
與忠介論學尤親炙恭定友最善然未若與
先生言且人也余聞先生之言曰學問要透頂源
頭一澄萬流自清又曰學如行路不論南來北來
到了就是又曰朝市山林皆有事君子盡其在我

又曰孔子有耳目口鼻衆人亦有耳目口鼻何增
何減要將真處求又曰救一物保一人可補天地
之憾嗚呼若先生者可謂實學矣余嘗謂斯道如
日中天萬古不晦當今之時學者愈不可不任
故表之曰此安邑真子曹明學先生之墓也

文學念石郭公墓表

逝叟曰嗚呼此新矣念石郭翁之墓檀弓云易墓
非古也臨窆論曰古者不樹反虞祭于寢及其後則封
之庶民之墳半仞其高可隱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
見若復夏屋者矣是故有窀穸之石有鹿牲之碑君子

明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墓

以爲亦猶行古之道也念石翁外舅氏生年六十有四
爲邑巨宗慷慨爽直賦性剛果初治舉子業不樂青紫
養高林泉嘗曰吁介孺而潛心修行講明伊雒之學吾
其忍負而且自負耶會有以私于者曰當以數百緡酬
翁曰吾不以干介孺也於是近知翁皆無復敢以私
于者翁孝事兩闈篤愛族戚知以產分給堂孫宗弟今
人盡亦罕矣至其戒族必曰不可欺了自己此非得于
毋自欺之訓而能然哉翁師事雲浦先生故晚年所造
醇謙倍至邑長令多式其廬表其門翁嘗曰吾子姓所
得于稟氣多燥而易動夫燥火也火炎上水潤下若曹

舊名皆從火而爲我易之遂易以從水其義方之教皆類此翁二子二女克家既昌而考終可謂歸全矣乙亥肇秋之朔將襄大事翁子爲狀乞銘旣爲銘復乞表逖叟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按梁州記定軍牧樵採今松栢碑銘儼然由是觀之雖封而樹而銘而表其可也于是逖叟執紼而歌古挽辭其辭曰魂衣何盈盈煥旒何習習又曰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使後之人望其碑而哀之曰嗚呼此新安文學念石郭翁之墓君子以爲亦猶行古之道也表其墓者誰逖叟也逖叟者誰翁館甥南恭贊尚書呂介孺氏維祺也時居維作遯庵爲香山天津之隱故自號逖叟

楊希魯先生墓表

介孺子旣作先生墓誌銘興而嘆曰嗟乎九原安可作也吾道已矣世日趨於僞而先生真日趨於回而先生直日趨於因循而先生刻勵此道之在天下如日之明天如水之行地惟忠信可以葆合凝聚故論學必曰主忠信而世亦有忠信而未聞道者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而不好學將澆醇散樸者有矣不然亦竟一朴實頭人耳何益於道故

人不可以弗學也學何爲者耶孟先生曰絀虛談務實踐今日固本回生要劑也惟吾先生爲近之先生有忠信之質而學亦庶幾於道常有寡過未能之思教人以忠信爲先而勤苦無倦愚旣通仕籍先生益循牆未嘗爲人居間有他邑人以事持百金欲先生乞愚一名刺先生正色拒曰介孺清曰如此吾豈可以私干其人徑愧謝去凡先生所爲皆若此令假之年更充以學其所詣必更有異而踰者不世惜也先生終其身居心澹泊卓然有守與其兄誠字金稱貞士今旣歸窆於奎山澗水之間先生真可以死矣先生諱道明字希魯號熙宇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墓

爲邑諸生者三十餘年配田氏林氏陳氏同穴襄事于進德孫爾詮爾誼皆朴直有先生之風其餘世代姻屬俱許墓誌銘中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八

樂府

箜篌引

聖人出

鳥聲度

五言古

心法詩

咏招遠署中竹榴

棲霞山市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卷十八

與李緝敬論學有感

招緝敬過斗園

豫讓橋

題光武問石人處

美人曲

賦得雪

弔仲子三墓

七言古

淄川平古

濟河道中

夏日早用蘇長公韵禱海市

再咏海市

陶元晦太守憂旱以詩示答韵

黃山道

登銅雀臺

滁道風雨

歌行

收麥行

望豐山行

五言律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卷十八

登泰山絕頂

靈巖朗公石

同傅明府遊甘露泉

謁范文正公祠

長山城樓秋望

中丞張葆一以詩贈別奉和

過淇水憩有斐亭次甘少保韵

暮行汶上

牧羊

雪

兗州道中觀麥苗志喜

和張五鹿杜門作

四月一日憩萌山小亭

行禹城

臨邑喜雨

登州道中

同永平張別駕遊烟霞山

烟霞洞

烟霞洞亭上

望海

南德先生文集目錄卷十八

三

登州太守招飲蓬萊閣

晚集蓬萊閣東小亭

同王將軍牛使君集蓬萊閣

觀兵贈王總戎

六月自登還濟道中午征有感

會通河舟中

遊雲門

題陳搏洞卧像

劈山

花林啞

七夕前三夜

登嶧

謁孟廟

春歸病起

望仲子開州墓

許山人次前韻見詒再登

九月十七夕小集斗園

題南山積慶堂

米仲詔邀集勺園看紅藥

浦子口雨中閱三倉

南德先生文集目錄卷十八

四

牛首山下王園

送黃事振入太學

感遇十二首

南庾卽事十九首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樂府

筌篲引 癸酉

公無渡河河水深且滂漾搖搖方波颶風復起姑候于

阿一解公無渡河公不見河之多濤渦舟楫弗利漚多

泥沙叶桑何切是其中多龍蛇叶唐何切公無渡河欲慮之澤

謀公孔多公之弗戒中流奈何一解公無渡河胡下何

知敢儆譴叶柳戈切河流湯湯禍不自子胎叶湯何切子心靡佗

解四

望人出 癸酉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一

聖人出鳳凰儀璽合符麟呈禧黃河清風雨時瑞珥

灰攪拾星移手握大阿民厘其咨清心寡欲居高聽卑

王道蕩平皇路清夷憂旱步禱解網恩融庶積允熙繁

祉叶茂來叶茂之切嗚呼堯舜憂旱憂湯文思望伊勉未至行

所叶茂仁義慎創垂溺已溺飢已飢意見屏藩離開叶茂

其君子叶茂交人叶茂歸明哉叶茂良哉喜哉起哉

鳥聲度 甲子

入山百鳥衝人上下一似欵客者其聲雜出耳目

所全未睹記亦多不可思議最後數鳥宛然云云

與客三聽之乃知如是語是鳥小而多客有士人

云厓盡眉也一曰非是但愛其語可日夕玩味視

所謂路滑滑不如歸去者更深切矣

君不見君豈不見深山多白雲

奈君何喚君君不醒奈君何

五言古

心法詩 丙午

何以參天地曰惟此一心心今本最微危者亦相侵微

者使之著危則還於安惟精後惟一萬古此心傳此物

亦非遠飛躍機自顯此物亦非近終身由不盡然則如

之何幾希原無多只此一幾希聖在從此岐堯以此命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二

舜舜以此命禹授受一心法道脉別無主要學大聖人

何處求衣鉢檢點天理心靜中仔細磨湛湛一萌芽夜

氣凝雨露莫教斧斤伐莫教牛羊牧第彼種種者且盡

時相構得此爲聖賢失此爲禽獸嗚呼慎之哉拳拳屬

靈臺勿謂是何傷其禍終將長勿謂是何害其禍終將

大消消能幾多蕩蕩可若何一炬能幾多燎原可若何

此心一放逸圖之竟何及我懷顏氏子克己以復禮勿

以非禮視勿以非禮聽勿以非禮言勿以非禮動時時

勤拂拭時時勤芟夷庶幾精與一常與聖賢對這個幾

希開渾與天地會見得天地心完得聖賢真真心果不

滅庶不遠于仁仁爲人安宅舍此奚站脚纔說待明日
便已爲不可嗚呼及時哉時乎不再來君不見大禹寸
陰尚自惜况非大聖人可不惜寸陰寸陰何以惜惜之
如寸金寸金失可覓寸陰何處尋所以大聖人兢兢惜
寸陰昔日陶士行亦云惜分陰要求入聖路便此是法
門

咏招遠署中竹榴

丙辰

小小庭院裏榴花間竹叢竹以比君子勁節心本空栽
砌庭棲鳳投波杖化龍花以比少婦新妝妖豔中亂亂
紅綃碎深深翠幄籠花笑竹冷淡竹嫌花特濃若入俗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八

三

人眼悅目易爲容我有冷然意所見獨不同舉杯酌故
人共汝傲東風亦復問花神能得幾回紅只恐花烘殘
竹隕湘山淚我意都不關醉然拚一醉

棲霞山市

乙卯

海市之說世稔傳之未聞有山市也往白華池謂
余棲霞大方有山市焉余亦未深信也間閱東牟
志果有之是歲乙卯夏余按部棲霞薄暮峰雲繚
繞皆如城廓臺榭人物花鳥之狀已抵蓬萊禱海
市見焉與棲霞所見不殊嗟乎海市與山市一耳
乃海市自眉山後世人艷稱之而山市顧安所得

識錄者柳柳州曰美不自美待人而章余特表而
出之愧非其人也吁世之美而不章者獨山市也
哉後之觀于斯者亦可以感矣

人知有海蜃不知有山市棲霞晚照中凝眸果奇詭
龜泉山中插天峰橫壘四圍翠屏環翕慈萬松芊雲飛
正蒙茸霧擁多透迤曳曳如長城突兀樓閣起棧梯敞
雙扉旌旗擺百雉傍有樹參差下有浪披靡有烟茅屋
炊有艘長江艤危飲巢父牛僊織天孫綺健如舞蛟龍
亂如群鹿豕突如下昆陽儼如曳金紫誤入武陵源飛
來美門子變幻目難窮環看心試擬恐是海蜃靈天空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八

四

氣徙倚市見非因禱我乃驟然喜自古有海市名從坡
仙美嗟我看山市山雲聊爾爾海市與山市大率畧相
似若作兩項觀終昧一源理試看市見時島漫峰雲駛
試看市隱時海潮山空峙市獨山海乎世局皆如此隱
見安可憑浮雲而已矣

與李緝敬論學有感

癸亥

是人好紛糾畢世不能了非其脚跟浮則以眼孔小骸
癢及心知些子不曾少所以讓古人只緣未聞道中據
與旁營紛紛相纏繞瞥然放得下雲空秋月皎
古今多貴遊何以同腐草畢竟世趣外別有真斧藻聖

賢無秘法只此寸心好雖其閱世深一如在襁褓休說
夢中夢即是寶山寶下手各由人只今認頭腦

交口說理解儘似都分曉及觀所體認居然任顛倒辟
如飢說米其能救灰槁不如炊作飯能使腸胃飽猶恐
有飽意留作心胸擾雲霧任往來青天不可掃

招緝敬過斗園 癸亥

撈手過東籬猶放重陽花此中清頗韻無花亦自嘉促
燈談素心烟濕僧煮茶小摘霜葉葉聊以冷香華調笑
見至理泉石腴齒牙索火極夜探隣樹高昏鴉

諫讓橋 戊辰

印修先生文集卷之十

五

古人非輕身所許在知已炭漆寧易事周粟同所恥孤
志媿二心豈思勒青史無復橋下人空流橋下水橋水
何潺湲穿石清見底洗人洗塵面腸胃不可洗

題光武問石人處 戊辰

陳蹟多荒唐斷石人處傳說漢中興援劍起南陽不
信石人事劍痕尚微茫曾射李廣虎或叱初平羊天地
何不有胡獨疑蕭王但怪石多言實詒厥身殃願言介
如石易訓垂括囊

美人曲 甲子

美人出金屋風吹衣袖香雙臉暈桃花耳懸明月瓊眼

媚剪秋水笑語聲琅琅纖手如柔荑能裁雲作裳淩雪
不知辛夜積分餘光閨愁積萬斛何心踏春陽誰爲阿
紫孤鼓舌如熱簧能使美人惑言動多失常心欸如聽
水日午或倦妝待鬟戒傷汝頗思習括囊巧言既虎假
曳尾方賜張一呼信多群豈惟黑衣郎華表不能照誰
掘架廣牆君子慎其微中夜憂徬徨挺笏擊妖物美人
終不狂啖以丹砂粒烟烟發靈光

賦得雪 辛未

農家爭宜麥心忙三白遲一朝朔風發樹聲何凄其千
山同雲合天地如蔽虧連夜雪盈尺嚴陰裂膚肌飛鳥
印修先生文集卷之十

六

樓窓櫺牖婦空釜炊錦帳醉不覺凝寒衣薄知日光澹
殘凍宿霧紛雜披出門皆泥塗奔走夫何爲無人肯高
卧反謂袁安癡

弔仲子三墓 癸酉

生入熊虎夢雲霧繞庭屋結纓戚戚東烟烟洞雙目誰
爲三高隴環峙古蒲曲得非後之人壘土哭英躋豈以
才治賦片言可折獄抑以孝負米仕楚悲風木或以勇
于義掩袂弗畏縮雕馬何紆迴鮒鮒多挺鼉河山結靈
異蘇門亂高築頭顱存勁骨遺魂生森肅衣冠沒黃土
血食有笙祝豐碑隆宿草林日亂遺腹三善在人心過

者紛瞻瞻古人思道澤硯碑見猶哭

七言古

淄川弔古 六首 充李作

秋風攬轡昌城道
落石斷將軍老獨有康成嘯書臺
落落還餘晉書臺
落石斷將軍老獨有康成嘯書臺
猶憐尊貴孟嘗君
三千客散收場早
盡帶書盧白雲多
卓錫仙峯紅塵掃
偶因神化却萊夷
食其惹得行人懊
往事閑中自古今
秋風攬轡昌城道

濟河道中

人道昔日耿將軍
曾取祝阿渡濟水
耿奔取祝阿曾渡此故至今有耿濟

前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七

之將軍一去不復還
濟水東流流不已
我今渡此空傷
嗟不釣雙魚不泛槎
河陽問灌許多花
有花有花盡剝
蝕非是年來種
不得根荏蕭索空枝葉
兒女剪殘山鹿
蹄何人霖雨收
春色何人負劍鋤
荆棘何人飛霜驅
蟻騰嗟我望海日
瞳眈岱宗南
時雲蒙茸長嶺
縣東南有長嶺願
跨桓玄驄古泉
城南有古井
願滴將軍驤
有槐有槐
古槐有
願有願歸鴻
更有山鳥啼
清風依稀高唐
縣南有齊高唐
歌即一曲中
不是曲聲是罵聲
罵賊爭傳烈士名
時劉
此也
至今有誰
極目山城還屬晏
此地即晏子采邑
憶得當年
和同
辨和同之辨問如何
據亦同耳焉得和

夏日早用蘇長公韵禱海市

乙卯夏余有事登州欲觀海市父老曰是歲旱久
不市余悵然以恐不得見為恨已禱海神以詩會
二客邀余集蓬萊閣甫就坐報海市見焉余乃得
縱觀之一客詫奇一客曰聞諸父老曰雨兆也然
則有雨乎越數日乃雨始知父老所傳不誣復為
詩以紀其勝

大東小東杼柚空
極目海天悲咽中
我聞蛟蜃吐靈氣
出沒東方金玉宮
六丁神力鞭龍背
三島真人叱鬼工
坡仙歲寒曾禱見
神其為我鞭虬龍
蛟室噴含王母樹

前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八

天工巧過鹿皮翁
不為奇觀足遊興
敢以騷思關英雄
相傳亦知成幻影
嗟我蒿心瀕海窮
頻年災傷今歲旱
恨不霹靂搥祝融
列缺願輾咸池日
豐隆願撞豐山鐘
願得市見三朝雨
醉拍闌干歌歲豐
啖民願有袖中聚
壽國何須露掌銅
神之聽之吾所願
十日一雨五日風

再咏海市

君不見夫海市乎
非煙非霧非畫圖
或曰下有蛟龍窟
珠宮貝闕煥海隅
或曰東有神仙島
縣圃金臺映天衢
或曰蒼輿霞閃爍
或曰靈蜃氣縈紆
觀之應接果不暇
來何所出
去何徂
倏而樓閣列
仙闕倏而城垣繚
帝都

倏而名園雜花鳥倏而長浪拍舳艫倏而亭榭環琪樹
倏而溪岸點沙鳬倏而奔騰來軍馬倏而紛郁濺金珠
恰如仙宮雲繚繞或如山樹路崎嶇正如乍入五都市
目眩神搖看模糊又如盧生遊仙夢千態萬狀換更史
然則畢竟是何物胡為倏忽作有無嗟乎造化何可測
三神山島未必殊秦皇漢武空悵望藥大徐市總糊塗
鯢鵬幻化皆如此漢使仙槎應亦徒少焉市隱海空潮
惟有白雲與山俱乃知造化愚人耳海宮仙島亦安鋪
世情變幻終有盡達觀何須問榮枯君門如市皆海市
試與達人共胡盧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九

陶元晦太守憂旱以詩示答韵

太守虎符分海東每日攢眉憂怔忡我心孔棘民何辜
忍見飢饉餓田翁吁嗟天不恤予遺若已推而內溝中
憶昔我來歌雲漢未幾陽侯搏豐隆我民流離轉輾死
滿擬來年麴麥豐豈天降割猶未極嗟川欲涸山欲童
春無膏雨夏如火火雲赤日焰祝融有雲有雲雷不雨
敢以人意測天工天豈有意虐我子斤鹵不毛水竭涸
抑豈渺不聞民瘼高高在上肩螭宮不然長吏干天怒
何以罰及扶杖癯太守沾襟我亦泣天意豈應終夢夢
辟如聖主厭群蠹叩關忠諫淚空紅邇來宸聽多轉圜

乃知天高聽不聾自然赤誠回天意雷雨行看蘇麥熟
先憂而憂後樂樂王臣蹇蹇信匪躬

黃山道

朝發蓬萊閣夜走黃山道黃山道上山崎嶇火日西落
雲潦倒輿人勸我莫脂轄滿天稠雲刷天皂嗟我欲留
留不得王事靡盬不遑息石路稜稜沙漫漫無村無火
夜半黑輿人路迷復力疲茫茫東西渾不識報道誰刷
一天墨前頭洶湧安可測亟鞭驅馬回小村倏忽昏黑
天倒翻如烟如霧又如雲如沉如漲又如焚忽如真人
下昆陽千歷萬蹴不可當又如牧野倒戈奔磔磔弔旬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十

白日昏又如長鯨怒吞舟又如共工觸不周輿人驚不
知所爲當面不見盡瘡痍高呼輿人無驚惑狂風多是
雨消息霹靂一聲東北來雷公推車剝缺催神鞭鬼馭
蛟龍吼海倒山翻落星斗萬軍鐵騎奔长空千條金蛇
掣洪濤鼉鼓揮潰天噴酒馬驚驚嘶海奔衝多是龍王
赫震怒兩手摔碎鯨鯢官輿人驚怖莫可逃或偶或伏
道旁叢將我跟踰摩山村星星幾家夜歇門田叟開門
掃茅屋茅屋斗大風蕭蕭牛欄支牀麥梢鋪輿人無飯
馬無芻田叟驚惶忙奔趨不知我嘉民其蘇民蘇我奚
嗟我痛明日好唱豐年歌且酤村釀醉顏酡

登銅雀臺 戊辰

戊辰冬鄴下遇姚孟長遂同登銅雀日既夕矣憶
所謂南城北城金鳳水井皆不可復識惟見孤臺
荒廟漳水湯湯而已覓一村炊作殮不可得殘燈
杯酒相對岑寂渡漳橋斷立馬趨續羣作梁既渡
漳燈火黯然夜行二十餘里夫從古登此臺者所
感不同如此况味則殊少豈濃淡之致固亦有數
耶明日讀鄴城舊記窮麗奢靡心復厭之反覺吾
儕黯淡添銅雀一段佳話耳

銅雀臺上雲蒼茫銅雀臺下水湯湯水流湯湯崩岸摧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十一

南城北城兩荒涼耕人犁破舊宮闕金鳳水井烟草黃
草黃烟黯不忍見山老樹荒西風狂野婦牧牛現華殿
兒童踏歌楸梓坊鸚鵡樓頭一片瓦行人拾得珍如璋
殘瓦敗瓦尚若此春深歌舞亦可傷傷心別有憑弔意
誰為建安感興亡可憐多少遊人都埋沒惟見破廟枯
藤絡斷石

憶昔建安才黃土文章埋蒿萊憶昔建安宮高低荒原
燒劫灰劫灰燒殘漳水流宛然如見杜若洲銀櫺玉壁
瑤瑁殿珠簾漆瓦鴛鴦樓玄武苑旁靈芝池赤橋仙都
水毀頭石虎高緯窮奢華連壁流霞恣無休誰憐西陵

紫門殘歌舞盡被朔風吹作荒原土荒土孤臺重搔首
冷落村燈一杯酒村燈護風苔碑裂村炊不烟寒徹骨
反覺當年奢華黯無色斷橋渡漳村燈昏潦倒與夫迷
前村村燈忽斷冥茫入荒林遙聞何村犬吠孤蘆深

除道風雨 壬申

朝走鰻鰕渡暮走菱溪路朝暮陰晴風雨間轉瞬變幻
何多故出門紅日升晴空倏報烟雨紛如注大山小山
濕雲黑平地水或高于樹稻膝泥淖石磴沒屐迷斷橋
不知處更苦颶風拔地起斷樹飛石途人仆一夜深山
盡飛雪蛟龍爭窟吼猶怒擁火披裘裂骨寒車衣驛子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十二

得無怖飛禽墮地鳥失巢村村烟熄午閉戶春和晴媚
桃李花短牆低亞如泣訴惟有定山老松栢只憑貞骨
傲不懼明朝依然紅日晴五色雲霞相夾護不知猛風
暴雨忽如此誰竟衝寒定腳站得住

歌行

收麥行 丁巳

余至登萊觀收麥者問其疾苦為之掩泣聊賦一
篇以告當事

午日當天盡收麥農夫流汗如火熱攪轡觀時來牽轍
問之未語先悲咽我家山凹住竊欠年年災傷膏脂竭

旱蝗未了商羊鵲得胥猷門債主軼昨午飢荒更慘測
家事賣盡衣食缺兒啼無親女啼嘔高堂顏枯妻喉噎
草根掘盡樹皮刷村落無烟犬聲絕生者流離飢風雪
死者枕藉飽蠅蟻幸有俠圖宸聰徹幸有汲倉澤溪澤
辟如草盡根芽苗來年幾畝插幽墜傷心婦子共收截
汗滴皮捲不知熟萬苦千辛數斗樹兒女懼迎高堂悅
可憐不曾煮成發門外催進如虎噬噬悸開門門未閉
又有豪奴猛且劣明道昨午稱貸負未結凌轢那容細
分說無可奈何兩分批粒粒都是心頭血嗟乎粒粒都
是心頭血一家環哭泣成屑一年苦楚空蹉跎雖是粗
粲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古

望豐山行

過滁遇陰雨回直春晴問寺諸公招以醉翁亭之
遊以有事太倉不果赴作此寄之用柏梁體

去時渡滁山潑墨歸望豐山片雲白雲白山青峰巒出
千峰萬峰弄晴色西南諸峰孤秀絕其中亭榭紛羅列
傍岩映樹幻明滅醉翁豐樂尤奇峴泉聲滾滾飛如雪

栢潭深碧不可測中有老龍睡蛟窟何時一見風雷發
觸岱爲雨徧原隰我性耽此如痼疾况存勝跡而秘笈
欲往從之探其極或登絕巔捧紅日背照寒陰與幽穴
其如怪石紛相隔上馬徘徊交背失我心終愛不忍歇
馬上回首頻欲躡何時登高一放筆此山精神爲發越
醉時睢髮醒捫邊豈得身不生羽翼振衣雲上衝風立

五言律

登泰山絕頂

俱李充作

曾道小天下果然天外身孤峰平海日遠眺入周秦觸
石生雲處登高辨馬人披襟有仙意回首復風塵

曉登泰山山下雲如雪如練如浪如錦變幻神奇

古

令人應接不暇因飄然視者久之蓋泰山第一奇
觀也

岱色晴霄漢斜連滿地雲渡溪橫玉帶籠樹結龍紋初
謂林烟合忽驚雪浪紛白箋書鴈字細看不成文

玉女裁新練不堪縫作衣壑平千頃漲山度數峰肥望
裏驚天倒看時帶雨飛蒼生懸望久出岫莫空歸

靈巖明公石

怪石巖頭立相傳是明公雪屨山路裏雲衲寺烟中四
大空非色諸天叩欲通金身飛丈六曾否覺群蒙

同長清傅明府遊甘露泉

尚方飛錫處石乳細無聲佛座來甘露仙風落玉莖老
龍時激雨寒茗不因烹烹畔流觴罷一甌塵肺清
峰頭僧樣瘦泉液露般清石孔流山隨松根湧地精此
間無世味何處着塵情坐吸疑猿月行吟欲濯纓

謁范文正公祠

小范今千古烟祠枕碧泓中朝真將相西夏舊勲名鼎
鑑尋常粥胸襟數萬兵殷勤下車話不爲晝歸榮
長白人文古於陵贈葬初荒金穴寺烟結禮恭車孝
思秋口畔經流義田餘一片先憂志千秋舊草廬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五

長山城樓秋望

雨樹晴如洗烟沙日似春水寒清見底峰遠翠初勻露
濕秋衫薄風輕爽氣新浮雲多世態飄泊正愁人
曉望晴添翠平林葉半紅杵砧村院裏樓閣水光中野
徑人行早烟汀鴈點空翛然尋古意斜渡小橋東

中丞張葆一以詩贈別奉和

海內從頭數稜稜幾丈夫已知心莫逆誰信德應孤恩
味榮歸夢才名重帝都暮雲天際遠還念故人無
過洪水趙有斐亭次甘少保韵

有客瞻淇澳寒烟曉渡期小亭新院竹殘樹古人祠曲

岸浮橋盡斷堤歸路遲溪頭山色映馬上醉偏宜

水遠山含翠烟籠路入霄樹經霜易老水近日初消隔
岸漁歌劇望雲歸興饒何人與富教民樂但陶陶

暮行汶上

望裏村烟暮野梅開未殘雪消山色瘦雲度馬跡寒溪
靜聲逾細易幽語亦聞斷橋斜轉處明月醉中看
淺深山色裏遠近月明中樹古風聲細橋橫雪徑通暮
雲生野寺寒草入歸鴻盡日愁城裏忘機便不同

牧羊

遙望峰青處寒隈點暮羊蓄羶思漢節提指近村觴叱
印春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五

雪

天上來瓊片紛紛瑞水垂春風程子戶驢背灞橋詩度
柳如飛絮開花漸滿枝南村梅欲放玉馬出塵時

交州道中觀麥苗志喜

一望南山下青青麥浪狂未堪供碩鼠猶怕舞商羊雨
過勾新綠風輕視淺黃還看兩岐秀歌舞徧漁陽

和張五鹿杜門作

龍門此日登俠氣總稜稜夜話無時套春香任酒凝不
因貧骨硬安得熱心冰君會赤松否仙風約我乘

四月一日憩萌山小亭

停驂憩翠蛾花逕醉捫蘿遊興人初倦坐憐春已過問
農知稼穡啼鳥帶絃歌博得閒山笑客忙忙爲何

行禹城

此地從荒度誰曾上具丘具丘禹登望水處火雲人苦熱征轡

麥初秋鳥帶高唐韵韻即禹城地樹深野井愁春秋齊侯

井本禹城地路炎行不得聲壤聽歌喉有聲壤亭

臨邑喜雨

石門初曉曉炎日下滄浪潯暑雲如火清風雨度瑤夜
來憂久早晨起愛新涼好看晴時節麥黃農又忙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李

岱嶽雲飛處犁丘礎潤初消風陣細簫溜易聲疎帝
賚爲霖日曉行辨獄餘小民歡不了謹說雨隨車

登州道中

觀風問民瘼鴻鴈幾家還屋破炊烟少沙漫野草閒小
村疑廢市前路接神山安得仙人棗寬寬種一灣

同永平張別駕遊烟霞山

每作烟霞夢登臨始覺真樹陰誰載酒詩思自催人俗
韵山靈笑天空眼界新共尋方外意松老不封秦

烟霞洞

海上多仙窟烟霞洞更奇畫屏青突兀老樹綠參差拂

袖沾雲霧啼鶯雜鼓吹便非塵世界何用訪安期
檜陰蟠古洞雲淺不關扉石磴苔迷路山嵐翠點天酒
來疑市蜃鴟伴共忘機那得麻姑遇桑滄事已非

烟霞洞亭上

削翠蹲亭子開襟足勝遊噴雲連海島擎掌翼神州碧
日晴方午薰風冷帶秋不題黃鶴字誰復解先憂

望海

誰到金銀闕我來天盡頭已無容父杖惟見海翁鴈拍
浪攢螺髻鞭山噴屋樓幾回雲外望浮世一扁舟

登州太守招飲蓬萊閣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李

莫話金臺事登臨且自豪酒來仙玉液韶奏海天濤世
外安期瓊盤中王母桃醉看多古意莫忘使君勞

晚集蓬萊閣東小亭

遙翠列烟屏晚潮看日晴酒杯征客淚山色主人情一
幅難臨畫千年不夜城我皇真聖主風靜海波平

同王將軍牛使君集蓬萊閣

出城渾見海隨意且登山極望連天碧相將盡日攀易
飛香案吏雲鎖玉門關樂事逢仙侶何妨夜不還

問俗憂如醉開樽笑且閒帆連海外吹韵落雲間蜃
氣人驚市是日海市見于牽牛小竹島苔碑字已斑不知羊叔子

事淚潛潛

觀兵贈王總戎

鎖鑰東門舊旌旗海嶠明六丁鞭石壘八陣動潮聲樹
擁淮陰幟山圍細柳營古來城不夜西北拱神京
海藩當半壁山兀列孤城挂劍吞吳越投膠靜癸庚洗
兵曾夜雨飲馬正朝晴空有杞人意天朝自太平

六月自登還濟道中午征有感

海國多憂旱西來亦復然午雲天噴火塵路日飛烟絆
馬高低樹愁人斷續蟬不知千役苦猶賦有儼篇

年年嗟客路日日夢槐安病豈吟詩瘦愁非涉世難國

即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尤

憂仍添室鄉思迥雲端道上多官柳長絲不繫鞍

會通河舟中

綠水來天上仙槎亦可因錦橋雲外笛華蓋鏡中人野
望青徐盡烟浮汶泗隣一帆從此去那是武陵津
一潯楊柳樹晴日晚波平鼓吹聲無了烟光盡不成纜
連河氣與堤遠併雲橫王事應靡盬能禁防北情

遊雲門

石孔遙如鏡天空近有門孤峯凌海嶽一柱植乾坤洞
老多雲鎖羅深信手捫丹臺渾不見搔首對清尊

題陳搏洞卧像

華山陳道士淮清此中居夢遶三山外雲橫一榻餘
蒙如石枕天地是蘆盧了盡千年睡何須耳畔片石像
枕丹

君笑世醒醒長年結睡盟洞雲橫不渡羅月夢偏清晝
夜疑呼吸乾坤幾晦明等閒蝴蝶夫何處喚盧生

劈山 在雲門山東其狀如劈故曰劈山

靈劈持仙斧劈開混沌痕分成雙地柱界破一天門畫
黛螺髻爭雄並虎蹲望中金玉闕紅日五雲尊

花林幢 在雲門山麓

山外見人家桃源信不除滴崖皆石髓流水半胡麻楠

即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手

葉年年錦 此幢多柿秋深爛漫如錦見青州志柴門日日花牧童牛背笛

晚吹帶雲霞

七夕前三夜

漫催長短更枕上不堪聽月冷天河白聽開草運青晚
涼秋入夢歸興酒初醒小院橫花落清香繞西屏

登嶧

岱宗登絕頂回首復東山秀出江天外青連海日間我

來澆硯礪人勸好躋攀狂興無粘惹巖雲是處閒

孟母支機石堆來亂未收補天疑手煉穿逕喜山幽野

火燒秦篆孤峯足孔遊 志云孔子登東山即此枯桐薪不得莫使

幾中求

謁孟廟

嶧山連泗水吾道更誰豪五夜神來夢三遷母訓勞春
秋歸嫡派仁義破群書氣象知何似巖巖秦嶽高

春歸病起次周承明韵

從入春光媚花開未許遊感時悲左計多病欲先憂又
識宵衣苦今看肉食謀青燐紅雨亂處處怨芳洲
向來吾亦病無計可醫頑骨瘦愁臨水囊空夢買山風
來梅雨換春去柳絲攀以酒爲丹藥青皇肯駐顏

望仲子開州墓

謝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羊

雷精千載異龍卧一丘成枕水思浮海臨壘想結綬雲
山留古道俎豆見平生白楊衰草處遠憶有深情

許山人次前韵見詒再疊志喜

上俱李亮伯

所以爲甘雨尤宜旱甚時五旬炎日炙一旦惠風吹苗
稿如非極澤濃或未知不窮情不躍無乃故遲遲
豈應憂旱什有以格山靈纔見沛然下便如醒者醒
雲連地黑枯野向人青更欲排閭閻民情說與聽

九月十七夕小集斗園

甲子

九月已強半東籬才見花知之希者貴色以淡而佳席
格吾儕儉遊情逐日奢山頭明月上叢樹不能遮

誰能當月夕寧忍不幽探秋色寒泉湧山光曲檻含夢
而吞者九迂以徑之三野僻饒松竹平生此意貪

頗自初秋病無詩直到今青山堪入眼濁酒正譚心層
閣落青吹一簾橫素琴攬身天平立衣薄白雲侵
不了登臨意天風笑語孤鐘高知寺近酒盡急村酤月
影空絃管人踪入畫圖諸君真好事索句累奚奴

題新安解公積慶卷

有小序癸亥

壬戌六月我侯適來於是水西冠黔太君方在銅
鼓小孤之間侯捧檄無喜色今年黔圍解而太君
乃得出凱陽萬里齧指一堂促膝幾爲人世絕無

謝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三

僅有之事亦甚奇哉夫十月圍一朝解而會逢其
適奇矣自黔多事未聞一輿一馬得脫虎口者而
其中出入往來萬死一生若有巧作之緣者又益
奇矣懿親子姓皆歎然無恙而又落雨叶應何奇
之甚也群祠之禱若或告之百姓之祝若或動之
夾道之迎若或款之此非天下之至奇者耶名流
學子播爲詩歌皆奇之也呂子曰此亦天下之至
平也有不置之思而後可以熾岡阜有積善之慶
而後可以格繁祉天下無奇事皆庸人之叱爲奇
也非獨此也十月櫻城慘唯陽之羅雀匹馬出師

神東山之賭墅皆至平無奇也何必奇哉孝子不
置承錫爾類則侯之所以奇也

故國渾多事低徊捧檄非兩年勞客夢萬里見親幃舊
鮮空齋盡高鴻夾道飛牽衣揮淚問何日出重圍
昨年當季夏中土震隣時戒食愁民隱看雲見孝思夢
中神已告滕下事真奇繫此歎呼者誰非舊子遺

永仲詔邀集勺園看紅藥卽事已巳

願記十年事快遊前此曾橋橫城曲轉村抱柳溪層漸
見花迎客猶疑逕問僧相逢如舊識山類古人恒
環水結茅屋有扉常不關烟雲遲識面亭榭曲分顏幽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五

致窮人巧旁行詫客怪妬君真好事逐日占青山
信意開林水天機不可師清談非晉傲迷路必周諮難
拾白雲片欲餐紅藥姿如知耽此癖不得不違時
東墅休輪謝南風頗類虞放舟歌釣叟散步話田夫晚
炊非吾意新詩重客通西山僧舍近多事問歸途

浦子口雨中閱三倉

重地連京口孤懸鐵壘城雙樓江腹起三層嶺頭生騰
飽龍韜秘肥梳鼠窟清山行應不惡冒雨省春耕

牛首山下王園壬申

結勝爭牛首仙樓傍水居竹非專客看魚想是君餘妙

在長松野憐其邃閣虛悠然池上坐不是愛臨書

此意何能已窮探徑轉生餘香屯藥檻新火沸茶鍋
語知人意魚驗見王情松窓難領畧清夢想吹笙

送黃事振入太學已卯

堤上多垂柳青青老瀾橋楊玄歸客茂魯酒滯行鋪宿
學南中服觀光上國還不知離叔度郎客復誰消

感遇十二首戊辰

甲子璫局亂政筮遇避之蠱是夜夢

帝賜五色簪二應制賦詩止記末結有一心持素
節紅日照長春之句猶記夢中改紅爲丹餘都不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五

記戊辰冬小春出山淇水道中口占成之語多不
時聊以消旅中風雨之况

十載應沉銅清班胡遽塵拙疎流俗笑迂執宦途嗔世
道誰當問君門不可因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所愧生伊雛敢言涉聖津迂談人信少孤志自知真郭
泰今鉤黨朱張古逸民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小草知無補幡然敢起莘負時規執友大義勉嚴親何
以酬殊遇祇惟致此身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何幸身親見弓旌一日新誰非思致至而使嘆無臣泰
內惟君子師貞在丈人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竊謂今天下如身半不仁自天開幹蠱無地效亨屯館
瘠諸邊官貪百姓貧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麟鳳不空出河清會有因涉川思後甲降嶽想生申豈
謂中興主終無名世臣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求治如饑渴平臺召對頻夜容常至丙日答不爲辛聖
主焦勞甚諸臣知遇新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誰出爲霖雨蒼生望轉親豈其甘貧主而乃自圖身猶
未清腸肺得無詭鬼神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放下提將起願教此意真泰來防太過夫號急同人事
事存元氣時時遠不仁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三

國脉先維節王禎蚤用賓盡拋旁夾雜打起整精神恥
獨爲君子誰甘後古人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守拙效如此鐵腸寧可馴從來違世局一任笑孤臣靖
獻先無已遭逢幸此辰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草草出山意憂危切小臣無才支大厦淺學愧安輪報
國惟傾藹思鄉未爲尊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南庚卽事十九首 庚午九月有小序

初直謂南庚不足耳不意其至此極也室如懸磬
仰屋顛汗卽欲借一前箸而肘又掣直是手不停
批目不交睫其何有濟偶一拈筆得如許句止

達意不計工拙采風者讀之而不下淚非情也然
其中苦心處實有格格喉間而不能盡達者視古
詩十九首不知何似其於桑土抒拙長楚諸篇腸
倍熱矣

根本今豐邑秣陵王氣偏人家依柳港江水界蘆烟兵
食孤城窘安危一綫懸已無媯煉石何計補民天
十年前此地豈遽賸如斯可惜空前省其堪實漏卮到
今惟束手相見盡攢眉都說怡堂燕將無眉火危
豈應綿力任一擔付青生自媯無心計差能冷面情憂
深周世淺恩重視官輕國難方如此寧天未欲平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三

烽烟曾四起蹂躪幾難支南掠方鷹颺西連復鼠竄此
中需餉急豈止震隣危帑藏空如洗誰能巧婦炊
危形今共見奇貨舊誰居仰屋連朝急量沙此月虛會
須三十萬纔貯九千餘老庫前年鎖塵封腐蠹魚
近年頻苦擾每借爲兵窮越折江糧抵黔軍楚餉空所
虧連百萬豈復念南中猶笑隣通債翻爲索債翁
往事如談虎先憂甚喘牛連年南計苦屢屢北宸憂令
甲漕難截呼庚例始留徒薪君不信毋乃到焦頭
大廉心利國反以與貪同寢匪躬之故坤其代有終先
宜求害馬須亦歸鴻行袖今空盡誰云獨小東

東南民竭矣元氣蝕催科惜以填倉腹兼之耗逝波積
連三百萬續命斗升多催檄雖風雨其如不應何
法詭南方玩軍驕外解稀陋規官會送積蠹吏分肥狡
兇仍三宿神妖竟肆飛風霆元不測其敢徇天威
欲破叢神窟其中徑竇深款河憑鼠滿竭澤恣漁侵到
處談常例無人信此心誰同家事做爲下頂門鍼
屯逋三十萬點弁總頑冥比責條無法革泰終未靈歛
錢填應非攬納滯留了何術微寬政遲催待赦停
當此如流瘡苦無醫國方隔絲難補元脉繫存亡肘
露襟難捉心剗眼尚瘡不知誰一七可以到膏肓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

持籌原不慣直是古迂儒財賦東南出民艱楚越呼權
輕雙肘掣擔重一肩孤何以號將伯同心覬免圖
筭緡如市買數米類倉攢臂痛塵批積心嘔鉢借難戴
星方退食亭午未傳餐天子焦勞甚臣憂敢自寬
命脉關輸輓庖丁貴善刀汰浮剛免角節費入牛毛塞
穴當堤潰遺鍼向海撈猶啜柔孔輩民利析秋毫
天下溝中久誰甘此任虛髮膏非自費才識愧吾疎學
問還經世網繆慮悔予設今尼父右會計想何如
到此將三月忙無一晝閒報衙勞日課草疏痛時艱豪
上魚誰見松陰鶴自還那能公事罷豁眼問青山

海涸諸邊困泉壅九府非兵單兼盜起帑竭況民饑遠
近皆戎莽憂危在弩機聖恩猶未報忍遽說初衣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九

七言律

登泰山

遊靈巖寺

王園小集

石佛閣同太守登玉皇閣

浮槎亭

七夕前一夜讌開濟堂

少陵羣秋日晚集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九

中秋夜雨青川驛

中秋

中秋後四日同李元治小集

九日前澹川道中

九日章丘同王明府登女郎山

重九明日走泰安

春日孫同玄刺史惠牡丹

嘉祥明山亭次韻

郊遊卽事

觀麥浪

戲折牡丹次范質公韻

賦得夏雲多奇峰

夏日卽事

和方伯李涑玉陪尾山泉元韻

泗泉憂旱

登州陳瑞南贈詩答韻

桃蹊春霽

榴花

春遊

九日同諸詞客登杜臺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九 二

六月三日集友人斗園看荷限韻

微學詩十首

東郊迎春卽事

遊王屋山

雨後山村

偶成

岳忠武廟

韓魏公祠

次韻畫錦堂

次韻醉白堂

又次前韻

崇禎改元冬恒山道中

陸見

館署齊省

己巳喜雨恭紀

次韻答白華池

偶過米仲詔齋留飲

和米仲詔四奇

又和四奇

和友人扇頭韻

陽德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一

三

庚午莫春小集諸友

題大雅堂

九月三日太倉經始

太倉告成

三月二十九日同諸友登牛首

登舍虛閣

春日郊晴

遊靈谷寺

梅花塢

遊雙瓦官寺

過大江遇風用數小舟羣纜之得渡

歸里口占

雒陽八景

清明新霽携友人登九龍臺遊三井洞

乙亥元日訂孝經恭紀

戊寅元日復訂孝經恭紀

己卯進呈孝經命所司較正詳備恭賦

己卯復職恭紀

陽德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二

四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七言律

登泰山 俱充李作

五嶽何如泰岱尊，秦壇漢峙總休論。
中宵海色浮孤嶂，北斗天屏敞半闕。
古有明堂瞻舜日，遠從匹練望吳門。
君王不必頻東顧，一柱撐持有帝孫。
當年氣象何如孟，此日登臨爲仰韓。
玉女池翻銀漢倒，碧霞宮鎖白雲寒。
鬼神靈府三千里，烟霧天門五十盤。
祗得秦碑無箇字，全書未肯放人看。

遊靈巖寺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一

參天玉笋兩三峰，山寺人來動晚鐘。
雲度法泉飛白鶴，松蟠古洞嘯青龍。
僧房半鎖寒巖月，塔影斜懸錫杖蹤。
鐵鑄袈裟穿不得，始知無色是真宗。

王園小集

花氣扶疎抹樹烟，樹陰携酒簇花邊。
柳絲低拂闌干月，池影空翻菡萏天。
華閣有筵開玳瑁，世間無醉不神仙。
梁園謾數當年樂，絕勝東平自古傳。

石佛閣同太守登玉皇閣用馬孟河韻

水光樓閣綠楊叢，遠眺分明圖畫中。
斷石猶傳彌勒佛，登高已近蕊珠宮。
浴鳬平點湖邊影，細草晴添醉裏踪。

晚寺鐘聲漁火亂，不禁鄉思賦秋風。

浮槎亭

斗渚仙源賒不賒，不知誰泊漢臣槎。
一枝雲錦浮波月，兩部鉤天隔水蛙。
無數點衣來柳絮，有情吹雨落桃花。
何緣織女腮前問，杼柚空時但幾家。

七夕前一夜讌開濟堂太守有詩答韻

一路清風水面槐，欣從杖屨夜登臺。
杯傾岱色浮雲盡，酒對漁燈歲月迴。
人醉倚闌開口笑，花香滿砌倒筵開。
綢繆好待銀河渡，何必明宵約又來。

少陵臺秋日晚集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二

萬家燈火舊城頭，一望蒼茫眼盡收。
老杜風流剛半碣，王孫歌管正南樓。
靈光野草漫山色，泗水烟波入酒籌。
明日幾回東郡裏，滿林紅樹不禁秋。

中秋夜雨次青川驛

等閑佳節雨漫漫，辜負今宵帶酒看。
何處管絃吹得出，許多詩酒興都闌。
一枝丹桂誰將去，重鎖瓊樓人自寒。
好把西風平捲盡，高懸寶鏡出雲端。

中秋

紅塵底事且休論，何處浮槎可問津。
杯影梧桐高午夜，花陰砧杵近東隣。
蕭蕭院落明如畫，淡淡星辰看未勻。

曾憶舊年逢此夕梁園對酒兩三人

何處砧聲敲未殘醉中明月倚闌干一年圓只今宵好
千里人同此夜看影入湘簾花氣爽光浮仙掌露華寒
霓裳恰好婆娑舞只恐雲霄覓路難

中秋後四日同李元治小集

薄薄疎雲細細明蟾蜍腹得幾分圓祇今秋色明還好
自是人心看却偏只恐清光從此瘦再逢良夜又經年
虎溪攜手歸仍醉狂興難禁醉裏憐

九日重游川道中

每日秋山看落輝路餘頗問近還非數行書寄惟征鴈
東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三

幾處砧敲已授衣寒樹那堪隨雨瘦故鄉曾向說臙肥
持杯元有黃花約欲便歸來尚未歸

九日章丘同王明府登女郎山

每逢佳節便尋芳絕勝登高話女郎陶令偶憐籬下興
孟嘉曾笑醉時狂不題糕字無詩趣因倚黃花覺酒香
客爲悲秋腸欲斷故人天外又重陽

何處還餘戲馬臺鶴林花下醉新醅懶看烟樹愁中老
愛數霜枝病後開挿菊不妨烏帽落泛更仍喜白衣來
登樓漫作傷秋賦且盡龍山此日杯

重九明日走泰安

北窗携酒正披襟賸得囊更尚到今秋意未曾分近遠
人心爲甚懶登臨此時都已收樽去何處還將落帽華
籬菊不知重九盡猶堪沉醉滿頭簪

春日孫同玄刺史惠牡丹

自從傾國暈紅光寄與騷人共酒狂眠起玉妃仍半醉
夜闌西子試新妝捲簾風軟天香細含笑脂勻蝶陣忙
春色不知誰度去細將消息問花王

嘉祥胡山亭次韻

青青玉笋浸雲開幾度停車今又來一壁新詩苔藓字
三盃濁酒醉登臺種花猶帶絃歌韻製錦還憐禮樂才

東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四

眼底人行村徑滿我心懷古獨低徊

郊遊卽事

淺淺晴烟薄薄衣東風醉數百花稀曾經細雨收紅陣
遙見清暉帶翠微一抹餘香杯底度滿空狂絮眼前飛
時人不信春光盡道是尋春未肯歸

觀麥浪

今歲漁陽秀更稠來登滿目不勝秋黃雲滿隴疑天倒
雪浪翻空盡日流深處正宜藏野雉漲時曾見落沙鷗
任他平地風濤險野外農夫總不憂

極目崆峒望隴頭渾如萬頃豁雙眸雲連海色青仍靄

桃花碧未收蠶婦採桑疑洗練耕夫荷耒若垂鉤
元來到底皆平地那許漁郎夜泛舟

戲折牡丹次范質公韻

春風妬盡幾叢花獨倚闌干着絳紗粧樣自憐惟
艷姿誰更數姚家花因失侶愁垂露色本無雙淡抹霞
儘看沉香亭富貴留將一點耐繁華

賦得夏雲多奇峰

何處削來山數層一時高下總無憑薰風吹落疑仙島
冷眼看來似世情空嶂排空誰畫出晚暉飛瀑白天成
任從奇幻應無用霖雨還須潤衆生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五

夏日即事

年來海丈已忘機每日南牕睡掩扉匹馬鶴琴隨趙抃
爰書真草笑韓非半簾疎影籠花砌午樹清風捲葛衣
休怪子規啼不歇細聽多是喚人歸

和方伯李涑玉哈尼山泉元韻

高高泰嶽尾蒙茸古寺清泉幾度鐘細瀝蓮壺分石乳
平翻銀漢下天風應從海若尋來脉不爲仙槎問去蹤
千古浪猜川上意都輸孟氏得其宗

泗泉憂旱

泗水流派日紛紜獨此源頭尚未分石罅聲清寒涕泣

老龍涎噴亂生雲窟中珠濺蛟人淚水面風描繡女紋
坐倚冰壺涼不覺蒼生渴望正如焚

登州陳瑞南贈詩答韻

東來極目海天餘豈不懷歸畏簡書橋上已無千歲棗
門前忽駐五雲車潁川家世風誰似華嶽先生睡自如
莫道蓬壺真物外烟霞深處是仙墟

桃蹊春霽有小序

泗水之濱有堤蜿蜒十餘里堤傍近水不宜麥菽
土人種桃花萬樹每春時爛若朝霞光艷奪目士
女踏歌之聲徹于城郭今爲營司李四歲矣日夕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六

課荒政無復遊憩嘗作詩曰萬樹桃花笑客忙乘
人忙處放春光深紅淺碧非無意天許吾曹向此
狂客歲薄有秋間稍稍潤格今春雪瑞麥岐頗
兆大有二三詞賓執友子太如斗酒相問勞一日
諸王孫以詩柬余曰城東有如此之勝而不一遊
覽得無令洞口桃花笑人乎其詩有莫教負約怨
紅粧之句余將戒僕馬而清明前後數日多風
雨答以既望則逞不爾必候雨霽償此通約復答
詩曰無數春堆泗水傍撩人衙舍過輕香未應風
雨偏相妬合是花神欲洗粧是日果霽遂命小隊

出城爾時不戒而至者數人相與折花爲籌臨水
流觴而不知興之所之也因口占曰誰能幾度醉
花傍樹底溪頭興未央汗漫天台應可到擬將消
息問劉郎坐客皆和各極其趣遂署其軒爲第一
景云憶余初至魯之日卽有以此爲余約者近在
城隅想勞夢寐而不克償乃今始償之人與物之
相值亦各以時哉是日之前雨後又雨獨此日霽
意天然後知此遊乃天作之合也乃漫作桃蹊春
霽詩四首卽用四韻以寄一時之興且曰世稱桃
花無如武陵玄都然或百畝或五六里未有如此

之盛者也而此獨不得以名勝聞百姓習焉而不
知遊人相忘于此中而不能章其美若此君者其
亦所謂大隱朝市乎柳柳州曰美不自美待人而
章願與諸君子共表而出之何如
城南紅遍總歸桃造景寧無春太勢客問花神容此日
天將勝地界吾曹枝半與晴光映色色俱經宿雨淘
聞說玄都但千樹劉郎終欠十分豪
誰揉一片晨霞碎粧點溪頭十里堤客每過村賒白墮
奴常隔樹拾青梨初晴乍入前無路竟日斜穿下有蹊
好景可憐埋沒久花嬌應似乞人題

忙忙忙忙約頻能消清福是閒人古來此地宜呼阮
近日何村更避秦倘使含連夜雨須憐花過二分春
多情未必開無主不信君其問水濱

桃紅宜雨復宜霽濕暈晴暉交點綴遶樹歌謳倦靚妝
催花鼓亂煩青帝小閒聊與客尋盟大隱豈妨官破例
半醉不知香惹衣傷人痴蝶逐歸袂

榴花

安石國來碎錦圖玉人潯取上闌干霞光暈得春如畫
雨淚烘時痕未乾笑著胭脂紅染盡恐教炎日暗燒殘
枝頭若是真然欠一片芳心煉作丹

春遊

莫春七日同友人修禊泗上時雨方霽原野初青
樂不獨在杯酒卽目信口得十六首

東郊春意欲催詩略傲前人上巳時地傍舞雩仍點也
酒傳曲水又羲之雲錦誰手針針巧花寫何工筆筆奇
若得錦囊收拾盡却教青靚馬蹄遲

日景林光掩映看斷橋橫鎖釣魚灘逢人八九驕雲夢
下馬尋常訂越壇倚席雀如曾宿醉過牆蝶尚怯春寒
眼前儘可供題咏搜索枯吟無那難

別業橫連小岸低春深全似浣花溪雲飛近自崑山北

桃落遙隨馬頰西不必吳歌纔入耳無妨魯酒亦平臍
從來景致皆無定直倩文人一筆題

十載荒涼老樹存雙雙燕子識孤村牆頽卽見桃花峪
亭小堪題栢葉軒每引溪邊鷗入坐時憐日影塔當門
從今不數蘭亭榭別箇春風泗上園

隔岸藤烟未可捫一灣楊柳亂孤村歌無板眼鳥烏在
苦老梁頭燕燕存猶見遊牀喧士女可令芳草怨王孫
不知何處將春賸完梨花半掩門

地無纖纖無纖纖不改青憑柳葉口能含笑獨桃花
每隣春似王維畫買卽無錢尚可賒

曲水尋常可泛觴況今春色許人在溪光隱隱浮高樹
山意依依過短牆鳥不相知皆作款花難徧問只聞香
豐年景物憑誰見小院鞦韆開女郎

隔溪新構古祠堂中有談經老衲房我亦願如僧意嬾
誰曾不笑俗人忙能清腸胃惟片水常放眉尖是嶧陽
此日固然春大好藉非吾輩亦尋常

笑君公事了湖中筆似園花亂點紅不碍申文添酒料
能將亥市入詩筒榆堪下筍何錢似柳學纖腰楚袖同
半錠海棠應睡足憑誰撩起醉春風

人生對景不流連挫眼光陰亦可憐若許推辭今日酒
誰當消受莫春天天天臉暈花應醉栩栩覓香蝶亦仙
只許令如金谷數何消擊板問詩篇

得趣何曾此日偏隨緣破費杖頭錢同儕萬卉從春發
過一光陰詩酒往往事多如連夜夢戲場儘似大乘禪
高林鳥亦飛無定恐是初驚月上弦

一般春事儘人爲往日無如此日奇客到醉來翻勸主
話當佳處卽成詩銀花略似傳柑節籃尾還疑賞雪時
情折酒等應有意暈紅先上海棠枝

鍾情只與人同耳寫景時能自得之調烏偏憐啼雨婦
集 卷之十九 十

凭欄便惱妬花姨乃知惟酒堪醫腐誰解聞香可樂饑
不見濟南王季木已裁一幅早春詩

遲日窮探耐酒頻青藜小杖白綸巾囊空且莫羞南阮
地迥原非避閨秦寫意蝸能阻作字無情鳥亦細留人
從前韻士知多少一抹春光

夜半風高倚蓋低移尊月起一亭西平常愛用隨人占
大塊文章費我題世事那禁狂士笑春光只勾小吳携
不知衫袖香如許蛺蝶郎當亂馬蹄

煙城依舊竟州樓古意纔餘子美遊有限韶華忙處過
無窮春色醉時收高人自昔能睜眼勝地於今始出頭

會見落花流水後憑君再賃採蓮舟

九日同諸詞客登杜臺上同交李作

病起逡巡問酒杯黃花霜底爲誰開
千山夕照低銜蝶萬井秋烟曲抱臺
此節豈容彭澤占何時不有杜陵才
年年但到登高日須與浮雲借月來

六月三日集友人斗園看荷限韻後吏部家居

與客捫藤興卽佳兼之山意冷新懷清
雖樹隙教栽竹僻只詩人許扣柴水
濺弱荷撩語燕棋敲深草亂吹蛙
此中何以降驕暑松影扶疎瀝綠苔

石翼寒泉嵌作齋吾將於此托吾骸
天容老樹銷長夏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士

兩爲青山洗宿鐘蝶若客眠真栩栩
禽知人意故啾啾橫琴夜月僧鐘晚
豈有荷花對演俳

做學詩十首有小序

做學自做也猛試思之吾獨非人也
乎哉而與草

木同朽腐也是惟弗學也苟其學也
是惡得弗做

也夢回開眼信手拈出作如是觀及
諦視之又無

一可拈者到會心時須知作如是觀
者無有是

捫心中夜猛然思可惜虛拋過了
時依舊將來都是誤

從今做起不爲遲回頭試看須開
眼出口難憑要貼皮

任數古來神與聖誰曾多却些毫
兒

千年真脉在於心頗悔從前向外尋
破的恥爲催矢弩迷途知是定盤針
登時決水旋成浪逐日淘沙定有金
所以勸君先立志須教勇猛與深沉

學者須然要講明何爲既講不躬行
將無舌底仍其套抑或胸中着以名
可笑教人真看破休嘆說汝假粧成
中庸至理無多字只與君拈一箇誠

敢謂詩書是贅疣其中喫緊悟方休
靜心定以勤爲藥釣理還於問作鈞
當地掘開三窟兔從空呼醒六腮猴
如君得却真頭腦萬語千言一筆勾

若果真知德不孤從何下手作工夫
心無惻隱非人也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士

學有朋來亦樂乎性以誠明爲血脉
仁將孝弟是頭顱偏於此處多虧欠
却向枝枝節節圖

乞子衣珠未是貧多時徒自熱他人
如知照舊非家當

便合從今問己身任舉盆魚皆見道
隨拈桃種盡舍仁

除將動止養養外任汝刻刻總不真

開眼應須見泰山登之還自費躋攀
義文意在圖書外

舜臚分於善利間下手要尋明德脉
從頭先破自欺關

英雄底事多埋沒祇謂其心不肯閒

夜氣應能見未孩吾身何以並三才
誰言此日無平爾

天喪斯文久矣哉這點熱腸從古闊
多年夢眼自今開

大是我欲逢人說到底令人說不來

卽無爲聖與爲神也要人間做箇人孔子生知猶發憤
吾曹困學却因循仁爲己任元應易文至躬行乃愈真
是處桃花都夾岸漁郎偏問武陵津

學者無非認半邊誰能當下見其全深山木石元皆我
入眼星河本是天靜裏可曾有未發知時應許得無傳
何須更向虛空說劈破渾淪盡爲圈

東郊迎春即事

不信東皇無德與填街旗鼓鬧春繁豐年稍換笙歌局
井里都容士女看始見遊人喧卯酒無妨山叟薦辛盤

東郊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圭

數朝花信風狂甚恰得清溫猶自寒

扮演多方堪戲場中都不禁人謹說粧隔壁琴村樹
寶馬當風柳岸沙此際着誰開眼孔其中何景圖心花
年年覺得春如許都是平分百姓家

陽和如不到窮簷何以郊外氣色添野圃已青人日菜
公筵先試上元柑天心亦白憑梅寫日脚多應叶歲占
要見眼前春意思橫橋叢竹鴈村帘

刺眼春光取次探排鋪毋乃化工食從頭麗日剛逢五
屈指陽灰已到三細綠漸帶水隄吐輕黃纔向柳稍含
熟看畢竟無拈處歸去憑君仔細參

遊王屋山甲子春

帝爲愚公信手移驚人天半一峰奇秀分絕巘皆環拱
上入空霄欲蔽虧雨罷可知山有意春殘寧許客無詩
丹臺倘臥騎龍氏試拄青筇一問之

遠指捫蘿近轉窮脚躡石罅一痕通纔貪仰而驚隣險
每想回頭欲御風脚底日王母洞胸前雲落玉真宮
相傳小有真靈絕不與人同歲月同

聳矗孤狎瀾氣蒸神奇難測化工能晴空翠落三秋雨
古井陰頑六月水洞裏遙遙通帝座雲中隱隱見仙燈
窮崖絕磴多靈藥可有幽人見未曾

東郊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圭

周圍亂點玉芙蓉拔出中間第一峰路已到頭猶百轉
山纔開眼便千重寧無道士能騎鶴可有真人會匣龍
搔首青天飛不得松風蘿月水淙淙

削筍斜橫插斗匡凌風隨意禮虛皇銀河倒滲開靈濟
玉闕遙連壓太行一室細飛雙鶴綠大河輕抹一絲黃
雲中羽士吹笙者一似鈞天落下方

浩瀚天風不可留歸人一步一回頭腰間拔劍驚山鬼
石上題詩笑羽流冷地勝游從此賞仙家蘭課許人偷
袖携王母祠前果盤谷從容訪李侯

雨後山村

細雨初晴剩曉寒
藤蘿空翠濕衣單
迎人萬壑千峯轉
滿地輕紅嫩綠攢
一勺寒泉連月煮
數莖青菜帶雲餐
何如野老深山住
都作家常茶飯看

偶成二首

架上塵書頗厭拈
隨時隨意掣牙籤
花陰午尚科頭坐
筆底今仍信口占
惟恐下簾妨燕乳
常令開牖看魚鱗
方牀竹簟憑高枕
掠取風光了不嫌

睡起庭除一事無
烹茶火候累吳奴
多時竹徑堪羅雀
近日塵囂半網蛛
我亦蓬人雨早誰
會飭水種蘗蘆
責之經世渾無用
祇是清朝一腐儒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圭

岳忠武廟

後戊辰巳巳作

忠寬千古泪沾襟
公死神州竟陸沉
地府定犁張俊舌
何人識破宋高心
豈辭丹血孤臣癯
未搗黃龍隱痛深
祠外蕭蕭風雨夜
靈旗黯黯滿空林
莫須何以服人下
今古權奸事總奇
羣小善迎當局意
片心難寫後賢碑
出師遺恨漢諸葛
懷復孤忠唐子儀
怕死愛錢成世界
幾時方是太平時

韓魏公祠

次姚孟長韻

遺芳猶仰舊風流
諸葛鞠躬方叔猷
自許同心堅富范
誰須傳勝藉蘇歐
公畫錦醉白堂
子瞻未叔作記
已從毫社扶雙鼎
還

臥磻溪老一釣說道遐方
曾畫像吾儕瞻拜可空遊
將相浮榮亦偶然
丹心籌國廿餘年
緊封函谷泥雙手
硬夾虞淵日一肩
康樂原無詩蹟在
豐安村有御碑懸
神宗御製
公定策碑
許誰早發明
王夢深副當今欲治天

次韻畫錦堂

酒高置會解朝珂
曲水紅芳任笑歌
堂後有紅芳
曲水二亭
辰齒
尚存警報少衮衣
無恙主恩多
會心書接歸魚鳥
退食
春深在澗阿
富貴故鄉非所志
披襟中夜起摩娑

次韻醉白堂

領節子休賜璽書
飛仙亭上醉紅藥
春歸曾點仍鏗爾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圭

人殆義皇之上歟
遺樹猶巢丁令鶴
舊池還戲漆園魚
至于把酒先憂意
未審香山曾否如

又次前韻

武康再上乞骸書
私第新栽對小渠
名在外方吾老矣
堂題醉白獨何歟
杯中欲起香山社
池上同觀濠濮魚
深意坡翁猶未識
商無較有論誰如
坡作堂記內有公
有白無白有公無
語等

崇禎改元冬恒山道中大霧四日滿林凝白如玉

樹喜日出霧散車中作

連朝大霧接青天
五步之問目眩然
浸濕征衫元未雨

紛飛村屋不成烟迷離津渡歸人晚粧點林枝綴玉鮮
憑說公超多幻術能禁紅日一輪懸

陸見

屈指江湖已十年一朝再見九重天龍飛景運歸真主
鵠立清班後眾賢誰切禹臯憂不得我非堯舜敢陳前
小臣無計酬知遇王道平平有所先

館署齊省

待漏羅衣怯曉寒建章朝罷出東安報衙潦倒重封篆
退食從容久素餐僻居青苔荒院落聞曉紅日轉闌干
比來憂旱傳修省主上焦勞仰副難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七

叨點清班愧負時赤心無補自知之同寅僚友須高臥
晝卯諸生寤問奇拙幸可藏公事少慙仍不改宦情痴
只今船味求霖雨龜勉風雲有所思

已巳京師自昨年十月不雨至閏四月十二日乃

雨越一日

皇子命名恭紀

八箇月來猶未雨甘霖誰意一朝逢午驚霹靂驅驕魃
恰喜氤氳起臥龍久矣將無勞乙夜遲之恐遂失三農
自知齊禱虔昭格水濺朝衣聖澤濃

明日前星帝錫名已教重潤慰蒼生一人猶切爲霖思

萬國誰非望歲情鳥避不喧雙闕靜花開如洗上林清
飛龍况復將龍種何以雲從各聖明

次韻答白華池寄懷

十載松陰臥石淙岫雲閒出愧從龍泰荒欲廣茅茹拔
書誰專袞闕縫渭水終當容我釣香山寧許滯君蹤
別來風韻知何似恍記垂楊道下逢

偶過米仲詔齋留飲觀古雲石登漪臺分絳桃一

枝即訂紅葉之約仲詔疊韻

幾從忙處得閒身杯酒相逢共主賓十載風波仍此石
多時花月屬何人竹陰恰合披襟晚桃蕊輕分信手春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大

爲說待晴紅葉雨園丁休厭過來頻

和米仲詔四奇

四奇詩人以壽米仲詔者倡和甚夥各極才人之
致其體諛諛余不能也其致工工余不能也客冬
周承明持一帙屬余和且致仲詔意甚殷今春事
闌矣偶放舟梁家淺夢章共舟各立賦卽事數首
已夢章出四奇詩強余和無已完此一段夙願然
未見其所以奇者何似得無因燈而之鐘因燭而
之箭乎抑仲詔奇人也超逸之韻不可一世則其
所謂奇意暗中摸索亦可得耶仲詔奇余無奇而

好探奇亦余之奇也他日過清淵當拉蔓章同索
米家石丈置几上急呼童然燈拚盡歡痛飲至醉
入長安當再醉勺園庶足當平生探奇一快爾時
可累爾潑墨汁數升當更爲仲詔作四奇傳

爲園亦有米顛風想在城隅烟水中閣向西山收拾紫
花從內苑借將紅人嘗走馬邀門客自說調鷗署海翁
任許題詩窮此趣難窮吾亦不能窮

米家圖

數幅生綃裏夜光卽移園景以稱鴈湖山巧逐孤燈出
洞壑時憑一筆藏似蜃吐樓非海市無魚跳水亦濛梁
後來不必燈膏看合有星精照此堂

米家燈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九

七

峯巒深處不留仙何得雲烟幻一拳似有小溪盤到洞

直將高瀑瀉于川看疑外嶺無多世拜恐中藏許大天
所以古來稱不朽非奇非瘦亦非堅

米家石

閉門不惹九衢塵但向蕭齋問主人行處須教詩在把

愁來莫厭酒沾唇幽谿尋藥輸麋友隔嶺傳書勝雁臣

除却爐香同茗椀居然無事一閒身

米家童

再疊前韻

山間之月水之風造物客入閒此中盡趣管聞游到黑
懸燈遙見酒先紅半將畫舫分詩友唯就烟湖與釣翁
却憶長安忙且關其間清致許誰窮

若知園景是燈光含笑丹青善侑鴈焰閃水樓浮日動
燒殘山境逐烟藏何時巧撮春來座此夕疑無月到梁
不是仙人終不解爲君題作葆光堂

仲詔自註

昔日曾聞海外仙掬將二島化爲拳拳峯突兀如青嶽
面面玲瓏勝錦川却得米顛呼作文或容回老別尋天
年來我亦能心隱何況山靈受客堅

和友人扇頭韻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九

七

此日遭時豈不辰可知誰志納溝真行藏久惑姬公夢

風月今分邵子春未了意存中夜酒難甘人負百年身

天教聖主爲堯舜定詩夔龍在國鈞

庚午莫春小集

偶檢晴牕新曆看始知春去欲留難歸心久滯桃花岸
別思還縈柳浪灘興與鄉長教書滿榻知希今喜客憑欄
芳陰閒裏銷容易簡點從前總素餐

化工何處放春歸九十烟光明日非商禱經時煩黼展
風塵連月混郊畿誰堪半歲詩囊澁人說長安酒政稀
纔質俸錢賒客醉薰風早已上羅衣

紫燕紅鵲不忍聞惱人春色欲平分此中消息誰當問
似客光陰我亦云滿眼征塵高北斗一杯濁酒問東君
可憐無着天親處回首漫漫盡白雲

閒官何日不陽陽銷夏從今午夢長橋外雙帘懸酒聖
風前一醉餞花王素肝此後仍冰冷病骨逢人問藥方
頗意故園春事罷水亭石枕竹匡牀

題大雅堂

朱郎堂開即兔園時來冠蓋集鴻軒懷中賸有圖書秘

海內爭傳大小言業建梁虹依舊國名高濟冠諸藩
承家兄是霜蹄駿七步當年未足論

朱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三

雕甍雄峙翠雲連堂構巍然淮水邊一派天潢分海岱
千秋帝里衍會玄門迎鍾阜晴光入簾捲疎櫺蒸火燃
儒服似君能好古應知大雅不虛傳

辛未秋佑修南都錦衣諸倉親閱工程手核冒破

九月三日告神經始率爾紀事

留都近歲總空困瓦礫蓬蒿不可因仰屋更憐無屋仰
貧家猶羨有家貧寧堪數米消呼癸豈受經工備苦辛
只是此心難泯滅焦思誰忍負楓宸

貧到蕭條四壁奇併連四壁亦無之土功寥廓躬荒度
估冊絲毫手剔釐節省三千餘緡在經營二十七倉知

假如將此充交際鼠穴厦頽誰得知

國非其國古先憂今可三年艾不求或侮下民天欲雨
會思匹婦已推溝眼同商匠方厥底手數工程算竹頭
勞瘁掀軒番一笑迴環佳麗當遨遊

嘔心打筭久躊躇儉積聊堪薄補直重地倉儲關命脉
神工興廢有乘除量沙暫歇慚謀國運甓方殷場起予
或謂此倉多事甚寧知公事總蓬廬

太倉告成

何知大水久輪囷巨室工師未可因填海移山無寸補
澤鴻堂燕竟雙貧誰堪積債需旁午天以奇窮萃獨辛

朱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三

難道厦頽支不得空勞梁棟軫中宸

孤踪苦操總無奇獨此靈源自信之軍命民膏皆易耗
城狐窟兔頗難贖三年吏隱吾甘拙半世婆心人笑癡
但使茨梁輪奐在與師成婦有良知

吐茹迴環劇杞憂雙屨中曉與易求心危此地曾蒙邪
手起斯民出納溝雖暫倉箱來眼底猶多杆軸上眉頭
如將國事回家事都許胥庭夢裏遊

諸司經始尚踟躕竟喜工竣勝補直費僅三千皆積省
糈餘百萬可輕除天生傲骨偏違世自許癡腸頗憐予
髮鬢半絲心血盡休令雀鼠蝕吾廬

三月二十九日張華東掌憲邀同傅星垣司馬謝

青墩太宰自王生園登牛首

廿里青山古木渾雙峯忽聳插霄尊杖迷天闕僧鐘落
塔幻陰房佛骨存日過昭明池內浴雲從兜率洞中噴
心疑別有蓮花窟卽阻藤崖係亦捫

王氏園看到復非絕巔迴望亦依稀談火候神丹竈
客怯雲梯冷翠微石竇苔泉通佛座天門松霧濕人衣
辨聞驕兒渾多事明日重來春色歸

登含虛閣

凌虛危閣萬松森新領南薰人翠陰杏老十圍存佛性
曉傳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五

泉澄一碧冷人心乾坤付與雙開眼詩酒聊堪半豁襟
自說猿花僧鉢後許多藤葛到如今

春日郊晴

晴江如線柳含烟恰值風和日霽天小苑燕鶯方試語
上林桃李互爭妍倚牆老叟捫衣風填巷兒童關線寫
寄語光陰休浪擲春來風雨半連綿

遊靈谷寺

人言靈谷寺東花不減揚州何遜家樹隱鍾山殘蕙帳
香浮梁代老袈裝隔牆風裏時飛雪對酒杯中每落霞
髣髴猶聞吹笛者癡僧拍手幻琵琶

梅花塢

凌晨騎馬出朝陽十里衝風已覺香一水曲通靈谷寺
孤山斜遠孝陵岡叢叢荒竹迂遊客樹樹長松擁法王
不信等閑消受得橫牕花影落繩牀

遊雙瓦官寺

逐日看倉至午殘多尋幽勝暫傳餐三山地老唐供奉
雙寺僧爭晉瓦官亂竹臺荒遊鳳址寒楓洲冷放魚灘
蕭瑟意思無人識自解囊琴對水彈

過大江遇風用數小舟群纜之得渡

浩翰江濤不可平篙師竟與石尤爭纜牽風雨群舟力
爾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五

波撼帆檣老柁撐岸上雲山隨浪轉津頭蛟蜃弄潮生
我家西嶺飛花峽醉後顏歛醒濯纓

歸里口占後歸洛

人見雒陽司馬還爭傳紫氣洛函關連年水旱郊村冷
舊日親朋鬢髮斑握手共含兵火淚傷心誰念輓輸艱
幸吾茅屋猶無恙十畝蓮花澗水環

憶出深山已七年翹迂隨處拂時賢要將頽厦扶孤柱
其奈狂瀾倒百川陶徑老松猶宛爾萊階舊綵尚依然
納溝夫婦應誰恥才薄天教被放全

雒陽八景

明珠錦帳委荒榛猶指名園屬季倫隱隱帝飄修襖酒
年年花落墜樓身入春池館生村草過雨簪鈿拾水濱
却有高人看得透吟風弄月不嫌貧

金谷春晴

殘月斜橫古渡偏長橋曾跨水清漣一泓春纔三川曉

萬頃光連兩岸煙瀟瀟掛蟾鉤魚怯釣掉搖虹影驚鷺眠
紛紛宇宙渾多事誰復行吟嘆杜鵑

天津曉月

濤撼高岸齧卽風吹烟浦入秋黃波紋細拂蘆花月

帆影寒飛柳葉霜久說龜書終恍惚嘗疑必賦總荒唐
自來居雜饒高隱欲訪伊人水一方

雜浦秋風

當年白馬歸何處此日招提寺尚存古塔說從唐代建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圭

錢經傳自漢時尊神鯨每吼翻星漢野衲頻敲曉曉昏

夢覺關頭黍破否聲聞閒共老僧論

馬寺鐘聲

晉家閭闔古銅駝轉眼南街荆棘多春草隄頭雲陣暝

楊花陌上雨痕波石龜碑剝漂宮闕金馬門荒濕萬蘿

索老當時悲底事采恩豪貴正酣歌

銅駝暮雨

劈破層巒一水來銀灰雙闕向城開千龜佛像唐雕鑿

萬世神功禹削截南捲曉東分嶽黛入遊杯

邵窩白社無人管逐日巖雲片片堆

龍門山色

曉涉平泉相府園枯藤荒草蔓頽垣北州梨棗猶秋熟

南國珍奇何處捫石臥莓苔疑醒酒亭開魚鳥憶開樽

陵遷谷變尋常事何必遺書戒子孫

平泉朝遊

帶雉襟高曲枕黃高原綿亘鬱蒼茫古碑名姓埋黃土

殘龍蒿萊臥白楊每見狐狸眠破穴時聞燕雀噪斜陽

晚逢樵牧渾無賴歷數興亡枉斷腸

邛山晚眺

清明新霽攜友人登九龍臺遊三井洞及邛山之

麓

本曲流泉傳三井洞有三仙人化為鶴飛去形尚宛然

輕風晴日拂春衣攜酒閒探入翠微誰見洞穿三鶴起

人疑臺控九龍飛紙錢荒棘迷高隴青草垂楊亂夕暉

極目令人憑弔處無妨隨俗踏芳菲

清瀝環湧一臺高不覺相將展齒勞麥隴柳烟含宿雨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圭

竹橋帘影醉晴桃西來雉水浮熊耳東鎖縵山插虎牢

勝地况逢修禊節男兒詩酒未爲豪

崇禎乙亥元日孝經本義成箋次大全作圖說恭

紀

我后崇禎之八載春王正月歲之元風微曰澹寒雲薄

地義天經孝道尊祿閣老蔡存聖諦留曹閣總君恩

圖書告備慚才淺欲問真傳不得言

自從堯舜至于今談道紛紛衆若林誰識孝爲天地性

吾因經見孔曾心神明四海其源遠兢戰三言厥旨深

却是見前平易事多人踏破鐵鞋尋

諸儒言孝在承懽曾作明王德教看泗水應遺周禮樂
期門猶想漢衣冠二千餘載真宗派五百多年廢學官
天子方思興至理獨無孤柱可迴瀾

口來連上侍親書陶徑全荒萊絲虛北斗孤懸黃玉幻
西山遙望白雲疎爭言魯壁藏蝌蚪恥撥秦灰問蠹魚
此意與人談不得橫經春在五辛餘

戊寅元日復訂孝經本義大全作序例孔曾論孝
等卷成又紀

閒臥深山石隱居辛癸應念聖恩餘時情冷煖爭迎歲
日課陰晴愛擁書半世窮經知是否千年言孝竟何如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憑誰細問春消息應草盆梅爲起予

教登者酒俗相沿冬去春來亦偶然浮世光陰如一瞬
真傳今古竟誰肩東風始起堯階葉北斗長留孔壁篇
時輩不知人意思爭語閑戶草楊玄

孔門洙泗總斷斷傳者獨於曾子云自古人皆存至性
祇今天未喪斯文心疑見處還非我手欲拈來說與君
畢竟通神光海訣其中消息迴難聞

薪傳千古闢遺經絕學諸儒見未曾堯舜可爲惟孝弟
孔曾相授只淵冰幸留斯道微言在合有明王應運興
想像東周真事業誰當執此答升恒

己卯九月十七日進呈孝經有旨謂有裨治理命
所司校正詳備具奏恭賦

孔壁遺經久在茲微言傳後更傳誰漢唐課士猶虛典
今古通儒尚妄疑闢地開天歸聖主崇文重道恰明時
豈應千載渾埋沒一日經綸萬國知

謂訓蒙書世盡云誰知治理裨斯文天顏展開臣鄰喜
御筆親書較備聞久矣孔曾傳此道都哉堯舜見吾君
還期早奏明王聖穩臥東山老白雲

己卯八月二十四日蒙恩復職敬草謝疏兼陳蓋
悃恭紀

車傳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夫

北來數騎拂塵飛說捧天言出帝畿填巷喧傳新寵命
焚香點簡舊朝衣窮通自古關時數童叟從前有是非
誰謂浮雲能蔽日陽光終照寸葵微

吾爲八座方疆仕帝許歸田未艾時宵旰高深誰忍負
剔梳勞怨我寧癡彈冠尚淺明王夢聽鶯曾深國士知
自是中興僥勝事愚丹還欲獻憂危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

五言排律

憂旱

喜雨

六月六日斗園集諸友

又和前韻

和臨君顯秀才

五言絕句

偶拈自和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卷二十

雜感二十四首

齋中卽事

出門曲

七言絕句

遊黃華洞憩萬松亭書石

硯山公署聞張五鹿太守登岱却寄

黃梁夢

涇陽驛次李子田韻

春日諸同寅兗州城樓小集

新柳

春日范質公寄詩和韵

午睡

過雨花庵

落花十二首

桃蹊

卞里仲子祠

崑崙山有石翼然而起

蓬萊閣漫興

珠璣崖

有感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卷二十

曉起

范公泉

和張抱初講學詩

睡起

再題黃梁夢

文王羨里

定興固村懷鹿乾嶽用壁間楊文弱韻

夏日閒居十首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五言排律

憂旱一首

登州連歲爲災復旱余按轡惻然五月下弦日
登崑崙山高峰插天雲霧縹緲余祝雨焉明日
行部文登果雨作憂旱喜雨排律各十二韻以
志異

吏隱尋山起豪遊極海學仙非本意憂國屬何人艸
盡仍愁旱魚腥不療貧麥黃還刮樹燧紫正炊塵有色
渾如菜無孺牛結鴟渠來飢臥轍我亦淚沾巾雲漢詩
陽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喜雨

乃向山靈禱應憐海角荒願君誅旱魃爲我灑瓊漿長
吏心都碎窮鄉夜未央半年無雨澤每日報逃亡我不
勝悲咽神毋亦悅恰辟如兒泣乳安得火生涼果見鞭
雲霧須臾洞窟深黑衣羅袖濕滑路馬蹄忙拍手三農
喜飽車牛日強敢云誠感格乃以慰徬徨願得終歲足
休令更斷腸腐心將此意揮淚告吾皇

六月六日斗園集諸友限韻石隱居三首

吏胃騎煩熱涼軒小水涵清泉尚吐碧古寺栢樹幽藍寂
每聞僧請清常與客談人其義以上風乃舜之南野致
松非五幽探竹偶三平生無可厭此趣得無貪
遊者清如此風乎快若何於天趣勝景以客尋多谷
霧衣山樹潭花繡石莎迎風草橋漸近攀蘿偶俗
經年厭窮方感夏過諸君如前事其可不顏酤

又和前韻

人言盡世界俱在此中而冷機挑子白閒雲點蔚藍野
雖憑客過妙不與人談只近城之北而空斗以南是辰
甫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和韓君韻秀才

欲巢崖半乃搗水中庵惟僻堪高隱其清可細參一
枝青竹村幾片白雲嵐性拙嘲流俗禪深服老雲懶常
亭午睡狂至夜分酣山在古而野不須南更南
人生但笑歌其可竟蹉跎軟綠宜幽路迎青耐細觀
間縣客榻雲半踞僧窩每夏先燒菊經年不產莎時白

食石薛偶誤入烟蘿是節堪修禊無心致永和

五言絕句

偶拈自和 後石隱岩作

天與本無別所爭思未切靜觀無物時同此萬川月
蔽處難分別總緣交物切猛然開眼看雲淨吐山月
思到得原別虛圓而透切不知月在天向水捉明月
苟知心趣別耳目皆親切只此見前景水風與天月
渾同何用別說切豈真切蒼者固非天廣寒寧是月
忙逐徑蹤別與心毫不切欲開長夜昏直揭尼山月
雜感二十四首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三

思君不勝情欲分我所有非敢私白雲只恐君不受
青山不要錢所以不買買其多高峽一二十年改
造船爭渡錢持篙奔要津渡錢不可得風波驚煞人
築屋占沙灘不肯退尺寸終有衝決時曾說君不信
餓犬寂然卧性命非不切一骨投其旁相啖不休歇
只道彼山高脚跟不肯住及至到彼山又非落脚處
迷路問石人惆悵終不語傍人指錯路奔忙不知苦
市上爭一錢怒發滿頭血掘地埋黃金子孫輕消滅
一兔走入市傾國爭攫取獵人非無兔過者不一顧
深淵有蛟龍伴蟬如閉戶雲霧空遮天不成一滴雨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四

鴛鴦宿一枝自謂無爭者不知樹陰間黏竿在其下
傀儡多機關線索隨人提要識真面目試觀不提時
蘭爲王者香韜晦乃無辱嗟彼當門鋤胡不生幽谷
牧歌何徜徉其心無繫累道中拾百錢半夜愁不睡
穴墻多黥鼠經歲困虞蠹主人自有貓明知不肯捕
道旁有毒蛇盤踞擇人食有一術道人爲之傳兩翼
市人相交結親切如弟兄一事轉頭瞞半錢反回爭
兄弟並演劇扮作楚與漢明知是戲局入場便爭戰
經年互爭持云是觸與蠻猛然忽覺悟只在蝸角間
攤局爭心生收局爭心滅一局復一局輸贏爭不歇
齋中卽事

捲簾寬乳燕蕙水醒遊魚猶自嫌多事牀頭滿架書
雨過宜裁竹推應取晚涼此中應睡足不是傲羲皇
客至旋除酒花開每索詩烟高鄰媼見知是煮茶時
蓬門蘿徑敞不爲客方開時見二三子乘閒問字來
逢人詢近况開口說青山及婦驚蛙叫樵僧傍鶴還

長樹降騎日寒泉護冷雲其間真趣味常與故人云一

出門曲四首

出門紅日高薄暮猶未歸浮雲何休歇東風吹客衣
萬家爭晚炊因烟霧人目飛鴉遶高樹山嶼不知宿
秋斜多少年高樓醉浮白東鄰有飢叟空釜對兒泣
桃樹依牆枯柳樹多萎黃獨有老松樹年年抗風霜

七言絕句

遊黃華洞憩萬松亭書石

峭壁重重入畫圖一灣松樹萬千株當時未識秦皇面
憑汝參天不大夫

山洞白雲深更深曾經玉女下修真相逢倘得長生藥

不願成仙願度人

花落花開落又開閒雲日日度山隈野人家更山雲外
可有催租到此來

硯山公署聞張五鹿太守登岱却寄

昨宵岐路雨漫漫此日荒村才授餐勝地登臨休便去
好將遊興共盤桓

明朝何處酒籌歡日觀峰頭縱目看不是三神山島近
雲中那得一丸丹

黃梁夢

初授司理過邯鄲

北雁南鴻去復來蓬蘆到處總塵埃何人不說黃梁夢
大夢年年喚不回

設論仙夢一炊多眼底浮華總易過喚起盧生君試問
枕中身世但如何

涇陽驛次李于田韻

來來鴻斷暮雲垂冷落郵亭滿壁詩濃淡數行殘墨裏
小廳斜捲夕陽枝

枝頭烏鵲噪斜陽此處驚來前度郎多少遊人空便老
擬從何處問滄浪

浪遊何事便生嗟爲恐閒愁織錦華不信從前君但數

古來身世總空花

花枝歸月滿寒苔醉倚晴牕去復迴猶恐明朝歸路冷
詩成喚取濁醪來

春日諸同寅兗州城樓小集

次第烟叢綠未勻醉時山色雨中新漁郎却向桃源去
魯殿東頭已放春

何處尋來對酒歡滿城烟景畫中看不知花逐東風去
絕勝登臨到醉闌

新柳

一簇茸絲嫩染初柔腰細細黛疎疎若將眉畫還容易

餓瘦宮腰舞不如

春色一年一度新年年眼底盡風塵遊絲只解牽愁緒
幾見隋堤絆得人

春日范質公寄詩奉和

記得年來對酒餘小牕拈韻看盆魚自從忙到春光了
腸斷東風半紙書

憐春春望望東溟一派雲烟画不成尋到武陵花放處
漁郎可是便無情

曼倚一簑餓欲死淵明三徑醉偏憐笑將腰骨贏來粟
盡把當壚作酒錢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七

不信相交淡是疎世情濃處便何如邇來時態炎涼盡
猶有故人頻寄書

午睡

晴日落花花更開半牆新柳帶烟來可憐春色偏宜睡
不是龍鶯喚不回

楊柳青青去否上林花事竟如何小牕睡起無人語
那得當年春夢裏

過雨花庵

幾度長亭復短亭陌頭花發柳初青
閑過便覺紅塵遠不爲蒲團半卷經

落花十二首

香浸蒼苔數點紅夜來誰遣逐東風可憐春色能多少
歲歲飄零紫陌中

兒童拾得欲何爲爲道食英可療飢若許花間真辟穀
何妨日日不晨炊

醉倚空枝好問渠爲誰枝上漸稀疎世間都笑崖松淡
君看落花如不如

樹樹飛紅滿砌鋪東風一夜別榮枯隔牆空有殘榆莢
買得春芳半點無

富貴東園一派春落時爭似放時新當時枉費金鈴護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八

鳥雀空來埋怨人
但因銷恨對芳樽落處猶憐不掃軒只恐香隨流水去

漁郎浪說武陵源
花開花落莫悲酸好放傍人冷眼看笑煞風前狂蛺蝶

又隨殘片度闌干
一樽村酒對花前香滴空堦淡著烟是處飛遊真自在

肯因淪落受人憐
舞盡香魂不可招滿庭紅雨亂蕭蕭夕陽枝上堆濃綠

猶是新粧簇翠翹
幾度徘徊把舊梢可憐花事等閒拋不知春意無憑據

凡人間似市交

王羯鼓懶催花花事於今總可嗟細細餘香空冷落
不即吹去到誰家

十八封姨妬未平空傳數斗擷花精春工自是多才思
禁得東風不世情

桃蹊

萬樹紅桃笑客忙乘人忙處放春光深紅殘碧非無意
天許吾曹向此狂

十里仲子祠

突起名祠泗水東升堂迴眺想高風千年冠劍秋陰裏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九

數仞宮牆落照中

崑崙山有石翼然而起

道人携我到山巔怪石峻峭不記年底事秦皇鞭未得
高撐一柱插青天

突起龍翔伏虎眠孤峰萬丈碧霄連不知還有仙人否
火煉將來更補天

蓬萊閣漫興

滄洲直接到金臺且曳塵韁縱目來悵望蓬萊無覓處
不知身已在蓬萊

午睡驚潮夢不成鶴駉曾見許飛瓊報來王母堂前果

曼倩不偷今又生

珠璣崖

玉仙斜挽翠雲鬟簪珥新粧手自刪若道珠宮渾幻事
不應鰓淚在人間

水府驪龍未可招何緣珠琲出蛟綃細看多是支機碎
此去仙宮想不遙

粒粒珠璣得未曾年來可惜落山後空從合浦求靈蚌
枉殺光連十二乘

有感

倦裏歸來夜解鑰忙忙曉起到深宵可憐絕了黃茅署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十

又報東來合折腰

柳堤車馬帶村烟日暮初食倦不眠手板青衫塵撲面
夜歸羞煞細君憐

兀自悠然坐小齋索炊兒女立空塔非無五斗淵明粟
半贈楮生半買柴

蕭然四壁數椽草危坐無心自可安莫怪蝸廬剛似斗
看來世界不如寬

赤子滿前天在頭肯將丹筆逐東流也知終礙時人眼
百煉應難繞指柔

羞耻阮囊無一錢昂藏終不受人憐治生何用連呼陌

種得方方一寸田

曼倩俸錢二百餘乘蕪漸見金生魚故人休笑貧無贈
猶有一囊平反書

曉起

推牕睡起日初華一夜埕前草幾花
蛺蝶墻東空自舞不知春在野人家
日影重重花影斜
惱人牕外亂啼蛙
起來長晝渾無事
淡煮松蘿冷嚼瓜

范公泉

陵谷從來幾變遷如何獨道范公泉
分明濟世源頭活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

士

古往今來盡義田

一甌清冽不勝甘
普濟須同橘井看
莫怪丹成惡法水
尋思我亦有真丹

和張抱初講學

原稿作

都將雲霧當青天
管裏偏能見豹全
放却自家真種子
終年持鉢問人傳

吾曹所重在躬行
浩氣還於集義生
若向口頭敷衍去
寧知天載本無聲

下手何愁認取艱
分明利與善之間
其中倘得真扁鑰
夜夜柴扉不必關

川道何須向外求
元來率性即真修
試於倦臥飢餐看
大笑從前問索丘

睡起

睡起蘧蘧自在時
開牕香已到花枝
池魚樹鳥皆含樂
只是吾儕不得知
獨坐藤花老樹根
清風明月滿山村
春來春去無人管
唯許白雲長到門
出門面面是青山
老澗長松水曲環
一對芒鞋雙竹杖
無窮真樂在其間

要熟須從這裏過
孤峰絕磴苦攀蘿
每疑山在雲霄外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

士

及到高頭路不多

再題黃梁夢

戊辰起國卿時作

古郡孤祠老
堂停馬問司倉
大家同入青蘿枕

何處生是夢中

夢到封侯不肯歸
半生榮遇欠伸非
蒙莊落魄何曾見
只解蘧蘧化蝶飛

黍飯蒸殘枕竅開
才知身是夢中回
煩君更入遊仙枕
携出當年富貴來

休驚一夢百年多
就是百年元易過
冷眼夢塲看做夢
一竿提碎枕如何

夢裏說醒仍是夢醒來說夢說仍癡枕中如意前身事
寧信青駒非夢時

銷磨塵世一炊中五十餘年事業空但惜身登鉉鼎日
不曾親見魯姬公

年年題句笑邯鄲請入盧生枕數看只恐夢魂窮盡處
更尋別竅到槐安

謾說開元夢蹟奇吾曹身世亦如之只今郵館誰蒸飯
點化黃梁未可知

文王羨里 戊辰

鬼火陰房演易城孤忠未死七年情宜生賂女非文意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三

臣罪當誅主聖明

定與固村懷鹿乾嶽用壁間楊文弱韻 戊辰

樽酒烘爐手自開未應空到剡溪回雪村且起衰安卧
等我騎驢薄暮來

只在前村抱膝吟平田遠浦隔深林太行絕頂雲中見

寒雪孤峰別後心

夏日閒居十首 庚辰

人謂天不禁人富貴而禁人清閒予謂人自不
聞耳天何嘗禁人閒不清故不閒不閒故愈不
清不知人終日忙忙些甚物事到兩罷庭空歌

聞客散回頭想人終身忙忙些甚物事閒居十
首卽事也隨意寫况樂亦在其中矣時庚辰賜
閒居雜每首用閒字非獨寫况亦彰

君恩云爾

水竹清閒隱士家半牀書史一盃茶疎簾不捲香風入
鵲起驚搖夜合花

日長耽睡起遲遲閒學蔣花或種魚不爲病中疎筆墨
多時懶答故人書

北牕高卧更何求閒課松風思轉幽頗憶當年魯尼父
何緣久不夢東周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四

滿盤水果在水壺鄰舍青帘任意沽不識征人爭路處
可曾消受此閒無

長安不論在西東隨意掀髯一笑中不信丹山閒隱鳳
妻妾烟霧老梧桐 關中語曰人閒長安樂則西向而笑
僧皎然詩曰還如韓老望長安長安

在西向
東笑

草屨繻帽與荷衣領略閒中得趣微更欲虛空尋太極
滿山青綠是耶非

閒砌無人午夢遲有時科跣自吟詩松邊鶴睡無拘管
驚起敲門誰問奇

日來負笈喜多賢銷夏閒箋十八篇兒輩過庭時有聞

忍人擬作子雲立 時箋尋經衍義

只此喧塵城市間悠然沉靜若深山仕途老友如相問
夜夜熟眠清晝間

小池清碧冷梧陰恬靜虛明見此心假使胸間馳一事
閒中真樂豈能尋 時作池引水於梧陰

集詩

禱雨集詩 石隱居作

天生蒸民易飲食之厭厭其苗陰雨膏之如彼歲旱瘠
寐求之今此下民不如死之

五月鳴蜩六月徂暑七月流火靡神不舉庶幾夙夜以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 辛

祈甘雨何多日也寧不我顧

自古在昔豐年穰穰早既太甚民卒流亡與雨祈祈農

夫之慶 叶結 其雷在南山之陽

虺虺其雷凄其以風終風且曠視天夢夢旼予望之蟪

蛄在東悠悠蒼天降此鞠誥

瞻彼旱麓潛焉出涕何草不黃無木不萎禾麻稂麥不

死何俟不日不月俾滂沱矣

之子于苗載芟載柞鮮可以飽言采其獻旱魃爲虐如

火 烈維 日不足輟轉反側

民有 止 杆柚其空率西水滸至於海邦 叶悲 瘼我飢

鐘四方攸同此宜無罪寧丁我躬

王事靡盬維其棘矣民之詛言曷維其已松高維嶽在

帝左右 叶羽 天方難衷如充耳

其雨其雨我公田夜如何其三星在天田祖有神出

話不然適彼樂土迄用康年

勞心忉忉謂天蓋高曾不崇朝哀我人斯維其時矣神

之聽之無曰高高在上天實爲之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 去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一

會約

豫簪會約

芝泉會約一

芝泉會約二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豫簪會約

豫簪會蓋吾輩皆豫產而蓋簪長安者故作是會然非
創爲之敦舊誼也按禹貢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墻注
壤雜也墻疏也雜而疏豈豫之風土固有閒之與或曰
豫木彊無祥天與善資君子非之曰香火吟賦固非盛
事何至意見雜而不純情誼疏而不聯不曰君子同道
爲朋乎易之豫九四曰由貴大有勿疑朋盍簪我豫
人既產於豫當思由豫之義豫五爻皆六獨四爲九九
者所由以豫者也九陽也健也仁也君子也大有得同
申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道也勿疑純也朋盍簪聯也夫是以能豫豫者和也樂
也有嚶鳴之求而神聽協有素絲之風而委蛇清必曰
木彊無祥如壤之雜墻之疏將君子可以不同道乎雖
然母諭訛戒鳴豫也母依附規盱豫也母曠職業防其
豫也和而不同同而實和於和樂中既介石之貞乃是
豫人本色乃始與豫之九四合是不可無會渙群有丘
蓋取諸渙是必有約慎言節食蓋取諸頤其期七日朋
來無咎蓋取諸復

一每月逢七日小集寓齋不用包酒不用樂劇

一先期單柬相邀不過數字至日亦用單柬止一速

字

一上席以午未爲期毋過晏夜卽告散毋流連夜分是日當撥冗相過不宜托故屢辭

一四人一卓卓四果四菜十五餚盒一道小園有無隨便毋過豐豐則難繼每位班兒給錢四十文不撤席

一是會非徒恣杯盤之樂合香火之情蓋吾輩以忠君愛國淑身持世爲念當互相砥礪互相發明無負古人仕優則學之意

一吾輩必宜必諒有德業當相勸有過失當相規又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

當一味誠實有字盈廷母阿母競母猜母僞母傾軋

一坐中母雌黃朝政母臧否人物母請官說缺母虛戲母沉酣失客母強不能飲者

一始終當以敬爲主賓之初筵尤宜三復禮曰樂不可極做不可長

芝泉會約一

學何爲者耶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學字之義夫吾曹一生誦讀誰非學孔子者然其所爲學者非也人不知學猶可委之無知乃既學矣而其心不知所學所事間有知者言與心違行與言違是非不學之過學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之者過也彼不學者反口實矣嗟乎既爲父母生養天地益載襄然做人讀孔子書乃竟昏然與不學同至爲彼口實豈不痛哉所以今日只見得孔子是學成的不是天生成的至容易至簡便立志要學孔子全不爲博好名色拾舊套數但說個學孔子人未免汗流沾背不能承任吾邑孟先生非卽我輩人乎不敢學孔子何不學先生能學先生卽是學孔子先生更無他異只是平常常葆養此心真實躬行不與言違便是學孔子榜樣今人未必能爲先生而孔子之心與先生學孔子之心却未嘗無但此心被私意遮蔽多埋沒了假僞省悟未免一念起一念又放下不然又却認賊作子所以朋友叅証提醒其益最大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辟如鏡子本明只爲塵翳昏了一經洗磨便見光明本色故吾曹今日立個志要學孔子要從先生做學孔子的事習不安習講不空講實實躬行實實向心上証悟方爲真學問若只是此等說不肯此等行或未會是此等行既會猶是此等行或人前是此等行獨知處又不是此等行均之無益於學又無益於會又阻人向學之心須從此一刀兩斷做個男子無負天地父母生我一場此志一定如盤針司南九澤長途可無迷謬不然是南其轅

而語人曰吾燕之適也而可乎先生成約具在謹廣其
意爲若干條願諸君子矢自今日否亦今日

計開

一會期用每月一日益剝復之交易於証心亦一日克
已○一日用力之義也然以一日証二十九日工夫若
但以此一日了前件出門又復任意行事遂謂之知向
學可乎噫憤憤往來朋從爾思不如其已之

一各單月初一日爲大會是日辰興各謁其先人祠定
省父母於族刻公服詣書院向神一揖一躬候齊恭
拜如常儀爲班各量備禮席鋪地以肅觀瞻分班二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

拜序坐圓揖拜者告坐衆客不必互告如子弟于祖父
近尊長之在五服內者又如弟子于師及府交母舅姑
夫之類俱應告坐此外雖本族無服尊長及遠親俱在
總揖中不必另告後至者向神一揖一躬入班圓揖應告者告
初未見及有他事應另揖者聽但既講書後即不必紛
紛出揖事後補揖可也凡卑幼于尊者有後至者俱備
立候另揖不必隨衆答揖同會者亦不必彼此紛紛迎
送

一坐定鳴講鼓畢即供案應歌詩者出班拱立候齊一
躬卽擊磬三聲衆皆起歌詩一首乃鳴鐘鼓以節其韻
歌畢擊磬二聲一躬入坐衆皆坐又擊磬五聲衆皆起

司講生出班一躬將應講四書及孟先生要語或士大
戒明念講說務要明晰曉畢一躬入坐衆皆坐然後
衆相質問或將孝經及他經書若先儒等書反覆參証
或有事情商量大家虛心評論務求實益其論事務協
中道或相規勸總之以孝弟爲本躬行爲要不可濶談
性命使人無處捉摸却謂孝弟躬行爲無甚緊關者竟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最宜玩味

一是日以端慎肅嚴爲主斷不可謔浪恢諧及東西散
亂忽來忽去亦不可叙寒溫談朝廷官府一切事體及
談人家門事有一于此皆爲煩囂監會卽擊磬二聲正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五

色止之不聽者紀過坐久或更歌詩鼓首更唱迭和工
琴者或彈一二曲亦自無妨已而司磬生擊七聲各起
向神一揖一躬同至露臺圓二揖而散內有不得已事
先歸者說明向神一揖與衆一躬而退

一凡雙月一日爲常會辰刻便服詣書院其儀卽俱同
大會但不拜

一如公祖父母或達官遠客偶在會者其迎送行坐拜
立之節各宜斟酌合禮期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不必
過讓以滋勞擾

一會中不言公事有官府則宜更嚴對人不問名色入

衙門則當倍慎若以會所爲講事之地講學作護身之符其人可知矣願諸友共戒之違者紀過

一置會簿一首會長會副監會次衆會姓名仍各書字書號書年下爲格錄會填到不到及假字以驗勤惰蓋會期既簡卽有他事亦宜一切放下如萬不得已仍將姓名事體書一小帖告於監會斟酌可否仍與執會錄會說知不假者一二次紀過三次會簿不列名

一每會輪派一二人執會供具茶果或三四人亦可貧者免執務要預至會所整飭神位卓案水火筆硯之類必使肅然執會有事預告另派不得失候毋坐定傳茶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六

午後傳果餅各就坐位不必紛起

一公舉會長一人副一二人監會三四人必其議論可以開道躬行可以式俗直諒可以服衆不專論年益此數人卽會之領袖糾紛及會之史筆也不可參一毫私意致衆不服監會季終一舉其坐次宜稍前以便訂証其行立拜位亦以此爲定

一執會錄講錄會司講司鐘鼓司磬司歌俱會長監會預派應講書程亦要預先議定勿致臨時周章錯亂一遠方來學者初至以客論講日仍序長幼其後既爲同會只宜序齒有相知者或備飲饌或餽米菜俱隨其

便但不得過奢亦勿彼此館較以省煩擾

一每會各將一月所心得語或有疑書義或疑難事體各書一二條期于闡發性命實証庸行處所偶悟當下筆之于紙以便商証雖各人所見未必盡合至理然不妨借以訂入蓋惟悟可以入道非疑何由得悟不然幾虛過此日子矣錄講者仍將是日所問答恭悟有合于道者畧爲綴紀成篇以存其說

一置還善改過簿各一冊會中有言行善者所知之人公舉于會衆覈果實卽書于簿以爲衆勸有過者各私相規正不必糾舉不悛則會長監會公舉入改過簿以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七

爲衆戒如果改行有一善卽銷其過總之欲人改行故簿不言紀過而言改過有過自首者免書如一連三過每會出班規戒有善則止

一人孰無過有過能改便見好學所以自古聖賢皆未嘗無過只是能改便是聖賢不改便是俗人聖賢人中間更無安脚處如郭梅山半生不檢一旦改過從孟先生講學至今人稱其賢何足爲人累哉所以會長監會須要放下冷臉提起熱腸共勉爲善有善必引有過必規不聽必再三再三而不聽當於會日公舉書簿若更飾非拒諫則亦未如之何矣如未嘗規而曰此人

可規是亦吾輩之過也于彼乎何尤

一君子與人爲善原不計較平昔若素行不檢一旦改行從善更是難能但既要入會須照約行若不照約行何必入會今後有願入會者先告會長監會即取會約並存古約言士大戒各一册付本人前後細看便問君要入會是何意思想其人必有以對矣本人更須心內自忖我今入會果照約行否果始終實實行否或有夾雜意思否或暗借以行私否或口是心非而從背違否或因官府計較借此解免否或借個題目以後好出入衙門壓量人否果是實意無夾雜意便須當下立個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

志一心做好人另置立志簿一扇凡入會者各隨本人趨向書爲一款以券將來

一立會原以立身修德爲主因以正人心善風俗非徒博名而已倘大家立志循禮守法敦行証性淺之完庸行之常情之透性命之原大之樹叅贊之業皆是吾輩本分事大成大小成小彼此成個好人便是學孔子便是學孟先生學孔子之事若猶未也名爲義而借以圖利名爲善而因以濟惡諸不檢狀一毫未改而徒以騰口說驚愚蒙或面相譽而背即毀之或互相譏訕全無平心虛心意思或作輟不常或一朝訂盟而見勢利則

便背其所約或只圖責人絕不反己甚者所爲皆爲上官所責而謾之曰我與某某作會及或立心陰險毀人之善人心憤之鬼神瞰其室可不畏哉吾輩雖未必有此然當以爲戒方有實益

一會中雖是嚴肅務使情意藹然彼此相成相愛如古人尸德一心斷金如蘭之意乃所謂君子同道爲朋雖自與小人同惡不侔然君子情誼比小人更篤若視如秦越過不相規德不相勉美不相成無貴於會爲矣卽拈經質疑亦只共明此心共見此性平心和氣自有定論不可有一毫求勝之心有求勝心便非學問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九

一世之誚講學者多云彼雖好人然其所與共講者則某某皆小人而彼群而聚之矣愚嘗疑之不講則已講則必有難拒者于夏拒之一字遂爲于張所譏拒誠非理然毋友不如己非孔子之言乎又何以訓也大抵自成德言同當擴胞與之度自初學言尤當慎匪人之比尊賢容衆數語乃君子成德後事初學者如何可爲口實畢竟于張好高故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而拒之可乎曰亦非也孔子固云汎愛衆而親仁此取友之家法也馮先生亦云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客愚甚疑之然細思先生意謂吾擁皋比而登壇

洗心聽法何人不可此卽所謂君子成德後事也然
與不妄雖成德猶然况吾輩此會原彼此取益自與馮
先生成德後登壇開講不同故不可不慎若苟洗心改
行孜孜于學所謂講學無人不可容豈過哉愚嘗云大
凡其人易合者必終離者也其事易成者必中敗者也
蓋亦夙有疑于講學家之易與而云然者敬質之海內
君子以爲是否

一農商市民無不可與作善但其來會者未必實也或
曰子何以其實爲哉彼雖未實而借此以引之向學者
必多且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耳何必實哉噫苟不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

實而驚其名不惟彼此無益并會亦將中廢故農商市
民非實有是志寧徐俟之或曰人有向學之心而棄之
不隘乎曰此政急爲汲引卽所謂不屑之教誨者苟其
力行好修則彼邵堯夫王心齋諸先生非布衣乎無已
則有鄉約一法最便於布衣之向學者擬每月十五日
群農商市民之有志者爲鄉約會以講

聖論爲主而間及于先賢語錄明白易曉者其會簿儀
節各項俱照常會稍爲斟酌合宜或與官府共議舉之
務期實實照約行擇其雅志好修者公舉表揚之以勵
末俗是亦君子汲汲與人爲善之心其誰曰不然

一春秋丁祭日凌晨各衣冠詣書院向孔子位四拜仍
備牲果庶品致祭文昌及七先生祠其祭以冠帶一人
主祭餘助祭禮生卽於後進內派禮生事畢補四拜祭
畢或同享或散昨其備辦諸事會長會副監會豫爲料
理毋致潦草失悞

一會中如有進身照孟先生約各出分金若干及願捐
分金等項另立司庫一人會同會長收執查算以備修
理書院置買祭田書籍等項公用其同會中及他人貧
不舉火或不能喪葬完娶者公議施濟登答明白

一古人耻獨爲君子千里而一士猶比肩也道學久廢
申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功利溺人苟用心於是卽謂之同志卽謂之共學何必
娓娓一堂哉凡遠方士人有志此學不能負笈只就本
鄉將會約存古約言士大戒一一實體諸身與同心向
學之人照約立會俾處處知學人人知學豈非斯道倡
明之會嗟乎此生易盡至道難聞碌碌一生草木同朽
徒令鄉先哲如程邵尤孟諸君子專美於前豈不可惜
之甚夫誰無此心誰不能學而卒其淪落者亦由無人
提醒安於自棄所謂豈不可惜之甚噫誠可惜也當貴
功名轉眼一空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願吾同志者相與
猛力振起焉

芝泉會約二

夫子論弟子首孝弟次謹信親愛終之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何嘗有妨於行哉正爲行之實行之証行之寔地下手處文之會友以輔仁也修辭立其誠以居業也今人只見學文爲科第筌蹄全不檢點躬行所以先正嘗言今人自讀上大人便差了也若果寔躬行寔寔印証卽夫子所謂修德修此講學講此徒義改不善亦從此改此卽雲浦先生亦只如此夫子而在亦或不免如此何差之有哉故有書義會以叅理解有文會以課制義而總歸于透性靈驗學問勿二三之雜勿作輟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主

計開

一書義會以每月初二十七日辰刻至會所向神一揖一躬候齊請堂分班圓揖應告坐者出位另告餘人不必要互告坐定司磬擊五聲命人供案將四書書程展開聖籤傳講每講畢卽各隨所証悟畧爲發揮問難仍將經鑑及半月內所讀書程畧爲考課以驗勤惰或更証悟道理規勉德行吟詠詩歌俱要嚴肅端正如聖

賢在上師保相臨不可大聲嬉笑往來無定及非專處謹午刻傳茶餅事竣擊磬七聲起向神一揖一躬同至露臺圓二揖退其行立坐次俱畧同常會儀

一文會以初三十八日寅刻至會所候題至靜坐沉思不宣喧譁聚談彼此易位及更往別所違者會長監會規正不聽者罰再不聽則紀過每會以二三篇爲率或間會七篇及二三場每季一試第其文之高下勸懲有差

一每會看四書若下藥本經通鑑若干藥孝經孟先生要語各一二條另有書程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主

一凡看書須要將白文熟念二三遍掩卷沉思自有得處若於書有契悟卽不必更看至意若至意有透語一見豁然卽不必又多看麗雜至意致亂心靈若被新舊諸說眩惑及屢看不解者另錄一手摺候師友問証不可草草放過

一聖籤講書先將大意說透卽就書中緊關處節節點破不專訓詁若至意有三三之說須此時當下叅証明白取其一說大抵以紫陽註爲主不必紛紛兩可漫無定論若不能講或全未看者罰

一會日叅証書旨各出所見歸於至當另立錄講生二

三人畧爲籍紀次日送閱以備參考

一每日所讀書不可專尚時文須將經史古文擇取熟讀其中字眼句法有不能曉然者不可囫圇吞棗須爲一小摺專書疑字疑句或就事體貼或設難辨折或因此悟彼或偶有所見俱書于摺俟師友質問此法最爲得力如樊遲問知子曰知人不悟又曰舉直錯諸枉云云又不悟仍見子夏問須子夏說到舜湯遠惡舉直心方悟借使不悟安知不又見師友問耶古人好學大端如此

一作文須細心思題意若何再看章義若何更想此題

謝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五

格調大段若何如蓋房屋根基已定規架已熟我心先有成屋而後下筆須要會意題中遊神題外得力題前運思題後一心作去不啻他人閑話閑行大率涵養到時不費苦索自然機趣活潑若取之左右逢其原萬不可抄錄陳腐時文卽有偶記亦不必全錄句句字字皆從心得方成名筆雖一時未必如此亦要從此造去若幼學心尚在通塞之間更須審量下筆不可潦草了事亦須薄暮通完若潦草或至晚不完者罰

一字隨工拙皆須端楷每于誦讀之暇卽取背帖佳者加意臨摹務精心向裏自有進處先儒云寫字用敬卽

此是學

一每會執會一人多則分執如初二日用茶餅果之數初三日具辰午二飯不用酒肉其不能飽食者雖二飯皆菜羹脫粟亦無不可凡初二日會俱以初三日執會者爲之過後及用酒肉者罰七十八日俱照此行

一每值會日執會預至會所編定卓號及安排卓檯筆硯茶火之類拂拭神位上香及在理名籤俱宜預定不宜周章失悞

一公舉會長一人監會二人凡會中領袖糾舉俱責成之

謝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五

一置從善改過簿與大會同遇有善過公舉書簿以爲勸戒如有一善卽削其過一連三過每會出班公責之有善則止

一每會照約時刻卽至遲者罰有事預告者免每月四會甚簡不必告假如有不得已事告于監會斟酌可否知不給假及通同濫許各罰凡許假卽與執會錄會說知錄會仍將簿內填到不到及假字

一會文閱後以地之遠近相傳人一日數人同地者共一日別有定則不可錯悞書義會日不論傳至何人卽帶至會所同閱閱畢付一人總收候年終擇其佳義

刻

一凡轉文到日即將自己與他人文字細看圈點因何圈點塗抹因何塗抹務要開眼體認虛心挹取不可一看便了嘗見不用心於內者連自己文字改批點抹全不照管或自以爲是謂人莫予若也閱文者枉費一番精神何益哉今擬數月後偶拈他人文字佳句或塗句一問如不能對卽是未看嚴數之仍紀過

一同會者年有長幼進有先後學有淺深幼學須于先輩長者之前恭而有禮不宜輒相輕傲以失厚道若會中偶有一言小嫌便卽銷化或衆爲婉解無成宿怨若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夫

更見相成之雅

一遠方學者有意斯文俱照此約立會各相切磋卽爲同德一心之友不必覲面一堂然後爲同會也然理學舉業本非兩事善乎馮少墟先生之言曰國朝以四書五經取士雖曰爲科第階倒是驅人於理學路上如今若講佛經道經倒難曉只講四書五經誰不曉得今之爲理學真是容易何人之輕放過乎

一近日文會益多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字各爲社便於分執每社卽以執會者直日仍總責之監會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二

會約

豐芭約會 會則

豐芭學約

伊洛會約一

伊洛會約二

明德先生文集 目錄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牌行應天約豐邑會

爲查取學行生儒立會作養以興起文運事照得周禮司徒實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而本部院奉

勅與督撫一體行事則地方人文教化與有責任況南都爲豐邑重地名賢輩出後來之彥豈可不加意作養適聞士風日澆學業多曠本部院夙切軫念意在甄陶願會計委瑣從頭做起日無暇晷今已料理一年有半化行民足而後可加意造士也然或舉之不實行之力則嘉禾或叅以稂莠有初每墮於鮮終將作養之道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未盡而菁莪之化或虛不得不慎重於始耳爲此牌仰應天府江防廳官吏卽轉行該學查取有學有行生員務要青年有志屢優有據或潛修力學不求聞達者多不過二三百名或有孝廉貢監素嫻學業願入會者一併開具履歷學行仍查該學有何官可爲師模可以批評文藝督率造就取二員督理并查何處公所堪以設會俱限二月初二日造冊具報以憑作養施行毋得潦草致孤本部院興起文運之意

豐邑會則

周禮司徒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訓萬民而其

要曰因五物施十有二教至其本俗之四若五則曰聯

師儒聯朋友今本部院之與爾多士上下其議警較其旨月有會歲有程考課有抑揚鑒識亦既竭蹶事此矣雖然枝附葉從表立影隨不模不範初炳久渝益開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益之者如苗禾之播殖然而必金之在鑄百煉不渝久久垢隨火去真金自在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今與爾多士所互相訂証者非進德居業事耶夫噉道之夷磴闢室之凝缸度疾之仙丸出谷之神馭豈在遠乎若曰姑以爲名而弗軌于則躐括之旁多枉木砥礪之門多頑鈍是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將信然乎哉爾多士庶勿負茲苦心本部院將拭觀爾多士三物寶典五禮防僞咏先王之風而雲蒸霞蔚爭先嚆起彬彬然矣本部院實典邦教庶不重曠厥職實惟爾多士之詒

計開

一擇學博二員督會而以江防官總之上江二縣官典提調該縣捕官供巡緝諸生中擇老成端謹有學識爲衆允服者立會長二人仍分爲明德新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齊治平戒懼慎獨中和位育等社社各四十人以學行有識者每社二人爲會副司糾正紀錄

一講書日辰刻官師諸生於祠前候本部院肅臨一躬
禮生導謁明道先生官生隨班行四拜禮畢升堂官生
以次見如常儀應坐官照憲綱序坐諸生於簷下分東
西班牙立鳴講鼓供講案隨掣籤唱名本生應聲出班
西向立挨序進講至簷上案前一揖照書程命講須高
聲洞晰章旨洞徹貫串勿煩涉訓詰講畢一躬下階東
向立俟各生講完諸生不妨互相問難證各出所見
以定宗旨蓋此番講書期於實証實修不得視為平常
臨學套講故事

一書程照刊定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史鑑每月各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三

數十葉講書作文俱以此為率約一年內外可一周講
書完各本生將所講略節并本社會副將本日問難語
錄略節記其大義俱於三日內送該學總呈閱定發刊
一諸生看書須將通章白文默誦潛思務要句句字字
體貼在自己身上必實實可証自己實實可見諸行事
為明達或與同志二三友人探討磨勘必使豁然有
得不宜因循不察動輒自便如有疑義及有獨見真解
俱不妨列欵于會日質訂

一會文日五鼓在會諸生各備巾便服持筆硯墨汪齊
集門外候本部院案臨提調督會等官先入見畢諸生

立大門外聽督會官點名魚貫序進至公座前點名給
卷掣籤認號就坐坐定盡逐開雜出門執事吏領鎖捕
官封大門等門仍嚴行巡緝大門內外不得容留一人
候出題吏執牌傳看諸生靜坐不得起立諠譁如發題
委考亦照例封鎖嚴禁有加

一會文日須極早齊至不得參差前後出題後尤當沉
思靜會不得喧嘩移換其坐號即自書卷面出恭擊雲
板一聲回擊二聲飲茶擊梆二聲日或二義或三義以
日晷修短為率更出表論策賦辨解詩歌等題以觀所
養是日俱不給燭即自帶燭亦不給燃總以日落為率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四

是日俱當如約故違者督會官紀姓名下考不得與會
一卷完時督會官飭書吏受卷每二十卷為一封完二
十人取匙開門放出放完仍閉捕官驅逐開雜不許縱
客一人擅進如違重究

一會卷評閱等第發學折號出榜傳示諸生赴學領閱
限五日內繳院其一等卷仍令刪潤謄寫如式序次選
刊二等卷有願刪潤者聽

一會不必廣收亦不厭廣收期於實收會文輔仁之益
如有敗類及借會為名以市重者督會官不得濫收今
後如有苦學尚志之友不妨考核精確續申候示不得

徑自收入既入會後即當以有恒自勗有緊要事或偶疾在督會處預假不得倏去倏來有初鮮終一次不假督會誠諭二次不假即申呈下會免給試卷

一在會諸生務要情意藹然既敬且和互以躬行相砥躬行端本于心術正心術正則我之心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剛大浩然塞乎天地立志要願爲真聖賢不但願爲名科第名公卿不然心術一壞百行皆非文雖工猶之乎霧縠組麗爲女紅之蠶也

一諸生以作文講書爲業若有尚論古先訂証素行何妨就正但是日不談時事不談公事不許借口公論糾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

衆中議會長會副亦當爲鳴鼓之攻

一本部院以興文運育英才爲已任跡雖疑於越俎心實篤乎緇衣然何能爲諸生益惟願諸生有以匡我之不逮一堂斷斷起予良多豈非本部院之受諸生益更奢卽至一切供具飲食俱要精潔堪用不得草惡取厭其費用俱本部院捐俸節省不費正額一錢亦不取用民間一物所司官吏不得借名糜冒亦不許分毫累民其各體此意無斁

豐芭學約

人生樂事聲色玩好過眼皆空且或反結苦趣我輩要

奪真正受用安在夫爾諸士吃吃終身非學也乎哉然而所學何物所爲學者何事不過曰取科第做好官多得錢此從總角舞勺時念頭便差南針一錯九澤都迷爾諸士試問從前魁名大物若而人台鼎若而人顯名厚實若而人其精神結聚憧憧微逐今安在哉楊子曰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或曰若是仲尼奚寡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故曰聆驥之馬亦驥之乘也聆顏之人亦顏之徒也然則爾諸士奚志乎哉孝德之本也孝弟不敦雖有他善猶玉屑盈車不可琢爲圭璋李成季謂其猶子曰爾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濟泊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二 本

寧靜四字可爲良藥龍之潛也確乎其不可拔鄙夫鄙婦相會廬陰明日或揚其言焉士篤潛行胡爲乎其術而售也昔人稱華榮之言終爲愆石有玉傷其山而且競輦悅之麗蕩食色之性而且喙長腰折以公庭爲市無惑乎世俗之日偷而士自賤也夫士也埋頭書案以經史爲味以躬行爲服以道德仁義爲倦卧渴飲而以博反約以意逆志直與千古聖賢夢寐晤對視彼舍元龜甘朵願者所得孰奢至于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文章一道士趨日雜非駢枝朶贅則楮葉霧縠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飄於靜樹雖有才士若燕之行而南其馬

馬逾疾而去燕逾遠復申之曰行衰於寡助友傷于比匪芝室鮑市浸淫俱化故交不可不慎也爾諸士誦法孔顏當潛心篤學尋爾真正受用安在必有默然可思者與今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隣夜光結緣不作鬻市之珍逸羽翔鱗豈甘園池之玩熱鬧中別具冷眼澹靜處獨有熱腸夫亦愈知學矣是故學也者以言乎其覺也極西之南有眠人眠五十日始一覺以夢爲真覺爲妄夢覺之關特爲爾諸士拈破如味飴蜜滿口皆甜味予之言有甚於是

定志齋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二

士有無前事業而一氣可以直奏之者無他其志先定也直根之樹無曲影振翮之鶴無卑棲雌伏雄飛耻掌名姓之記乾旋坤轉豈存溫飽之圖屹屹三軍撼之不動閒閒十畝不求有餘諸君子將通天下之志可不正彼天植乎故約首定志齋

敦孝弟

求忠臣於孝子通長幼於大倫從至性立崇高百行基於不薄以太和爲保合萬物周於未孩有生欲報在三真品斯爲第一清華滿座萬石君之子孫羔雁成群陳元方之兄弟益孩提稍長之成性匪宗族鄉黨之博稱

謹庠序申孝弟夫亦敦本是務焉

甘恬靜

周士資秦士賤夫非以吾鼎可愛人熱空因與楊子雲家產不過十金閉戶著書曾拒萬錢於富姓孟浩然到京不遠千里故交把酒安知舉薦之韓公命不關天妄意讀書談道之外士固有品豈在利門名路之中故以甘恬靜爲諸君子勗

勵潛修

若夫蓬萊衡門蘭生空谷杳然天地紀省之養木鷄展也風雲閣客之絲獨爾古人見我汗下通身散聖安禪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慎言論

頡頏今古正借機鋒體撰神明尤資麀尾但洩無餘蘊天地之美不鍾况逞有咩經聖賢之徒安在須慎之又慎師寡於吉人言以不言歸功於靜正

禁奢靡

天地之寶惜之自士人先朝野之風轉之自吾輩始奢則示儉儉則示禮二簋可享何必費中人之產以佐庖魚三泔可衣何必逞竭澤之漁以供裘馬胸藏萬卷堪

蓋碎擊珊瑚學富五車自爾隨風珠玉欲敦白賁用禁綺靡

簡遊宴

董仲舒下帷發憤足跡未嘗窺園魏伯起隨樹讀書牀板爲之銳減若登山臨水旬日忘歸則寸晷分陰一生虛度且以遊而角聲伎用燕而喪威儀要識曾點之暮春姑置向平之名嶽

省訟調

鳳翔千仞豈聆角雀之聲龍蟄九淵孰等陽鱉之味放鄧陽之書雖躁不如遠獄忘言禍衡之刺不投爭似養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九

高屏迹故是非問幽獨莫問公庭聲價求可賓非關折節

勤實學

學以經世爲大兵農禮樂總是心精理以適用爲真齊治均平功先格致若夫口耳說鈴步趨拾潘觀秋水之暴至罔識津涯掇朝華於已披豈尋根據欲內不負所學外不負所知不亦難乎故勤實學要務也

精書理

詩書之理如帝臺之漿可愈心疾靈犀之角可影鷄鳴但粗則三足之鷄精則萬川之月盤旋註脚縛呆漢於

千年抖搜精神碎疑團於一刻吾願精書諸君子自至焉

正文體

文者心之聲也心術正則文體正文體正則世運正提衡者所必慎也昌黎起八代之衰力崇正始廬陵恥七子之陋體尚雍容識尊則采自異何須牛鬼蛇神學到則理自深何用拈花擊竹修本成形隨便立功氣備中和言能壽國予於諸文士有厚望焉

親良友

夫比匪之傷不利於君子麗澤之兌有功於出門人之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十

無良我以爲友是敗群也其必匡德補過蓬門始爲君開無然謔語而諛禮法非關我設請觀翟公之書貴賤永佩孝標之廣絕交

伊洛會約

與芝泉會約畧同

往予爲督司理則群魯諸生爲會會有約爲吏部山居則群新人士爲會會有約爲南廬南樞則群豐邑都人士爲會會有約今伊雒人士從予游三年矣會有約約久之而人士彬彬興起矣雖然諸友之向上理會者文質兼進而其半似以予爲帖括拈宗法也已矣夫修詞立誠固居業事然學者之所以立身行道繼往開來調

元贊化正人心扶綱常弼名教式風俗豈徒然哉蓋亦反其本矣

一定志趨學者先須辨志試思今日此會為何可止曰為制舉業已平以梯科第青紫之榮已平以博名已平夫吾輩之所以為天下後世重者豈徒以文哉即予之所以期願諸友者豈徒以文哉是不可不求之也若知去華務實研究理學即不作文會即不科第青紫亦不失為德行之士不然霧縠文章泡影功名將焉用之一議會期每季以孟月二日為大會以每月十六日為恒會蓋以會之日證驗其會前之日所得學問何如耳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一

非徒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已也必敬而有恒極其真誠嚴肅勿諛勿詆勿譽勿閒談勿襲取勿作輟

一重大會是日夙興各謁先人祠省問父母畢即趨會所別憩已刻齊集公服升堂序立恭拜

至聖孔子四拜拜畢司講者恭誦孝經一章一躬退復位序立向本堂四拜拜畢分班對拜拜畢向本堂一揖一躬告坐仍總一揖告坐有應單告者仍單告然後就坐坐後有續至者向孔子位一揖一躬向本堂一揖一躬兩旁一拱即就坐講竣起一揖一躬後至未揖應補者補之仍分班對揖露臺下一躬退如本堂先行則送

至門外一躬退

一肅恒會是日亦夙興謁祠定省畢趨會所別憩已刻便服齊集升堂向本堂一揖一躬分班一揖仍序立向本堂一揖一躬告坐仍總告單告如前儀就位掣三籤命書肅講講畢互相質論竣則一揖一躬其後至補揖分班揖退俱如大會儀

一酌儀節凡初立大會及孟月二日拜

孔子及本堂四拜仍各對二拜餘會俱不必拜至於會中先期不約臨期不速往來不迎不送或達官遠客在坐必斟酌禮節期於上交不諂下交不賁毋過讓不決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二

其告坐惟祖父及伯叔父兄外祖舅岳師單告其餘即有應告者俱在總告中不必紛紛單告

一程月課此會以闡發孝經為主其易經家禮性理小學及所業經書史鑑或程朱先儒語錄等書每月書程各有定約精心研究實體諸身求合於理毋故悖程朱相尚以詭異之說倘有能發明前賢未發足以羽翼經傳者隨時書摺會則相質每月各書一二條以觀學問之益

一戒浮談凡會中語以經書為要以人倫日用為本以經世實用為務以闡經翼聖為宗不得談朝廷之得失

官府之詞訟田宅之美惡他人之品題與夫一切鄙劣險怪之說違者會長會正監會正色立止之不聽者紀過

一提綱領是會統於明德堂公推會長一人會正三三人以總其事仍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字分爲會每會推會正一人監會二人司其會之評閱錄講糾舉諸務務會長論年會正監會不專論年必其人學問可以闡道明行可以式俗直諒可以服衆此數人者亦不可參一毫私意致衆不服其坐次宜稍前以便訂証拜位亦以此爲定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主

一整會務每會輪派二人執會供具茶果如人多卽三四人亦可總於本堂捐備公費內開銷費而無從者免執務要豫至會所整飭神位卓橙水火筆硯等類必使肅然犁然如執會有事豫告另派不得周章悞事

一驗勤怠置會簿一首會長次會正次監會次會正姓名仍各書字號年齒下爲格填到不到及假字以驗勤惰蓋會期既簡卽有他事亦宜一切放下如萬不得已仍將姓名事體書一小帖告於會長會正前一日送堂不假者一次罰二次罰仍紀過三次會簿不列名

一重開修會中不言公事有官府則宜更嚴對人不博名色入衙門則當倍慎若以會所爲講事之地講學作護身之符其人可知矣願諸友共戒之違者紀過

一稽善過會中置遷善改過簿一冊凡有言行善者所知之人公舉於會覈實書簿以爲衆勸善積則公舉於官有過者各私相規正不必糾舉不悛則公舉入改過簿以爲衆戒如果改行有一善卽銷其過總之欲人改行故簿不言犯過而言改過有過自首者免書如一連三過每會出班規戒有善則止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古

賢皆未嘗無過只是能改便是聖賢不改便是庸愚聖賢庸愚中間更無安脚處如新安有郭梅山者半生不檢一旦改過從孟雲浦先生講學至今人稱其賢足爲人累哉所以會長會正監會須要放下冷臉熱腸共勉爲善有善必引有過必規不聽必再三再三而不聽當積誠以感動之若更飾非拒諫則亦末如之何矣如未嘗規而漫曰此人不可規是亦吾輩之過也一慎始入君子與人爲善原不計較往昔若素行不檢一旦改行從善更是難能但既要入會須炤約行若不炤約行何必入會今後願入會者先告會長會正卽取

會約并孝經家禮存古篇士大戒各書付本人前後細看便問君要入會是何意思想其人必有以置對矣本人須心內自忖我今入會果照約行否果始終實實行否或有夾雜意思否或暗借以行私否或口是心非面從背違否或作輟不恒見勢利則趨否或因官府計較借此解免否或借此題目以後好出入衙門否果是實意無夾雜意便須當下立定志向各隨本心作定志說一通并歷履以參將來

一篇真和會中須是嚴肅務要情意肅然彼此相成相愛如古人同德一心斷金如蘭之意乃所謂君子同道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主

爲朋若視如秦越過不相規德不相勉美不相成無貴於會爲矣卽拈經質疑亦只共明此心共見此性平心和氣自有定論不可有一毫求勝之心有求勝心便非學問

一堅識力自古及今惟有理學一道存幾希于人心耳萬古而不毀然而開眼認識出頭承當何寥寥也只爲俗情牽絆不暇及此或從事於文詞不能爲此或爲不利仕途不肯爲此不然則畏俗人之譏議之也畏俗人之非笑之也不敢爲此予謂士人全要識力無識力者必不能講學又聞馮少墟云正要立講學名色使天下

後世人人知學成就方多成就方大若只閉門成就我一人恐道脉自我絕矣且畏人之譏議非笑講學也與喜人之稱揚講學也病則一般諸友今日不可不開眼認識出頭承當

一省交際在會諸友貧富不同苟非科第大慶及父母大故其彼此一切禮儀俱可省不必紛紛欸分俾貧而不能爲禮者有自外之嫌如別有親誼不容已者聽然凡一切禮儀宴會俱宜從儉從質以存古道另有約

一置會費凡會中茶果器用之類所費不貲而諸友會文飲饌貧士猶有難色本堂每心欲代之此後來學日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主

衆春秋伏臘宜置祭田又宜集經史書籍俾有其舉之弗敢廢也或遠方之士來學者亦宜量助升斗以資誦讀皆不容已者也但願捐分金者甚少而進身輸金者亦尚需時日今本堂先捐借銀五十兩以爲諸友倡仍酌議買田以爲長久之計議舉司會二三人主其事每季截算年終通算登答明白其後來進身輸金俱照例收支總算

一廣興學古人耻獨爲君子千里而一士猶比肩也理學久廢功利溺人苟用心于是卽謂之同志卽謂之共學何必娓娓一堂哉凡遠方士人有志此學不能負笈

只就本鄉將孝經會約家禮存古篇士大戒等書一一實體諸身與同心向學之人照約立會俾處處知學豈非斯道倡明之會嗟乎此生易盡至道難聞碌碌一生草木同朽徒令鄉先哲如二程康節溫公月川西川雲浦諸先生專美於前而孔子幾爲不可學而至之聖人豈不可惜夫誰無此心誰不能學而卒甘淪落者亦由無人提醒安於自棄所謂豈不可惜噫誠甚可惜也富貴功名轉眼一空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願同志者相與猛力振起焉

伊洛社約二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七

孔子論弟子首孝弟次謹信親愛終之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何嘗有妨于行正爲行之資行之証行之實地用力處是故文之會友以輔仁也修詞立其誠以居業也今人只見學文爲科第筌蹄全不簡點躬行所以先正嘗言今人自讀上大人便差了也若果實躬行實實印証卽孔子所謂修德修此講學講此徒義改不善亦從此改此卽程邵諸先生在亦只如此卽孔子而在亦或不免如此何差之有故文會雖以課制義而總歸于透性靈驗學問勿二三雜勿作輟間勿外馳而游勿中堅而趾勿浮而欺僞而譽譽而詬文輔仁誠居業

蒙以養正聖功也文與行豈有二乎

一定會期每季以孟月三日爲季試蓋以課其學問之殿最云爾或三義或五義或間出論表策判詩歌說辨其文以一二三等衡之每月以十七日爲月會以二義爲率或三之或間出後場其餘逢七願另在外照約聯會者聽

一肅課規是日寅刻畢至候齊升堂一躬一揖衆對一揖稍退逐名給籤照號入坐是日沉思靜坐不得易位聚談吟哦笑謔減篇少結不得減筆差訛塗註遺落俟完會正執會查有無違式印註罰懲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太

一精文思凡作文坐定候題至須細心思題意若何再看章意若何更想此題大段格調若何如蓋房屋根基已定規架已熟我心先有成屋然後下筆須要會意題中游神題外得力題前運思題後一心作去不管他人閒話閒行大率涵養到時不費苦索自然機趣活潑若取之左右逢其源萬不可抄錄陳腐時文卽有偶記亦不必全錄字字句句皆從心得方成名筆雖一時未必如此亦須從此做去若幼學尚在通塞之間更須審量下筆不可潦草了事俱限薄暮通完不給燭

一析書理凡作文未精純者皆由學問之功未至也今

諸友所讀經書史鑑及古文詞須要熟讀詳解如講書
先要看白文理會然後取名賢語錄至意實証不可專
看學究講章詭異主意亦不可專尚溫惡時文如有疑
難須要因心析理或就事體貼或設難辨折或因此悟
彼偶有見即書一小摺質于師友此法最為得力如樊
遲問知子曰知人不悟又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又不悟仍見子夏問必須子夏說到舜湯選舉化不仁
處方悟借使不悟安知不又見師友問耶古人之好學
大抵如此

一敬字學習字無論工拙皆須端楷每於誦讀之暇即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九

取晉帖佳者加意臨摹務精心向理自有進處先儒云
寫字用敬即此是學

一實批閱本日薄暮執會彙集送堂輪派會正監會二
人通閱各以墨靛色別之務從實批抹不得扶同標榜
亦不得面是背非傳洩生隙人各二日送堂堂閱完發
會長傳閱人各一日不得過期候事俟下次講會公閱
完即彙繳還刊如季試仍列等第以示激勵

一戒自滿書曰謙受益滿招損學問之道以虛受為益
務要若無若慮以下人即如轉文一節務要看看自己
與他人文字圈點因何圈點塗抹因何塗抹務要開眼

體認虛心挹取不可一看便了嘗見不用心於內者連
自己文字批改點抹全不照骨或自以為是謂人莫知
也閱文者枉費一番精神何益今擬數月後偶拈自己
他人文字佳句或塗抹句一問如不能對即是未看嚴
數之仍紀過

一備刊布每會文有可刊者即自行刪改潤色送會長
彙送堂閱其季試一等者亦如之每季即行料理積久
成帙發南京刊行如豐邑社刊鍾雨篇例

一派執會凡會俱預派執會二三人預置卓橙仍編字
號並安置公座籤簿筆硯輪備辰午二飯務從儉朴大
南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十

約四人一卓卓四器早用脫粟飯午用麩食梗飯通不
用酒肉晚不再飯亦不備盒酒其備飯即於輪備銀內
酌議開銷但有事給假及至會者須預告執會明白毋
致倉皇失措

一議責成近日文會益多議以率性修道戒慎恐懼中
和位育等字各為社每會事體總責之會長會正監會
仍以執會者直日仍置文會姓氏簿註給假到不到及
題目等第以備查考

一廣同志遠方學者如欲作文會而力不能負笈者照
約立會各相切磋日求進益即是同會不必覲面一堂

然後爲同會也雖然理學舉業本非兩事善乎馮少墟先生之言曰國家以五經四書取士雖曰爲科第階梯正是驅人於理學路上予曰以舉業爲理學則理學愈明以理學爲舉業則舉業愈真是在學者之自認取之而已

罰例

一講會有事者預假免罰不假者罰紙十

一過已刻至者罰紙五喧笑不肅及閒談泛談者會長

監會糾舉罰紙十五

一掣講孝經四書五經家禮等書未看者罰紙二十歷

陽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主

三月無一條質証者罰同

一文會日出至及易位聚談吟哦笑謔者各罰紙十少

一篇者罰紙十少一結者罰紙五文內簡筆差訛塗註

等字每篇三字以上每字罰紙一大勢潦草及題首差

字罰紙十用燭者罰紙十錄舊一二比罰紙五半篇以

上者罰紙十誤事周章閱文違期及扶同標榜者罰亦

如之

一文會有事以小帖告於會正執會給假仍照少篇例

罰紙十如真有萬不得已事同會正執會具帖堂批准

乃免不假者罰紙三十但或假或至俱預告執會以便

備飯如不告或遲告及執會失備悞事者罰紙四十用
盆酒肉者罰紙同

以上罰紙以台連紙爲則或以二錢代一紙司會者
司收支應糾舉者會正執會即日註於簿仍五日內
催完送司會收如過期不送則倍罰倍罰而不應則
三倍之仍紀過會正執會不糾不許過五日司會不
糾者卽以其罰罰之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三

語錄

川上會語

芝泉會語

孝經軒語錄

慎獨堂語錄

寄弟書語

明德先生文集 目錄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川上會紀

先是海內以學爲諱無復言講學者余謂所惡於講學者爲其僞也乃併其真者而訾之乎豈因噎而廢食耶只不有其名可也馮少墟先生之言曰講學正要箇名色使天下後世人知學成就方多若怕世人譏笑刪去名目只成就我一箇人恐道脉自我而任便自我而絕人只是恐人譏笑故恥其名不知不以不學爲恥而以學爲恥則可異矣且講而不行可恥孰甚講而有又何恥之有哉此其見大而言之親切有味余不及也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三

乙卯之役余會先生於關中書院所語如是余聞而身之矣至是先生被召爲御史大夫果以講學逐天下於是笑先生之不逢世而以學爲諱尤甚於昔乃有志之士則望先生若鳳凰芝草幾幸一見焉是日方夜篝燈圍坐共質向日之所語於先生先生語益進諸生皆欲身先生者而心嗜先生語謂是日語多不能記且不暇記日向余問則余忘之矣諸生固問不已乃僅記憶其所問答語數端略爲綴述其忘者十之七然以語求先生則亦遠矣是日會者先生共余及先生之門人孫繩祖楊道興其子嘉年其孫湛若恂若而舍弟

吉儒氏同諸生凡數十餘人邑長吏解君與焉是爲壬戌冬十有二月之七日微風披拂天寒欲雪

計會中問答語二十一條

先生曰或問孔子是生知安行聖人何故十五志學吾答以十五志學所以爲聖人我輩四五十尚不知學孔子十五便志於學所以是生知安行聖人

又曰十五志學便志到不踰矩田地三十四五十六七十總是志學若志到不踰矩田地是志甚麼如吾自出京來便志到家了只是便走不到須一步一步走將去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二

又曰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勉行總是要學只是學有難易如京師報馬到此只走三日便到豈是不曾經過涿州良鄉孟津維陽特比他時走爲捷耳便是傾脚徒步亦只如此經過即飛亦須從此經過

又曰人多言不踰矩是我每如此便了惟聖人則從心所欲此言不足離却從心所欲使用檢點便有不到處便有踰時余曰我每亦是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欠純耳若不從心即是皮膚上不踰便假了先生曰然

余曰何不言規而言矩曰此是聖人言外之意矩是方的人只從圓處做所以多錯可見學問宜從方處做

又曰人只看矩可以踰可以不踰孔子是聖人故不踰矩我不做聖人踰些也罷不知人之於矩猶魚之于水原自踰他不得且不踰則得踰之則失不踰則吉踰之則凶甚且不踰則生踰之則死至爲得失吉凶死生所繫而曰可以踰可以不踰乎余曰此言最徹省

少墟問曾與王惺所張抱初講何語余曰王言立志張言知恥然余以爲立志須先知恥如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便不知恥知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便是知恥少墟曰然恥獨爲君子便是大恥余曰獨爲君子自初學時無人夾持恐便有躲閃時候自成德言一夫不獲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二

時予之幸正是已之分量未曾圓滿此正恥之近裏着已處

少墟曰德之不修一節只是爲修德而發講學只講其如何修德也下言義改過是實地修德處又曰文公於德之不修註解曰四者日新之要初疑日新字于四者何于不知四者不日新則亦不成其爲德矣如今日徒義而明日不徒照舊是不徒今日改過而明日不改照舊是不改日新二字文公極費苦心

又曰學如梳洗穿衣吃飯昨日梳洗當不得今日梳洗今日梳洗當不得明日梳洗穿衣吃飯亦然余曰若昨

日梳洗穿衣吃飯今日不梳洗不穿衣吃飯便蓬首垢面或寒而病飢而死者矣况終年不梳不洗不穿不吃者乎其生也幸耳然可深畏

又曰善有在今日爲善明日即非善者過有在今日爲過明日即非過者此處最精微所以學全要日日講纔得不差

又曰孔子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不講何憂之有只不講便不修德不從善不改過此中便作無窮之非僻生無窮之隱禍不講不足憂也禍猶不足憂耶

又曰只爲躬行故不得不講余曰若既講矣何故不躬行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四

又曰人不講便差了差亦不知所以要講

又曰學問在做官時越發該講事上接下案牘紛紜就非講學使無學問便差了如中庸九經說詞意稟稱事日省月試不如此則精神不周到便是學問不實徹處

余弟吉孺問不遷怒不貳過便是學抑其先有學乎少墟曰卽此是學余曰二不字正是好學離此安得另有學問人只看這兩句粗所以謂上一層先有學問不知此是最細學問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所謂不遠復無祇悔安得粗視之少墟曰然易曰懲忿窒欲可以參看然只是不貳過便了怒是過中一節不遷怒最是難事

吉孺問性相近習相遠章少墟曰人性皆善而氣質有清濁純駁故曰相近只就善中相近又問明道言善固是性惡亦是性何也少墟曰惡亦是善中之惡亦在氣質上說先生顧余問余曰是但說惡畢竟落在氣質上性何嘗有惡畢竟相近只是善卽孟子所謂性善原無二理謂相近者特因下面有相遠字對而言之正謂其同非謂不同也文公註此所謂性亦兼氣質而言蓋因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五

正是

又曰舉業理學原非二事以理學發出文字爲真舉業以舉業證出道理爲真理學且前朝多以詞賦雜流取士惟國朝以四書五經取士雖曰爲科第階倒是人于理學路上如今若講佛經道經倒難曉只講四書五經誰不曉得今之爲理學真是容易何人之輕放過乎余曰朋友之益最大初學尤宜慎交近漆者黑近朱者丹一定之理如人家子弟初時便不曉賭錢便不識青樓之門無人引誘決不至此試觀後來賭嫖不成材那

箇不因朋友引誘來少墟曰然

有問知其說者節謂還是治天下還是關係大小墟曰俱通得只謂仁孝誠敬便無難處之事余曰非也余幼讀書每書向自身及實事上體貼通者不通者半妄謂聖人之言半虛說也乃今細細體認其義日新無言不可體認到實事上如知其說之於天下今只言禘是祭祀及禘所自出之祖等語與天下何相涉即言仁孝誠敬何以通之天下聖人之說不虛而陷實乎不知聖人原有深意言之於天下便知禘是有天下事魯當禘乎不當禘乎且魯僭用禘及凡此類甚多而大夫便申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六

八佾便雍徹陪臣便執國命一國如此國國如此所以天下難處果能明此說便兜底一清魯不曾有天下自然不應用禘如此之類盡還之周天子大夫陪臣自然不敢僭亂天下有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各安其分而不治乎尚有何難處之事是夫子有反正之意其意甚微諱也如此體貼方有實據凡書必看到此地方見聖人言言實事非玄虛之談也又如明乎郊社之禮節有謂與此不同不知聖人之言豈有二理彼亦只是實事只將前面宗廟之禮一節作註解自明豈有親親賢賢序事序爵逮賤敬老而天下有不治乎與問禘之說節同

作實事看便豁然少墟曰然

余又曰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新說多言吾心之天地位萬物育似精實粗似深實淺凡看書落此窠臼多矣蓋聖人無虛言實實有此理實實有此事然萬物育焉以親親仁民愛物之說通之人猶易曉惟天地位恰似荒唐說不知能致中和自然天清地寧如紂時山崩水竭宇宙黯慘光景至文武而一清足徵矣即如寇賊變亂風霾愁慘天地為昏誰非人為所致豈不是天地不位之徵安得以為非實事乎少墟曰正是人只以造化徵人事今當以人事徵造化

申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七

又曰今日與諸賢坐一時覺一時之天地位萬物育了余曰是但如此說人未必醒只言此中如有一夥匪人在此飲酒嚷鬧賭錢爭毆其光景便不位不育則此時之為位育可反而觀矣

芝泉書院會紀

天啓四年甲子春三月十有八日芝泉書院成吉水李侍御緝破竣河東歸從先生者若張恭藩九劬朱僉臬午臺梁太守樹宇張別駕培元解大令調垣及憑維祺爾時遠近之士皆來學凡澠盧諸生至者及新安士數十輩緝敬停車一日為作是會初至洗心堂登拜先師

遂禮七先生于西祠既列坐一生進講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緝敬曰世只爲看得仁聖難了仁聖只是當下完
全的爲也是他誨也是他見得這裏滋味便自歇手
不得可謂云爾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皆見聖人之心惟
日不足飭一生云此亦只是爲之不厭正惟弟子不能
學不能學爲之不厭也緝敬曰這亦不必替他回護吾
輩爲亦離不得誨日用事物卽是爲卽是誨又一生問
曰聖人是生知安行是天生成的如何云不要看得難
了緝敬曰說聖人是生成的便自恭自栗生猶不悟愚
云只爲天生成三字誤了多少人愚嘗服張達玄司馬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八

有云千古無生成的聖人雖見地不同都由學問涵養
來生云或生而知之非與愚曰正是錯認此句世間那
有生下便知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卽生知也且
此生字要就道理看不就生死看觀經書中樂則生矣
本立道生之謂易皆是這箇生字恰是不假思議
自然這箇知來有生生不已之義非天生的便知
也不得卽生知註脚難道安行是天生的便行否
其實或生而知之六句亦不死煞指定一箇人要看得
活緝敬曰極是此只論道理辟如孝道中間安視瞻出
于天性卽生知其中亦有學而後知者卽如幾諫是其

心愛父母似有生知的意思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似有
學知的意思勞而不怨似有困知的意思生乃大悟又
論上智上達語上形而上諸義愚云學問只有下學一
路下學中自有上達非下學是一件物事上達又一件
物事凡耳可得而聞目可得而見口可得而言身可得
而持行者皆形而下也謂形而下形而上判然兩物便
不是然謂形而下卽形而上亦非也蓋謂形而上卽在
形而下之中也道理一句透便無不透是日緝敬與諸
使君反覆辨論皆直剔撥到至處都無剩義諸生互起
問答頗于言下有省已而諸生歌文成先生詩一闕四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九

座肅然始信靜極而動動極而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
無處不可體貼所司進茶餅三行酒乃過愚別業具一
餐時牡丹翻香木香拂檻曲水穿石鳥雀上下緝敬曰
卽此是仁聖當下完全的卽此是形而上者諸君退會
中麻奉常立取道之留聞愚與緝敬會講於此忽
長松濕雲處有梵然足音者則奉常披烟蘿而至也愚
與緝敬喜甚乃盤礴洞壑促膝笑語緝敬曰茂叔每令
二程先生尋孔子顏回樂處所樂何事吾兄可謂全具
此樂愚曰吾只視此中略勝似長安拜客風沙侵面耳
奉常曰嘻世界有藐姑射之仙者乎是山四環皆雜植

松柏桃柳尤多竹西爲文昌祠其巖突起如龍峙一角下有泉其平視地而水甘冽多枸杞谷中多老樹高拂霄漢坐其中聞風聲泠泠常如秋八月時愚曰君視此中與適來洗心堂登拜問答光景相似否緝敬笑語都作如是觀愚不覺躍起欣然曰吾今乃愈知靜亦動動亦靜靜無靜動無動滿山青黃碧綠無非這箇太極也遂相與窮幽捫峻借茵趺坐至夜分罷

芝泉會話

同年李緝敬使河東所至事竣津津與諸生談學折節理解多所興起愚嘗謂道不遠人只在開眼認識出頭申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

承當緝敬可謂出頭承當矣按部新安事未竣亦復爲之曰此是弟第一未竣事也諸生默識會中語明日各持見質凡四十餘條愚爲刪而存其七既而緝敬寄所錄若干語便覺諸生所識尚隔一塵然有可爲實地下手之助者再刪而存其五噫語也乎哉子程子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龔生講一貫章緝敬發揮殆盡愚曰今只玩吾道二字便醒謂之吾道便見道只在我身上卽我輩日用尋常子臣弟友之道只消這一點心隨他千頭萬緒自然都貫去要看得孔子極平常始可與言道

道既言一何須又費許多解所以曾子只下一唯字便了及門人問又只喚出一忠恕字了忠恕就是一不是忠恕外別有箇一曰而已矣者可見道只是這箇再無別箇卽貫字之義此三字煞有味

世人都有箇貫的方法如好利的以利字貫好名的以名字貫好機械的以機械字貫費許多轉折迴環畢竟貫不去只有這一點心却貫得去夫子明明說終身可行其恕乎又明明說忠恕違道不遠如何偏看得直恁玄奧

愚問學問從何處下手緝敬謂這商量不得隨人自家申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

解悟做去如飢自食渴自飲痛自摩痒自搔愚曰學問果是隨人做各人有各人病隨病下藥如何替他先定一箇方子雖然無欄柄處求欄柄其惟誠乎緝敬瞿然曰正合弟意

因諸生紛紛談性命愚作轉語云今日且莫談性命還從孝弟庸行處做方有着落緝敬曰明道嘗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原無兩事

只一孝字終身用之不盡孝字其貫吾輩吃死終身有多少未盡分處只爲成就箇孝不曾加一分

諸弟問克伐怨欲不行緝敬爲指撥甚透愚曰玩不行

二字便有意味池面浮萍旋開旋蔽不行故也江河活水自然不生行故也滔天之流爲堤障之何等費力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行其所無事也直恁攔攔着他不行故曰可以爲難矣用力力足欲仁仁至當從此處着眼或曰亦有當從難處做者曰克己須於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也若不得却大頭腦如治河渠者不從源處淘淤處濬終年下椿壩濟得甚事

或疑孔子志學那得便志於矩愚曰離却矩更志箇甚麼註曰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卽今木匠曲尺初做木匠便離他不得只是初間不熟還有踰處漸漸熟來却是申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圭

以我合他到極熟時我心卽知得之心而應之手矣不是泛泛懸空做

諸生問天命之謂性章愚曰此章吃緊在修道二字修道乃所以率性也率性只是解箇道字修道始言工夫蓋率字活修字嚴率字虛修字實下文戒懼慎獨正是修道實地下手工夫至中和位育則教自我而立矣切莫把修道看得粗若說修道與下文絕不相干只合說上二句便合緊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何故又蛇足緝敬曰說得好年兄在實地上用工夫故所見如此或問慎獨愚曰認得獨字真便可語慎獨不是閉門兀

坐凡大庭廣衆千萬人在前我起一念人不知便是獨緝敬問文王望道未見是見得是未見得愚曰畢竟是見緝敬復難之曰旣見安得云未見乎曰正是見纔有未見學然後知不足也

緝敬曰道畢竟有未見處否愚曰若不見何以爲文王若見何以爲道道無不在無不有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然只描寫出聖人爲善惟日不足之心與夫子何有於我則吾豈敢同意

只看視民如傷便知望道未見之意明道作縣常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于此

申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圭

因論雞鳴而起公謂爲字在念頭上看愚曰看來爲字極喫緊味雞鳴而起四字這爲善念頭直于一日所爲處看出非空空存想也舍躬行而但言存想是爲偽學問開躲閃路

或言人多爲理欲交戰不能分曉如何做工夫愚曰若發念純是天理無人欲何消又做工夫正要從理欲交戰處看未發氣象

試問今人曰爾聖賢耶必不敢承富曰爾狂愚耶又不肯承富開口便說我不能爲聖賢亦不敢流于狂愚願爲中人噫天下更無三等入天下只有聖賢一路除此

便是狂愚那有中人一路故凡汲汲孳孳惟恐失之其究淺深不同不失聖賢一路不然亦心乎聖賢而時有出入其究中人也凡中人皆有聖賢之心不能擴而充之也若安心爲中人便愈趨愈下而在愚矣譬如危山斷橋上有百丈之峰下臨不測之淵非登則墜此處豈容歸宿真箇可畏緝敬曰年兄此語非極費苦心不能道

天下無生而聖賢者只是純純常常葆養此心不使間斷日新而不已自然成箇片段故集義二字是千古做聖賢單方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三

古

講學只是爲躬行地若認講學便是聖賢卽刻舟求劍或問克己由己二已字同否緝敬曰那有兩箇己如面目上有塵氣難道不是我面目又曰如一箇鏡子山河大地原是都照見的只爲塵翳便不能照一拭磨之山河大地便都歸在這裏面不是去招攝來然從天下做便難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謂靠不得人也如年兄在此真實爲己人自皈依豈是一一招他來緝敬曰人多謂講學是好名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便是好名的人亦于世道有益因述昔與鄒南師論此弟曰一人唱孝義歌每誅其母云老乞婆與我炊飯却

到各村唱賢孝詞曲唱到好處人有感嘆淚下者有大稱賞者有因而改行者此人亦幡然自悔竟爲孝子却不是虛而往實而歸南師爲之稱嘆不已

緝敬曰昨日和年兄詩云下手須知罷手艱學問須有罷手處愚曰學問只求下手不須求罷手到欲罷不能時便有罷手處

時時下手時時罷手不悛不求何用不藏是下手法是道也何足以藏是罷手法

用舍行藏夫子獨與顏淵非獨謂其無留滯也玩有是夫三字必聖賢有所持以爲行藏地者所以處不空處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主

出不空出有美玉於斯藏可也沽可也若無是玉便只得求人

要做千古人不暇與眼前人較量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無此眼界如何能三自反

有問君子無所爭者愚曰此正與三自反章同看我輩自家有多少本分事那有工夫與人較量故曰君子無所爭凡有爭者皆內不足也

孝經軒語錄五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十六字足以

盡堯舜之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十二字足以盡孔曾之傳

孝者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敬者千古聖人傳孝之心法敬親敬身只是一敬離敬更無孝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忠恕無兩事

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孝經孔子之教書也皆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上下無怨天下和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孝經孝經先德教後政刑孝申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六

經其用大而理約

慎獨堂語錄七則

子嘗問爲人之要于王憲葵先生曰只是要誠要平子居官處世每受用此兩字

七情惟怒爲難制人當盛怒時若說要以理排遣便降伏不下只怒時且不要驟發略存想一息事體輕重如何後來下落如何暴戾之氣卽未必銷鋒亦或稍退回此便是工夫處

有司要錢縱瞞過人瞞不得庫吏門子做官先要無愧此兩項人若但說無愧于心便且瞞過自家

罪疑惟輕聽訟有疑者薄懲之爲得不然恐冤枉未明亦暗自損福

居官非爲名也然期月而頌聲不作則無爲民之實可知矣

做官只平平做去自見知于上人若欲務奇以治民民必病苛

有言仕途不宜太實者先生曰吾之所以動人者忠不實也實則何慮詐詐且感吾實矣若以詐御詐庸愈乎

寄弟書語計二十一條 先生語弟語往諸子泰

士君子立身要自定根胸中立不倚百折不回若曰風申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七

望氣東奔西走踏兩家船或寄一家離下不知雨龍庭空酒闌客散作何生活

東西分局非國家之福人皆有局有局則有勝有敗吾知有朝廷世道而已不知有局

彼謂我於東西二局未嘗立定根脚誠愛我哉非知我也我正不于局中立根脚自有立定根脚處

試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此處見得定吾生平碌碌不能依傍人以至如此某言欲我學勝而趨

豈不聞古人有云豈期百鍊剛化作繞指柔若我今日由依傍人進一日失身終身莫贖

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吾以爲惟我貴故知希
行使止尼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吾之用舍自有天意
存乎其間於人何尤

世之不知我者多矣卽知我者或謂我才或謂我肯任
事或謂我出處取與不苟或謂我可以經國之財用此
果知我也乎哉吾于此數者猶不能也嗚呼此果知我
也乎哉

世不知我必自有知我者知不知人也用舍時也道之
將行將廢命也

明王發夢固不可知巖穴終老于我何損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大

山中饒有事業惟日不足無暇問出山事

山中有山水可游有花可傍有柳可隨有農夫漁叟可
話有及門弟子可教有子可訓有琴可彈有書可讀有
清閒工夫可自在受用此中未嘗不樂

此中之樂不可名言古詩有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
君

世人情面多肝膽少卽自號爲肝膽仍是情面而已不
然則勢利而已偏黨而已朋友列達道之一噫此道之
存者或寡矣

窮居不損不知不愠此中若無自得處豈能寧耐得下

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又曰確乎其不可拔潛
龍也要思何以能無悶何以能不可拔當是得力一潛
字

來書謂某言孝經當進但此時勢須且緩進恐當國者
不喜不肯行是矣不知世道之所以不壞人心之所以
不死只此孝之一道足以維綱常名教于不墜耳正謂
當此時勢此經不可不進喜不喜行不行奚論進孝經
與他人不同此是明王孝治天下大道理直欲大行此
經於今日耳蓋孔子一生精神在此今日對症之藥在
此非深心體認不知此經係有關係一部孝經是我一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克

生精力結聚處如有用我者吾當執此以往

或謂之曰如子之固執子無意仕進者與曰否是爲忘
世忘世則果然則子有意仕進者與曰否是爲希世希
世則諂然則子非忘非希其浮沉于世而嘯傲任運者
與曰否是爲玩世玩世則不恭

用舍在人可用之具在我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
我與爾有是夫要深味是字無是則行是行甚物事藏
是藏甚物事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四

語錄

論語問答上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伊洛大會語錄

先太傅六載居洛為伊洛會與諸門下士講求身心之學每會問答各有語錄凡十數卷經洛陽寇變不肖從灰燼中檢錄十存一二攜負河朔及寇北渡不肖徒步南歸殘缺尤多因輯四書問答叙次成帙次及孝經性理史鑑人物學問內外各款得若干語雖河海內同志仰望前轍者幸吉光片羽為後學津梁謂不幸中之尤幸也則不肖之罪戾滋懼日深爾璜琳敬誌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論語問答上

宋懷橘問其為人也孝弟章

先生曰其為人也卽下文其為仁之本與之仁仁者人也其為人者其為仁者也上下兩為字相照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止孝弟一節乃其為仁則必以孝弟為根本謂孝弟是為仁之本非謂孝弟是仁之本

李觥問孝弟為本豈為仁為本乎

先生曰非也仁猶木之種子孝弟猶木之根為仁如統一木而言其為種子根幹枝葉花實皆木也然而幹也枝也葉也花也實也無不從根生故以孝弟為仁之本

若論本之本則根又自種子生程子謂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正與有子之說互相發明胡雲峰謂程子之言補有子之所不及信然

荀良翰問孝弟爲仁之本是推廣之以仁民愛物否先生曰仁不專言仁民愛物亦不必說到推廣那南阜云只立了此愛親敬長一點念頭而天清地泰萬物咸和機趣時覺在腔中藹藹有生意故天下有孝子悌弟襟懷不患無仁人事業

劉介問弟子入則孝章此章看行有餘力是弟子全副精神緊要處在學文蓋謂弟子於孝弟謹信親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二

愛不過目前近易事容易盡故行之多有餘力其所餘之力全用之于學文謂文是終身學之而不盡者是否

先生曰如子之言是從今之學者起見耳不知古之學者全以行誼爲重如孝弟謹信等事一日行之不盡終身行之亦不盡且此數者蒙養作聖根基盡在於此孝弟者大人愛親敬兄之仁義也謹信者大人之言道行修也親愛者大人之容衆親賢也雖堯舜克諧底豫允恭溫恭急先務急親賢亦不過此安得謂目前近易事張南軒云當以是數者爲本而以其餘力學文甚有見

盧從心問餘力是暇日否

先生曰猶言暇日非謂餘力爲暇日也如我有十分精力用得九分此一分即是餘力便即學文如一盂飯自食九分餘一分與人食畢竟是自食多與人食少

楊鑑問然則學文輕乎

先生曰學文正爲德行地非獨考驗所行得失必親師取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涵養德性使不徑情不差謬不偏倚不太過不及始成其爲孝子悌弟仁人君子不然或流于悞謬偏頗矣學文原不輕但以德行爲本耳趙氏曰德固不可一日而不明學亦不可一日而不明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講

李新命問此章所重何在

先生曰重孝而弟而謹信親愛而學文皆自孝之一念生出三則字最宜玩味

又曰看三則字語脉最緊是一件不了又一件直不令弟子曠廢精力耳有兢業勉勉惟日不足之意若謂行此數者有暇日方去學文幾終身無學文之日矣

李毓楠問聞政章舊解于禽疑夫子之求子貢以得字破子禽之陋固未爲的或云子禽見當時齊緣板附曾不足動邦君一盼而夫子所至輒蒙尊禮

故以求與兩下作疑子貢直從夫子身上描寫全不在人分上着半點精神分明說夫子不求人而人自求之吳因之曰夫子之聞政人自求之耳而夫子實無所求也一節只是不求二字楠據膚見此正是聖人聞政之神當時夫子與邦君晉接感者不知受者不知兩賢從旁察議而體會商度終未敢定子禽認以爲求又意以爲與子貢指以爲得轉亦云求總見其聖不可知過化存神妙于莫測故兩人俱執着不得也未知然否

先生曰凡言求者求彼之與云爾然未能必彼之與不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四

與也凡言與者以彼與此云爾然或因此之求或不因此之求而權在彼也今夫子聞政以爲求則夫子未嘗求以爲與則邦君何知與求與俱着不得而要其神化感人之妙則曰夫子之求之也謂其權在夫子不在邦君也 又曰夫子溫良恭儉讓夫子亦不自知邦君亦不能知只是太和元氣流行四時而和風甘雨霜肅雷震一天而已人日戴天而不自知其傾戴感動有如斯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又曰溫良恭儉讓夫子之感德亦不專指此五者此五者亦不專指容貌如莊子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使人之意也

消有遊于聖人之天而不自知有不可名言處 又曰夫子既必聞其政邦君何不終授之以政輔慶源云奸德之心固有而易動私欲之害蔽深而難除

張祖恕問禮之用和爲貴大意

先生曰此非辨禮與和益爲世之廢禮者坊耳自有天地萬物人倫日用而禮行乎其間矣世道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如脫去禮法縱恣任情借口于和而不知節卒至決隄壞紀三綱淪九法數邪惡生禍亂作皆緣不以禮節之而起所以孔子論仁必言復禮有子論禮必貴禮中之和而正禮外之和蓋爲世道人心治亂之關所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五

係非特辨禮與和之是非也

李正傑問節和有辨乎

先生曰禮者敬而已矣敬之規則截然處節節中自有和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和者天下之達道故小大由之載號載歌屢舞傲傲醉而不出是謂伐德故不可行

劉介問和是可由而不可知者知和而和病在知乎先生曰不著不察謂之凡民和固出于天性自然不假知識然性靈豈是昏昏冥冥特不落情識意見耳惟而和者非故連知和之知亦非如謂可由而不可知唯定

來是如此說畢竟尙隔一層

吉詔問和是吾心安處不假安排勉強否

先生曰是須知行禮時固由本心安處不假安排勉強然亦有安閒順適生惡可已手舞足蹈意思在

王澤弘問今之孝者章註云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

則與養犬馬何異似說得太狠又有一說將犬馬去養父母是否

先生曰以犬馬比子則可以犬馬比親則不可卽說以犬馬養父母難道養父母必要殺犬馬以人情言之犬尚可殺斷未有殺馬以養要看上下兩能字還是以犬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六

馬况人子如云今之孝者不過能養而已若止論養不但人子至於犬馬皆能養人如犬守夜馬服遠皆是但犬馬止能養而不能致敬若人子能養而不敬又何別于犬馬之能養正是以犬馬之能養悚動人子良心處劉紹周問溫故而知新有謂故爲故物指德性言有謂故者舊所聞指聞見言

先生曰說德性少不得聞見聞見總以涵養德性還是就德性邊說多

又問工夫只在溫故否

先生曰知新的工夫較溫故還多些與中庸上一樣看

子嘗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皆是知新的工夫

劉介問十世可知子張欲知來夫子告以知往似不

相涉竊謂四可知也俱作前知謂殷因夏禮其所損益俱于夏之末季可知流弊當如何損益不待易世後始知也何如

先生曰子張欲知來夫子亦言知來特因既往以見來之可知者不過如此如子所言夏殷亦作知來想頭只好只可作題中幹旋生意還依舊說既往爲是繼周以下卽是知來

劉標問舊說因革損益是否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

先生曰此章只有因字無革字且損益亦只是因中之損益耳因字最重朱子云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

孟瑛問聖賢此章大意如何

先生曰子張之問益亦有慨于世道變遷靡知底止意亦欲有以維世耳夫子則謂世道之日趨日下惟禮可以維之因禮以定萬世之經損益以通時變之窮世道之所以常治不亂反亂爲治者恃有禮在耳禮是聖賢持世帝王經世大本領

任法祖問林放章有謂奢非本儉亦非本猶爲近本

有謂儉卽是本孰是

先生曰林放問本夫子却不告以本而告以近本乎儉是簡約朴實其曰與其奢也寧儉特謂非禮之全體耳非謂此爲近本而別有一本也本猶根本張本之本者儉亦勿認作奢多儉少蓋奢是繁縟儉是質實質實非本乎辟如一縑質素加以彩色其質素非本乎喪與其易也寧戚是就禮之最痛切易曉者抽出言之謂儉非本謂戚非本耶

吳治平講無爭章重無爭遂于末句斡旋曰其爭也

依然無爭之君子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八

先生曰此章政當于其爭也君子着眼何也天下事外重者內輕內重者外輕凡人之爭富貴爭名位爭財產爭毀譽榮辱爭方隅意見皆爭之所也惟君子無之此所字與所其無遜之所同如謂君子渾焉與世相忘漫無所事則亦清淨無爲釋老之教然則亦何賴有此君子須知必也射乎以下最重 又曰其爭也君子所爭何事衆不能答

先生曰爭卽爭此揖讓也揖讓也者禮而已矣天地間有禮則恭無禮則否禮存則治禮亡則亂以爲仁則復禮而天下歸仁以爲國則能以禮讓而國治故爲世道

人心所爭甚大此外自不必爭且不屑爭又不暇爭惟能爭所以見得無所爭故曰其爭也君子而他人皆不能及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子以此 又曰孟子謂君子以仁禮存心是君子所爭者要知舜之法天下傳後世自不屑與橫逆爭耳仁禮字與此章揖讓正是一理楊世滋問揖讓而升下而飲二句是始事有禮終事

有禮否

先生曰以揖讓字貫謂揖讓而升而下而飲也作三疊看

劉介問巧笑章有重禮有重詩有重素孰是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九

先生曰當以素字爲主子夏原有重素之心特因爲絢二字發問猶云一素足矣又言爲絢何爲夫子以微言點醒見得千紅萬紫總是素後點綴必有爲之先者子夏遂恍然悟于禮後禮後亦非說壞了禮若謂禮必有爲之先者云爾此論適逗着夫子寧儉從先素心故曰起予者商也聖賢重素之心一也

吳治平問足則吾能徵之矣有謂吾言足則吾能徵

之是夫子以文獻自任意是否

先生曰要思夫子此言是何意蓋爲吾從周而發也與周監二代吾說夏禮二章同看玩文獻不足二句隱隱

謂周之文獻既足而可徵有舍周何從之意非徒假襲夏殷而已

呂薦問此章似爲維周末文勝而發若謂我周本監二代而尚文當此煩文之日不復見周之初亦由不見夏殷之遺夫吾豈不能言夏殷之禮哉而無如世之莫我信也皆文獻不足故也

先生曰周末文勝必非周監二代之文從周卽從二代所遺之忠質耳二代文獻不足周豈文獻不足乎維周從周原無兩意

吳治平問既灌章舊說未灌誠意未散既灌浸以懈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

怠是否

先生曰子知灌何時乎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于陰既莫然後取血骨實之于蕭以燔之求神于陽灌乃禘之始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聖人全不欲觀非前此猶有可觀也然不曰不足而曰不屑觀但曰吾不欲觀聖人之言何等渾厚若誠意未散及浸以懈怠等語雖朱子補出亦不必露

任法祖問人之過也一節人字若單說君子與各字不合若兼小人又與觀仁不合請問

先生曰人字須兼君子小人說至觀過處宜云其不足

觀者無論矣其可觀者卽當設身處地原其受過緣故則仁人孝子忠臣義士之用心自有可原處

吳治平問忠恕果卽夫子之一貫耶抑夫子別有所謂一貫耶曾子特姑拈此使人易曉耶

先生曰忠恕而已矣此外更有何物

又問宋儒天地聖人忠恕之說何如

先生曰天地聖賢夫婦同此忠恕耳天地爲物不二故元氣流行化育萬物此天地之忠恕卽天地之貫也聖人至誠不息故盡人盡物贊化育參天地此聖人之忠恕卽聖人之貫也賢人亦此忠恕但或勉強而行未免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一

有作輟純雜之不同故有貫有不貫而其貫處卽與聖人同卽愚夫婦亦此忠恕但爲私欲遮蔽不能忠恕卽不能貫或偶一念一時忠恕卽此一念一時亦貫而其貫處亦卽與聖人同只是各人分量不同其貫無兩忠恕

治平又問

先生曰譬如一顆明珠聖人如在衣外爛爛不昧一室之中光輝四映賢人如在花紗衣內立一室中其有花處未免遮掩其透露處自是光輝外現而其外現處與聖人何異愚夫婦如衣裏懷珠全無光彩時而掀揭衣

時亦有一處照映而其照與聖人何異

李毓楠問一貫道理甚大忠恕何以能盡一貫

先生曰忠恕只是一箇心實心爲忠實心之運爲恕卽一也曰而已矣則已貫矣言此外更無餘物也道何以言吾道人同此吾也道不遠人也忠恕何以能貫忠恕違道不遠也他日亦以一貫語子貢而及其問終身行則曰其恕乎恕非一乎可以終身行非貫乎

馮瑞期問先儒解一貫如串之貫錢如何

先生曰固是但如串之貫錢是從直處說不曾從橫處說此一貫譬之蒸籠一氣呵成無不透熟又如春氣發

南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三

時萬物無不萌動發生且一貫非以此之一貫彼之萬天地間山河大地虛空上下總是一氣包羅卽總是一箇太極此一貫之旨也

又曰朱子云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總是箇渾淪真實底流行貫注更下不得推字要知天地只是一箇無心的忠恕聖人只是一箇無爲忠恕學者只是一個着力忠恕此言甚有分曉又曰蒲山青黃碧綠無非這個太極一貫也夜爇火滅對燭索食不知燭卽是火及一點醒卽燭卽火是一是二一貫之唯也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唯

後之忠恕也此章道理至顯明至平常看作深奧不解費一解說不得

呂兆琳問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說一貫曾子說忠恕却是二了

先生曰忠恕只是一而已矣是貫益忠是盡心恕是如心只此一心何處不貫曾子平日得力在此故隨口拈出設若止云夫子之道忠而已矣亦便罷了比如說天也是不二又云博厚高明悠久及陰陽健順等字殆又

不止於二矣然論理只是一箇比如一人或呼名或呼字號或呼官職總是這一箇人隨其所見而得名政是

南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三

智者見之之謂智仁者見之之謂仁卽此意也

又問設若夫子止說一貫而無曾子忠恕之解則一貫是何物事

先生曰夫子嘗告子貢以一貫而未明言其所以他日子貢問一言可以行終身非一貫乎夫子曰其恕乎則已自詮一恕字矣又曰主忠信主字也是一字之意至如說學者有學者之忠恕聖人有聖人之忠恕殆屬支離

又問告子貢之一貫主知說告曾子之一貫主行說先生曰非也知行二字原分不開古人致知原爲力行

地知處就是行處近儒專以制舉爲事全未身上體會故截然看成兩件其實差了

劉紹周問夫子之文章謂文章卽性天之流露性天

卽文章之根原何如

先生曰如何是流露根原要把文章性道看得是一是二昔晦堂問山谷曰子聞木樨香乎曰聞曰吾無隱乎爾予以香卽夫子之文章也其香必從根本上發出來這根本處卽夫子之性與天道發出香來亦誰人不聞得卽文章可得而聞若言其香之根本人便不解卽出其根以示人人亦誰識其香子何在此性道不可得而聞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古

問也此正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傳當與子欲無言章參看文章是無言的却可得而聞若性與天道既爲夫子之言的却不可得而聞此中正可理會是子貢悟入無言後語

朱時薦問夫子之文章一章

先生曰文章性道原非二事子貢學到悟處乃有此解夫文章原不曾盡現之言學者却可得而聞性道則夫子明言之矣學者反不可得而聞此其故何也意者文章夫子無行不與故可得而聞性道非他卽此文章內日用庸行事物所蘊藏之至理也此處暗聞聲臭

但無卽終日發明不過說得性與天道之影子耳夫子言之學者亦以言求之故夫子雖言之而學者不可得而聞

呂薦問未聞性道可謂得聞文章否

先生曰性道卽文章之原本非有二也昔有講吾無隱乎爾皆未透惟一僧指庭中木樨曰爾聞木樨香乎皆曰聞僧曰吾無隱乎爾木樨之可聞者人誰不聞之若有言木樨之香如何其性如何其本原于天之道如何倘非心自領畧豈能有聞是故夫子曰子欲無言時行物生天何言哉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

王玄瑞問白牖執其手之義

先生曰先儒以爲伯牛家以君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白牖執其手豈人情哉既以師弟之情往問其病忍牖外視之而不入其室乎蓋牖乃通明之處夫子于通明處看其手以决生死至見手而知其不起故有亡之命矣夫之嘆

兆璣問何事於仁有云何止於仁有云何必從事於

傳濟而爲仁何如

先生曰事字作止字未妥還宜作事字看必也聖乎非謂聖必可能也只是折衷於聖之意然聖如堯舜而猶

有病也謂不足盡仁乎又問猶病還是心量難滿否曰
照上文還是以博施濟衆爲病於本文爲順

石岳問曾子有疾章

先生曰曾子有疾是傳孝之切要處蓋孝惟一敬戰兢
十二字正是曾子得力工夫故于臨終呼告門人敬手
足非爲不敢毀傷不敢毀傷特孝之始耳人之生死驗
于手足今人看手脉古人亦看足脉攸手足以決其必
死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非言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
死而後已言畢又呼小子叮嚀告戒之意至詳切矣

楊英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有云守死在節烈上講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七

是必死之意只是論死得當不當耳又有說從好
學來其理已明只是守之極確非真必死也

先生曰還只是守之確如所云不變塞及遷世不悔之
意原不在節烈上講與見危授命者不同觀下面不入
不居則見則隱政是善道之事 又問天下有道句指
廢黜拜稽是否曰此道字人多濶看了不知道字不可
當治字看治是君明臣良世界已好道是吾所具的道
理當此時可以表見出來纔以此道做出明良事業蓋
具之一身則爲吾道而有于天下則爲天下之道此如
朝堂之事吾以道論必如何處置如何結局果然一一

如吾忖料便是有道則可見如吾意其如是而皆不如
是與道不合便是無道

張祖恕問顏淵喟然章時說此章前後原非兩意只
是寫他悟後贊嘆劈頭喝起高堅前後止是欲從
末由光景下二節言是豈夫子無所教于回而回
敢自棄于夫子之教乎然而卓立之後雖欲從而
與之爲一則彌高彌堅在前忽在後末由也已如
此說似顏子究竟無得於道但歸之末由不復用
功夫大全陳氏曰此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
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的于見之也及夫子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七

博以文約以禮方有所捉摸見得聖道之卓然有
立與初之仰鑽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
能進而從其卓爾者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安由
大而化不特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矣
如此說則卓立是顏子實實得道處其曰如者非
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故以
如言之而欲從末由則正顏子未詣聖人處亦非
歸于末由而不用力也正欲從容涵養勿忘勿助
以俟其化之自至耳何如

先生曰此是顏子深見聖道之妙而實體諸已實體諸

已而愈深見聖道之妙故有此嘆自仰之彌高至末由也已俱是喟然嘆非獨首節是喟然嘆

又曰道在夫子實有我高堅前後求之而不可見求夫子之道于夫子而不求諸我也夫子誘以博文約禮而謂之博我約我夫子誘我無求道于夫子而求諸我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我乃知夫子之道在我而實求諸我也如有所立卓爾求道于我乃實見夫子之道于我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我欲與夫子之道爲一也欲從末由所謂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正是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正是終日不違語之不惰正是吾見其進未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六

見其止工夫不容已處

恕又問博我約我似與博之約之不同彼王學言此主教言言開擴我之聰明則以文束檢我之身心則以禮至竭才字時謂才力至此消融殆盡似不如只作博約工夫說言致其博而歸之約者既竭盡而無餘也其所以竭者卽在欲罷不能一句中未知是否

先生曰博我約我謂文是我文禮是我禮夫子只就我一指點之云爾以文禮爲天下文禮而我博約之非善誘也以文禮爲我之文禮而博以博我約以約我乃是

善誘未博之而先約之既博之而不卽約之非循循善誘也以文爲禮之精華而先博我以開其知識以禮爲文之東要而隨約我以歸于天則乃是循循善誘又曰既竭吾才實見得文吾文也禮吾禮也才吾才也到此地真箇歇手不下將我自己精神力量竭盡無餘以畢赴之與夫子發憤忘食好古敏求工夫無異 又曰冉有見夫子之道于夫子而不求諸我所以力不足所以盡顏子見夫子之道于我而求諸我所以既竭吾才所以如有所立卓爾

維詰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問道係四十五十于後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六

生之下者言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四十五十無聞始不足畏及此時而有聞焉猶未晚也衛武公耄矣而箴儆不倦是故人之生也以得聞道爲幸

先生曰人生自少至老無時不可問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伯玉艾而知非武公耄而不倦豈謂四十五十無聞遂可自己 又曰四十五十無聞何以不足畏謂前此既不用力今後又復自畫乃不足畏耳于此發憤進修仍自可畏

犀問年四十而見惡常說是終身品格已定不復有進思伯玉五十知非武公九十知儆看來正是夫

子勉人一段婆心若云年四十猶有進德之時雖見惡于人其迷終也已何如

先生曰四十見惡正謂不肯猛省改圖故曰其終也已一傷之也一激之也傷傷其終也激激其不可終也非謂四十以後遂無進德修業之時

孟瑁問君祭先飯之義

先生曰先儒以爲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君膳夫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凡說書只是要情理通去如以我輩立君之前君未食而已先嘗恭乎不恭乎只是夫子于君祭之時進諸品物而先之以飯正首五穀重民食之則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辛

意至若自奉其役而不遑安處則不敢當客禮意也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五

語錄

論語問答下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伊維大社語錄

論語問答下

吳治平問先進於禮樂章先進後進作前輩後輩如
今反謂之野人君子是否

先生曰先進猶言前輩輩字訓不得進字故曰猶言進
即趨也向也且野人君子俱非人言只是大畧想像前
幾輩趨向于禮樂者朴實無華似是野人後幾輩趨向
于禮樂者華美繁盛似是君子

史載問先進是周公制禮作樂之時否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先生曰非也此就孔子以前百十年之時云然即今人
所謂成弘時也若周公禮樂誰敢以爲野乎然先進朴
實處亦尚存周公遺意在故必從先進

楊鏐問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似是設言如我得時行

道用之經世則必從先進如何

先生曰如用之勿泥用世卽用以淑身用以經世都有
若只作用世便偏所謂如者蓋云如他人用則必從後
進矣如我用之則吾必不從後進而從先進如非設言
猶言至如云爾

石岳問此章言從先進是從質又云周監於二代都

郁平文哉吾從周却又從文何也

先生曰從先進是從質質中亦自有文若周監二代之
文決非後進文過其質之文文質彬彬君子也從先進
與從周同意

劉標問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說歸吾之仁有說

各歸其仁不知是否

先生曰據註云歸猶與也又解與爲許字便太膚淺余
意以歸猶服也如心悅誠服之服吾一日已克而禮復
自然天下皆服吾仁原是實理實事比如有兩人于此
交易一持大稱必欲多取一持小稱必欲少與彼此定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

是不服有人持一平稱兩人却都心服了就此看來一
念仁則天下歸我一念一事仁則天下歸我一事不如
此人決不歸此是一定之理又問一日從積累來說止
就一日說日止就一日說豈但一日就一時刻亦莫
不然蓋終食有終食之一日終身有終身之一日只是
指其機之最捷者言天下字亦不必泥如一堂之上就
是天下景象或對一人對一家皆是只言其理之通者
近可以該遠小可以括大非盡人而始謂之天下也

姚廣唐問克已復禮已字不可以私欲字訓下邊非
禮卽釋之也克字亦不可以去尅字訓下邊四勿

卽釋之也視聽言動之非禮便是未克之已其一
稟于禮便是由己之已結則成水釋則成水正非
二件未知是否

先生曰己不是私欲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己而有故訓
己爲私欲下文四非禮卽是私欲卽是己四勿卽是克
己又曰己有氣質之偏有意見之謬有黨羽方隅之相
喜怒刻忌之私有耳目口體之欲雖有精粗皆是私欲
又曰爲仁由己之已卽克己之己身有病痛須要醫治
自己身有病痛須要自己醫治豈有二己又曰由己非
但言工夫在我克己工夫須由得我由有打起精神猛
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

省憤發父不能傳之子兄不能得之弟愛我不能助其
力惡我不能阻其進之意所謂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
由乎我更由乎誰

慶唐問仲弓節出門至無怨總是一件工夫首二句
重如字仁之惺惺而不容懈己所二句重勿字仁
之肫肫而不容間無怨二句重無字仁之合體而
不容忤此說未知是否

先生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正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
慢正是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心兢兢祇
畏無時刻放下然後私意不萌欲立欲達與人同欲邦

家無怨必體驗到此始爲一私不留萬物一體之學又
曰惺惺不容懈肫肫不容間合體不容忤此是文字矣
泊語大抵是居敬爲主而行簡以臨其民皆在其中

郭希銓問浸潤章原是問明夫子旣言明却又言遠
何也

先生曰遠字就在明內看出只是明之至非謂于人情
難破處看破而萬事萬理都能照見之謂比如格物格
字只是窮至事物之理故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則可謂遠也已矣卽可謂明之至也非另深一層

姚廣唐問樊遲問仁章或謂遲一聞舉錯二語已領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

悟了故見子夏故隱問仁不言專言問知藏頭埋
面以試子夏相印證耳子夏卽嘆其富則言知而
仁卽在中知仁合一之妙的然不爽此說未知是
否

先生曰古人學問必求徹底透亮故樊遲一問再問三
問而不肯已若說已領悟了又藏頭以試子夏是尖巧
人美口頭耳必不如此大率樊遲必欲透徹如何舉如
何錯如何使之鼓舞方法耳子夏富哉言乎之意蓋謂
此夫子磨勵世道人心大機權非獨論道理學問卽
古帝王仁天下大道理亦不由此故謂之富非獨謂言

知而仁在其中爲富也

徐琦問可以爲難節一說克伐怨欲之私若只是潛發潛制百發百制如障橫流如馭奔馬儘是箇苦難的工夫但說個克伐怨欲必定還有此四者之名目還有此四者之強制仁有此乎吾不知也一說聖門求仁工夫正有過欲一法克伐怨欲到不行中的地位工夫與克已何異而世儒只因仁則吾不知一語遂以強制之說病之把難字一併抹殺不知吾不知最可味蓋功夫實到得手地位則本體中之離合實在自參自悟更不必問途于他人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五

故不曰未仁而曰仁則吾不知正是點化他處琦意前說將難字說壞然玩仁者先難後獲則此難字當無甚病痛后一說于本文口氣若順然講仁則句似于答憲之問處不甚緊醒未知孰是

先生曰克伐怨欲何如不行築堤障水終慮潰發工夫較苦難不行與克已不同克已是從源頭處克不行是從末流上強制又曰難字不知字雖說得婉實抑之也仁者先難與自參自悟不必問途他人等語終隔一座又曰強制與勉強而行之強以禮制心之制何異但在末流強制不如在根本作工夫耳

楊世滋問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從來講愛

忠專指爲父爲君者言愚謂當推開說如愛友必勞以箴規愛君必勞以圖難卽天心仁愛人主必謹以災異而父之愛子特其一也如忠爲人謀必誨以籌策忠爲交友必誨以切儆卽人主忠心教人必定以善道相誨而臣之忠君特其一也但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只就本文字義發揮不必着君父等字只要知勞不是教教是我施勞是彼任也誨不是諫諫者激烈之事誨者委曲之道也愛在人故曰愛之忠在己故曰忠焉字字當玩未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六

知是否

先生曰愛必勞忠必誨自是慈愛忠誠必至之情放手不下故曰能勿言其情必不能自己也指爲父爲臣說不差只就愛忠二字渾渾發更老 又曰勞字較教字切誨字較諫字婉然勞之來之皆所以教直諫曲諷皆所以誨亦無甚分別 又曰人之常情往往不知勞之爲愛誨之爲忠蘇氏云愛而知勞其愛深忠而知誨其忠大二知字甚有意味

徐琦問成人章大意一說首節是養次節是節上下須一意貫串蓋禮樂以忠信爲本正因忠信是子

路所素具者點醒之耳一說進于路處全在禮樂下節舉其所已能者正以見成人自有極所以激進于禮樂也一說問成人與問善人都非其至處夫子姑從所問而抑揚其詞還要于路于此竿頭進步固非止望以今之成人亦非但進以禮樂也只看一若字亦字便得口氣此三說者未知當從何說

先生曰成人二節一以涵養勝一以節義勝二者並重然節義是涵養根本且以維持世道表正人心在今之時世斷不可少此一流人又曰首節成人如泰山青峰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七

羅列元氣磅礴次節成人如華山孤峰聳立上插雲霄造詣畧分生熟品格實無優劣又曰兩節亦可以為成人非有不足之意蓋謂為天地之完人踐形盡性甚難此亦庶幾焉耳所謂賢人君子之流也由此觀之則大聖神誰能域其所至又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二見字最緊要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方能如此不忘是生平所期許者雖必踐于路或未必能如此謂是于路所已能者非

琦又問于路不耻緇袍似思義結纓臺下似授命無宿諾似久要不忘何謂于路未必能如此

先生曰緇袍結纓近思義授命矣然亦未知于路見得道理分明應如此否觀何足以戒及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等語得毋于路于道理猶有未必見得分明乎無宿諾近于久要不忘矣然平生之言必有期許于道德事業者不獨與人約信而已觀浮海之喜絕糧之愠等事得毋于路尚有忘生平之言不必盡踐乎

琦又問文之以禮樂句時說兼眾善而餽中和琦意眾善原屬天性如何可兼只是隨人各具所長各要文之以禮樂未知是否然禮樂有說禮即三千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八

三百之禮樂即五音六律之樂所以陶鑄氣質以歸于德性故曰立於禮成於樂有說禮樂即吾心之中和文之以吾心自然之禮樂使盡化偏駁做到中正處盡化乖戾做到和平處二說未知孰是先生曰若戒武仲之知四語成人亦不盡此四者亦不必兼此四者雖有其一而文之以禮樂亦無愧于成人又曰武仲諸人雖有所長多有偏駁乖戾到文之以禮樂自無偏駁乖戾又曰禮只是吾心中正樂只是吾心和平三千三百之禮五音六律之樂正所以養吾心之中正和平非有二也若無三千三百五音六律禮樂從

下若無吾心之中正和平三千三百五十六律
祇是文具

楊世燦問子路問事君一說人臣事君不求信吾言
宜求自信此心以自信之心去事君自可格君有
時未格斯犯顏而諫之亦此心之不容已也一說
勿欺從誠意上說觀大學一誠意即能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想事君亦不外此此說是否

先生曰勿欺者所以自靖也以道自靖不徇己之欲而
犯者所以自獻也以道事君不徇君之欲 又曰不徇
君之欲何以爲犯忠言逆耳利于行有言逆于汝心必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五

九

求諸道逆耳逆心皆謂之犯 又曰勿欺非是要犯始
無欺乃無自欺學問修之家獻之廷耳本之以正心誠
意引之以當道志仁純之以盡忠補過將願匡救勿欺
與犯只是一事

劉介問蓮伯玉章傳說夫子何爲之問夫子明知他
平日所爲特問使者看他如何置對介謂歲月不
同各人事業自有日進原拘不得平日况知而故
問亦非聖人至如使所對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
却不曾道他奇警處且語言又甚簡便夫子何故
誇他竊意使言原謙聖言亦非誇也使只實實說

蓮大夫汲汲皇皇求得無過一副心腸與日俱無
窮而已夫子因他說的是了恍惚蓮大夫臨前一
般故曰使乎使乎若謂誇使似非本旨未知是否
先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此是古人學問汲汲皇皇戰
戰兢兢日求損之又損洗心退藏之實學非伯玉不能
存心如此非使者不能知伯玉之心如此聖賢知己相
契之素心彼使者道彼故亟稱之故曰欲使學者常存
此心爲進德之本也

楊世燦問不逆詐不億不信亦先覺者是豈乎先
覺二字既不可說事後方覺亦不可說未事去覺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

蓋迎而思曰逆意而度曰億觸而應曰覺逆億有
心是以我去照物覺是自然物自現于前逆億亦
在先然我先以詐心疑心待人覺雖非爭先于人
而人不能詐我疑我即是先覺乎猶云如此方
好未知是否

先生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誠也先覺明也誠則明故爲
賢 又曰逆億如人在室外射覆室中之物先覺如懸
鏡當室物來自照此非素明乎理而湛然虛明者不能
也 又曰逆億與先覺所爭在毫髮逆億者是人未必
詐未必不信我先疑彼先覺者是人已欲詐人已欲不

信我隨卽能照不墮彼之術中耳 又曰以意見爲主而與世爭覺是後以理爲主而虛中含覺不與世爭是先我與世人爭是亦世人也是不賢我不與世人爭超然世情之外別有安身立脚如振衣千仞之上是賢

李毓楠問修己以敬章謂一修己自然就安人安百

姓堯舜猶病正病其己之未修也何如

先生曰自然之說最是誤人修己以敬固要到安人安百姓地位但不是只修己己入百姓自然安也三以字一樣看修己要以敬修己要以安人修己要以安百姓只安人安百姓俱修己中事堯舜猶病正病人百姓未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主

安非病己未修也修己有修己的工夫安人有安人的工夫安百姓有安百姓的工夫難道說只修己不去安人安百姓便叫做人安百姓安也

徐琦問一貫節一貫在論語凡二見琦意吾道一以貫之說得寬不單在學上說此處一貫似單在學上說未知是否

先生曰一無兩一貫無兩貫學問無兩學問兩章一貫總是一件物事

吳治平問九思章視思明二句耳目皆貫于心有耳目便有聰明此合下帶來的然主張在心而心之

提醒在思不思則心便管攝耳目不來卽大學心不在焉視便不見聽便不聞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君子方將兼照以爲明兼聽以爲聰而奈何使其昏昏瞶瞶到此真是可畏可惕此所以思不容己未知然否

先生曰君子有九思思者思其理也洪範思曰睿睿作聖思者君子之所以作聖也只是戒慎恐懼兢兢業業無時無事而不省察耳如視思明便思如何當視如何不當視如何是明之理非謂欲兼照天下而後思明也聽思聰以下倣此 又曰九思只是一箇思非思一件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主

又思一件亦非將一思分作九件逐事用之此中有大頭腦用功處雖隨事省察却有極靜定一箇主宰在焉問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此兩種人亦有優劣否朱子于首節謂顏曾冉閔之徒能之于次節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則伊尹太公非必賢于禹稷者何顏曾之徒有遜于伊尹太公而孔子嘆未見其人耶說者又曰行義達道與丈人章行義一側看謂孔子周流天下無非行義以達道也若然則從子而周流者非一人矣似于未見

其人句解不去敢問

先生曰見善如不及一種人與求志達道一種人原無甚優劣但求志達道是明體適用之儒未有不能善善惡惡者見善如不及是修身自潔之士或未必盡能明體適用其分量亦稍差殊且遇合又難期必故一云見一云未見又曰顏曾冉閔伊尹太公所謂易地皆然者也但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顏曾冉閔終未得志故謂行義達道未見其人此亦孔子思親見堯舜君民夢周公爲東周之微意云爾

廌又問行義二字對隱居看以出仕訓之若于行義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主

無當如照丈人章盡君臣之倫解之恐重講行義覺于達道又相重疊不知當如何布置

先生曰仕不是行義仕而行此大義如出處不苟事君盡禮使君臣大義昭然不至廢墮于天下乃是行義行義不是達道行義而盡發抒其生平誦讀之素蘊以致君澤民乃是達道

兆琳問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楊長倩曰當時若說曾窺瞰何不中途預避之時說遂欲作無心看若孟子瞰其亡也當作何解韓昌黎亦曰時當爲待古音亦作待南人音作遲讀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所謂聖人涉世之善方猶龍之妙技也今玩其文勢似亦當作有心看

先生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與瞰其亡同蓋曰時則似乎其時偶然耳曰時其便有瞰之意在此是聖人極不欲見陽貨而爲之善處云爾又曰及既遇諸塗便有不

能避之勢到此亦不必避楊長倩曰當時若說曾窺瞰何不中途預避之及韓昌黎時當爲待古音作待南人音遲之說俱謬

兆瑜問性相近節朱子釋云性者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遠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古

程子云此論氣質有美惡猶夫性善性不善之說也既論氣質又以初言此所謂性將有二解乎敢求明辨

先生曰氣質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性一而已一者善也性如水氣質如盛水之器器有大小方圓黑白潔污之不同水一而已性在氣質中如水在器中氣質不同及落于習則愈遠矣就其相遠而本其初則曰性非謂性僅相近猶有不同者在也與孟子性善之說無異程子只單論氣質之性耳不必深泥

兆琳問性相近也只爲近字連性字亦不明夫性本

是一那容一近字此處正有可疑朱註所謂性兼氣質而言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二子之言如是因想古亦有啼聲一出已屬不善安可言性此昌黎論性所謂有善有不善也不知未生之前實性之始文王胎教亦正是防其初處曲語雖微然却與程子性卽是理理無不善之說合本知是否周季侯曰此處論性是從人習中說曲語雖微然却與程子性卽是理理無不善之說合本知是否周季侯曰此字生出然時說皆非程朱之說琳意論理不妨過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五

圭

刻其言自是但看者自宜圓活耳不知集註之言果有病否

先生曰性原自善性善之說孟子已有定論近說多主性無善不善之說又有性惡及性有善不善之說不出杞柳諸說範圍又曰啼聲一出已屬不善只是氣質不善非性不善又曰周季侯云近字從遠字生出亦是主性善說朱子註亦如此惟程說稍異然程子亦云性卽是理理無不善未嘗不言性善也

徐琦問公山章若說爲東周是夫子欲往本意則此借叛臣以施作用與主癰疽待人何異琦恐東周

事業卽著而從叛臣之名終難贖也若說爲東周是推開說原非明欲往之意然夫子欲往之心果何心乎請問

先生曰夫子欲往公山弗擾之召與荅陽貨吾將仕矣同意蓋夫子本欲爲東周事業彼之來召適逗其爲東周之素心故勃然有欲往意雖然夫子未嘗不欲仕必不仕陽貨之門夫子未嘗不欲爲東周必不往弗擾之召

徐琦問不曰堅乎四句不曰字有作吾又不曾言字

看當夫子平日亦有此話有作不有所謂字看而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五

夫

堅白字有指物說有指道德說有在夫子身上說有渾說未知孰是

先生曰上云然有是言也下卽云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或夫子平日有是語耳堅白不指物不指道德亦不指夫子只論道理是如此虛虛描寫而夫子之不受變于世隱然自見

犀問天何言哉節說者謂此節是夫子以化工之妙

點醒子貢處又曰四時行卽天也百物生卽天也

天道聖道一而已雖然孰從而知之不愈深何述之疑乎

先生曰天只是氣氣中有理太和元氣流行四時發育萬物無非天之氣卽無非天之理寒暑晝夜推遷禪代飛走流動生生不息無一事一物不是天天何言哉此理最明何謂孰從而知

楊英問宰子有三年之愛于父母夫豈不仁且日侍夫子習聞孝弟之訓正非不知禮樂本于人心也正非不知時物之足以感人也短喪之議夫何爲者夫子亦不深辨禮樂亦不暇計時物只就不安之心反復挑動其中必有深意

先生曰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人子至情肫切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七

惻怛不容自己處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所謂孩提愛親天性之自然仁之發也只以安不安反復挑動便知短喪之非不必更與辨論禮樂時物耳又曰宰子短喪之議或見世人有此議論有疑于心而質之夫子耳亦見古人質直處但予之不仁是責其如此立言爲不仁不必代爲隱諱

楊世滋問微子去之章從來泛作表三子之心看來有惜紂不能用之之意人知周親之不如仁人謂周家之多仁人也而不知殷未嘗無仁人也不獨剖心之比于殷有而周不得有卽封宋之微子陳

疇之箕子亦殷有而周不得有但紂不能用去者去奴者奴死者死雖有之而不能有之也可慨已未知是否

徐琦亦問微子章有謂去存宗祀奴隱忍不去以圖後功琦意不必如此只是一忠感悟而已未知是否然此章大意一說或去或奴或死皆是感悟獨夫夫子原其心之同而曰三仁一說周家謂商無仁人夫子曰殷豈無仁哉去者去奴者奴死者死有仁而紂不用也可慨哉此贊嘆之詞一說此章專爲微子分解蓋比干之死其心固見諒于萬世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六

去則似于忘君奴則似于辱身故夫子原其心而總斷之曰仁一說或去或奴或死迹雖不同要皆惻怛忠誠其心之無愧一也從未有人表之者夫子特表之曰殷有三仁焉未知孰是

先生曰三臣之行不同三臣之心皆爲君父起見爲社稷起見爲殷先王起見所謂曰靖自獻于先王故曰殷有三仁言外亦有悲殷有三仁而不能用意又曰孟子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可借作此章註疏

楊英問柳下惠爲士師固論直枉而不較去就若說

直道難容則近于晉世若說守道不變則近于自
譽欲求其以直自處又不失和厚口氣其道何居
先生曰孔子于視蜚鴈受女樂譏季孟隨卽去國惠三
黜不去亦是惠偏處但其氣象從容言詞婉摯不似他
人晉世自譽耳若曰我只直道而不枉道則固不必去
魯而適他國矣而其守正不阿有確乎不可拔者此其
所以爲聖之和所以爲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可謂和而
不流強哉矯

維禪問齊景公待孔子一節有謂齊景公原非斟酌

降殺之禮以待孔子乃是自度其力量之能不能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九

耳病在不能用三字按孔子世家景公將欲以尼

谿田封孔子晏嬰曰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

趨踰之節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學君

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觀此則知景

公不爲也非不能也咏杖杜之詩景公可以愧矣

畧陳固陋未知是否

先生曰景公不用孔子晏子沮孔子是他君臣識見力

量囿于功利之習與孔子行道于天下之心不合故孔

子行雖然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旣不能用何論待之

厚薄

吳治平問逸民章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說者皆
以和而逸籠統講過不知展禽由由與偕不避袒
裼可以言和少連行事不少概見向講中倫中慮
處概以和歸之似未爲然

先生曰中倫中慮是惠連言行合乎天理人心之正不
亢不阿不矯不隨可謂之正而逸不可謂之和而逸

楊世滋問執德不弘章註解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

爲世之輕重似覺蛇足夫旣執旣信似乎有道德

不弘不篤又似乎亡道德故曰焉能爲有焉能爲

亡猶言不足爲道德之有亡也未知是否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

先生曰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謂于道德不足爲有亡亦

通但不如謂不足爲人世輕重更倣切 又曰所貴乎

道德之士正爲世道日下斯文將墜人心不古此等人

能推物表正耳若僅以曲謹自守而曰我執德不弘以

二三作輟而曰我信道矣如此與不執德不信道者相

去一間矣安能昌明正學修明道德不執意見不操毀

譽不恃勢利亭亭爲一世道明德立之儒乎如此必不

能扶持世道繼統斯文表正人心故不足爲人世有亡

耳此可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互發

兆璜問子夏之門人問交一章子張子夏二子之言

相反朱子云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似于二子之言均有所不足也又曰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于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于有大故者亦不得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然齊氏曰拒則太迫何不客則幾于無別雲峰胡氏曰拒之其交也不廣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平交之道至于副墨辨

不可字云約畧人品有三等賢善可也衆與不能是平常人在不可不可之間若不可者畢竟他人品心術有所未端不可與他交的何必不拒又云子張引用二語大概說君子胸襟與物同體非所以論交也究論交道還以子夏之說爲正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似與子夏一邊合又曰汎愛衆而親仁又與子張一邊合嘗聞寧方勿圓寧寡勿濫抑獨何與敢問

先生曰子夏之論甚嚴子張之論甚大不可者拒非毋友不如己之家法乎但毋字渾融拒字峻厲尊賢容衆

嘉善矜不能非汎愛衆而親仁之家法乎但孔子所論親切子張所論濶大學者當以子夏之言爲取友之法而渾其峻厲以子張之言擴與善之度而精其取舍朱子之論自當參看

張祖恕講大德章謂子夏非不欲小德亦謹但大者既失小者焉能論故說苟能大德不踰閑雖小德出入於閑猶可也

先生因詰諸生曰此論何如僉曰從來如此說曰如此看先與子夏不合子夏篤信謹守觀其教小子必以類掃應對進退正是于小德處着力如何反說小德出入

可也要知出入二字是好字面踰字是不好字面祖恕曰請詳示之曰閑者門中之木所以防閑出入者大德既踰則小者皆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矣苟于大德處先有把握如至人翁不走旁蹊徑實至伯亞旅藏獲斯養誰敢踰此閑乎自然出入皆于是焉由之與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同意朱儒謂子夏之言有病如此說却無病祖恕問此說有據乎曰大德即大德敦化之德小德即小德川流之德踰即孰得而踰焉之踰閑即閑先聖之道之閑出入即誰能出不由戶及出入是門之出入如謂大德不踰小德可踰則小德川

流之德亦可踰乎且踰與出入自不同踰謂跳也越也出入謂由此出入也謂小德出入可也謂小德踰可乎朱子曰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耳不當道可也此處朱子原亦曾看得破

楊士英問功令遵朱甚嚴今作小德出入是出入于閑之中不悖朱乎

先生曰讀書要明義理果有關德翼聖能發前賢未發謂之羽翼朱註不謂悖朱凡讀書果實見得是雖朱子復起不易吾言矣

楊世滋問大德不踰閑章註謂輕小德而重大德吳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五

氏以爲此章之言不能無弊不知子夏篤信謹守之士豈是輕小德的蓋謂士能于大德不踰閑則小德皆包在大德之內矣卽一出入當無不善出入字從閑字生體段旣立往來咸宜故曰可也非謂出乎其外之說未知是否

先生曰前會曾論及此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如何大德不踰閑小德便可踰閑蓋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出入是閑焉可也君子出入是門卽小德出入之出入字與踰字不同

劉介問陽膚爲士師而請于曾子方始受事其意多

爲明允祥刑之道在不撓不枉耳曾子却拿出一片菩提心告金剛說不似左乎且得情哀矜之心卽平日所得力的忠恕否以此傳陽膚是卽廣傳孔子之一貫否

先生曰哀矜勿喜卽虞廷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之意喜字最害事有喜意便輕視民命以博自己明察便專尚刑名而緩言道化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二語分明謂爲政者當明道理以教化小民勿專尚刑名以武健嚴酷爲勝其任而愉快也子謂以平日所得忠恕教陽膚亦是謂傳孔子一貫于陽膚未免牽合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五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六

孟子問答

孝經問答

性理問答

史鑑問答

人物問答

學問內篇問答

學問外篇問答

說易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附錄制藝三首

附錄全城定變記

張少司馬先生作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孟子問答上

劉介問孟子見梁惠王章原是痛絕利字觀王曰節只是責備爲君至萬取千焉以下却又責備爲臣文意不矛盾乎愚意還就責君說如云於萬分中臣剛剛的取了千分於千分中臣剛剛的取了百分爲君者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至於倡導臣民惹起爭奪其心未肯以爲足也不知是

否
先生曰萬取千焉以下正是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之實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一

臣之後義先利不奪不讓誰導之君導之也言之悚然可畏下文未有仁而遺其親二語亦是就臣下說又曰若謂萬取千是君萬分臣下剛取千分是萬與千矣于文法亦不合

楊世滋問道統肇於帝衍於王至我夫子始大成這大成不是集賢堂是集二帝百王而爲堯舜雖是傳心二典三謨都不曾露箇仁字至商書虺誥伊訓有一二仁字偏就政事上說又不曾拈箇心字孔子以仁爲教直把本來面目一字拈出至若心不違仁欲立欲達天下歸仁等語又將

心與仁與天下三者緊關合使學者奏體用俱全顯微無間的工夫蕩蕩巍巍盡人可做卽此是孔子集大成處卽此是孔子超二帝百王處未知是否

先生曰古今聖賢帝王皆有成就至孔子而大之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會百王于一身通古今于一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自不必謂集三子之大成亦不必謂以仁立教爲集大成

劉介問晉公之於亥唐節原是誇他不挾貴至弗與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二

共天位以下却又不足他何哉愚意還就誇他說猶云終於此敬賢而已矣始終不變也弗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乃是不欲以臣子之事煩他始終以師禮事之故曰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見他鋤去侯王本色退而甘于子弟之篤謹以士尊賢自處不以王公尊賢自居耳不知是否

先生曰晉平公友亥自是鋤侯王之本色以尊賢下士此亦邦君中之矯矯者但終於此及弗與共天位等語俱是不足之意若以弗與共天位爲不欲以臣子之事煩之則堯之友舜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反出晉平公

乎上下四節原是一步深一步終於此以下爲下文堯友舜張本也

孝經問答

宋一鳳

係友

問長守富貴方謂之孝是聖人但以富

貴欲動人

先生曰此正是實在道理此章爲諸侯而言富貴正是緊要的諸侯有社稷人民原自富貴惟能長守富貴所以能保社稷而和人民必是能不驕能制節謹度此便是諸侯之孝若在上而驕不能制節謹度便不能長守富貴便不能保社稷而和人民災害生禍亂作何能得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國人之歡以事其親又豈得爲孝富貴不是不好字而只爲求富貴者把富貴字污辱了世人勸云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是伊尹高處不知尹只論道義若非其義也卽非其道也所以弗顧弗視豈天下千駟便是不好的

詰問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不聞道則七尺之軀究與草木同腐夫父母生之身莫重焉人能求言孝思則所以貴愛其身自不容不至矣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君子不貴狗名至顯父母則必曰揚名明乎貴愛其身以及其

所自出也名者實之副也故人不立身非孝也人
不行道非孝也人不知禮義非孝也人不忠君信
友非孝也

先生曰要思何如立身必立得定方行得正亦必行得
正方見所立之定必能立能行方能揚名顯親不至揚
名顯親不謂之行道不謂之行道即不謂之立身又
曰身者父母之身亦天地之身也必不愧于父母不愧
于天地始爲立身 又曰揚名者立乎其名之本耳一
有務名之心精神便向外便是立身行道不真切

先生因論天地之性人爲貴遂詳言聖人可學而至人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

皆可以爲堯舜及陽明滿街皆聖人之說總爲人得天
地之氣以成形而理即賦焉原與天地合德故人人可
以作聖以人人原本天地之氣也比如江河之魚皆得
江河之水所以能生若離水則死人皆得天地之氣故
能生若離氣則死故當受胎時本於父母之氣然父母
之氣天地之氣也及分娩時落地一頃已接天地之
氣矣設使置於無氣之處則氣所不到其人必死此氣
正所謂至大至剛貫金石徹靈蠢無物不透入無處不
充周人若養得到自然塞乎天地之間至於生物亦是
這箇氣而物之本質原蠢所以僅能動植而不如人之

能靈此是生人之大本原處潛心靜會必能有悟 又
曰學問必造到一分始見得一分比如吾曾登泰山觀
日出俯視群山有如堆土及烟霧雲雨繞于山脚而其
上青翠晴嵐自若未履其景語或不信使背履其地必
低徊嘆服深信其然

宋一鳳問人必自愛敬其親乃能愛敬他人世間那
有不愛敬其親而倒去愛敬他人的理意將爲能
愛敬其親以愛敬他人者可謂之德禮不能這樣
愛敬其親以愛敬他人者即謂之悖

先生曰世間亦有此一種人不愛敬親而偏去愛敬他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五

人者聖人說話原是徹上徹下的道理

性理問答

劉介問性理太極圖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
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愚謂無
極之說果在有生之際乎抑在有生之先乎果就
一物言之乎抑就不物於物空空曠曠而泛言乎
如謂在有生之際與夫一物所應有者則又似有
極如謂在有生之先與夫空曠無物者則事既未
形理亦未著似當不論矣又何有極無極之足言
乎儒家之言間有涉玄幻者恐即無極之說乎敢

請

先生曰太極之說昉于易無極之說昉于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周子可謂有功于易矣無極者指太極之無形象無方所無可執着而言與佛老空玄之說天淵懸絕又曰陰陽只是氣太極在陰陽中是氣中之理氣則有形象方所之可求理則無之故曰無極若就人說有生方有氣有氣即有理非有生之先別有一太極亦不是空空曠曠而泛言之一物亦然物物皆然天地萬物無不然至于此中理氣合一之妙宜于自心領悟悟後方可與語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六

史鑑問答

兆瑜問論武王者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言似謬蓋武王之得天下原出無心當紂惡未貫盈時有觀政而無有觀兵惡既貫盈奉天而行宜誅則誅亦不必觀兵且武王臣也紂君也豈有先觀兵而後伐之理未知有當否

先生曰武王伐紂在十三年史記諸書乃謂有十一年觀兵之事朱子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觀兵之說多爲書序誤

兆瑜問昔者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

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必弱矣夫以聖人治國而猶胎禍于後世且預料之何故

先生曰尊賢而尚功尚字便有喜功之意其流弊必至急功利喜誇詐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豈因尚功尚字看出流弊必至此乎至尊賢而親親自是周公治魯家法卽論語周公謂魯公君子不施其親四事也可以太公卽曰後世弱乎此或後人因田氏篡齊三家專魯而託爲二公之言耳若謂二公彼此互言似未必確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七

劉鍵問曹丕篡漢昭烈卽帝位以承大統是矣費詩猶諫不宜速卽帝位是耶非耶

先生曰按綱目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漢中王發喪制服群下竟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里合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卽帝位于武備之南以諸葛亮爲丞相三代而下群雄爭長方得一隅遂稱尊號委非事體費詩之諫亦是正論然論時勢事機昭烈不可不立不得不立曹丕之篡漢自立漢之正脉已絕昭烈不立炎祚墜矣綱目書曰漢中王卽皇帝位正統

也先正位曹丕既立昭烈卽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卽位于鄴晉元卽位于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于自帝者之比予昭烈也君子曰費詩之諫經也昭烈之立權也

人物問答

劉鍵問堯男一曰監明一曰丹朱其餘七人不知何名

先生曰按路史帝堯初娶富宜氏曰皇生朱鯀狼甥克兄弟爲閹閹公嬖游而朋淫又曰朱之兄考監明先死不得立庶弟九淮南子曰堯得舜任以百官屬以九子

朝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八

孟子曰使其子九男事之庶弟九卽九男也然其名不可考矣凡質問當考論身心倫理與聖賢性命之學如僻事閒談謂之失問

兆琳問五相臣堯禹以身王稷契王于後說者謂益王于秦不二世亡以其烈山澤有傷天地和氣故也夫子公斷獄必曰高大其門豈以聖臣而遺禍于後耶

先生曰福善禍淫固是定論但當執善不善以衡禍福不當執禍福以繩善不善若執子孫王不王及修短之說謂益烈山澤爲遺禍其說甚穿鑿秦雖益後至秦政

已是呂不韋後况政身作暴虐自促國祚何可以此論益

兆琳問周公太公同輔武王太公獨無訓誥見于詩書何故

先生曰太公以鷹揚開大業周公以制作定太平武功文德二者並重古人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也二公功德言俱足不朽太公雖立言差少然陳詩書之訓如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與周公所其無逸諸訓何異泰誓武城安知不經太公之手不必以訓誥不見于詩書分軒輊也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九

兆璜問孔子孟子上下百餘歲其出處恍出一轍如微子章多記孔子出處孔子之去齊去魯非孟子之致爲臣而歸乎孔子之心不達于沮溺楚狂丈人非孟子之心不達于仲子景子時子充虞留行諸人乎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非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乎慨然非不豫色乎三日不朝託爓肉而行卽三宿而出畫之心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卽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宣王曰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又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噫深爲吾道惜也敢問

先生曰聖賢立心起念只欲行道于天下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一片爲世道爲朝廷爲生民熱腸無片刻放下但不用卽行不合卽去必不苟且以赴功名之會耳

楊英問漢高帝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夫勃其倖安劉氏者也萬一陳平之謀不行呂產之兵不解將置劉氏于何地乎且勃謝事環中而坐以防不虞卒不免囹圄之誣陳平足智多謀嘗謂王陵曰今日面折廷諍臣不如君他日反邪歸正君不如臣此言幸而中耳設平先呂后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十

死則周勃能入北軍乎劉氏能正面南乎區區冠玉之疑又不足論也未知二子孰賢

先生曰知臣莫若君安劉必勃高帝得之勃卒與陳平將相驩入北軍下令左袒以安劉氏高帝之言驗矣之二臣者皆漢功臣也但當太后時阿意曲徇幾危漢祚而平勃同聲謂王諸呂無不可及對王陵乃曰於今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此倖者之禦人口給耳故平勃者謂漢之功臣則可於古大臣之亮節純忠槩乎未有聞也倖而成功則天也袁盎謂絳侯功臣非社稷臣當是定論

英又問伍員范蠡人謂其功名權謀差足相當然員初雄於潼關一偉丈夫也而不能免父兄於難又不能自保首領而寄子於他國自吳師入楚幾覆楚祀且鞭平王屍夫員非初仕楚乎乃憐其父而恨其君若此蠡之隨句踐入吳也患難不忘大義卒脫石室之囚其後知禍之將及而滅迹汎湖可謂明哲保身矣然不能輔君於不敗終不能致君于長享區區以歸湯爲高且妄傳偕西子而去其於伍員爲何如也

先生曰伍員功名之士也謂其能爲父兄復仇差足吐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氣然鞭屍撻墓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幾無人理雖預卜越之沼吳又何取焉范蠡石室之囚近千見危授命五湖之遊近于明哲保身其亦末世忠智矯矯之士乎君子取節焉

學問內篇問答

維祐問曰祐初有志於學而自信不篤未免惑於世情毀譽而旋易其志雖十餘年來兢兢業業天理一念不敢或忘而人欲貞勝自覺過端不少回頭猛省業已半生碌碌無聞真是可哀因痛

父見背未盡菽水無以報罔極萬一惟有勉強立身可

稍慰九泉自今伊始洗心向學無敢作輟謹陳所見惟

兄教之

先生曰爲學要立志毀譽搖惑人欲貞勝作輟在吾只是志不真切自今洗心向學回頭是岸

詰問今天下多諱言講學仕途尤忌所以諱而忌之者非以其方而近于迂也哉衆人皆曰我獨方衆人皆捷我獨迂豈惟犯諱觸忌且羣而非笑之矣因人非笑而遂易其志喪其守此學問所以終不明於天下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孔子曰學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固士人之本業也自身心性命以至日用倫常應事接物莫非爲學要在親師取友以講明之然後不致差謬然而所貴乎講學者爲其實見諸行耳實見諸行而後事物倫理常敘身心性命得正士志於道苟有確乎其不可拔者則亦何畏乎非笑何用乎忌諱

先生曰泮泗之間所斷如也非謂講學乎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學之當講乎若實見得不可不講不得不講不敢不講便認就一路出頭承當孜孜終身不必與世情爭長較短又曰學之不講是爲書筭講之不行是

爲說鈴剝製講學模範而不本于洗心退藏是爲衣冠優孟又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于世俗是爲隱怪講學不大倡其道于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爲法可傳自勵是爲半途之廢

詰問書首言欽禮首言敬欽亦敬也是敬也者千萬

世聖學之源也讀典謨五篇君臣交敬曰欽曰敬

曰慎曰戒曰賓曰恭曰艱曰祗曰勅曰兢業曰無

怠荒曰無傲何謹嚴也禮曰毋不敬易曰乾惕詩

曰戰兢無非是物故以此進德則德日崇以此修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三

業則業日廣以此處于世則動罔不臧是敬也者非特傳心實居身之善物也有天下國家者皆不可以不敬

先生曰敬者千古聖賢帝王傳心之法上接往古下開來今參兩天地維持風教只是一敬爲主堯欽舜恭禹祗湯懼文王小心翼翼孔曾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子思戒慎恐懼必慎其獨舍此一敬別無學又曰生死存亡禍福治亂之關繫乎敬不敬耳天子不敬則失天下諸侯不敬則失其國卿大夫不敬則失其家士庶人不敬則失其身故曰敬勝忌者吉怠勝敬者滅

儒者皆謂不可不敬吾直謂不敢不敬

維祐問談者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稽於古雖聖賢亦不能無過特有過即改耳是故湯聖人也而改過不吝顏子大賢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今人有過輒自蓋沮謂吾茲過矣終難以遷善矣而遂甘自菲薄衡人者亦每苛求其瑕而不復問其將來嗚呼天下寧有生而完人哉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猶無過也湯不問以過而貶聖顏不問以過而損賢秦穆亦以悔過而卒成賢霸載之於書人奈何以過而自棄哉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古

先生曰聖賢未嘗無過聖賢亦未嘗有以過累特其過與人異其改過又與人異所以爲聖賢也論人者當存觀過知仁之厚自修者當勵改過不吝之勇

劉介閣介自二十失恃迄今十有九年母存日衣食間朝夕謀我慈苦異常及沒后每年冬初必夢寤而大哭今漸不夢矣胞弟一人每遇事責之過苛前歲病限介每深自追悔嗟乎天倫之樂早已不全百年之期業履其半而介猶然落落草茅居處靡定事業悠悠每一念及真不才也敢問此不款之念當何如自慰乎

先生曰曾子云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兄弟耆艾雖欲弟誰爲弟言孝弟貴及時也子于養母友弟已苦不及矣風木之悲在原之痛何以自慰非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母不可

學問外篇問答

維祐問漢武帝從董仲舒之言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祖宗朝亦間行此法今

上復行辟舉之法雖曰崇古實則法祖宗舊制然亦豈無不察聖明得人輔治至意率爲子弟姻親求通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五

顯之階乎愚謂常輟罷此條仍以入股取士又必令典文者皆博洽深謹之選而士之祇行立節通經學古者一時不難入彀中今日之弊主官既非其人而所取之士異日又取陋劣者登之賢書以故天下士幾何不落落晨星也一得之見何啻窺天于管中哉請問

先生曰制舉自不可罷辟舉亦當兼行然必其難其合里選之公核舉加之人精論試之條嚴連坐之法其可也雖慮有私豈可因噎廢食又曰有天下者以制舉爲取士之常法以辟舉爲取士之正法然非明正學

申孝弟謹庠序端教化進君子退小人而欲得真才以成唐虞三代之治抑末矣是故君子貴反其本焉

薦問宰我欲爲期年之喪孔子斥其不仁固無論矣設人子居三年之喪朝廷召用仁人于此從違何居卽往召而服色禮制何居方無愧于仁人子且如人臣當國家重大責任又值國家變故之秋惟其人能勝之他則非選爾時忽有父母之喪上不允放勢不能歸爲人子者其何以處此

先生曰三年之喪古今通喪豈有以功名富貴而遂短喪之理如值國家大變君特召之或在位不允其去古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七

亦有之謂之起復然非變故軍旅危急存亡之秋則不可口實此例如張江陵爲相在

神宗之初亦有功只爲不奔喪遂爲天下後世譏議況其他乎又曰起復服色宜用素服不與喜宴不恣談笑不飲酒食肉常存哀戚之心如在喪次既謝事歸仍宜終制此必至之情不易之理

說易

門人盧從心錄

先生曰伏羲畫卦爲乾蓋乾天也上下皆乾是純陽至健已包得元亨利貞了故文王係辭曰元亨利貞只盡一箇乾字然在天之春夏秋冬在人之仁義禮智那不

是元亨利貞總是箇剛健不息的道理帖括家每以元亨利貞作君道看殊不知一聖人之易卽孔子彖傳說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孔子之易也豈可以之作文王易乎只以元亨利貞摹寫乾字正是經龍陽物也故六爻俱稱龍龍有變化之妙然老變而少不變陽數九爲老七爲少故爲陽爻皆爲九初爻乃乾之頭一畫本屬地故取象爲潛是龍尚在地中正當養其飛躍之體故說箇勿用勿用者勿輕用也非終于不用也

二爻乃乾之第二畫本屬人故說箇大人此龍方出乎地上有霖雨膏澤之施故象爲見龍在田而爲所利見也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七

三爻乃乾之第三畫本屬天天則不息聖人之學亦是不息故變龍而言君子其質君子一龍也先儒每以乾乾解作憂惕固非至於終日字字無解不知此卦上下皆乾是此卦至三爻一乾盡而又一乾相接故云乾乾其終與夕者是終一日之乾至夕又一乾生是晝夜乾乾循環不斷與天行同也

四爻以大勢論在三之上是龍有躍起之意故取象於躍然以上卦乾體言亦屬地故有在淵之象龍在淵若下於田而一躍則向乎天矣惟在淵則或躍而又不遽

躍故无咎

五爻以上卦乾體言亦屬人故亦曰大人龍至是不止于出潛躍淵且飛而在天矣是在人則以聖人之德居聖天子之位故曰利見也

上爻以上卦乾體言亦屬天故名爲上然又在兩之上是陽極於上龍過亢矣故象爲亢龍唯龍則善于變化悔其亢而復返於潛不肯過亢如是則龍德可全矣故不言吉凶悔作悔悟之悔看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用九者言六爻皆用九六爻即羣龍也而在六爻各以潛見惕躍飛亢露其頭角是偏於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六

一即偏於剛爲龍有首矣此則失其剛柔變化之道何吉見羣龍無首者是不偏于潛見惕躍飛亢而渾之爲一隨時變化如環無端亦復無迹之可名何首之可見如是則剛而能柔吉之道也

夫子文言申初爻象傳而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然有意昧帖括家每於樂則行之句解爲時在我可樂也則出潛而行其道若然是大行有行窮居無行矣况於本爻潛字之義又不貼合潛隱中原自有可樂處如孔子在中之樂顏子不改之樂可謂無樂乎樂則行之者是避世時樂吾道行吾素窮則獨善其身者也憂則違之

者是不見是時愠于羣小亦可憂也憂則少不得委曲遠避之所以重吾身重吾道因以重天下萬世也憂則違之依然樂則行之而已然憂悶二字有辨憂大而悶小悶則止一身憂則關萬世

先生嘗發明易理謂易以爻象占玩其旨最微近世多以君道臣道影喻立言去聖人之意曰遠嘗欲與諸門人講究全易而未暇及偶論乾卦心敬錄數語以誌誠服惜管窺未全或失

先生之本旨耳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九

制藝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聖人論經國之全復權其濟變焉夫食兵信足此三者故全也必兩議去而濟變之意微矣且世之論政者大抵主富強之說不然則迂浮無用或苟且補苴之計而已夫治不本王道學不經世用君子不舉焉亦惟識其大本之所存而審經制之宜豫思患之防以致詳之耳是故子之語子貢以政必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斯三

明德先生文集

制藝

一

者去一而可以爲國也哉農用八政必先食貨凡以其爲民天也天生五材忘戰必危凡以其爲國之大事也惟天降衷厥有恒性凡以其爲國之本而民情大可見也此豈食兵先而信後乎非也抑兵食足而民始信乎非也古昔聖王藏富於民寓兵於農故民不苦于輸土不譁于伍而上有因心之教俗多君子之風夫如是又安有所謂不得已哉雖然天下無百年無事之口設一旦羽檄旁午仰屋棘手還募之令急兵亂于下矣徵派之智多民勤于食矣盈廷之說雜人匿其情矣議政者方思所以有加於兵者而子貢曰去子即曰去兵又方

思所以有加於食者而子貢曰去子即曰去食則何也吾未聞去兵食而尚可以爲國者兵何可輕言去然而所必不可去有甚于兵者存毋寧去兵食更未易言去然而所必不可去有甚于食者存毋寧去食要之所謂足者非猶夫後世聚歛餉練之術也菽粟而仁天下有勇而使知方蓋植信於兵食之先而貫信於兵食之後其爲足固甚弘矣所謂去者非猶夫後世支吾束于之窘也兵無節制不如無兵食多耗溢不如無食蓋微用其去之法以除行其足之意其爲足又甚約矣然則政雖言三言二實一而已聖賢論政必本王道如此噫王

明德先生文集

制藝

二

道不明而儒效不彰足與去兩失之其能國乎故謀國者不可不知本務

善必先知之

約知於善前知本乎道也大善之必福道固然也舍此而知皆後焉爾且誠明之性繼善者也誠則明者明乎善而已矣安問福哉借使因福而善則其善已薄矣必因福以知善則其知已晚矣雖然善不極之集禧其善終未真知不先之凝命其知終未確吾故於福之將至而知至誠非前知乎福也知善而已人之知福以福至誠之知福以善故人不知之而至誠知之也人之知在累洽重熙之後至誠之知在積德行仁之始故人之知後而至誠先也人以福善爲或然或不然之說至誠以

明德先生文集

三

福善爲一定不可易之理故人之知難必而至誠必之也帝王彰善之權往往錯貸而不可信至誠信之先矣作善降祥理有必然數不能逃也雖當陰陽雜揉之候舉世夢夢持世者每不能主保合之孤力而至誠有獨鑒焉者以前輩之月知於降之日知之而於作之日先知之天其善之治默默陰用而不可窺至誠窺之先矣積善餘慶或未然理不可誣也雖當孤陽蝕晦之時天亦茫茫自信者尚未必保遜世之無悶而至誠有預識焉者以參造化之微是於積之日先知之尤於積之日必先知之知則知夫有一念之善有終身之

善有累世之善善不可以一端盡也惠迪之吉若視其分數以相畀就令事應偶乖而考祥之至理已在榮枯毀譽之外豈必責報於目前知則知夫有以一身之康豫爲福有以一世之寧謚爲福有以千秋之正氣爲福福善亦不可以一端盡也玄感之符若秘其大美而不言即使氣數難齊而立命之真學自有亨屯濟蹇之能豈俟效靈於推測是故以禎祥知後而不可必也以善龜四體知後而不可必也神鬼有不可預洩之福機惟性之善嚆然開之先占驗有不可盡憑之福應惟誠之明斷乎不容爽故曰前知之道明乎善而已矣

明德先生文集

四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 孝經義

論君子事上之忠本之于孝思也夫事上不忠非孝也盡之而本於思其忠蓋不獨進時然耳夫子論孝至此若曰先王之教臣子則求忠於孝其大端矣第忠之名入爭鬻之其實未易盡也忠之實人欲盡之其心更無盡也故言孝者必曰不匱之思而事上本此矣何者人臣伏處膝下豈無誦讀而戴聖明及立朝而聲華奪其素志則事或不忠吾不咎其不忠而咎其致身之義未殫即其委身事主亦欲竭忠以利社稷迨登對而咫尺怵于天威則忠或不盡吾不謂其不盡而謂其結念之

明德先生文集 制藝

五

隱未真是故君子之事上也人盡事也而其事獨異焉者則人盡進也而其進有獨異焉者君子未事上時所盱衡世故倦懷廊廟意必曰吾獨不得上而事耳今既事之矣堯舜誰之親見飢溺誰之由已凡上之所宣布德教而消彌災亂者皆事上之責也何可不忠即自謂可不忠也質之分義敢不忠乎我想其忠有孜孜盡焉不能自己矣君子既事上時每地位尚睽信任或疎意又曰吾獨不得進而事上耳今既事上而進矣誠正之外無學術富強之中無事業凡上之所明天察地而通神光海者皆忠于上者之任也何敢不盡即其敢不盡

也盟之寸心忍不盡乎我想其盡忠有聲聲思焉愈不能自己矣而於是識君子之忠豈必于進也哉即當未進葵藿之思未嘗一念少貸特對揚之頃覺憂危聖明於進有倍切焉者故雖泄沓成習容悅自固我弗敢然也蓋吾盡吾忠上責我我無道責即上容我我愈無以自容耳而於是識君子之盡忠豈獨于進也哉即當進後代終之誼亦未嘗一事少寬特其媚茲之忱覺風雲作靦其忠有獨摯焉者故雖毀譽日消寵辱易驚我固弗變也蓋吾思盡吾忠上知我我不敢負知即上不知我我更不敢邀知耳要之忠非猝辦即吾愛敬其親之

明德先生文集 制藝

六

夙念蘊結于瞻依乃始進而致之上也夫事上亦如其事吾親而已矣盡忠非外襲即吾立身顯親之本念所合章于明發乃盡抒而移之事上也夫事上之思亦止完吾之孝思而已矣此移孝作忠之大端也進求之則不止此者後世上疑厭以待下下欺飾以事上臣身多譽何以言忠故曰無欲然後可言王佐

岳等奉

先生教其忠孝至性經國訐謏隨在爲之發端故一見于孝經注疏一見于各會語錄言之不足遂有以制藝發抒名理者已刻見理慶全集未刻多失于

兵燹之餘誦

先生三藝或謂以古文爲制藝其實卽以制藝當語錄也讀足食足兵見先生兩肩兵食之作用讀進思盡忠見先生移孝作忠之梗槩讀善必先知云有以一世之寧謐爲福有以千秋之正氣爲福尤見先生學問識力全受全歸之大節

先生之制藝先生之理學經濟在焉讀者豈敢以帖括義草草略過

石岳敬識

明德先生文集 制藝

卷

附新安定變全城記

永寧張鼎延撰

少司馬號玉蘭

新安古函谷移關土瘠民貧城高僅踰文崇禎癸酉流寇渡河歲復屢歉民瀕于死者數矣乙亥

呂豫石先生致南司馬歸於是始捐家財之半與邑人築城城險而固亡何愈歎先生與紹中太封公出困賑之全活萬七百餘人所司報聞而上特進贈太封公右都御史樹坊表厥里復賜璽書先生繼父志凡邑人士之不能婚喪不舉火者悉周之戊寅己卯歲大旱蝗庚辰大旱蝗愈甚野無寸草百穀無一穫者地赤木禿山童水涸人皆相食白骨盈壑先生憫之於是盡括家所

明德先生文集 全城記

一

有大小麥粟菽柿辦皆以活人不足復鬻山莊書舍繼之又不足貸山左故人粟三百斛以賑饑者兩年凡四大賑七小賑又全活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先生之心未已也是歲秋餓殍遍野盜賊蜂起澠有大盜張三星者謀起兵數日饑民從者七八千人遂自澠蔓新新之四境賊盡起有千士秀劉得源郭世傑李永福徐孟夏李可升等聚眾至七八百人各分掠鄉村又有趙峪王之典者大俠也先爲劇盜劫人歛案及三星起事遂入三星縣中約期破新城私歸約所部賊李官謝應法張少吾等七渠寇聚眾至千五百人是時三星已西犯陝

境之典使二渠約三星至熊耳山盤踞不動欲攻新新
人士皆失色相向不能寢食也會監司王公辦賊至新
賊西遁王公返歸雖先生乃自雒歸新語公曰王之典
與三星士秀等賊窺新甚急宜思以豫防之公曰諾是
日先生西遊蓮花莊莊與仰山堂相距盈盈一水耳莊
人嘖嘖皆云賊于八月一日歃血四日起兵六日攻新
城城中已有內應者先生聞而異之密令二三人往偵
之信然明日先生謂守城千總庠生張荃曰城危如繫
卵而尚怡堂耶不圖禍將及而不聞耶張曰聞時賊中
有庠生王俊者張甥也先生曰是可以擒之典矣以此

明德先生文集

全城記

二

爲而功而必圖之張乃密誘甥俊諭以利害示以免死
蓋八月三日亭午時也俊遂獨往以計擒之典之典就
縛既至邑邑令隔訊乃首其所以謀墮新城狀蓋內應
密謀者實繁有徒而郭允順郭則躍朱二四等其首也
邑令擒訊之皆伏辜獨二四遁去是日擒之典俊舉砲
爲號砲鳴則賊渠皆聞而遁去以告三星三星始俱西
遁于士秀等賊亦西遁矣既而餘黨劉得源等賊哨聚
北山有二百餘人先生與令密謀命健丁數人勦擒之
死者半投崖者半餘賊七十四人盡降之越數日三星
等賊復侵新境踞于西士秀等賊踞于北張少吾等賊

踞于南所聚各數千百人城幾復危先生曰不大破賊
恐冬春之間賊不可嚮邇已時城中無兵先生有健丁
十人遂命練總游鳳麟統防兵六十人予以錢米授以
方略責以活仗非策皆踴躍前去時西北賊遠而踞山
南賊近而伺城先生曰先破南賊則餘賊膽裂矣時南
賊張少吾已來降有頃賊一股約七八百人齟齬之復
叛踞關氏寨三日不去先生曰可以破矣明日果大捷
殺賊及填溝死者約三四百活擒四十餘賊得糧三十
斛牛驢無數皆以給兵丁兵丁盡喜躍舞若惟恐此後
不入新境者士秀等賊仍踞石井荆子山龍潭等處亦

明德先生文集

全城記

三

以計誘擒之五渠就擒解監司王公并前關氏所獲四
十餘賊俱戮于市復擇其與城通者數人等戮于市而
張三星亦爲監司王公兵大破之旋就擒授首新境之
賊遂盡平朱二四張其孔等賊初逃去復入夥爲賊尋
亦擒獲所招與前允順則躍等合符乃皆戮之餘賊俱
招撫安業境內晏然城門盡啓先生復苦心條畫城守
修繕之事輕重布之皆有次第復月餘五色靈芝生于
庭先生復大賑其親族及寒士饑民而全活之乃歸雒
野史氏曰新城秋初盜賊環伺徵餉如沸人情洶洶
反側幾危矣先生歸而呼吸定變力保危城不動聲

色而鞏固巖邑力存萬姓安危治亂之機豈不以人哉或以美先生功先生謙而不居且盜賊平轉輸息反側安而又汲汲于善後之圖晝夜苦心經理就懿易曰吉凶與民同患子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先生之謂與又曰新城大如斗其昔所稱富室今多日夕不果腹中人家皆餓殍也先生不憚一賑再賑三賑四賑屢賑而不厭卽其家泊然無有也而施者未倦及允順等賊之內應則以其諸父及弟不加軫恤而欲戕其首先生則無論親疎遠近皆欲尸而祝之夫仁與不仁之間其效彰彰如此然則

明德先生文集

金城記

四

世之人亦可以知所趨舍矣又曰思患豫防既濟之象也事豫則立論政之經也豫備不虞軍之善政也如豫石先生全城定變咄嗟而四境盡平豈取之臨時猝辦哉蓋自其性生孝友涵養誠正時已裕此矣所謂豫者豫其理者也豫則雖旱荒搶攘亦視如平常易事不豫則手忙脚亂非紛更多事則悠游坐失事機者有之天下事何常不可爲耶先生居新兩月而新大治過此以往又未知何如矣豫之時義大矣哉

刻慎獨堂文集後跋

先太傳自銓署歸省八年家居與及門諸士會講芝泉慨然以斯道自任及南樞歸洛又復群諸士爲伊洛會發明孝經力接孔曾之傳其間山左豐芒各爲約會從遊之士亦如芝泉伊洛諸子之共相服習也于是海內皆以理學知先太傳矣庾樞相繼兵食兩肩拮据幾枯心血而食不苦竭兵不虛伍天下遂有以經濟知先太傳者矣無何而國步艱難中州先敝守城殉節變因非常先太傳不幸而以節義見當世遂盡以節義知先太傳也嗟乎讀先太傳之孝經表章

明德先生文集

跋

六

會約語錄銘箴署戒以及警學論學諸吟與夫登臨山水之作或以理學著或不拘拘以理學著于是以文章知先太傳者有之讀庾樞奏議書啓劄諭條約之類與夫新洛隱居驛累救荒藩運河漕諸議葺城定變之事或著之事功以傳或未卽著之事功而發乎言辭亦以傳又或以文章信先太傳者有之至于乙卯秦關夢雲間忠字其巨經天戊辰出山卽以三不負入告而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之句見于奉常應召之日至註疏孝經以抒忠孝大原與夫砥身勵志之見于傳記論說問者先太傳或見于節義之

言或不必節義之言又無不以文章重先太傳者矣
于斯時也先太傳即不欲以文章重于世世即不盡
以文章知先太傳哉而天下後世必有深心學問之
士信心理之相同揆後先之一轍以爲此美而必傳
傳而可久之事不肖瑣等學識謏劣自愧不類其於
先人學問苦心概乎未窺藩籬獨是當日從遊負笈
之士企望日懸與海內薦紳學士不見先太傳之文
章因不睹先太傳孜孜學道之心繼述孔曾之微言
不傳守待之緒又幾乎息矣瑣等不惟有負前人其
又斯道之罪人也夫以故撫心積痛廣爲搜錄亟與

明德先生文集

卷

同學諸子輯次明德堂詩文一集以告天下
康熙二年癸卯仲夏不肖男兆璜沐手敬識于解梁之
清畏堂

呂明德先生年譜跋

明從遊

明德先生不揣固陋與同學諸子於先生殉義
之明年藉先生行事訂爲年譜於是曠先生
之不可及也矣先生兆夢月之祥而維嶽降
產靈芝之異而孝經成天人之際有感必通
承節孝餘烈鬱爲理學居官則以教輔政居
家則以學倡世故山左豐邑芝泉伊洛各有
講會從遊者數千人習歷數生平由司李起
明德先生年譜

孟跋

家以孝治山左而山左治三年報最特擢銓
部清選舉絕罕臚所在著蹟其關國計民生
之大者如天啟將登極之時即止小南城之
駕陳近寺不得干預政事而逆璫煽毒天下
皆服先生之先見是時詆毀講學而先生與
馮少墟李緝敬諸君子倡明教化以斯道爲
任幾中黨錮之禍崇禎詔起所上防微八漸
直法堯舜諸疏與賈陸爭烈時天子有南顧
憂特簡理留都釐奸剔弊心血俱枯兵食兩

足東南半壁得以晏然固圉者莫非先生功也于是忌之者難容直道至今讀告陵諸文而先生之忠猶耿耿在人心臆居洛六載無非發明孝經表章聖學及兵荒洊至屢厯仁心備賑全活者無算散家財以募死士乃力盡孤城不幸以節義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先生一生之事功學業在此嗚呼此先生之所以爲不可及也矣

康熙二年癸卯七月新安受業孟瑁沐手敬識

明德先生年譜

孟瑁

二

呂明德先生年譜跋

先生擴伊洛之緒繼孔曾之傳迺至聖而獨探其心法集群儒而總會其源流於斯時也繼往開來之任守先待後之學非先生其誰與歸乎安石不達經術而弁髦聖言協烈秦火孝經輟而學士大夫袖手語良知抗顏談性命宜乎儒術之不彰治道之寡效也先生手註孝經以道歸孝以孝歸敬明德教之本原振千古之絕學馮恭定稱程子之後一人而

明德先生年譜

批駁

一

先生晚年力學獨得宗旨卽謂直接孔曾可也嗟乎先生癸丑釋褐辛巳就義中更二十八年其間家居者十有三年無非發明孝治羽翼聖經之旨履官者十有五年亦無非移孝作忠立身行道之槩先生固不僅以兵食見然用之兵食而效先生固不欲以節義見然適遇時窮而著學先生之學者遂謂先生之學在兵食在節義豈足以盡先生者哉使天假以時會先生以明王孝治天下之事見

諸躬行節以聖人授受心法益深與蘊則過此以往又未之或知矣往金陵施子小白周子仍叔會手記先生之行事而吾新洛受業諸子編次紀年唐學識固陋愧非其人然受先生之教最切敢不臆勉從事因訂其行後而作年譜嗚呼繼續斯道者其亦可以先生之書知先生之學矣

拜識

順治十五年戊戌二月洛陽受業姚賡唐沐手

明德先生年譜

姚賡

二

呂明德先生年譜采輯家刻書目

慎獨堂詩文集

芝泉講會語錄

伊洛講會語錄

芝泉會約

伊洛會約

豐芭會約

豫簪會約

南廔奏疏

初集

續集

明德先生年譜

書目

南樞奏疏

太常銓部奏疏

進孝經表疏

助餉交代畧

軍政十四則

南考工記

清蕪記

增訂館則

孝經本義 大全 或問

訂証家禮

音韵日月燈

切法正指

存古篇

孝弟詩解

斗園乘

兩闌四會姓氏錄

南庾舉効錄

世德集

牛太夫人仁孝公節孝紀
孟太夫人夢月祠紀

明德先生年譜

二

節孝錄

仁孝公祀郡縣鄉賢紀

榮哀錄

忠節錄

世恩錄

仁孝公紀畧

先生出處紀畧

太傅墓誌銘 行狀 合葬誌銘

呂氏宗譜 世傳 家乘

棠憩錄

兗州德政

新安全城定變記

新安縣誌

河南府誌

明德先生年譜

三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受業門人施化遠

袁應參

周景濂

黃基昌

李毓楠

石岳

陳裕

孟瑁

郭希銓編次

先生諱維祺字介瑞號豫石姓呂氏

國初始祖俊占籍河南新安縣後生蘇聯生

鑑純樸有隱德鑑生思聰思聰生玄足為

先生高祖曾祖諱景陽諱恬淡中夷與物無

競好觀為善陰陽書上郭字信夫少失

怙獨勝賦田間謹身守志代償役之日

僅役三十一里中私諱景陽故稱敬懿公贈

戶部侍郎夫人牛氏恭守四十九年奉

旨旌節累贈太淑人父諱孔學字尚文號紹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中家食以文無害為功曹與人不忍傷事

母謹慎母病感夢得異藥愈恂恂孺慕六

十年如一日開園于南谷東與老友嘯歌

慷慨有太丘之風

勅旌孝子有司表其里曰仁孝故稱仁孝公

封戶部侍郎賑荒救萬餘人贈右都御史

崇祀府縣鄉賢夫人孟氏是為先生母贈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丁亥七月先生生於新安

先生生于夢月岩新安北四十五里當橫

山之嶺有窳為舅氏家園孟太夫人歸寧

及期而動其夕寢窳中夢有光如月降入

其懷爛然燭天寤而生先生七月二十日

午時也都御史曹于汴詠夢月詩橫山之

密都潺湲應嶙峋想當夢月時若崧高降

申一堂寄永思聲容儼以存足母有是子

百代流芳芬○先生少戲嬉不類凡兒適

官長轡至羣兒啼走獨戲嬉自如里巷以

為奇

萬曆十六年戊子先生二歲

萬曆十七年己丑先生三歲

萬曆十八年庚寅先生四歲

萬曆十九年辛卯先生五歲

萬曆二十年壬辰先生六歲俱在新安

五月母太夫人孟氏卒

姑性嚴事之無失食貧力作姻里婦皆師

其懿範夢月而生先生幼即訓以義方太

夫人卒先生年僅六歲乃鞠育于牛太夫

人先生所謂非祖母無以有今日也○嘗

書壁為達官車馬儀從俱備族長者見而

異之曰吾家代有隱德大呂氏者其在茲

乎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先生七歲在新安

仁孝公延塾師授以孝經訓以孝弟之學

出入必告早暮問安知以孝親為事仁孝

公曰為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八歲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九歲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十歲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十一歲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十二歲俱在新安

仁孝公教最嚴雖寒暑令節不使輟功不與飲宴不令身帶一錢慎擇交弗納于邪必拱手避行偶有少年子引石擊水汚穢濕衣人皆若不可忍先生不反顧而去里公詔季考儒童闕先生卷曰為誰氏子他日必大受時仁孝公家貧作縣吏邑令故知仁孝公長者以先生益加敬重每見仁孝公必索先生文批改喜以筆墨贈遺先生年十二言動不苟即有嚴嚴氣象邑令未嘗以衰容見先生也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十三歲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三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十四歲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先生十五歲

萬曆三十年壬寅先生十六歲俱在新安

補邑庠 明年食餼○為文頃刻千言試輒快士他郡邑必致題索其文○舉動模範先民介然中立絕不與世浮沉十年諸生片字不入公庭○邑學長某醉詈先生之門先生毫不與較既醒悔甚每出入遇先生則逡巡愧避○教諭林公喬松晉江舉人與先生立會課講往來莫逆邑令殷公銓馬公應兆先後蒞任課先生制業深為歎服作知非歲吁嗟乎蓬大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時乎時乎不再來將賀其安之繁後生之可畏歎來者之可追

胡為乎耽耽白日尋斧斤以自殃醜晏安之有壽謂磨涅為無傷懷與安實敗名久將認賊作子操主人之戈而入其室據其堂已焉哉其心勞之日拙而腔子亦不靈當夫意闕與盡時豈無悔而竟長此其安窮君不見嘗胆越子下帷董君有為者亦若是誰言樂處之難尋古不云世間不學人無物可比倫奈之何三年之艾不蓄而抱沉痾以終身箴曰學問之道先求放心洗刷塵緣勉而持循雖休勿休日新又新時而習之意味浸淫雜念侵人如牛馬火不可嚮通將爭于所推勤有繼此道在果姑待明日便為不可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十七歲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十八歲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四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先生十九歲俱在新安

夫人郭氏于歸邑庠生郭公之翰長女郭公年十五歸先生田太夫人非常人許夫人為配顧天請代誥勅中有願減歷以壽尊嫜執勞匪懈之語及先生殉難後甲申開寇陷京師遂不食死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二十歲在新安

河南鄉試舉副薦 同邑人孫大試以遺才求以公事推訊其前辰甫受卷日中即畢太守稱歎力薦入開孫中式鄉試先生以副薦受知○是年完心伊洛之學以天下為已任嘗曰是帖括義用以梯青紫耳烏足貴矣究竟報朝廷行所學安在邑孟雲浦

集 185 — 388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五

先生以理學起家先生心私淑之心法吟
何以參天地曰惟此一心心今本最微危
者亦相侵微者使之著危則還于安惟精
復惟一萬古此心傳此物亦非遠飛躍機
自顯此物亦非近終身由不盡然則如之
何幾希原無多只此一幾希聖在從此岐
竟以此命舜舜以此命禹授受一心法道
脉別無主學大聖人何處尋衣鉢檢點
天理心靜中存細磨湛湛一萌芽夜氣凝
雨露莫教斧斤伐莫教牛羊牧第彼種種
者旦晝時相購得此為聖賢失此為禽獸
嗚呼慎之哉拳拳屬靈臺勿謂是何傷其
禍終將長勿謂是何害其禍終將大涓涓
能幾多蕩蕩可若何一炬能幾多燎原可
若何此心一放逸圖之竟何及我懷顏氏
子克已以復禮勿以非禮動時勤拂拭時
勿以非禮言勿以非禮動時勤拂拭時
時勤拂拭時勿以非禮言勿以非禮動時
勤拂拭時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二十一歲在洛陽

工部主事房楠以福府修繕居洛陽為其
子求師知先生譽望使其子之驥師事之
先生期以理學名儒不專課制舉業之驥
中戊辰科進士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二十二歲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二十三歲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二十四歲俱在新安

與修新安縣志叙
文出先生手作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二十五歲

萬曆四十年壬子先生二十六歲俱在新安

舉河南鄉試以春秋中河南鄉試第二十四
名大座師山西芮城王公紀以

理學為士
論所共推

十二月之京師刻無奇草制藝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七歲在京師

賜進士出身三月會試中式三月殿試
三甲進士觀政刑部○都中諸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六

同年約費千金者無幾
生獨不然曰吾家素無厚積取債必償人
今日到任還他吾不知任中果有欠我債
者抑指望正俸可償此皆未仕時先存不
肖心吾寧自約不為此有不得已寧寄
字齋產湊辦不貸京債一分先生以身許
國共一生豎
立蓋自此始

六月長子兆璜生原名環字伯玉後以恩廕
更名璜乙亥特取拔貢任
汶上尹陞
解州刺史

八月授山東兗州府推官

十月歸新安省親祭祖中丞張葆一以詩贈
已知心莫逆誰信德應孤臭味榮歸幾丈夫
名震帝都暮雲天際遠還念故人無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先生二十八歲在新安

二月之宛州任

先生清約自甘一如寒素不

意行一事不徇屬枉一獄雖勞苦異常泊
如也日見人家作宦回家積金買田不幾
年即冰消瓦解甚而身受其殃子孫天折
定是作官虧損天理書聯于廳曰天與有
赫枉三尺三三難逃夜豈無知受一文一
文不值先生秉性清重屏絕屬官餽送甚
嚴卽藩郡盤驗故知問遺亦不輕受○凡
獄卽當堂判定審諸吏書抄磨無敢增
減一字仍明示其人使候詳發落無索需
營費之苦凡投告訟謀無不求批先生者
○聖道汝上等縣催凌霄等百餘人社具
之害敢○兩院批發詞訟屬吏必擬重罪
先生歎曰此我輩請附之過豈盡上辜
耶凡罪之重輕一如其事間有不置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七

清獄囚罷

夫固有一入其中便登鬼錄者先

生每問刑必先面問獄中有虐索否冬置
煖匣每日仍按人給食兼給綿衣不使凍
餓而斃嘗曰居官非爲名也然期月而領
聲不作則無爲民之實可知矣○嶧山遊
者用嶧山鄉民界與苦累不堪因登嶧訊
知卽繳縣報罷

迎養牛太夫人于宛州

先生自幼失恃賴太

及仕克迎養任所婉孌承歡一如仁孝公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二十九歲在宛州

揭陳救荒防盜議

凡事關重大愛心如茶極

實條議一時見諸行事○山左大荒赤地
千里人皆相食奉委察核賑單騎風雪
中親自下鄉問民疾苦申達上司曲加全
活毀銀帶孟盤得錢百餘緡量給饑民擇
其無依者收入粥廠修葺草房棲息夜給
柴火全活數萬人○瘟疫盛行死者塞路
又于宛州立藥局選醫官季一誠修合不
時入局問視仍請院檄令令省來行其有
死者又捐金委滋陽主簿陳乾員棺數
十具蒞于餘領掩埋暴骨○登州連歲災
旱先生按轡惻然五月下弦日登崑崙山
齋宿禱雨明日行部文登果雨憂旱更
尋山趣家遊極海濱學仙非本意憂國
何人草盡仍愁早魚腥不療貧麥黃還
樹烟紫正炊塵有魚腥不療貧麥黃還
渠來飢臥轍我亦淚沾巾雲漢詩何以流
民繪未真非無賑賑詔不救風蛩吟民望
還無已皇仁豈有也願懷憂杞意何以叩
楓宸海柱鞭秦石槎山問嶺關此殊不快
秋聘較秦關便道歸省初閱嶺關此殊不快
一忠字其巨經天覺而得卷甚喜卽解元
郝維新也凡薦者六人三原郝維新西安
溫日知韓城衛先範富平趙濟綏德李時
馨長安晉調元○刻攬轡詩草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先生三十歲在宛州

修舉保甲法

魯城保甲久廢乃申院啓魯藩

力行之時... 賊劫獄因保甲法行舉首正法不至他虞... 後妖變倖起立點保甲登牌營城賴以保... 全○地方有盜官捕息忽玩事不肯緝拏... 更有逼迫失主以強作竊諱竊爲無荷且... 倫安先生行令各屬但有盜警不論強竊... 俱預文申達立限行捕如捕獲而文不預... 申官更仍究處故各處多方禦盜無敢慢... 事者○從不署州縣印兩次署郡計各處... 贖銀七十餘金積利公費五十餘金發修... 曲阜聖林○其牧支贏美另貯一匣入庫... 一老吏念先生清苦携美餘銀三百餘兩... 夜半擊梆傳宅先生輒大怒譴去以其銀... 支銷

立山左大會置學田

山左大社令二十七屬

卷親加評訂序大激勸士子蒸蒸然向風漸... 及通省冀北淮南之士咸來就學戊午刻... 魯社十集制義○又買傳時彥駿千餘石... 畝贈士又捐心紅公費餘銀買穀千餘石... 備賑魯士貧者雖大疫相連而絃誦之聲... 不輟即魯宗連年荒歉先生移文長吏分... 極貧大貧給... 麥數百石

冬設立粥廠

當雪未降時念民連荒窘苦親

粥廠煮賑每人給布半疋歲二十文又行... 文州縣煮粥條設周悉親自察勘全活甚... 衆入春雨雪遂稱有年○比有無主駐物... 俱給發養濟院爲衣食資故雖遇大荒孤... 貧無凍餒之苦

二月撫按交疏保留

考績屆期巡撫李公長

保留○職司官評藻鑑極其精確或得之... 言論文移或得之道路口碑悉協公論不... 避嫌怨不執愛憎不徇毀譽不徇私目... 至其汲引善類惟恐不及始雖有議而未... 路可矜全者亦不輕絕○嘉祥令莊私狠... 籍託書資緣殺然開報其人百計反噬而... 先生之聲益著○先生與人處雖絕無城... 府至于有聲益著○先生與人處雖絕無城... 事上接下及與僚友惟謙和誠敬第不阿... 附摸獲遇事執持則一毫不動

三月給誥命

始迨封仁孝公

註解邵康節孝弟詩

先生天性孝友而教人

邵康節先生年譜

卷之一

節孝弟歌十首手自爲註刊布令所屬遇... 講鄉約時講聖諭畢令數童子朗念成... 歌約長講解家吟戶曉以變民俗○費縣... 民程廷佐廷佐本親兄弟以變民俗○費縣... 年家產幾罄兄弟叔姪勸論打勸良心二... 離先生以天性骨肉勸論打勸良心二... 相抱痛哭情願和好釋其罪責其心者論... 令愛敬如初次日二人登堂泣謝○每遇... 大獄虛心平反舊有疑獄汪應元等二十... 餘起前役舍棚先生教然焚香推誠得情... 訟獄俱平民稱不冤焚香尸祝○察盤地... 方開釋三百餘人不依人情輕責人一板... 遇大獄筆不肯輕下○先生性不喜重刑... 而一經推訊即吐實情嘗曰某雖審大盜... 不用夾棍彼口吐實情嘗曰某雖審大盜... 非不能掩飾若專用威逼重刑之下何辭... 不得者無刑錄○一點盜同倫者倫人... 一驢偷者逸去久不成獄先生不言驢事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三十二歲在兗州

只言其家常及當日同行之狀遂得其情
不事加刑其人具服○某家有資而亡
其女字某乙而某丙乃某之重產兄因
不遂誣死者之婦與某乙姦并誣其女且
以為胞兄弟告爭家財斷者不失事已五
年兩家將貧先生訊知其情設法曰就是
重產兄亦與親兄一般家財是你你任
他該問從了某人其吐實乃以徒坐某丙
○路行陽穀道中一生攜家逃亡天寒飢
餓泣欲自盡公憫然問故與之食乃給以
錢處前途之不逮也取雪於車中書票令
赴所在給米還鄉○某作牧麥行午日
當天盡收麥農夫流汗如火熱攪觀時
來牽轍問之未語先悲咽我家山凹在窟
穴年年災傷膏肓竭早荒未了商羊齧
骨獻門債主執昨午飢荒更殘列家事實
盡衣食飲兒啼無視女啼愛高堂顏枯妻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一

議修孔廟改正諸典
非三萬金不可陳請兩院極言應動山東
所請事例銀并奏處一萬先修葺又題
請內帑無何以冠警中止乃為義輪首捐
二百金以為為郡邑長吏士紳倡祭子思子
無祠及諸典禮宜改正者中請兩院具題
其議畧曰子思子闕述聖道最為有功聖
門而曲阜獨無祠闕述聖道最為有功聖
書臺泮宮特甚且因孟子受業而推尊之
况以書院名非前祠也主祠者以衍聖公
子今缺似應改建曲阜做顏廟制度非萬
金不可或或祀之亦須千餘金也既已立
祠須有尸祀衍聖公之無次子孫侯有次子
若做顏廟曾孟例暫授近支子孫侯有次子
仍歸原職庶不至失顯繁而曠明祀也又
查 孔子至尊無上子思子且遜之而忠
與安國乃直書先賢孔子先儒孔子嫌于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一

並尊且無別矣若改忠為先賢子茂子安
國為先儒子國子似為妥便若先賢孔氏
似當仍舊又查季孫子叔疑本趙註以二
人皆孟子引門人故誤與從祀之列紫陽解
以為孟子引言則二子非門人明甚况季
友之後惟季子為世卿者稱季孫支子則
只稱季今既稱季孫而不斥其名則必執
政者也且未嘗稱名安知不為何時人而
之也子叔疑之名他本末見安知其為門
人耶且味使已為政以下語子叔疑亦執
政者也至若盆成括亦非孟子門人况見
議于孟子此三子者律以洪武罷楊雄嘉
靖罷伯僚秦冉之例均當議罷其于祖豆
不愈光乎又查自 世宗釐正祀典孔門
弟子及諸從祀者并罷封爵止稱先賢先
儒即孟子已稱亞聖矣乃今孟廟尚仍舊
封稱鄒國亞聖公樂正子公孫丑尚稱利
國侯壽光伯夫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

徒仍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受神祀而一王
制也似當以孔廟近例改之然非迂儒所
敢擅議者是在本院裁酌題奏以為三千
年之禮樂止氣經山東巡按畢公懋康題
奏允行

修仲子廟 廟在泗水湫隘傾圯先生慨然捐
俸二百餘金令徐典史督修

揭陳河漕議 案舍先生作議畧一日定浮議
一日疏狼矢一日省夫料一日濬河一
日疏諸泉一日勸水櫃一日通膠萊一日
清河盜入議見先生全集○陽穀河下失
盜原賊止四十六人而各官急于開休捕
役畏比所獲至四十餘人而照提尚有二
十餘名乃設法研審應捕役在前各犯不
敢直說屏出捕役仍將各賊隔別互訊於
內推察竟日出冤民十餘人即時開放其
情真者乃垂淚願死又恐各捕役凌虐人
書白屏護送出境

八月分較山東鄉試 薦者五人房首邢泰吉

宿江世茂孫如竹副榜王鳳翔任有用劉
砥柱關堯凱胡懷敬趙秉衡丁泰運七人
是科魯社門人孔開詩孔開樞林業張盛
美徐成治李道光楚煙劉廷柱劉鴻編何
兆瑞成明禎郭一龍陳序劉太素錢允徐
標關太羹解如楷王虛白劉純慶趙繼鼎
陳序監近仁二人○是年七月刻魯社會
文序曰刑官明刑平反論報無留獄曰吾
塞責如是未也申政令達民困苦俾民重
刑法曰吾塞責如是未也刑官責也而弼教
則其責也以刑教易以教刑難教齊民易
教士難若然則予負予責多矣往以歲之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一

古

不易市人炊骨于亦惟是馬背招魂龜手
數米卽諸人士亦果其腹之不遑也教廢
久矣客歲稍熟熟政行獄簡于是始羣人士
約曰爾姑爾志爾敬爾業置社于飯以長
吏董其事爾時孝廉博士多有執研從者
而三輔淮上遼遠有負笈士至余每退食
必披閱核日或夜分不寐旦爲甲乙狀以
上之三臺監司及督學使者皆報曰可賜
之密通文學固其天賦之孕泗之泮闕里
之靈得以兩郡大夫從而模範之予遂徵天
書發蹟厲有月異而諸人士商確此道宜其
或偏而未卓然人抒所見各成一格余卽
不能以一文之趨絕諸人士矣余刑官常
以刑警文謂文士言文真猶法家言法曲
直視理過故視情軒輊視法雖復聰慧警
厲不待以意見繆才情驕即或自見其意
見才情而終不詭于理于情于法又焉用
棘之猴情而終不詭于理于情于法又焉用
國門得海內知齊魯人文之盛決決大國
風且知其不以意見才情自見即自見其
而不詭于理于情于法他日出而用世其
樹立可覆按也則余之爲理而籍弱教之役以少
視情視法不以繆才情自見即自見其意
其一徵則余之爲理而籍弱教之役以少
塞其明刑之責以少寄其祥刑無刑之意
亦或其一徵則余之爲理而籍弱教之役以少
炊骨諸人士不果其腹而予亦役焉問
荒之不暇安能復以其暇爲諸人士商文
藝事耶余與諸人士所以得此暇亦難矣
宜各思所以勿負此暇者蓋明刑弼教予
責也○其後奉南宮者魏肯構孔開詩張
盛美徐成治楚煙徐標韓光先趙繼鼎任

光緒楊士聰王虛白王國儒邢泰吉遲大成等三十餘人每科不絕
十月較試武闈先生以才望與試武場力言得真才甚多中選咨用嘗言用人自當破格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先生三十三歲在兗州

正月擢吏部二東又復早蝗憂心如焚與當力言不宜僉報而宜設法鼓舞當事者俱

如先生言其他默為挽回而陰利賴者先生未嘗言人亦陰受賜而不知雖瀕行猶倦倦地方思遺永利○先生體不勝衣而任諸務敏達決大疑難不煩擬議仁孝公喜動于色○先生曰有司要錢購不過書吏門子做官先要無愧此兩項人若但說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無愧于心便且瞞過自家○又曰做官只平平做去自見知于上人若欲務奇以治民必病苛○又曰罪疑惟輕聽訟有疑者寧薄懲之不然冤枉不明亦暗自損福○有言仕途不宜太實者先生曰吾之所感吾實矣若以詐御詐庸愈乎○先生以誠實得民以清直獲上先後列薦凡二十一漕運侍郎伍陳河道侍郎王山東巡撫李錢巡按御史馬卑屯田御史過熊盧河道御史梁唐董荒政御史過北直巡按河道御史李朱李年有一薦者有再薦者荷任五年薦剡殆無虛日

七月補稽勲司主事

八月便道歸省去之日百姓臥轍不能去先生亦垂涕郡人思之共建祠

拜祝刻棠憩錄二十七屬各有祠○謝絕餽遺一切書帕不受或曰都中甚費慮不足用也先生曰吾簡淡足矣蘇抑堂對人言曰眼中所見揮金如土者呂豫石周夢洲而已

十月次子兆琳生字叔玉己亥會試中式辛丑殿試刑部觀政

十二月至京師歲暮始達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調驗封司主事銓部同寅相見必至百進退體固然也時有善談諧者問作戲語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多為貴者同寅相見百揖是也禮有以少為貴者同寅終日寡言笑是也總為衙門之體今笑語闕堂毋乃不可乎眾皆應聲曰然已而言笑寂然○是年春先生大病眩暈仆地移時方甦家人皆大病滿室呻吟至無以供爨武謂房舍不吉宜遷之弗即安

三月調考功司主事

七月調文選司主事先後署選兩司大咨訪人

好惡無不正者不坐一缺不受一書雖顯要不能通一字顏公署日眼瞶骨力○選簿不下七八十本弊實叢生命合訂為四而猾胥無所用其好○効勞吏多浙人眾結為黨錢可通神雖有過司官不敢問或自嘲為刑措先生居身清正而駕馭有法可刑則刑吏畏如神明人稱為銓部中興○某御史有書言選事不收後在朝班欲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一

八月陞考功司員外郎

招先生語先生曰就而言且不可況招乎
古人有招不來麾不去者何人哉卒不往
後御史梅謝○都科有謝部門揖之例先
是偶廢先生署選時謂朝廷之制決不可
廢力爭之而門揖旋復○房師
其弟求陞官于例不合先生掌選不欲以
此破例房師不悅或勸之曰師命也委曲
從之何如先生曰吾寧不知師命第朝廷
之制不可更也卒不行○吏途有貧不能
換單者有年遠者有卯不足者期已及瓜
吏部某謂其不真輒欲焚其單章其職難
肋前程控訴無門先生數日今之人重制
科而輕吏途彼獨非功名耶先生因詰某
何以見其不真曰以其單文模糊曰年遠
損壞此正驗其非假况無他故何必苛求
先生雖與某意見稍忤終賴曲全

九月調文選司員外郎

光宗祖落人心危疑百官欲見新君大臣內侍
中問先生與耿員外同見政府于朝正色
言曰外議洵海豈可阻諸臣欲見之意遂
請
熹宗見于慈慶宮門行四拜禮而分位以定方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一

出大臣極前兩日

熹宗未登極前兩日 駕欲幸小南門儀仗已
出大臣數人將前導矣先生聞之大駭與
同官耿孟諸張浮西急走字約兩衙門見
政府問聲曰此人心嫌疑之時大臣之責
不可不慎也乃止遂陳防微杜漸疏曰竊
惟 先帝嗣登寶位甫閱月矣而發帑撤
稅用賢錄奔恤驛於罔種善政日不絕
書乃忽一朝上賓大小臣工以及與臺皂
隸無不悲悼踴躍慕屢擊是 殿下億
萬世治安之基 先皇啓之也中外臣民
皆欲殿下早正大位以膺帝眷項臣隨諸
臣後于慈慶宮門舞拜山呼儼天顏于咫尺
諸臣瞻殿下粹淵之姿墨威之容俱手
額稱慶以我君有子社稷之福也雖擇吉
具儀奉有令諭而人心激切瞻仰神器不
可久虛當事諸臣自有一身是 二祖
所託脈 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
邇中外之所仰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翼
護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嘻笑于
傍問誰肅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
閑問誰大此際必費苦心九廟之靈實
式憑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有權則輪
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每日常同科道等朝
問慰凡所以開心定志怡安消萌無處不
到寧太慎無敢忽寧過計無常格寧預圖
無姑待而 殿下尤宜不 召見商量大
禮顧問政事宋儒有言人主一日接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諸臣之人直殿下
召見非獨倚倚可護抑亦以廣聖聰也至于
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
其姓名達之中外俾曉然知以重厥任第
不得干預政事即嘗受 先帝付託以保
護殿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格靜一
切用人行政小者由閣票擬大者親面請

確與情必協中旨必慎蓋防者不干著而
于微杜者不干成而于漸嗟乎仁聖中道
崩頽日來中外率疑進御無節陰觸有自
雖悠悠之口未足盡憑而臣民抱終天之
恨恐不獨一御藥房之崔文昇也乘國鈞
者必有以處矣猶有說焉寺丞李可灼進
藥罔效雖原心之無他亦何功之可錄不
問已矣又從而養之文昇不謀可灼蒙賞
賞罰無章國無法矣選待之封家旨另議
具奏仰見 殿下慎重至意或即 先帝
從鄭養性收回成命之意吏部尚書周嘉
謨等本中移官之語誠為篤論登極在邇
移之此其時矣職于今日惟願早嗣大寶
慎加調護乘輿勿輕動一步女侍勿雜進
一人雖小事必由外擬頻笑不以假人更
望稍節哀痛以迓皇天之眷以慰先帝之
託以答天下之心是日也百官悲痛之誠
翼戴之忱憂危之思人有同心職情倍切
明穆先生年譜卷之一 尤

十一月陞驗封司郎中

十二月 覃恩給文選司員外郎誥命再給

驗封司郎中誥命 先生幼失恃賴牛太夫
人撫養初任充得封即
欲移封于祖父母為例所拘繼任餘曹屢
沾 覃恩喜日今可以報祖母矣向任外
官不敢請今可以請矣乃陳其情于家宰
家宰許諾曰若請之吾為覆疏將上同官
聞之爭欲援例先生曰豈可令二百五十
年之例自我壞耶報祖母祇屬私情為人
臣終當守法率徐侯封典報有日矣敢干
罔憲乎遂焚疏寢其事○是歲年例用見

任文選田主事蓋選郎意也田失意且去
同官畏選郎莫敢往先生曰功名有數豈
交情之薄一至此哉乃頻詣田寓所及行
獨出郊餞

嘉宗天啓元年辛酉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正月給假省親舉蘇繼歐代往吏部舉代非

援先生李交州王彭伯出部舉代報到莫
知所自先生出部舉蘇抑堂代而蘇初不
知及晤蘇抑

二月歸新安 抵里中日奉仁孝公田太夫人

甘旨未奉二親不取入口作園圃不時置
酒食滋味奉仁孝公養體養志惟恐不樂
服則彈琴讀書終日坐書齋中課諸子弟
不問戶外縣北有青要山自稱青要山人

明穆先生年譜卷之一 干

○署門七則曰願聞過不愛便宜不關說
詞訟不濫與匪人處嚴禁假借約族黨姻
屬勿濫利生事簡省交際後為廣署門七
則

八月牛太夫人卒

感太夫人鞠育之勤居喪
對人未嘗不言祖父母恩輒涕痛終日十月
葬牛太夫人于城北祖塋時公舉牛太夫

人暨仁孝公節孝申請具題奉 旨旌表
○自已未庚申連年旱荒是歲飛蝗又大
起邑人驚惶先生與邑人共禱八蜡乃不
入境時祠宇頽廢乃鳩工重葺為文以告
之有曰昔聞南陽蝗不入界今胡為者緊
不為害

天啓二年壬戌先生三十六歲在新安

立芝泉講會 是年先生益究心孝經○值朝
野排擠正學先生乃毅然以倡

明德里先生年譜卷之一

三

明斯道爲任以芝泉爲講會所名園曰斗名堂曰芝門人袁應參劉標姜品高陸冲霄王澤弘韓趙壁張蒨等及胞弟維祐壻戚孟瑛郭允清等講學于芝堂百餘人來學布衣儒童咸與焉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中和位育社名不時移易寓勸勵之法朝夕講誦先生實見躬行焉泰定稱先生曰程子之後一人而已○門人禁川朱履玉園示禁玄黃紫務敦實以勵風俗一邑化之皆稱呂夫子行有非禮則急爲悔改且曰勿使呂夫子知○先生擴良知之傳學問隨在自得築斗園于縣北斗山携諸友詩酒徜徉自備極樂事集年高有行者王誥游汝墳十餘人具酒饌高會奉以錢幣○夜夢文昌示金龍線緋立于斗山之麓揖先生語久之曰休汝子孫世世不失書香覺而異之訊諸土人山故有文曰祠而展肖夢中像建祠芝泉上春秋祭孟雲浦

明德里先生年譜卷之一

三

賢有道德人而在下位者是不當得而得者子曰非也天之有富貴貧賤猶其有晝夜陰晴也使天必有晝而無夜有晴而無陰則天亦幾乎窮而謂有道德人便不當貧賤則世間一種坎珂落鬼之遭豈必當爲市井無賴設哉且夫有一德一才者皆其不當貧不當賤者也等而下之誰當貧賤者豈富貴偏多其道而貧賤偏多不以道耶何貧賤不以其道之多也此貧賤人動應有收穫而不收穫如作官者潔已愛民應有陞遷而不陞遷如作官者潔已愛之得斥道也今勤也潔也愛也而反若此非不以其道乎子曰非也此皆以道得之也歲之有豐歉朝廷之有陞降理也法也數也遇也命也皆道也且兩段不以其道皆是一意即如孔顏在下位何嘗不是道若謂有道德人便不當貧賤有道德人一貧賤便不是道則孔顏有道德者也其于富貴必其所當得者也其視天下富貴我者便無一非道何又有不以其道乎兩段不以其道要看得通融方得透徹難道富貴尹耕有莘樂堯舜何等當得富貴而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驥弗視也既曰伊尹當得富貴便無非以道得之者何又曰非其義非其道耶汝畢竟作何轉語客無以應少問起而曰吾實不足以知此子試竟言之子曰貧賤也而安有非道也哉貧賤皆道也其言非道皆貧賤人之口實也而實非也客曰何謂不以其道曰此節兩道字皆就加我者言之不就我言如孔顏兩道在下位亦道也陳蔡之厄上下無交又從而圍困之至七日絕糧則加我之貧賤非道矣雖加我非道而吾亦安之也故不去也種田之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勤而罔獲亦是適然之數亦是道合如此
但就中無矣之災或見給或被誣而失其
田并失其穫則非道也作官之潔已愛民
而不見知于上偶得降削亦是適然之數
亦是道合如此但就中亦有周旋弗至或
誣陷相及或以他事相仇而有意下石者
則非道也如作官者那箇降削不言我得
罪某某致然于是或責緣竿牘或別求提
徑或占風候息甚至賄賂公行望門乞哀
必求去貧賤而後已大凡世人于富貴偏
不揀擇于貧賤偏揀擇于富貴偏不論道
于貧賤偏論道嗟乎非道者貧賤人之所
爲口實而實非也富貴貧賤真如晝夜精
陰通見吾前安得獨揀有道德人偏謂不
當貧賤而曰其貧賤有道德人者卽非道
也是有道德人偏該任定富貴一路而坎
坷落魄之遺果專爲市井無賴設矣彼市
井人豈無一德一才富小小富貴者彼皆

卷之一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貴大抵聖賢欲惡未常與人有異但聖賢
欲借以行道常小人則欲借以遂己私
耳其不同者此也非謂聖賢便不欲不惡
也特無將迎無榮繁無留滯耳客曰如此
則富貴之士與聖賢一乎子曰何可一也
天理人欲間不容髮富貴之士便一直向
富貴路上去走了聖賢之心不爲遠于人
情但聖賢有真正功夫真心不爲富貴功名
爲功名富貴起見因其心不爲富貴功名
起見遂謂不欲不惡非人情矣孟子曰欲
貴者人之同心也若云小人人欲君子
不欲何以謂之同心大凡學者不實實體
認真切而動以大言駭世曰吾獨不欲富
貴不惡貧賤耳噫嘻果其然也而熙熙攘
攘又何爲也但此欲惡兩字不要看得着
象卽云吾非惡此而逃之吾非樂此而甘
之也然而有道焉常人小人之認道不真切
便紛逐無有已時須知處之去之是就人
心上說其實自有定命定數要處亦處不
得要亦去亦去不得枉自費了機謀壞了人
品分毫處去不得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吾輩要從世情紛擾中尋個真正功夫
真正受用如孔顏所云樂在其中不改其
樂者爲安身立命之本自然清靜楚潔
潔淨淨活潑潑此中原本有真欲真志在
便覺升沉活潑轉眼成空撫心自照念念
無欲無惡其中于欲惡也久矣○先生既
作斗園日諷詠其中一心石隱以寄自得
之况有睡起四首睡起遠遶自在時閑窓
香已到花枝池魚樹鳥皆含樂只是吾儕
不得知獨坐藤花老樹根清風明月滿山
村春來春去無人管唯許白雲常到門出
門面是青山老澗長松水曲環一對芒
鞋雙竹杖無窮真樂在其間要熟須從這
裏過孤峯絕磴苦板蘿每疑山在雲霄上

卷之一

及到高頭路不多

建夢月祠

先生兆祥夢月生于橫山母家遂

追慕無已建夢月祠名其堂曰永思春秋歲祀仍置祭田供祀後邑人公舉以庄名慈孝取慈母孝子之義夢月祠乞宣橫山者嵩少之支山也去新安北四十里先淑人孟氏夢月祠在焉夢月祠者志孝思也故其堂曰永思即名其地曰夢月岩岩有洞常橫山之嶺故渭陽舅氏家焉也蓋先淑人歸其父夢有光如月降庭中燭然燭天驚而寤因生不肯于此此謂陽孝業日簞圍且荒然一丘一壑嗚呼古之孝子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優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瞻者不肯能忍也乎哉爰命楊工作祠其爲堂也凡三楹有門有廡有坊有閭有祭田旁有廳事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一

春

春秋伏臘以供瓣香日庚幾吾先淑人之

居棧存焉耳山川村落環相拱抱而一山迴瞰如龍昂首抱珠狀前有馬陵川水流石中潺湲可鑑其山之結脉者曰青要按山海經所謂帝之密都北望河曲南望嶠渚上有黃華赤實之草食之益人顏色其

不絕載世德集中

十二月與馮恭定講學川上書院

馮少墟先生

歸里過新安相晤因講學于孟雲浦先生諱化鯉川上書院作川上會紀語錄記畧馮少墟曰人多言不踰矩是我每如此便了惟聖人則從心所欲此言不離矩却從心所欲便用檢點便有不踰矩便只次先生曰我每亦是从心所欲不踰矩便了純耳若不從心即皮膚上不踰矩便了先生弟吉孺維詰問不遷怒不貳過便是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一

春

誠敬便無難處之事先生曰非也余幼讀

書每書向自身及實事上體貼通者半不

通者半妄謂聖人之言半虛說也乃今細細體認覺其義日新無言不可體認到實事上如知共說者之於天下今只言禘是祭祀及禘所自出之祖等語與天下何相涉即言仁孝誠敬何以通之天下聖人之說不虛而罔實乎不知聖人原有深意言之于天下便知禘是有天下事魯當禘乎不當禘乎且魯借禘用禘及凡類此甚多而大夫便入伯便乘微服臣便執國命一國如此國便如此所以天下雖處果能明此說便覺之一清魯不曾有天子大夫陪臣自然不致僭亂天下有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各安其分而不治于尚有何難處之事是夫子有反正之意非徒爲魯諱也如此體貼方有實據凡書必看到此地方見聖

人言言實事非虛談也又如明乎郊社之
禮有謂與此不同不知聖人之言豈有二
節作注解自明豈有親親賢賢序事序爵
節同作實事看便豁然○先生又曰如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時說多言吾心
之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時說多言吾心
看書落此窠臼多矣蓋聖人無虛言實實
有此理實實有此事然萬物育焉以觀
仁民愛物之說通之人猶易曉惟天地
恰似荒唐不知能致中和自然天清地寧
如射時山崩水竭宇宙黜變亂風景至文
而一清足徵矣即如冠賊變亂風景至文
天地為昏誰非人為所致豈不是天地不
位之徵安得以為非實事乎馮少墟曰人
只以造化徵人事今當以人事徵造化先
生作川上會紀曰先是海內以學為諱無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復言講學者余謂所惡於講學者為其偽
也乃并其真者而訾之乎豈因噎而廢食
乎只不有其名可也馮少墟之言曰講學
正立個名色使天下後世人知學成
就方多若怕人議笑則去名目只成就我
一個人恐道脉自我而任便自我而絕人
只是恐人議笑故耻其名不知不以不學
為耻而以學為耻則可異矣且講而不行
可耻孰甚講而行又何耻之有哉此其見
大而言之親切有味余不及也乙卯之役
余會先生于關中書院所語如是余聞而
身之矣至是先生被召為御史大夫果以
講學逐天下于是笑先生之不達而以學
為諱尤甚于昔一見焉是日方夜篝燈圍
坐共質向日之所語于關中書院者而先
生之語益進諸生皆欲身先生者而心嗜
先生語謂是日語多不能記且不服記日

向余問則余忘之矣諸生固問不已乃僅
記憶其所問答語數端畧為綴述其忘者
十之七然以語求先生則亦遠矣是日會
者先生若余及先生之門人孫繩祖楊道
與其子嘉年共孫湛若恂若而舍弟吉孺
氏同諸生凡數十餘人邑長吏解公與焉
是為壬戌冬十有二月之七日微風披拂
天寒欲雪
十二月奉
旨旌牛太夫人暨仁孝公節孝 兩院具題禮部
所司旌獎建 一門節孝坊
天啓三年癸亥先生三十七歲在新安
建七賢書院于芝泉 先生于斗山之阿創七
賢書院祀伊洛七賢為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宋程明道伊洛司馬溫公邵堯夫明曹月
川端允西川時熙孟雲浦化鯉後經表章
作警學詩十首捫心夜極然思可借虛
掩過丁時侯舊將來都是誤從今做起不
為遲回頭試看須開眼出口難憑要貼皮
任數古來神與聖誰曾多却夢夢兒千年
真脉在平心願從前向外尋破的耻為
催矢弩迷途知是定盤針登時決水旋成
浪逐日淘沙定有金所以勸君先立志須
教勇猛與深沉學者須然要講明何為既
講不射行將無舌底仍其奈抑或胸中着
以名可笑教人真看破休嘆說汝假粧成
中庸至理無多字只與君拈一個誠敢謂
詩書是贅疣其中喫緊悟方休醫心定以
勤為藥釣理還于問作鈞當地掘開三窟
免從空呼醒六胞猴如君得却真頭腦萬
語千言一筆勾若果真知德不孤從何下

明倫先生年譜

卷之一

元

手工作工夫心無惻隱非人也學有朋來亦
樂乎性以明誠為血脈仁將孝弟是頭顱
偏于此處多虧欠却向枝節節圖乞子
衣珠未是貧多時徒自熱他人如知照舊
非家當便合從今問已身任舉盆魚皆是
道隨拈桃種盡含仁除將動止養發外任
汝旁尋總不真開眼應須見泰山登之還
自費躋攀義文意在圖書外舜驂分于善
利間下手要尋明德脈從頭先破自欺關
英雄底事多埋沒祇為其心不肯開夜氣
應能見未孩吾身何以並三才誰言此日
無平爾天喪斯文久矣哉這點熱腸從古
間多令人說不來即無為聖與為神也要人
底做個人孔子生知猶發憤吾曹困學却
因循仁為已任元應易文至躬行乃愈真
是處桃花都夾岸漁郎偏問武陵津學者
無非認半邊誰能當下見其全深山木石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一

明倫先生年譜

卷之一

辛

又晦講學二字幾于紹聖自吉水關中二
先生明拈以示人而遂以此逐士大夫愈
厭聞之先生曰吾輩墮地來只有這件事
于役所至首以道學先自長安迄晉寧亡
不有會會亡不有語錄以至秦議文告叙
記手簡信手口拈來皆是人曰先生實躬
行之非徒言也余曰觀于言而知其必躬
行不惟知其行并知其心彼其不躬行者
并其言而非矣何者其言膚也譬如不曾
登泰山從他人喉下及圖記中拾得一二
語儘自極口終與泰山不相似故曰有言
者不必有德愚謂有言者并不必有言試
與人言蜜語苦茶荳蔻荳蔻荳蔻荳蔻
日甜曰苦曰毒然非曾經咬嚼得者終不
不著而必認所說者為甜苦者乎此今
之講學所以不必皆真學而無尤乎厭聞
必皆真學而遂謂不必皆真學則可以其不
也子莫亦執中也因子莫之執非而遂謂
堯舜不應執可乎且吾輩之舞象吟嘯諱
非講學而獨疑于此或曰吾衡者為取科
第耳嗟乎審如是也無尤乎其厭聞之者
衆也今伊洛為二程先生道地而秦晉如
橫渠文清諸先生以至月川涇野而吾新
孟雲浦先生得其宗此孰非堯舜以來相
傳之道乃以可為堯舜之人甘讓先哲猛
作一思想寧無顛汗幸雲浦先生之澤未斬
而遠近君子雅意此道亦久矣先生益大
之于此文章政事之問而油然下濟汲引殊
熱此其心蓋南阜先生之心而堯舜之心
至今在特由孔子而來也余嘗為聯手孟先生
祠有云由孔子而來也余嘗為聯手孟先生
死是即傳是堂是字先生之有功于人心
使人心不死者功不既大乎哉今傳是堂
成而先生以仕教吾王尚城師與馮關中

曹安邑史渭南及二三同志君子以隱
案頭山中互相為課故曰先生之心是也
其言亦是也其堂亦是也其語錄亦是也
其言亦是也其先生既終事再道吾新受而
辛業愚乃恍然見先生之無非是會之無
一非是執之又無一是者是者不寧惟是諸
君子亦無非是即今一堂揖讓問對亦無
非是與人皂隸口不能言而心隱隱有會
亦無非是鐘名哇荏蒼鳥山花亦無非是
道亦非是這箇中亦是這箇心亦是這箇
得于是不惟薪可傳火瓦石亦可傳火不
然對燈是火猶不知火而况于瓦石乎登
泰山者自有眼界飲食自有滋味不學何
他人討眼界討滋味願學者之善學先生
也蓋枯骨文天啓歲在癸亥暮春既望呂
子遊于城西仰山之坪桃花夾岸柳色旣
青其樂只且歸自澗水之濱載過芝山之
墟俗所謂馬槽溝也長楊深莽迂迴傾畝
鳴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幾長里許子視之其中堆骨累景然也
或曰是古塚爾體或曰是前數年戊午已
未之間大荒饑饉寄于淺土而以城工刻
者或曰是道死無歸而鳥雀棲食其血
肉而餘焉者子歟然不樂下馬悲咽已
命童子負春鍾擔筐市蔭而瘞之墓容山
之麓三日而畢為文母之曰於乎此溝壑
之遺者其誰氏之父母兒女耶今耶古耶
男耶婦耶曠彼中野胡不安厥土耶爾知
其困楚否豈不以南面之樂易生人之苦
乎嗚呼其誰主者耶君子以萬物為一體
惻隱生之不辰痛我心之如割其坦周道
也其近郭也是豈無聞且見者而豈其樂
之也嗚呼痛哉豈前之因與而死之也也
爰卜爾穴用寧汝鬼聽爾暴露永斯安宅
嗚呼世之仁人長者其將論此心而廣之
俾無屯澤也哉○著廣署門七則畧曰愚
以祖父餘庇稍能自振門戶不斷書香每

思初芽之木一指可制方燃之焰滴水可
灰充此一念惕然恐無以寡過而至武抑
人以自亢腹削人以自腹急繩人過以自
恕豈不自新祖父澤而傷天地之心為閭
里罪人也自慙微才時便如是立志既
而濫竿一第游歷銓曹自檢尤嚴今蒙
聖恩予假省親三年於茲雖蕭然寒素囊
無長物而視非義之財如水泡塵屑毫
介無斤斤曲謹所自盟素矣凡我周親執
友無不知我者然亦有若為弗知也者應
愚不求知也但我者然亦有若為弗知也
我所利而用我者或以利強我不果所言
我而左右我者亦復利之而蒙我凡此皆
我利我強我我者我者我者我者我者
我利我強我我者我者我者我者我者
不我利我強我我者我者我者我者我者
也智有所不能察坊有所不能周言有所
不能悉先是不不得已借為七則署之于門
鳴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所以寡愚過也願諸簡而責解說如不關
說詞訟則凡類詞訟者皆是而人將曰此
非詞訟也亦復不關說乎愚乃廣之曰嘻
公訟義利間于毫髮非其道雖竊名理而
愈謬如其道即不為彼已言之將不費
人而解說乎愚雖不為彼已言之將不費
一番辭應耶不然或不使愚知而借之不
誠乎身弗信乎朋友愚毋乃未至乎惟是
惠迪吉從逆凶則昭昭不爽者復衍數語
非以博名非以賈利非以心竊竊往之謂
自期許如此雖未能至心竊竊往之謂
交相砥礪之曰無以愚昧而舍我其誰
十月與李緝敬講學
日新新安與先生講學芝泉書院○因講
一貫先生曰世人都有貫的方法好利以
利字貫好名以名字貫好機械以機械字
貫費許多轉折迴環畢竟貫不去只有這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其一點心却貫得去夫子明明說終身可行
其恕乎又明明說忠恕違道不遠如何此
章偏看得直恁玄奧○先生論學問從何
處下手李緝敬曰這商量隨人自己解悟
做去如飢自食渴自飲痛自摩痒自搔先
生日學問果是隨人做各人有各人病隨
病下藥如何替他先定一個方子然于無
病下藥處求藥極其惟誠乎○或問孔子志
學那得便志於矩先生曰離却矩更志甚
麼注曰矩者所以為方之器也○今木匠曲
尺初做木匠便離他不得只是初間不熟
還有輪處漸漸離他來却是我合他到極
熟時我心即矩得之心而應之手矣不是
能分曉如何做功夫先生曰若發念純是
天理無人欲何消又做功夫若發念純是
交戰處看未發氣象○先生曰試問今人
爾聖賢耶必不敢承當爾狂愚耶又不肯
承當開口便說我不能為聖賢亦不敢流
于狂愚願為中人噫天下更無三等入天
下只有聖賢一路除此便是狂愚那有中
人一路故凡汲汲草率惟恐失之其究淺
深不同皆聖賢一路不然亦心乎聖賢而
時有出入其究中人也凡中人有聖賢
之心不能擴而充之也若安心為中人便
愈趨愈下而狂愚矣譬如危山斷橋上有
百丈之峯下臨不測之淵非登則墜此處
豈容歸宿真個可畏李緝敬曰此語非極
費苦心不能道○又曰講學只為躬行地
若認講學便是聖賢即刻舟車求劍○李緝
敬曰昨日和年兄詩云下手須知罷手艱
學問須有罷手處先生曰學問只求下手
不須求罷手到欲罷不能時便有罷手處
又曰時時下手時時罷手不使不求何用
不減是下手法是道也何足以減是罷手
法○先生曰用舍行藏夫子獨與顏回非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獨謂其無留滯也玩有是夫三字必聖賢
有所持以為行藏地者所以處不空處出
不空出有美玉於斯藏可也沽可也若無
是玉便只得求人○又曰只一孝字終身
用之不盡分處只為成就個孝不曾加一
少未盡分處只為成就個孝不曾加一
○李緝敬深服先生學足先覺斯民具疏
上聞有酌泉新安之語同緝敬諸友論學
有感三首是入好紛糾畢世不能了非其
有根三首則以服孔小骸痼疾及心知些
曾少所以讓古人只緣未聞道中據與旁
管紛紛相纏擾警然放得下雲空秋月皎
占今多貴遊何無以同腐草畢竟世外別
有真斧藻聖賢無秘法只此寸心好雖其
閱世深一如在襦祿休說夢中夢即是實
山實下手各由人只今認頭腦交口說理
解儘是都分曉及觀所體認居然任顛倒
辟如機說未其能救灰病不如放作飯能
使胃腸飽猶恐有飽意留作心胸擾雲霧
任往來青天不可掃○作士大戒十六則
先生曰士大戒蓋戒其大者士有大綱常
大坊維凡士所當戒雖不止此此其大端
大木也若于此處放過雖有他長非所謂
其餘不足觀乎故以扶心術醇流之微証
躬行真偽之準考學問淺深之符必于此
為在矣世之學者不誠乎身而動言正心
誠意吾不知所正所誠者更何物乎究竟
欺不得人只是自欺故總十六戒而約之
曰毋自欺泰撫劉
公廣生刻于關中
母病祈代為文禱于城隍曰於惟明神實司
赫萬民式舞我福善禍淫扶顛絕苦其靈孔
人職闕相父其孝性成百願克聚鞠我二
孤不啻已乳庶幾于今而齊乎古宜錫百
祉以永內輔云胡抱病為月者五念我昆

弟不遠千里處取叩神方俾之速愈破彼三尸孽茲二豎霍然有喜慰我僂僂不腆寸忱神寧或吐願以牲養達于堂無靈孔昭哉暢于所部寧奪我歷以延母諸維萱在背而梓則俯鑒茲微孝乃格玄祐○呼籲與以身代未幾而愈

揭陳理學二先生論議伊洛自程邵開天真曹月川先生諱端與文清諸君子鼓吹羽翼有功斯道隆萬間洛陽有尤西川先生諱時熙新安有孟雲浦先生諱化鯉上衍洙泗之傳中接伊洛之鉢宜從祀廟庭諡典殊缺先生著尤孟二先生論議陳之兩院只題未覆

天啓四年甲子先生三十八歲在新安

正月著存古約言成○先生作存古約言以訓士首敦本末閑家厚俗而擴之以四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禮及服食交際之節後豫撫程公紹刻于大梁東撫王公惟儉刻于山左後金陵浙西南贛各有刻本先生自序畧曰其矣儒者之迂也今何必古哉使必古也將擇木茹皮絢髮聞首而能乎哉今不能為古猶古不能為今有其心焉可也斯民三代之直今之心猶古之心而有識者率為世道江河之嘆則又何也雖有其心而不勝俗也彼其俗相率為然而一人獨卓然古道之從眾且非之笑之其人亦卒中徒而規於俗豈古之必不可復抑無有人焉明以爲已任而不顧人之非之笑之也有其人俗即非之笑之迨其果能卓然古道之從俗且自悔其前之謬而信從之不遑追非笑之者哉則夫非之笑之者必其未嘗古也故曰今之心猶古之心也古實而今好偽古厚而今好澆古儉而今奢彼其心豈不欲實欲厚欲儉哉俗移之也即不欲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實欲厚欲儉以其習於俗以成性非其心也嗟乎惟禮可以已之夫禮則自家禮而集禮書儀禮載記諸書備矣人將曰獨不當求之六經乎然而不行其野不違其馬俗方規規然終其身之不行吾與之言禮而復繁其辭泛其指而驟與之華彼必益駭而不信議而弗從吾蓋有隱憂焉歟爲繁不如簡之易曉也泛不如切之挈要也驟華不如相因之默喻也借爲存古約言十二篇首敦本言夫孝德之本也而閑家而厚俗則修齊風化繫焉猶未也而漸及于冠昏喪祭言夫禮不可斯須去而此其最大者若服式宴會交際揖讓來賓則皆日用之常而奢則不孫也動容周旋中禮者寡矣故必本之以禮而一返之于實于厚于儉其爲說大抵祖家禮而引用沈歸德呂寧陵及孟雲浦諸先生所嘗言者非吾臆說也夫使吾第取諸家說而文之亦何益于俗蓋彼諸家說最簡易莫如家禮及諸先生鄉約而今皆不可盡見諸施行無論古今不相及千里不同俗即我邑人士視前二三十年亦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醫者爲方必求對證苟能已病雖海上單方無異黃岐不則日取內經素問丹溪諸方書錄之無益也故吾之爲約言也恭簡恭切恭然因也約故也吾聞仲尼論以約失之者鮮然必曰約之以禮又必曰克己復禮使不約禮何云以約使不克己何云約禮謝氏曰克己須于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如是言約斯至約矣噫世多非笑儒者尤多非笑迂儒夫寧知世無迂吾之言而此言豈誠得已哉狂瀾既倒誰砥中流吾爲此言豈誠得已哉狂瀾既倒誰砥中流吾已之苦心以相與力返先古雖于古禮什有一千百而古意不失猶可屬世磨鈍故曰有其心焉可也若夫海內有大君子起而

肩世道之責將必由家禮諸說而遡古禮之全俾三代之英太初之樸常在人間豈復事此哉雖然其以此為古道之權輿禮教之嚆矢也亦或庶幾有小補焉爾○馮少墟先生作存古篇序馮為稽忌或勸先生毀板弗從瑞益銜之

揭陳兌軍河運本色議

先生條議諸款轉達

福者不止一方先生亦絕口不言兌軍議河運本色議載先生集中而失其文○至橫山太夫人祠齊省月餘時有雜興二十四首如所謂兄弟并演劇扮作楚與漢明知是戲局入場便爭戰穴牆多點鼠終歲困廩蠹主人自有精明知不肯捕皆感觸而發備極世變○省會為逆瑞建祠先生憤然力持曰鬚眉男子豈可媚人吾輩助工士風掃地矣竟廢助工簿瑞局聞之嘆其黨詆滅講學疏劾先生擯聚生徒尋矯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一

辛

考案吏部其意在先生也○澠池令劉方第托拜門牆先生辭以孟雲浦先生不受前任王公之拜人遂以危言挑之且與左右佈一鬼車之局令心本不安遂為所中諸上臺俱申捐備極詆毀諸上臺頗悉其情先生亦絕不與較及劉以墨敗錢糧羈縻復致書撫按為之寬解曰勿以此事周章見尤以成其虛舟劉令瀕行悔悟哭謝逢人捷胸腹淚自謂為人所誤復澠令書曰吾輩在大塊內一坭亦各富貴是非毀譽皆泡影野馬也只此一點良心不容泯滅不佞碌碌之守頗足自信老父母試看人情反覆今日何如哉方信羊叔子決不為人而向來杯弓之影想不待辨而自泮矣昨與院道皆有為老父母地者其同扎洛陽父母皆見之手教愈見謙光若于此關更看透世情庶彼此無非磨練之資也和張抱初講學四首都將雲霧當青

十月起考功司郎中不果

逆瑞深銜以故矯旨另推也○仁孝公病起命先生兄弟析居以觀其立大弟憲吉孺維祐季庠生是猶維祺季為異母弟先生愛之真摯有加在任每分俸兩弟析居以仁孝公命不能止對兩弟大哭曰今與汝為三家人矣負廊腹出盡讓兩弟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一

壬

與門人溫日知書別與恕已數載知養必益粹乙丑之役其寧更以斗柄讓入其與從敬共勉雖然遇不遇者時也所可自致者修己也修己豈獨以文吾輩在天地間為一物而己此學問所以不可少也學問以立乎其大而後可參三才此無他必有所然一物而己此學問所以不可少也學問豈有他術而至平至易至淺至近道不遠人拈來即是而人日求之無有之鄉故曰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吾輩人安身立命最關切處人只見性合要不知有真正性命在乃或以為迂或以為偽或以為吟夫迂也偽也吟也世之學者誠有之而遂以此病學譬如敗羣之子遂以廢序塾貪污之官遂以停仕進惡乎可哉願吾與恕勉之不佞日來見得此中趣味歇手不下雖未底于純而不敢不勉異日北發幸過我一談乎與王覺斯書夫世之所以人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人眼者富貴也功名也毀譽也須于此處經得過認得透練得精方有得力處吾生于此處若無真得何以堪破世緣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入只得人故不能入君子自得故無不可入也若只云出世則亦何難入世而能出所以難也人之所難君子所以易也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也吾兄于此關熟矣常必有真自得處弟半世無知近惟知此道是我輩大頭願真命脈須要于人世中跳出世緣發舉用舍之關風浪儘多業已認定自得二字向內裏閣修然志雖定見雖真而未恬之養也寧無借知已之提命嗟乎世趨日下人心不古日月薄蝕天地昏晦吾儕不開眼努力將誰望耶兄寧無意此乎此中幸有諸君子可資麗澤之益弟覺日來受益極多即甚奸回魑魅詆毀者弟未嘗不多藥石之益者

堯

建牛太夫人貞節祠于曲墻

家母

天啓五年乙丑先生三十九歲在新安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耳今朝端之上未免紛紛各持意見幾于聚訟而奸人或乘機交通即如魏璫一事至舉朝爭之不能得聖主積憤積疑漸見其端方來之禍恐不忍言噫誰為之哉幸二三正人尚在要路自當急出手力做而台臺東山久臥南憲之席尚虛可尚遲遲其行耶雖與南阜先生同去而正不必一律論且此何時也而不出乎

其鄉○先是貸寶賈鴻臚銀焦已物故家亦淪落遺役持還更厚贈之托邑令垂盼其子○先生嚴禁族人親戚僕從不許生事道府州縣絕無一字關說其有無辜求寬者如黃成章等代出贖金卒不預有司○家人有與外人爭鬪者不論直無力行責處或疑為過先生曰今兩人相爭無謂乎○又曰凡求恩者必謂欺負人毀罵家翁或謂受其撲我直笑曰不毀罵家翁或謂受其撲我直笑曰不致生他事矣絳州辛全致書求教復云不依碌碌半生惟是力行二字實地下手處未發即未發此也慎即慎此也致良知止至善無非此也若日力行外另有細諦則是舍實地而課玄寂也吾儒所以實于二氏正以實地處有神理耳大學言誠意正心精極矣而結之日修身為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一

聖

本修身則誠正皆為實地工夫令人躲閃不得耳門下以為何如與田生穎書得來教知仁丈途中追憶不枚語便猛省一番且曰天地生我一場父母生我一場我生于世一場只空空過去是為得罪天地父母得罪人非不信也嗟乎所見如是尚云不能開眼乎吾不信也此正不可反証處我輩以恐俗人非而笑之此正不可反証處我輩墮落塵累不能出頭不慮人笑耶不學不慮人笑學反慮人笑此今人通病夫惟不學耳彼之笑吾不學而偽學耳果學矣試觀吾邑中有二三君子從事于學雖其初不類人亦于其方學之初非而笑之後果能卓然不變人無不敬服無不醒愧何笑之有然則非而笑之者惟不學故也不然則偽學也君子為學只以成我事天地悅父母我苟不類天地必不容父母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二

聖

天啓六年丙寅先生四十歲在新安

揭陳驛累

陳驛累六款撫按自加銀六十兩以代其費池欲裁義昌驛自便直陳五不可二害力止之○牛彰驛深險上石橋下轉迴每陷死行人先生惻然與仁孝公建廣仁石橋為狀以記之又如薛村狂口石橋夫人修與蘇抑堂書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壞者只為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矣人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葆存之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為担任將一副精力盡用之于此道而平者祇沒沒于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復耽入于玄虛以為道更有在也此道之存人心之所易見前即非轉撥即非即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為學也世不難于出而難于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偽與幻之為也年兄云即今亦學問之所以異于二氏也弟有聯云亦可學誠哉即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問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等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自古聖賢何人不由學問涵養成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即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已也手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一

星

星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一

星

星

天啟七年丁卯先生四十一歲在新安

出賑歲饑

先生家不甚裕而性好施歲大饑
粥歲無虛日又焚券蠲租五百餘石貧生
三十餘皆待以舉火擇族中之貧者其助
以什瑞致街是年夏傳聞先生名送瑞
首欲中以奇禍人皆危之會瑞敗而止身
銘大哉身乎其備也元氣混沌包而無外
是故天地感焉身缺陷焉身虧天地傾欹
身非塊然天地參也合之為一體分則三
也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虛象極神行象
次耳目鼻舌手足吾五行之官視聽言動
吾四時之吏呼吸吾之湖沙寢與吾之分
至察於人倫三辰序也喜怒哀樂吾露雷

哉年兄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偽也
則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于
一邊應登其然哉講學之偽誠有之然真
者必于此出以其偽而廢真何異于因食
廢食且天下之貪官甚多也未聞以廢仕
進也至于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
的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為人安身立命
易焉世有熱者吾不顧焉即偽黨人碑吾不
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
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禁講學而學
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
日問一塵近日常邑及降邑遠近之士覺
彬彬與起今世風之壞也又而人心日不
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于
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于是亦為之
而已矣倘括自和天與本無別所爭思未

風雨也其中有君上帝臨汝也思無邪宋
景之退焚感誠則形跡日克已復禮聖場氏之
及時魯陽公之揮日克已復禮聖場氏之
補石慎爾樞機虞廷之肅七政戒慎不貳
成湯之顧明命不違其志文王陟降之事
帝也無思無為禹之行水行無事也肅寧
莫位疏吾之榮衛陽阿或愆陰同或伏調
吾之嘘吹草木易猷愛惜吾之爪髮病癢
一體撫摩吾之顛顛薦德帶郭之鑿鼻
至旦游衍金鏡之利眼薦德帶郭之鑿鼻
存元氣與天地參萬物備也吾浩然之氣
與天地同此一氣之苞貫蟠際不知何為
天地之氣何為吾之氣猶魚在水不知
何為魚腹之氣何為水之氣人見此氣為
浮氣游氣吾見此氣為天地之正氣浩然
之氣也浩然之氣天地位也人受此氣非
有二也其或有一二厥養異也不養即浮游

之氣養即浩然之氣不養即有害而後養
即可以塞天地配道義不養即仍為天地
之氣養即為吾之氣為天地之氣者如人
以盆水養魚失此枯得此蘇為吾之氣者
如神龍之雲行雨施出有入無非得盆水
蘇非失盆水枯神龍在潛退藏密也川淵
與天時弗失也悔亢日惕心罔試也在羣
不首往有濟也知進退存亡者精義也先
天弗違後天奉時浩之至也是故浩然之
氣直在吾不專在天地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受業門人

施化遠 周景濤
姚廣唐 袁應參
黃其昌 陳懋
石岳 李毓楠
郭希銓 孟 珩
郭希銓 孟 珩

崇禎元年

戊辰先生四十二歲在新安

巡按科道交薦七月起尚寶司卿管寺丞事

與王覺斯書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
下第一等人是使何事做起可憐終身體
體受其度光陰到兩罷庭空風過花飛
時竟竟得甚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
界不問其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
愈不聞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
世往往目學問為迂弟謂世之學者
豈無偽哉而真者固自真也以偽為非去
其偽而可矣至于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
之為此心確然有不可拔處而於道則開
也老製家聖賢之心而豪傑之才願與相
勘亦願時時有以教義弟行期尚求卜吉
而王事多虞不能復過里一談臨岐低
徊者久之

陞翰林院提學西譯館太常寺添注少卿

十一月至京師

政堅意不起時夢帝賜五色簪應制賦
詩覺止記未聯云一心持素節紅日照長
春夢中猶改紅為丹七月起用洪水道
中成感遇十二首十載應沉銅清班胡述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塵拙疎流俗笑迂執官途嘆世道誰當
君門生不可因一言涉聖津迂謫人信少
所愧生伊洛敢言涉聖津迂謫人信少
志自知真郭泰今猶驚朱張古逸民一
持素節丹日照長春○小草知無補幡然
敢起幸負時規執友大義勉嚴親何以酬
殊遇○何幸身親見弓旌一日新誰非思致
春○何幸身親見弓旌一日新誰非思致
主而便嘆無臣秦內惟君子師貞在丈人
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窮謂今天下
如身半不仁自天開幹蠶無地效亨屯
窮諸邊冒官貪自天開幹蠶無地效亨屯
思後甲降茲想生申豈謂中興至終無名
世臣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求治如
飢渴平臺召對素節丹日照長春○求治如
辛聖主焦勞甚諸臣知遇新至丙日答不為
丹日照長春○謹出為霖雨蒼生望轉親
豈其甘負主而乃自圖身猶未清勝肺得
無譏鬼神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放
下提將起願教此意真泰來防大過夫號
急同人人事事存元氣時時遠不仁一心持
素節丹日照長春○國脈先維節王楨蚤
用賓盡拋旁夾雜○起整精神恥獨為君
子誰其效後古人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守拙效後古人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一任笑孤臣靖獻先無已遭逢幸此辰憂
危切小臣無才支大厦學愧安山意憂
惟傾藹思猶未為導一客過邯鄲下馬
長春黃梁夢記呂子與客過邯鄲下馬
呂翁祠觀黃梁夢記呂子與客過邯鄲下馬
幾何地幾何時而五十餘年妻子之奉功
名之遇窮通毀譽之遭無不備歷厥後乃
久伸寤當其未寤皆夢也而盧生不覺枕
寤然後知是夢使當夢時知是夢便覺枕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疏陳九忌三不負

疏曰臣竊惟近日忤諸

中塔然無味矣... 生哉天地一枕也... 也安知我與子在人間...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觀廢臣始末... 益瑋局推折天下... 從抑臣考功始于是...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二

五

因事報效謹自矢入告惟日上不敢負天子中不敢負知己下不敢負所學而已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四十三歲在京師

立豫簪會

會序約曰豫簪會蓋吾輩皆豫產為之敦舊誼也按禹貢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壤壤雜也墟疏也疏而雜豈豫州之風土固有固之與或曰豫木強無羣天與善資君子非之曰香火吟域固非盛事何至意見離而不純情意疏而不聯不日君子同道為別乎易之豫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我豫人既產於豫當思由豫之義豫五爻皆六獨四為九九者所由以豫者也九陽也健也仁也君子也大有得同道也勿疑也健也仁也君子也大有能豫豫者和也樂也朋盍簪聯也夫是以協有素絲之風而委蛇清必木疆無羣如

其處獵虛望出負蒼生使天下不睹真儒作用謂此輩盡盜虛聲也臣實恥之臣輩既負皇上且上公車者不免一榮感憤太過致蒙漸起疑厭敢謂非諸臣自取雖然天下亦自有人棄征况多名賢就中豈無鐵肝冷面忠猷識力足當信任者從今方是幹濟名世開眼下手時節在皇上留心徐察之而平觀之勿因一人可疑并疑人人一事可厭并厭事將謂舉朝無一可信任之人恐漸成廢事而自朝無且偏聽而且欲速不達臣實憂之危之大須尋綱領頭緒後利用振紀綱核名實然至國家元氣逆瑞起執簡御綱徐課實效元氣為第一義而國體亦當惜大臣亦當體清執憲直之臣一字一言之誑誤亦當容人言求治太急臣謂求治何妨急但不當勞心米鹽徒涉銕急耳區區愚忠容臣

壤之維嶺之疏將君子可以不同道乎雖然丹論誠戒鳴豫也丹依附規野豫也丹贊職業防真豫也和而不同同而實和與豫之九四合是不可無社渙羣有丘蓋取諸渙是必有約慎言節食蓋取諸期七日小集寓齋無不答益取諸復○約每月達以午未為期毋過相規毋夜即告散有德業當相勸有過失當相規毋夜即告散有德業當毋傾軋毋雌黃朝政毋臧否人物毋講官說缺毋謔戲毋沉酣失容毋強不能飲者敬為主

四月疏議兵餉并陳鈔法

時兵餉不足疏陳條裁省五條催解二條有日凡言搜括言加稅言行戶言嚴丁言抽扣言捐助級一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二

六

切苟且權宜之術國未得利之一民已受害之十官與衙役先各漁其利之四五即言裁言汰言使盛節省亦不得已之計而不可一切深文使盛節省亦不得已之計而不可學論生財本之用人而尤嚴於聚斂即孟子亦言不信仁賢其究至於財用不足又曰有糜餉可罷而賢閣之發機宜慎冗食可汰而忌器之持議宜徐內庫可折儉約財軍國計議會該部逐款研確并揭送鈔法切條畫簡明該部逐款研確并揭送鈔法集議鈔法揭曰洪武初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弘治太祖足國之道端由於此至景泰質脆色青易混也鈔數易緣為好也鈔本不過分文而利至百倍也禁用金錢不便民用也惜當時無有以變通之說進者琴瑟不調必更張之乃可鼓也天蓋將以變

通之道待中興聖主矣皇上同符太
祖請法其意勿泥其迹因其利勿違其情
鈔質用精細吳綾就龍文邊欄方廣略
如祖制而稍變其文義刊成板式十
貫一貫之形其色黃折衷祖制值銀五錢
用該局巡視衙門印信完日進內用別製
御圖書一類仍編半印字號有刊崇禎某
年造此其大略也疏利難巧偽日滋其防
難國法日輕其疏利難巧偽日滋其防
難厚利易趨其綜攬難夫利者天之所以
愚民也錢鈔法又帝王所以變通使民自
愚也民至愚而神亦至神而思法立于如
山而令行于流而神亦至神而思法立于
易則又易矣如有定議刊刻成書仍以一
書申嚴阻撓之禁頒布中外耳目一新方
可通行又不禁民用金銀銅錢只每二兩
五錢用鈔一張約每銀錢十分用鈔二分
未及二兩五錢而強用鈔者立為厲禁此

創行法也按律偽造寶鈔者斬今議梟不
待時偽造圖書者又加等仍抄沒財產入
官而凡徵收稅糧納贖援例工食等項俱
許上下通行然二兩五錢以下不許用此
疏利法也以絞為質且織成龍文偽造頗
艱仍申嚴禁藏空白鈔質之罪與偽造同
舉首者以犯人財產一半給賞一半入官
知而不舉同坐且有年號編號對勘真偽
尤易此防偽又用御書設大臣印信以防
生之奸偽又用御書設大臣印信以防
且出入多寡整齊畫一如鈔一萬即等銀
五利權獨歸於上而不敢竊此綜攬
法也至於開局用各散局充巡視以科道
僚以戶部司官及各散局充巡視以科道
充俱不必添司官及官僚之可議者織造局或
在蘇杭或在南京或在京師每正織鈔質
百張每張約值銀四五分就便差官專管
又織造之可議者其頒發即由京而外先

給官吏俸薪亦每二兩五錢以給鈔一張
如通行後奏請廣頒內外得其人無憂不
行此頒發之可議者水清不妨行使如墨
汚油汚折爛許赴局更換在外赴各府更
換納銀二錢五分切角類奏年終燒燬此
更與之可議者如此法果行歲用本十萬
可得息百萬用本百萬可得千萬元無
窮利源從此開濬祖宗以良法待萬國上
苟得其人通變不侔即足象啟皇上之神
仰屋哉職此疏願經苦心沉思似有可採
而或者慮執近法弛易起阻撓不知法且
祖宗之法也皇上之法也其誰敢奸且
天下事行之只在得人耳即如河南陝西
原不行制錢今開局鑄錢未嘗不通行何
獨疑于鈔法如當事堅謂不可亦當存此
一段議論以待其人本擬具疏進呈御覽
而事係創始未經集議理合具揭送閣部
伏惟裁酌可否

陞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卿管少卿事

閏四月單恩給諫命贈敦懿公如其官祖
母牛氏為太淑人封仁孝公贈母孟太淑
人封繼母田太淑人先生喜曰今可以報
祖母矣蓋前欲移封不果故云○館中公
費不足委官乾沒至揭債三百餘金而公
署類廢不堪先生清查公費有前任委官
侵用者責令補還債銀又裁省公費裁去
濫賞量入為出定為經制設處修理公署
置備器用三月告成煥然一新館署齊省
二首待漏羅衣怯曉寒建章朝罷出東安
報衙潦倒重封篆退食從容久素餐僻置
青苔荒院落閒窓紅日轉闌干比來憂早
傳修省主上焦勞仰副難叨點清班規負
時赤心無補自知之同寅僚友頻高臥

抗陳防微八漸

上嘉納之

先生望聖上

留中改票慎刑點陪傳免進講推折言官
疑厭臣下慎勿上遊寡欲入事于十月疏
尤之初政府勤一箇好侍郎自家打破上留
覽第十八日可人上之忽一日中官捧上覽
私第云上得疏嘆息蓋深為嘉納云先生
徘徊殿上為言謂上轉聽如環真可為堯舜
每舉此為言謂上轉聽如環真可為堯舜
特臣下無有實心開導者耳防微入事疏
曰臣讀易至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
不復以為泰當拔茅全盛之日方食其福
向遠鯁鯁若此蓋陽盛則陰伏交難而
嗟甚易故四即曰翻翻不富以其鄰甚微
也智士見幾貴于未然忠臣憂國本于無
欺皇上見幾貴于未然忠臣憂國本于無
平漸有次第登氣濁亂手自席清適者治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十一

然惟是臣竊見我皇上二年來何日不
焦勞何日不虛受何日不清心寡欲乃近
日聖政較之初政似微有不同者世情
或謂無傷在大聖人則不可不察所以防
之始有皇上初何嘗不勤批答朝上夕下
近始有留中者或疏言無不當或事當詳慎
聖意固有留中者或疏言無不當或事當詳慎
恐有初府朕隔之形此微之當防者一
皇上初何嘗不虛懷商確惟是臣票擬
或有不當聖心者改票徑批誰曰非然第
就中亦有當執奏者明主可與忠言將順
不忘匡救此微之當防者二皇上初何
嘗有疑朕其可深偏黨之說復起恐久之
且雷同之惡既深偏黨之說復起恐久之
玄黃漸與共難進此微之當防者三
皇上初何嘗不講筵日御近開始多傳免
進講漸稀皇上豈以為君德成就無開
裕沃乎此微之當防者四皇上初何嘗

議

聖壽朝賀儀節

聖壽當賀適聖母忌辰先生

不寡嗜欲慎晏遊近得無偶涉乎臣固
知偶涉原不足累傳聞原不盡實但謂皇
上之當防者五皇上慎刑獄無不命法司
審獄而問亦有下詔獄者且登閣頻過恐
長鞫訟之風禁地瀝血或啓輕生之實此
微之當防者六皇上慎刑獄無不命法司
正推而近始有用陪推者雖簡用原出上
裁而用陪終非常典此微之當防者七
皇上作言官之氣或下詔求言或虛懷聽
受而通因言官論事或未盡言未免洩
機畏禍不言亦非國福此微之當防者八
臣竊慨今天下如人身之庇裨形貌雖存
元氣實虛因我皇上躬精求治邊腹內
外錢穀甲兵吏治民生紀綱法令始稍
有起色正須從此保護末命而上下或
盡交臣鄰或未盡孚治效或未盡奏所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十二

者惟皇上心耳臣望皇上自思自維
自為社稷計常提醒其初之焦勞而虛
受初之清心寡欲稟察於防微杜漸而已
至於用人為國圖治大綱宋誤用一楊畏
使元祐變為紹聖蓋陰陽之辨消長之微
願皇上帝之慎之慎之慎之慎之慎之慎
清卿儘可博容之福豈好以言自見蓋
念君德盛國是剝復治亂所關不小臣受
上厚恩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一念孤忠冒
責宸嚴如蒙皇上俯賜轉圜採納中興
泰運實基於此臣不勝切望幸甚○奉
聖旨這所奏固治慎微各款關切朕躬的
陪簡用俱已有旨不必又陳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春望重蒼生此番出山倚甚大目下陰陽剝復之關尤借主持務使正氣勝陰邪消蕩平正直剪斷葛藤非令蔓延不了是今日第一義極切候教而未可煩過相門此時格君心以勿疑勿二破積套以實心實做非閣下不能任非閣下不敢任此舉朝所引領屬望者也至二十四日萬壽聖節羣臣入賀禮也而是日適為孝元貞皇后忌辰夫賀元係嫡母而印日受賀似也忌日不用賀况係嫡母而印日受賀可恐有損聖德夫皇上而非聖主也猶可賀以上而聖主也豈可乎或于二十五日受賀以全孝思以專吉典似為盡善然不宜疏揭似當納廟遇巷婉導聖心使之樂從出一聖諭永著為令此正閣下格君成德第一件實事非細小也事有關係不得不言惟閣下再裁察之○十一月著言行三歲○先生題言忠信行篤敬六字于譯館之堂遂作三歲以訓士言行總綱心官則思言行分職謂士樞機於斯樹極樞胡運匪機易發戶考猶然士軌通職口則與我動或困不惟聖達時退藏於密知語知默知動知息其克已主敬字一非禮勿言惠迪趨吉閑邪存誠象斯立言滿寡尤淑儀弗忒雖邪存誠象斯立言滿寡之有物胡慎日忠與信匪口是誠惟心斯印人心之靈稟於至誠信匪口是誠惟心斯印厥口則言厥心非然信既遠義易諾屢遷言巧色令是各為依既遠義易諾屢遷厥性既非眾惡斯歸多言數窮食言貌肥我思動物卑在鼓舌所以誠豚魚可格此非襲取忠信是主易訓進德三復斯語篤敬幾何以思行益云篤敬篤敬維何至一而靜一則不雜靜則不競天君守舍百司從令胡為體體朋從靡定以二以三乃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縱乃橫浮薄長傲失其性命既潰厥堤知所竟我思古人精義入神天之明命以物其身上帝臨女如見大賓靜一無欲乃敬乃篤天然後行百行維穀是故君子必慎其獨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二月疏劾逃曠館員

暮春集諸友四首偶檢

欲留難歸心久滯桃交岸別思還蒙柳絮難與懶長教書滿榻從前總素餐化工何陰開春容易簡點點從前總素餐化工何遠放春歸九十烟光明日非商禱經時煩人說長安酒政稀纔質俸錢除客醉薰風早已上羅衣紫燕紅鵲不忍聞惱人春色欲平分此中消息誰當問似客光陰我亦

古

云滿眼征塵高北斗一杯濁酒問東君可憐無着鄉心處汗漫天涯盡白雲閒官何日不陽陽消夏從今午夢長橋外雙帶懸酒聖風前一醉錢花王素所此後仍水冷病骨逢人問藥方頗憶故園春事罷水亭石枕竹匡牀

四月陞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院右僉都御史

以品同銜異

恩准改給誥命

陞戶部侍郎以品同銜異乞改誥命奉

五月便道歸省

為子姪舉行冠禮

贊將于是年五月十一日行禮或曰是日
久廢且須從吾輩舉復及行禮費戒嚴童
僕亦為肅然皆謂日禮信不可廢也著冠
禮儀注舊在訂証家禮內

七月至南京

患未靖南庚重仁孝公勉以大義謂外
南征七月十一日進部○時鄭大司農以
差滿里居日久故先生在南三年有餘其
中多係署大司農之事○南庚倉庫如洗
向飢軍鼓譟國管餉司官焚科臣房屋前
任督臣呂圖南拚命阻截漕糧南都岌岌
南軍糧壓欠數月或歷一二年者南北稟
足受命之日即具疏振例語人曰人言親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國事如家事今國步艱危即實是自已家
事何但言如○以人心積玩民苦重賦南
庚匱乏已極深為根本元氣之慮陳振
固本疏曰竊惟天下猶人身然神氣欲振
養成一痿痺頑頓存乃今天下自神廟年
我振皇上一痿痺頑頓存乃今天下自神
有振厲之象而元氣則銷鑠如故也自意
見分情面重視國事若反輕而國是之
元氣薄加以玄黃之搏擊逆魏之誅鋤而
縉紳之元氣促及近日常習汰兵無法而
間之元氣窘以迄危殆之所憂而天下之
之所憂動催科之近日常習汰兵無法而
之元氣窘以迄危殆之所憂而天下之
無不垂盡矣臣自陽辭就道凡沿途見聞
蕭條破敗流離載道訛言頻興其象搶攘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夫以民艱如彼國郵又如此此固鄭俠所
不於此時從長打算同心拮据嗟乎危矣
天下俱苦此病如人元氣奄奄咽喉哽塞
夫寧知可憂正在此耶然者狙于日前苟
此光景可坐漏舟朝不暇夕顧之樞而一
至矣夫以不獨老庫衙門為然各衙門無
掃矣且以不獨老庫衙門為然各衙門無
蒙門泣額老庫衙門為然各衙門無
餘萬矣即支庫衙門為然各衙門無
得已矣支庫衙門為然各衙門無
今年事至折色則屬解運乃前此已萬
難矣事至折色則屬解運乃前此已萬
各官軍有欠俸餉一兩箇月有欠半年
意其不至如人言之甚也乃臣部空虛
公私交罄民不聊生即云臣部空虛
公事交罄民不聊生即云臣部空虛
意其不至如人言之甚也乃臣部空虛
各官軍有欠俸餉一兩箇月有欠半年
難矣事至折色則屬解運乃前此已萬
得已矣支庫衙門為然各衙門無
餘萬矣即支庫衙門為然各衙門無
蒙門泣額老庫衙門為然各衙門無
掃矣且以不獨老庫衙門為然各衙門無
至矣夫以不獨老庫衙門為然各衙門無
此光景可坐漏舟朝不暇夕顧之樞而一
夫寧知可憂正在此耶然者狙于日前苟
不於此時從長打算同心拮据嗟乎危矣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二

七

不能繪之圖而留侯所不能借之箸為此
者則誠難抑豈可以其難而弗為哉為之
始知其難弗為而難者自難矣洗心畢力
以實為之或尚可轉其難漫為之而難之
後愈難矣伏願皇上嚴飭內外大小臣
工勿以目前苟安遂忘衣衾之戒疎桑土
之防國是民生安遂忘衣衾之戒疎桑土
起務盡祛積習共矢蕩平以揚厲聖治而
我皇上尤於振揚神氣之中時時存保
養元氣之意以為國家固本末治安仍
勅撫按澄清吏治為國家固本末治安仍
撫流離務使上之養元氣保登禁絕私派招
元氣於百姓而南中虛已極出浮於入
容臣另疏條悉亦乞勅該部為南中從長
計議務補足額再勅各省直撫按司道等
官無視南庚為不關痛癢徒煩臣之高日
疾呼也臣草疏畢聞三晉流賊勢益猖獗
近日破城圍邑距臣鄉止隔一河不勝震
隣之懼而臣鄉兵食交匱萬分窘苦即如
守昌巡撫已撤回鎮且有新兵食原額之
餉矣乃監軍道供昌餉如故兩兵重餉各
省所無若不從長早議將來銷算數多勢
必苦此一方重復加派伏乞一併勅下該
部該省撫按凡流寇已發者作何懲滅未
發者作何防禦務使早靖萑苻收效徒薪
而昌餉自應與各省一體部發毋徒苦中
原之父子兄弟為也

八月疏奏急緩漕折各官

南漕拖欠已過六

浙杭蘇嘉等府欠至八萬五千餘金雖紮
罰時行而陞考不絕急緩如故先生疏糾
浙江布政董承詔松江知府方岳貢青浦
知縣朱錫元等住俸帶罪督催仍乞勅吏
部不得徇情陞轉而人無敢以急緩視事
者○先生焦心經畫而病於掣肘手不停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二

六

批夜不交曉作南庚十九首自謂於桑杜
杆軸甚楚諸篇腸倍熱矣有云豈應綿力
任一擔付書生自愧無心計差能冷百情
憂深周世淺恩重視官輕國難方如此寧
天未欲乎又云天下溝中久誰甘此任虛
髮膚非自愛才識愧吾疎學問還經世網
陽應天浙江江西湖南各巡撫書曰
時事維艱聖主宵旰以望治平有不竭髮
膚以畢力幹濟非人臣也望治平有不竭髮
清吏治民生何患不煥然改觀蓋吾輩當
此多事之日事大有為之主寧敢負天子
負所學不實為國家做事即欲不飲豈忍
不飲即欲不飲豈敢不飲不飲豈忍不飲
稟稟蚊負惟是將伯同心匡我不逮是藉
如之肥瘠也以致南庚日置目今且一空如
掃矣目下本色折色無不交壁而官軍之
所呼籲北部之所索逼內供之所急需日
日號擁日日夜催緊要應支不下二十萬
應補支應還北部事例銅本又十七萬乃
有司拖欠累累百萬而量沙難唱借箸無
策其奈之何至新糧屢奉明旨比漕見解
亦未聞有一遵行者况漸次正官輯瑞署
篆愈不留意危哉岌岌乎台臺同舟之義
其能不賦無衣以台臺之靈多方嚴諭喚
醒睡夢而使之覺豈獨有裨根本只今屢
奉嚴旨不得不破情面重奏革斥即各司
道守令亦當思所以自為計矣倘傳示此
札於貴屬司道府仰體聖主之焦勞與
台臺同舟之誼早督如期感念雲誼其寧
有憂惟惠我德音不佞敢在下風與布政
司糧儲道及徽安各兵糧道書曰日者出
國門時相知鯁鯁南庚之日置也猶意或
未至如人言之甚乃今縱觀帑藏一空如
洗本色倉已垂盡折色庫無分毫而目前

緊要應支者如軍餉清運內供官俸約二
十萬有奇借過北事例銅本約八九萬
官軍俸銀尚有欠二三月有欠半年有欠
一年者且漕船料價內府上供日迫無
而官軍填門日呼號外解稀少蒿目無
計門下貴屬所拖欠本折無幾至本年新
糧已奉屢旨比漕見徵解今二年分多
已解完不及此時赴熱徵解必待過年壓
徵殊不可解况今冬正官入觀署家者愈
不關痛痒不依已具疏入告矣豐鎬根本
之地朝不謀夕豈不寒心萬一以缺餉呼
庚不依固無所迫於覆餗門下寧能不
過乎明旨責成甚嚴目下應摘奉應舉劾
君父焦勞安敢復顧情面惟留神撥冗如
檄速督將東南實式靈之豈獨不依受明
德賜時迫事急不禁疾呼惟鑒在回示幸
甚此啟幸抄白傳示貴屬各府轉示根
刑廳及各州縣何如○解官李德祥掛欠
南糧三百九十餘石本官已故妻子行乞
且將女變賣先生釋放回里支紙贖七兩
贖其女牌行東城真馬將本官幼子李光
前出獄子母聚首

十月疏陳南便匱窘

各倉本色見在僅十五萬六月支放至九月如

掃庫貯折色止九千三百八兩有奇即時
放盡老庫在天啟三年尚有二百三十萬
已罄盡北戶部借南糧累至二百六十萬
萬六千有奇而搜助大工兵工部楚藩儲
欠共二十六萬二千餘兩每年額入共二
十三萬八千五百有奇而額支四十二萬
八千六百有奇比入數缺額一十九萬先
生乃疏陳匱敝危急之狀又劾布政莊廷
臣等督催勒限完解南便匱窘疏畧曰臣
部之匱誰匱之北戶部也其窘誰窘之北
部也其危誰危之北戶部也臣部先年頗
稱饒裕豈遂貧困至此自萬曆四十二年

以至天啟等年北戶部以疏奏亂形已著
等事咨借五萬矣以欽奉聖諭等事咨借
二十萬矣又以兵餉孔棘等事咨借二十
萬矣又以解蜀各借十萬矣又咨折解兩
年倉米五年黑豆共銀二十一萬九千七
百兩矣又咨改解淮庫銀九萬八千五百
有奇矣又咨買發銅商領銀五萬矣又水
兌改折充餉解過六千九百有奇發商銀
五千一百有奇矣此外仍有搜助大工一
萬四千五百有奇兵部咨借六萬兩工部
咨借殿門陳設等銀二萬三千六百兩湖
廣布政司以藩工借欠布絹共一十六萬
四千餘兩不與焉自江西南糧抵解蘇松
杭嘉等府漕糧三十七萬石有奇遂虧臣
部半年之額乃漕折銀至今尚欠八萬五
千兩有奇也自楚餉收折解照天啟元年
起至崇禎二年止共九年每年二十六萬
內除三年歸還一半虧折臣部正耗米額
二百一十四萬五千石有奇也總計之除
助大工及兵工咨取藩工借欠共二十六
萬二千有奇不笑外戶部買咨借動臣部
共折色九十三萬二千二百有奇共本色
抵漕二百五十一萬五千有奇除臣部
題留事例二年共銀十二萬九千有奇截
漕三十萬及以蘇松等府漕折抵兌江西
南糧外實借動臣部本折共二百六十四
萬六千有奇夫比肩事主同舟共濟何分
彼此然臣部今日如此匱窘如此危急該
部豈獨不念曾為借動如此之多而不一
手援且日索事例索銅本是斷斷也臣亦
極知戶部尚書畢自嚴苦心之極憤眉之
極且當捨懷旁午之極然奉天威而輩較
之嚴催猶易握籌笑而多寡之劑量猶專
何似臣部催呼不靈乞借不應徒束手待
禍至之無日也假使臣部出入之額相當

猶曰尚可設法督催也今臣節查山澤入之數姑自天啟六年美起以本色言六
年分支米八十三萬七千零而解到止二
十九萬二千零七年分支米六十五萬七
千零而解到止三十九萬九千零崇禎元
年分支米八十三萬二千零而解到止六
十五萬四千零二年分支米六十六萬三
千零而解到止五十六萬六千零其不足
者以舊存及截漕奏放耳是四年本色共
笑出浮于入者計一百七萬八千餘石也
以折色言天啟六年分支餉并解北銀四
十七萬三千零而收到五十萬三千零
七年分支解銀四十二萬一千零而收到
止二十九萬三千零崇禎元年分支解銀
三十五萬九千零而收到止三十萬六千
零二年分支解銀三十八萬九千零而收
到亦稱是蓋以前三年老庫存積水兌改
折又以收抵漕折留借事例催解舊逋又
先年支解銀三十一萬三千零
併解北總笑在內故有此數其實省直解
到之額通計四年不過五十餘萬耳然而
出浮於入者亦十四萬一千餘兩也二項
共出浮於入本折計一百二十一萬九千
有奇此亦第就解收支放之入不敵出言
耳猶曰尚有欠額可督催也乃臣會計底
數每年實實虧額即使各省直盡數解到
亦不能敷雖云本色不足第前任尚書張
樸因天啟六年出浮於入五十四萬五千
之多次年始題准復本色而連年猶虧五
十三萬之入額今幸明旨允臣前請歸還
一半楚餉卽解運不時支放不給亦猶曰
尚可通融督催也若折色則懸絕甚矣臣
徹底清查各省直每年額解止二十萬八
千六百二十二兩九錢零各衛屯糧每年新增
并又荒銀共一萬六百餘兩五司稅銀共
九千七百九十餘兩以至鹽鈔房鈔茶引
灰價等項零攢合美止九千九百二十四

兩零又廣東三年一次每年額解止二百一十九兩零共每年額入實止二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五兩有奇乃每年額支除鳳陽倉不算外其水陸兵營奇兵營選鋒武操神機等營飛英錦衣應天鎮江等衛各月糧口糧鹽菜馬草冬賞折麥等項及文武官俸宗糧漕運頭二三撥等項及解北銅本及織染局奉欽取等項內官監銅絲網工食等項總共實約該銀四十二萬八千六百四十四兩有奇此即各省直全數解到猶若不足况尚有水旱之施欠不虞之別費每年額少一半即使管子鄒戾劉晏王錡當此必不能為無米之炊也一年如此二三年後南部之額盡矣必將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矣伏乞皇上勅下戶部念比肩同舟之誼查借動未還二百六十四萬六千之多冀目前緊急應支三十餘萬之數諒臣部置窘危急之情狀務將出浮於入之十九萬有奇補足正額庶臣可借以展布不然臣將不知所終矣無論時方多事緩急安資即今脫巾屣兆燃眉無策待誤事而後罪臣部無謂臣部不預先說明也第戶部今日亦當多事空乏之際安得此十九萬金錢補臣部之額臣亦有說於此該部空虛臣不敢望盡還前借也三關稅銀臣亦不望盡瓜分也事例臣亦不敢望永留也惟是臣部置窘至此危急至此若不徙薪直待焦頭爛額不知又損官家幾百萬金錢况該部一體之誼負大之多何忍不一動念臣有一簡易之法查得督稅分司原稅銀約近一萬今議加一萬又加蕪湖稅銀三萬大部議奉有原止加二萬耳鄭三俊議稅蕪湖始有此四萬之數合無每年除蕪湖三萬內解一萬戶部支用其餘二萬并督稅司新加一萬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仍留臣部作正助餉又查得南京各衛屯糧每年有新加餉一萬一千三百餘兩合無以後留抵缺額又查得事例每年約四萬六千七百餘兩多寡不等合無以後量留臣部每年除加稅三萬屯糧新加銀一萬一千三百兩仍扣事例六萬八千七百兩共足十一萬之數俟三年後臣部稍充漸次歸北此外仍欠額八萬或再於蕪湖及揚州鈔關議暫留三萬共足十四萬二年歸還此外尚欠五萬及每年尚有水旱拖欠及不虞之費亦不下十餘萬臣當多方節省多方鼓鑄或通融本折接濟一二如萬一不吝再留無妨二稅亦須再扣事例一萬奏足十二萬數方可措手倘該部各司員罪不敢任受即前兩年南中鼓噪危險之狀及前督臣拚官辦命截漕之故該部應久知之今隱禍尚伏殷鑒未遠願該部稍念根本極重之地兼念曾經借動之多毋徒往返爭執致誤軍國重計幸甚又曰近年之兵收甚易散甚難近年之餉增甚易減甚難南兵冒濫萬曆天啟以後新增本色十三萬五千餘石折色七萬六千三百餘兩若清查到底一歲可省一二十萬又乞以北部借過之數補先年南部借動銀五千一百兩及八衛借過事例補解代追銅本二項披陳危切不啻呼籲僅得不必動氣爭執之旨及部覆事例也糧關稅俱不行而僅許制錢代進東司務傳示三司各差曰昔人云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此純臣之心而難責之衆也不佞客歲十月保泰疏中曾云視為君父如為官視國事如自己家事庶幾忘私忘家之意然猶是岐而二之也今我輩官此地君父以錢穀出入根本安危交付我輩不為君父其何能官不實體國其何能家况天賦日嚴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責成甚重君父事便是官事國家事便是自己家事何但視如云乎昨見註銷糧尺地也敢不奉行惟謹但吏書積玩習與性成非破格震厲終提撥不起意欲設每月比較一法先儘奉旨事件次及答覆次及本部批行十三司各差一體施行仍欲各司各差俱自置緊要錢糧解額支及拖欠簿籍各印官自行籍記自行查銷彼即神運鬼輸何所措手凡臣官差滿交代必具一簿籍并無隱匿錢糧等弊差滿甘結方許離任人人各課職業事皆尋頭緒而天下平矣嗟乎若吾輩非實實以私事做則此官傳舍耳勾當情面囊橐足矣何苦任勞任怨而日皇皇也純臣之心誰甘獨無願諸司熟計教之手扎各倉場日不依生平最愛山水尤愛南中山水金陵佳麗夢遊久矣自渡江來近五十日未嘗一問各勝問古蹟問詩酒蓋每月部事院事幾消盡此日而又以其餘力驗米每一往返必三四十里或七八十里又或夜分不寐日晡未食豈獨好勞直謂國難未平帑積俱罄不得任勞任怨振飭一番頃親至各倉場則見米色比舊頗紫支放比舊頗平負米軍士歡呼載道足見諸司體國修職之效然怨不在明誠貴無息不佞又不敢不為諸司勗也前不佞驗米時見國基不足守候稱苦則五場六場自應設法補修而各倉有寬有窄向來拘于一一定縣分守株膠柱以致交收不時今後或於空倉隨便收納未為不可又每見各解官解戶有願告改水兌者水兌有餘地固佳即無餘地無妨於空便近倉免驢免支銷每年所生息當不止數萬似亦可行

至於倉中一切書吏軍斗尤須嚴禁需索近見全椒縣詳為申明奉旨減派扛使肅革積弊倉場獎害以蘇民困事內多腐心疾首於內局之抑勒與保家之刁蹬又欲請制各倉嚴禁需索夫內局非外庭所得過而問者保歇原無益於公家甚憂擾於解戶可否革去不用若倉中需索或是不候未到時事更當嚴查去之務盡勿使滋蔓保歇衙署有屢革仍復鑽入及包攬生事怨聲昭著可即廉其尤者具悉其狀予其懲而後去

疏議鼓鑄

上從之

時南計日窘且諸事掣肘仰屋無策是年十月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三

先夫乃詳議鼓鑄之事謂足國之道有全非利而無小害舍此而言理財則聚歛他術非所宜也疏曰臣自受事日夕計美見臣部缺額之數實一十九萬有奇竊為廢箸浩嘆者久之夫以出入原取相當安有出孔若此之浮不為計者又安有出孔既浮入孔盡絕就中有一綫稍可議入而并此一綫不亟圖者事不預圖只待水窮山盡嗟悔何及則臣愚以為無如鼓鑄便益鼓鑄之利可以計本而責償易核也不煩加賦加稅而稱足易行也以南中俸糧供南鑄復以南錢支南俸南糧易盡也臣部有舊廠有新廠不煩更創易因也官不必另設役不必費帑易舉而前此未收其利南不病北易遵守也然而前此未收其利者何故則以其源未大且其法未詳其弊未塞如舊廠二百餘爐止存一百二十五爐新廠一百八十八爐日就傾圯鞠為茂草而併一百二十五之舊爐亦盡為官與匠役之利府差平糶之人家窮匱奄奄餓斃有田數畝而且半蕪之且盡蕪之且私稼私獲之不相半填壑不止且既虞無銀兩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三

矣又虞無銅鉛而且私錢蠟而潤焉况復蠶而食焉司鑄之官因無考核未免燕而處焉錢者泉也泉既墜安得不竭故曰源未大法未詳弊未塞也如前數年管厥司官每年獲利不過一千五百或二千或三千近日本部尚書極為崇嚴然獲利亦僅兩倍往年洵若此即謂之未嘗利焉可矣臣愚以為欲補鑄漏須求實用欲求實用須勤鼓鑄欲勤鼓鑄則就中有宜復者有宜廣者而其所以廣之復之之法又必使無利不興無蠹不剔而後始可收官山之利藉使每年利息不十倍往年猶是虛應故事耳臣嘗讀大學平天下傳生財有大道一段便思經術乃知鼓鑄亦大道中一事也臣近有韻句云海關諸邊困泉壅九府非亦殆有慨焉第臣多病才疎無能為皇上分憂每念南中缺額一十九萬除另疏乞勅該部為補十二萬或十四萬尚欠五七萬并省直每年拖欠不止數萬安得措手此局稍為朝廷補一鑄之漏亦臣忠於皇上之夙志也然臣豈能獨有他謬巧使愚輪神運子去母來亦不過此生食寡為疾用舒之四者而已生何以衆也生不廣則不衆故議廣鑄既仍舊復理新局於舊者加十之四新者亦加三十各以二百一十爐為率然修房加匠增炭設爐俱於息內銷算不費公家一錢也生無本則亦不衆藉今爐加矣而本之則無竟空突耳故議鑄本但臣欲借事而事倒已先借援兵矣欲借兵而兵下吸嗽尚仰屋矣欲持明旨而名籍而除光祿寺許三千外餘俱空文回覆矣臣議今欲借鳳陽倉一萬或於楚餉內委該省府佐買銅押運或於兵餉節汰數內奏借開鑄尚未知能應手否果應手而生財幾幾矣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二

七

然後可言食寡食指繁病多得不償失矣况殿中人役趨如驚營如蠅臣議革其最冗濫者而銅鉛炭商舊例使費微該局盡行刪去如果實行價始不浮乃往時每鑄有夾鑄之弊每爐各加私銅數十斤官實與匠瓜分耳臣議今後如有此弊官即題奏匠俱拏問而嚴懲違縱夾鑄亦杜私鑄之一法也乃奸人竊利私錢公行或於私鑄之江法聚眾開爐有司不敢問亦不能問臣議該廠制錢必以一錢為率即手有輕重亦必在九分三四厘之上若少至九分二厘以下者許官軍持稟官役參究若夫私鑄則輕至五六分七八分止矣鵝眼榆笑分別甚易今議以九分二厘以下之錢文止作一文或勒令送廠改鑄仍嚴禁換錢之家毋收九分二厘以下之錢則私鑄不禁自止矣此當候明旨下臣衙門轉行各撫按道府仍各南京都察院行五城御史轉行各坊各衙門嚴禁者也如是庶幾食寡然而為之疾無論寸陰可惜抑且為私鑄引居諸矣故議速鑄何者速鑄則其利歸官遲則夾鑄之利反歸私鑄索舊例三十日一鑄為期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大率兩日一鑄為期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大率兩月必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匠役出外不許留局滋弊乃若銅商之來也不時一來而爭市者如蠅蠶市者如蛾蓋兩部爭市既恐傷雅道而壟斷者且就私買私鑄所以每報銅到旋歸烏有近日本廠停爐月餘不得收一鑄之用即有鑄本安施臣議以招徠鼓舞之或貴該廠以嚴查足用之法責蕪稅新司或問委楚中府佐買運如是為庶幾疾而又苦於用之不舒也臣部襟肘已極一錢刊手東來西去本利俱歸尾間即真錢湧如泉亦泡影耳臣議漸積銅本另貯錢息或候半年一年計美若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二

七

千方可接濟萬不得已之急需不許輕動一文即官俸軍餉照舊搭放然用一文即兌補一文之銀雖用舊幣用也夫有生聚者以開之源又有食寡為疾用舒者以節其流則周之九府漢之五銖不得專美於前而錢之流也如泉矣要之理財之源又必本於用人新舊二廠即其所用之人也設無稽核之法何以勸懲臣按日而省計月而課復以季計之以歲計之果孜孜皇私蠹臣當以上上考考之多而不調私蒙不耗異擢其次考以上中各部紀錄或優以名滿或優以關差考中者僅復職考中下者量行罰降若有私鑄染指彙靡無為及漫不事事者臣當不時奏論仍照各倉閩差例并入總督衙門舉劾方可一振暮氣急充泉府凡此數款皆臣所嚶心借籌而可以少救錢法之弊以補南計十九萬之

鑄漏者也惟是早行一日則多收一日之息實行一件則實收一件之利臣向見南科臣陳堯言條議新廠開鑄疏極極其救時苦心遂於根本重地疏內及之已奉旨下部該部依擬具覆矣臣遠在南服未見部咨不不知前覆曾否已奉明旨但臣思皇上慎重之意或恐添官費帑耳今臣力任此事不添一官不費一帑利國而於民不病利南而於北不礙且天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小害者惟錢法獨也除臣一面委官料理外伏乞皇上俯念燃眉立賜俞允仍乞嚴勅俾着實舉行庶前此醉夢人心又經一番喚醒其為錢法所必需者因明命而踴躍思赴其於錢法稱誠盡心料理庶可借息以稍舒聖主南顧之憂在此舉矣若舍生財之大道而另談聚歛臣實無此經術耳于本年十月十二

日奉旨這條奏鼓鑄事宜不必增官費
實與利鑄本借何銀
兩該部速與議覆

上計政六事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疏曰今天下所大可憂者非于此酌議計政
用不足其最也夫財用何嘗不足一端所以
於財用者故愈不足耳惟禮周公經世之書
而九賦五典九貢九兩皆禁天官司從一
官第於五禮是敷教焉反若不專言財用則
何也孔子夢寐周公而得宗莫如曾參願
學莫如孟子一則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
必自小人一則曰意者政事則財用不足耶
其故又何也清財用之源直從流處做起即
從政事一清財用之源直從流處做起即
言捐助言增稅而難海之大不實尾閭矣
臣非謂此數者可以盡廢然而非其源也
源何在所以難清如出入通融而其額潤
嚴法紀易淆難清如出入通融而其額潤
而不可稽也欽奉號件漫無完報而日寢
間也題奏無專司會計無專官而各司事
趨避或紛雜而日叢脞也每出一差出多
皆無政事之大者額潤則完欠支放不清
號件寢閣則法令不行事體紛雜則完欠支
不振趨避差假多則急公之念少完欠支
放不清則政事蠹法令不行則政事玩愒
廢不振與急公之念少則政事廢如此即財
用充足尚虞其匱况當其極匱而安可
思所以清之其匱况當其極匱而安可
流自潔臣有六議於此有係創設而非明
旨則不信有可經行而排明旨則不永成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謂臣於本部代庖耳官本傳舍代庖又傳
舍之一宿也何必僕僕勞怨第臣愚忠一
念見臣部匱窘如此須從新整頓一番即
肝膽可碎何避勞怨又安敢視爲傳舍之
一宿而以五日京兆自盡乎一稽額出入
以杜浸漏臣部舊無額出入冊止據解
到即收銷到部放雖各司亦有草冊然麗
維紛錯而不可一也耶真正振刷者極數
十日之目力亦難周閱不過就所解所創
如近日查出湖廣此中保無侵漏臣未敢信
將湖廣兩省鄉縣與國州官解文綜等先年
弊發回臣議臣照前總督衙門疏申新設
額入額出簿籍清核查造每樣三本一留
堂一發司務查核各廳一發該司每日常
司親自查填每月堂上比查對如此即史書
有通神之手其能上下乎一特增比數以
完欽賦夫皇上勵精綜覈惟日不足爲
臣子者豈以南中去天稍遠遂敢玩忽
亦積習相仍每以奉 旨事件一經行文
便足了事欽此如錢糧經年累月沉閣不
報固由有司積玩亦由該司緩催若不從
此整頓後將安窮臣議各司每月特增比
較一法其號件以欽奉明旨事件爲主次
及咨復乃南北部院所奉行事件當完者
次及批發乃本部所批行當完者而每朔
望司務官逐件查銷完否每月終仍令司
務會同新設本科比較完欠呈堂嚴比各
差亦然或謂該司事件未完大抵係發行
司府州縣非該司司事緩獨不可上緊一催
乎獨不司開行該司司事緩獨不可上緊一催
堂嚴撤乎此法立而號件庶可早銷即有
漫不事考核糾泰之法在一特設本科以重
題奏凡臣部題奏本章奉 旨覆行者本

為衙門規範乃漫無稽考得旨之日不過
一出案了事久之并其原疏原旨有矣
臣議比照北京各部院設立本科一員不
煩添官不費增役即於司官中遴選青年
有才甲科專司管理凡應題奏脫稿之後
清理原委磨對字句奉旨之後稽查惟
督彙抄存案皆該科為政凡本部欽奉等
項等件俱存本科會同司務比查核凡各
司各差吏之考滿者俱本科會同司務核
內選充該吏一名書辦三名當該司稽考
有濃淡人年一另換不必另添工食部差
人爭避者若不設法優異何以示勸合無
今後每年一換考核中平者照舊調司其
果賢勞茂著者另行核中平者照舊調司其
勸賢能如崇鑒允合無照查糧屬等差例
另行題知施行一立會計廳以稽支放臣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部錢糧雖有年終奏繳總係隨收隨放之
日行而額有年終奏繳總係隨收隨放之
色錢糧既設有查糧廳折色錢糧獨無一
人專司止隨各將本折解收一委之福建
不設法覈察今將本折解收一委之福建
司及司務廳稽覈本折解收一委之福建
廳稽覈折色支放一委之會計廳稽覈而
本部人少事煩難以再添一會計廳稽覈而
鹽政廳管理凡有支放月報月放仍即登
號簿仍填報額而各倉之報月放亦查
該廳查覈報額而各倉之報月放亦查
糧廳查覈報額而各倉之報月放亦查
弊無所容矣鹽政廳除印發鹽引外無所
事相始且多係甲科註選與鹽政一體考
政相始且多係甲科註選與鹽政一體考
不必另行具題亦不必添官費役計甚受
便一酌明差序以杜趨避臣部各司官差
序久有定例無容更置惟是差有計若

逸之分人情亦有趨避舊時爭差紛紜
非雅觀近年臣部堂官多嚴司官多賢故
無此弊然以臣微窺之其念或未盡化其
跡或時相噴則何也差固一而前後所
題應及之額則不一也故熱熱故趨趨
故有所避而有所趨避故爭此人情也如
差非外人所熟而趨避故爭此人情也如
深員外主事近年亦有趨避故爭此人情
題准用外主事近年亦有趨避故爭此人
政後湖廣兌兌等差酌量移差者臣素性
板爭差情兌兌等差酌量移差者臣素性
歸分司一免開人俱無所施然屢題紛出
稅以此三差事簡而後湖廣兌兌等差
益以照俸定差不論職銜差過者不得再
本差照俸定差不論職銜差過者不得再
差其餘比新揚州淮安等差近日題准專
用甲科而亦有鹽政後湖廣兌兌等差
之旨臣部甲科甚少而倉差水兌酌量移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甲科也合無今後各關差出先儘甲科次
及倉差水兌之乙榜者一甲一乙挨次互
用甲科不論曾否差過倉場者先未差之
甲科乙榜必以各倉差過倉場者先未差
不與焉無甲儘乙儘倉場者先未差者
不再差關稅差過倉場者先未差者
江北鳳陽二差雖係倉場者先未差者
差不得以倉差先出者自有關差未出而
及江北鳳陽二差雖係倉場者先未差者
庫則庫遇江北等差則江北等差之例在
夫臣亦第為中人坊耳料賢者必不介
於此也一禁計差假以營職業夫官南
者大抵視為禁計差假以營職業夫官南
紛以致缺人臣部錢穀之司非比他曹若
令討賢勢是豈人情也哉况今聖天子焦
勞宵旰人臣何忍安坐廉俸臣議除親老
身病情真及事體萬不得已或酌准外其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餘不得紛紛言差言假務要仰體皇上勤政至意一意營精職業其照朕績若有差假往來跡涉趨避者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至於嚴饒遺革常例禁受則固司官所無而不可不稟稟鈔者崇禎三年十月冊籍綜指若止據解收銷放各司出全憑屬籍胥通同侵漏何從稽核南中向來計臣所職何事漫不經心若此至嚴比較設水科立會計酌差序禁私假俱於計務大行勿僅托空言該部知道○各倉司舊例以致米色粗惡且科索使費同罪延遲以禁衙役需索盡革司官常例有過限應罪者一概盡免各省解戶開風暫應應應滿江南裕漸裕且米俱精潔軍士歡騰○先生以正人心振綱紀持公論端士習為事

司屬差序一毫不少假借諸司在未任前及去任後下獄各三四人先生任在三年有過即預飭以故無掛片紙者科道公疏屬屬精司官亦以堂官之心為心共圖實效等語

題設會計簿先生以錢糧不清多由胥胥去置會計簿籍自便是年十月具題奉旨准必吏曰會計當而已矣每疑孔子聖人也當已乎似平語乃今身直無會計耳又計當亦不易言矣今天下直無會計耳又何但弗當也無會計則頭緒不明欸日不分明銷獎不確而欲錢糧之清也何日之有然因此非甚難而不可辦也非煩苦而不可因也非紛更而不可久也而卒無有行之者豈果無哉行之非其人仍不行得共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人行之矣及其人去又仍不行何者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也夫錢糧取信于籍耳即有籍矣會計未必清也即會計之籍清矣錢糧未必清也若併籍而去之長此安窮如臣簿籍錢糧會計非無而止核其未探其源簿籍非無而止存其弊未批其勝在倉庫則由而不不知在各司則分而或演漫於前官之收去或級拾于掛一漏萬或借口於前官之收去或級拾于掛一漏萬原無即本部尚書鄭三俊嚴查更置一番今亦悠悠不問豈問此其故何也新舊不傳任意去留雖存存散漫司官亦無從印即重新做起亦只向吏書手中乞靈從腐爛故紙中傳薪然既此足已行豈可變復成廢嗟乎當此聖明振厲之日不為變通可久之法後復原不足解又愆期內書意交相為奸有司益不知有南計又曰南

中喜寬惡嚴害已去籍習以為常即諸卷簿各案十不得其二三索之則云前堂收去等語臣謹將臣部堂併臣總督衙門及各司各差一應舊存新置緊要簿籍有闕會計者一面清查造一併請旨裁定合無此後凡交印交差之日一併將各緊要簿籍相傳交明收掌應題疏者入疏題知夫此舉似細而所關實大此舉似緩而所扼實要此核定似勞而所享實逸本臣部所可徑行者但人情久玩法立弊生若不乞明旨申飭永著為令恐轉盼之間又成虛文矣然不獨臣衙門可行即天下內外大小衙門皆可通行無礙臣聞于文猶知舊政告新節侯猶知先收國籍况以聖人作而萬物觀今政孔子所云三年有成之期者提綱挈領時亮照績恒必出之豈直書曰賦性如山木不能詩而愛作詩不能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二

三

酒而有酒之意白下山水又最佳麗官白
下者大抵號為閒吏乃祺則入忙局矣自
到此來直是塵案尾項唱籌填委每日非
部則院非驗入則視出甚之呼餉呼俸呼
漕呼商環門偶沙大令人厭且怖日哺未
餐夜分方寐頗類美綰商賈守藏倉官也
而安有餘閒問山水白下有牛首鷄鳴
棲霞雨花諸勝日在目中在意外而不知
一不惟是忙吏更是俗吏矣乃若蒿目空
此疾呼不應嗟乎豈有如此重地公私交
壅安危付之一書生而不懼者乎第從來
混入混出尾闕難填祺徹底清查始知每
年出浮於入實一十九萬而拖欠他費不
與焉子曰會計當而已今直是無會計耳
又何問當不當是以不得不與主上言不
得不與當國者及司農言况北計曾借南
庚二百六十餘萬以補償借何說之辭不
然惟有陳力之訓在也倘可借手稍紓燃
眉因以問名勝問杯準問題咏無終使白
下山水笑人忙更笑人俗惟是志在白雲
病欲倦飛豈能復使三徑松菊笑人慙勤
歸未得也諱觀小刻而此中之忙與俗亦
可想見惟知已者有以教我○輝行五城
兵馬及上江二
縣嚴禁濫驛

十一月揭陳北部借餉

北部借南糧至二百

之價日甚乞暫寬稅例六十四萬以救南糧
迫竟不行具三瀝血誠揭畧曰職惟補苴
之術不可語久安同室之爭不可與共濟
前適南庾置窘等疏情非得已蒙我皇
上規以不必爭執教以和衷體國無倫旋
心迂學風明此義即在長安尚以和衷持
平苦口廷臣今乃躬蹈爭局哉且北部旁
午卿星是何等時而職可爭南北輕重緩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二

三

急自不同而職敢爭職出國門與計臣
相別感嗟謂南北兩重擔各易努力同
相憐而職忍爭以是知爭非職意也職
釋明有所謂釐弊核通督解塞耗者身拮
据之受事以來庶幾手到病除愈難愈
稍稍有起色無奈事到官窮愈難愈
補愈漏若不及今早言如何急請長計如
何暫濟目前其患有不救盡言者使
上罪職部所司何事且移呼職爭執職
猶小使職部所司何事且移呼職爭執職
夕不使職部所司何事且移呼職爭執職
復不使職部所司何事且移呼職爭執職
不得已敢以職部所司何事且移呼職爭執職
實實上鑒照裁奪為職前疏適南庾之
窘危急詳揭開兵餉緊急欠積額缺數其
事譚先哲揭開兵餉緊急欠積額缺數其
收過止一十一萬七千二百零而放過已
一十六萬七千七百零本年應入止二十
三萬八千五百零欠該二十三萬二千
二百零而本年額支除不時欽取不美外
仍該四十一萬三千六百零又職前疏回
奏匱乏根因內言三千九百零又職前疏回
而北部疑未確也今據司務廳會同十三
司印官會查印如改諸一書上下十年今
支比諸額額者已近七萬而未開政諸已
前之溢額寧止十餘萬乎而上命不時之
供與連年封爵之需時估之增按括之數
寧止十餘萬乎而近因題復水兌所損折
色入數者又寧止十餘萬乎以此知先年
原入浮于出近年反出浮于入何難難還
楚餉本色猶缺而折色遂虧十九萬也此
積窘缺額之確情也乃職復心口自責口
聖天子不忘南顧飭舉劾嚴摘奏定考成
杜蠲免從此何不實心任事為久安長治
之計乃日額日呼職實懼之雖然職正思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二

三

實心任事為此危地計又安耳其不能以
鉛刀驟割者才固有所限而時會值其
也何者職部去天稍遠既不能如北郭之
近借天威議接扣議增稅捐助議造京
卿議加派地畝無不應手因勢也理也即
也撫按亦不能如其願指有司權能設處
即此司道守令亦不能如其朝令夕下權
宜緩急尚可接處那用即比南兵機衙門
亦不能如其難稱不足非關兵機衙門
待夫以一廢懸三軍之命安危在呼吸之
間不過乞靈有司借力撫按仰非北郭一
不應則如延蟄之粘壁立枯雖曰通負可
督催而終不能以一任降制有司之死命
所以有明申文稱有一分先儘北一分
者大呼不應催法幾窮况外通折色原數
不多且強弩之末也雖曰耗資可清核而
已定之尺籍不可以越俎驟削上用之欽
取不敢以時細擅裁職與南樞臣傳面訂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二

三

寬制稅緩解一年若一年之後斷不敢更
煩挹注仍容稍充一解還至京稅原係
南額非邊額新稅一釐一毫一厘一毫
萬之數千北無損以機此危局耳或謂南
部終日言危未見何危遂謂原未常危
乎危固萬驕卒待命愈一瘡壓未提而
愈欠虧額既窘愈窘愈瘠愈瘠愈瘠愈
先露瘡愈潰而肉無可割是危局否此
職私言也南中九卿無可割是危局否
可問科臣陳道臣劉科道大小諸臣人
即昨冬抄內府索料查盤庫藏如掃可
官軍索麥索絹索布營兵索餉索口糧
何從此千孔百瘡我皇上之靈幸結危
然南樞臣曾過職寓商訂稱貸七千金
可問或謂如危至此前此計臣何以支
至今毋亦老庫之畜截漕之米題留之
尚以六七十萬計故二三年內僅挨且
壓欠猶積一至此極也今數者無一焉
還楚餉猶是望梅止渴即計臣背在南
時倉庫老庫尚餘八十餘萬猶上封事
稟疾呼今寧無設身以處乎大哉王言
北總關國儲緩急自當酌濟正可反而
也清南贏曾以濟北今南窘當以濟
南彼一時此一時亦正不在職與計臣
身起見也若謂職以北部借南二百六
四萬貲償一且職則何取職正謂南北
兩家兩體如人兄弟之相周血脈之相
一職豈不知此之空虛使此中萬分有
前分可以支持倘敢屢屢呼於君父之
父母皇上天之所控訴無窮則呼之不
望將伯于天也父母也父母也父母也
此數月心血盡枯髮鬢半絲豈不思為

皇上支東南半壁但止補苴一時不能樂
充積蓄初猶意侯本部尚書鄭三後抵任
佐以從長計議永詒久安今自愧理財不
效誠難動物不勝望洋而嘆謹引咎自劾
惟皇上之罷斥也惟命倘念國之根本
清之咽喉適當此奇窮缺額萬難驟效之
日而天高聽卑南都之福也職之願也非
所敢必也亦惟命仍乞勅戶部與職部同
心商確暫濟然肩急講長策稍留足額之
餘地蚤破補苴之積習職謹以先受效和
衷如

十二月詳陳鼓鑄

先生以南庾極置惟鼓鑄
過二三千金大半為吏胥中飽先生力為
振飭絕私獎限鑄期委郎中魏良樞管舊
版年終報利一萬三百餘兩委主事何其
侯管新版年終報利六千一百八十餘兩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廿

陳陳詩鑄畧曰九府圖法其利如泉年來
借官爐為私鑄以致公家空存鼓鑄之名
而不得分毫之利良可嘆息况南庾如掃
兼以缺額數多靠此猶如失船之壺臣疏
業接濟令皇上允行且以鑄本借數多寡
益接濟令皇上允行且以鑄本借數多寡
命戶部議議概行嚴飭乃知我皇上之
留心國計至深遠也南庾鑄本原奉明旨
議借俸糧而各衙門方以冠警捐助難再
分養廉之需矣議用楚餉而該省將臣部
一切餉銀俱解藩司不知何項那用其餘
多大呼不應矣議借鳳陽倉銀一萬而該
倉亦以窘急止借二千矣臣多方節汰得
銀四千餘兩並借光祿寺三千兩合之不
滿萬金臣查兩版每鑄約用鑄本各一萬
二千兩有奇源源相濟須得七萬二千作
三次鑄本方能湊手若有四萬八千亦可
粗辦無奈其萬萬不能也臣晝夜苦思無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早

本歸還其利永承生息源源不窮以供南
儲兵餉之用庶于十九萬之缺額可補十
之一二耳若夫革補稱足分量禁違式杜
私鑄已嚴嚴行兩版可官及應天府縣五
城等衙門遵旨申飭倘不洗肺腸以奉功
令三及具在其誰敢傲惟是南中制錢以
一錢為率每一百零四文准銀一錢此中
制錢以行一錢二分為率每七十文准銀
錢民間行使已久似難驟更而至于按月
奏報查得南中去年去神京道路遠近或
一報或一季一報仍于督鑄司官差滿之
日總行考核應否允從統候鑄司官差滿
所政必也再照兩版商匠人以數千計人
多則察難周利厚則坊易潰全在管鑄者
力別風獎以裕泉源兩版可官魏良樞何
其侯才足辦事念急公所以獲利十倍
從此更加嚴杜漏卮徹底一清是所厚望
至于版匠川米每鑄各數百石舊以商販

可為計暫借兵餉等銀二萬餘兩又無奈
軍需危急方借銀入版之時便是索錢出
版之日隨來隨去如轆轤轉而又銅來不
時分任難專近以冬抄管兵索餉又借版
錢幾空所謂居積致富亦萬萬不能也惟
是臣與兩版司官魏良樞何其侯仰體
皇上德意就範竭四體以從事幸不負
皇上嚴命兩版鑄至年終共淨獲利息銀
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一兩有奇查往年鑄
息衰益多寡不過以二千三百為率今未
及半年獲息十倍若此積之一千三百為
言可踐也雖然猶有不能大暢臣意者既
苦本微又苦銅少而所最苦者又以兵餉
時刻難待版錢動支難償則臣所謂左難
右難千難萬難而高目束手者也至議所
借兵餉等項銀何時補還合無一年之外
俟所鑄利息足為鑄本三鑄之用次第將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年四十五歲在南京

三月請改水兌折色上允行

利歸群小臣議借糶餘耗等項官米食用其價除補還正項外每年尚可節省二千餘金如兩廩所報節省米價六百四十六兩有奇是也此外外事皆當經心銖銖皆當愛惜苟視國如家失不避勞怨從此一往當與二三司官殫厥心力務求實效固不取一俸也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十兩每年另放折色一二月每逢秋收差官買米備放以補折過本色之用除抵本色外尚餘八萬餘兩而鑄局之息又約以三萬條畫接濟設處通融其跡畧曰臣部舊例酌倉庫之盈虛為本折之哀益然前此陳紅相因往往特為便計今日帝庭盡空本折共急臣前振刷疏中有勿輕折一議正謂本折色尤重脫巾當防也不虞本色雖空猶有新復楚之半為江西之水乃折色則庫無三五日之儲額有十九萬之缺其國計既如彼而新復水兌各府縣官每以本折色為苦往往申訴百姓解戶無日不呼泣鄉紳青衿無日不懇籲而全衢諸等府青陽西安等縣解戶連名具狀哭訴于庭其民情又如此蓋水兌正耗一石二斗五升徵收必得一石四五斗而暗加附貼及水脚雜作等費又復不貲是每石約費一兩四五錢矣今據各府縣申稱情願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每石正耗一石二斗五升折銀一兩如所稱民咸樂從戶戶稱感非謬也但南直地方如徽州廣德等處頗為瘠苦地又稍近量減五分以蘇其困在百姓所省已十之四矣除江西南昌等府及南直應天等府候申文到日另議比照施行外據浙江衢州等府南直江浦六合二縣申稱願每石折銀一兩南直徽州府所屬及青陽縣一縣情願每石正耗折銀九錢五分共計水兌正米二十萬四千九百八十八石餘耗米五萬一千二百四十七石餘共折銀二十萬三千五百三十九兩八錢三分合無一併允從若江西南昌等處候申文至日比照前議施行而臣又不得不懇懇慮也折色固急本色尤急酌議改折實萬分不得已之計以今稍熟猶苦庚癸萬分旱不時寧無不虞之慮合無今所議折銀兩凡解到庫每百兩除六十兩另貯老庫每年聽總督衙門查盤會支或每年量放折色一二月或遇秋收差官買米備放總以補此折過本色二十餘萬之用即有緊急不許擅借即有撙節不許輕動庶不致也臣為各屬苦難本色以蹈昔年截漕覆轍遵比漕明旨見年及春徵解不得仍前愆忽以貽臣部仰屋束手之嘆伏候皇上

能不望戶部之暫為臣部濟也經部覆奉
旨南糧查照地方改折三年依議行餘
銀可資鼓鑄着南京戶部飭屬課成以裕
國用

疏陳吏弊請折舊逋 上從之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四

先生以民力日匱元氣日削且新舊并徵
百姓益促迷詳陳吏弊民困之由請肅吏
治量折舊逋通并罷北直河南江北米豆折
色加賦之議上從其請其疏畧曰臣初任
入告首言元氣當葆存而致慨于吏治日
壞貪風未息謂向來元氣全銷鑒于更張可
不靈勢不得不梳爬剔竈然須于更張可
鼓之餘常存愛養百姓以固根本之意庶
不致大絃急則小絃絕我皇上猶天之意
天不廢霜雪雷霆而太和元氣常流四時
猶若子用法中不盡用一新而仰窺德意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五

吏安民屢奉綸命必有徹底澄清以副德
意者即有司之繁已愛民表表自樹實不
乏人而能盡然乎哉臣自受事以來即為
國儲計復為民命計雖臣親自驗米不時
掣查革使費茶果及諄諄清蠹貪食以為
京外軍民元氣計誠不敢不任勞怨然地
連五省方數千里有司視臣部如贅疣雖
鞭之長其能及腹臣竊意之得無徵收本
色南糧視比漕見微履旨如故紙正官不
務親自料理濫受衙官餽奉委憑比較需
索常例者乎得無徵收折色南糧分外多
收火耗者乎得無天啟五年以前奉詔蠲
免仍有借名派徵者乎得無小民納過南
糧貪官猾吏豪棍勢僕侵攪乾沒不就不
犯勒追重復科派者乎得無折侵攪者乎
費指一科十或吏書劣生強折侵攪者乎
累得無解糧官指稱水火沉燬掛欠名色重
累百姓包賠暗行派徵者乎得無府縣考
滿虛起空抵至完納不前監斃解戶者乎
得無司府將州縣解銀那借別川致縣官
索罰計無復之仍復暗徵或已徵在官官
胥乾沒者乎得無部糧官及道府差役需
一于此皆足屯皇仁之膏而蝕百姓之元
氣大抵有司之大賢最少而貪大酷亦少
惟中等昏庸濁輟之吏十人而六七吏書
窟穴上下盤據一墮其雲霧便任提線穿
鼻不敢為異至道府之留心愛民察吏者
亦少即有之亦多牽于情而不然則傳舍
耳誰肯任怨是亦不得不貴成于撫按
者專以風勵責吏安民為職者也以核報
刑以風勵責吏安民為職者也以核報
上下之雷同如前廢創諸官胥之貓鼠先
甚者提問臣尤以為嚴處官而寬吏書終
非破窟穴開雲霧之霹靂手也今聖主
加意民生察典方嚴撫按方兢兢功令何

100

林

方面舉莊祖誨王公弼
周鼎等十五人照例紀

○清查出戶司書手韓文綜知州典史等官陳善學章冠文金玉章

棍徒夏時二陳應高吳彬沈之奎
南糧百餘萬摘泰二十餘起請
○清查各省拖欠本色一百六十五萬折
色七十六萬摘泰精玩縣官王芳年等一
十三員分別革職任俸勒限報完○清查
出庫書夏汝清銀匠夏榮王良丁候相等
侵欺銀四千九百餘兩疏
奏設法追究分別遣配

六月疏乞休致不允

先生以任事過勞身體
疾火之症又以兩度迎養仁孝公田太夫
人與南方濕熱道途脩阻不即發先生思
念至昏憤前疾愈劇具疏請告情辭益
懇率旨呂維祺以才望簡任南儲着益
不得控陳

九月太倉興工

南都城內二十七倉城外五
場江北十一倉日就傾圮先

吳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生以贖費積餘令司官估修報以三萬餘
金駁令重估曰此不過作頭書費軍斗等
役指一開十視為奇貨本部院從胥胥手
口中奪此錙銖復為若輩手中物何異
楊狼腹而恣虎吻也復報以萬有餘金先
生猶未盡然司官有難色曰此已覈確再
不能減去矣先生曰不然我輩自作房屋
經營亦屬常事將盡聽匠作僕隸之口抑
主人翁自有心計耶如其應大修某應小
修某茸其壞垣某補其罅漏一磚一木未
可輕棄乃親自察閱委司官岳虞密等修
三十八合五場用積贖三千五百餘金奉
有具徵廉辦之旨於九月三日經始次年
三月十五日告成告神經始詩年來留計
總空困瓦礫蓬蒿不可因仰屋更憐無屋
仰貧家猶羨有貧家寧堪數米消呼癸豈
愛經工備苦辛只是此心過不去焦思誰
認須振振貧到蕭條四壁尚併連四壁亦

十一月請撤內遣尋罷之

復遣內臣監視戶工九邊兵馬錢糧紛
四出大僚應有公疏是時南北皆莫敢言
先生首抗疏請罷內遣疏曰竊惟保泰食
福道消道長之關微軀盡元亨先甲後甲
之慮遠恭惟我皇上以天縱神聖席清
瑞氣焦勞治理可謂盡而之泰矣天下仰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吳

見大聖人清心寡欲動容中禮以仁孝則
親郊廟躬躬步禱以聖學則親釋奠密講
皮齊居以憂勤則殷召對肅臨御嚴註銷
勞批答以政刑則清錢穀核兵馬擒逆督
誅虎彪以英武則驅流氛制梃寇平水苗
憫驛道以英武則驅流氛制梃寇平水苗
以體臣子民則廣則驅流氛制梃寇平水苗
撫按信久任速食吏恤民隱念水旱憂釀
冠面召藩臬條賜清問而天下所最快心
者尤在盡反逆瑞所為而汲汲於內臣之
在錢糧兵馬及封疆要地者皆翁然謂堯
舜親見二祖後出庶幾治平有日矣乃積
套或末盡祛肺腸或末盡洗膚公或末奏
而隱肩或末盡祛肺腸或末盡洗膚公或末奏
嘗不信任諸臣諸臣實負皇上遂使稍稍
生厭而且疑而臣諸臣實負皇上遂使稍稍
不遺左右近侍以察之此亦諸臣罪也頃
兩接邸報九月十二日蒙欽遣內臣王應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朝帶領內兵出關齎欽賞前討軍前臨
視矣本月二十五日復蒙欽賞內臣張葵
憲總理戶工兩部一切錢糧事務矣唐之
徵提督京營矣王坤劉文忠劉允中各監
視宣大山西糧餉兵馬邊境撫賞等項矣
遠近聞之皆相顧失色謂恐從此春多
事而臣獨曰不然此正皇上留心國是
注意封疆宵旰無已之深恩而姑寄之
也如人家分責諸僕以耕稼筭庫之任或
不盡力多遣近僕視其狀誰云不可然而
忠蓋先識之遠近僕視其狀誰云不可然而
何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童牛之牯元
吉言防微杜漸其道當如是也歷觀往牒
宜鑒前車臣姑不敢遠引前代而觀本朝
自有家法我太祖高皇帝嘗曰吾見漢
唐末世皆為宦官敗壞不可拯救未嘗不
為之嘆嘆其在官禁止可供灑掃給指使傳
之深戒其在官禁止可供灑掃給指使傳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臣出鎮其外庭禮遇事權精神意指之
間往往不可不察也況今民窮盜起所
穴堤之瀾厓堂之火豈可使復以爲口
此治亂倚伏之機又不可不察也噫臣
是不得督過閣臣已閣臣周延儒溫體
仁吳宗達皆受過閣臣已閣臣周延儒溫
等事關係宗社大計不聞潛移默化又不
聞執事或密勿于納心一德禍移陳力之
何居即忠言亦豈可納外庭不知然惟明
可與忠言亦豈可納外庭不知然惟明
回天哉臣聞小往大來泰之積誠感動弼
天下治蠱之譽也不遠復無祗悔復其
天地之心也伏望皇上鑒前愆後以亨
蠱因平思厥以保望皇上鑒前愆後以亨
立命撤回欽遣內臣或以成命既出預
欽限令到彼刻期報命以體不遠復之
至於兵馬錢糧等項各責所司料理或
科道查核提綱挈領因材課實而皇上
常運以終日乾乾之心布政優優而
庭諸臣皆當上無負天子下無負所學
肝竭膽懸臣質本儒弱病復支離力勉
不信也臣質本儒弱病復支離力勉
疾料理儲務而忽聞此報杞憂廢食怔
憤昏本于語多不識忌諱然使臣心
毫名高即天地鬼神亦將陰譴又何
沽名之斧鑕臣豈不知私言賈禍明哲
皇上之斧鑕臣豈不知私言賈禍明哲
身但臣忝列大臣過切私憂義不敢容
緘默幸皇上鑒臣愚忠而賜之轉圜是
罪之大願而不敢必也臣幸甚惶恐
舍人齎疏大僚相爲之德音幸甚惶恐
測先生乃手諭舍人期以必上否則恐
重法諸大僚不得已乃先疏上聞而先
疏行計一月乃得入既而南北有公議



上即日召對曰朕知卿等公疏為遺用內
臣一事太祖明訓朕豈不知成祖已
未有用間的皆出一時權宜天啟年間用
的朕尚且撤他豈至如今反用朕何常不
信任文武諸臣只是三四年來越做不堪
朕萬不得已一時權宜用他若文武諸
臣果有實心任事要
撤也不難尋復罷之

疏議屯政屯糧侵欺甚多是年十一月先生
降督催設法清完八十八萬有奇天啟六
七年拖欠六萬餘題准赦免條議勸懲清
釐之法入秋嚴比較寬文法慎送調酌恤
荒禁需索速給察信舉劾結案奉旨
依議風發得雪農家爭宜麥心忙三白遲一
朝期風發得雪農家爭宜麥心忙三白遲一
如敵風發得雪農家爭宜麥心忙三白遲一
總樞降瑞空釜炊錦帳醉不覺疑寒衣薄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知日光澹殘東宿霧紛離披出門皆泥塗
奔走夫何為無人肯高卧反請袁安寢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受業門人施化遠

袁應參 周景濂
黃基昌 姚廣唐
石岳 李毓楠
孟瑒 陳懋
郭希銓 編次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四十六歲在南京

二月閱浦子口庾工雨中閱應天橫海龍虎
余嘗登高凝眺或往來石城煙湖之間則
見與燕磯對峙而孤山堞江濤相激者浦
子口城也其東北諸峯千青萬紫而最西絕
高者平山也西北對傳望者天門山也望之如
隔弱水壬申之春余既建江南諸庾告成
事矣當次第渡江閱工顧以執掌弗遑二
月六日亭午始解維出鰲洲會日收風
聲發發煙雨霏微七日凌晨于風雨中命
數人牽纜逆風東注舟前且却紆迴數四
及見柳岸桃花扶疎弄色意謂至矣開牕
一望猶南岸也久之始達北岸山城踞天
之半鼓吹旌旄若從雲中出矣袁中郎詩
雲老蛟遷窟隱晴雨洗峯蓋奇觀也見乃
入署分司張君及文武各官以次入見
請閱三庾三庾者曰應天曰橫海曰龍虎
浦子口之為守禦者一為衛者五而系以
名庾者三應天庾前東西對峙扁扁之日
清如水又曰應天庾前東西對峙扁扁之日
重寄又前為樓曰東亦前總以坊曰軍國
宇各而應之為庾十橫之為脈又前為門曰
四圍皆山山皆庾皆在東一峯尤高而有
曰兒京又南一亭曰吸江分司署在其下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事矣當次第渡江閱工顧以執掌弗遑二
月六日亭午始解維出鰲洲會日收風
聲發發煙雨霏微七日凌晨于風雨中命
數人牽纜逆風東注舟前且却紆迴數四
及見柳岸桃花扶疎弄色意謂至矣開牕
一望猶南岸也久之始達北岸山城踞天
之半鼓吹旌旄若從雲中出矣袁中郎詩
雲老蛟遷窟隱晴雨洗峯蓋奇觀也見乃
入署分司張君及文武各官以次入見
請閱三庾三庾者曰應天曰橫海曰龍虎
浦子口之為守禦者一為衛者五而系以
名庾者三應天庾前東西對峙扁扁之日
清如水又曰應天庾前東西對峙扁扁之日
重寄又前為樓曰東亦前總以坊曰軍國
宇各而應之為庾十橫之為脈又前為門曰
四圍皆山山皆庾皆在東一峯尤高而有
曰兒京又南一亭曰吸江分司署在其下

又西行幾二三里折而北復折而西得一面
度是為龍虎三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其五
崑門外有坊曰天都騰飽三面阻山一
輪奐聿新蓋然者縱觀三便皆青碧聖
徽副郎孔君雨至其地而前分司沈君亦
多所設處節約二君之力皆不可沒也余
取米豆籍開約勘驗復進今分司功與守禦
各弁易重地以至不焦勞之不可分功與守禦
不假官中擧車以不往弊毋襲明法毋又嚴
勦各官中擧車以不往弊毋襲明法毋又嚴
然後雨中驅車以不往弊毋襲明法毋又嚴
入日渡滁九日走清關自宿東葛村民家
雨平地起波大風如雷自宿東葛村民家
余盡取篋中衣數重猶雷自宿東葛村民家
雪關山盡白從人至馬大寒刺骨一夜飛
嗟乎景風和日忽變而陰凝如斯此豈天
之阻余行也哉數日稍溫漸霽風亦漸柔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余乃按部鳳陽往還竣事余初欲出滁之
和業命孔副郎與分司會核余以口分司
祭期迫遂不果東西十有四日騎馬山行
響江浦道中見東北一山高入雲漢青翠
萬疊問人曰定東北一山高入雲漢青翠
二獅子三石人四雙鷄五芙蓉六高妙足
莊文節先生所結廬居者其詩有醉眠老
石峭麗聳怪為龍天第幾層之句稍南一
山峭麗聳怪為龍天第幾層之句稍南一
駝嶺象山皆勝地也黃悅領在江浦北類
若清流關而小亦阻隘可守三河乃滁
泉與黃山水合流可通舟楫東經六合
令入江會議濟通浦子口未果余與江浦
浦口余欲以灌田其利無窮意前發
泉以分司設酒故却珍珠虎跑泉在定山
下最稱幽勝彭參政夢祖謂客至泉如喜

益上沸渚之金麟光映飲之如雪中石碧色
羣草離之流連朝夕時余坐小亭月圓如日
其光射人如水余不能無低徊于此泉也
東望平山西望天門故愛吟太白天門中
斷楚江開及李本寧虛閣凌空控上游語
便冷然有幾車羽輪渡弱水之想不覺步
月小倦顏然欲臥小奚已熟睡呼之不醒
手自下簾時銅龍已三鼓幾闌矣浦子口
雨中閣下簾時銅龍已三鼓幾闌矣浦子口
江腹起三層巖頭連生騰飽龍翹雙樓
窟清山行應不惡日雨省春耕陰晴風雨
朝轉瞬變幻何多故出門路朝耕陰晴風雨
問煙雨紛紛如注大山小山濕雲黑平地水
或高更苦風飛泥拔地起斷樹飛石途人仆
知處更深山盡飛雪蛟龍爭窟吼猶怒擁火
一夜深山盡飛雪蛟龍爭窟吼猶怒擁火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披裘裂裳寒單衣驛子得無怖飛禽墮地
鳥失巢村煙煥午閉戶春和晴媚桃李
花短牆低亞如泣新唯有定山老松栢只
憑貞骨傲不懼明朝依紅日晴五色雲
霞相夾護不知狂風暴雨忽如此誰竟衝
寒定脚站得住
中都閣工
前庚午九月以紙牘續餘估修諸
河閣飛熊英武至中都閣鳳陽三倉大柳
去南京三百餘里十日乃還足時有大柳
巡檢卒丁官妻于流離鳳凰山之陽古為
中都閣工記鳳凰山之陽古為中都閣
山氏國春秋為鍾離漢唐以來建置之
我太祖高皇帝龍潛皇覺鼎定金陵既
欲改都于此故各其府曰中立而至今
中都都有皇城在萬歲山之中陽左日精
月華三峯聳霄萬歲山拱衛而皇陵發祥
荆塗淮濠之間龍脉綿亘自南而北誠東

明倫先生年譜

卷之三

四

南之最勝而萬世根本之地也自金陵至中都三百餘里營衛相錯倉庫連屬若星基之難列然者江者皆浦口分司為政不然則該郡邑自出納耳過關山北九衛之有倉者皆隸鳳陽分司大柳南有衛曰廣武有倉亦曰廣武在衛之北偏西向中為廳一為廩三門祠坊各一時分司孫君業肅道左余下車視之已落成矣是夜經盤山宿池河守禦所各弁戎服負弩分司曰飛熊衛倉在余以夜不果閱明日凌晨就道未至紅心倉有英武在山之阜距衛里許左帶鳥雲右映喜陽傳為東平侯故宅有廩四見存者二前為坊者一工未竣事是日宿濠梁即莊子觀濠上魚處也或云莊子何以知魚樂必莊會夢化為魚余曰非也以理揆之則知之矣使魚有知當亦知莊之樂如今城火破池魴魚無尾魚應憂不應樂使莊子復觀之安知不開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濠有障惟四舍廩事一祠一門二廩四廩楚有致門外之為坊一題之曰東南元氣又明日風興調皇陵入鳳陽謁孔子廟遂閱三倉倉俱在鳳凰山陰長春門西馬鞍山之東一倉二倉東西向相對惟本府稍北西向其為廩一倉凡四二倉凡二本府倉凡三其為坊與廩事各一皆以藏富天府風清弊絕濬然無欲等字額之而南北各舊坊一政題其南曰國脉北曰民膏願陽薄庀工多末就亦不如法余欲下所司完訊會本官以正途若求免仍行所司或傍貴以補過自廣武至鳳凰六倉閱畢即發廩取米躬自核其美惡奇贏得狀大第捕治蓋分司之吏政弛弛久矣民苦難入軍苦難出官胥賣命盡在出入間余是以與今分司孫君盡苦清釐云薄暮過皇覺寺寺有高皇帝御書第一山及御

明倫先生年譜

卷之三

五

製文余下車步行數武遂至三寶殿寺僧藏有分司高皇帝御書及勅文欽錄余展謁書觀之而分司設席山椒余力辭不赴然後進分司與郡縣大夫及留守等官與之商出納之則清耗盡之穴省解納之費仍揭示與之正始而鳳凰之九衛所歲有屯糧數萬以肥貪弁猾識奸旗之腹四五年間通至十八萬餘差乎誰為過而問者查係留守催徵一折納一石而亦無應者余乃預撥錢五分折納一石而亦無應者余乃預撥分司金留守官嚴提并識或或或或或或追仍申明叅處之禁而冊留守以無負厥任之令嚴營卸之禁而冊留守以無負厥任飛熊倉倉在衛東南向中為廳事二祠壽毫皆不與衛倉凡三皆隸鳳陽分司而納實不與衛倉凡三皆隸鳳陽分司而納

以報過大柳有一巡簡官卒于任妻孥流離不能歸余與分司施五緡始得完娶去是役也余往還十日寒煥忽變風雨飄忽山精衛之素形勢神奔雖然亦猶愚公之于哉噫中都稱湯沐地自江以北何非陵京拱衛之區乃其民曾無生聚蓋藏之樂田多荒蕪一望如蓬鴻雁集思牛羊求牧是安可不思也桓桓赴赴以食此困庾者倘卒有不虞不知亦可恃以無恐否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是安可弗思也郵政方嚴驛驛稍戢或或有恃片紙漁獵者余亦多為屬禁禁之得無越俎耶○先生欲觀醉翁亭而過滁者三一遇雨兩遇夜遂不果夢遊醉翁亭其記畧曰意者行止之所間亦有天耶昔者孟氏嘗言行止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此特就君子羸得為君子云貧窮富貴生來註定君子羸得為君子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六

立豐邑會置學田

先生門人楊維節以任來學初

往其師方書田謂先生司南更維節心切向
宗主欲擴其學必師事之乃就任應天學
博率諸弟子員施化遠周景濂陳名夏張
一儒計嘉開黃日乾王漢夏時泰鍾奇等
二百餘人從先生學分爲明新格致十二
社復以施化遠爲會長周景濂等爲會副
爲講文二會文會以應天治中爲總提調
以上江二縣爲提調以學博三人爲督會
每月一會優取獎賞先生自捐俸贖供用
講會江北有書程初三日于程明道祠互相
營較江北置學田十五頃以資筆研刻諸
生文一集曰鍾雨簡豐邑學約曰人生樂
事聲色玩好過服皆空且或反結苦趣我
輩要尋真正受用安在夫爾諸士屹屹終
身非學也乎哉然而所學何物所爲學終
何事不過曰取科第做好官多得錢此從

小人枉了一毫而莫取蓋言天也至其論江
風山月則曰是造物之無盡藏吾與子之
所共適似謂風月隨人取足天不可得也
而孰知即山水風月之緣亦不可得也
故曰無亭者又曰何地無山環滁獨名
其爲酒人耶或曰以其爲文忠之傳亦或
有酒人與文人不傳多矣文忠之傳亦或
中知其天楊文貞公稱謂空山無言惟公靜
言正行卓卓當時稟然忠義小人不能使
其身安于朝廷之上名亭之意特寓情焉
耳然則或讀醉翁記山水之樂得之心寓
之酒遂謂公所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亦豈
哉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七

而以博反約以意逆志直與千古聖賢夢
寐晤對視彼舍元龜其孕願所得孰奢至
于理難非斷枝脫贅則諸葉霧散鼓怒浪
趨日難震驚騷于靜樹雖有材士若燕之
行而南其馬馬逾疾而去燕逾遠復申之
曰行衰于寡助友傷于比匪芝室鮑市浸
淫俱化故交不可不慎也爾諸士誦法孔
顏當潛心篤學尋爾真正受用安在必有
嘿嘿先結緣不若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
隣夜光結緣不若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
其國池之玩熱閑中別具冷眼淡靜處獨
有熱腸夫亦愈知學矣是故學也者以言
乎其覺也極西之南有眼人眼五十日始
諸士拈破如味銘密滿口皆甜味予之言
優劣先生辨難甚詳因作質誼董仲舒考

總角舞勺時念頭便差南鍼一錯九澤
迷爾諸士試問從前魁名大物若而人治
鼎若而人顯名厚實若而人其精神結果
憧憧徵逐今安在哉楊子曰或問治已日
治已以仲尼或曰若是仲尼奚寡歟曰率
馬以馴不亦可乎故曰驕驥之馬亦馴之
乘也驕驥之人亦馴之徒也然則爾諸士
奚志乎哉孝德之本也孝弟不致雖有他
善猶玉屑盈車不可琢爲珪璋李成季謂
其猶子曰爾文吾不可琢爲珪璋李成季謂
知耳澹泊寧靜四字可爲良藥龍之潛也
確乎其言焉士篤潛行胡爲乎其陰明日
也昔人稱華榮之言終爲愆石有玉傷其
山而且競攀悅之麗蕩食色之性而且噪
長腰折以公庭爲市無惑乎世俗之日偷
而士自賤也夫士也埋頭書案以經史爲
味以躬行爲服以道德仁義爲倦臥渴飲

曰考漢世儒者最醇莫如董江都仲舒而賈長沙誼以洛陽年少立談痛哭至夜半前席史稱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後世論者或互有軒輊雌黃君子曰士生千古以下論千古以上人物其人苟孤忠矯矯醇學篤論照耀史冊如振衣千仞之上漸亦奇矣或者猶銖銖寸寸毛摘其隱而管議之將三伏而下幾無全士斯亦尚論者之過也班固贊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占之伊管未能遠過爲庸臣害甚可痛悼卽皮目休論誼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華輿服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與蒯竟杜其道出傳湘沉且曰其經濟真命世王佐才也卽子瞻未嘗不曰惜乎賈生王佐之才而不能自用其才然曰非漢文不用生生不能用漢文也又曰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似若深悲賈生之志而咎其不慎所發至謂賈生不能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思噍魚水之歡金肅之臭亦甚難矣而後世遂以爲賈生者必當優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有以自用其才此得無以成敗論人而爲曲學阿世者樹一嚆矢也哉夫君子如雲中白鶴非鵲鴞之類所能羅乎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若誼者亦未可盡非也且誼非不遇也誼議歸農而文帝開籍田誼議立法禁奢而帝躬敦儉朴誼議衆建諸侯而帝分齊于淮南之墟誼患外侮而帝悅悅備邊誼患風俗薄惡而帝務以德化民誼欲體禮大臣而帝自後有罪不下吏近世論者謂帝深納賈生所陳而宣室夜半至使人王自謂不及誼豈不遇惜也其賦鵬鳥弔屈原以死亡之命也夫而王安石嘗有詩云懷

王自陞馬賈傳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若誼者蓋天下才而忠之屬也伸舒一代大儒首以天人三策慰賢良多十而武帝好大喜功舒以正心教化對意頗不合故一策而再再而三視前對不少變焉程子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而陳氏謂舒勉強寧問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至其對易王之言曰仁人者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史稱兩事繫王皆正身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而紫陽謂罷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所未發明者舒之學問涵養出處語默亦可想見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雖伊尹無以加管晏不及也向之子歆乃曰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舒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向之曾孫龔又以歆之言爲然嗚呼孰是可以衡董子矣呂子曰士尚論古之人而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必有穆然想見乎其人之爲世或純以事功繩人遂有謂誼三表五權之爲衡疎立談痛哭之爲用躁而至論舒無以加之乃引外傳和親爲譬此夫矮人觀戲者也君臣遇合之際同心爲國之誼自古及今豈不難哉是皆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綱目論曰文帝最好黃老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而胡翰弔董生之文曰上詭詭以爲得孰好賢如緇衣此其間難言之矣故君子借賈生之志而歎董子之儒效不彰尚論者悲之焉矣或曰卽使誼得君行志恐紛更大過得之較勝孔明之于昭烈失之或反不免王安石之于神宗而董子一代儒者使居伊呂之地卽未遽殷周或必有可觀而君子曰士亦豈

必以事功繩人哉之二子者其孤忠矯修
純學篤論舒于道德近誼于節義近而新
書治策玉杯繁露等書亦皆憂憂乎簪龍
虎之藻湛理道之英論人于三代而下皆
未易輕非之也或曰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出門曲出門紅日高薄暮猶未歸浮雲何
休歇東風吹客衣萬家爭晚炊回烟霧人
目飛鴉遶高樹山曉不知宿狹斜多少年
高樓醉浮白東隣有饑叟空釜對兒泣桃
樹依牆枯柳樹多萎黃獨有老松樹年年
霜抗風

三月太倉告成

工始干辛未九月于壬申三
月落成經營備極苦心用積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十

充之日各倉無不圯之版等事本部院昨
年受事日擊此中各倉如掃憂天有心拯
溺無術幸今千艘漸集一軍宿飽猶如弱
桑餓子方獲七粥而各倉日修葺日
視國事者耶安得日虛日是真無以家事
院之責也等因徹行查作去後隨該本職
會同各差查造圖說文冊并估計修理數
目到院蒙批閱各差所估急修不下數十
金通行修築不下三萬餘金太抵作頭書
攢軍斗等役視修倉為可居之奇貨乘此
查議指一開十希圖冒破仰廳即會同錦
衣等差親詣各倉再行驗實確估又崇臣
憲牌閣送二十七倉圖開俱不合式亦多
浮冒本部院欲設處大修一洗荒陋而復
壯麗之觀若不詳悉於始必將潦草于後
仰廳轉行各監收官務要親詣各倉將一
切門屏牆垣官廳祠廟廩房園基等項應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十一

急修應大修應中修應小修俱當簡明開
冊此一番修後須查官攢作頭匠工某督
工程某包修理必以五年為率凡有損壞
即歸責于匠作分管之原役等因去後續
據錦衣等差復行減估冊稱五差二十七
倉共減估銀七千八百六十五兩零錢三
百八十二兩零錢等因到院復批當此公
一類不與焉等因到院復批當此公
困安得有此金銀供時詎舉廢之用然日
緩高矣復必日廢一日數年之間盡成瓦
蓬蒿矣復必日廢一日數年之間盡成瓦
務督趨仍查營念此工大貴少嚴防冒破上
令督工趨事早竣盛舉復經議委山東司
王事何其侯河南司主事孔元德堪以督
工隨經劉侯委同總巡郎中再行親詣各倉
會同監收官細算查估倘恐不雅本部院
復親自于八月十九等日起躬詣各倉逐
廠磨算手批核定復會同本部堂于九月
初三日呈詳到臣該臣看各官分督造等
因節次呈詳到臣該臣看各官分督造等
澤根本之地積儲係軍兵續命之膏古人
九年餘三三不脫巾者連年屢譚洵此何
日之儲也幸而不脫巾者連年屢譚洵此何
光景也幸而不脫巾者連年屢譚洵此何
貌稱鼓腹而昔苦無米今又苦無倉官解
守候露積泥濕此又無米今又苦無倉官解
者不遇日仰屋曰家徒四壁今併無屋可
仰無四壁可家矣試觀諸倉皆高皇帝
擇建高阜踞風氣結聚之地乃廢牆折棟
一望蓬蒿然殊非治象此又何光景也臣
高日腐心而委估動以數千萬計時請舉
贏無等可謂益舊例各衙門大修例責工
部今南工已矣使本部稍可為力亦當咨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行會修今南計置苦甚于南工是問之本
部已矣臣衙門舊有柴須贖緩席竹等項
備每年小修臣到任清查兩縣報貯不遇
二百金別項透支已過其數而部院總巡
各差人役工食紙劄公費之需皆取于此
猶苦不給是問之臣衙門亦已矣然而臣
之心不敢已也計年餘以來所節清核
贖緩席工米息等項銖積寸累約三千餘
金皆係無礙銀兩臣謂度幾可以了此矣
初徵各監收官估修以三萬有奇報再徵
款臣于是復檄總巡郎中督工主事及監
收官責令一親歷細核計所省已十之
三四復會同本部尚書鄭三俊親閱確
計所省復十之七八臣于是始喜慶幾真
愈領愈肥難實廢一萬一千或實廢三萬
亦難了此臣于是復會同三俊于四年九
月初三日率所屬祭告太倉興工修建太
抵乘天之時相土之利因人之宜鳩材之
用廢者平之冊者補之傾者建之滲漏者
補葺之雖斷無廢瓦竹頭木屑亦皆經臣
與三俊之心目而實不廢正項一錢見今
次第經營落成有期查修間續據水兌差
郎中等官朱葵路進呈稱水兌舊無廠房
本部堂署部院時節省修創建廠房六十間
解戶利賴今本部院節省修創建廠房六十間
官廳增坦已畢但場無廠房合議修建等
因又據江北分司王事沈時亮呈稱應天
橫海等倉俱年久傾圮不堪貯米應請照
江南修建等因臣又看江北諸倉乃先
年所無而創為之者也臣江北諸倉乃先
傾圮而當修葺者也臣江北諸倉乃先
修建而必經臣躬自親閱方可杜冒破而
核實用至于鳳陽分司所管鳳陽英武等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倉亦屬臣衙門督理例于該差席竹內構
節修補合候明旨容臣一併渡江親閱工
程核委修葺俱不計動支正項其勤勞司
官及工程次第統籌刻期竣事另行一併
核叙奏聞夫臣理財無能善病素餐回想
前此光景不啻談虎所幸稍安枕者
皇上之精神所動也北計臣之聲氣協應
也本部計臣與省直撫按同心督核之力
也第臣于深幸之中轉有深慮東南民力
竭矣不有司往借南餉為餘地今根本之
計既不容緩若非賢有可以革耗革例以
意恤民如子而病將有民近日常遇皆以
前秦越將小康臣恐此言一傳中外或復
有餘三餘一之蓄終非長計而病又將
國今臣已預為可儲蓄之地以待有司
不病民上不病國之入若空積存而珠去
七箸設而腹枵亦安用此赤白洪崖之困
乎○是疏在辛未十一月附記于此以見
始事經營之不易云○著南考工記其
序畧曰秦以前天下始一統于京師
制其貢而巳秦以後天下始一統于京師
王者制貢必責其數故山川所產一歸
藻亦稽于土登于版而壤山所產一歸
國治亂豈惟日與瑤現篠簜華毛羽等
辟之人肩背手足與瑤現篠簜華毛羽等
衛按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于是立地官司徒以安擾邦國于是有九
賦九式九貢九兩九法而分土制賦尤詳
于禹貢我朝兩都並建豐鎬實為根本
寢厝于斯漕運扼于斯九萬官軍待命于
斯凡五省會十四郡三州四十二屯則壤
定賦軍國之樞治亂之數于斯焉在松生
其南而冬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厥
惟重哉而後乃漸輕之事自天子所謂我
乃始有截漕軍諱之事自天子所謂我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三

南

四月請罷蕪稅

矣豈惟其便空如洗亦無更數月而稍
 戢期年而定三年而始有兩年有奇之積
 入告我后迺經逾營越十月而工告成所
 經費者皆積省贖費于正項分毫弗損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遷乎其地
 而弗能為良也此天子之靈同事者與
 二司官之力也雖然石有時以泐水有
 時以凝有故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其可乎故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亨而天下治類如此獨一使云然哉繪其
 圖志其勝其類其積其積而一使云然哉繪其
 徽與詩文而金其之益在昔一使云然哉繪其
 象制今始有輪與之觀其象鼎而以觀其
 丁寧論後之人其象蠱變山有言天下財
 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于西
 北而燕京為其樞焉其會戎馬盛于西
 而于按圖攬勝稽事考辭庶幾由秦之法
 而聊週周官之全善通禹貢之意俾肩背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三

手足常惟心腹元首之翼戴無散治亂之
 數亦可預覩而籌也非是故作南考工記
 記工也然而記工非余意也落成工記
 首吐茹迴環劇杞憂雙屢巾脫與易求心
 危此地會環劇杞憂雙屢巾脫與易求心
 箱來眼底猶多杼起斯民出納溝維暫舍
 家事都許腎庭夢裡遊諸司經始尚卿
 竟喜工竣勝補苴費僅三千皆積省
 百萬可輕除天賦生傲骨偏違世自許
 頗憐雙子髮鬢半絲心血盡休令雀鼠
 廬避雙子髮鬢半絲心血盡休令雀鼠
 勝暫傳餐三山寺逐日看倉至午殘多
 瓦官亂竹臺荒遊鳳北寒楓洲冷放魚
 蕭騷意思無人識自解裝琴對水彈
 朱登仕禹之功等十餘人寬減商稅額
 驅逐冗濫員役百餘人寬減商稅額十分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三

圭

之六約法十事作清蕪記請罷蕪稅疏曰
 竊惟今天下所鯁鯁憂不足者財用不足
 人而不知之者也臣獨以為非財用不足
 元氣不固耳于今日有談虎之色而反為
 等時命臣于今日有談虎之色而反為
 民請命而根本自計無此迂學問亦無
 濟然財用說在平糶固之言御馬也即
 氣以食財為命在平糶固之言御馬也即
 人情為食財為命在平糶固之言御馬也即
 南元氣實關于此臣期期知之不可不
 便夫蕪稅與于罷罷而復與之知此稅
 萬金錢不謂中流一壺乃今知此稅之
 亦未常不罷也中流一壺乃今知此稅
 不可不罷也中流一壺乃今知此稅
 家宰以九賦之財再計而決也臣聞周官
 宋范仲淹之說曰國用未減與市之賦而
 若取商張浚之言曰民力盡矣錙銖不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三

獨推貨稍存贏餘可救一時之急故征商
 非古也然君子不諱言九之者所以經國
 抑逐末也今蕪杭淮揚九之者所以經國
 稅然皆有稅之期獨蕪杭淮揚九之者
 港有開放之期獨蕪杭淮揚九之者
 無際既無稅之期獨蕪杭淮揚九之者
 其往來得以意隱見矣其開報得以意
 寡矣其往來得以意隱見矣其開報得以意
 意美惡矣需索者以意隱見矣其開報
 以為可居之貨而為長短矣其開報
 以守風江之貨而為長短矣其開報
 夜大風江之貨而為長短矣其開報
 凡幾客貨凡幾客貨而為長短矣其開報
 怨感傷稅之貨而為長短矣其開報
 不肯背役稅之貨而為長短矣其開報
 情難與慮始黎民易其地使之然也且
 便其情使然黎民易其地使之然也且
 苦心調劑庶幾不重厲民而終不如罷之

便夫非獨商欲罷即民亦欲罷即與論亦
欲罷即臣與見者聞者商議及者亦無不
計之謂其時使之人之心也雖然國家無此
萬如太倉失稊米以三萬而失億萬人心
使億萬人含愁歎恨無以爲生且以燕
天下也且如杭州流則九江稅下流則南
揚州蘇州杭州俱稅又加此稅是稅外稅
也況此稅特自崇禎三年始耳非必不可
已之舊餉也又况此稅初議止漫加二萬
耳非必不可減之額也此臣所謂謂罷之
便也或曰噫何言之易也當此臣已無閒
庚癸頻呼鏑鏑何惜何况三萬臣于此
徘徊反覆無以自解無已臣有三議可借
前籌其一撤去臣部司官已以此稅歸併工
司止稅進口及落地稍減一萬似爲寬一
分民受一分之福然衙役仍終苦多稅額
恐又苦少且恐借不及額以階之厲者猶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故也其二併司官衙役盡行撤去亦不必
歸併工司止下撫按行有司查各貨物行
頭酌量多寡派定包稅畧做南京杭州稅
法與各州縣包稅法亦減去一萬或減去
一萬五千更爲簡便此非臣臆說也今兵
部尚書熊明遇曾爲臣言舊燕湖令程九
萬曾對明遇言燕湖布行等行情願包稅
足二萬額而南工部侍郎徐良彥亦爲臣
言各行戶亦會面陳包稅最便之說明遇
見在長安良彥考滿北行皆問也其三
臣又有至簡便之法謂計臣原止議加二
萬不如一舉罷免併司官衙役俱撤併進
稅包稅俱罷使東南百萬商民脫此苦海
復意將風水渙而大號先渙皇上久含之
而甲拆皆被至仁巽風遐邇屯膏立蘇臣
部願將湖廣布政司借用過臣部額項鹽
鈔銀一十三萬餘兩內除已解過八千有

奇餘一十二萬抵大司農燕稅之數六年
後另行酌議或容臣部催此項額餉加以
鑄息金南增稅存餘者每年補足二萬之
數以此救東南赤子臣願竭力圖之若計
臣曰此新餉難驅罷或仍稅進口作不了
臣財恐東南元氣盡而財用安從出且恐
唯獲此區區元氣而失人心將人清之田
後已上疏求罷未蒙俞允臣今補贖陳
伏望皇上疏求罷未蒙俞允臣今補贖陳
氣紛存多矣奉旨燕關已爲有難行不必
紛紛條議約法十事創爲約法十事簡要
無礙以救商民水火以宣朝廷德意事
得燕關新稅係朝廷不得已而設以助餉
原與南部無干但本部院目擊商民稅外
加稅已極其疏請罷稅未蒙聖恩允罷隨
經裁汰冗役約一百餘人訪拿巨蠹約十
餘人裁去副役約數百餘人關政稍爲清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肅但盤貨之外又論搭載實爲非法除已
查收九江等處稅則爲商民具題仰求聖
明止論梁頭不論貨物一從輕減亦不許
更盤貨物除候題請明旨遵行外所有
切弊及該關行查革以救此一方于水火
此制仰該關行查革以救此一方于水火
搭載及陸行貨物一禁不許抽稅亦不許
多生事端另出小票致令商民作奸亦不
許衙蠹奸偷播弄言捏造惑人心如違本
部一併訪拿依律重究仍一面移文燕湖
縣知會先具不違依准繳查一面移文燕
物見今姑照原定九則丈尺起稅今已具
疏止論梁頭照九江例從輕起稅候明旨
施行一搭載貨物各關原不許起稅今一
禁止出口免稅不許另立小票一稅則丈
務要公平仍具丈尺一副用銅收送部印
各不許衙胥私置及虛報浮數一客商船

請寬南京加稅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到許令自投報單該關親驗發放一不許
利收稅銀擅加火耗一凡大小船隻隨到
隨投即與放行不許勒抑過夜一客船偶
爾遇夜不許泊湖口內不許泊船久占別生
事端一不許開役市棍恣意包攬賣放船
隻及捏造流言別役市棍恣意包攬賣放船
簡要務一體遵行如有故違即行訪拿盡
法究治知而不舉一體問罪即行訪拿盡
請寬南京加稅
為根本之計疏曰查南京督稅分司歲課
約每年報銀四萬五千或六千不等自萬
曆二十一年報銀四萬五千或六千不等
矣崇禎三年六月內始准北客倍加稅額
一萬既而議權增稅三萬解北客倍加稅
題云宣課舊額仍聽南部克餉如有贏餘
明云宣課舊額仍聽南部克餉如有贏餘
照加額解部非取必加一萬也但既奉加
稅之議司官凜凜功令是懼而商民之若
海返為避役之利因貿易之積習終歸窮
黎一身之肉不能分耳聽分目視勢必委
稅等五司不能分耳聽分目視勢必委
但各官俱隸江等三關各大使巡簡等官
解稅鈔分司止司查核不屬分司管轄即
巡者稅鈔分司止司查核不屬分司管轄即
巡者稅鈔分司止司查核不屬分司管轄即
之攬有遊棍之索有轉相相耗則為之窮
者不啻百千矣於是轉相相耗則為之窮
詰凡客船到港便有一種稅頭視為奇貨
什六而商民之困苦且萬億也蓋南都
繁華之地民好奢靡物力匱乏自加稅之
令下而市價日貴一日小民日窮一日至
于擔挑背負零星賸屑無得免者不以此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時沛雨露之澤收鴻雁之心而與小民爭
尺寸之利即使如各關增累數萬尤當為
祖澤寬此一方況所爭止此一萬在國家
視之猶毫髮也除金玉珠翠錦綉等
貨貨本既饒逐末常抑姑仍照舊外其有
雖係細絲而勢不常抑姑仍照舊外其有
城之絲鞋襪而勢不常抑姑仍照舊外其有
梳頂刻絲補堆紗堆紗酒線頂刻絲補堆
絲補口抹絨眉條堆紗酒線頂刻絲補堆
以爲當全免增稅又如綢緞皮貨皮貨
猶皮牛皮狗皮之類臣亦以爲當全免
稅乃有田家器用如犁鋤鋤如木車諸農
器之類又有爲小民口用所必需如米粉
苗醋糟桃杏柿藕之類又有爲窮民所業
而不堪其飲如炒豆豉豆乾土粉渣牛毛
豬毛狗毛雞毛如石磨石碾石杵石柱
如石碾石磨石杵石柱石磨石碾石杵石
又有最細之類如紙劊土盆土鉢磁器
之類又有最細之類如紙劊土盆土鉢磁
皮襪頭髮網巾之類凡此者進城之稅臣
以為新舊之稅可盡免也又出城之稅
稻飯米菽麥大麥黃豆青豆黑豆紅豆
豆蠶豆豌豆小麥零碎米皆小民零買食
用之物與入城之大販不同無論新舊稅
亦可盡免也又如出城之牛馬血紙鞋泥
毛渣紅土鐵渣木筋泥人綿鞋快鞋竹帽
筒及牛毛狗毛驢毛豬毛雞毛雜毛雜皮
類皆至牛毛狗毛驢毛豬毛雞毛雜毛雜
也以上共八十餘項無論新舊稅亦可盡免
體祇見小民微物久騰行其已悉于絲毫
窮困况小民微物久騰行其已悉于絲毫
無定主猾胥最易欺家故前二項當免
增稅後入項當盡免新舊稅於以平日中
之市估安根本之人必議免新舊稅於以
稅與後自無來者臣必議免新舊稅於以
已虧額十之四五今役罷此數十行之新

舊全稅臣未知一年總計所收若干能足
徹底清查嚴論司權使之潔已急公倘有
外協濟上供袍服之需然而臣亦未敢必
其贏餘否也臣又查得向年搜括助工會
報分司美銀一千後遂為例助南兵餉臣
謂司官賢者弟不自肥自有溢額若領之
外復有美將衙役借為口實美之外又復
猶恐各關收稅借口傾銷起解添賠或干
正稅則例之外多收耗羨即同官無染而
巡撫員役難保全無請乞天語申飭各關
俱將收稅則例大刊木榜樹之通衢仍立
石嚴諭不許棍徒包攬不許多收耗羨違
者許人告首或查訪出依律究處庶關役
稍知儆于通商
惠民兩有補矣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三

壬

內監織造額外溢求疏爭不克

職掌南戶部止該辨料銀八百七十二兩
零米五千七百一十三石二斗十年內本
部解過銀七萬四千五百餘兩支過米五
萬七千一百三十餘石皆那借鹽引紙價
兵餉事例西開增稅等銀而內監車天祥
以為分毫未解于是年四月先生奉旨
回奏以為溢額十倍價廉支中有日崇
禎二年據南工咨該監車天祥題稱仰體
皇上儉約對景十節并問有傳送每年止
用一萬有餘連歲進不過三萬之數若然
則十年應節省七萬有奇今工部咨催仍
執三十七萬之說而謂各衙門共欠五萬
二千五百有零蓋十年以前會估之浮數
也昨冬該監車天祥題各衙門尚欠二萬
八千者蓋十年內用過及該監所節省實
用之確數也又曰該監節省之數自應屬

之臣部臣所溢解銀兩俟籌明准作新編
之數遂觸其忌卒以嚴旨催解

五月再乞休致

是月二十四日實歷正三品
俸滿三年給由以病乞休不

名

六月疏再舉劾

舉河南布政賈鴻洙等一十
九員紀錄優擢劾浙江分守

金衢道萬谷春住倖督催劾州縣官朱應
聘劉光祖謝命賞章鳴謙等革職降級督
解完

十二月

時南軍值年節冬殘糧儲貸富宰加息
勅費每糧一石不得五斗據軍士情

願領錢代米咨部會同科道委官折放二
次共節省銀七千五百兩供批主事史繼
烈韓文鏡磨解北戶部奉旨加意核
具見急公○先生於錢糧分毫皆加樽節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三

主

然不務嚴刻而于裕國利民為兩便也二
年共節省銀一萬七千兩皆報解北戶部○
是年先生嘗閉門讀詩讀易日覺有得○
先生每言做司理時頗信無過惟覺好惡
分明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四十七歲在南京

正月疏報鑄息

戶部鼓鑄新舊兩廠舊廠向
來每年獲利二三千金新廠

因罷鑄口就傾圯先生到任日擊南計置
乏借本鼓鑄生息以補鑄漏舊廠崇禎三
年委郎中魏良槐借鳳陽倉光祿太僕并
暫節汰銀二萬九百餘兩一年計還本外
獲利二萬二千三百餘兩崇禎四年又委
郎中李櫛一年獲利二萬三千一百餘兩
新廠崇禎三年委主事何其俠暫借庫銀
二萬兩一年計還本外獲利二萬零四百

兩崇禎四年又委郎中張耀一年獲利二萬一千四百餘兩共獲利入萬七千二百九十兩有奇又疏陳條議以子代母承辦無窮奉旨鼓鑄倍息具見籌畫○初南使置拙脫巾屢呼日夜籌思惟鼓鑄一事不煩加賦而可裕國用遂疏陳欲借本七萬二千或四萬八千可以租辦卒不果行然兩年報利八萬有餘視前每年二三千金之利已增二十倍從此承行利不止數十萬也先生嘗謂財原自裕即鼓鑄一事行之十年不惟南使可裕即北糧亦可代支○在前利歸司官錢小輕薄是時不復敢以驚眼媒利者及轉任弊竇如故報息疏畧曰九府圉法天地自然之利源年來盡為婪官貪胥扼吭而肥其素不然則神奸盜之矣況南計近為增兵之浮餉無補葺惟有載胥及溺而已但兵餉尚置安有錢本即有本而苦銅不至即有銅而又多私有之以暗茲利權也每年報息不過二三千金國家亦安用此漏卮為臣蒿日竭力斗粟必節半鎰必惜所節核清查以補缺額之罅漏者業不敢自愛髮膚矣又實見得鼓鑄一節尤為有全利而無小害于是疏借光祿太僕鳳倉等銀止六千餘耳復暫借庫銀責成督鑄司官俾與利別茲蓋常一食三廢著中夜不寐而汲汲計此也今二年所矣前後委司官四人除暫借庫銀俱照數扣還及所借光祿太僕鳳倉等銀俱歸銀庫已經臣與計臣鄭三俊會查清楚並並利銀工食料價俱各清算不欠外實淨獲利銀八萬七千二百九十二兩有奇俱係在兩廩數目充作買銅鑄本據前後郎中等官魏良樞何其俠李櫛張耀報開又委郎中畢生輝查核相同較之先年二千三百之息不啻二倍餘倍

皆代皇上振飭之靈也若行之十餘年以矣雖然不取必也何也蓋前此非無本也非無人也非無慮也而何以每年止二三千之入今雖獲息八萬七千有奇倘不設法垂之永久恐臣病日甚一日不免一去而將來此息勢或委之亡何有之鄉又安望更生息乎不竭之源哉臣為此而懼懼而思思而為之法合無將此八萬七千之息即作鑄本既不必再借庫本亦不許擅有支銷即庫版事關一體緩急不妨相濟然隨借隨還各無虧額即不得已而動亦須每年一次具本奏報通籌原籍息若干又生息若干或某項支用若干每年一次以省煩瑣督鑄司官務遵明旨以獲息多寡有無釐弊為優劣况臣部又添差司官設法買銅有無競趨被濯而盡力急公者豈人情哉第前苦無本今苦無銅蓋前銅客多販至南京蕪湖就近兌買臣前疏有以一本在鑄以一本買銅然易辦今北工楚無等衙門于荆州等處多開鑄版逐致銅客被截終歲無一客至南者司官買銅各自差役持銀向湖廣貴州雲南陝西等處採買五六個月方一次往返而又有被別鑄局截留不發者所以掣肘束手猶有未盡之利猶病之心也合無今後如有擅截臣部銅鉛查明胥役究治職官恭處然姦僧之私取胥役之夾帶買銅通弊何處無之不可不虛心互禁臣已發印號簿批文于錢廠銅差及刑鑄關隘許令稽查凡臣部買銅銅鉛批文號簿比對相合即刻放行不得留難如有批簿不合及批數少而銅多者即係私販許申明臣衙門究治以杜私販夾帶之弊但不許擅自截留即各鼓鑄衙門以此法核買銅之數杜私

鑄之弊塞假借之端亦未嘗不可行也至
 于南鑄復息比北鑄復息原微益南錢太
 賤而私鑄盛行若不設法疏通禁止將來
 錢法壅遏莫可究詰並祈勅下南京都察
 院及操江衙門轉行五城各撫按嚴行禁
 止私鑄並禁止私錢其官錢須重一錢上
 下者務要每百文抵銀一錢其七八分以
 下之私錢永行禁止或嚴治私鑄不許買
 換或設法買銷俾歸實用毋俾神姦與國
 家爭利權此亦生財大道之一要領也序
 陋巷志曰陋巷之有志也所以規賢也是
 故居以繩之靈之自也圖以貞之標之趨
 也品物章之鐘鼓式之典諡是乎仰之端
 也淑其淵流示殊衆也隆之以代烈節畢
 彰風弗下也綸彩厥錫曲藝呈能表永芳
 也夫如是而天下猶不知所規而序志者
 則奚規哉雖然余規顏氏子之有與者或
 曰自孔顏設歷千餘歲陋巷之學絕于孫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世與未復明焉其謂規與者以茲乎夫學
 以規之者常也顏氏子非文王猶與者也
 然則余奚規蓋顏子王佐才也不幸而早
 世爲孔子不王之兆故曰噫天喪予非止
 悼傳亦以占廢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
 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蓋稷禹尹朱
 佐湯旦尚佐文武天固生之雖易水牛巷
 空桑渭濱必全成而置之至側孔門王佐
 以一顏氏天生焉又喪焉何也或短其年
 以長其子孫耶今其子孫世興起助烈
 各位揮霍赫灼非復陋巷之聲耳而新之
 則樂益洩才益薄而天益不可問矣常觀
 之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六出則
 益五出則損予所以見焉令與者尋其樂
 以養其才以固其天如太史之言今日陋
 巷門牆別能容受云爾學焉而規之又常
 人之見也天下且知之矣是年正月再
 乞改折未行○先是以南直徽州一府廣

德等州縣浙江之金衢紹三府處萬山之
 中地不差米疏請改折三年既允行矣在
 百姓既可稍蘇而樽節餘銀以資鼓鑄國
 與民兩利焉至是以三年期滿再請改
 折五年以崇禎六年至十年止先生爲國
 爲民任事之苦心迫切籌畫當事既不果
 行而至反以爲罪狀今南都數百萬軍兵
 之口碑與海內縉紳士民之公論願可俟
 哉乎
 三乞休致以病三乞
 二月疏陳樽節善後事宜先生三年勞瘁倉
 十五萬南儲稍裕又恐復徂積習爲懲前
 毖後之慮疏陳樽節善後復以固豐芒根木
 呈奉臣憲詳稽倉糧查得錦衣差報堂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存厥米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五十四石零
 見圖在場承新縣米九千九百二十五石
 三斗已投文未進倉臨川縣米一萬八千
 五百三十三石七斗臨安縣米八百一十
 六石一斗復成差報堂存厥米一十四萬
 三千三百二十石零又四門倉該存厥耗
 平米二百一十二石零已進倉未入厥上
 元縣正耗米八百五十二石七斗約虧差
 報堂存厥米二十萬七千六百四十七石
 零府左西倉在船榜候候餉兌放米二百
 九十四石高平差報堂存厥米二十五萬
 七百五十五石零江陰差報堂存厥米一
 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五石零未進倉潛江
 縣米二千九百九十六石八斗以上共報堂
 九十九萬三千五百八十八石八斗零見圖
 在場及已投未進倉米三萬二千五百一
 十八石七斗江北應天龍虎等處倉報堂
 存厥正耗米豆共二十萬九千九百九斗水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兌一差報堂在場米七百一十二石二斗
續上納在場高陽海鹽等縣米二萬二千
五百六十二石零水先二差報堂見判在
販米二千九百三十五石零以上共見判
在場在販米二萬六千二百一十石四升
據此該臣看得南都根本重地止恃此八
十餘萬之歲入以爲命脈天啟之季政事
廢弛蠹蝕既苦內餉外解復苦中斷至于
截漕甘謹連章告急臣我皇上嚴旨
諭屏翰彼時軍糧欠至六七個月軍
屢聞矣後漸改爲糧欠三個月軍
蜚語矣即崇禎三年之秋扣算本色止足
兩月而仍歷兩月方支矣崇禎四五年
始按月支放矣今據見在江南江北倉
房貯米約有一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七
一石七斗有奇而在國儲未入販與陸
續授文告納者約五萬八千七百二十八
石七斗有奇似可備兩年有餘之儲即倉
場官司亦多急公任勞釐革例以故各
屬官解既樂趨事艱難集且有原來糧
米交納餘剩復載以歸者陋例既革米多
精潔視舊時每石不得六七斗實用者
庭矣從此無倦之先勞洗近習之泄
永固萬年之根本仰慰南顧之焦勞不
率舊章無愆無忘足矣抑雖然不敢恃
軍需易動於呼庚幹盤必亨乎後甲
廟之末天下富庶即此中亦尚有數年
積今兵餉漸加支供日浮即從從借窟
中得此百二十五萬餘精亦非易事况此
後出浮於入贏積既難而水旱盜賊何
度有若銖銖寸寸而積者後而不吝不
也慮夫振刷之久或虧耗玩則甄別查
之典歲既舉行而非問復不得陞遷非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語不許給由當信也慮夫歷微之說或
觀望則每年十月開徵限半年內解完
奉明旨業已漸見遵行是即於見徵寓
歷微之意當承遵也慮夫交米陋例既
革去恐久之仍踵舊習則宜爲厲禁於江
南江北各倉承華茶果常例盡者官吏
貪拿問當預杜也慮夫米色精潔軍需
惠恐久之復染揀和則宜永飭監收官
督餉仍不時抽查絕無著爲令也慮夫
積貯稍餘宜防姦究則各倉原有額設
捕官軍今官仍應防而巡邏軍宜每倉
數十名專司巡倉仍責巡捕營官及五
兵馬捕官各分汛地防衛如有疎盜積
輕重泰治當嚴行申飭也至于南計積
別無他用止專供九萬官軍及各內監
匠人役之用收補俱憑冊咨職掌原有
額非臣部所敢越俎臣爲此置度浮
而所望同心以砥逝波者心更苦矣夫
逸惡勞市恩避怨且喜圓通惡極厚情
面薄職業者世情大抵然也而臣獨屹
牽爲此不爲彼即至取怨有司賈思友朋
招謫吏胥雖幸三代之直不狃于有道
紳與輿斷成婦之心之口而力守挈旌
風濤震撼兢兢非人情哉而癡乎哉夫亦
不變臣豈愚忠不忍我皇上獨焦勞於
一片愚忠者皆謂非所以調世而轉後
然愛臣者皆謂非所以調世而轉後
或謂臣謂官本傳舍何苦如此任怨或謂
何必爲百年之計此臣部司官所親語臣
者臣答以天下何事不固傳舍二字一壞
至此荷明日當去須實做今日事苟下
日當去須實做今日事苟下
命臣矣人臣爲國任事安可不計百年
正懼不能耳抑臣謂豐邑根本之地正
長計萬年豈第百年哉獨是心無窮而

請蠲舊逋

詔從之

先生力破積習摘叅提問各官自崇禎三年七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三

天

寬之者以爲之地亦非所以足國也伏乞皇上勅下各省直撫按嚴行各司道州縣確查拖欠臣部天啟六七兩年本折錢糧除已報起程速催解部外其餘未完錢糧如已徵在官或侵或借一併追解完納果係拖欠在民一槩蠲免仍大張告示有司不許指借再行開徵但恩典出自朝廷愚臣未敢擅議如蒙皇上慨允一以信浩蕩之仁一以示用一緩二之意庶有道之長愈篤無疆之慶愈衍而百姓之愛戴愈深未敢之樂輸必易矣

增設清忠廠

北戸部代南戸部進制錢每年四百萬文折筭銅本銀六千八百

兩南邵買銅續解補還援工部銅於金吾
南倉廢地建造木植磚瓦取之養虎倉廢
廠工料俱於各役頂首爐價內取給委四
川司郎中孫世格料理奉旨允行廠名

清忠取潔已任事之義四
月疏上一面委官料理

四月陞南京兵部尚書

機務

賜勅諭

明德先生年譜

堯

履任支需猶是先生舊儲也○疏辭留樞奉旨卿才品貞練實心任事留樞重寄特茲簡畀着卽祇遵成命不必推遜

五月舉劾武

并以屯事舉徐士英等資才擢用劾李成宗蔡逢暘張瓚等

分別降懲

三舉劾方面有司

以南擢舉有司陸錫明等
劾章童兆等二十一員革

降戴罪督催

再辭留樞

不允南樞例一辭先生疏再上畧曰臣遇事認真心血久耗今怔忡

眩暈元氣不足近復加以脾胃病稍勞即情然昏臥夫南樞非臥理地也今日非無事時也兼口直心癡忌者多眈眈伺影萬一債厥固無敢卸罪而負皇上知人之明

則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誤豐芭根本之寄臣罪不愈大哉即如
殿之以臣望輕弗信于友雖臣處心之
則不可不仰對俯質始終乎而于義
然此席心愈弗安夫臣意虞口實而小
是避也哉蓋以用舍固朝廷之公典出
實人臣之大節受恩愈厚愈慮報效之
荷瞻愈重愈懼物望之隆疏上不免議
卓敬疏畧曰在南言南在戶言戶卓敬
戶部左侍郎也職謹詳詳遺乘卓敬字
恭浙江瑞安人也七歲時相工曰此兒
髮殊異必為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
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遺失道得一兒
馬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登洪武二十
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因密奏曰北平
戶部左侍郎建文初敬密奏曰北平
幹之地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
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
則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
日語敬曰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成祖
即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
廣孝曰諸姦臣皆欲殺敬而憐其才
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敬曰不
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持探襲取
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是敬遂
死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廟無經畫
敬死有餘罪神容歎曰變起宗廟無經
族看有餘罪神容歎曰變起宗廟無經
之骨髮而相表奇徵蹈風雨之迷途而
為鄉道夕郎首趨朝儀幕府獨嚴宗
邦計則出納必稽審國勢則幾微先
忠愍所謂賈生策諸王之勢龍錯謀
之安其斯人歟奮成祖續緒之秋亦
致身之日刀環入口吹堯之聲不較
在項非武之義猶申誓不俱生門無
戚祖追惜以為不負其君今南都見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祠專祠夫太祖養士之報成祖嘉忠
之意與三百年人心之天理不死具
在部則敬為先達不忍其孤忠在國
敬為純臣盡可風乎須鈍科臣以忠
冊議良非濫美伏乞勅下該部酌議
尚書周嘉謨之清介有執秉正不阿
侍郎周汝登參政羅汝芳之傳學好
李應昇黃尊素工部郎中萬燦等之
干霄血燐化碧又職鄉先臣戶部尚
張孟男之孤忠體國屹屹闔修刑部
郎呂坤之理學經國屹屹闔修刑部
中贈光祿司卿孟化鯉之清風高節
善俗副使何景明之文學深遠詞足
吏部郎中蘇繼歐之赤心熱腸嫉邪
戶部主事尤時熙山之泰政王以悟
修節古道照人督撫王三善兵備儒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秀之解圍請纓馬革裹屍皆職所
所不知與知之未真者尚多也然其
有列銜尚誤訪問未載者併乞勅部
訪核施行○先生以八股註疏聖道
其篇曰理塵
七月受留樞任
生况感此恩施有不益捐髮膚篤忠
已率屬開誠布公以固東南半壁之
即鬼神當譴臣即清議當唾臣矣素
舞劍馳驅八陣六韜非臣之所能也
毀忌計陷明哲者之所砥礪鋼習而
也血性者臣之所不敢不勉也臣之
告也嘗云上不敢負天子中不敢負
下不敢負所學誓以此心質之幽獨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三

終身勿之有淪焉爾矣告本部土地文畧
 日三疏乞罷不蒙聖鑒矜恤踟躕簡命
 夜傍徨單弱凌夷必擊心傷何以使廢弛
 必飭何以使影冒必清何以使將無習于
 貪何以使士無譚于伍何以使無羅治之
 金而積薪是嘆何以使東南半壁屹然泰
 山之維以爲神京保障此皆惟神明默
 佑之力清職敢不實心任事潔已率屬謝絕
 情面力清積習以仰副聖天子之明命若
 以傳舍視官以私意自恣而且瞻顧情面
 倒置賢否弗進賢是愛以負天子負知己
 負所學惟明神其陰譴之

整飭軍政 南都軍政廢弛月濫驕玩牢不可
 破緩急有事東南半壁所係實鉅
 又以恩義未結法難驟施先生于七月二
 日到部焚香誓神卽以赤心報國題座右
 遂以仕情面革饋遺發良心課實事具疏
 嚴革將官餽送歲時令節不許提督等官

備一茶一果司官交際盡行謝絕
 絕集各將弁先考弓馬技勇次考翰墨取
 定額數遇缺按補指揮夏尚德鑽書求用
 卽當堂焚書戒飭永不叙用○揭示優恤
 軍士十六條指打點使費需索者設法稽
 查盡行禁革每營置大牌每隊置小牌各
 書姓名數目務令旌旗壁壘井然不淆有
 亂伍者細打察哨正法南軍善譚于是無
 一軍譚者嚴華請託疏曰臣惟天下事未
 常不可爲其不可爲者情面也情面而政事
 請託行請託行而僥倖遺盛情面而政事
 弛政事弛而彰彰倒置紀綱凌夷其源皆
 由久沿之積習未破擔當之骨力不堅卽
 日操三尺提綱其後徒免而無耻耳故爲天
 下事者貴提綱而清其源不然則撓波而
 求清也理絲而急紛之將愈結也嗟夫才
 何必借之異代人誰不俱一良心無奈數
 百年醉夢不醒癡痺沉痾之習中下人心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三

牢不可破卽如留都軍政元氣日耗神氣
 不張臣以未學軍旅濫竽茲任受事以來
 憂心如焚矢竭心竭國題以固此根本承
 聖卽以赤心報國題以固此根本承
 情面而革僥倖遺發良心課實事直從醉
 病之人心頂門下錢人謂綱紀粗布良
 漸動而臣獨曰未也年來法紀不明將
 兵驕平日既無恩恤以及軍士安能明
 律而立威望所以待之如驕子譚五兒戲
 莫敢誰何今欲提綱而清其源莫如力
 請託夫請託者何之行也非請託者之能
 而受請託者之何之行也非請託者之能
 龍圖之笑比河清如武侯之吾心如和
 爲人輕重誰得干以私然而不能然者不
 過瞻顧情面惟恐毀言日至或別伏影
 端端功名各節而不得不才不從也請託
 如水之潰而不可砥也才不從也請託
 才彰不必賢才不彰不必不肖事不必
 必責又安望鼓舞忠義出死力以敵王之
 瘋臣初受事卽通行傳諭各將弁必嚴查
 資叙親試才勇核營務從公將弁必嚴查
 前轍以身試法適一弁夏尚德持書臣
 當堂焚書重責戒飭永不叙用矣今已數
 月金無一書爲將弁先容者此後同諸
 臣想無不與臣同心共塞此竇請今將弁
 但以請託來者該司郎說堂永不叙用或
 擇其凌越迫脅者該司郎說堂永不叙用或
 凡將弁之以貪緣進者亦可以意令矣至
 于餽遺之風南都絕少然將弁各有所
 相轄者其以逢迎之疎密盛衰之厚薄爲
 喜怒等次者不盡無也臣部已與二司
 官約各將弁自提督坐營以下歲時雖一
 米一茶一花一果不惟不受亦不許備又
 嚴飭營衛官係相統轄者生辰令節酒食
 禮儀繁行嚴禁違者訪首出以重賞不
 論仍聽科道官不時查訪夫如是凡將弁

明倫先生年譜

卷之三

詩

盡社也

八月

新安芝泉會門人中式韓趙壁王澤弘
胡順忠夏時泰○先生以聲韻之道通乎
至微陰陽開闢一起于易乃究心于是二
十年一宗正韻而字母本于元音作日月
鐸韻凡六十卷自叙曰說者謂韻母同文
入卦畫六書作而渾沌曰死天地之元氣
日薄乎哉蓋天地之不得不開闢渾沌之
不得不文明日月之不得不麗乎天薪火
之不得傳而大人之不得不繼乎天薪火
四方也云爾是故六書之道實與圖書八
卦相表裏非小數也宋司馬氏之言曰備
萬物之體用莫過于字抱泉字之形聲莫
切于韻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與禮樂刑
政之源皆繫于此而宋文憲亦言推十二

明倫先生年譜

卷之三

書

律以合八十四調將大樂之和在是曲是
信之六書非小數昔者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而字肇乎其間矣庖犧氏之畫卦
也其初特一奇一耦以象陰陽二生四四
生八八之而六十四而三百八十四而四
千九百六十六極之百千萬億變化無窮而字
行乎其間矣邵堯夫先生之作經世也
日星其間象平上去入以水火山土石象開
發收閉而以陰陽剛柔相乘因之得一百
一十二得一百五十二得一百六十二得一百
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得一萬六千五百
七十六極之動植之用數通數而字神乎
其間矣神哉乎開物成務以萬民而字神乎
書與義盡之與而廣之其道一也字單出
為聲聲成文為音音員為韻聲叶諸天音
胚諸地叶者為父胚為母在人為牙舌唇
齒喉在天為地之元音為宮商角徵羽牛鐸
鳴而宮聲應奏實奏而金鐵飛陰陽剛柔
之情律呂聲音之變飛走動植之數鬼神
幽明皇帝王霸道德功力之故其道一也
如訓纂說文玉篇字統字林集韻韻略廣
韻皆自成一家迨唐以沈約類譜取士諸
家遂廢而說者曰是知縱有母也又知吳越毛
有七音猶子之不知有母也又知吳越毛
是劉淵之倫各所增省而鮮信從者采司
馬氏作音韻指掌自謂天造神授而說者
曰是知橫有七音不知縱有母也又知吳越毛
鮮兼綜諸家探源會微晦蝕久矣學者既
正韻如日月之中天亦鮮有從者獨斤武
沈韻尺寸不取踰即有疑其非者亦固曰
姑爾爾嗟乎執正之哉且夫五方之人各
異其音各異其承學具楚剌疾燕趙重濁
秦隴去聲為入梁益平聲似去將與其同
者正之乎將與其異者正之乎既已同矣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三

庚

自繼空林甘與溝渠者有饑死路側者有
鵲衣菜色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兼有泥
冠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且加之以
誅求重之而以供應而且責之以兵糧器械
米豆草芟悉索敵賦而盡追數年之求而且
正賦之外又加派焉而盡追數年之求而且
通而外拋荒之補三分之預徵而且連累久
額外拋荒之補三分之預徵而且連累久
而正賦不可減矣派生用一緩二之說然
舊通固難盡獨也獨不曰有荒廢之說然
區金也獨不曰有荒廢之說然
急用也獨不曰有荒廢之說然
歲歲見徵耶額外拋荒實數年之通亦正
理也獨不曰有荒廢之說然
皆實額耶臣所真知者如新安歲荒賦重
民逃強半即拋荒補約年該二千餘
兩內一千四百餘猶有地無人特發豐歡
分完欠者也內七百餘則無其地金無其
人相傳自國初至今未有起徵者也他如
孟縣洛陽等邑多有先年申免免者他如
一且取紙上虛數盡人考成是刻舟之劍
也士民惶懼不得已願義助加派輪納否
內兩年一千四百之通尚不知能輪納否
然其情苦矣其苦不可通矣是竭澤而漁
也項有類焉他邑有類焉是竭澤而漁
徵南畢舊道又下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
無吠犬尚敵催呼之門樹有啼鵲盡酒鞭
朴之血黃埃赤地鄉鄰有斷人煙白骨青
燐之夜常聞鬼哭鄉鄰有斷人煙白骨青
皆荒慘之色欲使窮民之不化而盜不可
得也欲使貧民之不化而盜不可
欲使富之不率而窮民之不化而盜不可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三

庚

得也或謂曰貴河天塹可恃耳頃聞賊已
由瀾池地方水堅渡河矣夫河以北苦兵
河以南苦荒今荒猶故也又苦餉矣餉已
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以餉又苦兵
更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以餉又苦兵
哉民也誰非赤子父母兄弟夫婦男女
監愁苦靡所訴一父母兄弟夫婦男女
池水止有半城新安城低過山守之尤
河盜多已合不葦可渡嵩永襄葉之間
可障多已合不葦可渡嵩永襄葉之間
浸假而攻陷萬一浸假而攻陷萬一
齒寒而浸假萬一浸假而攻陷萬一
窺穴而浸假萬一浸假而攻陷萬一
下事尚忍言哉雖萬不流離而半運可虞
消息何阻不知其兵火未離望風先下
光景何阻不知其兵火未離望風先下
痛哭而嘆已噫矣先是十月間臣差家人
迎養臣父母時歸語臣鄉機荒不覺夢
鄉關惻然動念隨預支俸薪紙劄等銀併
與臣父誥封南京戶部侍郎臣孔璜等
選貢臣維祐臣男廩膳生員臣兆璜等
產捐貲共湊銀六百兩麥糧一百石錢一
百餘千并羊酒等物竊賞軍士賑恤戚里
助修城垣尚不知當此離亂能達否即能
達而尚不足投三軍一簞之醪果窮民
二缶之炊補函谷半丸之泥也夫窮民
背肢骸病而腹心不病者即或病而猶
滋榮衛氣何如哉此非第為一氣固也
下之臣元氣何如哉此非第為一氣固也
東障運道皆然有閣係北拱神京南護
危關周身之命脈而元氣之存亡又關
急賜乙夜之覽俯垂萬里之照勅下該部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三

平

議火連年荒旱地方准免加派預徵暫行停徵以收拾思亂之人心以預遏附賊之口實仍將流離逃亡之民聚集城市鄉村者設處義助周恤賑濟其餘州縣果係大荒暫緩舊逋盡免預徵河南一府既已被兵免再供應河北至額外拋荒補祿查果無地無人自當蠲除煩苛以存子遺至于河北兵馬沿河開闢每月用餉不下六七萬而加兵河南之役更費稔時萬乞勅下再議留餉若干萬以便早奏膚功預弭災癘臣極知緩徵蠲餉留餉之語不達時務殊責宸聽但處此腹心危急之時恐亦不得不然仍乞勅下督撫按諸臣力扼餘寇于黃河水堅之隘無使縱波及占山為巢無從設法解散勢急不妨隨賊所在移駐速圖如新鄭等邑不成城者稍間即設處修

主試南京武闈

先生主武闈以即中俞彥副其事一憑弓馬策論不徇一情一時入數皆技勇之士雖鑽求要道竟斥落不與即武生進學亦不濫收一人

仁孝公至南京

十一月寇渡河南先生念兩同田太夫人倉卒起程十二月抵金陵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四十八歲在南京

再飭軍政

留兵訓練殊少絕無紀律器與人

不相伴兵與將不相習每視操惟排列放砲而已先生乃置隊伍使什長練隊長隊長練總衛相習如臂指乃課武藝實訓練留兵稍為收觀又以江船不堪實用募海船選善水都司楷正行統領防口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三

聖

諫水軍營疏陳提要務實之法曰竊惟南都為高皇帝豐邑舊邦開闢萬年之根本而憂宗周之闕為其將危已也臣久病餘生之象或當食廢箸或中夜傍徨或戴星出入無日不力疾以討軍實而獲勝之惟是且此中積習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經理非一手之足也烈也維時與會開巡視之任有巡視科道內臣二則有巡視總督練新江口奇兵游兵等營以備防閑則有操臣李弘濟文選臣等營以備防閑則有操臣趙世臣等營以備防閑則有操臣臣部節制而專司操練兵馬之責者也天啟時綱弛紐解兵馬誠多子虛營陣或同兒戲頃我皇上聖明神武屢煩慮嚴飭一時內外文武諸臣皆仰揚天威俯真多故罔不留心整頓即前樞臣亦多所鎮定彈壓說者謂今日軍容整肅亦既稍稍改觀足以生旌旄之色壯赫濯之聲矣此孰非我皇上南顧之靈而諸臣同心戮力拮据之力自不可泯臣會逢其適能無沾沾喜然臣所隱憂亦即在此何也臣可更不更于其要與實焉求之也臣桑土之急有不可不為者臣師其意而調難醫軍驕易難不易為者臣亦師其意而調難醫軍驕易難蓋凡臣部之所為嚴門禁謹夜巡明偵探清影月利器械選材勇皆兵之必不可緩者也然而非其要也即各營之鳴金鼓習步伐演戰陣整旌旗齊隊伍皆兵之必不可無者也然而非其要也天下之患莫大乎無統而功過不相御或蒙其情而不相予又或循套而功過不相御或蒙其情而不相予又

兵弗習兵與器弗習用器之人與作器之人弗習也今各將弁之不肖勿論即賢者第以所轄之官孰優劣所練之事孰生熟問然也各軍之影冒勿論即著伍者第曰吾為某衙門差用與夫黎明布陣日高散操足矣問以所習之器所稟之號令茫然也則其要莫先明相制之分鼓忠義之氣申連坐之法自提督而分營而把衛總哨隊長之類皆如身使臂臂使指也皆令相統相銓呼吸必靈最同論毋但如往日之精神妄用止以一走陣一射箭為盡職也而又責成提督坐營等官務要體恤軍士如一家一體之相關切以孝弟忠信鼓其氣每遇閱視擊隊比試以每隊中箭之多寡技藝之生熟定為格隊長教習與把衛總同其賞罰久之官與軍如精神血脉之貫通矣其賞罰之官與軍如精神血脉之貫通矣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者與用器者俱相習也自今編定營壘隊伍以什隸什長以什長隸隊長以隊長隸衛總又通隸于把總坐營永不許告便別窺畫則教演夜則防守旌旗足以相視聲音足以相呼仍提精勇者拔出加賞資免雜差每季大閱會閱外臣部堂司不時委閱擊點擊比有不到數多及生疎散亂者責其隊長與官而不到數多及生疎散亂者伍以中箭武藝通為升降黜革凡材官家丁親丁親兵水陸兵俱非堂選不許擅補非呈堂不許擅差倘有異等之才不妨拔之俸伍之中升之衆人之上至箭把步弓皆定為式不得以意增減若夫器械船隻皆取南京工部令缺者補造皆造作如法臣部亦委司官稽核并委官匠作有冒破不如法者以三尺隨其後臣部近募得海船八隻不論順風逆風往來如飛責令俱照此式製造仍專官教練以求實用總之

五月請開鼓鑄以佐軍需

事官雖當條上而不敢襲浮泛之條陳文告雖難盡廢而要在本精神之鼓動如雨流遇風之舟不得不謹衣御如朽棟遭雨以善其末路亦弗敢顧也但擔重易仆掌孤難拍而流言齟齬何日後有臣惟一以冷面赤心御之倘為之不効當自効禘以爲仰負付托之戒

數修建閱練偶有所費輒苦無措題准鑄局委郎中俞彥司鑄法依南場已故故事錢用馬形以象司馬自先生始二月議鑄五月舉行半年獲利八千五百四十八兩除軍興應支過三千九百二十九兩及交代見銀四千六百餘兩○二十六日以經營積勞有年忽眩暈仆地家人救之越日方甦疏陳生財大道以裕軍實曰兵馬錢糧原屬一體志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蓋財者民命即爲國命留都根本極重地亦形勢極要害地也城守調度實係臣部職掌祠宗廟設立神巡大小江標池浦等營月給自戶部器械給自工部臣部三司錢糧爲數無幾漸就匱窘且久弛又玩之曰糧鼓舞人心厚加賞資爲第一義非武健嚴酷爲勝其任而愉快也又如器械船隻修建閱練犒賞之類皆難膠柱鼓瑟而不爲之所無論帑匱無餘即其餘也而各款項亦未可擅動也臣等雖捐俸設處以竊軍士募水犀收材勇而不可長也且庭卽今淮越之海賊中州之流寇皆逼近何恃而不緩急如正德嘉靖間事號伯無門戶脫有緩急如正德嘉靖間事號伯無門謂鼓鑄一事係生財大道不可不亟圖者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三

其便有四蓋銅鉛產自山澤生無窮不
過稍費採買之力取天地自然之利爲軍
需無盡之供其便一臣昔任戶部試有成
效見今獲利十萬一官不廢一錢其便二經
屬窺言不增一官不廢一錢其便三經
那借勢不可已一官不廢一錢其便四
借之鑄本母去子還其便三各官柴薪易
黃馬快船修造木子應其便四各官柴薪
不至守候無期鼓鑄一行按時即予所
銀糧貯庫漸多其便四或者謂鑄錢係
爲不然今各邊腹督撫就非與兵之官
有額餉又有各邊腹督撫就非與兵之官
另開鑄局又有所屬州縣爲之供億而
疏請手應天府不見存鑄局乎豈非軍
錢糧原屬一體而鼓三軍之士走死地
爲舍金錢別無奇術耶至於其修鑄則
之頂首鑄息不動官幣其鑄本則借動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三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三

上緊料理者爲上如息不出二萬之外而
多延時日者以下考驗總之其大畧以臣
在南戶部已試之法爲準而每遇收鑄出
錢臣部另委一司官盤核臣等或不時親
驗其錢責令五千爲一號秤定斤數每次
置簿秤兌報堂如查出以號低簿委官員
役俱以三尺寬追夫法以繩其不法者耳
非爲賢者律也然而不爲之坊也○
兵部司官最少四司郎中尤爲任事煩
疏請久任責實令歷作轉○南軍大半
中俸二年以上方行遷轉○南軍大半
冒各衙門兼令供役而軍實蕭然先生乃
清查內局衛弁冒濫冗軍八千餘名各
不補仍補缺額操軍五千人餘名各
私役以餘精題准選軍五千人餘名各
居重馭輕之勢分防城內不至大盜公
而不敢肆行保甲城內不至大盜公
不取譁伍旋寇不敢窺江立巡軍條約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三

四疏乞休

疏曰伏念臣出總督糧儲南京戶
義難就列前侍郎臣今職因臣積勞成病
侍疾未至部印空懸臣雖病未敢安也
力疾於客歲七月二日受事感激聖恩
竭愚忠盡謝情面晝夜拮据遂中風寒
足麻木不識時景例冬抄臥理主客者
餘日維時河南有流寇渡河之報賊之
潰如狂風波漸逼盧鳳人心震恐臣雖
病不敢即安也隨力疾即勉出凡審訪機

宜選壯角羅材飭備選銳課實以壯先
聲消窺伺者罔不倍竭苦心力肩勞怨雖
然臣固蒲柳弱質狗馬善病兼以積勞之
後卒瘞之餘人非木石何以堪此于是自
春徂夏或日午未食或夜分未寢或形勞
神疲或火驟發或偶值會閱軍馬而忽然
眩暈欲仆每讀臣父手書責臣忠報國
臣雖病不敢即安也恪遵庭訓不知節勞
心血盡枯愈加怔忡延至五月二十六日
出署遂吐痰兩升許眩暈仆地歷月不
今痰火時發兩手俱麻左臂木強不可
忍步履艱難苦飲食減少身蒸如火延醫
視皆謂病已深重當預防偏枯之患非謝
事靜調必不能愈且每一思臣父母垂白
在堂不獲歸養愈覺病劇益人之病或在
色澤臣之病獨在元氣人之病或在
偶疎臣之病獨在元氣人之病或在
地何等責任而以臥理肩之臣四載于茲
與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與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五乞休致

疏曰該臣六月內具奏為聖恩未
報臣病難痊等事奉 聖旨南

根本重地警時關亟須必引疾陳請該部
知事欽此時臣未起色也越月小愈尚
艱步履忽據各撫咨有課寇東犯白下姑
蘇之謠臣忠憤感泣力疾拮据隨具奏為
臣病實深臣心無已等事奉 聖旨覽
奏知卿遵旨視事留樞重地務着加意振
飭前疏已有旨了所請文武官久任該部
元氣愈虛雖竭蹶視事而稍一過勞即
臥數日方能再起至九月十七日拜表出
三山門復罹風寒愈不能支向時臣苦手
足麻木痰火怔忡頭眩胃脘等症今愈如
甚今背痛臂酸飲食愈減總之元氣弱心
血枯以致外為風邪所乘內為痰火所結
幾有良限列貨之象夫留樞者所稱根本
重任而運籌決勝之計者也臣生平實無
他長而于軍旅尤其所短且經年臥病其
不能勝任而愉快亦明矣我 皇上方勵
精堯舜之治臯夔布列師濟濟即草野
閑物尚思擢于光明豈身受知遇之恩濫
竽喉舌之列葵藿向日敢或後人無如其
病日深一日職日曠一日心雖無已而力
莫之勝豈非天哉日曠一日心雖無已而力
流冠馳驅豈非天哉日曠一日心雖無已而力
正臣知止足避賢路之日也矧臣與臣父
母相依為命臣父母年皆望七近日臣子
寄臣家報內云臣父母年皆望七近日臣子
不覺五內如割前病愈劇我 皇上以孝
治天下如刑部尚書胡應龍召南京工部尚
書靳于中皆不難立允歸養臣之至情與
兩臣同而善病臍職自知尤審懇祈我
皇上憐臣積勞久病思親愈劇一字一淚
非敢假托恩乞回籍侍養倘不即溫焉朝
露願舞絲衣以展孝思
更歌擊壤以效華祝矣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春數逼鳳陽有垂涎維揚姑蘇之

謹操江馬鳴世咨稱流寇在南陽等處大
兵追躡其後奸細共稱走金陵達姑蘇東
南一時震動南軍人萬不過包荒言耳先
生汰浮清冗盡歸操練僅操軍四萬有奇
除夜巡守門及外衛班軍充數外止實操
新江六千池浦六千可供城守固本之用
者僅操軍一萬人十有奇耳兵部水陸兵
約四千與操江專管奇兵新募等營約三
千護陵防江及有事城外扎營而城內城
外江南江北分佈寥濶一時震隣百事提
矜先生力爲籌畫固本消弭設處火藥五
萬斤硝黃二十五萬斤城梁設法蓮石二
百四十萬塊又勅偵探嚴門禁中保甲補
缺伍嚴選練振先聲以保甲責伍城以緝
盜責提督以巡防責司官營官力振積頑
王思患豫防疏畧曰或謂賊皆烏合鼠竊

卷之三

何足深患嗟乎無論蟄穴潰堤燕响焚棟
尚多隱憂卽追逐之餘潰而趨暇亦有獸
攫鳥啄之慮矧海寇揚波饑民伏莽焚掘
思亂近在肘腋而江北屢年荒旱蝗蝻
蟲食苗殆盡至于妖鳥兔足而害稼異鼠
結聚而渡江尤屬異變以此思患恐言
哉臣嘗恭惟我皇上留神南顧之意卽
繹明綸俯揆時勢乃知賊無定向食盡則
徙饑猾之附水陸之衝何處無之萬一承
天黃州震都則安慶急如賊蔓南陽通光
信則廬鳳急倘造舟作筏果確或乘撤兵
伺巖狂騁則南都沿江皆急夫防廬鳳護
兩陵淮撫楊一鵬事也防江及安慶上下
一帶則操江與應撫相表裏也諸臣壯猶
詰戎自當仰副宸慮或謂賊勢乖弼萬不
至東越一步總督亦萬不至容賊東越一
步臣獨謂寧備而不來勿來而弗備臣與
淮應各撫約無事當各嚴汛地有事當互

卷之三

尚苦不足卽尚有臣部水陸兵約四千與操江專管奇兵新遊等營約三千皆以護陵京防江及有事城外扎營爲重蓋通籌南都軍兵止此而城內城外江南江北延袤寥廓分佈之如晨星也乃其影借差占又百餘年痼癖近同諸臣清剔稍稍實壘而荷戈矣卽水陸兵在昔原募壯勇後未免難以喇惰而南方風氣脆弱未經戰陣臣已嚴飭提督坐營揚應端朱起明陞超等訓練精簡以備一臂之用更飭此後有缺必職方精選堂驗方補務使一兵有一兵之用至于各營操軍缺伍臣已題准戶兵科逐月會選速補者益當伍軍也若各營選鋒及標營兵必年終會汰會選此舊例也固不容廢但有缺必待年終始補則缺伍不實多矣當此多事宜破格奎如有缺卽令提督參將或職方遴選精壯呈部查補仍移科知會務要實用乞著爲令若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三

辛

夫城內五方雜處奸宄訛言尤易煽搖則
力行保甲嚴緝首舉之法責在五城印牌
官費應宿等嚴更傳緝分汛緝盜責在提
督王文烈等然尤以緝拿訛言體查奸細
為第一義而內城十有三門延巨僻遠防
守易懈嚴更鼓練火器時啟開議非常責
在司官史繼任營官王國重等議者謂就
門巡緝盜查奸壯健機警充為選鋒俾晝夜
分汛緝盜查奸壯健機警充為選鋒俾晝夜
示鼓舞容臣議定另行題報此明旨所謂
選練整頓重當豫也抑臣聞舉大木者與
邪許前後互應而當此中外多故羽書旁
午正如同舟遇風積薪厝火及今不圖後
將有不測之虞矣即如城守調遣偵防裒
益糧餉及器械船隻火器承甲項等項無一
事不經數衙門無一費不仰咨于戶工兩
部南都積弛日久中乾外竭整頓良難宜
何如破格徵備濟此屯蹇斷不至貽臣部
以孤掌之拍無米之炊也臣與諸臣腐心
計之不暇不敢先事言之所藉同舟共濟
火相戒者豈淺哉至于內府備用城守器
械甚多但朽鈍缺稍一修整磨拭儘可
足用當此匱乏多警之日各衙門當預行
整拭堪用所俾多矣所當一併移會內外
守備戶工等衙門料理者也總之為陵京
網終萬全之計不可不豫也天下事有見
為未必然而發於或然猝然之變遂嗟何
及者不可不思也我皇上宸衷焦勞臣
寢食靡寧瞻依倍切東南之事願無更煩
皇上南顧之憂而臣誓與諸臣願以共效
東也願曲突徙薪
以共防未然也

六乞休致

先生在南廬南樞疏五上求罷不
化至此積勞病深適以親恙驚聞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三

壬

益為力辭不允乃卒為當事者擠井下石
以他事去然數月為仁孝公親侍湯藥以
全天性之孝豈人力哉疏曰頃接邸報該
臣維祺具奏為籌糧才疎思親病劇再懇
聖恩俯允回籍侍養事于本月初十日奉
旨卿才望素著留樞正借鑒飭着即出視
事不必以私情引陳吏部知道欽此臣感
激如天悚慄無地何敢復有引陳惟是竭
忠致身者人臣之義也左右敢無方者
人子之至情也占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
門是以陟岵陟屺每壁靡盬之懷伊尹
為父于戀棧之報寧有忍焉經傳之子甘
接臣父手書內云因脾受濕熱而身俱黃
色在家用藥過未見效又云此時不能驟
清濕熱去黃色臣子兆璜寄家報云醫診
臣父脈有結止或二三至或四五至謂氣
血兩虛脾胃濕熱而目身體俱黃色恐開
春病發甚切惶慮又延醫黃承昌等診見
云目與面俱黃飲食減少不生肌肉小遺
亦澁頻短有時煩渴怔忡不寧心內燥熱
益濕熱蘊積于脾胃之間久鬱不舒炎于
上則面目黃停于中則脾土濕浸于下則
小遺赤今脈亦結滯不勻亦復不見和緩
至濕熱特勝致傷元氣恐春月肝易動脾
易損生化之源不旺熱鬱相蒸諸症由此
而生又寄脈症藥方一紙內云六脈滯結
心脾火結不能下通水道如亢陽不雨之
象脾土鬱滯不能養金遂發黃色熱在氣
分津液耗損又云將息調理但立春後不
難貴速效等語臣又細詢家僕云臣父委
實日黃肌瘦面黃帶黧病勢已成憶臣子
前寄報止云臣父年老病脾數年而巳今
家報又甚于前而僕言又甚于家報臣聞
之方寸亂矣不覺涕泗交頤寢食幾廢矣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三

聖

別臣年來抱病全無起色何手足麻木今
兼身背俱痛矣向痰火眩脹今兼脾胃虛
損矣且元氣已耗心血盡枯向猶能坐至
夜分呻吟書史今晝亦伏牀褥矣向猶能
披閱文牘手不停批今但草一微閱一牘
即連臥數日不能起矣今但草一微閱一牘
季臣隱居十年與臣父母相依爲命日侍
膝下不求聞達自皇上御極徵召兩廣
印臣不肖亦蒙環召游歷今職兵食兩
如理亂絲心亦交瘁如耕石田乞今身病
已極毫無寸補出山七年定省之曠久矣
情深戲絲徒抱老萊之心日望飛雲每
狄梁之波臣聞古之孝子遇父母疾親嘗
湯藥木不解帶至情所結齧指心勸臣昔
在里臣父甚善飯即稍違和臣親侍藥旋
霍然病已今臣遠在三千里外而懸父病
于醫人之主七臣心所謂惻然痛而病日
積也嗟夫世風之下也非一日矣我皇

清察留樞隱匿錢糧

清察出工料分司積書
陳天翥沈士龍等侵欺

上方孝治天下以廉退礪世磨鈍不難解
疏廣之組遂李密之請以風孝德以悅富
貴浸淫之習孝經有云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之行莫大于孝又曰父子之養者道天性也
古人之行莫大于孝又曰父子之養者道天性也
情蓋其天性然也況于臣之善病而宜知
止足者乎敢昧死瀝血積誠籲天不遑將
父度日如歲伏懇我皇上俯允微臣休
致歸侍臣父湯藥幸憐皇上帝之依臣久
雀環于世世倘謂計期伊邇臣之罪戾久
積職業多曠亦惟懇我皇上將臣罷斥
以爲黜幽鳴矢則臣父子感戴聖恩摯
祝釐當與天覆地載俱無窮而豐邑重地
之樞務亦庶幾勿爲方寸已亂久病曠
者誤恨本幸甚微臣幸甚
官坐營陸超會發罕問

衡陽縣解到工料銀三千八百九十兩侵
欺宣城等縣銀四千餘兩又清察出涇縣
南陵湘潭咸寧侵欺銀三千五百餘兩具
題奏分別追贖進配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三

聖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受業門人

施化遠 周景濂
袁應參 姚賡唐
黃基昌 李毓楠
石岳 陳容
孟瑀 郭希銓編次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四十九歲在南京

正月孝經本義成

猶口誦一遍謂孔子之要潛心二十餘年夜臥
磨辛未註疏本義至是告成又箋訂安得竟
圖說○本義略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
孝經孔子之教書也皆天子之事也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上下無怨天
下和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又曰有天下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國家者不可不知孝經大義而理約於次年作孝
經本義序曰孝經繼春秋而治天下之大經也
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也
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是以傳之
舜以是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文傳之
是為何物程子曰湯武有言是傳之
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事孝經非孔子之
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而天地
之性也性之德有而仁在其中父之有
而仁也性之德有而仁在其中父之有
原仁哉孝乎天不得無以行帝王不得無
以為義人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
治天下國家者無以爲之時雍本于親睦
孝之風動天下之克諧以三代之聖王莫
孝為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
經以傳曾子意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
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木不可一日不
於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
子以述傳於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
火於秦紛于漢唐偽于宋元承學即石
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承學即石
知不然亦祇于家庭問視之一節求之而
經大本遂使本旨大義愈不明于天下
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
邪惡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天子躬行
此道即堯舜之時雍輔之以教諸侯大
人即堯舜之時雍輔之以教諸侯大
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故孔
子自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
秋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化於下由是大義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肩乎富強何繁乎刑名何憂乎邪慝禍亂明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學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世而本矣元日本義成箋次大全恭紀四道我后崇禎之八載春正月歲之元風微日澹寒雲薄地義大經孝道尊錄閣老黎存澹問真傳不得言自從堯舜至於今談道紛紛衆若林誰識孝為天地性吾因經見孔曾心神明四海其源遠流廣三言厥旨深却是見前平易事多人踏破鐵鞋尋諸儒言孝在承歡曾作明王德教看泗水應遺周禮樂期門猶想漢衣冠三千餘載真宗孤五百年廢學官天子方思興至理獨無孤柱可迴瀾日來連上侍親書陶徑全荒萊絲虛北斗孤懸黃玉幻西山遙望白雲疎爭言魯壁藏蝌蚪耻撥秦灰問蠹魚此意與人談不得橫經春在五辛餘

寇陷鳳陽發兵追勦退之

十八日即發兵一千過江二十日又發兵二千牌至廣武衛賊見牌西遁仍追勦至安慶○疏糾提督趙世臣庸懦不前察死難將領袁瑞徵等十員題請贈卹○合勦流寇南有楚鄖北有豫西有秦皆提勁兵夾攻南方風氣柔弱惟東南一面稍虛先勦以東護陵運截賊奔潰○流賊聞江上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布置謹嚴布散流言欲剪其所忌城內奸宄之徒互相煽惑欲圖竊發搶掠進香數千形迹可疑提督職方失色報變遂點親丁數百及操兵分駐監口大書白牌逐之惟防禦隘口謹嚴城守搜拏奸細晝夜調度目不交睫者數旬而都城安瀾○疏陳南都四重四危四難曰臣觀今天下腹心肩背無一處不岌岌稱亂特有東南根本之地江波晏然忽流寇奔突驟如風雨前波固在後濤更猛以七八年所不能結之局驟而合力東窺難以下手乃天時人事憂者非憂流寇一不堪痛哭流涕何者臣所事者而非憂流寇也憂無有肯為皇上任事者而任事之基難也蓋總論南都之勢有四重焉其危亦四其難亦四明乎此而後可與言補救也何為四重國之大事莫重於動輒嘯聚高寶類徐之閒無處莫安知無不逞之徒為賊前驅乎以此思危危可知矣矣危者而何以使之安也何謂四難流寇之在楚在豫在宿徐盧安者謀稱八十萬雖未盡確然無地無城且皆以東窺為志賊勢之急如此而南都城視京師倍十之六城內更復曠闊軍兵額設最少且弱孝陵在內城之外尤當防護是捍衛之難也南都去天遠法紀久弛人心玩愒又且衙門頽頽事牽制是振飭之難也自教化不行紀綱不振上下名分倒置往往小加大下犯上且五方雜處奸宄叢伏是消弭之難也又風俗薄惡人情日澆稍一任事浮言四起即如流寇一事何如倡優而猶有造為流言謂不遇土賊數百以解軍機者甚之伏機設阱煽惑人心忌成樂祖陵皇陵在其北較他省關係萬倍南我國家以南都為根本根本搖則枝葉難固我國家以漕運為命脉今日吳越揚淮

山左皆漕運之孔道也漕運阻則神京坐
困至東南財賦之區賊所覬覦近亦水災
頻見民力困竭以此思重前可矣重者
而何可胎之輕何謂四危前正月一日江
北歸德皆雷去年十二月五日南都大雷
震電至干妖鳥殘妖蛇食稻妖鼠渡江
豈可盡謂天道遠乎江南北諸郡早魃為虐
粒米不登父兄弟離失次即無流賊
亦慮揭竿况如陽播虐亂民不而足特未
盡動耳如鳳陽播虐亂民不而足特未
良事可悲也至於江南江北所在大盜出是
任事之難也難者而何以規之使易也夫
以南都之重如此而危與難又如此臣書
生也生平不立不善諸世五年以來嘔盡
心血臣亦矢忠孤不為搖動然天下議流
以擊臣之肘臣欲敗之不為搖動然天下
當局者况臣病勢支離兼以夜不交曉手
不能批而父病未愈至情迫切方寸甚亂
然以賊勢孔棘力疾料理二十餘日幾無
生理所幸南都內外鎮定而賊已西遁六
百里外各撫夾勦必有成效臣實病留
實不能為地一時與言及此不寒而栗
一日必誤重地一日此臣所為五年勞
薪料理調度力舉東南皇恩念臣五年勞
任以謝恩者然臣一腔心事不能盡職若
賜罷斥恐臣一腔心事不能盡職若
從此天下臣一腔心事不能盡職若
事者入實耽耽必不容臣非臣當此
求弛也謹瀝血自効伏祈聖鑒
立賜恩斥臣曷任戰慄待命之至

遵例自陳

二月大計致仕尋革職

先生在南廨南樞兵
食兩事一肩承擔矣

明倫先生年譜

卷之四

五

明倫先生年譜

卷之四

六

忠報國盡謝情面權貴久已銜之時陷
陽報在正月十七日方議發兵渡江而
八日吏部堂題即刊刻總鎮楊芳擁兵
葵菲影射次日遂發所糾南戶部某其
南科道糾疏已發所糾南戶部某其
事蹟俱傳播小報發賣忌者與二三腹
連夜襲衣步行者執題要挾仕道中
有涕出而從之者疏上命致仕尋以
糾拾革職回籍時陰雨狂風山川昏
餘持不解香涕泣而別葉香稍霽民
各日不滅香涕泣而別葉香稍霽民
地是我根高皇帝陵文曰嗚呼維茲
國家之根本財賦之所出漕運之所
年來南使如洗漕截軍飢憂在食南
屬虛冒半歸差占盜劫公行騙軍屢
之臣即愚皇差占盜劫公行騙軍屢
在兵我皇差占盜劫公行騙軍屢
不知以孤踪綿力認真做事必任怨
無以善末路然臣嘗謂古之忠臣視
如家事當此國家多故安危共之即
自無赫赫可喜之功而曲突徙薪所
雖終受癡忠之累自臣受事至今凡
多終受癡忠之累自臣受事至今凡
沙終受癡忠之累自臣受事至今凡
無日不騰謗流血竭四體以消隱憂
而人之所以謗訛以掣臣用臣皆屹
臣之所當去而罪之愈出愈奇夫然
舍之空帑而臣實任之凡改折糾察
別茲儲備節省皆任之凡改折糾察
影占冒濫而臣實任之凡改折糾察
節米以至請託不行餽遺盡革嚴治
衙蠹皆罪也又如清補軍之格以省
精才備用戮防守之實壯臂格套廣
憐才備用戮防守之實壯臂格套廣

切盜鎮驕軍皆罪也即如賊自假扮進香
陷鳳陽後勢如破竹一日職方五鼓謁臣
云楊提督言城中進香數千甚可疑又及
詭言煩與奸棍竊發之狀遂密遣將官微
服體察更點標下兵丁數百布防隘口即
大書白牌驅逐進香併彈壓茲棍眾皆謂
臣定變而或誘發兵十八日即先發一半渡
江待糧此臺賊黃昌親見也二十日糧出
全發渡江扼賊至順武見牌地由山發
塘西掠則兵部差官侯爵親見南兵部發
兵三千二百日過江勦賊賊遂逼廬州入
安慶已發兵部題奉御覽眾皆謂臣伐謀
而或誘發兵部題奉御覽眾皆謂臣伐謀
月之糧臣盡謝情面力砥頹波如徽紹金
衢折米二十五萬在民每年可省二十餘
萬在南便兩數年已節省三十餘萬於國計
民情兩便兩次折放俱係南計堂司經手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且節省數萬解抵北餉俱有疏奉褒綸其
他錫銖節搜存元氣二年之用南便遂
積功一百五十餘萬可足三年之用南便
臣功在社稷根本而或誘發兵部題奉御
放軍糧矣即如近日南文作米一石放軍
二月以錢五百二十文作米一石放軍時
石米值至九百二十文軍有煩言遍貼匿
帖與臣部何與臣密集特官默加消彌
衆皆謂臣部何與臣密集特官默加消彌
部諷為臣部何與臣密集特官默加消彌
激愚軍今南中一論豈不昭昭哉又挑
南軍至騎無一年不十餘誰者自臣受事
申嚴法令一軍肅然衆皆謂臣旌壘改觀
而或誘發兵部題奉御覽眾皆謂臣伐謀
使侯伯科道共事豈有大閱何事矧與內
一言者乎至於江上戰船城內防丁及一
一切預備火藥硝磺聘取將才咨訪泰軍無
一不可對天日而質清議若夫南中司屬

將領之餽遺自臣題革衆皆謂清嚴大過
而或誘發兵部題奉御覽眾皆謂臣伐謀
戶節搜數百萬充南餉節省數萬抵北餉
獲一鑄息十萬一存南餉節省數萬抵北餉
北一鑄息十萬一存南餉節省數萬抵北餉
也惟是臣督儲賢不肖皆無容上下其手
金臣任內節督儲賢不肖皆無容上下其手
三千五百修倉以五千五百修倉以五千
千餘置學田一千五百修倉以五千五百
仍存五千一百金交代下千五百修倉以
分毫充交夫此一金交代下千五百修倉
囊橐之臣豈獨愚棄一俗不為貪取以半
賢之臣豈獨愚棄一俗不為貪取以半
論之臣豈獨愚棄一俗不為貪取以半
知一介之嚴昭昭哉變易黑以共聞之事
臣罪也嗚呼臣以久病餘生手口卒堵當
其外有強寇內伏姦宄而南北交構以怨
報德挑間機阱靡所不至臣直挺身碎心
消霧杜萌株不自意其有今日幸陵園
宗廟江干內地晏然無虞今已仰遵明旨
交代新樞臣范景文料理五年兵食之危
擔半生砥礪之孤忠上帝在天之鑒與不
衾影仰恃有孤忠上帝在天之鑒與不
上特達之知俯恃有孤忠上帝在天之鑒
卒成歸之之心口嗟嗟腐鼠有能嚇人浮
華終歸泡影臣又何尤惟是使臣踴躍去
而天下後世之實心任事者以臣為前車
俾我皇上去孤臣立國事日壞則臣之所
痛也去國孤臣立國事日壞則臣之所
願願惟有遙戴紅日歸依白雲而己○舟
泊燕子磯告關聖文曰先是崇禎庚午四
月上以子南庚告關聖文曰先是崇禎庚
常寺卿呂子維祺督南儲院提督四譯館太
差滿里居代庖三載積糧一百五十餘萬

修倉助餉仍餘五千一百餘金俱交代下
生講性命之學兼課藝之業置江北學田
一萬五千畝有奇固在也設處置火藥
五萬兩黃二五萬城上運石二百四十
然無虞固在也今城內先生上孝陵宗廟晏
才能直此一片丹赤不忍聽之非有他
禱亦非有他罪戾直此一生迂而不合時
宜不聯黨羽不善涉世不識宦食不狗權
要在之靈衷而巳嗚呼先生聽之食不狗權
有都前紳平生之知已固皆在也昔寇遍
南都前紳平生之知已固皆在也昔寇遍
光榮如數萬姓從先生下神兵滿山燈
以爲南兵至矣即由藕塘西道廬安乃知
先生之精忠大義千秋不死固長在也嗚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士

呼先生聽之道之行廢命也人之使尼天
教子課士真樂也程風邵窩順侍藥微孝也
韻也無愧死無作何怨何尤天日亘古長明
人終難出而圖吾苟有誦讀于君或負明
行矣于軍民負于生誦讀于君或負明
友負于軍民負于生誦讀于君或負明
地先生聰明正疏略而一其將沈諸江淮重
河之濤○解任疏略而一其將沈諸江淮重
臣亦豈別有求多之疾曠安一日之臣之去
耳幸臣免一日之疾曠安一日之臣之去
侍一日之救水皆言者之大臣報國心且愧
且感一切付之無辨又曰臣報國心且愧
身智短言之者成臣惟大責臣其正臣不
敢以不知臣足信友未能用文之後相去
不潔其名身既隱矣焉能用文之後相去
知者戒勿上恐益中當事之忌遂止

五月歸洛陽 仁孝公因避寇亂病臥洛城先
公營宅于洛歸里口占人見洛陽司馬還
爭傳紫氣落兩關連年水旱郊村冷舊日
親朋鬢髮班班握手共兵火淚傷心誰念
輓輸艱幸吾茅屋猶存十畝蓮花潤水
環憶出深山已七年矣隨處佛時賢老
將頹頹爾來孤柱其奈爾來爾來爾來
松猶宛爾爾來爾來爾來爾來爾來
夫婦應誰恥才薄天教彼放全
八月仁孝公卒 侍仁孝公湯藥夜不解帶八月十六日嘗
仁孝公卒一遵禮制不作佛事不飲酒茹
棺歛喪事弟遵禮制不作佛事不飲酒茹
延賓率子弟喪于柩側不宿內不飲酒茹
輦○先生居喪讀文公家禮準酌古今恭
論其義有訂証家禮稿○先生數夜則聚
較其義有訂証家禮稿○先生數夜則聚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士

瞿然病作諸子姪以先生年高善病請少
進肉食乃許用肉汁然一再進則愁然不
樂旋命
撤去

十月長子兆璜舉明經 是年上以督學爲考
司提調分房易書悉如鄉闈舊典拔貢九
十八人先生長子兆璜以書經取中三十
二名
後改今名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五十歲在洛陽

二月歸葬仁孝公於新安 先是孟太夫人墓
先生方六歲以仁孝公例有特恩祭葬局
而稍監啓贖合葬痛哭仆地日母棄兒已
四十餘年矣合葬玉屏新塋去縣南三里
馮恭定少墟先生稱仁孝公僕直有古君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五十一歲在洛陽

子風而仁孝公自謂
授以百里不難臥治
人月豐邑門人中式應天四人計嘉聞王滿
讀書要微源本讀書時不徒多源本透徹凡事到手
分發不開讀書亦不徒多源本透徹凡事到手
而前惟認源頭故覺不司理費力○每元日到
冬至及朔望日率子弟肅興恭拜○每元日到
拜兄弟二拜家人以次叩頭肅然為敬○四
安邑理學曹自梁先生作誄辭以哀之○
乙亥崇禎九年是為丙子居洛陽開御
史大夫安邑曹自梁先生卒○子居洛陽開御
為忘年交最久且深以束帛絮酒哭而誄
之日嗟乎九原安可作也○江邑酒哭而誄
中天斯文未喪識大雅賢百年接踵千里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四 三

立伊洛會

先生慮伊洛久湮聖學不明以
紹周石岳川乃實李統南張鑑衡楊士英劉
吳治平劉介徐琦等來學五十餘人作伊
洛社講學於程明道祠以初二十為期
又以前三十七為文會諸子曰伊洛學
業初非兩事從遊漸眾至二百餘人伊洛
會約序曰學何為者孟子曰存心養性
學孔子此學字之義也孟子曰存心養性
誰非學孔子此學字之義也孟子曰存心
不知學猶可誘之無其所以學之者非也
不知學猶可誘之無其所以學之者非也
實矣嗟乎既為父兄者過也彼不學與
為人讀孔子書乃竟昏然與不學同至
為不學孔子實豈不痛哉所以吾曹今日
見得孔子是生一成聖人實是學成聖人
易至簡至精至一立志要學孔子全不為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四

古

博好名色拾舊套數然而才說學孔子人
未免汗流沾背不敢承任我伊洛程明道
程伊川邵堯夫司馬君實曹月川尤西川
孟雲浦諸先生非我輩人乎不敢學孔子
亦不敢學諸先生非我輩人乎不敢學孔
生亦不敢學諸先生非我輩人乎不敢學
而後先生欲自為人耶必為孔子與諸先
與諸先生何為簡易此心而後可以為孔
與諸先生何為簡易此心而後可以為孔
與諸先生何為簡易此心而後可以為孔
意而此心即此理即此心即此理即此心
念放而此理即此心即此理即此心即此
成就所以朋友講習如鏡本光明只為塵
昏垢所以朋友講習如鏡本光明只為塵
故吾曹立志要學孔子要從諸先生做起
學孔子事習不妄習講不空講實實躬行

實實向此心此理証悟方是真學問若夫
言之而未必行行之而未必實或不求諸
心與理之安而皆無益于學者也須從
此一刀兩斷做箇男子無負天地父母生
我無一場此志一定如盤針司南九澤長途
可無迷謬而可乎謹折衷舊約為若干條願
諸友率而行之由是而之焉而體認之而
諸先生者即在此矣雖然程子云不能存
謂諸弟子曰人不論科第能自卓然便是
聖賢也兩傍乃經濟之梯譬如人要北
逸耳○先生因論性而引言天地之性人
為貴遂詳言聖人可學而至及王陽明精
街皆聖人之說總為天地合德故人以成
形而理即賦焉原與天地合德故人以成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四

河以作聖以人原本天地之氣也比如江
水則死魚皆得之江河之水所以能生若離
氣所不到之處則死當受胎時本於父母
之氣即天地之氣此氣及分魄時落地一吸便
已接天地之氣此氣正所謂至大至剛貫
金石徹靈蠢無物不透入無處不充周人
若養得這箇氣而物之本質原與吾同必造
動植而不知人而物之靈又曰學問必造
到一分始見得一分比之吾曾登泰山觀
日出俯視羣山有如堆土及烟霧雲雨統
于山脚而其上清翠峭嵐自若今以此語
人必不學問之謂學乎學之不可不講是吾
信其然也非謂講學如見得一路山頭承
斷非學之當講乎若實見得一路山頭承
得不講不敢不講便認就一路山頭承

汝汝終身不必與世情爭長較短○又曰
學之不講是為書筭講之不講是為說鈴
剽襲講學模範而不本于洗心退藏是為
衣冠優孟○又曰講學不為世俗非笑是
為鄉愿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于世俗
是為隱怪講學不別立崖岸欲自異于世俗
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為法可傳自勵是為
半塗之廢

十一月 勅賜仁孝公建坊 仁孝公以歲荒
捐貲粟一千石
撫常公道立題請建坊旌義
錢二百千賑給一萬七百人巡
仁孝公崇祀新安鄉賢 十一月二十五日迎
主八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四

十二月 孝經大全或問成 先生留心孝經考
全南樞業已箋訂會允放歸里以次成或
問諸書謂孝經乃明王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而不止事親一節第家謬童習宗旨未
明與諸門人共相圖論朝夕不輟○先生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十六字足以盡堯舜之傳戰兢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十二字足以盡孔孟之
傳○又曰孝者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敬
者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敬者千古聖人
者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敬者千古聖人
一敬離敬更無孝○又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忠恕
無兩事○次年戊寅元日作孝經大全座
異臣既著孝經本義已復憚比諸家之同
聖人之言孝也其言近而旨遠其守約而
施博其理至廣大而淵微至神奇而平易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四

七

其文至暢達而精約至參錯變化而脈絡貫通前後照應非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也慨秦伯既灰諸儒羽翼孝經者殆數百不遇諱書蝌蚪字句多寡於大義奚損且夫正統互異愈微真傳苟能體認皆存至理而諸儒多以其意見自爲家早者襲譌舛高者執胸臆如長孫江翁章昭王肅虞翻劉炫之流論者蠶起互有出入孔傳既亡齊說無徵唐註浮誇那疏繁蕪學士搖搖莫知所宗迨夫涑水指解紫陽刊誤庶幾學者之津筏而疑非定筆他如董廣川程伊川劉屏山范蜀公真西山陸象山鈞滄子宋氏廉羅氏汝芳諸君子亦各有所發明而或鮮詮釋又如朱中周翰吳澄董鼎虞淳熙蔡毅中孫本朱鴻諸家各有註行於世亦皆有功闢翼然或是古非今分經列傳率令附會改易增減似失厥旨嗚呼孝之道本天地之性帝王之心以統六經之分因愛敬之良而孔子發明之不可不知孝經爲人臣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立德教之極爲人君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立德猶欲添習孝經雖明道先生看詳武學經制士講殿廷刻石臺令虎賁宋中主猶知置博而安石獨以私見罷黜至今猶不得與麟經共恢復嗟夫以孔子作于七十後者乃視爲蒙釋之句讀以孔子作于七十後者乃通於神明者尚不得爲稽古之筌蹄何怪大忠孝風微廉恥道喪士統其學民散其俗浸淫至于盜侵兵譁妖興亂起邪惡熾而良知燼斯不亦人心之泰火至今猶哉首曰孝其序贊孝實嘗曰孝經者聖賢之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四

六

格言大訓而我皇上親灑宸翰屢諭表章且曰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孝孰大於此者往歲上釋奠太學一儒生紀蹕上書乞行孝經所司劾奏治罪上猶優容下其議意者二十年志行之精靈固在茲耶臣幼志此經有年及官鶴署歸省始拊撫羣書淹貫折衷時欲任此顧未敢爾意謂海內必有入焉先敢不我任者邇以視南府之稍孤于是更不敢不自任會以視下鍵明草食足人悅鞅掌小暇不揣任督之脫冠以義例羽翼引證姓氏節略若干卷附以孔曾論孝曾子告述文紀事識除若干卷論贊及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除若干卷蓋欲明孔子作經之意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義理節次皆有本領條貫大哉儒可以其意見自爲家者然諸儒之說亦非有雅正淵閣可發聖蘊可裨治理可互存就質者皆取節焉乙亥履端業擬繕寫爲表上之會以恩放歸田不果深山之暇簡原草重加箋訂而孝經外傳等若干卷恭進尚有續著孝經衍義外傳等若干卷容次第呈要亦獻一得之恩云爾收曰闕聖言於將湮扶名教於幾頽提良知于未泯足爲導忠孝翼德教正人心之一助哉杏壇不遠斯文在茲幸孝治之方興庶吾身之親見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五十二歲在洛陽

正月復訂孝經本義大全○元日再訂孝經

紀四首復訂孝經本義大全○元日再訂孝經
世窮經知是年言孝竟何如悲誰細
問春消息應草盆梅爲起千椒盤柏酒俗

相沿冬去春來亦偶然浮世光陰如一瞬
真傳今古竟誰肩東風始起堯階葉北斗
長留孔壁篇時輩不知人意思爭端開戶
草楊玄孔門沐酒總斷傳孝獨於曾子
云自古人皆存至性祇今天未喪斯文心
疑見處還非我手欲拈來說與君畢竟通
神光海訣其中消息迴難開薪傳千古問
遺經絕學諸儒見未會堯舜可為惟孝弟
孔曾相授只淵水幸留斯道微言在合有
明王應運興想像東周真事業誰當執此
恒答升

仁孝公崇祀本郡鄉賢新安專祠特祀公崇

祀新安鄉賢士民復請專祠兼崇郡祀督學允其請

六月孫升恒生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七月復訂孝經或問作孝經或問序曰孔
子述而不作其作孝經也蓋繼往開來
調元贊化之書而孔子欲輔明王孝治之
心於是焉寄心此經不學衡不醇政不
行不故人心不此經不學衡不醇政不
而作經之心幾晦聖天子加意表章申論
多士講究力行此誠明王孝治之一大
也愚敬信此經如天地神明父母師保
十年苦志玩索沉潛反覆或晨夕焚香恭
誦數過久日講究之力行而學者尚紛
乃與學者日講究之力行而學者尚紛
紛多與學者日講究之力行而學者尚紛
或問所以明大義揭宗旨愚於是而不敢
詮章旨折疑似而末尤拳拳於表章之實
道統之傳也其為卷凡三綱凡六十有五
目所已言而重申者言之不足而再言之
而詳言之而屢言重言之思豈好辯哉

茂叔曰世無孔子萬古長夜今聖人出
章孔子所傳之經而欲明之行之所以
萬古之明也誠使此經昭然明於今之
下而明之如日月之實明昭然明於今
道豈遠乎哉愚極知僭踰且固陋然愚
區千慮之愚或亦可以少副聖天子孝
政教庶亦不有政教庶亦不有

敕贈仁孝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命活萬人壽事聞深嘉特

建明德堂

舉復祠堂祭禮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也古人祭用春秋二仲或四仲四孟必吉
獨特牲始可用成禮今庶民家無石儲難
語此久矣獨怪士大夫尚且缺如更將誰
待酌家禮祭以四孟及冬至元旦先一日
率子弟齋戒別所潔牲告廟次早夙興
禮儀註酌定繁簡以古今可通行者為
禮○偶病必強衣起以畢祭事儀詳訂家
禮○先生曰余昔問為人子之要於王憲
老師師曰只是要誠要平余居官處世
受用此兩字○又曰七情惟怒為難制人
當盛怒時若不說以理排遣便降伏不
只怒時且不要發略存想一息事體輕
重如何後來下落如何恭厚之氣即未
必銷鎔亦或稍退回此便是功夫處
建新安北新城山僅丈餘舊誌云安得
人議請之上臺經營建城于山當北一面

建新安北新城

修葺文廟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五十三歲在洛陽

二月內閣疏薦

三月河南巡撫疏薦

月河南巡撫疏薦巡撫常公諱道立○屢歲風雹旱蝗民不獲粒

明德先生年譜

子

此邦邑維爾明神承帝命以保障此邦邑
種茶苦此邦邑下民有罪亦惟爾明神
是貽是依是啓是佐胡不懲我下民兵寇
早蝗層累再四迄無休時我聞古昔盛時
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海不揚波
卽偶災饑此或有遺秉彼或有帶穗用是
民物康乂災害禍亂不作胡底今日三年
大旱九月不雨我下民苦寇苦兵死于焚
殺者半死于歲者半死于征徭者半神寧
弗聞耶我下民夫婦男女父子兄弟不相
保聚餓莩在野逃亡滿道神寧弗聞耶我
下民野無青苗千里赤地惟是破屋頽墻
白骨燐火蓬蒿夜月時聞鬼哭神寧弗聞
耶財盡民窮征歛愈急頻頻鼓呼累累株
連我下民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神寧弗聞
耶入春日赤無光河井皆竭黃霾四塞狂
飈滿天水雹霜霧交相侵蝕餓殍重出諸

明德先生年譜

五

八月

賜冠帶閒住謝皇

皇上恩放田

報吏部題爲在籍大臣忠憤倡義等事奉
聖旨呂維祺准冠帶閒住欽此伏念臣
蒙聖恩非止一端臣父封侍郎旌孝先臣
孔學以賑濟蒙勅賜建坊加贈右都御史
仍給誥命蓋特恩也先年南都倉庫如洗
漕截兵譁皇上命臣爲南庾南樞說者
謂臣癡心剔釐積餘糧一百五十餘萬可
備三年軍需又申紀律飭江防以小補損
本稍紓南顧不知臣豈有尺寸之効哉言
聽計從皆聖恩也夫皇上每憾臣下無
實心任事者臣豈其人哉謬蒙特綸謂臣
實心任事又蒙殷旨曰廉辦曰才望曰勤
幹曰具見籌畫曰具見振刷曰具見急公
曰清查夙弊具徵任事曰典利剔弊具有
經畫曰於南計有裨曰釐仿有緒曰督儲
者効曰有裨長計曰於南計大有裨益凡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四

主

此知遇聖恩臣敢負哉臣忍負哉亡何臣竟負知遇矣說者謂臣任事太過處世太且獲侍臣父四月湯藥一夕承訣聖恩也國郵前後適值危病荒臣雖家食忍志今臣父衰綸與微臣恩命先後光泉壤聰察神武度越千古而猶兢兢業業治從頭徹底做起即堯舜欽恭各儆何以過此微行輒蒙聖鑒感激涕零恩求人知愧一節之誠意之學提綱領本源源而上體然為堯舜之急務急親賢而廷臣仰體德意思今日所急務者尤思今日所謂本務者而

九月進呈孝經本義大全或問等書 命下

所司較正 先生擬孝經註疏欲恭進未果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四

主

于壁食息謫論更相發明題額曰講明孔子行在孝經大義孝經註疏多分經列傳是古非今疎失聖人作經本旨與孝治天下之意乃疏進孝經本義大全或問等書奉旨謂有裨治理命所司較正詳備具奏○進孝經疏曰臣聞宋需蔡沈言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以爲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三王之治本于道時雍舜齊果而風動禹致孝而德洽湯思孝而肇修人紀文武止孝而德洽海一四海未清大哉孝乎天經地義神明四子刪述六經之旨歸于孝春秋之作孝經以會六經之指歸于孝春秋之作孝經以表章然止設科取士而猶未深知孝與治之母也成祖文皇帝御製孝順事實凡我列宗皆崇孝行然表章頒布千秋盛事猶關以待我皇上之善繼善述爾而教化上仰法二祖之孝躬行孝道以明教成俗之加意聖祖六諭解註小學集註頒至民成俗之加意聖祖六諭解註小學集註頒至宜表章之旨有孝經全不講究之論孝經矣考試一體命題之旨有孝經全不講究之論孝經矣有聖祖六諭小學之旨有孝經全不講究之論孝經矣讀考試撫按年終類奏該部詳加甄別以憑黜陟之論而適與尊崇聖母徽號之恩詔會是皇上躬行孝道表章孝經至矣而尚未頒發定本坊刻外誤不一士雖留心此經莫知適從故頒發萬不容緩也臣潛心此經二十餘年不揣愚陋僭著本義二卷大全二十八卷蓋求合孔曾相傳不現規于訓詁事親一節第世祖故習宗

十一月疏陳表章孝經八要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先足進呈註疏
隨具表章八要
愚以新奉限字嚴旨未敢封進先生
乃分具五疏進覽一曰進講經筵以樹模
範二曰敦親睦至以成臣一曰體教三曰
體試題選舉校必以敦孝行通孝經為
本四曰隆大行試題以驗習學五曰鄉會
題以隆大行試題以驗習學五曰鄉會
鄉會試出孝經題一道附四書後本經前
本會試出孝經題一道附四書後本經前
學本會試出孝經題一道附四書後本經前
世襲子孫承襲必問抽孝經一題至公侯
通講解通者方許承襲必問抽孝經一題至
州縣官講解通者方許承襲必問抽孝經一
處皆須果能背誦講解明白者亦准寬宥
疏上俱依議行惟鄉會試題先以江西道
御史李一鵬具題為科場局期事奉

旨未明復儲著或問三卷所以釋羣疑而
明大義謹繕寫成帙恭摺表文一通附卷
首以進伏祈 皇上深維孝治之本曲賜
乙夜之覽倘一得可採祈勅禮部覆議頒
行以為羽翼化理之助臣惟願我皇上
早奏明王孝治之功以建中興第一事
同符 聖祖光顯 列宗臣當與父老
弟共歌 聖化於無窮已○進孝經恭紀
壁遺經久在茲微言傳後更傳漢唐課
士猶虛典今古通儒尚安疑闕地開天
聖主崇文重道恰明訓蒙書世盡筆誰
一日絲綸文天顏展閱臣都喜御筆批
較備聞久矣孔曾傳此道都喜御筆批
君還期早奏明王事
隱臥東山老白雲

十二月南吏科疏薦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五十一歲在洛陽

孝經章數無多若更定一題易於揣摩打
點會場仍舊其後惟以科歲二試出題而
已○又疏陳表章孝經四翼以孝經大學
合為孝學其略曰臣聞漢唐宋明孝經章
數不多故有附論語或附孟子為一經臣
謂孔子作孝經以垂憲萬世直當孤行於
世何必他附倘必存乎見少請以孝經附
大學便益四書記孔子問答之言五經孔
子所贊定筆削者獨孝經與大學聖經其
所作也若以二經合而名之曰孝學使天
下知孝與學非二物孝學一題次出論語
非二事每科首出孝學一題次出論語
庸孟子各一題始出孝學一題次出論語
聖事自皇上始乎偶變之數謂君道臣
說易義悉本于奇偶變之數謂君道臣
道不過借影于六爻謂一卦之原
門人說乾卦六爻謂一卦之原
易經皆須會心卦象之原

力止河洛安插流寇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五十一歲在洛陽

總理熊文燦議招撫河洛已具疏敘功人
心洵洵莫可如何先生從容詰之曰數
萬逆孽條然歸化功高不聚焚劫乎曰未
刀買憤終身不化功高不聚焚劫乎曰未
信何恃而終身不化功高不聚焚劫乎曰未
禍恐不免乎招撫異日保無虞乎曰未
悔悟日疏已成奈何矣總理聞先生言悚然
人心安洛西數百萬生靈不
至如房穀之禍先生之力也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四

三

奇弟書第二十一條○先生胞弟諸維祜
 字崇石與先生發明理學難贈金縢○
 士君子立身要自定根脚中立不倚百折
 不回若占風聲氣東奔西走兩家船或
 寄一家簾下不知雨罷庭空酒闌客散作
 何生活○東○勝○敗○非○知○我○東○西○二○局○未○曾
 局○有○局○則○有○勝○有○敗○非○知○我○東○西○二○局○未○曾
 已○不○知○有○局○則○有○勝○有○敗○非○知○我○東○西○二○局○未○曾
 立○定○根○脚○誠○愛○我○哉○非○知○我○東○西○二○局○未○曾
 局○中○立○根○脚○誠○愛○我○哉○非○知○我○東○西○二○局○未○曾
 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此○處○要○見○得
 定○吾○生○平○經○理○是○當○門○定○脚○人○此○處○要○見○得
 言○欲○我○擇○勝○而○趨○豈○不○聞○古○人○以○此○處○要○見○得
 百○鍊○鋼○化○作○繞○身○指○柔○若○我○今○日○由○依○傍○人
 進○一○日○失○身○終○身○莫○贖○老○子○云○知○我○者
 希○則○我○貴○吾○以○為○惟○我○貴○故○知○希○云○知○我○者
 止○尼○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吾○之○用○舍○自
 有○天○意○存○乎○共○同○於○人○何○尤○○世○之○不○知
 我○者○多○矣○即○知○我○者○或○謂○我○才○或○謂○我○肯
 任○事○或○謂○我○出○處○取○與○不○苟○或○謂○我○可○以
 經○國○之○財○用○此○果○知○我○也○乎○哉○吾○於○此○數
 者○猶○不○能○也○嗚○呼○此○果○知○我○也○乎○哉○吾○於○此○數
 不知○我○必○自○有○知○我○者○知○我○也○乎○哉○吾○於○此○數
 時○也○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明○王○發○夢○固
 不○可○知○巖○穴○終○老○於○我○何○損○○山○中○饒○有
 事○業○惟○日○不○足○無○暇○問○山○事○○山○中○饒○有
 山○水○可○遊○有○花○可○傍○有○柳○可○隨○有○農○夫○漁
 叟○可○話○有○及○門○弟○子○可○教○有○子○可○訓○有○琴
 可○彈○有○書○可○讀○有○清○閒○工○夫○可○自○在○受○用
 此○中○未○嘗○不○樂○○此○中○之○樂○不○可○名○言○古
 詩○有○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世○人
 情○面○多○肝○膽○少○即○自○號○為○肝○膽○仍○是○情○面
 而○已○不○然○則○勢○利○而○已○偏○黨○而○已○窮○居
 達○道○之○一○意○此○道○之○存○者○或○寡○矣○○窮○居
 不○損○不○知○不○溫○此○中○若○無○自○得○處○豈○能○寧
 耐○得○下○易○曰○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又

明倫先生年譜卷之四

三

日確乎其不可拔○清○也○要○思○何○以○能○無
 阿○何○以○能○不○可○拔○清○也○要○思○何○以○能○無
 書○謂○某○言○孝○經○當○進○但○此○時○勢○須○且○緩○進
 恐○當○國○者○不○喜○不○肯○行○足○矣○不○知○世○道○之
 所以○不○壞○人○心○之○所○以○不○死○耳○正○謂○當○此
 時○勢○以○維○綱○常○不○進○不○喜○不○肯○行○足○矣○不
 進○孝○經○與○他○人○不○同○此○是○明○王○孝○治○天○下
 大○道○理○宜○欲○大○行○此○經○於○今○日○耳○蓋○孔○子
 一○生○精○神○在○此○今○日○對○症○之○藥○在○此○非○深
 心○體○認○不○知○此○經○然○有○關○係○一○部○孝○經○是
 我○一○生○精○力○結○聚○處○如○有○用○我○者○吾○當○執
 此○以○往○○或○謂○之○曰○如○子○之○回○執○子○無○意
 仕○進○者○與○曰○否○是○為○忘○世○忘○世○則○果○然○則
 子○有○意○仕○進○者○與○曰○否○是○為○忘○世○忘○世○則
 詔○然○則○子○非○忘○世○非○忘○世○則○果○然○則
 用○合○在○人○可○用○之○具○在○我○子○日○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要○深○味○是○字
 無○是○則○行○是○行○甚○物○事○幾○是○藏○甚○物○事

勸賑荒
 先生卯辰兩歲目視飢荒需產捐貲
 井領家所存積麥收柿餅得三千緡

以活貧民兩年間凡四大賑七小賑給散
二萬四千餘人又手爲勸賑微約紳士
民不得錢二百餘緡以賑赤民此荒比
火不登祇今尤甚蓋師旅饑饉之交集
歲不登祇今尤甚蓋師旅饑饉之交集
賊飛蝗蔽日苦不雨經年遂赤地而
里飛蝗蔽日苦不雨經年遂赤地而
哺哺而食者窮者皆餓而死者極矣
乎謂之何哉風鶴皆驚兵燹之餘
人害相乘微呼并粟寸線之皆空大
趣法不知有樂郊民無子遺人將食
半菽之不知有樂郊民無子遺人將食
不相保典賣稱貸總苦無門母相食
矢疾藜皆殘黎延喘之無門母相食
傷心是青白飯千村夜月幾無犬吠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恐厚亡願駕苦海之慈
航同結寸地之善果
揭陳漕糧議
益難支先生之作漕糧議略曰竊謂天下事
焉有利之而行之反害之而其中有利存
官央屬承買者而後乃滋害至八年尚
歲荒則米貴如珠民窮則色變談虎加
費耗之溢弊賣之叢民窮則色變談虎加
心已刻而瘡猶難醫皮不存而毛國何
千慮用佐一籌其餘酌補偏不救之毛
事一議增價改折夫漕上不准折既請
矣難正聖明允從目今時價騰湧一石
費耗每石不下二三兩今議每一石折
一兩五錢若以七錢折色給之便于一
可知也萬如通省折而淨獲利三四十
四國又不肖可知也此而主上或允從
知也州等處米在都下而折而主上或
徽州淨獲利三十餘萬原疏見在御前
外行之也一議就便抵兌夫米價雖出
做而米則東土之產也貴銀往返勞費
南而米則東土之產也貴銀往返勞費
十州縣所謂有鍾而折色若以彼處應
收本縣自運有鍾而折色若以彼處應
此相濟可如省兵部覆奉明旨以兩折
濟抵兄京邊似又可部覆奉明旨以兩
可便宜民行者三事一議印官自買其
實心爲民凡事自擔一議印官自買其
華承買以免傾家蕩產之害今議近者

官親自到彼兌買遠者許差親信員役就
買如有名爲官買而朦騙大戶者以不職
論各屬運小民切身一月一議早赴糴運
二月尚屬運大抵十月後方料理有十一
貴況當荒歲愈避愈貴在印官日於我何
與貴則貴買到底派在糧石上耳今議每
年以六月將價起完七八月米賤者早
買庶可省十之三四也一議定價公派夫
米價騰貴不得派之民則然賢者損官
言苦不肖者或反因之以爲利其且衙官
衙役錢幾分耳今議如米貴印官先盡那
解買運事完道府衙門酌時值市斗若干
以斛斗計等應值若干兩院批准行各道
價外總派若在糧石內攤補多一分者以
墨論庶可杜暗加之弊又補陳議略曰一
議加耗補兌前倍價改折之議頗出苦心
且便于國便於軍民可仰徵聖明俞肯倘
恐漕米虧額或煩宸慮則有加耗補兌之
議敢借前籌之除各州縣已耗在倉虛
數兌運外其餘未完漕米勒令加倍征銀
盡貯藩庫疏乞聖明稍緩此三四箇月候
秋成七八月買米補兌除正米原耗米外
每石願再加耗米二斗在太倉不失原額
賜或亦溢其數在地方暫緩須臾而已受其
力請而巳一議預備不虞古者三年公祖一
年之食九年之蓄今朝野俱以公私皆空所
可積十年之蓄今朝野俱以公私皆空所
以聖明不允折漕良有深意合無疏請當
國者與大司農從長計議或委心計大臣或
米賤時預先設法措處或委心計大臣或
責令撫按平糶數十萬以備荒年補折之
需如遇各省大荒許令加價折解或於應

領粟米軍人酌照時值順情寬折聞軍人
領粟米者卽時賤糶易與老米食用則每
年多放一二月折色涼亦軍情之所甚便
也在軍既便折色之用在民復免糴運之
苦在國亦收倍折之利一舉而三善備焉
是在謀國者之留意熟計之也○除救荒六事
早并水盡涸復爲文時雨○除救荒六事
安民彌盜修城賑濟勸導勸導上當道
洛陽吳瑄王君董照乘等五十餘人來學
議公派藩運鹽車 福藩鹽運使米本爲河南
時獨鹽運道新運陝三州縣路運賠補及
收官勒索或數十家不能運一車或一鹽
車死數命先生力請公派有司以爲至公
至當三院詳允今昔准行有司聞其事者
僅以梗米抵鹽車先生爲民爲公不避勞
怨揭議數陳目不交睫者旬餘作藩運議
略曰竊惟天下之所以相維不亂衆心同
然者情法理三者而已情不亂衆心同
禁不能阻法不均則偏雖慈父不能強理
至當則公雖草率不則偏雖慈父不能強理
米皆大若累而運鹽一事猶獨累新運陝
三州縣代人受害運鹽一事猶獨累新運陝
獲之中若羊飽餓虎之吻仰高天而無
路呼厚地而莫由况遠隔萬里之若門誰
憐七日之庭哭年來三屬百姓父子兄弟
離散身家性命難保下情難達每苦見帝
於因鬼上意雖憐終同策舍於道旁幸遇
仁臺深軫民瘼所以百姓不憚呼籲欲出
水火此亦萬死一生自當復肉之一會也
夫福殿下非十四屬之國主乎運鹽非十
四屬之王事乎獨累三屬貽害無窮請言
情理法之不便者十有二而後議蘇累之
是爲偏苦二日彼如謂鹽運係三州縣差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四

三

則各屬自應袖手何故協濟脚價一千三百六十兩又何蒙議暫加銀五百八十兩其為各屬公共之差無說矣三日彼如謂三屬係經過地夫洛獨非經過地乎自會興頭至洛每車往回千餘里皆經過地耶四日彼如謂路遠不便派運則三屬往返之路不可謂近也五日彼如謂三屬縣有運食不加于往額况逃運強半近已派制工食不里甲矣六日彼如謂路非經由縣無驛站則三屬地不產便求與各屬同派上米何為也七日彼如謂各屬別有苦差或屢經寇患則七屬疲敝未有加以此等兩大苦累其何能支八日彼如謂各屬已出銀協濟矣則三屬之賠累者千伯而各屬之協濟特十分之一二耳兄協濟未必以時至也九日彼如謂吾止應協濟先生年譜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四

三

日恐愈開需索之借口是受虛名而甘實禍也于是又有議分派三屬梗米于各屬之說謂可以抵轉遞之苦然而心有不主喙衆爭鳴徒以資甲乙否之不决是議論多而成功寡也今惟有三屬之苦亦應協濟乎不應協濟乎運鹽果若累三屬而非以三屬之應協濟則三屬之苦亦屬代他屬受累而非以三屬之苦亦屬交收分之各屬而不必遠派也協濟也三屬之不必抵兌也易日窮則變變則通則久而不必通其變也使民不困于變變則通則久又曰通其變也使民不困于變變則通則各屬既死再欲置喙而欲訴苦而亦無可訴矣赤子既死而欲置喙而欲訴苦而亦無可訴矣出燐燐于鼎湯救群羊于虎口擦諸情法理之至平至均至當保赤獲一視之仁造車有合轍之理雖以陰陽萬世可也○先生朝夕坐孝經軒鑿池引水日人謂天不禁人富貴而禁人清閑以賜閑居洛作閑居十首水竹清閑隱士家半牀書史一盃茶疎簾不捲香風入雀起驚搖夜合花日長疏睡起蓬蓬閑學蔣花或種魚不為病中疎筆墨多時懶答故人書北牕高臥更何求久不夢松風思轉幽人爭路處可曾消受此閒任意沽不識征人爭路處可曾消受此閒信丹山開隱鳳凰在西東隨意掀一草中不帽與荷衣領略閒中得趣微更欲虛空尋太極滿山青綠是耶非耶松邊鶴睡無人夢遲有詩箕踞自吟詩松邊鶴睡無人夢遲伯門誰問奇日來負笈喜多賢銷夏開箋

明倫先生年譜

卷之四

三

八月定新安寇變

十八篇見輩過庭時有問恐人擬作子雲
玄只此喧塵城市間悠然清靜若深山
達老友如相問夜熱眠清若小池清
碧冷悟陰恬靜虛明見此心假使胸間
一事閒中真樂豈能尋○昔人有低辛復
元之非賢者先生徐誥之曰鄉紳中有立
心制行比復元者乎曰然則辛矣為不賢
者乎曰未先生曰然則辛矣為不賢
特大小純疵之別耳昔人笑而頷之
敢死者六十餘人忽土寇蜂起呼家丁勇力
鼓勵削平李永福張石等上寇六起約二
千餘人先是土寇王之典蟄聚千人與城
中通八月初六引繩汲賊為謀已成有知
者告密大盜就擒邑令與監司王公審明
正法而反側以定新城為之安堵少司馬
張公鼎延作定變記○復勸賑荒說曰明
崇禎十有三年庚辰河南北畿南中郡齊
魯秦晉皆大飢伊洛尤甚蓋兵荒凡七載
大旱蝗凡三載不雨凡十有三月矣戊
亥遂旱丙子丁丑旱猶半獲戊寅大旱己
卯復大旱蝗於是風靈霜雹螟螣賊災
害禍亂益交作已連年甚矣今春又甚矣
土全赤一朝夕米千盡草木皆光萬井
所未聞即稽諸往牒或亦罕觀也民之
子遺能餘幾哉今流亡滿道微軀盈野陰
風慘鬼燐之青嘯聚伏林莽之綠且自閭
門投繯者有食全村泥門逃者有一日而溺
河數百者有食土者有食腐矢者有食刺子
藜者有食土者有食腐矢者有食刺子
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衣冠而呻吟者
位者有借叢設阱以網錢物者有集數十

明倫先生年譜

卷之四

五

號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飢荒尚軫
宸慮勸助屢諭周道而揭竿者飢荒尚軫
不刪但下淚痛心杞憂登情也哉予自客
歲抵今觀此顛連不忍置膜外市山莊林
木為炭燬田數百畝書房一區復貸山左
一故友梁穀五百斛并家存積麥收神辦
大約可值錢三千餘緡盡捐以活親族貧
士飢民計二萬四千餘人長者復得錢二
籍紳士民之為仁人長者復得錢二
緒以賑大賑一時之為仁人長者復得錢二
尚苦瓶壘又敢望他人哉雖秦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
其大施何能必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
升斗之水可活涸鮒中流之壑可活千金
匹夫苟存心愛物自有所濟况居可為之
地分可棄之心播救人性命貴幾何奈何
豐衣足食不介意人眾則又曰此端不可開見
色殊不介意人眾則又曰此端不可開見
人將死則曰救亦難活甚且曰我方飢餓
何暇顧人又曰我若施多恐人疑我富或
又曰窮民積命之膏濟釜淋滴皆數升可活
之液日省數命之膏濟釜淋滴皆數升可活
一命活得一人是一善無益而富貴延得一
毛不拔為得無一善無益而富貴延得一
卽不富貴苟得無一善無益而富貴延得一
庇祖宗積德致然豈一儉客錢癖遂能然
哉使厚積多藏子孫不肖徒胎禍耳曾見
某或一錢多藏子孫不肖徒胎禍耳曾見
益或食焚無厭或巧搜飾非乃身殺或水
殺而天與人為善惟日不足為報也嗚呼
聞吉人天與善惟日不足為報也嗚呼
之聖自不可不為善者非以爲報也嗚呼

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
能施牟子曰信負獨以一餐全園趙宣孟
以况傾家產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
悠悠如江海矣苟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
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作善降祥積善
餘慶豈有報應之理而可誣也哉

芝十八莖生于庭

帝論孝治天下本孝綱領其具袍笏拜
本于道德教後政刑帝以升纂圖書賜先
強先德孝經表裏嘉先生純孝復表章
孝經甚力命汝壽考福履世世有文名顯
者袖中出一物如黑飽少時生二白角化
為黃冠羊有五色約七八寸優游草際謂
先生曰此孝芝也覺而得考芝一本十八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星

莖葉芝生之日適部覆表章八要芝成而
取適齋吉至新安○先生曰昔者至聖作
孝經蓋為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論治
極至之效則云天下和平災眚不生禍亂
不作又云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無所不通今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
耳余聞明王以孝治天下為瑞非以芝瑞
也一邑則一邑治以孝則一身則一身治
治天下則天下治以孝則天下治以孝
有禎祥又曰善必先知至誠如神然則人
以芝重乎抑芝以人重哉又曰世傳靈芝
代有產者然十八莖連葉則亘古罕聞奇
也又與孝經十八章應尤奇也且芝生以
上覽孝經芝榮以上頌孝經而拜受芝又
與得見頌行制旨之日會更奇也元隱士
約翰子頌期五百年明王典起表章孝經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天

乃領行之旨靈芝之出皆與五百年之期
會又更奇也芝初產時有小奚用紙刀鋤
之余見而呵止數日又一僮用挺鋤之不
能下又用紙刀用挺鋤之不能下夫芝本大
綫耳用紙刀用挺鋤之不能下夫芝本大
天哉然已鋤去一葉數日又生一小葉補
之所能為也又曰子車氏云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或名于世不
蓋相遇蔡邕難哉王有名世者王或名不
遇王者治亂之數未可知也神芝世不常
生或數百年或數千年始一種間氣而生
之干名世芝之難易顯晦蚤暮則信乎其
不偶其遇之難易顯晦蚤暮則信乎其
也非人之遇之難易顯晦蚤暮則信乎其
意人知也哉雖然芝之不易知知芝之亦
也芝有數種類芝之亦有數種非芝而類
者亦又數種故有幻其事者矣有冒其名
者矣有竊其似者矣如世所稱月精龍仙
等芝皆神仙服食之物非世所常見聞則
幻芝之事者而食之則如世以荷為冰芝
芋為上芝之為木中生儒士上生菌為芝
非也如世以木中生儒士上生菌為芝
焉者之似者也而木中生儒士上生菌為
除亦有化為芝者凡此皆芝之偽學也冒
夫今乃知竊其似者凡此皆芝之偽學也
者芝之世儒也幻其事者芝之偽學也冒
香芬郁葉靈異其方外之士聖賢豪傑而
世者乎幻其事者凡此皆芝之偽學也冒
赤松葛翁不可多見亦不識其標榜焉竊
食之乎冒其名者世俗相與標榜焉竊其
似者則燕石之客或寶之矣世有知芝之
之有聖賢豪傑而名世者幾人哉於歲不
知何病不知然後見芝之弘也○三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五

荒曰予之為文勸救荒者再矣計救貧困
 今救人死之為數大荒古未聞也今救親族鄰
 里火食有數月食草上無一人入胃有全
 見合族盡歿有數村滅絕無一人存者有
 死于族者有死于為賊者有死于食人者有
 食于人者有僅存者皆炊骸薪骨羸瘦黃腫之
 人也予獨來破產活親族鄰里多不死今
 亦累累死矣予側然念之顧以連歲屢賑
 囊困如掃自歸不給雖然予何忍親族隣
 里累累死哉雖所居所業弗吝也然而
 誰為售之者家有山莊林木可為炭三區
 池菑一區及原典計生洛市房一區其值
 四百金通計可得錢八百千可為米糶
 糧數十斛以其半平糶以半為餽遺歸
 親族隣里之垂斃者以銅錢米麥雜糧
 不舉火者次及貧寒生儒城兵門丁皆量
 有施濟用示存恤然而人人死亡家死
 亡處處死亡如以滴水沃焦釜九泥塞決
 浪而已嗚呼予心無窮予力有限所望仁
 人長者惻隱拯救必有同心其幸推而廣
 之各親其親各睦其睦各周其隣里鄉黨
 即施一錢米沽一性命上天所陰賜而鬼
 神所昭鑒者况多乎乃或曰救荒視其所
 有吾自亦在平人之存心而已矣○先生置
 中和牌以自準暴怒嚴刑從不加于童僕
 新洛設粥廠錢隆冬飢寒愈甚斗米二千九百
 生與監司王公及郡邑長吏捐貲平糶通
 粟治餉價稍平辦錢米賑貧寒親族呂
 守業張全孟加福田時敏牛門姬氏守城
 兵夫夏士黃等共四百三十三名又慮賑
 濟不能存活者于新安設粥廠食親族呂
 孔和曾兆泰六十人洛陽設粥廠食本街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五

上民○先生以新安及河洛災荒圖畫成
 帙借手當事進呈為民請命河洛當事者
 以費無從出欲暫緩至明春乃慨然自任
 捐貲錢一百餘千銀二十兩刊板六十餘
 葉印一印部又圖寫綫箋八部上之○先
 生每出飢民群聚擁轎乞討泣呼滿道先
 生亦隨淚給濟至貧士貧宗貧弁不能舉
 火者多賑給之每出故携金錢及反囊為
 之空而苦不給也嘗隱自憂曰天下嗷嗷
 元氣已盡當此之時殆有不忍深言者○
 四勸賑荒日先是余過新安斗米錢二千
 九百有奇市數告斷其民反側洵海不可
 底屬予出山家所有米數斛又鬻房市糧
 斛或直平糶市價稍平既而洛市亦斷監
 司王公與郡邑諸大夫違違然捐貲平糶
 通糶治餉洛二三巨家皆出米麥減直平
 糶予亦以所市糧二十斛減直平糶數日
 價稍平然新之市價數騰湧市後數日
 斷予時其斷市而平糶之使小民不至輟
 火市僧不得上下其手庶無及亂雖然予
 之心未已也蓋新民瘠而貧不善治生不
 務居積五穀一旦值荒遂窘以死予族人
 尤貧予雖時賑貧猶不免死予族人二稍
 殷可存活者亦無餘精在廩僅質衣產取
 給而已我聞古人有言良醫常治無病之
 病故無病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與
 其救于已荒毋寧救于未荒之為豫也與
 其博施濟眾毋寧救于親及疎之為約也與
 懼之餘亦無所利之侯春和價平計其
 直可市腴田四百畝即不足當再別為湊
 處務足其數以四之一為本族祠墓祭田
 以四之三為本族賑貸婚喪之需倣古義
 倉常平法出入生息垂諸永久倘有凶
 荒庶或保諸族人貧寒士民此古敦本睦
 族之遺意所請孝子不墮承錫爾類不敬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四

先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五十五歲在洛陽

正月二十一日先生殉難于洛陽

不勉焉其收放訓迪之事俟別訂行此本
率爾一念因心為之倘大君子以此舉為
是必有引而伸之擴而大之者故以此舉為
義鳴矢○五勸掩骼曰予聞之掩骼埋胔
而迷文王之仁者必曰澤及枯骨嗟夫河
洛之民何辜哉昔之言人相食殺人而食
者偶然耳未有城市郊原其子遺飢餓之
極人人皆然在在皆然日皆然者有之
自今河洛之民始見血齒淋漓白骨委
頓皆予遺飢餓果腹代薪之餘也嗟夫民
亦何辜罹此奇劫初見猶少今且岑岑然
蓬蓬然無非是者觸之掩鼻言之下淚始
猶駭異竟且相習恐且夕皆為羹下薪嗟
夫此非獨于上天之抑且有為不祥之忌
想仁人君子見之聞之必有惻然不忍者
予僅捐數緡屋數力畀之城隅為數大塚
掩之雖然見聞或有未廣掩埋或有未徧
所願凡有力有心者皆因所見聞而擴充

之夫掩骨澤枯施少而及多非以為微譽
祈報地也淮南子曰芥子入目必加撫門
蓋由中發非為觀容敬以公諸同志者○
先生慨道學久淫每求諸子弟門人以寄
其傳○先生擬七陳表章六便七益并擬
試題○先生上

被陷侵窺洛城先生與當事者謀所固圍
皆唯唯而已正○先生分守北城時
人心洶洶先生○先生分守北城時
家所有以勞軍士與家人數十人晝夜守
臥城頭十九日賊抵北城縋家丁殺賊數
人賊退西北攻打二十日王兵畏避守堞
者皆有潰志諸子侍先生食因白之先生
日我為國家大臣普無他義拂諸子去先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四

平

生遂登城二更王兵汲賊賊記眾黃家人
勒更至被執逼下雲梯先生不可賊拔山
城遇福藩從容言曰網常名義為重萬不
可屈賊為天朝厚見及遇賊首大罵曰恨
學問此際乃見及遇賊首大罵曰恨無兵
辱殺汝狗彘事已至此死為乾坤正氣不
辱正神聖豈肯跪之跪耶轉向東北拜
曰聖恩未報臣心已竭又西向拜辭父母
賊怒被害于周公廟前洛士民被掠者數
千環視流涕于周公廟前洛士民被掠者數
新安十五年壬午三月二日家人潛遷于
新阡事聞上哀之贈太傅謚忠節公祭
三壇造墳安葬宗伯王公鐸作墓誌曰公
裔本四嶽墳安葬宗伯王公鐸作墓誌曰公
祖俊徙新安俊生景陽生鑑鑑生思思
隱生玄玄生景陽生鑑鑑生思思
侍郎淑人牛氏旌貞節生孔學旌孝歷封
戶部右侍郎以捐粟贈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淑人孟氏生子二長即豫石公次樂
平令維祐懷淑人公少即特立不恒人咸
異之曰他日必奇男子也稍長就傳談忠
義事動以君子自許十六為諸生次年儀
庠年二十十六鄉薦癸丑成進士釋褐為
州推官陞吏部稽勲司主事調驗封司
考功司調文選司稽勲司主事調驗封司
司陞驗封司郎中陞尚寶司卿陞翰林院
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陞太常寺卿
欽差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陞戶部右侍郎兼
部尚書其為李官也以孝弟迺民之
云華飾多平亭除嘉肅美籍擒黃河巨盜
三十餘正法此與王不能資絲縷事鄭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四

聖

於無有曲回繕草室以棲餓者暇則哀衣
延諸生講義份甚都乙卯秦蘭戊午
山東蘭二元出其房其為銓部也謝饒遺
絕屬托同僚多諱公戒勿諱浙吏作姦媚
集鈴之重則病生焉公按八十選簿曰
此獎數乎合為四冊而實以塞先足家宰
某為給事所彈公在考功覆奏不徇家宰
意家宰大怒公曰不公安足服中外口可
鉅耶吾必如是公曰不公安足服中外口可
耳長揖即趨出家宰尋亦悔謝曰我過矣
房師官公持不可無有曲回答曰赤誠求選弟某
之介弟歟朝廷之制吾不敢私現方秉政
政府大憲欲魚肉公拒之不許通門還法
鉅其壅塞貧老者不展轉死都下舊式都科
謝部揖于選司之門某不揖公無曲回史
疏爭之給事聞之公不顧曰勿以私相傷我
于朝中選之語公不顧曰勿以私相傷我
非可招之來者彼何能以力壓我耶
廟祖不許入公海內百官欲見新天子內
侍便不許入公海內百官欲見新天子內
議靡定時當屏屏無與政員外見政府曰外
臣欲見意乎遂昌言請兄慈慶宮方退意
宗未登大寶諸閣導之幸小南城南簿已
出公動色急約省臺抗疏謂調護聖躬近
動時親瑞及諸寺人己心怵公矣同一步輕
范張吹諸君皆嗟嘆以為公誠遠慮也天
也無幾何省親歸舉蘇公繼代蘇未之知
搖動天下公與焉公從吾鄉公元標曹公
于汴教行講誦不輟河南會城建魏瑞祠
公以書誦諸紳曰魏瑞祠公隨無狐以
降色辭令士氣洞喪耶諸紳從公功隨無
貴者瑞益為後之甲子冬推公考功郎中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四

聖

惟格自公始今皇帝御極海內
公乃起及為太常卿陳堯舜之賢
聖治時報先務大綱急事之任一賢
人提一事居萬事疏防微八事如
票慎刑罰點陪免進講指言官疑臣下寡欲
兵部也時漕糧納公又條奏兵餉其為南戶
南為擔日財也生有源耗有孔徒殊兩利
民恐國用日匱祇削元氣耳無倫壞祖宗
法且漁收貧民損上益下盛德臣子心何忍
乎此益大畧為猾胥盜也我惟無所屈回
而已遂盡夜畧之搜北戶部借南糧二百
六十四萬疏爭之浙杭嘉蘇等府侵南部
抵漕折銀八萬五千兩又隱匿布絹紗銀
等工銀十三萬兩布政司又隱匿布絹紗銀
二十四萬兩布政司又隱匿布絹紗銀
八萬有奇戶部每年支銀缺額一十九
萬疏奏二十四萬以修清南庾昔若掃
今遂行溢民力以修清南庾昔若掃
場庫蠶平者及瓜可以足修清南庾昔若掃
根痼蠶平者及瓜可以足修清南庾昔若掃
講學會合春多事公首疏請罷九邊錢糧諸
首疏不召後南北始有公疏請罷九邊錢糧諸
罷遣考績後南北始有公疏請罷九邊錢糧諸
華將官也直重勇技勤練儲火器作典
土伍嚴好吏重勇技勤練儲火器作典
涇縣南製湘潭咸寧等縣銀一萬二千餘
兩正法裁裁目濫軍八千餘名備硝黃二十
五萬斬流寇諱者十餘人寇遂西公鯁亮
不絀凡大事抗義不為微狗血愈起名愈
重而如亦隨之以抗義不為微狗血愈起名愈
牌與者遂以抗義不為微狗血愈起名愈
公與伊洛間諸弟子講誦自如先是同封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四

聖

城犄城兵鬻活萬餘人上賊王之典燈聚
千人城中內應八月初六日率城公心便
焉密構之而盜首戮乃作仇民圖進孝經
註疏表章八要上嘉納尋復職之十八莖
生子庭其死難于洛城也流寇破宜陽永
寧後覩洛公繼家丁李定邪等出城殺寇
十餘人總兵王紹禹寒心率兵畏避大城
樓後公分守北城方食其子瑱琳族孫鷹
時也大人急自愛何拱手以須與公此足
曰小子何疑畏洛大矣賴皇上之靈豈
即破一東周萬一破我不特立平之靈豈
聖賢學何學乎吾豈有所屈回也者有進
死無退生飲食行自如也且督城士弩
駁雷發以拒之多所傷少頃紹禹城內有
騎長矛韞轡關路馳殺入城上繩汲冠腹
背受敵冠訖眾潰走或曰更服跳公曰否
日絕城公曰否曰避民舍公曰否冠至枝

明德先生年譜

卷之四

聖

不回之力也千秋萬世天壤睥睨公之人
爲何如人哉噫禹夔顓天豈必盡以死見
于世耶此可觀于際遇之時也故君子所
以悲不能誌而必欲誌之也誌曰士君子
譚節義易易耳一旦斧鉞錯愕命在刻楮
幸不免變爲繞指者何也視生太重而生
愈不重矣夫各郡無兵常日主事者與介
胃擁兵觀望介胄不死戰而日主事者與
章之君子誰望肯死戰耶有司掣綱官而
守土之權又無重兵聖賢豪傑往往以死
鳴不竟其學鹽梅天下爲國家作大事抗
海巨艘僅以惡溪碎于臣子之無作得矣
于國家之調燮冠賊之蕩平竟何益耶嗚
呼板蕩識忠出睥睨公者之雖貴不益昭公
之悼直特立足無回也耶雖然鼎之玉鉉得
公輩二三入足光國家鍾鼎以力砥波靡
豈至以雷建列缺動其心乎然而今已矣

景星女履恒謙恒復恒俱余外甥履恒聘
余長子濟南泰議無黨女謙恒聘余次子
太常寺卿無咎女復恒聘余子孝廉
而師人奇蘊子四余外甥長適庠生楊奕筠
舉人奇蘊子四余外甥長適庠生楊奕筠
生李若絃東陽知縣壬辰進士毓楠子適庠
字郭岱鎮貢生人龍子四字董嘉孚副都
御史萬行子錦日公之神靈無不燭乎用
人拯痛惟于平日焉是國老之于林壑之
間而遇兵燹遂其枯何如蚤置之左右以
大昌其謀烈載化遷調可以消鯨以弼天
吳今第區區死節後臆不敢與為徒史雖
書於玉版行人叩於墓衛但日鄰之鄉
先生死難之賢大夫嗚呼

先生沒之次年壬午五月新安門人黃基昌

袁應參等具呈洛陽門人姚廖唐石岳丁

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泰吉等具呈請從祀孔廟二年癸未

江南門人具呈請從祀俱未果行越二十

一年辛丑順治十八年山東兗州府紳衿

百姓請祀郡名宦時長子兆璜任中都令

又重建世德祠于中都壬寅康熙元年冬

十二月新洛二邑公呈以從祀之典尚懸

先請祀鄉賢癸卯二月初一日祀新安學

宮十七日祀郡學宮是年五月諸門人與

子璜琳刻

先生全集于淮南孝經本義二卷大全二十

九卷或問三卷文集二十六卷存古篇六

卷及先生年譜忠節錄行世大全增先生入告一卷

男兆璜 孫賁恒 曾孫繼曾

兆琳 履恒 緒曾

侄兆瑜 謙恒 較梓

兆琚 復恒

明德堂文集二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呂維祺撰維祺有四禮約言已著錄維祺晚殉
閩難以節義顯其生平蓋主於篤實踐履而不求
以文章名世然所論建多樸實亦異乎空談經濟
之流集爲崇禎庚辰吳偉業所編一名慎獨堂集
凡文十七卷詩三卷會約二卷語錄四卷後載制
藝三首又張鼎延全城定變記一篇紀崇禎庚辰
維祺家居平土寇王之典事則康熙二年維祺子
兆璜刻集時所附入也

逸園新詩一卷

〔明〕耿志煒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逸園新詩

一卷詠懷詩一卷》提要

敘

天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
余嘗詫異此言嗣宗爲竹林
首唱禮法蕩然矣而曰至慎
則數馬以對者當何居焉究
其指在終日言而不減否人
物直索解人不可得嗟嗟朋
黨標榜之禍慘於聲音笑貌
之間嗣宗超然無競故可以
獨全其天而發爲聲詩直不

可乎一世此懷乃有此詩此人乃有此懷陳留而後千古絕響矣耿孟諸先生爲名吏部減否人物執法如山與嗣宗懸矣而和其詩也何居時爲之也孟諸咏懷在奉常旣罷亦猶嗣宗竹林覺東平太守無餘味耳且孟諸以減否觸忌愈感慨於嗣宗之先見而運際河清尚不能悔一輦

較知己之言使慎若永鑑者反疑如弓蛇則與嗣宗胸中磊砢及夫明主賞鑒羨之獨深而其不得意於時遊於酒人又痛之獨至故觸物引類擊玉敲金如天籟之自鳴耳非孟諸其能爲嗣宗之和乎天降大任水落石出孟諸行且以奉常爲作誦之吉甫又誰爲和孟諸者嗣宗不可作

太丘友弟練國事書



振以余金曰惜非穀以為之也猶風馬大壞

吹氣其名曰風是惟五侯七貴之
時品也予而留明兩間之內乃一吹萬不同
而感其自和也夫情亦若是則已矣余
用是遂步覺雅意疑恍然若有
會讀其詩未嘗不贊而嘆曰穆如清
風其謂是與自是置之審此風雨
之際長歌即讀讚：多如動松以風使人

逸園新詩

二

以備供冷風：多如春風到楊柳而管時
輕煙似如公孫大娘舞劍而翩：多隨風
上下飄：多如閑雲出岫野鶴橫天而不可
控羈也吟此亦平極之風景至而起景
感而此亦何常擬以為大哉大凡世人具性
靈然骨東清胸中一片煙火氣第
備正新語以潤毛其面目而語非天

韻：字舞龍向矜錦屏刻心書錄
之尤如依樣之胡蝶也笑矣而所當于天然
高妙哉余是知和韻之詩果非難為
之也蓋性澹習清則冰際鍾波山頭
雲氣若若為快以惜未者有一脫藉後
而賦然物外起坐常賞有不禁其天
籟之吹也者矣余元常為一快復請梓

逸園新詩

三

之以廣其傳而亦獲新樣未也曰是
吾獨竊不耳誠恐以老人全自精力
許之因律而丹鉛點之曰逸園新詩
固不知諸然序更也者向余以不稱
所以新哉非唯余不稱而知而諸亦不
知也情尚之青山白水
崇禎壬申孟秋用杜丁仕俊時

叙

同社原芳氏水衡書



逸園新詩

四

自叙

余索居寒營盡此山澤寥
 夙頗饒淳素所有桑麻半
 區薄田數十畝躬耕力作
 欣霏一飽此中無他異客
 惟是二三野老出入相友
 或農隙筆抄負日烘背計
 稔策荒談傀儡遺事時或
 携酒一過悲情歡飲酒後
 耳熱相與嗚嗚化秦聲更
 時易月懷抱一盡所積兀
 兀然陶陶然不知天地之
 大第物之衆也一月張子
 襄從大浮貽我詩一冊披

函瀟之迺和阮步兵咏懷
詩也予懷詠亦多有引
而為者自是犬吠鵲鳴都
生韻謠山耕水耨舉是標
題不覺任其韻六復如是
語無詮次聊借以寓吾欣
慨云爾

崇禎六年黃山居士耿志
燁序

同社見心動內後書



迺園新詩

有邵耿志燁序

耿志燁序

村居雜賦

汗國虹霓壯歸農員錦成山空風雨散江靜水
波平片石存吾道多金盡世情烟霞原舊侶猿
鶴莫相驚

其二

迺園新詩

風波離宦海生計入林泉吾道貧非病世間愚
是賢秋黎隨海鳥伏枕卧雲烟蕭散能如此不
須說草玄

其三

脫迹市朝外移家雲水巾寒宵疎世事作苦了
貧窮一枕空山月半窓遠樹風誰知五湖長已
屬老漁翁

其四

茅屋千山擁柴門萬樹藏竹孫衝漢起松子入
雲香地靜月偏皎人閒日故長烟霞吾自我塵
世任炎涼

其五

史杖出林樾牽衣過石屏水侵沙岸白山捲暮
雲青猿嘯巖高樹鶴棲落逐汀烟篴盟已固豈
忍負山靈

其六

逸園新詩

二

村居無約束坦腹坐花茵禮數能寬我炎涼不
問人青山何故傳白水耐清貧吾道窮猶在道
邊混鹿麕

其七

野外江天迥農餘萬事閒苦吟成白髮甘分老
青山孺子高懸榻潛夫暗閉關姓名漸韜晦喜
不落人間

其八

農圃生涯吧烟村風景畚田雞堪配黍野馬故
飛鞭蟻路通高樹蜂房集亂花勤先輸租稅豈
肯負公家

其九

夜光逢按劍歲月任蹉跎思苦吟三緯愁深誦
九歌人情蕉是鹿世路風爲波陵谷翻然易誰
能不鬢皤

其十

逸園新詩

三

茅廬何莽莽耕牧比爲隣薄俗悲城市淳風問
野人芹蔬猶獻羹藜藿不嗔貧蝸角紛紛起何
如伴隱倫

其十一

壑靜俗緣少林深幽意多水泉富戶瀉山鳥傍
雲過藤漚收新稻爲衣問舊葉相從有野老共
與唱樵歌

其十二

落日在孤岑幽棲有遠心項強時易棄吟苦思
難禁道廢歸雲海詩窮自古今取從人共冷知
已有山林

其十三

在野知農事服勤與有年小人不愛力課子無
停肩襖袂春天雨林臯歲暮煙官租無負累藜
藿亦安然

其十四

逸園新詩

四

春郊殘雪盡春色滿林開柳岸風牽絮花溪雨
縱梅田家皆舉趾燕子亦飛來何處堪幽賞携
尊上灼臺

其十五

東風吹海上春氣入刀耕荷市雲千畝飯牛月
五更市朝今日遠躬稼當年成天子方祈穀何
人不蠶羨

其十六

丘壑生涯在爲農未息肩一犁春雨後百感曉
風前酒已饒新券人猶索舊錢荒寒吾自老貧
病債誰憐

其十七

孤村風日暖柳色起方塘曉院花神娛春泥燕
子忙耕奴催夕爨漁父擁濠梁但得干戈定此
間亦小康

其十八

逸園新詩

五

平野乾坤大春林萬事移暖鴨眠沙穩新鷺坐
柳邊攤書引稚子展帙督耕兒極目三川外潛
潛淚暗漸

其十九

北郡猶燔燧南山差有年千倉輸禹貢半壁負
吳天潮上圍營固雍門鎖鑰堅江村皆振旅指
日靖烽烟

其二十

極目桑麻遠田家樂事長官租千頃稻歲計萬
僅桑院底竹孫綠甌頭梅子黃一尊降父酒相
與說遺穰

其二十一

風雨夜來過瀟瀟瀝瀝羅浮雲多變態流水有
奇波世路誰平蕩衡門自喜歌明朝晴溪上一
釣附漁簑

其二十二

逸園新詩

六

烟波無定主漁父倚爲家孤艇邀明月長竿逗
落霞消瀆留古道濮水著南華不必任公子期
年釣海涯

其二十三

沙光撥水岸江影動漁舟鉤縮黃金重綸垂翡翠
翠悠臨流絕滯滯拋餌任魚投倏忽風波起抽
竿上石頭

其二十四

笛裏春風度溪邊雲雨過一簑牛背穩百草水
鄉和倦去眠高樹歸來飲便河世間瀟散事應
是牧兒多

其二十五

高枕乾坤大放歌日月長陌頭烟媚柳花底鳥
呼鶯風憶南薰古尊開北海芳幽人多酒事日
日爲春忙

其二十六

逸園新詩

七

春風驕萬卉夏木聳千章荷重揮雲雨掠牛欣
澗塘人從耕鑿古道同水山長回首天曹事若
然一夢鄉

其二十七

長林高自吐諸累不相嬰雲水還吾故物華任
世情遠汀流鶴語孤月度猿聲睡起山間眼烟
嵐萬界清

其二十八

生平無媚骨方拙任吾真汗膺重知已揚眉羞
傍人禁門揖客少幽事酌花頗醉裏來天問洽
樂有幾輪

其二十九

空林人迹少高枕對山靈雙鳥水邊白孤峯雲
外青自知身是夢誰信客爲星嚴子墓前月移
來上草亭

其三十

逸園新詩
山下泉流細山中歲月長雲烟扶杖履霜雪老
松篁伏枕飛蝴蝶倚崖吃石羊濯纓有曲水不
必問滄浪

其三十一

時節已朱明妖氛猶未平甘泉皆講武細柳亦
圍營曼曼星纏火遲眠蚊度聲片雲來暑雨一
灑五陵清

其三十二

秋黎遊汗漫落日過樵家爲問山中事能奏局
外幾事肩挑紫蕨一路採黃芽
狐在木

其三十三

林風經暮甸雷雨過溪汀平野千峰翠遙天萬
里青晴窗低度火腐草亂飛灰此苦惟蘆絮把
鋤不敢停

其三十四

逸園新詩
春色春江去秋聲秋樹來桐疎一片葉月明光
照清池水無聲老橋山鼓角哀天高鴈翻飛
走如飛

只行清溪山深不厭窮對月入雲仙
清風掃落葉天外松陰落院中此箇一長篇

其三十五

流火纔能下忽驚白露薄秋結獻月急暮雨落
江寒海上回歸燕霜前聲舊紙可憐北郡士猶
眉抱征鞍

其三十七

萬竅涼風至金聲一葉秋疎桐當戶落高鴈入
雲流掃練催寒杵圓楓照晚洲村醪何處醉明
月上出樓

其三十八

逸園新詩

息影憐憊春離言酌啞泉每當初下露便欲早
裝綿芝茹商山夢草疎楊子玄莫云丘壑小何
處不青天

其三十九

村居殊得意風景亦悠哉犬吠聲如豹牛鳴氣
欲驅斤雲天外去孤月水邊來隣父隔牆過一
喜向夜開

其四十

幽壑避平梅秋風入簷杳愁深休對雨葉脫不
禁霜橫樹憐衣短嚼芹知味長謀將獻
天子萬里是荆正

其四十一

野服還初製壯心百事灰補天原聖手煉石豈
凡功瘴藥歸屨未風華附草萊自甘明時棄不
復說雲臺

其四十二

逸園新詩

軒冕慙虛華川巖是舊家林深安巢鳥野曠有
高霞採藥雲拔籠臨流月上槎中央得苑在莫
使賦蒼葭

其四十三

生來無骨相豈敢傲公卿五穀勤吾體三茅訪
道精黃金看世路白首見交情知己有鷗鷺雪
鬚不負盟

其四十四

昔日矜軒冕而今學老農
達慚畢吏部懶比阮
嗣宗畏世休題鳳
棄官慕秦龍終南無捷徑
蠅倩雲封

寇啓

戎馬何時靖羽書
日日傳千村空萬竈
白骨青田永黍連
荒草敵樓斷成煙
黃金斗大印肘後
是誰懸

其一

逸園新詩

十二

赤子百年固潢池
忽弄兵甘泉騰虎豹
涇水照圍營飛輓
桑麻盡烽煙井收平
同袍千古義此日
共誰盟

其三

烽火紛紜日春山
草木驚村市人烟斷
戰場鬼火明陰風散
野馬孤月照殘營
尺地皆王土那堪
荆棘生

其四

百二金甌地桑田變海
波賣牛棚佩劍入室轉
棘戈變裏驚刁斗愁來
發嘯歌甲兵何日洗空
擬挽天河

懷呂豫石

萬事風雲變兩懷
憂珠同情深燕市月信
香海天鴻麟閣君須盡
阮途我自窮相思即相
問雙鬢已成翁

懷方孩未

逸園新詩

十三

海天千里迥消息
幾年稀兩鬢愁中老
雙龍暗裏輝劍山橫
斗氣渭水卧漁磯
歲歲南翔鴈不携
尺帛飛

雨夜

五陵風雨夜一榻
嘯歌時鼓角城頭卧
蛟龍海上吹鴉寒
雲砌樹荷隱水添
池簷溜入高枕聲
聲欲寫詩

竹下

鳳尾當天起龍頭柳枝高空階流月影深院清
風塵稍暑煩移榻乘涼欲進醪王猷千古與今
月對君豪

其二

幽林瑟瑟氣風韻入天清有節寧逢世無心豈
近名玄霜留傲骨翠雨落寒聲不作飛蓬轉松
菊結世盟

其三

逸園新詩

十四

林園千畝竹青翠傍雲生葉作七賢酒節高六
逸名鳳凰吹玉管風雨出金聲留此歲寒在經
霜色不更

其四

滿窗綠天上此君見獨清橫意低度影掃石滌
流聲標植雨中翠婢娟霜外明主人懷稻阮收
葉映林華

七言律

蘇武詞

甲郎鵬柳古風烟水曲出環樹挺然噴雪窟車
天地覆收赴海上鬼神憐漢家豈吝封侯賞屬
國只將神義傳麟閣當時成退讓于今生氣凛
千年

鳳岡

高閣儀鳳鳳名岡鳳去岡留名自長四而河山
逸園新詩

十五

開紫翠萬家烟火蔚翔蛟陽西控協周瑞阿
閣東連鵲帝祥千似德輝何處去蒼梧碧竹思
茫茫

慶善宮懷古二首

渭水橋西岸北頭唐朝帝業此源流龍飛四海
家胡越燕舞一堂群龍旋弱翠樓臺歸草莽蓬
萊宮殿委荒丘牧兒短笛吹牛背曲裏猶傳建
子清

孤村野望蕩烟波古壁荒丘掛葛蘿渭水橋空
藏王盤南山關香隱銅駝千秋紫閣餘明月一
我丹楹長綠莎惟有官前東去水滔滔日夜入
黃河

太白祠

太白祠高接鳳岡皎然積雪入穹蒼及時雲雨
霏未泰落日烟霞覆院牆太乙峰頭分紫翠武
功天外起清涼即通帝座嗟呼到好把民岩達

逸園新詩

十六

上方

后稷祠

朱宮冊殿聳崇岡黍稷由來薦德香立我蒸民
開萬世配天饗帝軼三王南山雲擁森松古渭
水烟籠紀石長率土溥將歌帝力有卽誰念菰
洪荒

遊蓮花寺 二首

天晴芙蓉出水東瀟瀟曲曲巉角鴻溪松門乍淨

藤花雨石經翻清氣集風劫外星痕低梵宇崇
經藏巖危樓閣特來瞻諸天約諒倚蒲團高
介坐

絕世蒼皇古剎懸石室松閑倚諸天三花雲擁
密王座五色泥生寶樹蓮行去誕登靈鷲塔
來不講野狐禪坐深漸覺六根淨鐘梵迷家不
思還

登二水寺

逸園新詩

十七

二水溶溶拍岸來岩堦天界滌滌回雲過只樹
藏因果海上蓮花陰法喜塵世浮名隨去水招
提淨土白蒼苔且乞智火烹新茗一碗能清萬
劫灰

楊村寺

投老淒涼得漫遊瑤梯石磴過松楸浮生未了
三空晤淨界忽捐五蘊愁精舍低窺藤架落法
源環帶水波泥小圓結就烟蘿地鳥聚龍峯二

坐收十

再登蓮花寺

深林古剎傍山隈
蓮梵何年淨界開
清入芙蓉雙洞合
翠飛臺殿萬峰來
蒼藤半掛法龍雨
絕壁全堆寶篆香
重向空門探舍利
塔邊白鶴莫相猜

春日同諸社友過二水寺二首

一放江湖閱四秋
春來爭字步羊求
貝宮日煖

逸園新詩

十八

三花秀金界
風披萬劫愁嵐翠
晴光浮塔影
定圓法象幻
龍游蜉蝣塵世皆空
化相對何須嘆白頭

松磴石門遠
市塵同來茲地爲尋真
三千世界歸空幻
億萬衆生迷果因
彼岸已經離宦海
此身何處問靈津
鉢聲雲外連鍾磬
座上阿誰是許詢

下居

纔說卜居便卜隣
卜隣須是遠驚塵
敢云世盡堪題鳳
却爲人交不認麟
禮失還應求向野
谷愚方可去藏身
是非不上漁樵口
始信江湖有古人

除夕二首

程冉東風改歲華
坐深椒酒對琵琶
歌喉婉轉催殘漏
舞袖翩跹逗彩霞
春色暗從盃底度
霜毛偷向髮邊遮
今宵拚得今年醉
不問蒼梅幾

逸園新詩

十九

梅花

尋常更漏倚遲回
此夕偏驚曉箭催
半世行藏歸興酒
一年消息問江梅
雲邊氣有青龍逸
坐上春隨白髮來
最是多情千炬燭
夜深相對幾徘徊

元旦書懷

猶記東華獻頌年
椒觴咫尺侍龍筵
千今北斗瞻千里
此日南風憶五絃
積雪

向餘堪谷氣輕水纔泮曉池烟逐臣穩得眠芳
草竟道江湖闊九天

春園苦雨

烟園曲榭柳圍臺春雨綿綿海上來初洗山容
添翠嶂久侵花徑長蒼苔窺簷濕竹低梅含選
勝芳郊罷酒杯人事天時豈竟晦明朝蒲擬霽
雲開

春園咏懷

逸園新詩

二十

旭日陽和盪曉岑晴光瀲灩入機陰落花趁暖
爭流水啼鳥逢春選勝林柳色三川寧似舊風
烟八水只如今烽燧極目堪揮淚即向東風舒
短吟

其二

牧外春風酒一杯酣歌獨對野花開乾坤無碍
聲喜放海鳥忘機不我猜人世相逢看白眼行
藏一切問青苔玄黃代謝催人盡任着霜華繞

繫繫

其三

陽和東自海天東淑氣融融上早鶯曙色漸分
勝架影晴光徐轉柳條風二毛已讓堤楊綠雨
頻猶非社酒紅漫道田家春事好向榮怒荷
主恩隆

其四

徐風瀟瀟爲芳辰芳人繁花麗瀲均桃浪漸依

逸園新詩

二十一

晴岸轉柳烟低逐曉堤新翠林氣淑微鳴鳥碧
水波融漾戲鱗共道皇州春色早誰知春色本
無垠

其五

江天旭日散陽和霽色晴上禪巖青嶂雲開
殘雪盡綠堤風暖暖烟愛靜看水面魚吹浪還
聽枝頭放歌此日乾坤春色滿誰言泰谷不
春波

其六

滙上東風融素波無邊芳潤進巖阿青搖柳舍
晴光遠暖入桃林佳氣芳雲鳥影從天外墮地
花香越水中過飛鷗隨月千秋壽此日肯拋一
醉歌

其七

諸想空林俱未留春來何處轉悠悠二毛漸逐
飛花落百事只憑逝水流自信陳平非盜嫂誰

逸園新詩

三十二

憐李廣不封侯却看白髮存公道應得幾人不
上頭

其八

烟沸晴嵐海日斜東風儼儼過人家呼來黃鳥
千山語吹起碧桃萬樹花羅雀喜停門外履科
頭然戴鏡中華葡萄初舉高陽酒醉傍輕鷗卧
聽沙

端陽二首

朱節懸絲自古今木羹艾酒集長林棋逢敵小
著偏勝詩到情閒句轉沉希絲自憐雙燕復浴
蘭翻覺寸懷深曉暈唯有葵花好日暮猶傾向
平心

冰結無事不優游節到端陽論酒盡其向赤符
驚巖屋還從朱索醉羣榴雲山十里圓窗座烟
雨千江籠爽曙但使清時餘稷黍懷沙何必賦
湘流

逸園新詩

三十三

道者

炎蒸無處不瀰漫幽壑常餘五月寒一榻引風
隨杖履半椽留月上闌干梧柯亂墮池塘影蜩
蟬低從桃簟拚遮暑不須河朔飲長林原自有
松籟

喜雨

東風吹起海雲長一夜瀟瀟雨到林枕上聽來
聲不惡卧中飛去夢全涼桑田不數黃河潤簷

年欣看白練翔撒得瓊珠饒萬井那愁輸晚

倉箱

李虹西見訪

誰向幽林問聘蓬忽驚求仲到離東故人把臂
雙龍合落日高談九辨雄五夜星文來座上十
秋心事入杯中即今四海連烽火肯使朝廷虛
府弓

吳鹿友過訪二首

送南詩

二十四

幽林已自別車塵何意將迎有故人羅雀門前
驚繡各為龍座上款嘉賓風清百二河山震禮
恕三千吳家真酣坐猶嫌暑漏短明朝把手到

河濱

庭前握手話生平門外蕭蕭多馬鳴三輔鸞鵲
驚繡各五龍烽火望旌旗携來嵩嶽澄清氣先

拔山州

化作金天霹靂聲繼攬皇華經萬里功

高自月台分明

題明我舅氏赴京補官

揮手驪亭賦別延渭陽斜日思悠然心盟白水
朝天子路指黃河看祖鞭此致風雲瞻尺五借
籌軍國真堪擬長安若問山林事且把繁阿漫
與傳

懷特城

交情縞紵憶當年風雨瀟瀟兩黯然夢裏黃梁
誰喚醒替頭白雪自堪憐雲霄鳳侶天涯外江

遠園新詩

二十五

海鷗群杖履邊具練連瞻天馬白暮雲縹緲馬
孤懸

春郊

皇州春色到林丘烟景微入望流柳岸晴光
低清燕桃溪暖氣媚沙鷗青眠綠野王孫草白
舉高陽君子眺自是天恩來浩蕩向榮何處貧
窮愁

關中流寇未平又聞秦兵叛感而賦此

甘泉烽火照靈臺海上復傳飛羽來波倒魚龍
驚戰地鯨鯢風浪撼蓬萊東征擬調咸陽士西
王猶聞鼓角哀斗大黃金誰肘後還勞

明聖恩邊才

聞派賊復寇韓城

貔貅萬隊出河北小醜還來誇射鵬司馬共君
班定遠將軍豈少霍嫖姚五原子弟輕戎馬三
輔門庭逼斗杓何以妖氛連歲月至今狐鼠勁

述園新詩

二十六

天驕

開居志感

赤膽由來戀闕情那堪射影水邊并九天日月
原高朗一字春秋撥蕩平道廢雲山陪杖履身
閒風雨入刀耕酬恩未了三生願斗氣龍文夜
夜明

其二

半世浮名附草萊壯心今日已全灰青萍匣裏

煙星斗白髮霜前催鬢腮自分逢時無媚骨敢
云當世不憐才東臯南畝終吾事種得秣田亦
快哉

其三

潦倒江湖似轉蓬當年啓事附東風功名已自
輸王拙力命何須計雌雄龍氣胸中合象緯鴻
毛天外冥清空鸞鵠羽星辰杳雲海浩茫一
釣翁

述園新詩

二十七

其四

自信年來穩釣簑馬蹄秋水任婆娑響空寒谷
青蠅少調轉陽春白雪琴懶慢齊頤慚運甕蕭
條門外儘張羅疎慵未著潛夫論恍有潛夫到
荷蘿

其五

垂老林泉卧不移一丘雲水澹蕭蕭
還憐我座上青山好護誰謝客寧留三徑草千

秦鼓竟五羊皮飛霞此夕輝明月何似南箕暖
侵時

其六

月滿空林書滿牀鵬冠相對意茫茫娥眉愧我
猶鸞鏡掩袂逢人罷郢粧自信封侯無貴骨却
矜採藥有青囊龍頭贏得黃精在任爾封苓說
首陽

其七

逸園新詩

二十八

世路嶮巇着步難江湖浪靜乃平安已幸乾坤
從我放還將禮數猜人寬脈經三折骨猶鯁硃
歷千磨色更丹一起波消浮海去任教風雨漲
狂瀾

其八

放逐非同落魄看

君恩原自海天寬烽烟到處催戎馬適軸翻教
賦考繁春雨一犁村市穩秋風雙劍斗牛寒小

人無計酬高厚延佇洛陽獻治安

其九

年華冉冉去如流浩蕩

君思悵未酬丹鳳五雲銜世彩青蠅一點逐江
陽門前布網雀翻去院底傾葵心自留即使幽
蘭溼澤畔行吟豈忍賦靈修

其十

終南佳氣鬱蒼龍慈惠水灘頭棲翼鴻漫道當年

逸園新詩

二十九

永作虛還看今日士為農床頭只許青山在座
上不教綠蟻空半榻低回思往事虛舟飄瓦任
東風

其十一

風塵脫却迥離群古木深山卧白雲長統一篇
樂志論昌黎半紙選窮文小人有母矜萊絲老
圃知君獻野芹種得離邊菊五畝一憑霜雪點
紛紛

漫興二首

蒼頭何必問前期俯仰昔今轉自疑世事從來
無意少年華端何人欺池邊山簡高陽酒馬
上王新豐雞黍但得彷徨消歲月姓名不許市
朝知

世有百年經幾選高山流水撥悠然門邊樹色
陶家柳江上烟波范蠡缸只有長歌隨我放不
將短髮倩人憐即今已作五湖長任爾滄桑變
逸園新詩 三十

海田

漫語

投老林泉野意多七松五柳帶烟波尚玄故擬
揚雲草謝客長留將徑荻甘載恩光啣雨露百
年世事附藤蘿山家原自無機城門外何須布
雀羅

鳴雨

炎飛六月火雲垂雷送千峰雨亂披半壁藤烟

高庵

山閣對雨

長風吹雨到林丘
開閣對雨
氣清
山樓

逸園新詩

睡

睡眠心
珊瑚
高
睡方

七夕二首

長
新
七夕

散秋江萬樹楓此夕無能乞織女徒持綈綈司
西風

雨聲明河映九垓起看牛女渡昭回風渡世路
千江險雲漢星橋萬鵲開大拙年年乞不去天
工遠遠定何來銀州繡幄傳今古遙望赤光意
轉猜

建子清

渭北沮南建子清蕭條秋色動高秋白雲低度
逸園新詩

三十一

蒼陵雨黃土重堆翡翠樓雙鳥逐魚窺去水一
腔懷古視長沱江天落木催寒露入夜尤添索
玉愁

雪中感懷

十二首 時流寇披猖軍士困
雪久可念也

霖雨經秋三月長海風又送雪洋洋排空坐失
青霄色着地平鋪白至光炙凍有爐炭欲藏避
空無計酒堪藏鵝池蓮意縣孤鶩夢半誰夢
蔡傍

夜半誰驚淮蔡傍六花盛饒自輕狂鐵營化作
銀城郭朱雀潭成白鳳凰河上投醪歸往事帳
前碩鰲屬非常可憐甲士圍水仗何日晴雲掃
戰場

何日晴雲掃戰場霏霏猶自傲扶桑樓臺有色
驚羅帶妃子無聲落玉粧村市烟寒勝酒價江
天水渡失漁航杜門定有裴安卧孰是當年舊
洛陽

逸園新詩

三十一

孰是當年舊洛陽幽人也自興高往戴家門口
回孤棹滿水橋頭竟早香梅蕊暗偷翠蕊色如
雪渾借玉虛光玉恭鶴鰲今何在投向南薰問
康

投向南薰問杜康鵝毛投擲更飛揚田家漫許
豐年瑞國史還占獻歲祥恰擬梅先飄柳絮還
國傳後負朝陽汝陰高會千秋事此日那勝星
聚堂

此日那瞻星聚堂
陶家却有茶香玉龍入
野牛溥壯雞守翻空
寶境藏靈透七松
潑傲骨客
遊三徑令雕鵲詩成
玉屑連水酒飲和郢歌愧
朱莊

欲和郢歌愧未莊
翻驚虎豹下池陽
千山烽火
烹瑤海萬隊貔貅
間皚裝射擬雙鵬
憐指墮志
圖高鳥嘆弓藏
瀟瀟尙自北風號
誰與征夫共
鷓鴣

逸園新詩

三十四

誰與征夫共鷓鴣
杞人空自結愁腸
山川遠近
訝吳練草木高低
咤石羊剪水仙翁
猶作巧
擁夫子尙頗狂
那從炙得陰陽炭
銷盡銀河洗
劍霜

解盡銀河流劍霜
霜毛轉轉護金羊
天花散玉
稷雲影池水聯承
如月尤謝道詩成
工擬句王
元酒煖急呼觴
白霓此日開連璫
好送先生入
醉鄉

好送先生入醉鄉
便娟窺幕損靈觴
兒童龜手
爭厨火姬子鸞
靈怯凍粧色動
三千鮮世界威
揚百二古沙場
邊愁中夜不成寐
還取屠酥對
孟光

還取屠酥對孟光
小釀沅醪擬匡牀
染園忽憶
佳人賦
射徐看仙子
雙雀起門庭
羅練永
垂簾宇
驚凝霜
煖寒安得鄰生律
一吹能回萬
谷陽

逸園新詩

三十五

一吹能回萬谷陽
轉看雲分擬千箱
屋頭只有
孤松勁樹底更
無落葉黃
未遣青龍傳柳信
先
從白帝放瑤光
即今重壁堆南畝
應是天工報
歲康

新秋間流迄漸平

二首

聞道三川奏凱歌
鴈聲綿緲過藤羅
百年禹貢
還惟正半壁瑤天
轉太和聲
鼓于今寬將帥甲
兵從此挽天河
可憐五載玄黃戰
者定終歸馬

伏波

幾年豺虎蹀甘泉此日元戎奏凱旋
柳色尚餘仙掌恨

中部有仙掌巖

鴈聲遙帶玉華憐
援桴

暫卧將軍鼓安堵徐還野市烟縱使綠林不復
及敢疎刁斗任高眠

跋

吾師今耿先生文章政事不讓人以
於此其量揆玉體金業非聲聞
而近山澤移無而中賜意騰
長宵所味天籟人願自相憤
飛洒似如生卧之將墨楮淋漓
雲之致升元天室向僅足擬其高

逸園新詩

大典策者夫世之牛鬼蛇神未是長吉
高唐壯語宜有少陵望瘦狂俗
皆云与魚元与白之依身而造以遠
矣先生力持風雅而里金邪里其
猶若是象典存境以情生以以脉
通經濟在實皆自篇什中運出先
生其博訪之師乎然先生之靈似不存于

詩乃常情于詩而為不於于集者本
 難其究怪非生而可測也是特
 其家寂之一吹多可植則是門牆勉或
 以知美矣云尔

門人李可植 敬首跋 呈書



逸園新詩

逸園新詩一卷詠懷詩一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明耿志燁撰志燁字明夫逸園其別號也武功人
 萬曆癸丑進士官至提督四譯館少卿是編乃志
 燁歸田後所作於詩境未能深造至於咏懷詩一
 卷追和步兵且一一次其原韻尤為攻所必不能
 勝矣

李文敏公遺集定本二卷附

錄一卷

〔明〕李國楷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七年李蔚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敏遺集

三卷》提要

遺集輯訂述畧

嗚呼詩有之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鳥知此語之悲耶慨自上天降戾生民疾威兵燹滄桑崑炎海沸經百折而延一息以有今日也豈繫余小子之能微私造化母亦惟是先人積素用能庇其後而陰相之蒙緒澤者皆所自焉則誠匪人矣仰惟先府君太保文敏公亢譽士林挺節揆席豐功大業見于誌乘詳矣至平生所深嗜而樂之者惟文章一事自登朝以迄解組著述不下數十萬言乃今三十遺集定本

述畧

年來

人見背七齡

非人故業中落未幾

數口之所以蔽風雨者一炬盡之而先人所蓄蕩然矣其明年小子年十五稍解人事思欲讀書始撫輯殘蠹於寒灰敗楮中先公集尚得十之二雪涕珍收隨避亂來京師孤生稚子加以貧乏不能表見於世顧衷恒怛怛賺而不釋未幾而甲申大盜發難國步驟更小子適以試事先走易水雖身免于禍而家累

又蕩然矣嗚呼遭此二大厄海內鼎貴之家能完其世業者與有幾而況辱愚不能自立如小子者耶自是而倖竊一官又復十載每念負荷刺背攪心求之朝賢求之姻黨求之零編賸簡求之經過臨眺之地求之慶弔贈遺之蹟僂僂磬欬尚留千伯之什一於人間斯集是也凡得詩九十六篇文十四篇附以先祖贈少師公暨先太保誌二首甲午之春謹錄而藏之尚擬廣蒐博訪卒成大觀迄今又五載歷時燕久文獻漸湮網購力窮竟難復得雖多繕副本終以再遺集定本

述畧

二

帙爲懼用是敬壽之梓珍弄家塾以示後人嗚呼區區詞章之末無足爲先太保重輕且吉光片羽亦不敢爲先人身後名計唯是千口澤存不敢褻不敢遺少遠人子之責而已尤可惜者先太保立朝大節戡定危疑指陳利病妥宗社而福蒼生論列錚錚皆見之奏疏中卽故府典冊亦燬于兵火今竟不可得矣終天之痛其何時已哉

順治己亥秋七月男蔚敬述

遺集初鐫時唯憑一館課殘本故文字多闕帙而

贈荅之什或他人作以偶經筆錄亦遂闕入一二首十年以來殘者未能補闕者無以正也丁未二月同里張茂才亦純名世修者以先公館閣試草一帙見示則詩文諸篇粲然完備且有前刻中所無者亦純云傳之自其先人珍藏數十年雖避亂四方未嘗撻拾噫可謂有心人矣捧玩之餘不勝銜感因合後前刻重付梓人補闕訂謄遂成完璧計文二十二篇詩一百一十四篇附錄墓銘碑表祠記五篇羣爲上下二卷題曰遺集定本所以別

遺集定本

述畧

三

於前刻也嗣嗣告成迺其始末並識歲月如此

康熙戊申季夏旣望男蔚再述

李文敏公遺集定本目錄

卷之上

修實政以濟時艱疏

擬進文華寶鑑表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論

大人正己而物正論

反絕交論

公論固之元氣論

擬合刻文心雕龍詩品序

遺集定本

目錄

原文

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說

心性才情說

文章根本六經解

守道守官辨

春和蠲租頌

有序

恭默室箴

有序

七廣

瀛洲賦

河圖獻瑞賦

贈開龍章司理奏績序

贈霍明府報最序

青屏偶句正音小引

蠡縣潘令公德政碑記

故徵仕郎中書舍人岱麓李公墓誌銘

卷之下 五言古

初冬卽事

餐菊

遺集定本

目錄

二

久旱憫農

題唐十八學士圖

洛陽朱邸篇

一僧

壽陽陞道

曲阜孔公壽母詩

感鳳篇

七言古

金臺行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賦得東風已綠瀛洲草

井霖應禱

明河篇

雲行

山上松

湖上吟

題瀛海張封翁壽冊

題陸鍾陽錫類冊

遺集定本

目錄

三

題魏翰檢恩綸冊

題黃封翁壽冊

甲子上元單仁君獻壽歌以紀事

題翰檢唐元樸尊人壽冊

壽詩

五言律

禁林春望二首

午日憶江南競渡

玉署槐陰二首

冊封雪後次懷來

山中早行

雪霽

途遇來車

訓館兄姜仲初賀子韻二首

游白洋

夏雨感懷四首

久雨初晴

贈梁廉吾國醫

遺集定本

目錄

四

七言律

落花

閱遼左邊圖

賦得秋聲一雁飛

瀛洲亭聽鵬

露凝仙掌

閏月中秋

慈帷壽日恭紀四首

舉爵兒李伯襄館丈見賀奉酬

道出榆次

望太原城

節將入城

失題

景僕張兄邀遊葛洪山三首

舟行

千葉蓮

舟行遇雨

故園兄弟登樓讌集

遺集定本

目錄

五

海棠盛開嗣昌張兄招飲

嗣昌張兄園飲芍藥花下

經元輔李文康公墓有感

毛孝廉修之見懷依韻賦謝二首

喜盧甸南孫茂先二文學過飲

送賈浮弋侍御

甲子上春鄺光祿母舅七十初度二首

壽單明府二首

輓趙瞻巖學博

五言排律

恭送福王之國

頒曆恭祝聖壽

賦得秋夜長

雪夜偕友飲嗣昌精舍梅花樹下

中元於嗣昌張兄池館汎舟

石炭

山屋

七言排律

遺集定本

目錄

六

祝周玉繩年丈尊人

五言絕句

聞鶯四首

賦得我愛夏日長四首

雪中雜詠四首

七言絕句

初夏暑中卽事四首

失題八首

奉和呂年丈二首

暮春四首

附錄

墓誌銘 二首

墓碑銘

墓表

祠記

遺集定本

目錄

七

李文敏公遺集定本 卷上

高陽續溪李國楷著

男爵輯訂

孫男其毅校刻

脩實政以濟時艱息煩言以定國是疏 館試

臣聞善治天下者萬務糾紛絜其領而自理衆口波
馳濟其源而自清故天下之所恃爲維者政事與議
論兩途而已此兩者勢相衡弊亦相因政之利弊不
獨在政也而亦足以生言言之請張不獨在言也而

遺集定本

卷上

疏

亦足亂政分綜有各重之形獨制有歸一之路陛下
亦念及此耶昔人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今時事之
孔棘人言之可畏臣欲臚列而不詳欲深言而不敢
臣固畧言之臣觀有家者隴畝不治藏獲袖手而旁
睨處分不明姑婦勃谿而鬪齒此不可爲家其大於
家者可知也今之當局而幹者陛下之家政也露章
以請者皆陛下噴室之言也臣不知其所謂政者何
如第見悠悠泛泛無振舉之精神亦不知其所謂言
者何如第見如蠅如蟬有虛憍之意氣觀朝而九列

孤睽庶司彫曠千孔開張渾漏天之難補百呼莫應
若濃寐之不醒重之哀鴻在野疋子假以含息脫巾
在邊癰人待其潰決卽極力匡襄恐時艱之未頓起
也陛下得無有懼心焉乃咳口而譚者又可異矣一
事也辰酉換其典除一人也由躋參其毀譽簡則角
之忽挾筆下之風霜合則怨之俄灑舌端之雨露越
楚懸於肺肝戈矛起於同室國是不明莫此爲甚陛
下得無有厭心焉臣愚以爲頽墮是委罪在官守而
上或以廢閣啓其端支誕之失罪在言責而上或以
隨集定本 卷上 疏
留中張其焰今之大計亦曰脩實政息煩言而已夫
以政脩政終日之補苴幾何然精明振厲皇上昔年
亦試行之無今日痿痺之景象也誠思紀綱何以委
頓中外何以壅閼服官者何以蓄縮持後奉令者何
以汗漫寡成舉令甲之舊毅然釐飭不啻駘街更駕
之馬而予之以轡轡將天下之賸者開明什者起立
則濟時艱之上務矣夫以言止言衆喙之梟張實甚
然謨謀靜謐皇上昔年亦試享之無今日凌許之風
習也誠使籲天無隔閡之苦投匭無不報之牘勿論

門戶中門戶外而第衡其理勿論獨爲矯舉爲狗而
第核其情舉度閣之塵豁然蕩滌不啻驚風震浪之
舟而導之於安流將天下之囂者歛頽設者帖心則
定國是之要術矣究而言之陛下惟不脩實政耳誠
脩之則行乾之精意束人於政中重巽之明威攝人
於言外政實而言者自不得虛政簡而言者自不得
煩畫一之法立游譚聚議之徒息陛下何不一轉念
而爲此屑越也臣愚不勝惓惓惟番神省覽焉天下
幸甚

隨集定本

卷上

三

疏

擬進文華寶鑑表

命中元鼎發琬琰於崑山照繼重離擷菁英於瓊笈
欣逢作述之會叨陪編次之榮知燕翼之謀長瞻龍
樓而永惕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天下有大
器恒筦挈乎元良致治多成模範昭垂於圖史風憲
典則夏道敬承緝熙光明周王肆靖故君學正業志
不懈於乾乾而秋實春華功每收乎旦旦然前言往
事誰非著德之資乃淡見甘聞無取沃心之益帝範
之連篇茂矣承華之要畧無聞未有括言行之大成
遺集定本 卷上 四 表

風傳紫闥搜經術之格論星柄青宮如今日者也欽
惟皇帝陛下德冒玄濛功儀蒼瀨用創爲守冀北雲
蒸驟帝馳王中原霧汎謂太子者天下之根本善作
期於善成言行者君子之樞機前事可師後事矧皇
考有大訓予一人勿敢或忘而作者有明徵二三臣
其體朕志用繙往牒載煥新猷蓄潤乾潛乃流仁於
不匱磨礪震器庶主鬯之無取顧臣樸樸之材謬當
編摩之任文華清切懼去取之迷方寶鑑精瑩慙如
蠅之濫入校讐力盡未敢襲謬於金根披閱魂搖妄

異增輝於銀榜戴九重之嘉命鳳簪龍螭集衆善之
兼長狐腋鵝跖咸陽寶鏡忽炳煜於晨光赤水玄珠
乍勃騰于夜浪此皆一人之寵豈曰臣力之能然葵
藿之誠傾心南陸而芙蓉之水函奉北園所以祗竭
鴻私仰禪鶴禁者也伏願陶鑄天地之鍾鼓鑄帝王
之範蚤教諭慎左右維萬世之治安行正事聞正言
歷三餘之黽勉將東明之日扶桑浴而愈光繫少海
之源渤澥澄而益潤臣等無任 云

遺集定本

卷上

五

表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論

論曰天下無遁轉而下之法象有仰參而上之神理
惟聖人之心不自用常與天地通於是天地之德不
自闕還爲聖人合何也天地一心也聖人一人也人
同得天地之心則亦同具聖人之人獨此靈靈炯炯
一脈際天蟠地而無所天閤衆人以離跂之心措其
最初之心內且營之外且韃之積臆而翳生焉積闇
而光掩焉天地日以其精牖人而人不受人亦以其
識乘天地而天地不受遂使穹然噴然者若距我以
遺集定本 卷上 六 論

形窈窕冥冥者若閉我以精人與天地隔而愈岐觭
而更遠天地之德自合而人自分矣不知人之生天
地生之也氣之與理真之與精何嘗發秘而令人不
可控揣聖人亦卽其無容發秘者妙以合之而方寸
宛然具造化焉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也夫天地
陰陽剛柔耳彼二曜之九轉四序之敷運萬治衆形
萬竅肖辟以爲足以盡天地之德乎未也陽之不能
爲陰剛之不能爲柔也人所知也而陽之未始不能
陰剛之未始不能柔也非人所知也獨其細縝磅礪

之始藏慘黷塊扎之元有陰陽不得無以攝其氣剛
柔不得無以鑄其形而理陰陽調剛柔者不得無以
神其變化是則所謂德也聖人者靈心之微映可以
無所不參解大力之仔肩可以無所不幹運而圓神
之通決可以無所不周折而中理嘗試言之何思何
慮返於玄同不識不知順乎帝則太極一罔也闢而
動直作於重玄翕而靜專滲於黃墟兩儀具體也舒
慘斟其衡而物無私寒暑發藏調於度而物無偏晦
明六子嬋化也優而游之俾其自求順而宜之俾其
遺集定本 卷上 七 論

自得悠久之無疆元命之不已也至若雲蒸雨濯宇
下昭蘇聖人之澤孰非天地之仁藏疾包荒萬流并
舉聖人之度孰非天地之大雷動風肅庶品鼓盪聖
人之權孰非天地之斷是不特與天地參直與天地
合不特與天地並其功直與天地合其德其合也萃
倣之所不能到而神印於杪忽之間附離所不能襲
而締結於形埒之外聖人同此德曾何分於天地聖
人卽天地又烏睹其合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子
思不云乎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夫流不如川則沃衍

之脉裔化不敦厚則停泓之源薄天地之心時露於衆人第不能濟之如川敦之使厚耳苟認取而克擴之火然泉達之勢卽爲蓋天容地之規而盡性至命之時無加元來自具之體孰謂聖人爲絕德哉

大人正己而物正論

物我者其各正之原乎大人者其衆正之摠乎人惟不知物之本正也而始多一正之之術又不知大人之因衆正也乃始翹然一切以與天下角鞭撻煩而馬窮網罟多而魚亂此非物之罪也夫物之欲正誰不知己我卽多方正之終不肖其欲正之心故痛癢者以人搔之則不適也此無他隔於膜也況己與物均受正於天者也己于物中僅處一焉己一而物萬則己之權輕物之權重而欲一以理勢輕以馭重無遺集定本

卷上

九

論

論膠膠投擻失其寧一之理卽天下帖然服從惟我規條物與己終岐而不合格而不入駕馭之智勞性命之情傷矣謂之以己正而非正己謂之正物而非物正也於是以物正之妙歸之大人大人不知有物也知有己而已不知有物正也知有正己而已弓之弛也繫則正器之歆也中則正假于外也醉之側俄也醒則正嚙之顛倒也覺則正需於時也若夫轉其名不轉其體自大人言之見正己自天下言之見物正此其境界可知而不可言可思而不可議則神化

之至也何者天下惟自正之體已之所不能分不正之名物之所不欲受大人者虛漠恬澹之倪原自守也然而不墮也道德名義之迹非盡屏也然而不恃也冥而含之龍之休於蜃蛭之藏于蛻已無思也物亦無思也已無爲也物亦無爲也操軸最微而再撫最遠吸脉最細而普汎最神我不矯其偏而物已全矣我不酌其寡而物已多矣我不予之害而物已利矣當其時不知孰爲已孰爲物第揔絜于正亦不知孰爲正孰爲正之者適還其物與已譬三垣九野各遺集定本

卷上

十

論

歸其分而辰極自定四時百物各安其常而天道不言故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又曰大人者其動也天行其時也物化如是而已矣彼才臣之所營智士之所濟與天下戰爭于才智之中偈偈焉而未有定趣歸於物而不適其和乃結轡于已而不得其性者也然大人之付物以已庸人之觴物亦以已於太虛中謬執一念以爲已又於萬物中偶睚一情以爲物於是物之不正乃彌甚則正已者其以克已之學爲端云

反絕交論

昔朱公叔著絕交論蔡中郎正之以爲貞孤有羔羊之節劉孝標廣之以爲神庠探玄珠之契而范曄之論曰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敵而忘得朋之義近乎隘矣乃飛色於彈冠結綬之榮華腐心於荆卿豫子之感激是同適而稍遷其轍均情而故岐其貌則亦未能因其言一反之也夫君子不入烏獸之羣則倫類皆爲吾與通人不標離索之行則聲氣皆爲吾契大易論功於出門毛詩歌德於伐遺集定本

卷上

十

論

木同方合志記有明徵切切偲偲聖垂教訓故天地交而四時行君臣交而萬務舉事非替也有鰥及微而交禹益五臣比德以贊文武義非退也吳鄭以紆綯爲美譚高胡以韋弦爲幽贊公未嘗輕也子高抗手而拱揖伯翳役曳而遐蹈私未常重也不善交者隙末緣其根撥幽終關乎初繆遂一敗而不可收善交者別水醴之淡井辨蘭鮑之馨穢乃一合而不可睽慙熱而吹未達涼燠之宜因噎而廢不受稻粱之用非通論矣何者古之君子其律已常嚴待人常恕

嚴則恒以可絕者自絕恐友之有以窺我恕則以不
可絕者付友恐我之無以受人故以道相成而傾蓋
可以結驪班荆可以晤語以氣相呼而千里可以命
駕三山可以披衿以直相窺則割席分坐不爲許解
裳自隔不爲憚以神相許則夢寐追尋不爲愚杵曰
定交不爲鄙以死相盟則護疾拒賊乃所以捐吾軀
達君率友乃所以成吾志也如是則春不增華秋不
改葉嚶鳴互答以成聲填篋于喁而合調風雨聚結
五常賴以不毀金蘭編次萬民借以作型蔽過竊譽
遺集定本 卷上 十三 論

之風清犯禮背公之習斷矣故以爲川瀆並決不知
其麗澤相資也以爲游鰲踐稼而不知其鴈行相比
也山鵬見謂得無詆訶之傷情鳳德自詭得無矜詡
之失實乎卽就穆立身始終許之典兵於梁冀之門
則其於交不惟不能絕也抑且不能擇故威畧可以
解令長之印綬而難以寢奸雄跋扈之謀嚴明可以
動太學之校作而難以回闕寺含握之勢正言不諱
憤懣以死絕交之謂何乃始以親任卒以乖迕耶抑
穆又未可盡詆也思嘗讀其崇厚之論廣博敦龐有

深思焉故君子得絕交之心則殫身不慮其不較得
崇厚之心則與人不患其不廣然能崇厚矣交又何
必絕乎卽以此反之可也

公論國之元氣論

問之善爲國者必關其上下開通之路然後人心服而天下治何也一人之呼吸天下人之呼吸也上之權不攝於下則爲滯散下之意不收於上則爲天閼閼與散乘而上與下莊於是從呼吸開通之處自造一結轡之象一世之人心國是瞽亂而不可止國乃因以大壞獨不思下之賴有上者爲其宜吾鬱而達吾愉也愉莫真於衆之所共嚮鬱莫大於心之所欲言吾不奪其嚮而曲暢其言彼衆心寧有不得其理

遺集定本

卷上

論

者故曰公論國之元氣也夫盈天地皆氣也野馬網緼塵隙決驟是爲游氣魂魄浮越精神麗雜是爲煩氣寒暑乖錯陰陽愆滯是爲沴氣獨有所謂元氣者肇於天地未立之先滲于萬物芸生之後布濩磅礴不可端倪游者得之而變煩者得之而精沴者得之而和然後清寧之化真於兩間其在人之一身亦然人之所爲心能思耳目能聰明手足能持行者元氣通也腠理不到結爲癥瘕支節不貫廢爲痿痺若是乎元氣之所係重也乃公論之於國何以異是人雖

甚愚未有敢於斷創元氣雖甚悍未有敢於排擊公論者獨其一膜之見悞認爲矯世之術於是心本私也假公以覆之事本獨也煽衆以和之自以爲公論而公論卒不在焉是猶鍾乳烏喙雜然並進銷耗其膏血攻伐其腎腸以爲養元氣也必無幸矣然公論之在天地間卒不可磨滅有消之於小人得君子而消者有晦之於士大夫而匹夫匹婦反明也此其運軸甚微而氣脈之滯塞甚大轉關甚細而氣運之遷忽甚神苟能調衆適之窾予之以獨勝之權其心不

遺集定本

卷上

論

自用而爲天下用天下亦各捐其心而爲我用如瘖者得鳴痿者起立啞者之乍投飲食其暢遂飫滿可言喻哉宋之季也新法行而公論細和議定而公論再緦後乃上下比同是非莫辨不知公論頓藏於何所主張於何人悠悠泛泛國亦隨以俱盡猶元氣重傷之後止有一縷夜氣自爲翕嘘而反覆枯亡無以自存此西山氏所以流涕而入告也大抵人之所爲傲睨公論而不顧者以其在人也至見爲元氣則我之命脉開焉知其在人而不知其切於已每每扼吭

以希引年噫嘻覆亡之相尋久矣

遺集定本

卷上

六

擬合刻文心雕龍詩品序

蓋聞苞符祕密藉義繩以發攷玄素奇葩傳倉畫而
授簡故摘墳紉典文紀昭垂南風卿雲詩源全洞渾
噩雖遠洋纒猶存獨樹者舉其孤芳兼通者標其雙
美有能表章遺帙寤寐昔賢或收斷檢之餘吹噓煨
燼或涉分條之派摠滙淵源斯亦作者之功臣藝林
之快事也周秦綿邈漢魏浸尋餘波涸澗注於梁代
劉舍人潛握銀管扶輿突於剔毛鍾叅軍獨秉金科
酌權衡於累黍故能博綜道器洗發淵微謂文自心
生非無根之絢藻詩緣品鑄如定價之珪章苟飾詭
尚浮先諱之典刑徒墜泊風頽響細建安之骨力何
存於是克殫厥心抽揚衆品宗經徵聖窺在昔之精
神通變鎔裁解詞人之苑結窮情寫物警策者躋之
上乘指事造形平鈍者推之下駟固已嘔心肝於竹
素建旗鼓於坵壇矣然欲擷兩長更煩兼列譬錄鎗
並奏合收聲樂之全珠壁交輝縱覽山澤之富庶羽
陵蠶簡獲普汜於人間西巖鴻緇不韜伏於天府爰
刪梨棗傳之通都良工苦心可得而見道惟鼓吹風

遺集定本

卷上

七

序

雅則富豔而非爲縛繁意在折衷情文故審確而無
嫌擬議抽黃對白如錦繡之抒心刻羽引商若笙簧
之觸手蓋一代之著作有時尚焉謂六朝無文章非
通論也學者誠知物受雕而成器不涉於騁爽之汪
洋辭程品而見工無取乎許桓之平典天情開朗逸
思瞻華旣矩矱於典謨亦規隨於雅頌則二書者實
渤海之津筏而燕越之非遠矣或曰彥和雕琢性情
乖玉振金聲之旨知術拔萃非樹德建言之摹仲偉
屈孟德於下曹刻核泰甚置休文於中第宿憾追修
續集定本 卷上 片

續集定本

卷上

片

片

原文

文以載道也而變化生乎心制作符乎事幹運乘乎
時無古今一也第古人之文重今或失則輕古人之
文大今或失則小古人抒其所有不得已而文今人
剽其所無可已而不已也無他道不足也道不足而
強附於文雖風飛騰豎波駭雲屬猶女工之有綺縠
音樂之有鄭衛匪直無益抑又害之乃古今人始不
相及嘗觀文於天地矣日星之昭回歷萬古以常新
山河之拱帶亘大地而不毀雨露所濡蔚爲嘉卉珠
玉所韞媚於川澤此天地之文仰天地之道所殺也
使無道以主持其間將布星洗日以爲明擘山導河
以爲功私雨露以見其德剖珠玉以祭其彩彼天地
亦勞且褻而不可久緊倉書旣雨龜畫旣浮於是舉
苞符至文一付之聖人非付其文付其道也昔人論
文曰聖人有其位則以化洽爲文無其位則以述作
爲文故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放勲之
文光四表格上下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
文布法於象魏夫子之文木鐸於萬世雕雲之自成

續集定本

卷上

十九

原文

五色儀鳳之冥契八音將使拔藻抽華者復獨于獨
翰含宮嚙微者踟躕於煤吻天下文章孰大於是乃
易簡之宗措而繁縟渾灝之書蕩而夸靡莫不人舉
鵷鷺之儀家縱雕蟲之響劇心鉢目騁六代以探奇
擢腎枯髡涉九流而競逐張之以爲有則龍興虎變
宇宙在其毫端秘之以自私則發枕肱篋萬物挫之
形內於是高片語於千秋哀獨絃之寡和其衷憤也
拾四照於春華遺萬寶於秋實其氣浮也憤則雖黃
之口辭訖不倫雲雨之手翻覆異態浮則野鳥之音

遺集定本

卷上

二十

原文

冒爲鳳吹土偶之質悞被龍文噫所稱經國大業不
朽盛事謂何而乃若是耶間嘗譬之聖人之文菽粟
布帛也後世則冰珪玉楮矣聖人之文黃鍾元間也
後世則繩聲細響矣道有興廢而心載淳頗事有雅
俗而時分隆替其輕重大小之故不較然哉雖然文
者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肖也名物事變之所綜
也古人非獨具心思別闢耳目學者動澆解三代以
後人物乃韓歐諸子稍得於道猶能起八代之衰而
反軋苗之習苟能純乎道則辭文肯遠又當何如安

在今人之獨選於古也

遺集定本

卷上

二十

原文

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說

天下未有無本而能立者也其最切者莫如身吾身有骨焉有真焉骨不欲脆脆則血肉無所附骨不欲露露則面目稜稜而易於取憎故植骨者不可無護惜之心然真之不存則不難內以枉吾神外以拂天下又不難顯以矯天下陰以攫吾私并其骨亦強陽而不可任委頓而不可支矣何也名節者身之骨也忠義者身之真也天下有愛其身而身尊葆其身而身全者不可不察也嘗觀宇內軼軋磅礴之氣凝於

遺集定本

卷上

三

說

遺集定本

卷上

三

說

而於陵趾其跡則其弊也爲曠名爲苦節皆非祭於忠義之本心者也忠以言乎其不欺也義以言乎其斷也吾不敢剽襲以欺古人儉渙以欺世主青天白日鑒膽抽腸天下目往來於靈舍而洞然無疑又且巖如山介如石刺裁分明無所濡惑本非戀道德也而況功名本非希圖達也而況寵利名不驚亦不湮節不標亦不什斯真名節也哉蓋嘗反覆斯說而得立身之槩矣然本之爲言豈以是爲未竟者而姑借之沃其根乎非也世固有枝繁而根或傷未有本滋而未茂者也此身一失則空華虛泡於何歸者此身既立則間閭縱橫無非實際故仲素氏於塵昏波蕩中提一要訣示人以本立道生自不煩著力耳他日論士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三代人才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漢唐諸儒明道者少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由是觀之不忠義未有能名節者也不明道未有能忠義者也本固有攸在矣此可以合証立身之說

心性才情說

古未有以善言性者而觚其說於孟子然性不可見而言心心不可見而言情又言才大都由顯以徵微卽衆以明獨而性善之旨始暢夫性一而已命于天而來藏于靜而宅天命則無偶也靜藏則無朕也言心已露于覺矣乃紛然環證于才情之交得勿繁說而反晦乎是不然定一致之衡者必究極于百慮砥常圓之魄者亦令印於萬川要以明吾性已耳人之得于天其清濁者氣之偏也厚薄者質之簡也而獨

遺集定本

卷上

話

說

所謂性聖人與凡人不異庶民與君子不異然聖人全而凡夫虧也君子存而庶民去也則性之權若不能自持焉而試返其赤子之心與平旦之心彼昭昭靈靈者不猶然故乎此性之舍其真而聖人君子之潛于橐籥也迫其發而爲情幹運而爲才情不與性謀而性之生機亦勃勃其鼓盪矣才不與情謀而情之分量亦油油其愜適矣摠之性立而心載焉情倪而才幹焉昧者不識心性弁以不識才情明者見才情卽以見心性也而不觀火乎鑽木而燦擊石而燔

薪而傳皆火也指木石與薪言火不可舍木石與薪求火亦不可火空而無著故麗物以明性虛而不宰故感物而動所感之物無窮則才情之用亦無窮其用無窮而性之千變萬化亦若全涌而不可禦故曰無者所以爲妙也有者所以爲用也夫善天下之物者莫貴於有涵天下之有者莫大于無吾言其無而有者藏言其有而無者顯此言才情者所以善言心性也然學者泛索於才情則焚而無主直証于性又淵微而莫測其最可實力者莫如心邵子曰心者

遺集定本

卷上

廿五

說

性之邪也心正而性得矣性得而才情具是矣故孟子又曰盡其心知其性矣夫知其性未有拂其情者也盡其心末有不能盡其才者也參兩說而通之而性之旨無餘蘊矣

文章根本六經解

問皆狀六經之藩而知文章之用大也又嘗涉文章之流而傷六經之旨微也夫經之不得不六也非聖人有意分之也苞符之祕自未盡以前已淵乎畢具於是演之爲易叙之爲書宣之爲詩制之爲禮樂斷之爲春秋一經可以孤行不相借也六經可以參行不相繆也此固自本自根寧惟竊經者不得傍其支節而附之卽畔經者亦不能振其根莖而剗削之矣何也天下有大根本虛而不誦動而愈出造化一爐遺集定本

卷上

其

解

而百昌熙一翳而萬卉欽朝華夕秀日代於前任謝榮怨落者之紛其情而太空固漠漠也至於文章何獨不然乃拘拘者之言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誦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摠其端紀傳移檄則春秋爲根夫墓體而思其肖卽醅肖猶二體也尋響而求其諧卽克諧猶衆響也何也物以隔體而不親意以屬響而不韻而矧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乎若之何曰文章根本六經也夫所謂根本也者言以別乎其幹葉也夫物不

能附華綴萼造爲無根之采則亦不能收其殘英敗葉留爲來歲之春故繁穠與陳淡不同而各極其致者其根本沃也彼剪綵爲花雕楮爲葉對之索然不覺神理盡矣故謂六經之無與於文章非也在無膠柱而鼓之謂文章之不出於六經亦非也在無按圖而索之胡寬之營新豐雞犬不迷優孟抵掌於莊王前以爲叔敖復出也此亦其似矣而識者猶嗤其假也宇宙自曠襟靈自拓吾不敢不爲聖人之徒而克言禹步所不能來也吾不敢不惟聖人之法而夏政遺集定本

卷上

其

解

周索所不能羈也而矧其節節而合之寸寸而比之則六經之後亦烏用此文章哉故得六經之實則文章之名可不立傳文章之神則六經之筌可盡舍也語曰制車者不試轍繼屨者不量足通乎此者得其解矣宋有曾子固者其文渾厚爾雅直逼西京而說者遂謂子固文章根本六經夫子固之于六經吾不知何如有能知此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守道守官辨

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執之虞人辭既而舍之左氏引孔子之言曰守道不如守官柳子駁之曰是非聖人之言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由左氏言之則官與道離跂而不一由柳子言之則官與道混同而無別是不可以不辨愚以爲道虛位也官定名也道之神物物無不包舉每傳官以顯其用官之局處處皆有實際終不得竊道以行其私道之途寬故上下之相臨尊卑之相取道維之

遺集定本

卷上

廿八

辨

矣官之經嚴故下無牟上之權卑無據尊之象官制之矣然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堂廉非不肅也而獻替或缺天澤非不著也而弼違或爽於是奔走爲能則曰令共之道唯諾爲恭則曰承順之道便於君不便於國則迂道以就之利於私不利於公則假道以覆之竄身於繩之中乃置身於繩之外陰壞之以爲實者并陽居之以爲名而道始爲天下裂若君子則不問道而問官非舍理而論勢也正藉勢以維理也何者凡理之共由卽謂之道非位所實歷不謂之官

故陰陽之不相糺水火之不相賊各效其職而無悖害者五行之官順也視不與聽爭能持不與行爭功畢獻其靈而無凌越者五體之官得也國家之建官何獨不然酌之詳要疏數以定其等祭之聲明文物以昭其紀嚴之帶裳與馬以式其度比之賞慶刑威以一其心司謫變者不得問錢穀也職刑名者不得擾獄市也典衣之不得以典冠侵也庖人之不得以尸祝代也夫天下之官亦治天下之事耳而胡其斤斤自守若是勿亦各有域焉無容借道以自文而令

遺集定本

卷上

无

辨

競與曠相尋也哉嘗觀周禮一書王者則官天地矣彼其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百官之統於六官六官之奉一人所謂道也而公孤不分卿寺之威官司不干長吏之典則所謂守官也惟上不虛責下以道而實任下以官故下分効上以官而合奉上以道官與道不得岐之爲二柳子之見或出於此也與若夫籠道之名毀官之制非招而往爲虞人羞吾寧取左氏之論以爲官坊云

春和蠲租頌

蓋聞王者以民爲田則祁寒暑雨每關當宁之懷聖
人以時爲記則乘陽布令尤厯先事之慮故惠而不
費美政所以因民公而不私天下於焉在宥况乃省
耕伊始首開茂對之源南畝方緣大普蓋藏之利此
仁者之上務而保民之懿踪也茲者青陽啓候條風
盪和善萬物之得時覺斯人之吾與念舉趾于耜彼
霑足濡體以何堪而振乏勸分亦補偏救弊之未廣
爰頒明詔特予蠲租謂樹藝之力汝惟自力而上不
遺集定本 卷上 三 頌

奪爾以爲功卽婦子之寧亦惟自寧而上不拮爾以
爲利彼或寬之於秋者酌豐歉而制其宜何如蠲之
於春者並覆載而挈其大於是群心電送快畢達於
勾萌庶物昭蘇共翔和於韶景嗟衰世之弊政猶思
額外之徵卽三代之至仁亦謹什一之制矧茲曠典
殊邁前脩自惟鉛槧之才曷測高深之量然野老典
歌於田畔誰非天籟之鳴而使耒耜於康衢亦紀
農夫之慶不揣狂鄙輒獻頌日猗與明辟懷此下民
苞籥庶類疏導玄津陰陽幹手造化居身其動惟時

其歸爲春軫此春時草木咸遂彼甲者乎彼樹者植

哀我矜寡莫不顛顛嗟我農夫未或不匱惟此農人

邦本是依杏花菖葉耕耨者祁祁水旱斯沴襁爲痲

忍哉其膏以供我肥緊昔先王省耕而補與其振廩

何如勿取我黍我稷我稻我稌指以予民大惠斯普

分田課入雖國之常厚儲於民乃千斯倉言乘春令

大詔用彰病者已甦痿者已行惟此麗洪室給家足

不奪爲予不吹爲煖太倉一稊萬方迂福帝惠靈顯

皇仁穆穆自天覆之油油其雲匪惟雲斯王澤如春

遺集定本

卷上

三

頌

萋萋與雨麻深既均匪惟均斯王言如綸惟此盛德
何以致頌寶我嘉穀斥彼銀甕春日載陽和風欲動
千萬斯年永紹其統

恭默室箴

蓋聞渾元含精儀象由之成撰玄樞於穆行生所以
發機故飛而能潛龍德神其變化靜以制動聖學潛
其淵源然結念于驚譁病在紛拏而或開叢脞之端
藏聲於遠密弊在耽虛而更滋廢墜之漸是以戒慎
恐懼嚴須臾於不離見曉聞和葆希夷於無朕粵稽
虞帝肇統危微洎乎商宗覃思恭默夫恭以爲默既
不措乎物交默而能恭復不淪于枯靜故鹽梅迺藥
帝賚藉以疑承赫聲濯靈壽考於焉悠久寥廓千古
遺集定本 卷上 三

誰疏主敬之源前後一揆爰俟聖人之作啓文華之
後健鳥革翬飛闢九五之清齋龍蟠螭伏乃儀商以
思道緊考室以凝神錫之嘉名曰惟恭默夫明庭臨
御既肅肅於袞章而深宮燕閒亦離離於彤管獨斯
室者縮合官府之會參居內外之交賢士大夫漸覺
其地遠宦官宮妾浸假而情親提醒不動將暴寒之
慮易保持不密則咻傳之途分是所宜撫玉几而悚
心觸荃壁而克念者也小臣不斐敢以箴獻箴曰緊
昔品人溫恭淵靜洗滌道心葆合正性晦以爲明寂

以君動帝賚於昭明王發夢精神之通天人合併豈
曰靜攝居深自聖域彼四海殷邦嘉靖壽考且寧亦
篤其慶惟我熙朝丕紹遐標作室於斯攘剔喧囂跬
步前武黼座垂綽抑還而入大內簪貂惟有此室非
近非遙端居止觀塵念俱銷境會寂寂天籟脩脩澹
乎此衷空谷虛寥詩亦有言不愧爾室外庭可修屋
漏乃憚臣民載舟或重之疾婦寺匪教勿加諸膝天
鑒在茲孰謹其隲祖德深原當防其軼言動不交敬
信乃勅聲臭無形明德惟密塞兌非默象恭非恭一
遺集定本 卷上 三

心有主萬慮澄清如木斯淨如金在型遇規成體隨
物賦形乃知恭默不涉窈冥商王寶之以致中興小
臣作箴慚木之紀願我明辟日夕惟兢

七廣

葆光處上棲身畏壘放志大庭瀟灑脫拔滌穢存靈
貫淹二酉剖抉六典頓櫛柴之世法解纒勒之塵縷
黃虞往來於夢寐清穆合吐於神情噉枕漱之鄙拙
耻縱橫之拾掇九方包舉三古澄泓於是舉華先生
欣心造詣縱轡沃紆振裾脩整馳辯泉坐掉舌電炳
秦儀佐其銜飢賈叩其螭躡躡歷堂坳淬發鋒穎
曰蓋聞至人不絕世以自高智士能乘時以行樂過
駒流駛跳丸交錯攪思瘁榮典情開落寧爲飛龍勿
遺集定本 卷上 七廣

爲屈屢吾將疏幽人之湮鬱渴韻士之寥廓固想子
益豈武予却處士曰言以代心謀在同道故志定者
不可眩以博懷玉者不肯喪其寶趨異則藉薰相糾
行合則芝蘭締好子洋纒而陳辭予決策而衷考敬
佩雅心祇承玄討

先生曰天開地闢山拱川鑿高明澄氣而清浮厚載
勢廣而盤礴懸波流沫瀾漫無極插漢凌霞巒峰若
削信宇內之奇觀爲玄覽之所託故兩儀不得闕其
精六氣不能固其膜丕闢靈苞大開玄籥吾將與子

涉渤澥之墟目送赤鯨登縣圃之巔手接青雀覓泥
則煙霧呼吸鳥舉則星辰錯落五官移奪七情濯淪
摩青天於溟滓映白雲於虛壑劃然長嘯響撼林薄
潛蛟爲之起舞寧翼爲之惛愕斯壯遊之漫衍羌容
與而棲泊願稍賜以清暇勿久耽乎索莫處士曰登
高臨深古人攸戒遨遊是騁天地猶隘方將心息豈
爲形憊智仁所樂原不在外

先生曰畸人異姿俠士傲骨韞六奇之雄博慕四豪
之飛闊囊無百錢重片言於九畹家無儋石幹千鈞
遺集定本 卷上 七廣

於一髮驚陳遵之座結王生之鞅於是權行州域力
折公侯其喜也若春日之熙其怒也若秋霜之遺虞
卿棄印以全交無忌竊符以報讐觸之者魂飛骨銷
賴之者起肉與骸吾將與子慷慨辭家結客遠遊曳
裾而入公門搥擊而動宸旒郭解駭汗爲執鞭原涉
吐舌以摧輜三軍却乎談笑五兵屬其縱收斷指齊
秦之豪氣籠燕趙之僞此亦震盪之奇蹤豈若聲名
不出一丘處士曰權謀伐德押閭寡信背公死黨抵
瑕開裂列傳游俠乃吹餘燼聞焉守拙以安吾願

先生曰稷下之辯競肆詆闕宣室之談乃析秋毫雷
電起於煩舌鬼神躍於玄枵既波濤之汨汨亦風雨
之瀟瀟誰謂無眉聊資眩瞖言有三耳盛自矜驕金
馬岩鷁聘之不倦駢拇枝指辦之不聳於是載惠施
之五車駕陳思之神輶塵揮夷甫掌抵叔敖唾玉噴
珠吐茹山海令宮囁微宣暢英韶出入三寸之間關
通四座之交欣欣會心輒中其卻窾浪浪涕泗若刺
其膏膏匿此因而解頤戴席由之重徵吾願于嘯呵
人嶺振發天嶽據直諷之雅辭止異同之喧囂處士
遺集先本 卷上 七

曰博辯危身煩言晦音聲希太音味淡明水何言者
天成蹊者李我躬不逮古人所耻

先生曰金乘開士玉局真人扶六通之祕密徵七變
之奇文流轉一燈見智果之無滯透叅三素覺靈籙
之可親淨土白毫光芒掩映兩關紫氣入望氤氲登
彼岸以非遙餐刀圭以同勻既神通而莫測亦清妙
而匪倫升天庭開地垠龍步鸞音苾芻之香不散青
虬白鹿珠藟之液常新吾願與子了生死之脩途觀
世界之全身譚空空於禪性嚴玄玄於命根啞天殤

之耆臘傲短折之莊椿獨步丹臺泡影瞥焉過眼俯
視大千恒河忽爾飛塵此少林而壁以傳印腔嗣順
風以示尊處士曰歸全之計要在不朽所貴神完匪
爲形壽周情孔思千古爲左勿聘勿荒以干天咎

先生曰千營星列萬騎風旋霓旌夜捲雲旗晝縣金
戈利屨鐵馬連錢哮吼股谷秤甸動天戎輅被其鱗
甲微徽揮其鷺帶白羽如茶映鯨雨之凌競赤羽如
紅羅飄卷之雄妍乃有孫吳絕策以誓師韓白建旗
以臨邊府推轂之重寄懸掛懼之長嘆思响則五戎
遺集先本 卷上 七
冬懷威險則三軍夏寒布衝衝列鉤鈐闕兮若城屹
兮如山壯士憤盈而腸沸征夫敵愾而氣酣雲烏爲
之低昂龍蛇爲之勾盤旌才轉而杵漂鋒未至而壁
衝於是呼韓頓顙龜茲摧顏勒汗馬之奇助班爨鼎
之銘鐫子能從我駕此驂驪處士曰戰勝廟堂折衝
樽俎苟能修文自克經武區區才將韜鈴是取願反
其本以治軍旅

先生曰禹穴烏跡汲冢蟲書解結絕之渾灝擗授簡
之瓊瑤燦訓謨於世宙啓圖史於扶輿東壁陸離靡

睥天孫之錦西崑森秀輝輝龍之珠既摹古而綜
今亦橫驚而別驅於是臺閣之英山林之彥雄師文
壇飛翰爭戰倚觚推敲披沙鍛鍊碎金衆詫積玉自
衡古授管之奇夢躡壇場之清宴驚濤鳳彩不足爲
其華飛兔遊魚不足爲其變乃揮山中之毫扶帝鴻
之視八體隨其構結五雲歛乎爛絢銜官屈宋出御
禁之筆札奴隸鍾王給尚方之素絹斯亦經國之大
業立身之奇撰黽勉於斯庶幾自見處士目意以辭
達道以言闡繪句締章挾深反淺先天一畫至人不
遺集定本

卷一

五

七

辯君試取我皇墳帝典

先生曰粵稽隆古淳風渾朴同寅協恭明明穆穆運
圓執方不易其局乾符坤珍乃俾戩穀故五臣四友
非借才而理夏政周索非更化而服泊乎叔輓淩元
雕樸農越其畔士瘵其職詎許翳譁專競用力紀綱
剝敝而罔修檢名跳跋而罔飭行誼日損聲猷日張
本實或揆績藻或飾不言腹心祇言面貌不問堂奧
徒問墻壁噫心任事勝心謀國假鳳於臬音則難辨
蒙羊以虎求實叵測吾願與子撤隔膜之城府剪填

臆之榛棘上規姚如下肩禹稷議者不懟任者不悞
師師濟濟秩秩抑抑嘉謨嘉猷我后之德無反無側
王道正而斯千載之一時可自外於皇極言未竟處
上雖然而典曰群言嬗亂折諸聖殊途糾紛衡諸理
故引提碎環而結開據几聽言而病已向子微說藏
疑綺靡寧有收於予心亦有選於予耳至聞平世道
之險頗感人情之流簡畢然入求實符默肯若披日
月而羞憚火之微生登華岱而俯衆山之崩窺敬承
嘉命以從鞭弭

道集定本

卷上

五

七

瀛洲賦

結雲幘於汗漫兮陟縹緲之靈谿標彗星以爲髻兮
揭攬拾以爲旗排閭闔而徑度兮登閭風而垂綬貫
列缺之側景兮披雲裝以遊嬉周三素於玉府兮迎
九玄於瓊闥遙信美而容與兮過環洲而爰棲爾其
黃金白銀爲宮闔兮青瑤爲瓦望之如雲兮神光含
闕眩凌空之崑崙兮反水居下飲甘泉之醽醁兮披
香風之冷灑神芝仙草歲蕤其總雅兮金液石髓漱
滌而傾瀉乃有千丈之魚鰐石之獸歛噓而金沙爲
遺集定本 卷上 早 賦

開鼓舞而聊雲出覆既爛爛其奪日亦殷殷其承霄
攢影木之扶疎恍列星之當晝閭萬祀而一實亦縹
漣而黖透齒才嚼而骨輕恣天行而雲驟越有芸苗
靈菖埒形食葉則醉餌根則醒督五體之移奪卒莫
究其根莖藏珠之鳥載飛載鳴矯糾身而丹猊弁吐
璣而歎瓊綴仙裳之綵綵著熠燿而琤琮乃翹華蓋
之陰登金鑾之觀莞側龍而盤螭據披雲以侵漢火
精爲日水精爲月陽鳥翔集於璇極蟾兔跳躑於丹
闕昏明應候弦望合節直將屏少陽而却太陰還宇

宙之泓澈信壯遊之豪舉兮羗車息而馬煩嗟寥廓
忽荒其罔象兮非予心之所安笑羸政之畫拙兮悲
漢武之智憊吾自有此不朽兮何虛誕之爲騷回予
軫於皇途兮端予策而盤桓泝玉溝之澄澹兮聽波
聲之潺湲望上林之森蔚兮對禁籞之深閒左雕楹
其竄竄兮鬱乘輿之偉觀賦天都之咫尺兮殊迴絕
平塵窺得門而入兮宗廟百官羣英揖讓而相後先
兮觴珥瑤之珊珊啟閭書於壁宿兮燦典冊於西山
爰攬轡而右轉兮驚仙亭之聳峙流環合以綰繞兮
遺集定本 卷上 早 賦

樹紉錯而綺靡古藤連蜷以天矯兮儼蒼龍之飲水
衆卉羅以並茂兮挹清芬於庭庑靈氣莽其回互兮
霧光龍葱而纏纏乃正襟而危坐兮紛刺經而攷史
徵千古之得失兮覈末流之臧否吾將規姚姒而有
稷禹兮豈僅佺之可擬至道克其內朕兮雖餐霞不
足以喜彼青城之客兮徒蹈虛而靡紀孰若周旋於
此居兮乃躋實而可恃泛義海之廣洋兮登仁峯之
峴巒睨三山之部婁兮俯十洲之崩嵬斥燕齊之詖
澆兮遵鄒魯之逸軌執雕虎而無變色兮履焦原而

不錯趾孰謂古今不相及兮胡孟晉而爾爾亂曰玉
袂兮金裾窈冥兮有無渤海昂森兮誰訪其廬七十
萬里兮時證其誣道不可遠求兮近操其符束箭南
金兮吾與焉從維此亭兮渠渠包六合兮藏太虛逍
遙兮躊躇我友兮叩須斤飛龍兮散雲輿聊以從黃
虞之所居

遺集定本

卷上

賦

賦

河圖獻瑞賦

伊堪輿之渾兮森瀕洞而無涯結塊軋於芒芴兮
搏紫籙而附麗闔闢開而未啓兮豈名數之可知維
文明終不可祕兮剖玄釐以錫之粵紹天而御宇兮
治莫隆於庖羲德翔洽而靡圉兮澤獎涌而淪滋休
聲薄於四塞兮榮光耀於天衢帝德廣運兮川順其
逢波澄滌其不揚兮河伯告之以貞符雲蕭索以離
披兮氣氤氲以紛敷造化欲剖此神畫兮寧衆瑞之
可俱吐月駟之精英兮煥雲螭之天矯歟騰踏於波
遺集定本

卷上

賦

心兮信樞奇而超躋詫異體之峰生兮咄奇形之要
眇乍聳擢以鴻驚兮時濩落而龍擾惟振鬣以呈姿
兮亦番華而流藻乃齋心而祇胝兮睨天苞之鴻寶
何奇毛之連蜷兮著赤文之絡繹乘輕吹之霏微兮
眩朝陽而翕絕挾玄化之上瑞兮挺自然之佳色旣
縱橫而可指兮復與變而難測曰天地之大數兮亦
起一而終十對待定於不易兮變化廓其無極上下
左右各止於所兮居中央以爲則維五方之真位兮
爰五行之相值摠不能越此成數兮一觀衆而自識

厥理迥其淵涵兮匪象數之徒飾肇陰陽之大源兮
開奇偶之正始寔三才之胎祖兮爲萬有之根抵至
蹟隱乎名言兮神用效其端委胡道器之能分兮詎
形神之可擬誠休徵之翳鬱兮闡聖神之宗旨彼長
離之翩翩兮感至德以來儀越祥麟之振振兮亦薄
遊乎郊圻神龜浮於碧沼兮應龍見而躩踞雖信瑞
而非大兮輒垂休乎來茲何如龍馬之煜耀兮啓文
治於赫嘉猷天驥之呈才兮薄飛黃之服阜緣蛇低
回而無色兮紫燕躑躅而非寶惟此圖之奇視兮乃
遺集定本

卷上

賦

賦

發揮乎至道亂曰惟德動天神物至兮孕此精靈創
文字兮騰光吐符勿以爲異兮造化生心聖者之事
兮休明既開萬世治兮於皇宓犧永我思兮

贈龍章司理奏績序

公司法於瀛亦既三年奏績宰士注上考爲諸理官
最也會新天子丕續璇圖日月重朗公以是時昭受
榮命貴及尊人斯亦明良相得之盛際已予友郭孝
廉公戊午舉士偕其儕輩來徵言爲慶以予卜居虞
丘莊公宇下也予不佞伏處田間未得望公顏色然
竊聞之公才哉不可犯至傾襟士類則煦人以春陽
疾惡如仇而間佑吉人如惡其不及蹶斷大小不泥
成案衷辟出入一砥其情卽改擬重辟數十人皆傳
遺集定本

卷上

序

贈序

可不謂嶢然乎吏胥橫縱以法爲市桑雍於內蟪食
於外紛不可詰矣公爬刷搜剔如務去草棘其庭者
洗手破膽背負霜雪抑又何稜稜也大抵威不用之
瑣苛煩碎而豪者已懾愛不必於僥廉响濡而良者
已植至弘毅之精神貞慤之骨氣桓桓侃侃挺立於
兩間而不可回抑於都哉信剛德之用乎夫刑之道
陰也而其意則陽也能以陽剛決陰柔肅乃能溫塞
然能暢而矧夫世道之波流人情之茅靡不有砥之
其胡能止公之言曰一任知我而罪我決不殺人
以遺集定本 卷上 四六 贈序

間鳴鳳踰踰振鷺遶羽矣小往大來適當剛長之期
而公以是時結宸知拜璽書也豈偶然哉天地氣交
茅茹征吉輔相左右之寄需次以埃公必將無畏無
虐不茹不吐以究剛德之大要以精神氣骨仔肩有
餘所謂公忠不二心之臣社稷之衛也予不佞得終
特大花以有寧宇尚侈頌曰剛者必仁敢徵於蘇子
云

遺集定本

卷上

四七

贈序

贈霍明府報最序

予邑舊隸於瀛與虞丘同爲鄰地抵今貞石傳之上世者猶曰河間高陽云地之相錯若衽相接仰沐虞令真一天也予里距邑東畔其於虞啓武而印達則予里視明府較予邑綦懸矣予束髮薄遊于虞一紀後乃復受廩則予視明府較予里人又懸矣宜知明府者莫如予然數十年虞雅多賢令峭冷者負伉直之聲博大者養寬和之福於是高門單戶解爲重輕寬撫猛糾兼爲補救縣譜相懸若禁方之錯陳而不遺集定本

卷上

四八

贈序

可勝用矣乃明府視政三年濬以精心不泥舊譜奏績宰士天子嘉之予思命如制不佞常諦聽口碑忝乎奏記妄意勒之士庶者十得其五抒之油素者十得其三而竟莫窺明府之大也亦祇以衆所臚聞者條次之方明府之賁然來也金穀之出入前攝篆者蒙於掌役飛移透漏竄如鼠穴公不憚洗濯精神爬梳搜剔與之更始邑賦井然至鈞石之數一視太府之衡不流一銅水葉著矣歲之不易流冗載塗饑哺寒襦公以身付之又爲之闢荒田葺廢舍施藥餌銷

疫毒不啻肉白骨於災慈惠周矣冠攘竊發人有戒心公乃練弓兵除戎器捕劫掠者真之理申嚴保甲翼以乙丙相覺察於是行者歌於途寢者貼於席荏苒靖矣邑設好訟各有主師稍不如意輒跳上官譖愬傾動靡所不有公籍其渠魁重懲之至輕繫者釋勾攝者絕堂如澄水案如明鏡肺嘉平矣邑故孔道冠蓋相屬驛無停轍傳無間符每有徵索邑人若騷公未嘗以儉率迎要人歡而丙舍什物皆薪俸所斥置澹者固樂其節約卽豪者亦知非取之民而不敢遺集定本

卷上

四九

贈序

目輪蹄蘇矣至其最關一邑風俗之大者曰復額田以振士業驅博簊以端童習摧罷姦以銷克黨他若清丁庸平市價核馬政禁私離督城工堅隄防燬德善政指不勝僂僕不勝更也大槩伉直者用剛寬和者用柔明府來剛柔而不畸用故威不見巉峭而畏者負霜慈不見响濡而愛者就日有絕軼之才邁往之氣投之無不可爲任之無不可舉乃其爲人務在長厚抱惻怛惻怛之心此其高明沉潛之用大矣在易有之泰之二曰包荒曰馮河言剛柔適也今明府

得尚於中行而名實徹於宸聽褒勞疇庸自膺霄而
下之故泰林曰主君有德蒙恩受福斯亦上下交而
志同之效矣二之象曰尚於中行以光大也光則如
二曜之麗而無所不燭大則如兩蓋之容而無所不
包卽古大臣弼其君以財成天地左右兆民道不出
此不佞方忝然處虛亦何足以窺公之大乎是役也
僉步前勛對實微之雖然微二君言予將躋堂稱兕
以并縷繡爵爲之條次如此公其以爲然

青屏偶句正音小引

大塊之有噫熙也調調刁刁鈴鈇鏗磬厥名天籟感
物而運噓爲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音之
有五也叩角擊盆猶其笙瑟鏞琴也官亂則荒商亂
則陂角亂則憂徵亂則哀羽亂則危是故不知聲者
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自土音各操嘈
譁凌慢迨休文以四聲限詩雙聲兩韻禁格若柄鑿
操觚撥竹腹儉口吃應鉢順勢藉於追逋正音其希
聲乎予里先正王青屏先生家世閭閻弱冠以奇雋
遺集定本 卷上 五十一 引
魁京府司李登州以抗直拂袖詩益豪上薄風雅氣
吞曹劉尤工於樂府讀其詩集詩餘踔然大手筆建
安而下殆難望其項背既吟咏登峯戲遊不律摘爲
駢偶成文切響尋變入節疊疊如貫貝編珠又如造
凌雲臺鉢而悉稱至錄鮪纂異鈞韶鑼鳴振紙聽之
恍疑伶仃吹鳳竹精義入神也先生學海經神行有
宮庭爲振古殊絕人物故搖管琳琅敲金戛玉叩宮
嚳微刻羽引商音叶於聲無嘈還也聲依於氣無怙
憑也有亂其成律者哉蘇文忠之言曰吾文如萬斛

泉隨地而出先生其握青泥珠乎陰氏之羣玉以棟
之五車聚毛成裘此其芥子納須彌耳太祖高皇帝
正韻一編燦然如二曜麗天垂憲萬禩乃撮其淵玄
翼昭代同文之盛治先生之功其不刊矣詎直爲禪
祭衲結者緒出鴛鴦也耶審音知樂審樂知政於正
音之辨微治道焉

遺集定本

卷上

三

引

蠡縣游令公德政碑記

游令公治蠡五年所上計者再循良之績弁冕保陽
天子嘉之留爲禁近臣行界以耳目之司矣蠡人士
含德久澤皆奪嬰於乳嘔嗷思慕往來胸臆間不置
則相與儲石以勒心銷屬不佞紀其事予一一諦聽
之慨然曰有是哉令公之循也邑人之善思也卽予
序在史局操觚撰循吏舍是其奚徵焉蠡人之言曰
邑之舊田課也異時社書爲政矣飛移伸縮莫可究
詰甚且場圃禁而給由票確然之數小民不與知公
遺集定本

卷上

三

碑記

至卽清釐諸社定其籍甲總與社總符社總與縣總
符時未布種而予之票民曉然不恫疑於多寡比及
開徵戶之大者司篋篋勞轉輸例也然守苦曠日解
又苦於揭索一且其役若蹈湯火公明懸之限直限
不過兼日餘悉令歸農賦成輸之府則俾承吏親資
微優以道途之犒不煩戶也凌雜之征若硝黃若紙
麻若緹校之襪袍類派之比問攤之墟市佐領與胥
史比掠編戶而盜公家公一切報罷量厚額徵其位
倚辦戶工兩曹吏一以市價爲準額虧益以薪俸額

美則儲待以供來年卽有侵牟莫措手已春秋同運
數馬以四十計馬三十金司索者咸不全予卽予矣
獸醫之露佑保之漁雖有存者其與幾何公遂各給
其全盡屏醫保估直必躬以贏價付俵首事竣而返
籍其餘者比次相傳持充解費今且積至百餘金申
牒入循環冊矣丁庸之編絜令考三年而祭下之類
先時鉤索其事產而後延鞠里書因緣傳會望門挾
索卒鮮實問公嚴示禁革止按舊籍從事曰逃者補
絕者繼者以幼承通力計緝無失無頗耳寧求益
遺集定本 卷上 五十四 碑記

乎俗喜輕生而向人之產其父兄子弟故繼之以自
利公廉其實諸自殺者勿問至以殺故掠產者追還
重懲之民知死無益而徒爲怨者快心弊風爲止邑
故多訟繫自境外者畏留滯隸之境內者畏勾攝以
留則近習幫權攝則豪胥倒篋也公於外訟直以片
言折之奏成於手不留夕矣境以內俾訟者自相攝
輒又聽其解和無已乃爲之剖衷辟而扶之卽片楮
不濡也保甲之廢也探丸之徒勦劫公行枹鼓不絕
公按什家法令各除戎器相守望夜則通爲週巡而

不置賞格懸銀牌於署俾賊曹以功自旌也盜賊於
是悉平而狗不夜吠矣他若振文行以示風調貧儒
以卹隱禁私陂以通滯營粥廠以活饑接訪窩以懲
奸摧把徒以散黨皆日用所常行有開切於吏治固
提詞所不遑給而敏手所不暇書者蓋公之幹局凝
遠綜理微密精神能入之才詎能出之澹平若不欲
爲至賦民之利病殺然典除而不可扼怵然若不遽
祭乃此卻遊刃用能功成而不居久而勿替其視五
年猶一日也予聞其言而歷之世之所稱能吏者皆
遺集定本 卷上 五十五 碑記

當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舉赫誼比其去也
民乃憺然不留於胸臆乃文翁之祀桐鄉之思至矣
世不忘則仁信道乎而感被之情著也公葦葦拊摩
不動聲色而百姓歸之信可謂循矣夫吏之稱循也
人爲之規坊事爲之約束一意奉法如有循然公能
調意以用法百姓遂緣法以見意七八之碑比於尸
視之奉抑亦可謂善思矣不佞因士民之請爲書其
事俾勒之石異日者儻祭琬琰之藏鋪綜吏治當以
公爲首云公名士良字舜佐別號虞廷山東濟寧州

故徵仕郎中書舍人岱麓李公墓誌銘

公之在鳳池也予方治館業得握語交戟之下相驩也無何公逝矣予輟業哭之比公之葬予適里居公子燾以狀來乞誌銘予惟生死存亡之誼怛然於心許之按狀公諱楨陞字翼甫岱麓其別號也先爲江右瑞陽人文皇帝定鼎北平徙南大姓實畿輔公始祖伯成者在徙中遂家虞丘之西陳王莊焉五傳至登稱龍門公登生汝號次溪歷官特進光祿大夫左杜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贈太師太師娶於武累贈一品夫人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生而岐嶷穎慧兒時卽不邇嬉戲六歲就外傳警敏過人不煩師力稍長益懋於學性澹靜深沉平居及對賓客不輕發一語太師甚器愛之歲試有司補邑庠弟子員日惟俛首窮經絕不與聞器雜卽盛暑衣冠必肅薪薪無情容人或以貌徵者若見以爲淵默渾樸無所短長而求實介誓至臧否人倫衡斟時務問出一言當者無不廢然自失也太師總督三邊首功再捷奉旨錄磨公應授錦衣指揮同知夷然不屑也下帷攻苦

三入棘闈輒報罷初志未嘗少舛折曰吾寧作老蠹
魚鮮藉饒果腹矣緹騎之事則未之學也曩太師家
食時闢館曰美芹公日坐其中編摩陰誦期踵先猷
歲時伏臘足鮮出戶邑人至有不識面者然邑之人
相與譚貴介公子其靜治而有法恬退而無悶者則
必以公爲首太師捐客郵典有加復廢一子爲中書
舍人公自錦衣得改授制曰可古中書專機衡之任
榮贊化原調和鼎實蓋鉅重矣妙簡臺閣髦彥參綜
厥職故舍人爲文士之極選我明罷中書省而舍人
遺集定本 卷上 五十六 誌銘

之名不易芝簡取直典司制誥類以幃幃重臣之子
若孫董其事其有邊庭郵應者百未一也公之改授
蓋異數云公厯念因恩勉圖稱報單車北上圖書蕭
然自五花判事外惟察案公儀稍爲酬應其一切寒
暄筐篚誦若要撓脰脩小禮爲緹趙公塞耳若不聞
曰吾耳集枯不集菀也三年考績授微仕郎未幾奉
檄轉饒遠東時抵山海異颶驟起與臺奔迸不能前
公曰遠望饒如渴喉待沃也胡乃以風伯要而次且
乎日塵而進遂中寒疾事竣旋都疾大作或勸公就

醫藥公搖手曰吾知數矣何藥爲索浴浴畢卒於正
寢殊不亂蓋得於靜存者深矣僚友誄公曰徇焉而
齊吐焉而吁容沕穆焉而非弛言訥縮焉而不支雖
人情假詭世路嶮巇而公莫之知非真不知人自山
川我自坦夷誦者謂之實錄公天戒不嗜腥蔬食布
袍澹若寒素氣岸踈凝而不以凌厲加人卽臧獲有
所作亦鮮誇語庶幾平居靜而有得者位不滿才年
不滿德將所謂仁者壽徒虛語耶公生於隆慶辛未
六月十三日卒於萬曆丁巳六月初八日得年四十
遺集定本 卷上 五十九 誌銘

七配田氏封孺人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公樂
女子一嗣蕙邑庠生娶耿氏兵部主事耿公楫女女
四長適山西右叅政文安王公以勲孫國藩次適慶
陽知府劉公元會子庠生胤直次適會舉鄧名鑑子
庠生慶餘次勿未字嗣蕙築於某年某月某日奉公
葬於金沙嶺勛建先塋之次史楷循覽其事而歎曰
委巷之上耳約世祿之家崇侈非情有獨耽抑境有
偏備也乃或鐘鳴鼎食而硯硯爲處士之行日以矯
蔽耳其流至積而鮮施狃狹而不能容物其於殉均

也若夫薄於自奉而急於趨公嚴於律身而寬於馭
下侈者仰其清矯者服其恬惟公可謂兼之夫死生
至大竟能乘時委頓以適於去來下視鴟鵂腐鼠其
於嚇也不啻鵠雛矣予既誌其事又爲之銘

銘曰人以危遺我以安太師濯濯開清瀾霜明月皎
風正寒世印山來方寸丹鳳凰池頭刷羽翰絲綸閣
靜呈琅玕合散消息知

有盡真則完君固特

時能脫屣等閒看形軀

銘留作千秋觀

遺集定本

卷上

李文敏公遺集定本

卷下

高陽續溪李國樞著

男爵輯訂

孫男其恕校刻

五言古

初冬卽事

朔風動寒扉木葉蕭蕭落振衣步前庭長天何寥廓
金英凍猶芳玉壺冰欲薄幽思還悄悄徑起尋梅酌
篝燈披簡編典來忽自羅誰信閉塞時生理崇其蓄
欲語已忘言此景殊不惡夜闌松聲吼颼颼來大壑

遺集定本

卷下

詩

餐菊

搖落秋將盡天氣何清切蟋蟀入戶吟斷續復幽咽
誰能殿秋容金英含晚節臨風試暗艤陡與衆芳別
采采紛盈掬不羨雲母屑一嚼浣愁煩再嚼滌內熱
倚徙憶靈均千古同一轍杜蘅佩可紉糟醕那能飲
獨此東籬下寒香任意擷春華非吾事所願保霜雪
久旱偶農

經春苦無雨楚來忽已稿況茲朱火然歎炎闕煩煥

瘴雲澹不飛陽鳥翔且顯隱隱聞雷聲狂飈驅若埽
眼穿柱礎潤心嘔土龍禱嗟哉三時勤不收一束粟
遺黎亦何辜憑虛問蒼昊長陰雲漢竊使我心如擣

題唐十八學士圖

文皇在潛邸肇開弘文館龍德方隱鱗羣英何款款
一朝龍天飛風雲自舒卷懿哉十八人玄圃陳琰琬
幃幄弼休德贊襄繩往典赫然貞觀治所助良不淺
魚水在所遭君明臣亦顯披圖一長吟使我思自遠

洛陽朱邱篇

遺集定本

卷下

二

詩

王家原自貴帝子分靈寵作邑天地中雄藩鬱龍從
伊洛交左右萬頃波光湧突兀翠雲山樹色方叢茸
桂殿峙其間霞蒸復霧擁亦有平臺閣星月相搖動
金碧輝陸離丹青開牖空安室達飛閣蘭椒紛總總
摺筇步迴廊精神忽道悚屈指古康侯誰造磐石聲
河間既招賢東平爲善勇我皇隆顧復愛護如良珎
恩深正難酬屈優恒多恐賢王懷永圖何以答垂拱
一僧自墮地時無手足以臂挾物以脛行參訪
燕趙齊魯間精進不輟益形廢而神王者也

問之爲兗州人其姓王馮振鸞翰檢爲作贈

言余作詩送之

兀者王先生幾欲齊尼父國人從之遊劃然中分魯
遥遥千載後精靈復會聚畸人解天刑姓地皆同譜
墮體禮優曇俯視猶遺土持行無所着茫茫周六字
世人具手足善惡如水枯無善亦無惡脫離見初祖
飛錫饒護持天龍有八部靜對叅微言形骸竟誰主
眞宰歸虛空根塵終臭腐何物得將去言下當認取

壽陽隱道

遺集定本

卷下

三

詩

盟沐辭高館車馬何縱縱水珠壘在鬢漸蒙渡寒水
平岡接遙岑劃然擘髀髀蹊窮一綫通岸絕兩壁峙
推排極人力斧鑿煩神鬼並行苦摩肩逢迎愁雙軌
僕夫畏嚴程瘡瘡不遑止嗟哉曠達觀倡來深峽底
何當乘天風俗累底有牙

曲阜孔令壽母詩

誰將河陽花移來照泗水中有北堂萱亭亭毓衆美
萬卉借恩光和露方泥泥康侯秉明德變魯稱咸理
東岱竦巖巖西池源濶濶邇來介壽觥山川齊流峙

我歌飛鶴曲明霞燦如綺安得乘長風咫尺馳千里

感鳳篇題宮詹馮源明太母貞壽冊

有鳥出丹穴飄飄凌紫烟五文標異瑞七德葆芳妍
翩翩刷羽銛銛諧好緣稍鳴清竊窈應舞迴踟躕
共咏琅玕石雙棲瓊樹顛驚風吹白日倏忽歎移天
舊鏡塵初掩哀桐餘已捐彩雲渾斷滅孤影總淒憐
悲調中宵奮貞操皎日懸將雛曰鴛鴦千仞欲聯翩
巢閣媚玄扈儀庭佐莊淵奇毛天下重珍彩世應傳
授璽金爲檢銜圖玉作編德輝通帝座十賚動天宣

遺集定本

卷下

四

詩

南岳集真侶西池會列僊朱光常自炯靈質永無虧
黃鵠節逾苦青鸞骨自堅留茲千古心用以重磨錯

七言古

金臺行

水滌洞石崔嵬昭王昔日何雄哉不惜千金市駿骨
風雲高擁招賢臺東下齊城七十二元英磨室相昭
回至今猶傳燕相謀英聲豪傑爭喧阗我聞黃金賤
如土歸然此臺番千古不見金谷園中人烟雲過眼
誰比數又聞志士輕黃金一諾還傾意氣深相知豈
必愛重賞要將國士酬寸心肝衡往事空嗟訝設把
雙南定聲價登臺長嘯暮雲平天風颯颯恣陵跨

遺集定本

卷下

五

詩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建中興元嗟顛圯風塵瀕洞成瘡痍涇原旗鼓譟長
安哀臣貪禍干天紀玉輦威遲行路難跋涉歷亂扶
輪輒時危庶務何蒙茸詔書日檢幾百紙神閒手敏
沛有餘覽者閣筆徒顙泚披腹琅玕五色迷斧斤犀
利投懷憚猜主能回霽下顏日月山河重昭洗孤行
一意衆所違題輿忠州耳如薺平生所學欲何如此
心斷不負天子沉吟往事思更飛千古興亡差可擬
秋風蕭蕭入我懷幾回掩卷揮流涕

賦得東風已綠瀛洲草

長安二月春寒逗樹色參差籠輕縐東皇多情天籟
鳴拂拂慕地踈簾透開簾徙倚赴雕闌玄圃蓬壺次
第看仙苑晴光歛煜煜御溝膩水正漫漫伍回忽訝
昔痕破綠遍汀洲如錢大一年風景一回新聯茵不
羨醜毳坐瑤臺仙子踏莎行天機爛熳來相迎浩歌
欲發連天碧飛入烟霄擷紫英

井霖應禱

肥蠶何酷乘珍黷三春九夏罹荼毒飛炎千里斷行

遺集定本

卷下

六

詩

人桑柘爲枯禾黍促齋居露禱厖楓宸仰瞻雲漢衷
煩歎羣工庶尹憂皇皇奔走百神獻牲玉由來天澤
在君心精誠結處油雲覆漸看浙歷滴空堦平疇一
帶沾滲漉農人荷鋤色欣欣如痿得行骨重肉潢池
不嘯鷄犬寧嬾子相携覩重稂擊壤謳歌報天子萬
方永享如天福

明河篇

雨洗長空夜氣新衆星爛熳羅秋旻箕斗之間何耿
耿逶迤南轉漾天津天津終古流不歇歷落銀光爛

絳闕照見五城十二樓騰分餘輝伴明月忽驚碣石
斷入腸促促寒草依鳴蜩那得牽牛爭負輓謾勞織
女問七襄牽牛織女遙相望脉脉無言轉悵悵雲霧
廓清風浪息的嚙玉繩紛下上我聞河源出崑崙倒
流巨海爲其門入地經天何窮極無乃元氣所吐吞
漢帝空祭汾源使浪得支機竟何事昭回雲漢自天
章萬劫茫茫徒炫異

雪行

晨光黯黯風不揚白雲縷縷凌空翔忽然天地同一

遺集定本

卷下

七

詩

色千山萬山破微茫初驚集霰衣沾灑漸見花紋綴
蹣跚磴道千盤飛空曲一一盡作葦宮妝紛披蒼鷹
啄鵠羽璀璨神仙搗玉糴由來天帝不愛珎投珠抵
壁滿山岡襄陽梅花杳何許刻溪訪戴逵孤航鶴塋
蒙茸怯寒缺貂裘歷亂愁風涼青松白石欣自得玉
樓銀海真彷彿飛鳥斷絕行人少道邊古木空昂藏
我今何事走踉蹌匪躬蹇蹇惟其常彌空羽蓋迎龍
節夾道琪花開寶篆滕六招搖辟前路玄冥使者來
蕭將不然深山窮谷裏安得步步踏瑤瑤問天何日

掃機槍有如朔雪殄遺蝗歸來紙帳與竹牕閉門且
學袁安僵

山上松

我愛山上松臨岩植危幹蒼蒼秀色與雲齊閱盡遊
人寧千萬遊人去來終有極何似君家亭亭立慣歷
風霜保歲寒向陽桃李空顏色世人爭道顏色好朝
爲光榮暮醜老膏華枝葉竊君餘便自駐顏成大道
縱爾竊君君不惜慧劍斷緣無猛力琥珀茯苓世間
有誰肯回心向青壁停車問君轉自憐寧貪腐鼠逐
遺集定本 卷下 八 詩

飛鳶海聲起處萬壑喧何處空山聽杜鵑

湖上吟爲史大諫尊人雙壽

我聞溧陽千里湖尊羹鹽豉足清娛若有人兮湖之
曲結廬竚窅傍瀛壺溪山禽魚如有主流香瀉玉滿
庭隅雄文差爲少年技功名今已付龍雛喜君令子
翩翩起夕奉天書環閣裏泚筆清逼面堂寒猶帶湖
中一泓水明發省覲出長安片帆凌風汎紫瀾二人
雙栖湖之干星巾雲帔佩珊珊長筵羅列勸加餐火
齊煌煌間木難木公金母顏渥丹三足之鳥如跳九

我欲從之渺無端湖光灩灩波漫漫

題瀛海張官諭封翁九十壽冊

憶昔濟南老博士素髮飄蕭雪滿耳蒲輪軋軋不敢
迎就謁山中授玄旨未聞有子直承明金鑄大呂相
參擬靈椿一株挺雲間八百喬年真旗靡玉枝長駐
帶霜顏金粟振躡飛雲履驚鸞翩翩巢阿閣布星洗
日調天紀珥筆清切御爐烟幾回試草拭菱紙勞勞
魂夢繞循陔恰喜籃輿依帝里黃盤鵬錦作綵衣大
官上醢分甘澍啓期鼓琴謾自娛桓榮稽古徒爲爾
遺集定本 卷下 九 詩

德聚應煩太史占南極北斗躔橋梓薊門三月百花

明杖藜時拂西山紫拍手鬱藍大藥成笑接洪厓凌

風起酒酣願聽飛鶴曲裂石穿雲清塵滓

題陸鍾陽年兄錫類冊

海水瀕洞何森茫吞天浴日浮紫光天吳翔舞河伯
藏敢持壘空詫大方翁也家近海嶠旁世澤與之流
湯湯法鐸清越振虞庠微澗始汎未渠央亦有令子
含鵝香海底珊瑚十丈強天帝爲裁雲錦章三山丹
篆相頤頤清絕不數水曹郎乘風萬里濟樓航我欲

因之訪五潢誰通微指解明瑞

題魏翰檢思綸奕葉冊

樂昌城裏佳氣赫爲有祥釐護德宅伊昔幽人開藩
哲百世於今食茂澤儉歲誰堪桂玉愁發粟不憚數
千石焚券非干市義名寧向冥冥問陰積再傳芳緒
隆隆起高步虎闥典華劇忍言催科瘵吾民設將下
考紛來嚇五斗撓受不受羈振衣長歎雲水白福源
沆漭何可量三鳳飛飛聯綺陌萬里金城控西夷青
山霧斷見揮斥長纓直繫名王頸五利羞陳和戎策
遺集定本 卷下 十 詩

擁旌宵換術陔慕錦堂萊綵自閒適玉樹菁蔥入禁
林雄才墜倒鉅靈擘往蹟聊從銀管述抗疏叩天天
咫尺司助重檢舊旂常猷畧熒熒在竹帛九重渙號
徹玄壇四葉華名勒金冊闔幽元自聖朝事扶善還
彰元化迹色借蓬萊恩自偏烟籠松檜光相映我欲
長吟世德篇清風颯颯來空碧

題黃玉崙修撰封翁八十壽冊

翁廣東順德人

羊城自昔僊靈窟隔陰敵陽跨百越龍江汨汨瀉潺
湲華蓋峯頭高嵒嶠中有行地之真人青瞻雙炯垂

鶴髮胸次滿收五嶺春細共清風批明月大業何必
自身親丈人有子甚宏達孤鳳高鶩薄赤霄覽德回
翔集絳闕視草明光何委蛇玉皇香案自清切簡在
還微珥筆榮天語煒煌賁林樾卽今八表駐童顏綵
服歸來盛簪笏羅浮葛洪丹正熟蒲澗安期棗可擷
上方醞醑酌霞觴玉椀冰桃嚼絳雪遙望天南紫佩
氤欲向蓬壺借津筏

甲子元妹婿閔生持方朔圖爲邑侯單仁君
獻壽歌以紀事

遺集定本 卷下 十一 詩

誰持一幅生綃圖居然堂上開仙都草樹霏微五色
露芝田掩映三足烏閭風崑崙忽入眼瑤池翠水在
須臾中有一士丰神腴長天炯炯月華孤白圭玄璧
那足數綺牕青鳥自相呼冰桃霞馥形味殊疇昔丹
粟胡可逾三千年間如轉瞬凌風睨傲羣真趣仙源
有路迴不迷願獻卓循賢大夫玉衡星毓膠爲何河
陽花滿錦成鋪是時元夕四境娛式歌且舞在康衢
燈華吹開武陵樹况復佳期近懸弧我歌此圖意匪
迂朝水仙骨總一軀高揭北斗作壽劇偏酒縣寓其

欣愉桃林無警安六區天風翼翼起雙鳬

題翰檢唐元樸尊人八十壽冊

憶昔申公八十餘束帛戔戔勞安車未聞有子直承
明黃鍾大呂鏗東除元氣垓圯幾千年乃有至人乘
扶輿阿翁抱奇兼玩世笑搖黃綬寄軒渠宦遊十載
冰葉清兩地靈陶勒華譽歛爾拂衣賦歸來已見鶯
鶯翔太虛大官時分蓬池贈學士曾焚碧山魚靈椿
天矯蚪龍蟠丹霞紫霧護天書朝綸庭綵貢相宜春
風駘蕩觸琪琚試勸阿翁進一觴人生何事遊赫胥
遺集定本 卷下 十三 詩

龍門之山高巖巖澄溪之水鑑眉須山根水脉常流
通願與壽社同煦煦

壽詩

帝驅浮山發東海羅峯虛左遙相待洪波怒浪紛逢
迎天工鬼斧削礧磊欻然三十六天開綵綺錯爛錦
雲堆中有一洞名雕真陰室僊鬟恣往來阿母逍遙
娛修景鸞鶴飛騫破杳冥旋瀉神漿酌九霞縷切蓬
胎烹五鼎卽今七袞髮未華况有錦帔來天家碧幢
赤羽抽金版玄波靈露浸瓊葩我願慈顏駐丹雪永

與羅浮爭巖巖笑看剝下斑爛僂撐拄乾坤洗日月

遺集定本

卷下

十三

詩

五言律

禁林春望二首

陽春回玉律曉色媚金鋪樹杪時濃淡嵐峯乍有無
玄恩融太液積翠繞天都袍袖欣沾灑歸來日未晡

其二

上林開秀爽萬卉占先春繚繞烟初合參差色競新
憑闌如有意入眼摠相親承蹕官庭草鬱蔥望後塵

午日憶江南競渡

每逢重五日偏憶楚江濱畫鷁連天湧游龍浴水新

遺集定本

卷下

十四

詩

依稀千古事歷落百年身擬灑三閭淚停梳一問津

玉署槐陰二首

太乙榮嘉樹虛星司令辰濃陰分兔目疎幹次龍鱗
潯暑回廊迴清涼入座新披襟若有得不羨上皇人

其二

昔峙文昌殿今憑白玉堂朱棖承密葉文陛蔭華芳
臙蒿蟬聲細空濛鳥語長三廳視草後幾樹摩青蒼

冊封雪後次懷來

靡及勞王事窮年傍塞行峯高沈日早寒重覺裘輕

積雪山禽出悲風獵騎鳴玉門關咫尺不共雁南征

山中早行

晨炊開宿火曉騎促山程峯自天中見人從磴底行
乾坤苦偏側狼狽怯崢嶸去矣王尊道應知身念輕

雪霽

同雲撤遠幕爽氣曉來澄萬玉山中出千岩日下明
山城回煖煦行騎緩凌兢滿道梅花發詩興雅堪乘

途遇來車狹道不容余車蹟毀其伏軾因怒僕

夫已而自解

遺集定本

卷下

十五

詩

避路風斯逸觸舟怒轉多顛危原狹道感遇亦風波
伏節增余媿摧輪奈爾何還思斥從御匹馬度山阿

訓館兄姜仲詡賀子韵二首

時以扇壁龍墨見詒

行年覺老大似續尚多難顧影偏生感添丁底事完
瑤辭天上落寶氣斗間寒不淺同蘭意支頤仔細看

其二

荆玉搖紈扇香薰筆公癡兒驕自得高詎久逾濃
報魏瓊璫重交論肝膽同高軒時過我樽酒夕陽東

游白洋

秋氣薄蕩草招延最豪長空酒酸鏡遠水度輕舸
荷芰香能入笙歌調轉高晚來明月好那忍負醇醪

夏雨感懷四首

晨起科頭坐高齋聽雨鳴商羊驕欲舞石燕迅還輕
雲合林巒失烟迷睥睨平行藏敢自決聊爾付陰晴

其二

陰晴不可問風香撼重扉竟夕濤聲急當軒曙色微
蛙鳴寧欲應蟻戰自多機一洗炎天氣無勞羽扇揮

其三

羽揮南陽興樽開北海豪浦雲凝不度樹霧莽相高
恐泥人何怯爲霖爾獨勞條然一榻外空翠壓輕袍

其四

偶憶同袍好蕭然此索居屋梁知別夢風雨轉愁予
牢落功名薄陳狂歲月虛褰裳思一訪白首共樵漁

久雨初晴

新晴亦快哉曉起自徘徊潦退商羊失簷虛野馬來
遠山撲紫翠初日墜青苔無限條然意還應倒玉壺

贈梁原吾國賢

吾愛梁居士清恬獨率真壺中曾領要指下欲通神
柳井橋常滿廬山杏已春刀圭如可借鸞鶴許相親

七言律

落花

收拾穠華付化工，飛英點點戀芳叢。
穿簾不爲怯春雨，拂檻偏宜亂曉風。
澹蕩閒情渾自語，疎清幽況與誰同。
幾回欲挽東皇馭，極目青山倚碧空。

閨遶左邊圖

千里縈紆接薊門，蒼茫烟雨鎖維藩。
鐵關弗改周鼎大，壁壘長清漢主尊。
華夏百年歸順治，樵蘇幾處慰征冤。
披圖不淺苞桑慮，頗牧應勞斟酌論。

遺集定本

卷下

十八

詩

賦得秋聲一雁飛

金風淅瀝澹瀟湘，烟草迷離逗夕陽。
千里關河驚歲晚，一聲消息逐更長。
避繳應憐南浦月，孤飛猶帶北林霜。
雲霄感慨知多少，極目蒹葭與渺茫。

瀛洲亭聽鶴

縹緲孤亭切太虛，御溝清淺護仙居。
擬將青鳥頻傳信，頗得黃衣一起予。
睨睨暫從花外度，綿綿猶似谷遷初。
何須斗酒雙柑興，鼓吹詩腸自有餘。

露凝仙掌

臺畔崔嵬秋氣清，濃濃寶露濕修莖。
神漿擬合調金鼎，靈液先將瀉玉擎。
沆瀣吸來寒欲峭，輕濃湛處夜還明。
侍臣願和蕭斯咏，佳氣霏微接鳳城。

閨月中秋

停杯欲問中秋月，最喜今年兩度妍。
皎皎桂華還再發，泠泠蟾魄恰重圓。
當窻屢透螢光濕，依樹頻驚鵲影翩。
此夕詩蒐應更健，高吟森爽未成眠。

慈帷壽日欣值經筵晏齊驂優卽事恭紀

四首

宮錦翩跹拜舞長，丹墀此日領儒紳。
北堂永駐慈顏

遺集定本

卷下

十九

詩

豫東序弘開聖藻新，日綸縹緲回五色。
光分筐篚麗三辰，宴罷歸來春晝好。
微軀何以荅蒼旻。

其二

香篆氤氳侍玉皇，白司端笏肅鵷行。
琅函乍啓探玄秘，珍幣驚傳出尚方。
虎觀多才資討論，鳳池深愧贊幾康。
良辰勝事那堪紀，法醴分來喜薦觴。

其三

八旬加二太夫人，紫誥重頒天語新。
新色養暫慙庭列鼎，抱孫且喜掌生珍。
大官高捧蓬池醴，遐算平看滄

海應可是九天私雨露古來聖主重儒臣

其四

幾回促理遂初衣二月仍逢介壽幃春到上林晴靄
靄風清廣廈夢依依橫經論道元黃閣補衮非才媿
紫薇瞻奉板輿歸去好東山恰有舊漁磯

舉爵兒李伯襄館丈以詩見賀有玉壘塵累之
貶依韵奉酬

霞綃片片自天開龍腦霏烟降鹿胎我已微蘭足萬
事君今拔藻燭三才魁璋近挹中台氣麟笏還從青

遺集定本

卷下

二

詩

帝裁仙李同根真泰竊行看猶子試傳杯

道出榆次復見平壤時鄉兵武備甚設

山川跋涉遠莊并州依然見故鄉設道驅人行枕

席應知我馬已玄黃孤邨渺渺旌旄出野隊紛紛聞

井藏豈謂太平僥武備四郊多壘正匡襄

望太原城

控塞襟河據上游封疆基峙古諸侯霸圖已狀猶狼

孟好事何人爲雁丘欲向河東窮晉問却從樓上究

邊籌孤踪敢自希神禹聊訪青山一繫舟

節將入城諸王撫道迎候道左

晉陽爲叔虞舊封

旌幢旖旎見朱幡爲有皇綸耀大藩昔日剪桐戲弱
弟而今頒瑞寵王孫嵩呼繞處千山響鳳檢嚙來萬
羽繁咫尺天威真凜凜陡從道左關金門

失題

每憶丹楓分客袂幸從石艾駐征車壁連自愧同宗
好雁序人看並轡初三晉峰巒爭氣色五原草木自
扶疎多君雅興能相待攜手看山縱所如

景僕張長兄邀余同諸友遊葛洪山

遺集定本

卷下

三

詩

降見峰頭興已飛俯然真氣擁初衣千巖突兀浮蒼

色萬樹參差帶翠微勝友携樽偏款款高談屑玉故

霏霏勞生碌碌堪回首好向名山早息機

其二

萬竿插天削玉成葛翁此地學長生靈踪已遠空丹
鼎灝氣還留護道經玄液曲通秋澗靜高臺孤聳暮
雲平我來不淺遊仙興肯許驂鸞聽玉笙

其三

錦樹離離照眼迷遙見秋色見春姿物華有意留餘

巧造化何心闔晚奇峴憑陵皆自得風霜掃落總
相宜冷然長嘯雲霞外舉手捫天欲問之

舟行

鬢髮垂柳蘸清波幾處人家住綠蘿菰米插空張錦
幔鯨魚躍水擲銀梭雲生遠浦千峯亂浪破長空一
鳥過雅意江湖生事穩推牕把酒聽漁歌

千葉蓮

曉來臨水試新粧萬葉千葉集終房正靚玉輪金粟
綴忽驚佛座玉毫光鉛華未肯隨凡卉明艷應知壓
遺集定本 卷下 三十一 詩

衆芳太乙靈籙何處覓好乘一葉問蒼茫

舟行遇雨

烟雨微茫入袂涼平湖輕碾貝珠光飛飛社燕掠新
水嫋嫋秋荷闌晚粧倏忽陰晴暮局變渾忘夷險酒
鎗香採菱何事歸來急懶向蘆花深處藏

故園兄弟登樓讀集風雨豪甚率爾有述

蕭蕭風雨撼層樓六月寒濤迴欲秋欄檻平看千尺
浪蛟龍倒曳九河流田園將落歸途晚伯仲相携樂
事稠痛飲長歌真浩蕩開身今已到滄洲

海棠盛開嗣昌張兄招飲賦謝

誰遣穠華殿晚春嫣然一笑衆芳新絕塵雅自推名
友着雨偏宜醉麗人粉黛輸來應愧假珊瑚琢就未
爲珍主人好客情多勝俠骨峻嶒照酒樽

嗣昌張兄園同諸友飲芍藥花下醉後作時城
門擊柝之令甚嚴

四月清和萬景澄春從婪尾價還增艷情無那傳漆
洊國色應知甲廣陵細葦繁穠春欲簇深杯錯落酒
如澠儘拚醉酺扶歸去莫問嚴城度幾層

遺集定本

卷下

三十一

詩

經元輔李文康公墓有感

祁連高冢禮元儒不道桑榆轉眼孤萬里悲風吹斷
塹幾株衰柳暗平蕪離離禾黍秋仍在嗷嗷狐狸夜
自呼十載平章人念否靡將青史勒芳模

毛孝廉修之出諭婺源題筵相訊并以人物考

見懷依韵賦謝

驕驕喜見出群才猛憶昔遊首重回萬里雲霄終自
達一時鷹隼莫相猜虛名笑我空中電絕技如君冬
起雷飽食安眠渾底事野人無夢到公台

其二

性僻曾無入幕賓
惟君肝膽照還真
閱來人物時看鏡
老去才名見斲輪
白雪儘拚獨和寡
青瑣不厭寄書頻
殷勤付與千秋業
莫漫流連魚鳥親

喜盧何南孫茂先二文學過飲

故人星聚滿都門
攜手相過漫一樽
放浪形骸原爾汝
婆娑文史自蘭蓀
儘拚白眼行觴政
忽憶青山動旅魂
淹側風塵非痛飲
榆關消息未堪論

送賈浮弋侍御按部江右

遺集定本

卷下

二十四

詩

乘驄執斧出明光
猶帶栢臺午夜霜
採藿空山驚虎豹
飛輪清道絕豺狼
仁波萬頃涵瀛海
介氣千尋聳豫章
封事蚤聞應計日
九重傾耳佇鳴璫

甲子上春六日爲雄南鄺光祿母舅七十初度

賦賀

公門世業冠華都
濟世淵源見碩儒
皇覽孟陬知綬佩
前期人日憶懸弧
稀年雅重耆英會
盛事重摹真率圖
賡有丹顏怡歲酒
况兼清德映天廚

其二

管領鶯花七十春
風光流轉倍鮮新
屏蘇醉後重開宴
綵勝爭先巧趁人
雪鬢榮榮真鶴髮
松姿落落識龍鱗
慙無肥瘠速元舅
願附蒙莊頌大椿

壽單明府

四履驩聲殷若雷
躋堂齊祝令公杯
春風駘蕩雙鳬遠
瀛海波澄獨鶴來
自有神膏霑赤縣
還看僊錄映丹臺
清宵試向中天望
南極遙應接上台

其二

爲問王喬事若何
祇今茂宰復誰過
靜夜五雲浮列

遺集定本

卷下

三十五

詩

宿光天百里足絃歌
政成美錦名元重
春入仙桃醉欲醄
自媿野人食帝力
鳳笙一曲舞婆娑

輓趙瞻巖學博

幾年桃李傍官牆
昨夜淒風驚隕霜
一往青雲悲歲月
可憐白璧碎崑岡
鐸聲不盡山河感
劍氣猶寒星斗芒
聊把椒漿歌楚些
萬山回首總茫茫

五言排律

恭送福王之國

聖代藩宣重王家帶礪長剖符饒雨露載路勝恩光
劍珮迎祥旭旌旗赴曉裝輕塵拂羽蓋放溜穩風穡
百道飛歌舞千官列繡裳卿雲凝不散佳氣鬱相望
明德開祥遠康侯錫祚昌千秋隆啓土伊洛衍天潢
頒曆恭祝聖壽

少英籠象闕晴旭照龍墀一氣寒初轉六莖春已滋
琅函傳日表寶曆授人時舜旦光華爛堯階蓂莢奇
遺集定本 卷下 二十六 詩

萬年歌有道七政奉無私平秩清璇宇嘉祥護玉卮
嵩呼飛率土華祝繞崇期拜舞慚陪列榮光耀茵芝
賦得秋夜長

玉漏遲銀箭金飈拂絳河夜深宿鳥寂山靜叫猿多
爽籟澄玄草幽襟愜碧蘿微雲清欲滴片月澹相過
披卷搜名理篝燈祛倦魔殷殷城角悄葉落洞庭波
雪夜偕友飲嗣昌兄精舍梅花樹下

玄陰凝暮靄佳譙集時良銀海開新界璇題據勝場
憑欄欣瑞應入室訝春陽雙樹珠英秀同心蘭氣揚

丈藹

邑凌何宴粉嬌倩壽陽妝照夜清翻暗臨風素手颯
冰壺濯肺腑瑞島列珪璋影靜羅浮外根移靈嶠傍
孤山饒逸藻東閣發清狂鑿落誇金谷接羅劔玉漿
寒銷疑筆重典劇引杯長羗管繁名吹詩筒急報章
文心諸友雋俠骨主人香一諾千金薄高談四座光
攤書依董賡款上擬原嘗白雪歌難和青雲業未量
仙源知不隔清緒雅相方願藉花神約歲寒佩德芳
中元於嗣昌張兄池館泛舟卽事次茂先孫詞

遺集定本 卷下 二十七 詩

新秋嘉令節雅興恰同舟桂色籠仙棹清容潯桂洲
金支連月湧火樹雜星流燈向波心度人疑鏡裏浮
深杯涼氣入雅吹碧雲留赤壁千秋事誰當繼壯遊
石炭

莫訝苦寒侵水岩變火林鑒山山墨玉然桂兄 缺 金
樵子輟斤斧庖人矜釜鬻洪爐炊巨獸寶帳貯香禽
白雪歌難和紅雲座易深物饒值反賤利用取無禁
瘴瘴無衣者應知造物心

山屋

聞道西戎地復陶足棟梁并州當遠塞石室亦深藏
戶牖通雲氣晦明辨日光山間懸燕幕樹杪出蜂房
清味應能識朴風安可方岩棲余雅志准擬解征裳

遺集定本

卷下

二十八

詩

七言排律

祝周玉繩年丈尊人六十雙壽

佩氤佳氣護天南玉露瑤卮拜舞酬永日華堂稱上
壽清秋宮家解朝參銀魚法錦天家賜紫紵金章聖
德覃甲子輪迴顏正渥庚業尸祝道無慙雙筇寄瘵
張公洞並駕逶迤玉女潭膝下龍羣爭矯矯鬢邊白
髮任鬢髮五湖饒我胸襟濶三豆憑他禮數諳寄傲
肯從車上儔啣杯時落塵端談惟余荏苒風塵裏偕
附松喬雨露合鼎貴忘形呼小友達尊降色許分甘
憐才尚頰香猶在報德瓊瑤重未堪翹首荆溪天浩
渺千秋福祚與波涵

遺集定本

卷下

二十九

詩

五言絕句

聞鶯 四首

暮地送春聲，間關繞鳳城。上林鶯百轉，何似故園情。

其二

求友情何急，臨風欲暗訴。飛聲轉嬌不禁穿花樹。

其三

我吟伐木詩，悵悵不勝思。試問同心侶，綿蠻乍聽時。

其四

東風刷羽新，繡戶驚春曉。何許最關心，佇立垂楊杪。

遺集定本

卷下

三十

詩

賦得我愛夏日長

心清物自閒，事簡塵逾靜。散髮北牕前，羲皇隨意領。

其二

岸幘曉風微，披襟新雨霽。恍從化國遊，遮莫長繩繫。

其三

枕簟有餘清，悠然興自遠。曩陽何爾愚，妄意揮戈反。

其四

流芳苦易歇，畏景翻成愛。畏愛總由人，兩情渾不礙。

雪中雜咏

何處望山峰，雲冠簪寶璫。蒼茫日暮時，行客迷烟樹。

其二

掬雪添研水，片石動雲霞。我欲賦新詩，銀管忽生花。

其三

寒溪淺且清，雪壓斷橋上。安得以雪中，聽此哀玉響。

其四

山墩屹路隅，征戍那曾到。櫓堞多積雪，惟有天風掃。

遺集定本

卷下

三十

詩

七言絕句

初夏署中卽事 四首

春禽餘哢繞亭槐
幾陣恬風入抱開
竹簟覺來清徹
骨騰輪何處訪蓬萊

其二

手觸牙籤日欲長
隔簾修竹韵笙簧
鈴索無風閑寂
寂虛澄忽訝對瀟湘

其三

薰風漸覺入冰絃
琳閣恰宜搜秘編
巧思設勞追月
遺集定本 卷下 三十二 詩

露得魚介解在忘筌

其四

閒情那得近青藜
夏木陰烟雨滋會
意滿前着不得
新蟬清婉度纖枝

失題

一株垂柳插山腰
撩亂鄉心客夢遙
試問行人堪折
否嚴冬故自拖長條

其二

溪轉山廻路欲迷
山光人影互高低
平生無限凌雲

氣踏遍寒空任馬蹄

其三

岩巖驛路馬駢駢
忽有雞聲出翠微
征客已行三十
里山莊猶自掩柴扉

其四

飽看螺髻與烟鬟
一道山泉渡幾灣
已聽溪聲哀似
玉那堪心事結如環

其五

山下牧童吹晚笛
山深草短牛未肥
等閒不怕主人
遺集定本 卷下 三十三 詩

怒猶自揚揚荷笠歸

其六

石丈巖巖立衙傍
問君何事滯行藏
山田雖薄猶堪
種勝得凌晨踏曉霜

其七

山祠杳杳寔層巔
那有羶薌供法筵
便似高人成大
隱白雲盡處隔塵緣

其八

突然覲面萬峯青
天爲遊人列翠屏
淒切朔風遮不

住廳廳猶自透征輶

奉和呂年丈壽辰報舉子 時候閣試

扶輿團聚碧雲隈
天上遙分醴醑杯
報道紅桃夾玉樹
一齊捧向日邊來

其二

上公東閣玉匙開
王母西溟雪藕來
惟道鳳凰池上客
將雛一曲奏蓬萊

暮春四首

春服既成

遺集定本

卷下

三十四

詩

靈襟茂落澹無營
爲著春衫適體輕
佳興滿懷禁不得
設勞舉袂更相迎

浴乎沂

一泓春水瀉潺潺
瀟灑相看意自閒
我欲乘流濯魄肺
虛澄不信在人間

風乎舞雩

林木蒼叢逗晚颺
披襟露頂任相吹
笑看擾擾征塵者
無限春風付阿誰

咏而歸

相携一嘯韵泠泠
緩步歸來戶半扃
如許風光能醉客
明朝趁取間餘醒

遺集定本

卷下

三十五

詩

附錄

明累贈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振野李公暨配累封一品太夫人鄭氏合葬墓誌銘

予邑文行世家則有郡城之劉麗口之李兩族門不祖孫父子甲第蟬聯而劉得其四李得其三李饒孝廉二其在者發元仍當于佛上第兩族多文而又罔不簡束至行其幅巾方袍安爾遂繩絕不效大家兄弟而質有其文迺丁甲繁多則李尤最予與兩族多遺集定本 附錄 誌銘

嫺親在諸生則與孝廉發元之祖龍塘中翰國棠之父肖野泊少師元治之太翁振野爲友而中翰雷之父玄溪同入序玄溪之子孝廉震同予兒籍而侄鏌婚姻兄弟也迺少師實師予蓋太翁歿三十年而太夫人歿時少師歿已逾年當少師歿而堂于素室于發藐孤于庭衆爲心惻無何太夫人歿益爲心惻然太翁據古爲町實樹干霄太夫人黃扉退食佩規聖善赤舄承懽作頌闕官蓋予讀世綸而雲錦天章昭垂日月迺知少師所嘽嘽未慊凡以太翁之養不比

夫人而太夫人之喪不比于翁然而承治學弓和九調鼎其功大而太翁木拱門高麗景長楸太夫人大年異數列茵日下斯亦日畿之特瑞皇際之殊榮已太翁孝友惠和衷殊悲辨當靡瞻載歎而孤時爲原合群鴈序仲產不問碩肥嫡幃調於溫清蓋身晦道光家貧行義故平亭糾紛立應取携其嘯枯比于春陽祭酒高爲月旦而黎光未耀座客不空眠柳植槐有泥蟠天蜚者矣太夫人嚴姑谿于毛裏則太翁之奉嫡也介如釋於耦指則太翁之友昆也迺若解佩遺集定本 附錄 誌銘

食賓佐翁爲德暇以合侑貴猶効績則貧而能禮豐而能約故察及米鹽御以澣濯遂以承九命之敬飽大官之賜無亦手口之澤行開霖雨歿存之誼式於鼎彝乎太翁生嘉靖辛亥四月十一日卒萬曆乙巳八月二十一日壽五十五歲太夫人生嘉靖丁未二月二十一日卒崇禎辛未十二月二十二日壽八十五歲按狀太翁諱知先振野其號也爲邑諸生以少師貴累贈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其始祖平福初居邑之麗口村

生德明德明生進進生甫榮贈奉直大夫南京戶部
 員外郎甫榮生儼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山西叅議生
 二子長師孔七品散官今贈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次師儒弘治庚戌進士歷
 官叅政師孔生東少師洮府經歷累贈左柱國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是爲太翁父
 配胡氏累贈一品夫人臨洮公有子六太翁其六也
 生母爲吳氏累贈一品夫人太翁配鄭氏累封一品
 太夫人爲任丘儒官淳女祖爲平涼太守珩其母王
 遺集定本 附錄 誌銘 三

氏鄭實生少師諱國楷太翁不售于璞而以迪少師
 司衡以少師茂才異等當太翁歎而予之餽而太翁
 不見也然相業迪于太翁少師初娶陳氏爲邑人陳
 煥女繼娶趙氏爲永平訓任丘趙應夢女俱蚤卒俱
 累贈一品夫人繼娶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爲順天庠
 生張經綸女女一適任丘庠生胡守憲爲蘇州府通
 判思恭男孫男一爲廕尚寶司司丞爵趙出孫女二
 長適邑庠生馮倬爲貢生嘉祥男陳出次尚幼張出
 兩中翰國棠靈謂爵以崇禎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太夫人柩合葬于太翁之壙而乞言題爲銘
 銘曰六龍翩翩匪鷺匪楮闕其爲潛或振于野子龍
 天蜚雨于方夏高城之東高河之下雄雌合宮永食
 有嘏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邑人孫承宗撰

遺集定本

附錄

四

誌銘

明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李公暨元

配封孺人累贈一品夫人陳氏繼配封安人

累贈一品夫人趙氏合葬墓誌銘

予觀古大臣以出處與天下興替相對故有剝以貫
魚不嫌爲碩亦有乾以飛龍不嫌爲潛要以內觀身
外觀天下當其隙開媼相憂生孽卿緝思編苦儼退
以進候去以留迂其身衛社稷以待聖明及天刻荒
茶聖啓夷庚方且問冥鴻于碩邁揚滯羽於瘁林而

遺集定本

附錄

五

誌銘

當進迺退當留迺去舉天下以仰奉一人而謝大任
於風虎雲龍之佐蓋駢陰抗趾決不可無一君子以
續難縵衆正連茹正可容一君子白其獨日雅懷以
光盛世予蓋有槩於予邑文敏李公云公當今皇帝
以熹皇帝遺命遵高皇帝弟及之命登寶位也蓋天
人歸與中外頌權自非臣下可贊一辭獨是黨臣交
口美新賴正人防微杜漸頓令低徊而未敢恣則公
之功在不見不聞及熹皇帝遇几顧命更煩深心公
於時承諭傳皇五弟大聲宣揚遂繇禁中通傳轂下

以絕非常其意殆不翅捲簾審視則又功在見見聞

聞卽迹求者未必深知而老成長慮未嘗不頌龍行

虎步之聖人德福如天而國家所賴於正人遠且大

正人所爲迂身梟叢仰裨國家慮長而謀精按狀公

李姓諱國楷字元冶號續溪世居邑之麗口里其八

世祖曰平福平福生德明德明生進進生甫榮贈奉

直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生儼成化戊戌進士歷山

西叅議有丈夫子二長師孔公曾祖也次師儒弘治

庚戌進士官山西叅政師孔生東少臨洮府叅軍生

遺集定本

附錄

六

誌銘

知先公父也高曾而下俱贈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高曾祖妣俱贈一品夫
人母鄭氏累封一品太夫人公生而秀敗玉立五歲
讀毛詩八歲能文稍長卽與兄子進士發元舉人震
相摩切仰百年祖武未嘗不念雪頰面也萬曆乙巳
試童子卽爲大司農錢令公榜谷器重督學使周公
更奇之當餞于庠而丁外艱特令學博以缺補公隨
報公缺以補其次當贈公病衣帶不解者五閱月卒
不起哀毀骨立喪事如禮遂讀書張觀察藍田公塾

雅爲觀察重已酉冠大比生入都門同兒輩與四方
雅士雉盟予故與贈公友善爲贈公慶迪詰也是年
登鄉薦越庚戌登祭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公初
謁予丹白園議試中秘予謂能辦廿年博士弟子乎
公曰自今一如未第耳其豪傑風畧不以一第躁競
如此公文藻環穎而放準循繩不獨制詩緝頌注蟲
魚屑屑爲媒緊至誠心直道卽精神蔭映而風規澄
峻初不推襟送抱博噴曲之笑然嶄嶄中立貞不絕
俗故異我不甚猜疑又念詞苑非有柄枯頭見展錯

遺集定本

附錄

七

誌銘

愈益歛歿丰稜但不置身於窳殊不令世人有謀人
之疑丙辰授翰林簡討已未分較禮闈拔名士二十
人辛酉與修實錄壬戌晉左贊善甲子再晉左諭德
管司業事乙丑嘉皇帝幸太學以公坐講易上方親
禮儒臣舉歷朝曠典公以德望發明天人大義上欽
容恭已以聽環橋門而觀聽者千萬人頌漢家白虎
橫經尚爲太平偉觀也署大司成精心引舊法敦尚
大學以仰副天子臨雍雅化尋晉左庶子充經筵日
講官次講尚書每偕經發明世政以廣聖聰仰承注

簡及庭卜奏名第八遂承特箸繇詹事學士陞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公念璫患方張未可
嚮邇再疏瀝辭甚懇上以舊學特簡不允公又念當
鷹瞵鶚視以一二大臣提莊矜老帶試分風擘流之
手養大蠱及蠱成而罔審事叢方且決滯怒淹恚鏘
石苗於東波而剛腸勁骨不勝忿憤遂以軟堰嫩灘
負一璞於焚輪而益其潰當是時結膽之昇旣已寒
心銷志卽翩翩鳳選亦復矜容愛儀曾厲駑習驥之
未能而駟一絢之絡者遂且附影觀風過登槐岳以

遺集定本

附錄

八

誌銘

謁欵於屏閣螭山蓋勢成而不可解自非深心大力
誰爲寢淮南之謀而况偪在肘腋迺自矢曰漢勃之
呂唐仁傑之武何如殺其身有益於君古人優爲之
而况迂其身於是翻然承帝命其辭疏云天災物異
縣寓未寧又云須使天心感格國步清寧時璫方詡
翽身致太平有頌天與人歸者而公不忘其謝疏云
妄意名節之重絕無恩怨之嫌身欲曠然立於四虛
心欲卹然周乎六幕又云舉世無不可用之人而不
必同于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不必有其功又云

恩威出於明主或藉之以行私職掌隸在諸司或干之以行意異懷博長厚之名偏執冒介勁之聲惟便身圖罔恤國是蓋公兩年圖揆總此先資而曲防終始一勝初瑞欲以邊功合諸營建若捕緝徽王封一時濫溢榮黨臣而要結其挺勁者於綸扉更參公以丙寅六月叅大政則有皇極殿成功若甘鎮捷明年有延鎮捷及熹皇帝違豫則急叙錦州捷叙三殿告成銜則三太官銜爲下脡則內衛中舍爲下賚則坐虬文綺爲下四代之誥幾於版授而黃封紫帔時下

遺集定本

附錄

九

誌銘

九霄公無一不疏辭再三中間有允有未允公殊賺賺而兩金吾之廕再三不得辭廼不問優給至上登極得允凡公所辭纍纍若若不比瑞歡微獨循閣體不與邊功不與營繕總以進當患成不以濫恩傷本懷故趙夫人之喪終歲歸里而不一乞卹卽伯爵諤干止票以指揮使蓋清正以銷逆萌卽今上御極眷注特隆後先放罷開貝而獨于公眷留不替廼公之請罷至六七上不允不休則公之進退大義爲昭當是時婉曲周折事與持而卒歸於正瑞初以狡謀劾

三戚曉予以劉司隸得不深及之瑞恨楊忠愍之指爲一罪也復以劉志選劾張武清特重恚以撼宮闈公極言子不宜佐父難母而况無間之父母亦如予議武清得不重譴而罷然予議在瑞方張而公議在患既成遂以安皇親安宮闈公之力爲大予邑唐令紹堯以法故瑞之裔觸狐兔之怒逮下司寇獄坐幾千金公明其事而仍婉爲解令得釋今且爲良二千石輩下逆祠不捐不謁自丁翰編乾學外不知有幾人而綸扉實繁絕之挾瑞以請者公絕不見而辟雍

遺集定本

附錄

十

誌銘

之隙嘆不予媚疏中朝有不祠之鼎臣也公之力爲大瑞初以矯坊於里鐫忠臣印勒天下繫爲祠遂有疏茅土不足封者瑞一一效莽新試天下其黨亦無一不效美新至是擬令史臣撰述功德告廟藏之金匱以瑞希召言假上傳得公持不可而寢初瑞類有廊清之議已亟欲殺方御史震孺惠給事世揚諸人公力執之不得會殿工成公援肆赦以停瑞猶信而罷瑞屢以偵捕邀邊功及款予不應而歸廼以款屬邊吏不成適有寧城之捷遂以款卸邊而奪其功邊

吏常有重謫得公議仍得薄叙而文武主兵者罷歸
公凡票擬每據法調辭不盡得於瑞而決不唯諾以
行其意如朱童蒙等之奪情魏良卿等之謬封公俱
擬不可而瑞獨以意行熹皇帝大漸瑞假遺旨以忠
賢首受顧命公執議削之曰奈何當此際致主上亂
命乎上在潛邸業識羣臣大槩及龍飛御萬邦而黨
臣尚在左右天縱聰明一一辦識遂倚公爲重一時
高文大冊如登極如冊聖后如一切飭厲停刑俱公
奉命擬上以登極恩加左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中書

遺集定本

附錄

十一

誌銘

予諱再跪允辭兼作於時覃恩有加典冊有加特錄
文綺之賜日隆公方班在季孟自幸脫浣淖登明清
展布支體仰答注眷然終念浣淖之與居爲心嘆也
方以病擬疏乞罷適國子生胡煥猷有言公疏曰昨
年七月允帝拔臣講席之次適逆焰方張謬謂泰跡
鉉路或可挽救不謂竊柄衛憲動借上傳以行今年
五月決意乞歸值敵患孔亟繼以先帝違豫旋忽薨
棄羣臣然引慝避位賜一口而九迴恭遇皇上削除
元兇煥發新政回想一年之內御倫與居地歟與處

種種愆尤人非鬼責無地自容上溫旨諭留公又跪
曰自恨待罪台司上之不能如申屠嘉之困鄧通韓
琦之斥任守中次之不能如望之死於弘恭陳蕃死
於王甫悱惻城社薰灌力窮妻死經年歸骨下里絕
不徵求卹典避遠權豎之私憐其情可知也上仍溫
旨慰留公感激時事廼更疏曰天下不可以方隅限
人才不可以恩讐私日來轉局日奇業報日速何如
一意急公併忘偏私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
理天下事事必考其底績人務期于靖共上優答慰

遺集定本

附錄

十二

誌銘

留廼出視事隨有辯明心迹疏有旨稱公忠清端亮
堅意主持又曰善爲調劑足稱丹赤誠然砥柱之倚
又曰終始無阿心跡剖明又從所奏優卹楊漣等以
慰忠魂是年十一月之望月食太甚公擬諭修省明
年以大慙既除百官未飭擬諭云嚮者動云權奸掣
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猶
不致忠竭節一時惕然悚動公廼條次十事其仰關
聖躬則曰勵必爲務實益廣聽納崇節儉上一一採
納其獻替內傳節要貼黃分曹簿稽卽令公與同官

舉行至用人恤民之大則積材懲貪務修久任以部
院如議申飭公念上方銳意明作其所條次不獨推
體聖心正以防上所漸忽下所乘藉以仰佐明作故
其辭有曰聲色貨利不得移讓語而決不得惑左右
替御不得候意旨有曰經筵日講下詢講臣俾反覆
盡所欲言輔臣亦竭慮補講臣所未備有曰題奏文
繁當先籤節要以便省覽有曰咨詢群臣如古宰相
奏事諫官隨之明達益聞品材可照有曰一切章奏
票發票擬或有上傳容輔臣推審事理有未合者隨
遣集定本

附錄

七

誌銘

封執奏于獻可皆否之中杜竊恩藉威之漸時邊餉
急缺公詳各邊餉疏因奏各邊所急且天津運價十
數萬無措上立發帑金五十萬上致齋文華殿召公
入對令參詳黃袱揭帖公覽奏此無知小人淺俚悠
謬不宜傳示外庭焚之便上從之又勅改票御史袁
弘勲疏公稱皇上明日達聰聖謨息邪真聖德之事
又出請帑揭帖公復頓首謝因言天威咫尺臣等一
時悚懼所懷未能盡吐惟願皇上召對時勤與大臣
言官共商政事取自上裁則君臣情通治平可期上

曰卿言是公又言章奏票擬或有錯誤惟皇上明示
省改歸於事理之當上曰改票朕親以御筆行之卿
等詳酌公頓首謝上又勅遵行詔旨公上言皇上躬
親大政綜核名實召臣工課勉之諸臣自能振起精
神以襄維新之運上霽色嘉納公入二月以病乞骸
者再入三月凡四疏以傳首輔有疏上報曰卿忠誠
洞達允愜元揆度品既宜論資亦當機衡重務朕今
悉以委卿已有旨諭留何得復申前請況詰朝恭進
皇考實錄卿以心膺大臣正宜表率百僚贊朕孝思
遣集定本

附錄

十四

誌銘

光茲大典若再安私室君臣之義謂何公遂以遣官
敦趨入直疏謝因言輔臣皆謂鼎司以其關通水火
之交而燮和公餽也第德不配位則瑕釁彰受過其
量則顛隕速此其咎在臣一身然今天下民窮矣而
追比方急軍饑矣而月餉日置敵難構禍未息挿首
已擁衆臨邊安賊毒焰正煽閭寇已橫戈渡海此皆
光廟實錄未經見者廼今并集一時在事諸臣或悠
忽日月議論折衝一旦警急何恃不恐聖明洞悉安
危博覽材品願召對時勤俾任事者與言事者參稽

祖制爲經常可久之策實力行之天下可爲也有旨
召對諸臣奏求祖制當不日舉行公以乞歸引舊輔
薦韓蒲州及予其所稱抗權批逆定難持危兩人未
敢當而中引論相語有云持心如冰以義理爲權衡
而已無與又云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
處之則誠相道也上以忠誠嘉之公乞歸之疏無月
不上輒蒙容留會羅御史元賓復有言公自四月之
望辭疏凡五上不得請入五月以母老身病六懇其
切至之辭不翅李令伯上爲感動允去其予告隆恩

遺集定本

附錄

十五

誌銘

近代閣臣所未易得旨有云終始隆眷真可以酬公
兩朝苦心矣先是辭實錄恩允辭太保至是允辭太
傅謝疏有云嚴嘲笑謹幾微左右非老成著聞不以
奉起居女謁非外庭公選不以承御幸又云陰陽寒
暑之過激也其極至於折膠墮指鑠石流金然而候
至則移時過則退凝寒極熱不可爲常臣以爲正氣
沉伏之後利在發舒元氣休復之時法宜將護義正
仁有神運時出秋肅春涵乾綱獨攬又乞還胡煥猷
肖監有旨忠愛溢于言表朕何能忽然仍許以要着

許以力行准復煥猷許以錄用公以六月之朔抵里
其謝疏有云吏道悠悠邊方蒙蔽勿謂富強爲末務
法廉爲迂譚有旨嘉悅廻三疏辭川省叙恩受銀幣
又辭實錄俸廕不允公歸以得奉太夫人爲快而殊
恨于贈公不一日養也每會宗人語以仰念祖德勿
以偶博一官而叢人怨其叙廕予從弟國棠再予從
兄子霑及霑立家廟爲塾置義倉於側瞻族人以仰
慰祖慈奉女兄如兄拊毋黨如姓宗也當其脫豺虎
際雲風斯已爲快迺更謝天下安危之任與同學少

遺集定本

附錄

十六

誌銘

年徜徉洪山白水之間攬千岩之真氣佩六月之寒
濤舉手捫天把盃問月未常不快身到滄州樂携伯
仲也公與涿鹿同館並留遂成大業當事實嚮予贊
決去留兩公皆少年公參大政則予登第之歲予低
徊史館日公以巾巾里第予再居東各相勉而不意
爲訣也予邑以甲第接武四世者公與郡城之劉而
公遂以大業顯蓋文行世家云辛未春三月忽以疾
不起蓋抵里奉太夫人三年而終以先訣太夫人爲
恨也上聞震悼遣官祭葬如制贈太保予中書廢謚

曰文敏公凡三娶今爲累封一品夫人張氏順天張
庠生經綸女有子女不育今爲公拊其前兩夫人之
子若女其初娶于陳爲邑陳處士煥女封孺人累贈
一品夫人順正勤恪逮事舅姑佐公成大業每分燈
爲初也卽登第上玉堂公猶是予嚮所云十年諸生
也蓋攻苦茹淡夫人同之以初封而歿再娶于趙爲
任丘趙司訓應夢女封安人累贈一品夫人穎慧通
詩書大義公方歷官詹涉通顯夫人視起居惟謹佐
公孝事姑貴而能約不見公忝大政也公生於萬曆

遺集定本

附錄

七

誌銘

乙酉十月十七日卒于崇禎辛未三月十四日享年
四十有七陳夫人生于萬曆戊子十二月初十日卒
于天啟壬戌七月十九日享年三十有五趙夫人生
於萬曆己酉五月二十五日卒于天啟丙寅五月初
五日享年十有八子一爵騰尚寶司司丞趙夫人出
女一適庠生馮倬爲貢士馮嘉祥子陳夫人出嗚呼
諸君子當天啟丙丁之會非迂卽溺或蚤圖隱約未
有毀譽錯而壁完者及歲當新祚風虎雲龍仰承作
睹亦未有一脫梟羣頓躋鳳覽上拜天衷下集民譽

終始稱一代完人而履順居正如公者予讀易至剝
復悉持剝之大臣卽養復之大臣也熹皇帝以堯舜
格于中人逆方行而小人長須大臣以止之今上鋤
奸芟頑逆方除而剛長須大臣以行之然薰蕕在婉
曲而承聖神寧容直遂故于剝曰以順止于復曰以
順行蓋剝若附而不入其中逆不折復若在中而不
動乎外順不行然則朋來而以順處順尚猶蔑貞而
以順處逆乎予於此識天心云爵以崇禎十年四月
二十八日奉公柩葬于賜兆以公門人薛知府玉衡

遺集定本

附錄

六

誌銘

狀乞石言蓋不勝詰人之慟也廼爲銘曰 獨勝有
權衆適有稽以握以調不結不齡才智狺狺戰爭偪
偪結轉我中齟齬我外公曾有言用鈍而駛驚舟安流要駕安
蟄蛭藏于蛻公曾有言用鈍而駛驚舟安流要駕安
轡國鮮嘉琦節婉廼羶騰淵怒濤橫流逆濺出沒百
怪吞嚙萬川不有巨靈其擘迫導導於勢因束於氣
激涵育龍魚浸浴日天坤維不洩乾經以旋龍從淵
躍廼用汝雨波亦不揚騰亦不舉醒於國狂冥于漸
弱枯不以斂苑不以圍雲臥裴莊履遊謝墅戢噉鳳

梧弄丸狙芋讀易剝復如循於環以山附地豈不駭
焉蔚爾碩果而終巖巖以雷在地初亦闕濟黃鐘方
芽青帝握璇扶杳千若廻光千噸玉琢益栗金銖益
堅其在先朝廻辭華盛其在維新廻承榮命辭爲留
曠承爲去徑碩以剝孤朋以復勝剝順以止復順以
動一動一止天心永定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邑人孫承宗撰

遺集定本

附錄

十九

誌銘

皇清誥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東閣大學

士前明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李

公墓碑銘

明故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李公歿三十年矣嗣

君今東閣大學士坦園先生命予曰先文敏公捐館

予甫七歲幽堂之石賴同邑孫少師賜之銘墓碑尚

無詞以刻君其揭銘於隧上予辭曰昔人言之矣作

遺集定本

附錄

二十

碑銘

銘者當觀其人非蓄道德而能文章不足以傳後當

世以文辭稱者如林寡陋如予何敢代大匠操斤先

生曰書事之文非見知者不信不信亦不足傳當先

公立朝之日與同其時者今已鮮矣君家京師知當

時事宜確幸毋辭予黽勉受教憶昔公秉政予尚爲

諸生及予獲薦於鄉公旋謝政歸然所得之賢士大

夫者有足徵焉迨壬午與坦園先生讀書僧舍談次

復各悉其家世蓋公當天啓崇禎之際以持正弭變

聞是時逆閹魏忠賢竊國柄作威福獻媚者無所不

至順天府尹劉志選欲擢官闈以屬意於閹族迺劾
后父太康伯張國紀公倡言子不宜佐父難母况父
母無間可妄生變端耶太康由是獲全闕以威劫天
下自輦轂及直省靡不建祠撰銘書頌惟恐後公獨
無所作至有以天與人歸見之奏章者闕擬假旨召
史臣撰冊告廟藏之金匱效新莽故事以公力持不
可而止熹宗顧命諭傳皇五弟公即大聲宣揚一時
徧達中外以遲或生變也崇禎初有黃袱裹揭帖達
御前召公至文華殿參詳公言俚謬語無知小人所

遺集定本

附錄

二十一

碑銘

爲不宜宣露亟請焚之此公在政府當大事而扶維
匡正昭然在人耳目而不可掩較之古人履變而能
持以正者何如也公諱國楷字元冶號續溪保定高
陽人其先有聞於高陽者曰平福四世皆以積善稱
鄉里至成化戊戌進士山西布政使司參議儼則公
之高祖也生師孔師儒師儒中弘治庚戌進士官至
山西叅政師孔則公曾祖也祖東少仕爲臨洮府經
歷父知先以公貴自父以上四代皆贈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高曾祖妣皆贈

一品夫人而累封一品太夫人鄭氏則公母也自叅
議至公奕世登科蟬聯不絕公髫髻輒勵於學思繼
承先業與從兄子發元震交相勗已而三人皆登第
而公中萬曆癸丑進士改庶吉士丙辰授檢討已未
會試同考辛酉與修實錄歷陞左贊善左諭德管國
子監司業事乙丑熹宗視學公坐講易熹宗欽容聽
之甚已心簡注矣尋晉左庶子充經筵日講官進講
輒屬日焉會廷卜輔臣遂由詹事學士特簡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時閣勢張甚公念雖以講筵受知

遺集定本

附錄

二十一

碑銘

閣罔不可邇再疏辭不允迺入閣辦事非公意也在
庭多以媚閹借殿工叙捷重封累廕公耻之皆辭讓
於錦衣兩世廕不辭允不已公配趙夫人卒例應乞
卹公方以濫恩爲戒終不請初閹恨副都御史楊漣
食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諸人之劾
已也殺之至是復欲殺御史方震孺給事中惠世揚
公援三殿告成肆赦以免斯時聞之從子孫皆封公
侯伯與黨閹者之濫進奪情誅除異已諸弊政雖皆
假內批以行而由公調旨者未嘗或徇崇禎帝在潛

耶稔知之嗣位特倚公爲重詔冊咸命公擬進卷錫
日隆先是公在政府多所挽回慮爲閣所忌無日不
思乞休始以邊警告亟旣而熹宗違豫迫帝踐祚監
生胡煥猷論公當闕時不能引退帝惡其妄言黜之
公遂六疏求去不聽尋晉首輔復力辭帝報曰卿忠
誠洞達允愜元揆機衡重務今悉以委卿遣官敦趨
入直亡何御史羅元賓復有言公奏至十餘猶不許
後以母老身病求之不已乃予告恩禮優渥非他輔
臣之可望公輔帝僅數月其請於帝者如經筵日講
下詢講官俾反覆盡所欲言章奏票擬及傳諭容閣
臣推審事理有未合得隨封執奏召大臣言官時議
政事皆關係治體之大者帝咸稱善至云舉世無不
可用之人而不必同於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不
必有其功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
則誠相臣名言也若夫請卹楊漣復胡煥猷監胄去
國薦舊輔臣韓爌孫承宗其公忠大度求之古人未
多見也而帝之於公曰善爲調劑誠然砥柱之倚曰
終始無阿心跡剖明同時輔臣咸聽其去獨任公爲

首輔帝亦可謂知公矣公樸誠不事矯激以求名事
親孝恒以贈公不迨祿養爲恨歸奉太夫人熙熙承
顏惟恐違其意立家廟以祀先置義倉以贍族從弟
國棠從兄子雷霑皆俾承廕而養女兄拊母黨恩厚
尤篤其繕性提躬之間雖尊貴不少懈日與故人徜徉
山水間甫三年當寧擬召公而公遽以疾終矣計
聞帝爲哀悼贈太保謚文敏賜卹加等嗚呼公當閣
寺賜張入參大政其所陰爲匡持者甚衆而議者或
以爲言跡公所爲潔身非難而調劑爲難昔平勃之
在漢不能不王諸呂狄仁傑之在唐不能不改唐爲
周皆迂其身不潔其名以爲扶危拯傾之計千古未
有不諒其心仰其人者以公簡自講幄力砥狂瀾默
扶國是所謂履變而持以正者豈不愈於古人哉予
嗟夫百世而下可想見公之始終也歟公卒於崇禎
辛未三月十四日距所生萬曆乙酉十月十七日得
年四十有七以丁丑葬於邑之賜兆所著詩文以兵
燹散失今存遺集二卷男一人爵卽坦園先生

國朝順治丙戌進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東

閣內弘文院大學士贈公如其官其配姓子女詳於
孫少師所撰誌中不具著銘曰

展也相臣端操惠衷履險不回濟變有終涉汙汎瀾
宜潔其躬淺鮮之見此論匪通所貴乎智愚以成忠
徑情觸藩其道何窮適成彼威慘惻無功澄滄克定
竊枉辭豐逆形默折正氣潛充夙荷主鑒倚任惟隆
輔相兩朝廓然大公告歸薦賢古大臣風願望赫奕
令德昭融有商者原喜氣蒙叢雲浮春蕩月朗秋空
遺集定本 附錄 二十五 碑銘
以景以企如岱如嵩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宛平春晚生王崇簡
頓首拜撰

皇清諡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東閣大學

士前明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李

公墓表

嗚呼是有明冢輔李文敏公之墓公諱國楷字元治
號續溪世居高陽麗口里始余登籍猶及覩其風儀
修整誨議直方而余鄉先輩王春石稱其同儕時言
動介持務循大體披誠絕囑可近而不可干蓋私淑
者有年今與結嗣同直綸屏授簡表兆特飾其大者
遺集定本 附錄 二十六 墓表

徵信示來公承累葉簪纓資冠塾倚誦毛詩甫八齡
卽工制義稍長鑒具人倫擇交不苟所與共業子弟
後皆嶢嶢兩榜雖沉靜自貴不欲以藝能矜長每試
輒售知于先達名公乙巳侍贈公疾迄于崇封誠信
如禮孝克有終已酉登賢書癸丑成進士改庶常丙
辰授簡討已未分較禮闈所拔極一時之選辛酉與
修實錄甲子歷左諭德督司業事越明年熹皇帝臨
雍公坐講易敷陳天人大義兼切時務上霽色恭聽
傾動園橋署司成敦明禮教多士蒸蒸樂卽祥治尋

晉左庶子以夙望遷充講幄因進講尚書借闢政要
有益宸聰丙寅枚卜由廷推第八膺特簡以詹事學
士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公以狐鼠
憑陵患逼肘腋獨力拄瀾坐窮邪許再疏申辭不允
既思漢勃于呂唐仁傑于武匪異人任將用行權之
巽以庶幾濟夫乎而何示以跡受命飲冰矢以一身
衛社稷不以利鈍生死貳其心如所云重名節絕怨
嫌用人不必同已任事不必居功恩威期歸諸朝廷
職掌先戒其旁侵毋選懷博長厚之名偏執冒介勁
遺集定本 附錄 二十七 墓表

之舉將使天心感格國步清寧閑邪折逆之志蚤見
乎疏章知其匡扶有本矣以故日歷虐焰穢流中而
焚溺莫侵蓋不茹不吐根于性成而爵祿不入寵辱
不驚尤足以杜忌患者之隙公忝大政後有甘延邊
鎮告捷之叙有三殿告成之叙逆璫魏忠賢欲侈張
已地間條之崇階廕賚類逾等公無所不力辭雖有
凡有未允卒不肯濫叨以違本志初忠賢構禍于戚
畹也以據官聞公表正彞倫安官闈以錫福戚畹逆
黨頌璫功德者遂假上傳欲史臣撰述告廟藏之皇

史成以公持不可而寢若救忤璫之令及臺諫智能
婉解故事克濟而不及于辨噬公在位凡看詳章奏
惟酌理法之當不肯唯諾逢迎亦有堅持不可由中
私竄奪情若朱童蒙等謬封若魏良卿等公第存此
公議以昭示汗青而已熹宗升遐假遺旨以忠賢首
受顧命公執議削之毅持于勢莫可挽之時而深心
圓智優運其幹旋崇禎帝潛邸心在公者久矣御極
遂倚公爲重一時登極詔立后冊及一切飭厲停刑
諸諭俱公奉命撰擬無不克當上意以登極覃恩加
遺集定本 附錄 二十八 墓表

左柱國兼支尚書俸贈廕有加精鏐文綺之觀日渥
卿雲華旦荃宰道孚羣式亨屯經綸邳隆運掌公獨
以器並薰蕕未能蚤遂肥遯怍怍在念抗疏乞休其
畧云昨年七月先帝拔臣講席之次適逆焰方張謬
謂恭跡鉉路或可挽救不謂竊柄動借上傳今年五
月決意乞歸值外患孔亟旋邁先帝奄棄群臣引慝
避位賜一日而九廻恭遇皇上削除元兇演祭新政
回想一年之內猥偷與居虺蜴與處種種愆尤人非
鬼責無地自容蒙溫旨諭留公再疏云自恨待罪台

司上之不能如申屠嘉之困鄒通韓琦之斥任守中
次之不能如望之死于弘恭陳蕃死于王甫併惻城
社薰灌力窮妻死經年歸骨下里絕不求卹遠避權
豎之私憐其情可知上仍溫旨慰留再三乃出視事
隨有辨明心跡一疏旨稱忠清端亮堅意主持又云
善爲訓劑誠砥柱之倚咸謂皆實錄也又從所奏優
卹楊漣等以慰忠魂因陳各邊所急得發帑金五十
萬以濟缺餉及條次開切聖躬十事以上表明作威
荷採納其他用人恤民之大計杜漸廣諮之數陳綜

遺集定本

附錄

三九

墓表

各實禁私出聖體息邪以及票擬或誤求明示省改
歸于事理之當凡有所請咸獲俞旨戊辰春乞休之
疏凡四上忽傳首輔公力辭有卿忠誠洞達允愜元
揆機衡重務今悉委卿之答以詰朝進光宗實錄遣
官敦趨入直公因疏陳今天下民窮矣而追比方急
軍饑矣而月餉日賈外雖構甌未息抑曾擁衆臨邊
萌賊毒焰正煽閩寇橫戈渡海皆光廟實錄未經見
者今并集一時在事諸臣或悠忽日月議論折衝一
旦警告何恃不恐願召對時勤俾任事與言事者參

稽祖制爲經常可久之策實力行之天下可爲也有
昔優容夏初復抗疏乞歸者五皆不得請五月以母
老身病六懇其詞切至上感動乃獲予告加恩溢格
近代所無兩朝苦心治于中外其謝疏有云嚴嘯笑
謹幾微左右非老成著聞不以奉起居女謁非外庭
公選不以承御幸又云正氣沉伏之後利在發舒元
氣休復之時法宜將護皆切鑒前車之覆上察其忠
愛溢于言表仍許以力言抵里後再疏申謝有云東
道悠忽邊方蒙蔽勿謂富強爲末務法廉爲迂譚上

遺集定本

附錄

三

墓表

嘉悅納之公出居居信三四月歲艱危歷涉定鎮多方
涇渭之辨暴明水火之權無言豈獨學識貞勝蓋才
德之允孚矣其奉慈闈歡也猶嫌嫌贈公之不逮並
養戀繩祖德克篤宗盟永贈公未竟之緒而光昌如
建家廟置義倉營教塾叙廢之推錫從弟從子事姊
如兄敦母黨如合族昔繼志慕服之明章者崇禎辛
未季春幾里以疾終于正寢距生萬曆乙酉孟冬既
望享年四十有七蓋歸奉太夫人歡三年又嫌嫌于
先訣也凶聞達于朝上慨悼者久遣官祭葬有加贈

太保子瞻中書文敏公元配陳繼趙佐奏內褒贊
聲遠近無間皆不逮公履端捩累贈一品夫人今官
保司空東閣大學士爵趙夫人出始有孫其疑其恕
至其世系迴傳生平善行凱陽先生已詳著諸墓誌
特紀立朝鉅績烜赫後先者勒石以附于梓史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西蜀後
學胡世安頓首拜撰

遺集定本

附錄

三十一

卷六

本文敏公專祠碑記

夫祀典之崇非獨表揚先哲亦所以風勵後世至鉅
典也而崇祀於鄉爲學者矜式之所自始其關係名
教尤切而徵信於月旦更真必其人品里超卓德業
兼隆大節細行毫無間然俾後人愛慕感悅歷數十
年如一日斯足生俎豆之光而廟貌亦永永弗替此
非聲勢赫奕所可襲而取也故有位登台鼎領動一
時其始也畏壘之宮非不歸然而或名與實不相副
將貽翁詆訛無論田夫牧豎皆得指摘其短卽身在
遺集定本

附錄

三十二

祠記

裸將之列者或貌承而心不愜久且羣情懈弛掉臂
去之敗瓦頽垣淪沒於荒烟衰草者多矣况能令父
老子弟興懷於隔代相與煥接楸潔牲醴以饗隆大
饗爲愉快者乎明故大學士李文敏公捐館在崇禎
四年辛未距

今上龍飛之十一年甲午閏二十四春秋矣鄉之縉紳
士民思公未嘗刻置列狀有司稱公懿行純備亮節
昭著功繫一時社稷之重而澤貽百年風教之遠請
崇祀澤宮以昭 國典慰輿里維時鉅禮雖舉喟喟

者尚未厭也又六載爲今順治己亥春復請建專祠
祀公憲議僉爭新極幸與獨吉薦蓋猗歟盛哉縉紳
士民將勒辭麗牲之石而徵余言願其事余按高陽
爲上谷傍邑受博大爽塏之氣固宜鴻啓人文光彰
大業而公以德聞儒宗接四世南官之武甫番髯卽
天挺逸藻邈然不羣登萬曆癸丑進士繇縣常授能
討已未分較禮閣稱得士後三歲游晉官僚攝少司
成值天啓初年猶勤新政脩臨雍之典公升堂講易
天子動容橋門環聽一時歎稽古之效復見漢東京

遺集定本

附錄

三

祠記

盛事旣而啓沃經筵引尚書義規切時務格非廣益
朝野且拭目公泰大政致太平會瑞燭方張詔獄屢
起負鰥者旣逞螳立糜舍圻者因結蟬紆禍撲炎乃
益其灼從風不勝其靡公燕居深念謂城社未便泄
熏也故正已而不示以圭校闢虢弗可憤特也故閑
邪而不深其嫉忌剔牙也弗以抵吻絡首也弗以夾
踞方瑞冒引邊功合諸營建捕緝竊崇五等濫及厥
養要結黨附恐喝朝紳駸駸乎勦進九錫矣公矢心
曲防以身爲砥所被誥廢賚予再四疏辭婉言微中

令積慮頌新者不寒而慄及瑞計傾戚晚以撼中宮
公雪涕危言子不宜佐父難母奸謀沮戢官閣獲安
時媚瑞者至頌天與人歸建祠遍海宇其在釐下者
公未常捐貲拜謁後復規覲辟雍隙地以公持之堅
而寢諸所挾喜怒以矯僭威福公委蛇曲劑蓋正保
全爲多蓋以正色雷紳之度寓其潛消默折之機至
于導揚未命擁戴長君弭肘腋之危疑啓風雷於旋
轉公之爲功藏于不見不聞真無得而稱焉其爲功
也更何如哉迨夫滌除兇豎庶政維新向之徘徊持
遺集定本

附錄

三

祠記

祿者或自陳曲突之勞爲鼎升之地而公獨介然引
咎屢疏乞身人主援義責留勉出受命一時高文大
冊如登極如冊后咸取辦公手所條列十事皆用人
恤民之大至爲勅幾者防忽藉權者杜微此於魏文
貞之陳規思漸當日稱崇禎始政庶幾貞觀遺風云
蓋正人秉鈞雖碩果猶食福而是時四郊多壘中朝
日構玄黃民窮餉匱綱繆罔策公隨事抒蘊川弘匡
救入主亦降心倚重而公旣堅引退復感人言連章
稱母老身病情辭劄輦始得允歸其予告隆恩爲輔

臣所罕遭祖帳傾都門人皆榮之公以冲襟雅量際明夷艱貞之會念漢季北寺酷禍成於正人憤疾輕試爲不密失身之戒逮宋元祐熙豐間君子以徑情獨往方隅自窒爲小人所借援而適以重其構公是以匪躬兩朝惟和衷求濟嚴於律已弘於恕常令吾身立於有餘以默杜兇人不測之圖不遺餘力而速之咥幾沉慮遠恒形諸前後章奏中其辭有云天下不可以方隅限人才不可以恩讐私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理天下事又云舉世無不可用之

遺集定本

附錄

三五

祠記

人而不必同於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不必有其功又云恩威出於明主或藉之以行私職掌隸在諸司或干之以行意異懷博長厚之譽偏執冒介勁之聲惟便身圖罔恤國事皆切中時弊之語其忠清端亮誠然哉蓋嘗論公生平大節有呼號者三當嘉廟大漸璫猶矯遺旨竄顧命公奮議削之使不得逞比漢絳侯之立奪北軍憑几之際承諭大聲傳宣皇弟以絕非常同韓魏公之捲簾審視至身將去國首薦蒲州象雲韓公謂可當大任用心等之鄼

武兩侯而疏中所稱破方隅忘恩怨實公居身立朝之第一義自簪仕以至蓋棺總無渝此嗚呼若公者洵無愧休休之个臣歟公孝友天性痛贈公不逮祿養哀慕終身其端歸晨昏太夫人愉愉膝下者三載所受兩朝叙磨分予從弟及從兄之子祀先祠廟躬瞻族而義倉置敦倫好義殆不遺餘力用材屢徇徃洪山白水間海內仰公如祥麟威鳳猶望東山再起而台星告隕俄乘箕尾德功高於曠代而享年不登中壽天下悼焉公本以儒術起家操一心周旋

遺集定本

附錄

三六

祠記

兩主履險如夷出處爭光日月肯堂敷衽克開翼子今揆輔坦園公發跡興朝懋膺簡注宅心如水觸事如鏡廓然于方隅恩怨之外皆鑽公令緒以引伸於無窮也昔濂洛諸儒崇正闢邪廟食千秋公更益以圓機妙用不毀其方而適以濟其方在在軍在鄉鄉重所稱鄉先生沒而祭于社者唯公足以當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不可無記以詔後之聞風興起者

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

士加一級通家侍生金之俊頓首拜撰

文敏遺集三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李國楷撰國楷字元冶號續溪高陽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中樞殿大學士事迹附見明史李標傳國楷遺文明季佚於兵燹

本朝順治己亥其子大學士爵擢拾殘缺緝爲一編康熙丁未始獲其刻本於同里張亦純刪除重複得文二十二篇詩一百一十四首辛酉纂修明史復於書局得其奏疏十三篇因重編爲三卷而以誌銘墓表碑附焉卽此本也其詩文多館閣酬應之作蓋爵所得於亦純者本其官翰林時課藁故所存止是云

博望山人稿二十卷（一）

〔明〕曹履吉撰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曹

臺望等刻本

敘

陳子繼儒曰余嘗窮攬海
內薦紳先生諸集而知前
此人文化成之大驗也繇

陳序一

國初至今日文無慮三變
詩亦無慮三變木拔道通
則自劉宋諸先生而下梓
材丹雘則自李何王李諸



先生而下識者頌其熾盛
軼於前後三代雖其間有
文憎命達以侍從材經濟
材而不究於用然緹緗所

陳序二

載歲蕤美富山林中郊島
之簋卒莫敢進而方駕猗
與都哉光制科矣吾雲間
最顯重者無逾邛友董宗

伯而宗伯所亟口謝不逮
則無逾姑孰

曹公元甫夫元甫先生著
述滿天下微宗伯當戶知

陳序三

之乃宗伯之號稱知己則
有異其大旨謂公忠慤如
汲守慷慨如賈傳練習邊
事如趙營平今之侍從材

經濟材也惜也登第日值
弘文選罷不得入直承明
出而仕一郎司農一師河
雒水心水鑑見謂差足奉

陳序四

上旨稱職任于所爲進補
舜裳之具殊未盡不獲已
見端于車砲一疏理財數
十書又無有讀而伸其用

者噫嘻文武憲邦彼何人
哉之言也宗伯寧渠阿私
所好蓋往在長安與公慷
慨當世結古歡最摯所繇

陳序五

推鑒至隱爲英鄂開生面
不若予徒以文相慕說也
然因文識其人余亦全貌
一元甫先生矣讀博望漁

山攜謝青在諸集見忠孝
之思焉見山水之情焉見
一時賓游之樂焉又見其
縱橫千古推拓一世之才

陳序六

之識之學焉參矣予之得
也昔介甫在淮南爲正之
道子固還江南爲子固道
正之子固懷友之什介甫

同學之篇志得朋也今宗
伯于元甫言予于予言元
甫又華予以元甫集而屬
爲敘又以吾序致之元甫

陳序七

余雖不謀面居然坐牛渚
半宮對異人淵庭狀矣雖
然余則安能窺見二子間
哉元甫仕宦之車未耳已

罷中朝士正以公才公望
相引重維宗伯實推鋒焉
異時全集出當以龍轡文
副夔虎業益增海內薦紳

陳序八

先生一盛事余也南山歸
咏久附襄陽夫安能窺見
二子間哉

崇禎戊辰友弟陳繼儒頓

首拜題



陳序九

序

珏也好遊孤筇所至勝侶寂寥非有康樂先生伐山開道之奇也才樸櫟又不能如子長先生發而爲文與杖底名

宋序一

山川爭瑰瑋澎湃之勢第一念向逞願得事海內大賢願得誦述大賢人所著作用以弛搜奇寫異之勞爲一掄快而晨星發噫復不多慰乃今

得一執鞭

曹光祿元甫先生予未見先生時先生所著書已出自石倉研玩不去心目間晤友人秦京盧原父袁公寥輩則又

宋序二

嘖嘖先生爲今日郭有道諸遊其門者卽孤懷小致殆罔不延錄云予展集覆所推轂諸布衣語益信則益慕說之已乃齋沐而前與客籍則先

生正謝中州學政歸高臥青
山絕意世事卽素所珍爲球
琳琅玕諸製疑亦塵粃視之
而德機則不忍爲珏杜也時
而示以流水之審時而示以

宋序三

鯢桓之審淵有九得泳游焉
兼復籃筍蠟屐相攜溪林深
宵間寒蘭佩蒹看雲狎鳥移
珏旅情間或缶鳴有進亦不
靳咸英之和而後庶幾乎得

先生之一二竊不自量擬位
先生於漢兩京唐貞觀開元
謂皆浸灌沐浴用以集大成
而鼓休明也先生哂曰吾何
知吾寧得吾耳當其偶爾結

宋序四

撰如乘莽渺之鳥游無何有
之鄉而適壙垠之野忽不知
意曷來氣曷往時會風物曷
以將迎而篇與句乃適起而
赴之奚役役焉以步趨陳人

爲噫嘻珏誤矣珏誤矣窺於
先生者淺其猶有蓬之心也
夫抑珏所沾沾尚論非司馬
及謝公哉謝公徧遊東越而
不能不以鴈蕩待後人司馬

宋序五

公所獨有千古者在八書及
諸贊而世本國策之採擷不
與焉此亦可悟先生文心矣
夫先生固今之開鴈蕩者也
非今之擷世本國策者也遊

從正適適秋八月至聞故國
武夷君將又坐幔亭而張宴
相呼也因告歸書小言於所
見之博望集

莆陽宋珏拜手書

宋序六



壽母堂書目

博望山人稿

已刻

漁山堂稿

卽刻

攜謝閣稿

卽刻

青在堂稿

嗣刻

辰文閣稿

嗣刻

博望山人稿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

石鍾山石壁

舟中望九華

李年伯思堂二首

令子應升余同年

黃慎軒先生爲秦京書緊那羅王頌併志不數年而翁不可作矣京護之度爲冊出則挾以隨履吉瞻誦佛法交情于茲有省爲

博望山人稿

目錄

一

卽黃韻更步一頌黃頌頌王吉乃頌頌亦

併頌京云

再索李長蘅年兄書

余爲書寄李元鎮于饒陽使來得讀新詩甚

快而寓書則大啞予作書翻倩低手予復

染一畫爲報以戲語識之時已未夏五

爲秦京作書識一詩志別

望匡廬

壽阮柱翁年伯四首

桂蘭圖練任鴻諸郎請題

同年王韓菴以貴池令最調欽浦余里中友

蘇澍伯官池陽備兵使者旗鼓督積承雅

故茲行卽音徽匪逸而事不同方於情悵

無謁也乃緘一卷遙囑相爲圖之探有往

懷當可附見得五言古二章

同韓孟郁登凌雲山慨欲家予東畝走筆堅

之

徐昭賢相晤真州汪園賦贈

博望山人稿

目錄

二

贈別沈璧甫時聞薊門警三首

許襄明正志烈烈真稱繩武其邑君懿德倡

厥小婦龔姬於聞難日誓死靡它萃於一

門莫斯尚矣天門外史并著於篇

題小染送別楊大洪先生

涉江曲寄壽阮堅之先生

昧公六十初度二首

海山圖自題爲韓太公太母壽

程弘父芹藻園二首

余往爲弘父賦其芹藻園近偶過取讀之續此

寄祝山人盤谷

送余郡侯還里四首

題畫

有小引

題張仲玉讀書處

馬當山三首

晚眺

賦得夏日長四首

蜀中安氏遺腹守節舅氏以歲儉慮不俱活

欲嫁之安氏赴河且死獲救今八十矣格

博望山人稿

目錄

三

應旌何太原爲冊求詩得古意一七言一

几遶區省丈作詩督予通畫旣成識其顛

過雨探奇詩二首有引

在辰陽家大人命作

卷之二

七言古

登黃鶴樓放歌

謝文靖公真像歌

晴水圖歌

放歌

劉半昉年兄索予畫諾之未了今重來長安
偶作此圖復行書一卷爲卽一時相戲之
語以韻識之

予製三屏爲一屬高秋甫滿繪群卉初張之
小堂見中三幅其顏尚餘素地因飛筆補
一詩適李組修孫寶林傳遠度魏考叔諸
君從金陵至相與坐對而各酬之以酒
蕪關余起潛水部得代還南署短歌寄送兼
懷前樵使劉心城社長

博望山人稿 目錄 詩

四

黃海岡陵松栢歌爲汪太公八十壽

解石帆以司理晉給諫連得封典

夏門二母雙節

壽張伯母六十

觀胡助之先生畫齊山歌

爲陸廷讓作畫侯木菴就案奪去復送予署

中補竟識數韻以代小紀

壽宣城徐母六泰

余神醉郡侯杜公畫梅奇麗守我郡及期以

勞民諸事俱絕忽此歸與爲作大小三株
分施扇絹喜出不意遂成一篇

岱岳歌寄中丞宋老師

壽程淇竹八十

見山偶成

老萊戲綵圖爲郭青螺中丞封公壽

送王庫石先生歸安福

小孤山乞靈詩

題黃貞婦卷

博望山人稿 目錄 詩

五

奇蜂行爲孟水部題

題李太夫人節壽

淄川韓烈婦

題畫贈潘景升

題李友此君圖

劉房生索畫題贈

送郡侯何斗瞻 有小引

霍山王義士父子死節歌

贈節壽歐陽太母

壽霍山張翁五十

壽陳母七十

卷之三

五言律

入辰溪展覲大人時暫去塞哨給餉二首

同吳栗仲諸詞人坐尼坡上有感

尼坡梅月舊爲姑孰八景之一相期世符菴

於坡下以小詩堅之

贈別李仲達年兄四首

博望山人稿

目錄

六

送申青門請假南旋八首

得郭明府雪中書賦答三首

喜秦京遠訪畱攜謝閣上卽事六首

杜退思舟開登采石山望別

石鍾山秦洛原書屋二首

端蕘生樓居成予適有小構依其旁過從甚

適爲賦此喜四首

舟行望夫磯初見雨後瀑落二首

懶顛過余快語特畱卽事二首

棲賢法主西一從石巢居士等社來相訂

過

徐準明水部督南河詩來見憶却答二首

九日直指龔瞻鳳見枉適仁植同年到分賦

二首

贈張廷掄兵憲二首

中州門人馬布菴見過家園與余談近變甚

悉才願見眉宇間取所攜觀書以壯之兼

寄令侄便面二首

博望山人稿

目錄

七

又送布菴二首

望江雲

辰溪江上

登金柱避暑

送俞尉之新任

松亭

齋中偶興

楚山別鄧道蕃兄弟二首

送葉長原遊梁

題蕭府幕花欄

將發芝城別葉雲卿

呂吉人邀遊園亭三首

效杜少陵戲爲艷曲二首

送陳尉之粵

賀曹中丞下車新安兼謝過臨之約四首

送陳明府投劾還里

題鄭母壽冊

獨坐偶成

博望山人稿

目錄

八

贈程若質

秦京見過坐攜謝閣分賦

再用前韻贈秦京

宿魯橋

浙楊玄水過余索壽母詩

別董夫來二首

袁季昌酌小齋問門外是謝家青山遂唱兩

句乘醉請爲四韻成之

金陵同俞貞嚴立話

壽汪老

偶成

渡江別朱侍御三首

皖公春壽柱翁年伯二首

謝文川廉憲八表二首

見竹舍

青山道中懷張仲玉

與陳行之對坐

汪君酬比部中秋小飲

時君酬有家難

博望山人稿

目錄

九

送石軫餘樵九江關時余將赴武林二首

次潞河張仲美追別出絹素索詩爲其尊人

熙宇祝六十初度

寄錢右衢山居

病寓金陵偶爲楊仲房識小染

吳象成新居

齊越石赴會稽郡任道余里余固停之得讀

長安諸公別言併所酬句二首

天啓癸亥夏至長寬就錄五言近體四章

郭少保衛民時則家弟慶成氏更進加酌
予較士所至輒雨茲再較開祥兩試事竣矣

時久旱雨復大作戲爲三詩因盧廣文舉

蔡虛齋先生較浙故事併及之三首

直指何環應招遊姑溪用韻

石巢歸泊牛渚相聞用來韻奉酬二首

張無奇五遊中嶽

泊揚州贈顧心印

發采石渡玉溪口

博望山人稿

目錄

十

武昌道中有懷同社退思公寥闇夫諸子

丁未冬日過霍彭九瀛潘方秋招集五印閣

二首

西山道中卽景期友人晚酌

同孟辛城隅看柳回集小齋二首

孟辛見枉以山花爲具蒙入聯見贈答之

五言排律

初抵霍山謁伯陽吳老師時師公出留候

大人以王春初之宰辰陽時男履吉計偕

中不能侍送姑谿上一卮爲壽敬成數言
以當彩戲

涉江曲壽汪封翁

卷之四

七言律

金陵登憑虛閣

登攝山絕頂二首

登金柱山敬和先大父封公元韻二首

遊金柱塔有懷故令章公

博望山人稿

目錄

十一

岳陽樓

家大人衙齋小亭初憩

已酉壽家大人於家庭別來辰陽始嗣成歲

彩喜而有成

九華江上遲友

送周季侯按楚二首

直指白樓易公入九華因憶與吉有同遊之

約遂止望華樓貽詩見懷賦以酬之

秋日方仁植年兄同越友史白弢訪余泊采

石適晉陵張二無省長同兄韞之挈舟而

至卽事各賦二首

冬日邀吳果仲同張問夫李居紉倪世符叔

遠谷蘭上人泛舟尼坡攜蘇趙墨蹟共閱

冬夜楊仁甫招同宋比玉王巢父沈璧甫姑

溪泛月

送王巢父歸杭重及長安舊事

倪世符叔遠昆玉邀同沈璧甫梁千秋吳君

衡泛姑溪釣臺雪作時薊門正棘

博望山人稿

目錄

三

崇禎三載春仲既望爲張伯母八十誕辰

時令子山東憲使貞菴蒙上恩予養梓里

榮之猶子履吉敬稱一觴歌拙詩爲侑

韓孟郁書言盧原甫駱御飛二兄合璧之妙

既見喜而謝之

小閣成吳門駱御飛嶺南韓煦仲盧原甫夜

坐分賦

九月盧原甫韓煦仲王居重沈廣心吳君玉

諸客共泛龍山

青溪舟中寒夜懷淮海友人

奉問鄭玄翁尚書二首

送史道鄰出鎮江北二首

練任鴻按漕言別

舊令山陽

都門送朱西崑明府之蕪湖

送聶雨軒少司農歸里

代大司農

送魏元白侍御按齊

部堂後東偏有晚節園義取四檜五松云垂

百餘年軒楹修廢不知幾更而松檜故存

博望山人稿

目錄

三

豈非節以晚定不隨衆芳搖落邪余鞅掌

之暇拂拭前賢題石因少加葺植而繫之

以詩

送大廷尉林仰晉還東粵

送張尚書翼明還里

恭順侯吳苓石以大將軍扈從郊祀禮成

將出都偶同袁田祖集後湖

輓楊明宇都尉

贈黃春日徵君

贈劉岐陽膺南侍御封

祝徐磬石母

芝城胡女爲過訪道舊

樓居成適程相如將軍至自揚州書兼惠簪

邊諸刻却寄

贈貴池李明府

同杜退思晚上燕子磯

北征次梁苑晤侯六真同年時黔中苗亂六

真奉命往按索贈二律

博望山人稿

目錄

十四

壽呂母七十

郎君劔潭官大行

侍御渤海張公以仲秋出按吳門過里稱王

太夫人觴敬附一章爲祝

寄黃霞碧

送孟讓林擢憲使督餉三晉

汝南胡趨微得卦三代光祿勳

張見立文邵還隴西時將有夢蘭之喜

夜行臨淮濠上

劉蘿陽方伯王正八日招飲卽事

次日立春

沈宏所晉左伯東省取道維揚暫駐於大梁

賦別二首

陳獻吾愛韋蘇州獨憐幽草篇常見吟咏寄

意甚深欲余落墨染此景未閒則先索余

行草此篇橫施尺幅間韋以詩作畫余復

代畫以書古今幽事初無定本是宜靜者

得之因更系詩一篇

送王敬野太守

吳壺南過別歸隱黃山

博望山人稿

目錄

十五

何環應直指還朝

時取道歸省

元宵江行赴金陵

信宿汪士衡寤園

社日後邀韓孟郁水泛指謝家青山兼酬來

韻

祝宣州蔡節推

寄鄭丹徒詠菴

王果父沈璧甫偕顧余墨海齋中酒行道故

各投佳篇賦答

擬送吳去聞先生奉使泰藩二首

金陵西天寺同張仲玉吳君玉飲桃花下

寄郭次甫

心城劉年兄燕惟報滿二詩爲別

贈友。

酬袁公寥來韻四首

丁未冬遊瀟霍吾冲虛先生逾年得歲五十

憶壽以題冊尚能嘿舉越戊午逮考頤指

矣余適假歸行者財悟索味靜者乃倍體

博望山人稿

目錄

十六

受余於此殊進一觀因郎君便問附見此

詩請以續頌

袁又玄以夏五過我攜謝園賦贈又玄所自

得則以書爲禪云

林陽仲明府見貽東原小齋二詩步韻奉酬

王穉恭范穆琪程仲貞楊仲房集小閣再用

林陽仲韻二首

嘉平三日大椿翁虞年伯七旬初度時万偕

老伯母就司李公九階於徽而李公屬以

半年于役歸及茲辰得舉觴事于胥樂兮

履吉敬爲紀而詩之以備報辭三首

出涿鹿望迤西諸山

河間道中

余延館虞君爾篤因借交令岳莊飲之屬四

月初度稱小詩寄祝

石巢舟中小星之喜卽事爲笑

同杜退思遊金桂山用退思韻

題杜文部斗園

博望山人稿

目錄

十七

侍御馬千里迎太夫人于京邸敬賦二律爲

壽御史家陝西

時天啓初元

聞方時生新居成

壽某夫人

同金九嶼呂吉人郭仲庸登雷峰

登天柱峰二首

賜綠堂爲柱史李公題

問鶴亭爲柱史李公題

贈勞明府擢北比部二首

郭宗伯明龍先生席上有呈二首

予叨集生年翁天真篤契又託同庚昨歲賤
辰蒙錫佳咏更添一載予亦依律爲祝集
生正花甲一齡俱合嘉祐伏波故事而聖
恩新賜冠冕崢嶸即稽首拜揚夫何能極
終歸點石知集生不予棄也

壽張封翁

壽詹母六十

錢公永新第拜版使以春正轉黔中餉便道

博望山人稿 目錄 詩

九

歸里壽太夫人敬賦一律贈而兼之以祝
封太公何年伯以丙寅歲七十開袞越明年
冬履吉歸自嵩少適令子代巡敝里乃介
一詩寄申方至之祝云

鳩茲橋

湖口逢普陀僧唯一入楚

道士汛

虞伯醇夜話

陳行之談鴈蕩龍湫之勝藝囈神飛因爲一

律以當臥遊

集余郡侯衙齋之含清亭

蚤秋邵道卿過鳩茲謁項虞部書來賦答

別成長公次公還魯

呈中丞宋老師三首

壽曹元芝侍御封公

壽劉利津年伯八十二首

卷之五

五言絕句

博望山人稿 目錄 詩

九

冰玉山房雜咏 有引

賓旭閣

玉樹軒

小蓬壺

彌勒室

曝書樓

團蕉

會心處

蒙泉

小檻

武昌曲四首

袁田祖持書索題得三首

葉孺韜歸皖題書爲贈三首

題書五首

墨梅

月窓三首

藏雲山房

卷之六

博望山人稿

目錄

詩

三

七言絕句

桃源洞六首

辰溪鼓吹曲四首

冰玉山房雜咏

有引見五言絕

冰谿

玉屏

凝碧樓

躡雲廊

有斐堂

漱澗軒

文明閣

吾伊所

時享亭

寢成室

南天寺訪松上人時有新安之行

山行訪友

美人顰心

金陵有感

博望山人稿

目錄

詩

五

燕來二首

藏雲晚步

夜坐悼逝

無題六首

再用首絕韻二首

題書扇三首

李經之蘭譜

過李元美高齋

長安秋早寫寄君御先生

壽朝徹上人

寄潘木公

許鄰叟一畫久矣寄以慰之

題秦京五清圖

題畫送楊文弱還武陵

題海天壽域四絕爲黃年伯雙壽

胡天岳司李爲汪開夫畫葵花一本適有所

合走筆紀贈

壽張問夫母

博望山人稿

目錄

五

爲張兆蘇題畫

贈曾肖東雙壽冊

過陶名卿湄園

贈程若默

戲張文若

題畫

題王近玄畫面

題畫

聽曲

將出都爲戴魯生作小景

作小景有贈然此諾已三年矣

題陳仲叅小像

宣州關郡侯入覲葛子持卷索言因拂卷光

素可染輒落幾筆卽識其意爲二絕

識畫

徐昭質作畫寄秦京偶識

題汪園荆山亭圖

對雪作小景寄客二絕

博望山人稿

目錄

五

疊壁上人以法語見投答之二首

文殊菴吹壁間蘊畱雲松上人

小脩抵都題六絕跡余臨發而余已至相見

欲狂因共作胃臆語竟夜走筆聊爾爲報

末二語則使小脩見贈可也

題畫過牆竹

題畫

題趙承旨畫馬

孟旋病起厲詩禁大署再犯杖數以自警與

至不覺拈髭曲體一詩見示因步韻爲答
詩云中心愛矣遐不謂矣可以得余意之
所存

與崔起九二首

博望山人稿

目錄詩

詩

博望山人稿卷之一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五言古

石鍾山石壁

夾石盤幽磴垂江兩壁開恍然出不意頓使心目
恢跨梁復倒懸勢欲凌遡洞虛實洞相屬巧引天
光來豁此步武餘吞吐景物該山盡潯陽色江捲
吳楚回俯身萬丈潭無濤亦輕雷石罅既空巖况
受微浪催噌吰自傳響千古謾相猜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舟中望九華

輕舟掠巖色高列勢臨岸白霧捲不盡乍與九天
亂排峯競攢掌突削挂珠冠初疑是怪雲變幻出
清漢須臾雲遶處更在峰腰散揭開重翠滴華心
向空燦新浴起晴江鮮露凌霄湯似仆復相撐欲
飛且猶按陽崖不分日併作金光爛况此列輔岫
尖尖嶂相貫各自鬬殊絕恥作衆山觀想像深壑
奇寧識江流換精靈自今古萬化感誰絆極目蓬
窓中棲心已巖半

李年伯思堂 今子應升余同年

結宇問何適雖涉不成趣遊几豈非親思從中來
故俎豆自春秋音容恍朝暮一釜不逮存三年空
免乳所業欲誰榮終身惟此孺強起拈一經仰體
後人付孫枝今已森父書不足句試瞻此亭中其
繩維祖步兒前再詔之語語咽衷慄

其二

日惟大父母種德固彌量仁真緩急操性實恩仇
志兼之閭職勤酒漿而糟糠念此可重陳涕泗以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二

傍徨孝哉永慕心耿耿薄穹蒼通德里門欽太丘
復元方以茲鍾毓深厥宗那不亢神駒龍爲友千
里無留行顧恥錦衣榮志事思在堂亟釋伊亭名
未爲趨庭揚聞者攸好德載咏盈縹緲南山有喬
松其枝玉露灑託根胡以滋歲寒不易常造物允
鑒茲何用明報章下有千歲苓與爾釀爲觴藉之
彩袖懽坐邀三世光亭也爲不磨吾黨應張皇
黃慎軒先生爲泰京書繫那羅王頌併志不
數年而翁不可作矣京護之度爲四

挾以隨履吉瞻誦佛法交情于茲有省爲
卽黃韻更步一頌黃頌頌王吉乃頌頌亦
併頌京云

所頌五神王乳峯是其處小穢噴事機莫從噴事
誤本門無斷滅豈斷言語路以頌寫王神神於王
自塑箕穎居士身明光笑裁裨偕來鹿門開針芥
投相覩悟解數十年江槎與管炬難說菩提心聊
狀天龍怒法法本人緣何況知交故衣鉢兒孫迷
筆墨友朋護想像前日書買山贈已具獨老自天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三

中手跡人何去且未盧巖藏時供道眼豫神光留
斲輪足攝多生趣獨有知己悲苦愈失母孺恐亦
墮情癡卽見羅那怖請以占頌觀還以占頌度隱
山雖不深已了當下語護法信無過二天同此務
再索李長蘅年兄書

燕山雪打戶寂歷思誰羣有友如貞白花宮揮紫
紋壁間染一圖四座清音聞上識數行字半挾煙
與雲興言泛輕舟寫之樂我員念此貪心熱清爲
故人分別貽龍居編如出羊欣裙旣帶韋孟骨仍

運蘇米筋終然尺幅緣屬之典護軍饒嘲手不辣
肚篋徒爾勤遍地屠酷兒焉知蘭茝薰餘者定不
解古人詩有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此君差
不惡薄也宗少文臥遊那得私相酬千日醺

余爲書寄李元鎮於饒陽使來得讀新詩甚

快而寓書則大哂予作畫饒倩低手予復
染一畫爲報以戲語識之時已未夏五

三年寄一圖訝我牀刀捉噫此匠者誰胡許人代
斲及把瓠菴詩天真益非學將詩作畫評無怪多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四

揚摧舉筆復經營遠寄當河朔意於水蘂堂聊贈
江南樂莫笑此故吾臨圖仍未覺

爲秦京作畫識一詩志別

風日無定美怪爲君來新篋有宋元畫展對娛佳
展天機息在茲時師嗟効輦余更姑舍是直師君
之人君體高而素獨立絕纖塵體不挾水墨却具
畫之神通神與余手信手如置身危巖削何極偃
視空無鄰小石煮不盡激沸千盤銀忽響長風來
拂手乍停皺衆山恍飛去余亦迷假真泠然落何

許遠在汝海濱其神不可羈聽之隨所親獨余空
兩手無計畱嘉賓望望霜天長語苦難重陳將予
復能來佇立凌敲春

望匡廬

似憶古廬君鄰買江陽上浩劫自匡名誰問天子
嶂累日遡濤宿茲晨重嶸望悟與目成故都弗駭
奇狀東風駛葉舟楚黃迎夏漲如同過家門不入
黯回嚮洪井嘿檢點曳帛愁意匠森若靈驅雲排
天青盡放媚帶餘數條逗雷忽縣傍疊疊尾蓬窓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五言古

五

飛依寫過肌舉手還致辭好爲營石闕七嶺貯三
湖會須狎盆盎再爲語龍門禹跡曾無恙除却秦
漢君此友終當尚

壽阮柱翁年伯

中丞社稷功活人寧萬計東南率土心揆天信宜
世惟世潛見中就能窺象帝蒸蒸子孫行勤勞各
有稅於茲休乃公且教拋一切要令吳楚間常識
星爲歲

其二

百城書自擁十策發須兼從人自言貴一笑取不
廉有吟天與豪恣之名山淹不然天柱峯何以落
吾潛于志倘非適自署富不拈豈渠塵世子終日
乃循檐

其三

搖光東已隸青章時物開如何子含綵若爲使星
催厄擎玉龍泛節秉金虎來堂上滿顏春相映美
且慙焉知子父殊但作伯仲猜朱門而丹丘冲舉
何悠哉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六

其四

日月富來茲穠華坐正舒策方大衍周樂仍大合
初真人別有悟千載衛之遽攸好與天通貽厥復
奚如數行輦上輪一雙花間車石雲菴畔樂付與
里門書

桂蘭圖練任鴻諸郎請題

艷陽騰卉采春華恣衆歡孰識幽與秀造物奇秘
看托體旣以遠時稅非人完新姿纔出根已在千
巖端自香復自光寧群耳目觀可翫非常娛能阻

乃爲難有芳奚論稱厥始志已安深山識叢桂遂
谷表芝蘭遐哉絃誦心古喻良不刊

同年王韓菴以貴池令最調欵浦余里中友

蘇樹伯官池陽備兵使者旗鼓督積承雅

故茲行卽音徵匪邈而事不同方於情悵

無謁也乃緘一卷遙囑相爲圖之探有往

懷當可附見得五言古二章

浩澤含五氣何年開神光蒸茲荆南材資我江東

良郢國寒芙蓉靈均作賦鄉秋浦秀蓮華太白讀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七

書堂尚以二友心寧直一割長劍精撫睢流不異

千年藏豈識謳歌人大壤祝庚桑行行天都下於

粲懽壺漿依宇有私親近畿無分疆所異百里殊

蓮峰皆案旁芳非永標揭瓣瓣令公香

其二

眷昔京華塵並馬趨蘭臺一越丘里樊雙鴻仍草

萊江水旌古信不改潮往來遙披故人書矜獲青

眸開詎寫高山吟反倚下里裁且置臨岐辭都將

孔邇推桂蘭新冰雪兼葭從邇洞揆予政同心豈

復歎勞媒還借寶雲巖飛章洛陽才天寒到何日
應及早悔催

同韓孟郁登凌雲山慨欲家予東畝走筆堅

之

咄咄歸何事好秋去未尋忽借新盟人始尋故山
歡我已似攜謝山如驕識韓故將凌冬枝不令秋
容殘絳衣穿楓末未知誰作丹白沙消水出行復
添幾盤渺渺使關程雙飛無羽翰何來長風吹同
飄雲嶺端豈不思者勞而匪合者難此意寒山知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真對應未聞君徐起誓我一枝從子安謝客舊棲
處荒廬所面巒今古均一托數弓寧在寬高天間
此語恐未許君謾

徐昭質相晤真州汪園賦贈
忽忽不解懷黯思翻成異與君少結鄰同買凌敲
地如何萍鳬飄瞥作風馬視君去營草堂江上遙
題字竟述十載詩渺爾雙筒寄人傳怪累訛夢繁
華失記豈悟此園林相對開幽吹笑癖起平原隱
踏方舣次奄速逾兼旬每夜忘清寐載起三嘆息

寒星耿微志世喜曲如鈞龍門傳響利忤合孰知
因寂寞夫有位過眼紛浮雲無所落吾事獨慰遠
人思不虞造物忌終然華陽居永挾吾昭質

贈別沈璧甫時聞薊門警

貞貴不絕俗儁期不失道執鞭向吾子抱德聯攸
好揭旗督東師後車偕誅暴九帥懲鄴城失用觀
軍號大將妙萬全沙衛誰爲與君獨義形色矢同
東海蹈貞堅不肯磨備書而入告客主兩光明祇
此高風標寧必河陽軍入幕論恩報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九

其二

屈指入林界相結逾廿年憶時酒力狂臥吸溪梁
邊寄愁直天上豈悟人理遭行行南北岐流光不
少延風多無靜林湍急迷長川醉學嗣宗慎醒恐
次公顛病豎兼我陵依君滯歸船十起勞中夜九
旬無熟眠幸扶閨餘身重來關尊前鬚髮差改易
飲神固居然天命夫有運痛定復何憐

其三

語笑如未極忽已兩月餘 聖朝無詩忌搜

橫書徵物若有待觸變常不居好月散嚴霜時雪
纖盤渠不識天心許動與人意如應忘形等寄何
土懷歸歎咄咄烽火驚甘泉憂未舒詎此草衣侶
屢嘗肉食疎君昔慕深夜此會需廓除不少燕臺
隗寧思吳門胥野夫空狗馬生計已樵漁

許襄明正志烈烈真稱繩武其邑君懿德倡

厥小婦龔姬於聞難日誓死靡它萃於一

門莫斯尚矣天門外史并著於篇

中林昔張羅介雉首嚴推魂遊慘不屬服音寧擇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十

宜旁觀骨爲銷終矢如弦辭烈祖伊何人忍教乞
命欺此舌嚼立斷一死無四支生存信有護孰疑
天道私歸鴻集中澤嗷嗷亦何悲爲追就錄初繼
血摧縞綦覆巢百羽颺割袂金臺姬長跪送君子
擲我將安之毀粧趨蓬跣依嫡延荒居溪山不化
雪寒谷謝春吹忠信事竟顯陰陽無謬奇重對如
夢寐乘燭恍惚窺斯情泣神鬼吾薄廬江詩

題小染送別楊大洪先生

欲語不能理將無別思深惟應拂毫素寫君山水

音高天八月涼緊風變雲林秋容淡可染纖爲潑
濃陰淡乃別君時濃是別君心致辭雖不前行闕
心自臨相思倘對之以當命駕尋

涉江曲寄壽阮堅之先生

輕颺三雲開春林偏桃煥言發五老顛頓轡龍山
岸紛披導羽旗蒞止暄風館爵服非常榮此是斯
初爛靈妃鼓雲璈切響還自按望舒撫節從燁燁
玄暉散至道本無私覺悟若昏旦繫君衣下珠炯
炯明星燦西來桐柏源流爲江城瀾經阮南北居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五 五言古

十一

珠公六十初度

瞻錫欲何追虛瀨恍四天元神浩蕩遊隨見落尊
前朝寒清涼霞倏忽三月遷不知者山藏給園遍
垓埏又憶近鳩茲法語千載傳云何吾師來獻花
吐碧蓮徐于秣陵中寶塔神光全懽騰億萬聲五
佛生奇權試叩此最靈師乎終闕然所以三明情

不待恣言詮執有詢皆空從虛萬象玄聊滋陀樹
花嘆息初地禪

其二

大運無終息千年一微細結就丹氣雲曠如百常
世詎正花甲週而祝祇林稅既非朝霞開亦非青
林閉終古別陰陽真存何形替偉哉花阜奇精靈
識象帝息景寶璽重此外拋一切慙予望海人無
色空身計初來禮戒光指引毘盧諦敢以四大愁
獨許西弁系鞠疾么嘽身花書浩渺契應從龍藏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十二

題尚鼓三生鏡

海山圖自題爲韓太公太母詩

海色東何際雲邊青芙蓉其靈未具言其嶽自古
宗望曦飛乳竇直以溜水深幽人鹿門侶遠挈將
無庸深堂別駐春琴瑟靜唱喁顧驚庭下枝風雨
去爲龍不知託山根雙雙千歲松化爲椿與萱姿
如常不冬宇宙何寥廓勿漫窺心胸眼底一經遺
西序登金鐘臺端畫勤接柱下朝題封以茲雙綵
揚愈學五石容棲玄金鼎事分質乃同銘室自不

礙緯杖其奚限筇翁今花源跡毋且蘭臺賽會有
俛佺語旋攜戴勝從不誇甘谷芻更作羅侯壚豈
彼丘里知眠起爭高春此境已非卽癡予圖畫蹤
區中聊爾集響動墨天峰

程弘父芹藻園

一水宛在目中有草色遶弱叢展彼青更逐風迴
嫋深影半出落但見傍稍小舞來孤月翻窺去沉
雲窈窕然心獨煩日涉未應少

其二 余往爲弘父賦其芹藻園近偶過取讀
之讀此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十三

把我舊贈詩讀向長林遠如何園裏華但愛水中
嫋毋乃傍山園無水園卽小兼茲十年餘沉碧如
深窈前詩似已餘補遺倘可少

寄祝山人盤谷

曾讀盤之宮未識盤之叟大谷滿天地代爲靜者
有而我盤谷翁遠非太行數云何踪跡踈想像空
搔首故人周元修索詩將爲壽奇行乃失詳厄言
慚眉手署號以知君知君兼取友聯用昌黎篇未
免拈某曰昌黎之亂云樂且歌而酒

送余郡侯還里

一笑九僊骨人間五等塵金華不願住州郡况勞
人憶昔求牧初已趨黃犢輪借留無奈急乞情胡
得陳心長四年短形猶萬烟新還將勞薪餘清於
歌鴻民依稀傳去字奔閱已攢額舉手一爲謝吾
民寧不仁誰今肉爾骨忍我獨非身扳號先斷咽
別淚寸肝真

其二

千里一專城十年數迴易騎竹與扳轅從來銷公
傅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古

事獨有我公心百姓腹中置饑溺已如推水荒天
不吏堂上出慈雲筆端生福地神本世緣疎骨翹
小民媚哺乳始免懷寧見膝前棄豈不軼車力飄
然時已亟新社幾春秋但拜樂公位

其三

利名蕉鹿夢功業景陽鍾得失皆有所好以吾
從黃堂四載餘往往積薪庸一朝謝茲去留行何
太濃僚屬起爲壽節鉞朝暮逢上官移溫慰行題
借重封想當僕御語稽首祈從容我公直一笑未

始出吾宗禪鄱佛王位道癡仙館龍世人矜一轉
乃更蚤聚蜂腐鼠方嚇鴟大鳥已冥蹤

其四

時危挂神武日暮引懸車東魯謝習隱北山焚銀
魚於公雅非急拂手寧必渠一麾計已閱五馬不
戀輿天空何冥冥世路誰遽邁迴風送長目千載
替珥虛去來俱已矣聊復嘆歸歎

題畫 有小引

戊申冬秣陵舟回曉發時暫泊荻岸觀魚筏久
傅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五

之乃發同行者爲吳門顧山人出扇索畫遂據
舷布所見景而系以詩後此卽情隨事遷而出
扇相視必知淺沙深葦間立而望者吾兩人也
水氣蒸浪滾旭光曉空垂點帆遙負霧含山盡屯
磯扁舟棧別浦秋荻黃幾時伴客子意撼弄風
自隨數畧排此曲舉放如櫂比一釜穩坐筏縷篆
知晨炊不愛膺立霜樂茲朝暮資翻疑無遮景爾
爲造物私凝立聊互荅因之開棹遲推蓬筆半面
畫出曉江詩

題張仲玉讀書處

披帷縱幽適，豁爾山水會。愛此濯纓處，蒼翠紛如帶。何須分我園，四顧含真兌。天風度琅玕，疎疎引虛籟。高吟衆山響，得象自象外。飛塵淨不驚，所爭豈鶴蓋。人似貯瑤華，攤書足文貝。想見草玄成，翹然襟宇泰。

馬當山

橫當那可極，直餘半箭江。若使彭郎磯，揭形而並長。小孤正欲嫁，豈愁河無梁。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十六

其二

青楓樓上夢，夜夜赴江邊。客子何時歸，但風莫開船。作客輕險行，可知夢中驚。

其三

上危巢，棲墜下危蛟。室虛行人未，言危千百少。虞俱看湖口，下浪平反何如。

晚眺

殘靄依遠岫，迴景在林樾。挂巖逼危樓，舉武恣遊。數但見莽塊低，不知紺宇高。連山催疊浪，岡嶺亦

平阜。飄飄黑雲根，如銷錦霞絳。微風噉蠅腹，過雨鮮溪毛。意廓目與豁，大地晚刁刁。感此百昌載，無復廣生勞。官然得靜對，萬慮以茲陶。

賦得夏日長

炎光麗何許，結茲三夏天。不見羲馭停，誰從丹衡延。息陰數庭樹，移影慢花輶。寧吟賞慰虛，且恣長晝便。晨宵拂融風，遲陽浮市烟。流連固多娛，愁永恐未然。試將靜觀意，一當終日乾。何必希太古，而後如小年。陰陽自刻時，喧寂倘不偏。請就陶隱君，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十七

呼起北窓眠

其二

赫赫南榮候，龍龍北闕垂。星火永天中，偏於皇臨宜。重明方麗正，長養以無爲。六龍助離照，不待長繩維。東井旣以纏，西隅浴何遲。萬年碣石宮，允調鍾律吹。化國日自舒，九夏長覺差。瑞璋封慶遍，均管節宣施。更合虞帝宮，載弄薰風絲。嗟彼殿閣間，空署散騎詩。

其三

燕地熱不異爽氣朝可呼推枕兩腋輕端禮藹臺
趨威儀步青橐表正儼閑儒似有冰霜臨不覺炎
蒸通戀此鐵柱觀常恐寸景徂如何鈴索稀土圭
仍未賄歸將殘卷續自課且焚枯汾陽定遠近壺
中誰有無忌此官家日欲銷恐竟孤虛簪暉不盡
聊就涼風蘇

其四

江南卑薄子京國行歌地際茲解慍辰尚記負暄
意榮木且傾陽鳴鳩亦引類詎以千歲心但嗟隙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九

流駛一雨濯枝清天河盈胸次重將畏景融徐翻
溫涼致欲駐終不停相推復何覲大造已同昌吾
生幸自位晨風與蟋蟀古賢有深寄時哉愛景光
山川舊經笥

蜀中安氏遺腹守節舅氏以歲儉慮不俱活

欲嫁之安氏赴河且死獲救今八十矣格

應旌何太原爲冊求詩得古意一七言一

終歲不成粧爲切離飛曲低頭想初婦上堂恩愛
篤誰知心似水永矢人如玉腹血已成兒饑寒豈

輦顧傷哉舅氏心死爲亡人易拯得水中生浣却
耳邊辱身嘗萬劫茶天錫百齡錄毛女閨先秦懷
清始旌蜀洋洋玉節馳咄咄堅珉屬慶祝已闕門
猶自嫌繁縟一任衫衣翻不解蒙頭幘

几遽區省文作詩督予述畫旣成識其顛

啓署坐長畫惟愁饑戍嗽何來圖繪思題詩索同
曹意畱王宰真遜回能事輶乃翻大蘇語笑笑以
相挑起君偶我坐拂素錯烟毫林枝黝以分石骨
巖然高意理差覺具輒呼牆頭繆終然慙萬里將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九

無咫尺勞何似笑笑時有絃都不操無邊怪丘壑
想像馮老饕斯言戲之耳寧用酬詩豪

過雨探奇詩有引

在辰陽家大人命作

蓋聞峰拔芙蓉以素宵迎盼雨飛岱坂卽秦帝
停輿影陽日照而徹九華雲居晴光而開絕頂
良以激賞矢諸人意變幻付諸陰陽映景則幽
蔚炫丹曉藹則翹楚戢翠總陟者莫必其勝抱
精者別躋其逢縱山靈之驕妬時欲帥而謝賓
苟福地之緣高應朝霞以作主近茲大酉山

踞列辰隅邑治微邾莒之繼地勝擷洞天之籍
名傳華妙響動鼓鐘筆學遙拱其三峴嶽環叢
以五熊頭猥從而赴戴龍門跳沫而注漸長睇
伍城想莊躋之築積俯瞰時駐追諸葛之羽師
若其重嶮疊勢中涵屑沒多伏穴而寧渺類浮
石以架空全蹲負嶠半倒吸江映濤而削壁飛
水縣乳而寒漿破液因啓石門豁衍莫測初須
白晝以揚燎漸可平沙而遠豁洵足貯周穆之
神書併以羅秦人之玉筍悉茲地肺心目互橫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三

砰礚靡窮巖魁莫述然而興衰隨物改化因時
封禪參于前朝廢址悲于憑吊名流希址美韻
曠臨阜卽東山寧有紅蓮嘯月標如南國誰聞
白苧臨風是以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伏值明公
挺維嶽之儀神奉作柱之高掌範凝簡肅嘿含
四時胸劑剛柔化敦萬育舒卷同吉文武作乎
冲以不盈喬先下逮辰沅襟帶雅借監臨握節
慙以詰戎兵控荆蠻而兼夷夏詎數郡之衽席
實三楚之帡幪乃於按部以巡行未至酉山而

遙駐望塵爭謁辭肅路周惟靈穴之擅名特關
門以候氣祗以連旬屏翳未徹其濛仰矚四垂
方深如晦恐無灌壇當道之禁未免伯牙巖下
之聲因此猶疑致前再請爲保過發以勵晨征
當有大人之文明應致光天而開霽揆諸理象
匪出滿調迄乎來朝敲蒸盡收曦馭叱而正升
蜚廉遁而滅扇輶精與人面兢華瑩鏡與長林
開碧雲旌閃曜風柯停陰遂御金輪恪陪桂策
到來縱目研奕尤新天宇散其霏霰雲物象其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三

昭回箕畢避其先聲山川報其響格怪石獻狀
猶恐匿奇芳卉送鮮若虞被偃秀出浴而可摘
嵐過濯而欲浮泉到檻以學已瀑在湍而成雪
爾乃擯巾駕着雲冠拂蘭皋兮袂香攬夏霽兮
衣翔導陰窟之掘壘兮踵靈威之按藏尋九嶺
以紫砂兮狎善卷而常羊於是棲息山楹梧竿
小行玄颺互射逸興橫生爰揮毫而走筆鏤錦
韻以兼成湧海潮其奏咏搖五嶽以勒銘借一
時之寓踪繡不朽以佳名假積靈之未收疇卧

轍而能羈言追羊公之碑同眷牛山之對有噓
植其曲垂無守土而釋愧籬落乎沉烟哀鴻乎
無計撤豐靈其何時免覆盆之日厲詎斯須之
采拔洵不負車轍馬跡之所至區區蚓竅罔識
逃閤蕪詞載先短章聊繼云耳

地紀載丹籀西洞名獨偏枉令夢思結毋乃耳是
傳詎以勾漏求獲茲辰砂邊駭日覆城相望虛
留連龍門何遙來豸冠導以前應有靈祇語而以
疆吏先燕谷吹鄒子楚阿觴賜賢那能絕荒僻不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五言古 五
少辱輜輶以此叱雨師入夜清四挺鳴鑣趁朝旭
寒帷傍飛泉石罅不隱日洞官別藏天蘚壁芳自
潤雲峰吐欲僊豈意峰出洗繡于客弄妍千載信
佳賞期待寧偶然陶陶山簡側斜景窺平田

其二。

白叟文夢叶赤烏魯戈揚孰能識精列斯實霽應
彰高軒齋勝具倏忽滄翳藏衝庵避陰怪先驅揖
太陽岫從封出巧洞爲濯生光懸滴輕戀樹疎景
薄燎裳轉于幽躡豪不禁舉趾狂發聲恐駘磔窮

磧畏津梁有寶指天貌無門局石房容與恣來往
澹蕩坐神王徐臬林臯馥疊奏鳥語簧儘由情作
麗皆迎日炫粧文明光大象片言豈不臧頓令牛
馬走恩承麟鳳行憫以惟斯罄貴以浹相忘言思
載德深颺修七里疆時哉附尊躅永矣摩青蒼

博望山人稿卷之二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七言古

登黃鶴樓放歌

一水漢陽出一江鄂渚流兩雄激吞併鎮之黃鶴
樓高樓飛級凌霄起聳壓長蛇磯作壘依稀海與
又金城僊馭疑看來咬水斗瀨虹紳六氣垂鶴裳
同染橘翎被樓頭差可吹橫玉無奈騷人物色之
不如乘空且歸去白雲付與悠悠處千年鳥跡向

博望山人稿卷之二 七言古

十

誰書七日笙聲徒寄語地久天遙耐海塵因風聊
化少年人戲將座上雕蟲賦幻出雲中跨羽身揮
毫幾句留鸚鵡妒殺張筵之地主笑從樽俎遁真
形世間空欲推黃祖滄洲依舊綠荷雛十二樓片
待若何雪到我眉別芳草日沉湘浦怨烟波搖情
欲問晴川樹神女僊人逢幾度無夢能留雲雨臺
有心還化鴛鴦渡望若忤兮磯水滌招不停兮江
流傾客去家而腸易感天愈遠而眉暗橫鄉關咫尺江東幕黯數扁舟下歸路愁來不愛三神山何

况寥空邀警露惟有直北五雲開升鸞侶風協鳴
來高居絳節猶非渺楚賦寧言鳥有哉狂呼清微
忽傳響下界翻驚僊人掌袖出梅花五月天吹散
鄂王古城上

謝文靖公真像歌

余郡侯宴召出此圖相示蓋唐御府物唐賢墨
蹟在焉席次成歌一篇

今日晏會何具陳縹緗一卷觀古人伊誰攜者琅
琊郡侯單子春伊誰寫者晉家太傅謝公真五麟

博望山人稿卷之二 七言古

二

寂寞已三秦鬼神猶護圖書身謝公謝公當筵敬
滴此觴酒石室臨安無恙否北望休論叩馬心東
來且訊扶牛手新亭之呼山陵萎樊鄧飛羽邊疆
虧那能壁後解溫頤潛停九錫排雄姿那能緩駕
麾王師先機一局付小兒按圖訊公心自期公平
不言誰得窺蕭條異代增長悲吁嗟乎西州向夜
奄塵陌築埭新城標召伯榮名人貌尚追愁何况
千秋暗摹索幸此遺像留筆工蒐入貞觀秘苑中
文皇親肅趨傳示四庫分承觀上公藝文自讓唐

初盛獨快披顏識文靖爭就邊旁押數行翻依押
字垂名姓大半模糊費細評特書奉旨魏玄成北
海而下兩題跋後爲素師前克明縱橫世遠筆態
在但覺黯淡烟雲生我聞甘泉空儼休屠位股肱
麟閣何年墜寧如捉鼻此中觀相沿拭目稱圖瑞
謝公謝公我今再起滿滴觴樓真半幅胡靈長安
史之後廣明殃縱不羽化烏有鄉後千餘年事飄
瞥何知宛轉得爲乃公藏毋乃精爽自相求乃公
直欲依我侯且莫言勳名易地倘好仇卽此高堂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三

肆歌舞蕭然展卷娛賓主分明東山綠竹譜咄哉

我侯非今謝非古咄哉我侯非今謝非古

晴水圖歌

既醉爲張中生題晴水圖樓額復走筆作短歌

疏其義

潑墨作雨易收墨放晴難更難平遠處分別晴水
看宣城樓頭謫仙子拈出晴空題兩水一墨不設
圖已成果然江城如畫裏主人有樓水之上千頃
日鱗開決泮楣端位置幾嘉名何如晴水圖堪想

畢竟晴水如何圖謝公已老謫仙逋還來采石春
磯下問取高陽舊酒徒

放歌

曹郎進爾一杯酒眼中兀兀皆烏有越砥飲盡見
神英那能坐讓蛟龍吼不須一笑悵蛾眉但挾千
金利七首有膽不知青天高吐氣可令白虹走口
頭浪說真可笑老氏委蛇乃大道凡人指點不爲
靈指點不靈空錚錚泰華眼見諸嶼島滄海無言
百川小必向天地探此策敢與今者爲草草明朝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四

且莫語市兒市兒聞之都絕倒絕倒空爾爲爾時燕雀

正當飛

劉半昉年兄索予畫諾之未了今重來長安

偶作此圖復行書一卷爲卽一時相戲之

語以韻識之

六年匣冷吳綾雪欲落不落墨空熱意中一事無
人知忽倩高樓爲君設得君相對神自追墨所疾
落非意施耳邊時聞呼沒理兩字題品無餘辭已
復行書舊時話謂我作字如作畫事事自有鍾子

期感君數言寧無拜即事聊將識短篇居然位置
不嫌顯君看古來書畫者幾人能得語無顛

予製三屏爲一屬高秋甫滿繪群卉初張之

小堂見中三幅其顏尚餘素地因飛筆補

一詩適李組脩孫寶林傳遠度魏考叔諸

君從金陵至相與坐對而各酬之以酒

室高八尺六依式剪冰穀製屏學斲輪一軸三十
幅秋甫老人寫生手毫端疑有花神守輕綵寧爭
圖骨間黃徐父子差師友百年筋力三月專任設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五

高低總自然雨露仙家真頃刻枯榮進退天何權
獨此素光虛尺許豈緣墨暈無施處洛園似待方
叔箋金谷還留季倫叙三山坊裏嘉客來忽撲眉
衡欲澗開便以丹花籌酒數糟丘同築百香臺

蕪關余起潛水部得代還南署短歌寄送兼

懷前權使劉心城社長

東吹黃雀來海陰送梅雨過江關深人間肌骨徹
寒玉未比瓜時載去心高山之月潭之水尺影何
能量萬里止馮流照撥層深一點空澄作知已手

君著書若對語橫襟應不賢毫楮迄少相逢兩舍
許翻贈涼風別嶠渚歸到誰同白鷺洲宜園舊主
前度劉乘秋政共明河賦立斷孤心望女牛

黃海岡陵松栢歌爲汪太公八十壽

軒轅留鼎後人度三十二峰金尚布排雲試貌一
峰尊古根蒼翠千年護大陸神山赤縣島上出日
月脩景倒無數靈光費接討卽今且看方瞳老試
問杖於朝何如杖於山况復步風舉直捫天梁關
花綸自伴幽雲袖舞衣一任京朝班昔日向子平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六

悠悠五岳情詎如籬落下獲結洞天盟容成子浮
丘翁年年只挾此山中吾宗溪頭號曹阮與公仙
源學不遠未寒索裘何云晚

解石帆以司理晉給諫連得封典

輕舟憶昔維東郡曾見歡迎丹詔近几案三年肺
石銷絲綸一紙箕裘訓邇來超拜直楓宸聖主朝
元賚近臣纔是除書青鎖貴早看開檢紫泥新遭
逢盛事良非偶馬鬣封中應笑口人間多少夢我
心坐抱殘經歸皓首君不見焚香告帝封事裁盡

列當世沉淪才精意所蒸天眼開報祥直與毫髮
推洋洋琅函始基哉于公之門高未來

夏門二母雙節

天荒地老亦有時事人間知不知日月常避貞
婦影風雲祇護孤孫枝若爲孝昌代復代曾是鬚
眉在并黛王氏少婦夏侯姑飲董茹茶還作對兩
歲呱兒形乍倚六十尊嫜風燭裏藐孤未立北堂
圯憑棺冥駒雙眸子剛及抱孫兒不起襁褓一絲
愁孰比昊天不替夏氏宗有婦粥粥盲姑風孤鸞
博望山人稿卷之二 七言古 七

重矢堅水操閨戶甘毀青春容沉痛盲姑奄忽死
自是亡人無生理十五年來育子成命盡姑墳一
陌紙荆門自昔美山川忠孝節烈寧偶然春寒龍
蛇雲夢澤秋深霜雨漢陰泉此地玉女名舊懸芝
房柏舟芳邇傳半生魂影黯相吊兩世焚焚憂百
煎精血如貫金石穿女貞不移天無權慈孫孝子
尚哀纏觀風使者疏御前一門雙旌天章宣仙郎
含情復何極備在諸公琬琰篇

壽張伯母六十

婦道占於女孝思囑臨別慈姑執手心百年寄已
決金華紫岫翹雙髮南國大夫齋且季澤芹不減
啼名孫俎豆還看成令器花輿遠掖帝城旁十里
臙脂盪曉光脂水盡調緱母色未如瓊雪在高堂
舞衫欲舉清風肘伊蒲自笑魚官有更起虔投大
士前乞滴軍持當春酒

觀胡助之先生畫齊山歌

鴈汊江影水車頭半巖倒掛清溪流平天石骨總
空幻與池四時俱帶秋柳堤故界池光破烟重晴
博望山人稿卷之二 七言古 八

開柳仍臥古道雲中鳥亦閒但看九疊當城坐青
屏綠字琉璃開六朝陵谷水一杯年年雪消東海
去發盡黃花幾插來花發酒船明月喜筆墨所臨
仙亦史勝處不傳傳虛無虛無只在霏微裏貌山
相馬骨法同意思但存神自工硯枯杜塢描不得
披此已躡齊山中仙耶史耶誰寫照江南忽來武
陵妙便教山水也功成應知不落桃花笑

爲陸廷讓作畫侯木菴就案奪去復送予署
中補竟識數韻以代小紀

經營意匠吾何有或水或山馮筆走強之不得時
自來翻侶廢心而用手墨汁生涯孰假真天機數
語輞川神有情別現隨緣事却與諸公作喜噉卽
如此集主人寓毫端忽許機雲遇疾呼林壑落輕
絲若有人兮招把臂梁園好友勿睨之久立忘却
花輒移須臾主人出肅客搜送銀花榜內宅更來
仰天開絕倒吾亦笑脩兩家好只如羽化虎頭靈
楚弓得失何須道今朝和墨少加皴欲紀前題寫
未親一語煩君重鑒定此公可是糠粃人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九

壽宣城徐母六袞

金芝靈簡神房涌天女明星謖背擁祥留祖武玉
壘長誕厥孫枝石麟種瑤池蘭史亦人間袞繡堂
深助舞斑從斷翎翔鳬雁影父書持作報君環青
霜終歲零貞木依約花春回夜讀歌傾巴里數千
人朋集宗家十二福麴部釀王清宛何不勞人力
雕胡具由來復始接公侯季偉何妨聊取素如林
之才推吾宣颺卮願令糠粃前升堂有拜自千載
佳事安爭爵者傳

余神醉郡侯杜公畫梅奇麗守我郡及期以

勞民諸事俱絕忽此歸與爲作大小三株

分施扇絹喜出不意遂成一篇

水稜冷味千迴鐵風送黃堂墨交熱欲從銀海瀉
瑤光其奈森寒誰可說頻將萬姓調饑苦神骨蒼
年甘淚雨何緣脫手歸去來灑出水心儔地主脩
舛疏花結構新羅浮月綻曉烟均大枝拂絹綃長
影小葉細紈鍊線勻載昔百花香欲絕先春敷萼
清能烈要知鉉鼎重和羹那不善刀輕與泄余家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十

舊有楊補之當年怪尙文正隨總原人共華光伴
笑倩石湖空爾爲今朝脩得大庾去何遜揚州夢
仙處世間寧有幾人逢獨傍瀟湘拜義御

岱岳歌寄中丞宋老師

神鼇東走坤樞移帝也降命與苞祗獨抽層盤含
望義鬱成鄒魯光離披周秦之際文在茲紛紛餘
子綠遶之千有世禩不數窺胡爲乎五祠靈秩顯
邇來紫氛天齊與競開誰當帝孫不愛寶母乃我
公抑塞磊落之鴻才我公身是白光鈞出爲大荒

誅茅菴石間樓作間玉書繙成書有時玄思苦五
車石上臥長蘧有時幽興豪三宮洞裏委長裾朝
眺渤澥收暮挹河沂流俯仰七尺胡悠悠真宰不
令總青丘翩然去作長安遊七十二代古文字化
入玉堂仙草凌千秋眼底夷庚奈羣豎差堪論納
霜臺斧輪蹄初屏休陵塵封章續向明光吐咄嗟
抗穎九關間飛閣已氏雄九關念彼唱喁同不脩
逐臣頽曲傾烏臺孽制牙斑盡收未了媧皇用且
之舊狎神房香井岱宗山尚憶岱旁歷下里海內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十一

無足于鱗比骯髒不能諧世資華不注邊枕高壘
此時光燭萬丈長豈在當年車生耳我公文章正
氣恰與齊百年一地雙璇璣况兼環賜不久稽白
眼漫向宇宙低虎子何人嚇鷓鴣繙爲乃公增品
題卽今摩娑曉藹東封碣馭風揭罕俱銷滅唯有
巖巖一片孤貌出真人滿腔烈

壽程淇竹八十

誰家大鼓動長筵翩翩座客采真篇不聞巖處有
奇行乃欲局曲從渠便惟聞天與全哉

兒稱述賢孔顏道德華胥樂風霜豈在經歲年丈
人與遊真太古謙謙如同最下伍時可詩書隱而
儒時可子母儒而賈亦謹亦俠亦復豪緩急喜與
鄉里操卽如荆樹令三笑寧有錢刀利一毛後先
况得良媛助遠牀自未干前筋冀缺宜聞野陸賈
太丘遂有閨門譽丈人乃呼二子前吾今其奚娛
林泉伯也當卜文章貴仲也復有湖海緣吾惟趣
取圖史樂百家異書俱可博讓畔已銷里社戈讀
法尤宜祭酒鐸無小無大雅從翁惟心上與南極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十一

通黃花九月晚更艷黃髮八十老愈童攜壺甘谷
釀來有想得紛紛稱大斗獨客遙傾江上觴金蘭
舊是元方友併將通德寫新詩不作人間調報詞
郎君固擅珠璣美一笑應知有味斯

見山偶成

是山皆有品看山各有識一等地中到眼有何
得甕牖久域身丘壑空橫臆出門稍指點應接驚
相逼小魯小天下友鄉與友國不見欣賞違母乃
高卑匿譬彼貧里兒艷動五都色又如甕飡子饑

卽五熟食易喜亦是癡何以待奇特勸爾目力寬
高議不嫌刻向平五嶽二纜遊君平九州八不周
何況杜陵之老子欲做崑崙天盡頭不如占取一
勝地龍提位置孤難仇心眼主張看歷歷細如兒
孫巨公侯華夷八大姑舍是庶幾乎蛾眉天際橫
凭日月東西流

老萊戲綵圖爲郭青螺中丞封公壽

極星曉照郊禪景滿室金砂新吸井不誇海岳絢
長綃且看編圖素頰吳天等樣子思深華萼偏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三

高綵袖吟難得朱顏雙老膝遙將白首一童心升
漿誤跌宕嬉戲草茅聊作承歡事功名奕壽萬石
君何似僊槎江上始仙槎江上聳金華東國人倫
有道家楚樹千秋先植種殿芝三秀獻奇葩庭闈
古鶴青松竝特縱神駒持世柄宏辭經國日星垂
受賑開疆蠻徼靖方叔元老壯猷新猶是晨昏少
慕人過體袞衣裝綵舞清朝宮輔學兒輩正是問
年頤指候漢家將次頒靈壽南咳又比衛侯齡牂
牁纔捧潘輿後如此文章如此功况兼雙白老親

同齊看世券金貂貴二百年來獨令公君不見昂
星浮河化五老匡山又抱龍洲島將無共作羅侯
城那羨仙人瓜似棗不日蒲輪下未央公也合御
朝明堂佐成老治光天表壽域家家萊子觴華蟲
散與八荒舞聖主無爲垂衣裳

送王庫石先生歸安福

十月衝風湖上度虹橋首把凌雲賦從來氣合不
須襟快卽東湖看匹素湖灣新鏡蕭森起淺帶官
扉寒照裏最是聲聞落葉時幾杆殘博猶敲子爲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四

惜君多壘塊懷傾盈黍酒甕當堦禮非我輩全辭
俗語落人間半是諧長風吹綻梅花帶曉暮徐移
問春計浮雲入夜莽陰生黯淡空山生別淚城外
盤渦去路斜金華幾日近還家青回堤畔舊遊處
腸斷湖天各一涯

小孤山乞靈詩

濤轉馬當之江上中流孤峭與天盪混茫九派初
鑿成神鼉聳角墜奔坑千尋砥下障南條日夜江
靈迥碧霄吳客西來面峰祝一聲叫應小孤潮小

孤小孤丐我以岷峨雪後之春水與酣揮灑無停
畧丐我以奔流直下海門歸盡洗向來河伯耳丐
我以四面斗懸無將迎任君滿地風波生不辭孤
立當衝勢長倚天河一柱撐春去秋來紛若寄標
名誰與此山類眼見隨波任去留縱使支持旋易
位小孤小孤帆帆遞相過閱人何其多今來與爾
初識面精靈有知託不磨

題黃貞婦卷

一言同穴定忍說未亡人顧此腹中血是君死後
轉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五
身可憐生女不知乳長拋那管誰人撫後君數月
死非遲千秋萬歲同黃土

奇蜂行爲孟水部題

奇蜂招爾以羽客之蹣跚青叢紫臺萬花妍玉露
其漿金英其田林木谷巖別爲天爾胡殊異來集
令公丹詔之馬前惟皇咨爾齊郡宰春城樂土於
三載琅璵泥檢五明裁嵩聲百里娛萊彩爾乃戢
香鬚以呼引彌麗億而續綴君臣如戴靜不翁還
同舞蹈玉龍文歸從鈴閣剏松屋衙散潮聲亭午

分相依非倖掇去住情獨惡朝天人往辭空宇雙
鳥重來尋舊主縱教粉署越南邦自到粉榆窠第
廡奇蜂爾乎一么蟬花房蜜脾任舒卷誰使種種
繙作奇玄盈十圍應再譔百歲天章知帶戩雲仍
孫子益斯衍孝成異類滋休展君不見東風長媚
桃李葩戶牖不殊六合一家與君湛露歲歲醲春
花

題李太夫人節壽

商風颯颯蟬蛄泣軋軋杼聲宵不戢玉樓夜壑分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六
成灰還爲藐孤支骨立只言婦節人間苦皇天似
更相煎急四壁之家一婦操大野全荒誰爲粒慈
姑不保凶歲心孝嫠空摧斷綆汲冰玉雖堅形定
枯未亡迄亡年僅十已將一日備萬楚百歲那論
蓋棺入吁嗟令子痛遺言堂上青雲愁不及當日
幽思再追陳白晝悲風錦衣濕會將永慕起三泉
取次思編形管輯

溜川韓烈婦

視死難於歸以死同絕故遺有腹血孤當已生氣

付立孤難於死以孤無匿故上有含飴人忽已不
反顧嗟夫天命人倫決至此鬚眉七尺羞男子未
亡幼婦三月呱一夕從容就經死曾勤守視番諸
姆形骨暫入神已土寸筋那膠寸斷腸冤前拜絕
從夫主寬些穿穴語分明石骨揚鉞火應聲照處
不留天亦裂么磨摘下乳頭嬰水堅月冷雙白鳥
夜夜驚棲還依雛若有歸來其靈乎考鐘伐鼓趨
神巫酸風緊剪巫不舞吹向溜流飛淚雨

題畫贈潘景升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七

臨雨以着墨墨乾仍帶水畫雨誰最工多藏烟霧
裏能教墨水自淋漓數筆紛披而已矣君家飽看
湖畔山有時空濛想如此更向詞人問寫生六六
天都潘亘史

題李友此君圖

渭川千畝竹富比千戶侯竹自彼此名於意反不
幽幽人情性義士骨忍教眼底窮交忽盡推長物
不謀身清貧自對便娟宿世間長物誰能守此友
此圖終不朽未見其人見其友髣髴青盤坐者其

劉房生索畫題贈

巢不擇松杪臥不嫌石小終古只作重雙九數飛
曉雲中鳥跡漫飛書持視人間讀不如拈將一片
樊桐葉寄去涼風縣園居

送郡侯何斗瞻

有小引

公榮膺簡命建牙荆南維期九日于焉晨發不
佞既聚族託庇宇下更年來里居辱垂素分至
頻且篤顧於鼓腹而歌統如未有當也今茲鳴
騶南上楚澤霜旌乍當渺渺情將奚任夫行者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六

畱犢居者輒車凡戴衆父與衆父其土者率未
能已已而况以緇衣切唱喁之戀者乎爰奏贊
言語不足韻亦日有見乎詞者耳

大峨西下凌雲揭秀出君侯耀靈傑早聞宣室頌
三詩千載泥鄉重閱閱搏風倏忽爛銀黃鷄舌隨
含畫省香自向吳門分視惟爭傳兩袖舉清颺玉
麟應錫諸曹右姑孰江城懽借寇主爵何曾出守
勞霖灑翻訝來蘇後上頭千騎正駸駸一介仍寒
布素心午夜青天無底事獨留留聲感到民深休

窮竟春行歷兩歲傷哉饑與溺遍舖辱口鵠形脾
更倒休藥增遠糴數紙流離請命先精誠直與歲
爭權訟堂羅雀非關臥築室哀鴻欲早還更以嘔
兒兼色笑校文水鏡親懸照植得官牆桃李滋應
同蔽帝謳吟召畿南誰復婉循良薦剡咸先避鴈
行課最卽今增秩日新恩持節出郎襄郎襄自古
稱雄鎮關洛湖湘環控莫也茅包竊潢池文昌
聊作天鋒震龍門之下漢江斜坐抱韜鈴咏物華
古戍天空銷警燧山樓月出聽清笳勳名好繼羊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无

開府緩帶輕裘看楚舞摩娑一片岷山碑不朽誰
人占前古爲憶金門通籍時吹篴得和郢人詩風
塵揮手臂異處十載遙遙空夢思寧知故里幽棲
日剖竹垂仁頻造膝立對如投北海膠肝腸不復
論膠漆裘葛相將四易期深思此致榜中稀粉榆
大厦紛何數倍識三生造物私金錢忽送山中叟
點淡河梁秋後柳那能遂聽鸞車馳離腸更是菜
羹酒纔經惆悵渺何方我又驅輪問帝鄉踪跡不
禁風馬異抵憑鴈足望衡陽行行更爲君侯約調

杜歸來畫麟閣尚記并州舊郡城當年臥轍渾如
昨

霍山王義士父子死節歌

黑風吹雨青旻歛駕呼擎吼忠魂蹶朱衣怒馬森
立髮陰暗歸來天柱闕百年一氣成巨靈我作巫
招靈試聽那有父子繼死敵精列兩朝耿日星曾
經海上逸封籤腥流英六遭狂獬縣官有急問土
兵王氏闔門爭出衛內地偃革戎馬稀破殘突
羣孽歸獨有義士滿腔血灑爲紅雨撩賊飛幸君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予

貽種多英譽仲子屢磨邊才疏詵詵投筆珮將軍
前年特詔征西去七路逡巡未敢前衝堅直搗三
關遷青龍之阨高不極螯弧且拔孤復援蝨爾三
苗終負屨力絕五丁身隨夷猶傳赤羽遊兵恨已
折黃龍大將旗祇今西土橫雲黯廟安春秋稟生
氣蠻方縱赫伏波祠灞亭已冷將軍尉嗚呼生沒
奄忽亦須臾豈戀獵犬東門驅同是死君還死孝
願留忠膈不留軀匈奴未滅先家事輪邊卜式操
何技如君父子舍生無判作國殤扶大義君不見

當時海寇東南馳天子重臣出視師么磨生致終
無策草莽孤臣死不知又不見蜀道揚塵嚴清劍
推鋒論核爭明驗七尺虬髯血未乾白骨歸來遲
祭歛嗚呼馬革麟圖定何有空餘赤膽看如斗壯
士長甘火化山憑君趣取金懸肘

贈節壽歐陽太母

昔讀廬陵瀧阡表焚焚母氏遺言藐蕭條異代復
君家見此孤孀清節皎憶從錦水濯容光荆布身
中雙白堂四壁作家須子婦百惟爲計以姑嫜青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三

雲方警鷄鳴事伯仲諸孤環倚寄呼來兒穉蚤成
珠抱得父書剛識字誰知伏枕黯深閨鏡裏同棲
一半迷女子金縢那續命祇剩玉臂雜刀圭殘燈
乍燭驚重聚海霧終沉不知路夜壑聊因雛鳳迴
中宵獨見鵲鸞顧秋灰撥盡令名新三輔恩迎百
里春的灼花前潘令馭懷清臺上老萊人卽今起
作傾杯笑遙指青烏阿母詔綸翟紛從星鬢輝貞
珉且迂皇綸睢蜀山疊疊水悠悠萬折千盤抱月
流看到月沉流亦去當時機石獨橫秋

壽霍山張翁五十

霍邑青山開鳥道驅車却引罡風到頻遊誰復伴
盧敖張家玉樹雙旌造酣歌拔地千斛珠據座談
天四部迂徐開一軸方壺像爲祝尊人初度圖看
君初度及蓬年持似洪崖擬拍肩遶膝龍駒花是
五同怡椿樹歲爲千酌君且作華堂主金鷄玉犬
紛無數雙錫珉綸卜世昌共向園中尋太古

壽陳母七十

碧月孤陰寒夜切三春鏡裏頭先雪耐將酸眼課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七言古

三

兒書眼迸一珠和墨熱容易兒名舉上綴須臾七
十人間歲轉教綵戲借兒懽百感今朝稱展悅姑
水清裔枕郭邊霞光秋色盡鈎簾街魚入饌猶慙
薄更供黃花拜佛前

博望山人稿卷之三

當塗曹校吉元甫著

五言律

人辰溪展觀大人時暫去塞哨給餉

丹砂供邑蹀玉洞挂庭蘿地縱鄰封亞天留太古
多簿書押風月耕未譜弦歌連膝公堂酒朱顏一
再酤

其二

五年天末子三楚日邊親喜入辰陽地賢如畏壘

博望山人稿卷之三 五言律 一

人更提蠻部檄均與戍營緝一騎傳兒語先遲竹
葉春

同吳栗仲諸詞人坐尼坡上有感

野人貪愛客家寶出溪山搜此一拳突仰看羣岫
環漁樵欣護坐屈宋漫窺班長嘆封侯者艱難乞
玉關

尼坡梅月舊爲姑孰八景之一相期世符菴

於坡下以小詩堅之

却月存梅種開林向此求好分千佛眼寄上百花

頭置磴俱因石收峰不必樓架裝拋便得須笑道
旁謀

贈別李仲達年兄

共作時才日楊烏孰並玄入懷思照朗解帶擬留
連震澤秋高月長安雨後天無言同妙賞應得我
心然

其二

性自生來素名方得駕翔所嗟纔出匣不見露微
銛近遠疑俱失親踈漫一當天教連客舍千頃挹

博望山人稿卷之三 五言律 二

汪洋

其三

三年摹楮葉一日定龍文記昨同遊客相推獨舉
君晤知人倍韻語政氣如馨更異闌中賞狂歌曉
過雲

其四

欲駕還來顧坐予雙樹林固疑秋有意都寫別時
心純扇聊留染溪山亦覺深與君閑試展兩兩恍
清音

送申青門請假南旋

擬君名孰竝歸思以誰深題石中郎手加餐太母
心快堪趨驛騎感不起秋林此際能相解天涯一
斷金

其二

發策寧歸耀含飴想幼年頌成身上補戲憫眼前
穿啼澤芹非異依劉艸漫傳請看持一笑恍惚是
耶仙

其三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三

才爾九州被雄當八面藩指麾空小技傾倒數微
言政有探驪役俄成俊鶴翻英雄纔本色綵袖自
軒軒

其四

甘谷英初綻前旌及里時綵衣搖醺醺馬首醉騰
脂白社人何遠玄亭字盡奇勞勞從此別悵望寄
余思

其五

嗜病君應減於予復幾般拳擎窺脫落欲灑上猶

端鳳未因花吐鴉其護日寒知音已情竭猶拂素
琴看

其六

大言驚爾定河漢意誰聽氣想潛教合居纔近作
靈三千年化鳥五百里占星此語呼予和予應忘
不經

其七

龍石何曾應鯨鯢亦浪題文心膏欲剖世眼若教
齊憶昨華林友交同鮑叔攜贈言猶可味楊孔不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四

堪兒

其八

茲來真可異無事不相將那許遣孤客翩然先故
鄉雙鵬希並運一鴈詎成行忽復愁此別能淹幾
舍裝

得郭明府雪中書賦答

有意茗溪水能通江上魚別離羈客遠踪跡奉君
踈白露三秋夢黃花九日書向來空谷定把誦獨
躊躇

其二

野性曾從放因君學自憐筆花私舊卷秋水上新
箋采石殘燈地燕臺乍雪天如何數行裏懷想盡
依然

其三

近接神君訊遙知奉使還一星暫借俠五字敢云
班爲報邊江臥曾如對榻間時風看不到人在小
雷山

喜秦京遠訪留攜謝閣上卽事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五

恍惚驚難定涼風繫馬吹真成如夢會恰及感秋
時一笑雲多變三生石不移村齋重解榻趣與謝
公知

其二

跋涉緣何迫天中長路漫事來非擬古情至不知
難未可江河問惟留編苧看感懷兼嘯咏一一上
眉端

其三

知爾性遺落此來無奈真戒途行再反因驛臥經

旬秋圃多時實玄亭滿問人總如鄉夢斷千里有
垂綸

其四

負郭曾留賦荒蕪久自嗟十年重認客五畝似非
家想水沿門活須堤抱屋遮悟君新指點豈不了
生涯

其五

當杯那復道君昔長羣雄零落同時感吁嗟遺詠
工未教孤汝海可念一江東祇此尊前足寧知飄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六

瓦風

其六

居謝千騎造行操百舍吟詩文纔道義高簡有沉
深偶示田龍跡相明海燕心如君天下士直向魯
連尋

杜退思舟開登采石山望別

別上燃犀頂看開楊子津沙如盤尼舫石亦語留
人久立揮襟數旁觀入畫真此情疑小異良約昨
重申

石鍾山泰洛原書屋

盡湖餘此曲石堞學弓裁穿洞陰仍爽奔潮擊自
回崖虛升梵唄樹密遼書臺更好安危几丹榴小
徑開

其二

誰能梯作舍大小問秦居石巧自言勝林交添與
奇近洲浮舞帶左壁欹張旗怪爾高吟響江湖會
此垂

端葉生樓居成予適有小構依其旁過從甚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七

適爲賦此喜

自來城裏樹便有樹頭山祇訝添諸勝爭高此一
間市烟爲宵霽天色與端爛饒我憑欄熟長心每
未閑

其二

遠遊何必嶽在昔承家林有地能生想其人知會
心抱城仍不逼面岫未窮深所以爲鄰客看君拂
素琴

其三

一室予方得爲樓更爾多無人分榻臥有客兩家
過儘自在來狎其誰醉後訶君看真濟事此語味
東坡

其四

獨愛樓中立方爭壇上先是人眸欲白持我句何
玄復此開林近相于幽事便知君貪顧曲隔喧隔
牆邊

舟行望夫磯初見雨後瀑落

十里磯山古新看過雨泉隨虛紛浣絮就曲各安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八

絃伏處偏施翠飛來若闔烟平生寫黃鶴對本悵
難傳

其二

自耽雲水癖磯下幾船回如此百泉落何曾一雨
來臥遊那免悞生面信今開好結漁人伴晴陰飽
釣臺

懶顛過余快語特詢車制舊事

懷中探一刺姓字懶兼顛玩世聊依隱開林不作
禪塵揮秋掠地纒絕笑窺天勿復尋匡鼎車攻小

雅篇

其二

一笑曾三仕多方學五兵余從癡後斷爾向懶中
精憤極纔成達危深不易明無言回省識幾落子

高耕

棲賢法主西一從石巢居士等社來相訂再

過

爲揖師來處書攜二阮閒懷人到秋水見面滿匡

山海會通詞社雲裝識畫班爾天安一坐許我普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九

崖還

徐準明水部督南河詩來見憶却荅

輟耕何復賴太息尺書多國計懸如水勞臣併在

河寒堤棲古廨罷戍守危坡能爾餘懷舊遙來白

雪歌

其二

莫謂邦溝邇還思汝水因寥天三足使空谷九秋
人昔記綢繆者今疎富貴身物情何見晚應嘆道
心真

九日直指龔瞻鳳見枉適仁植同年到分賦

御野何今日擎拳恰共攀帝旁鳴鳳使客次大龍

山村古便敦宿風清類了閒秋花爭媚繡留記白

雲關

其二

詎以芟茅隰重陽擬古來遙同雖白社高仰卽烏

臺露頂笑窺菊風謠歡落梅不須商此會更奏北

山萊

贈張廷掄兵憲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十

大陸星文異榆河一望閒黃龍誰列戍紫電獨重

關熟抱長城顧庸窺瀚海灣爲憐松水伴飛捷破

悉顏

其二

閱世何多變焉能得此人雄才歸簡率片語出中

真雨挹南天路風烟北地塵勳名終咫尺留與畫

麒麟

中州門人馬布菴見過家園與余談近變甚

悉才槩見眉宇間取所攜冊書以壯之兼

寄令侄便面

中原驕快士握手得於茲家世源高縣兼才古穆
之未陰愁獨覺將雨訝先知能有三人識長心復
告誰

其二

不必吟時變持來具若何有頭商語句得勢沛江
河丹露分余少金莖藉爾多阿戎風氣上聯步聽
鳴珂

又送布菴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十一

人說危冠重寧知品地先時逢千騎貴名借一麾
傳信駕占星稅桑麻得雨妍如何歸馭促睢水悵
風烟

其二

浪籍支離客來欣杜初公鐵心非矯異石語不謀
同世澤推荀淑清言及阿戎真鴻天際渺想像佩
蘭叢

望江雲

積雨朝初歛蒸雲未肯閒不青那副岸有黛始

山片散如孤旅飛停倚客顏欲追難捨處約略
光鬢

辰溪江上

兩崖俱束水結象自爭奇老骨空能變纖腰遠獨
窺千年泉暗浴一滴乳常垂往往如錢竇青青草
樹滋

登金柱避暑

數子真宜偶輕涼忒地偏樹頭風上塔江外雨分
天網罟成漁市人家決水田怪來多渴思竟日此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十一

相捐

送俞尉之新任

那捨此溪水而分別縣花可禁攀泣地意載去思
槎到日淮源古行春禹會賒清風渺如玉屬耳藉
聲華

松亭

落落吾亭古人間漫綺寮濕雲晴滴翠空壑靜爭
潮穩臂低從折烹茶俯逐熊結果何代客揖與賦
逍遙

齋中偶興

小課皆宜古時時檢自加物非違性好事有傍人
差茶退常烹水香增和味花靜思終未擾漫付品
嘗家

楚山別鄧道蕃兄弟

偶結城邊轡隨來郭外山君家偏好客林岫討開
顏且愜浮踪聚相看落照開翻然兢玉樹應不厭
追攀

其二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十三

有興還淹日芳尊奈樂何莫將歸客意道盡晚山
多近水來輕艇移觴且載歌幾行驚起鷺相顧掠
清波

送葉長原遊秦

平野浮陰度千林集霞蘇人將流水去望與白雲
俱燕市才名舊梁園賦未孤風塵明日是莫惜酒
家胡

題蕭府幕花欄

郡齋餘隙地兼構幾株成載酒不問字好花俱有

名客來宜政暇宜意淡春情未厭相過數清言慙
對傾

將發芝城別葉雲卿

擬作送君曲翻來先別君天涯憐獨客湖畔惜離
羣意氣分猶切唱喝遠共聞相望應不及倚盡暮
天雲

呂吉人邀遊園亭

城隅穿小徑客至自開扇山色遙分翠湖聲暗到
亭踈陰初閣雨乍暖亂春星輕愜芳樽意相高眼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十四

倍青

其二

麗日晴方轉招攜快此辰到來初識面俱是不期
人滿座玄爲屑當塔綠作茵與移頻問主莫厭酒
邊巡

其三

曲曲芙蓉堞花欄自護居不關泉石地爲構國門
書捲幔仍共客談詩借起予苔痕頻坐掃直欲數
應徐

效杜少陵戲爲艷曲

水市籠花畔雲車駐箔前
罷彈銀指甲爭挽鐵聯
錢山抹眉間黛湖清鏡裏
娟持將春半意欲問武陵仙

其二

相逢且云樂紅粉坐爲羣
邃閣教春住濃香疊醉
熏影沉歌扇水色媚舞衣
雲自愛鴛鴦野應知戀使君

送陳尉之粵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五

夙有燕臺俠新分粵地香
龍江秋色近城郭曉行
蒼秘卷常懸素栽花共一
堂直教聲鬱起不羨陸生裝

賀曹中丞下車新安兼謝過臨之約

端策循已僞來藩幾旬東
曉開新府日引到大王
風杜曲勲斯重江州調滂
工暮笳山堞靜坐嘯亦清戎

其二

入郭千盤盡垂簾萬象懸
黃山正秋色紫氣散人

烟鎮亦清時重名翻隩地
偏最宜行部處峰翠插青蓮

其三

姑孰江隅郡兼程接海陽
故知虛國士新蔭竊甘棠
下里將軒駟高陽典鸛鵲
定從楚御後酬對一飛揚

其四

鄴下雄才舊功名屬大夫
渡橈江月淨坐郡嶽雲孤
地迥衷須板烽銷橐湛盧
獨操鄰國喜曾向古博望
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六

送陳明府投劾還里

投檄歸何促翻疑去自由
地非無口在官不戀身
畱勝日看蒙史清風傲
督郵岱宗春杖履應伴廣平遊

題鄭母壽冊

及此載陽日高堂肆綵
筵儀成門裏瑞施自女中
禪尚作初歸謹如嫌衆
論賢惟應懽膝下雙玉競

副謝

獨坐偶成

清風以吾遠忽住若疑尋獨樹有萬壑無人託一
琴與溪流去育休戶閉來深落日餘陰靜何如歌
後心

贈程若質

古德隨園隱高門義復宗不嗟桓麓烏克長卜家
龍天與居陶策人多問嶽蹤種松今及杖看爾到
秦封

秦京見過坐攜謝閣分賦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七

九日財逾十逢高尚可扳留人惟此閣對雨待歸
山向擬空諸客茲真奉一班古來高士傳見爾欲
重刪

再用前韻贈秦京

何來壇上客小閣忽同板欲喻逢君意如看過雨
山新簫時泛泛秋樹好班班獨喜霜螯美都將食
譜刪

宿魯橋

一月盤孤艇流渠細累移水於窮忽澗山在少爲

奇宿屬呼寒露羣漁集斷陂江南湖上客惟向此
中宜

浙楊玄水過余索壽母詩

秋雨深籬徑何緣到客車長卿終駟馬潘令且花
興來問青山句歸街赤雀書三珠仙掌露並喜魯
侯如

別董天來

坐此高柳適清心來北窓花因傳五葉筆復秀三
江人信囊錢儉天知舞鏡雙有生真許事應使巨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六

源降

其二

喬林成古直靜響識空明此意何多見如君能幾
傾對時人奕奕寫到玉英英更博將離寄新篇累
韻生

袁季昌酌小齋問門外是謝家青山遂唱兩

句乘醉請爲四韻成之

舍來今數日始識是青山客子支牀處故人當戶
間一林依麓列三嶂入天班借問驚人手還知此

意攀

金陵同俞崑巖夜話

好是長相憶今宵倘聚時偶來初地動恰與遠人期不寢聽鍾散深談問雨遲風塵聊即次藉有素心知

壽汪老

見說長秋祝偏于積慶俱德將年共邵心是古爲徒樹種塔前玉飴含膝下備朝霞天際色歲歲映醍醐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尤

偶成

殘卷安時論閑情罷答賓拙猶豪不礙貧與傲偏親七尺誰能參雙眉不慣顰古今時俯仰誰是解憐人

渡江別宋侍御

忽聞旌節轉一艇渡江湖去路瞻驄轡衝風過鴈嘹山嵐移午淨楓葉染秋嬌猶有疎黃柳離魂與暗銷

其二

神龍升海國旦暮以爲霖纔報東南節翩疑出處心遊從鄉邑暫憂自廟堂深那復容高枕逍遙梁父吟

其三

獨有寒門樹春風手自栽驚寧堪市骨烏幸竊依臺申叔當年感虞翻異代哀細思慚特達揮手重徘徊

皖公春壽柱翁年伯

皖公春曉日江上五城山星作文章伯仙堪父子班青林朱戶啓絳節紫霄還授管思圖繪寧從人世間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辛

其二

猶龍應在德利見也于田自合南山頌相宜桂樹篇煉陰當午後專氣向庚先遙識趨庭喜將車上細旃

謝文川廉憲八表

盛事存前哲人間瑞老成林依新逕啓身愛踏花行里社安真率圖書見太清最宜庭祝日蚤上春

中鶯

其二

節好春明首孤懸望夜前一朝經世老百歲宰官
仙綵袖翻珠樹華燈照玉蓮風流還謝傅長爾狎
林泉

見竹舍

霜飛千葉老木落萬山貧偶見數竿竹吹來別院
春故拖清泚黛不厭白茅鄰得荒塵目臨風謝
主人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五

青山道中懷張仲玉

野盡忽幽蹻翠圍已數重到來知有壑于此耐多
松落澗沾懸畝歸樵倚半峰家山看絕似恍與故
人逢

與陳行之對坐

乍好披襟語聆音暗作涼秋天清對坐晚雨急虛
堂投藉君家轄支從下客牀定因誇鴈蕩飛夢若
爲狂

汪君酬比部中秋小飲 時君酬有家難

曾說高霞舉夷然厭世紛事來翻足笑愁對幾堪
聞兩地惟秋月孤身只伴雲爲憐幽意在能得此
宵分

送石軫除樵九江關時余將赴武林

吳楚雖同去南遊事已分偏教官水監恰得友廬
君飛觴喧春澤清齊冷夏雲江離時采采誰是舊
蘭芬

其二

共喜人間曲君叅指外音兩年差侶淡一語不須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五

深魚鳥能窺意江湖自信心夢中蓮漏約只在冷
泉尋

次潞河張仲美追別出絹素索詩爲其尊人

熙宇祝六十初度

幽覽欣微尚清名自勝荒一行河上客遙贈海陽
秋隨地涼爲佛從真醉亦侯無論駒已駿臺上價
先收

寄錢右衛山居

未須論古德且復挾飛仙易擬盈囊草風傳舊邑

絃鵲冠滄水濯龍杖嶽封鸞憶有荆亭契遙栽莊
楚篇

病寓金陵偶爲楊仲房識小染

拍浪驚回首投林得剩身信於殘病後倍覺故人
親宗壁閑堪拂牙絃好再陳生疎應見意重著幾
眉皺

吳象成新居

從人聞卜築佳氣想葱葱豈有圖書載而非水竹
中開林知激賞徵集已遙同爲約看黃海須君兩
博望山人稿卷之三 五言律 五

御風

齊越石赴會稽郡任道余里余固停之得讀

長安諸公別言併所酬句

握別曾何許旋停訪故驂好春猶雪後相見在江
南幾舍驅將到中宵醉且貪雲門山水會行待使
君探

其二

贈什諸公在依依更此過試憐留意苦較比別詩
多世倘唐天寶官雖寄水知讀君酬客句憂瘁欲

如何

天啓癸亥夏至製寬觥饌五言近體四章壽

郭少保衛民時則家弟慶成氏更進加酌

戚里羣爭麗何知君遠心聖儀開白水恩錫笑黃
全詩雅真元舅人倫復道林祇聞憂國議未許僞
伶尋

其二

委吏吾何戀蘭音有上公因忘風土北更傍日華
東寤寐綠應風炎涼世自工山翁泥飲意不獨矢
博望山人稿卷之三 五言律 五

爲達

其三

不來纔數日國事忽驚新爲有孤松偃旋移片石
隣品題玄度任位置季方陳笑視金張輩門前幾
雜賓

其四

今年燕地好髣髴在江鄉屢灑迎梅雨來清引鳳
堂石湖湊破熱丹水鱸生光再起松脂酌應如長
至長

予較士所至輒雨茲再較開祥雨試事竣矣
時久旱雨復大作戲爲三詩因盧廣文學

蔡虛齋先生較浙故事併及之

不信玄冥使偏隨腐轂書每來多穀雨盡值辨龍
魚神聽私將慰陰鳴理未虛武林傳上蔡好事莫
相如

其二

戲問靈星禱爲霖却讓僂登場飛霹靂開帳出蛟
龍雨足三川岸雲頭萬歲峯貪天還自笑輕薄老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五

儒宗

其三

萬事忙風雨蒼天問自高勞薪嗟苦獨甘澍慰週
遭試役今纔歇吟魔久不豪蠅頭拋一刻杯酒且
離騷

直指何環應招遊姑溪用韻

檐帷堤上閣不道勝遊輕欲放霞明繡先教雨過
城意中偏得遠飲外別爲傾乍可驪珠握川光媚
已盈

石巢歸泊牛渚相聞用來韻奉酬

傳語誰當至江山領意先雅知吾友好特爲此歸
妍但慰青萍合寧驕白壁旋多情應損道慚愧法
王筵

其二

千年同所寓二友可呼來蔽日知何地燃犀莫向
臺憐寧干直筆姑不到深杯海燕雙飛渺毋勞騰
隼猜

張無奇五遊中嶽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五

此事定不急如何五命車逢人邀子墨依友授兒
書高得明星館清窮聖水渠慚余三載客空復笑
遽虛

泊楊州贈顧心印

羣動惟看水繁華付此州人爭傳賣卜吾已審藏
舟柳色烟邊眼春陰雲上頭淹留亦生事聊復號
浮休

發采石渡玉溪口

一尺寒江練橫中劈小舸蘆空洲勢遠水落石痕

高凍磧圻猶洗凋柯採自巖直言輕徑渡六十里
滔滔

武昌道中有懷同社退思公寥闇夫諸子

高原遙引望一帶莽莽森烟斷分樓出天垂抱郭
沈倦途頻計里畏雨每占陰百舍須休論應知寤
寐心

丁未冬日過霍彭九瀛潘方秋招集五印閣

梵閣羣時彥相邀共啓闢已偏城內地更納檻前
山玉雪分殘春金花耐凍顏不因千里聚那得暫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三

追攀

其二

祇林開五印典譯罷三車遲我翻茶品逃禪亦
家觴從飛令促興爲辟寒賒好聽高城玉江南問
早花

西山道中卽景期友人晚酌

到山天欲霽樹杪見珠羣瀑怒風交壑僧幽雲出
衣重苔碑字沒一雨杏花飛待發叢臺路相邀白
板扉

同孟辛城隅看柳回集小齋

乍嫩西湖柳漸漸夢綠垂客心春自警遊日媚偏
窺驚見濠邊舞猶如堤上吹多情還共擬覆髮碧
衣兒

其二

問圃春城外相遵野逕斜風來疑御客枝穩不驚
花文酒期同室村醪不問家呼來續沉夜險語闌
槎枒

孟辛見枉以山花爲具蒙入聯見贈答之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律

三

秀君佳麗地眼底一爲徒氣欲潮來海思眞月在
湖草疏經筆墨市井部孫吳得意應誰定吾將問
大蘇

五言排律

初抵霍山謁伯陽吳老師時師公出留候

誰鑿連甍嶂安厓邑里通地平千仞下天小四封
中望恐巉巖逼來知市井豐谷虛懸似斗屏錯抱
如弓濱澗來三竺環城潤八宮淮漕亦東灌漢時
復南雄以此盤基遶偏宜氣脉叢不資停貯力自

荷廣生功最是新茗貢能饒任土充甘于田樵稔
親自間居同何必桃源日亡其土鼓風豈知安飲
食故自戴帡幪太史循良記吳公治行崇載歌懷
衆父若保及兒童叩發苔紋綠花合列岫紅一枝
聊借鳳萬里始蜚鴻登躡遙于役樞趨激此衷經
將關尹候圖且少文攻剛復逢信駕猶徐晤國工
數行先漫識不盡咏蒼穹

大人以王春初之宰辰陽時男履吉計偕燕
中不能侍送姑谿上一卮爲壽敬成數言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排

三

以當彩戲

景色多南地遙知遠棹開春風先舞紱行館集流
杯說說封花邑初榮製錦才兒臨辰水度星卜楚
天來江勝因環郭山高獨見臺政兼夷俗諭恩與
戍屯該懸鼓龜山扣奇書西洞裁文心供繡筆誦
口起民萊燕市瞻雲處聊稱北斗疊

涉江曲壽汪封翁

聚星占皖上琪樹切雲敷秀濯江湖界精聯吳楚
隅世家傳晉史之子盛文儒副在書藏篋文成紙

貴都行年剛伯玉著論豈潛夫業付佳兒起名羸
衆父呼已偏天與逸抵覺事相須快及春秋半榮
看馳驟俱勲名家在望天地隱吾徒章甫桃花染
瑤塔杏雨濡青精貞白鉢丹液廖家轡浮渡光堪
把潛峰細入圖祖壇分几席佛會儼衣珠應識人
天拱咸于德壽符坐看金烏彥相與配蓬弧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三

五言排

三

博望山人稿卷之四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七言律

金陵登憑虛閣

傑閣平懸翠嶂頭似臨無地與天遊遙看大界蒼
烟合併入長陵紫氣浮明月尚傳飛錫夜寒風時
作故城秋銷沉多少凭欄意莫向登臨怨未休

登攝山絕頂

紫霧峰頭四望齊分明指點又疑迷奔來萬嶂沿
博望山人稿卷之四 七言律 一

江轉瀉去長天逼眼低壑有鐘聲俱是寺野多雲
影半於谿尋真自在丹霞杪不向人間更藉棲

其二

最高峰上小菴懸過作蒼茫散遠天有酌且畱青
艸坐幾人來抱白雲眠陰陰似閤慈林雨點點全
蟠帝里烟試把浮漚空一瞬早於此際見初禪

登金柱山敬和先大父封公元韻

聞說圖雲色半輕何如茲塔露盤成江河會處錦
沙地雲水上頭烟火城聲通高青惟咫尺位凌太

白與縱橫可知不朽經營手深淺南人蔽帝情

其二

漫躡飛梯七折輕相輪誰識斷鼇成平沙徑拔金
天柱去浪聲環水國城添與凌敲雙塔鎮遙將楊
子二梁橫卽今多少觀風意已占當年創始情

遊金柱塔有懷故令章公

疑將砥柱按圖經當日精誠洩地靈一粟影生多
寶塔三江指出少微星人思玉樹花間縣口載銀
鈎石上銘獨有龍門深御李斗山何地不青冥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二

岳陽樓

高樓平與太清涵五月流衝青草潭水併一區浮
楚蜀天空半壁注西南千秋帝女愁終在此日江
湖恐未諳趁雨呼風促舟去烟波應待夜珠探

家大人衙齋小亭初憩

千家城郭占山形清暑堪傳關令經獨枕熊頭鄰
太白時邀鶴露伴樵青幾株秋蒂高於屋一邑春
臺共此亭更喜楚天初定省薰風時已快趨庭
已酉壽家大人於家庭別來辰陽始嗣成歲

絲喜而有成

承華此月宴桃林調引南山宓子琴正報臺章三
殿最新營水壁五城深堂邊窺洞神仙宰堦下扶
藜父母心倍覺天涯歡綵袖十年前祝至於今

九華江上遇友

天際芙蓉自化成輕舸遙泊問前盟江山狎長非
開想風雨懷人并入情笑語三年馮繫鯉精靈半
夜動騎鯨最憐新綠綠堤處不斷嚶嚶喚友生

送周季侯按楚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三

離亭勿設攬征衣執法星芒出太微漢水三章霜
欲凜燕山十月雪先飛時危天地蠻夷遠事隱東
南川貴非君到上游桑土計澄清有願肯教違

其二

蕭齋憶共擁寒凋許國今看論納酬仗馬何知名
御史公車先片大長秋雷霆偏爲連章霽江漢旋
教叱馭收應以君恩翻弔古新詩幾向汨羅投
直指白樓易公入九華因憶與吉有同遊之
約遂止望華樓貽詩見懷賦以酬之

六六峰盤翠自浮馮樓猶在五溪頭應知杖底芙
蓉約特爲山中桂樹留夢挾青蓮魂亦秀歌翻白
露韻俱秋雙茅更乞陵陽子好待樊溪雪夜舟

秋日方仁植年兄同越友史白弢訪余泊采

石適晉陵張二無省長同兄韞之拏舟而

至卽事各賦

自信漁舟泛泛回却疑此會戀深杯三江千里懷
人地一日雙帆作賦才解意涼風吹雨過得情好
月破雲來峰頭幾度披榛坐九片芙蓉入掌開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四

其二

似期非約兩仙仙情事如何快語傳數載夢魂吟
白露半生驚喜拜青蓮歌鍾夜共漁骨發醉石飛
將月樹縣只此貪畱誰適主尊前一笑剡溪船

冬日邀吳栗仲同張問夫李居絢倪世符叔

遠谷蘭上人泛舟尼坡攜蘇趙墨蹟共閱

招攜真向小山宜摹古探幽進艇遲篋出臨池中
散論案披疊嶂大蘇詩一川白遶寒初落萬木蒼
稠凍更姿似比鷗羣添許事清音供與好奇知

冬夜楊仁甫招同宋比玉王巢父沈璧甫姑

溪泛月

籬落尋常水月鄉問君何事戀流光沙邊人影來
千里天半霜華散小陽假到楚初弄棹顧殘吳
曲更飛觴清溪俾主如今夜殊勝東山且自狂

送王巢父歸杭重及長安舊事

群漫相逢憶帝京河橋晴雪水盈盈欄獨步生
丁想駐策旁觀見爾情處仲不忘千里驥君卿久
厭五侯鯖魚龍寂寞深留約肯指吳山作渭城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五

倪世符叔遠昆玉邀同沈璧甫梁千秋吳君

衡泛姑溪釣臺雪作時薊門正棘

重泛寒溪醉客顏對時情事幾般般不圖巧奏三
生趣儘在游閑十里間故取橫舟看合水忽翻密
雪失前山釣臺斟酌羊裘好烽火盧龍未閉關

崇禎三載春仲既望爲張年伯母八十誕辰

時令子山東憲使貞菴蒙上恩予養梓里

榮之猶子履吉敬稱一觴歌拙詩爲侑

宣文大節郡名家天語褒貞麗九霞子舍身冠承

北極仙都鸞詰遇東華燕開金母初迎社龍長望
孫屢報衙好向中春溪上看年年認取挂星查

韓孟郁書言盧原甫駱御飛二兄合璧之妙

既見喜而謝之

多君高義念枯閑二仲分來一札問代霸曹劉迂
莫數初唐盧駱巧相班明珠自昔嗟滄海俗駕從
今謝北山更約深秋還白岳少微星已動柴關

小閣成吳門駱御飛嶺南韓煦仲盧原甫夜

坐分賦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六

寸燭飛詩百尺竿尊前大敵圖芒寒不教孤掌鳴
江上會送雙珠出海看喜動河山猶似鬱苦搜星
斗尚非安惟應小築添新事就壁礪成次第刊

九日盧原甫韓煦仲王居重沈廣心吳君玉

諸客共泛龍山

半遠輕搖淺水船對時佳事此中偏風催好客爭
今日人指空山說萬年密雨打篷還應節亂頭橫
笠更登巔村農似解醺前案仰面羣看語笑聞

青溪舟中寒夜懷淮海友人

蓬蒿煥黯如何淮楚同飄許夢過更鍊鐵龍添
雨雪未哀失路得江河羣鴉歲冷滿綠少旅鴈音

奉問鄭玄翁尚書

神州紫甸阿龍超得共旗亭朗月招始識文昌閣
上相便從司會總羣僚人間瑞鳳宜黃屋天際冥
鴻自絳霄獨有悲秋寥落客終宵凝望數三朝

其二

誰道江隅竹素傳時逢天上說旬宣擬鑿合璧傳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七

三顧却定神珠蚤十年遶屋河流盤古木當軒嶽
色秀華蓮一編手自褰裳問縱老何如讀太玄

送史道鄰出鎮江北

帝念東南紫詔頒於公新簡大夫班全吳制遠三
千里分陝名高百二關家起禁城清似水天開旌
節抱如山請看極目流離者一笑功成指顧間

其二

曾共三人嘆索居清宵厄酒賦同車祗推方叔宜
元老浪笑終軍棄吏胥水火紅蕖薰紫電尊前白

練裁黃書經年嘖嗜惟占此太史今題報捷初

練任鴻按漕言別

舊令山陽

漕渠飛輓大江通臘月嚴程簡命隆赤子弄兵新
定處烏臺治粟舊游中寒澆竹葉千林雪春漲桃
花萬艣風獨感離居當歲晚牙絃欲奏爲誰工

都門送朱西崑明府之蕪湖

西來天馬自龍神雪嶺蕪江起涸鱗玉井一華初
地秀金陵千樹上江懷中得月驚猶晚客裏瞻
星喜倍親便欲

博望山人稿

七言律

八

送聶雨軒少司農歸里

代大司農

相對晨星憶昔年蕭蕭白雪各盈顛來同方朔聯
捫腹歸去洪崖好拍肩軍國新愁誰借筴京華老
別此離筵春深汝水猶搔首那送巴西萬里天

送魏元白侍御按齊

春風輪動覺霜吹帝命東方正此時遠取鯨鯢馮
渤海新聞鷄犬出潢池文章欲就中興頌杼柚先
磨小雅詩預數爪時人已去何年芳杜踐前期
部堂後東偏有晚簪園義取回憎五松云垂

百餘年軒檻修廢不知幾更而松檜故存
豈非節以晚定不隨衆芳搖落邪余執掌
之暇拂拭前賢題石因少加葺植而繫之
以詩

小徑荒餘覆野蒿獨存松檜鬱飛濤鶯花自逐輕
紅老鶴露長翻古翠高臺榭舊曾開點綴藥欄添
與伴週遭歲寒勿復愁孤節抱甕終然勝桔槔

送大廷尉林仰晉還東粵

俯仰人間三十霜逐臣當日見孤芳雷霆恥抱寒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九

蟬影歲月深留振鷺光史局應教忠諫著驛程重
荷主恩長韓山舊有昌黎跡山斗如今說海陽

送張尚書翼明還里

黃髮人中紫電顏履聲自合領天班轉輸近接鷄
鴻翼呼吸曾雄虎豹關鼓枹那教來渭水採芝何
意在商山衣裳此別翻成戀不是詩人十畝間

恭順侯吳芑石以大將軍扈從郊祀禮成

鷄鳴玉輅出天宗濟濟衣冠拜舞從特詔元戎乘
駿馬親圍禁旅導飛龍綵雲壇上身疑捧金版雨

時思見封五十年來書太史更誰麟閣此遭逢

將出都偶同袁田祖集後湖

飛鴻已向北門回尚戀湖光小宴開水自有情還
一別客雖無約恰同來昨宵涼雨添荷堰今日新
裝裏露臺不遣奚囊收拾去坐中留待洛陽才

輓楊明宇都尉

高館天臨玉女花誰堪儒素不豪奢瘋臺夫壻輕
千駟靈簡書生自五車性比伯鸞真死孝諾同季
布幾傾家聊城獨鶴飛何處空復宮牆綯曉霞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十

贈黃春日徵君

青霞雙結綠屏裾閱閱偏驅下澤車亭上顏題江
令頌壁間掌故伏生書更爲春圃宜佳客旋拾靈
苗作野蔬獨有五荊新柱下仙人高唱集應徐

贈劉岐陽膺南侍御封

琅函再捧思依依身向周京拜鎖闌子舍尚追雙
白綵天章重煥七襄機遺經舊德高嵩少執法新
恩並大微多少憂時深報主龜龍碣上皂囊飛

祝徐磬石母

桃川官渡舊芳鄰簇簇鍾雲姑射人天錫金章原
上國星臨玉女正中春膝前聲價三都賦座上名
流五嶽賓自笑孤檣牛渚上一杯江水百花珍

芝城胡女爲過訪道舊

樓俯東湖作嘯臺春風三月憶流杯人傳楊柳循
堤唱峰削芙蓉倒鏡開豈謂紫髯霜後改能從白
苧雨中來休將陵谷論池館但認何郎繞屋梅

樓居成適程相如將軍至自楊州書兼惠箋

邊諸刻却寄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十一

築隙爲樓正著梯手來消息大江西人於春雪新
晴立書想寒風破夢題祇信河山皆玉帛誰從海
國問鯨鯢寬閒有地重推枕午夜因君欲聽雞

贈貴池李明府

已見花綸錫帝都雲天猶自望仙臯古交堪擬惟
江水新澤遙通到石湖雙鳳闕邊馴雉手九芙蓉
裏種花廬相聞更有憂時策夜夜抽毫對稿梧

同杜退思晚上燕子磯

斜風急浪揚舠燕子秋歸剩晚亭夾檣尚攸危

習辨老蟾忽破半江冥杯貪清漢當空吸曲愛高
臺向下聽還取磯頭靈石弄人間何地不雙星

北征次梁苑晤侯六真同年時黔中苗亂六

真奉命往按索贈二律

蠶爾夷蜩敢弄兵殿中慷慨誓澄清埋輪多自雄
烏府喻檄終然遜馬卿近省母勞閭左戍諸番空
倚水西營纓冠有赤何人識凜冽寒宵倍道行

其二

憶共長安拂素襟征衣又見朔風侵登堂正有尋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十一

盟感攬轡重添送遠心千里漫言同命駕三驅恰
爲祝前禽帝城客煖梅花座金筑先開到好音

壽呂母七十 郎君劬渾官大行

鶴堂新綵九霞明阿母承華斗在庚正向梁園來
玉節恰於靈緒泛金英佳兒尚歎三牲薄天女惟
甘八水清信得妙輪常住地也將花板到神京

侍御渤海張公以仲秋出按吳門過里稱王

太夫人鵬敬附一章爲祝

帝里名門五翟綸膝前聽步向勾吳綸分御宿來

瀛海練作瑤光起太湖家有靈槎秋八月天懸機
女夜雙珠應知綵戲皆人子獨此丹心報母劬

寄黃霞碧

三十文章金石聲逃名偏動鑿坏情靈雨秘種連
牀讀絕壑幽巖卽含營廝養供來倚頓氏侍兒學
就鄭康成何人遠志知鴻鵠直信楞嚴有地行

送孟讓林擢憲使督餉三首

曾聞句注險飛狐搜粟新推協帝俞地旣黃河還
左抱阡屯紫塞盡東輪風雲自護藩宣慰鞭弭應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三

輕漢吏繻獨有爲郎舊同舍高秋愁見雁行孤

汝南胡趙傲得封三代光祿勳

何處蜚鴻漸大廷天中屈指是晨星紫泥世澤皆
三署白鹿家風遙一經地上松楸重瑞色身前水
木總皇靈從今無限旂常事應共儒林紀汗青

張見立文部還隴西時將有夢蘭老喜

勞勞此地滿離卮何處堪投芍藥枝元叔如還天
水郡山公暫向習家池望中秋老三峰削夢裏春
生九畹滋祗有暮雲心不斷都亭留與酒人期

夜行臨淮濠上

畏景長征更向西火雲今夜一時低月依孤旅新
涼影風襲雙濠古界隄鏡裏翻鈞魚自躍林邊息
轡鳥同棲須教行役還幽事遮莫何論野店鷄

劉羅陽方伯王正八日招飲卽事

次日立春

年華初見羽車翹爲吐藜光對客燒今夜花風春
有信昨朝人日句先招九仙身自煙霞表二室名
猶岳牧標醉把遺編問黃石許誰親見下邳橋

沈宏所晉左伯東省取道維揚暫駐於大梁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四

賦別

勿訝藩房帝命殊佩青家世表東吳登朝最秀三
珠樹蔭岳深分五大夫未許藏名緣諫草不須任
達亦兵厨夷門倘念勞薪客白首生涯訂太湖

其二

二月春明海岱遊畫船先繫古揚州較書燕玉拈
纖指侍史吳趨理故喉嫩筍幾頭雷吐甲新鱗雙
尾雪翻鈞未論鼎寶看君事祇此烟花占隱侯

陳獻吾愛韋蘇州獨憐幽草篇常見吟咏寄

意甚深欲余落墨染此景未間則先索余
行草此篇橫施尺幅間章以詩作畫余復
代畫以書古今幽事初無定本是宜靜者
得之因更系詩一篇

春潮野渡晚陰陰幽澗黃鸝語樹深試草蘇州詩
裏畫似聽宗炳壁間琴景空意相原非手事可摩
娑便是吟滿目浮雲誰喚破知君相對遠遊心

送王敬野太守

千騎南來歲始華夢回偏逐鹿門車緣隨赤社聊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主

遺蹟名在丹臺別有家江氣和烟催柳絮天風吹
雪鬪桃花冷冷界落還前約野樹荆門未是除

吳壺南過別歸隱黃山

雙丸閒拾兩肩輕八十歸尋野鶴盟黃帝峰前安
鼎竈青牛背上換人氓圖書博盡皆嫌累恭賦揮
成亦讓名六六峰頭馮指點何時不有海雲生

何環應直指還朝

時中道歸省

北極龜符受簡時南畿身使報瓜期車從天塹趨
雙關袖擁雲欄度九疑目擊魚龍分隱躍心懸玉

帛共清夷最憐澤畔知音竭吹微參差寄所思

元宵江行赴金陵

歲歲江天醉落暉初春此夜泛舟稀早端孤兔扶
烟上乍戲羣鴻貼水飛大船金鉦遙欲競高牙火
樹耿還微便將佳節掠行客不道溪居百里違

信宿汪士衡寤園

自識玄情物外孤區中聊與石林俱選將江海爲
隣地摹出荆關得意圖古檣過風絃絕壑春潮化
雪練平蕪分題且慎懷中簡簪筆重來次第濡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主

社日後邀韓孟郁水泛指謝家青山兼酬來

韻

取次春溪遠送之青山懷古舊幽期林鶯有意求
朋語海燕無心問世疑對景輕烟三日放多情晚
雨一燈遲西流漢水誰長在今古驚人謝眺詩

祝宜州蔡節推

鬱葱佳氣靄相望甘谷秋英滿泛漿筆掃六經傳
漢石衡平三尺表丹陽繞城溪水澄冰鑑插棠峰
巒倚劍鉞未擬霞標板自迴蚤從九里借餘光

寄鄭丹徒詠菴

燕社西郊無後塵，高梁橋畔草將茵。比來載酒求
鶯日，何異臨關得駿辰。仙掌新華開鐵甕，冰心舊
兆憶金人。海波東挽應能事，識取旗亭賀季真。

王巢父沈璧甫偕顧余墨海齋中酒行道故
各投佳篇賦答

曼曼遠道見深情，空谷翻令百感生。墨洎幾經追
亦好，紛拏始悟拙相成。寧霜自傲蒹葭色，問月同
敲杵臼聲。欲笑飲人誇不朽，兵厨今夜爲誰傾。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七

擬送吳去閒先生奉使秦藩

天家一派授圭時，太史西臨玉路綏。世共黃河蟠
若帶，恩從白社賦如絲。池邊蒲葉秦封在，嶽頂荷
花漢使知。好趁融風清驛道，早同雅樂待延吹。

其二

集靈宮裏望楓宸，鄭重茸茅捧命臣。疑有飲冰寒
九夏，雅開設醴動三秦。雄文震澤青廂著，瑞色函
關紫炁屯。更及桃林開綵宴，遙將玉女度佳辰。

金陵西天寺同張仲玉吳君玉飲桃花下

共說江南二月時，地分禪境最清奇。四山嫩綠成
茵塢，一飛紅到酒卮。難坐遙輕官渡日，仙襟不
是避秦時。歌細細穿雲隱幾局，敲殘樹影移。

寄郭次甫

結屋誅茅江上峰，白雲芳草臥林宗。閑招青鳥能
傳賦，獨俯蒼松不受封。冠莫三淪還戀鵲，杖尋五
岳定爲龍。相期共醉宜春酒，坐聽千山送暮鐘。

心城劉年兄蕪權報滿二詩爲別

千里關門水監廳，吟成仍似舊玄亭。天官鄭重書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六

東井園吏造遺賦，北溟人在漢時頭。未白地當江
上服，能青畱遺不必摩娑。石日夜精靈伴使星。

其二

吳門世略傳中壘，京國分司控上流。此地千秋重
謝李，邀天十載合曹劉。毫端灑唾珠皆迸，局內行
銘簡未辭更憶珊。朝鈞在處一初頻，問水心樓。

贈友

寥寥託尚古，誰同地迥林。開漢晉風縱覽，神仙原
隱士。小兼文酒亦禪通，卽依嶽洞爲家好。况數宗

門近里中莫怪詩名猶在耳三山高咏至今工

酬袁公寥來韻

紛紛人代笑馮陵括盡還如脫手能異鼎何勞干
灼候靈航惟見一呼登解疑猶恐難輕借便醉仍
非得未嘗直欲冷然吹列子從風從我任虛乘

其二

赤碧何曾過眼鏡諸家今始罷招搖寧容塗乞驕
懷壁看破珠投學緯蕭海氣忽虛驚失谷春聲新
轉試聞喬只疑孤美愁天地漫上高丘振臂招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九

其三

幽岑乍挹九光明心肺先開目乃成推擬古賢何
坐位權從今會了平生英雄本色原兒女風雅真
聲好弟兄始信難禁歌舞意漫郎一往有深情

其四

姓字不緣公族著聲名漫拾武人餘若教饑渴微
君故縱讀詩書亦于虛雪亭前迎淮楚棹水江重
解秣陵魚流雲小閣逾年約破笋驚雷賦羽車

丁未冬遊瀟霍吾冲虛先生逾年得歲五十

憶壽以題冊尚能嘿舉越戊午逮耆頤指

矣余適假歸行者財悟索味靜者乃倍體

受余於此殊進一觀因郎君便問附見此

詩請以續頌

十年曾問鹿門遊賦得人間海上籌玉楮三殘烟
月老金天一壯歲星周嶠峰接地呼如丈琪樹當
筵醉卽侯還引貞松歌後紀小天門畔五株頭

哀又玄以夏五過我攜謝園賦贈又玄所自

得則以嵩爲禪云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十

穆穆如君事事能分門第品未相競按圖已識高
吟客潑墨還兼入定僧桐葉欲流秋夜露玉壺如
貯夏天水空村一榻蕭然下留取迴風贈爾乘

林陽仲明府見貽東原小齋二詩步韻奉酬

林光一帶冷秋屏忽踏荒除啓畫扇綬色纔分仙
令綠山容已媚謝家青鴈從甘雨車前進曲在迴
風葉裏聽莫訝蓬蒿來對調高吟端爲破沉冥

其二

秋風原上問藤蘿拳石村齋貌曲阿幽事卽于三

徑少慙心應以大田多野花紅赴隨陽鴈新酒黃
如出抱驚竟日淹留知不厭戴星能得幾迴過

王穉恭范穆其程仲貞楊仲房集小閣再用

林陽仲韻

畫裏何如閣上屏流雲去隔若開扇儘餘潦水能
爲碧強半寒松故到青忽出遠峰驚共指間敲殘
葉側相聽應知旅客關情思直送飛鴻入杳冥

其二

爲問空林可薜蘿倘然門巷也家阿量濠導水來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三

何少位石成山處合多豈有繡紋工似虎欣看筆
陣御爲鶯惟因此地全登林釀事成時君再過

嘉平三日大椿翁虞年伯七旬初度時方偕

老伯母就司李公九階於微而李公屬以

半年于役歸及茲辰得舉觴事于胥樂兮

履吉敬爲紀而詩之以備報辭

雙白同輿遠自板新安郡裏舞編棚遂教湖海藏
舟客來長軒轅煉鼎山開寄官司翻見性澹甘廉
養倍開顏持觴請驗天人事詩者何須覓九還

其二

子舍遙馳執法聲按方纔了已嘉平絆無公事饒
爲壽樂有佳兒卽養生五百餘程星下會三十六
峰杯底行欲知綵袖紅相映漢苑霜林滿樹英

其三

人中獨瑞斲輪師靜好仍頤兩鶴安几上春秋輕
萬戶階前雨露秀三芝海門宅與蓬萊近山郡堂
於杖履宜更值天家新玉曆閭陽流照萬年卮

出涿鹿望迤西諸山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三

幾來擁蔽未披顏忽爾褰帷一望間顧我偶遺輿
地考問人堅說太行山雲無萬疊鈞連勢幕少千
層劍珮環匹馬西風吾有約高臨玉井數重關

河間道中

客程猶在古河間拭眼頻回欲睡顏天白疎林時
作水草青高地恍看山他村注雨遙分爽近葉停
輿暫學閑總是征人鄉思急未言當夏苦間關

余延館虞君爾篤因借交今莊欽之屬四

月初度稱小詩寄祝

綵翰鋒中射大黃傾心今喜竊鄰光南椿未老非
圖史東箭無多有仲翔花發豈葵股作瑞人標水
玉皎相望溪漁也挹天門水進入文昌大斗漿

石巢舟中小星之喜卽事爲笑

暖律新陽十日開綺筵簫鼓夜沉回潮生青雀姑
溪月珠結玄龍合浦胎既遣雙成欣下嫁更勞阿
母祝高祿老伶若爲憐通德費盡胡經化不來

同杜退思遊金柱山用退思韻

酒載三江古渡濱塔輪風起碧波瀾疑開好地敦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五

前約似占清秋獨此辰客有關心多是舊人除真
味更無鄰芳蘭自襲看相笑再把青青誦楚臣

題杜文部斗園

高城射斗築園居百丈寒光玉不如秀擁林巒收
戶牖美多風日出圖書景緣信意裁偏巧樹以藏
幽韻更疎畱取芝泉明月色千秋人抱老蟾蜍

侍御馬千里迎太夫人于京邸敬賦二律爲

壽御史家陝西

時天啓初元

聖代朝元啓御符芳隣令子扼天衢新豐酒肆初

逢主洛水花與恰入都瑞作集靈臺上雀慈看御
史府中烏須知脉脉承懽處午夜青天一寸孤

其二

貞母恩推執法臣輕軒就闕拜絲綸冰霜骨節人
如故日月天門老見新袞職補餘裁作綵駕班朝
罷戲爲賓從人漫比春秋古玉女常尊百二秦

聞方時生新居成

柱後新看啓秀人開林初反客遊身駿名憶動金
臺市烏華仍輝壁水鄰里第雲霄誰甲乙文家龍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五

虎自寅辰故人獨信芙蓉業不是前番季子秦

壽某夫人

碧海宵臨寶婺光年年玄鬢搗玄霜恤來發緯長
孤室教就軍繻元一方古戍江門閑白羽新軒帝
里奏清商當筵試問傾漿酌甘谷金英好泛香

同金九嶼呂吉人郭仲庸登雷峰

金陵有約莫頻催不擬今朝看菊來度盡千山鶴
是客那能九日不登臺就使暫畱差勝別尚餘殘
照未應回秋容故作樽前態無數嵐光向晚開

登天柱峰

層霄嶽立萬山君便是南天赤社分望處誰尋軒
后日封中猶起漢皇雲精纏上界星墟接氣送長
陵帝脉紛復恐山靈藏異象也如青玉白編文

其二

嶽位宜尊最上頭芙蓉獨拔與天浮環騰萬馬當
軒伏背遶雙星入漢流向日珠宮丹籍在何年玉
檢翠華遊茂陵聖代應焚草拱揖名山自帝丘

賜綵堂爲杜史李公題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五

寒車近傍白雲飛岵屺重瞻畫錦歸揮手不妨辭
殿陞此身欣復侍庭闈攜將牙史新圖繡併作龍
門舊綵衣自識君恩遲愛日寧容補袞願終違

問鶴亭爲杜史李公題

痛絕寒廬一基宮驚來雙鶴遶雲中羽同唳曉衣
麻雪喚出哀哀誦夢風何事橫霄停遠度抵勞長
盼斷遙空青田不在松楸下弔罷翩然舉翰神

贈勞明府擢北比部

華省新推彩鳳毛姑城琴臥擁旌旄兩移近邑看

花滿一去含香曳步高湛露春濃還北極法星秋
肅借西曹從來盛代徵高第敢向河梁首重搔

其二

寥廓青雲惜羽毛閑門仲蔚舊蓬蒿自經題品參
模索遂傍玄言忽解發冀北何當千里駿人中幸
遇九方臯也知真璧非論報今日偏殘俠骨高

郭宗伯明龍先生席上有呈

弘文久已被陽春入座新銜瑞露珍地少樓臺充
別墅天留禮樂會中宸名如司馬知童子博可猶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五

龍籍聖人滿目紛紛咸楚望欲將前筇叩平津

其二

星芒獨見斗魁持三五橫斜衆曜靡天祿聲名還
素士人家歌咏盡黃離從聞大海能容細今信春
風忝自披欲數當年酬唱侶九霄黃鶴渺難追

予叨集生年翕天真篤契又託同庚昨歲賤

辰蒙錫佳咏更添一載予亦依律爲祝集

生正花甲一齡俱合嘉祐伏波故事而聖

恩新賜冠冕崢嶸卽稽首拜揚夫何能極

終歸點石知集生不予棄也

落木欣逢雨露柯生朝相傍百年歌自慙地遠蘇
嘉祐却羨恩新馬伏波綠借吳山曾放杖祥開帝
里更鳴珂野人獨有專伽梵一日輕參點石多

壽張封翁

鍾鼎門中接武賢獨將幽韻賦思玄種芝早薦甘
泉秀養樹還滋楚國年儿上一峰天柱立雲邊五
老石梁連不須更論餐霞事留取星文動潁川

壽詹母六十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壬

醉酒金英入座新雲翹玉佩綵危人早宜黃髮中
臺老兼作青廂外傳身鳥供靈驅還侍母鴻爲仙
御正來賓花輿設說家園勝燕喜遙將入帝閭

錢公永新第拜版使以春正轉黔中餉便道

歸里壽太夫人敬賦一律贈而兼之以祝

馬首青塗出帝鄉錦衣特藉倚間光龍池纔薦仙
人宴鵝舌新歸漢使香萬里有春回貴竹兩年如
夢見滄浪相期莫戀翻離句歲歲君恩永北堂

封太公何年伯以丙寅歲七十開泰越明年

冬履吉歸自嵩少適令子代巡敝里乃介

一詩寄申方至之祝云

江左南山祝又初季方新叱採風車起居御宿懷
中簡定省華陽洞裏書已錫五雲開垌野更榮雙
萼挺軒除當筵未歎登歌晚留曳青霞少室裾

鳩茲橋

不信今朝攬客思濛濛雨亦渭城詩衝梁水似煎
離滾上瀨船如戀別遲吹入魚苗風正起泊於燕
尾磧邊宜連天浩渺襟懷抱須醉蓬頭側接羅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壬

湖口逢普陀僧唯一入楚

把柄相逢及石鐘補經雲片幾重重看成南海蓮
花種來削黃梅祖地峰細說扶桑常寺景旋分蒞
萊見山供可知此處東林近續取三生白社蹤

道士泚

共指高真化翠微蒙茸也似九宮衣染深霜葉黃
冠老吹散雲根紫氣飛楚地巫陽偏代祝漢家太
乙罷招祈雉餘和尚江東港又寄長濤去不歸

虞伯醇夜話

對几支牀語乍窺墨花水氣迸淋漓情深玄草疑
人後坐老黃梅厭雨時風有雄雌差自擬馬非牝
牡定誰知高秋送爾乘槎渺仙侶金臺有所思

陳行之談鴈蕩龍湫之勝藝藝神飛因爲一
律以當臥遊

羣山浙下鬱巘屹盡入東甌郡裏看七十面峰攢
大壑五千丈壁挂飛瀾鴈翎春日歸來夢龍骨終
年洗不寒翹首因君添想像何時放杖任般般

集余郡侯衙齋之合清亭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无

風流北海一閒筵雅集合清禮數蠲牛耳盟高詩
裏伯麟符押罷郡中仙疎梅有態將烟晚落木無
遮得月先應識龍門懸署第何來二仲狎尊前

蚤秋邵道卿過鳩茲謁項虞部書來賦答

三山三月兩徘徊揮手殘荷已暗催幾度夢魂鷄
唱後數行題字鴈聲來帆過牛渚何相避眼入蠡
江好自開莫問烟花客易醉新篇應借項斯裁

別成長公次公還魯

芳蘭秀出兩寧馨黯入驪歌且罷聽光動聯珠方

代月氣從分劍不占星馬迎岱岳雲兼遠鴈去吳
江影自冥肝膽但存天地濶不須塵世問誰醒

呈中丞宋老師

蚤聞金馬籍中搜按節東南領上遊七郡冰霜先
百辟一時鞭弭自千秋席前照秉清霄徹匣裏流
虹野霧收漢主代來思夜拜平津高敞屬君侯

其二

鳳苞久作明時羽烏府今高執法臺仙掌光凝三
竺麗冰壺遙映一泓開極含練影吳門近鉅戟風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无

流岱岳來此日龍門欣得御帶中狂簡借鴻裁

其三

誰傳封事入朝頻祇信迴狂百折身露簡自來雄
鐵筆霜臺原不頌金人應憐暗室臣心苦或博明
光帝鑑新就使匡衡愁直道也餘公論在朝紳

壽曹元芝侍御封公

叔通設道隱儒冠要作天中古宿看家授一經題
柱下檢分三秀領臺端杯承華掌波凝紫籍著瑤
陵字盡丹偶到都亭欣奉御吾宗應難綵扈歡

壽劉利津年伯八十

天都太乙隱名賢膝有元方御入燕百歲錦堂傳
壽母八公鴻寶舊昇仙帝鄉青雀何來遠海國花
驄適報旋一曲金門張廣樂閩陽長結大椿年

其二

何知天意與人從五十年來瑞事逢聖主泰壇開
壽域老人南極應泰封冠同鐵柱偏思鵬杖到金
臺信是龍濟濟鵠行齊綵戲婆娑應許雜吳儂

博望山人稿

卷之四

七言律

圭

博望山人稿卷之五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五言絕句

水玉山房雜咏

有引

仲秉社長知余以總角余於時卽知仲秉有山
房號水玉但問得水玉義取塢中山水則虛擬
一詩仲秉悉父兄子弟文心意匠數十年離以
嘉名亦十數條又將謬屬余寫生手余不覲面
而識之語固不親也乃白嶽之招迄今不得赴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五

五言絕

一

何緣徑造山房仲秉曰凡寫境者有覲面摹擬
兩家覲面者具山房之神情摹擬者竭爾自具
之神情竭爾神情之具而山房之離合可無問
也余乃思古人繪臥遊皆非必前遊其處元亮
記桃源亦桃源漁郎之口耳至如離而什之箕
簪谷三十咏坡老亦是寄去洋州且不妨以月
落空庭解嘲千尺也余不親山房固將親以什
矣什之卽以仲秉之略爲七言絕者十爲五言
絕者八以歸仲秉曰扶筇大嶽自聽天緣若涉

足問故人林居尋白首新懽終當不慳再于時
增竄數言果庶幾虎頭頰上之毛耶

賓旭閣

高樓警深夜坐待天鷄浴不信曉光暹都作紅水
玉

玉樹軒

覓竇疑沉闕如何雪四旁祗緣枝是玉虛室發瑤
光

小蓮壺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五 五言絕

二

身飛容幾尺身外等虛閑寧知此勺水而非三神
山

彌勒室

規取如九竅曾否無明照歡喜問誰緣暗中剛一
笑

曝書樓

三完漢武書萬疊長源卷七日曝不乾十年翻自
徧

團蕉

有壁書堂間覆蕉亦長物淨影不認身燈前無量
佛

會心處

是卉皆含語逢人各贈春試將如語卉領取不言
人

蒙泉

徒自尋山下何曾江眼窺月珠如欲掇惟有老蛟
知

小檻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五 五言絕

三

清源浴幽檻鎮日弄遊鱗若非貪尺素焉知竿與
綸

武昌曲

吳宮已荒草釜鬻漑何處獨有夏水生還送石頭
去

其二

春水年年換春風異昔看如何此楊柳幾株還在
官

其三

郎亭山下谷貯得漫郎酒年深剝酒痕窠尊非郎有

其四

酣歌廣宴殘哀賦江南歆樊口出寒溪照見當時月

袁田祖持齋索題得三首

獨峰如屋屏屋在峰縐處不知泉眼來但送泉聲去

其二

博望山人稿卷之五 五言絕 四

空庭敲雪片木落知山面坐中潑墨人圖上依稀見

其三

已縱尋幽步臨幽若逢故何處泉雨飛杖底時驚

顧

葉孺韜歸皖題畫爲贈

片雨春亭急觴君別未能重將山水意添染雨三層

其二

誦響起盤谷泉吟度遠澗有聞若無聲欲言已忘辨

其三

疎木益亭古平沙覺嶼遠如置此中人惟應嵇與阮

題畫

林光翠空濕嵐氣重欲滴門巷與幽深何人覓行跡

其二

博望山人稿卷之五 五言絕 五

一色青林好青於雨後多濕林不沾徑欵欵數騎過

其三

弱縷迎風舉漏石中通許因風縷自穿借問天孫女

女

其四

山怪雨餘近林如沐後真分明密葉下行過白衣人

其五

望客如望雨有酒不成酌臨泉看小溪幾度更茗
淪

墨梅

長風正吹人古木化爲鐵一花天下春萬里江南
雪

月窓

青漢橫簷瓦斜穿月色下只此半牕光別是清幽
夜

其二

博望山人稿

卷之五 五言絕

六

樓高低暗壁輕風帶秋早孤月透牕櫺屋裏寒光
到

其三

風開一扇牕索摩一片素隨意繙舊編照見幾行
註

藏雲山房

有壑能藏寺看峰俱入樓雲邊雙嶼起天際大江
流

博望山人稿卷之六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七言絕

桃源洞

年年花浪逐閒春豈解耕桑辦採真何處望夷灰
斷火空山馮占避秦人

其二

一勺靈源伏磴穿想隨香瓣徇僊僊若教鼓枻餐
霞宵只是春山過雨泉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一

其三

田園誰解夢遼遼天上人間比不如合是一般癡
透骨通槎漢使武陵漁

其四

櫂舟恍作遊僊夢遼遼翻成異代逢不使長竿與
興廢白雲千載抵秦封

其五

花開不信有人行鷄黍聊傾避世情聽說鄰家尚
相慰已閒馳道罷長城

其六

煙霞種地絳桃村
嘖惹飛花扇洞門
空鑿武陵舊津口
蒼藤噴雪暗朝昏

辰溪鼓吹曲

別幕春雲萬竈低
鈎簾平挂百蠻西
龍津橋上高牙府
挽洗爭言戍九溪

其二

狼烟開處足安厓
日暮悲笳十部傳
若地包茅消不得
新教全楚割金錢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二

其三

急檄傳催司馬門
三年秋燧減朝殮
鐘籌且爾愁南顧
直北何人虎豹關

其四

蠻溪花信少風過
赤羽飛芻見碧蘿
曾賦從軍青鬢在
夜深杯酒諧饒歌

冰玉山房雜咏

有引見五言絕

冰谿

丹嶂流春雪自湍
鑑清肌骨覺疑寒
若非吐溜涓

涓活常作玄池夜
結看

玉屏

展來高岫紫霄分
積玉何煩斤斧文
獨有聞風屏不得
回頭吹起白蜺裙

凝碧樓

水林交處愛吾廬
半割瀟湘帝子居
却併雲天俱一色
儘教分與四窓虛

躡雲廊

山雲宿處山廊封
百級關開雲百重
劈破桂根雲博望
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三

際合天香靈跡爲
誰鍾

有斐堂

如君宜有此君堂
特爲君歌淇澳章
只比人間金玉好
不知聲價出簪簪

漱潤軒

西江吸盡沃猶焦
礪齒難堪且桂瓢
但取羣芳歸學海
漱來司馬渴全消

文明閣

閣上曾經隱少微
文明題處識前徽
斗牛東射靈

臺見夜夜文芒百道飛

吾伊所

置山先置讀書房更取窓前竹幾行竹裏讀書聲
自悅空山寂歷道心長

時享亭

深山何意獨藏舟莫朔溪毛采卽羞一自樽罍陳
六祝不知雨露幾春秋

寢成室

仲月嘗新薦罷時寢成不閉思遲遲丹青自肖甘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四

泉室未及文墀寓玉鷺

南天寺訪松上人時有新安之行

幽林一水自縈迴修竹垂青面面來獨啓禪關問
飛錫幾時白嶽挂瓢回

山行訪友

虛堂襟帶水雲斜半是湖山半是家爲探門前芳
草意喬枝已放兩三花

美人顰心

朝開金鵲試雙灣的的并州上臆間爲夢燕霜送

君去叮嚀猶記卜刀環

金陵有感

浪逐閒雲幾處來東風芳草自徘徊儘教鬪麗降
春色不減孤鸞一寸灰

燕來

墨落空梁半掩塵重來軟語怨青春可憐一樣雙
棲地不見同前看燕人

其二

秋去春來如有約生離死別見無期玉臺已作經
南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五

年冷腸斷開簾看燕時

藏雲晚步

淺深叢綠隱僧迦過雨新泉出徑斜獨倚山門看
歸鳥幾羣掠落白桐花

夜坐悼逝

長夜深更影自憐孤燈暗月半窓前誰知舊日身
邊事都作肝腸百沸煎

無題

雲翹花院占春秋舊部青門大道樓抵老眠蠻

作繭琵琶多少訴江州

其二

百丈黃埃樹自珠常將姑射貯肌膚獨憐楚岫歸
雲冷猶問分釵記也無

其三

濁河無蒂結青蓮天女維摩自解禪歌舞排場拈
得出一般玉篆受金泉

其四

兩都佳麗合平章湘曉秦淮舊國香肯使陽阿空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六

帝里特教聲價屬秋娘

其五

前溪新舞簇如鴉怪底停鞭醉酒家須識夫人眞
姓字教成弟子總宜花

其六

碧竿銷粉轉清疎忽動微音亦起予風味已從林
下看不須形管校蠅書

再二首用首絕韻

吟賞三河海月秋當年杜牧斷青樓如何蹀躞

遶水故問人間劉豫州

其二

輕綃一幅淡於秋初月驚窺子夜樓顛倒桃源花
節候幽窓潛伴唱涼州

題畫扇

青郊閒說畧家林引領遙生天際心擬就烟雲圖
像想箇中幽意許誰吟

其二

挿竹披榛翠嶂環想來草草亦高閑洞天無數饒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七

揮灑不識身圖丘壑間

其三

不用觀濤八月天袖中海若亦成連清泠浣退維
摩豎翻出團團水墨禪

李經之蘭譜

畫葉裁花墨未乾胸中自是有成蘭晴風潤雨無
人會應付靈均著意看

過李元美高齋

入室清聲洛誦多招攜同挾竹林過由來樂令玄

兼酒欲借高軒賦一歌

長安秋早寫寄君御先生

涼風一夜洗緇塵放出秋山雨後真寫寄太行鈴閣裏武陵添得舊溪春

壽朝微上人

僧臘誰言歲月新一漚香海聽揚塵空林照出非燈月別現門中不壞身

寄潘水公

木落寒臯別凍雲幾層刻露數峰紋江天此外臨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八

風渺多恐清跡未似君

許鄰叟一書久矣寄以慰之

曾諾輕綃染素秋因枯坡老舊詞頭今來漫付雙荷葉爲及君身作臥遊

題秦京五清圖

物亦有求求其匹石骨清姿同此筆何爲五清石猶遺還與主人爲六一

題畫送楊文弱還武陵

沙落蹊成事絕幽林居况在百泉頭何人欲覓并

州剪已屬桃花洞裏收

題海天壽域四絕爲黃年伯雙壽

石戶玲瓏九洞天星辰日月並高懸芙蓉峰極渾連海靈秘圖經舊可傳

其二

姚江襟帶盡成文蜃氣仙樓上翠氛持向崎湖釀一勺分明照出海東雲

其三

自向天都駕彩鸞蓮花擎向漢宮盤可知閭闔排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九

雲者鄧一經今柳一丸

其四

朱草無勞抱玉漿恩覃紀歲正重光何年雙馭來瑤島喚起金華白石羊

胡天岳司李爲汪闇夫畫葵花一本適有所

合走筆紀贈

回光傾葉已經時阿閣深依玉樹枝寄語武陵仙子筆飛瓊天上怪人知

壽張問夫母

一亭涼雨碧梧疎形管新開琬琰書璧月清江照
孤緯千秋人抱老蟾蜍

爲張兆蘇題畫

吹散長烟見碧螺纖林片片點澄波穿蘿人去秋
山宵半嶺回聽鼓柁歌

題曾肖東雙壽冊

靜好堂中兩鶴齡花棚釀榼坐相仍由來居室饒
能事不羨僊人拔宅升

過陶名卿湄園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十

細雨全教草色收新楊如縷眉樓頭檻邊山水圖
中記未論雲裝與臥遊

贈程若默

阿大牛郎若最聞尋真不問白元君惟將祖德推
程典簡是藍田百代耘

戲張文若

已許中宮占麗華只回那復鬢如鴉葡萄新押麻
姑酒始識君家博望槎

題畫

嶺全披威鳳翮夾松如攫怒龍拳高低不刈樵
青長疎密交鋪翠黛鮮

題王近玄畫面

原水長條縹綠回丹柑紅萼數株開垂絲不綰雲
簑釣坐待流花出洞來

題畫

重螺新黛雨收初密葉全教水氣噓說與清冷人
不識野夫自領一窓疎

聽曲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十一

一聲拍板振霜華四座銜枚寂不譁齊到曲終評
七字虎丘石上打師家

將出都爲戴魯生作小景

京塵何似故江鄉近岫高林列幾行寫到凌敲溪
曲處一天秋雨打西窓

作小景有贈然此語已三年矣

浪跡東山一諾曾烟雲忽動興隨乘衆山響處雲
兼過做却清歌一疋綾

題陳仲恭小像

曉竹天生磊欲飛且馮泉樹自相依偶來丘壑非
藏處况肯浮雲入世機

宣州關郡侯入覲葛子持卷索言因拂卷光

素可染輒落幾筆卽識其意爲二絕

五馬駸駸指帝鄉清冷惟帶宛溪光如何半幅雲
烟意添累圖書一束裝

其二

誰言北斗在天班臥理應存夢寐間留取輕綃音
動處他時如見敬亭山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十二

識畫

四天約在群蓮下獨閣高臨衆樾顛閒出長橋西
響屨幾聲踏碎雪峰泉

徐昭質作畫寄秦京偶識

珍重前身好畫師茲音惟許臥遊知還將半幅發
溪素千里遙同叔夜期

題汪園荆山亭圖

斧開黃石負成山就水盤蹊險置閣借問西京洪
谷子此圖何以落入寰

對雪作小景寄客二絕

思君歲晚掩空關點雪輕和墨一灣起就梅花弄
寒遽東風吹入五原山

其二

更馮幽夢寫吹臺此地烟林拂素開書去雲中題
去壁剡溪今夜是懷來

曇壁上人以法語見投答之

雖然誰道足音空夢海醒鄉總戲鴻五月江南梅
雨滴半龕回得耳根聰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十三

其二

移來苦竹隨成譜長就甘蕉也善彈襪裏但畱安
線處髻中休論信珠難

文殊菴吹壁間遂畱雲松上人

一聲橫玉破暝烟正是穿雲白鶴還春到梅花僧
定起共畱石上試新泉

小修抵都題六絕跡余臨發而余已至相見

欲狂因共作胃臆語竟夜走筆聊爾爲報
未二語則使小修見贈可也

徑從甕口神思險相入毫端世界殘故國冰江燕
地雪燈前一夜月光寒

其二

高鳥新聲動帝闌門前剝啄句中人每車自漫千
年與不抵嚶嚶巧一聽

其三

對客偏驕小步兵新詩一舉四筵驚珊瑚典醉三
尺鐵紅粉囑呼十道瓊

題畫過墻竹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古

誰占空堦影許長傍稍低壓過鄰墻天風應識湘
中意就底秋亭拂石牀

題畫

高天日脚障雲岑樹色山山轉碧陰獨有飛泉盤
百尺數行如雪寫知心

題趙承旨畫馬

迴波宛轉迎雙鬣一尺青泥蹄乍怯欲渡不渡人
躊躇滿林蕭蕭風在葉

孟旋病起厲詩禁大署再犯杖數以自警與

至不覺拈艷曲體一詩見示因步韻爲答
詩云中心愛矣遐不謂矣可以得余意之
所存

帝所歸來刺鼠肝輕將脂口想珠丹三章自判蒲
鞭百猶說新詩似彈丸

與崔起九

秣陵天界城南寺寺裏菴門扁竹居恰對竹稍新
月上與君話出斷金初

其二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六 七言絕

古

別餘六歲空相憶忽把茱萸道故來怪爾談鋒多
氣色和歌纔是出燕臺

博望山人稿目錄

卷之七

序

贈大中丞周公擢大司空序 代朱直棣

大中丞曹公集書誥命序

王麟郊侍御六載考績序

賀郡侯胡厚庵入覲序

郡司李胡天岳考績序

四郡司李考績序

博望山人稿目錄文

賀司理胡繩武報績序 代

江水部蕪關報滿序

劉心城蕪關報滿序 代

贈邑侯郭丹葵考績膺封序

邑侯勞金粟入覲序

乞養錄序

卷之八

序

黃鯤翁年伯六十序

壽封史湯太公七十序

壽封君鍾紹翁七十序

壽石翁汪年伯八十序

南溪葉翁六泰序

管太公偕配劉孺人七十雙壽序

方太母趙太室八十年祖母八十壽序

劉母雷太孺人百歲序 代房師韓

壽湯母太夫人七十序

崔太夫人八十壽序

博望山人稿目錄文

李母六十壽序 代大司農

朱太母何恭人七十壽序

壽葛母徐孺人七十序

九如冊敘爲劉太翁年伯題

彭景從芝瑞冊小序

題宋比玉觀物之生卷爲李組修壽

卷之九

序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代

河南武舉鄉試錄序 丁卯科

河南丁卯鄉試齒錄序

江左觀風錄序

江左得士錄序

河南觀風錄序

兩河徵才錄序

合刻楊用修先生書序

重刻齊山志序 代

太極洞經序

博望山人稿 目錄 文

三

易直指江左漫言序

李氏重修族譜序

孫氏續修譜序

銓政小述敘

卷之十

序

王氏忠義集序

陳仲雍苜蓿齋集序

賜綵堂問鶴亭詩冊合序

元靜初中丞散人齋詩集序

申維烈古香齋詩草序

李渤海四品稿序

青山詩草序

郡丞梁澹寧學閒草序

方人卜姑孰小詠序

司理胡助之詩序

劉燕及遊草序

李元鎮檀樂草序

博望山人稿 目錄 文

四

程凝之詩序

王巢父詩序

盧原父秋聲序

崔鶴蒼塊魚草序

畢疑耀橫槩篇序

題袁公寥道山放言

頌帚三集序

端淑卿綠窓續集序

卷之十一

序

胡助之生生園草序

羅澹研制義序

鍾木仲制義序

薛仲發時菴序

涂易倩詩菴序

貢軒制義序

楊尚賓近草序

瑤樹齋制義序

博望山人稿目錄

五

沈巨山稿序

鴻儀館近稅序

方時生芙蓉近稅序

寓言敘

題循政錄

書楊直鉅問刑略

卷之十二

行狀

先府君雷州郡丞公行實

先母徐孺人行實

慶成先弟兄狀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斗崗曹公暨贈孺人

母唐氏行狀

蔣太學行狀

卷之十三

誌傳

誥封中憲大夫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王公暨元配累贈恭人耿氏墓誌銘

博望山人稿目錄

六

查屏山公暨元配王孺人墓誌銘

少渠徐公墓誌銘

明太學台石陶公墓誌銘

明誥封太恭人楊太母年伯母墓誌銘

郭母徐宜人墓誌銘

中翰吳公墓表

傳

陳君鑑傳

程母咎孺人傳

蔣母汪孺人傳

卷之十四

記

前雜遊記一

前雜遊記二

前雜遊記三

前雜遊記四

前雜遊記五

後雜遊記

博望山人稿 目錄 文

嵩嶽紀游 丙寅歲

李太白先生碑記

紫陽祠置田碑記

代某直指

重修京糧廳碑記

太平府建關濬河略記

駱胡兩公生祠續記

太平府重建平政橋記

太平府新遷理刑廳記

鄭公橋記

魯港平治石路記

蕪關室園記

五臺山金燈寺瑞花記

卷之十五

祭文

小祥爲先府君禮佛疏

遙奠韓太素老師文

祭亡弟慶成文

祭同門李元鎮文

博望山人稿 目錄 文

倪孺人誄

卷之十六

雜著

警鹿說

在辰陽家大人命作

伏鶴說

續棲賢社題詞

祭圩神文

毘盧閣成告佛文

龍心寺毘盧閣募緣小引

題重修瑞竹堂募疏

淨居院募緣疏

行歸德府永城縣祀陣亡鄉宦王三善入祠

行汝寧府祀解元張自立入鄉賢

行開封府尉氏縣祀縣丞陳登入名宦

題水心樓記

題崔鶴梁訓子說

題周文川冊

卷之十七

博望山人稿 目錄 文

九

雜著

左蒼嶼還桐索書陶辭跋之

爲羅澹研書長公賦跋之

跋懷素真蹟

吳晃臨荆浩畫跋

祝枝山草書跋

爲張二無跋畫

跋沈石田畫祝枝山草書卷

又

題范寬畫

爲宋比玉題草書作氣如白虹四字

董玄宰遺墨

書張葆生臨家藏會稽書屋卷

題虞伯醇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畫

題畫

題文啓亭書畫卷

題文待詔畫

題虞伯醇練谿螺黛畫

博望山人稿 目錄 文

十

清聽齋銘

像贊

朱方來像贊

贊羅伯倫像

沈璧甫像贊

李錦衣贊

黃元龍像贊

林太翁像贊

田枝鹿像贊

徐空生讀易圖

徐空生幼時像

題梅見復小像

博望山人稿

目錄

士

博望山人稿卷之七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序

贈大中丞周公擢大司空序

代朱直指

大中丞周公鎮江南五易歲今年秋廷推公大司空常伯當得代行會江南稽水厲公所條上與若屬約次第舉行皆以綏澗升辰始而推報適與時偕乃公則何以當此遂行也江南填節與它中丞異以畱京駘蒞之靈不盡如它中丞有事號北構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一

胡南桂越其駐提海上風汎近在二績紀而遣尚書重臣開府江南理水患則永樂初岌岌矣地身既斥下不能仰受淫溢故便爲偃豬所蒔爲三吳芑粲尤操西北芻輓之緩急勿論緩急西北而以偃豬我駘蒞卽舊時廷唐實式憑之何用勞苦中丞也以此視構胡桂越孰爲可撥麴也古九惠師職之政動以有所循習故事雖爲賑卹不必嘔心主者方五月水央建七省之上覆委我鄉我里而整爲公計者誠咻咻而嚆不卽望洋稱徒駭已不

過署疏馳請蠲折乎莫必也必矣而獨不能併明
年折不能額見在不猶之呼逋問水濱乎馮夷君
橫而忍甚所過無不浸沃州爲甌脫有三吳芭祭
莫適爲蒔倘料單赤而督以鍾役內望梅於糠粃
外移山乎覆簣其卒引空原以澹西北邪公計于
時旣未有前會而部議又不相遙矚乃憇遺一中
丞與帶脇郡縣耳亦曰無治法有治人與我共此
者有良若屬在官得爲與良若屬勉矣民得爲與
良若屬勸矣有如糶糴哀給踏給諸類但取僞塗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二

克件誼非同室纓冠則亦安能人代之胸腹自今
例小宰爲解式不憚如校簿以待苟無愛頂踵寧
有以蒸人聚泣而拱手徒駭畢太侵哉爲若中丞
者非長子孫乎茲土以舊鼎廷唐故不忍令甌脫
累我卑赤而以煩交勉交勸益手諭具文相望郡
縣敦一議未暨莫不檄先之矣則胡以遽推公也
勘諸藩有苗如江南乎無有旣知微公莫與撫上
國謂空用前年丙戌歷任事例于公觀起懲厥成
豈不愉快奚以旦夕德賞爲者此江南子遺則胡

以能聽公行也計此去聚族而視有得腴腸膾炙
者則公之著爲格在乃不獲躋公稱兕而想像於
畏壘也卽公亦何能當此遂行也事宜尚付郡縣
畫一尚付來者滿目欲濟未蘇若不能無忘須臾
得見公雖欲爲返馳典不得當有愀然不釋於行
者矣朱某曰子讀公救荒事宜知公急民急改歲
也去秋公先疏東南星異沴乃在水今南中天異
又見告矣以三吳疊耻西北不先於三吳自破甌
三吳也若復數千里兩年茭牧之空白畫爲厲震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三

驚我駘芮詎止偃豬邪患又寧在海上風汎邪以
官勞官義主聯以民施民義主輯以窮民招營窮
民義主銷渙形以銷弱形矣夫中丞誠不家子孫
於此又不如他中丞有事胡越輒寶鏹文繒之赫
赫也起卒至之應而不求聞憶如結之忱而不求
德蓋天實性之矣朱青會河朔水苗富鄆公勸活
萬人卽蒙大拜兼宗伯今郡縣三輔與京東重十
倍而藉公熟慮以詔嗣續較所全利固非門室之
辨者可窺也予承乏南來日觀水異與公苦心哉

諸安昌杜鄩何惟改歲無虞故德之深亦誦不啻
口于公行也郡公某某等載明德合徵予言爲祖
辭醵公乃予于公五歲中實績不具書獨囑囑
苗者以志江南不忘公莫茲爲烈當筆藏之爲大
臣保民實政考不但如仰德音稱治國中已也

大中丞曹公集書誥命序

中丞公往起家版署時履吉爲同舍歡銓司推公
守博平大司農倚重如左右手屬客擬借畱章恐
不當稿數易最後乃以屬履吉蓋履吉所悉服公
裕軍國大計久矣已公秉憲齊魯果盪運妖東省
綏靜公往來積遷其間亦歲深及紀新天子卽
位逾年嘉公庸晉鎮節鉞江南爲豐芑半壁易潢
池而未續綱繆所至以不見爲功而諸所載在司
封應得奏請推恩光先世如公所累官亦咸有加

周缺公盡裒綸言取右軍書離之石復走祈素所
厚善書家各以體附焉寄履吉裨識之夫此典所
重在制辭與先德其書則中秘之珥筆者任之例
不兼書名也近乃有什襲綸軸不敢襲而別集晉
人書時賢書廣以石本者有唐之世去晉爲近李
陽水之篆書韓擇木之八分書天下欲傳其先人
者必待以爲榮諸大臣家志非柳少師書人以子
孫爲不孝如朱巨川之告身而兼徐季海顏魯公
二手乃知尊其名尊其書正所以尊王而尊親古

人用意繼起而師之良是公之祖若父世有令名
居里居官雅如鄉先哲陳荀公祖母暨母氏兩世
共姜洋洋伏闕旌揚具備當制詞臣不下有唐張
燕公陸敬輿吳通玄諸大手名德名言慷慨互重
固已靡徽不揭靡幽不宜公忠孝永思作而俯仰
息而寤寐已無遺憾於是而更得如右軍魯公者
和墨濡毫其上天壤間有盡善加此者哉羊欣謂
羲之書不一體所論猶淺李嗣真評其見義成字
非得意獨研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如貌忠臣
博望山人稿卷之七 序 六

急提江東之銳親雜行間北渡日馳倍司馬法爲
各路撫軍倡先是客謂此行利鈍難言空先遣盡
室還而後身從戎公正謝之此何時也而問家雖
愛子二豎伏床立鑰鈴閣不反顧途次緘題可手
言到履吉列在師中狀履吉起讀數過併讀誓師
諸文告感公精誠上通於天淚承睫下不能已雖
天子重根本有詔振旅旋然公已不啻援桴鼓忘
其身已今國殤未返旬列前垣 聖明思帷幄廓
清其以方召良平合倚公一身今日之事了此者
博望山人稿卷之七 序 七

必天意所念之人正未是遠履吉故以此事望而
歸焉此後龍章特進又在大烝景鍾間而是誥石
尚少履吉恭書一通請於此補之夫履吉學古人
不成安敢與當世書家爭後勁抑是公起家時所厚
善終不遺則可謂云爾已矣

王麟郊侍御六載考績序

今上御宇久神明單赫於殿廷論納之選特加恭慎而獨徵前埋輪之使於籍於是下堂催爲間刻限狀甚切時則我王公自巡江左訖未還臺而西而以逾限聽當世之議者且四年餘矣忽奉嚴旨強起星馳以入臺中諸公傾接如覩漢官如聆正始以爲不可一日不在朝堂之上而公先以江左差不得服三載考者茲又當論成而總上其績於是臺諸公咸稽首賀以屬不佞修一辭不佞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八

惟御史之職自補過拾遺外亡大持斧巡方振揚風紀其服考與諸司同而奏報之頻與諸司異計考至再則差巡亦往往而再而公獨以澄清天下之身僅借江左一使旋已里居深有年歲將無勞績不足以盡公而公亦若不餘於勞績者邪夫御史固不但以奏報頻異諸司也凡諸司績皆可循條逐款指計而僕數之御史昌言於朝有收採則以利澤還之國家按行於外有激揚則以清濁還之天下卽盟心獨矢確有自課地而至考績則身

亦泊然無庸雖六載數差欲以何居惟是以風紀之重論卽不出都城已隱然彈壓自効剏業已推擇巡方如江左重地也者公在江左也當戊申水滂後與七郡司屬約三章惟真實濟民爲急一時奉行無敢以輦輓應貪墨率望風解綬去亡論卽有深心藏巧者片辭直破肺肝如見至若數年酷吏力能得之輿援而竟不能逃於白簡蓋慈惠與神明並運而博大共嚴肅同操江以南餘風迄今如一日焉公何不得於持斧哉而必里居堅臥邪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九

令比以竣役入報必且別表簡書霜凝電掃發舒風操公當無所不自得顧寂然遠引依太夫人子舍晨昏之餘謝客却掃門內卽如深山苦約半類野衲跡其蕭然塊處殆若舉夙昔慷慨澄清脫屣而終身也無復戀而終不敢以所便適亢君命之嚴迫出而領袖班行而猶引偃蹇自糾委年來臺規應算之餽聽之薄議公之所以昭分諍而謹明志者何如也蓋論公於在差之績易而論公於不在差之心難也公天性孤植如李元禮自荀陳

外罕所接卽于時銓臺之長非所得論親疎稽中散有云冒陰可以無影而又雅得其淡漠之所適非有影猶將陰焉故論公處不在差之心微而安則論公於在差之績又直顯而淺者耳今士大夫立朝僉曰正直立身僉曰行素不知惟行素乃能正直素者已所大安一毫不掛之處行之故天下可往莫之或撓公以若將終身者迫堂催而出適鼎所親疎之影併碩果晨星了不可得乃益灑然於冒陰之心往而必伸天之應節而成公者微矣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十

而必拘拘云前登江左之車一差不爲少茲勸關西之駕課績不在多皆非所以語此公勉矣在昔虞夏之際明試底績而卽以九德官之至于剛塞疆義彰厥有常公持剛中之德按行反而居塞而又以其疆於一往者起而從 君上之義彰厥明試之常卽所爲載承以佐 聖天子翕受敷施之用豈特今日有休光於西臺哉不佞輩將指公里之三峰而日覩隆隆之躋其上也

賀郡侯胡厚庵入覲序

今上御極四十有七禩復當計天下吏我郡守厚翁胡公修厥正封上之冢宰咨御史臺覆考引最奏維慶典有章哉蓋先期而當蕪繁三使君有謀於吉也曰吾屬近戴明德不速卽戾裨及於歲事夫孰與謁而代之鳴意爲選郡左右鄰號能張祖辭者邪亡必若使君指也吉何人敢云近舍崔駟顧談相與有成如記里矣妄輒不讓於古有之夫古爲政者第以立於明信之間布之不窺內之不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十

塞至足也然而施斧斤則四顧易柱審音非通彼此莫適調之孔子讀詩至執轡如組曰可以爲政天下組柔道也柔以用執率是屬也故曰懷柔姑孰爲府隸九縣僅三疑不成子而風習日流吏民非故諸徼敝且什伯也公謂郡有組則邑與其執不有邑也其奚有郡故凡府多就府爲事而公則卽邑爲府事卽邑各以邑爲堂事而公則三其邑爲一堂事若裁冗役若酌馬政若蠲市夫罷里歇若講讀法則嚴博禁矯沈命則立保甲核會計而

清編冊培形氣而宣河道司瘠者毋譁閭歸肆者毋直官提圩者毋按鄉役驛者毋浮餼更僕而數有筆難旣矣則疇府令下而不邑利乎卽邑有彼善移而此因疇一邑利而不三邑利不閩郡利乎公惟日起就名課實問法求意雖生長此中茫茫端委而公陳舉如從十指輪出計其精已無餘而其念常若未濟公益以古之循良必非能外此名實法意別求通便府與邑執以相操則官與吏執以相凜久之更以恬以愉反卽懷之柔道固不出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士

此兼一時所遇旣皆真心爲邑復有何亦可匿而自愛推置故手勒期約月可數馳卽邑有狙吏胥得不時覺無輕借亦無復嫌而諸吏胥率望風于府邑之互嚴抱六案惟謹視鼎之徠敝又不啻什伯也夫當世賢者不少自賢又少信共事者賢于是不虞其非常而借手盡下則疑其太兼而藉名體要不知夫牧伯長令事寄適均而神明率作要有承仰則氣勢尊而推移力此爲以賢謀賢相執相柔易瑟柱于無猜而鈔斧斤於無跡者也惟三

邑分有一公而公身因備有三邑坐成上下明信卽政成而不窵不塞亦何足云漢制課郡守最其法以春行所主縣秋冬按訊而京房請得用考功法自第屬吏乘傳奏事今公業自第邑事有成而入奏覆下御史臺問以姑孰郡春秋所行主縣公則稱臣治郡亡狀惟是成在三邑不敢匿詔謂有是邑有是郡是爲真股肱則惟慶典有章哉履吉不能習張祖辭而度能代三使君鳴有說處此卽無讓或無較焉耳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士

郡司李胡天岳考績序

履吉不佞自束髮知州里事所及見郡李公皆能
口舉之顧論真實正職上下孚而遠邇懌維今武
陵胡公特異吾黨鄉較子弟蓋人人能頌言履吉
志焉凡監臨于江南者得盡其屬而檄之有以姑
孰李爲獨賢者不必事事獨賢也國家分江以東
六郡隸一臺使者而衷其解於姑孰部而行者以
月計坐而質會者以歲計迎之欲有當也入之更
有案也是之爲李最先且近若又最賢則無不受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十四

也是故明法飭令無與於六郡之官而無日不有
其官察吏安民無與於臺使者之事而無日不有
其事乃或因其重亢焉吾亦一臺使者何不飄
風疾雨督也應之者水火迫而真形遁又或以其
重徬焉吾自得之臺使者何以手縲指縷屑也應
之者年月遙而大奸窟是且將首六郡而階之厲
卽倖積三年而小考以何考邪公於庶言庶獄罔
不習而明之而其自課則甚嚴推事則甚勤殆實
從職業中有凜凜不獲盡心之懼凡大署屏坐與

詔戒左右日起有省無宵數遇諸所質會倅交于
庭先迎之何如而當更案之何如而確隨讀隨草
趣從事囊報牘待須臾判紙落矣不獨其筆膽也
乃身之慷慨執勞瘁甚憶踏荒一役移牒甫開趾
已遍金陵六邑犯暑履田間慰婦子役者少得追
焉而又念 朝廷卽停熱審何不可請之臺使者
邪及得請出卽上道馳所屬數百里釋無辜繫百
餘指旣旋郡中始悉所事六郡從而風之其視獄
也著爲教投辭入對不出二日對之日望見公早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十五

已消其觥剝及有訊無不自款也案亦無弗立成
者六郡重大獄赴臺使輒請署質之公亦輒署如
其請到亦輒自款以去雖應璩之官無停事朱博
之駐車決遣古今人何不及之有公益開敏絕異
者也宋陽里華子善忘魯儒生引與居室莫知其
施爲而華子逾夫乃知有意施爲者敏亦爲忘也
公意旨溫滿夷粹絕不知投袂振臂馳驟風雨以
喜事鳴第其求盡厥心不厭手指縲縲以幾備采
之成夫是自不必矯遺忘學開敏而真實職業自

天性之者自天鑒之自天益牖之人情寬急利鈍不一至於有倚卽副有移卽報而寬急利鈍之情有喜無忌無不一坐見公有六郡之官而不名其專兼臺使者之重而不疑其市而公益得發舒其于將騏驥以收立斷立至之用公到郡先屬直指武康駱公已屬榮河李公皆未久去嗣乃屬今麻城田公性博大淵遠曉暢名法暨所直利病凡規則爰書上剖數語率洞出人意人亦多奉不及公以粉榆故有叔夜陰影之意不欲自暱近獨持職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七

議合處立斷立至無不銳相成公自應激報于知已無所解而田公心賢之無以喻則數衆稱之曰敏司理諸司理公出而號曰直指公定評也履吉婆娑諸公間聞此語熟復何能仰讚高深今八月驅車到北矣公適以考三年績上銓司引奏天子詔授恩階履吉敬稽首于當制詞臣頌法孔子曰敏則有功雜引左氏曰乘君命不忘敏室有後我姑孰李有焉倘以備王言之大

四郡司理考績序

蓋聞之三典布刑原周官之節三載小考用正職之訓要以一人一術位有宜於獨稱各地各時能無嫌於相掩斯卽肺石平其郡閭閱賁其庭猶之顯分寸以常流未覩會離階而作頌也維江之東隸區有六秣陵體殊京兆皖城地渺上流而茲天都九華宛溪姑水襟帶鄉聚冠冕神畿吏事互親稽會相比爰求績効則郡李爲難蓋其地有南方沃土之名反以積沃而悍處院道法行之所反以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七

竊法而頑或一人之辭而經諸李之案或六臺之牒而併一李之庭監御旣繁控揣無朕難定之是非全委不明之恩怨俱叢疇謂刑名而輕首善而是蒸蒸四仁公者本鄭僑之救世兼子雲之懿律來我三輔分典九章行令必知其事執義祇生于心各備五行而丹筆之恩不隔併驅一路而脂澤之用咸調斷雕破觚風俗知遷其頑諄景伏髮立人情亦革其猜疑兩儷之以得雙者爲治行之無雙合課之以不異者爲江南之獨異可謂明試之

會逢引奏之盛事矣乃推原本始觀成今日奇緣
倖遊尤可述焉鼎丙之春同升赤芾一行作吏分
策繞朝胡以四郡李官時當齊缺以待新籍之除
以作墳麓之合邪及其論次謁授爰有後先別里
到官亦多近遠胡以申呈會政巧候如期絮度量
以偕程胥乘傳而上計邪且夫投芻爭鳴騏驥不
免同盤莫助骨肉猶乖何者利動則形分勢倚則
善背也而我四仁公精氣渾周才能雅戢甲乙或
商其變空朗不雄其成交讓交賢操至誠之必信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六
密聞密告無微隱之忍欺有來公役則合署而棲
有入公謀則聯板而對總之唱喁矢志差池靡端
此從來同事之侶稀聞一等無着之親未見者也
若夫庶愼克咸更僕未徧試即新舉二事以繁協
忠有如弛熱禁而謫經年沉錮之冤蒼全書而甦
頻歲加編之因此雖德總歸於烏府功不紀于法
曹借非四仁公精白規條旋已異同杓鑿由此言
之一德獲應醇氣告成懸缺以俟偕臨同辰而賡
報政明彰美兆聿符在今必矣夫神聽和平著稱

伐木帝巡敷奏厥有旌車美符既昭恭熙斯慰自
是而徵竿課之連翩賚芝檢之赫奕豈所論昧質
而倖靈子芳而寡和者哉履吉里沐五易星霜以
併幪之有年遂耳目之加核屈茲陟最意分賦之
難工幸際昇階倘彙言之易見援時著姓猶卑慶
曆之賢切古同倫直望姬文之友偕留職志俟祝
賢人先竭蠡窺恭疏短引云爾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六

賀司理胡繩武報績序

代

國家制列郡稱外臺其翼爲明聽尤毗于司理則議久任以需成服三載考故僉烝烝焯厲期當財叙格然而居是理無分寸銅墨也以此得爲之符枚績書而計之何容易屬其界轄僻而府居高猶一文無害事耳近者江南地以畱都重而姑孰郡尤以輔地重置若屬者且與三選七遷等郡視列郡卽邾莒也若夫臺省部寺扼臨日檄相望則無不走諸郡理郡得北面卽三彈九邑也若夫直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三

指駐節坐鎮劃隸七郡奔走奉不及則無不倚諸郡理蓋凡府事標末多以理爲委而江以左爭以姑孰理爲委此于聲望寔峻于窾會寔劇以浮沉之浮沉詘矣以陰陽之陰陽詘矣將願以周容而調停清濁非所以素也如信以鉗忌而過任鞠錄不可以廣也乃終用枚績書而成之又何容易惟我代郡胡公之善是任也公以九宮方聞秉衷誠之度起家理刑姑孰郡至則範凝簡肅嘿含四時及卽之盎蕩春溫如化敦萬育方蒞署時署故于郡

稱執法他所訊造猶有時若操陽鱗而進者數輩公顧謂法法者自法期于鋒氣略無撓薄乃唯吾所得行而藉若以通是無其染指我邪去無所事茲却望堦前一片三尺水壺也會前郡守去移視篆事逾歲其介益甚操益瑩雅以政清故事滋省畫諾放仗而外卽啼鳥人稀矣所庭鞠明允旣孚兢吐望風之款曲不得請請乃不得直縱嚴勢利且無若之謂獨何以殉強項而奉嚴勢利也人跡此或見爲難與公而公宅意寔則本諸寬平恣其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三

洞霧可以秋毫莫闕乃不肯以姦其渾局有開口必出肺腑遇援拔必竭心力又類慷慨義俠之流用無論若監司若闔屬以至生儒氓庶油油神爲傾意爲德矣古今才艱通方官歎適器語云不治見行不爭越言謂基醇政者而乏實在風骨風骨矣故以絕爲清弊更出無徒逮其賸亦還受之令縉紳籌世務轉而偏取狂狷禁不完矣則奈何以當郡理公之廉以厚裕貞以大光蓋其無不室之也則惟其有之乎茲且具績入告考功氏考功核

而引之陛見將藉手以覆于 天子曰幸承明命
服輔地郡理臣奉職狀或以 天子神聖寵靈庶
幾務滋德化爲苦心若職者勸則必有殊錫待治
行卓異者嗟乎乃于茲益識今昔職守難易之校
也兩漢有決曹墨曹但主二千石法郭弘贊潁川
止以用法平正北東海于公不朽今司理用法一
也以其屬當道推席按委凡一切不可詰之喜怒
不問雞有尸魚有王也而景伏髮立之疑則俱耽
耽環一郡理且不計浮沉陰陽雖清貞高持語嘿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三
動靜悉爲向來揣摩不釋之用視兩漢徒以平正
三尺稱難乎不難又况乎其難如姑孰理者也甚
矣公之惟其有也遂無不宐也則不佞之所以心
善公也不佞官南雍距公治最近得公最悉方不
啻其口會公自請考行其屬吾鄉友人當塗令勞
君暨蕪湖令張君繁陽令鄧君以無繇遠負羈縲
効駕則就不佞徵辭以贈僕夫不佞于公爲治善
美不具論論其成効所特宐異日紀循良者採而
傳之不佞且獲齒于知言矣

江水部蕪關報滿序

江公視蕪關權逾年服部考稱辦詔還大司空曹
事以需超異於是得代去諸商後先集闕者念重
失公而不得尼則爲之確貞珉繫慈惠以肖公于
俎豆間既專且備余邑曾大夫仁父母也以其心
惠吾民者推諸商之戢惠於公而不能捨有怍怍
焉則謂余昨以部假里居悉熟字下必有能爲職
志者爰走疾足而徵俚言以祖羈紲乃余不佞往
固有不愜于關事無從借筴而近得一創于公請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三
舉而覆之蓋蕪邑畱都豐邑上游也去龍江瓦屑
壩甚邇卽部院所合稽者足矣乃復置關而以條
例視荆杭於今不四五十年也國法輕而人情狡
已有難詰者屬瑞稅起壁分司而橫焉邑中剽輕
白徒居以爲奇輒私辜權爲奸利商與官不復責
對第從胥吏陰陽沒其貲而縱之比環司而伺有
鉅焉者亦以爲此奇何不可居也則於料價之算
報悉以身匿而與爲交關結識取署驗收如寄乃
匿既多矣因不能盈於歲課則課病而商雖與

匿也終無得省於料額則商併病主者亦心知之
無奈其盤固何而公則蚤洞此已公始謂閭商而
寓仁于課吾自可得苟商病而厚責其集吾奚能
爲且是什一者以急公也亦何樂不以足獻程而
肥若輩而吾赫然持部節有何不得明曠恤而令
待命于不可知之若輩哉亟嚴與禁令商以其應
抽自叩關趣得當去而所詭爲結識負匿者遠徙
無復進鄉者諸商所苦若或迎之若或秘之莫可
方物者乃今得望顏色奉溫籍豁然於省發之寬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五
而後喜可知也公更跡白徒中有大猾焉每蒞筏
艤關下時以計轉其文木大材雖遲月歲終不與
直及與論質其力又能巧脫去以爲嘗公則召訊
而扶逐之使不得占藉以恣復逞積來窟穴一朝
蕩除而商人灑道之費與夫筐篋之藏于焉乃獲
無苦矣故比年再大侵而挽邪許至者益集課未有
通盜不以巧征敷國而以釋苦敷商去其蠹則源
自清源既清則流逾長通估制盈道誠莫出于此
也余不佞昨已欽公天真靜密負綜略鉅材卽委

蛇所司養聲名于竹頭木屑室無足侈言又晤南
來士紳率道公日飲蕪江水亡何爲念兩腋清颺
亦是自舉事要未足以槩公而至所聞于蕪之子
弟則又更指遼文較藝嘖嘖于網羅薪樞之間余
皆以爲取暇自公而非所語于鋪菜也惟是計先
剔蠹得自目擊者大禪于司事竊以快其愚而附
于識小之意夫余不佞則何敢任爲張皇蓋昔者
惟帝命禹爲大司空禹曰念哉惟六府事惟董之
用威今關市食貨志載六府正上爲國利用下爲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五
商浚生也不有威也何以去蠹公之經識淵源可
以知其所存矣遂書以報我大夫惟所稱而進之

劉心城蕪關報滿序 代

關征之法蔽商與役不兩倖哉抑其役實甚商易求焉夫利在而奸生也虞奸而法立也有密法而不獲免者也則有竊法而陰爲叢者也故驅商而之役也卽驅商而通關也蕪之關蔽無以異也關於蕪也適于畱京視關于遠地也差異大小二抽則京納縣解爲政使者畫諾單票猶無使者也不人不必伯夷人伯夷也則何以蔽也我心城劉先生視權也曰關何蔽法蔽耳吾亦有一法焉倍爲恣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主

曰嚴關役寬商人盡商而長者乎盡役而跽乎一婦人仁而一淵魚察乎否夫厥無利商知有厥則厥利役無利商不知有厥則役利而是商知與否則寬與否爲之今撮其概無如丈量漏稅二者蔽在丈量不諳而全委之非知也諳而小恤之非拙也厥自諸矣保單各役私有何權諳且恤矣保單各役私何必暗而公於罅網扒法妙解物則當始弭節臨驗時吏胥詫以爲神因而恤之柄在我也又以其間憫京關期迫亟亟遠涉量釐有疲晷夜

以赴之者而商所懷來非時悉得面乞主不帝而關不得鬼安所不愛而必包攬夥輩之爲賄云斯其恤至矣脫仍有漏稅卽執中分之律何辭公曰不然此第巡邏事耳今信爲令重賞來首者而犯商則情法參焉彼役者卽詭通同終慮鞭其後不如首貲之厚且安而犯者視巧於厥之得較通于役之失不啻倍故倖漏與通漏者轉少公之恣謹法正公之招徠法何課額之足虞蓋公之凜凜勅書也欽哉惟公與廉無或額數急疑盈而縮者至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主

寬疑縮而盈者至官知有商而若無厥商知有厥而若無役分則利在下一則利在上旁而分者既無利聚而一者必不分昔人所貴善識法意微公神而明之孰與於斯公他所著爲條件擬志諸目動中窾會倘嗣者師意曹隨風之所訖上下諸關實被之豈憂無術哉友人元甫氏公所善也嘗謂不佞公實以文章經國縷縷關事可爲一班及不佞以前午日過蕪邑大夫曾公頌言視元甫同舌而其夷靜閱如別無所屑非惟商忘于關縣亦若

忘于關者前此未有也至其捐俸樂施若學舍若山川臺榭若井汲以迄異類一歲中種種慈利天生慧福未可更僕指及進而謁公爲留一再觴而舉所爲經國事眉宇間漠然無一有也公之偉遠安測其際方今天下玄黃之議旣克有定珥筆之臣乃始歸併國餉幸甚顧計垣冬曹同舟滋口經理長策豈伊異人安得如公以宰天下亦若是則不佞與曾大夫與元甫則請從而執鞭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无

贈邑侯郭丹葵考績膺封序

事常蔽於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此論關天下而試之一邑爲甚今夫武健自喜者固不暇取一邑之民事若何周而辨也但敢擎行押閫快意莫予違謬以獲乎上博風力之目其掇京朝登等官卽用此目兼并之當世智於宦者豈不然哉爲人家子婦四五年操作無一嘗焉忽而足遂高視遂遠乃以多難大家挈而相付纖兒欲壞之歎念之戚然余所不敢言余則有遵所聞耳民間之瘼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无

此復何有而詩云求民之莫保赤子亦有何解而書云心誠求之蓋古人審治民之難雖求而尚恐不得未有不求而自喜效無備而官辨爲拾藩也余邑當塗在江左不名壯而最近畿土本瘠而地處要諸所號難治十倍疇昔者亦十倍旁屬其大則均工監而臨者有六焉皆新增行部行必以塗爲程故頻且厲此夫不知求民而惟求令者也實則求令第耳之爾令畏其求以耳也莫如逆躍之以聲無不至卽不得反求諸邑與民矣我郭侯來

見以爲一意求諸羣監喜在已而病在塗孰與一
意求諸塗塗有瘳而官可寄乎於是問塗之原隰
何以不稼毋其堤岸瑕而激浚疎與加賦重而廬
入薄彫劫勞來者無法與士羣居州處言孝言弟
不敵異物之遷與郵馬之困里甲市籍之不安辜
權與書佐之窟穴於錢谷者奚以假之叢追呼之
隸血人於牙而骹不束與卽少尹而下愛反成其
過者孰貽之與呼籲者疑帝疑鬼與小大之獄不
以情與雉堞頽而濠塹塞未雨非吾事與畫於目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三

縲於手蹙於肩夜臥得一狀則索照而書恐不給
而意外創見如桐封取道更若以盤錯羯犛之民
間視供旌樵如破產出推挽夫如走死地侯拊其
驚而徐爲令慨以身先逆諸涓人不可厭則激烈
請於典護迄靜治行始民之恐而匿者至則笑而
觀之事竣亦不見截補諸費以煩申請卽此一役
苦心勝百年來邑中千億事况諸惠利悉數之不
終其物乎所繇侯處心無欲日起炙三弋而衣大
綰爲陶遂爲冰並爲桓龍門稷缶之賦金矢之喻

嬰瓊餽牽却不入惟求所不周而登於辨其道必
不出於鉤版師匪以自神祇本至真畢爲嘔喻凡
塗之小大高門懸箔無不令暢利病之欲吐曰予
不穀以莫子違爲塗不若以塗所欲者因諸塗人
知其一子不穀則兼知其二雖有用有緩而總歸
於無距蓋侯之鄉爲令者最尊倨里中大紳不時
得謁况欲自敵以下修徇罷矩折之容不踵習兒
而自爲習行單父之治用此道矣友事父事兄事
以十一人爲差夫不與俗同而與道同者豈待相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三

師哉他人見赤子嬉則弄之啼則厭而去之獨爲
父母者不然嬉亦嬉啼亦不厭與爲止啼而已故
口孤犢觸母驕子敗乳父母無驕子見也子產不
去鄉較欲聽所可否擇焉事不盡於一而遺於二
居堂上者何必示以拂哉要畀以厥成之晏如止
耳自非真切癢是務去而保與聚曷克周其心究
竟不惑至此人赫赫而我悶悶人求上而我求下
人官如命而我官爲寄季之所得宜不如仲多及
課實効而土田闢歲其有勞者獲息輸者忘苦士

修謹市安肆馬歸編庭之狐鼠清而野之雞犬靜
大法小廉民懷訟簡鑿築之役皆不日告成向之
均二監而用耳者反不啻一堂而目擊焉僉曰此
惻惻大賢也濡削若屬治行甲乙章凡十數上皆
冠以侯卽躍以聲者盡出其下此則人之君子亦
天之君子事乃更異哉天官取三年滿牘諸弁考
復奏 明天子推榮所生與其儷官階赫濯塗之
小大欣欣稽首賴有國制借報父母啼笑撫摩百
年恩而余則有進焉者以其視塗爲家親嘗操作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三

邑侯勞金粟入覲序

邑侯勞公之蒞吾塗也卽以吾郡蕪邑推劇而來
聽逾年歲爲天下大計期將挈所職以覲爾其調
以百里令一也而第爭煩於六十里之內不且謂
無甚互局者乎卽先是述職以蕪俄而述職以塗
而第循例于一二年間亦主客互半尋端尾以柴
立者爾而其咻咻而唯爲治者之苦心非與爾以
門庭之辨者也夫官有同而易則勞者不于地而
于時也職有易而處則掣者亦不于地而于人也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三

不自喜朝廷以多難之家付之必悚然戒而博爲
求不周以已而周以人不辨以私而辨以公期以
瘼去而保慰者決不異於治吾塗而如但取兼并
登等官步之高而視之遠知其必無是也里中紳
戚謂余能習黔謳以簡授焉余一泚筆諸美政填
而不能割輒停擬議至逾年行江上忽恍然於侯
求民盡下之心以爲賢於他贅遂綴而成言謂余
爲知言也則不敢謂余爲不知侯也則不可

更張而不可明得意者驟也咸調而不可主理決
者情也而不虞夫塗之滋下也爲塗者之滋難也
若問之簿書一切之役公之往來所通理真撓撓
之耳世或以此多公然而所爭不在此也卽當事
者以公小若蕪而熟公者亦信以爲蕪人雜商而
主進而視塗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夫秦人安秦楚
人安楚君子安雅苟悉其相安何借以易柱爲惟
適當不可解而解之斯異於解矣適當不可一而
一之斯底于一矣方公來時屬一時陶誕突盜爲

談詢之蒐也束之計不必創于國狗縱之又不能
聽冠於狂鳥旣以代者自爲而自爲不可以爲代
若以修者葺補而亟修不可以加補昔之防飛詭
在錢谷今之防飛詭在人心昔以潰逸隄庫獄今
以潰逸隄道路昔之調停在官民對面之間今之
調停在上下去住不見不聞之地如是而塗猶易爲
邪卽公柰何以煩塗之名易吾燕也而更不虞夫
公之捷得之也公憊然細心濬理人無有能窺者
和風異被中別有精神意氣幹旋獨到之處以爲
博望山人稿卷之七 序 蓋

革而不相入者皆所爲可久而必可處之道也而
所陰祛于薦擢者遠矣卽未來時橫民之薦擢遠
矣焉不駭輿矣庶人不駭政矣書曰惟齊非齊政
不在巧繁拜請而畏事之而其禮義節奏也亦絕
無芒軻侵格之病公之視塗真不足爲也夫事勢
之所糾結未易爲俗人道也吾政有所見勢不能
無使人見也人旣可見必將以形其所見也此其
間非聰明材武之所得也而公直優游辦理之固
非但一吮嚅之已者公之不足爲也其卽公之有

難爲者也公到塗亦期餘耳若彙三年所述計猶
是前燕之一載以塗之二其調也燕治之優固可
知也卽塗之治以非餘而帖息如彼其捷明天子
之盱衡而倚注又可知也漸之象始于磐次于木
及于達而羽遂爲國家儀跡公之移于燕磐于塗
木今且荷簡書而畱夔龍邁羽爲儀茲日矣公行
矣其悉公狀空何如者而所言乃在此蓋竊以爲
深于得公者也知公之所推爲而行以宰天下也
亦若是則而已

博望山人稿卷之七

序

蓋

乞養錄序

少潛君貳楚當陽尹籍有能聲以兩尊人春秋高遠阻板輿力投謝歸息其鄉海陽之瑤溪十餘年一過我姑孰不佞從觴於石城山麓卽其儀旨欸樸而加邵爲念前在楚時始及壯卽雅依晨昏何遂脫屣簿也有一簿而爭子舍云乎哉自漢世三公孝行不問勅上印綬而請恩賜綵率在公卿間下而散秩此誼寥寥矣名所不問故也以名所不問乃輒散秩輒嚙臂而去之何知仁義嚮利有博望山人稿

卷之二

序

美

遠之應亦一快矣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七

序

美

博望山人稿卷之八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序

黃鯤翁年伯六十序

白安黃公初拜侍御洗沐里中年餘以次來入臺
隨過履吉倉署中謂作李爾鄉宛陵勞薪五年比
得依子舍甚適家封史重念時艱有畔敵而無廟
勝民間蕭然而題青案趨盛府不亟論列天下乃
私子晨昏邪不肖踞請逾王正夫人六十初度幸
博望山人稿卷之八 序

得引玉衡星精添入長命盃已乃登車不可曰國
事惟日以幾老人自有年其嚴裝行不肖不敢違
顧此來遙遙舞綵雖日起瞻雲有懷其何能喻履
吉曰親命也子道也而祝卽在焉夫天下之爲人
父者有聲名等級也哉然而所欲於子所期於子
者多不出常情欣悅之外則有博古人書會真義
理識大原本者膝下成就自與俗不同而其賢乃
別於衆人之父卽其年亦別於衆父之年孤突曰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楊子雲稱石奮石建父子之

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顏之推以身
不本讀書教子雖千載冠冕無異耕田養馬而但
取知論語孝經者尚爲百世人師賢父天性也亦
原學問尚矣太公一生孝友從赤子來事父則晝
侍飲食言語意色而時其所欲惡夜則伏候寢熟
乃安與諸昆季怡怡合炊五十年如一日固至真
無解矣若夫安和之度不受煩惱廓大之見不局
目前雖人或疑其迂又以旣強乃補弟子員或嗟
其才而瓠落也悉不問手所編纂勵精不歇自事
博望山人稿卷之八 序

親從兄暇未嘗少釋歲納弟子費盡倒以市書籍
以是南阮日貧亦復夷然不屑也饑與書食渴與
書飲見有嘉謨則如晤言一室見有奇節則如交
臂千載舉生平之發摠感慨鑒古愁時一寓之此
中蓋用志不分者邪聞之曾子事親養志夫志之
所在違之不樂志所不在奉之亦不樂正如常人
教子所志惟在尊官厚爵誇震門閭雖長大猶抱
著膝舐犢嫗嫗此卽教子讀書直謂之自不讀書
可耳而爲若子者不得不奉之於是去則絕裾遺

譏旋亦叩棘憚險矣太公之自課課子也陋視繪
句絺章興以空言證嚮行事不於身於其子故往
者杖履兩至宛陵問田父得尸祝狀則喜問百姓
公愬一事曰不畏強禦卽以官殉吾更喜初不知
有人間仕宦之憂患其在今日又但知有子執法
蘭臺天根陽明氣采宏遠合置金華殿中但早入
裏行爲危關籌方略則志若爲窮黎甦賦困則志
若爲宇宙消陰翳則志若爲決人所不敢決言人
所不敢言則志若爲浙里續開國來有聞諸先正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三

大事業則志若知子莫如父一生讀書識力本原
舉以付之非此不樂而直於一身冠乘春弄鳥雛
之爲快哉所樂在此則富貴不淫寧淡獨露志乃
清明志清明者身強固養志者知其所快必出門
有功有功則已志暢親志加暢親志加暢則親身
加強周世固有神山仙島靈草瑤花常人引以爲
千秋萬歲其親而在讀書窮理之親反誕而不之
信却而不使奏而獨此物此志可以爲得親爲順
親可以成其父爲名父爲學者爲壽者相爲先天

之立命故曰祝亦在焉不然而必須星精以爲釀
用人間首春却老事則有大尉張酺其人每遷秩
父輒一請京適以歲節會公卿上壽極歡咸自今
以往之日也於史有之附以侑春酒亦當不却

壽封史湯太公七十序

世所習祝嘏語多不用人間事情也而不必情儒家則備人以養身益莫詳于經推之而至理符焉而不必情者反未必過我湯太封公之逮耆意可鼓頰而進與南山之詩歌保艾歌無疆也曰德音不已九疇之五福其一惟壽乃歷邇之則先之以無疑曰卿士從庶民從身康強而子孫逢吉以人從音故大德必焉可以無疑矣至觀於恒而天地萬物之情見也天地萬物之情人情也情見而恒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五

而不已而康強逢吉也因之湯太公生而穎敏爲儒居業甚銳以放厥詞可以凌厲自豪顧敦隱操泊然無求惟授里塾經以給貧差給則推以存二弟旣封貴而一日也訓伯氏成太史先生諸仲季五六成執就待培風期傳家則稱盛事矣然豈巖處而奇行爲善而近名乎篤行隱君子之稱與昆弟不間之人言太公雅不居卽封貴如太史官年德咸足惇史其自視猶食貧經師耳業已去人之所豔而復集人情以樂吾年養吾身奚有於是語

有之太上壽德其次壽名則又曰形氣本於根和氣發於四肢今海內無知與不知颯颯乎敬亭先生者誰邪二十年學者望敬亭則親見昌黎眉山矣昌黎眉山當身實未盛其行乃在後世至於今日則頂踵姓名更兼洛下間嘗習眉山所謂人無不至惟天不容僞夫天至不容僞而人亦不知所至則請信之勝定之常而爲之集勝定者固漠如也先生卽甚盛德大業夫人之情又胡爲乎來哉方春之華其文章可以光大塊樂羣生根本卽不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六

言成蹊者已歸焉人子三仕不及車馬爲孝而獨究竟於揚名顯親古之爲顯者固不必邇指某某是子是父揚之身卽顯之親故曰枝葉柔而根榮茂也先生今以封太史爲壽所得誠逾於三仕第恐備物不能得之備人而人以身備之颯颯乎揚海內者其德其音至不可已毋過卿士庶民問從矣人情翕俯仰快天地萬物暢於一庭卽此時之保艾無疆身康強而子孫昌以綿綿於久道之恒矣必外先生更壽太公哉太公欲謝諸人不能不

貽之先生先生不能以身謝乃其以太公受者哉
小子吉辱知先生深屈茲堂上承華七十初度乃
從宐生諸君命稱引爾爾太公不笑謂何仍用我
鼎時經師語邪則請更進曰伯氏先生行且調黃
耳襄休明御家靈壽而北爲國黃耆老更歌南山
以憲言太公則起稽首贊臣且老無以報敬願歛
時五福維皇之極彰厥有恒聖人久道而天下化
成若是而後知秦漢君臣相與慕祝神仙者不情
不足倫也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七

壽封君鍾紹翁七十序

三峩西來以句曲洞天爲尾吾東鄉之橫山其崢
扈也風氣盤固數十里內外舊家蕃聚弘正間有
督學鍾先生者出以文章甲第標表士紳而其家
載世其詩書由來遠矣數傳而我紹塘公起公少
穎惠銳志編摩早失怙見諸兄不了生事曰古稱
家之肥不關植學也悉代而問之貲日高指亦日
繁卽盡挫以存身無餘幾里中人化之咸以與長
者居乃不能薰而善良至以糺漏事傷公不言之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八

心邪而公所爲勸誘嘿移與慷慨緩急者益無不
至有負貸輒取券焚之意不令人蒙負責名歲戊
申大浸邑圩居者宛作魚龍窟公艤舟往濟舍而
飲食之終不以全活自居郡中高其誼延以鄉大
賓辭不赴蓋至強之三而郡城於是乎有杖履之
跡而自此以前固未嘗一日別東山也公有子曰
木仲對策高第官太行今新天子改元持節東
藩便道歸省屬以是臘公七十誕辰畱稱絲觴而
小子履吉亦以轉餉來里諸親知曰不腆椒花梅

醞用侑祝鍾太公而將之以爵者辭吾子事也履
吉觀於易之乾初九潛龍勿用陽氣潛藏也不藏
不厚不潛不藏假令善勞于而家而鄉而沾沾德
色也卽德寔薄矣公之跡公之乾潛也古辭命
之臣無定署所使之事無定期皇華之爰詢咨親
也仕征南曰詢于親戚之義也而四牡之翩離父
不遑養親可得而詢乎大行公今乃得歸省具亨
任以祝也吾有取于易之鼎而 新天子初出地
當天歲爲重光重光之歲長庚金星司天助日成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九

輝以開壽域吾又有取于易之晉乾父也潛陽也
陽潛則資始循環方莫執其端加以侍養有人合
乎異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其堅剛又不啻金
鉉而黃耳也而大行公戲絲畢還 朝便御元方
之車上細旃坐觀 聖主復行視學養老盛事太
公身備老更沐三接之慶而大行公併被蕃庶之
恩此之爲壽事實而經固不必盡引三峩木羊君
與句曲茅氏三真橫山之葛稚川爲况也已

壽石翁汪年伯八十序

古之人何以貴行志而輕千歲也重內者遺外守
已者遺人養生主習言之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
而欲從巖谷難於爲布衣之士此但可謂有其意
耳披裘被褐拾穗田野歌且謠者以爲無繫於世
也顧踽踽安所之此非聞道者也夫神仙之事雖
渺茫其得之必由聰明嚴正豁達慷慨其氣稟泰
元合媼神生而具此陽明照吹之體盡胸滿意無
不直遂悅豫緣是以精和采駐久視不凋所謂物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十

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也有粥粥然一毛之是
局哉蓋見吾石翁汪太公焉公溫夷爾德樵寒爾
言望斯薰覲斯醉名不藉雄成也而高明性植自
不與人作緣率以攸行如詔路於五父之衢期不
令一足迷方忽向而止至問世間自有負我之人
負我之事軒然置之矣尤不耐容人過曰與人彌
覆以重之罔何如面折之法可改也而里益奉以
爲平有爭則質焉視取曲直如銖銖則各欣欣醺
金邀飲爲謝公曰以君飲費營之訟庭費也

爾惜至屏人子窘於豪輒憤起擊斷或尼公是笑
力能以非橫加不憚也人窮而依百計周之素著
貲咄嗟以推殆盡乃嘆緩急人者抑轉貸曲通乃
爲濟耳若長物也非我有久矣里中人則謂爾而
鋤強貧而好施如公不少概見爾公自以嚴正慷
慨生具之初不匿蹢蹢之跡與哇納導引家爭有
爲之權今有人於此號爲處邁其所排扶踣藉與
夫德色擾鋤且不覺昌志若飲噉爲健況性與
道合喜怒欲惡同民我無私焉蟻去知而羊去意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士

靜與專而動與聞一士行志乾坤同門萬行悅豫
造物在手世有仙人吾且以師門釜更鄉黨鄰里
作功行而推仲山甫之不吐不茹魯連先生之排
難解紛與公同躋石室丹臺之上也兼復退讓獨
盟累心都盡膝有我承景之顯而忘其貴以夸產
則不較以投獻則不納公庭竿牘雖親情不可得
而索間相爲一至中途廢然反矣諸孫曾孫日課
讀盈前外官不知有城市而又特勒訓居官惟職
業之專一切家人生高厚想非所言此又事事妙

契老氏無爲律豈不内外人已不遺而遺保裔自
寓邪是以行年大耋登臨舍杖當先強駛殆過少
壯厚祉祁祥遂遂蒸蒸匪所思存矣今年招搖指
子廿有八日公八十誕辰是日也 新天子首親
泰壇就陽位肇開壽域圓鍾皇皇御自南方元城
黃雲適耀前星壽朋以經南極老人感精符曰四
七之紀人爲一端有子筦銓薦人於天得紀得人
斯月之間不後不先公之介祺蓋合會天人與國
家迓來而迎始卽丹臺石室無此關係昇平彼麥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士

丘叟之對齊桓又奚足齒於是江東諸紳奉官於
京遙發輟辭取義禮經觴豆几席讓而坐下屬小
子以載成履吉重爲告曰是爲頌也乃所爲祈哉

南溪葉翁六表序

余昨歲客都門結夏住直北僻舍中翰予覺葉君時來登音致足懽也秋杪南下以渡江前夕次中翰里歷陽則封公東溪翁時已跡得爲具招余與其仲南溪翁主而趣諸客從既竟夜分去言追此聚恍如邂逅園綺矣今王春首前坐客東余君之有意葉封公也封公非南溪翁不惟翁所以惟謹伯氏者自節約家人稽事課園子君子和讀而外間稍稍授老氏圖經言至於世營了無一涉當由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三

質心天賦貌若傳之想疇昔之夜望已得十九已翁歲庚甲適一週秋九月廿九爲懸弧辰里則有祝言願預圖所以藉手余不佞敬承竊於天人損益敷受閒聊識其概如謂素封家取盈府忌至不得問延年逸樂事則陶朱輩不必不期頤而原憲環堵何必龜鶴來遊是不然多有少有各有恰足之心願適得其無爭而造物因不爭之卽爲大齊耳翁家世宜之旌邑商於歷陽因僑家焉其爲居化計一聽化之所集無逐逐之翁自視輒有餘

棄去置城隅汗邪計給終歲以時春秋較雨量晴日是鄉也足以老矣已復趾與亞旅錯口與粗糲甘身與布帛溫猶自視得無贏邪問問黨緩急挫而施無所厭猶自視奚足邪顧不了吾元始事還而依太上所爲持受正乙者清齋晏然更不問一切得致之奉此政非有意損退漸造物所益使不爭於所受則恰足之心願如是乃安耳乃安乃益保艾有潤不慕陶貲陋不至憲堵而人瑞顯符已懷運葉之靈而狎青田之羽矣余常考嵩山冠謙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古

之稱牧土司李譜文授圖錄真經至今文成文獻靜輪肆赦視當時史臣所紀木教蠲去邪累積行樹功乃至長生世上如出兩青東溪翁以去累敦功行者默保艾其神而第外借持受真實地殆出魏兩帝主上卽長生事豈遂異教乎東溪翁不立壽者相而于此符壽者格天人之概政復不異耳余不佞借以質之諸君而備所以觴之觴之日錦霞蘸江而蒹英泛杯而諸賓侶遙引滿浮而邇爲壽願數甲子自今載始所環歲歲偕南溪翁於地

行仙中號老二難而中翰與國子兩君益顯益互尋絲永樂事更借余不佞以輜軒之便歲如有期而婆娑雜舞其間真不羨疇昔之夜想像圖綺於千百載上也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圭

管太公偕配劉孺人七十雙壽序

天之有運人之有百年其數蓋總類而言間分勝事以較之其故疑不可得及所推已改所成徐徐而出天與人之全數有積而至者乃始穆然吾元翁管太公家世望於春穀遠矣蚤失怙婚劉太母門適與均上堂奉慈氏備無方養承九十餘齡歡太公少夙慧同昆季于伯也受家學太母力闡事相之已起家半刺昭武失迎所司指歸開理學門誘進不倦挫產而行義所赴中外急無有愛太母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六

入則問幾何緩急以爲愉舉令子八孫玄以三十餘指今且併繞而稱逮耆也小子履吉曰夫天道張弓因不足爲餘哉數多者見貴而實索數少者見賤而實饒其語玄而乃近方太公初婚時雞鳴盟櫛有餘慕矣而慈氏養之以室緯而娛年日秩古之倚閭無幾見焉太公之業旣蒞太母復勞以篝燈夫是價日翔試日利顧與季同業季以第去乃罷就經明薦未捷而薦數固奇隨薦而潦倒者不勝計視階半刺何奇也獨其在昭武築樂安能

用風霆摧豪猾不能繞指迎上官坐素竟志而太
母爲請施政與鄉何間之有相干予以返語性宗
則成公超之市身俗化則景彥方之門至貧女侄
資以嫁竄親族貸以生而婚聘孤獨率量所推以
存一官檐下多制而里門之實事自由未可隨俗
論也以此校不足者安在邪令所稱見數之多得
於少壯父母功名什九滿不敵歎至其暮而境往
矣諸滿俱還不畱諸歎顧獨歎難釋而太公太母
一節之推乃餘一節能事至今日而惟有是推餘

博學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七

無憾者綿綿而引樂成之端如人初間乃覺長日
如物氣足始欣向榮以此言多少索饒之數又必
有能辨之者若夫膝下琳瑯籍聯鄉國季和諸胤
等唐虞之待舉汾陽衆孫同居而首領而陽雍
雙璧玄感白首河宗九策辭引朱霞亦復非不足
非數少所能畱遺道德玄經似未循其本太公太
母之孝思既若天姬厥性推而友于則父事諸伯
氏惟嚴妯娌內調雅如同氣淳和所有村牧里姬
咸如推置腸肺卽所恩人轉背不遜竟不較竟亦

思焉蓋兩賢合象大美醞流易之龍在田施普詩
之麟子姓繼振備德作求斯實足多奚拘於數夫
德惟足則若不足若不足則歎乎如見少自見少
而多祥集一谷之不欲遽靈與一氣之不能頓進
說固非二老氏三寶終處壽以明天地所以長久
其數其本循之則亦復不異矣人以德分天地之
長久矣長久胡不大年然則今併繞而祝太公太
母之逮考者引樂成之端起積至之運如日初長
而物初榮而規規然一衣帛貳膳之景光其又焉
博學山人稿

卷之八

序

八

卜所歷也哉是歲也一之日爲七十偕誕辰長公
伯馭維舟相問賤言以侑綵酌伯馭其腹淹緯宏
放其器溫腹凝遠率諸弟長跼爲壽樂事具足一
庭卽有細聲奚當鼓吹吉惟是愧微交于世外感
人子之至情筆重畱經日未下呼所習祝嘏語不
至已弟少據推明爲應屈進知伯馭有以文之

方太母趙太宜人年祖母八十壽序

子之於親勤不置稱不老所願爲祝延者未有紀極也而古立言者於報辭不少槩借至婦德母儀弟稍綴有生之大數語之嫩志微實而已求其識操異而遭遇全不越葦荳粉榆而以聖賢忠愛之實聯子孫之美萃累葉同升之心以結滄海之願此響無聞於今載見則我古桐方太母是太母出趙爲名門配贈大理卿方本菴先生舉三子伯仲成進士伯最貴今上卽位以侍御起一歲間擢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七

光祿大理二正遂覃例晉封太母太宜人而諸孫琳瑯兢奏則職方君遙武最先茲秋玄月望爲八十誕辰滲內世誼與緣酌者歷已丑來籍凡五自大司馬以下若而人其末則小子履吉進曰噫嘻盛哉夫年者天也天之用大面人以靈性承之不有大識何以迎天結爲大年丈夫女子固當無異方太母幼時卽閑嬪則趙刺史公已丈夫奇之遍擇胥無如贈公快歸之日割高賞以奮愛女而趙從子月壯焉竟夜劫去太母顧解贈公曰吾惟君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三

子家不家趙氏也何窮治爲未幾趙從子盡落又分所餘周之不復較贈公篤友愛旣自挫祖遺存伯兄太母則更割僅存之奩田以贍妯娌協氣所應中庭楓杞二樹連理雙扶他中外吉凶緩急悉先贈公意簪珥立傾靡德者色此於財利關何學問而能破邪性快織衽常丙夜手指繅以佐贈公讀自免伯仲以逮壯凡衷於身者刀尺是給猶曰寡家母也及伯拜御史豈絲縷乏而尚手指繅如昨曰吾遽筋骨加急邪此於富貴苦樂關又何學問能齊邪贈公飭學宮後嬰疾幾殆賴太母調侍五易歲愈遂矢志河南姚江學太母代問家人生兼代太傅自教兒訓課不假易曰勉習勤苦備爵命馳驅獨以理學作述不關仕宦矧贈公道岸津津開來匪異人任奈何念負笈者居不肆而突無黔爲營桐川館身操作飲食以供葢贈公逝而伯領社會八年盟或有闕渝者太母侃侃鎮之其心至今在爲功贈公邪功聖學乎伯先官司理膺恩誥太母適病望見冠帔曰奈何以疴伏媒絲綸力

呼婢起沈滯亦寥若神職方君初第歸戀戀澤芹
太母亟謂曰而父有朝命且不令以諶背忘丹
屨若駒血也胡我爲愈壬戌伯果以按京畿召太
母知吉水關中諸有道並集新朝趣語伯廿四
年西臺官不此時班正學幹世蠱慰當年勤苦馳
驅心欲我七箸王邪伯馭乃此爲愛子孫邪愛國
家乎蓋其義理夙惠朗自胎元白首名夫道同琴
瑟所身體者皆教約教卑處人所絕不能而隱念
質天者皆大儒大忠望其子若孫社若會合天下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主

人以共濟此其見大用大非世女子所知亦非世
人所知則曰天也天式臨之五昌申之黔如推首
客蔭推策咸以爲得天之紀環而復始而八十年
來一鶴髮翟禴常麗於瀟霍浮丘之上奔走五朝
五籍之大人小子振珂雜舞如瞻靈光如頂岱嶽
曰等太母海中揚塵也噫嘻大哉年乎故曰年者
天也在背楊泰瑛子成才官亦教流三世而未聞
受福王母張文定母榮晉國亦堂開八十而未聞
閭作師儒至若滕繞旂常壽國勲兼父子代鳴幽

呂歌筵歡盡弟兄正使從前立言得至今存信茲
事之可徵詎摛文之不報而履吉猥以附職方塵
竊自步雕蟲賤技肘齋油素有盛宣傳斯可卽賦
以媿頌是乃祝例之盡遷哉若曰修爵者辭則吾
豈敢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主

劉母雷太孺人百歲序 代房師韓

劉子既策名除大行旋奉命出沾沾喜不勝爲可持使節便道歸渭里壽其大母雷太孺人也太孺人春秋週百歲爲古今希邁同門諸子咸欲觴而前觴室祝且頌因丐余一言余不佞獲長諸子一日知斯已家同其休身有其慶顧人間吉祥善事孰有開百歲之堂者且余家涇而隣渭寶婺之瑞蔥鬱相望褰裳蓬山吮筆可繪室無不悉太孺人者古女訓固云賢不出閭今第謂太孺人德閭闔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五

以內莫識所以延之卽期頤猶之老恤緯耳安所豔之太孺人則善相高岡君者也高岡君秉愿慈躬篤行而顧喜施自其昆仲族姓以及閭里之貧乏饑饉靡不急也挫產而衣食人曰吾無愛太孺人脫而佐焉曰苟有濟吾無愛里中人則咸噴噴謂豪長者不耐室人慘而萍卽緩急胡越矣高岡君之能爲存也太孺人能與爲存也故知高岡君無不知太孺人者人之所集天固逢之高岡君壽八十加六則已目覩劉子舉其鄉乃配德之符蔡

溢蔡不得盡於太孺人行之據所已躋百歲爲報施之異數而劉子又以是稱輶軒使者歸從白頭兩尊人萊子觴孝子慈孫人事天道信所謂至公而用之至私邪以余觀女子修攝如金泉膝印其說甚渺至男子卽習有爲法第能却病間或長年過百則詫以爲羅城爲寥宅而不可幾遇太孺人胡其不數數焉太孺人薄滋味但數進飴飴少輒止固無他異其佐高岡君慷慨而外自取于身無長物性安之亦非有意避造物所忌至其家訓凜然義方以門內兼黨塾事雅如從居室中暗合聖賢民義第令相壽格者曰此法室百歲疇其必之而壽適滿格未艾豈男子有爲法正真宰所爲多事而經稱天壽平格民義平平壽乃及格政於女德當然中有不知而日積者乎天之所集人益逢之于乃培風厚而劉子朱輪之貴出劉子貴而大母青華之籙註今之遲太孺人以目覩庭錦者非邪劉子試舉同籍中雙白在堂則已拳拳喜更數十籍有奉雙白以奉百歲大母無有哉彼其第

百而啼澤芹陳侯劉者非人哉孰與以輶軒便躋
壽邪劉子於造物其不得自菲薄行矣是可爲酌
矣乃余門中有當塗曹子者好撫古昔復進曰五
嶽列位首存西華支而爲渭益近條云西金方也
故西王母曰金母金德純而質剛萬劫不壞曆莫
過焉二岑體金質而削成其名玉女兌索得女也
女德代成也西金爲悅爲秋萬物悅樂堅固告成
之所也今 聖天子在位久遠軼陶唐古帝百十
餘歲爲八荒開壽域以觀厥成而其化不顯惟以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五

在宥靜攝之外庭不曉蓋乾行而密坤寧之妙也
坤爲地爲母也故其象徵爲女德爲百歲而又於
萬物悅樂告成之西方太孺人身集而逢焉善必
先知之義有如此是以使劉子甫策名而卽官大
行而卽持使節以便歸壽而適當 聖天子誕彌
嵩祝期天人昭應之際豈其微哉此語也似肆而
近似微而大固非爲余里侈私瑞者劉子併採以
歸對揚而加酌也可

壽湯母太夫人七十序

是月也吾宣之里奔走四方詞命若禮縵母獻琳
華馮馮然搖狄素紗以天人而號望國者曰大司
成嘉賓先生母太夫人七十辰是爲樂且儀之小
子履吉進曰前年祝封太史公益亟舉先生集人
心効純嘏矣以人心効封史公猶之効太夫人也
無異舉也履吉固云不欲稱引玄遠一斷之經經
於頌祝女德不少概見閩之詩壽母一語略甚庶
幾求之易受福於西王母坤爲婦爲母居西南成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美

物之方悠久之道當必繇之坤用地者也不見其
用乃見其順太夫人結髮從封史公侑詩賁則稱
德照言如所稱倪天者旣秘閭以內而封史公經
業家與國人率循焉卽擢髭撥地亦不盡太夫人
者無用他見也惟是其力勤佐讀黽勉有亡以無
分封史公之乾行當時定其經業決可雲行雨施
乃亦潛龍不用而第與坤用其所生之六子于是
首襲坤之母氣者爲震亦首最著餘子且以次成
位焉坤疑弱不可以正有章以正矣至正之章

不在中者故美之以黃裳蓋以陰錯陽也陽錯於陰一發必震一震而文章驚世可以守宗廟社稷履吉所謂兼昌黎眉山而更屬人心於洛下者也夫乾坤二位俱不用而先生獨自用其震微獨不必響赴遠邇則亦坤壤之者薄也坤厚載物曾不煦煦見而震襲之盡發其文章中之光閃一返之黃裳自往年國論謬拂彼人在事朋之得失灼然人心者先生泊如也亡論蓋宛上諸君人人能言而履吉所熟悉者曰先生與人交洞見肺腑喜揚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三

人善不啻口規人過時或涕俱平等恩仇幾如德報急故舊惻孤寒傾囊赴之無所愛而又日起布袍粗糲侶二三布衣如一無屑意即所具居里之小者固已不震有餘載矣而風俗受之遠邇懷焉人心之集于文章聲臭外別有綢繆盤互其本在是則不見之用在是見集于震者厚即不見集于坤而集之者厚也太夫人以也猶封史公以也在易坤曰亢井莫點靖而不躁而退之乎西南母道也臣道也先生當未用而欲用固所謂用雄之乎二

主危也泊如自處襲坤之退處西南兩陰不用能類離朋終以天下之人心收得朋得朋震莫大焉其所守不果在宗廟社稷乎而又當是時得主者已成玄黃後得主者光大先生代成之義無解也不用震而以無解爲震信非坤之行地不足當之太夫人非獨自以坤亨也以亨震者亨人心亨宗廟社稷矣而永永資生之慶還集之坤者爲何如哉是月也降生之辰卦象兼應家楨國瑞畢萃一庭拜首頌言洪纖通奏履吉重言之不足而總祝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三

之曰至哉坤元行地無疆

崔太夫人八十壽序

蓋吾鶴樓崔公以前寅歲入銓寓書余太母老人難爲迎留盡室侍不挈疊數十百言相商迄昨冬早抵都公則疏而南邀太宰見辭色者累已余爲語公入甫一歲傳所司不肅而前所代視兩選爭於其不可已如震雷破柱海內景心逾年考功無主各聞之公私亡如相借而遽恐其及謂何公謂余鼎之不具迎也留一歲非我志抑母尊人八十辰且屆此歲月不娛而擲之淄塵邪遲吾子以椒花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三

之觴登堂爲好耳蓋太母生王正之二日爲公晨昏之再獻歲算週八十而余從都旋則里中已公有暇辭出家大人筆稱閨之八章壽母空大夫庶士祝頌而觴無以逾矣乃邑曾侯則還過余曰崔太夫人當大誕不佞令茲土獲附于嗣公諡不難交幣諸先生丐言以張庭下顧嗣公居常急綰紵而許知言則心有子幸謀所以介之余曰誠有之且仁侯與公交謬可余寧復以無能避第度無以逾閼之詩則請推其源崔族之望於燕已久傳

先太公白沙先生於學無不通而不卽售去太母

間則進以爲士所貴逢世要有數在弟論儒行安在不巖處邪以崔之積必有後試急當以身與種以子若孫淺深近遠何擇焉太公憮謂善陟駿有人吾偕以鹿門老則時午夜控簫甘以身謝晚達而祈遺之于公之門此愿力鬼神憑之視太母匄酌太母若所期今伊始哉太母卽還相慰終不自貴損約殆過平時諸操作視家指無異昔之隣姬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三

里婦心嚴貴人母自屏遠呼而前吾故管蒯也爲何疎此非必取下之伍有意爲昵爲是本性于先後淡濃間暗合齊物之致公蓋不惟讀太公書早悟損益卽披帷而象無言之顰金土錐沙已喻而傳之公起家大行十四年僅服一考其餘則靜谷歸樵以代跽響至入銓之會忽于閒遠中大副清評而不知其聖善以成之者遠也大母凜志操敦禮法雖不自貴顧對家人靜謹不以惰容見公晨昏用敬爲孝十年來失太公慈母而嚴君如一

公問心之學雖由天授至如在銓得已而爭于不可已或一念轉折恐無以對太母不敢萌此其用敬于承志抑微矣以余觀人情未有不喜驟貴而太母願塞守遺孫子貴矣而夷其情以取下之伍約其身以靜謹之範世情物態毫不泄其用而惟避盈節壽以還之太母不爲取天固不能不爲與也而公所爲承志者居顯官而持如衡寒如水一葆靜者之素了不關轉折逗漏公于仕宦精神則仍節以還也夫人子立身顯揚無不歸之生我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呈

寧有節仕宦精神以還造物造物隆其美報不自生我受者又况其自能爲受乎夫太母則何可以人間壽算律也哉易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惟節爲中正故大夫士庶室之而天錫之以嘏曰壽母則易之辭與詩之頌爲一而後楚樹凝長之源本可推也八十自今以始正小年耳余請以質之侯復係之曰吾仁侯飲水燕而三年成亦惟奉教我北堂期勝任而愉快之以樂還年今於大誕堂同稱言以入子情可類隱隱有錫而觸乎侯則還

報曰若知以蕪勞苦者令有母在邪則知令于蕪者公在也篤公以成令而還以錫其母者太母在也知公知太母而喻令所欲喻于公者子在也公許子知言當否未可知第是日也寶聖獻花有借以將而進矣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呈

李母六十壽序 代大司農

斯春李民部余屬也以次當權白河意如不卽往會勅且下乃縛紉而告余曰樹初不肖不比於人類倖緣初服官邀 覃典得榮兩世封而老母尚格於制卽禴翟有待哉樹初惴不獲爲子今老母壽六十庶幾奉一觴於膝下畏此簡書而實懷歸其將柰之何余曰王事也子當往余將爲若母告且若母今奚若也曰老母貞靜慈儉素寡言笑襲先府君爲修潔長者而身甘荆布蔬糲數十年一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三

日諸兄姊日引不肖衍衍不識不屬離於老母毛裏也既久孀遂日禮翟氏體故癯瘠常不去藥裏而縫緝垂老不數余曰子當往君子之事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而已矣若母貞靜慈儉坤則茂矣貞者不可強以華靜者不可溷以囂慈者不可拂以競儉者不可進以侈夫世俗所爲祝延護背者文而堂綺而席肅里黨盛賓客羞珍異以爲能竭其力張鼓吹歌舞以明得意身不問所履而色居之以爲豫財不問所致而氣挾之以爲悅觀

因所自盡也於人心寧獨無忤然大都皆華也竊也競也侈也非所異有德者樂心而逸志也惟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觴壽者猶養事也吾子蒞官敬而事君忠署內外咸以經濟相推重尊親莫大焉有恩以明尊恩待而尊愈至也曾是之未足而顧取諸其下者乎不涉以靡翬競侈之俗習而順厥貞靜慈儉之恬養此所謂樂其心不違其志者也民部再拜曰佩服斯言誠哉老母之志也蓋老母居固督勉曰小子但能官吾亦奚樂色養爲坐是以有絕裾之罪其又何辭於王事於是卒以民部拜命之白河踰年事竣報績最關賦入而軍儲資余藉手以寬仰屋則亦賢母貞靜慈儉之教也余喜而勞之曰余向者諾子爲若母告其語具在易書而當子之觴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三

朱太母何恭人七十壽序

余與白石往從燕市訂道盟舟車期赴切劘今古一紀以餘茲來同聚白門則友人梁大胸趙鵬南諸公相與廣倡贖資爲白石板行著述文通詞通等十餘種劖氏會將敦始忽過余別暫歸楚以太母何恭人中春爲七十展悅辰意若歎舞春衣而緣逢掖也庶幾得樂志之言以祝聖善余不佞唯唯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夷夏論以爲修考之士皆有盡極今夫立言之家推盛事則曰不朽在易坤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美

曰含章可貞天地所以常久惟此日月壘壁山河煥綺相爲運處宏覽博物君子蒐取其精貯之心胸以修辭立誠修卽修其精也精宜無復有朽時獨爲之厚其孕者坤也坤之章主含黃裳之文在中也而其章若文則用之得位之子子位而黃裳吉章以化光而其精因其坤德以彌綿是以可貞物無得而凋之太恭人系出皆名貴人自嬪中順公鉞解相讀躬桓氏孺仲之行迄中順公爲郎爲守水玉歇聲蓋多取型於闔門以內無不則也無

不備也支親外屬攜養均而阿保視無不依也而

又歸心釋典證人外之秘舉二子伯氏余未把臂其符采風華卽於仲氏白石意得之伯仲資卽天授也太恭人好講肄如宋文宣教授諸子如少文師母禮義澤於衿和平聽於神康強逢於身操券徵契自宜永貞以存若浮榮肥利需之伯仲備物以養形孰與舞縫掖之爲真哉古固有棄千金之劍抱符子之書事親爲大牲鬯其小世自不乏白望銀魚碑鮮半字遇文宣師母必有慚於志白石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美

不求世俗之孝而以墳典百家中金玉琴箏鍾鼓笙簧爲陳截蒲編柳蒼撮成一家言太恭人志之所樂還以樂之則又宜永貞以存夫伯仲方極命載籍出緒餘以了策名事資適當不遠矣余獨謂揚名顯親富哉言乎詎策名之可盡今有學者於此如劉彥和所云前修文用而未先後進追取而非晚張桓二門各以數十萬言奔走儒碩揚執大焉顯孰至焉此名被親何朽之有故曰百齡彤徂億載心存惟此心精是坤所舍同舍於子文乃在

中子章既貞坤與偕貞超形質而匪麗合元會以
滋根彼卑之世俗有待以養形烏足倫哉試取白
石所攜細囊綈裘一窩白門諸君子非甚犁然有
當孰肯立地捐資而赴爲魯之寫端門漢之摩石
經者脛翼非期崇朝以遍一地心與天下心後世
心當畢驗於此余特推本而掇拾之爲從來報辭
所未及要亦經義備見不敢恣臆毋謂姑慰人子
讀書心動以文章著述家高相位置必出神仙延
壽萬億之上也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七

壽葛母徐孺人七十序

葛母今秋七月廿四日爲七十誕辰先五日長君
無我從秣陵館過余遙集堂欣欣欲逆反宛上修
綵觴也余停而宿之無我語間蓋猶有陳師錫問
名之感余謂昌黎不云乎事親者待已以信不夸
於外夫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而惟已之
信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以是爲信已嗟乎
人以爲不能而已信之世之人不喏而愚之也哉
而昌黎斷以爲待已與事親者在是併甘旨供養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美

之經也孺人賢母也知子如母知子之友如母順而悅室莫大焉則亦壽莫逾焉而非必神仙不老之爲喻也無我其併信余言欣欣歸而舉觴也可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三

九如冊敘爲劉太翁年伯題

今人自強壯以往每十年而一祝非古也古者祝無定義無定時其稱詩以燕老也或間或合樂注所謂無算是也至於人間意願相得有卮酒則起爲壽舉類加之不勝舉矣善乎我胡太府公之祝我劉老伯父母也蓋水部公前年官北國子府公時爲郎與居比舍交生平歡則已爲二詩遙侑生朝綵觴今出守我青山適水部公分權於蕪關在燕以燕壽在關卽以關壽於義有取乎何取乎而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四

關足以壽邪六十里雙輿見有河圖浮而瑞景流焉不此之介而必他日者遙稱邪何以介則增爲詩矣適得九篇何以題則定爲圖矣適得九如詩之有九如人習知之也何居乎空稱於今日之關邪貫長卿曰天保臣下歸美以報君也美以報君何與我伯父母邪鹿鳴以下翩離之言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體臣如此而臣無致焉則有願如某如某至九乃庶幾耳夫以人子之私而不得養而共君爲念之而寫之筵几則其爲願於君固有窮

擬極狀而莫可喻者此血氣尊親之大常古今所同也故願君卽所以願親而以君壽乃以親壽耳詩以言志志其未言而所之者也水部公釋褐花於三河首宿於螺鷺于國庠伯父母強駛可從以風土非吳人習固未免徘徊白雲爾已乃關距蘇水程祇數日雙輿果催而至水部公卽心如水而入侍則于于熱甚其殆以關爲將焉豈得不以關志報北向而頌九如亦披帷而頌二老人矣人臣之義人子不敢居之爲之寫遠事而通資則頌言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聖

不饒爲壽哉不是舉而遠舉政恐未如耳夫祝嘏者類舉長胡壽國形氣根本之說卽娓娓爲伯父母稱不能盡而今但於開稱詩較樂注之無算僅三百之一其舉已細而又約詩于署中之致豈不更細夫仙人之壺中橋中大幾許而雙九遂占今古况卽是署而河圖浮瑞景流者乎今令甲之爲人間難老語亦當以此致爲始故曰在開壽開舉類加之者也敬引卮酒而起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序

聖

彭景從芝瑞冊小序

觀察景從彭先生開七十觴從予給諫公讓木於京邸集詞林諸公韻言爲祝而以帙首題字繪圖屬小子履吉蓋給諫稱先生守昆明有芝秀於庭瑞鶴繽紛郡人紀諸石按抱朴子芝有金芝生金石中得之令人身有光壽萬歲夫滇池固號金碧其形如馬如雞芝生其中秉金石氣無疑卽貴氣亦有金石番先生當秉憲以往造物則預取番司金石氣總於昆明產之禮曰大事室老行先生敷博望山人稿卷之八 序 璽

歷西南生平之大事也自不專爲室老壽延地而壽延瑞應其地其質明彰久矣謝太傅謂侄玄子弟何與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如芝玉生庭階耳先生以金芝彌性而給諫以芝玉秀殿廷則又一種而類從併今日詞林芝房之歌若爲之聲氣求而玄靈合也小子泚筆題曰金芝紀瑞其作圖也因之其稱名取義也本諸此至先生名德遠猷備在給諫公之乞言與諸聲詩者不具論

題宋比玉觀物之生卷爲李組修壽

吾友李組修手關金陵龍泉之勝偕莆陽宋比玉唱和詩篇若干卷所得殆過王孟崇禎戊辰夏公甲子初週比玉飛筆追沈啓南寫生作花卉果菜雞鵝鴨之屬各如種數成冊以頌公弁曰觀物之生亦仍沈本也履吉過白門組修出以示見物物真氣滋榮信如彥遠評摩詰得心應手意到便成近得天意又坡公所謂乘除合自然之數至雲出新意於法度尚涉有爲計陸叔平陳道復模本未博望山人稿卷之八 詩 璽

論中原逐鹿矣比玉毫端富有萬象何難圖乘黃千歲古封三栢以狀靈奇茲寫而頌者乃不離人跡日用之常夫其爲人跡爲日用令老圃園丁見之皆指是吾手樹畦囿雨露風暄得時之物而家人婦子亦嬉指此固狎吾池塘埒築中忽不禁祝而呼之當依聲而前也如是手撫肩開天然之情性自樂自生自生惡可已而與公頌相視者不已結於無窮邪公挾比玉致相樂嘗喜其醉後大書如天馬篇內請曹夫人雙鉤上石其愛而重之如

此比玉爲鍾子期頌固空手腕所極生物之數非
天莫與師獨何以序公詩集歸本公孝友天植發
於寤寐飲食與經世籌邊大略不忘醉擊唾壺而
罕嘗詩家草木禽鳥直作緒餘視香山間適品題
非其至也夫本實自撥者雖物生號萬自在天地
間亦何與人事爾乃敦大本以游于大生任舉一
形而存任宜一言而存作之人與爲所作之人皆與
天地之機爲生生不息而手乃了然直遂曾道與
物大與小真與畫頌言之與分言之爲岐乎非岐
博望山人稿 卷之八 詩卷 四

乎陸士衡有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大業之
馨香又曰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寫生以
存形存形以宣言草木禽鳥相視無窮穆叔三不
朽類邇義遠備是矣比玉之觀物生正比玉之善
頌也夫履吉借閱几案上凡四年越辛未夏公書
見索敬識一言以歸之卽比于宣一言之頌公其
許之否

博望山人稿卷之九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序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代

萬曆戊午冬十月復有武較之役畿南六郡材官
良家子集於龍山之下屬御史臺田公新持斧至
公念疆場多事急需異才以襄時艱與秉憲張公
相期約授其意於提調胡郡伯上下殫精奉功令
加悉躬按其騎射已策其方略謂兵家有李法與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一

李官同令某等得程之而嚴拔其中窳者以呈公
偕秉憲更竭目力甲乙焉取如額是役也防之嚴
遴之精而其竣也禮之又加重讌享優渥幾與文
試等一時觀聽者無不踴躍歡呼以爲桓桓濟濟
熊羆咸入彀也某濫竽較試室有醺言顧念邇者
南國秋闈舉士方自媿瞋目參衡復不離鉛槧而
語輟鈴其又何當猥以五材有兵因於五地士則
因地爲材矣惟昔之偏帝表江以東可數也偏用
其地則地之材亦若僅足於偏地之用而其掃蕩

廓清之氣疑闕疑開者千餘年我 皇祖起寔用
爲載毫云卽論橫草功不必此中士要以天戈首
造迅捷風霆已卽江表而全用之蓋不伍其人而
伍其神則神直冠軍於區宇矣畿南士何可易也
乃束馬懸鋒餘二百年亦復浸淫六朝靡玩其每
以于役表裏大江間所在都肆半如清人而諸文
墨遊閒有類黃門梁太清膚脆骨柔之歎則愼以
爲士之氣有用之而逸者邪畿南士何輒自易也
亦曰國靈世暢聖運續熙生當此中鉅麗豐饒不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二

習金華卽有蹶張安見錐末故逸用之便乃者邊
事亟天下尺籍非乏上獨赫然徵金陵陸戍三千
超距而出毋亦軫都人徂承平久直此以傳動耳
目邪動則赤白戒心風雲生色謂是逸處豐饒鉅
麗而不辦爲虎旅龍驤終不可爲士概倘上之人
仍謂攘臂孫吳不如遊閒文墨卽其所額不勝所
薄則有才不見亦不可爲士概惟是之日起格而
蒐簡精而登樽俎雍容初終明備求之則已綦重
而縱觀若所爲盤馬洞札灑蚩尤繇余於尺幅之

間亦遂無所不見則謂挾是而上司馬表和門
足乎唯唯否否司馬行則用命奏賞於祖倚待愈
重表見室奢必非劍撫匹夫叱廢千人較一隊之
事有之亦僅用於偏地者耳必祝諸士還用國家
之全則請卽 皇祖所伍之神進而譚神武夫血
脉骨色神怒則無以忤合冥明神行則無跡何者
精氣積而運微也故一人而呼吸百萬一隅而
捷張九地有不變則如俛首如匿爪有驟變則如
環無端如響應聲急而爭爲擲弩爲通雲正而歷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三

爲五嶽枯爲千鈞肘駭轟嘈嚇咤彭最不可當
禦夫孰測全神之所屆紀傳中亡遠舉諸士里近
冉湖間過諸元勲析馬鳬鍾緬想 高皇自彭蠡
旋旆推闢魏鄂二公當戶悉之中山收吳越定中
原平齊魯關陝旗鼓蠡行不聞逆有殺戮開平從
渡江以橫高麗土蕃沙漠交趾功居十九其所摧
陷尚以輕身爭能爲誠師武而神古今邈矣茲卽
不得高自引喻獨是人人咸具一神鍊之皆可作
武蓋鍊術之戒二曰怯賊氣貪饒精破怯惟膽膽

無畏則神決破貪惟廉廉無欲則神壯古人車不
軾廢餐不七失弱膽可強斯無難不赴霍嫖姚惟
問匈奴不問治第如其廉雖逾絕塞非天幸也士
脫不鍊此人謂處鉅麗豐饒率貪怯少骨神氣全
靡其將以江表爲口實歟何武之爲也定不其然
某復覩此中皖江東下繞鍾阜背三天子嶂雄起
支夾西行六郡縕結盤亘入國朝來歲年滋深產
奇偉豎勲萬里卽維時全盛魏郡無功然勘亂持
平代有事業矣兼今天象太白鋒芒掃角亢以流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四

變占白彗竟天斬強是主諸士行其盡東西朔南
經營而底定之俾 皇祖全用之地神武餘烈稱
爲後勁世世以畿南雄而因子某某等以一日之
知厚幸

河南武舉鄉試錄序 丁卯科

有志之士皆欲建功立名其號能成事須從求實
用始國家設科比文武士文止據帖括卽粹無實
可覆至武則挽強命鵠騎步遞程已乃發策籌當
世論著古兵家心其取制空無不實然其意中經
營者升司馬積資至盡護總統特進而極其下者
亦三積科出爲撫鎮祇候督試問所挾無論登壇
定策第言此三日比事卽此三日亦姑含籌當世
論著兵心如何畢合第與言騎步有揚鞭影真如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五

對大敵左右馳射無假款段乞憐敦吏乎有注的
如注寇擬肩擬額善息小亡二五無參天視空而
流集乎夫論遇則幾人登壇論實則三日儘足畢
事唐太宗身經百戰事平講武亦但令李靖教兵
法自教射便殿無他奇爾士立志不同卽難貌定
若不喜花法而求實事將自此日以往何不用焉
夫爾士故生長魏地也春秋時魏以武卒奮與齊
枝秦銳爭雄班孟堅詆之謂魏地廣稅薄今但較
衣三屬甲操十二石弩負矢置戈其上羸糧日

百里魏之實練何如哉管子言兵歷數論工制器服習機數無一不遍後之作兵者雖細如弓刀而其辨環澗擊摩三均九和蜀江漢水清流越砥無不窮其性得其情而易患之士至以赤足踏蒺藜文人如虞仲翔者作盡覽孔北海乃能持兵步履孫郎馬日三百里古之烈士練真實習性類如此余觀爾士鄉天峻地絡北漳滏南汝宛盟諸嶠函滙鎮東西信古大都鉅勝爲四戰地其人知兵自尉繚信陵公子以來稱兵法祖虛實之數豈不習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六

聞之而乃以此重相咨盡蓋有見於今天下喜手中花法喜紙上爛譜無紳弁一耳當步試日直指鮑公分命監東二路有二士焉發八矢皆中其一則右手勾弦向腋下左拇握處僅與胸齊矢出疾而平如衡其一則以身背的臨發特一轉卽舍射法皆奇絕史稱魏武將戰如不欲戰看此士神情皆射如不欲射以此言善息小亡二五何嘗無人使人盡如此擬實卽人可功名也班孟堅以節制倣魏士其說詘矣

河南丁卯鄉試齒錄序

嶽瀆演而青雲浮祖開人文業傳經國自三代來莫之與隆今世所爲排比言空若小道也則曰利投人而已奚其額門爲蓋嚮利者見有得遂有讓則楊子習非之勝是也余來督較意休然審其是者爲正是將遷焉而又意陸士衡爲物屢遷非道也一定以透旨認理四字盡之已諸生不逆也逾三年爲丁卯遷之利鈍於是乎見女其試之然工一葉而費許時寧遂謂巧力可必爭哉當棘將撤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七

時 先皇帝鼎湖龍升 新聖人御極天於是乎重一開焉天開於子天官書七政璇璣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也聖人開始子初出賜谷燭顓蒼正自內衡連中衡而中州河濟地較居中幅員近接畿甸天開之氣首達之蓋是時諸士利見大矣所見利大小利不祛而自化嘗試之日若人人以口代聖賢旨理自任方不知何爲不讓而又烏乎讓故是科所取文獨掩疇昔之未至而人可擬額門督而遷之者非爾力也故事錄成而序

齒夫齒正以教讓也以讓齒併讓文得失尚各居半以讓齒爲不讓文其心沉其氣柔其遜鄉黨心氣真其體聖賢有理倍切荀卿謂禮恭而言方色從而言致舍是而爭氣與辯則亦戈春黍錐殮壺衡利有得其與幾何夫爾鄉先哲如荀季和陳仲弓諸君非不以高齡名德與言語不朽別一等夷要以內養文心外乘新運爭先之獲千載一時余更終以此之讓成彼之不讓策爾天人之筆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八

江左觀風錄序

余里南畿江山盤沍風氣質重士所習爲義雅能具思力亦鮮佻脫不合若往所推一二專家直已風嚮海內自近科賈肆板行卷率取僻裂險澁以質新收高值士遂成桓譚之慕異陳思之務而爲幸洞之簇酒伊氏之歛衣其真本領反糟醕棄之乃不能以都人士風異方而反爲異方風品斯軼風斯下至勤督學臺約法如某子甲輩文戒勿閱士寢乃各求亡子而直指西粵何公持斧來當丁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九

卯大比期盡徵我祖京諸屬人文試而觀之先是所司各承委命差等列上隨署行而已無復契匠賞罰者公曰是且將合戰文者衷之旗也旗從風噓之則順而呼矣是何可不以正合而以故事收才情動反固亦惟利是嚮要丁才不累法情不累理併考辭按部琴瑟笙簧皆有天然成響而思力精芒亦濫肝其間發之洋洋盈篇素之颯颯可聽是之爲山司其鳴而谷從其應較之無本而險其字無義而僻其辭直河漢若也而公所竭心目

力分析評定纖毫無不發露自來稱苦心觀者不
少概見焉嗣是春秋兩闢科名高而占數多亦大
異疇昔則以爲南國還正始聲或亦引六朝人謂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收功動反乎抑知正律咸池
有爲谷應者邪董廣川曰上承天之所以爲而下
以正其所正王道之端云 新天子以聖明承天
與薄海開文明伸正氣純是陽明用事廣川復演
之曰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大夏於位爲
南正則我 祖京寔首應之今夫相文品者寒儉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十

江左得士錄序
往 皇祖重念南畿地比而士蒸始詔江以左分
督其學事僅閱兩使者而我檇李過公來當 今
上新啓御符爲歲則重光爲期則又論秀也公乃
先哀所得士之文而梓之蓋語於郊取爵於上尊
於是焉券而不佞履吉則竊有窺焉古者大司徒
樂正掌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命國之左右邇
簡不率者而移之故鄉遂所考常在三年大比而
其所屏必于四不變者爲其難化也今屬公以大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十

比士而承公以兩使者後其爲考變猶三之耳按
所屏而升所得何易易與江左都人士豐芭樸械
亡慮無文然山谿峘戇沈斥而徑易士生其間質
性多朴重以之居業可以爲善至於國家正令聖
賢微言濬以虛心發以妙指不墮時趨自成爾雅
此則善變事室不可猝得也公孫氏以取士爲文
章爾雅令一歲皆輒試業割江左分督矣必四五
旬而舉一郡歲既不給其寧導後後之歸邪獨公
之來七逾月而試郡皆遍歲一輒試者第了以其

半而初非迫大比期直了之耳公精評閱無晝夜
間覆發則旅士於庭尺幅之瑕瑜已略上口或署
所賞罰文於門屏大指在功令經旨中自標清芬
諸惡悖語摘甚不甚如初法從前他試小利鈍無
私循者士乃知潛心變易豁然於所得而公因收
其文蔚然成一爾雅之編以爲 新朝建元闢門
加額畿南之應是蓋惟敏惟哲惟公於公有之見
爲能變以歲之半而得收士之全而不佞猶以爲
不可猝得也公初入牙班所論列皆天下計師氏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主

掌以嫩詔王以教國子弟忠之移教也非乎比齊
地饑民靡孑遺公承命齎賑金粟各十萬餘所仁
活無算迄今幾復庶富庶富而教非仁無歸也計
仁人効國至願無過得士特神其教於文章一日
之權卽一片虛明捷速初非問之一日問之半歲
也而又易地之江左是夫朴重可與爲善變止于
三而簡者率棘寄者化地以士待公乎士以文待
公乎而後知天之爲仁人慰以至教之成者早也
方今疆宇多故動謂經生不了公家事須格外異

材夫聖賢語義靈變政事軍旅神明存乎人天下
安得復有異材載昔 開天從龍皆此中士寧知
二百年後無復有就研席而全張 新天子之神
氣者公固當從文章一日之權相而得之武亦向
者朴重之鄉饒自許也不佞履吉畿之下里人也
偶奉璽書便經榆社獲謁公辱公問言敬矢得士
頌而併爲我里勛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主

河南觀風錄序

直指楊公按中土受記考事惟明命是賦居一年
憲度肅清小大凜凜乃衷所試郡邑弟子文梓其
尤以屬履吉爲乘韋之言唯唯伏自揣謏陋從公
輟弭得督較諸士督文者宜言文公所拔非第言
文也風之始也古天子巡守或五年或十二年所
至命太師陳詩又或採歌諸播之樂章觀人風也
後世太馭不掌教士訓不挾車而職方所戒僅以
待埋輪之使至今日而民人風俗所爲詩歌者靡
博望山人稿卷之九 序 古
靡不成聲獨諸弟子員爲四民首而羣郡國四民
之父子兄弟者盡竭其神情意興專注於其家弟
子員排比言中以應功令而取利達蓋今之時文
俗之嚮而風之被莫若此也陳而採之多於詩歌
埋輪使者拔而板行賢于以詩歌觀也公今以
朝廷柱石動開天下大計又妙兼博學宏辭按行
所部時文小技空不暇論即往公車揣摩膾炙宇
內寧復談之欲幾惟以時文言風以中土風言風
四方此中陰有激揚所係乃大於是取諸命義目

覽手衡隨置甲乙與牒書平署俱下不言疲務使
有思必見有才必收要不越雅馴斤斤一軌於正
言語正心術正弟子員正而四民父子兄弟神情
意興正中原正始之本色莫不觀而興起矣公則
稱揣摩膾炙字內者也今所賞拔天下莫不傳賞
傳而正傳而風興之矣風中土風四方孰如以微
文係激揚哉周官三物曰六藝其大比曰考德行
道藝皆謂之興興不可強觀則興孔子曰興於詩
曰可以觀物而比之道藝也時藝也一也道不廢
博望山人稿卷之九 序 古
藝雖時亦道見道則見藝見藝則見興以其叶之
而韻也則爲詩以其排之而比也則爲時藝即時藝
何必非詩何必非播金石藝于是乎不惟可道而
更可詩太史可採可陳先王可觀可觀則可興以
正觀則以正興以中土觀中土則中土以正興以
四方觀中土則四方以正興按邪正有激有揚風
則興揚而少激噫揚之爲興抑又大矣維時履吉
初渡河行歲較發覆於蘇門山麓重念禮書歲正
之官有所讀有所書歲較學政雖非其黨正而學

政中有讀有書其歲同其事同督文者職也獨所
云大夫考而興之無所讀說者曰尊者其任重也
不讀而猶興若考而讀而書不有其重也者興于
古法又孰禦其捷哉知風之自公之本興朝以興
天下微遠矣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七

兩河徵才錄序

諸名公會心先資之言雖貴不舍貴如繡衣使者
所向河嶽動搖至徵所部諸生尺幅觀人文責化
成殆與糾察不分小心焉以履吉所觀中原近四
五年中持斧如臨川廣漢滇南三公皆亟加意而
臨川公以行文爲多甲子邂逅長安盡以相示意
大如魏收之於崔綽司空才士文章道好誘士一
法也今直指楊公來拔錄士且竣下尺一謂履吉
此中多便所習於題秘玲瓏虛活靈均未抽登其
尤者乙其未至使之改爲而壽陵之步如故也亡
已則手自與易要令每篇神理赤手捕長蛇生動
掌握庶幾哉履吉曰此督較不敏者責也自維受
事歲試八屬已周就中高明生不無其他狃父師
記誦之教入膏肓深謂如此已得利是矣喻以題
秘玲瓏虛活陸士衡之爲物屢遷蘇長公之初無
定質皆粹未能奪且文有不善應時竄定杜陵改
罷長吟歐公不留一字陳思王每好人譏彈所作
丁敬禮呈小文求定亦輒不辭潤色王儉自作文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七

令任昉點正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著述家其虛
如此時文雖小道何獨不然莫幸如鉅公大方不
愛指南而獨愛自護者何與嗟夫嚮利者有得是
已有數存焉有數則便所習售變所習以求其至
亦未嘗不售等售也以便習而僅得阿蒙孰與以
變習而兼得刮目哉若夫文人處心正未謀世韓
昌黎爲文人小好則小慙人大好則大慙盡人之
好不以易吾慙而獨信以爲得利者是邪非邪公
之所爲有進爾士也明扶美狀而藥石乃生意極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太

深故選極嚴有本之學會心不忘經手所易自非
諸生習語摸索皆見評識處盡是拈花點石是之
爲誘意同而所得異天殆以太薇身作中原導師
緣以此徵才其爲金口而水舌至足也諸士亦姑
舍女所學如尹知章神魂操巨鑿剖心如王仁裕
夢寐引西江水洗腸胃用是以報我公山斗爾塾
師其與同之

合刻楊用脩先生書序

著作家能博能識尚矣然必思理邃筆性勤二者
合而其言始富古之爲一家言者各有已成之則
例不具論茲欲於藏籍中隨心之所艷與其所偶
觸者輒自創爲編又於非類中雜見互裁皆取而
編之非夫思之邃固不能聯合也設復筆性作輟
半焉卽思亦循物遷去無復省識後世誰傳其解
哉古人著洞歷鋒芒毛髮穎幾鬚盡王充稱楊子
雲著書家河漢也然其覃思閣下至碎文瑣語俱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尤

肇爲連珠故今猶得存其什一自是以降代不乏
誦紀文人要其成書可數卽着脚御覽猶顧問耳
我朝楊用脩先生流覽閎博才情綺麗早依身日
月乃不能容於石渠倉現爲朝家昭夏謨典竟放
逐於萬里之外范蔚宗恨多公家之言少事外遠
致先生翻用放逐一生精力於事外遠致饒裕結
撰亦遂以送窮而用老也諸碎文瑣語心之所艷
而觸者其思通能類之冥引旁証如邢劭思誤更
成一適當其事比辭屬無不曲暢而止隨編隨繕

腕楮相忘不限卷帙多寡亦不求麗一事以擅顓
門要之原委絲分總無不竟之分部是以其成書
最奇而廣至倍百餘種前代雜撰之富未有如先
生者也信其思理筆性擅古今之絕詣更不容餘
人可以學步獨書種浩繁又歷六七十年來散失
莫簡有能家藏數本卽珍秘帳中誰復苦辛蒼撮
裒集齊安朱白石氏矢志名山事讐往垂來自有
纂勒蚤見先生書較弁州宛委所載爲多旣而長
遊北之燕南之滇又入蜀反於吳越有至輒購不
傳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壬

減覓之葫蘆寫之客刺也者計其收已遂無遺而
部分之大亦不勝梓矣會已謀之金陵潛園潛園
死羣書賈肆刻貲半且不耐安問竟其同社生梅
惠連好之慨不惜家人生以敦勵工逾歲時告竣
惠連家世雕龍懷衽金紫靡屑意而奮勵于馬略
之潛龍卽出其緒餘冠諸經生不能旦暮俊升司
馬而所謂憫良友之苦心尚先賢以逆志者乃在
於此蓋黼黻昭代惟藝文一脉廣大之觀神鬼駭
守聚者苦而若不知所聚竣者難而若不知所竣

兼以作者心運手追精靈自不銷滅必有人焉代
之翻然畢見而其人實不易得作者精靈之寄甚
貴甚嚴乃以畀之今日如日論者第作剗剗觀奚
足以語此識書曰董仲舒亂我書亂者終其未盡
也二子可以知其職矣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壬

重刻齊山志序

代

名山大川以藏撰著也若梁劉所云嵯峨類聚蕨
蕨羣積觸類而長重沓殊狀則自離騷代典莫不
模山範水夫非詞人莫發哉秋浦郡舊屬丹陽負
城有山十餘峰其椒皆齊又謂仰止賢祠史而因
厥姓以姓山也皆不具論至其山所肇響則自唐
杜樊川輩始聲詩之歷宋朱紫陽岳鄂王諸大名
賢留咏琅琅亦遂與山齊矣原夫山川顯晦猶人
之升沉各自有時茲山峰巒秀列巖洞虛穿宇內
奇險之境如四方削成但削其外未有神工鬼斧
削空其中如此者又帶清溪瀝爲秋浦蕭梁舊蹟
在焉堤邊柳浪浴天引睇空山更作綠琉璃光相
余不佞濫鎮此中間一幽討乃歎宋賢亟稱天下
無奇無秀若不作小大觀豈必九子遂北面齊
山哉詞人但以秋英堪把爲見情之題似此秘藏
翻爲靈威丈人所笑其他名篇勝韻又復散軼不
收大是缺事近乃稍稍哀得爲卽舊刻續而新之
謝靈運代山通道而肩曉間乃失雁湯茲山自唐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三

以來標懸可無紀極余不佞何敢以周穆奔山之
石自居埤岳獨如劉賓客盡掃巫山詩僅存四韻
觀者致恨寥寥不揣是役比於洞鑒風騷之情抑
亦江山之助差足文飾楚僖則可爲云爾已矣

太極洞經叙

姑孰郡署舊陳東偏而室之既翼且寧如也蓋乘傳乎此者未有異焉女南余公至止以其嫗百姓剔郡治者還居息其中雜物撰德合之乎六位六氣之本易而標額之曰太極又喻爲大遼家經言而係之額名以授校吉日若知治身與治天地有二乎否夫太極乎天地者非有太極以爲天地也太極乎身者非有太極以爲身也今欲有進於爾姑卽名而寓之耳履吉退而維周易書發棄壁踵之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序

以傳例擬之以潛玄究其歸無後得舍乃一二丹士悟引爲真誥參同援神等訣捷者昇去頓者地解言無不警良由彼事懸摹此求實配懸摹則汗漫可以由人實配則體効要于勝天若是卽言之成經安所據爲斷斷乎因追鄉者曾奉教棲玄手集比面請其提綱未旣曰今有一字訣曰忘得忘之解聖賢仙人思過半矣謹識之而乃今再翻經言則願謬以忘義作譯以率合乎太極之撰可乎原自義聖畫一承乘百家演之極極梗梗不具論

乃宋儒申之以無極以太極也顧曰而太極以動靜以陰陽也顧曰生陰陽愚所不敢詰則臆言無極太極也太極陰陽也陰陽動靜也陰陽水火也乃義畫則先一奇而後承偶者一陽火也太極卽靡不渾包故是真火體斯爲五德真完體大地劫灰之說縱不信而五行互生處定有一處生起說者獨推木德至矣無謂木所生之火麗相之火也太極混沌無處着木焉從生火嬰兒之始胎非先有肝而後有心也以心知傳血氣非真火不能用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序

事易所以重扶陽道家所以重純陽獨是生心之火不能無麗麗欲則燃生火之薪火還燼薪頑燒盡真火亦盡太極無器安有太極矣故柱下之言薄以爲亂首者貴無以觀之妙也穀城之書欲爲人之本者貴有以忘之妙也衆人徇有而火上取七六以中其熏蒸則曰順之者人亦曰生于位死于時矣至人忘有而火下畱土金以伏其熏蒸則曰逆之者仙亦曰死于位生于時矣太極之乾覆火舉之也太極之坤載火降之也覆載不見火也

金無火不產水無火不流金不見火也水又絕不知有火也所以徧虛空皆火皆忘火也太極之妙也妙在乎不有火而火伏火伏不見而後羣用貞雷屯水下則雲雨上作天地之經綸乃震又况抱六七之身業爲飛揚泄越所用卽育育無能旁立而着手夫此之略焉盡喪者而獨留希夷乎之真恍惚乎之精令吾氣澹不覺自沉氣沉者火沉也愈沉愈下命之曰海曰踵息于是乎真陽按所飛伏帝升其至柔以乘剛位形躁愛靜質柔愛剛惟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三

其澹適則合證之晉與大有之說不較著乎陰不能制于陽始附于金柅而有柔道之牽今陽盪入晉六又相資有此游魂乃得大有之歸魂五陽伏而宗六五以柔攝剛故爲萬物歸附照于四方使五陽不相忘而爭于少之所宗豈能召雲命呂隆堦遠壑此而不乖哉故曰真火之用兩忘而化于道合之則水益火也水乃火也真水火真陰陽真太極也健馬順牛取義何拘甲乙壬癸終始何名卽金鼎黍粒奚其建鼓而爲太極逗漏乎蓋昔者

覃令思博物洽聞初不信丹鼎殆至轉黃白爲徹視更信世間無所不有而欲求之五經不載之外彼視轉黃白徹視非易之太極耶猶二之耶而茲經言者固取方書指歸太極本體則謂之翼易可以翼易翼生翼天地可孔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姑就郡實首被之矣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三

易直指江左漫言序

南畿諸屬臺使鼎足分按而名嶽瀆偏隸江左按行者風清一道諸鉅麗皆浣濯襟裾間不覺几案之撩人也故蘭臺推爲仙使但三章體肅一往情孤卽有微吟多喜威儀自持而已詩尊雅頌豈不字字皆風邪昨夏我易公持斧來履吉每承旨音惟有憂時涕淚無暇論作者言逾年秋以瓜期登車出一帙詩簡履吉曰此來江左一年中漫言也此道曾童習而中棄之會令西甌得佳山水輒欲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无

泚筆今得江左寧無漫益公之稱詩若迫而後耐力不求肆者及讀公詩寫難狀之景運難使之事如繳翔翼鈎伏麟神之所疑手無不應是以其成之也句句意字字意窺斑者第以爲崙嶠領新異而不知意從神闢境那得凡近能使之遠淺能使之高狎習拱揖間能使之恢奇雄壯又能使之淵放歸趣難求卽二百篇中警心獨絕矣而變化諸體亦無不互見視顏光祿之形似殆未屑擬議焉當世動反諸家用一先生言正以雲漢下之耳才性

一本也求詩於別才何處得別公體性高潔無欲亦史亦玄靈均來未覩之秘謂此暗與理合音韻天成耳卽謂公掃却少壯簿書一字祇以名嶽瀆之靈發之亦正公自立雲漢處而履吉猶以凝神構警求于諸體之巧兼則亦何異一先生之言邪杜樊川爲侍御註孫武子建三策復澤潞魏博諸鎮再爲補闕倡取回鶻種落卒如策可稱經濟實才乃其跡半狎吾江左其爲詩固豪逸不羣略無牽縛卽五柳閒情之譏非所語于公之無欲合理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无

第論真憂時者自爲真詩家烏在其威儀自持矣

李氏重修族譜序

澄江李氏之有譜也怡靜公以海虞遷也脫兵燹而創譜系始別祖也毋求備守安公績而戒菴公編也補世數而已暨蒐羅於近復公支庶乃具哉封侍御見復先生曰日以詮綱也支以辨世也文以垂教也是之尚闕而余烏乎讓家故藏文徵錄與他所收散帙手爲圖攷爲文志其勤者三年而卷告竣緘寓嗣君仲達以示履吉竊發而讀之是譜之創修歲月序述諸凡例犁然何庸更僕惟以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三

古者錫姓立宗而譜系之書家習爲學官復置圖譜局郎令史掌之夫同此生民也豈聖賢之教以族類爲封畛與蓋曰人人尊祖人人敬宗收族而天下平是以各爲族者著以各爲合之義繫以姓而弗別綴以食而弗殊雖百世無相婚姻通天下之孝思也一族之孝思也乃末流之弊遂以門望相傾軋甚則妄冒攀附若河南馬祖吳興沈先反遺譏於識者李氏系出武以官或以木遠者無論卽所稱四望又自爲十一望直欲駕軼一代人主

矣先生與博載籍何難踵江左北朝故智援引爲門風標置而修譜則仍怡靜公斷自元桓烈公始其本支子孫寥遠者尚不以臆悉而所詳稱則自澄江赤岸改籍之後由支以作祖世系支系雖具前譜略如歐陽六一之圖大宗蘇端明之圖小宗至房以分次宜得各祖其房而各子若孫宜得各祖其房之祖名字複犯彼此互支一切註派毋容淆混祖與祖爲孝思者一祖之孝思也因是以約略生葬廬墓嫁娶特表開家亢宗與賢閭節孝以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三

煥屢輯之家猷自怡靜公以下三修有待者於是乎觀成而嘿慰怡靜羣公之孝思先生之孝思也嗣君今執法太薇每語履吉嚟嚟於天下至計不若家封史居固能實收族先世遺畝無幾獲日惟貧族生事是推凡育孤贍後無方赴之祇恨力之不心副也通於濟之窮者則有譜之法以收之而履吉所聞先生孺慕二人有懷明發無可解起卽几筵署曰思堂今逾艾猶日五思不釋也而不思其所尊所親者乎通於思之窮者則有譜之法以

合之譜修而赤岸之族生生世世以相愛敬令
人子若孫者嚮其風確然知宗法之可以興孝可
以成化也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
曾子曰孝施於後世而無朝夕先生之謂與如第
云仙李蟠根爲隴西家聲重者則鄉子無貴言祖
矣

孫氏續修譜序

譜何昉乎漢司馬子長採世本世系撫周譜國語
作記與世家而姓氏之源始著歷晉魏迄唐宋譜
牒雖盛宗法已亡君子悼焉至於今并譜且不存
矣嗟乎世窮則澤斬澤斬則族疎高曾而上無得
而稱雖有慈孫著存何有自非于重譜之中寓立
宗之意而欲令後裔曉然知尊祖敬宗於以合族
何繇哉宋世言譜宗者二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
歐陽氏則世經世緯法史氏之年表蘇氏則系聯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三
派屬如禮家所謂宗圖其法具在可考鏡也輒近
間有作譜者第尚右姓定甲族位望赫門第高則
強附牽合以稱族真贗悠遠莫可究詰即使草創
潤色文藻華贍亦何可訓也吾姑孰大隴孫氏舊
有譜其先宛平公詳哉言之矣後公百有六年別
駕夔元公績而修之余辱在里姻頃覲省歸自都
門文學鑑雲君艤舟過訪因出以示不佞不佞既
受而卒業于其叙姓原遷徙也曰淵淵乎林林乎
始自姬周歷吳大帝以至 明興其初生其成娶

其中業而後昌其既渙而復萃若指掌然法之良也于其系提綱世系也曰遐哉博而核詳而有據歷世若干紀肇自黃祖述及仍孫各以類系若挈裘領足比國史矣于其輯傳也益感而嘆曰存者存沒者沒宦績邪隱德邪聲名邪則其燦然者矣彼所謂亢宗者也不墜其家聲矣故其宗日益隆隆君子以是知孫氏之多賢也于其列宗約也又感而嘆曰繩以先訓矣規以家法矣孝相教友相率義相勸過相糾諸不率者譙讓之擯不與齒豈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三五

徒整齊其世次已哉于其志嫁娶也穆然深思曰家國一道也內德所係重矣閨帷之德壹外不聞厥有賢媼貞婦煌煌乎與淑人君子方軌忠臣義士爭烈矣于其記丘墓也惘然咄嗟曰先民祭遠祖墓且唏吁流涕而不能自己者志之也中原之丘隴何纍纍矣今于孫一披圖而悉知其葬處千秋百代而下忍令牛羊牧其上乎先靈不雖死猶生與善哉孫氏譜也觀止矣以較宋二氏又何愧焉雖然譜之作也宗法之遺也使人知尊祖知敬

宗也顧譜非難以一身合族難以一身範族尤難是以雅歌行葦終以維祺詩咏角弓先之立教彼夫編戶之吐屬隸之賤視同姓若路人等宗祊如仇敵縱譜牒炳於日星猶之越人之視章甫耳又奚益以今觀於孫氏譜作矣別駕公以質行倡之諸文學相與輔翼之夫蘭芷漸於所滌蓬生麻中而直鵲鵲非族也翼而胥化螺贏異類矣祝而速肖以從者衆率者先也自茲以往孫氏家以人重世以裔昌世世稱右姓甲族矣僅一譜牒誇海內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三五

哉文學曰命之矣唯獨余一人佩公言卽百世而下且藉以不朽

銓政小述敘

人材之生各具一質在銓管者特因而付之故往
昔稱參伍羣材惟在粗依其方夫有方可依卽如
不咨都令史獨號檢括精切猶可幾及也今國家
多事民瘵財智幾類三空所需救時之英百千倍
急究至於無舊不求無署不浮矣而每遇矜肘之
露公私羣議乃莫有寬責索於銓司者古之材有
培養數十世始出一人焉僅了一事其人卽已千
古今奏古今之難事欲徵一時之人材須爲了結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三

而又不取謬謂此時少具此材又不敢以依方碍
無方之實用又不敢以無方爲壞方之作俑正令
盧子嚴樂彥輔輩當之不知何以得名真固雍容
而又且同舟心切者推轂章盈夫海內人望物情
自異家調戶理然而巨源之賞拔或來山氏之浮
沉所貴握其環中以給四應令官材惟濟債之慎
而平鈞靡衆獨之膠庶幾多材戮力幹救不亦維
時綜敘者實貽之與以此程往昔參伍其爲操心
孰劇邪國初張東白先生謂登朝來見士大夫凡

再變其初惟講政事其後惟講文章蓋指上有好
者云今天下卽多艱虞總以實際籌邊一事最急
而士大夫真神情似不屬豈仍待上有好者邪若
是則公等小銓雖稱劇稱苦亦何辭於肉食矣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序 三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序

王氏忠義集序

不佞往讀平播書于青龍關之漬咄咄王將軍以孤旅殉也將軍故霍產而不佞適以遊南嶽來住霍得將軍子某狀其世烈以請乃知將軍父故義士又先以捍流賊死蓋父子通殉國已不佞因爲誌銘及傳則旣以直托之未盡因檢先後諸辭吊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詩文盈帙俾就木以廣識不朽君父子精魄日懸奚埃不朽以木乃不佞則反覆慨歎於忠憤獨激之感愈不可晦也從古真英雄殺身成義惟一意迫起遂掉頭不旋若經心口相問而僑脫之去決前萬無一濟車可以發廢餐可以七失竟不以易其殉頸者決前之無所管也義士旣不受職比三屬將軍又非期會如五將而以一肘撓奔寇一旅截險隘豈真厭七尺而蘇刀以死與耽耽醜類火蒸水決不知其身之獨也刀斧而木肉于何以旋

乎令人蚤如兩君創賊當不遺鏃矢寧令轉毒江左卽金中遺酋奈何以煩尚方之劍哉夫惟前者以身覺其鋒而後者遂得以全襲其頓徐乃案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而始逆諸國門殲諸國上是亦霍諸邑義士以血身作衛而播孽蕩定將軍攻堅馬革之烈非其嚆矢邪陣亡誠靈覩兩賊俱駢戮亦當從黃泉相勞苦作飲至而况核實推原者不敢沒義士將軍以口乎君父子固無所恨死也人等死耳而父死賊子亦死賊何如兩得其所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二

顧賊退而霍生矣賊夷而賞懋矣乃獨使義士將軍冒白刃以往我罪伊何若義士固爲一鄉團保耳彼蒼謂宜助順竟不念而以腹穴槩也毒矣迨其子非三世也臨之以馬上塵還何不可而爲青龍之燐泣爲此又忠臣義士所以涕泗之橫集也不令人感泣固不足傳謂兩君以死功博傳不可也不佞則又謂兩君以冥冥死固不如以死功傳也無論今邑祠蜀祠春秋不絕卽展集而篇什洋洋哀歌勝哭視前之冥冥死豈不足道假使兩冒

功乾賞邀大鑑晉爵級爲快等之草木枯萎耳仲
之所得孰與季多乎不佞則益謂以夥功倖生又
不如以獨死功傳也不佞茲則周視霍左右皆
高皇帝龍飛時五公十八侯產焉霍開邑近僅百
年據所隸者未有載載之將自君父子始夫忠之
屬不必盡出死綏語曰一國齊義一日皆白卽國
步平夷而無限擔荷總之惟獨激直前固辦也不
佞將有望于霍之興起者而不無望于君父子之
靈也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三

陳仲雍首宿齋集序

余乙卯入燕從喬伯圭寓得仲雍發語間遠意常
有餘諸稅文能事非余狎之俱似不欲見者輒目
定之曰仲雍非直淹雅聞人其義烈可託生死伯
圭曰知人哉逾夏伯圭偕仲雍守禦滴水而余亦
乞假南矣中丞雲陽汪公欲圖宣大口隘知仲雍
精繪事以牙校從珥三寸不律歷千里鄉衍間諸
塞徵亭隧守將趾所不及仲雍目過手追皆遍自
是心志雄宕與往日湖山嘯咏別開一腸時滿且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四

比姬控弦壓滴水幕挾賞伯圭片語折去則仲雍
先商焉余鄉人爲職方者緘書余方嘖嘖歸續伯
圭而張帥撫順覆報至伯圭因慷慨條上方略職
方計所以副拊髀者無伯圭若推叅戎鎮江仲雍
不忍離則又偕往而三路進兵之役起劉帥伯圭
皆南將也兩人積相賢無慮忽相阨也而經略以
馬上催趣清河撫順師進併趣劉帥師劉帥素習
川兵能又素背危畜之意遲與俱經略以馬上連
催故督逾急伯圭固監高麗運至是則別爲諭伯

圭劉帥嘆惜若卽馳往取厥印劍以殫劉帥聞之
曰是殆喬欲自爲之邪遂與伯圭二方伯圭得機
歎曰事悞矣仲雍議疾往晤監軍入告幸少尼監
軍云固知此法當失獨經略意決無能移仲雍遂
反見劉帥往泣辭經略門扇拜於外踉蹌行部曲
都無色心知逼遣既非策又令兩將軍意失無所
通其進退而徒各分一死以謝也胡濟之有則徯
爲微聲以送伯圭行又自送之牛毛寨反於喇喇
泊侯焉劉帥果督伯圭前鋒行益厲而身亦冒進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五
不反顧曰勢且死亦靴中刃在耳不能聽決尚方
劍也于是徑絕董家寨馬家寨所入逾深及清河
師覆撤箭不得達竟同沒嗟乎經略固師中大將
軍也業以間外推之而又馬上催之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豎儒敗乃公事此恨千古不滅抑劉帥所
遲極亦數旬中耳卽云老師潰財數旬中十萬衆
潰亦不過三十餘萬止矣較之一擲全潰算消幾
許萬邪馬上之催本非 天子命况將在軍之謂
何不畏生命橫罹鋒鏑而止畏言者之議其後此

何事也而尚欲唯諾言者可爲痛哭莫甚於此仲
雍於泊訊逃卒知伯圭死慟呼曰血肉同盡要如
伯圭得死爲難颯颯忠魂尚隨故人影長返泖上
邪匍匐重來鎮江署中人事去子影酸悲卽不
絕亦幾死矣檢伯圭所遺故物纖毫當悉載歸耶
若定侯而是時署中無一老兵誰與守者則且語
鎮之子遺曰伯圭死生尚未卜吾一書須若白遼
陽監軍中實陰請封記封記至而仲雍始悉遷之
遼陽爲伯圭位監軍來哭仲雍與卒哭乃請驛符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六
以行定侯崩殞旣蘇出仲雍所載卽不見父而見
父三年疆場手澤無纖毫遺髣髴見父也者仲雍
于伯圭父子險阻艱難交情生死何如者邪余今
年以餉差來里仲雍過存不勝京洛山陽之感相
與泣數行下徐取仲雍詩讀之才情義烈互爲乎
尹蒸動視其所至當有能名之者而余獨爲叙其
忠友之概以寓往事之憾嗟乎騎將軍馬號報恩
子僅僅在河陽幕中世事何可言邪

賜綵堂問鶴亭詩冊合序

人自孩孺以至壯老率之曰性聖賢不深言性而深言情孩孺之愛慕親性也其愛慕之情之天也載寢而往免于水火不時乳則啼不時傳諸懷則啼忽視其乳若懷不卽其父若母也者則去而益啼斯已血氣浸種矣顧愛專一而無適遷則何以言岐性使終身不更是特近取達此情止耳夫一受遺體歷有生五事無或可以不遂乃獨歸之少慕致窮其態于不得君之熱中所謂變也世間可博望山人稱

卷之十

序

七

晉惑人意猶有時轉相移奪惟至得君富貴喜可以忘戚壯可以忘老慕卿相者齧臂盟而去始負而生之析薪而不克荷故曰弛其過也然而君子無取也師氏教國三德稟諸日月士術非是無稱首功名之士巧于噉時名靡所不捷足獨經天大懿從古無能相假漢何武迎母不至卽上印綬而鄰居哀感因留異日之銓曹以明忠之屬孝之門莫此爲貴生養沒思兩誥孔門至今不朽非以仕宦重以仕宦行尤重此夫有所不受變未始冥于

岐也不佞間誦採蘭則願士大夫有此本務庶幾于理國家也者而乃今得之憲使李公其人公起豐城世家致位給諫俄而建牙河北亦遭時通顯矣匪直鍾釜適也然而不肯留也謂安能遲索若畢而河清我編爛乎則亟以終養請請而歸而直指秦公因以顏其堂曰賜綵言以君賜不以得君故移也逍遙晨昏逾十餘年所期罔不竭迨乎流先風木哀思過人穿草廬塚旁比于溫清地下時則仰天長號遂有雙鶴停飛遙空渴唳悲鳴助哭

博望山人

卷之十

序

八

絕似隱之含泣長凭欲何怨訴更若雲天增黯風聲變慘孝子此際心骨寸寸冷矣乃入廬而書問鶴以自傷嗟乎異類何親晰愁如對有告尚然語慰嘿問但有摧腸事不必痛哭流涕而令人淒欲絕者謂此是也親知有知其事羣投以詩詞爲解蓋卽以堂亭二額標義業成集矣會今 聖天子用人由舊起公持憲節駐酉陽酉陽官屬蒸于純孝亦爭援二額裁爲聲詩而郡侯毛公司李辛公哀爲帙因不佞託聲聞之知以其首簡遠數千里

用乞不佞言不佞則與目重復容也爲親者或以
微喜或以官泣誼不妨兩高憐于衷不釋于厚惟
吾情快矣公乃決諸萊子之絲豈惟敝蹤法星一
官雖三公罔易耳令草墓徘徊仰天借縞衣君轉
訊司命禳吾三公而肉已寒之親骨捐頂踵爲之
曾一官稱法星使者哉無若何復載諸西陽強率
修途爲顯揚地和訶答響倍重傷懷心結無方莫
適斷絕鄉所爲富貴行日來日閱矣而吾情以故
存語終身孺慕可矣酉陽夷苗雜介悍不卽馴得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九

席孝慈之使偏爲媚茲東南半壁且象諸天明則
不佞茲編又何侈言之也夫實不至者情僞情僞
者勢畸于率屬何加哉蓋至展帙而詩不盡思又
無不還觸其明發而永思故曰親親無他達之天
下也則以完公之厥施

元靜初中丞散人齋詩集序

大中丞元先生往就其鄉蒼龍峽築居爲韻書集
數百篇復自爲傳稱散人旣已石於齋中而因以
題其集履吉讀之峽中之勝先生之興寄備矣晉
魏人著論詞家以形似爲工夫形日新於前而辭
之似者益寡矣吾無主焉以役之而第求一物之
雕刻所遇幾何古之名其家者大率體氣高逸自
立於物表物不得而櫻之情生韻發手到篇成令
刻而工者翻失其所至比先生之不雲臺高議而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十

白駒龍峽也舉世間之物較吾龍峽之有不與易
焉嘗夢遇緱山仙人爲五言古記之先生紫髯風
動神觀翛然體中正自有青華氣高於物表素矣
而龍峽中之物如桃嶺如摩霄臺等勝更是世外
物所以發人情思者日益鮮新先生復招海簑翁
以共探厥奇每一吟咏第出其有之聽其似之忽
已難狀之景直在目前如入武陵源所見亦是人
間雞犬而其境地乃在漢晉上已彼與物爲緣者
欲執形求似其曷與于斯善乎坡公頌服香山居

士世緣淺道心深一部長慶集鈔評也先生諸篇
中間適卽香山所自署爲淺爲深辭必傳之辭之
傳神不啻明鏡寫照令神本有欲而遠爲辭以逃
也卽逃亦不覺自露而辭若爲照以寫焉夫書空
何必不空谷也物表真人體素者語素不霄壤哉
先生傳散人以峽中之有敵雪堂之繪壁浣花之
覓樹移松若止以卜築一事向少陵子瞻買隣少
陵自許稷契子瞻忠義之氣文章筆墨鬱鬱芊芊
此中尚友先生不言履吉亦不欲言且如題爲散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士

人齋集序

申維烈古香齋詩草序

吾維烈之慧徹成于孺諸所能文史以振綺之華
發之者悉自遷不行逾冠來師祖京上庠課弟子
居業既多暇時以公役出畿東諸郡山水間吟情
益豪合得古香詩草一編蓋維烈之集始于此惟
韻言之行世何動反而不已也不知所號爲動反
總不出天賦之自近非可以相勝故或以繙繡繁
絃而驕寒儉或以小致孤懷而矜側艷身所賞罰
未有不賞罰於人何者有限之者也夫賦之自天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士

者如音樂中之浮金輕玉自泛於水其體質不可
學則其聲韻亦必絕模擬矣古香之爲集格調雅
令旨味清微大于嘉隆今代間嘿領其會然其意
初非擬於必超以爲矜勝第於賦有之直徑造焉
而其去崖已遠余觀維烈蕭然處身求之以熏轍
旣不可得卽謂抑情約素足爲賢者然其潛韻玄
心體質去人本自有間鼻從秋浦來坐子遙集堂
風雨春燈深更對剪此况似不可別有持贈徐讀
寒帷所得諸篇人中句中今邪古邪益使余靜心

歎汪洋之難涉也矧于新集之出曲阿昕日卽有
經天光彩不可彌量者乎君里王司冠公著作之
富本朝無兩要亦名成最早不親外吏事雅得耑
精結撰維烈逾冠策名乃若欣然自遜于百里者
而引託苜宿庭中更得金陵佳麗偏助月露之情
自是翔翔南北地皆有餘閒而力悉以全赴卽不
爲詩而強爲之猶畏其暇也加以天固自縱金獨
能浮而玉獨能輕以遊于日富之境彼執其有限
以敵君之無窮有不早自崖反者邪或曰伊陟武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古

卷之十

序

古

自阿衡少陵 原必簡此雖如東漢人論公族與

竹彈絲之意余所欲導古香鼎鼎當

不寧惟是

李渤海四品稿序

著作家敲枰格法比判人代或貴古而賤今或陋
摹而尊創無不有蹤三尺而於中搏掄扛舉拔山
之力竟不能助原夫工力人事也識力天授也一
篇之識有等量則一篇之變化與爲等量推而一
生之篇章祗肖其一生之識茫茫世宙盡是中人
此秘兩塵筆髡而老至徒然浮沉之民而已夫天
若授之者透穿今昔握照炯然於以比事證義摹
與創兩不役而格法自成天下尊而信之而代從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古

卷之十

序

古

此起也讀書萬卷下筆有神博極而才長也非博
不作博固代不數人然不乏隸事偏強而臨文反
儉以馬喻馬馬盡而止孰與非馬喻馬鈔引何窮
而又有緣飾古初鑿裂害義汪洋失確併掩其典
馳騁不馴但舖其糟者博與才不可學而可學若
夫識卽在博與才之中而能學博與才者不能學
識大手筆網彌瀚海參元化而藻國靈非此寸煢
流攝烏在其不與羣子共坐位乎履吉所以心醉
四品稿而以起代之事亟推吾渤海先生者也先

是先生五品稿行世稿詞諸家已驚若河漢無極
茲則哀近五六年所作於我姑孰郡付剞劂再告
成先生博極紀載耻一物不知嘗築樓號小萬卷
追李長源於小破盡孰能爲之大但稍出本門的
事成語點染毫素計所剩膏馥已足分飫餘人乃
先生筆落簡言求諸遠極言求諸變時倒天河屈
注時吹春水穀紋一奏未間一響卽振卽有辯博
家至此語不知何以設倘更欲求諸淵放意不知
何以歸先生掉臂孤行寬然兔起而鶻落也先生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五

於所讀書不主一故橫見側出皆可通引作義計
閱覽時非必有心編削以事類作暗疏而思起自
來如行兵家觸處爲首音律家旋相爲宮厝之則
奇正莫窮按之則莖節同奏跡其旁撝證響從前
絕未經翻出惟考以篤論則又天壤間必不可磨
滅必可令人翕然心折而無疑而至韻之爲詩非
理非才率推開悟識既在先則悟不必言加以藻
思綺情風馳雲屬青黃不抽而儷與象有會皆玄
舉開闔頓挫沉着痛快之致由風雅以迄近代無

常師而兼入其室較之腐毫踴壁希一言之令不
勝就將豈不千里方今韻士率多小致雖差行人
間特山澤而腴者耳先生固將以撰勒之富黼黻
蓋代地位迥別彼有喙爭鳴奚自窮所授之秘乎
五嶽分位其四水所支紀皆濁汭也獨泰山位東
經以渤海以萬物交代之處戴於無底之谷名曰
歸墟八紘所以宗五嶽也淮南氏謂土地以類生
人而辨於水山海生人之類幾辨而會爲先生歸
墟無底乃全肖焉濟南固類而先起者弁州定之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五

曰北地大濟南高皆各從其體制氣局分標雄長
卽兩者已自難兼矣若試與探羽陵蠹書以迄宋
元百氏兩先生有不欲觀者有限其觀者也蓋博
識等量穎末見囊竿頭無步也先生業全具之萬
有爐錘日涓壤而日山海令以贊皇之一品稅臨
邑之崦嵫允大允高評無別定後起者將褰裳涉
足之不遑履吉又何敢以牛渚一宮問茲集之藏
山也

青山詩草序

往昔客長安商飈習習時則我陽仲林公相跡於
花宮雙樹間神觀淡穆與秋天俱宵袖出統扇有
新題數絕履吉歎以爲經年追逐馬足最後忽見
玄心哲韻有如乃公生平可以無恨越數日除書
下以公令我青山里社履吉既幸依拊僅容襍間
續以癸疾伏草土者五霜及燕遊不半朞卽旋蓋
計鼎秋迄今朝夕邇公者已七易年緇衣適館之
緣邀天獨久而公吟情日富隨所賦咏輒手落雲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七
箋以示則履吉邀公六義之教獨多竝得習而論
次之公秉性淵粹外省而求理視縣罷絕一切躍
冶可喜惟以真意默調民間之寡會幾於遷善莫
知所爲加以真宰所存本超人外機務之餘盡發
爲詩固非虛述而其爲詩亦無不婉愜曲肖者公
之學詩卽廣所根極乃其體製華淨無病累又運
思精密巧構形似之言而出之以風流調達其源
疑自張黃門協而以王孟之聲律依永相宣使篇
中權衡擲括動無虛散詩人之賦麗以則於公有

之詩家皆習聞衆觀平鈍獨觀警策之說然警策
必由思理精密乃能以切近爲高遠非若世之以
險仄求者也又曰辭既失高則宜加事義夫屬辭
比事謂爲通談世所比事多不相通不相通則意
與篇俱虛散而無權衡卽一出之句偶獲之奇終
是千里山谷喜老杜贈韋左丞詩以爲歷卷謂如
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由於用學平典結
構深心所致公爲詩不苦着事義而事義酌當收
虛散以爲精細卽簡古而有穠纖此固詞林之的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十六
派已羊城在國朝文獻鼎鼎近代梁歐諸君子皆
景正始之音鼓吹休明流風被茲逾溥屬目崇尚
險仄獨高前式如徐景山通介猶人雅尚自若公
今復起吹簫翻迴以取海內之均其誰不從一琴
青山千載而下不知何如寄想牙絃之始作也

郡丞梁澹寧學閒草序

新會梁公倅吾郡朞年不佞履吉乃從嵩少歸觴
我攜謝閣上賦四詩徐自簡舊作隨笥者併到郡
諸什題口學閒草見示余謹謂自公來長江上下
千里惟兼與靜有靈無咎計供公理詠爲閒亦長
俟久成登等官去請哀而泚筆其間公雅不逆越
庚午公有事武閣下教如憲指嚴武士譁公曰久
於此非我志是矣不足微罪行哉卽自投劾起歸
粵余悵然取成刻繫此言也東粵詩道與舉子業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九
相爲童習然皆稟唐音不苟作遠者亡論近代梁
歐諸君子集具在卽邇者此道爲一二卑率所煽
粵士無一附者公用其鄉法加以性成如蒐賦千
乘考聲六羽雖其境兼清贍其致兼華淨而其根
本固澤於道德更與競字句之工者所得不同蓋
公早服膺里先正白沙先生身言之教更精經學
運靈鎔匠厥有經緯幾窮三極非第如郊天用麒
麟之皮孝經用曾子家策者開元中學士集七寶
座下講議經旨獨張九齡論辯風生升焉餘不可

階曲江亦公鄉人公微詩之唐也卽繹經亦叅曲
江而升開元之座矣至公往在公車爭稅璫爲百
姓請命同盱眙馮公授漢獄書當世皆高其節諸
恩贈有加而公僅從故物蕭然龍蛇郡丞今復非
意蕭然來去無幾微見顏面獨若自得於五七字
中徘徊吟弄夫先其大治其精有三辰斯佐以景
星有喬嶽斯碑以林薄古人推此尚矣非公不得
視此草爲閒非公亦安得此閒而余猶悵然於公
之來去爭此草久速益損閒其殆兩塵也夫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辛

方人卜姑孰小詠叙

吾郡數年中有絕盛事渤海李先生來爲守宗工登壇方託穀音於九臯而一時和者如虎林方公爲貳武陵胡公爲理令當塗則新會林公職事導利之餘皆大放厥辭稱名家遊集題什各爛焉盈帙而方公則棲神恬漠直所謂有言每見其寡諸所觴詠取爲詩獨適而已不急急以示人而詩意詩品則羣公蚤以睂睫迎之不在姑孰小詠刻成時也刻成公乘五馬將行履吉乃得而誦之其神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三

遠者其旨自曠不必執象以工意而意自與象得躍然天趣起而渾然章永流雕鏤刻畫真覺有待之爲煩況於數他家寶拾牙後慧邪以若稱詩正使行歌響答不妨一人獨拍乃按題卽事咸與羣公金石相宣而又不早泄雄芒祇留此一刻後成以實前者睂睫之迎事所謂愈出愈盛已白香山題江州司馬廳云司馬之事盡去若有人畜器貯用雖一日不樂惟可養志忘名今檢公詠中十九沿江要害器用何如真實因歎等此江也江等此

司馬官也古今地利時勢夷險何其不同而公所爲詠言意象自得又有恬於養志忘名者以視白江州古今人固自未遠也今夏武陵新會兩公旣先入京華李先生又將以秉憲行而公且旦暮去守名藩履吉鼎婆娑羣公間亦蹴躡征途姑孰盛事傳自此始人與江山聚散之感亦自此始獨詠言留鎮江陬廳事雖異代與香山生氣共聚不朽可也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三

司理胡助之詩序

詩自永明而下沈休文限以聲韻江文通過於模
擬古風雅之變極矣唐初沈宋復定著律詩至陳
伯玉始以復古崛起而一代光焰如杜李二公卽
所爲七言律於唐體中故自超超高逸李猶本色
也杜雖間極工麗當其曠然行意自與古爲體何
嘗爲聲律所縛近代嘉隆稱詩家欲以律律唐作
者於少陵有微辭焉履吉雅不喜人輸攻嘉隆稱
詩家而如此拘律平章亦不能自禁其胸臆蓋詩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五

挾逸氣則已絕去潘陸徐庾之俳體與簇事矣雖
不期盡如陶靖節爲古意直凌建安而上要使律
中亦自有風有雅有騷何不可源而出之豈直增
二三字遂爲聲氣不通之事而斷以沈宋輩爲律
之鼻祖乎噫此境蓋大難耳世間一派庸熟信口
詩望逸字既如在天漢卽有使事抽黃對白與夫
句擔雄力者覽之若錚錚不知味去何以只覺不
韻蓋逸不必出數者之中而是數者所就與逸則
絕無與焉原夫庸氣肥氣猛氣皆從胎來不可藥

猶之逸氣胎而有之不可學也吾助之胡公舊爲
詩雖不多然一往具有超絕之韻記長安大會海
浣詩獨飄飄其風舉及來理姑孰初猶專簿書未
暇白安黃公讀諸題聯曰句句是詩家妙境何不
仍放厥辭鼓吹六義而公蒞事久已遊刃了之乃
借公役長浮楊子上天都九華諸勝江山之靈益
助其氣卽同一興會詩而無拘無縛自在遊行則
意公之詩固胎而逸者也逸則不必與時絕而自
與古近不必離沈宋聲律亦自駸駸凌建安而上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五

耳食猶人信道在我將奚疑乎劉彥和曰男子樹
爾不芳無其情也桃李不言成蹊有實存也情逸
則實存履吉不敏敬以不言之蹊定公崦嵫之稅
矣

劉燕及遊草序

吾友方潛夫比舍京邸時亟舉燕及先生交羣紀
間今之孔北海也已張鬚髮爲熱語余則仰天歎
世有一人知己兩賢分任者哉今年先生過余里
結夏乃得稱潛夫介進語如古歡間出郭坐小齋
行淺酌先生起朗吟采石弔謫仙詩人徒悲異代
君已厭同時余穆然追賞遠矣君家郎中于巫山
政得五言數韻餘悉刻却采石當余戶牖近頗思
輯吊李詩着此一韻以校餘人都覺知不逮白遠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五

矣因發比來諸什讀盡帙私與興象結契篇篇十
字謫仙樓也更欲爲推語則想百年來詩家之變
可知也唐人爲此蓋有異體而無勝言後世所爲
差代當時固與相忘或一二謗傷則已羣兒愚之
而今百年中顧以動反爲勝變於所變與變於所
復動反之具體可十一手而時夜輸攻先有其言
矣身所輸攻旋亦坦腹而受後世之彼是何如哉
雕刻誰料纖毫自矜杜陵此語獨念時爲欲涕不
揣亡如微先生潛夫不敢言結髮事然度終無能

以管臆推先生與當年望幟而口舌漢趙也行謁
諸潛夫意毋曰三人占則從二人先生其以一日
爲後世也奚疑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五

李元鎮檀樂草序

文士極意所命攻一言之合時蓋盲然不知所遇也而文情若自遇之于凡世間物象各就其所近悉能用我以為寄而當世興象同寄之士不論道里遠渺亦殆有物焉交作之而如期乍得之而如故以為是文之能為乎非文之能為乎今辰之役余與元鎮偕出涇陽老師門則因發示諸所成揣摩編咄咄汝南生選不盡義也余為終數十過其沉湛精瑩之致令浮筋驚肉頓起而巧意所匠更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壬

於格力微顯外運有天機此為鑒材博而遊神遠矣比益昵就焉竊請其覆則自諸體大篇而外以雜及於古今圖繪金石之事果閱覽博物君子也此際一往深於以文生者而疇其知之余雖雅奉不及顧摩安自娛嗜好頗不浸異元鎮則又謬引焉而以為交得當也先是余里有老丹青客汝南曾介余姓字于元鎮歸而轉介于余茲師門互通軒然往語一奇也誰令交作之乃以成故君家端叔與眉山諸聞人集西園得伯時為圖而勝此輩

手可化工化工還如有期之兩子應求已自有物無心得合處處生情凡人所能為文也不能為情不能為情取世資而腐者是也惟此文情靈變收攝故不可以昵其所至余既以之得元鎮而且欲以齊天下之眼也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壬

程凝之詩序

黃山郝子荆孤清士也語不肯借人而獨向余舉
凝之不置余舟過淮問凝之僑寓爲三日歡凝之
體制雖高爽通達然性孝友陰重無儻蕩交居常
歎束髮讀書試國子不得帖括利據經世想乃涸
跡淮海從人以什一呼我我自退局重樓百城書
史日夜務課一詩我磨書詩書詩磨我邪此其志
烈固未易以語人以故爲詩無幽思之患而有其
要渺無逃絕之跡而有其沉冥寧境自生句毋先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 序 元

料句以待境寧句創而境終在母句似而境不可
尋當其合處情事入微金石依永卽其險處雖自
爲凝之之詩要未嘗非詩人之詩古人命不配文
如君山之雲敬通之穴徒亦消耗自傷而已凝之
獨矢胸中不搔首問天而惟鑽厲於羣書惟取羣
書而鑽厲於近古五七言之句又入奉慈訓外奉
良友收神歛相斷棄諸誕經怪牒類唐荒放之句
而約其精于要渺沉冥是其志烈誠未易以語人
人亦何由窺而定之邪借以凝之才少工時人詩

無慮不塗膏醉墨人之志槩不可以同類喻猶之
古今詩品不可以一家量也余間舉杜陵句雕刻
夫誰料纖毫欲自矜凝之曰此語着我心可泣置
閨仙詩在唐人中取境自苦何如者而李洞孫風
鑄像繪圖至於頂佛號尸祝長江簿何以得此於
人哉評者乃以後世楊子雲爲况邪若夫子荆則
已交臂得之矣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手

王巢父詩序

巢父自少稱詩近代壇坫諸公皆聞服高問好遠遊杖馬簞橫歷九塞邊將幕說詩者所至爲賜與名因其馬嘿盡諸口隘險扼雅思著於篇佐縣官而主爵則實欲得之叅闡軍巢父顧非其肩去爲遊益廣爲詩益自得吞吐山川艱難變怪而出之春容大雅稱事量情嘗欲具咫尺萬里意而又不肯以易見迫得爲能遠則唐初近則弘正嘉隆復古名家匠材淵源斷從所好異時一二動反者游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圭

士爭効之枵腹膨臍作活寧有終日計巢父愈非所屑卽遊更得落落終不爲苟同余初耳巢父未挹其人會守官倉曹過御河北橋上雪晴冰溢便下輿散步作江南想旁一人挽騎目余若低徊不捨者後觴侯家坐中客固挽騎人也問知爲巢父大笑有此一段相見正不在早唐人洛堤上聽咏廣川如神仙與天津橋吟春遊詩嘆少年難及要從執政企羨耳余時爲糠粃吏巢父見所見不去似不當與唐人同類而語既見巢父容諸豪貴奉

之不啻婁君卿他客倚五侯如蠅巢父隨到卽厭而去末由疎親之別八年從杭瞰躡來視余攜謝閣上酒酣慷慨生平載爲歌詩挾沆下嘆無知已死處嗟乎巢父固虞仲翔太史子義一流人其不爲苟同何止稱詩一道邪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圭

盧原父秋聲序

余友韓孟郁罷博士師客金陵時涼風動念余枯
卧溪上書來推所善盧原父起余歡案有石公居
士詩印原父心醉余亦念石公卧江上如余枯復
解所推推之原父遂榻石公歡視余因哀八九月
中往來所得詩篇自題曰秋聲蓋原父詩蚤行即
已吹律咸池顧諸游士時方別有尊嚮而乞殘膏
索一唱噶不可得故其贈余詩有客雲杜思御李
之句獨寄意十年前也今試舉尊嚮者寧有膏足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五

乞否而石公與余不慧暨原父野鶴陰鳴似不可
廢此詩家霜降水落之一候也唐中山相國劉賓
客皆賦秋聲矣尚艷稱平六符施九流發韞廋之
歎乃若五百里吳江上下比鄰風雨不晦坐見搖
落變衰中道改路而終素對於天氣高平原父甘
從蕭瑟中用一韋溯洄而聲之則又朋友中霜降
水落之一候也有真歡乃能爲真傷非真友道不
成真詩家余繹歐陽氏云秋商傷也西方之音也
易之言得朋也詩美西歸曰懷之好音微原父有

懷其誰與歸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五

崔鶴蒼塊魚草序

能言之士非以其言爲體而以其人爲體天下無學體而強工之言有不工而成體之人一堂之上座客滿焉試爲之或嘿或語或徐起或更端緒出以發其才辯之蘊嚴整者必簡確開揚者必洞爽意色憤憤則語必不可了槩其不齊而合之卽終身之所接聽無或謬者故曰言以足志志其人之謂也今之言而成詩者特人而韻者耳不惟其人之有而日以生吞活剝爲事曰襲之可厭已乃復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奎

羣而傲之尊眼前口頭爲聖諦雜取野俚以押一二險韻曰吾斯之爲創自家也卽白蘇二公主人散朗威儀高在百尺上而欲摘瓜門戶乎若人人趨此亦人人以自家襲也惡言工蓋創體而工者三百篇後莫如騷矣屈正則惟其幽愁離思盡從古宗臣號泣呼闢之變心聲中忽不知所開之要渺而後之學而踵者顧失之又如古遊仙詩亦莫過太白落語翩然有馭風騎燕之意太白高放世外人固當獨步若論其早受寵遇晚去江湖亦宜

一篇三致意而何以不爲騷假易正則而歷覽九

州亦荒于駕虬乘鸞以大放希有之詞爲恣已愉快也者寃亦安所定之而無如其至性所根通身通口兩固可不必兼兩固不能兼也忠臣才士誠殊其人但就厥體中各成其專至還如其人無武謬者余社長鶴蒼崔公淹緯羣書心手自喻以爲他文隨其典瞻中莽莽曲折皆成快截經國之事已無所遜乃其賦性直方而斷決意所不可固不能毀而作緣而寧退處於孤遠淡寂之間起家大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奎

行十四年僅服一考其餘履絢之跡則深山幽宇半狎樵樵公私之議但以此爲蕭遠爲清適不可得而親疎而自余結託肝膈則以爲君之直方斷決是其本色而蕭遠清適正本色深驚之境世人之號百鍊者有不繞指乎乃欲劇我而不受而不能爭我於不爭以不爭爲不受安往而不得我之孤行自此神益淵益啓氣益正益弘無邊與象爛熳充盈蚤已不覺抑之而沉著揚之而雄奇亡論向者之淹緯備所取材而此下之領識發摠第稍

稍約在五七字中取對仗成韻位置已遠矣今讀
塊魚草古今諸體春容警絕踞有唐初盛上首不
具侈而沉雄揚抑之致大力克舉之宛如其專殺
一往之品舉夫襲與創者蒙頭鬚斷之工力當之
未有不却面反走者余之厭襲與衆同而未嘗不
厭以貌似之創豔爲羣諾今試讀茲集應能名其
所至而不求至於人之所過彼野俚則已下矣卽
流美抑揚營少陵之新豐亦豈能如其成體而自
工者乎君寓書余云吾詩草先得數編遲子爲識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三

乎

畢疑耀橫梨篇序

詩家有幽渺一路志在孤遂而已以視沉雄震世
之概未有信其一致者也余友畢疑耀居黃山課
玄自喜忽感寓內多故趨庭請東郊先生指顧棄
終生繻先生曰吾持節行天下見我圉孔棘慨然
想臨苗習弩博昌習船漢人家庭有相與請行者
終不以膚脆骨柔聽爾作江東梁氏子弟矣疑耀
則杖策之衡門幕府閱月還都門過余邸出前所
爲橫梨篇如遊山詩意至無近懷境生多遠度如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片

三

懷人詩景寂賞誰同時遠感所獨其他命體連篇
皆兼文人隱人孤往之趣風雲投筆不且物色非
倫乎魏武父子割據事不足言若論上馬握槊下
馬握管此位不得不遜渠獨霸而至士隱者貧勇
俠輕非心常歎怨等語乃知其沉雄氣韻本色固
在隱鬱幽渺中矣疑耀放而震之一指胸襟具足
盾上揮斥毋論梁氏子弟卽賦詩退虜豈令古今
真文士坦腹受嘲不直得一雪邪

題袁公寥道山放言

夫志之所至言以足之而樂亦至焉言非才不足也志非生不樂也世事無一不有司存獨不司其意豈復知言其司而世事亦隨之矣古之名宿當先之惠生而能有眼明自不難手疾能逆來自不難數往而古今驅役惟其言之所足無才心而若才語卽語亦不知所至而其爲樂于志奚以喻之今秋吾公寥扁舟來問廬居談盡日向夜發笈出近撰數卷余讀其地志兵志及儒戲等篇援詞切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題詞

亮

目無隻字無來歷而筆與章和行率攝胎古于氏古無此子也余謂公寥卽天子曠逸淹緯遠初顧其年幾何于朝家事有所司不司其意者何以偏能指掌抱瞿瞿于薪火抑其時殆非言無刺邪夫刺而誠著未聞限于時之蚤又何限于年之蚤所限者獨生而非志耳陸敬輿之五術四賦定在宏辭未第政絕少賈生議令諸老先生不能言而廷尉固用少薦當先之惠生而能有非與公寥惟其有之而語不自知所至乃託曰放言凡讀古人書

其時人事其應心處相遠何啻千里同以口讀書而其下一輩自來之材匠運胎骨惟我同以目擊事而其下一點自然之照料圓孔窳惟我以自然之照料行自來之材匠心之所應不暢不止而樂亦至如其言之足志而樂亦至也卽人易我爲放不辭我安知而忘之漢孝文何時卽言亦何至哭涕使退而論次之後世誰相知烏乎不放且庭哭不亦放哉彼小致孤懷而角綺人則已餘矣簡文以容與自怡之士不習山川形勢風俗疾苦而足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題詞

早

嘗栗斯動以義軒來一人自處爲嘆今之策足者頗亦類是公寥才之所本與志之所至不問相謀而或曰放焉余未敢深發其意獨其識妙賈陸而援詞切目體有千百古人掩兩君子所未備于此代何以生此人敬問諸天意

頌帝三集序

臨摹文字廢心用手廢手而用人之手而才慧之士始以胸臆高之蓋近代雅尚復古諸公所爲一變於目前已夫胸臆亦何可奪也然有校焉胸臆以命是物也天地間寧有率易數語道盡之物物之不盡乃奪前人曰吾語自盡意欲相高不覺已趨其流已夫是物中之義類之變化有層疊數之而不得窮杼臆而抽之尚恐用之不盡者而謂率易道破此秘疑未夢見間以謂必有人焉崛起而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聖

發之而吾玉受乃起玉受博極古人書不寧涉獵手草疏傳斷例殆相半焉又盡剝獲也此直以我轉書者寓而爲他文文悉隨我轉天開嶽立中忽復往反曲折要令讀者所見各厭其志嘗試于奇快叫絕處按之此下當無覆矣而一逕突啓超忽意表然此逕固是此中應有特人未過究竟亦不應驚咋也若夫曲折盡矣方以爲逢幽逢生則又時時四闢通連還如故逕相旋更令人承接時若自失若自得而終不測其所際則意恐充盈爛熳

數寶殆盡不知是物之秘重重關鑰數當此時盡發如今楚越中大名山鈇呀窈窕前朝滅沒榛莽者入我明乍闢絕勝乃更無古顧文家不作其未過而驚曰此別一格夫是物惟行其了然解不知所迎而手因不知所至格遂成焉唐宋諸大家由此自命曾何定之有或曰玉受得力性宗爲文第是一派禪機昔人論人物謂儒門淡薄釋家收拾得去當今枕林淡薄辯才廣長亦似釋家收去玉受起而以妙明攝物變之底蘊用彼廣長還我述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聖

作林中解迎手至禹禹諸大家又何定之有益其所爲頌帝諸集亡論已卽此集累之而三維時分權蕪關尚以蘇商困日輒行江上驗放以十數還卽爲文占授左右小史書不能給而其間清齋對客諧唱咀誦復不相奪有難於王文肅公之艷弁州者計率易了之亦何如瞠乎不敏況於蘊發而變盡有能性宗轉應大放如是寧復別有資才惟此爲資才惟此爲不與人共胸臆又進此者舉臨摹率易俱在勝奪之外則天以其秘授之非人力

也往矣行世正富孰擬崦嵫遙間代人應作何
觀則請僭曰作者復起不易吾言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望

端淑卿緣窓續集序

古今詩家雖取材不同然什九得之流連杯酒慷慨悲壯或關河山塞或古郡望地名寺皆所以佐其驅使而助其氣色至于婦人稱詩其卽事不過兀然一室身所不到意象不交皆無取也古婦人詩如草蟲采綠但取性情卽眼前亦自千古然當時所爲章句已遞降而爲今五七韻言一等性情增出如許聲格如許工力故雖慧而有聞者但能于堆金麗粉中別作小致苟校其工力一軌于正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望

此則形管家之湯池鐵城幾無入手矣余鄉端淑卿生有異質自免勝帶時卽從父兄楮墨爲才語長而適芮與芮勤操作而以其間習所好益駸駸焉然淑卿婉婉靜正于詞章非必刻畫之也其所居濱湖或春秋寧父母往來烟波滉漾中直此稍稍一點詩筆此外篇什雖衆便惟其姑與其內外婦職事絕不及一艷長語以此得其志操卽得其詩之氣骨矣從來男子詩病躁而無色女子詩病弱而無骨失不盡在學問爲是天分有限淑卿以

詩之律自律其才情語有方出有故于氣骨難摹
處而第寫其靜正固已饒兼之彼兩漢紹述新室
贅麗語亦但差有骨耳然已足爲婦人登壇矣今
發淑卿集中高處視之豈不什百邪淑卿今且老
髮鬢覆額而蚤夜陳書讀益不倦然則以其生
平婦德合其通博抑漢崔母宋宣文之流歟而徒
以淑真易安輩求之淺淺耳淑卿先有集名綠窓
更續成帙余友人唐子六洋其內戚也復板行之
出以示余余不揣間嘗謂覓索遺藁于前代與他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序

望

郡不如先取諸鄉又每恨余鄉先輩頗不好事不
肯以青廂壽梓而至于婦人文事則近惟士齋振
響然欲舉其全而已失矣今幸淑卿茲集出不揣
與六洋勉之庶幾廣傳不朽使海內知時賢雖盡
尚有謝家夫人作老靈光也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一

當塗曹履吉元甫

序

胡助之生生園草序

今所行排比言卽海內同文就中風采亦小畫分
野試校其所至有能分出意以爲的而毫端係弩
其力皆千萬鈞不洞不止蓋古稱惟楚有才今之
排比言豈不然哉譬則山川之所經會起蘄黃逆
嶽麓天柱而南復泛江漢絕洞庭以導九水韓昌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序

黎曰氣之所窮必盛而不過於是乎蛻螬鬱積而
才情之蘊發無不負之斯亦時言之大觀也迨氣
盛而過矣諸洞天外別有一天則有若武陵之仙
源雖四時飛雪萬點牽蘿而桃花深窅一閉輒千
餘年獨吾郡理公助之先生起而狎主因拈毫而
問之雜見于生生園諸草中語不必鳥跡雲中而
披襟散朗直似與世間人少話農桑至尋之則已
飄飄然御風而騎烝矣此境遂開而鼎之螻蛸鬱
積又一津梁也履吉嘗有臆言排比小道也能寫

地靈復能自寫生其生而洞豁者筆之所行真覺
入佳地日月清朗桃川中人自漁郎視之則仙至
桃川人自視亦尋常漁郎耳天真洞豁絕不異人
故去人乃遠歸其闔于真寓其興于筆而反得寄
其標於霞外則先生之爲生所爲無意以傳文無
意以開境因無意以肖政吾郡之理視其文江東
之人歸我理視歸其文此草有覆請同問津人發
之

羅澹研制義序

文章命達誠不一致要論破轅之雋行步工而輕
致遠先輩謂之暗合則又曰制科之言傳聖賢神
變者神之通而動反者擬議之變也動反盡則立
言之的見而立制之的亦見於是乎可以判羣言
如是人者造物之意固以文章之權予之必不止
爲命達作計者我社中澹研成稅名最早弱冠出
小校無不前諸生於時無不可輕致遠誰爲陰持
之必用再沽復用邊墜常士法聊蕭之故反借以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蓋其懽養其華端以冷觀其自合馬子才亟稱龍
門盡取所遊萬態而爲文章作者壘塊胸懷古今
固當不異蓋澹研則嘗爲藻郁爲洞賦過來兩路
各有爲戒之光景宛戚戚焉而乃今有茲稅也聯
兩闕中捷卷抉旨攻微係乎沉識乃其骨與聲相
御而行則有以細爲麗以貼爲玄以精爲暢以整
爲逸命意而見無意之妙無意而盡有意之工起
陸斯資到案同賞譬如握好黃白識通販夫天下
可無拙目矣此豈取辦臨時典到而成則有若稿

中諸篇熒熒爲開中懸照凌雲傑構取尺寸之木而銖銖者素也然藻郁洞賦肱三折焉亦良苦而苦固不易以語人何也天下惟大慧心人爲能苦則變易以求的者是彼窮年自遂自堅去言之的千里卽去立制之的亦千里從來天意與聖賢之意絕不尙相左令聖賢取其遂且堅者而讀之曰不類吾言天詎蔑如而以應制之事許之澹研之變變于文之的所以疑于文之神先天而天弗違而其權乃大李光弼之戰河陽曰吾旆颶緩任爾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序

四

衆擇利吾旆三颶萬衆畢入以此制勝君子言文行遠請自近始開國人以先資嚮用忠之屬也戰而擇利所擇何如夫澹研之權則澹研之旗也如期遇大敵賀戰勝定當私東家爲三颶而徐與海內公之郎君繡銘名世才也庚相謂曰大人文心素慎茲所委意恐不欲受余曰但願儀此秭早如河南多帝臣或有先張之絃余請避處莊嶽以坦腹應不及過庭矣

鍾木仲制義序

神思所運至有輟翰而夢驚踞壁空庭聞聲起志者而朱楊文公有作輒集門士快飲談諧及集撤而文成是將何遇邪余不佞與木仲事公車者十年每接其澹致恬神可令名利心盡間引古籍商作論著復闢及當世爲于野之謀如出一口則益兩相好相勞苦以觴事從觴而罷亦兩惟意是盡卽所從容或不問蓋客亦未有能從者則僉謂兩子謬作達當請所事之言而誦之嗟乎之言也非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獨客不得誦卽余與木仲亦實少互陳以爲罔不經意直數存邪今夫有玉於此尺寸同而厚薄異辨之不必少伯也求物之事於心手間力則厚不力則薄以聽之數豈不恢恢哉木仲之志不與焉以謂吾將窺其至是當確有一境其來也甚微其粹而合也無方而苦持之則非深矣色琢之則非秀矣又度終無可用心無可用手而第綿綿其所事之意似類似寄以幾恍然之遇是以其跡近其趣狎從余不佞求之而木仲在從余不佞飲人求

之而木仲在至其悠然所遇卽木仲號好余不能
舉似余安能舉似客今之觀木仲者率既成之言
耳名價相定不出求物之常有能審其爲言所入
之變已盡獨有此義豎在目前又覺此下排當諸
語都不得呼而天然之磨洗迎之卽出如雲空潭
底雨濯松上令人心肺映徹欲汲欲餐而竟莫能
定體質之所存是何如遇之邪遠矣滅矣使其早
結一轍以尋常攻習求獲木仲卽不慮不貴此境
自闕亦何與文事非象罔不玄珠真三昧乃遊戲
傳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序 六

大雄心人勝天握數不在神鴈色枯而在悠然觴

六

咏此中會處志也有性存焉古今實不數人固未
可以楊文公木仲爲率奈何從旁觀索此解人然
則曷時號吾兩子謬作達未是不知已也

薛仲發時執序

仲發挈余成籍後除桐汭余以鄰部見今年過姑
孰式廬居語盡日與余更復申盟用審辨而度終
始中郎之擇也自到桐及茲臘爲期之治百姓去
瘵加充可以敬矣乃悉發其制義爲新海內時目
本之以式桐士用富民而基正學潛夫之訓也其
爲義也扶根理窟繼以微緒刻露至一滓必剔而
正體則煦若春溫夫是因辭發事雅與治效合衆
用文雅而長官曹則王掾儒吏之慕也其與余也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序 七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序 七

七

抵掌州事幾嘔苦心設誠而期遠邇之符如饒渴
而赴賽殮之事至夫蒼深公暇乃卽舊業徵言用
才任而理經學又魏明高第之策也夫余弟兄籍
各以揣摩義供賈肆甲乙競翻而肥其橐者至二
年則已陳矣作者當日之魚鈎翰繳彼以易橐所
定幾何其意徒以緝偏轅則易賈也如茲之窟於
理微于緒卒澤于正體而被以春煦余黨不敢復
自爲甲乙乃以校二年而陳者則直陳耳視傳治
象而基正學基以往之高第日新爲何居哉卿復

辨貴鷄林標懸睪足依稀馬卿之形似相爲名價
所收再校茲臆言因文見政備有數舉雖復有相
晒余虛費爬搔秘蘊千里者余則自請質諸方術
殷殷庶幾附於義同而進又何文焉

徐易倩詩稭序

人各占一經皆可以得雋可以行世而詩有進焉
吾黨自本業外多好稱詩又多薄唐薄漢魏而慕
三百篇至以之爲經義業則排比而已顧詩本言
志志所到如三百篇時原無限韻自然而成韻猶之
三百篇後原無排比自然而成排比逆之爲義卽
其率之爲聲舉聲中不傳之妙吾初不越排比而
代之故曰於詩有進然則五經分曹不乏韻士雖
詩義崑門亦何解於童習白紛者乎詩固曰有之

似之耳吾友易倩冲襟澹宇對之穆如其風斯已
不言而有其詩又出餘力以放厥詞命體錄篇非
古不則已乃取真詩而文之殆過半矣兼以居業
蚤勤討撰積歲問良工以擬議其狀宛然必是而
後業成詎不憂憂難之近代詩義毗陵虞山爲盛
一主諧調一主清發以投人皆雋皆行而其意則
兩相厄矣衷之和平原於深厚楊柳依依不如許
謨二語以詩程詩尚爾況於傳詩以排比乎夫舍
之則亦無諧無發也使君之義本領真擬議盡纖

夸之習不遺自汰祇是一味深厚自有自似卽所
命體鏘篇別多高韻有謂是義爲真韻言者不佞
吉必以知言爲歸吉與曷倩同出陝涇陽先生門
先生辰歲欲搜校門士經文未獲曷倩出爲吾繁
之逾年念繁士多習詩發笈中業教焉士因請梓
以傳計其行又當如黃涪翁標豫章詩體祖爲吳
中兩地啓夕秀也而不佞所私拳拳則在乎鼓吹
下里併以鼓吹師門假使操縵而從漢魏三唐所
得不是侈矣

賁軒制義序

心有孔辭有鋒小而集諸一技而能使修者廢以
爲無然有前大家矣今昔惟時命旨無二數大家
傳益不信時而信聖賢之旨修時者薄陳語此不
足言卽自詭胸臆非創不驚也夫就聖賢語命章
何者是其章命句何者是其句千粒皆種一粒一
種如不顧所命纖薄遊戲短長誰復程之安用尺
幅傳神邪以是爭想路才情益千里矣吾贊侯之
制則先認定真旨乃根領出往看某語多謂作解

已得今試閱稿中詮發直覺門中之全宗與題內
之實結之虛相上下中邊的然此是卽振筆直遂
如龍抱珠終不旁脫而又不以其認定盈而躍冶
世間說書語錄終是事外之言非登塲之體近科
一二人皆所謂詹詹澤及身而止也乃若有典有
則按方成文綿密菁華沉深秀逸與神照偕傳與
流目偕轉使夫玩者尊無二之旨得治世之音豈
得不以贊侯爲歸偕爲前大家着此替人誰復當
以喙鳴者而予獨挹其冰心玉質近體遠神遙戀

晨昏結帷府閣早年文價已貴鳳麟寓此博綜儷
兼雉兔間者過我五畝宅乃益相歎千頃陂因窺
數義莫非叔寶微言決令修辭盡空楊子小技請
以偕臆質諸同賢竟體窺班必居一矣

楊尚賓近草序

是秋余趣裝北去先杖策出郭凡里中故山咸與
一別觀其刻露清秀神之所醉雅如握手也歸而
尚賓來別且以稟刻近草出示余卽以所見語之
曰自開闢來便有好山豈可以雕刻求之不知愛
道愛寶非天地意蓋其意無物不欲發露又無不
刻意發露特造物之手巧而用之好山者最靈不
露膚而露骨不露骨而露秀醉其秀者不悟其刻
也博士家少沉湛之靈而謬云平易夫天地大文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序 七
字也好山大文字中之最平易者也不學露秀之
所不能至而學本無之平易有是真文乎余館尚
賓二年以兒姪從遊而其義則余自定之控引錯
綜無所不極至其剔透峭蒨雲蘿與陰晴衆壑無
不畢現而其現處翻見其秀暗則猶露則秀理自
相緣廬陵公溪山賞鑒四字評更異代作文字評
不可易以定尚賓文亦不可易夫人力有候映發
有時古之學音者移情山水尚賓所受于移情其
候難言造物手不得浪語平易人亦不得薄平易

人終不識造物手當以醉好山之眼爲醉好文之眼尚賓自愛

琢樹齋制義敘

文字窮工極態猶人之形貌億萬不類然須端雅天然美好嵇中散肅肅松風高而徐引所以可敬至於危膝曳步意制甚多不可有二斯已誦矣又如好女子天然巧笑何借顰齒余嘗卽是論今之時文渾重典則成弘尚矣其後稍稍疏衍極於隆萬之初遂轉而之精實目今東南榜樣數先生皆用緊嚴創語匠意要之體識正大度其流會當在淺洗標膜微乎微乎非可偶彊而擬也觀時者於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十五

此卽無處更尋生活亦何至瞥尊歎側認無趣爲趣無解爲解乎非不一切刪去然立義以標微則可卽微求微命曰罔象殆不其然其勢必單取眼前數字搬跳成文識者一啜而散余直以爲此野清耳天然正大一路畢竟河漢私意如此間嘗質之社長王中履意復與余合乃余心知之力不能副中履則不惟言之實允蹈之余每得其文醇厚大雅若自貌也雖數排比亦庶幾乎治世之音絕不爲時趨所動而中履以不卽售意薄之將無悔

凌陽而工楮葉邪且夫新故遞乘有新必故所願
之故行覆爲新矣文固無野清而可久而中履乃
自菲薄乎政恐醇雅之代霸提鼻不免耳又中履
爲人外嚴重內謙退每論文冲虛可掬復若貌其
文也余謂此定爲鬼神所福余何敢以私諛則請
以其文廣之知其言併知其人必有識者也

沈巨山稿序

巨山之文精微綽約如水到雲生令人神襟快發
此以工妙論者也至其骨力峻整如雲霄掀聳氣
高天下乃克爲之殆可無愧前言此則挺然於尺
幅之表矣往尊公瀛海佩大將軍印視師登萊不
佞北征獲聯舟楊子江畔石尤數日大將軍不以
不佞少進與爲昆弟盟次泊金陵巨山從成均出
共聚荀陳世誼戀結益深已題書一再函來各千
餘言悉感時激衷念穹借筋之語不佞讀其時稅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序 七

高其氣固知此時生此人決不徒以工妙作富貴
觀及鱗羽頻披乃知賈生揣摩之成早在新書也
大將軍徒步建橫海功固不必從博士言起先太
史未第時獻邊策興化相君嗣欲行九塞上方略
莫府乃以科名高直金馬故事不得越問樞密計
志竟未酌祖父餘師兼之見在巨山隨陸絳灌合
爲一身奚必遠取異代矣

鴻儀館近秩序

吾邑學宮晨兩高閣其前帶溪一曲自千里來溪上諸山皆六朝三唐人遺跡於閣納之初敘伯來權學事人言邑中爲上官輪蹄會玄心人而僕僕手板邪叙伯不受退而宴坐閣上所以送目遊意者甚尊而逸趣取聖賢之經發之以無累之神觀有義之妙抽微渺於直截本要約爲安和蓋匪直寄人籬下取爵上尊者所不得擬卽無師無友不阡不陌亦未免有鳴節竦韻之心方斯大家猶然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一序 大

詭遇百尺梯上人身處高則目界濶體識既大則伎倆爲小得之有命毋寧貴其高而大者必曰知希忍薄世間五色終迷乎叙伯固厚吾邑士訓督其勤每月通課率親具飲食士感奮不能忘今者虞門新闢呼吸自通不復留茲閣矣一氣分岳義和爰作一門爲龍寔首從中虎有文家在寅龍有文家在辰人以榜吾東南不讓則吾請榜以鴻儀之庭

方時生芙蓉近秩序

時生往得予文而好之辰歲春乃跡予於燕邸既相與挾雁影而南草茝予里越明年鍾予辰氏復把時生於錫山斯亦兩年中小遊諧已今秋早則簡其芙蓉峰義爲問悉春夏扇戶面壁所得因憶余友公寥往爲叙其北次文引司馬子長浮淮泗等語用知時生去文家齷齪廣取山川之靈以爲筆秀蓋其結撰乃在此嗟乎志士所命豈一二爲人言哉是宜其義獨絕緇塵狎獵雲布仰清液而濯素波而所義之居適爲芙蓉峰予則以爲其所居卽所自定其篇云因據案引數語將更稱晉評出水天然與臞仙倚風自笑命小奚取原本對之未至忽微風透北窗過作芙蓉香其甚則如華心傾曉露滴水盤者移數刻不減檢予前後鄰盆盎中俱不植此從不到案旣異所來而奚至固尋本不得乃悟造物以作者方倚風自命若評者滿眼芙蓉少天然贊咏而取隸古事爲此風之以香襲予而卽促予也予是不敢別贊而直紀以爲題或

曰爾若者紀事而非敘文也夫文章之事其臭自求愈變愈異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不謬則文矣烏在敘之不紀也哉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序

予

寓言叙

叔遠罷金陵秋試過余溪上余接其人濶達而質素與之論知交士皆以雅行修正爲衡旣取所制寓言讀之則又根本旨要期於剔透盡意而後已當世所習投人之語非必排去覺意盡時本自無急可副以是得罷豈反騷所恨文肆質離者乎人能立身根本必且純終令聞文字能從本處起義亦如千尋之木當歸根時卽不免凋落若夫春風得序何渠不爲海山瓊樹邪大江當天門中劃姑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序

主

孰一溪與敬亭宛句接紆翔深秀近二百里欲歡叔遠者皆以溪山爲供叔遠自吟寓言而和之霜霰眼前似未是寂寞不佞無更庸喋喋相廣矣

題循政錄

不佞履吉近所聞流蕪諸明府以六七指少終令
名獨吾曾公來邑士民歌舞之公爲邑守清如水
氣溫如春迎兩造諸事如持衡大段根本質性有
根本自不問修飾與百姓爲怙恃便代百姓受強
項就中苦心不屑屑人知卽有知者亦曰吾知利
賴於父母已耳初不諳臨父母上者所急固不在
地方之利賴與否也公所爲更有苦心也苦心獲
報臨父母者竟亦知之而地方之利賴終若相忘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題詞

五

其所得寄縑衣者一私錄而已嗟夫採私錄如聽
與人當今少矣然爲地方計而知私錄則其良也
爲公計而苦心明於上私錄行於下則其徵也謂
公掩前人可也不佞於公訂十年縞紵交受五年
桑梓庇知最深諗最篤漫識數語非隱非文公當
不以爲略於觀者蓋無計焉耳

書楊直指問刑略

蓋中州地雖多夷陸壇曼兩河飛流迅激水土用
而民演故習喜鬪甚輕生事可以無死而以爲非
死不足傾敵也卽甘心溝洫已死敵者法自當殊
死而以爲非死敵不足快氣矜之隆也卽越志一
朝已因而誦訟閭師奸蘭餘匿反覆無窮時其原
皆起於不知律不知律因不知已所坐而犯在法
比中者事端乃出情理之外卽聽者非不用律但
能以罪求比紙上之律而未嘗以律明了罪人之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五

心無怪反覆相尋也則幾幸持斧者親臨囚以質
確其過而中州故事所慮釋數率視往牒雖欲多生
一人不可得如此刻舟取成數便足又奚暇治獄
辭令罪人之心自知所以得矜得坐惟其情不惟
其數一一明了謂不寬者哉凡民之生教貴用愚
凡民之法道貴用明明之而後可以生之死之公
惟求所以明之是以辭之不可以已也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二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行狀

先府君雷州郡丞公行實

不孝孤履吉自有知識聞人間卽世事則念家尊必有此日輒心骨驚顛故口作他語亂之當丁巳春不孝吉北歸財百日與弟端脩堂上卮府君時甚歡又素少困病忽疾作卽不藥卽不世有生之隱懼不意倉猝見不孝吉震裂中痛魂乍沉迄兩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一

年來如在瞀迷蓋於府君生平直如昨日乃隻語不能舉也維今封樹之下有緒矣顧省墓中片石寔府君千載生氣吉不孝何得以痛迷而忘其大因投淚具草幾立言君子哀而採擇焉曹之先出懷遠莫紀所始始家當塗則千戶成從 皇祖渡江棄官占籍而氓成生亮耕黃山下值逐挺鹿者陰障之使逸不孝兒時見大王父所識繪像子若孫母亡而先世不忍一鹿也哉亮生福福子九其四曰璟始釋耒而儒薦明經授北都彭城衛幕以

滿封又徙幕山東平山衛屬同塾友大中丞李德馨漕齊中致子弟來卽欲有營者爲我言之公大恚而謂我要以舊邪絕不復通里中號予宗人多傲骨源於此生子四文獻文明文魁文武文魁生孟秋孟秋生王父泮暨洲暨江而王父以府君辰溪考贈稱文林公云文林公與弟洲居其稅翔甚督學使嘗檄之吳中糊名與多士角覆發輒遞相冠有當塗二曹稱其于里較固亡論洲腹笥精博多著作而無半文林公孤行不自得僅晚貢入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二

監需選復疾作正得安丘丞文林公素介卽爲承不獲志然終所居數年尺寸不需民間至問所治盜盜竊爲廉吏望風去二監方才之而文林公趣自棄歸曰吾固非潦倒一丞者視諸子中有學若行駸駸是殆且昌吾足以老蓋指府君也文林公生五子長府君諱行健乾夫其字別號東壁次行簡行仁行已行直皆隸郡邑庠而府君最著自爲兒時孝性天植晨昏恭謹如成人貌更莊毅不妄語笑顧其中秀而敏試以偶對語如響應文林公

以郡太守堂山任公聘就衙齋授子弟經櫛之入公與其夫人進而坐諸隅調食以食而復亟起摩頂器以異日王父尤憐之非其側七筋不甘也甫爲文卓有精思束髮補郡弟子員會王母贈孺人羅氏染疾不仁家人莫近而府君卧起與親潛出呼天請代卒不救府君恐其病廢屍痛不任浣則手具湯浴着衣不役一人已乃放聲一號累死而累蘇也月餘發故孟有王母噉餘瓜蒞蟲流矣泣曰此詎不口體遺而厭之吞遽盡而其後身得疾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三

略如王母率謂所苦十少一治府君屏而之東畝獲異方雜有爲法六七年竟平饒向後種種子息功名非純孝格天不及此疾平再理舊業試雋餽于學宮自是試多屈其曹從遊益衆業益專家人產日落獨諸知交皆推以爲賢長者片語卽關重輕諸生而祭酒雅自發舒固可食貧不問而其時文林公當需選小官間之燕之齊數千里關心痛老人卑栖日暮致力無方有寸心獨苦莫可告人者迨文林公棄齊事府君因自矢富貴非願但約

諸弟更日起爲具庶幾菽水歡積八年丁酉郡大夫歲賓興士宴府君送歸庭文林公喜謂見子弟者矣少見子貢爲其兩得歲也逾月文林公逝府君既艾加五室不勝哀而戚倍甚如喪王母時庚子服除謁部隻身授徒于都門齊華蕭寺辛丑授番陽司訓開誠樂育士親之如家人父子謝貧生餽轉餽之五易歲不變宮之右祠名宦鄉賢頽而淋其主捐俸葺葢不以聞有司而有司早異其能出卽牒守庫獄直指吳門徐公按餽諸司理集旣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四

咸目屬府君隨分託啓事排語府君口占立報皆駢麗而警左右史書不給具茨毛公春初喻公尤嗟賞不置相約舉似直指遂登薦剡而太府玉田黃公隆重有加丙午冬已得知辰溪報尚委署萬年篆留竟月平吳氏巨族訟乃歸是歲不孝吉舉于鄉赴公車府君歸不及晤僅攜二僕渡洞庭之任卽治所首以清白誓諸神問父老得民間疾苦草裁革事室如斗級行戶小票等十二條開稱快而鎮溪事起辰溪古五溪地邊鎮溪所三苗遺種

也巨酋張大忠開釁築城治兵鬪首張世崑齒拉
躡及旁邑當道牒府君議府君慨請卑騎往鞠辰
士民軼轡首泣若犬羊也寧漢法知而以我公委
邪府君強麾之徑入其穴陰得謀者趣爲還語乃公
來非欲勝之直解之耳不受亡論乃公歸與不歸
兵隨之矣二酋果輸首首請受薄議出而士民舞
于馬首嘻相涕也當道驚辰溪能辦如此往年苦
散餉減尅致士民囂于伍微辰溪孰清之則又牒
府君督緝錢過卽諸哨唱絳一肩所屈窮楚邊歷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五

黔界每伍鎗鋒皆足而因其扼立盛華二營以斷
苗入瀘溪左臂辰溪亦賴以安五年中鄰左右絕
無警戍申大水靖沅暴漲建瓴下蕩殺辰邑數千
家府君傷曰邑小卽不城以隄水何不城也城之
祇自出積俸稍變民間絕軍產以因山者因諸八
里劃而成官爲當江水一面治壁如削當事按行
取渡相詫何忽脾脫連雲不聞半楮申費及次年
暴漲如昨民間寸木無恙矣府君益雅意興建自
修刻邑志而下細若橋梁道路所在經心改觀卽

遺齒洞天埋沒于荒烟斷草者指點若關而其他
王帶河文昌閣錦雞塔創之不遺力辰溪開國來
無甲第今已未而余君提南宮乃驗此是爲學較
真實地雖廣置學田不足爲侈至其勤事撫養勸
課賑饑優老仁孤意所得行無行不暢苟利百姓
卽逆上官貴介偏偏以之辰方伯有僕與居人馮
會競渡自墮水死道與李左之論會抵府君曰殺
人而媚貴紳吾耻焉道舍人子鞭馬戶而索其貲
又構于道而罪之配府君往復爭甚力兩人卒不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六

坐益騰勁直聲他邑虞芮經年無不請叩辰溪定
得片言解去三道至出示七屬舉動其以辰溪爲
則計同事一府七屬先後廿七人俱得罪去而府
君乃用黔中丞青螺郭公楚直指企愚史公文薦
有方正無雙循良第一之語三年考最邀綸綍封
王父母如其官爲辛苦孝思之慰又年餘銓司越
資而擢以雷陽郡海防丞去之日老幼攀哭不忍
聞復家肖府君像每節祭之跡其完名遺澤歷歷
傳流似乎遭遇獨殊夫實大之符亦何可倖免

郡濱海爲防禁重府君進楊副總元孺戒以樓船橫海匪異人任瓊與雷盜實互爲窟宅惟練習水犀而時其覺察此爲早計竟亦無化新太守來未浹旬例應府君代覲癸丑竣事粵之雷廉高惠四海防約歲一人左遷至是缺其三府君遂從例轉德藩左史憶少年有客贈腰帶三圍之夢浪聞左史朱邱一歲聞可易金恐冥數有定不如往也任未及年所事大舉先是一年中微感疝氣至是舉雖一下而愈而意倦矣懇爲箋謝王十數上乃得御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七

一僕旋而少時所歡四翁杖履皆康府君與遊號五老通主杯杓間中一翁曾執文林公府君猶叔事之謹里人曰此可以教厚月必再會以爲常既意造物老佚之丙辰春得不孝吉南宮報集諸親友飛觥籌豪飲少年遜不敵比冬初不孝吉乞假歸攜所範觀政俸爵上堂壽無算心以飲事微精神豈再少也哉詎謂丁巳正月十九日崇疝一劇醫者卽相視束手廿二日早遂絕也不孝兄弟所爲倉猝不意震裂崩沉七尺血肉不自知爲死活

者也嗚呼痛哉府君居平不張道學語而躬其行不拾佛氏唾而體其性無事靜坐一念不起間拂意呼枕隨聞軒輶聲起亦忘之往以考察泛荆門浪歷舟且殆府君危坐自如及臨此大事時不孝輩環泣叩以何訣徐曰吾半絲不掛談笑而去噫此其學問往因遠矣一生孝友根心口若恂恂而意色篤摯殆無以狀其用愛諸弟有最難最隱者茲不欲筆以非府君志爲諸生時鳩宗數百指肇舉春秋掃墓祭而食其餽薄正井然皆可式勿替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八

蓋其重根本急行義忠難相赴慷慨直前自壯逮老惟恐不及間自題小像云爾形則渺爾心則真爾急人事人不爾恩實則無意人恩之憶一日從親知三人過劉夢傳家夢傳卒起蹊田忿磨刀霍霍已甘心三人府君立嚴叱之徐理譬解劉伏不動三人得間去姻家孫氏門祚垂絕府君爲葬數喪又爲改阡撫其孤今抱孫矣郡故家子冤罹法以府君爲庠先輩介客袖簪珥懇倡諸後進白于公既謁出府君曰諸公實自急奚倡之德幸仍袖

去所善研席友訟家產客爲其敵暮夜腰金數餅
說府君某子甲敬贊無他借第借不語耳府君時
爲兒輩婚聘出貸甚迫顧憮然曰訟有主卽可不
語不語而何金爲金則以不語賣也客收去友亦
不知此豈好人思者邪性喜客客至則黽勉酌之
然對語信心卽出無囁嚅從無轉換併不信鈞致
餽閉人有此機直方而大神明馮之府君爲同堂
查增膳值走力廣德有少費忽五六生起爲難盟
于城隍神後一生暴病且死呼曰六人爲不義獨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九

我當攝邪犯正人神固不宥矣辰溪獄有寄禁盜
十餘死爲厲白晝見立朱書數字押付所司神已
寂然飛蝗蔽天下集厓畝農婦子號哭來府君取
冠服拜祝之立鼓翼如翔烟不知何去總府君在
鄉在官奇行善事難更僕數不孝嘗妄謂世不乏
顯仕宦與大耄老要多據陞推官位紀伏臘年所
叩其實似少可書府君卽官僅五六品年僅踰稀
值茲論定不孝吉督途中尚舉之不勝舉政恐採
之不勝採也一字文飾欺作者卽比欺父罪莫大

焉不孝吉曾是之莫敢乃猶有所未盡不得不忍
割而再抽者府君三十有八始舉不孝吉方四齡
府君緝得逃奴自行獲不孝謂奴婦財乳子彌月
獲之虞驚傷二命府君大喜孺子知仁哉遂釋之
隨授之誦能記稍能識其義七歲能爲偶語則拊
而益喜自是每以語人或以譽見癖誚之府君若
不聞府君長紀序文禰歐蘇詩誦入少陵奧別有
集且傳茲不附其爲詩文每一篇出不以不孝吉
童子非所急輒以示令度所可能習之故不孝吉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十

早知向往而府君仍縱之他小枝曰兒精疲且病
間寄此調之卽至戚中有謂非所宜教府君若不
聞不孝吉二試童子一試諸生皆不驟振府君若
不聞曰有知兒者非謂此試日也曰更有知兒者
非謂此試稅也嗟呼吉不肖早外受名公知卽多
如府君語然隸也不力十年乃舉十年乃第不登
慟其欲穿之眼投至假歸三月而府君風水不待
矣父子知已蘇氏所難況于不孝不才重以祿養
一日未耐終天抱恨何可自解此不孝吉每一念

至震裂崩沉七尺血肉不自知爲死活者也嗚呼
痛哉府君生嘉靖癸卯七月初四日戌時卒於萬
曆丁巳年正月二十三日丑時生男二長卽不孝
履吉次履端國子生吉娶侍御石岡楊公孫處士
用野公女繼娶蕪湖徵仕郎義宇劉公女端娶邑
文學梅鹽吉公女長女嫁州大夫孫公孫必進改
嫁李義士公子起龍次女嫁邑文學仲濠張公子
郡廩生士璉孫男三臺望臺駿臺岳望岳吉出駿
端出望娶大觀察文川謝公女駿聘耄壽楊公子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士

先母徐孺人行實

嗚呼不孝吉尚忍狀吾母邪丁丑正忽失吾父四
序小變爲戊午春時卽旣練恐慨而傷吾母背則
血淚技練殷然又忽奪吾母未續之腸復寸寸裂
不孝兄弟窮凶厚罰有此極邪逾年而卜兆定諸
長者咸諭以墓石事大豎子毋忽因稍稍省據案
追次吾父不知竟何語幾載咽載廢矣矧于併追
吾母曰母孺人偕府君白首同盡閭德頡頏詎分
彰晦不孝吉茲重有省強起次如吾父獨是不孝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士

兄弟方搏穎仁君子衷古而錫之言銘同旌掩同
封其奚取次而二之二之令兩較有稽採合爲便
差無督于不孝之繭漏云爾敢謁母孺人姓徐氏
徐家氏北郭以素比右其里至外王父竹坡公始
折節爲儒然猶治園林張筵綺鼓鍾爲豪公配外
王母梅早無子舉母惠甚公好自演孝義諸劇曲
母從旁耳之不復遺公因爲陳說古興亡賢烈詞
詞一再舉併字義俱解乃嘆曰恨不男更曰卽女
不大勝男邪公丘嫂王勵婦節事之嚴雖醉歸必

拜拜必以母從遂畱母侍母復恩孀伯母如母兄
挫鍼治繹之屬悉所授悉若不煩授者公外多仇
俠交顧獨心才我贈文林公不時過從見府君挾
蒙書趨大稱異曰吾常異弱女重一字夫乃知生
爲是兒也其委禽來既定母長大及笄疾作沉半
月蘇悟有所之見貴人如王者語以而福固方進
指橋殿上下有金紫衣冠或行或立者而夫若子
也尚別有見不具載母蘇則語其別見而秘所云
夫若子至晚育不孝兄弟始悉于府君前相與感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古

神人事固不遙耳病起一年歸我府君府君已補
弟子員內行甚備母歸敬戒宛然門以內旣翕然
嚴重又慰薦待遇大小井井文林公時以語人吾
固多竹坡君賢不以豪驕女而能令謹于婦而其
特贈羅孺人染不仁疾卧已經年矣奴指無近願
者承頤指則府君奉食則母食進則府君掖而母
挽承口而手代飭問若何甘旣殘則對進所餘不
少厭府君曰我痛依母爲常若新婦新從而父母
愛來遽知痛依我母不厭一如我孝哉婦我不及

如是者二年而羅孺人竟寢卒母撫棺號誰婦不
姑誰婦不數十年姑我罪伊何而有姑者二年于
床上有姑者二年而令我不得養竟亦不得姑也
天乎仆地吐血數升絕數日甦月餘文林公呼婦
曰孝哉泣血自古人事不常見卽泣血自人子事
不婦見今乃親見爾孝哉婦乃里人則無不知母
泣血者不獨謂府君之死孝也文林公有五子將
次第室羅孺人去世析五子爨母雖自爨有鮮必
先上文林公走小婢數四伺其舉箸併所與乃已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古

卒未嘗自甘食文林公督家嚴歲時見子婦皆曉
漏皆粧而進母爲冢婦率五夜不敢睡導諸子婦
前文林公謂敏而知禮而諸子婦妯娌中母家所
遣嫁服飾併節令饋贈不如吾母母家卽私通所
無不以告人也先是府君日侍羅孺人疾隨得疾
亦不仁幸苦自治有効語在府君狀中出試應饒
學官需羔雁費或勸母府君雖小愈忍患未瘳也
卽有費姑緩之母搯腕曰若大孝子神明所相彼
二豎胡能爲盡脫簪環以佐而府君患果頓起鼓

篋授弟子郡河之南一切鉛槧皆母手繕搗繆易之以給膏風雨寒凄手自題書送衣襦之館府君讀之以爲此意深于雞鳴吾于投人小技忍不力邪府君故恢廓喜當客飲戶屨一滿都不復入而謀第問咄嗟具乎而母已報具復遣窺府君與客歡以爲歡府君雄才壯年不售而不作唾壺寂寂傷以養其暮氣之銳則母直多方廣之耳母數生男不育年三十有七胎以十三計而未抱子形家從羅儒人塚上來稽首府君兩乾峰明年爲政是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二行實 五

必一歲而雙珠幸置一劍應之母聞即詢良女子數家促府君恣其取視府君意且怠日夜媿媿不休府君終莊母忍無子不忍二於母事寢明年庚辰不孝吉生別置乳數月復孕辛巳不孝端生則猶之一年舉也兩不孝稍長府君既自教兒而母更舉幼所聞竹坡公與亡賢烈事益以從府君所得掌故晨夕提命故他人師外傳而兩不孝師堂上他人即師嚴君而兩不孝兼師慈母比于八子倍厚自幸丁酉府君貢文林公隕母得侍即視羅

人過多母翻以多得侍卒而背益多可悲復不自勝第起勸府君尚自節與畱一命寄爲地下光及府君廬居暨謁部淹候則家尋益窘而短絀之汲日起焦然矣母苦自操作教兩兒婦同緝繡絳泉倚以舉火修戶內外周親儀如常居五年辛丑府君始偕之番陽學官任家人得以首宿活而母則謂府君勿輒以學官耽耽諸生也酒食而饌先生先生還空饌之士來吾請爲饋府君出講堂滿仍不復入而謀第問咄嗟具乎已復報具府君以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二行實 六

是忘其官之寒番人士亦謂寒而能廣大無府君若府君即自用才薦乃其快人心而流賢譽母之以也惟至彭蠡歸來風波震懾母始誓不復登舟而府君由洞庭宰辰溪再由十八灘丞雷陽皆不從迄代雷陽計事旋乃合中間七八年兩老人天涯相望涕沾襟下不孝輩不忍見屬丙午不孝吉泰賢書兼府君俸寄稍足集諸姑伯姊姁姁作疇昔語買一二指婢婦給使令間一設筵綺鼓鍾俾母勞勞竹坡公之舊以博開口而府君辰溪治復

最封母孺人王命焜煌有泣血籲天之褒蓋不但鄉黨無間惟帝且嘉之此固羅孺人陰以天子之靈報孝婦而府君以其能爲人臣者能爲人子能爲人夫相與有榮施焉母自後十餘年中受天道之應不可謂不明彰也母至性渾厚口無惡言絕不稱人過凡有聞乖風事卽戒令勿傳曰孺子輩未親見須善諱朋友謔不及閨闔不孝兄弟不敢忘赴親戚會歸語兒輩婦綢繆精辦不啻其口出卽其家微有疎缺母以私言亦所不及迨旣貴且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二行實 七

老有過候者無論卑幼以迨童僕非有故必令面必好謝之親戚中羣然以聖母相呼母像滿而溫順而重衣裳修潔行步如動璜珞與諸縱筭併立咸注目以爲靜正福相人自少年時卽喜施乞者無所愛晚年乃持齋頂佛號而其修禮文優賓客則自少至老如一日嘗曰勤儉本婦人事然要論所宜古賢婦爲夫爲子解佩截髮曾酒漿之足云墮若職而曰各起家非其大也不孝乃悟清白本士夫事若託名枯木寒蟬而一籌莫借世道何利

母蓋以家箴也母產多氣血素虧善火病然猶冀以藥餌延兼齒不落便便嚼熟物胃氣可扶卽小疾當無害丙辰不孝吉捷南宮神益王始一舉未嫁時病中所見以語諸親而竊訝于病中所識壽數已愈一歲爲意中喜忽結夏姨母暴亡母手足素篤一慟而目失明遂大苦且聞弘文館開慮不孝吉以虛名收自嘆老不入都兒卽三年不膝下淚泫泫迸也會是科竟罷選冬初不孝吉旋跪持母泣奈何兒衣綵而母目眩也復自解折角豐翼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二行實 大

失明益壽造物或然乃不百日而府君逝矣母正病哭無氣不能聲微曰吾兩白頭人何獨生抑吾白頭人何足殉吾殉亦正不久蓋其時神已盡卽稍後一期亦兀坐閨室哭不絕奄奄少精氣不孝更忍痛收淚百計以慰母者尚癡想孤嫠凌霜倚闥愛日亦人事之常故于戊午春季牡丹花時擬詰朝相母其下嗅芳氣以諗年光豈知雞始三號母嘆中痰喘婢者疾呼兩不孝至則已不語目遽瞑矣嗚呼痛哉不孝兄弟初痛府君歿之促乃母

歿更促只爭匝歲間呼吸頃雙影電滅地老天荒
令不孝兄弟卽鐵石作腸何能不寸節碎斷邪依
依殘魄更畱至今則請重復前言血首歸命慈仁
君子兩尊同生同穴同德同彰非合誌不美非合
銘不光而茲狀中獨轉轉顧竹坡君者實亦母氏
志事之所藏母往授記不孝吉云兒異日有文章
事無忘外王父竹坡公乎蓋而父初婿予家時甚
食貧姨婿家富而外王父乃獨重而父不時肅之
自候於門去數百武望見疾呼家大小曹家郎來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實 九

聲凡數傳至則如迎大賓姨婿過平平耳而父當
暑猶着縵布袍外王父覓佳葛裏其身衣之而父
草四六語謝外王父手之自熟誦置酒高會遍示
其坐客曰孰如吾婿才坐客則咸起爲壽外王父
而父知已也謹識之嗟乎此其事固足傳知夫如
婦知父如女有此亦更彰母之足傳敢以備大君
子化工之筆母生嘉靖癸卯七月廿四日酉時卒
於萬曆戊午三月廿五日丑時餘子息婚嫁暨葬
地與府君狀合

慶成先弟兄狀

余惟古兄弟追亡之慟其語至不忍舉白傳云親
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生死宋惟室云氣分父母
之親痛切死生之隔當時皆以爲切理而悲之痛
哉余弟之死生隔世三時忽改也余以畏約闔戶
不交人事默坐追弟一生睦愛無適與語但觸事
自摧心肝時誦二語流涕而已今且舉喪殯於萬
蘿山去室而野以卜兆域重念弟之行業文藻雖
不售亦無年何忍令就湮沒大戴記死者行迹大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十

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無大小名則不朽惟茲
兆石將謁諸名公之手知弟如兄余事也是空狀
弟諱履端慶成則余字之先大夫少字子多不空
行年近四十形家占祖塋是且一歲雙男盍趣置
媵先大夫莊先恭人不忍副庚辰先恭人果生余
不肖辛巳復生弟人以爲異弟自幼陰重不好弄
得寒疾已絕先大夫怪形家言謬邪忽醫來用倒
倉法更生遂緩就外傳已授小學句讀輒成誦先
大夫往送蒙師適兄羣兒攜攜還自課令與余共

席余兄弟自發蒙以及菟成皆庭訓無他師余菟
紙落先大夫時謂善必指示弟弟必手錄略上口
獨自運思深苦文成多與致按劍有司余計此不
可小戰也從稱貸入國子令當大敵少司成溫員
嶠先生季試拔冠其曹愛之不啻口而弟終以頻
侍先大夫官所業亦不無作輟蓋先大夫晚得官
訓於鄱令於楚丞於雷陽往來皆弟俱弟外若修
正甯直中實舒緩濶達博通世務左右二尊人皆
先意得歡尊人既歿有弟晨昏堅留余家一意公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主

車言致倖奏名則余名固非弟不成名與親孰重
余不得割名而弟得常奉親至承十三四年天涯
遠宦之娛孝德天通之矣余孝不弟若愧爲人子
正愧爲人兄邪丁巳戊午連遭兩尊大故余與弟
皆慟不欲生制終弟復勉余小草以教作忠以成
先志余乃謁除版曹運餉歸一年還部會山東盜
警余畱室中獨萃弟抵燕間語客此甚開姑以余
俸應例浪試銓司作選人可乎意試定仍不得場
事而選司諸公得弟曠奇之卽復冠其行註州貳

刺余泥弟此貨終當待大信勿卽就而弟性故達
謂陶柳張尊自在但非未薄仕以前公案何必生
活蠅書取慚下惠比高邑太宰新受事慨行身言
法見弟頎而偉喏聲滿堂立授丞福寧福寧往羶
甚非大貴人書不得弟直貴人書以身言也到州
則悉丞之羶以海權近則歸之郡海防丞無尸焉
而弟更矢鬼神內好無私懸一聯座右自勗奉委
平署還報操觚立就其文斐然諸臺爭別一目以
清白才士遇禮視各郵椽逾等署韓陽篆兩月操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主

益峻條栽火耗馬價供張舊習詳牒上臺報可著
爲令妮妮皆鮑叔言至爲百姓興除飛漣灑潤備
勒輿人之石如不勝書及得代行至欲奔兩臺借
寇不得則泣軼其車竟日乃成行閩地遠撫軍與
巡方終事期不時諸屬邀一薦剗如河清銓司議
閩薦一視他省薦三而弟三歲中撫軍南公巡方
周公姚公三登薦視他省而九當不次擢乃都下
謀作替人者尚羶以海權也行千金於代選代選
動科胥固有入心者以三薦爭代選伴謬曰是書

贊博來也子審理魯藩此代選真奇外吏賢不馮
撫按而誰馮撫按薦而書贊凡撫按皆墨凡薦不
直彈邪代選後來中州余識之不欲言其人今亦
爲人持其陰事去而彼替人到州始悔黷訛而指
戟盲代選枉肱千金去也乃弟故視一官輕其得
疾初不在此韓陽舊遭歲解數多弟往署之三日
謁方伯恐以逋罰責之見在無所逃弟不悉逋得
抵便結無實坐也大恫悒家固貧偶攝篆奈何遽
代前償逋因頓失血盈盆盎以迄不治本此後丁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五

卯得理正報素盡垂幾不能裝沿途問醫多質故
衣而醫亦罔効涉冬來里余亦以內轉報自中原
繼旋見弟面肉僅能傳骨問知諸苦驚傷不能自
持余初擬獻歲卽北征嗣見弟疾日沉延養生家
授行有爲法日起守視遂淹至四月而弟竟不起
余得就訣似爲自盡顧此訣余何能聲嗚呼痛矣
弟每見余少好雕蟲亦復好之嘗言古今文章之
事多是弟兄並駕齊驅而知名之弟又多愛推其
兄乃余則鼠技易窮襪線俱縮而弟事事饒兼自

詩文雜著下及丹青脫手人傳而珍之往居長安
索者戶屨幾滿如此醞籍那可教述余自幼與弟
出入埧簾除遠侍二人與各之官餘皆語笑時刻
靡間每取弟所讀書遇載兄弟事獨重複丹鉛細
註其上其心敬愛古人正心敬愛余如不及余識
其意黯然歎息何圖大命旣近空復愛我遊魂割
切不我能畱追思二尊撫余兩人余獨孤生升沒
其晦倏及歲盡今雖抱琴一慟而絕亦已晚矣惟
此片石以藉鴻筆正弟百世如生余隔世之思全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五

寄於此王始興有言論行受名實稱不誣如謂以
勸弟故不實而文之則余豈敢弟生沒年月暨有
子臺駿各婚嫁族系另錄備採茲不具書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斗崗曹公暨贈孺人曹
母唐氏行狀

歲乙卯早冬履吉與文思大兄偕計吏渡江締宗
盟爲墳笕好迄改春併舉制名窺文思兄似有街
恤蓋悲陟屺之不及見也時吉亦自謂潦倒一第
不足言獨幸雙白無恙意差強奄忽先府君先空
人相繼逝余慟不欲生文思兄亟唁我因報以伯
父康哉惟日以娛無若匪民然從此終天也居五
歲吉以草土剩身來長安適一過相勞苦而伯父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二 行狀 五

之訃音至文思兄慟終天亦從此與吉同今戌冬
吉再以轉餉入甫僦舍則已徯使遲曰不孝兄弟
所不卽崩隕者懼二人潛德之未彰無以報地下
邇且有事封樹計與吾子分設非餘人比敢以二
人積行爲謁嗟夫惟慟知慟吉之謂也加以疇昔
親情於我伯父母間僅容襁是役也非吉狀之而
誰狀之邪謹按公諱某字德卿別號斗崗當泰昌
年間 新天子御極覃恩以仲子文思官勅封徵
仕郎中書舍人故復稱徵仕公云先世爲宋武彥

王裔從蹕渡江家句曲後諱天瑞者始徙安新市
里齒日以繁聚屋一巷勝國時紅巾賊所至殘掠
獨過新市云此善人里也斂兵去因名留巷曹云
傳顯三公再徙琅玕里生太一太一生孟霖築鵬
程橋垂雲埂及建袁府君廟今朝中所祀素菴公
是也素菴生友樵公立友樵生直齋公詔贈南京
工部尚書直齋生孝廉石菴公終養不仕授都察
院都事偕志孝友祀鄉賢生東崗公景陽舉嘉靖
乙卯任丞陝西西安府進階奉政大夫著循良聲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二 行狀 五

祀鄉賢配戴氏封太宜人舉丈夫子四伯南刑部
公司宰仲卽我斗崗公叔雲南布政司都事公司
典季諸生公司貞先是成弘間家業故饒祝融爲
厲素菴公父子又喜施子務詩文迄都事公室懸
磬矣始治經教授弟子從湛甘泉先生遊西安公
承之篤學同兄少保雲山公暨萬文恭封銀臺吳
玄圃公俱受業代稱儒宗咸推都事公至人無夢
夢卽兆數世公未生前一日卽夢有白衣神君挾
偉男子來曰昇爾賢孫稱賀至再公又生而端凝

絕不類凡兒以是心異之語西安公曰是見面方
準端洞精儻矜殆夢中所見偉男子也白衣者其
山神白龍王乎當必昌厥嗣故西安公朝夕視膳
必呼公佐餽陳說前言往行動以孝弟爲宗公輒
應聲曰茅弟也者爲仁之本毋乃爲人之本與都
事公大喜外大父唐止菴先生一見目以國寶置
膝上對偶神駿遂以唐孺人氏焉公少不好弄從
刑曹中柱方伯儀山兩兄同學初不讓慧得唐孺
人佐之無內顧益攻苦下帷時功令嚴歲試卽大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壬

邑收不過十許人公以高等補諸生隨官遊學歷
函谷漢中諸山川人物政事指畫掌上如太史公
遊覽文益奇顧心憂西安公勞苦不數月亟勸抽
簪率子婦盡菽水歡公雅好莊老不樂齷齪爭里
兒去遊成均大司成鄧文潔暗中摸得之恨相見
晚試京兆已雋格于額恬不爲介而唐孺人亦數
數慰藉舌在寧久困哉無何已丑西安公疾作矣
西安公先患痺公籲天請代謁誠致齋隨禱隨應
至是虔禱如故百方罔効竟逝公一慟幾絕明年

勉襄事往反如慕如疑唐孺人爲之盡瘁竟亦嘔
血弗起也公時年四十於天崩地裂中忽復奪良
偶悲不自勝義不繼室室中亦無貳可使者一手
一足撫兒女子指以百數米鹽靡密煩碎力推行
之如黃次公噉薤留白可種如庾元規而身自教
兒如謝太傅諸所督誨緩之惟恐其渝急之又恐
其憊每中夜吟歎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以爲
警日伺太宜人卧起早暮枕高卑眠遠近爲憂喜
且有乘喪齟齬者外侮內讎咄咄爲來逼人苦弗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壬

與較而嗣君伯仲尋補諸生太宜人色喜則府君
亦喜曰孺子能成祖志吾無庸僕僕遂謝業以例
授光祿丞側注冠逢掖衣爲太宜人壽然非其志
也暨太宜人喪時不當致毀竟哀毀骨立如中路
孺子至已酉仲子文思舉于鄉遂偕北上曰吾家
世受國恩從是一詣闕下頓首祝天子萬壽幸甚
而因以問一請選部又不肯竟選癸丑再北文思
長跪請大人姑小試以展生平且旌吾母始勉就
良醞署震崗丘公掌光祿風尚凜凜少可獨善公

廉能數以錢穀相資藉無毫末濡會 孝端太后
喪及各廟享無算夷人委雜公指畫井井有條從
祀山陵樂盛酒醴必恪必共諸同事多柴槲與之
披情愔竟亦無猜者中貴人有不時需索潔已以
應之不辭而退故一歲數薦空四署矣然不知鴻
鵠之志也丘公語人曰曹良醞操尚風軌兼有治
實宏大用請差督江南糧遂單騎遍歷諸郡不取
以虛文應筋力爲憊丙辰予告是歲到署即可超
擢且已滿秩應得封章弗顧尋聞文思提南宮宗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五

族加慶公顧謂我家都事公以來三世寧不堪一
第蘊而崇之孺子食舊德吾懼其有軼志也且太
室人以八十老母盼望諸孫及唐孺人勞苦萬狀
今何俱弗見也意中怏怏減眠食瘳數行下文思
亟假歸侍藥京口有間終杜門矣體素羸居恒惟
節飲食忍嗜欲以爲嘗故神復王有進方術者曰
吾聞真人之言矣忠孝廉謹寬裕忍此八字訣
平生寶之若去來寄耳無罣無礙不能更事吐納
也戊午促文思謁選相戒曰兒曹不習吏卽吏而

飽毋寧餒我不受人祿養者迨文思以中秘轉遼
餉值警告或以爲憂公遺言曰受命而行不辱惟
今日幸假道歸卽集諸子孫辨民間利病古今善
敗如都事公訓誨無虛晷庚申躋七袞親戚醜以
爲歡公愀然不樂兒孫再三勸勉則諭以意事君
如事親今一歲而弗湖再見奈何言壽無已君恩
隆天重地吾姑俟綸音至其一舉子之觴于是文
思強絕裾公親送之毘陵趣就道時辛酉王正公
步履矯健咸謂百年可期不知已與文思永別矣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三

公爲人外飭廉隅內不設城府性慈惠而動有標
準龐奇不御于身俳謔不出于口巫覡優雜不及
于門袒裼裸程不行于寢每日正襟危坐掃地焚
香卽疾篤之一日猶遍灑房帷移席中庭而寢遇
事無小無大凜凜怵惕平旦有公役卽越宿齋戒
不豫恐廢悔將何及嘗飲人以和而耻强笑佞哀
片語投契久要不忘所遇稚弱厮賤揖讓不休或
諷老不室以筋力爲禮笑曰我性不解慢人習而
安之若嫌禮法拘攣稽阮放達何不長生到今里

豪欺公易與譟于門下石于隱輒閉門謝旁觀不
宜視弱公合掌曰彼蒼有知寧人負我買田宅不
求方幅舊廬甚隘而曲鄰趾交錯終其身不得直
入鄉里操書契而來者故昂其直卽償之或德而
以怨報亦不明斥之若佃僕負租委終不移一字
入公門大都仁心爲質而重在人倫所謂和氣愉
色婉容愛之至也嚴事伯兄不啻視父遭兩弟喪
哭盡哀撫諸孤不間已子女弟無子而寡時軫念
不忘晚年修葺宗譜以萃渙別異以彰明祖德九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五

伯仲輩語曰我生無長物畱取一片赤心付子孫
今恐湫先朝露有一紙附先大夫分單後尚不記
年月備辛楚矣言畢而逝公其有先知邪前數日
爲唐孺人一杯猶手緘示文思累千百言皆忠孝
大義豈與唐孺人精相召邪唐孺人父止菴先生
諱一馨乙丑高第母儲孺人大父雞澤令祠鄉賢
克菴公音其先晉陵宦族自封大理公誠再傳給
事公世良三傳沂州學正公輔生克菴公始避倭
于空因家焉止菴公師事叔荆川先生精研性命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五

敦尚孝友不妄締姻而特以與曹西安公有道義
盟兼快斗崗公故以孺人歸孺人有至性瞻矚不
比授孝經內則諸篇輒手摘錄而心維之痛止菴
公以奔母喪哀毀弗起日抱母而泣及來歸儲孺
人持其踵而啼人謂我愛女不知失吾孝子也有
姊妹三俱遠歸獨兄一人家業漸落中夜號泣昔者
先君子才余恨非男吾不爲男而獨不能爲門戶
計乎終母之身又終兄之身生養死殯于凶荒天
札之餘不愆其度宗黨悲歎生男不如生女矣事

舅姑如事父母戴室人性嚴率子婦嗃嗃或疑貴
家女不習勞苦孺人日夕操作刀尺井臼稟蔬酒
食絲麻纂組惟所欲喜則先嘗之愠則婉劑之疴
癢則抑搔之戴室人爲解顏每食必孺人侍乃加
餐將以愉色婉容而時微輦數休之不敢適西安
公稍不安斗崗公色憂而孺人亦色憂首如飛蓬
者浹月及西安公沒而哭無常聲思唐與曹所爲
死生骨肉者惟吾父與舅耳舅存卽父與存而舅
復逝不復見之骨肉腸能寸寸續邪一慟嘔血數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五

升襄事載終遂伏枕不起矣戴室人哭之哀天乎
是何奪我孝子也初斗崗公磊落有大志家世清
白朝夕殮喪不給孺人盡脫簪珥以佐下帷外言
不入內言不出斗崗聲名籍籍數奇徐爲寬譬而
相敬如賓伉儷二十餘年無媒容事有傷斗崗公
意者匿不以聞或非理相加從中調解而榛栗棗
脯之贊非斗崗公命不行居恒寡言笑進退纘齊
非姑姊妹女子不得面而事先奉賓般核維旅隨
斗崗公失孺人若失良友也順而敬也數舉子不

育既舉文思兄弟五男四女角羈之餘祿祈之衣
饌餽之食纖介必自經手比能言卽古人行事口
授之長遣就外傳每歸必叩問所誦習若何而焚
火夜作以課讀所師事取友必擇端方者束脩問
遺饗殮酒醴必精腆者強半出廉腹寒膚之餘而猶
經歲不得安寢望北斗而拜冀諸嗣君之長且成
也曰吾相夫子以報先大夫于此止矣歲庚寅遇
嗣君小試不售輒嗟噫嗟歎時孺人方強嗣君草
正垂髫爲言偶蹶耳何足慮而孺人變色孺子何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五

知恐爾母之不及見也聞者驚異安得此不祥語
明年竟臥床褥矣臨訣時目文思兄弟惟問幾時
就試若前言之有知者孺人生于閭閻而周旋諸
娣姒絕纖介之忤仲妹室遠無子還往思念不置
撫御女奴暨奴產子察饑寒問疾苦人盡得其歡
心歸寧見道傍丐者凍餒者衣食之死而白骨者
掩殮之除道成梁賑饑療疾所費不貲而又時時
勸斗崗公周人之急不望其報故人稱孺人之爲
衆人母也而孺人一身多憂少樂多勞鮮逸多訕

少羸以至病徧非獨其命之不永蓋亦有至性焉
孺人亡而始以其勞其憂其訕備萃于斗崗公矣
後孺人沒三十年而仲子文思以名進士官中秘
遇覃恩勅贈孺人行且累未艾也嗟乎孺人所自
知不及見者今得慰地下不啻見之矣而文思諸
兄弟獨追慕哀鳴甚至舉斗崗公與孺人之生年
卒歲在在皆辛以爲辛苦備嘗之應嗟乎孝子悲
思無方何可信邪公生嘉靖某年月日卒天啓某
年月日壽七十一孺人生嘉靖某年月日卒萬曆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五

某年月日壽僅四十一生男五長師禹邑諸生娶
澄江上舍居拙徐公有承女次卽師稷字文思中
丙辰進士授中書舍人娶同邑鶴慶府守育菴萬
公春女禮部尚書萬文恭公孫女次師契邑諸生
娶金沙贈太僕寺卿完白于公束女次師益邑諸
生娶光祿署丞西雲吳公達德女俱孺人出將以
某年月日奉厝于山之新阡謹狀

蔣太學行狀

黃山之望於欽也其下多故族云蔣公有莘者其
先出伯齡公居浙之天台唐末來判欽遂茆黃而
家焉子姓代著因厥姓著爲村二十六傳爲尚述
公俊昂再傳崑峯公廷璧以孝義賓鄉飲配謝孺
人繼傳孺人側室劉俱以閭德稱傳孺人舉子二
長應鯉早逝次卽德甫公諱鎮又諱汝修懷崑其
別號也公性孝幼卽知色養侍晨昏惟謹疾病則
親湯藥旬月衣不解帶體日以削及沒哀毀嘔血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五

喪明幾至滅性蓋至耆年而事庶母劉猶一孺慕
也公資穎敏一目千言不遺齡十二制舉子業輒
工隨補邑弟子員累試皆雋入成均有鄉大夫欲
爲謀一捷竇者公謝曰真而售乃足貴若以竇進
非法且非吾質也自是矢益肄力而以時遭外侮
迄不得端所業公少孤立又敦謙讓不逞之徒妄
意其藏百計刺害幾莫必其命復誣於官將急逮
之公姑宛轉走匿夜黑踉蹌岐路中忽前阻水見
有燈出林間一木橋跨焉遂渡水隨憑橋以去焉

齒鵲蹲恍惚龜沉而鵲去也誰脫之邪公善人也種德人也捐自樹之山木以公樵蘇發自貯之紅朽以給貧窶推食解衣殆無虛日病者藥餌者婚無屢者居歛死者以槨掩葬者以地而又代貧者贖已鬻之祖墓凡有急難鬱伊匡扶救解惟力是視親疎故舊如取如攜未嘗少厭至於橋梁道路諸利益事尤所不言有人盜金萬餘恐其覺自焚其居以圖滅口後知其人竟宥之至他所遺逋負匪但不責且贈遺焉而邇所外侮輩公亦終身不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五

仇其人間出隻語爲譁者持平卽無不意消去公之種德公之器量也亦卽公之達識也當公家業足給鄉人爭羨之公獨以爲憂曰盈府忌也惟約與忍庶幾能免及甃瑤橫索鄉人又危之而公獨以爲安曰損無咎也苟厭以往抑又何求昔人謂早知爲害何不散之公之識見相越豈不超超千古卒之禍難潛消身家復裕公亦漠然如不關與視鄉之屢蹶而獨優然無幾微見顏面者終始一轍也公於得失之際非夫道力主張渠能爾耶公

喜讀古書旁及百氏言無不漁獵雖老不倦至上下興衰之感一以詩賦發之踪跡大半放浪山水間與諸耆舊狎冥鴻之意遠矣郡太守鄒公以大賓延邑大夫方劉二公後先願一見皆辭不就因各題額表其間而縉紳先生爲詩若文贈遺者自殿學許公葉公以下裒盈數帙鄒公遂掖而屢滿王公處士自有功德非虛評也公雖令儀色藹慈和而居家有嚴有翼取法一本家禮與許孺人皓首相莊六十年如一日朔望必肅衣冠謁先祀病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行狀 五

劇猶令人扶而拜之又獨力建祠取唐末來祖墓地將湮滅者考實各爲誌以詔後人往有語公導養家言與儒術通者公遂習之比其老也耳目周旋可敵少壯至辛酉十月時年八旬有六偶感微疾嗣君輩動禱諸醫公笑曰余餘氣殆盡視死如歸而反謂我爲病何也仍備舉一生所歷艱危皆賴忍讓勤儉好善不欺用能反瘠成腴化怨爲德而終之以看破恥字無往不愧便無念不善諄諄數百語徐令人焚香作樂曰此余告終之日也沐

浴端坐而逝噫公之道力卽難名此所謂不愧不
作灑灑來去者耶嗣君奉此遺勅人間滿簾何足
道哉

行狀 三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三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誌傳

誥封中憲大夫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王公暨元配累贈恭人耿氏墓誌銘

少司空大梁王先生往丞京兆不以履吉不肖枉
車重後部庾畧中出所著史學併箋正劉步兵劉
常侍諸書語竟日維時輿上薰轅者何人而先生
所折納乃在少進且官糠粃也後數月先生填節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一

游岱去屢損書存不置而又欲引履吉視東學事
使得近已會知卽用於其鄉則相見首舉爲慰履
吉撫臆誠不知其過量已今年夏封太公棄養先
生則合耿恭人自爲狀介臬長丘公屬履吉銘之
自以被遇旣深茲役也大先生倘有然于中而後
命非可頓也唯唯謹按王氏之望遠矣狀斷自始
興從所知也其後徙淮入 國朝徙通許四傳始
徙祥符以籍自占爲贈公振生侍御公琇有子曰
中達官黃縣配李孺人首舉卽封中憲公云公諱

正諡字宗舒生有至性自幼即敦篤如成人顧其中秀辯喜涉羣書薄排比言非古也家世獨富藏書黃縣公挈公之任晨昏多暇得盡發讀於經濟實用處按部就班如從十指輪出而黃縣公亦以有子才而古乃督以挾排比言投人奚其工故屢試不利不復問後家居忽舊所事齊撫梁公鳴泉起撫中州來爲語若賢而廉者是宜有後今其子弟任試事乎竟亦謝不以告卽公所不急急名心以古道成嚴親者類若此公事李孺人孝敬尤至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二

初黃縣公入計孺人趣而送之河公曰服無絲孺人曰兒前納婦時羅衣猶綠哉公卽着往來霜雪中雖廉吏子一寒如此非內嚴聖善何遂能堪旣黃縣公與孺人相繼沒括所遺僅得先世污邪而儉於百公自以旣薄制義尚有仲在是必問生而後學之因罷儒而農以資仲富平公讀念富平公穉弱寢必同被出就外塾卽遠在數里外陰雨率自往迎首一笠復手一笠至則授之且披且負踰蹕泥濘中以歸是時司空先生已召發穎豎負千

里聲公令與叔俱日夜課且誠曰隱侯所推七業九世非淮水淵源乎毋以逸農不力墮爾曹今日事用是業益專價益併翔辛卯先生舉於鄉甲午富平公繼之乙未先生大對授齊之濰迎公養逾戊戌富平公成進士其往治富平卽爲百姓與稅瑞爭命公心動自濰匹馬馳十許日抵陝富平公疏已上徵赴詔獄公策無及則語先生揭遠關部所爲哀音殆不忍聞而閭閻竟亦無排也三年富平公死公遣少子往持其喪至則撫而大慟絕復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三

蘇遂得末疾先生亦棄濰歸矣公乃悉發黃軒以來各史都授先生謂而春秋富成經世大儒必本於此先生他制作皆鴻厲起代更於左右史執素功淹緯論著無遺如下至箋步兵常侍等言則皆登第後服趨庭教也庚申光宗卽位先生以光祿勳召癸亥出撫二東公喜甚是爲大王父備兵舊地厥有孫子節鉞全封老人何憚扶杖一往單恩典下晉封今官人以其爲惇史則更榮也俄先生轉工侍憶昔星家言註公享算歲年將合欽

無行雖強發猶躑躅陟岵彼所爲齟齬先生者不知正善成先生歸侍本志歸而公算果定不可益夏得疾不食卒天乃以髻體飭玲慰孝子心不然卽畱長安三公不及此一日不抱終天憾哉公爲人陰重無妄語終身不踐俠邪地至其孝友大義根心古名德不是過里有豪族素見侵轢公惟閤屏涕泣不與較與先生論治灘首勵廉銘期無負先世清白吏其廣先生史也忽舉魏太武寵翟黑子事問憶否先生卽成誦公喜甚夫高令公不從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四

景穆慮負黑子真千古盛德事公與先生着眼古人誦而服之此之立心問學可知豈直與著述家爭宏博已也結髮配恭人耿氏出名系靜婉天植居常寡言笑公旣以食貧起恭人相之自汗潸漣紉以至春巢井區無不執而又遭李孺人病滯床蓐不袞諸藥餌食飲恭人偕公必更相手檢非是則不進侍倏動息自昕至丙夜無寒暑輟李孺人憫其狀必一再曰休矣乃退時則泣語新婦篤孝我無以報願新婦得子婦食孝報同與富平公室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五

婦姒雍睦無間言居喪與公交相訓子悉合賢母範戊子郡大疫恭人病劇撫先生曰兒必貴逝者不及見矣先公卒三十九年累四贈爲恭人曹履吉曰在昔王氏文舒玄冲奕世貴仕獨汝南以隱德聞其後生東海藍田爲中興第一汝南亦有郝夫人京陵並稱比來出入汴省二年知此間無小大噴噴公家好義門足風百世天意所裕綿爲不朽則潛田君子與哲媛垂大業遠也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恭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生男五長惟恭早卒次卽先生次惟謙亦早卒次惟讓以後富平公蔭官生俱恭人出次惟佺任守備副室李氏出孫男六先生得一人溫叟次讓得四人佺得一人孫女七先生四女讓一女佺二女婚嫁納聘俱名族備家乘不具載以是年冬某月日祔于祖兆合塋而封焉銘曰中繩玉策連車積石好以吾從浮雲不敵乾弢用九躍不居首棟萼栢槐雙龍爲友得失千古行尸叩髻問號縱橫內行無數末俗所誠每墮一解詎古無靈精

達天載惟清德子牛衣不耻篤則石奮博乃燕史
挈而介弟俱而令器爰以經鋤資鴻鵠志競飛辰
天鵲鵠在原呼兒叩關神裂九淵崑崙種軸南山
喬木取則伐柯海歸百谷牽絲訓始命工咨禹疇
其水藥而非尺矩身堅隱淪 帝懋美綸卽稽古
好亦胡不榮獨修修備遺名名尊蒸蒸里人有齒
齊芬真宰聽之血氣一心偕文伯母同穴斯扁見
封若堂千億其承渡江諸王克昌 明興斯銘斯
藏悠哉貞珉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六

查屏山公暨元配王孺人墓誌銘

士卽生同里秀同論誼無不親也顧稟質各近者
自有天契在遊處聲華之外不佞午歲附我懷屏
舉鄉籍見其通體真摯私結編德之知卽惟時涇
上四雋同升而居所問遺獨亟逾一紀來雅故倍
深會不孝有先人之喪相繼稱匪民者五年始了
穿中事而懷屏適以其兩尊封樹之役告曰玄宮
片石若以身圖之矣不肖兄弟猶之人子也倘設
爲謀者其敢以爲謁不孝唯唯按查之先以封爲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七

氏當漢建元中遷濟陽歷陳宣帝大建間而文熙
公始顯於涇之震山鄉嗣唐武德間官池宕二州
刺史傳至宗十公族益振更七世爲天喜公生五
子仲卽屏山公河清其諱也公生而凝定幼有成
人容及長豐姿秀目姑布家歎以爲非嘗人耽書
史讀范希文傳慨慕其人以爲丈夫須心存利濟
寧堪以甕牖語人而其時家道單急無可赴遂以
父命走江淮積穀廿年舉高貲稱素比矣乃得快
從素志施繇親族始查之族自五世來指大繁其

散處江以北者貧甚不能應縣官計口輸公則捐金置田悉以歲入爲納而又推誠敦睦絕爾我虞先是有別肆鬻于族財收半值耳餘乃不解更立文書而族子甲復有眈眈其祖居者日見侵公卽棄去遷已城之南若無忤也遇里中人急難相持身所排救不寧齒牙得利必囊金以從金揮無不解者無計償不償也諸親知相與仁其風假貸日旅于庭無吝色亦終不知有責券事性不飲而喜宴客綦履一滿卽卜晝夜靡倦客跡公所緩急氣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八

意發舒廿年貲能耐如許揮而素比封落矣公軒然曰古人千金數散我何庸爲顧庭有可課之見終當濟吾事卽不儒不富所償已在此蓋謂懷屏兄弟也痛乎懷屏之狀曰先君家範甚肅教不肖兄弟有過輒面斥反覆引諭不肖兄弟知簡身向方文稅微趨庭之訓不及此恨一生辛苦教兒僅見一補諸生而丙午賢書已不逮也尤所抱恨數事爲施義渡構宗祠置義田當病篤尚諄諄遺勅不已今義渡雖有緒而餘二役乃歉然於先志之

無承直此爲明發有懷耳公配孺人王氏孺人性莊靜言動有法古禮君不是過屏山公甚莊之而門內外周親咸以爲非孺人弗克宜副笄者孺人于歸初值屏山公經營停貯所藉脫簪珥資乃充而孺人復力自節膏衣布帛糲客有餘甘上堂而尚兩尊婢食非其手不調也諸妯娌賢而親之而孺人亦遜而自親罔幾微問焉身所居室無疾聲聞於鄰非婚喪大故魚軒不復出嚴闔者母闈入僧巫所行事事大槩佩玉君子矣又以屏山公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九

早未舉子飾一嫠以進復自恩之屏山公遊江淮不時歸懷屏兄弟內外傳則以付之孺人顧不主姑息趣使居業益敏曰母時以歸省我或偷息爲不植階卽家人生耕奴織婢吾已辦非若輩所與也他所訓飭語多不具載懷屏兄弟雖奉命謹獨時念孺人多疾間歸問寢食視起居狀以爲愉感乃竟以往寧外家忽疾篤卽不世懷屏兄弟奔救莫施躃踊長號曰天平乃竟不留一訣也懷屏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王孺人生某年月日卒

其年月日以其年月日合葬其山某向履吉敬以
懷屏命誌而銘之銘曰不積以身而積以人以爲
拙於自營滿於持盈惟室有人乃喻此心孰厚以
相成而在滿簏之金厥祥後昆篤起蒸蒸式瞻佳
哉雙阡斯靈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十

少渠徐公墓誌銘

徐太公少渠年望耄嗣君亨甫舉南宮除蘭谿令
治行而公訃聞遂以憂乞將次姑溪履吉首爲郊
之從則搏踊來曰孤不孝倖邀一日乃奄奪先子
不獲生一拜也曰吉不孝執而焦者非邪曰而歸
率遺勅朞月哉曰爭何幾則併覆暎長潛移時去
逾二旬緘與伯仲所其追狀而將之辭維先子松
區亦適有剪維吾子惠社盟公世論不以不孝人
子而文亡親維墓有珉以屬不敢頓履吉唯唯益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誌銘

十一

稽韓昌黎元和中稱徐氏公族散處徐揚二州間
乃其後四十餘年爲咸通而象賢公起全椒善政
鄉特授太子右贊善大夫避廣明亂遷我太平州
湖陽鄉歷中晚唐五季宋元迄 國朝世系皆可
考卽云偏爲栢翳仁後而千年獨室吾鄉恐宇內
不一二見最著者象賢公子徽官徵仕郎太常博
士徽子兢官奏議大夫前守尚書刑部員外賜緋
魚袋兢子專官承務郎權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七
世孫珉官光祿大夫賜緋魚袋直徽猷閣值宋高

宗南渡貲省鉅萬發餉王師三日餉諸朝士南來者築如歸館主之高宗義焉予白苧山陽葬地生子七元用元道皆相繼置較有功故所居爲鄉南方十傳公雲耕居始徙而中業益徙而儒以著代者四而公石渠生復以行誼先其里有枉直咸取片言平顧無所居德受遺謝以爲利而先世素比業亦復完挈以貽三子長卽少渠公公生而陰重其於孝友睦嫺殆成於性當石渠公疾寢公以仲季左川慕渠兩公侍療除之力殫矣恐遂卒然則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誌銘

七

涔沫而請訣石渠公意不能忘仲季去齒業而問析箸事屬公兼護之公謂致美固自身始卽微言在耳不猶狎母之膝邪力括幹家以承慈豫者三十年二弟若不知失父也者而母氏更念公獨當戶久精已瘁屬指且衆復累不歲始決令各有其家而政之公則錄田廬器物盡推其精良而自取其朽廢薛氏有言少時所理意殊戀晦其所甚讓而翻若情便於甚細古人隱挈未可以事理均平爲喻公之推取直與符焉居嘗語家塾師曰凡

欲攘公橐以厚陰儲勢固不能獨操滕緘有私心計必有私手足而是所私者不還薄我邪且夫所攘之何人臨之何人忍同氣而蔑治命卽私藏豈克居之要以公勤苦衷本無用相明卽所推二弟貲日益高而身會賦入以教子設客且不給率出室孺人解佩與婦功所易可知挫產一出因心而二弟亦馴於旁理象立敬惟謹非他故無斯須離亦絕無同盤小差則又知家之肥不肥以產也公體備六行喜敦任恤尤篤曾祖母李無出自病逮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誌銘

七

革事事必躬不減所出一如曾祖母陶再從兄弟盡室疫臥無候者而公所遣守視相望曰染亦有生者不關近也至憐季弟得子之晚哀長姪遺孤之早撫抱含飴恩均同物已爲置外傳仍親督之期於學成乃快雖諸子侄致愛無差乃入承旨音非正罔訓易嘻而嗃是爲慈之經推而僮婢自供頤指外相戒不得楚摺而又於中恤寡矜幼所以拊顧有加公春秋且高矣口習恭謹固不懈卽族平末無異遇者四時衣食略取所安曰寒素家安

得貴異物統穀貢棐既於身不衷毋具歲時伏臘
烹而相勞牛代耕羊跪乳吾所不忍其他飼畜雖
小古人口腹性命著論最切吾子若孫識之卽不
遂斷亦師吾儉耳間有緩急貸於人期而償必倍
及應貸於人竟負之亦竟不責易地而衡厚薄爲
何居遇宗親問吉凶儀節綢繆靡不至第施求可
事求宜輒斷行之世態親疎一無所問里中號以
爲姜肱瞿曇氏萬石君合爲一身可謂篤論已公
素康強善膏養丙夜觀劇不倦固應祉福兩蒙今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誌銘 五

年春聞捷日郡大夫拜耆德冠帶夏趣人都門視
吾亨甫新錦狀入九月忽示微疾逝履吉日湖陽
當郡東南亢澤若穿地而肺氣四束之故蕃族最
古樹德亦潛耀其間咸通以播遷擇取亡論卽高
宗跳濟州登極應天厓積安在而以一姓作許生
活豈得不苗緒食之邪獨入我 明方聞未大積
至公身樹厚鬱極於是有吾亨甫榜樣南開價翔
發策滔滔弘遠矣狀乃云遺憾遠遊嘗諸於田公
其鑑基吾亨甫逢年者也逢則慰祝豈在口饗公

畱人間多年直須此日以報高曾來之滋樹於事
畢矣雖有綸恩待以泉壤非生之榮豈誠一郡牒
沾沾如初命而偃哉公諱守仁少渠其號生嘉靖
某年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得壽八十有七配邢
孺人邢公三河女年八十有六在堂子三伯紹庭
娶邢君繼申女繼陶君諤女高君義女仲紹祥娶
夏君芳女繼娶栢君尊女季紹泰卽亨甫娶高淳
庠生施君一夔女孫七輔臣娶陶君世勲女賢臣
娶陶君應春女伯出栢壽仲出殤臺臣娶分宜簿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誌銘 五

夏君嘉言女天諫臣娶邢君啓綸女繼娶溧水王
君民統女近臣聘庠生邢君應亮女天鴈臣幼未
娶俱季出女一適庠生邢君啓森子遐齡孫女二
一適邢君祚伯出一適高淳李大茂仲出重孫二
一桂孫聘張君期賢女輔臣出一蘭孫諫臣出以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卜葬於祖山之陽銘曰克損
惟身利濟惟人通於懿親御於里門以爲抱嬰以
爲田更疇其遙胄匪今斯今千祀風物開必先停
綱繼種植載茲天氓而乃崢嶸以莫不興曷歸乎

明太學台石陶公墓誌銘

余薄族舊居城西之沙上與里友太學台石翁家
世爲相望好髣髴古丹陽豐鄉日同依倚及余家
闔市而台石翁亦徙居數武惟近出入遊處無不
俱隨所號酒人當其餘無不矢道義以相諄勉益
良朋族友望衡對宇生平寧復幾人不意頃指有
三遽作西州之痛余不佞目盈涕泗嘆百身之莫
贖也二公郎名卿季調向余泣曰有子而莫存人
不予子也莫存而意所以存人又不貸子也且吾

里中實慕說先子卽不欲使聞人寡所悉傳繄先
生筆在其庶幾信先生益信吾父也余唯唯陶之
先有周陶正虞惠以官爲氏歷漢陶謙齊弘景晉
長沙公侃靖節公潛咸其源本傳至培之公師事
兄安薄夷俗棲跡鮑流沙以迎駕功語具國朝名
臣列傳中嗣俊三公守先志自海源景至剛公生
九子賓補弟子員完最少指後溪以爲號配某孺
人生台石翁氣槩澄澈然語多淹和無作異行亦
少苟隨態幼攻書史甚銳以成均多雋意得往

遊及行猶念後溪公暨母孺人僅一子不忍遠晨昏輒中道返不幸丁慈氏變擗踊毀傷勉自節申無方養于後溪公築室楊柳堤邊扁曰愛日蓋後溪公年近八旬無亦惟日是愛惟天與和子情寧有極乎晚得痰疾凡九載飲食起居悉翁躬自省視居恒嘗飲泣曰護氏見背苦未得奉今日者尊嚴在前忍代以老嫗稚僕或與三公累一日邪陶氏固大姓族指衆公治義田若干畝供祭祀婚葬諸費悉師范文正公家法無不咸賴置義地於烟墩山扶櫬不給者咸往瘞焉往戊申水患人民巢棲公載麥舟釣施多所全活目擊中流有橫屍及岸者三亟爲掩骼人有急告公輒應或中落無以償悉不問計歲焚券若干紙有舊識貧夫凡不能謀朝夕公憫之別置田遂爲終歲計有農家夫婦爲媒妁所誘欲奪其女白髮嫗啣恨幾斃公爲調停理諭嫗無恙婚媾亦獲全余嘗夜飲呼公對月公曰大丈夫行事自磊落至於所謀成敗嘿司是聽今已屬吾子矣余觀公與衆謙謹而杯酒對談

其膽略如此足挹胸中所抱郡當戒備余倡謀貲公出百金以濟忽賊逼江門議建敵臺余與邑侯約須委太學公督其成不數月而巍峩鎮於天塹性樂誨子燈火與親時名卿季調兩負干霄激雲之望以余爲比隣父執日問字余獎許不去口實而公更謂有嚴以成無待以悔一切宴佚悉不使墮里人見二子岳峙而淵渟咸目誦曰有是父有是子其揭於亭有退半步存半畝諸語不減古座右銘遇人有微長輒揚之聞人隱不啻芒刺一語然諾無巨細必信論者比于陳太丘王彥方諸君子此其大德小賢誠有不能盡舉至于瀾園新築琴書竹石楚楚與余朝夕宴聚心期無間卽大別之前半日猶相面於彭氏喪帷余見其神觀聳然衆賓肅待豈意隔宿竟溘逝邪逝之日有數人不陳名姓號咷大哭曰昔之憐我無食無衣招以酒慰以言惠以錢穀也者一當今日寧以餘生忘恩施所自邪嗚呼公之厚德賙賙非若自言疇其知之舉此以例其餘公之有隱不形卽余與二公

郎言何能盡公生於云云是爲銘曰志不與跡耀而約之愈彰人不與天侔而晦之愈揚惟寸衷之響格如稱量者求慊而開通之一線如報隱者窺藏卽所能圖者巧筆莫之能繪乃不言而示之事舉里嫗走卒咸尊爲大老而配以全昌斯沒身而論定抑天眼可以宛償有雞喙而燕額乃蜿蜒而龍文體含衆妙德備五靈質長風而雙肅颺天衢而帝庭噫此非誕育之丹山孰與排八極以蜚聲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台四

明誥封太恭人楊太母年伯母墓誌銘

履吉自年幼穉妄從貞庵並學成人遊時我年伯孝廉公捐館我年伯母楊太恭人子僅垂髫未貴登堂拜母朝夕與俱越今歲丁丑則太恭人累誥榮膺所昭受天數已八十有七孫男穎秀成行忽告終履吉不禁墮淚以鄭重貞庵之請卽不文亦何敢辭按楊氏號巨族景泰間名璧者官都諫有聲傳至鄉耆鎰生滔素性公正爲里中推服寔爲太恭人父太恭人幼遵姆訓周旋惟禮是肅省問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晨昏以至盥漱澣綴酒漿拂展諸類悉身親之性鎮靜不妄與人語諸所喜怒不形綽有令範學博成山公雅任名教爲孝廉公今贈朝議大夫擇相攸事成文定博士公居家嚴重雖輦笑無昵施朝議公秉至孝性溫清無敢逾先太母宋孺人閨範凜凜自高曾祖母蘇太孺人賀太孺人相傳家法從來遠矣凡事寧類苛必母類縱太恭人性所卽安不見爲難嘗承宋太孺人訊建安郡夫人游氏之姑二十年不命坐母嘗今日殆簡易也朝議公

後徙於外歸聆室中諄事則正色曰天下無有不
是父母汝謂汝是而吾母非乎太恭人含笑相向
慰藉爲勞太孺人每語人輒爲孝子孝婦歲已卯
秋朝議公舉鄉試博士公亦授懷寧訓太恭人畱
總家政朝議公文酒自豪所招諸社不問四壁何
出則惟太恭人簪裙佐之以是不時無匱需宋太
孺人往誕夕夢天門開神女抱送一兒及茲歲還
抱兒升雲去始而朝議公生繼而朝議公化去人
皆以宋太孺人能爲斯驗亦知雲中兒卽歸然微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太

與試一見而隨抱去欲令發祥蘭桂如子孺之於
七業叔高之於世滋乎太恭人慟絕將不復活願
以勸者汝不念諸孤則亡者目不瞑於是勉以湯
粥扶持撫貞庵七歲並一兄一妹時尚在襁褓相
對析博士公苜蓿微資以供餽粒貞庵自矢陳情
有云咀盤中之罄粥粒粒出自辛勤攬匣內之詩
書片片自母心力蓋真實錄孝子所自知者居嘗
見有分甘趣謝至再輒曰汝輩努力自愛此卷可
爲常乎貞庵凜凜其言每聞貞庵誦勸則又曰願

而毋忘先訓勝作貴人其柔和而通大義乃爾丙
午貞庵鄉舉十年成進士履吉忝附名焉迎養
嵯邑戊午調繁 海在途太恭人偶冒風寒無良
醫多投補劑貞 有公謁比歸則寒已入經絡不
得出流攢左臂遂不仁浸假胸膈作楚百計罔治
還投以健脾劑始如常而臂疾遂與終始迨壬戌
畱儀部晉山左藩司請告不獲履吉移書謂太恭
人春秋雖未艾毋寧求寬假時日以奉老慈且屢
屢含飴之弄可乎亡何貞庵果以終養請荷俞旨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九

歸竟足十年而溘然逝貞庵臥地長號曰天乎吾
母之孝節浴身而不能周旋一臂以終也履吉且
唁曰微吾太恭人之善養孰與緩臂而尊生也吾
且聞之折足豐翼桑肘生存是二十年養而安車
樂而花下者非乎卽見此微病者相夫何慨蓋太
恭人父滔與堂弟湛時俱育一女適一老道見而
驚曰兩女生俱龍像一困而嗜水一福壽而不必
全至後湛女配方伯封夫人晏起蔬食不問家產
太恭人雖受累封躋上壽然孀居有病者相嗟夫

彼老道者不已預志之邪若其課貞庵不以豎甲
喜見大貴人不羨華廬榮遇奴婢市姬未之或侮
導人以善遇難堪事則曰有天在未嘗喜金珠紈
綺之奉未嘗出尊大之言恭儉朴素終始一轍則
貞庵之狀悉具太恭人生於云云是爲銘曰翩彼
六羽式集惟鸞孤棲瓊樹勿剪伊繁絳丹在衷攻
窮滋年孰聰天牖從苦生妍是長鳳姿抱書雲翔
豈非神兒更再生光奏對彤庭有母載揚彼福驟
盈孰與斯當維摩暗耀以潛作照彼蒸蒸今而嚮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三

華誥有斧斯立有藏以漆惟此萬年永張玄室

郭母徐室人墓誌銘

當王父文林公謝齊牟山事歸摩吉頂語往道莒
歡郭奉議公舉莒治爲能公固少進王父與先府
君執道盟吉尋誼進納於息子伯揚仲庸仲庸居
山中業銳惟吉俱語雅不及家已爲兒女約兩封
母不時過甚親如毛裏乃具得之是爲婦也則者
是爲伯仲也母初徐隱君方塘公室陶而舉母嘗
訝女有室議不議而習之女抑有根邪顧其德相
婉靜是當適而蕃其家度非字亦不得字之有言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誌

三

婿奉議公者而快公文則早豪也然不問生卽二
尊安諸生養取晨夕而已而方塘公閭右封繼落
爲母解繫絲而衿縶也者大布笄榛僅周於身咄
咄儉粧而入終窶室母謂婦之始也夫子行矣孰
鼓篋而非箇畚執鍼紉而非滌澣償於堂有茹不
甘母若孝分朋於庭有餐不授母若款分奉議公
是用壹意帷業歸弟胙弟子束以付而母所佐具
課會則會腆具舅姑則舅姑厭腆舅與姑唐日起
勞苦母兩人賴婦卽不虛口胡滋爲婦憂乃母性

卽操作自度閭樞梳而外兒女身半絲悉血指執之旣免伯揚乳之逾年丙子奉議公業賓於南畿又乳仲庸蓋至侍姑藥中仲庸背而趨也諸侍事無頤指代竟無救母痛姑劇曰姑安絕姑持母劇曰孝無婦若食報亦無婦若吾得絕矣母泣崩旣則起事舅復事姑吳惟謹因語公君所爲攢毫而易鍾釜逮枯槁者往矣考服尚存奚不逮夫一命則不問一戰也丙戌公遂決除齊莒守君報三年最恩母命如夫階母則歛舅幸果封大夫姑唐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誌銘

三

乃室人而泉下天乎凡奉議公任齊任廣信倅母皆從公固精吏法遺惠愛要多諮於母而母官所尤樸約處腹而蔽徐則以損益數諷公歸養竟歸簡俸藥餘視胙諸生束爲多具封舅昔所厭腆加斥仍非手和不以俎積五年封舅終母不得養解而不永養哭哭猶唐贈姑自是乃得專母道與公交訓伯揚伯仲伯仲凜凜二子婦惟身先之居計算無一遺顰笑無一假而推解緩急無不立振清齋晏穆多證禪心獨巫尼不惑伯仲披帷而覲成

蹊之教視奉議公兩過庭也又積與公莊十年而公終母已衰不勝哀而殞而蘇及去喪則雖裳示稍鮮亦遷之矣惟習其勤總出納而準豐儉如故至收族孤兒婚收外遺女孫嫁伯仲稟而行無不理又積以伯仲歡九年里人始羣祝言而張母七十辰母趣伯仲爲謝五六宗屬念哉兒勉矣余痛失從而父今得飴弄老無恨惟兒職思慙矣伯仲跪唯進挹母其色灑其神于私慶行此觴周歲星者三乎頃仲庸有配賢而逝母大慟而伯揚數生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誌銘

三

子少育竊亦憂之伯仲因日計奉開顏得當始以間出語客忽急號母痠羣不言奔醫則已力窮矣方是時伯揚姬蓐一子猶入振耳呼不省四日遂瞑蓋又二年丁巳十月朔也伯仲踊裂幾不獲性旣甦曰吾二人往狎母膝固悒無識今卽以苦塊殞令母德日就沒何析薪之荷爲因力手狀語吉曰惟改歲不孝兄弟將扶葬母某山之陽有墓域石在期於盟而親信而傳莫如藉手者幸卒念兩不孝爲母志之銘之吉讀狀無溢語無溢美情懇

而辭哀孝之大也入以告家封母曰孺子講世者
詳內言夫伯仲亦猶行古之道也觀伯仲也者母
不亡吉乃敬志如右次息胤長卽伯揚成名仲卽
仲庸登名女二娶歸咸名門孫男四天球天淑天
章出仲庸天燾出伯揚孫女五分出悉分聘許天
球卽婿余狀備矣已系之銘銘曰操無隱甘出於
董相將以翔養無方貴如其常後先以康是爲桓
孟之室爲文伯之堂兩克厥家而口澤不忘爾室
爾昌封斯立斧斯直石於門崇三尺式昭茲永無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銘 孟

中翰吳公墓表

余守版使京邸故人程德懋來爲言內史翼明吳
公謬嚮余旣得富竊自慰復謂內史同官有賢昆
知白公樹義爲遠邇歸惜近隕背不令余見也今
來客白門德懋過存則知白公猶子伯昭與俱而
袖出公嗣孤導溥等所爲狀請余表墓門之石夫
禮賢者墓表道蹕域苟識其大者奚憾於執鞭公
諱懷貞字復季知白其別號也系出虞仲世居休
寧之商山在唐則有左臺御史少微公在宋則有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表 孟
文肅公倣迄我明方聞代著傳理問公淪生太學
公繼良配程孺人舉丈夫子四公行居季孩時屬
程孺人疾夜則潛起挑燈續燭孺人亦潛察之以
語太學公古汝郁符表侍母疾孝聞皆四五齡若
兒至性可稱殆庶太學公每揖賓衆必以公見具
成人容者成固當不晚也爲建明善書院延葉公
鳳翔家繼裘公兩先生都受而裨公自爲都養積
數歲稅大進巨盜數十輩燔薪木號諸弟子走匿
公獨挺戈出殲一人盜相顧若十五六歲童子具

許大膽烈解去兩先生因公居業重動咸先後商第而公亦自矢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遙會太學公捐賓客公毀不欲生諸父諭以先人封孺子不殖將落何栢棧之爲也公乃收淚簡出納籍諸家幹凜凜遂遊成均甫冠拜內史身旣獲致矣與帖括望歲何必有間哉公惟先志之大率絲儒術當理問公時則已創書院標還古太學公嗣而明善併峙學者案牒而修素功文采玢幽獨水流泄院之下地而不聚何可無以輔之爰伐獅山之石度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表

三

之成梁夢神錫名曰法緣山之麓爲漢漢壽亭侯祠梁之東爲浮圖七級峰秀雲卓占於士林氣佳而是所下流其源爲商水出獅山北與吳越閩嶺諸水會每夏潦衝泐一望雲阡瀟爲巨壑卽束以梁而不周以堤教而先不得富也公身自護作縱橫五里役數年繕數萬堤成名曰醒堤歲其永有薦紳學士競相誦詠彙而成編以次及長嶺孔道間置寧壽菴供茗燧凡徑所繇出覆數椽相望行者休焉而又以施絲親始太學公存日志范文正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表

三

公家學計日授餐族黨藐茲諸孤曷敢有敦更出私蓄歲杪遍給烏薪以爲常有悞墮赭衣者財力可營必百計得雪而後已洛陽人袁通挈其室媵裝而遊白門克人利其有訟以盜通榜不勝自誣服妻泣訴於市公爲移書江寧尹冤頓白更厚贐之歲餘通夫婦崩頂踵將筐篚里門而公却不任德也偶出遊林杪懸縲有人投焉驚接而釋之訊知爲姑蘇玉工回易於徽其僕竊所攜而逃更無計作活直分一死也公憫然捐賑悉如其所失嘗愛友人汪五典書法典以子故在縲匿賴公辦贖鍛得脫復以蒙師館之貧家有鬻妻者立解蒙贖還資其喪殮連舉數息其他善俗利生嘗若日不給而所爲旌節烈表孝誼廣漏澤未勝枚舉也當公初遊南雍時祝黃門舊令休邑交公大父行公用雅故見目屬之曰儻魁岸行當砥柱狂瀾勿輕覩少年睟陽范公風節聞天下慎許可獨謂里有吳內史經世才而僅令枌榆私此社宰也將有利必濟奚其爲爲政邪性坦易無城府然與人不

假易遇縱誕爲虐者必面折改則默然與進長身
偉姿妙兼飲德嘗以古詩晝短夜長秉燭遊語爲
達迨壬戌秋神思少退體澤日削親族憂之逾年
春合寓公緇黃輩叩白嶽玄君或請以身代或請
減已算以益公者二千七百餘人目擊者贊歎以
爲希有明神所賓不在生籍公卧兩月乃舉手遍
作禮謝而上行是日鄰廢春機罷織耕者行者如
各喪考妣嗟乎是何樹義深入血氣之倫至此極
邪公生萬曆某年月日歿天啓某年月日享年四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墓表 无

十有九配黃孺人側室李氏子三人道溥太學生
娶孫君明通女道玉杭州府庠生更名奎娶太學
黃君國端女道朗太學生更名道明娶太學孫君
時可女溥朗黃孺人出玉李氏出孫男二人家點
家烹孫女四人余不惠聞之巷列千所羅居百族
則能目語額瞬談論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
際寧論一命之士存心及人有濟哉太史公稱百
歲來之以德德者及物之謂也公一生所營本之
崇儒以修孝慈以轉地力以弘拯度舉願必達形

骸非有尺寸分毫又烏足云人得之生物得之榮
精誠上通於天協於萬靈百歲招徠難與此德較
短長矣夫非後片石而長存者乎作吳內史表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墓表 无

陳君鑑傳

余來巷居甫四齡時君鑑爲鄰兒稍長余二歲兩
兩嬉遊卽知爲好記間小悞觸啼君則掖余樓上
說所知孟姜女事余乃耳喜如餌棗梨嗣則更以
啼要之矣已出就外傳同一塾師加長同就學使
者試得隸邑庠君挈余邀數子爲研席會稟裁於
先府君其自問業外出入相歡呼月冷霜寒門外
屢跡猶交印也迨君故人官大梁往從之授弟子
室歸來復都講山中而余亦風塵南北家客各半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傳

卽心期非渺遊處亦稍間於前自以流光相待駐
景正遙豈知歲蛇自古爲厲傷哉如此人僅得四
十也君字君鑑諱守明生有至性孝二尊人友長
姊真所謂隣里人無間者其處人坦直而溫茂不
求親而能令人親已見者輒思把臂歡諸子爲小
聚無君在卽不樂蓋人所同室固不獨余好之生
平愉怱無一形於色至緩急人事必以身赴族子
某斃于盜捕者獲而匿其裝君爲籲諸理還裝於
族子所後毫無分焉此事獨余知之君未自明也

賦資敏惠過人自經史以及天官家言皆無師授
取成例自起無弗曉者爲文開展而多風如其人
顧入棘圍不得利還復夷然絕驕屑意其於佛內
典蚤亦未諳近十餘年乃嚴持戒幾過宿衲時適
余不肉七余不能奪則笑翹君所持文士禪耳非
其至也寧謂卽具了辦大事力邪君病劇諸醫診
者猶面諱余趣家仲語事苟如此若見幼甚何爲
不就君鑑一質身後然意亦竊爲難之家仲入則
稍具指君直謂而語何噤噤也吾於此事放下已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傳

定他見一父母吾見有公等猶父母胡生活慮趣
語而元甫陳生乃大委順無用勸者相嘲文士禪
爲也余乃就草數行稍具佛言送別君爲目竟領
之人夜遂絕去復蘇呼家人云此歸須潔淨亟具
湯浴諸友爲我飲禪可就起着取曆自擇時行復
呼家仲語元甫爲陳生草傳及余眼根數刻在也
余乃大嗟此何事何時余作東如贈人行已非情
君何能自在去畱坐須余言古來多少學道人到
此都無張主余則何能窺君獨以辱君之石交本

君之人緣以得君示化之異非余何述飛筆傳之
及君之未瞑而報君行可以一夢而覺矣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傳

三

程母督孺人傳

程母督孺人系出晉大同邑曰蘭溪公者其王父
也治鹽淮揚輒輸貲魯郡北城著義聲舉思蘭公
慷慨有父風時莊所程公亦母鹽淮揚間苦邊商
不法衆辱之思蘭公曰若激烈躬行快士也吾
有弱女願爲終身託蓋指孺人也莊所公適聯畏
室亟聘繼焉暨于歸僅及笄耳門以內指武易其
季也門以外事或遲其詣也而孺人柔婉敏給自
漱潄巾櫛具酒漿沽賓從諸家人生井井不減倍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傳

三

年之覺積數載請于公曰堂有姑而不卽膳議者
其以新婦重離母家庶予子僧耶公遽偕還新安
晨昏姑側曰吾所不忍者姑暮而病庸刀圭之一
瘳而貼席臥邪程之族無不孝孺人者莊所公勤
治業獨習孺人能政家無絲粒遺賢乎其自政之
以故常脫身千里遊不內顧迄以客死孺人慟不
奉訣不欲獨存念遺兒寢之孤誰適爲撫遂勉稱
未亡人蓋孺人千百操心生而非生者又始於此
也孺人數產率不忍覓乳者令割所生而疑之既

免孺人懷又患疹幾殆日夜泣顴筋血皆枯及凝之長賦性穎邁殊自慰矣孺人曰母侈之漸與衣安布食安蔬惟恭惟約可以居身凝之舊業在兩淮間自遊成均仍徙居之不驟振孺人曰毋生之憂與成代虧盈禪縮惟恬惟達可以居室蓋孺人于凝之不慮無成立而第虞少有習氣卽乖素風又不虞不富貴而第虞少有憤望卽非天道以是見凝之登樓讀書窮日夜把凝之詩文盈帙多靜者意則澗澗喜見韻士禪侶過從則督具飲食若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三傳

不及曰吾兒對古人語從好友遊以此奉吾老人甚善卽浮雲事吾何知凝之用是先意承志不敢以常人子自非薄母歿而永慕哀吟自繪訓子圖出入必懷又每對客舉之涕泫泫而曉不能承也凝之兄弟八人處以慈和皆象之友愛無間言愛媳凌如女苦飭弄不早論凌助相備極婉轉以至戚屬緩急臧獲饑寒情分勻而恩嚴劑從容典則之程也無庸更僕數而余獨節略孺人之概併繫所以身代義方者凝之廢我固知有餘戚矣

蔣母汪孺人傳

蔣母汪孺人潛川汪文學啓晨公女也啓晨公以才藻氣誼蜚湖海聲其配出長林胡氏偕有賢問生孺人居恒拊摩謂是秉質端惠宜授以女訓授輒解言動取則焉而又每食祝之曰他日爲人家婦當子而父母以間教名暨歸太學蔣君蔣之門內外無不噴噴太學得良內助也孺人之入門也敬戒備至夙夜靡弛舅懷崐公姑許孺人每見新婦將膳前意色卑柔而精誠勃鬱如不能自喻爲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三傳

加七著大歡孺人持已正卽姑側給使不比于里者未嘗藉之或構於姑孺人弟唯唯謝仍以意色嘿爲移易姑大感悟與懷崐公亟稱曰孰與子季也養者婦也微子季不有是婦微其母家開訓是女也子門有是婦哉太學君仲兄病抱手足憂諸療治需咸孺人是給仲伏枕感激疾尋革願爲來生報且願得太學君兒士俊爲嗣孺人口禮長子不後人且冢伯嗣在而嗣吾兒紊序以爲利衆不有口乎迄並繼均貴亦懷崐公自主之非孺人意

則非太學君意也太學君既肄業金陵又以巖事
常往來維揚家人生悉屬孺人孺人不以身處饒
裕便安侈逸自祭祀以至出入量度饋問應酬種
畜靡不躬親檢持不顧指以代而所自進故衣粗
糲欣欣若有餘豐至於費出義舉則慷慨贊襄略
無阻悵懷岷公獨建宗祠太學君承志首倡孺人
累千金以佐肇禋迄用有成他所周急濟窮簪珥
可脫者則同惟恐不及已先是孺人侍姑病禱救
無方迄姑以壽終孺人過故居必慟及舉所遺物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傳

三六

則悲不勝而懷岷公年踰耄失儷孺人曰姑亡惟
舅隻影西山短晷得奉滫髓幾何時而猶令他子
婦代邪旣而身自疾作猶强起持鼎鑪于懷岷公
寢所手調飪泣數行下曰婦病必不起矣有一高
年舅而養不終病婦存一時奉一鮭比百歲心舅
尚能甘否已復泣侍者皆掩淚不忍聞逾數日劇
與太學君訣別而瞑時年四十有七嗣君士道誠
篤惇禮人也涉江來袖出行略乞表母儀余不佞
與君家爲三世知聖善芳聞正慚刻畫加以嗣君

略讀灑灑如平時曲調娣姒歡待子侄桃葉空家
小星畜嫠訓嗣君立身處物去薄從厚寧爲良璧
毋爲類珠暨臨瞑訣太學君慰安堂上存恤母家
訣嗣君以謙虛勤儉已訣子婦諸女語一一皆關
風教皆可痛絕余不佞不悉傳第傳其大者云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三 傳

三七